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 史部第七二冊目次

崇禎遺錄一卷殉難忠臣錄一卷逆賊奸臣錄一卷

〔明〕王世德撰  
清鈔本

一

甲乙事案二卷

〔明〕文秉撰  
清鈔本

四三

慟餘雜記一卷

〔明〕史惇撰  
清鈔本

一〇七

殘明紀事一卷

〔清〕不著撰者  
清鈔本

一二五

所知錄五卷

〔清〕錢澄之撰  
清是亦軒鈔本

一三九

揚州十日記一卷

〔清〕王秀楚撰  
清鈔本

一八九

明季遺聞四卷

〔清〕郝潯撰  
清順治刻本

一九九

作史要言一卷

〔清〕葉鎮撰  
清道光許喬年刻本

二九一

邊略五卷

〔明〕高拱撰  
清康熙二十七年刻本

三一

輿地圖考六卷

〔明〕程道生撰  
明天啓刻本

三四五

秦楚之際遊記二卷

〔明〕薛熙撰  
清康熙三十三年刻本

五五七

西山志十二卷

〔清〕歐陽桂撰  
清乾隆三十一年梅谷山房刻本

五八九

崇禎遺錄一卷  
殉難忠臣錄一卷  
逆賊奸臣錄一卷

〔明〕王世德撰

清鈔本

上海圖書館藏



叙

崇禎實錄一本 臣載筆已流涕為之叙曰嗚呼

先皇以仁儉英敏之主遭家不造憂勤十七載卒以亡嗚呼仁儉英敏乃至于亡國天乎

其人邪 臣小臣日侍

先皇左右目擊時難知禍所從來非無故矣

蓋治國必需經濟之才而以八股取之所取

非所用故內外大小臣工求一戡亂致治之

才萬不可得非貪成習惟知營私競進下民

其咨而不恤紀綱日壞而不問舉天下事付

之胥吏而在位者率朝夕自娛樂循資格致

卿相而已嗟乎

上即位誅逆璫斥抑宦官虛心委任儒臣而

所謂儒臣者類如此天下事尚可為乎以致

邊疆日蹙中原盜賊蜂起環顧中外一無足

恃于是破格用人求奇才以圖匡濟而廷臣

方以東林浙黨分門戶如其黨即力護持之

誤國殃民皆不問非其黨縱有可用之才必

多方陷害務寘之死而國事所不顧朋比為

奸互相傾軋使

天子徇眾議以用人既不效排眾議以用人

又不效朝用一人夕而敗矣夕用一人朝而

戮矣輾轉相循賊勢日熾

天子才然孤立傍徨無所措而宗社隨之熬

則家國淪亡誰之罪也每召對大臣竊聞

天語煌煌詔誨安危大計而廷臣非慚汗不

能言即囁嚅舉老生常談以塞責間有忠鯁

敢言之士而所言又迂疏不識時務不可用

臣竊恨之且夫魏璫竊國柄威勢振天下

上即位春秋方十七乃不動聲色剪除之其

才固非中主所可及而畏天災遵祖訓勤經

筵崇節儉察吏治求民瘼種々聖德又朝野  
習聞共親使得忠君愛國才堪辦賊之臣為  
之輔君臣一德將相同寅協恭則太平何難  
致乃不幸有君無臣卒致身殉社稷國母  
就縊公主手必嗚呼從來死國之烈未有烈  
于

先皇亡國之痛未有痛于

先皇者也乃一二失身不肖之徒自知難免  
天下清議於是肆為誹謗或曰罷田妃用宦  
官以致亡或曰貪財惜費以致亡或曰好自  
用以致亡舉亡國之咎歸之君莫寬以已誤  
國之罪轉相告語而淺見寡聞之士以為信  
然遂筆之書而傳於世臣用是切齒拊心痛  
先皇誣讖又懼實錄無存後世將有與失德  
之主同類並讖者於是錄其聞見凡野史之  
偽者正之遺者補之名曰崇禎遺錄深慚謏

陋不文不足表彰

聖德聊備實錄萬一庶流言邪說有以折其  
誣而後之司國史者有所考據焉

世德字克承別字中齋崑崙孝廉之父明亡隱居寶應仕  
履行誼詳衆經所著居業堂文集光緒乙未二月從李  
楠農編脩許段得回錄福臧之長洲王頌蔚

崇禎遺錄

大興孤臣王世德奏著

戎服 上見應元棕帽金頂乃潛邸物詰責之應元惶恐謝于是並國用褫逐

上在信邸即有令名衣冠不正不見內侍坐 上每晨起禮神於乾清宮丹陛朔望詣文華不欹倚目不旁視不疾言不苟笑年十六有 殿謁至聖先師及奉先殿行禮

疾召良醫韋盡性診脉乃曰服藥千劑不如 每月初旬諭順天府教民稼穡勿失農桑

獨宿其天性過人如此 熹宗大漸 上入 罷蘇杭織造諭曰封疆多事征輸重繁朕甚

內忠勇營提督徐文輔魏黨也帥兵護衛後 憫焉不忍以衣被組繡之工重困此一方百

文輔告人曰當日天命未改魏忠賢不敢有 姓侯東西底定之日方行開造以稱朕敬天

逆謀否則王之命懸于俄頃耳 恤民至意

上即位時御馬皆鳴人以為異野史所載天 校卜閣臣必焚香告天置各官職名於玉瓶

鳴妄也且即位在皇極殿無中極之理 中以金箸拈之其敬重如此而十七年所用

禮部奏請 皇后進內儀注 上御批信王 至五十人施鳳來黃立極張瑞圖李國樞成

妃着進東安門羣臣皆稱得體 基命來宗道錢龍錫楊景辰劉鴻訓周道登

信府承奉徐應元王國用皆忠賢黨 上即 李標韓爌孫承宗周延儒溫體仁林鈞吳宗

位命以潛邸服玩器用賜皇親劉效祖周奎 達錢象坤何吾翺錢士升文震孟張至發王

而二人乃匿其半異日較射觀德殿內侍皆 應熊何如寵范復粹劉宇亮鄭以偉徐光啟

黃士俊黃景昉孔貞運薛國觀賀達聖程國

舉達樹之上典爾禮部其會官詳議以聞於

詳蔣德璟楊嗣昌張四知魏照乘蔡國用吳

是尊謚聖母孝純淵靜慈肅叱天鍾聖后

姓陳演傅冠方逢年姚明恭李建泰謝陞丘

樹塋慶陵

瑜魏藻德方岳貢范景文

一日上御便殿閱章奏聞香心動詰自何

上恭勤節儉勵精圖治自神宗以來膳羞

來近侍對宮中舊設叱令毀之不許復進因

日費萬餘金上命盡減但存百分之一舊

太息曰皇考皇兄皆為此候時上年十七

制冠袍靴履日一易上命月一易玉熙宮

罷各鎮監視諭曰先朝于宣大薊遼東江之

伶人立命黜散

地俱分內臣協鎮一柄兩操甚無謂也矧官

上諭禮部朕惟慶源有自禮必隆于所生孝

官觀兵古來有戒其概罷之一切相度機宜

思永言施必由于親始興關教化義重彝倫

俱聽經督節制

章憲俱存筆稱宜亟我聖妣貞靜賢妃芬

崇禎元年

降華宗躬膺令德徽音夙稟于女史婉懿早

禁民間閱割違者殺不赦後宦官屢言內使

著于青蒲在昔皇考毓我弟昆益華芎共

乏人復開其禁

輝于連枝而顧復各勤於離裏我皇兄纂

命司禮監掌印太監高時明書敬天法祖扁

承祧之重既篤清源逮渺躬荷世及之祿亦

額懸乾清宮大殿書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

深慘慕欲酬罔極宜備追崇正儼體之鴻稱

精惟一允執厥中十六字于兩楹

御平臺召對大臣兵部尚書王在晉惶汗語

期々不明命補奏次日在晉上疏千數百言

並無遠猷碩畫惟自夸經略之功詆孫承宗

攘己之位且極力排馮世龍茅元儀而己氣

校憤而詞鄙俚識者嗤之未幾以惠安伯張

慶臻總督京營在晉囑內閣禮部改敘削籍

去

以襄成伯李守鉞總督京營按京營官軍皆

說寄靡餉無一人可用蓋甲幣于乙乙幣于

丙更易不知凡幾而按籍稽名則皆嘉隆以

上之人故名雖軍其寔非市井游手即勢宦

蒼頭從無紀律守鉞復縱之肆虐健兒簡入

嘗白晝為盜露兵于大明門前錦衣衛奏聞

命巡捕營協同擒拿二十餘人正法守鉞革

聽勸自此遂憂鬱以死

上諭閹臣曰內操軍士皆魏忠賢招來一朝

解散恐其生變不如善遣之因傳旨內操

軍士勞苦特甚着給假一月歸鄉省親仍給

月糧從優犒賞眾皆歡感

諭法司錦衣衛非刑慘傷非聖世所宜概行

焚燬如魏忠賢所用五枷之類

二年己

二月四日 皇長子生名慈煥 周皇后出星

家所謂虎坐中堂不祥孰甚蓋日月皆逢寅

也

紅夷來朝貢大砲即所謂紅衣砲也羣夷皆

喫烟時人謂之烟酒烟入中國自此始

三月十九日吏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朕惟

憲天出治首辨忠邪臣子事君先明順逆經

凜人臣無將之戒律嚴近侍交結之條邦有

常刑法罔攸救逆豎魏忠賢儼校下才備員

給使竊弄智巧黨借保阿初不過窺頻笑以

市陰陽席寵靈而饗富貴使庶位莫假其羽肝恪修職業共遵王路惡新舊藤無曠官守  
其何蠢爾得肆其毒痛乃一時外庭朋奸之而假事請張無急恩仇而借題參舉朕執是  
候國定繫有徒或締好宗盟或呈身入幕或非以衡論奏程功定以課官方有一于斯必  
陰謀指授肆羅織以屠善良或密策合圖扼罪不宥當各懲勸乃亦有終欽哉故諭  
利權而覺兵柄甚且廣興祠頌明著首功倡欽定逆業七等定罪一首逆魏忠賢客氏凌  
和已極于三封稱頌浸淫於五等遂成逆跡遲處死已經戮尸一首逆同謀崔呈秀李永  
致長燎原及朕大寶嗣登嚴綸屢霽元兇逆貞李朝欽魏良卿侯國興劉若愚六人擬斬  
孽次第芟除尚有節罪邀功割身竄正以望一與內官交結泄漏事情劉志選梁夢環倪  
氣占星之面目誇發奸指佞之封章跡其燭文煥田吉劉詔孫如冽許志吉薛貞曹欽程  
誣惡能錯貸朕鑒察既審特命內閣部院大吳淳大李夔龍陸萬齡李永祚田爾耕許顯  
臣將發下祠頌紅本泰以先後論劾奏章臚純崔應元張體乾孫雲鶴楊寰十九人律斬  
列擁戴詔附建祠稱頌贊導諸款據律推情監候一結交近侍次等魏廣微徐大化霍維  
再三訂擬首正奸逆之案嚴于五刑稍寬脅華張訥閻鳴泰周應秋李魯生楊維垣潘汝  
從之誅及茲三褫其情罪輕減者另疏處分頑郭欽李三才十一人充軍一逆尊軍犯二  
姑聞一面此外有原心宥過縱有遺漏亦赦十八人魏志德魏良棟魏鵬翼魏撫氏魏希  
不究自今懲治之後爾大小臣工宜洗滌肺孔魏希舜魏希堯魏希孟魏鵬程傅應星楊

六奇客光先

內臣

徐應元劉應坤王朝輔涂

憲卿許其孝張素養汪裕梁克順劉弘光溫

文輔孫進王國泰石元雅趙秉高欽王朝

皋謨鮑奇謨陳以瑞龔萃肅莊謙李應薦何

用葛九思司雲禮陶文紀用李應江胡朝佐

可及李時馨漢劉王大年徐吉余合中宗禎

一結交近侍又次等馮銓顧秉謙張瑞圖來

漢張汝懋許可徵劉述祖李燦然劉之待孫

宗道郭允厚薛鳳翔李蕃孫杰張我緒朱童

之櫛吳孔嘉李寓庸潘士聞王應泰張元芳

蒙楊夢寰李春茂李春燁王紹徽徐兆魁劉

阮鼎鉉李若琳張永祚周良材曾國禎張化

廷元謝啟光徐紹吉邵輔忠楊所修賈繼春

愚李桂芳張一經陳殷夏敬承周宇魏芳郭

范濟世李養德阮大鍼姚宗文陳九疇元詩

希禹鵠鵬李際明魏弘政邱駿聲郭士望張

教趙興邦傅槐安仲孫國禎郭鞏馮嘉會曹

聚垣周鏘徐四岳胡芳桂一百二十七人坐

思誠孟紹虞張樸李恒茂郭尚友李精白泰

徒三年納贖為民一諂附末等黃立極施鳳

士文卓邁張文熙楊惟和何廷樞陳朝輔許

來楊景辰房壯麗董可威李思誠王之臣胡

宗孔盧承欽陳爾翼石三畏郭興治劉徽智

廷宴張九德馮三元喬應甲楊維新朱國威

鉅何宗聖王珙汪若極陳維新門克新游鳳

馮時行呂鵬雲董懋忠周昌晉虞廷陞楊春

翔田景新呂純儒吳殿邦黃運泰李從心楊

茂徐景濂陳保泰郭興言周維京徐揚先陳

邦憲郭增光單明翊李嵩平志慶王黯張三

序曹谷朱慎登郭如閻何早虞大復葉天陞

傑曹爾禎毛一鷺張文郁周維持徐復陽黃

邱存性葛大同政陽允材夏之鼎張九賢李



宜培諱謙益吳士偶徐溶潘聖曆李三楚章言即根本重地宗廟陵寢在焉何得輕建此  
舜臣陳守瓚四十四人照考察不謹例冠帶議上初忌奪宦官權一心委任大臣而大  
臣多此類上始有輕士大夫意京營原設  
閒住

五月朔日食刻不驗切責欽天監官夏官正侯伯一員總督軍務兵部侍郎一員協理軍  
五戈豐年等奏言大統曆乃國初監正元統務至是添設太監一員李鳳翔提督軍務內  
所定其實即元太史郭守敬所造授時曆也臣從此始觀軍容柰若輩多市井庸愚冥然  
二百六十年來按法推步未嘗增損非惟不無覺妄自尊大故天下事日壞

敢亦不能若妄有竄易則失之益遠矣是時先是袁崇煥密受大學士錢龍錫意旨給殺  
禮部侍郎徐光啟崇奉天主教遂上曆法修總兵毛文龍中軍何可剛曰是謂三不幸崇  
政十事因舉南京太僕寺少卿李之藻西洋煥問之曰生文龍天不幸用文龍朝廷不幸  
人龍華民鄧玉函開設曆局同襄曆事西洋殺文龍公不幸未幾京師告警崇煥入援召  
測法自此始永樂大典書成未經刊布上對平臺賜貂裘綵幣銀牌兵屯畿南一戰敗  
命先刻日食一卷行世今永樂大典刻本惟續復召詰云爾擅殺大帥以致今日今又不  
此一冊

十月京師戒嚴上命太監王永祚問方略衛弼問總兵何可剛祖大壽聞之引兵去前  
于首輔韓爌以遷都對承祚正色曰是何巡捕營獲一木工云崇煥謀反以為牒下鎮

撫司勘掌刑指揮李若璉鞫得其枉奏之復  
下錦衣衛以為寔于是喧傳崇煥謀反人人  
切齒及行刑百姓鬻食其肉崇煥誤國之罪  
固無所逃以為謀反則寃矣

都下流言多出三大營官軍口一人造謠傳  
之一隊一隊傳之一營一營傳之都下不三  
日達諸內廷聞御前矣大臣黜陟往々由此  
朝廷以為輿論無私而不知其匹夫匹婦仇與  
奸人反間殊可恨也

十一月起大學士孫承宗以原官兼兵部尚  
書督兵駐通州十五日邸近郊召見平臺面  
陳方略奏保總兵馬世龍出獄效用 上允  
奏賜茶入謝 上曰卿不須往通勞卿為朕  
調護京城承旨而出已漏下二十刻矣周閱  
都城四十五里五鼓而畢閱重城來月而巡  
濛濛險阻夜半內閣傳奉 聖旨卿等論輔

臣承宗星馳通州料理勅書隨後補給夜宿  
重關質明始聞後命具揭遵 旨即行次日  
抵通州總兵楊國棟以軍禮見承宗受之曰  
吾以安衆也通州兩城保鎮京營兵馬相半  
命國棟兼統之時袁崇煥被逮關寧兵馬盡  
潰承宗密調馬世龍撫諭之又為祖大壽別  
白 上命移駐關門十二月十四日抵關人  
心乃定大壽謁見令所統騎步三萬于教場  
行誓師禮遣死士沿海入報中朝始知關寧  
無恙時因崇煥潰兵梗塞道路

庶吉士劉之倫薦髮僧申甫有將略精火攻  
授游擊將軍招募烏合二萬出廣寧門不戰  
而潰總兵滿貴死之

四川石砬土司土帥秦良玉帥師勤王呂見  
賜綵幣羊酒銀牌御製四詩旌之學就西川  
八陣圖驚鬚袖內握兵符古來巾幗甘心受

何必將軍是丈夫西蜀征袍自剪成桃花馬  
流賊起于叛兵飢民歷々可據而論者歸罪

上請長纓世間多少奇男子誰肯沙場萬里  
于裁驛站令劉懋獨蒙惡聲當為一雪

行露宿飢餐誓不辭飲將鮮血帶胭脂凱歌  
內侍高家請開珠池即時誅死

馬上清吟曲不是昭君出塞時憑將箕帚掃  
上篤學博覽四子六經性理資治通鑑通鑑

妖奴一派歌聲動地呼試看他年麟閣上丹  
綱目大學衍義衍義補貞觀政要皇明祖訓

青先画美人圖  
帝鑑圖說朝夕不釋手于尚書尤留意凡廷

三年  
臣章奏有關政要者俱命抄錄成帙不時披

正月孫承宗恢復四城露布奏聞  
上告廟  
閱  
命司禮監以洪武正韻海篇海類編字彙

布告中外加承宗太傅廢一子錦衣衛指揮  
命司禮監以洪武正韻海篇海類編字彙

僉事世襲賜白金五千兩蟒服一襲自此關  
德成一書共四萬餘字書成兵興未及刊布

政一新承宗定有將相才俊以兵部尚書梁  
命申書畫歷代明君賢臣像書正心誠意箴

廷棟掣肘不得竟其用十七疏求罷賜金幣  
于文華武英兩殿

馳歸關寧事大壞不可為矣  
徵西洋陪臣湯若望羅雅谷供事曆局

二月冊立皇長子為  
皇太子  
四年科

四月京師解嚴野史云去年十二月解嚴者  
春  
上耕籍田畢御齋宮宴羣臣教坊司設

樂承應雜劇  
上諭典禮甚隆何得諧戲為

樂于是永裁為令

及第出身武科傳臚自此始來聘任河南泰

凡遇郊祀大典 上齋戒三日祭品必親視 將誓死報國勦寇戰歿于陣贈驃騎將軍賜  
祿猷秉圭夔栗淵默誠所謂小心翼翼：昭事 祭葬世廕

上帝者矣

五年  
申壬

毛文龍既死其下孔有德尚可喜耿柱明蘇 正月雪深三尺

有功四人據登州為亂討平之有德柱明可 京師舊有僉商之例凡供用庫香臘惜薪司  
喜航海而遁有功被擒至京復破檻車逃京 柴炭御馬倉草豆兵部柴炭光祿寺猪果大  
師大索三日不得後為東協守將所獲猷俘 通橋糧車皆報富戶採辦：完乃給直限滿  
闕下礮于市 復別僉以代有力不能辦者日受鞭筆負繯

禮部尚書徐光啟進日躔曆指一卷測天約 綫必至身死產絕後已故每逢食報人皆破  
說二卷大測二卷割圓八線表六卷黃赤距 產求免而巡青科道五城兵馬下至胥吏望  
度表一卷通率表一卷 產食得金不可以數計或幸能竭力辦完

九月會試取中武舉 上閱試卷多不堪主而所給僅得其半或十辦三五或六七產絕  
試者分別降處先是承平久武備懈弛武臣即食人更辦而已辦之直遂歸官吏相近百  
率不齒于人類及天下多事 上有意重武餘年是時京民翟守謙金鯤等叩閭陳懇  
命從公再試中式王來聘等一百名賜進士上覽奏惻然曰此無故殃民朕不忍也下其

奏命招商採辦部議招商則先給直而國用左右植立以俟頃之 上覺起攝衣冠謝曰不數又恐為奸民誑仍舊便 上曰即僉商神祖時海內無事至兒子苦枝梧多難兩夜亦給直特給有先後豈後給則數先給則不省文書未嘗交睫心煩適廢餐自以年才踰數邪朕方為民除害而民反我誑無是禮矣壯為國事磨耗早困劣在 太妃前惛然不且國有常法寧無畏乎華之便于是永除其自持一至此 太妃為之泣下 上亦沈澗例民困大慙

者久之宮人莫敢仰視

上因除僉商例知供事庫耗費甚繁蓋以宮 熹廟懿安張皇后居慈慶宮設老成內官二中所用沈檀不貲 上曰凡郊祀大典享廟人提督宮禁歲節常朝 上于簾外行禮外焚香不過辟穢何用多為令乾清宮日取上鷄鳴而起夜分不寐往々焦勞成疾宮中沈香五錢各宮遞減香燭不永裁不許採辦從無宴樂事近御宮人有夫人牌子常在大皇太子居鍾粹宮每召對大臣命 太子侍答應小答應等號 上皆正色以臨一無戲立動容中規出言合度 上試問章奏輒裁語田貴妃婉慧得 上意亦少進御未幾被答稱旨 上每異之 趙退居啟祥宮妃以憂死後江南吳偉業製神廟宣懿劉太妃主慈寧宮歲節常朝 上永和宮詞比 上于陳後主唐明皇嗚呼定于簾內行禮一日常朝禮畢 上就便坐俄哀之際多微詞即 上果有失德亦應為尊欠身偃別榻 太妃戒勿驚命尚衣謹覆之者諱况恭勤如 上寡慾如 上而忍于造

謗誣譏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世無仲尼春

子家

秋不作亂臣賊子橫行無忌天理絕矣

李天經上曆元二十七卷 上命內靈臺官

此又作昆行妄言駕幸玉照官夫玉照宮乃伶人所居非離宮也即煥情聲色

至局駭之先是湯若望羅雅谷在局造測儀

何必親幸而後為樂宮禁之制尚不知乃敢于誦上其誰欺之天乎況玉照官伶人久奉點數矣

六式一曰象懸儀二曰平面懸儀三象曰限

六年

立運儀四曰象懸座正儀五曰象限大儀六

夏大旱清理獄園 上步禱南郊同鑒大雨

曰三直游儀又有弩儀弧矢儀紀限儀

畿內霑足

凡秋後論囚 上必齋戒素服避正殿撤樂

乾清宮隆德殿所供神佛銅像盡移于朝天

其慎獄如此 西南有虎城蓄虎豹旁有牲口房養珍禽奇

宮大隆善寺

獸 上曰民脂民膏養此何用遂殺虎以賜

以山東布政司右叅議李天經督修曆法時

近臣餘皆縱之

徐光啟病故所著崇禎數幾百卷

八年

七年

大旱以風 上齋戒修省曰皇天不言以象

二月會試額茂猷以五經中副榜特授于正

示教詣中政殿丹墀曝日中跪禱

榜之前授禮部主事呂對平臺問安攘之計

知次日風息雨霑 上御中左門諭諸臣曰

俯首不能對 上不憚茂猷未任事告歸終 雖得雨而未苗多損惟反躬修己誠心愛民

庶可挽回天意

瘟疫流行發帑金一萬命太醫院于惠民局

下三法司錦衣衛會審杖母寶鄆服罪奸妹終不服東林多為解救而黃道周尤甚余竊

製葯施氏諭刑部清獄重者審錄減等輕者釋放貧者給衣食病者給葯

疑之及國變至毘陵詢其鄉人乃知道周為鄆所愚蓋鄆不孝之名久著道周過武進主

表章李經小學考較命題

鄭家鄆謬為孝謹說母不去口一日母忽邀

呂山西布衣年詮至京授國子監學正時天

道周至中堂流涕言鄆至孝為外人所誣喃

下亂日甚上求賢如渴聞詮名召之詮上

喃數百言激切動人道周于是深信不疑力

書名救急丹方而所言皆正心誠意未幾辭

為稱譽不知其母非母也扮乳媪以欺道周

歸

耳至于居鄉不仁淫亂肆惡鄉人言猶切齒

盛甲廠災燬火葯器械無算官民房舍崩燬

而野史尚為同護真不可解

數千間男女死者無算先是武備久弛所造

連山東滋陽縣知縣成德下錦衣衛獄德性

軍器敝鈍不堪用上嚴諭精製不精者置

剛正連章攻溫體仁凡十上遂被逮體仁欲

之法故所造堅利但火藥盛甲合為一局往

置之死德母張氏伺體仁車出輒道語之日

致災蓋以宦官不欲分利則司火葯之利

以中城兵馬護行上命錦衣衛遣旗尉至

微也

滋陽密訪士氏頌惠稱寃德懷柔人又至懷

內閣中書許職泰庶吉士鄭鄆杖母奸妹事

柔鄉評與滋陽同上意遂解廷杖四十戍

近綏未幾起補如皋縣知縣甲申正月陞兵言亦豈利于政府者哉

部主事三月十九日母子死之

七月京師戒嚴唐王聿鍵引兵入援聲言清

野史云太監高起潛弟廢錦衣衛中所正百

君側之惡下詔廢為庶人禁錮高牆

戶錦衣有試百戶有寔授百戶無正百戶

野史載常熟縣民張漢儒許奏錢謙益立枷

京師有李兆龍者從左良玉多年後辭歸語

三日死立枷乃魏忠賢所為上即位即命

人曰左帥寔流賊所憚但不為朝廷用人問毀之矣

之曰嘗大捷諸將請窮追左笑曰若欲盡賊

盧象升洪承疇孫傳庭三人允稱邊才殺賊

耶留此殘賊武臣尚可為人若賊今日平武

方當奏績遽以勤王入援而東國者又移之

臣明日奴矣嗚呼以曹文詔之忠勇百戰奇

邊方或中以危法遂使賊已潛復熾雖天命

績而一言以拂文臣即不免于就獄武臣安亦人事也

得不玩寇盜賊安得不日熾耶

十年

九年

夏大旱下詔罪己責臣

特用淮安武舉陳啟新為史料給事中啟新南直撫按並朝臣交章薦松江處士陳繼儒

上書實無振援而野史謂政府所使蓋以政

已將下詔徵聘廢衛訪得其人務虛名無實

府未嘗撓阻故臆度云然不知當破格用人學事奔競而衣服飲食器皿俱用務以詭異

時政府特迎合

上意耳今其奏疏具在中上曰此妄人也徵書遂止



都城濬大濬于東北野史云濬于城南五里

六月安民賑災

之外誤

八月安定門火葯局災

陳啟新論考選不及公進吏部訪冊每員下例以各卿園多看入選禮部尚書姜逢元兵部侍郎王業浩所園甚多上嫌其濫俱罷之又參職方司郎中尹氏興溺職野史誤以民興為知縣

九月京師戒嚴調天下兵馬入援命大學士劉宇亮視師神機營副將王世爵陣亡於京東之孫瑛先是京師警世爵帥數百人出哨至盧溝橋猝遇敵騎數千至眾欲走世爵曰彼眾我寡走則即為所乘于是依橋結陣以待敵疑有伏引去名遂大張至是陣亡

撫寧侯朱國弼以泰溫體仁奪俸非奪爵駙馬都尉王昌泰溫體仁欺君誤國奪爵終于家

攻高陽數日不下城中砲矢俱盡遂陷眾擁大學士孫承宗至其營乃從容就義關寧總

十一年

監高起潛入援過高陽棺殮祭之慟哭奏請

皇太子加元服出閣講書一日呂廷臣于平原官世廕賜祭舉朝無一人言之者

臺皇太子侍側昌平總監申之秀有急奏宣大總督盧象升帥師勤王至保定府賈莊奏極言軍士闕餉三月乞勅部急發否則兵為奸人剝死物議紛々謂其亡有隨營打點變矣上命太子讀之讀畢乃曰速發內帑旗尉俞希龍下東嶽太監王之心鞠希龍極

下部則無及矣諸臣振其英明

稱其忠勇有謀略寔為刺客所中手書遺疏

而死之心以為誑嚴刑被拷身無完膚乃仰論失事文武之罪三省總督張其平保定巡撫顏繼祖山東總兵倪寵祖寬東協總監鄧希詔津通臨德總監孫茂霖等十數人棄市死

野史謂象升死于松杏夫松杏之敗在關外順天巡撫陳祖苞前一日死于獄

乃洪承疇非盧象升也地之相去二千餘里禁午門端門內官不許延接朝臣

時之相去四年有餘而乃誤此人為彼人混禁中外官饋遺請託

兩事為一事可發一噱百官待漏在午門前東西棕欄下惟五府錦

甯承芳者宣府人驍勇善騎射為大同守備衣衛尚寶司六科有直房其餘無直舍亦非

象升巡邊見其岨異命之騎曰馳承芳馳且露立野史所載禁朝臣私探內閣通內侍于

射象升亦馳且射其逐兔也象升一發殪之是待漏俱露立無敢入直舍真齊東語也

因按轡與之論射老于行伍者不能及承芳九月宴楊嗣昌于平臺御製七言詩一章賜

心折焉國變後余遇承芳于武林為余述其之藍梅今暫作干城上將威嚴細柳營一掃

事嘆息不置云冠氣從此靖還期教養遂民生野史云宴于

平臺後殿平臺無後殿誤

十二年紀正月初一日濟南臨魯王遇害德王被執是楊嗣昌實心任事廷臣所少而才又足以濟

時殘破畿內山東郡邑百餘處四月解嚴論之使廷臣不以門戶掣肘俾得專心辦賊未

必無成顧政者紛々遂使情鬱憂危方寸機  
亂以抵敗亡無孝無勇職為亂階其諸臣之  
謂乎

十三年庚辰

詔舉賢良方正舉貢生員照甲科用名庚辰  
特用

左順門嘉靖時改名會極門召對廷臣非中  
左門即後左門無左順門之例野史誤

上嘗語大學士韓國觀朝臣婪賄國觀對曰

使廠衛得人朝士何敢黷貨時東廠太監王

德化在側汗出浹背

廠衛朝廷耳目果得其人實足以釐剔奸弊

但東廠既屬宦官而錦衣衛堂上官率閹茸

不肖非素餐尸位即黷貨招權稱職者絕少

郭承吳乃衛臣賢者廷杖黃道周解學龍承

吳諭行刑旗尉曰二公忠臣若使上有殺

諫臣名爾等罪莫贖故杖而傷輕

上性至孝四歲失太后追慕不已宮中奉遺  
像或曰未肖上不憚乃命司禮太監王裕

氏武英殿中書梁某衛聖夫人陸氏詣新樂

侯劉文炳第勅太夫人人口授繪像太夫人徐

氏者太后生母也像進左右咸驚曰肖上大

喜命繪卜日具鹵簿迎入安奉乾清宮奉慈

殿晨昏上食行禮如生因追封太后父劉應

元瀛國公母加瀛國太夫人文炳叔姪兄弟

進爵差

上初即位事々寬大自溫體仁入閣票擬務

從深刻由此遂失人心論者謂亡國之禍體

仁釀之良然至于楊嗣<sub>昌</sub>亦與同類並訛則門

戶之論斯氏三代何可誣也惟用熊文燦以

誤國則嗣昌之罪無所逭矣

大學士文震孟禮部侍郎陳子壯素有清望望

為上所知溫體仁百計排擠未竟其用而去人皆惜之

錫爵皆婉轉調護亦以言者多事錫爵語憲成曰當今所最忌者廟堂之是非而天下必欲

東林浙黨自萬曆二十二年五月廷推閣臣

反之憲成曰吾見天下之是非而廟堂必欲

吏部首列舊輔王家屏

上不允先是家屏

反之耳遂不合憲成既謫歸講學於東林故

以諫冊儲罷歸至是

上諭有不拘資品堪

楊時書院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輩蹇諤自

任閣臣語吏部遂以家屏等名上

上覽不

負與政府每相持科道之附一貫者有人而

憚下旨詰責以宰相奉特簡不得尚擅吏部

憲成講學天下趨之一貫持權求勝受黜者

尚書陳有年爭之以為家宰總憲廷推自有

身去而名益高此東林浙黨所自始也更相

故事王家屏為相有名若宰相不廷推恐聞

頃軋垂五十年而國事遂壞甚哉黨人之害

掟徑因乞骸骨上命馳驛回籍以孫丕揚代

天下事如此

之沈一貫陳子陞晉東閣大學士調文選司

兄召對廷臣有忤上意者上震怒不測

郎中顧憲成于外給事中盧明陝遂中立先

體仁從未辭救挽回及致仕歸至潞河上揭

後疏救上益怒憲成削籍明陝中立謫外

帖始言皇親周奎周鑑田弘遇不法事在位

禮部郎中何喬遠疏救憲成謫廣西布政司

時並未嘗一言及之

經歷先是言者皆以早建元良為請政府惟

聞賊陷雒陽福王遇害獻賊陷襄陽襄王遇

家屏與言者合請不允遂放歸申時行王王

官督師楊嗣昌自縊死自此天下事益不可

為上憂慙不知所出而廷臣以嗣昌死欣然有得色忘國徇私幸敗樂禍任事者欲其成功豈可得乎

十四年

都下大飢斗米錢五百麥七百雞羊豕不孳人相食

淮陽旱蝗大饑河水涸運糧一石至淮百姓每費銀六兩是時山東大稔麥石不過三錢揚州府推官湯來質申詳總督史可法題請改折每米一石折錢一兩五錢以九錢買麥三石抵漕米一石一錢為運費五錢解部充餉奏入報可百姓省四倍之輸朝廷獲三倍之入人服其才

上御中極殿召公侯伯進殿諭曰諸卿世受國恩與社稷同休戚有能代朕籌畫雪恥者各以方略進諸臣無以對定國公徐允禎對

曰臣不敢奏上曰卿奏無妨允禎連對曰不敢奏不敢奏上曰無妨而允禎流汗叩頭不已上憚之退成國公朱純臣薦靈壁

侯湯國祚懷遠侯常延齡撫寧侯朱國弼臨淮侯李弘濟誠意劉孔昭襄城伯李國禎忻城伯趙之龍俱有才能後國禎總督京營致都城淪陷之龍總督南京戎政乙酉獻南都

上臨萬歲山考試公侯駙馬伯及勳官騎射上曰勳臣世爵與國家同關休戚非他臣可比朕今閱騎射分別賞賚明春親考韜鈴以備干城之用

懷寧侯孫維藩嘗游香山醉杖寺僧幾死東廠上其事未幾出聖諭禁勳戚不許擾官平民違者重治

上聖學淵博每經筵日講與詞臣反覆辨難

講官無不敬服行幸太學尊師重道豈有命  
闕官率羣臣習禮之理野史謬傳遂有魚朝  
恩講經李邦寧釋奠之誚嗚呼妄矣

禁朝臣私探內閣通內侍

兵部奏請軍政在京武職照京察例定貪酷  
不謹罷軟浮躁才力不及諸款 上從之

凡考選中行評傳推知 上必和容天語諭  
諸臣勿懷畏懼明賞罰嚴銓政練兵馬納直  
諫均賦役憫疾苦開言路令各官奏對量才

授職

十五年壬

元旦朝賀 上召大學士周延儒賀逢聖謝

陞陳演進殿曰自古聖帝明王皆崇師道卿

等朕之師也宗社莫安惟諸先生是賴命東

向立 上降御座西向揖之各愧謝而出自

此延儒權賄日重矣

上嘗游西苑召內閣五府六部都察院錦衣  
衛諸大臣從先次第於龍舸行禮畢即賜饌  
分舟而游日晡復登舸謝恩而退無奏事者  
野史陳謂演密陳房可壯張煊主持枚卜殊  
屬乖謬

上納御史楊仁愿言嚴誠厥衛羅織未幾吏  
科都給事阮震亨有請托書投吏部文選司  
為東廠所變奏之震亨服罪舉朝削色厥衛  
之設實不便于朝臣劉宗周擢左都御史上  
言祖制設紅襪二條責御史之不稱職者  
上可其奏于是人人側目未幾罷去

大內宮殿鴟吻如烟霧蒙蒙命中官登視乃  
蟻蟻也數日方散

黃道周遣戍人謂必不能生還一日 上御

經筵問儒臣品行學問孰優眾以道周對

上曰道周何在對曰在戍所 上默然明日

詔起道周為少詹事野史妄載 上與周延 身為眾所忌功未成而被戮傷哉

儒論岳飛近儒乘間言之故有是命

遼東松杏失利洪承疇全軍覆沒傳承疇死

闖賊于十四年再攻開封不克是年復合兵

上震悼命禮部具儀欽天監擇日設壇于祭

百萬圍之 上出候恂于獄督師河上調左

以慰忠魂廢一子錦衣衛千戶世襲既聞承

良玉并各鎮兵援開封壁朱仙鎮良玉持兩

疇降遂罷祭仍廢其子

端不肯當賊忽夜半放兵大噪突諸營諸營

十一月京師戒嚴是時十七路總兵入援兵

驚疑是賊至良玉乘亂掠諸營騾馬而去賊

馬數十萬首輔周延儒督師以大同總兵王

尼擊之大敗諸營悉敗自是開封援絕遂至

璞為前鋒刻期進兵璞竟引兵去致誤軍機

淪沒或謂良玉擊賊不勝而去蓋飾辭也

次年四月解嚴命提騎速璞至京斬之

山東土賊李青山作亂勇衛營督理太監劉

兵部侍郎金之俊督治昌平 上命錦衣衛

元斌勦平之御史王孫蕃奏其殺良冒功

察訪悉得其守禦方略召之俊來平臺之俊

上怒逮元斌下刑部獄論死並誅提督太監

大懼入朝面無人色廷臣私語曰此袁崇煥

王裕民

故事矣及陞見 上溫言慰勞曰卿某事善

殺兵部尚書陳新甲先是新甲密建和議微

某事善但守某處將不善宜易之糧草積某

關寧勁旅並力勦賊輔臣洩其語科道交章

處者非宜地宜徙之之俊惶恐伏地謝及出

泰勅殺之新甲樞臣最有謀略者一榜出身

汗流浹背如更生焉

三大營者曰五軍曰神樞曰神機領之者總

日死萬餘人黎明各門壅塞千棺黃昏時街

督提督協理外有四衛營以騰驤左騰驤右

衛人鬼相雜遇衣白者必死識者以為不祥

武驤左武驤右四衛官軍充之為天子禁旅

次年都城陷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信然

以御馬監掌印太監為提督後曹化淳領之

五月雷震奉先殿太祖神主移御床數寸

改名勇衛營以黃得功周遇吉為將練成戰

同日震鑒駕庫

兵又有巡捕營專司捕盜以五府帶俸都督

上御門常朝鴻臚寺引安慶巡撫中軍范邦

為提督後添設內臣一員名內提督及王之

頑面恩其人宿酒未醒言語模糊伏地叩頭

俊為之亦練為戰兵改名練捕營襄城伯李

不起命錦衣衛挈下袖携酒壺墮地上怒

國禎請還京衛初官應襲舍人六千充護衛

御中左門親鞠邦禎自供運糧犯總用賄三

名選練營所用參遊皆市井無賴遊民恣計

千金于兵部謀陞此缺下錦衣衛未幾死兵

京營兵不啻數十萬而可用者獨勇衛營之

部尚書郎中俱被處分書吏下刑部治罪

兵

上一日召周延儒至平臺屏左右曰朕夜夢

十六年秋

太祖寫一有字是何吉凶延儒沈吟良久曰

四月朔孟夏享太廟駕未出中殿左忽起

不祥上曰何故對曰上末成天下不成明

旋風有白衣人隨風而現宿衛軍校皆驚風

大明去半兵上曰密之不憚而退延儒不念

向東南至大通橋二關而止自此瘟疫流行

君父國家之憂到聞乃自矜誇洩露適堂吏



葉枝威聞之出語所親喧傳都下堂吏徐文科錦衣衛吏部文選司主事吳昌時招權納  
輝與枝威有仇叩關訴奏上怒延儒擅透賄賂私狼籍著即會官處決

御情及吳昌時事敗達至京賜死延儒兩人十七年甲

相受恩最深而壅蔽聖聰奸貪誤國一死不元旦日色無光大風揚沙咫尺不見人面  
足盡其事也

正月二十五日李建泰出師上昧爽告廟

周延儒與嘉定侯周奎通譜常使客董山人陞殿命建泰于東班出品行禮召入皇極殿  
懷重賞與奎子鑑博故負之鑑喜時之與之親授節鉞賜上方劍自右而下又于西班出  
飲燕遂得探內庭消息凡事先意逢迎其奸品行禮上御正陽門樓宴餞府部大臣陪  
牧多此類

宴上曰先生此行如朕親征賜三爵建泰

溫體仁周延儒從未駁嚴衡一疏營嚴衡一頓首辭行上自送之過宣武門肩輿扛折  
語故嚴衡亦陰為之助而二人在伍獨久野識者以為為不利至涿州兵丁逃散大半過東  
史謂延儒嘗請罷內監撤衡豈不冤哉

光兵無紀律士民閉門不納建泰怒攻之城

十一月十六日上諭吏部吏科原任太常破大責官民逗遛畿內至真定遇賊不戰而

寺少卿沈自彰太僕寺少卿張法孔清名久而降隨賊入都

著才堪任用自彰以原官掌吏部文選司事野史云二月初一日上視朝忽得偽封誤  
法孔以原官掌兵部職方司事又諭刑部刑矣凡朔望陞殿百官行禮不奏事况是日免

朝並未陞殷世德在職躬遇非傳聞也

野史有 上命收魏忠賢骸骨一事荒謬不

昌平兵變命勇衛營副將李錡討平之

足致駭

賊衆百萬長驅犯關勢如風雨而李明睿倡 野史云 上面訐光時亨泰李明睿為朋黨

南遷之議幸而 上不為所惑得徇社稷向 又云阻朕南行本當處斬姑饒這遭二說皆

使庸謀得用京師不攻自破賊乘勝席卷而 妄

南輕騎兼行以尾駕後不知何以禦之即使 五府通傳公侯伯于十八日集朝陽門近福

得達南都而我能往賊亦能往安見南都之 官議戰守之策日暮無一至者

必可以圖存至於募兵八府尤屬可笑野史 十八日賊勢急新城侯王國興原任司禮監

猶認然惜之以書生謬陋之見而為私人 太監王永祚募文武諸臣數人于鼓樓前公

標榜之詞真堪浩嘆 議分任守城方向自備糧草不待請命便宜

大學士范景文左都御史李邦華少詹項煜 行事野史云兵部尚書張縉彥至城下為宦

諸太子撫軍南京為兵科給事中光時亨所 官攔阻不得上拜甚

阻新樂侯劉文炳駙馬都尉輩永固亦嘗言 十八日晚內使馳捧密詔至新樂侯第詔曰

之原任高邱知縣梁以樟從獄中上疏亦有 諭新樂侯劉文炳駙馬都尉輩永固速擁家

諸太子撫軍南京二王分封浙閩之議惜皆 丁前來護衛先是 上有令二臣糾合勳戚

未行至今抱恨 家丁備非常之諭至是趨見 上 上曰外

城已陷二卿所糾家丁能一巷戰事尚未可果如其言

知對曰臣等各帶數騎誓死禦賊上曰如閣宦杜勳為宣府監視降賊至德勝門城下

此何濟遂泣下二臣泣奏曰萬有不虞臣等縋之上極言讓城與他百姓可保上大怒

以一死報陛下上曰朕志決矣朕不能守曰逆賊無君甚矣立命斬勳以示逆賊李國

社稷朕能死社稷及上崩二臣皆死之桢諫曰殺勳賊吾弱不如縱之使言城守嚴

先是唐通帥八千人勦王呂見上曰封疆密雄兵百萬今賊聞之可壯軍威遂放勳去

重大全賴諸卿通乃痛哭對曰文官不愛錢李國桢習優善論言上誤信之以為京營

武官不怕死奮力殺賊何愁不太平賜蟒玉總督舊制凡聞賊警戰兵豫于要害列營城

羊酒賞功銀牌犒軍銀一萬兩乾糧一百担守每堞五人更番防禦至是流賊自二月間

命守居庸關之陷通降昌平巡撫何謙偽死警急國桢令三軍于三月初八日始認沉地

逃城上五堞只用一人守器械大衆十八日方

昌平總兵李守鐸國桢嫡叔迎降隨賊入都後逃列營登陴而十七日賊已薄城下矣一時城

至南京南京陷又逃至廣東野史云手格數門閉戰兵在內者不及出守兵在外者不能

賊不屈而死賊臣其漏網乎入人心洵城上寥國桢束手無策故賊

先是正月間練捕營獲一奸細口供賊從宣攻兩日而城陷十九日早國桢欲奪崇文門

大居庸關來西南乃疑兵耳人以為誑至是不得出復奔朝陽門守將孫如龍已迎賊張

能于城上令國禎降國禎惶遽解甲降能

僚于不問專責宦官宦官何足輕重乎

因數日令納金不足二十七日願至家括金

外城西南隅地名烟閣皆同：所居十八日

而其家已為他賊據不得入被拷斫踝以刺

賊攻廣寧門急羣同猖亂開門外城遂陷次

僅曳回張能置酒滿引觴之曰嘻大將軍何

日賊自東直門角樓緣城而上大城遂陷野

狼狽若是是夜國禎以所繫絲絲條縊死賊

史云宦官陷城非也

以柳棺盛其尸委于市血淋漓地下見者曰

巡視南城御史裴希度賊黨也十七日令士

此京營總督襄城伯李國禎也斬哀送喪縊

氏沿門設覓注水云防火災十八日希度微

死于 帝后旁皆其門客浪傳而南都遂有

行至安國寺易服遁去及城陷賊飲馬于甕

贈謚之典野史穢誤本不足憑然事有攸關

方知為賊備也

不得不急為刊白

京軍糧餉按月給放從來無缺野史云京軍

十七年中所用閹宦樞臣督撫鎮將指不勝

五月無餉妄矣哉

屈不誤國者無幾間有三實心任事力能

野史所載李國禎匹馬馳闕下奏守兵不用

辦事者又為門戶排擠掣肘不得成功及賊

命上命內官守城而內官諱不肯往與守

犯都城漫無守備失陷之罪李國禎為首本

城空敞向外指示賊退又云成國公朱純臣

兵協理次之至於守城宦官乃倉卒號召而

守齊化門上至其第聞人辭焉是時純臣

出作者欲為大臣同護置本兵總協文武大

總督內外諸軍事並未守門上亦未至其

第又云十九日天將曙 上御前殿鳴鐘集 密藏繪圖之說

百官無一至者四事皆謬

野史云十九日 上欲奪正陽門出守者疑

時 太子年十六定王十三永王十二託太 內變反礮擊之乃從白家巷還夫出正陽門

監王之心崇宗周王之後三人城破之心死 則外城外城已破意欲何之白家衙衙乃大

宗周之後獻太子二王于賊幽之賊將劉宗 明門東南小巷不近皇城不能容車馬何由

敏家後不知所終野史云託外戚周田二氏 從此而還耶

又云城破太子詣周全第奎臥不起皆無其 熹宗在位七年將 神宗四十餘年蓄積搜

事田弘遇十六年冬已死

萬歲山紫禁城後山也 上自縊即其處野 括無餘兵興以來帑藏空虛嘗取累朝所鑄

史多稱煤山煤山俗說耳又云 上縊于山 餉銀多有銀作局三字者此人所共見也空

之壽皇亭：新建乃閱內操處夫內操教場 乏可知廷臣動請內帑夫內帑惟承運庫耳

名振武殿在北安門內迤西不在萬歲山： 銀糧解承運庫者有二一曰金花二曰輕齋

有壽皇殿不名亭祖製亦非新建 金花銀所以供后妃金花宮人宦官賞賚輕

先是盤查大內庫藏有硃漆匣一具塵封尺 齋銀所以為勲戚及京衛武臣俸祿隨發非

許啟之則古劍二口光澄秋水 上取入至 唐德宗之私庫聚而不散者安有餘資野史

是手刃 皇后公主嬪御野史遂傳劉誠意 謂城破時大內尚有積金十餘庫不知十餘

庫何名承運庫外有甲字等十庫貯方物也破遂隱

天財庫貯錢也以備內外官員軍校賞賜古賊入乾清宮女魏氏大呼曰賊入大內我今通集庫貯書畫符券詔命東裕庫貯珍寶華母遭污辱有志者亟早為計躍入御河而也外東裕庫亦貯方物無金錢也庫止此耳死從死者二百餘人羣賊各據數女有費氏破城日惟東裕庫珍寶存耳烏有所謂十餘者年十六投于井賊鈎之出見其姿容美麗庫積金者而紛然謂上好聚斂內帑不俱相爭集費紿曰我長公主也汝等不得無輕發豈不寃哉草野無知傳為口實始作俑禮衣賊擁見自成令宦官詔之非是乃賞步者其無後乎

十九日早國學文廟前有人大書一紙粘壁苟合惟將軍擇吉行禮生死惟命羅賊喜置云謹具大明江山一統崇禎帝后二尊奉申酒極歡費懷利刃俟賊醉斷其喉而自刎自贊敬門年弟文八股頓首拜嗚呼真可為痛成大驚令收葬之

哭流涕者矣

諭賊遺詔在乾清宮玉几非書衣前且云

吳三桂已降賊聞父襄被執復同山海關拒守野史所載皆粉飾之辭

上御饗邊白綿紬背心御服不用綿紬此非

薊邊總督王永吉削髮入盤山巡撫王繼謨

草野所知

降關寧總督監高啟潛航海去

正月西方見大星二光芒燭地人皆畏之城

先是米脂縣知縣邊大受見李自成有衆百

萬逆謀已成或曰李賊先塚有異夫受詞知而同皆以白布裹頭曰為皇帝發喪賊留放有縣役詭孫姓者乃賊族人執而史拷則曰火人三千忠捕殺之無遺醫食其肉剖其腹吾祖墓去此二百里在萬山中聚而散者十屠其腸碎其腦粉其骨而揚之曰為皇帝報六塚中一塚始祖也相傳穴為仙人所定有仇

鐵燈檠爇火塚中曰鉄燈不滅李氏當興如

其言跡之果得李氏墓纍々十六塚中一塚發之有蜚蟻數石火光尚熒々然劉其棺骨青黑色黃毛被體一穴如錢大中盤赤蛇長數寸有角見日而飛以口迎日色而咋之反而仍伏于是斬其蛇碎其屍雜以麥屑作餅飼犬豕魚蟹自成深恨生獲夫受欲寸磔之行至固關賊已敗遁夫受脱免

輩永固無子止一女適李國楨子後隨李南下不知所終野史云以黃繩繫子女五人于棺誤

賊自山海關敗回棄京師而走京師人不約

殉難忠臣錄

進士縊死

勳臣

文武諸臣

惠安伯張慶臻全家焚死宣城伯衛時春懷大學士范景文投井死戶部尚書倪元璐縊鐵券全家投井死彰武伯楊宗猷自經恭順死協理京營兵部侍郎王家彥守德勝門城順侯勳衛吳汝徵同妻女縊死永康侯徐錫陷自投城下不死掖入民舍縊死刑部侍郎胤夫人朱氏奉廟主焚死夫人戚國公朱純臣女幼寡苦節獨孟兆祥守正陽門縊死沉地其子章明癸未處一樣足不復地十餘年進士收殮父屍全家縊死左庶子周鳳翔縊

戚臣

死絕命詩有碧血九原依聖主白頭二老泣

新樂侯劉文炳叔左都督劉繼祖弟左都督忠魂之句中允劉理順全家男女俱縊死馬劉文耀投井死母杜氏妻王氏妾邢氏二女士奇同妾李氏朱氏縊死簡討汪偉妻耿氏弟長過武清侯應襲李國瑞恭順侯應襲吳同縊死大書于壁曰身不可辱義不可降夫希彬同焚于李純皇太后王容樓中繼祖婦同死節義成雙左都御史李邦華縊死文妻左氏妾李氏董氏投井死新城侯王國興丞相祠副都御史施邦曜題詩于几曰愧無自焚死耐馮都尉輩永固守崇文門城陷巷半策匡時難但有傲軀報主恩縊死大理寺戰手刃數賊焚樂安公主柩自刎賊遁四十卿凌義渠縊死寺丞申佳胤縊死吏科都給餘日收殮顏色如生都督魏士望子嗣宇武事中吳麟徵縊死戶科給事中吳甘來縊死



御史王章罵賊而死陳良謨同妻時氏縊死

賊大罵投金水御河而死母韋氏投井死妾

陳純德提督順天學政行部至易水試士未

王氏亦投井死弟鏞哭曰母死我必從死母

竟聞賊犯都城即戎裝入都不數日城陷縊

未歸土我未敢死也棺殮其母葬之乃投井

死趙謨巡視中城捕賊謀者殺之城陷賊執

死工部主事王鍾彥縊死中書舍人宋天顯

謨：瞋目大罵賊怒殺之吏部員外郎許直

滕之所阮文貴京衛經歷張應選副兵馬姚

作詩六章有丹心未雪生前恨青簡空留死

成順天府知事陳貞達一時俱死順天府學

後名之句從容自經一手指天顏色如生兵

教授訓導五人同縊于明倫堂和陽衛經歷

部主事成德

泰溫體仁成邊數年起用及城

毛維章不屈死光祿寺署正于騰雲結三環

陷上崩望闕叩頭跪母張氏前哭曰城破矣

于內室妻左妾右自居其中夫妻俱朝服書

母曰我知之但恐吾兒不如我入室遂自經

絕命句于衣前曰生作大明官死作大明鬼

妻張氏縊死一子方六歲撲殺之然後自刎

三人縊死

巡視皇城兵部主事金鉉

泰張葵害刑賊攻

錦衣衛南鎮撫司堂上指揮李若璉守崇文

急鉉跪母韋氏前曰兒受國恩義在必死得

門城陷書絕命句于公服曰死矣即為今日

一斛地藏母幸毋遽去母曰汝受國恩我獨

事悲哉何必後人知焚其室而自經錦衣衛

不受國恩乎事急無下井是吾死所也鉉慟

哭辭母馳入禁中見賊騎已進大內鉉乃指

哭辭母馳入禁中見賊騎已進大內鉉乃指

口然後自刎屍狼籍于地錦衣衛百戶王某  
昭被賊拷死其子自省終不言所在亦死布  
周鍾寓其家某勸鍾死鍾不應出門欲降某  
衣范箴聽外城破遂置一棺自題曰明處士  
挽鍾帶至斷不聽某遂自經投馬所千戶李  
虛堂范公之柩七日不食死湯之瓊奔至梓  
忠全家焚死五軍營中軍姜應魁縊死城上  
宮前慟哭觸石而死五軍營選鋒楊二夫婦  
縊死

三大營勇衛營練補營選練營副參遊擊統  
頭中軍萬餘員死難者一人而已

錦衣衛指揮王世德妻魏氏外城陷抱弱女

携姪女辛婢女環集大井邊聞帝后崩先擲

弱女下井抱姪女投井死從死者十七人

內臣

司禮監太監高時明同名下李繼善王家棟

馬鯨張行素馬文科李廷弼徐養民郝純仁

宋輔震嚴弘同焚死褚憲章西直門提督死

于城上王之心縊死于家李鳳翔賈如皋賈

葵倫魏國徵馬應宸一時俱死

諸生布衣

諸生申時泰匡瀛國太夫人徐氏並其孫劉

逆賊奸臣錄

從賊入都

南城御史裴希度令民沿門設缸注水是夜霏曰水星現矣十八日外城陷賊敗逃回為義兵誅其王家王則堯山東僉事偽順天府尹出

牛金星河南盧氏舉人以磨勘點革降賊偽示安民有前朝失德等語王應華提學僉事

天佑閣大學士宋企鵬削籍吏部郎中偽吏偽弘文館學士王蓀蕙濬縣知縣偽長蘆運

政府尚書顧君恩拔貢生偽吏政府司政文使孫以敬長垣縣知縣偽州牧顧芬河間府

諭院選郎楊王休潼關道御史偽戶政府尚推官偽成都府同知周壽朋曲周縣知偽楊

書蘇京河南巡按御史偽四川防禦使喻上州道防禦使吳達邯鄲道知縣偽巴縣令董

猷辛未進士偽直指使王命誥癸未進士偽復保定府推官偽定州牧裴希度御史偽直

兵政府職方郎中輦噴河南提學僉事偽禮指使

失事降賊

政府尚書傅景星丁丑進士偽兵政府尚書黎志陞山西提學僉事偽兵政府侍郎安興督師李建泰戶部侍郎任潛巡按御史柳寅

民丁卯舉人偽刑政府尚書陸之祺陝西左右布東宣府總兵王承胤大同總兵姜瓖副將潘

政偽刑政府侍郎李振聲米脂人湖廣巡按立勳昌平總兵李守錄勤王總兵唐通俱隨

御史冒認李自成為叔偽工政府侍郎王學賊入都

出獄降賊

先壬午舉人偽知政使韓霖蒲州人舉偽泰

謀霖晚天文三月十六日賊逼王城或問都戶部尚書侯恂坐失封疆下獄出而降賊授城陷否霖曰水星不現未也十七日巡視

偽工政府尚書工科給事中楊枝起授偽吏  
李呈祥候選進士高珩王自超黃燦劉廷琮  
政府從事兵部郎中張若麟監洪承疇督戰  
呂崇烈張元琳劉餘謨李長祥魯臬王于曜  
失機授偽兵政府侍郎鎮守遼東兵部員外  
丁期昌徐家麟劉大鞏張魯張希夏張茂爵  
郎張問行授偽充西道防禦使為濟寧義兵  
王之相趙顯<sup>顯</sup>王爾祿武懷程玉成吳剛思楊  
所誅懸其頭于道傍曰示賊官張問行首級  
墩張鳴駿孫節吳文幟汪承詔李登雲傅鼎

### 咸陽降賊

銓董廷猷金振<sup>震</sup>山呂弼金汝礪張若麟孫一

兵部尚書張縉彥戶部侍郎黨崇雅左庶子  
豚楊明朗王士奇冉希舜韓士偉王秉鑑王  
楊士聰右庶子楊觀光李明睿禮部侍郎楊  
汝成少詹頃煜何瑞徵編修兼吏兵兩科都  
臬程兆科編修宗之繩劉正宗翰林院待詔  
給事中陳名夏諭德韓四維編修高爾儼修  
張國泰高來鳳文選司員外郎郭萬象駱封  
撰楊廷鑑檢討張之奇劉士芳梁兆陽庶吉  
司郎中熊文舉考功司郎中劉廷諫稽勳司  
士周鍾<sup>鍾</sup>拜賊相牛金星勸進表實出其手乘  
郎中左懋德員外郎侯佐王顯戶部郎中吳  
馬廩過祥宮楊鞭不顧賊敗逃因為弘光帝  
笮孫襄陳辰誦傳驚祥南廷鑄鄭爾圻王高  
誅于南都魏貞固萬發祥李化麟何九雲姚  
才員外郎李申姬琨主事賀九韶陳聯璧胡  
文然列肇國何胤光傅學禹史垂譽龔鼎羅  
之彬禮部郎中涂原員外來吳泰來余忠宸  
憲汶張嘉玉魏學濂楊棲鶚白胤謙張玄錫  
主事湯有慶高去奢吳之琦黃熙胤司務葉

謝甲戌進士張琦兵部主事朱國壽方允昌

史啟明姜金胤國子監司業薛所蘊博士李

邵奎明趙聞心張慎學刑部郎中張璘然朱

森先助教吳道新太僕寺卿葉初春少卿李

受祐黃白胤員外郎李士奇劉慶蕃歸起先

元鼎光祿寺署正丞沈元龍行人許作梅李

繆沅何復趙之璽禮科給事中戴明說申芝

著張元戶部主事方迓祚衛周祚賀王聖職

芳時敏敏曰天天下大順一統矣戶科給事中

方司主事秦沂河南黜革舉人李若星天津

劉昌兵科給事中傅振鐸龔鼎孳每向人言我本欲死

兵備道原毓宗各人俱校偽職中書趙瞻洪為賊草

節奈小妾不肯何其妾刑科都給事中孫承

徽錦衣衛百戶冷達陽管鑾駕京營泰將劉

澤左給事光時亨寄家書與其子云諸葛兄弟分事三國伍員父子亦

斌為賊守東安門胡仲和孫如龍隨賊去

往兩朝我已受恩大順汝等改姓走肖仍當勉力詩書無負南朝科第也賊敗逃回為弘

光誅翁元益郭充高翔漢朱徽彭瑄御史熊

世懿韓文銓陳羽白蔡鵬霄徐一倫掌河南

道御史涂必弘通政司參議趙京仕宋學顯

大理寺正錢位坤評事周蘭禮部主事楊

玄錫戶部郎中陸高思主事彭敦厝兵部主

事劉若宜工部員外郎潘同春尚寶司卿吳

家周光祿寺監事林銘球中書舍人呂兆龍

戮辱

成國公朱純臣班勒死定國公徐允楨斬首  
祭旗英國公應襲張世澤勒死襄城伯李國  
楨已降二夾追銀數萬兩勒死首輔陳演追  
珍寶金銀數萬夾死大學士魏藻德庚辰狀元拜相  
被執匍匐叩頭請降追銀一萬七千父子二  
人夾死大學士邱瑜夾死恭順侯應襲吳希  
彬寧陽侯陳光裕前府掌印武侯薛濂永康侯  
徐錫登保定侯梁世勳懷寧侯孫維藩並二  
子光祖耀祖鎮遠侯顧肇迹隆平侯張拱徵  
武安侯鄭之俊泰寧侯陳延祚武定侯郭培  
氏西寧侯宋裕德懷遠侯常延齡清平伯吳  
道周中府掌印武靖伯趙邦鎮應城伯孫廷勳豐  
城侯應襲李開先安鄉伯張光燦武進伯朱  
自洪懷柔伯施兆麟遂安伯陳秉衡新寧伯  
譚弘業平江伯陳治安靖遠伯王承恩興安

伯徐繼本伏羗伯毛鳳翔廣寧伯劉嗣恩新  
建伯王先通寧遠伯李遵祖豐潤伯曹匡治  
永年伯王家棟成山伯王道廕崇信伯賈尚  
懋彭城伯張光祖武平伯陳又賢晉寧伯劉  
光普右府掌印英國公勳衛張惟賢駙馬都尉萬  
偉丹興讓皇親郭振明張國紀鄭養性袁佑  
周鑑周奎子萬弘祚楊光燦華燦田弘祚錦衣  
衛西司房提督孫光堂上都指揮劉應襲馬  
國城齊昌國北鎮撫司理刑指揮梁清宏東  
廠掌印指揮趙泗洲理刑千戶甯光宏布政  
唐嗣美劉存慧周鏞內閣中書駱養志鴻臚  
寺卿何某工部郎中李達申主事鄒達士順  
天府通判張之趙英國公孫祭酒孫從度太監史  
賓九十七歲錦衣衛百戶蔣之鄂舉人王執中  
俱或夾死或勒死或斬中府都督吳勳三桂父  
全家被戮

刑辱

大學士方岳貢

任松江知府十三年陞漕儲道押運進京呂對平臺奏對

林學士方拱一災獻金珠美女留用舉人沈浣先夾損一足

稱旨特授右僉都御史未幾拜相

被執二夾追銀三千兩留

賄脫

用吏部尚書李遇知二夾侍郎張惟機二夾

皇親嘉定侯周奎獻銀七十萬太監王永祚

二夾一腦箍雷躍龍沈惟炳戶部侍郎王鰲

獻銀一百萬王德化栗宗周齊本政王之後

永王正志兵部侍郎金之俊刑部尚書張忻

周禮馬雲程魏濟民各獻銀三五萬不等錦

工部侍郎陳必謙少詹胡世安中允衛胤文

衣衛掌印都督駱養性獻銀三萬堂上指揮

楊祚昌鴻臚寺少卿夏燿如御史吳邦臣馮

王鵬翔喬可用巡捕提督崔繼光駙馬都尉

垣登曹溶鄭楚勳吏部主事吳彝昌中書劉

齊賢元劉有福各獻銀二三千數百兩不等

明英陳翔順天府尹郝晉各二夾太常寺少

倖免

卿沈自彰素有重望十六年十一月特命掌選二夾留用編修

錦衣衛街道房提督黃涪削髮禮部郎中周

林增志李士淳各四夾御史吳履中一夾留

仲連削髮戶部主事蔣臣削髮原任兵部尚

用簡討方以智庶吉士張瑞兵部郎中朱芾

書張國紀巡按曾纓鄭二陽董象恒自獄中

煌轟一心主事趙世錦中濟芳劉養負後賣釋出遂通兵部侍郎張伯鯨考選御史周亮

市行人郝傑劉中藻太常寺博士龔樊熙錦

衣衛北鎮撫司掌指刑揮吳邦輔各一夾翰

工部城未陷先通兵部侍郎劉餘祐有賊門

下戶部主事劉顯績周鍾太常寺少卿王都

工科給事中汪惟效御史楊爾銘兵部主事  
呂陽副使施元徵國子監學正程子奇行取  
知縣錢國瑞有德者通者候選進士談貞良曾五  
典宮偉鏐史夏隆王崇簡施瓊林飭嚴通成  
克鞏梁清標俱德

崇禎遺錄終





甲乙事案二卷

〔明〕文秉撰

清鈔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甲乙事案小叙

燕京失守 先帝以身殉宗廟 社稷南都諸臣擁戴 大統斯時也 武臣戈待旦之秋 於斯當胆之會也 使內外文武諸臣 靖乃心共獎王室 司職事者咸曰必報仇讐 力致討毋有二心也 履戎行者咸曰必討賊其翦滅此而朝食也將奮其武怒以報其大耻 庶幾涉陀之三天可以復命 秦檜之七日邀與同仇 矣而無如貴陽青田輩 背公植黨 閣上行私 忽先帝之大怒 恣一己之愛憎 首翻欽案 汲引導奸 遂致行都之堂席未暖 長江之天險已失 僅存倏國千古同 撥可勝歎哉 可勝歎哉 予自遭仲氏之難 列在官府者 幸何寬政而托 在至戚者 反羅委網 予然歎曰 屏跡深山 汲風茹霜 矣可訴諸窮愁 無聊之餘 偶聞破司 偏存紅先帝墓一冊 見其間邪說充塞 黑白倒置 儼然虎視龍威 起死回生 以傳此經當年之見聞者 小而清千古之是非者 大用是不揣微朱子綱目之例 記事之後 惜加發明 大做附錄之餘 以存事蹟之備考者 極知夏舌語冰 井註見銷 要以見正矣 婦之公是公非 固自至可得而泯滅者 若曰以官窺康侯而頓學於陽明 我豈敢

竺陽道氏文水書于考槃之南雲卷

甲乙事案卷上

殺宗烈皇帝崇禎十七年夏四月戊午州南京兵部尚書等官史可法  
等誓師勤王

是時有傳京師失陷者衆猶疑信相半可法同南京右都御史張慎  
言戶部尚書高弘圖工部尚書程註兵部右侍郎呂大器署翰林院  
少詹事姜曰廣太常寺卿何應瑞應天府尹劉士衡鴻臚寺卿宋之  
臣太僕寺丞姚思孝給事中李沾淮萬象仰文郭維經陳良弼周元  
泰米奇國王孫蕃來國昌等皆告天地號召天下臣民起義勤王  
明書曰誓師勤王何緩詞也陪京向稱重地兵馬整飭有素聞賊  
逼京師之信即當星馳赴援奮不顧身先帝大行自餘日夫至  
是始議勤王於被髮纓冠之義何居齊桓公救邢次於薊北春秋議  
之雖被邢之不遠也況君父之難乎律以春秋之法所謂不得貶而  
罪自見者也

當時各鎮逃兵南下江北震恐漕挽路振飛即分兵防堵令副將金  
聲桓守徐州周任鳳守泗州固原敵守清口至是振飛會淮安七十  
二坊各募義兵每坊舉生勇二人一為坊長一為副躬自操演日則  
圍練夜則夜費巡邏以備非常

淮揚巡按御史王爰執偽官單克順誅之

賊迫淮安偽知府單克順至清口防兵執之以獻樊所斬以殉衆時  
樊自任守河津挾路振飛守淮士民恃以無恐是月二十七日振飛  
集義師大開舉人湯調鼎等咸易戎服從事  
明書執偽官何執其所當執也亂臣賊子人得而誅之王爰此舉

不愧其職矣故書以予之

勒賊總兵高傑劉澤清率兵南下

時保領兵徐州澤清領兵宿遷各聲言南侵淮民大懼巡按王爰自  
謂與澤清有舊輕身詣之勸其迴轍北上澤清不允爰云即不援  
淮安請假道赴揚州爰不可曰萬不得已迂道從天長六合行則非  
我所知也澤清允之淮城得免塗炭  
明書書南下何不當下也傑等受討賊之責既不能勸而盡滅揚州  
公行無忌可惡甚矣故書其官以著其罪

壬申總漕巡撫戶部侍郎路振飛巡按御史王爰執偽官呂周錄之  
偽防營呂周以偽盜致王爰欲赴任游擊駱奉陽迎於中途執以  
解爰叱使跪周曰人也不認爰曰亂臣賊子我認得雖今但有  
國法耳爰弼周門生之吏如鞠其事賊反聖上未嘗不在阿

一字不寬爰解至軍門路振飛縛周於柱奉驛旁繫奉驛花旁五  
集諸臺射者五二十步外五人為編人發一矢不中者連中者報名實  
銀牌一射者盡乃命刺之衆情大悅時城守備王某亦獲賊將重  
學禮及從者十三人解於軍門悉斬之

明亂臣賊子凡民罔不惡所謂不得赦而誅者也二臣此舉深得誅  
討之義矣特書其日以見誅亂臣討賊子僅此一日也蓋美之辭  
乙酉勒賊總兵高傑圍揚州

揚州繁華素著傑軍害浹久矣至是領兵城下城外廬舍焚掠無遺  
揚人厚搗之不曉江南北大震  
明高傑受先帝之顯擢膺邊鄙之重任不能力討逆賊以好不共

戴天之仇而汲汲焉揚州是園肆行暴虐惡之極矣詳書其官蓋深罪之也前錄傳官書日以爲美辭此書日則以苦其惡者春秋之法一美一惡無嫌於同

謝是時各滿俱南奔淮陰路振飛親駐河干以今前始諸藩舟車貴而進周王出行費給當淮安各防義士

鳳慶總督馬士英據兵抄掠淮安其即將往朝陽行劫軍縣爲民所殺

時先帝大行之信既確南京文武大臣連日會議路王倫次稍疎

惠王適遠難致福王有在却不然事莫之鼓吹鳳督馬士英急福王

奇督可居內結據江誠意伯劉孔昭外結總兵劉澤清等同心擁戴

且移書諸大僚請以叙以賢無如福王專貴史可法當主其議二十

二日可法治兵於浦口二十三日諸臣獨考慶定議劉孔昭面書

呂大器不得出言搖惑遂定議福王先修武英殿二十七日南京禮

部司務某撥百官公啟迎福王於儀真王得啟即行二十九日福王

舟至觀音門三十日百官謁見福王於舟次王角巾葛衣坐寶榻上

枕舊金敝帳亦不能具隨後田成諸布袍革履不勝其困

五月戊子朔南京兵部等衙門尚書史可法等迎福王入京以內守備

府爲行宮居之

是日福王自三山門登陸至孝陵後西門入享殿祭告諸

文太子寢國瞻視畢從朝陽門進東華門恭謁奉先殿出西華門

暫居內守備府爲行宮文武百官進見王已報欲避史可法言殿下

宜正受劉孔昭諸臣人皆有德色群臣退議先上監國璽緩而

後勅進乃即範金鑄監軍之寶次日百官朝於行宮觀國公徐壯

先敘辭重璧侯湯國祚即許戶部指餉不時其言情絮太繁難贊圖

此之起呂大器曰此非對君體群臣建議金極張慎言謂國虛無人

可遂即大位可法答曰太子存亡未卜倘北將挾以來奈何劉孔昭

曰今日既定推戴更移可法曰徐數日似亦無妨諸臣乃散

聯無事則論敘有事則擇賢古今之通義也福王在藩失德甚著自

無排立之理士英結連內外以示不容不立之諒嗚呼明之天下非亡

於他人直亡於士英一人耳漢陽移於并牧唐祚絕於幽岐非其綱

鑒耶然不日士英而日可法者則又春秋責鄭祭仲之意也可法庸

南樞之重任值大變之猝臨當獨力主持選立賢藩宗社爲重倫叙

爲輕澶淵十日不援王且請立太子土木北將不廷于據竟立

何至尊制群奸立其而不當立乎故特日可法以責之國泰教之義也

附唐寅廷臣進監國寶於福王王行告天禮劉孔昭復請登大位御

史祁彪佳曰監國名甚正徐弘基等皆然之乃止

改史可法高弘圖爲禮部尚書陞馬士英兵部尚書曰廣王釋禮部

左侍郎俱東來閩大學士可法仍掌兵部事張慎言仍爲吏部尚書

時議下相群情推戴可法及弘圖曰廣劉孔昭狼藉欲入可法曰本

朝無助臣人閩例孔昭曰即我不可馬士英有何不可諸臣然又

議起慶眾兵推鄭三俊劉宗周等孔昭特舉阮大鍼等可法曰此

先帝欽定逆案勿庸再言是時士英年高傑劉澤清等擁兵臨江疏

稱十萬以脅制廷臣使不敢不相云

發斯時先帝大行嘗天同痛可法等俱當戴罪供職不得援登極

推恩官例布正授席至閩中票擬選選曰廣等數人皆以原官氣聞

浙辦事不用進秩誓必寸磔逆關禮矣 先帝然後論功行賞春秋之法賊不討仇不復則君不葬服不除寢苦枕戈無時而終事也當日若能宣昭此義士英雅奸何名而人孔昭邪說何繇而起惜乎可法諸君是及此直書於冊又譏之也

江西湖廣總督袁繼成疏請入覲止之

風慶等處總督馬士英自請入朝

繼成請入覲特諭止之士英請入朝拜疏即行

繼成候命而後進士英則不候命而即進其目中軍復有朝廷乎一書疏請入覲一書自請入朝而順逆之情著矣

命兵部負外萬元吉宣諭各鎮

時高傑奏大據江北聲言欲送家眷安頓江南約劉澤清刻日渡江史可法請募戶部銀萬兩遣贖方負外萬元吉前性分別犒賞元吉至彼上疏言揚州臨淮大合所在兵民相角兵棄少紀律民近更甚張一城之隔民以兵為賊兵以民為叛環攻弗釋臣等雖有愛民之心絕無鎮兵之術揚州士民王傳龍等二上公凱言東省附逆河北悉為賊有不意賊勢未至高兵先變自高傑渡河掠徐至泗至揚四顧之民何當百萬故人則積戶盈野漢汴則屠及幼女環圍血攻已經月餘何不恨已失之州邑而徒戕內地之良民也

陞周堪奏為戶部尚書何應瑞工部右侍郎劉士楨通政使改呂大器為吏部左侍郎張國維以原官協理京營戎政起補劉宗周都察院左都御史起陞練國事戶部右侍郎

起調倪嘉慶華允誠業廷考為吏部文選司司官

起陞解學龍為兵部左侍郎即賀世奇刑部右侍郎許崇璠光祿寺卿召復原任給事中章正宸楊時化張鑒獻熊開元袁懷美陳御史張燠李長春各可賜詹爾選馬兆義鄭友玄李白輔李棟等俱利原官用陞張有譽戶部右侍郎即總督倉場王庭梅應天府尹朱之巨太常寺卿左懋弟太常寺卿

陞李沾吏科張元始戶科沈胤禮禮科鍾斗刑科李清工部俱都給事中羅萬慶陸朗熊維典張希夏俱左右給事中陳泰來姜應中馬嘉植王士鏐黃宗師錢增俱補給事中

起陞顧錫嘯為禮部尚書黃道周吏部右侍郎羅大任南國子監祭酒陞高傑工部右侍郎鄭理大理寺卿侯嗣曾右通政

陞李沾太常寺卿授督四夷館郭維經應天府丞

吏部欲推李沾為據江沾故善劉孔昭思分其任乃求可法陞書少維經積勞於干振都人賴之驟難其代今仍攝巡視沾職維經勸家軍張慎言有私經旌惜即具疏引罪而沾憤憤言不已以其原卷素著不放願改因措端於少宰呂大器惡逐之

起陞章正宸吏科張希夏兵部俱都給事中

起補在籍吏部主事王重為文選司郎中

時錢曹之負慎言以重家在金陵可立至故推之李沾待不可曰是安我贊四十金者慎言曰候起家三十年所贊十二金而止公安得得四十金贊乎僕老矣須若錢即乃解事又地近其人貲否僕自有提衡不能混也沾並謝之

陞周堪奏為戶部尚書何應瑞工部右侍郎劉士楨通政使改呂大器為吏部左侍郎張國維以原官協理京營戎政起補劉宗周都察院左都御史起陞練國事戶部右侍郎

起調倪嘉慶華允誠業廷考為吏部文選司司官

起陞解學龍為兵部左侍郎即賀世奇刑部右侍郎許崇璠光祿寺卿召復原任給事中章正宸楊時化張鑒獻熊開元袁懷美陳御史張燠李長春各可賜詹爾選馬兆義鄭友玄李白輔李棟等俱利原官用陞張有譽戶部右侍郎即總督倉場王庭梅應天府尹朱之巨太常寺卿左懋弟太常寺卿

陞李沾吏科張元始戶科沈胤禮禮科鍾斗刑科李清工部俱都給事中羅萬慶陸朗熊維典張希夏俱左右給事中陳泰來姜應中馬嘉植王士鏐黃宗師錢增俱補給事中

起陞顧錫嘯為禮部尚書黃道周吏部右侍郎羅大任南國子監祭酒陞高傑工部右侍郎鄭理大理寺卿侯嗣曾右通政

附戊戌要案 二祖御容遠視國公徐弘基安遠侯柳祥昌面和伯方一元行禮奠安 二后御容遠太監贊賢周盛九德行禮

鳳陽泰將戈士凱報劉澤清兵沿路劫殺攻臨淮 馬士英據兵

先至淮安西門外捷報淮兵沿路劫殺攻臨淮 馬士英據兵

命御史和彪住等分行安撫 命趙光遠鎮守四川 諭鄭鴻達

駐九江 陞張應元為承天總兵 衛王奏提青州偽官 吏可清

傳文吏重臣經理招討 湖廣巡撫何志堅奏武岳恢復方國安買功

混報 原任大學士將德環北歸奏賀

降賊官項煜南歸流入朝班汪承詔自言賊授偽官堅拒南奔

戶科羅萬象勅方孔炤走撫河北魁至踰路逃歸今又蒙面捕官

淮北坊士擒偽官武懷解王軍門路振飛與懷有舊僅下之獄

蘇州士民焚掠偽官項煜湯有慶等四家常熟焚掠時敏家海

焚掠陳之道家并焚其父陳祖邑之柩

壬寅福王即皇帝位於武英殿以明年為弘光元年

登邨馬士英入朝

馬士英未嘗奉召擅率營兵赴淮赴江達南京共舟一千二百號王

變駐清江浦令淮坊義士排立兩岸不許一舟停泊一人登岸凡三

日而畢是日朝見命掌兵部事仍入直辦事高傑劉澤清教書吏可

法請渡江欲其讓士英也可法乃請督師江北以避之

明鳴呼士英入而退來自以蘇祥小自以進却正消長之機家莊存

亡之辨於斯決矣其書入朝何春秋於鄭應直書曰來公羊子曰甚

佞已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此亦曰佞人入矣佞人入矣謹書其日

盡削其官蓋得龍之也

勅賦總兵高傑圍揚州殺進士鄭元勳

時保和兵揚州城下巡撫黃家瑞沒無主持兵備馬鳴驛師民堅守

晝夜不解鄉紳鄭元勳詣高營解紛隨入城勸家瑞放禁兵入城

士民詳曰城下殺人如是元勳預不見耶元勳強為保劉璘象超群

殺之元鳴驛疾走泰州職方郎中萬吉言賊言臣奉命攝師沿途兵

民搗搗揚州尤甚開門登岸已歷半日民與兵相殺兵又與兵相殺

成何紀律頃接水營奏將張士儀報賊奔清河官兵擊燒賊船殆盡

若諸將潛師以濟可一鼓殲之初黃得功分地揚州高傑劉澤清以

警當爭之賊兵巡掠揚人大闕死守得功兵至天長保與澤清欲拒

之又值李棲鳳高文昌兵至聚盩洶元吉移書得功勸其王室

得功自明無他亟請辭格殺賊元吉以書馳示傑等始稍戢然傑部

終不受制澤清所部千餘人劫掠瓜洲一空

明高傑恃強圍揚經旬不解其惡著矣書曰勦賊總兵以著其賊

不討賊官內地之罪元勳不自揣量欲開門捐盜其死也宜書

元勳之殺於圖揚之下若曰非揚人殺之乃傑殺之不以殺元勳之

罪之揚人也此春秋之權衡也

總督漕運巡撫鳳淮戶部右侍郎路振飛罷

起陞田仰為右副都御史巡撫鳳淮

振飛在淮守禦甚倚是月大營士於淮安府學中叙向家有功文武

官八十餘員振飛與王度親自按席觀者鼓譟已而振飛為馬士英

所劾得旨提問合部不年尋以士民眾訟冤得免旋丁艱去田仰

向寓金陵與劉孔昭善至是孔昭力薦之故有是命

晉封靖南伯黃得功城東南在長天俱為侯

封總兵高傑為典平伯劉澤清為東平伯劉良佐為廣昌伯

史可法諸設四藩以淮揚廬泗自守而以鳳徐滁六為進取之基兵

馬錢糧皆聽自行徵調四藩即用得功高傑澤清良佐為我藩屏固

守江北則江南之人情自安得功已封伯似應進侯崇澤清良佐似

應封伯良玉恢復楚疆應始得功進侯又奏四鎮既設不可無統帥屬

應駐揚州居中調遣四鎮各自分信地轄淮海者駐淮安海邱沛賴

十一州縣隸之恢復山東一路轄徐州徐州徐泗宿定豐碭十四

州縣隸之恢復開歸一路轄鳳壽者駐臨淮壽甯九州縣隸之恢復

陳杞一路轄滁和者駐廬州無為六集十一州縣隸之恢復光固一路

每鎮額兵三萬人本色米二十萬石折色銀四十萬兩其鳳陽總兵

應改副總兵一員疏上故有是命

明大仇未討天下未平何以家為況開藩重賞哉上借此以為勸懲

之樹下受之而無感勵之志胥失之矣直書于冊深識之也

乙巳祭先恭王太妃于行宮

大學士史可法督師江北命百官郊錢

可法諸撥劉聲基于永綬李棲鳳卜從喜俱隸標下又薦舉人李達

主事何剛軍前贊畫可法既出劉孔昭並無所顧忌高傑諸臣俱不

能安其位矣

大旱令應天府祈雨

康成劉孔昭評吏部尚書張慎言于朝

孔昭故喜阮大鍼必欲起之因詔有逆崇不得輕議之句慎言東鉉持

正度雖破例置酒酌諸劬臣廷論慎言湯國祚趙之龍皆諾之是日

奉朝孔昭邀國祚之龍合奏慎言排怨武臣所推吳姓鄭三俊有悖

成憲矣奸臣也慎言立班不辯高弘圖奏家臣自有本末何遽致事

上諭文武官各宜和衷毋得偏執孔昭袖中虱出小必逐慎言于班

太監歸贊周曰從來無此朝規乃止慎言必即引疾乞休孔昭退

後具疏奏慎言推補淳濫薦舉吳姓鄭三俊更屬可惡慎言原懷二

心告廟決策阻難奸辨乞大奪乾綱收回吳姓陛見之命重肅慎

言為數君懷國之形高弘圖亦具疏言文武官各有職掌毋得侵化

即文臣中各部不得奪吏部之權令用人乃張慎言事劉孔昭一手

振定非其所私即謂之奸臣等皆屬贅員要吳姓鄭三俊王朝人望

票擬實出臣輩竊念朝廷之尊一於李勉今宸際幾同訟屢臣死

無地乞賜釐片姜曰廣亦引疾去俱慰留不允

慎言言以統鈞大臣孔昭得辱之於朝是無法紀也無法紀是無君

父也書曰許者明慎言之無罪慎言無罪是罪專在孔昭矣一削其

爵一舉其官抑止之實辨矣予奪之義嚴矣

時閣賊西遊群臣降賊者皆南歸家而不用行宮前章奏雜技甚

有搜入朝班者通政使劉士須請嚴封取奉治之令有旨著申飭行

取將季承勛巡探清河巡按王雲調兵禦却之偏將劉日恭携傷數

五道送黃得功高傑劉臣順劉聲基徐大受得功執以聞

馬士英奏大計四軍一聖母流離可密諭高傑即將衛近一皇考遊

尊位號應遵梓宮南來一皇子未生應至撫選淑女一諸藩失國恐



有奸究扶之不利社稷宜迎置南京

加恩寵戴諸臣公徐弘基侯朱國卿柳祥湯國祥伯劉孔昭方一

元焦夢熊郭祥本太監韓贊周度九德各陞賞世祿

奏且上召閣臣高弘圖馬士英姜曰廣于行宮上謂弘圖曰國家多

故倚賴袁深先生何言去也弘圖對曰臣等非敢輕去但用人一事臣

謂可飭臣謂不可是非清亂臣何能安其位上曰朕於行政用人未嘗

卿等所言無有不從何疑有他弘圖奏家臣張慎言清正有品吏部

以用人為職如推劉宗周黃道周使劾臣處之亦必引重何獨以為

罪吳姓歷任撫按保著平采又負清望先帝簡任內閣督師勳職

赴任稍緩致蒙譴責先帝校問逆儒不殺性即可知其入假先帝

在今亦必用之何劾臣以此罪家臣也此都失節之臣不可用江朝選存

者無幾又不合勅臣之意將誰用乎若曰武職則有兵部在不當非皆

家臣也弘圖又奏近臣貪黷狀上曰朕固聞之諸臣通賄出之袖中誠

可恨也時屢勸君對先後無虛日或一日再召召似亦有志圖治者自高

姜去後馬士英當國上直拱手聽之不復預聞政事矣

陸王樊右會都御史巡撫山東

路振飛既去樊又以陸任行劉澤清遂管宣於淮安城中曰仰不能

禁制而淮事不可為矣

編馬士英奏聞寧總兵吳三桂之役有旨封薊國公世襲又命戶部

發銀五萬兩米十萬石責令中書沈廷揚賁與之

大學士高弘圖請暫輟關務往江干督收漕糧免之

六月諭吏部尚書張慎言視事

加保定巡撫黎玉田為兵部尚書山東原任大學士謝陞上柱國在籍  
御史虞世濬太僕寺卿

馬士英奏北信誅偽官之功故有是命史可法亦亡選使臣督監國

即位三詔及賜兵三桂謝陞二數往北直山東曉諭時批傳德王起

義謝陞輔佐之故也先是宋師欽者慶藩宗室為著河朔縣弄官

南走偽防營聞憐因之於德州條與偽知州吳佳之北餉辭甚貢生

馬元驥謝陞等暗結義旅一呼而起投偽與檄文出師欽於獄奉以

為主權稱濟王撤告遠近於是殺逆偽官來附者四十餘州縣遂批

傳謝陞為謝陞也嗟乎中朝伯擇外誤如此而欲奏恢復之功難矣

壬戌上 大行皇帝諡曰烈皇帝廟號思宗 大行皇后諡曰孝節烈

皇后

尊福恭王為恭皇帝正妃 六月孝誠皇后生母鄭氏曰仁壽皇太后

神廟皇帝賈氏曰孝寧太皇太后元妃黃氏曰孝哲皇后

癸亥馬士英特奏 欽定逆案問徒阮大鍼命復冠帶陞見

士英奏冒罪特舉知兵之臣以共濟艱難事奏阮大鍼當赦其前罪

即補兵部右侍郎先是阮大鍼被發寓居金陵與劉孔昭士英及內奄

李永芳交往甚密周延儒再召大鍼士英同勸黃金休求起陞而

先帝聖斷不可奪僅起士英至是大鍼日夜謀出山勸臣殿爭亦因大鍼

而發也士英來高弘圖督糧江干即自擬首阮大鍼果否知兵可用者

兵部召他暫冠帶來京陞見而問方畧定奪是時科道羅萬象虞胤

恒王孫著陳良弼各具疏言逆案不可翻大鍼不可用皆不聽去矣又

韓臣在兵言崇但知為朝廷用人不知其他上溫言慰之

噲魯公子輩請會師伐鄭德公弗許。華園請而行。春秋削其公子五斤。其君胡康侯氏曰：華請以師伐鄭而德公弗許，義也。華以不義強其君，園請而行，無君之心，非矣。是以鍾巫之禍，春秋去其公子，欲制之於未亂也。況大鉞身在逆黨，逆案乃先帝所定，誰敢好之？今士英狗一己之私情，擅擬復冠帶，陛下正所謂以不義強其君者也。其無君豈在輩下乎？北行之禍，錄茲兆矣。故於士英則削其官，於大鉞則詳書。欽定逆案問徒，所以紀之者，豈矣。

### 甲子阮大鉞陸見

大鉞入見，僞述見柱之錄。高弘圖言：大鉞若用，必須會議馬士英、言會議則大鉞必不得用。弘圖曰：臣非力阻大鉞，舊制京堂必會議，乃於大鉞更光明耳。士英曰：臣非徇私賄賂，何所不光明也？弘圖曰：何必不使賄賂一付逆議國人，皆曰賢於後用之可也？弘圖出即乞休。

大鉞隨上孤忠被陷之諒疏云：鉞於天啟甲子見逆璫魏忠賢與在外門戶諸人終携始合，擅政弄權，時為史料部給事中，力請終養以避其禍。後蒙起用，鉞守官太常寺卿七十日，即乞差還山，攬跡窮山不入城市。凡忠賢擅竊威福，皆鉞在山林見影，惟恐不深時也。且當天啟年間，從無一官之嫌，一字之毀，一橡之運，甚且懸將傳內勒入鉞名於其中，莫以殺鉞後快。鉞與崔魏諸黨不惟風馬牛不相及，且冰炭水火之不相容，亦既昭然矣。逆案究及於臣者，蓋為鉞在科時孫懷行以紅丸罪議摘職。皇祖母皇考是時，皆下九卿科道會議給事中魏大中上言，內有張差在文昇所謂「先帝之賊也」，張差所錄誰不知為鄭國泰宜寬問主使？又有李可灼之藥，不合之崔文昇不僞在文昇之逆，不遇之張差，不明鄭國泰鄭養性方從首之罪，不泰之三案不定，宜悉置諸人以應受之法。此皆大中大逆不道，血口汚天語也。鉞與同官正色斥之，且語曰：「三朝仁孝，無間凡為臣子，處此安得以無報之言挑釁骨肉，故堅持不出議單乎？」三朝要典具在，可覆按而同鄉左光斗迫臣出議，甚力此，尚在臣不之應。從此大中大中之黨恨臣入骨，適臣係在使前，思奪鉞首，恒百計排阻。鉞浩然致歸，堂怒不釋鉞，與相國馮銓有文字交，婦適涿州一暗，即行而大中門客汪文言遂誣鉞與銓以叩馬獻策，大鉞與銓在涿州忠賢在深宮，近侍其馬安在而耶？之況相國今令家狗難而死，生平忠佞定於蓋棺矣。後大中自以巧取奸人汪文言疏糾忠賢為忠賢所仇，被逮以死，記光斗大中大死於己是之秋，而乙丑之秋正鉞躬耕山居之日，里中於紳父老可問也。又安得一身以督導耶？至鉞會葬七年通內一疏於中樞，論傷紅丸之孫懷行為時所嫉，此乃忠賢與刑後所條上者，曾半字為彼逆惡解嘲者耶？且當時倡逆逆案之侯恂，今公然從賊為工政侍郎矣。主逆逆案之輔臣韓爌公然開門迎賊，賊以安車並入長安矣。而秦註中所云報復賊有疏者，即今受賊傷戶政司務之魏學濂也。而門戶諸臣乃欲以受賊傷命亂臣賊子之仇口為鉞孤臣孽子之定案，豈尚有人心者乎？今諸臣抵死攻迫鉞，得不一且陳當日之情事以上告君父下告天下，萬世哉馬士英人為大鉞索辦力攻，姜曰廣呂大器等護持局面，阻抑大鉞。

鉞當當時既大鉞此疏將以掩其逆案之枉，不知道所以自供也。雷面崇備內修慈楊左嚴謹去國是時徐大化朱重榮等供中言陸東

堂用大鍼以葉有聲萬亦中有使京堂用遂慈寧山房光緒正揚左  
被違時也又爾時奇非逆賢所喜者一登故事即連前奪大鍼既與  
崔魏若水火處之不相容矣何取京堂之小者如寄而當少先釋

之推隨隨用電無相持何也點將錄抄布四方並無大鍼姓名假  
使有之有聲豈敢入萬刻乎此事理之最明者堅持不從孫魏三公  
之議謂將以調獲而宮出自臣子苦心誰曰不然乃欲以此居功反

坐諸臣以誣理之罪則無良極矣且欲取証於三朝要典焉  
典既為逆賢纂修逆賢服刑已十八年要典即奉先帝旨焚燬久  
矣猶懷一奉為聖書則其為逆賢私孽可知也叩馬獻策原指逆賢

迫奪涿州之日非指深居宮禁之日大鍼南游涿州正逆賢逼奪  
至涿州萬耳萬目胡可掩也呂鵬雲並無督導之跡止以中書丞  
即入選案何況大鍼親給諫之疏糾逆賢也應山二十四大罪之條

新時疏糾逆賢者章滿公車豈密巧故汪文吉乎合義七年通而一疏  
則逆賢已敗先帝御極久矣猶疑論孫慎行楊建玄先牛諸臣無  
一不與要典相發明夫矯局已敗尚思為護法沙門則端始方張其

為賢導又可知也相國馮銓現今官索內院位晉殿閣而誣以合門  
狗雖不亦悖乎閹賊破蒲州平陽故輔韓燾合門狗難斯則萬口如  
一者而安卑近入長安宋之閣也督輔李廷泰為賊所獲遇則人

耳目之矣姑摘其誣捏最顯者如此  
工部尚書程廷鑑  
趙陞錢謙益為禮部尚書協理庶事府事

丙寅吏部尚書張慎言罷

慎言面辭上曰晉雖未復卿已無家可歸沿途僑寓需召慎言遂  
寓寧國孫開閣未侍慎言曰祖孫相聚足矣萬畢後慎言辭以  
死孫扶視逆賢故里

湖南廣德黃澍奏前任巡按劉熙祚於永州被陷為賊所執以九  
月晦殉節于祁陽巡撫宋一鶴于承天之變有武弁賴負之出一鵠  
不可遂以身殉王聚奎奔數十里之地逃回省城日惟追比賊將為

事直至新撫何騰蛟到任乃扁舟南下  
史可法奏高傑奉旨駐揚人堅不肯納實得功至僕真本為安插家  
眷而結餘者田與爾為敵臣逆亦疑之臣待之以誠勸其移駐瓜洲

城條許諸臣因與約隨當移駐汴臣調停於兵民間漸可得其謀  
精可法以難得不可制身入其營諭之見留不能出盡奪其兵章  
奏俱經邀閱然後得達權遂不報

史可法奏淮人忠義碎偽牌致偽官擊敗賊騎於河上義兵集至  
二十餘萬聲勢甚壯賊將重慶禮白郅政踴躍不敢犯入宿遷擒斬  
偽官皆首獎叙許之馬士英欲東為偽官功以李元初為首

校嘗自後為左都督自後奉華工曹負上避流賊之難  
劉良佐委臣開鎮臨淮士民張羽氏等不服臨淮士民戈尚友等乞奏  
叛鎮環攻生靈塗炭命撫按和蘇之

史可法奏先帝用人原無成心傳宗龍孫傳庭起自軍因張鳳翔  
東組武馬士英起自成籍當吳姓奉命南征以復唐通兵不至遂  
逆蒙隨則逆之可原者國難之作劬臣均即若誰孔昭何不忍之慎

言乞旬家鄉一舉兵姓使以為罪不並輕朝廷而長禍亂耶

馬士英疏請中大逆之誅周鍾勳進未已上書請鑒定以南其伯叔周應秋周維時魏瑞門下兩世逆惡兄周鍾周鈴均當連坐  
州莽孤臣劉宗周疏一重藩屏劉澤清高傑有寄家江南之說尤而効之何殊馬一揆窮竄敗逃之將而得封推當不封者一最舊官在官守而逃在使命而逃於去皆所不赦  
宗周又疏先帝身殉社稷江南不聞隻騎北遊宜誅者一部兵權於局外首圖定策之功宜誅者二先帝誅璫鐵案前後詔書蒙混勢必虎彪盡及將與問罪之師請嚴中外不職者始  
通政使劉士禎請令北歸諸臣部聽朝廷處分不得流行奏辦  
御史朱國昌疏勅在逃巡撫郭景昌泊舟清涼門外欺歸疏辦周論其撫楚撫晉種一罪狀有旨著嚴逐

馬士英以清國攝政王所奉南朝官民奉奏聞請遣官貴諸北行

命太監王肇基督催浙福金花銀戶科羅萬象其疏論之肇基即三仲也高弘圖以方事既大錢事不便執奏請自任督催遂肇基言之劉澤清疏勅吏部左侍郎呂大器又疏薦張捷等

肇基恬即上疏辭止

馬士英舉原任都督周和陳洪範北行議款

予已故大學士文基等議

禮部尚書顧錫璫請削致輔溫體仁文忠之謚其體仁所推抑正人宜誅文基文甫羅喻美文介姚希孟文毅閻職破河南原任兵部尚書呂維祺狗難宜誅忠節從之

發而吏部著部事左侍郎呂大器罷

先是李沾上劾臣憤激有因疏內之當中府聚會馬士英手札移大

器迎立皇上籍贊周劉孔昭無不允協恭明集議大器經桂吳三印紆迴不前臣等十九人以名帖運之從容後至議至日中不決孔昭怒形於色臣與郭維經陳良弼周元泰朱國昌歷階而上面折大器贊周曰快取筆來因得俯首就列清展迎駕大器尚欲待待而贊周已登舟矣僭行者徐弘基望良弼國昌也文臣啟事屢登武臣封爵朱定所以有殿上之爭也嗣後士英安舉大錢眾議沸然大器疏宜成士英畧云近年溫周搜括老成凋謝一時庸奸債事中應際皇上中興一時雲蒸蔚起不意馬士英濁亂朝政夫士英非以賄敗達成借名知兵而為國督者哉乃挾重兵入朝觀釐政他南國從來獨一經暖撥而殿陛暗啞叱咤親至尊為贊稅矣遂奏一書先帝定為亂賊大防而士英拉阮大鍼於御前但授司馬布立松人竊居士英有何勞績倏而尚書官任內閣倏而金吾世蔭也士英出

器拘松把持大器乞休遂罷

澤清疏請誅大器持其起用王重震選文指其比周言演詐謂漢祚

為吳姓走狗救周延儒以媚卓林又疏薦張捷部之麟張孫振劉光

斗及在逃督撫王永吉郭景昌時士英欲起張捷而六錢事恨演詐

故收澤清出此疏

噉武井而捧大臣之短長間外而預廟堂之黜陟上下易位冠履倒置

至此極矣按漢祚錄康辰特用任廣州兵備壬午冬乞志定入援敵兵

淫掠演詐據實奏聞志定還問事連延儒然延儒之得罪歸於王之心

李國禎而或於將拱宸非閹演詐也況時吳姓已家遁去國便作果

能効力何不留姓仍正按席耶至起用王璽以為可謀而降賊之永吉  
失事之喜當據此為舉此則當如何等利也且然兵不言勦賊而徒  
拾孔昭之遺唾唯違掌之餘反惡莫大焉故制其爵以著其罪

追復 懿文太子謚曰孝康皇帝廟號興宗追立 建文帝謚曰讓

皇帝廟號惠宗 景皇帝廟號代宗  
登海內望以此共幾百年餘矣至是始克舉行詳書於冊深善之也

丙子湖廣巡按御史黃澍面糾馬士英於朝  
馬士英罷尋復令視事

黃澍入朝同承天守備太監何志孔求對既入澍面糾馬士英如  
食不注淡與諸僕下上大感動願高弘圖曰黃澍言殊有理卿識之  
命速卿慶前謝其數其罪士英不能辨一語志孔亦前論其國工得  
糾諸驛賈賈國此志孔進曰御史言事是其職掌內臣播弄殊傷國  
體士英跪求處分澍跪謝前謝以當其責曰願與奸臣同死士英  
號呼曰陛下視之上播首不言良久澍曰卿等且出贊周即執志孔  
而殺上諭贊周曰馬士英以大臣而為如此宜行退避士英遂時焉  
引疾盡移直居器具以出備以食弟倪福即舊卷曰成敗執中二  
卷向上泣曰皇上非馬公不得立若逆馬公天下將議皇上背恩矣  
且馬公在閣諸事可不煩聖慮可以便得行樂馬公一去誰復有  
念皇上者上默然曰成即傳諭士英著即入直辦事隨有旨何志孔  
本當重處補目丞為未寬其見雅量姑緩他時有民謠曰要殺奸頑  
種田欲殺喉嚨莫問馬  
雖書馬士英罷善之也書復令視事惡之也士英擠可法遂張弓引大

鉞奸狀顯著以黃澍之糾勒令罷位深合遠佞之用矣何惑於三卷之  
謀據今入直是二卷為政人主若贊統然嗚呼居不居臣不臣天下而  
以傾也詳書於冊以見去佞同於拔山所以為後世永鑒也

所減伯趙之龍疏請改 先帝廟號

之龍奏 先帝不當廟號曰思非美字蓋謚號係高弘圖所定

李沾仲疏授之龍便奏之為遜弘圖地之龍實不識一丁也

起程徐石鼎為吏部尚書正心一刑部右侍郎

陸張有譽為吏部左侍郎程世昌右倉部御史巡撫應天

陸何應瑞為工部尚書何楷戶部右侍郎徐人龍兵部左侍郎

晉謝陞少師蔡玉田太子少保盧世淮工部右侍郎王應華光祿寺

卿侯克山陵使祭告 先帝 先后附葬

守已故大學士創一燎爐文瑞賀達聖文志

清兵入德州

海王夫元謝世盧世淮迎降馬元驤南奔

細臨清中軍張顯榮報稱攝政王命額真孤山六總兵駐德州侍郎王

整率招撫山東又塘報青州東昌臨清兗州皆服惟濟寧未降

濟寧傳報欽命孤山額真府等奉攝政王令調集安馬巡視山東所到地

方官民俱出郭迎接逆者以抗師治罪

北塘諸臣南下舟次上聞兵備凌鋼已受清巡撫山東之命與守道

子連雖出示稱順治元年並駟於南京亦發疏不紀

國子監典簿李模疏畧云擁立一事皇上不得位為利諸臣安得以

定策為功鎮將事 先帝非有桑村之功事皇上未彰汗馬之勞議

法當在戴罪之科而予以定案之功其何敢即安臣不願見光復未錄而國體先壞也

平湖監生陸清源疏為兄原任兵部員外陸澄源奏辦詞章國本三案并祇光祿寺卿許譽卿通政使劉士禎特出疏款之

後奏卿疏辯畧云當年諸臣以刑戴光祿為正今日諸臣以刑戴皇上為正均從倫叙起見耳光祿母子無間光祿身殉社稷何嫌何疑而小人無端播弄假手於清源光祿父任溫體仁養贖賊禍使得生宗元寵竊謚文忠皇上追前萬口稱快清源乃滿口頌其平章之功意若若輩之敢於黨奸欺上也

巡城御史朱國昌奏東洋地方有數百騎驅掠男女口稱奉命打糧龍潭把總王某不行守禦反觀之以牛酒犒敵之下置置有此北將于永綏等渡江僑住京口浙江都司賈之奎通領兵至賈丞相爭而開北兵逆焚東門外民居殺傷數百人浙營兵官李大開傷重即斃該署衛管命太監轉督周提督九馬士英請准增淮揚兵三萬

總兵杜社城提督大教場楊振宗鎮守安慶趙光遠提督陝川總兵岳鍾山山東黃旗御防營總兵吳志豪鎮守吳淞討常應俊為東衛伯世襲叔祖誼之勞也賜福建總兵鄭芝龍總兵鳳陽大營公國珍請教書內閣撰文給之國珍於御前自請增給總督行事四字順天巡撫楊鴻儒浮海至懷遠候常備船萬之命預會推

塘報陝西全陷馬士英請乘趙光遠時光遠已降賊賊趙之龍為序班黃家衡報鴻臚寺少卿管紹寧請選巡內閣詳教房諸官各以贊納獲改內官監為朝殿命劉金璽代王命遼淨身男子命敘山東撫協功

命劉金璽代王命遼淨身男子命敘山東撫協功

命劉金璽代王命遼淨身男子命敘山東撫協功

命劉金璽代王命遼淨身男子命敘山東撫協功

命劉金璽代王命遼淨身男子命敘山東撫協功

命劉金璽代王命遼淨身男子命敘山東撫協功

令戶部清查十七年練餉明年全免江南安徽御史和鹿往請留

湯米十萬貯鎮江萬元言請卸陣亡總兵猛如虎及監軍曹心明

夏九榮余應龍錫命文德翼補吏部四司官

魯王泊舟鎮江請於附京簡僻地方安頓德安王僑居廣信

韓高瑞罪降七十五索尼三百四十一人下被逮即撫王永祚于獄

禮部奏唐王殉難吉王子慈煥報吉王播遷遺屍

命崇王二子僑處台處二府惠王寓居肇慶

秋七月改文選郎中倪嘉慶為戶科給事中

明部員改授科道者有矣惟吏部則否改授必錄員外主事而郎

中則否嘉慶此舉誠屬獨見特書于冊志亂制也

御史科都給事中章正宸疏畧云兩月以來文史錫華矣不聞獻

誠武昌松關矣不聞大戰光以外退矣不聞敵愾諸生捧堂矣不聞

請錄北兵已鎮燕都動搖山東當國大臣但知述邪說損威屈體

墮天下忠義之氣臣切羞之

戶科無油霖疏畧云四鎮以殺搶討伯百姓頭顱何辜而為此輩

之功名地乎今儼然位命矣收拾恢復為中央名將豈不更快況且

一鎮之餉多至六十萬勢必不能供何不做古藩鎮法在大河以北

開屯設府永盟帶械而遠處此掌與也萬元言乃云城外之屋宇應

讓與民誰非民業而拱手讓乎近聞募金求進者與頃有使則當

事諸臣亦宜極省前事倍勝肺腸也

又史可法奏步茂華口稱兵三桂師次慶都縣建立大清國順治元

年旗號迫人剃髮

張鳳翔奏與楊任聰同行還南京領部官即同南行借賄清兵自衛凌嗣預戒兵丁言北兵無送人南下之理至濟寧即返

時馮銓謝際李選泰俱降於清爲內院大學士王鰲永總督山東河南方大猷著山東巡撫事張繼機楊汝成從陞至山東方大猷遣

牌送至濟寧登舟

命黃淋速回湖廣料理恢復承乘命金聲桓駐防淮揚

命四鎮各帥所部兵將馳赴督輔軍前調用皆不奉詔

加李際遇洪起龍兵防崇河南時閩賊出潼關道雖陽攻密縣

恭將爰有先報探至臺現庄知閩賊現在平陽整頓兵馬太原路

安鄉紳富戶盡徙入陝西又遣偽將馬科入四川招撫保寧等處

劉澤清薦大將馬化豹栢永額命曉督輔題用

定京營之制視北京以杜弘械楊崇藩年文綬補三大營總兵

陞劉之渤范鎮侯右食都御史巡撫四川貴州

追削已故大學士溫體仁等官階

從御史鄭玄玄之言也溫體仁周延儒薛國現三人生前官爵陰子

俱行削奪以爲作姦不忠者之戒

辛卯逆遣左慈第僕洪範使北

慈第以母死於北軍領與洪範同使至是慈第加兵部右侍郎經理

河北閩東洪範加太子太傅馬紹愉加太僕寺卿

禮部尚書顧錫嘯進恭擬祭告陝國文祭告大行皇帝

直後文兵三柱封爵制書敕諭鐵券黎玉田高起潛敕命又宣諭

北京人民諭大宣諭達州諭御書一三三覽

康熙內批陞張有譽爲戶部尚書大學士高弘圖請敕成命不聽

萬士英欲用中旨權阮大鍼通戶部尚書周堪餐久不到任而有譽

廉慎爲人所稱士英遂借以開傳陞之律門持隆內旨推用弘圖以

樞第疏臣街以經理河北聯絡閩東爲命大河北則山東北直也閩東即遼東也遼東屬遼北直近亦爲遼所踞山東雖殺僞官遍地皆

賊臣家人來云膠州一帶賊至二十萬則不啻向化可知也經理

實有封疆之責以封疆重寄之衡而性誠金縢歲幣之事名實相乖

此衡之當議者也馬紹愉昔年赴遼講款爲遼所折奴顏婢膝連齊

之參劾臺臣臣諒清源糾之其與遼安情深淺臣誠不知但聞其移許

達金十萬兩銀一百二十萬兩遼人誦說臣不便與之同行也

朕聞賊賈不共戴天之仇兵三桂乞援於清立掃而驅除之報寸礫

尚稽天誅而與尸亦稍壯氣爾時爲廟堂計者自應厚其金幣隆其

禮貌妙選其人而鄭重遣之如其宗使鄭公而遠主聽命武侯擇鄧

芝而東吳綿豐庶乎兩國之好可成南北之爭可息矣今慈第雖堪

應選而僕以洪範紹愉佐之且所領三桂玉田諸部種種指揮有國

囑語如是而欲祈事之濟難矣書逆遣慈第洪範而紹愉不書何

微之也春秋之例所謂以其人而微之者也

康子上視朝

上生日也受朝賀於行殿勅旨進禮賀上皆受之

雖有國家者不患貧而慮不安況在萬乘其甚患貧乎今以貨獻上

以貨獻上君臣相率而投以利也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此止書視

朝何春秋之義爲尊者諱故隱之也

康成內批陞張有譽爲戶部尚書大學士高弘圖請敕成命不聽

萬士英欲用中旨權阮大鍼通戶部尚書周堪餐久不到任而有譽

廉慎爲人所稱士英遂借以開傳陞之律門持隆內旨推用弘圖以

不經會推舉選成命士英果特用出自朕裁卿不必過為疑揣仍著遵前旨行

明此內旨也不曰內 旨而曰內批何也不與其為旨也若曰此乃士英今因成策批出云爾於上無預也有譽賢者也賢而用之此盛典也弘圖以可無執奏矣曰否使此舉出於士英之懿好則為盛典今借為大鍼之高失則為亂政弘圖之執奏深得古大臣之義夫然則為有警者宜審何堅以疾請力辭不赴可也倘堅以疾請力辭不赴或致謫謫李何曰名即與官為較執理執重便果以是家譴張傳即之名千古矣臣為家之尚書庸足責乎直書于冊蓋深惜之也

南 萬宗生統鑑疏評大學士姜曰廣等

萬士英欲去史可法以獨居定策之功劉孔昭亦欲去可法以專任四仰既大鍼已悉曰廣欲并去之於是大鍼屬仲恭統鑑使上之疏內誣詆曰廣穢跡又斥其包藏禍心詞連史可法張慎言呂大器等疏入高弘圖稟擬究治上御內殿召輔臣入上厲聲曰統鑑告一家何重擬也且責弘圖請召可法為非弘圖抗辯士英默無片語士英語必左顧曰成明有指授若弘圖曰廣供引罪杜門後致統鑑為作人明大臣國君之陪二尊大臣是辱君父也故孔子對魯定公則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對齊景公則曰君之臣今朝廷之上惟一曰成復有孔昭大鍼輩交構其中妖氣充塞而統鑑諸孽種見告君不君臣不臣雖有果吾得而食諸次年之北行宜其及矣春秋不主事廢而事廢其存比事以觀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統鑑疏評大學士姜曰廣

大鍼諸人怨曰廣甚統鑑一疏猶未愜意右諭德李時喬與曰廣同色相惡大鍼嘆明睿恭之明睿辭乃募達安王統鑑再出此疏

統鑑之疏猶曰宗生不辦教義者耳統鑑固達安王也堂藩王乃為大鍼等所驅使無良極矣則去其爵斥之曰計蓋深絕之也御史科郎給事中章正宸疏直陳銓政事一名器宜慎定策者既茂厥賞其餘人自請收十倍僧官軍全不供刊印寧免爪李之請一職掌宜專用人獨坤吏部今有咨送者有薦舉者有徑自奏封者要臣所職幾何一封疆宜文武吏事封疆不辦悞國之臣不救報國之氣一廢官宜務辭重則人乃勸法守則士知恩棄之起廢不自靜聽豈不閔律有罪吏不許入國門之禁乎

德軍懷來國鄉以不預會推家臣疏爭非制工輸出何典故劉孔昭疏薦詹良卓英諸臣內有湯大任則貪墨最著者劉孔昭疏薦錢位坤言位坤曾歷吳三桂故用忠賢可信都門兩刺國變錄乃奸徒借題害人不止驚矣定庶請至用位坤

朱國弼劉孔昭合疏條陳新政一吏部用人必勸臣商確一各部分政必飭臣面定一皇上圖治必勸臣召對

戶科鮑汝霖疏言內外交通神荒三惜飛章告密聖教糾糾封此尚可為國乎夫有嚴音

授諸王徐仲吉諸永明為翰林院待詔仲吉前有疏救黃道周業迭秀迭被遣成永明執紼見道周於獄亦被繫時顧錫嘯署吏部印時疏薦之故有是命

真定知府丘茂華等自稱回守臣即不從清閣史可法以聞



湖廣巡按王澍為馬士英所劾辭疏云蘇城省生周文江為獻賊偽兵部尚書引獻賊破武昌有錦水建成劉備托文江進美女玉璽云獻賊萬金於獻即用偽為偽錦水大堂比左良玉恢復斬黃偽則裝賊喜送赤金三千兩士英十二人於士英今年四月士英委黃偽署印蘇城麻城均之幾亂御紳諸臣彈壓偽款銀三千兩助餉臣批云正苦無糧真可愧挾資滿賊者仰漢刑官收貯臣意亦隱而撫矣既還武昌黃偽代為解銀一千兩至帶二團珠冠一項臣又批云軍中無婦人何用珠冠大功未成不須玉帶仰漢刑官變價濟餉臣巡方衙門收支皆有司存士英據偽秘書証臣試命士英將臣原書呈覽則清濁立見矣

起陸陳龍王樓郭祠祭司員外張采儀制司主事

劉澤清請奉封吳襄使三桂斬獻劉孔昭奏其三桂字勅忠憲加殊禮時奉朝皆知三桂無心於明而諸人故欲崇之為賣國之意矣命卿又陳董某兵雲南先楊三萬金侯倫 御父采奇圖巡按四川命發米十萬石給山東撫鎮 授開封推官陳潛夫為御史巡按河南聞賊偽將宋朝臣兵至杜勝集舊賊方郭獻珂適在村居召標將張成初與戰於桃園賊兵潰遁斬朝臣

樓部題議謙並陳軍紀等俱以原官充經還講官秋議屆期也朱國弼劉孔昭各請增家丁營將祈戶部給糧命路周崇普四王僑寓浙東 惠桂二王駐廣西呂年巡撫何讓南歸兵科陳子龍疏糾漕儲副使莊應會督漕狼藉蘇松巡按周一款請表已故舉人張世傳願雪馮下部議後即覆請

俱贈翰林院侍讀先之

曾燕進士王曰俞請表長洲生員許琅琅聞 先帝之變行吳於市自縊不死遂投於河

子翰林汪偉謹文烈御父王章謹忠烈

世傑謹忠烈俞廷玉武烈汪興祖武烈茅成武烈丁晉即武即韓成忠壯花宜忠毅

子傳友德等贈謹

穎國公友德贈麗江王謹武靖宋國公馮勝寧漢王謹武壯

子章謹等謹

謹謹莊敬桂良序敬裕唐鐸敬安劉茹恭介何真泰增黃勇

忠愚

八月丙辰朔命者役緝事

是日上受朝畢命錦水馮可宗遣役緝事刑科袁彭年疏言嚴衛緝事非治朝所宜馬士英素言責其狂悖沽名隆三級調外任用

唯宋王安石為政始置通卒秦檜用事察事之役布滿都城今士英不取法古名大臣而首法安石與檜之設施耶然安石難以新法

禍宋而原其初意原有寬容君民之思檜固云會國敵敵而駕馭諸將

實有引伸龍絡之用今士英於二奸無能為役而徒注其亂政是又

二奸之罪人也直書於冊所以著其惡也

劉澤清疏劾左都御史劉宗周

澤清等縱兵而下大掠淮揚殺人無算莫有敢聲其罪者宗周首出疏糾之謂澤清高傑等可殺其曰廣東僑台下史館紀錄士英

乃族澤清與美劉為難至是澤清其四鎮公疏劾宗周指疏稱州  
界孤臣為不忠既上以稿示傑三驚曰我輩武人乃預中朝事乎  
黃得功配奏辯實不預聞士英陰尼之不得上士英擬告惠臣平  
日原以議論此重並利之也

明此四鎮公疏也而獨目澤清何誅首惡也傑與得功自明不預其  
情可原矣故獨目澤清而削其爵以著其罪

辦給事中陳子龍疏近中使四出凡有女之家黃紙貼額即持之而  
去閭中雖然明旨未經有司中使竟自搜掠殊非法紀又商收選內  
貢虛某本市井無賴自官希進昨聞遂有父子同卷者先期劉理親  
忠賢留北而自官者也

御史東國昌疏據北城士民呈稱屋還墳祀必迎司州縣陳孝孝年  
地方開報今未見官示恐有棍徒哨虎打八人家不拘長幼舉行禮  
去但云大者選侍官帳小者教習教曲街坊鹹口不敢一語

戶科熊惟典疏言親國公徐弘基特薦張復亦見劾臣之動於薦吏  
矣皇朱統額誣詆姜白廣污及家慶賸昧始此不行奉殿將朝廷設  
且言官何用

御史朱國昌疏性者賊入都門自關即以至庶僚有一不青水小帽叩  
首賊送者乎至賊眾已去又思藏頭露面罵言不屈潛跡覓線驚  
死灰如何瑞微梁此陽等萬口唾罵矣若劉大輩草廉取萬萬當與  
周鍾等並行正法者也

陸洪猶龍矣御史侍郎王際右通政姚思孝大理寺少卿  
陸王廷儀管紹寧禮部左右侍郎沈胤儒太常寺少卿

陸郭維經左僉都御史協理都察院事

陸朱之臣刑部右侍郎劉士禎工部右侍郎文安之正庶事

改賀世壽戶部右侍郎總督詹陽

起陸揚鶴丁魁楚俱兵部右侍郎魏繼哲川湖雲貴總督兩廣

起補王志道戶部右侍郎易履富左副都御史協理都察院事

起補張鳳翔梁雲撫供兵部右侍郎添註

禮部右侍郎管船寧疏請遣使祭告 先帝 先後梓宮訪問

東宮二王消息時傳 東宮二王流落民間故紀寧出此疏

論刑部逮定從賊諸臣罪案

論云所擬從賊諸臣如領兵獻策即在庶僚豈可末減督撫總兵降

賊情罪極重豈可列二等京卿科道翰林受賊偽命豈可止外

封疆大吏聞變偶逃豈止於流獻女獻婢豈止於徒詔臣負愚辱

國至此須有定案昭示天下

戊辰太后至自河南

初馬士英言太后寓河南郭家寨當守義家高傑部將王之綱曾招

撫李隆遇可遣親隨內負性除過處密諭具其母於河獲送至徐州

七月劫命命其僕僕迎之是日從鳳儀門入展刺上迎于午門隨諭

戶兵工三部奏后先臨限三日內搜括萬金以備賞賜

諭工部行宮款隘至修西宮刻期告成以居太后

御用監太監諸進朝請給工料錢糧餉餉鳳狀座及牀頂架一應

器物并宮殿陳設等項約數十萬兩工部尚書何應瑞得即高俸

合疏言點金無術懇祈崇儉

工部大司光祿寺等稱器皿共一萬五千七百餘件該借銀六千八百六十餘兩時後衣帽工料銀九百四十餘兩今題唐方張索共需餉銀以千萬計將何文望呈上一熟著也

### 浙江東陽民亂

先是東陽之豐實縣許都，故尚書弘綱之孫任俠好義縣令姚孫崇借名修亂橫派各戶輸金而生都以萬計飽輸數百金孫崇大怒摘都所刺杜楊姓氏持為結黨違反執而桂格之時輸金者盈廷聞然沸亂有姚生者拉孫崇於座按之毋譚皆之群擁都為主巡按左先先聞變即調台兵行勒所至屠掠東陽義烏湯溪諸民各保鄉寨拒敵台兵大敗先先遂以許都反上聞結與推官陳子龍謂都實非反者達生負荷若來責書謝之都即率同事十二人詣杭州救獄子龍為之請先先不許悉斬之而盡隱孫崇之罪至是餘黨旬司逃兵復亂巡撫黃鳴俊疏報有音左先誘殺許都不行善政以致煽動者黃鳴俊即相檄勒撫

知戶科熊維典疏畧云臣現目前大勢即偏安亦未穩矣餉戰守四字改為異同恩怨四字一二人之用舍始以勸臣健以方鎮惟筆舌之是爭良可笑也且以匿名而逐舊臣以疎賤而奪飛章告密端自此始嗚呼之害禍者森威默者牟利人可為叛逆事可作營求先帝十七年憂勤止有嚴樹一節未免欽怨先帝厚待宗藩而聞寇先逃誰死社稷保舉換授盡是殃民先帝隆重武臣而死解敵懷十無一二叛將跋扈者皆相望先帝委任勳臣而京營稅卒徒為寇藩先帝信任內臣而開門逐敵且誅侍闈及今踵之尤甚於舊臣

誠不知何說也

兵科陳子龍疏畧云中興之主莫不身先士卒故能光復故物今陛下入國門三月矣人情泄沓無異昇平清歌漏舟之中痛飲焚犀之下臣誠不知其所終矣其始皆起於姑息一二武臣以至凡百政事皆因循遺養臣甚為之寒心也

起陞申紹芳戶部右侍郎江北督餉饒一衛兵部右侍郎統督川陝封福運總兵郭芝龍燕南安伯

陞翟式紹應天府丞徐一范鴻臚寺卿蕭士瑋光祿寺少卿起陞趙其杰右舍都御史巡撫河南

時阮大鍼出山之志甚銳馬士英借危疆為名欲以河南巡撫昇之眾議持不可乃用其杰其杰首州孝廉士英至戚也

劉澤清疏劾大學士姜曰廣左都御史劉宗周

澤清疏劾宗周勸工親征以勸播帝座奪諸將封以激變軍心再疏劾宗周疏稱莽孤臣為不臣請加重懲至是并及曰廣指其謀逆社稷其先詞竟悍甚史可法詢之四鎮皆以不知對可法遂具疏言此疏乃黎立之巧鬼澤清隨其疏言此疏實出其手因可法偶問偶混答之馬士英方快心於逐姜劉用大鍼票告云這所奏知道了不復致詰從此大槓盡倒持矣

澤清清以武大而強預舉錯之權固已悍矣至公然驅逐正人自為群奸劫命逆莫大焉當時也文武一心內外協力士英大鍼輩方相慶幸謂天下事惟所欲為矣余每笑之矣士英傑戶於江上大鍼碎身於仙霞澤清傳命於西市亦何益哉後之謀國者而明此恭當

亦惻然感傷然知刑矣

連任南京禮部主事為周鎮山東會事雷演祚

周鎮於先帝中華連言劇藉與演祚等尚自標榜而痛抑違素

中人阮大鍼恨之刺骨至是時疏授統鎮專攻二臣并及姜曰廣蓋

演祚為戶廣庚午所恥士為士吳欲借此迫迫圖曰廣之去並崇遠聞

明違矣仍書其官河明二臣之無罪也二臣無罪而逮所以著士英作威

之害也而群奸皆公樹黨罔上行私之罪昭灼不可掩矣

內批起補張使為吏部左侍郎

章正宸疏多內批用張旋非制有言前辭學龍薦葉廷秀亦徑批

陞何以寂無一言

明內批一再降矣士英第益借為翻逆案也正宸身為史臣之長

自當執法再奏不應以一疏了事然屬時內外之械已成雖有智者

亦無如之何矣是以君子痛恨於士英也

賊張獻忠圍成都破之瑞王過宮前任巡撫陳士奇等死之

春間獻賊自岳陽渡江至荊州盡奔舟楫率步騎數十萬入安州六

月陷涪州蜀王告急於南京請速發兵西勦獻賊順流至佛圖閣守

將望風而逃遂進圍重慶前任巡撫陳士奇在城盡力拒守四日而

陷獻賊屠之老幼無有存者壯丁剝耳鼻斬右手驅至各州縣不

降者視以為例自是所至解甲投降勢如破竹士奇及道府等官皆

死之瑞王從漢中避難在城破闕宮過宮

賊張獻忠破成都蜀王過宮巡撫龍文光等死之

獻賊至成都官民潰逃不能守蜀王聞宮過難巡撫龍文光登道

府各官皆死之溫江知縣施之炳已陞姚州知州陳撫留加參事掛帥

千人訓練城破自刎死推官劉士斗華陽知縣沈雲祥同日被殺

知縣賴維岳已降復殺成都知縣其維善已過矣有同年某先在賊

營招致之吳出校傷官某子俱入營中後為賊某榮天文內一語賊疑

為讖劉夫婦相對受極刑獻賊大索金帛紳士至成都皆殺之既

而懸榜試士諸士遠近爭赴賊以兵圍之擊殺千餘人遂奪有川

中偽僭大號偽改元號武以除以頭為偽丞相潘應鰲為偽中書

舍人後逆闖敗奔陝西益發兵攻漢中陷之獻賊據險自守不敢

出遣人與逆闖議和不果未幾獻賊亦死

明禮科袁彭年疏偽文政待即喻上殺將荊州紳衿開為江陵舉

人陳萬策李開先在所薦中不受偽撤萬策自經開先殉城死

加順獻新寇可法少保士英太子太師弘圖曰廣輝侯太子少保

劉澤清疏連亂之計募數十萬之兵儲數十萬之餉俗十餘萬之馬

匹器械酒糧積一二年乃可渡河惟思善日廣劉宗周不得重購為

快臣不能隨輔臣急於一渡也今北兵已入臨清會師南下闖賊已

進維陽攻密縣如此光等死兵不至河闖賊不至江不止也

淮安自路振飛王愷募集各方義士同心協力殲成華園二人主位劉

澤清公行於路數遺義士探報者指之下却按村落竊犬一室

與田仰曰夜酣飲清兵南下有問作何格禦者澤清曰吾為權立

福王而來以此地供我休息萬一有事吾自擇江南一善地去耳

陸東垣克東岳福郭正中克西岳倫俱山東副使

凌嗣範秦鳳翼東機恢復命巡撫王變編兵五岳連馳山東赴任久改

凌駟為御史巡撫山東給勅功望孔三百積 劉良佐移鎮青春

左良玉開鎮武昌在魯庫惠登相俱加都督僉事

充東兵備郭正中奏清兵下東省 貴州巡撫范鎮奏蜀魁猖獗

行將順流東下 蕪湖主事陳道昭奏鈔關稅銀被賊入署持盡

封船在在大興伯勒勒太后之營也 封共三桂父墓劉國公

馬兆義補禮科次男補福建道 考選推官吳道奇知縣吳春讓等

太監孫象賢自北來叩首留用 太監孫養性請自先催春花進火

傳太倉輪運中官群奏因群行縣擾道路以日偽太倉寺丞等

等違到 長安街通點名持帖誦誦其姓劉宗周等皆出李沾手

編兵社文援督巡捕 馬士英為汪碩德兄弟招募水師連船

連降賊臣戶部右侍郎鹿崇雅祭酒薛所蘆平陽知府張嶠然

太倉南來加恩可法少傳主兵少保

九月丁亥內批特授阮大鍼兵部添註右侍郎

安達侯柳祥昌疏奏用忠幹之臣等事奉旨阮大鍼前降見奏對

明與才畧可用朕覽群臣所進逆案大鍼並無逆語著錄時事多艱

需人幹濟著添註兵部右侍郎辦事群臣不得仍前把持攔擾

左都御史劉宗周阮大鍼追退閑居江左與亡乞獲成命有旨切責

兵部主事戶民興疏云云 意廟時宜從順虐士大夫喪志忘君幾

成官爵之同安聖 先帝末載 天子下席諸臣咸前伏而獻為獻

策以梯梁皆忠孝不明之流禍也申罪討逆司馬職也今抗顏堂上者

一逆案之阮大鍼即行撤回方何以折叛危將軍之氣古者破格求才

惟曰使禽使詐不聞曰行逆若逆案可翻則在親亦可卸周鍾諸策

皆可使才省過矣

阮大鍼從廢籍起宜書起但此書時授何不與其為廷廢也蓋曰

此 欽案問徒之人士英以社交之誼特援之因伍之中云爾或曰

先朝則忠宣郭忠介諸臣非自廢籍中惟用者歟曰忠宣諸臣或以抗

拒中璫或以觸忤權輅皆忠貞自矢者天壤雖在廢籍何損若大

鍼楊維恒等是逆案之遺孽而 先帝刑僇之餘也豈可同年語乎

詳書于冊所以著士英黨逆之罪也

內批將鳴玉梁應璫投給事中郭爾泰鑄補御史

內批陞福建副使郭之奇為正階事

陞何楷戶部左侍郎錢元慈太僕寺少卿劉若金通政司右叅議

辛卯上始御經筵

甲午大學士姜曰廣疏

乙未左都御史劉宗周罷

丙申內批例轉給事中陸朗留用

陸朗既例轉以三十金餽內府即傳旨著留用家宰徐石麟贊之內

卷一曰已進御前矣石麟具疏言朗雖私狼籍應得方轉交還內臣

臣等留非法朗即初石麟結黨欺君把持朝政無人匡理而同降御

史黃耳鼎亦疏言昔之按秦陳漢臨臣不測今之例轉徐石麒麟

暗官

嗚善人圖之紀也無善人則國從之今兩日間基劉二臣相繼進位  
隨有遼朝之事紛而起是尚得為朝廷嗚呼維東國咸置坐於  
此千載有餘痛焉

清兵入宿遷

陸王澄右倉都御史巡撫登萊

陸宗毅一張鼎近左右通政章正宸大理寺丞

馬士英請州縣童生納價免考

士英請令童生納銀准送提舉收考後漢陽知縣李思讓多非佳

不肯奉行士英奏劾罷職

聯取士大典也而導之以納價是明示以君臣父子兄弟去仁義懷

利以相謀也夫放於義惟之天下國家而可行放於利必至篡弒奪

據而後厭厭書于冊而士英賄賂厚國之罪著矣

復劉僑原官招撫供職

聯國家之敗歸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路影也劉僑降賊行賄賣黃

淵疏中已鑒言之矣乃士英毫無顧忌公行賄用其意注亂紀

日中寧復有朝廷耶故特書以著其罪

下布衣士英明于獄

奉化布衣方冀明疏政析克終事指捕馬士英等有旨送刑部問罪

聯家嚴家數為微行正字曹輔上疏極諫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

事王輔奏才重曹輔無以息浮言遂編管輔于柳州今士英孔指等

朋比為奸朝端顛覆日甚大臣不能言小臣不敢言而希承言之正

當破格授獎以勸來者而以下之干獄是士英之心猶然余深王輔

之心也故曹輔速寔而靖康之辱北兵翼明下獄而北行之禍決矣

陸宗毅左都御史掌都察院事遂致仕吏部左侍郎呂大器

再當定家功權沾今職沽爾泰大器當日阻難包藏禍心故逮

明此時事勢為何如哉僕為其事猶恐不勝乃汲之於杜忠乎況大

器原無可逮之罪乎言逮大器於沽德官之下所以著沽違意殺人

之罪也垂訓之義明矣

遼湖廣巡按御史黃澍

士英欲雪黃澍面糾之原無機可乘乃州疏直楚宗朱賊漢使上之言

澍在楚漢達案室即乘言逮問黃澍奏辦士英復事重賊漢官非劉唐

何至千里叩關 後復成漢為難官

聯黃澍面糾士英者也賊漢之疏誰不知為大錯屬州况賊漢隨翻

以推官將公然修怨而無忌矣澍豈肯從於僕乎故於澍與大器之逮

並書于冊以見清屈側之兵所縣起也而士英與沽挑禍辱國之罪

此其案也

州御史徐養心疏八省德州吳者云山東有清國巡撫方大猷在修張

安豫時則濟寧宜救王與魯為防禦閭賊使孟長庚某江陵賊獻

賊復有孔州之撤萬一順流而東九江燕湖庫庫庫不飲以金陵

為據注耶總督正法者止熊文燦耳其他一味欺誦失律之罪謂何

吏糾熊汝霖疏言獻賊現踞重慶閩賊將至成都危在順流東下

北使諸臣所恃為緩清之要着也在撫第請兵請餉望眼高懸至要

數印未頒馬價未給此何時而南京姑待乎皇上既以阮大誠為知  
兵即當置之衡要若但優游司馬之堂輒爾已饒為之何須添此  
淮揚巡撫田仰疏為劉澤清請餉有言東南餉額不滿五百萬江  
已給三百六十萬豈能以有限之財供無已之求田仰著與劉澤清  
通融措辦時澤清遣定於淮安派運壯麗無比大興土木日費千金  
田仰與之共事但知請餉而不知餉之何從用也

浙江巡撫任天成疏浙江御仲金汝驤修浚身浮偏命張鳴鳳方允  
為馬賊親往一掃未歸李桐徐家材俱從傷賊庶吉士曹鼎其屬  
陳觀學濫為賊所留止學濤痛憤自縊諸屠戮總自家臣該安客  
命驅逐原任尚寶司卿黃正賓 先帝賜登極正賓疏奏徐大化潛往  
京師奉 旨著五城巡邏阮大誠甫出山亟以此答之

大理寺卿鄭璫疏蘇批督糧道程坤才能可大用適有仰仲彭耿  
祥事要事相計有旨為部從重議處

選淑女黃氏郭氏戴氏送內命再選 太監程賢周年選近六名  
工科李維熊疏日來途過湯沸不擇配而過門皆云田王兩中貴強  
取民間女以備官侍有方士營楊家婦女少女自割母乳投井亦太  
不成養動矣

遼東陽江縣知縣孫崇文部覆其令酷激復地方疏達

陞馮廷綸福建布政使孫朝讓福建按察使  
命黃得功移鎮廬州高傑徐州總兵王元成駐安州馬進忠荊州  
左夢庚掛平賊將軍印總兵黃鼎撫寧武昌杜弘斌出鎮池太  
內閣題授中書百餘人 陞周汝璈福建左右政業事廣西按

察使 徐之樞補御史余鼎補文選司主事 楊文總監軍鎮江  
總兵黃斌卿駐九江鄭鴻遠駐鎮江黃斐駐巢石

高弘圖請開館修史人請設起居注 安遠侯柳祥昌乞侍經筵  
王揚基李乾德各戴罪陞督輔王應熊軍前督軍

馬士英奏補張成禮都督僉事充山東總兵官 如王之綱遣寇將  
軍河南南總兵官 許定國報擒獲陳州偽官惠在公署

賜降賊被殺太監李鳳翔謚恭恭子弟桂世隆錦衣千戶韓贊周  
出其門下故也 太監谷國珍奏請監司總兵以下悉勒令行屬禮

考功郎中梁羽明自陳昔年冊封福藩即陽推官朱翊辦自陳孤城  
抗賊其子常洪殉難俱奉 旨優叙 淮安生員談自陳等淮功序之

加舉人劉汝安部職方司主事宣諭四川即留督輔王應熊軍前督軍  
劉澤清疏為張鳳翔李棲鳳可預重臣之選 高傑為降賊南游

諸臣請從末城 御史黃耳鼎疏論劉宗周奏議從違有言者察明  
遣行人洪維翰督催錢糧 太監袁昇請催各處鈔關銀

太監韓贊周請大略禮物著先祿寺僧辦 高傑請公州奏與郭伯  
鑒稅助軍 河南巡撫趙其杰奏請餉銀命給銀十萬兩

諭北京舊官南來兵二部報名重用 馬士英奏張虎水戰戰功  
命鴻臚寺掌印太監高弘圖入直 存問舊輔錢士升傳冠

叙迎太后功劉孔昭等各陞一子錦衣千戶 撫寧侯朱國弼進爵  
保國公 子懷遠侯嘗延給一子文倫入監 田仰解到光時享

萬元吉回太僕寺掌印事 補徐允故侍郎沈子木一子入監 錄陳  
後一人為散騎抄沒原任福建巡撫朱一馮家產

立開細助工事例文華殿中書一千五百兩武英殿中書一千兩內閣中書二千兩待詔三千兩拔貢一千兩推知街一千兩監紀職方五千三千不年時為文語曰中書隨地有翰林滿街走監紀多如羊職方賤如狗後於千年歷貢拔一呈首掃盡江南錢糧塞兩家口

大旱

自四月不雨以七月雖在祈禱竟無滴雨蘇常尤甚高區遂不能持詩崇禎十四年旱極矣猶未若是歲為龍河水竭流震澤民饑寒可渡老人皆云百年所亦有也

遼原任簡討方以智

以智據庫辰進士加簡討銜充二王講官者御史王孫善論其既虧臣即復撰偽書以亂是非故遼

陸黃道周禮部尚書陳鼎謝德溥禮部右侍郎俱協理庶事將事

子其河衛謚忠毅

崇禎十一年冬清兵臨密雲城下河衛時為劍遼總督方與鎮監

節希紹稱等必欲飲滿百益中百歲之祝飲畢醉不能師遂遁

細清國山東巡撫方大猷承運豐沛二縣知縣胡承范胡敏光到任

子殉難大學士范景文等謚

景文文貞倪元珣文正周鳳翔文節馬世奇文忠劉理順文正李邦

華忠文施邦曜忠介王家彦忠端凌義舉忠清孟兆祥忠貞吳錫徽

忠節吳甘泉忠節中佳胤忠節慈許金鍾俱忠節陳良謨恭隱陳統

德恭節成德忠毅孟章明節聰

子殉難大學士孫承宗謚文忠已故大學士何如寵謚文端

子殉難忠安伯張慶孫等謚

慶孫忠武李國禎貞武肇永固貞愍劉大炳

子國初陶安等謚

陶世唐同俱大猷孫失忠愍王愷莊愍許環忠節胡深哀節

子時欽等謚

蔣欽忠烈陸震血陽俱忠定何遵忠節李紹賢忠端俞廷瓚忠愍

劉毅孝毅林公輔忠恪詹忠敬李瀚臣忠毅劉平甫忠順唐誠忠

潔同難忠愍張英忠壯 諸臣皆正德時死逆在劉瑾之難者

子如瞻左副都御史左光斗等謚

左光斗周朝瑞周宗建俱忠毅周起元忠肅徐昌期文貞袁化中

忠愍李應昇忠毅黃尊素忠端萬燦忠貞顧大章忠愍 諸臣皆

天啟時死逆在魏忠賢之難者

朱十月吏部尚書徐石麒罷

馬士英欲用張捷使陸邦黃耳內通疏攻之人一番居間欲陸知縣

集為吏部石麒拒之奏聞於上置下省乃再疏乞休遂罷

明臺省例轉察軍職也即使是非混淆亦必在廷諸臣據理執奏而

被廢之人不得置一辭焉今陸朝等狼藉著其例轉捕輕乃公然據

我相向干涉蔑紀莫大乎是爾及用其言而違石麒之去是導之以

犯上之逆也去順動逆所以速禍小莫豈未之聞耶再老成長謀

慮方欽以為得志國之亡也何日之有

清兵入濮州沂州

陸祥雲龍刑部尚書陳張作損太雷寺中卿提督四夷館



禮部尚書錢謙益疏懇臣報國心長專事內條列四事一曰嚴  
內治二曰定廟算三曰振紀綱四曰惜人才定廟算款內有云  
先臣孫承宗有言以文統武拙是弊注臣觀三十年文臣出鎮  
專任鮮不備敗其練有成算免奏膚功者承宗之後為士英一  
人耳一先帝以楚事付左良玉而舊疆遂復以閩事付鄭芝龍  
而賴海無虞此皆任武將之明効也臣以為此地一撫彼地增  
一督傍視衆弊無裨違事不若專任武將進取全局一以異之而  
以公忠博大之臣挈持其綱領提擬其精神庶可以坐策其成  
與惜人才款復分三事一曰資幹濟今天下動稱之才非之才也  
分門戶競愛惜修惠慈即其胸中了然如暗者之不能言覺  
之不能羅有物以限之也今世人才當推瑛劉藩之後以真心愛  
惜以公心搜訪庶可以共濟時艱臣請舉其所知有英穎特達  
之臣如蔡奕琛湯元曉祁達言何謙者謀國任事急病謀國之  
選也有老成典望之臣如唐世濟范鳳翼鄭之麟尹仲書李俊  
王相說者端委廟廊疏職鎮浮之選也其有公望者聞迴翔應  
拔者留詞臣全燈道臣陳洪謐之流也其有才品卓犖淹落可惜  
者科臣陶宗道楊兆升胡周勇道臣李嗣京李瑞和府臣李恢  
先部臣譚貞和昭封之流也伏乞 敕下吏部令廷臣各舉所  
知期於拯時厄濟世用不復以黨論異同徒滋藩籬則人才日  
出世道漸夷矣二曰雪冤滯 先帝欽定逆案所結正奄兒姪  
子獻媚贊逆之罪狀而定案諸臣未先軒輊有心上下在手故  
出故入往之而有 陛下既以贊導無據擬以大鉞而用之矣若

廣廷陞以宗藩建祠不盡題削奪者也揚雄短青糾匪至秀者  
也虞大復以冤莫左先斗幾致重譴者也吳孔嘉以報復又仇  
牽連周昌晉以持論依倚定案者也伏乞 敕下吏部詳察奉  
酌重錄用其餘各有真正冤抑如六臣者方與昭雪許其自新  
用以成 先帝懲輝之志昭國家平明之治亦泐群破黨之一  
端也三曰振流離今無都淪沒其間多忠臣志士不忘故國者  
所宜接濟安插擇其能者官之無使顛連項尾有悔來之思道  
士王崇簡建平今高揚孝廉孫奇逢等通跡畿南水鄉不臣聞  
清開闢三千餘里遣人貼書告臣誓欲結伴而來九死不悔又  
關山東河南舊臣故家結寨聚兵日夜冀王師之至朝廷可無  
以擊其心懸其望乎三輔長吏數募漢官之威儀沙州子弟號  
恟唐世之冠服臣讀史及之每為流涕伏願陛下加意救恤以  
南宗之遺絕歸正人為戒則六恢復之一指也內蔡奕琛曾以復  
社故抗疏攻臣之心知其無殊為惜之事適已釋然置之矣天下  
多事將伯助乎中流過風胡越相濟果有嫌隙固當先國家之  
急而後私况臣本無仇於奕琛乎臣親見門戶諸臣植黨營  
私新選社稷新選君父何忍復師其技智且他日獨不思見  
先帝於九京乎逆案之故入者實結春阮大鉞皆懷忱懣憂男子  
也周宗建之攻逆奄也夫鉞實贊其議安有奮臂甘目引人以  
攻奄而身反為贊導者乎實結春家居時顧大章被逮適新御  
結春舉萬錢送灑淚贈別已有有法司定案一疏解死者之辱保  
全生者於國罔幹旋推挽極苦心而反坐為罪案不亦冤乎

他如馮銓以中校終昌期周宗建被逐去位者也而不免於入房杜麗清兵備機輔投井死即者也而終不得出宮如與重慶舉及臣等以經濟相期許應舉每言其狂聲淚俱下其生平可知矣有者蔡英得楊維垣等者吏部分別酌用行奉永免太溫條陳字數踰格以從速宜詳決

時馬阮擬盡餉欽案擢用楊維垣諸人以錢為東林領袖欲令錢頭薦以塞眾議以立誘錢：遂出此疏

按竊廷際疏奏何士晉覆復王之家批學宮閣又奉孫居相力薦李三才急宜疏革者 楊維垣疏奏王之案張差之案人奉孫承宗柳河之失及寃崔呈秀失勢出疏糾奏猶公然頌逆奄曰厥臣忠厥臣不愛錢厥臣為國為民者 虞太復為南禮部時逆祠落成特往工部領對熟者 吳孔嘉拜逆奄為父得聲譽甲黃山之案貽害一郡 周昌晉疏奏經正已又奏盧化整與李希者李希生為逆奄劾傳野長安首一周二李其權莫比之語 賈繼春於逆奄播惡時疏揚左李通王安福為移宮之說逆庵康妃逆奄逆庵旨楊遵義逆庵逆庵致願大章限十日同結愛書既定就依這本上說將諸奸罪狀著文臣纂集成書頒行天下皆 馮銓導逆奄殺能廷弼因構成封疆之獄逆楊左六君子以納賄致逆賊項命其去位也以與崔呈秀爭寵呈秀潛之於逆庵故謀周之逆在山西巡撫本內果出銓正在東閣不聞有中救之事大誠難完疏云馮銓合問均難此疏云房杜麗清投井死即如出一口

命復張經原官總督北直三省軍務

經乃 先帝拔授兵部尚書降賊者自言在河北收募義勇殊逆偽官大學士王鐸係之故有是命給空孔二百安著文武

命復王永吉原官總督防河

先是家宰徐石麟疏薦朱大典王永吉馬士英以賄不至秉耒王永吉自任總督駐北都論陷朱大典駐紮狼籍 先帝嚴追未結何得贓賄報舉及王永吉賄至士英乃果官依擬用故有是命 經降虜身任中樞王永吉濫膺節鉞而皆偷生降賊正前諭所指督撫降賊情罪極重豈可列二等者也即當立肆市朝以信前旨以正國法願貪其厚賄反款而用之何歟欲使功耶則二人之功已見於天下矣欲使過耶則負罪事賊此何等過而堪再使耶廟堂籌錯如此而祈將士効死經之即奏克敵之勛是猶揚標以得塵批藉以救大國知美必無幸也

起補張孫振四川道御大學河南道印

孫振先年巡按山西糾劾學道袁經威貪污合省不平巡撫吳桂時疏保舉繼成及列孫振不職諸狀奉 先帝旨提問逮成至是阮大鍼等方與經等為難遂起孫振原官掌河南道事

大學士高弘圖罷

初弘圖家基富山東遭亂後織造無存惟一幼子自隨及入政府與父憂痛心以中興為己任及馬士英為政事：担播連工四疏乞休既罷寓居吳門僧舍幼子附村館讀書已還居會稽清帥以書招之弘圖不欲封述之野寺中以幼子托館客未幾卒

誠意伯劉孔昭弑其祖母胡氏

胡氏為劉尚忠繼妻實生菜臣尚忠卒菜臣幼孔昭父蓋臣庶出也權攝代釐蓋臣卒孔昭復據之菜臣不能無言及孔昭佐孫江講菜臣陷斃之至是胡氏出揭謂蓋臣係出婢莫氏巧害所生不廢奪嫡并列孔昭殺叔事孔昭急令人緝殺之

明臣弑君子孫父兄在官者殺無赦叔其人陳其寔汚其官而諸為皇君踰月而後舉爵今孔昭既殺叔而奪其位矣又上弑祖母此真元元巨惡凡民聞不怒也而司寇不聞聲欲逆之罪圖列不聞有濫浴之請三綱淪九法教人類於是乎絕矣嗚呼人之所以為人者以有此君臣父子之大倫也今孔昭黨邪害正此固為惡則不可以為臣以尊戚嫡濫血祖妣則不可以為子而擯執親五府之堂百官蒙之其又何諱焉然此仍書其爵以無貶詞何也曰弑祖殺叔之人其惡猶待於貶而復著乎

劉澤清殺其叔孔和

孔和或時澤清奔走其門及建都後反抑孔和役屬之一日以所作請示孔和曰好否孔和戲曰不作更好澤清色變亡何令孔和率二千人渡河思撤召至責以逗留斬之

明澤清與孔昭皆悍然操戈甘為士英等効前陰固一時之傑也而俱有殺叔之事前孔昭書爵以為不待貶以見惡今斥名澤清所以示貶乎曰吾楚人滅夏春秋不以滅同姓之罪之謂不以人理待之也今澤清殺叔視當文無少異是不以殺叔之罪之亦不以人理待之也斯得春秋之意矣

陸張提為吏部尚書

陸陳鼎為吏部左侍郎

特授欽定逆案充軍楊維垣為通政使

略告張提力薦呂純如極口辯定先帝曰他已嘗辯過只是開端不得我言乎與聖主洞曉人情之明繼也今以次獄一出而楊維垣軍要相繼冠矣維垣原任御史應書起陞而不害蓋因此

成卒也若安收於成籍者然故書特授楊維垣意可見矣而必曰欽定逆案充軍何其詞費而不憚煩也春秋之法言之重詞之復其中必有大美惡焉維垣之起是之大者也維垣出而直翻故等是日無先帝也維垣出而重中要典是再推逆賢也維垣出而更理三審是神光兩廟在天之靈咸勿妄也維垣與周維垣者之罪宜上通於天矣詞煩而不殺而誅亂臣討逆子之義最矣

趙陞朱繼祚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事蔡奕琛吏部右侍郎陞劉女行劉若金俱右僉都御史安行提督浙直市舶光由著金提督

福廣市舶光由著珠池海防

特授安部右侍郎沈大猷巡江解朝

先是高士英題楊務煩重等事內稱察閱水師尤為目前緊要既大賊素著才畧且習於江上情形尤堪是選其沿江武職不才疎防食既有日臣憑忠事守備不設若候視大猷恭虔并乞募石食都御史銜以便行事大猷隨吳疏奏曰天下事急矣北遼一舉已全被黨人斷送剩下面邊事不堪斷送矣根基初定趙屠交託凡我臣工請問趙如何勒屠如何款兵如何招入如何餽餉如何足又如何還薄鎮

如何懸屬塞衆如何換安君父之封疆與自己之性命全無置之高閣而不料理惟日從事於構閣之場不亦大夢不醒之甚哉 先帝神明英斷原非養邦之主而前此諸臣必欲結黨以勝之欲不獲履謀不克欲成用者必不得用欲去者必不合去諸臣之黨與雖成而高皇帝百戰之乾坤先帝一家之性命業已破壞崩頽矣把持懷國之臣究亦不允繼若繼溺者溺者誘者誘者其喪心從賊狼狽逃回者天誅不滿名臭身駢頭猛想其當日苦結黨以孤主勢者自己亦何便使利益之有哉其陰解職云從來巡行之後滅禍從嚴開防絕續遺破情而此深官嚴立聲名之事為佞吏所難而稍：自好者易辦耳其於制勝敵愾何預哉嗟：御桓典之駝象而破柱莫仲於犬敵充于陵之利操而陸沉沉固救乎神州正恐溺職有委去踰閭執法其間不能以寸耳又云臣自後漸生其心未老一飯之德步不負人何況君父再造之恩雖頂踵難酬之過倘犬馬不伸其報即豺狼豈食其餘此臣受事之初即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八字領與二三同志實濟之臣文苑而失之天日者也

按此年清兵南下大鐵片等要展應即投誠為清帥所薄後隨衆征閩度仙霞嶺而南下清帥今從騎自後驍之其俱隨廣燭以死嗟乎當其時諸凱也自負忠義而責備諸臣可謂至矣則宜其任事後另有一當料理中興之績彪炳天壤使轉掌諸臣死者抱愧生者頌烈可也而何任事以來仍日從事於構閣之場君父之封疆自己之性命依然置之高閣大夢不醒殆人甚焉且好飲用者如楊維禎唐世濟輩皆用矣而欲去者如姜白廣劉宗周等皆去矣

究竟高皇帝百戰之乾坤先帝一家之性命作何下落也迨至管帳者仙霞陷而不特不得與繼者溺者溺者奔逃難之名且不得與繼者賊者軍實之奉所謂皆：結黨以孤主勢自己亦何便使利益之有者大鐵又何明知而故犯之耶至於犬馬不伸其報豺狼盡食其餘及溺職負妻去踰關款注其間不能以寸等語則入何大言不慚是特為指出以儆大鏡之始

御史游有倫疏今日國事混淆離亂不知禮義廉恥為何物明知君子進退不苟故以含沙之口激之速去亦惡當人所不忍道者噴於君父之前其視皇上為何如主乎臺省中稍欲規諫即指以為詆毀相戒結舌所謂前有說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也

御史明時等疏近來章奏文武陞授皆出勅臣之口至從賊偽官備軍前蒙面求進武臣不効命謂文臣則某時今天不裁臣製文臣則某吏科都給事中張希復疏近時任事無當揆舉進等金匱穴營亦不止如往日之計其可謂則明歲之大計可以不設矣

清國章總兵入海軍駐扎詳稱攝政王發大兵四十萬南下謝各州縣預備糧料伺候  
加李成棟鎮徐得軍駐徐州李朝雲改後劄李世泰駐泗州賀撫呂駐揚州各充鎮兵官 總兵卜廷吉駐蕪湖 許定國開鎮睢州 命黃得功劉良佐各兵駐鳳陽 命王永吉駐徐州 加李良玉太子太傅 命總兵曹友恭提督黃河水師金聲桓改湖廣河南二省援勤 總兵兵五報青州陷嘉于白沙舉海將國家春下海北發 給鄭鴻達鎮海將軍印 吳衛伯堂應侯馬壽國寶等撤復命傳印給之

馬士英請賜王永吉一品斗牛服色以隆接待北使之禮 丁啟濬  
丁魁楚合奏有侍即金之役保舉二臣清撫違人持改文至而劉良  
佐所獲謹令辭待罪 丘嘉率百餘騎至安東栢永龍王遵址選嘉  
至署伏兵擒之 河南巡撫陳潛夫私自回籍命浙江撫按查明

連浙江巡按左光先

諭左光先力庇介令流毒東越著與姚孫崇俱革職提問

連原任禮部中周仲建

仲建與吳昌時同入宜典之幕宜典敗仲建指金教萬營免連閣  
之變劉製潛逃至是刑科梁 論其卑污無耻故連

劉製澤清設立水營薦降賊臣黃國琦為監軍御史胡時亨疏黃國  
琦施鳳儀補用臣實駭然黃則偽吏部掌珠封者魏則管儀仗時  
賊不可用亡國之器顧自倫千金重造此何等入而可復辱班行乎  
賜內老王承恩諡忠愍立祠以降賊拷元王之亡七卷附記

兵科王士錄奏李述柱朱元臣倫士負國有愧諸勳 南和伯方一元  
梁為降賊被殺諸勳臣朱純臣十五人請卹 戚臣李誠臣秦泰典始末

諭兵部臨淮李述祖奉命守城亡陷君亡倫生南竄者嚴議  
也可法為北歸諭德衛文策兵科給事中監高傑等

太后從人王鏞王無黨俱授指揮世襲 百戶魏棟等自言扈衛之  
勞准各陞一級 西宮舊園落成賜名慈禧殿 行人莊則敬自言曾  
事福恭王命典考選 駙馬齊賢元氣捕劉孔昭其戴功高賞不足酬  
命更禮二部再議 齊賢元氣居被火孔昭代為求助命給贊元千金  
周延儒子英封乞恩免駭馬士英奏言英封准赦免羅輔順順係親弟

有儒指駙有儒既故未完駐銀六萬兩着于江廣名下追完 有儒  
減吳昌時駐銀十五 錦衣衛馮司宗捕得江陰知縣郝明微行賄李  
沾馬士英代為之請有旨姑不究 諭吏部郝明微原非行賄准復舊  
命太監孫元德往催浙直福三省金花稅價一應年額開稅銀兩及為  
浙直清條練商價給引行並隨徵隨解 戶部尚書張有譽奏御用  
需迫請差內負分處催徵 頒戶部印單給州縣督辦賄錢

戶科陸嗣疏論徐居殷內云即王忌住為趙之龍所虐何得擅署察中  
陸嗣又疏徐石麟以巧詐文其貪劉宗周以迂腐托於正名得真才真

品如玉驪鄭瑜昇以郭鎮當無多讓 御史張孫振疏追論鄭三俊  
吳姓劉宗周并及祁彪佳 始廢張明卿疏計周鎮險惡

諭禮部百姓萬家甚無淑女者博訪細選 命韓贊周扶門嚴訪淑  
女宦家富室有隱匿者四部連坐 韓贊周請選淑女於杭州 命太  
監田成李國輔各路逐選淑女 時上深居禁中惟飲燒酒淫細女及  
伶官演戲為樂馬士英當國與劉孔昭比溺亂朝政內則韓盧田張  
外則張李楊阮兼以東平與平遂制朝權極寧忻愾使捷吏事邊  
警日見急逼群小乘時射利咸知為不久矣時有對白云劉阮非仙  
人先後劫孔光之上地年馬督當額南北銷中國之怨蒙 中 金堂

載其補兵科 張采陞精膳司員外 例轉御史黃耳男仍補奉官

御史何綸巡按淮揚王化澄巡按廣東明時巡視屯田 宣遠巡漕  
張捷題授中書百餘人又題監紀通判推官數百人 馬士英奏杜文煥  
先年戰功 改太僕寺若于南京寄寓流諸生于淮安府學

監軍楊文驤請弘佛教以扶王化 監生蔣佐上累朝寶錄

周藩安卿王駐無錫 桂王薨謚曰端 卽陽王駐卽武 官員王子  
巷墾調封 西郭王駐寧國 周藩駐汝王寓常州  
命請弘光錢

改授彭遜避爲御史還避散爲大言謂馬士英曰在忠武王大恨文  
臣者不愛錢高爵厚祿何以勸人武臣必受死方餐其身以有待  
管紀軍請平謝于宦祭英于宦官行人爲闕賊是駐拷死者  
河南勸農尚書丁啟濬罷 命文武官俸盡支本色

子殉難李邦華王童各降一子錦衣百戶世襲  
子王在晉祭葬

崇禎元年擢首入犯大同殺修甚慘在晉時爲奉兵隱匿不報焉  
御史吳玉等論劾有 旨削職回籍

予原任祭酒許六雲奏英  
士重官翰林曾供高公攀龍 贈官制中書扶掖英結獻之政唐時  
韓城當國遂共疏題奏降詔

十一月甲午清兵入海州

既敗將欲囚蓋放仍回兵洑口又沂州駐兵八萬分路南下一向  
沐陽一向卽州一向宿遷又牌行卽城縣催辦軍糧

乙未端門西旁舍火

鳳陽火 祖陵地震

大理寺卿鄭瑄罷 應天巡撫卽彪佳罷

陞王驥太僕寺卿王國賓光祿寺卿

陞何騰蛟兵部右侍郎總督川湖雲貴軍務楊鶴四部用

陞晉勳禮部右侍郎晉掌翰林院事

經正撥兵國華俱諭德沈延嘉到同升陳之邁劉正宗俱中允  
錫田仰報清兵已駐沂州哨馬至沐陽途人趙福星爲哨巡兵備統  
兵鎮守 清兵攻卽州晉卽推官沈冷之國守待救

史可法疏三月以來一兵未出臣僑員督師死不塞責黃河以北志  
樂獲糧近見北兵公然以逆和我辱我使臣是和斯之難成也我卽臥  
薪嘗膽枕戈待旦尚恐無救於事今觀廟堂作珠玉盡款且懼抵  
復之無期而偏安之未可保也不急之工役可省之煩費朝夕之  
宴飲左右之獻諛宜一切罷絕卽事閑典禮亦從儉約蓋賊一日  
不滅清一日不靖卽有宮室錦王豈能享用必皇上念刻刀操  
衆朝之精神庶乎天意可回耳

命卽鴻遠卽制江至海門 命王永吉督塞汴口 命御史蘇京

駐廟清防海 楊文聰請于金山圖山建城 黃斌卿改駐安慶  
年丑奉先殿上樞 卽劉洪廷繼兵衛 卽劉承胤右督

卽維紐德辭新任有音音其狀卽 戶科蔣萬象以回奏接餉虧俸  
獎太監高起潛冒險乘舟意可嘉 工科李清爲擄死諸臣彭瑞

預銓李逢申請卽 追論江西功蔭解學龍錦衣千戶世襲  
論吏部王孫嘉典李沾同事有勞一體優叙 劉孔昭以定東功進

徒不受馬士英奏音獎之 吏科抄奏安遠侯卽易於所屬程士達  
富貴驍贛不可進用 劉澤清薦降賊臣時款與化海海尼回

陳燕翼陞吏科右錢增兵科左兵部督補工部屈勳補吏科高  
允在晉個補御史 御史沈向巡按潮廣 王變爲五品引罪

限中官糧運三萬兩當駐一萬兩下戶部措辦 命蘇撫心田大翼山  
給浙江經兵王之仁鎮倭將軍印 孫毓汶奏封懷寧侯補給鐵券  
馬士英請如九江道取廷輝太僕寺卿令往雲南調臨安王司沙定  
洲兵馬一萬從建昌入川九之使沙兵至省城為亂地鎮皆定沙遂  
入省城據之 馬士英請推酒餉下行之  
停冬至卯祀

癸丑上不豫命馬士英大閱

上疾幾殆閣臣入候祥奄竊：有所指畫良久乃退時上崇飲好嬖  
出群奄田成為最大臣皆因之國寵政以賄成人為之語曰食君之  
割長弓登王柱求田方得祿買馬即為官

陸降承翔兵部尚書總督浙直軍務蘇松巡撫  
陸虞若勝李永茂俱右侍郎御史巡撫鳳陽南賴  
還原任昌平巡撫而何謙等

御史沈家荃疏張紹賢王永吉何謙五祖德黃希憲曹化龍馬士  
英等皆結於水吉竟究何謙等法司提問

追贈典宗子題為其倖王姓為衡魁王史為檢衷王孫大奎為恭監太  
子文為厚懷王

予已故翰林沈應學等諡

懋學文即集諸文瑞張邦紀文懿陳仁錫文莊

楊學王移居台州 穎州生自靈鴻上元政曆 高傑請籍沒周廷儒  
財產不允 劉澤清請禁巡按訪拿奸惡 清兵萬騎下河南  
陸孝希派兵部右侍郎尹仲顏先祖太常寺少卿俱添註

十二月陸高斗樞李乾德暨貳部俱右侍郎御史巡撫湖廣四川廣西  
福建右參議夏高綱助餉達之

高綱為漳州分守道進贖銀萬金助餉馬士英怒其不以充稅候而  
公家之急也果言以迫臣而捐萬金操守可知況汀寇猖獗貽地  
方著革職提問

明高綱以助餉被逮誠非其罪然使尚綱廉以律已惠以字民雖  
馬即之罪難免而漳海之寒流自韻士英將以何罪之之乎上書  
助餉下書逮者是綱上與有罪焉蓋規之以瑞本清源之意也

乙巳北使陳洪範南還兵部右侍郎左懋第不屈被執

懋第等奉使北行八月至滄州洪範遣人先致吳三桂封冊王桂不  
敢封賊奉攝政王清撫方大猷示以攝政王今有奉使不齊敬之語  
九月至天津原任錦衣路養性為津撫遣兵相迎至楊村士人曹選  
金鍾孫王繼揚見言報國之志懋第等以參謀至河而務實重王  
言贊二人名帖送內院四言馮銓樹陸等辭色俱薄却帖不收十月進  
至張家灣聞以四夷館處使臣行屬國進見之禮恭謙陳用樞曰  
此事所聞甚大不可不多涉洪範無言懋第力爭乃改鴻臚寺十二日  
奉御書入正陽門隨宿鴻臚寺閣防其嚴水不逾十四日內院則  
令樞什十餘人乘美服佩刀直登寺堂跪上堅指地下讓令懋第等  
坐大聲詰責指江南不度使立天子且曰毋多言我將十月下江南懋  
第一：抗拒聲色俱厲剛榜詔而去明日復來言如前懋第終不  
屈乃持國書銀幣去懋第遣參謀陳用樞以謁 陵展改葬 先  
帝 先后諸供不許遂陳太宰於手廳率將士更三日二十七日有

數十騎來達行出永定門十一月朔至天津設養性有私於二人劉職建聞四日至滄州十里鋪忽數騎追越第執之四京止太醫院逼禁甚嚴第上攝政王敢不報時從行者自分南北劉將張文才楊達春劉英止滄州洪範而行至濟寧北共始還洪範入見言清必南下馬士英惡之曰有四鎮在何處馬

明必如美公之氣攝三軍而後還測之盟可固必如志武之威震兩河而後紹興之和可成今也武臣但知一逃文臣止辦一降國事尚堪問乎書以範南歸而北行之禍決矣若夫受命而出有死無還第誠不辱君命哉書官書不屈被執所以著其節也

### 楊維垣疏請重中 三朝要典

維垣疏云張差風廟強坐為刺客者王之案也李可灼紅丸誣之行賄者孫慎行之李選侍移宮造為毒虐之詩者楊建也劉鴻訓文某因快心驅除其已其於君父何如也此要典一書重頌天下必事緩也今要典已為黨人所毀乞命禮部購付史館

### 楊維垣論故輔韓爌并請卹用劉廷元等

疏云韓爌之再相也舉國皆推重之獨己不肯附和己之變有一非爌所召者乎只造得一本不公之逆案臣與阮大鍼皆以不附楊左而入乞皇上重復審定有劉廷元徐紹吉霍維華呂純如徐大化賈繼春徐揚先岳履聲雪之而卹之周昌香徐復陽虞廷陞郭如蘭曹公陳以瑞李萬庸雪之而用之王永光唐世濟章光岳許鼎臣楊兆祚東弘勳徐卿柏水佳胤修慎此案者亦宜卹之用之有旨下部謹按當時楊維垣錄成籍版置九列於國家安危大計不聞有數陳

惟以背君父載逆貲為第一義此何說乎至以己之變為贖罪是時頗為首輔誠當為法受過矣但丙子之變為首輔者溫體仁也體仁又以城守加恩矣戊寅之變為首輔者薛國瓚也國瓚今且公然訟冤矣其體仁之時秦晉豫楚處地皆賦甲戌之楊震驚 鳳連殺之於塘何嘗天淵今體仁削謫則舉朝屈辱維垣不聞糾正也逆貲既敗維垣跪奏崔崔有猶公然推重曰厥臣忠厥臣公厥臣為國為民豈得不入逆案乎推重在逆貲自應不肯附和蒲州自應與楊左相迥又何待言耶嗚呼 三朝要典是逆貲之私書 先帝所鑒敗者也在大鍼則曰要典具在可覆按在維垣則曰要典一書重頌天下必不容緩豈不天日昭之今甲申之序尤其意直當追復逆貲率國之爵者宜生祠蓋還舊觀而 先帝卹贈楊建諸臣皆行刺者而後快於心歟孟子曰是郭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將相食不得長江決險而後知 高皇之不祀也嗚呼下僧大悲乎鎮撫司

大悲係故徐濟藩宗人狂言受 先帝命已復王爵又狂言 先帝實未受焉指斥上云云以次趙之龍糾奏奏聞遂下詔伏刑部尚書解學龍奏上從賊於崇

一等鷹礮宋金如等二等秋決元時亨等三等應敘贖陳名夏等四等改贖王孫忠等五等從贖錢位坤等六等杖贖潘同春等存疑另議翁允益等 又奏請寬赦郭倫生諸臣如何瑞徵張若麒楊規光兇孽雅熊文舉等二十人應候三年定奪 聯閣連犯順禍延 九廟爾時在廷諸臣雖事放未學不能滅此



朝食而謀不避難自當舍生取義預泥首賊廷亡悔搖尾惡莫大焉  
為司徒者正當申明刑典詳諸市朝其寬跡避方者亦當坐家為以叛  
逆之律庶法紀整肅而人心震懾矣今乃徇於情面各于利慾竟察  
從寬政何耶是戾賊何事而云議贖命也受何名存疑清真非確  
何待三年學龍此舉深負其職矣故書其官以著其職法之罪  
鉅高傑為舊臣舊道周易應昌王志道解龍劉同外章正宸賴  
士春為眾正吳桂鄭三俊為萬世瞻仰金光宋家安撫無悅社稷臣  
金聲沈正宗夙儲經濟史可法初至傑督中頗為兩困竭力調劑  
乃得相安久之傑且願為史用此疏之所錄來也實得切劉澤清  
皆欲與傑為難士英知傑之向史也心厭之矣

張縉分委諸將防河寧陵以東至壽德屬王之綱寧陵以西至蘭陽  
屬許定國祥符以西至汜水屬劉洪起河誰屬李際遇

馬士英奏劉孔昭實心定策劉澤清張文光密議功忠隨自票音孔  
昭澤清俱進侯爵文光如京卿用 委遠侯柳作昌自言定策功萬宗之  
命王永吉聯絡高傑劉澤清張縉分分布河北黃得功劉良佐移  
駐近地以援宿衛 馬士英保薦國員等悉加總兵銜 進馬士英少  
師 命史可法合兵援卅州 命都督年文燾鼓銳先赴施州 劉澤清  
萬舉降賊臣時敏乞仍以兵科開元大羅山 陸賈登聯四川總兵  
如原任大學士錢士升太子太保陸孫濟中書舍人 馬士英追叙巨盜  
程繼孔功史可法太傅高傑太子太傅 子監孫象賢孫珍弟孫隆  
錦衣世襲 復王永光光祿思仁原官 定勇衛營萬五千人  
監軍宋劄請採礦銅陵 馬士英奏酌酒之家每斤定稅一文

琉球使臣金應元入朝以世子尚賢襲位來告 荆王寓居九江

義陽王駐太倉 崇王世子慈倫寓居溫州 馬鳴寔陞湖廣參議

封于諱為驍安伯遣大僕主簿陳濟士致祭 倪嘉慶陞利科右

唐庚人掌鍵乘復士濟不許命唐庚應之平禦 馬士英追叙巨盜程

繼孔功史可法太傅高傑太子太傅

上居與寧宮慨然不樂太監韓贊問宮新宮宜誰上尚梨園陳少佳

者贊問注曰臣謂陛下追思皇考耳乃作此起耶

史料抄恭陳爾爾端有諸臣心腹臣之心語爾慎行公掛吏議大

計處分楊兆升亦係察處之人近皆薦抄出慎之

卹贈宋學朱大理寺少卿

崇禎十二年正月清兵臨濟南學朱以巡按檄守城破死之

特授欽定逆案問徒吳孔嘉為翰林院編修

復陳祖苞原官

崇禎十一年冬清兵直入畿內祖苞時為順天巡撫與東撫顧祖

保撫張其平俱以失事被逮祖苞自盡獄中張縉督正法

進子俞通海等贈諡

贈俞通海萬國公聖能平陽伯俱謚忠烈謝貴貴山伯莊得分水

伯俱謚忠烈馬宣全叔伯謚貞壯朱繼令山伯謚壯慈

子方孝儒等諡

諡孝儒文正翁泰黃子澄張為廣原質俱卹慈陳迪景清胡問俱

忠烈鐵鉉忠襄王叔英文忠恭昭剛烈高翔才大方陳思賢俞達辰

俱忠忠葉福卹忠周是修王良俱貞毅練子安徐穆祖車故俱忠貞

王良廖昇俱文節黃鉞忠獻曹鳳韶高魏俱忠毅戴德彝魏冕俱  
毅直姚岳顏伯璉忠惠鄒理貞慈陳性善忠節黃誠果慈胡子昭介  
應劉璟剛節黃觀文忠夏間工科李清曾育疏請至是部覆行之  
庫辰命婦入賀

公未殺布衣何光顯於市

光顯疏請誅奸臣馬士英劉孔昭命戮于市籍其家

明末太學生陳東請誅崇禎等六人請留李綱而罷黃潛善汪

伯彥適撫州布衣歐陽澈伏闕上書極詆用事大臣乃同斬于

市迄今東澈之名千古猶生崇禎之奸婦孺皆得指其名而

之以彼較此孰得孰失書殺布衣何光顯者故無罪

孔昭之惡真國人皆曰可殺者矣



甲乙事案卷下

弘光元年春正月壬辰流星入紫宮

聯按中宮為天樞宮等三星主三宮末大星為正妃

之屬環以匡衛十二星為藩臣皆曰紫宮其餘星各有舍迥迤疾徐

或守其度反則為災王者歲有五春四時之始而流星突犯其宮是以

下犯上君臣皆失其據也使爾時為君者臣者過災而懼痛自脩省

庶可挽回萬一傾泄然惟酒色是奉皆貽是宗社恐是國坐至國

事於元解也悲夫

癸巳大雪震電

聯按公九年正月大雨震電春秋志之謂雪未可以出電未可以

見而大雪電此陰陽失度人為感之也康侯氏遂指公子慶之詳鍾

巫之使以為驗今馬士英等援前奸黨分據要道賄賂公行康恥道

喪人事舛戾而天象應之故立春之日定有流星入紫宮之異次日

復有大雪震電之災不事載而清騎長驅留都失守奸士傾收國家

之禍一至此挫孰謂天道無徵哉

特起欽定逆案閣住郭如蘭為給事中周昌晉為御史

特起欽定逆案閣住度大復為浙江台州兵備副使

命三法司嚴鞠妖僧大悲

北鎮撫司掌刑指揮會事許世道謹奏為投獲妖僧等事據錦衣

衛掌衛事都督同知馮可宗具奏前事內閣經督京察我政所擬僧

趙之龍奏前事云云奉旨大悲妖言無忌被擒之日即有匿名文帖

與相結應是風癩野僧違害供未盡奸情着拿送鎮撫司嚴刑

密審具奏欽此隨將大悲月光提到隔別研審據大悲口供年三十五

歲係蘇州府休寧縣商山水舉村人父名東世妙存日會看地理母吳

氏生出口故悲至三歲父亦身故十五歲到蘇州楓橋永明庵投拜

僧環翠為師又說崇禎十二年

先帝封悲為齊王十五年六

月到鎮江銀山寺甘露亭與桂王相會相約都院留悲在樹不住又四

蘇州在齊門北禪寺住十七年二月又至瓜州四月初八日過江父在

甘露寺住三日十一日見潞王住在館驛亭悲不曾見面跟隨王

船經丹陽至無錫一路上見潞王好施捨僧跟至海會庵有承

奉李公先來與悲叩頭悲直受後來潞王來拜悲自思潞王是悲

長輩當尊他一步悲下位迎接潞王見悲下來隨說悲無道學轉身

回去面見潞王手指甲甚長後來潞王却又與悲披紅認為一家承

奉李公陪坐至五月初五日在放生池相別又回蘇州李承奉人見

悲面請悲上舡托悲上南京來探聽消息保潞王悲不肯來素說

這野毛僧屢請他上舡作怪不來悲聞知即上慈航天童寺削髮

修行六月被本地道府縣官不容逐出七月又回杭州有潞王差兵

迎接去八月至常熟北門外住十月初三到南京在報恩寺住十

五日被本寺僧官逐出十一月二十日潛往琉璃密芙蓉巷十二月十

一日到清江灣有空舡一隻悲自駕佛路王欽差王帝封皮為號

貼在舡上十二日晚遇今在官僧月光在張道人家同吃齋住了二夜

十三日被都督拿住當日同衆都督十二三人親驗過大悲自

造履歷一本黃紙寬半一張內開十五款悲在琉璃密寫明者開詳

細盡在一本簿內供是實情又據月光口供年四十一歲係湖廣鳳

寧縣人自幼出家來到南京住了五年在右城門外圓融內居住名盧奉化齋僧本月十二日在挑水張道人家吃齋偶見今在官大悲寒苦隨同同齋番實不知他是甚麼人等聞知不覺驚指隨移文戒政衙門聞訃大悲腹歷冤辜隨接戒政衙門密送大悲自道薄九件到司臣等聞着自攝聖僧大悲和尚則為天下第一至三十歲即成活佛又云封為齊王等語人有欺侮洩露天機十五款大罪等語其為妖僧無疑矣但前供內與路藩拜見有李承奉叫悲上堂探聽消息又奉有嚴利密審具奏之言事聞重大臣等敢不細加研審又將大悲目光提出夾審即問悲拿你之口有匿名文帖是誰寫的悲云此帖我實不知臣又行敲審微說路王施恩於百姓人：眼他又齋僧好道該與他做正位封我為路王故悲於六月間有兵部申蘇州人議保路王等語臣問悲該保者却係何人悲云止將我追迫的說出其餘不知是何名姓臣再三抄審又說昨十一月二十日聞有錢亦係蘇州人在聖廟內讀保路王等情臣又問同議者何人悲云止知錢家名字餘不知是誰臣又問該保如何行事悲云結之在事各官與路府相為者少都是馬蘭部的人權柄在他手裡象人都怕他不敢行臣又問與路府相為各官是誰悲云止聞說有人不知姓名難以指實不敢妄招臣再四刑審全然不言再無別情吐出臣隨將月光夾審光說止與大悲同齋一宿實不知清就夾死也是冤枉臣即令與大悲對質悲云云月光實不知情據此該臣看得妖僧大悲自幼投師應被逐其品行者甚矣後德潞藩好佛獨於家見擅自搶掠追李承奉之叩首蒙潞王之披紅愈起妄擬稱佛攝王擅用

十三泰則指詩舉卿官北恒姚思善等先誠葉廷秀等正家王重  
熊惟典陳子龍鮑汝霖等均有倫成勇王對等凡海內人望竟羅無遺  
從父懷亨時官中書張孫拉已具疏特糾直欲以從父為汪文官矣  
結馮竟請正馬士英士英請居時與從父曾以詩文往來遂力正之從  
父即休致歸里士英意不欲為已甚乃止就大莊定獄焉  
御史可法疏陳潛天報清後王日孟縣渡河約五六千騎步卒尚在懷  
慶欲往潼關暗奉際遇接引據此則李際遇附清確然矣況攻祁之師  
未遑清豈一則忘江北哉請命高傑提兵二萬與張縉序直抵開  
維據虎牢創良佐防宿御史陳蓋往調然兵五千已催令發到  
又奏清兵已入彰陽河南撫按俱還避於顯寧二州  
時當除夕上躬自張燈太監韓贊周諫曰天下事正難措手取薪嘗  
胆猶恐不勝乃躬此瑣事乎上曰天下事有老馬在汝不無多言  
卿等遂申為太僕寺少卿

順寧師失守其抗節投命者自當優以全卹其負國辱身者自當加  
以重刑其已屈膝投誠而不免拷掠死者亦當以從賊論供無容贅  
已乃有志逆未判而遽斃於拷掠者宜何以處之曰志逆未判則集  
忠之典偏命之誅兩無可施似宜另為一局今遂中有言其曾屈膝  
矣且位不過部郎而持案以僕少何耶若卿而不書原官明不當卿  
也然果有懷忠而混入者奈何必也肆口罵賊心事較然如顧中山  
段司農之傳皆可提殉節之典旌之爾  
起補楊兆升為給事中袁弘勳馮志京張茂祐為御史  
陸鍾斗為太常寺少卿葉廷秀為光祿寺少卿各添註

刑部尚書解學龍奏請從賊六案以整極傳利  
明重獄必三奏者俱失入也愚典必停刑省常大慶也今從賊之人何  
疑可矜何恩可推而後登極例以請乎則今智略一至於此學龍之  
末路慘矣凡此皆直書其事而慈自見者也  
御史可法疏北使既還和議已無成矣而以全力禦賊而不足今復  
分以禦清矣唐宋門戶之禍與國終始以意氣相激化成惡仇有職  
之士方以為危身之場而無識之人轉以為快意之計孰有其哉  
我君父覆我邦家者不此之仇而脩睦睦之徵真不知顧矣此臣  
所望於廟堂也 先帝之待諸鎮何等厚恩皇上之封諸鎮何等  
隆通諸鎮之不能救難何等罪過釋此不問而日尋干戈於心思乎  
和不咸惟有戰之非諸將之事而誰事也聞外視廟堂廟堂視上  
尤望深思痛憤無然泄泄昔古人有言致治本乎人情今日之人情亦  
大可見矣  
于原任御史知銜太僕寺少卿陸獻明隆一子入監  
馬士英請進錄其巡按貴州之功也  
丁酉許定國請與平伯高傑殺之以其眾叛降于清張縉序走免  
四鎮之開藩也許定國上疏言當得功刻澤清劉良佐皆起於行伍  
列士是兵高傑乃賊也何故亦蒙列士之賞隨有人路之於傑而定  
國正盜傑標下國得授誠於傑謂此既係人捏名巧施捏騙今主將殺  
國耳國死不知情也因噎廢食皆係傑意始解去冬傑北征至瑞德昭  
定國千金幣百匹定國請宴傑解之強之再四傑從五百鐵騎自衛  
定國置酒其豐鐵騎皆沉醉不能持兵必定國預於屋外復置以新

四鼓先入設傳得其音以出縱火盡焚諸鐵騎而率眾降於清總督張鐸考監軍李昇走免

一說高傑初與李自成同夥作賊自成掠和之為傑獲內營因私和氏竊之而逃降於總督孫傳庭為其先鋒遂至利將營傑作賊時曾討討定國村殺其一家惟定國倖免後定國同為利將秘而不言陽與傑交好願以睢州讓之傑不之疑至是設宴傑伏甲於室

夜半伏甲起發傑剖心以祭其先

明末鄭環為呂社所擄勢不容殺社殺社勢不容不降元然終難逃叛逆之罪今定國與傑同拜爵於朝雖有社恐非有騎虎之勢也顧假托宴會戕害主帥叛逆之惡較之於環殆又甚焉故削其官書日書誘書叛以著其罪歸者遇過關則降今過叛將則逃可賊書矣故亦削其官以貶之

命吏部右侍郎蔡英孫原官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工科給事中李清為祖欽定此案開任李忠誠辦完

忠誠轉翰林例轉福建副使與呂純如此而媚稅監高案有違賢用事仍復舊官歷陞禮部尚書頃美疏內有純忠體國大業臣時等語

河南右布政使充等三千金饒在秀謀陞京卿為遷卒所編思誠寓與王秀比隣乃却罪於忠誠得旨革職為民至是李清疏辦誤入逆案命下部議諭月李喬再疏辦完復原官

明李清欲辦三千金之誣則可欲辦入逆案之冤則不可純忠體國大業臣時此何等語尚以為不當入即孟子曰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嗚呼自矜其不不明於是愚者還禮以為考證者欺佞以為忠

偏避愈巧道理愈甚而斯民之直道不得失矣

起陞部之麟為應天府丞陞馬思理左通政添註張時暢尚寶司丞

起補唐世濟左都御史官右都御史事

予已故登萊巡撫陳應元隆一子入監

應元錄布政使巡撫以布政事被糾去位僑寓南京與馬士英相善故進子隆典

贈已故秦改楊師孔為禮部右侍郎

師孔與已故秦改陳克言曾侍福恭王者師孔係士英姻戚故進

贈典元言以無援部寢其奏

陞萬寅亮為大理寺卿劉應省太常寺卿李清大理寺丞添註

予已故大學士丁紹軾隆一子入監

紹軾於逆賢時與黃立極馮銓同日廢立未幾卒於官

贈授欽定逆案附徒徐復陽為御史

予安遠侯柳祚昌隆一子入監

解學龍罷

御史張孫振振從賊一案明諭法宜從重大司寇孫此三尺推讓半

年人出脫北來諸人乃賊弁之而非非弁賊而果學龍志意侮文

乞勒勒宋國弼六疏奏學龍言法不公有者解任回籍

明夫人必自悔而後人悔之從賊一案學龍誠何以自解孫振國弼

其人雖邪而其言則正也故於學龍去位削其官以貶之

雪原任蘇州府推官周之夔罪

之憂在任日以軍軍儲事與太倉張得張來相逆二張從一州起見

之更從一府起見衆為調停已息事矣然而之交又揭二張及知州劉士斗於總漕總漕下其揭於府於是衆論大譁謂已就調停而復暗揭之險險孰甚之變士斗等不安其位同時罷去既大城方欲修德復注諸人之變以舊憾頗効有能故官其罪而起授給事中劉寧南候左良玉既請留撫臣何騰蛟有旨五省然督之故不惟恢復荆襄且以接應已前賄校候高斗端列日方付移鎮上得天財庫內內監五十三人進宮演劇飲酒上醉後淫死重女二人擡出北安門嗣後屢有之久而不復擡出

啟宇與新推恩大學士馬士英王鐸王應熊史可法尚書何騰瑞侍郎高倬劉士禎給事中李繼樞御史游有倫周元泰主事朱日燦秦組襄各賜銀幣有呈太監韓贊周盧九德劉文忠屈尚忠田成喬尚張執中王望墓高起潛孫尚賢車天祥谷國珍何志孔趙興邦李燦蘇養性諸進朝孫珍李國輔銀幣外各隆第姪錦水衛指揮諭利邦來一鴻年為大臣多歲厚亡致男進比大表婦婦之體其入官七萬外田宅好值幾何九千六百畝之外有無餘產者撫按察明原任太平府推官胡爾慎疏稱而閩閩即等事有旨壬午南閩閩即濫行婚紳子弟幾於半榜公議沸騰何止周有儒一人胡爾慎已經薄處姑不究

史可法上疏求速言衛胤文一事據之揭謂臣為替虎欲召臣還朝大臣討賊未效妄與入直辦事雖至急計不出此遺臣父之懷屬閩命之隆千難萬苦臣惟自甘上慰親之

而寶司丞耿章光疏為父如祀辨究下部察議

督餉侍郎申紹芳疏兩淮運司解銀萬兩為鄭彩截留乞軟禁止命御史凌烟巡按河南給吏兵二部空批以待失裁南陽者馬士英奏請加楊崇著左都督及馬進忠王允成並加太子太保太監高起潛奏請加冊陽練湖歲可得五萬金又請於浦口建墩臺太監孫家賢奏兩浙巡鹽李楚光銀二十六萬兩不許報竣戶部尚書張有譽奏舊制錢糧俱經解部然後派發乞註為今又奏酌定白糧每石折價一兩三錢

劉孔昭疏請並未嘗到王孫藩福前商量定案孫藩前奏欺罔大為無耻劉憲章聞變逃自富興余日新同議

忭城伯趙之龍疏言章服違制有旨武臣自公侯伯以下非賜着與並遵制騎馬坐轎斗牛非奉使麒麟白澤非勳爵俱不許借用然都督林純誥命趙江浦人善星衛馬士英請居日卜其大用至是薦授中書平年間溫濟一品侍王趙事

主事李爾育奉旨宣諭劉洪起李際遇三張縉彥於睢陽不見二人進師

御史黃昇男疏薦原任巡撫李喬等 授貢生韓詩職方司主事劉澤清塘報清兵攻祁州署印推官沈冷之堅守十四日乃退河南副總兵郭從寬擒長葛縣偽官朱獻 劉洪起塘報擊賊於襄城俘斬五百餘人 史可法奏薦賀靈劉湘客入奏擇將守邦鄭新請全撥蘇州關稅作軍餉有旨許其半 上林監丞賀儒修疏論督紹寧貪婪陰奸有旨不必苛求 御史劉光斗疏請鑒別大臣有首喪類庸鈍者自行引退 戎政張國維少詹吳偉業給假回籍

詔諭太監田成者或嘉杭二府遠選淑女自或入浙民間嫁娶裁畫  
久未有人故有是諭

迎神祖御容入宮 申午修奉先殿及午門左右掖門 甲辰內暨

進宮演戲 周府選平王昭悅請往河南招集義勇不許 制丹陽

陸路視良卿例給卹符 禁宗室入京

補丁元吏科方士亮刑科陸余繼督勦司負外戴英工科左補

錢增刑科陸松江知府陳亨為蘇杭督糧道副使 陸即趙明錄

雲南提學黎永慶貴州提學 吳希哲補工科 陸文士即雲南右

布政王夢錫刑部大志甘維燦浙江廣東雲南各按察使 真入張應

真入朝 御史黃耳內巡視上下江 譚桂玉白瑞 陸麗承龍湖廣

右布政唐良勳徽寧兵備副使田有年貴州驛傳道副使

二月加阮大鍼兵部尚書協理部事故陳盟吏部左侍郎

起陸王志道吏部右侍郎李長春太僕寺少卿添註

起陸錢繼登光祿寺少卿周瑞鈞尚書司少卿各添註

贈已故侍郎張守道工部尚書滿任右都御史各隆一子入監

贈已故南京太僕寺卿丘永嘉右副都御史陸一子入監

守道於逆賢時官工部右侍郎馮任縣監司陸巡撫奏發報罷奉嘉

以板復漂永功錄司務起陸巡撫年為鎮臣所訐遠南太僕以去

奉嘉與士英同御守道無任則皆家兄之力也

陸王顯為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

子已故大學士朱國祥陸一子入監

贈原任南京祭酒許士泰正慶事陸一子入監

陸監軍給事中衛傑文為兵部右侍郎統督高營與銅  
高傑死所部疑懼仇文與傑同鄉朝議用以為廢之

調浙江巡按彭遇庭于淮陽

遇庭奏未進士避亂南渡者附為士英性誕議起授職方主事改

御史自任募兵十萬或問餉安出曰搜括可辦也經撫任即移家入

浙縱奴強掠市錢民為罷市巡撫張秉貞以聞士英以遇庭違才改

調淮陽而調淮陽巡按何給于浙江

起補葉紹顯太僕寺卿性吳本泰尚書司丞添註

禮部署部事左侍郎管紹寧上 皇太子及二王謹

去夏劉澤清奏有典史顧元齡自北都出傳言 皇太子薨於亂軍

中二王遇害于二條巷朱國綱趙之龍隨令疏請上 太子二王謹

紹寧復疏言 東宮雖然遇害請於明年二月為 東宮制服奉

李清疏請修 先帝實錄改易 廟號并備上定 東宮三王謹是

紹寧上 皇太子謹曰獻愍永王謹曰悼定王謹曰哀

原任山西巡撫蔡懋德男方燿上疏請卹不許

方燿為父請卹有言懋德縱賊渡河一死何請不准卹

明君子平其政則人心平人心平則天下平懋德身膺鉞鉞不能滅

賊雅與賊俱碎死公償責不准請卹是已顧戍寨門失機一案英

阿衡身與鎮監捧賜置罪書於高閣陳祖豈不急諸繫隘口致即邑

之連陷濟南之更禍及德藩家學未實為居守而或不之謹或贈

之官胡獨於懋德蒙此嚴旨則懋德家貧之所致也嗚呼豈無辜

何以勒阻舉動如此真可長太息者矣



雪劉崇罪

崇於崇禎六年任河道總督時運道漕汴門下士相抗黃之振自宿遷起至徐州則擊新河結用帑成耗破金錢無算八年與中河郭中胡建同遭後崇嗣魁於欽胡建於十二年詔法

順天守提督破賊糧律令甚嚴 先帝方以崇朝未忘法為恨乃敢言雪乎若以事屬即官無縱河者無預假使河工告成論功行賞將不盡歸功於即官而終河不預其賞即比事以觀而士英之欺

居茂制狗私撓注之罪著矣

閩賊李自成四攻鄧陽守將王光恩禦却之

先是光恩守鄧陽道關分兵接承德諸郡遂圍鄧陽光恩與撫徐啟元守道高平樞禦之固守不下其再攻也光恩甚苦於隘口賊營於城下伐木積與岩平光恩縱火焚木賊不得近賊用砲攻營隨砲

墮則光恩以泥塗板護之且守且築賊雖壯士破其營賊驚而還其三攻也賊以大舟載火砲迴而上旌旗相望三百餘里光恩投水

於漢江最深處而以輕舟往來截賊後以舟載硝磺油藥因風縱火順流入賊營賊舟火皆燬俱奔每舟路而走光恩令別將循江

救護賊盡排擠入江三水為赤至是四攻賊眾二十萬水陸並進光恩違別將禦之於江渚自率輕騎營於郭外分布步兵伏礮莽間賊

至路險不得馳突而步卒出沒如神獲募壯兵特於礮舉火恭差上下光恩親帥死士短兵直衝賊營而伏兵於山下喊聲振天賊眾

大潰光恩乃循江而迴搗賊水營光恩道其前違別將乘其後賊奔舟往北岸走光恩盡得其精騎飛艇賊自是不敢復窺鄧矣次年光

恩死於國難以忘節終

睨光恩賊也既已委贄於朝即俸力固守奮忠救賊逆閹難扶數十萬之眾不敢正視至今言之猶凜有生氣焉彼頑風鼠之節撫

也況撫也偷生辱國之本兵之督撫也何其中無一光恩哉使朝廷得若人數輩令之建牙專閫曾何盜賊逆種之足虞乎是以君子痛恨

於當國者之蔽賢也

正法太監劉元斌王裕民登彝各陰弟姓錦水衛指揮

睨元斌不戢軍士縱賊殃民 先帝責其罪而誅之裕民則以元斌併及者也此而得蒙卹典是直以 先帝為失刑有愆其君父之心

此履霜之漸狀父與君之萌春秋之所謹也故書

鉅史可法諸該提督以李本身為之主有言與平有子朕豈忍以兵馬

信地選授他人前著伊妻親衛衛衛文料理何必又止提督

高傑妻郭氏上疏請卹死之所部將士仍聽郭氏子高元爵統領

去歲黃得功與高傑爭揚州而開至是欲向揚州紆急馬士英奏之上諭大臣先國事而後私憾得功若向揚州致高營兵將并信東領

侯唐東源渡河罪將誰任諸藩各恪守臣即不得任意諭總兵牟文綬以住江上大肆騷擾戶部所分之餉何不速發坐視

訕毒者即將該謀拉補佐兵速行諭部院指節原聽民樂輸抄沒乃朝廷偶行豈刁民獻媚報仇之事

宗藩動成武巨須敬禮士大夫與士大夫相安不得聽奸人撥置非法固利 馬士英奏請免朱一馮籍沒 又奏唐元甲補授中書

諭阮大鍼江上奸人出沒亂兵縱橫以致商旅梗塞不可不嚴修

劉澤清黃得功劉良佐合謀高傑從無寸功輒稱誨教上大怒除大  
患史可法欲令其子承襲又欲李本貞為提督是何肺腑倘謀賊之  
臣等實不能相安矣

諭史可法卿已歸揚解論黃得功等各降信地何必與妻婦孤兒爭  
據河上防禦責成王永吉樹胤文料理

諭吏部吏貪民困全蘇撫按婪賄廣西撫按林贊李仲熊王軒事情  
逗閑已久虛費應與立剏何必復行外勘以滋延宕

諭止雲貴總督李若星勤王如已到當德即留兵糧何騰蛟  
考選林有本沈應昌張利氏韓捷祖徐方來莊則敬蔣鳴玉錢源英

連俱給事中王錫震夏鍾憲王太捷畢十臣張兆熊郭貞和魏英春桂  
王懷俱御史吏部覆除群賊功加馬士英太保王鐸少傅

刑部給事中馬嘉植廣東廣西道副使御史沈宸泰蘇松興德倉事高  
允莊江西湖西道倉事吏部令曉廣東水利道古恭讓

乙丑上始御經筵

兵部右侍郎徐人龍錄聞事罷  
特予欽定逆軍徐大化卹典

起陞朱大英兵部吳先義戶部馬應昌工部俱右侍郎  
起陞來方陳洪謐能化俱太僕寺少卿水任龍高賢司丞

乙亥改工 先帝諡號曰毅宗

先是趙之龍疏言思非美張全春張元培李清凱僅急焉 先帝廟號  
至是皆紹寧改上廟號曰毅宗

陞魏忠孝沈胤培大理寺左右少卿張希直太常寺少卿

特予欽定逆案問徒徐崇瀛卹典  
特予欽定逆案問徒劉廷元卹典  
御史袁弘勛疏糾總督袁繼咸等

去歲楊繼垣一疏重中要典盡翻逆案人請卹三案被罪諸臣袁  
弘勛則疏請追究三案諸臣得罪孝寧太后者袁繼咸同奏袁不

必重陳馬士英崇旨皇祖妣皇考無妄之誣豈可不雪事聞青史  
非存宿憾群臣當體朕意左良玉亦奏要與係治亂大關臣等

此係朕家事不必疑揣至是弘勛復追論提督紅毛夥官三案逆勳  
吳姓鄭三俊弄論管紹寧不與冤要與袁繼咸公然悖逆宜並行究

治首首不必追究時奸黨構扇欺誣誅正人日夜以擁立顯懷忌鼎  
以三案舊事激上怒上曰此皆往事不必更提以此得免起大獄

細點用雲南貴州考試官徐復儀林志遠等  
加蔡英珠禮部尚書晉文淵閣陞陞陞戶科左兵部工科右補

吳進李維繼俱兵科丁允元禮科羅志儒利科  
陞陞陞文選司郎中葛含馨考功司郎中武清稽勲司主事

子蘇松桐郎王鍾齊宋文顯施濟榮并  
贈馮垣登太僕寺少卿鄒達吉太僕寺寺丞

張瞻齊疏狀云二賊流竄汝周閩臣奏李內招安鎮臣王之綱以事  
地之故激臨主帥乃閉門自守縱兵劫殺臣以為之綱宜坐鎮內地安

享溫飽無湖總兵下從善惡感威久者河北有飛將軍之號調使恢  
復則督撫有督撫之使

陞魏文疏柳城金高自築土城圍集義曾不受偽爵已授劉繼年職街

蘇松巡按周元泰疏川蜀可虞等事劉家河係七郡利源急宜開濬  
又疏揚汝成定之總榜枝起翁元孟曹朱積既投偽官宜容傳滿  
乞勅法司提問

給事中戴英疏陳洪範奏使無功正使左懋亨身陷異域而下倭群  
聚遼東使北朝聞之亦聞然竊笑者也

欽天監正楊邦慶奏近來日月色甚赤上問是何分野何無占候其  
訪精明星術者舉用

朱國弼疏前任漕撫路振飛賊信日迫先銳微因天潢海至兵拒  
河上皇上扁舟不納入城且言鳳陽有天子氣偽官武懷孫進學門

生代為帝緣七敕法司逮治章下都院 又奏請治邦維維庇逆

太監高起潛疏請開納銀贖罪之例有旨納銀免死則富豪更何  
巧不至流罪以下或可議贖該部酌議具覆

安廬巡撫程世昌疏假弁王夢也自稱藩府都司擒掠民為辱及聞  
吏又有銅陵盜有大船牌額書天子一家

道給事中仇嘉慶中書銅承寺製造於儀加監探每引五分

太監李國輔請往雲霄山開採著地輝去 胡世宗自稱趙公八世  
孫求附勳衛 太興伯鄭存義疏請家提學公署

杭州機匠疏舊撫潘汝慎遺澤難忘建造祠傳前撫事恭嚴者

靖江王亨嘉表賀登極因奏全永達三州皆為土賊所據撫按置不  
以聞

御史鄭瑜疏糾前任漕撫朱大典侵佔有萬有言大典初立軍府所  
養士馬豈容擇腹藏鉤幾何不必妄計

給事中吳希哲疏都城五方雜處假宗冒偽偽奸奸橫行不通居民  
屬商莖為甚有旨嚴緝

太監田成選劉淑女程氏上命再選二女充數  
命秉方在京諸臣保著自陳 行人朱純顯計奏御史周鼎有言不究  
除方孝儒商孫五經博士 諭祭原任尚書張希武 贈鄭達蘭太

僕寺卿 蔭杜銓太倉衛百戶  
陞閩守嚴廣西左布政使懷玉福建按察使 顧元鏡廣東按察使

顧西道孫時傑浙江副使驛傳道 曹煒官經蘭江西廣東俱副使  
陞陳瑞大理寺司副 李向中浙江嘉湖兵備參事 張承志繁封

惠安伯 加都督趙民懷太子太保蔭錦永百戶世襲  
給事中王士傑疏守令失職職額不清私加大耗虐民太甚

戶科熊維典疏三年內蘇松通欠三伯三十一萬八千五百餘應徵  
又已徵未解九十五萬六千有奇又疏正項錢糧輕借支贖錢使那弊

數至批詳練下提差已至撫按身先不法何以制豪強奸  
戶部尚書張有譽疏酒稅可以助餉衙門既多需役並舉京城糧坊不  
過百餘稅委府佐又責五城凡十一衙門並成事體

中書陳應自陳據護有勞願預考選不許 太監高起潛請餉有  
旨著于浙閩增派二十萬今孫元德據解軍前 太監李國輔疏請成

久欠大庖府縣官 張亮疏請立監稅局於皖城不許  
張緒彥塘報北兵敗於陝州許定國軍還劉家城 陳洪報塘報北

朝於正月初六調整州天津船泊海巡邏平度王賊作亂燒萊州西關

北兵往勦不服有號許王者親兵數萬乞青州

三月中申朔太子至自紹興

北都失守太子為逆關所得挾之性永平及與兵三桂戰而敗太子

遂不知下落有鴻臚寺序班高其者奉一人南來云是太子率

入京太子渡江蘇歷杭至紹興其家以聞上遣東宮舊侍李

純周楊進朝召之是日至從石城門入送止祥興寺都人初聞太子來

京踴躍趨謁文武官投職名者絡繹不絕後太監盧九德至隨戒管

圍守寺門尋傳旨文武官不許私謁中殿移太子入大內

雪欽定逆案問徒楊所修罪

禮部尚書錢謙益回部管事陞楊維垣左副都御史協理都察院事

丙戌下太子于中城獄

馬士英請以太子及從行二人俱下中城兵馬司獄遂捕高成模虎

成虎高某家人也夜更餘送太子入中城獄

御史可法疏泗州鎮將李士春廉而有威一病遽亡其弟逃春隊伍

積廢地方相率奉旨用代矣獲有功堅遂滿口將張天福部議改天福

於泗州高營各將以泗州為其分地天福若來追難相當比伊兄張天福

遷家屬至皖兵下從善託之於泊所奪其馬歸家春驚惶致墮水中

乞教部仍用過春天福另用上從之

御史徐復陽許全文德復夏多藝選長陞陝有旨切責

御史袁弘勛疏請起用罪廢諸人有言史陸陳啟新張文郁不准

復已故大學士溫體仁諫

先是御史張振龍劾前任禮部尚書顧錫時險邪有玷秩宗以其

削體仁之謫而諫先臣也有旨顧錫時著改仕溫體仁更部確議至

是尚書張振龍奏故輔溫體仁清純忠謹當復文忠之謫文某宜改

諡有旨溫體仁准復原諡文某免議德清所奏也

己丑命百官會審太子于大明門

先是楊維垣跪言於衆曰駙馬王馬姓王之明說甚顯太子給事中戴

英即襲其語入奏言王之明假冒太子請赦多官會審是奏上先召

先劉正宗李素瀾入武英殿諭曰太子若真將何以處朕卿等舊諳官

宜細認的確正宗曰恐太子未能來此臣當以事窮之使無遁辭上悅

百官先後至獄所太子東向端坐俱不敢以因待之劉正宗前曰我是

諱官汝識否太子不應問以請所回文華殿問傲書曰請向正宗更

其辭以折之太子微笑曰汝以為偽即偽可耳諸君無可如何仍以着

與送入中城

給事中戴英疏王之明偽假太子質以先帝曾携之中左門而不尋

問以嘉定伯姓名而不答其偽無疑然釋年何能辦此必有奸扶為

奇貨務須根究到底宜執法司嚴鞫

下鴻臚寺少卿高夢箕于獄

刑部嚴訊張虎高成五毒倫至終不肯承夢箕上疏自明并述治之

下錦衣獄

車部命百官再會審太子于午門

是奉張提坐刑部尚書高倬家以名帖邀方拱乾于獄方至提曰先生

恭肅此書不惟釋罪且可以不次起權全在先生一言耳方唯：既請

午門百官齊集各役喝太子跪太子仍前西面端坐衆擁拱乾至前太

子一見即曰方先生尚在拱乾不放應進入人後亦不言真偽最後王

鍾前曰子假萬假疑是一假是我一人承認不必再審此送還獄決日  
劉正宗李景濂合疏太子的係假冒已數聞臣再加質問使之供吐姓  
名疏其遊方拱乾同泰辭不預南中談曰若辦太子詐射人先射馬  
若要太子能擒賊頭擒王

陞朱之臣兵部左侍郎添註劉應順通政使兵部吏科都給事中  
陞改送錄右金都御史巡撫四川  
子殉難修撰劉理順郎中成德各陞一子入監

禮部請郎中申周維諸臣有旨問部大僚謀國無能致致顛覆難殉  
節堪憐贈郎中已誥 先帝斬馬不永諸臣逆世加恩臣詎何安通著  
另議理順德准各陞一子入監

左僉都御史郭維經罷

副授馬士英子馬錫為總兵官

既大賊特疏薦錫有文武全材題授總兵仍舊東營

明楊維垣阮大鍼等書時授者以其為逆黨中人若直從囚徒中選拔  
者然今錫係士英之子亦以特授書者何居曰士英有翻逆案盡獲  
群奸是心平端實者也名雖未列於逆案而意則竊附於逆案者  
也故於子之授官如其意焉而與大鍼維垣等同書特授固春秋姓  
意之法也

丙申中宮奉喪太子歸衣獄

楊上為郡王娶妃黃氏奉迎既為世子繼妃李氏雖陽之樂又已重  
氏或云妃或云司媛曾與生一子不肖於奔逃南奔太妃與氏各依  
人自活太妃南來巡按陳潛夫奏聞上弗召至是自指越其主所其

志再疏即奉假旨之音着令驅逐而必欲自詣至京及至上大慈丁之  
獄偏受拷訊終無異詞又細書入宮年月及日散散情事若惡惡鴻  
可宗達上上弄去勿視可宗深惡其寬辭不敢再撤上令太監嚴尚  
志會同嚴審

明重氏而果妃也固無奔絕之理即不然而曾侍左右也者上無下獄  
之事書曰宮眷疑辭也其為妃矣乎吾亦未可知也書下獄者傷之  
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先質賤今富貴之謂何而願裡裡之  
折揚之歟假其罪以說乎惜則為已甚矣  
起陞原任庶吉士陳子為正詹事署掌翰林院事

于為宜與入戊辰館選父一教兄子泰泰橫里中民不逞其暴  
民變者遭焚劫按按其疏上聞亂民正法為與泰皆為民將戕害  
散館至是起擢掌院

陞李希沅兵部左侍郎黃斌卿廣西總兵官掛征蠻將軍印  
諭刑部窮治獲免等

諭云搜虎若非奸人豈敢候王之明胃起東宮正月二月所成何局  
往浙往楚欽幹何事豈高崇某一人所能辦主使附逆實繁有徒  
著法司窮治為馬阮意在棄黃崇同文之獄行特與矣後以黃得功  
等先後獲事略止

戊戌命百官三會審太子于朝

審時太子仍無一言左都御史李沾呼王之明不應沾喝何不應太子  
曰何不云明之王李沾唱役動刑即上撥太子號呼皇天上帝聲徹於  
內士英傳催杖撲高保令人扶之出有題詩於皇城云百神護殫賊

中來會見前星閣復開海上扶蘇原來死獄中病已入矣請安危定  
自閑宗社忠義何曾到碧台烈大行何處過青天空向棘園家  
錦衣衛馮可宗嚴訊高夢箕夢箕曾死不敢假冒給事中錢謙宜嘗  
立新夢箕連行定招可宗請歸併刑部

謹按當時太子一事朝廷之上皆曰偽州野之間皆曰非偽在內  
諸臣皆曰偽在外諸臣皆曰非偽其偽與否不可以臆斷也獨計太  
子而果真也其舉止面目必有與人異者迨後竊留北營跋涉長途  
必有不可磨滅處而今舉未有聞焉則謂之偽也亦宜然方拱乾  
固議官也張捷當日之遺語已明告之矣使出片語佐証即立釋因  
果而登上卿矣何以不置可否而公疏亦辭不列名則彼執為非偽  
者未可盡謂無據也或曰移入太內者是真百官會審者非真數田是  
北朝之謀也藉以搖惑人心得中朝自起爭端同室互鬪起承其敵  
卡莊子之術也又按順治初年北都亦有稱太子者指謝陞為微曰  
謝陞難通卿不認得孤臣厲聲呵之戶部主事錢鳳覽舉中而斥謝  
陞雖其不忘不義以其欺先帝而賊太子也已而鳳覽同太子俱使官  
未幾陞獲獲於頭時向空作乞命狀曰錢先生事竟敗完轉口且而阻  
於是人皆謂北之太子是真南之太子是偽姑有其事以俟後之有確  
見者

靖南侯黃得功疏言太子事

疏言云東來未必假冒各官逢迎不知的係何人辨明何人定為奸偽  
先帝之子即皇上之子未有不明不白混號當問將人臣之義謂何忌  
在這諸臣諂媚者多抗顏者少即明白識認者亦不敢出頭取禍矣有

古王之明假冒來歷係親口供有何逢迎不必懸揣逆慮  
特贈成國公朱純臣為王

吏部尚書張捷請昭張輔例贈王允之

張輔三征交趾著有勞績故得贈王純臣傳聞與陳濟首詣逆聞  
勦進雖未知確否然逆聞因先帝有夾輔東宮之諭疑而殺之非  
狗即也今捷乃援輔例為請不知所援者何例乎書曰特贈蓋深罪  
之也

御史陳 疏懇民悅聽易惑道路藉皆以諸臣有意傾先帝之

血胤云有古王之明好生護養勿輕加刑以招民謗

御史佐報北兵南下有古黃得功者移鎮廣州與良佐合勦

御史却錦疏各鎮分隊於村落打糧剽澤清尤狼掃掠民間斃盡

御史黃耳勇疏劾解學龍執法大臣受賄庇逆如光時事項煩瑣

陳名夏方允昌議錢謙益古者三宥八議之道逆於此者張贈彥

俯首賊更延喘偷生皇上重以爵鉞優游數月不能恢復寸之高傑

之喪車騎逃避乞付法司治以弃地悞國之罪有古不必苛求

陞照江元刑部右侍郎鄧之麟左會都御史協理都察院事

封黃中興錫陽伯授黃金鼎都督同知

清兵入歸德巡按御史凌馴死之

許定國前哨拉歸德然於王之網退兵宿州遊沒嗣南下駒不從及

豫王室馴服毒不死豫王禮遇之未幾自縊

乙巳祭 興宗陵 惠宗及諸王祔  
如朱大典兵部尚書提督上江軍務

廣昌伯劉良佐疏言太子及重臣事

疏言王之明重臣兩案未協輿情懇求曲全 兩朝棄倫以息流言  
有旨重臣杖婦冒稱朕地據供係守陵王宮人尚本意真偽王之明  
係驍馬王馬之姪避難南來與高夢箕家人狩虎澤遂即死買認東  
宮案圖不執正在嚴究朕於 先帝素無憾愆不得已從群臣之請  
施承重寄豈有利天下之心益害其血胤舉朝臣子誰非 先帝舊  
臣孰不如卿有昧心至此法官即得兩案刊布以息群疑

陸錢經登右食部御史總理兩淮鹽法 命太監高起潛安撫揚州  
清兵入徐州編兵鎮徐將軍李成棟南奔

先是胡斬忠者南中大無賴也貧困無聊以修陳千史可法置  
幕下高傑之變徐沛遂為夏逢胡挺身請往史大喜即委勦剿徐州  
事清兵將至成棟登舟南遁胡與劉姓者渡河投降於清請速渡黃  
河據王至河口見水先接天波浪滔天駭疑二人為謀欲殺之二  
人叩首頓身監營中先以數十騎往若徐州果有倫禦就戰未脫豫  
王提其首適是時風恬浪靜水波不興萬騎遂瞬息而渡  
清兵入潁州

寧南侯左良玉疏言太子事

良玉疏請保全太子以安臣民之心謂太子之來吳三桂實有符驗  
史可法明知之而不敢言此豈大臣之道滿朝諸臣但知違君不借  
大體前者李賊逆亂高勛王封不慈遂加刑害何至一家及視為仇  
明知窮寇並無別情必欲轉一誅求遂使皇上忘生為之德臣下絕  
妻妾之義藉天同慈皇上獨與二三奸臣保守天下無是理也親

而仁民顧皇上省之有旨東宮果真當不失王封但王之明被殺成  
使買太子正在根究奸黨亦其三桂史可法等語元屬訛傳者法官  
將審明罪即先諭該藩

給事中戴英疏為罪輔薛國觀訟寃

英松國觀之寃林某有聲林林陰諸人下部謀覆  
睨國觀專權幼時指不勝屈只史法一事已足抵罪史後侵臣監謀  
二十餘萬事發提問國觀為之謀士竭力聲救家人之出首錦衣之靴  
訊長班之供吐彰明較著以致上干 聖怒膺以重典寃寃不寃不素  
有聲等曲法庇私自慮處分何云林某然英仍書官者非與之也正以  
著其欺生誣死寃邪官正深負此官爾

劉澤淳自陳昇家面奔命授鴻臚寺少卿添註 史可法奏王佐買

險奉坤請留營中以修宮謀 汝寧歸兵劉洪起以關餉撤兵還楚

命給事中陳無異行人韓元勳冊封琉球國王

劉良佐報荆州失陷 安撫巡撫張亮報關賊分隊南來求賜罷斥

加鄭芝龍太子太保 加劉洪起太子少保 給將包琳為下所執

錢謙益請即家開局修史不許 倉場督世宗皇帝事曹鼎曰籍

殷工落成史可法馬士英王鐸高弘圖委白廣管紹寧朱之臣徑誣高

倬劉士預何應瑞陳璘曹勲葛安亮惡有是惟顧錫時不許叙

殷工叙內臣功太監韓督周虞九德等三十五人賈賈有差

加李若星正一品服李乾德加一級于元培等八人紀錄

給事中楊兆昇疏江南有司既徵本色在倉不肯還民重新又徵清折

戶部尚書張有譽請于文武磨練外各加公費不許有譽人奉節兵三千先解五萬兩運至九江交袁紹威轉解又奏浙江銀十二萬兩福建銀八萬兩解至高起潛軍前開鎮

錦水街馮可寧疏衛使詐偽盛行百里內驛火無存且食書官人准狀民間細事動至傾家馬士英妻請蔭內官三人各錦承千戶等費贈故輔李標少傳張復請為已故侍郎翟崇洋補蔭劉孔昭請存閑于仕庫原任河道總督黃希憲以擅弄封疆遭戾

夏四月癸丑朔領各衙門新印

先是二月二十四日管紹寧私寓失去禮部印投誠於馬士英二十九月日士英即其疏請更鑄各衙門印去南京二字其舊印悉行繳還更鑄成頒給

唯當時正嚴苦枕戈之秋也使君臣能實以恢復為念則南京二字正堪為薪胆之助而士英反欲去之何耶至於拘紹寧之私語種種行錢換英國上行秋目無三尺之罪誠不可勝誅矣

御史可以北征疏臣受命督師無日不以討賊為念而人情難協事局紛更雖州大變之後又有難揚之構外侮未寧內憂方深擁節制之虛名負封疆之大罪臣竊自悲也先是提督之命未下高營將士洵臣不得不容之鎮靜本月二十三日臣議調兵北上而李本貞惡嫌未起今不得已先遣胡茂貞進發矣

駐兵于麻州肆行劫殺土人汪壽率眾禦之殺其首惡數人命擒壽推罪還江黃月再請赦不允

川湖總督何騰蛟疏言太子事

疏言太子到南何人物色何人奏聞取召至京馬士英何以徇知其偽既是在高之姓何人舉發內官勸威多北來之人何無一人確諫而云自供高崇實前後二疏何以不發抄傳明旨愈覺則目下愈惑此自聞天下萬世是非者王之王之明白供甚明百官士民萬目昭然不日即將口詞章疏到行何騰蛟不必滋擾

江湖總督袁繼威疏言太子事

疏言大案其偽易明太子居移氣養移體必非外間兒童所能假裝王萬原係舊族高陽未聞屠陷豈無父兄隨從何事隻身流轉南甯既走船與於朝廷有何關係遣人踪跡召來詐冒從何因起望皇上勿信偏詞使一人免向隅之恨則宇宙寧蕩平之福矣有言王之明不刑自招高崇實移虎口輪情朕正期天下共見王公不欲轉濫真諫諸臣無端過疑何視朕太薄視廷臣太淺袁繼威身為大臣不得通聽說言別生臆揣

戶部侍郎何楷奏鎮跪東宮甚陋等事有旨此疏豈可流傳其非鎮臣之意著提塘官立行追駁敢有鼓煽者兵部立拿正法

軍南侵左良王舉兵反

黃澍等日夜以大義說良王至是良王決意犯關突入總督何騰蛟轄門者以故且邀與同事騰蛟堅拒不可乃移置舟中騰蛟乘間赴水避江運派而上楚人驚異出之仍擁至武昌良王遂統兵東下請除君側之惡移檄遠近畧曰馬士英者舉廢無知貪狼悖義換異人為奇貨私嫁其子種姦欺假懷之不聞遠慮馬以任意不難屠滅皇宗遂敢刑辱太子劾胡深之名討還遠既不侵其邊於凡野陳錢寧



之即訊大千不容其斃於深宮群小羅織比燕啼而已深中奸出  
因視崔擇而更慘李治威權何如崔李舒敬拳王錚鳴招有基朱女  
恭實諸豈 先帝不足復留種既況其弟又滅其兄將小朝則用一  
番人既制其目其剪其主嗟乎安全藏之不作而定侯之已亡附會  
成群誰敢曰吾君之好依違了事成禍曰的係他人貽江之當乳虎  
是可忍也子與之遇嘉靖尚何言哉王受恩 故主君泰運倖寧無  
食茲之忌相忘結紉之報領同義士共討天仇履虎豹之惡驅風雲  
氣憤失唐觀之必逐日月光昭邸場豈應有燃麟之禍漸臺而推  
難逃切舌之災檄下蓬近傳播惟京城嘆口

順海內望是舉久矣無不喜其來而悲其晚此顧以及書何也曰君難  
不居臣不可以不臣晉趙鞅與荀寅士吉射相惡治兵相攻春秋宣  
書曰叛正為後世賊臣稱兵而閔以謀君側為名而實欲脅君以取  
國者著律令也宗社雖丁板蕩之威而冠履決無倒置之理此良玉  
書反之義也故必通於春秋之義者然後可以權衡天下之事

### 特復 欽定逆案劉廷元等官

張捷題履揚雄恒疏表章附鄭賊諸臣劉廷元呂純如黃允禎王水  
光楊所修章光在徐大化范濟世各贈祭葬徐揚先刻廷元墓額  
許內臣安駁屠徐外伯各贈官祭葬王紹徽徐兆魁喬應中陸澄源  
各復原官奉有俞旨

明廷元等之入逆案也或以擁戴或以指附或以贊導或以煽美皆  
從逆贖定罪不聞附鄭也至王永光以庇奸逆明罪任許內臣縱  
賊失事蒙逆陸澄源以言官狼藉被察與附鄭尤風馬牛不相涉此

今授拘維法之請盡給卹典是直為逆賢鳴冤 先帝為失利也  
逆黨甚焉且鄭氏外戚也當附身不當附外戚者為君子乎為  
小人乎諸人之品行昭然矣張捷之心事可知矣直書于冊所謂不  
待脫絕而罪惡自見者也

編史可法疏北兵分路南李成棟奔徐而奔鎮將平日擁戴廣一  
遇警急全不足恃

王永吉疏奔徐萬分可惜乞教劉澤清固守淮安勿托勤王移鎮  
劉洪起報北兵乘勢南下諸將避策無人敢退思為南京之憂

給事中錢增疏報日至劉澤清劉良佐退避近郊平日養兵何用  
士民工詔募北兵日進劉澤清退避而下搶奪民間財物異常慘酷

建內安分守十三門禁各官家眷不許出城 衛胤文以違發求速  
太監屈而忠上書氏招還史可法中軍孫秀及北偏廢吉士吳爾達

惠安伯張養志疏勸還即陸康履貪污有言不必苛求 劉澤清疏  
文武考察舊例不許借題羅織驅逐異己 遼河南巡按陳潛夫

徐允為襲封魏國公 方國安掛鎮南將軍印 劉呈瑞補御史  
原任漕運總督路振飛疏自明守淮之功有言切責未圖彌復助之奉

有俞旨 御史畢士臣疏孟夏享太廟文武陪祀者多不著行中飭  
陸雲撰李喬俱兵部右侍郎初達言戶部右侍郎總督詹場

陸王國賓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周宗文元祿寺少卿  
改王永吉提督淮安廬鳳軍務專理防河錢繼登兼撫揚州田仰撤

清兵入兗州

左良玉下九江安慶

車面誅從逆賊臣周鍾武懷先時亨于市

阮大鍼說周鍾當演詐于獄

前以馬士英疏逆鑑與演詐下獄阮大鍼復出不忠不孝大逆尤光疏糾演詐云崇禎乙亥之春流賊犯太湖演詐無妻皆衣縵服而更其父以新婦之服詐向賊指其父曰此我家主翁有客銀數萬兩拷之可得也賊固舍詐而執其父榜掠以死尤有罪不容誅者初傳聞國變之時聞馬士英在江北勸鎮諸臣擁戴定盟擁立皇上臣從山中貽書與之謂無主大典宜依倫存而閣臣已先得惡臣之心整擷兵馬聲言誅三心異議之奸豪論乃定而實懷三心操異議者某曰廣張慎行兩奸主張而演詐明佐之更可說者演詐據建撫托其柱室向臣門生齊維藩方啟書轉語臣令臣與故解額以政尚書相送臣甚駭之夫戎政尚書乃皇上高官榮爵必廷臣會推衆論會同而後定豈演詐是身曰貴之門遂能舉以相送只此一官其平日倚恃附本把持朝政實自供自吐矣如此兇逆即寸磔不足恭罪可分之德長黎正法與則哉至是獄上演詐與鍾俱者勒令自盡

周鍾等三人從賊者也肆之市朝與衆同奔得討罪之義其鍾無演詐非賊也不過爲大鍼修却耳夫擁戴逆賢者是賊而得罪在是者非賊叩首逆閣者是賊而見廷阮大鍼者非賊今從賊昭著之時敬告國琦皆係以原官而周鍾肥兒周銓亦起然局外明獨於鍾與演詐是問乎王札子殺呂伯毛伯春秋時目王札子以討其當上之罪故今於二人變文曰殺而特目大鍼以著其逆惡之實

謹按當時演詐陷父於賊及明佐姜張與戎政尚書之語不知有無但現官殿閣之馮銓大鍼不難證之以合門詢難則其言之不足憑可知矣阮內去士英與勸鎮數血定盟擁立皇上則其居爲奇貨兵勢相捷直認不諱矣又云臣在山中貽書與之謂冊立大典宜依倫叙夫立君大事也況當北都失守群情震驚之際自應內外協心廣諮博詢社稷爲重倫叙爲輕大鍼以逆景餘孽敗從山中逆衆其權則其平時呼吸相通當日各謀構局尤彰矣又云戎政侍郎乃高官榮爵必廷臣會推衆議會同而後定豈惡兵部侍郎即非高官榮爵乎何士英一手握定不容廷臣推舉不顧衆議異同豈大鍼至身士英之門便可送可受乎只此數語而大鍼之把持朝政直自吐自供矣特爲指出以存千古公案

江湖鑑督袁繼威疏請赦太子不允

賊威奏左良玉舉兵東下請赦太子以遏止之有言王之明的係假冒如果一先帝遺體朕豈無慈愛人臣何即稱兵把關離賊身爲大臣兼擁重兵如何說不能堵止

督師大學士史可法疏請入朝不允

可法疏請召見而涼太子處分以息群萌有旨西督方惠卿專心料理待凱奏後朝見

捷疏王于湖州

王初至杭通海寧百姓群訴陳之遠於撫按王得其獨偏而布撫二司言之之遠權及赴官同御史彭遜題召對力言當日大臣意在誅王幸馬士英違衆獨立今杭城省會非所宜居恐有虜乃有湖州之命

馬士英薦徐李欽新即補職方主事 士英自出五千金委資金

錢招募使卒即補府同知 梁雲請請名實得功劉澤清統兵入衛

馬士英奏水陸諸軍必直抵湖口與九江安慶呼吸相通乃知上游消

息已收值阮大鍼朱大典督諸軍前進不得稍進

黃得功提兵入援命于秋來暫住有韓前進 太監高起潛奏在東

下關賊尾後我兵擊前自當指日援首不煩遠慮

史可法三報緊急上諭上游急則赴上游北兵急則禦北兵自是長策

大可法疏今日江北有四藩有督師有撫按有總督官不為不

多兵虜寇至曹何益其末裁臣近至揚州一時集於城內者有總

督有提督有總督有撫按有總督督病今又添提督督人：可以

則前：本蓋虧課從何出利歸家猶不足之官朝廷宜自受之

馬士英奏上江大捷實阮大鍼朱大典黃得功劉孔昭黃斌卿鄭鴻逵

黃翼鄭彩方國安趙民懷下從善杜弘域張鵬翼楊振宗等銀幣

命兵偏副使馬鳴遠駐江陰印司奇駐鎮江楊大振監軍鎮江巡撫

南渡用吃打而不許過江一步

禮部奏選到淑女着于十五日進元降

癸亥貢院選淑淑女七十人中選中阮姓一人太監田成浙中選到五人選

中王姓一人又周書辦女一人俱送進皇城內

太監屈高忠奏備大禮指辦銀兩有旨着按部火速那僧

馬士英疏請設洋稅事開洋之船每隻或三伯兩二伯向按太監給

批放行于崇明等縣稅如臨清開例

戶部奏請徵軍等府預徵奉年添銀 侍郎中神考德浙直催餉

御史張兆熊奏王之明一案謗議沸騰有旨着法司即將口詞拿疏

連夜逮刻印刷務使送郡宣布

桂王于安仁永明二王召赴近畿居住

太僕寺丞張如善下級回籍著留其行囊京餉 御史劉勳奏解好

嚴密下役四出搜害 御史何 疏請禁四六文章并坊刻社稿

贈鄧逢蘭太僕寺卿 馬士英請令已榜原主翰林准貢

原任山東提學右叅政翁鴻業之子奏乞卸典下却察奏

起補王時敏太常寺少卿范鳳翼光祿寺少卿

特授從賊臣黃國琦試兵科給事中

明叩首還闕者賊也擁戴逆賊者亦賊也故國琦與楊維垣等同書

時投若曰是皆賊也無嫌同辭

清兵入淮安統兵東平伯劉澤清逃

澤清先請入衛論以防違為急及聞清兵至遂大掠淮安席捲而重

西奔沿河竟無一人守禦豫王從容渡河至淮安稍休即拔營南下

明澤清勦馬阮而攻去姜白廣劉宗周諸人威力如此宜其清兵渡河

上之奏順昌之奇捷下之勦嚴陽之固守不取法乎此乃法豈肯太

原之逃乎昔日之橫熾今安在哉書官書府書進所以絕之者至

矣

下給事中兵連于獄

時左兵東下士英盡撤江北勁兵堵拒上江且曰寧為北兵所殺無為

左兵所辱而朝議亦俱謂北不足慮甚有欲用北以破左者方國寧早

文殿名為學左實避北兵而面其遠疏勦二將還留者左良玉稱兵

犯順（一）九江安慶國安文敏方在勸逆矣逆臣出脫是何肺腑  
賊著年（二）職法司提問先是既張策欲借太子起大獄因違外議不  
采及得逆訊決意借叛逆為名曲肆羅織既而清兵南下不及其獄  
丁且清兵入揚州署府事同知曲某死之

史可法時逃守揚州清兵至誰可法指以好語慰士民謂北騎尚阻  
省河不能絕流飛渡逆清兵直下抵六合可法急令開城門聽士民出  
城逃避清兵未至高劉三鎮之女已盜其初教英豫王入揚州同知某  
魁帶生堂上不屈被害可法擁七十騎突圍而出行至班竹園地方  
清兵追及賊之史遂死亂軍中有押某者更種也為史內丁豫王下  
令募止得之至則勸之仕不可曰我受史閣部厚恩誓於此生靡敢  
失節豫王不意教義留半月終不能屈乃縊之時（三）即至史尸已不可  
得矣今之史塚偶也事平後押贖居郊間前一室磨趙自給有叩以  
往事者惟慟哭而西（四）知府惜逆其名押亦惜逆其名  
唯可法死難矣而不善者雖沒亂軍之中未嘗換命之即不敢扭也  
不盡逃何屈其心也逃守金陵號召勤王之師或到有民國也春秋  
立法甚嚴而定心志想正謂此也  
相馬士英請督召然兵入衛為走黃陽計於兵三十調至今駐鶴鳴  
山踐踏僧民房殆遍每夜推二伯名守復松寓  
已卯龍潭驛探馬至北兵編木為筏乘風而下又一報至江中發一砲  
鎮江城裂四城最後楊文縣令前至云江中有數筏疑是北兵因築  
地城下火從後炸震倒顏城半城燬三砲江茂粉歸英士英將前  
報二人網責而重賞楊使自是替報叛然

庚辰召對百官于武英殿

自左兵撤至日上然馬士英王之明事謀所以自全茂實視朝集閣  
群臣還都禮儀謹盡力言不可乃退是日召對上下寂無一言良久  
上云外人皆傳朕欲出去王鐸云此語從何得來上指一小奄鐸正  
色語曰外邊話不可亂說鐸因請講期上曰且過端午  
五月壬午朔吏部尚書張捷率百官進表賀捷

時江北信絕左兵與靖南相持不下阮大鍼劉孔昭盧報捷音捷達  
半百官表賀以愚卻人耳目是時有書購於東西長安門杜者六福人  
沉醉未醒全憑馬工胡謔幕府凱歌已休猶聽阮中曲樂又云福道  
告終只看盧前馬後崇基盡毀何勞東捷西沾又云二龍翻世界七  
煞揚地掃東林一馬踏江南四鎮聲天靖北漢  
雖張捷身為軍宰不能進賢退不肖使半廢於替店而堂郭官且  
比周為惡坐視國事決裂至此尚恬不知恥盧表賀捷將以是責  
約之職乎直書于冊良可詭矣

丙戌工不視朝

瑞陽郭也工以演劇故不視朝  
然實得功與左良玉屢戰身中三矢捷聞加太傅達太監王榮基勞  
之并加阮大鍼朱大典俱太子太保總兵馬得功張武鄭彩黃質各  
加三級劉將以下各加一級  
禮部題給修陳之遠給事中戴英福達主考  
丁亥有二騎從金川門入馬士英寓午後士英入內與盧四二奄商  
議傳令各門下閣展閣中閉

戊子百官集清議堂會議預坐者十六人馬士英三韓蔡奕琛張捷張有譽錢謙益李沾唐世濟陳璘李喬楊維垣陳子愚錢增張孫振泰鋪趙之龍各薦一侶語百官集者甚眾皆不得預聞散唐世濟李喬齊聲相和曰即降志辱身亦甘之矣後有叩之大僚者皆云北信甚急今已無妨蓋行會議者藉之龍以款於清也

己丑發黔兵六百人守孝陵門禁蓋嚴

清兵駐瓜洲列營北岸鄭鴻達黃斌駐鎮江劉黨南岸相峙者兩日庚寅發清兵開關放舟救江而下三鎮安各揚帆東適江南諸師皆潰諸將各部中氣窳蘇松巡撫霍達尚未到任聞變即易服潛入蘇州鄭鴻達經丹陽燒劫南奔餘兵從揚文旋者止存五百人傳言清兵已渡江鎮江無備都人大震

韋即傳言三淑女在經廠者救遂母家婦紳家眷不許出城

去展帝如太平操江城意伯劉孔昭不納遂如清南侯贊得功營

是日吳集榮園子弟入大內演劇上與盧九德田成岳高忠等難坐

酣飲三鼓後上同太后一妣與內眷多人跨馬後通濟門出至太平

府孔昭開門不納傍徨江次不得已就黃得功營得功方出兵與左

良王戰聞之即踴營而上泣曰陛下死守京城臣等猶可借勢作事

奈何聽奸人之言倉卒行幸乎今道遠將何所據此陛下自誤非臣等

負陛下也臣等卑薄如此其何以處陛下哉上復首無語者久之皆留

營中

暇書如太平如清南營者為專諱也書官書書不納者著跋也

孔昭前攻張慎言後阮大鍼不曾被後繼冠之名矣今居父有難反

欲作開戶計乎車駕不納則君臣之倫絕祖母可執則父子之倫絕此事以觀孔昭大逆不道之罪不可掩矣

癸巳馬士英逃

錢謙益黎明有與進士英寓門庭於然良友士英出箭水小帳而錢

拱手云說異說異我有老母不能隨公殉國矣即上馬去後隨婦士

多人皆馬上粒米家丁百餘人擁出城至孝陵說裝其母為太后

石守陵祭兵自衛趙廣德而過村落劫掠一空廣德閉門不納士

英怒督兵攻破之殺其知州迂迥至安吉貽書知州黃其聖曰廣德

見拒故爾從權用兵若首先倡義當有不次之擢其聖於是率士民

肅迎道左掃公署以侍偽太后及士英家眷其隨行者皆有酒肉之

獻士英大悅浙撫張秉貞下檄安吉問真偽翼聖啟云聞師既真臨

太后亦非偽秉貞遂備法駕進入杭州舍於公廟士英走兵於城南許

潞王寓杭州恭揭偽太后如書禮偽太后辭之已而王令其妻進入

偽太后復峻辭之人始疑其偽既而人從南中來者云太后已棄輦隨

孔光入天界寺矣而後知其果偽也

明運善持帷帳臣職也折衝萬里樞臣任也士英以一身兼之而坐金

國事至此人不能死首行倡逃惡莫大焉特書其日盡刺其官蓋

始終絕之也

城內柵門盤詰馬士英中軍八人遂我改道之龍斬之

弘光既出內外鄉紳百姓亂擁入內宮搶掠御用物件遺落街衢文武

一時隱匿洗去寓所封示男女出城者如蟻有出而復返者次日戎改

道王龍出示安民有云此上已發大清國大帥之語

百姓千餘人擒王鐸至中城獄令誣太子即群臣之鋒曰非十我事  
皆馬士英所使百姓曰汝等在士英口中耶復殿之積誤俱盡太  
子遂行諭止命禁中城百姓隨擁太子上馬西華門至武英殿又  
擁至西宮取弘光所遺冠花服之即於武英殿登座群呼萬歲連日  
天氣陰霾凄慘是日天日清朗衆心歡悅各部書著官見者俱行四  
拜禮六條上聞有至者

太子傳示眾云先皇帝至承大鼎惟茲臣庶同共甘苦胡天不祐  
慘罹奇禍凡有血氣聚此痛心泣予小子分宜獨國思以居父大仇  
不共戴天皇祖基業汗血垂易忍袖避匿圖圖幸文武先生  
近立福藩予惟先帝之哀奈投南都實欲哭陳大義不意已奸構  
陰致櫻桎梏予雖曲因無日不痛絕此福王聞矣速遣覓為民望其  
如高皇帝之陵寢何泣予小子父老人民園抱出獄擁入皇宮  
子身負重寃宜稱尊南面之日乎謹此布告在京勤舊文武先士  
庶人等念此痛懷勿惜會議子當恭聽共行皇猷勿以前日有不識  
子之嫌斬子經綸之教也  
張捷聞太子即位王鐸下獄思以次及已微行至鵝鳴寺以佛幡華  
白紅楊維垣亦懼以前罪見討先勒二妾死為買三棺旁置二妾中  
題楊維垣之柩並埋中堂身舉一僕夜遁至玉橋為慈家所殺  
太子令釋王鐸於獄仍命為大學士又釋高夢箕於刑部獄陸澄卿  
右侍郎兼東閣大學士二人出獄即進  
趙之龍君勇衛營兵入城市中東閣而出者甚眾櫛櫛稍寬店肆亦  
有開張者

大武諸官集中府會議及太子皆有難色曰聞日熾者云：恐有  
貽呂張之咎者且弘光帝復來奈何趙之龍曰此中復立新主數使  
北歸其何詞以善後衆皆然之遂散各衙門出示安民但言城中並  
不及立新主事

馬士英寓在西華門其子馬錫寓北門橋都督署在鵝鳴巷百姓  
焚燬一空次掠阮大鍼楊維垣家大鍼最富駭姬甚盛並時星散  
太子數封中城獄神為王產官振數二人前導至獄中開讀教文稱  
崇禎十八年兵馬司官素服迎之

監生徐瑜蕭某謁趙之龍勸其奉太子即位之龍立新之

差官自北軍歸之龍即入西宮勸太子避位  
尚書張有譽高倬侍郎陳盟王心一等皆逃

而中書據王至南京

趙之龍督京營或政少保兼太子太保忻城伯趙之龍自署掌都察院

事兵部右侍郎李喬迎降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蔡英琛迎降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錢謙益太子太保左都御史

李沾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管右都御史事唐世濟迎降

兵部左右侍郎朱之臣梁雲攝戶部右侍郎何楷左倉部御史鄭之

麟等迎降

翰林院掌院事正詹事陳子鼎左右諭德翰林院編修等官程正

揆李景謙劉正宗張居等迎降  
給事中錢增陸調丁允元王之晉等迎降

御史張振徐復陽袁弘勳王懷等迎降

魏國公徐允壽保國公朱國弼懷遠侯管廷獻靈璧侯湯國祚

安遠侯柳祚昌永康侯徐弘壽臨淮侯李汝述鎮遠侯顧鳴郊

隆平侯張拱日懷寧侯孫維城寧遠侯鄧文郁南和伯方一元

傅平伯郭祚永寧東伯焦夢熊寧晉伯劉印言惠安伯張承志

大典伯郭存義維陽伯黃中鼎襄衛伯嘗應俊等迎降

宗人府事太子太保駙馬都尉齊濟元等迎降

大清兵到我政府都察院各道官二員遠迎跪道旁高聲報名

將近豫王前通事高聲唱起文武百官隨即出城迎接時正大

雨淋漓無一人敢稍後者

豫王預兵城外駐紮天壇中

勅威中湯國祚是黨劉孔昭而許舊家張慎言者柳祚昌將出

急用忠幹之臣雖僅用阮大鍼者嘗正齡破例與一子文蔭入

監者其國弼以候復晉封公者

丁酉大開洪武門題之龍李喬率百官獻冊行四拜禮隨跪請

豫王進城豫王問太祖成祖始末之龍一一具答豫王大

喜加封之龍為興國公賜金銓銀鞍馬貂裘八寶滿帽命軍中

設牛酒席地而飲

王銓詰營投降豫王以其弟王鏞在營中優禮之

李喬進城晉告示二道一為大清攝政叔父王晚諭江南文武

官有一為欽命大將軍豫王晚諭南京官民畧云福王僭稱

尊號沉湎酒色信任貪士民生日瘁大臣弄權只知作惡納賄

武臣要君惟思假威跋扈上下離心遠近恨人以爲宵錄  
晚刻趙之龍奉太子出城王營豫王離坐迎之令坐於已之右  
相去可丈許

戊戌文武百官朝豫王于行營

豫王受文武百官朝賀到營遞職名者如級趙之龍令百姓設

香案每家各粘黃紙書大清國皇帝萬歲

豫王令查百官不朝奏者妻子爲俘是假者堂官報名註冊每

日點名百官俱四更往午後歸

先豫王卿葛微奇給事中黃端伯戶部員外劉光弼吳嘉樹中書

舍人龍廷祥死之

微奇等俱自盡獨端伯大書其門曰大明忠臣黃端伯之寓豫

王召至長揖不跪與之言則嫚罵遂命殺之臨刑監斬官尚未通報

恩寺僧輪趨過端伯呼一輪代書絕句云對面絕恩量獨露金剛

王若問安身塞力兵是道場書畢遇害送祥自投武定橋下死

噉食君之祿不避其難人臣之義也害死之者嘉其得授命之正也

張捷揚維垣皆死難者胡獨削而不書則當考之春秋矣齊崔杼弑

其君光賈舉州縛等十人皆死之春秋削而不書胡康侯氏曰所謂

死即者以義事君貴難陳善有所從違而不苟者是也今此十人皆

違君之惡從於昏亂雖殺身不償責安得以死即許之哉今捷與維

垣之死刻自有因即使果死維垣已失身逆實不足置齒若張捷者

身爲家軍統百官均四海是其職也當時政歸馮氏權歸內奄不聞

有所遷故甚者表章附鄭諸人目中已無先帝擅加成國王號胆

大直茂 高皇是其達君之惡也屈膝辱國之使或行登用官常  
爵之弊宜若聞聞是其從於昏亂也律以春秋之法正刑稍難殺身  
不償責安得以死即許之者削而不書深得春秋之意矣

工部尚書何應瑞自縊不死據王命縛之某官代為之請乃准調理  
已吏禮部尚書錢謙益引大清官二員從五百騎入洪武門候開正  
陽門索匙不得乃引進東長安門盤九庫現銀九萬兩即命護蓋  
駐皇城守之

文武官暨防倭進牲醴米麵熟食茶葉於營格輝奎路趙之龍喚戲  
十五班進營開宴逐套點演正飲酒間報各鎮兵至之龍跪稟據王  
玉璽不為意又點戲五出方撤席發兵三伯達將之即行有頃擒  
劉良佐至良佐叩首請以擒劉之贖罪據王許之隨獲三伯人同行  
乙己劉良佐以帝至南京請南侯黃得功死之

良佐奉據王令來追帝且召得功得功怒不甲而出隔河罵之據自  
誓曰我黃將軍豈屈膝他人者哉有難前中其頸者黃此立不動良佐  
即殺敵前者持其首以勞之黃終不應請明日決一死戰次日結東將  
戰麾下群進曰大事已去後取俘耳黃省視將卒皆無關志乃擲  
必於地撫膺大恸隨即甲冑服冠帶北向再拜自劉良佐即入其營  
挾帝回南京

附於良佐則削其官書以帝至以著其為賊君之賊於得功則書其  
爵書死之以著其得授命之正而馬士英之黨奸候國劉孔昭之并  
君劉國左良玉之阻兵禍國趙之龍等之賣已盡國其罪不書而  
並見矣

兵部右侍郎李喬獨先剝頭刎股誓為之

趙之龍同大清官並騎入城分通濟門起以大中橋北河為界東為  
兵房西為民舍通濟洪武朝陽太平神策金川六門皆讓以居北軍  
自是東北居民日夜搬移提男挖女啼哭滿路西南民房一棟值一金  
據三斬北兵拾物者八人又示前日大內搶掠諸物自行交還江  
寧縣藏匿者示

內院大學士洪承疇時牌論翰林小官每日入內院辦事仰掌院陳  
于鼎進冊送進每日侵晨點名

大理寺丞劉光斗鴻臚寺少卿黃家駒御史王燦等安撫蘇杭等  
處即索取降順冊

時百官既投誠於清復傳檄省直諭令降順檄曰自運金元以來蘇  
朔漢入主中國者雖以有道伐無道靡不弄好而積弊開罪以稱兵  
曾有以討賊興師以救後蒼義遂我中國不共天之賊報我 先帝  
不瞑目之仇雷昨除兇高出千古如大清者身有肅清 京闕修治  
山陵安 先帝地下之英魂慰臣子域中之哀痛如大清者身有護持  
我 累朝陵寢修復我 十廟宗桃優恤其諸藩安輯其綏禁權  
用其遺臣舉行其舊政思深禮崇義蓋仁至如大清者乎惟奸當  
國大柄旁落初遣魏公諱而不奉詞結遣陳洪範而不報命然後  
興師問罪猶且頓兵不進紆迴淮泗以待一介之來自古未有王師以  
仁以禮雅容揖讓如大清者也助信祐順天兵人端渡大江而風伯  
動雲入金陵而天日開朗千刀萬馬寂無人聲重史聚現朝市不變  
三代之師於斯見之請南覆攻誰為一旅之師故主來靖彌崇三恪



之禮凡我滿鎮皆撫誰非忠臣誰非孝子識天命之有歸知大事之已去收誠命係全億萬生靈此仁人志士之所為大大可以自決也幸三思之幸安國之謂予不信有如皁日順治二年五月南京文武諸臣趙之龍朱國弼劉良佐王鐸蔡英陳錢謙益李沾唐世濟李喬朱之臣梁雲構鄭之麟謹白

劉良佐以帝至宿天界寺次日帝坐小轎入城首披包頭身衣藍袍以油扇掩面太后及妃乘驢隨後與路百姓唾罵以其信任萬士英阮大鍼等而囚禁東宮等事有投瓦礫者進南門易轎而馬至內守備府見豫王叩首豫王坐受之命設宴於靈壁侯府坐帝於太子下趙之龍等八人侍宴樂戶二十八人侑酒半豫王向帝曰汝先帝自有子法不奉遺詔擅自稱尊何居又曰汝既擅立徒聽奸臣

報復私怨不遵一兵討賊於心何安又曰先帝遺體止有太子逃難速來汝既不讓位又轉展磨滅之何為又曰我兵尚在揚州汝何為便走自主之耶抑人教之耶帝汗流沾背無一語席散金竊候

於江寧縣署與太后及妃同宴豫王令舊臣往視惟安速侯柳作昌侍御指視之帝嗔笑自如但問馬士英奸臣何在爾

下令殺以趙之龍先判死國安速永康靈監臨淮尉馬齊贊先帝以漸刺託官惟李喬姚孫黎先判

豫王出示各城門云剃頭一事本國相沿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或不剃大刑必不剃民爾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剃之前有無耻官員

先刺求見本國已經噴罵特示豫王命錢謙益吏部尚書

上江提督朱大典歸于金華劉孔昭逃阮大鍼劉澤清皆投降降丁未安撫黃家萬至蘇州巡撫霍達巡按周元泰知府陳師恭同知文王輔推官萬通長洲縣知縣李寶英縣知縣吳夢白等皆迎

霍達於北兵渡江後到任泊舟河干不入城令大開六門縱婦女出懸錢謙益既投降於清以招降江南為已任使書檄換及御仲第勸降有名正言順夫與人婦等語屬門下客周荃同家內充安撫朱蘇時官府皆進士大夫爭入山家萬等入城民皆親者以迎城中士女志有設者禁於門者

鎮江監軍副使楊文驤殺安撫黃家萬

文驤半駐兵五伯鎮江南奔追蘇適太監李國輔亦至果不意猝入城執家萬數其罪殺之周荃聞風先逃文驤遂自行巡撫事

豫王調兵八萬下蘇杭

六月清兵入蘇州監軍副使楊文驤逃長洲諸生顧所受死之

清兵入蘇一役虎丘黃花涇一從楓橋出橫塘一從高板橋出洞涇大

帥日勒駐師閶門外白雲庵令士紳朝見各行禮拜禮遂統兵入杭命侍御李廷幹同降將上國賢鎮蘇州授原任通判徐樹藩署太倉知州

事舉人王即李楷等署嘉定武進等縣知縣顧所授者長洲先儒人稱東吳先生聞變賦詩云身是明朝老布衣眼看世界不勝悲從容死而

宮場地免使忠魂奔瀾渠又書凡上三非自同於匹夫匹婦之謀實不忍為披髮左衽之人遂往學宮自經為學役而覺乃赴水死

清兵入杭州馬士英逃  
路王率浙江巡撫張秉貞左布政使吳儼舉督糧道副使王毅錫杭

嚴兵備副使吳簡思水利通制使錢錫等迎降

士英至抗擬復奉立王王堅拒不可及自勤王以書招王王度卒不能抗遂自詣其營請勿殺富士民自勤王之接兵入杭布不易肆

閏六月卓卿離髮令下士英在籍少廖事徐沂死之

先是沂致書親族云前月六日之夕弟將引決於庄舍為座奴所覺志不能遂今紳士欲迎弟勤乃弟臨大節之時也存此不屈膝不被髮之身以見 先帝於地下見先人於地下其在後之人則三位長兄與吾以發表兄善視之至是聞離髮之令貽書友人云先有數行呈諸兄其時以郊迎為不可也今月勤未至而離髮之令已行嗟乎屈膝不可也祇髮其可乎江萬里吾師也特予不入城雖有國事止水而不能不死於路耳惟諸同志為弟明此志焉是日從山中移舟虎月月下沽酒獨飲草從容赴水死諸生殷獻目避兵救漢家人有割髮往者見之號慟三日不食死叔父中書東宮時高陽城聞令自投於河家人救之絕粒六日而死通等僅保一髮以見祖宗於地下之句以表其忠義

北使至紹興在籍左都御史劉宗周召金都御史祁彪佳等死之

清帥傳檄至紹興與逆人投降彪佳知事不可為投河死宗周則絕粒死其言曰非難自刎投河也但此身不得全而靖之不可以見我父母祖宗時死有諸王王玄趾者貽書相勉勉甚激切又有潘某者尚未入洋亦隨宗周殉難

馬士英伏誅

士英渡江後然兵逃散乃潛居天台寺中其家丁某縛之以獻貝勒款其罪惡誅之刺其寢實之以冲用快衆憤時人有以圖為對者曰

周延儒字玉綬先賜玉後賜純繫廷儒之頭宛同狐狗之號馬士英號孫仲家藏瑞腹藏針果士英之皮遂作犬年之類

明士英至一再逃矣彼既以逃為上計將宇宙之大何他不可棲難而執相擒之以獻者即其自衛之家丁也前再書逃此書伏誅以見包藏禍心之賊天人之所必誅斷無有倖免者可以為衆世永鑒矣

長洲諸生陸世澹首倡集義于陳湖

世澹字兆魚世居陳湖以富稱先是十將官者聚千餘人屯陳湖中兆魚慮其為亂亦屯聚千餘人名為荷筒實用防逆時下令號聚鄉民歸惶甚十將官因以言煽誘之鄉民益懼逆府縣差催馬州者挾以兵勢索需倍於往昔鄉民皆洶：思亂十將官因民之洶也逆殺其人而焚其舟揭竿稱變邀兆魚與同事時城中富家大宦皆避與兆魚為人系願久矣於是集義者四起咸以知謀財帛為事惟兆魚則盡散其家以集衆數十萬金之產盡捐以供餉又嚴禁部下不得攜人家一錢一錢犯者必殺毋赦時同舉義者兵部主事吳嘉瑞主戰之倡等復或投誠投職或流而為逆兆魚見大勢已去竟親然衣往舟妻子不顧

太湖義兵起以黃葉為主冀故水軍總兵也

癸巳城中義兵起時陳湖所部有被獲下獄者伏力士婦之以械樓奉火為號於是城中爭奮起相與焚北察院及巡撫公署李廷獻士國寶俱歿兵屯於南園城中大姓各設酒食以犒義兵然兵皆徒手無器械陣又無大器原任守備曹之璘將若果聚眾湖中約期克復若果不應之璘獨率千人入城與北兵戰於南園眾潰不能支死於鉅門陽門廟

側陳湖勇士章志誠亦死焉

松江嘉興當熱處山嘉定江陰俱集義城守

松江先有指揮曹某者集義救安撫吳東也顧乃猷而適括郡人金錢助餉郡人苦之乃共殺請原任兩廣總督沈猶龍為主嘉興則推吏部尚書徐石麟編修詹象美為主斯任安倫吳簡思開燧從水實逃出嘗熱先係原任知州嚴叔為主既而統兵何沂推宗室崇主執斌欲誅之僅而得免嗣後何沂為主崑山則推前任知縣楊永言為主嘉定則推在指右通政侯炯曾為主江陰則諸生許用及典史陳明過為主各集眾城守堅大明旗號

徽州紹興金華等處各舉兵城守

鄭道謙新北使于江上奉魯王為監國迎入紹興居之

邊謀者大同兵脩鄭之尸子也與給事中熊汝霖江兵金事孫嘉麟同起義於餘姚率眾至台州迎魯王台州紳陳函博及夏卿共集眾擁送魯王至紹興奉為監國新北使見其血傘旗上江總督朱大典亦起義於金華遣其孫廷上表勸進張國維亦起義於東陽遂為聲援起原任大學士方達年行官辦事調總兵方國安守蘇州隨調吳從富陽縣徽州則原任御史金聲同武進士黃登集義得萬餘人分守星島等處阻食自固

丙申城中義師時舊總兵吳志榮屯營黃天湯郡人張助勸之入城救援不應於是諸師各為款數有損紅僧戰甚力手段北兵數十人當十六夜月食李延齡令兵潛出衙門從嘉口繞出望亭奪糧杜撤之縱掠許登至楓橋而北兵在城中者亦欠收麥盤一帶計城內外死者

幾及萬人河水經旬猶不可食漂東李伯含素以武事見推及是率眾至盤門遠墮水死人感惜之

有朱旦者祖為朱瑄人稱白民先生昔有建文書法一書極意表揚遜國諸忠義者至是聞變旦發曰當時我祖作書忠於建文帝我今舉義忠於高皇帝雖死猶生也遂拜母訣別而出往太湖說黃紫諸時皆不應復詣書位吳志榮亦不應乃同西山徐雲龍等薄暮門往兵衛安而前雲龍斬中走其弟居遠僧景賢皆戰死亦遇害清兵入當熱諸生徐守賢等死之

降將洪某率兵攻當熱何沂先期潛逃諸生中尚有躬冒矢石力戰於華蕩者勢不能支遂各散去徐守賢母病不能遷兵至母與妻俱被并死守賢與兵格鬥死徐市徐惺聞城破歎曰我家世科第竟無一義士耶適別親族題壁云不敢立名後代但求清節答先朝疚半自縊項志寧方食餅聞城陷墮餅於地祝祝不食死諸生蕭某妻許氏為兵所掠痛罵不受行兵怒縛之梟吏辭之

清兵圍崑山徐開禧聞城門近降在臨編修朱天麟而走福達建元等死崑山巨族甚多皆輸餉餉死守諸生朱集璣徐開弘等仍守甚力復邀老將王公揚王戰事公揚年七十曾悍不減少年至是清兵來攻被圍十餘日公揚力戰死天麟方約開禧及諸紳給發兵糧開禧已預通款於清遂開城門納清兵入開禧者先帝戊辰首科進士任儒武知縣中成考選復邀先帝破格特恩拔授翰林者也天麟聞變狼狽走江西後聞降武即往復走福達集璣開弘俱死亂軍中諸生陶瑛募死士三百赴援中途聞城破自刎仰紳士民男女死者

以數十萬計，藉令楊承言潛匿民間，得免。  
清安園嘉定

秋七月，清兵破廣定在紹右通政侯州，進士黃澤懼等死之。

炯等信義城守，清兵初來攻，炯曾令其兵死，人來攻，預斷一石橋而走之，不即斬清兵過橋，傾壓死者數十人，有某泰將者，僕黃二公執請以訓，即其兵勇悍善戰，手揮鐵簡，前後數百人，後中夫如帽毛以死。七月初三，將李成棟復糾太倉之兵以東，東西門齊攻，大砲擊城中，無虛，則薄暮忽大雨如注，怪風暴起，城上遂不能張燈。成棟令兵丁潛伏城下穴城而守，若弗覺也。初四黎明，成棟置砲於地，亦中砲聲震城，一隅崩，鐵騎直踴而上，柳安不能禦，城遂陷。炯曾急歸拜家廟，赴池水死。成棟擄其尸，斬首以殉，其長子玄濟被數十刀以死。次子玄潔亦被殺，有曹某者，逃出家，射傷軍城破，歸家，人盡登一舟自沉。諸生錢用圖、周廣業、從閩張銘、屠夏雲、徐唐金等皆死之。淳耀與其弟潤耀赴傳舍題詞，許於學弟曰：「業已死矣，尚不能尚，不能忘節，即名即遂，同經數日，親友收其尸而如生。」  
唐中太湖兵潰，黃崇雅、顧孟藩、崇安王之、聚湖中，然無遠圖，惟搜捕諸賊人及沿村打糧而已。民苦甚之，已未，清兵數百騎，縣吳山趙克孝、黃兵方集木，清風俱過，黃遂入湖，河唐中清兵後至，鄉民被殺者數百人。

李成棟擊吳志葵、黃斐于湖河俱擒之，以歸。

清兵入松江，在籍兵部左侍郎沈猶龍原任吏部主事夏允彝死之。

清兵入金山，衛指揮侯懷玉父子死之。

猶龍既從事，即斥逐當指揮張某，紳士民為城守之計，皆終兵吳志葵率水師營於湖河中，與金山衛指揮侯懷玉皆主議，時懷玉與志葵不合，志葵故設端以難之，懷玉憤然起曰：「府城港大總統，我提督金山衛，吾當死守，誓不使北兵得近衛城一步。」懷玉遂往金山，志葵仍歸湖河，李廷齡將裝松令北兵潛匿舟中，命中書董廷對為間，假以探沈為名，實納北兵也。眾知其謀，追廷對於青浦，廷對尚書兵部孫也，通謝某者，製造軍器，往城中交納，沈令開南門，納軍器，舟人忽報黃崇斐兵至，皆以紅布羅首，內一兵紅布散脫，則解髮儼然，眾嘩呼北兵入城矣。沈遂東走北兵尾之而行，甫出東門，沈左肩中一箭，遂死於濠下。松城既克，廷齡令小將張某攻金山衛，侯國守不動，有北將緣城而上，侯立手刃之，如此數人，乃止。後李成棟復以文軍助之，侯竭力死守，相持者三日，乃破，侯猶巷戰至死，馬不絕口，其長子叔補極口詬誓北將怒甚，即執於中途，廷齡下令勒諸紳進謁，夏允彝拒不從，其兄遂之終不可其兄，兄汝終以為不可者，惟有死耳。允彝乃自投於池中。

清兵圍江陰，歷閏六月至八月，破之。典史陳明遠前任典史閻應元諸生許用及訓導馮某中書戚仲等死之。

六月，新江陰知縣王下兒髮之，令閏六月一日諸生許用倡言於明倫堂曰：「頭可斷，髮不可剃，木義北門柳兵倉袂先起，拘知縣於一室，四城內外應者萬人，求登舊藏火藥器械，典史陳明遠開庫給之，隨執守備陳瑞之，搜緝在城奸細以獻，商部康公嫻武事，共推數為將，即亦招兵自衛，舊都司周瑞龍帥水師駐江口，約即兵出東門，周從西

門協勤既而敗結時清兵日熾各鄉兵盡力攻敵每獻一級城上立給銀  
立而撤商桂整入城盡傾所有與明遇充餉而自往督饗吳志發處求  
援苦兵不應桂遂視疑為僞是時叛僕四起大家咸歛死不暇清兵  
首掠西城故至而聞即原公往禦不克清兵焚東城大城城外富室原  
公帥鄉兵與戰敵清將將一人鄉兵高瑞為清兵所獲不屈死而瑞龍  
掠舟而逃原公不知下落明過乃迎舊典史問應元為將帥鄉兵據之  
入城清兵四散焚劫鄉民遠竄無復來援者清兵始得一意攻城城中  
竭力修禦清兵前射如雨城內取錫蓋為敵以手接取日可得箭三五  
百枝一將駕雲梯獨上城內用長鎗刺之將以口納鎗倉身直躍一重  
子以刀刺其喉敵之尸墮城下又一將周身束以利刃以大釘撞城墻  
轉而上城內用火鎗擊敵之清兵日增休君山為營下瞰城中城內  
連砲擊之乃移營去居民黃雲江素善苦發營中人面日輒焚陳瑞  
之：子出已意製木銃從城頭擲下火發銃發觸人立斃應元復製  
鐵槌能於城外取人百不失一又製火排火箭之類清兵畏之將將劉  
良佐統兵來助設牛皮帳自衛城內索巨石投下數百人皆死良佐移營  
十方卷合營傳說判害城中旬為動良佐策馬自臨城曉諭應元罵  
曰我一典史早官耳死何足惜汝朝逆討將不能以死報國今日有  
何面目見此方父老言未畢良佐急掩耳而走明過日坐於城上與民  
同甘苦民咸賴為死無悔時松江新成李成棟等盡帥所部至江陰  
縛黃髮兵急奏於十方卷令作書招降葉曰各與城中無相識何害為  
清兵馳之臨城下眾無言志發勸眾爭降應元叱曰汝不能斬將殺敵  
為人所縛自處速死何用多言時清兵望炮格將而至發砲無虛刺

彈飛如雹一人立城上頭隨彈去而僅立不仆又一人背胸洞徹而直  
立如故有清將坐十方巷後城上發砲中之立斃八月之望應元以  
中秋節令守城者輪蹄賞月而自携酒登城臨四望嘆歌許用作五  
更曲令諸善詠者高聲齊唱城下聞者悲怨相半亦有激烈感慨者  
二十一日午時祥符寺後城傾清兵從煙雨圍雜中潛踰入城關門  
納師民猶巷戰有韓姓手格殺三人始自創男婦死者城中奔臂滿  
洋池及孫郎中池盡尸教重陳明過關門投火死關應元投水被  
執大罵不屈死訓導馮某冠帶縊于明倫堂有書賊仲者家於青  
陽入城協守城破大書于壁曰賊數死此賊之妻若女子若媳若此  
與許用俱聞室自焚雲雲江素善於駐歌城破後獨携一胡琴以出  
今妻識其為好師也

清兵下陳湖陸世鎗奔湖州諸生劉奎死之

蘇州提督吳勝兆甫履任即統兵下湖世鎗是湖州中藏之傷軍皆降  
清兵入嘉興原任吏部尚書徐石麟兵部主事錢棟死之

石麟等既集嘉興城守迎鎮將陳梧為帥軍聲頗振清兵來攻梧年眾  
智之三場大敗精銳皆盡石麟知事不可為自縊于書室中其僕祖  
敏徐錦俱從死錢棟投水死清兵至屠俘一空雞犬無遺屠家美為  
亂民所殺洞庭西山民兵潰黃營散後餘眾聚西山撥蕩通城王行  
大將軍事而山中無振軍政不立僅恃一徐雲龍而氣已衰矣城中聲  
言大兵將下西山眾遂縛同事蔡象坤以獻土國寶救之其勝兆統兵  
至西山受徐雲龍等降安撫而還

據王班師以帝及潞王太子北行前使臣兵部右侍郎左德第等死之

正月劉英及曹遵金鑑入訊踰垣得見懋第發跪令金鑑偕都司楊文泰赴南京奏之及至而南京已失守英其在太醫院也內院洪承疇謂之懋第曰免也承疇私者陣亡 先帝賜祭加醢九壇錫陽子愼久矣今日安得吏生李達泰亦未嘗懋第曰汝受 先帝寵顧不能殉國降賊又降清有何面目見我耶漢臣投諸皆受罵而去漢臣亦憐見之江南陷信至懋第題詩曰峽所巢傾路迥雲而下竟如何寸丹冷魄消難盡湯作寒煙絕不磨至是以江南再下今朕髮副將艾大進首見如今懋第立校杖之捕下刑部獄懋第曰我自行我法殺我人與若何預可達殺我次日鐵騎擁入內朝懋第南向坐於廷下攝政王問在廷漢臣何吏部陳名夏曰為福王來不可饒懋第曰若非中 先朝會元榜眼者乎今日有何面目坐此傳即金之俊曰先生何不知典發懋第曰汝何不知羞朕我今日止有一死何必多言攝政王揮出斬之趙開心將為之請同生者擊其福而止懋第至宣武門外神氣自若南向四拜端坐受戮刺于楊其涕泣叩首而後行利懋第既出開心始行啟王：將從之而已報死矣馬紹愉率所隨將士悉覓髮降參謀陳某及武弁王一斌劉統王廷佐張良佐俱不屈同日遇害 弘光之北也內各皆隨行轉贊南自棲墜下折足不死北軍葬之以北中途不食死

與先信國已赴義而元世祖喻教不及何吳既死矣而王一斌等皆同殉難與先信國諸客部派劉子俊等倡義追隨鼎鑊不避何吳是故繫之於北行之下者見其心乎本朝也革駕一日未北懋第本朝之心一日未斬也詳書其官仍正其名曰使臣者嘉其不負此行也後於四方不辱君命如懋第方稱其選也曰死之者著其節也君存與存君亡與亡舍生而取義其平生素所自矢也若懋第者於為人臣之道盡矣詳其事於懋第也

冬十月福建巡撫右僉都御史張肯堂巡按御史吳春枝總兵官南安伯鄭芝龍左都督鄭鴻達及都布按三司道府文武等官擁立唐王即皇帝位于福州府改元隆武

弘光登極盡赦諸罪宗在高牆者唐王因得出旅泊京口清兵渡江涉遠擁之而南遂邀訂肯堂芝龍等備法駕迎唐王即皇帝位改稱隆武元年遂尊弘光為聖安皇帝以布政使司為行宮居之大赦論功行賞芝龍鴻達俱晉封為公提撥育堂為吏部尚書春枝為兵部右侍郎召大學士蔣德璟黃景昉於家加太子太保行宮辦事三司道府文武等官優陞加級有差以芝龍子成功為左都督賜國姓提督御營軍務以原任知府吳震文為戶部右侍郎總理軍餉以陳謙為總兵官鎮守衢州命御史陸清源安徽江浙二省陞知縣趙王成等為吏部司官行人王景亮等為御史即命景亮巡按浙東軍前監紀授錢邦芑等為給事中道官安撫兩廣雷曾等處建立大小九卿等衙門選補各官俱事

聖安皇帝 太子路王出問至南十二月監國魯王遣上書諸報皇帝

太子張曰悼皇帝王謚曰淑問王

右按光帝即位僅及一載而其局凡三變其始也雖未見高祖之實而時中岳土燭終之訓此一局也既而貴陽之禍水延入鄴夢之憂州叢生又一局也最後則高虎之奸憤盈象口而貴陽之中氣奮同仇其旬愈變其事亦愈逆所以然者則以安樂雖武侯不能輔而銜環之撫庶其可惜也竊不自揣蓬蓬之外僭用發明而武謂是非雖存空言美補是又不然昔春秋之世亂臣賊子遍天下幾不知君臣父子為何事孔子取魯史而筆削之奸國者有罪篡弒者有謀蓋子推尊其功以周之東遷為一亂以春秋之作為一治直舉以典周公並列即以己之正人心距揚墨綬其後胡康侯次表章春秋後推孟子之功謂不在焉下空言之所繫固若是重哉嗚呼人之所以為人者以有此君臣父子之大者也故物我交引隨世遷謝者其幻而無布獨存亘古不磨者其嘗大官大邑印紫綬若者其幻而窮理盡性據屋漏而覺鬼神者其嘗甚者嗚叱風生威福任意喜如勝而越推測孔光之徒望塵遠拜思避餘時以示榮寵者其幻而剛大之氣塞乎兩間直可薄日月而吞天地者其嘗人甚如操之詐譎之奸槍之狠似道之賤華歆之徒搆功碩德代掃除而効有功者其幻而惟是滔滔明志士卒忠孝義盡而仁至者其嘗遂於幻則愈將愈下勢不至冠履倒置人禽易位不止守其當則心得其正心得其正將是非明而好惡當廉耻重而禮義興邪惡底其銷身軀陽剛康侯而作綱日嗚呼其亦有不得已焉者矣

閻廷杖誅

欽差總督川湖雲貴廣西五省軍務兵部尚書何騰蛟奏閻廷杖誅閻叔未敢扶同謹據實回奏事痛自閻廷杖誅我元帝臨我神京罪通於天一旦刺死九宮山差紆神人之憤奉旨何騰蛟著吏部先行議處廷杖仍著將職職情形開缺首級真否該詳察奏解若果的真昭昭格叙賞以昭大信欽此竊惟人臣之訓義在勿欺如閻廷杖誅非真而臣謀以為死且居之以為功是欺也欺則臣罪當死閻廷杖誅果真而閻廷杖誅之為真物如首級物化而假托以明閻廷杖誅之為真亦欺也欺則臣罪當死然閻廷杖誅閻廷杖誅何以死於九宮山團練之手誠有其故閻廷杖誅死則宜留首級示信何以首級竟不可得亦有其故臣請為 皇上陳之臣自遭左變投身江濤遇救得生臣揣閻廷杖誅在兵南還勢必覓楚即飛檄遣臣傳上瑞章曉諭推官臣趙廷璧馳報咸寧知縣臣陳鶴齡等團練鄉勇以待閻廷杖誅自秦振發楚霜而連自閻廷杖誅困於萬上者踰月此國天亡之也閻廷杖誅居鄂兩日忽狂風驟起封而不見關心驚疑懼清隔其後即拔賊營而上然其意高欲連臣監踞湖南耳天意亡閻廷杖誅以二十八時登九宮山為窺伺計不意伏兵四起截殺於亂刃之下相隨偽將張雙喜係閻廷杖誅義勇得馳馬先逃而閻廷杖誅之劉伴當飛騎追呼曰李萬歲被御兵殺死下馬二十八騎無一存者一時閻餘閻之滿營聚眾及臣撫劉體仁都轉孫於湘陰撫袁宗第蘭養臣於長沙撫王進才牛有勇於新牆無不眾口同辭營內有臣晉豫舊治之子於祇祿亦無不眾口同辭也張

恭將大駐湘陰都指揮現在臣標時：道間逆之死狀嗣後大行勤  
換道阻音絕無復得其音級報驗今日逆者已泥誅死於御兵而  
御兵始不覺也便御兵覺其為閩逆氣反不吐未必逆能剪滅而  
致弩力之交加為千古大快也今而後逆者破都之氣鼓逆成烏  
啄獸傷之曲斜亦可以謝 先帝矣自閩逆死而閩二十餘萬之衆  
始為閩逆悲號既而自悔自艾亦自失逆就戎索於臣閩逆若不  
死此二十餘萬之衆偽僞伯不相上下臣亦安能以空拳徒手攝  
縱自如也伏乞 皇上祭告 九廟祭告 先帝使天下後世知數  
十年之剽寇一旦天亡於九宮山以慰 二祖 列宗之靈以快普  
天率土之願臣志足矣至如 明旨所云察實昭格該賞是使海峽  
朝之議而重微臣之罪臣惟有灑血於 先帝而已而奏無一毫  
欺飾可任懷惶待 命之至

隆武元年 月

日具奏







慟餘雜記一卷

〔明〕史惇撰

清鈔本

上海圖書館藏

懺錄雜記

天壤孤臣史 情



東林緣起

東林之局始於神廟龍鄭貴妃有母愛子抱之憂而一二賢者杯蛇弓影形諸章奏乃神廟不加嚴謹望風者遂疑真有是事而競起欲因以為名高且欲結知東宮以為厚利不知聖神之意以為人臣而誣罔君父自有天誅不妨任其貫滿此亦帝王御世大權所未曾有不可為法而豈以其釀禍直至使天下之士但知有門戶不知有朝廷又寧可得罪於朝廷不敢得罪於門戶若謂得罪東林飲非懺錄雜記

君子而竟不思抹卻君父更於何處作君子也吳禮山云南黨固多小人東林豈盡君子第不走東林縣以小人目之聞之先輩云東林君子有蘭茂一室向壁跌足曰不料至此蓋謂神廟御麻之久也嗟乎此其心可對天日乎先帝初年慈親黨之橫禍用東林未幾覺其無實使為奸相溫體仁所乘以後賢好莫分朝裏路甚則始嘗試之敗即為罪屬不念積事之罪固無逃也而國事可嘗試乎先帝雖精明其實陰為門戶所把持不得動此在天之靈聞之亦必為撫心者從來黨禍未有如我朝云

天壤之報

聞賊破京城專為打破周介生偽名士一局滿人入據中原專為打破東林偽君子一局東林非進士不得入門戶而清朝取人亦以進士天若曰所謂進士乃如此東林要錢惟恐人知覺而清朝要錢不怕人知覺天若曰所謂要錢當如此蓋天之厭之久矣此神廟之意所謂自有天誅也

立碑玉杯

一老內臣年九十餘述事世廟其言曰人遺萬麻聖上要馬東宮好沒天理聖上朝夕在東宮福王日在左右自不必說只一事宮中有一玉杯可注酒并許其色潔白無比懺錄雜記

二

注酒其中即如琥珀聖上絕愛之每飲必御一日忽失索之至再至三而鄭貴妃始云想是孩子們拿去上大怒立索而碎之曰吾不以此杯賠禍於汝

挺擊一案

嘉興錢仲遠曰挺擊一案至今聚訟蓋當時神廟宮中調停萬安已兄弟翁父母順而外廷不知猶若以為奇貨可居也聞之內監曰先是張差事發神廟即詣中宮王皇后迎見曰皇上何緣得見老婦上曰有事相商遂坐語其故后曰此事老婦亦不敢知須與哥兒面議哥兒者東宮也少頃東宮至后問之東宮曰必有主使神廟色變而鄭貴

妃徒跣指天自誓曰奴婢萬死奴家亦族神廟勃然磨席而起罵曰此事朕家亦了不得希罕汝家然後東宮愉色曰此事只在張差身上結局足矣神廟撫其背曰哥兒是萬萬年太平天子亘古未有之愛立刻消弭真大聖人作用可謂止慈止孝者矣

### 黃石齋鄭節

黃石齋先生望重一時學問淵藪與倪文正砥相上下天下想望追遠以爲安厄顧慮得罪於先帝後以疏救鄭鄤觸聖怒事在不測天下惶恐其死貽先帝以殺賢士之名周延儒救之遂免於是大麓營於東林馬宮流寓江州余物餘記

三

往候之一見竊曰此孤僻人也幸而不大用不則求之介甫非此而誰南都既潰唐王正號於閩中先生輔之躬出募兵至歛被擒送南都洪內院囑殺之亦可謂得死所矣嗚呼但終不得與文信國同日語耳先帝所用之人未必是而所不用之人則未必非故特表而出之以告世之有識者

又

鄭鄤之得附孫淇溪先生慎行也先生於鄤父太初爲乙未同年又比隣亦一老東林也先生微聞其家庭有穢行初不與交迨壬戌翰林歸見先生修通家子禮甚謹先生

原之謂未必真有是事鄤乃略先生家釐凡先生終日舉動及所讀書具以告鄤不時過從先生有問輒應聲而答議論見解無不合遂喜之每向人曰昨長真可人文湛持議士戕狀元末久上書指斥朝政有僞儒登場等語殊亦非體而名乃大重鄤即救之亦與同譴於是東林亟許之矣湛持究以爲恥每語所知曰一天好事輒被武進人弄壞然而蛇釘蚓結遂至不能脫手卒受其附行之累至黃石齋信之者則以歸里時借館其家請見其母其母極口鄭孝內外無異詞石齋晨起良久不見鄤出使覘之則鄤方長跪母前親進朝餽而後出不悟其母之非真母也石齋餘記

四

齊君子固可方欺而小人用心可謂無所不至矣然烏程發人惟簿雖絕無大臣體而石齋之信鄤亦何至十倍於曾參之母也三人之言則從二人惟其虛也烏有國人皆曰可殺而我乃必以爲賢執紼若此可與論天下事乎

### 鄭玄嶽

鄭玄嶽紅東山之望已久其出爲太宰也毫末有所表正獨以護聽周鑣降處張公亮朔一事至云我自有肚單公亮遂作肚單記行世其文極出嗟嘆笑之致傳爲千古笑談然亦有所本先帝初年王永光爲太宰王永光故魏黨見其局敗密揭留臺中史嵩之高捷二人二人於魏黨爲後進

未有顯迹因是得留魏黨辛賴以把持傳授云其降處丹陽賀鼎也眾謂無過永光舉手曰有人揭他在我袖裏故知玄徽亦猶行古之道也獨永光逆黨玄徽東林品數不同平時所笑罵者比輩而當局所放法者即此輩亦復何歟

### 劉念臺

劉念臺先生宗月剛正嚴重真古君子雖在田野先帝時念之忽曰畢竟不要錢還是劉宗周東林間之物勃然曰吾道將興之日於是壬午先生復起為總憲時有絳州知州孫順者大計循例以書帕為貢先生大怒上之孫順削削餘雜記

五

簡孫周所自取而先生清節亦不以此事而名益高何苦將他人性命傳自己聲價先生紹興人同里章格庵正為東林後起鉅紳省垣章之封翁濫說情而而劉之子聞干有司有章爰發正者為之語曰吾亦能為劉念臺苦無其子吾亦能為章格庵苦無其父雖屬戲談人以為確語焉

### 劉鴻訓

先帝御極之初鴻訓為首輔嘗有一疏命小璫送閱改票鴻訓溫云票從何以改為真是冲主如是者再小璫即以

有金原誤余  
借叢未詳疑有誤

踏踏問或請對或用揭平氣商量務求至當上必不吝轉圜而乃以不經三思一語致先帝有薄待大臣之心啓任內臣之漸皆由於此致君行道固如是歟夫票擬輒允乃神廟末年改政意客便執為故事且天下之主而必以有前無嚆為盛德事則燭靈借最亦惡傳於堯舜之名矣

### 二十四氣

吳中之士無不慕東林為君子者先帝朝乃至江北亦稱東林以吳鹿友姓為首南人謂之新東林故士午一番考選諸人專為權戴鹿友大拜南黨之言曰新東林銳不可當者謂此然廷推甫上而即有二十四氣之謠直達御前

簡餘雜記

六

### 二十四氣吳為殺氣云

### 東林經濟

內閣督師祇源愷陽秋少見方畧耳命劉宇亮而宇亮以賞罰不中敗矣命楊嗣昌而嗣昌以襄藩失守敗矣命周延儒而延儒以受將帥賂又敗矣至命吳姓而憚

大經濟也而經濟安在哉嗣昌非東林

### 錢牧齋

清朝入北都孫之解上疏云臣妻故脚獨先事已可揶揄豫王下江南下令剃頭眾皆洶洶錢牧齋諡曰頭皮癢

甚遠起人猶謂其篋頭也須臾則髡辮而入矣丁亥東省  
土兵大作之解門門被殺此其作惡深重亦何足道獨念  
牧齋老東林尤號鍾先帝御宇東林推轂上虛懷將大  
用矣溫負端體於召對直發其辛酉典試新聞中錢千秋  
一朝平步上青天閣節牧齋底蘊盡破於是東林不能取  
信與烏程得君之深皆自此始烏程自知不為東林所容  
乃放一頭地故使宜興與湖先之宜興故與涿州錢生死  
交但東林一聞涿州石即若人人立死其手而不知烏程  
手段種種高人數頭也蓋烏程譽之不喜罵之不怒故宜  
興用事雖處處照管東林而實事事倚烏程為牆壁故得

物誌記

七

執詞以謝東林曰此烏程意也東林遂安宜興而惡烏程  
恨不即時逐之為快烏程微覺其責已宜興不安請告於  
是烏程當國即引已縣經庭一時榮英琛葉有聲皆其死  
黨東林不敢犯烏程羣起而攻已縣已縣去而長洲用文  
蓋此東林不能得之牧齋而以長洲代之者未幾以爭許  
譽卿革職溫曰此上意也文勃然曰科道官革職是今日  
極榮的事烏程即執詞以奏曰震孟之言若此是以皇  
上賞罰為不足憑也以股肱心膂之臣作此悖慢不經之  
語臣不知其解矣上大恚長洲遂逐先是長洲之將大拜  
也鄭鄤附之入都烏程即發其枚母姦妹諸穢狀上大詔

不謂衣冠有此立刻定鄭凌遲獄而東林設局之說深入  
上心愈又愈確且益賢體仁為正人矣故已縣去而烏程  
遂與長洲同升蓋其深機已伏而又使先帝以己為無黨  
也是以烏程既死而鄭鄤立磔人謂先帝總為烏程一人  
所用而不知其實鄤節皆東林所自取也長洲既逐東林  
喪氣者久之遂不能扼武陵之用焉武陵故竊先帝有  
以東宮不丁家事意密載定王舉朝目為田氏私人武陵  
父鶴嘗以流賊初發生親倡厥失律獲罪武陵因請減賊  
為父贖罪而實希微幸成功為固寵計乃誣韓城主  
持內中線索追武陵債事自殺而先帝不忍加罪且卹贈

物誌記

八

烏海內大為不平韓城故光手又黥貨既不能如烏程之  
矯廉即主眷亦不固故吳來之昌時揮金十萬打透內中  
線索欲為牧齋翻局而卒不能乃說司禮曹化淳以搆殺  
韓城勾帳韓城知之即傾司禮司禮以驕虎之勢立發奸  
賊而韓城賜環之處分下矣中外稱快一時在廷以大臣  
體面誅之上曰朕所誅者是貪欺二字仍出其二揭一請  
廢翰林院一請監視內臣冠服皆用紗帽圓領然後知其  
奸諂至此先是東林有錦囊三計一曰黨許二曰釋葉三  
曰掃葉未及行而求之發此大難於是東林線索求之以  
小臣一手握定矣牧齋既百計不能涿州又斷斷不可求

其兩可而較美者宜興乎東林以宜興為洪不敢拗南黨亦以宜興為洪不敢背故宜興再召天下之人謂是兩邊擡出云嗟乎自宜興入而堂堂聖朝遂至亡國不知東林為之乎南黨為之乎兩家固無所逃罪而究其所以至此尤必有獨承其咎者牧齋亦可已矣乙酉南都福王擁立錢復投身馬阮之黨逆案之人固已盡冷而復以不生死之身出入於人不禽之世屢遭屠戮深州視之殆如畜狗呼之即來叱之即去殺之徒汗吾耳亦何為者嗟乎要做輔臣一息何容少懈抑先帝大難此生難報可憫人而逞即不辭為之耶

惻然錄記

七

吳來之

吳來之既殺韓城一時之意雖快然東林亦惴惴懼焉恐先帝之手滑也已而宜興以縱虜出口處分與薛一律即哀號怖死涕淚交頤狀亦復一律出循反爾信可畏哉至若來之以儀郎轉選君此祖宗以求所未有奈亂朝常大作威福縱盡出臺者之異己者為年例於是先與比周者競起反戈相向即自家和盤托出不顧萬一時鉅走之狀舉從前謫局之意雪炭無餘而又以通內觸宸怒先帝御皇極殿親鞫夾鼓抄掠血流禁地此亦祖宗以求所未有乃不幾而聞賊亦坐皇極殿夾打眾官云爾則又來之之

周雨云

陳演

姜曰廣云宜興之禍成於井研源井研謂宜興曰今日世界到底是東林世界矣老先生雖曰東林其實東林未之許也真東林駸駸逼人己甚竊為老先生計不如用演以撥其鋒演不敢負宜興納之於是黃東崖源請告之疏一上即俞亦前此政府所未有宜興以為莫予難也已井研遂居次輔既而三晉漸寒宜興束手井研復說之曰聖上所賞旰而圖者滅虜盜寇二事虜今深入重地大兵四面蹙之督撫皆貴門生請將用命此天亡時也老先生身請

惻然錄記

十

視師上必大喜一舉而功成萬世之計也於是宜興信之既奉命則又曰老先生行浸閣中撫事一望提督而已文淵閣印搗之軍中可也宜興以為印在則更無與為難者益得計視師數日上問軍中消息何如井研對曰正有所聞不敢面奏上曰何不具揭對曰閣印為首臣攜去矣上詔然曰白頭揭帖亦可於是今日進一揭明日進一揭而宜興殺矣宜興自矜其巧自謂為所欲為而卒為井研所愚此虎之死於孫也

癸未翰林

都中相傳云來館選每人費至十萬從來館選翰林掌院

為政而受裁於中堂詞林自吾所謂散衙門他衙門不得類乎此其所以高且貴也至是而吏部與之都察院與之吏科與之甚而東廠錦衣亦與之故其費至此然十萬之銀恐其難運乃易以黃金一萬兩皆山西潞絨貨大商之物欲得翰林者請立票包管至入選後但付一單云某衙門若干兩而不知此皆閹賊所置鈎餌吾人者也聞賊破京城百官畏縮不敢朝見偽丞相牛金星曰他官不朝也罷然翰林亦不朝何也諸館選茫然不解既而乃知向所謀館選之物皆索債也彼時先帝亦知之問閹臣曰外間金子踊貴閹臣愕然上曰新翰林故嗟乎貧濫至此物餘誰記

上

豈復成世界乎又何尤乎非我族類者

張羅彥

科道為朝廷耳目之官謂之兩衙門人每右科而左道軒內而輕外者道奉差出內即操其長短而六科惟內轉不過十年即京堂卿貳線索在手不至仰氣於人故除會推獨行外尤極把持銓政以為厚實而詞林清溪以有後來大拜一席銓曹亦輸已徇之所謂情面如此選郎張羅彥北人也恃其內授一味古之學者詞林不遠所託向人怪之張傲然曰傳語老詞林彼若不大拜不過一遙授鴻臚寺序班耳聞者訕訕

用內臣

先帝之用內臣也以外廷諸臣無有一人心皇上之心者余在都門兩載餘所見惟談門戶聲氣一則曰某席宜用某人某人宜坐某席一則曰某某頭手宜急劾某某無能為可姑置其見諸章奏者悉係藏閹射覆之言敲東擊西之智奉一俞旨即撤去本題矜為特論曰此語為救某某而發此語為用某某而設百方巧伺萬端潛移必使照臨入我雲霧而後充之舜之不則便為桀紂而虜與寇絕不聞有談及者不笑為強作解事即怒為故作異同思有以中之矣故內臣初用意者力爭而先帝意謂此輩懼吾悉幽餘雜記

上

其奸貪情狀耳於是內臣之遺究不可遏而或則故為作難以為名或則力與作緣以為利又或一條線索之人一與作難一與作緣而作難者即恃作緣者以為解博某某而免實禍幾於人曰家君子也即內臣初出亦謂惟已操人短長而不意先帝防之亦復與外臣等而又有操監親內臣之短長者聞亦往往得罪即內臣亦旋悔之矣是以內臣局面司禮最重而內外兼制獨東廠然而內臣皆北人兄弟親戚在近畿門路至便故終先帝之世東人北人最為得氣而門戶線索亦惟有東人北人每每占勝局焉

東廠



東廠之設原為訪緝事件而事件之多無如吏兵二部蓋文武兩途實官密爵之壟斷也於是二部與東廠約每一大選生銀數千謂之常例飯錢後加至數萬而內外扶同不相鈎索矣有敢露者乃同類中受賄不均而自相攻訐者也嘗見一錦衣湘人也為一同省詞林解紛一事而得數萬金東廠不知此誠中飽之勢聞賊西奔括宮中得金銀七十餘萬駝載而去天下聞而感之以為先帝宮中有藏金如許足支數十年而顧以二百四十萬餉之加失天下心致成瓦解即甚昏愚亦不至此吳暉山曰吾嘗司計請發內帑上令近前密諭曰內庫無有矣遂隨淚歎知偽錄記

五

諸飽賊者正是廠監內臣聚斂私蓄耳

袁崇煥

袁有如斗筭小入一味參誕於召對時敢為大言自任五載試奴先帝傾心委用其在閣外唯請徹喜宴諸口守軍數百名謂是冒濫節省幾何卒以無備奴騎長驅震震廟實始於此猶敢大講要挾幾欲為城下之盟此其目中視先帝為何如主致先帝震怒立逮下獄虐喪所懷懷來而去先是毛文龍據有東江正直奴酋後戶奴入犯毛即直稱其虛為奴腹心之患袁受奴囑云能殺東江永永不侵不犯袁遂假以會師為名至東江誘而殺之主其謀

者華亭錢機山璣袁故錢聲氣門下士而又先入盟名處士陳眉公繼毛師一除太平立睹之邪說遂以國事從浮乃至於此故袁誅而毀并戊正不足以正誤國之案也

梁廷棟

除東江而奴酋入裁驛遞而流寇起二事一律驛遞之裁也始於兵科給事中劉懋倡其說而大司馬梁廷棟主之梁固魏黨窺先帝有國用不足之憂而力主此事以圖容悅者也余嘗北上公車每見赤條漢獨立街頭候人雇替一切肩輿重扛不過十餘錢即送大地十餘里謂之抬班得此便可延一日之命其窮如此而秦晉之間尤甚故偽錄記

古

驛遞一裁而此輩無以自活於是邊卒神一魁一呼而眾已數十發難於神木總制楊鶴毫無方略倉皇議撫遂至養癰不久而數萬且數十萬矣又能文燦前在福建撫鄭芝龍卒藉其力以滅劉香傳一憤二遂謂卒可屢徵又主張獻忠撫局而一敗不可收拾二人與袁皆所謂死有餘辜者也嘗想宋室南渡一小朝廷乘輿播遷之時尚能修飾唐傳供具雖煥然一新而堂堂天朝乃使皇華駐節之所慘若殘陽古廟但有啼鳥如此景象豈為世所宜有故東江陰賊省二十萬而頻年屠殺歲費不止百餘萬裁驛近歲省金錢四十餘萬而添設勦寇督鎮各兵歲加練

餉至二百四十萬語云成大事者不惜小費田舍翁能為此言而富乘之君乃至下同寒舍則細人之誤先帝也又余初入戶曹親見庚辰冬底虜圍青山洪督師告急馬料豆缺時天津糧儲蓄豆甚多徵令裝送七日可達人不勞而費當初非秘謀奇計乃計臣李葵儒議發興平倉料豆三萬石給之待差主事一員督解用車一萬五千輛日行三四十里半月始達通計腳價銀三萬兩又賴先帝精詳念馳平料豆京師根本缺之不便特發帑金十四萬兩買辦補足豆價踊貴每石至四兩六錢有零持壽如此可謂有心計乎

物餘雜記

十五

### 韓爌

韓爌以光宗朝入閣天啓中散歸特召於崇禎之初天下稱慶以爲元祐之司馬也逆黨一案是其手定爌是時果有深心遠慮卽應取五虎十孩兒之類可誅則盡誅之其餘稱功頌德建寺拜像不過苟且富貴之徒且都憲礪頭侍郎杜挺吾朝陋習亦已久矣何足深究不妨直與裁除更始況有先帝英明駕馭於上誰敢不洗心易慮同事是圖渙小輩以成大羣真大君子作用也乃見不出此祇遵眾論一瓢百與間以賄成定爲五等自謂鐵案無以服死者之心祇以養生者之氣十七年間翻風浪浪恣依於此

嘗平心論之如霍維華當魏黨強盛時小有同異及熹廟臨崩大臣入見請萬世之計上已不能言微語曰信維華卽大聲唱曰傳旨立信王奸黨失色於是外廷悉知奸謀無措矣此其倉卒定策之功亦不可泯永成徐州後以唐存憶疏薦爲舉朝急攻維華發憤嘔血而死至若涿州投間能使宮中府中海內海外線索潛通其才亦有大過人者使其獨當一面勾當邊事縱不能殺賊滅奴儘可支延歲月俟吾內治有方兵強餉足天下事尚可爲也何至百方禁錮至使以國與人而可與有爲之君果如先帝殿上痛哭之言豈非千古恨事故人謂二朝要典爲亂國之刑

物餘雜記

十六

書而吾謂逆黨一案則亡國之利書也

### 耿後鄭五

唐人有云耿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已余見宜興正興此合早已大選卽李兆蜀人也曾推密雲巡撫劉某又推紹興守道於某宜興謂人曰物各有時如劉君於君二人推陞不及李見可掌選更何待耶蓋三人各眇一目故聞者大噱

### 典史亦微

宜興再相東林必欲起用許霞城鄉德州謝青墩亦在政府謝故前受烏程意參許者宜興語之曰敝門生張太安

謝今作散鄉公祖循性許霞城學生慰之曰不煩爾霞城  
出山亦在卽謝曰許霞老目非山中人但未審處以何席  
周笑曰還問何席卽興以典史亦就矣德州亦笑此其立  
言專爲起許一舉而故借此發端德州不覺墮其術中耳

### 吳曉山

庚辰廣紀內地素崇煥歎君青園聖斷必謀高程欲逞此  
機立一逆督案與逆案對案熱審之期殺數百人而株連  
大老亦幾數十此誠大奸作用舉朝知之無敢提者時有  
大風之變曉山帳卽上天爰示儆一疏烏程爲之縮舌全  
活無敢稍論焉之

### 真好吏部

謝青巖作六字正己辛酉四司肅然雖極貪汙不敢肆行  
無忌此其好吏部也惜其熱心大拜不入政府不休殊不  
自知清言禍利之名原非含宏博大之器余嘗謂我們用  
人幸無朝廷用速其才之弊祇有求入自達其用之過耳  
進退大權不在上在下不在人在己唯神廟沒年以來東  
林作法他人效之

### 言不使何

神廟求世宗嚴切之後一米爲言遂使言路縱橫鋒莫敢  
觸然而言之言雖無罪問之者亦不以爲戒言路之輕亦

走

無有甚於此時者每一番考選必先尋一題目作一篇大  
文章大抵就當局起見或正盛時而大張其談或將得氣  
而預揚其波或乘暮氣而肆其鋒鋒或竟露端而發暗箭  
總之占風望氣四字足以盡之此篇一作便是終身門戶  
跟脚以絕後來逃縣之路改東林待論稱人各有本末其  
所謂本末者如此德州深知此竅故方其在政府考選之  
局久未得行壬午考選德州有搖動宜與意恐新臺省味  
已爲尼其事也於諸君謁見時極道皇上自作聰明事事  
爲聰明所誤言之娓娓諸君側目而聽出卽有倪林山松  
掖拾其言謂爲誹謗疏上上大怒下府部議幾欲興韓城  
而除之

大

一例處分既得旨就逐而已舉朝稱慶同時又有爲四山  
一疏者以烏程武陵韓城德州當之德州這錯自是十六  
州鐵打不就底而言路伎倆如此亦陋矣

### 門戶坐位

門戶所爭者坐位坐位所爭者要路如刑工二位大堂二  
品也都察院食部四品也銓司有云四品京堂勝於二品  
大堂者權在故也又詹院暫副院又副院轉少宰少宰轉  
總憲總憲轉太宰此把持時局所居之階級也

### 老聲氣

東林南黨仇若水火而門戶之名門戶二字祇爲烏程至

以形諸宗從遂改爲聲氣言如聲之應氣之求云爾不覺自寫其殷之附吳之迹本不面目也名益變而馳益章如此宋分礎紱在僉院附德州威勢相比爲奸東林畏之如虎有刑垣志而注者亦宋人首發大難擊宋宋知爲東林所困計窮力窮乃於辯疏中懸譽東林一二表表者一月先帝語聞臣曰宋之普原非東林徒著人笑亦何爲者東林聞之愕然曰原宋皇上乃老聲氣也大哉王言洞若觀火矣

### 夫子

孔夫子之後有亞夫子二夫子如日月之在天又柳下之

伯鉅記

光

妻詠曰夫子之誼宜爲愚今漢儒董仲舒不稱夫子即顧府俊及之標榜莫盛於東漢而三君亦不敢稱夫子獨楊震學者謂之關西夫子然猶不出乎鄉唐之韓愈宋之歐陽修其門下上如蘇軾曠世逸才所以尊稱其師者不過曰歐公曰先生而已亦不稱夫子也即真正理學道貫天人如濂溪橫渠康節三先生亦不敢當夫子終宋之世稱夫子者二程紫陽而已我朝陽明先生理學事功第一未嘗稱夫子唯河東薛文清人間以夫子稱之東林馮從吾學者亦稱爲關西夫子而一二負重名者亦復樂受之而不辭己爲識者所笑甚至賊劓如周鍾其門下無賴之徒

亦稱周夫子然則夫子之名不成戲謔乎

### 雷演衍

雷介公機穢深隱很腹內忌其與周仲敷爲人無二即南賓中人亦未必有此毒手嘗以驚獄被詰辯疏疏清至述人言謂其衙門扁額天下之平四字應改爲天平之下者其堂官劉澤深恨不能食其肉比爲武德道虜犯內地疏參范成六統魁石公槐二督撫玩寇致之大辟蓋爲垂涎紙圖已代之故也乙酉南都福王既立介公時丁母艱齋菹園與定策大言曰福王不孝不宜主豈意在潞藩此東林私憂過計之語不敢遂出諸口而介公便慨然發

伯鉅雜記

平

之唯恐其修先王之障將不利於東林而不意福王固不辨菽麥者惟馬瑤草姓輩扶之以逞報復耳遂逮介公與仲敷同繫值左良玉犯關乃即獄中縊殺之妻曰庸言雷介公癡人爲江北東林所誤今日介公明日介公於是介公儼然自命爲登場矣或曰介公許人不孝而母死不奔喪何其明於責人暗於責己也獨其投繯時較慷慨於周仲敷云

### 宣興七相公

韓城之敗以文華殿中書王陞彦者華亭社人也葉有聲爲副院薦之爲入幕之賓遂通賄賂賒索事發嚴衛鞠之

悉得其奸狀故王棄市而葉賜縲其實不關東林手段也至宜與而濫乃更甚有七相公者肥弟也或十日或半月一出則事事得有的耗外人望七相公如望蔽焉其門下士則曰七叔來事安矣又有董心葵言武進人無賴落魄先結交廠衛諸人賭博狎昵先帝重用廠衛董以居間一二事有驗又海外戚嘉定伯家遂藉勢招搖門戶因之以通內宜與線索皆七相公心葵二人為之後敗緝董董便就其過付諸款一一招承故周死而董反得生其賄賂同比匪同殺身亦同而王死董生則漏網云澠兵於

### 賄賂之變

勸修雜記

主

先帝痛惡者賄賂而當事者至以交際為端甚有同鄉親故而不設一飯焉借口功令己不敢出蓋親故絕則暮夜之金更無知者其自便實甚而不近人情之謗始獨歸先帝矣夫者如銀子多換金子金子重換珠子盈千盈萬不可方物即書帕不行而易以銀杯謂之上壽皆目博古圖中翻出新式雕刻工雅加三加五工錢飽銀匠之腹亦何為者余嘗見一火房都吏役滿應得注選乃揣摩主司好尚與己諱偏覓宣審器數十隻價值百金以獻而得一美缺主簿者此亦世道之變也

### 清通問要

仕途首豎吏部以顯名厚實盤據之地一到手便至尊無與對耳而其進身線索不能不出同鄉力能把持時局臺省之手故臺省吏部相與比周時復嗾指者其恆態也曾鳳山輒由禮曹調銓部時曾二瀛遊在兵部二曾皆江右人隔府雖認同族稱弟兄而兩不相能亦積不相下至此又不能不相比也二瀛戲之曰吏部古稱清通問要老弟清矣通矣而詞頗繁費高初簡之鳳山應聲宗兄莫管我清不清莫管我通不通莫管我清不簡錢只在你身上要傳者大笑

### 陳新甲

勸修雜記

主

陳方垣瞞士子乙榜久仕邊道後陞宣大總督召對稱旨特授為中樞一切邊牆要害兵馬錢糧將官賢否如指諸掌此才若在國初亦東楊之流亞也卒以不經會推東林目為皇上私人百計殺之而后止至使留身獨對之謀先帝亦不敢自認焉東林震主之威古今所無也總之門戶把持斷無有以大僚要路予乙榜者惟當事嚴疆以備風浪耳至中樞一席顯名厚實與太宰等而肯彼非其種者久居其地乎且謂不殺之不足以見吾黨之作用與大皇上不足恃也任皇上益將此輩登時大拜畢竟無人作興畢竟要是進士

### 庚辰特用

先帝有厭進士之意故將庚辰乞恩舉人與廷試貢士盡留特用先翰林科道其餘以次序補明倫已下閣矣閣臣恐在廷洵洵異議密揭反汗於是從六部司屬始而後以推知正官足之先帝自謂不世之舉而豈意其犯銓部怒至不可測也辛巳大計內吏送至刑曹降革者七人銓部猶以不獲一舉盡空為恨從來計典外吏三年內吏六年皆須其賢否確有成跡而後處分未有去年八月入官而今年正月已掛吏議者有之自是歲始先是庚辰八月部曹填補者三十六人在外推知者五十餘人大都極惡苦

幽餘雜記

主

地數十年久曠之缺選君張羅彥置缺籤於座右一一出而注之如禦魑魅聞者無不憤慨所以然者外吏除卓異考選外則轉部謂之平等而時方多事凡被寇殘州縣期早見肩即尋常部缺亦得重價比三十六人者不遂所欲焉得不恨

特用諸人亦自謂盛典於是史愐等上疏請後進士例謁入廟行釋菜禮并立石題名二事下禮部議已具覆奏費縣閣臣張四知票旨不允上大怒盡行抹去不發改票御筆直批這所請謁廟立石俱依議行然後外廷無敢譁者比謁廟祭酒南居仁不肯受拜如故事同官王素臣知其

不可以理喻也愐之曰特用盛典年兄必立異同皇上聞之何以自解南懼始出受拜翌日愐等謝恩復得俞旨而考功郎葛含馨悻悻上疏謂皇上無端以特用榮之於前臣等自當執法以考功繩之於後希博旨以為爰除之案而祇云該部知道周德齋於壬午明經廷試亦請旨特用而前旨固云後不為例也

賜特用題名記史愐等一百六十三人吳康侯等一百人大學士周廷儒奉勅撰文翰林院侍書朱國詔奉勅書并篆額工部營繕司郎中王瀨監刻今立於國學中

### 刑曹韻語

幽餘雜記

主

刑曹伍竭王廷授以驚獄互計聲達人房大堂劉澤深遂出攘臂而被其類亦夫參究之體矣吳暄山戲之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尚書自起掌郎

### 許定國

定國之殺高傑也懼罪自疑慘惻無計有熊丹丘澤者客於陳雪灘盟進說曰定國能殺興平此其人不凡不及早收之不西走賊即北走為禍匪細雪灘然之言之於瑤草馬曰此賊也安用收陳又力言馬曰誰可使者陳曰張立中一為定國兒女親藉手招之可致馬曰我國知興老先生同患難不日即起用矣許事可無言陳遂不復言未

三日張唯一以原官召用矣蓋張與陳均以丁卯典試浙閩受累者故焉以此舉其口熊因又說陳曰公已入政府則招撫一局不煩 公自為之可也陳乃自作手書付

熊使馳報張召用新恩并招定國張大喜曰再進數日許不擇肯矣即刻致許令具認罪一疏謝恩一疏遣其子貢生某貢奏至徐州遇飛騎二百餘則朝遣還定國者遂以貢生諸人為奸細殺之許偵知即刻反投豫王矣先是清人分遣出師率以閩定豫王拈得江南大有難色不得已強行與妻子訣別至是定國力言取江南易如反掌豫王疑其誘已定國乃請前驅攻取揚州皆定國之教也士英協餘雜記

誤國如此可為痛恨

### 黃元公

黃元公<sup>諱</sup>戊辰進士初任寧波司李應庚午南闈聘得楊廷樞海內號為得人丙子復以補任杭州司李闈中得士稱宗匠焉江右近多東林專務標榜先生不屑依附以故仕途落落十餘年建昌府益藩素稱賢王偶與福建鄭芝龍締兒女姻先生恐其交結非宜壬午入都遂昌言於朝聞者大驚先生通宗教與天童密師善乙酉弘光改元先生為禮部主事未幾內潰豫王得之脅使降先生大罵曰朕竭奴運救我天下豈有不忠不孝之仙佛耶遂殺之妻

死不再娶人以為無後勸之但曰舍弟有子矣所著有瑤光閣詩文東海廬山還鄉等集及易疏行於世

### 金正希

金正希<sup>字</sup>登制科文章妙絕今古曠世逸才也為庶吉士已虜薄都城先生上疏請總改監軍御史乙酉南都潰先生任黃山首倡太義事敗被囚見洪內院先生大哭曰汝是何物奴才假冒洪亨九亨九受先帝大恩聞其死事予祭予葬加至十三壇封墓蔭子隆禮厚恤累朝未有而乃反面事虜乎此必假洪承疇無疑洪無以應輒殺之

### 登州水城

協餘雜記

宋

登州府水城乃於仕廉分憲東萊時所築後遭孔友德之變生靈賴以保全者數萬人此曲突徙薪之功也先生萬厯丙戌進士官至南京總督侍郎年八十六乙酉之變不顧髮曰死即死耳豈能復毀遺體耶遂終論者以為明室全人焉

### 鄭鴻達

清兵破揚州時鄭鴻達水兵守京口稱數萬與北兵相距者三日自五月初七至十一日堤初雲時而渡鄭兵不知何往於是鎮江首降四府遂不勞而下宜興稍與相抗獨江陰死守三月而後力竭城破清兵擄傷大半至今言及

江陰尚為昨古云當時口號云無錫一炷香宜興一條鎗  
江陰寧死不肯降靖江高跪在沙灘上武進獻了老要  
還貼一個娘嗟乎安得人心盡如江陰天下事尚可為乎

### 仙霞嶺

清兵之入仙霞嶺也亦以文武不和有錢邦芑者本丹徒  
諸生以召對授御史而陳諫故為人家義勇時任都督之  
職方行抗禮心不平之遂疏參其通虜謀故拜鄭之龍為  
義父芝龍救之臺班悉出與作難隆武不得已正諫法芝  
龍大怒撤備於是清兵如入無人之境矣先是湘東之敗  
亦以門戶蓋自起義收拾人望悉甲榜諸在籍者而餘姚  
怡齡雖乞

天

蘭谿兩邑最盛遂分餘兩黨而前此戮力諸人計無所  
施嗟乎是可笑亦可憐也

### 浙東

浙東之立魯王也自鄭履公繼發而一時人望則朱未拔  
賊張玉弼綱為之輔朱富於資金華諸郡人樂為用而張  
則好賢下士有大臣風蓋亦幾幾有定局矣惜以馬士英  
竄入其間已乖物論而又分餘兩黨將士灰心甚且勒  
索宦家富室助餉不則盡沒其貲於是眾益無同志矣先  
是癸未年方國安總兵楚伯與左良玉不合遂繞出湖南  
招集亡命得眾三萬餘馬千匹至甲申間國變乃紆道從

江右而歸浙焉鄭履公自知兵寡請與同事方許之眾號  
十萬故方遂公爵而鄭封義興侯又有舊垣中熊雨殷款  
者慷慨實心人也義兵樂為之用錢塘江對敵每折數十  
人歸復召募補足雖屢敗屢劄而人心無悔其後清兵渡  
江國安遁而復降而究不免於慘朱大典闔門自焚張國  
維自經而死二公可謂烈丈夫矣於是龍鄭及苗斌公諸  
人奉魯王棲於舟山丁亥春貝勒下八閩回師至寧波寧  
波之民唯恐其掃蕩舟山不保我婦孺已而敵然竟過但  
駐札杭州令鄭芝龍作書招斌公而已斌公亦閩人芝龍  
誚以同鄉之情並豔以貝勒待己之厚而斌公實無降意  
猶餘疑也

天

書詞欲以舟山寧波一帶委之又料清朝決不見許而魯  
王已為永勝伯卿護入閩海之中亦飾詞耳余客四明海  
道署中親見斌公與芝龍往復書雖不及田橫而意氣明  
信亦一漢子而芝龍則隨至燕京安置之

### 余武貞

余武貞以天啓己丑狀元及第東林目為拜跪得朱遂  
致終身損素不聲然其人亦賢者也初聞祁彪佳死曰可  
惜聞劉宗周死曰亦太早迨魯王監國遂慨然以身任天  
下事為禮兵二部尚書入則討論典制出則經理兵馬竭  
力展布不辭勞瘁浙東失守公服投水而死



### 于華玉

國變之後于華玉流落廣東隆武特加副都御史使守梅嶺饒仙及降清朝遂為前導至福建隆武聞華玉來以為奏凱歸矣孰知其意叵測也倉皇出奔幾被擒一日而殺諸王子殆盡入廣逼勒剃頭不如式者手戮之以媚虜廣人憤恨羣起而礮之嗟乎是亦明朝一進士也何至同室操戈如此于賓之曰唐王暗結黨膠固深以自家不是進士為恨其可笑如此

### 陳于鼎

清朝法紀混淆重滿輕漢雖一放馬廐卷鞭並府縣正官  
恤餘雜記

完

無敢不忍受者其在京師即吏部卿貳往往受鞭撻情不為怪其在他衙門專罪為人保債少得居間作餽口計宜與陳于鼎犯此遂被杖三十若吏卒然雖衣冠墮地不知羞也

### 張文光

清朝遂什一之利者稱頌朝廷本錢到處支用府縣供給有至杭州占民房登時遂出不許少停者錢塘知縣張文光以銀十兩送滿客掌家跪言曰此門三寡婦無一男子無處可掇求免可乎遂得并免此地名妙心子巷嗟乎若張知縣者真風雨中之幘幘矣

### 張存仁

浙福總督張存仁遼東諸生也建州得遼陽時便為彼中線索用事最久且力故其呼應絕靈在洪內院馮涿州之上其人亦停當知愛民杭人賴之賞贊浙江總鎮田雄曰清朝開國我等何足道若田老爺有新將擒王之功真功臣也先是馬阮縱黃虎山峒扼太平禦左良玉而豫王遂入南京劉良佐與黃同時封伯已降於清誘黃打話黃欲貫甲而出裨將田雄曰自家相好老爺疑他則甚黃出則良佐一箭正中其喉黃知墮計即拔劍自刎而死時弘光在靖南營中田遂喝之曰黃得功殺矣皇爺快走弘光不  
恤餘雜記

手

能動田即負之而出獻於豫王存仁之言謂此

### 園田

清朝園田之令與藏匿東人及滿人放債三事一時並下人心皇皇御史崔某上疏力爭以為此擾民之最甚者攝政王諭云滿人入東已二載即有貧農亦已用訖若不園田何以為生豈漢人該豐衣飽食而滿人該餓死耶藏匿東人自入主以來逃亡已十之七不嚴此令必至無復一人是我等曾孫立矣放債原有明示願者借之借者自應如數償還何虐之有以役若再胡言重法不宥懼懼而還園田所到田主登時遂出室中所有皆其有也妻妾醜

者攜去欲留者不敢攜其佃戶無生者反依之以耕種焉其園至河間府忽止者乃滿人園田已盡無復常田之人故也藏匿東人蓋自遼左被難以來所自掠者親戚不復肯去因而借此為名密令胡婦陽稱乘夜絕入居民之室登時圍索即十家連生寸草無遺放債每百兩只發四十兩纔及三月即還百兩如不足即沒入本人產業并追保者代償

### 立君

甲申之變南大司馬史可法欲立潞王鳳督馬士英欲立福王相持未決而潞王已下杭州福王遽至自北遂立之

物餘雜記

主

一歲之中但傳弘光宮中諸可笑事謂其昏庸乃爾身走家亡不足恤也後遇林爾亮云亦不昏庸自言找本不肯作皇帝他們要我做又一事不聽我行我為他們所誤若假東宮一事馬阮必欲殺之以絕人念而士英長子謂東宮即不真亦宜養之宮中以定天下之志此大見識馬不從此子即隻身歸貴州曰吾門無噍類矣又云潞王在吳門幾謙益已朝見必欲索銀十五萬撤派然後立之路王不能遂遷延時日而福王立矣嗟乎賣官鬻爵者有之亦有賣皇帝鬻天子者乎甚矣謙益主張東林之廢也林又云洪承疇一到江南即差人入閩通鄭芝龍許之福是廣

東廣西三省封為閩越王芝龍即修降款不意鄭鴻逵從海道內州合聲臣擁戴唐王之龍屈於大義大失自王之望故仙霞嶺原不設防日夜望清兵耳所以得一戰者以殘塘江戒嚴清兵不能越境故也然浙東亦有功哉唐王知必為芝龍所賣久為埋名之計今果不知所之云

### 周介生始末

周介生初選己未房稿題曰酒壇餘政酒壇云者是科介生為父爵調離成進士出涿州馮銓門爾調故酒徒介生欲附以起名是以巧為此名也至壬戌華錄出其名大噪兒為實黃石智是科出韓若海相之門介生間雜以己

物餘雜記

主

文冒石齋之名盛行當時識者已有黃盜周周盜黃之語然而石齋遂陰為介生所用而不辭矣有江右父于者聞而疑之扁舟直造其廬相與縱談三日夜則所見不逮所聞也至吳門每暮其短丁士都門陳臥子父子相遇毗圻配紀杖輿將同相與共論國朝文人第一陳曰無如王鳳洲父議不合遂至携臂聞者以為卧子為介生報怨也介生既有時名不但司衡有競欲得之以為門牆寵甚且求林亦推介生為聲氣矣十四五年間以處士而遙執朝權把持官府前此未之有也庚午癸酉姜燕及顧蔣八公繼先後與南試深以不得介生為恨介生於時文序上

極口唾罵主司後來分較諸房非惟竊慕其名抑且甚畏其口於是以己卯寇南都以吳未魁會榜而玉堂一席果入其手矣未幾閭賊破京城先帝殉難一時無恥之徒爭先朝見但聞朝人之中有呼介生兄者乃賊偽丞相牛金星介生故嘗設教中州侯木菴將太史寔時相與者於是介生嚴然為牛丞相高弟門生因而捉掇從逆諸人獻媚而勦進之表下江南之檄此等有人所不為一一借重其大手筆矣賊奴歸向馬士英執大義以殺之是矣乃馬之殺之又不得從大義起見馬阮故魏黨精受抑於東林其後立福王也乘時竊柄日以禍局為事時左良玉欲清君側傳徐東林袁繼

勳餘雜記

五五

威嚇之故馬阮聞而落膽遽取介生於獄中而殺之天下之人雖不願代介生置喙而未必不以其死於馬阮或有遺議則千秋是非將安定乎應菴野史曰壬癸之間烏程當國同監生陸文升發難欲搆復社黨以張天如為守將興大獄其時介生亦岌岌矣卒以東林諸君子陽持陰解得免向使介生死於此時千古以來一人而已顧使身名俱喪一至於此益信名者造物所忌巧取竊據禍必然焉

殘明紀事一卷

〔清〕不著撰者

清鈔本

吉林大學圖書館藏

晚明紀事

洪武乙丑科丁顯為狀元。練子寧為榜眼。花綸為探花。送花狀元歸娶。詩以狀元稱花。不曉其故。考宋時稱鼎甲者皆為狀元。或以此是。是年黃子澄以三甲改庶吉士。分狀元者與翰林題名。皆以黃為探花。而遺論名蓋是科題名牌有誤故誤傳耳。

曹鼎以孝史中狀元人皆知之。洪武辛未榜眼吳言信福建邵武人。也以鈔局副使中人多未之知也。正統壬戌又有松陵駟丞鄭溫中第。

嘉靖中南給事高鶴者紹興人也。嘗具疏劾嚴氏姻親許旨降縣丞稍遷鳳陽屬邑。今偶有嚴氏家奴來傳過其邑。鶴執之。杖至六十。曰。願爾以此杖寄爾主。不久為嚴所中。免官。陶器酒撰高墓志不載此事。

嚴嵩末年有分宜。今麻城人也。忘其名。在京候高子私第坐客室中。俄有家奴從內出。令見而起。奴乃叩首。今前令驚曰。若何為行此禮。奴曰。我主感滿已極。旦夕禍作。奴輩皆不免。此時得公稍寬。接楚足矣。嚴氏敗。令治其家。是奴亦在治中。令識其人。特釋之。嗚呼。此奴賢。知過其主遠矣。

楊繼成勅嚴嵩十惡。內有子孫冒違功一事。下兵部查覆。嚴公豹為本兵。袖一葉謂諸司曰。吾意已定。此功皆實。不虛諸君勿多言。是時王公遠為主事。與同官齊聲曰。此稿乃某人所為。不可用。公今日當為萬世持公論。何但為一時免禍計耶。嚴然起入大房。且行且詬。趨具榻。奏時楊公博張公時徽為左右。同楊默然無言。張言此事不可。但已牽楊隨之。入謂鼎曰。如公所言。則事激而禍延。縉紳不休。不便。愚以為第緩之可耳。公何



不說嚴公使自辭軍賞。則部可無覆。而諸司意釋公論。且不廢兵。鼎大悟。從之。于是疏入。甫呈。聽其辭。而吏受錦衣百戶諸賈幸。無推折張一言之力也。

陳文偉武昌人。督力過人。嘗五更之田間。猛虎撲地而來。乃兩手搏虎肩。而足蹴虎勢。虎死。後應會試。揭屋火。以右手抵牆頭。左手持同事人履。而出者幾十人。火執迫。乃損後至者曰。吾力只此。遂名動天下。後為山東按察使。令流賊百餘人掠庫文偉收庫吏第。謹簿書。諸寶藏。吾無慮也。賊大掠庫金去。良久。問主古曰。賊去幾何。曰。三十里矣。勅左右以一騎一彈來。馳赴之間。諸賊執為首者。彈左耳中之。又彈右耳中之。賊大駭。伏地請死。文偉曰。好為我送庫金還。辭賊。惟命。文偉以一騎尾其後。抵縣。虛賊請死。文偉曰。我何有諸賊。奴各杖三十。遣之。文偉自

負拓犯。意不以見功也。御史竟以縱賊論劾。免官。罷歸。穆廟在裕。時郊中側有所給于常祿外。積戶部者三歲。弗敢請。嚴用密甚。承泰謀之曰。非賄世蕃不可。請王爺得子金。以王命謁世蕃。而致焉。世蕃欣然受之。以屬戶部。即與三戰。給世蕃時請于人曰。天子兒尚行金。我誰敢不行。金者華事。談其事曰。世蕃真天大膽也。

鄉賢名宦有祠公典也。不惟有司不當私其人。雖子孫亦不當私其祖父。昔劉閻老健為相。時河南有司欲以其尊公及一某公。然入鄉賢告之。劉劉謝曰。吾鄉賢祠有二程夫子在。吾父何敢並焉。至如某公。固自當入。嗚呼。劉公之見遠矣。夫祖父無明德。而強列祖。是辱之非崇之也。近日士夫無一不入鄉賢祠。甚至積至列之。案下謂此鄉賢祠。非鄉賢祠也。

畫者象也值其畫者變也潛龍勿用者辭也用其辭者占也斯義不明而附會無不至矣

易終于未濟斯天道之不窮乎書終于泰誓斯氣運之將變乎詩終于商頌斯文辭之復質乎春秋終于獲麟斯王道之永久乎

淫野先生嘗言居要有九病見善忘舉者姑如惡不勸者比依違是非者諂媚公行私者佞意存覲覲者狡權禍結舌者偷指摘疑似者刻怒人微已蓋其所長而論者愈喜人奔競護其所短而薦者愈九者有一于此終亦必亡而已矣開誠布公九病可以勿藥而愈矣

古諸侯多天子繼則之支子故不得犯天子以祭始祖大夫多諸侯繼稱之支子故不得犯諸侯以祭先祖祖周道然也漢唐以

來則無是也禮以義起報宜從厚今士大夫之家廟雖推以祭始祖亦可也

李長卿松雲館書言曰問鼠無牙牛無齒虎無脾兔無脊龍無耳蛇無足馬無膽羊無神猴無臂雞無腎犬無腸猪無筋十二屬各有不全草木子論之當矣然子何以屬鼠也曰天閤于子不耗則其氣不闕鼠耗也子時夜尚未央正鼠得令之候故子屬鼠地闕于丑而牛則闕地之物也故丑屬牛人生于寅有生則有殺殺人者虎也又寅者長也可畏莫若虎故寅屬虎卯者日出之候日本離體而中含大陰玉兔之精故卯屬兔辰者三月之卦正羣龍行而之時故辰屬龍已者四月之卦子時草茂而蛇得其所又已時蛇不上道故巳屬蛇午者陽極而一陰甫生馬者至健而不離地陰類也故午屬馬羊鳴未時之草而

豕故未屬羊申時日落而孫啼且申臂也譬之氣數將亂則狂作橫行故申屬猴商者月出之時月本坎體而中含太陽金雞之精故商屬雞戌時方夜而火則司夜之物也故戌屬犬亥者天地混沌之時如百果含生意于核中猪則飲食之外無一所知故亥屬猪

問二十八宿之屬其義何居曰即前十二屬加一倍者也亢金龍辰宮也角木蛟附焉蛟龍類也房日兔卯宮也氐土貉心月孤附焉貉狐兔類也尾火虎寅宮也箕水豹附焉豹虎類也牛金牛丑宮也斗木獬附焉獬牛類也虛日鼠子宮也女土蝠危月燕附焉蝠燕鼠類也室火猪亥宮也壁水獬附焉獬狗犬宮也奎木狼附焉狼狗類也昴日雞酉宮也胃土雉畢月鳥附焉雉鳥雞類也皆火猴申宮也參水猿附焉猿猴類

也鬼金羊未宮也井木犴附焉犴羊類也星日馬午宮也柳土獬張月虎附焉獬虎馬類也翼火蛇巳宮也轸水蚓附焉蚓蛇類也子午者天地一定之位即酉者日月所出之方故八宮皆二而四宮獨三李長卿何人可謂發人所未發

崇禎壬午十二月二十六日賊取數十萬于鍾祥石牌作梁漢兵二十七日夜風火作船盡碎次日復成之三十日平明福鄧城惟授勦總兵貴州溫如珍先日方至立營未定力戰不勝死傷者眾率麾下數百人冲陣而去崇禎末元日賊分兵破陵總兵錢中選巡撫李振聲欽天監博士楊永裕俱為賊擒王督將士或殺或降者無算已時陷城撫軍宋一鶴留守沈壽崇邑令蕭漢巡撫中軍李佳應死之守瑞王瑞知府王璣降賊守道張鳳翥巡撫張國選趙城潛逃聞賊李自成偽稱奉天倡義文武大元

帥羅汝才亦稱爲元帥語賊目則有偽政府侍郎從事陸崇宗  
州縣縣尹等召改承天府爲揚武府

崇禎十六年春至帥移師東下掠兩岸船俱盡止于九江夏五  
月晦日陽會城先是張獻忠爲督師楊武陵困于瑪瑙山僅以  
數十騎遁去追破襄陽其眾不滿千人乃遁于六安山中踰年  
始出陷廬州新水繼陷黃州益以麻城里人叛黨共明諸道及  
黃易新附之眾各數萬人其勢益張漸有飲江之志雲雲奸謀  
偏布城中而楚藩所募鎮衛新兵弁領張以敬者黃岡諸生也  
嘗奉教楚藩督過之因與賊通約爲內應獻賊遂焚口涉江  
而上故相賀文忠聞之親啟焚諸請於鍾陽士卒議守禦要藩  
不以為虞曰終朝之警寇若騎母指亦應至矣監軍王楊基通  
奉巡撫江北之命聞寇偏欲去賀公第泣挽留不得二十八日

遠揚帆西渡防守鎮軍兵亦逃走人心洶洶前三日有發以獻  
等逆謀馮生雲路以告賀公公不決密問撫軍撫軍大笑斥爲  
狂生子是以敬等懼謀益急矣遂釀成鄂城之陷

周獻之云洋船漂浮在上錫之渣滓在下

經略圖海圍平涼據高原以臨城中日終巨砲歷半載始克  
城中人拾砲子十三斤者萬餘小者更復不能數也然止傷一  
老人行汲者餘皆打空地中堆積如山事定居人祀文神祠以  
報神德即以砲子砌祠地彰神功也

凡新考選給事到任後三日不出門待請先輩不拜行交拜  
也交拜起坐禮禮後連叩首凡曾任給諫者皆來交拜三日後  
始出門答拜諸客不敢爲客以偕先輩之故也  
凡巡方巡鹽關蓋皆有精微批一紙以爲憑限批發自內閣而

### 科臣批之

大兄云滿州擄去漢人子女幼者習滿語純熟與真女無異  
別至老年漸漸漸出矣雖排滿語其音則土百不遺一云予謂  
人至晚年漸歸根本此中有至理非粗心者所能會也予十九  
歲去鄉井寓吳下三十年欽念起居與吳習亦自忘其爲北產  
矣丙辰之秋大禹幾死少愈所思者皆北味夢寐中所見境界  
無非北方幼時熟游之地以此知漢高之思豐沛太公之樂新  
豐乃人情之至非誣也

陳陽字石文江西南昌人由靖府同知以科場入廉體記仁者  
如射如誤作若降三級後授益陽知縣無任可到開平西死自  
請求衛指揮胡掌天等吳國貴斬之于衆後護

孔明之出岐山以攻為守者也隆中已知天下大勢終于三分

矣而出師不已者不如比欲求三分不可得也譬之英其能侵  
人始能自治否則坐而待之耳彼誰謂國輩何足以知之

青田事功不少概見獨與太祖論相數語不惟知人并能自知  
而為相之道聖人復亦不能易也可謂天授人豪矣

蘇黃出海南聚蛇鼠成瘴而成故有毒能殺人王經云云  
虎皮之有托摺者乃以粟米聚成者也余向以爲生於世者  
庭官始知之

李胡拜為湖廣提督楊來嘉為襄陽總兵駐紮城胡拜來城  
來嘉擒之以獻平西胡拜復死于貴州  
明南京御史外轉者止于知府耳諺曰南道如老虎轉去作知  
府  
明季兩司見巡按用青殺手本外貼一紅簽

嘉隆兩朝書目明倫大典欽明大岳韓鄭賜吾學編高僧皇明鴻猷錄薛應旂憲章錄王世貞劉朝紀吳安瑞徵兩朝臺宗錄范守已肅皇大紀王世貞來考謀勞堪憲章編皇明召臣朔元夏言桂洲奏議胡瑞敏公世宣奏議蘇高南宮奏議劉天和關陝奏議劉天和督撫奏議渭陝疏要毛伯溫議處安南疏蒙王守仁撫夷節略王世貞吳典述成事述劉天和安夏夏司馬春西虹疏草沈越崇陵馬政呈明經錄錄皇明疏載兩朝疏抄嘉隆疏抄樊耀祖雲中撫平錄湖北民意錄汪宗尹少泉疏崇陽允繩柳齋疏草馬南江行誼錄高拱南宮奏請功臣封爵考名臣言行錄史鹿野奏議鹿野雲中奏議沈越清查京衛允食奏疏沈越嘉隆兩朝閣見記

洪承疇經略真除兵餉之外歲給銀五萬兩以供其用

梁保奉王王之神其說其像三百六臂頂莊燭體有公官不能改者則令其鑒于王之前甚則于神前然油于鍋百沸置一錢于油中肉過皆以手入油拾其錢直者勝無傷者皆于梁燭矣

梁保妻婦則請兵于官以叔之婦家亦以兵守叔歸未合婦適逃去入深山與私男子野合有孕而後迎歸所收日馬郎所走家亦與馬郎斷絕矣

巡按七品官耳其中軍則家將也

巡按于諸有司卓最者為之明朝以制禁之給之以銀兩而已順治初年一有司滿州人陰暗崇之以銀大怨抑之于地明季總督巡撫宴客若輩若以賞封物其中軍清初猶有守之者

只舊草井鹽井也在雲南武定府元課縣

李太白詩曰楊花落盡子規啼聞道龍標過五溪武帝寄書與明月隨風直到夜郎西紫芝曰王昌齡為龍標尉龍標即今沅州也又有古夜郎縣故有夜郎西之句若以夜郎為漢夜郎王地者則相去遠甚不可解矣其英古人之詩下易讀也

明時君僚被劾者自銜歸私宅則下轄廉以澤之于門揭莊籍二字開門以待命

明南凡開操分二日第一日則兵部職方司郎與科道派其事次日則內外守備與大司馬派其事第一日職方為主有侍科不待道之規則焉

崇禎間左懋第以吏科查閱南京兵馬錢糧與大司馬並坐明三邊總制駐劄固原軍門為天下第一堂皇如王者其照牆



畫麒麟一鳳凰三虎九以象一總制三巡撫也河西巡撫駐劄州河東巡撫駐劄花馬池陝西巡撫駐劄西安甘肅肅南巡夏延綏神道鎮興安司原各一總兵

韓世琦乃蒲州韓嶺之孫也幼被掳教隸漢軍稱其母其常猶在蒲州母終身不一至其子僑居以滿漢衣服飲食不使飲也母亦賢矣

祖心大師乃籍日續之子也

霍山黃鼎字玉耳霍山諸生也鼎年時起義後降崇禎崇禎以總兵使居江南其妻獨不降擁眾數萬盤踞山中思官兵也妻為其敗總督馬國柱謂鼎獨不能招必妻使降乎鼎曰不能也然其子在此使往或有濟乎國柱遂使其子招之鼎妻曰大夏將領非一木所能支然志士不屈其志吾必得遇將來一西



約吾解原喻今割髮然吾仍居山中以遂吾志不能若吾夫調居他處也其子履命國柱自來廬州鼎妻李氏出見責甲熟究參懷慄如偉丈夫如總戎見制臺禮遂降終不出山實鼎若江南久後廬與鄭氏通部總督時事敗服毒死

明成化辛卯北京慈仁寺刊篇韻禮部左侍郎眉山馬安序云身自開闢以來卦畫書契之文生而後篆隸行草之體出虞廷象衛之歌謠興而後雅頌離騷之詞作逮漢哀平時楊雄史籍如下諸體著劉纂永元中許慎東萊之為說文梁顧野王增如為玉篇凡偏字同者皆以類而聚沈約始分四聲為切韻類譜隋陸詞草又增加為韻略凡音聲協者皆以類而集唐天寶中孫愐兼收雅俗改切韻為唐韻大歷中李陽冰崇尚說文又其無翻切乃取孫愐切韻附益之祥符中陳彭年校勘玉篇又

增修唐韻更名廣韻然玉篇類形而不類聲廣韻類聲而不類形類形主母以統子類聲主子以該母也景祐中丁度如修廣韻為集韻司馬光為類篇此篇韻之名所由始也司馬又嘗科別清濁為二十圖以三十六母到其上推四聲相生之法為指掌圖自謂天造神設以便學者厥後李燾作類韻編難撰作六書略黃公紹又作韻會六書之義至此大備矣金王與叔推廣玉篇其書畫為篇海刺朴取司馬之法添入集韻韻母取切韻孝彥改玉篇歸于五者遂三十六母取切韻最妙後述論圖詞署諸篇首以便檢閱又仲子道昭雖其學出自家庭而獨得尤精見篇中部目太煩而形相推雜在他部者悉加改并如口品隨口入溪雖隨佳入照雖隨虎雖隨年之類是已又見韻中門法多雜即聲相協散在別音亦加改并如以臨隨尤以添隨

鹽鑾隨真諱隨談之類是已仍增減俗字于篇韻各母部下凡若干讀有一閱而銀聲奇字趣了目前無復含糊強嘴之狀道昭父子可謂有知于後世學者矣

永歷時有女總兵丁國祥驍勇善戰能于馬上打弩其夫趙楊亦總兵泰王出降後丁亦投誠仕貴州常勇壯與士夫交接延綏郡三昇流賊也後在雲南為三桂後營總兵今上和即位冊封親王夫人至滇云皇上顏閣三昇勇請一見歸為上言之三昇于未亂時死其死也預知時至生脫而去且知未來諸事其兵為滇南諸營最遠表請三桂以親臣統其軍三桂命衛朴領之朴字完和三桂之初塔也後其兵歸王緒夫三昇武人且起于寇而生死之際乃能如此人固不可以逆論也

咸陽人蔡世科少年窺身行伍有異能手足便捷殊方異域位三日即能通其語言操其鄉音人不能辨也抵指諸戲一經其目輒能之偽周時王封城據四川松潘總兵吳之茂降呼干城為叔之茂行三軍中目為吳三將軍云世科隸其軍中與靖逆侯張勇對壘為官兵所擒將像之世科曰子有機密要語聞之提督達此語記就像未脫勇命之前屏人語久之大喜立釋其縛寵任之預聞機密勇軍令嚴中惟一親信人他人不得入也今前科二枝各有暗記與時相相應置壘前連之以致有要乃親發世科一夜潛入其壘前解鎖取箭而出軍門驗箭放行世科乘馬呼噪奔吳壘軍中大譁靖逆驚絕大恨自此軍令嚴嚴未久臨陳世科馬蹶復為官兵所獲靖逆欲寸磔之臨刑世科曰余更有機密欲聞之將軍語得達寸磔無恨然非面陳不可靖逆笑曰今之前蓋欲觀其指辭以為一笑也世科曰

語不得聞之他人請屏左右靖逆命急其縛置榻弄人耳其語刺刺不可了久之靖逆呼人釋其縛不知以何語動靖逆也自此置之官廨中令二人執監之不如前之舒散矣靖逆死不知所往弟世傑稱職學曾為道人某賣藥于平涼市中為吳氏散藥收買雅錫公其年不過四十耳

俗以章疏為本不知始于何時古未有此今時章疏有題本有奏本此奏部文成問而行者謂之題本有私意啟請者曰奏本體例各不同也

閩人粘本盛自體科主試滇中丙午歲也時功令凡諸下人不得者勒令拔甲吳藩下人皆貴游子弟頂改遺學生名應試者三百餘人三桂持本盛體數甚異屬其破額唐收都中諸事三桂力肩之是科連人中試者一百五十餘人從來所未有也

道都史關部死難太夫人夫人皆在南京總督馬國柱歲終報米後即為例給之終身

金陵人翟天葵出身行伍道隨拔為都司以好漢目之出示曰將以為好漢榜樣也道隨死後天葵即往其家門首為二守門終身此義士足傳也

雲南鶴鵠山上有真武行宮制如太和殿中亦範銅為小殿一如金殿之式

洪經略入都後其太夫人猶在也自關迎入京太夫人見經略大怒罵以杖擊之數其不死之罪曰汝迎我來將使我為將下老婢耶我打汝死為天下除害經略疾走得免太夫人即買舟南歸

高麗書以牛為魚以魚為牛謂四足者宜為魚無足長尾者宜

為牛也讀姓為射讀射為棲謂去矢宜為射而寸身宜為棲也高麗人號稱能讀書而不能究六書之源委杜撰若此固夷狄也

江西吉安安福人胡耐菴字總制幕友也後題授雲南易門縣知縣羅輝反被殺其子火仁來滇省觀則已死矣扶柩無資詣際方方思羅金共謀其事有按察司經歷劉公曰耐菴有千金寄某處人無知者某分毫未動今見在以此扶柩有餘矣無勞諸公云云也耐菴之櫬以此得歸劉本吏員乃能為古人事可敬也劉公益昌人

火仁歸葬後復來滇中冒稱耐菴生受知于左將軍吳應期前館租樹數家繼入前將軍幕後吳命其雖髮走吉安通韓非有之信火仁因通馬果司穆將軍復來河南復應期命王公貴

人多喜之後隨入滇中投職見滇事去謀反正歸誠事覺殺慘昆明合程石門亦在其內

磁石吸鐵隔磚潛通或問余曰磁石吸鐵何物可以隔之猶子阿端曰惟鉄可以隔耳其人去復來曰試之果然余曰此何心試自然之理也後見一書曰磁石可以避磁石之吸鉄尚未之試

指木即今之黃連頭樹也楷有梗可以為器

以椰子汁塗蠟殼而漆之殼皆碎碎以漆點蠟殼上點處皆成穴將蠟黃自穴漏入滾湯中為蠟粉

蠟魚之血其已碧漁人得雌蟹則其卵守而不去得雄蟹則雖

疎

馬子瞻云陝西遼西番一路西靈半浪等處多三腳蟬其狀可執玉如泥 西番取蟾蜍特眉割開其酥皆成塊者不待和合曬跡也此為最佳若中土人摘取酥米合麵或餅或乾用者力其毒難取也

鄭公三俊池州建德人南京戶部尚書轉吏部尚書取入北京吏部尚書以事充江寧副使公至南京青衣小帽至朝前向朝四拜而去遂歸建德鼎年時年九十矣以老得不出經略法公之門人也至池州以舟迎公公怒罵不納其使經略大哭曰老師棄我矣終不得見而去

崇禎季年有言李陵朽木甚多恐致火災有旨蒐李陵朽木內官因之斬伐無忌數百年喬木盡惟斧斤零陵朽板沿街賤售矣而百姓遂有皇帝代賣祖宗墳樹之語不詳莫大焉

平西同星勦根蟻取四川兵至敘州府蜀王劉文秀兵多而銳不可當平西兵不戰而走至保寧星勦根蟻已決意去蜀矣時鄒雪海巡案四川駐陝西境上疏勸平西不能取蜀更引敵兵入秦境平西計無所出固山楊坤力持進兵議曰王威名震天下今退走則一旦掃地矣今日之計有進無退黑勦根蟻懼敵眾難之坤曰固山若卻請自退吾王獨進與敵不兩立矣遂進兵吳國貴尚初與戰而前所在有功大捷平西即上疏曰臣之退走所以引敵出險以鐵之也兵家之計不可先傳棄臣書生不知兵事妄言搖惑眾心幾敗大計 上讀謫雪海于遠東緣以魏環瑛之薦復起楊坤空秀函明涇州指揮在山海為平西標下將謀盡多出于坤之師東方皆坤往也坤子弄先字敬叔未亂已死其人高朗有古人風

明戶部印有三方通行印外更有戶部監引之印戶部監引之印未知今日猶因之否

有明時凡腰玉者輪前必用一人執朱拂以行拂以竹為之如今京師簪竹之製而竹系極細長四五尺自上至下皆以朱漆塗之行風中搖颺有聲

賜姓之園金陵也分兵掠上流安慶守土之官皆逃惟司理黃公熙績不去非不去不能去也兵至城下聞金陵兵敗即解圍去熙績以此行取入科而世襲把沙刺哈魯熙績福建泉州晉江人也

明季南京人說向為四川巴山縣令獻賊至隔江而學列數十里城中人皆逃向以病不能去獻賊以其城小而陋不入而去向以守土功行取為監察御史二事絕相類

許成少貧賤與母相失責後不知母之存亡所在有浙青江西人呂卜之曰不死可復相見也述記其八字而去後過者婦使推祿命與許母八字合且聞人也因問故述果許母即走告獻而述妻之亦一奇事也

孫延齡死四貞亦遼雲南滿洲吳大將軍聞請兵且至退走南宣城中無王孫氏之人猶有數千城守而忠義軍尚未至吳平西諸將卒屢逼城下堅閉不納有李將軍之援為難所傷死城中人懼皆離去而傳將軍前行周李思亦至矣李思忠之遺孀林道也

崇禎二年京城被圍諸道勤王時范景文質公巡撫河南有援兵入援兵備楊嗣昌先行至保定保定守方公一語見嗣昌曰京都被圍勤王之師未有至者今敵師老亦將淹歸甚苦練

兵林馬思赴君父之急但望盤位下恐不勝任得公來我附驥  
足此千古一時也因問兵之多寡知軍中之驕方曰破口非驕  
兵不可奈何某有戰騎五百匹日夜操練令士馬相習願助  
公解都城之圍嗣昌大喜即深相結納撫軍至方入謁長揖不  
拜撫軍怒方曰某畿輔吏禮宜如是撫軍飲容謝之嗣昌以  
告撫軍大奇之即偕之入後園解力為揚方二公子朝方後為  
遼東巡撫即光琛之父也光琛字獻廷號雲鶴為偽周長沙巡  
撫質公吳橋人其父曾為刑部

雲南羅羅挽髮時以木四五寸豎頂中為結以布勒之如獨角  
獸然此即古之椎髻也  
胡唐境內有一種奇悍猛婦人以箭桿橫簪于首長三四尺處  
子則簪七枝嫁則簪五枝生子後遞減至一而止柳州亦有此

一種在柳時門人僕夫曾親見之  
周祥新貴州人弘光時兵部司官送家于南京善畫竹號墨奴  
今其遺迹已貴如拱壁矣  
弘光時兵部職方司劉沁戶部新餉司王燧字子京皆馬黨也  
又有王重字有三士英特用以掌運為高傑所衆而上疏中目  
重為牧童藩鎮驕橫至此從來所未有也

宋吳猶重世家宣與推徐吳替為深陽推彭馬史改寄數百年  
舊家也宣與許氏深陽包氏皆新發而欲自附巨族之後鄉人  
嘲之曰彭馬史狄包鳳齊盛陽字作諸徐吳曹馬許為趙孟關  
鬼作籍吳人嘴舌輕利一至于此  
泉省之尸棄之水中則直立而仆水灌入腔中出沒動盪甚可  
畏

南部各部皆有花園凡公會宴飲于是乎在吏部名文淵兵部  
名行園工部名藏春園獨禮部無之後孔王衡真貌為宗伯時  
亦建園光名藏洲會後題其名曰堪堪此二字不知何來作何  
解也堂聯曰咫尺為羞獻于羹獻于羹獻于羹獻于羹之矣斯須不  
可去謂之野謀之邑王弼云乎哉

潮州十里外有梅鳳亭云昔時有鳳栖于此林武康守潮時題  
云十里江亭昔日離魚今去盡千重雲對當年鳳鳥復來歲  
闕下曉雲籠樹起城頭秋月過江來潮州府署聯也江聲回石  
鼓日影上花磚潮州詞林堂聯也座間只可談風月詩裏始能  
耐寂寞呂泰士贈錢鑒清掌運堂聯也

黔之人物尹珍已上無論已明以理學文章氣節行誼前者如  
孫應鑒李渭陳尚象以及王訓詹英黃紱秦顯將宗曾餘即田  
秋徐卿伯熊文燦易楚誠張夢弼許奇申祐吳準郎承寶潘潤  
氏王祚遠將勸善而文恭為之最然之名宦雖踰唐虞以前無  
論已明之清操惠貳武功恭孝者如郭子章朱熹元江東之應  
朝卿王重光以及尤表禮吳訥爾象烈成務胡有劉大直毛家  
乾吳國倫馮晉卿陳士奇王三善李雲劉錫玄郭成相從嚴皆  
今日所尸祝俎豆之者也

黔苗之先有陰際火者通武侯討苗後所在自攻云即安氏之  
祖也黔人祀侯必塑陰際火之像侍立于旁  
東海所屬淮安海州去岫三十里其地居人皆以魚骨為樑柱  
桌椅等物

彭夏琴詠臺灣七律四首其一云臺灣絕域舊降降幾幾歸朝  
盡內遭歷授堯封千載後地開禹貢九州前人民主與魚龍雜

郡縣全依島嶼偏四十年來空岫強至今始得罷戈船具二云當年屏甲下扶餘銜壁誰憐軺道車西市指衣魂已渺面朝紫蓋事終虛帆來日本通商近邑改天興置吏初一日涼恩紛戰艦烽烟邊海幾邱墟其三云高華遺孽自隋朝營壘依然識舊標淡水難龍難竟渡颶風臺市豈全消未梓何意真海北石無能遠駕橋抽調可憐諸將士不教主者說征遼其四云窮島軍需飛檄催蕭蕭東買鹿皮來生番叢社三冬集五布澤船六月開浪嶠山形隨地盡夏門風信逐潮回荷蘭故土非甌脫窺伺將母隱禍胎

朱媚兒秦淮倡也歸耿章光章光山東人明季進士投誠寓金陵後受秦王孫可望劉與通謀事覺被俘以尸歸其妻妾環而哭之媚兒止之曰此非哭泣時也國法叛人妻孥收入官發滿州為奴此時不早為計則恥辱狼藉更為死者盡力勸其主母并女媳妾媵等投井中媚兒獨後更堅閉前後門從容入井死嗚呼媚兒倡也不惟能死其主且能全主母一家之節何見之明而行之決也明末士大夫愧此倡者多矣

滇南雜雅俗無文書官徵其賦先與官刻木為符以一畫當一數百十兩錢分以長短為差畫說中分之官裁其半定期持而徵之符合不少遲欠也此亦足想繩繩之制矣

六盤山在平涼之西虎山原在平涼之北虎山高臨城中而六盤則轉輸之途也國海關平涼先取虎山以窺城中次斷六盤之餉道而平涼不守矣

陳福寧夏人居人子也後為寧夏總兵王輔臣反盡有平涼福以兵圍固原八閱月不克輔臣之子吉貞自平涼來援內外夾

攻福大敗歸寧夏將更練兵以圖再舉兵變為其下所殺寧夏輔臣于斯時不能北聯寧夏之叛年以斷河西之聲援而坐守平涼以待變

偽周授王輔臣陝西東路總管平遠大將軍援張勇陝西西路總管平遠大將軍

廣東韶州府乳源縣有地曰梅花澗水峻險不與外通居人數百千家有張鄧二老為之主皆聽其指揮二老明季諸生鼎革後不離最後險自守官不得入而租賦輸納不絕迨呼者山下遂呼之租租而下如數不少欠平西之變胡國柱過乳源二老以野服見事定後二老已死矣眾以地歸朝廷朝廷以其地建置花縣屬廣州府今人所謂梅花洞者即其地矣產良馬

簡爾泰雲南諸生李定國入滇關為內侍役入吳三桂宮中以能鑿古得幸雲南平取入京今亦為上所用

弘治元年鄭瑄遠守鎮江時北兵將至淮揚水師士民舟載家口將渡江避難者甚眾瑄遂以巨礮碎其舟露布中外以告捷六科在朝內六部皆用平行手本紅印蓋紫粉印不可行之于朝內也其體統尊嚴如此此明時之制也未如今日何如耳

興化士人凡應舉者必釀分進道眾請經禮懺以為祈禱亦可笑也

彭秋水在豫勤時獵人以虎獻劉之有胎胞形如藕而三節劉視有三子焉方二寸許尾與身等眉目諸形皆未具而爪牙先生其威之所在有獨異也

秋水云有一土巡檢人言其常變形為驢入山已復為人秋水曾見其人病眾不了了云

馬子騰云鵠鵠皆蝦蟇所化也

臺灣知縣某聞鵠鵠之入窟過海為鳳鵠至香山嶺人送之還開蓋庚午科也

自桂林至思恩府歸順州交趾路程桂林府陸路西南行五十里至思橋上船西南永豐縣又西南容縣牛擺家州從此正西則至河上柳州若自象州南則為黃龍江至白沙起早南行經武緣上林連江三縣地至賓州又南至思恩府自思恩府而南經田州向武泰東上應果化歸順又南二百里即交趾界自思恩府西南行為泗城州路自上月縣轉東南經龍關為南寧路

歸順土州東界鎮安西界泗城北界果化南界交趾黃仲霖參馬士英召對歸署以白紙大書子門得罪權奸命

在旦夕諸客賜顧門官一概稟辭

黃斌卿聞之漳州人崇禎十七年破家募兵勤王行至山東關北都已陷至南京錫以鎮南將軍印鎮蕪湖後方國安至馬士英欲奪其印以與國安以關防易之斌卿上表送印于朝散其眾而歸

馬錫士英之子也為其軍提督大兵渡江是其首于市

留都六部以大司馬為第一班在家享上西班有鎮撫國公獨出一席領班魏國公前有小羊角燈一盞校尉執之以為與科之節典則燈起拜則燈下不獨鴻臚寺鳴贊之騰唱也想北都亦應爾矣北都領班則朱成國云

留都拜牌在禮部堂上故宗伯堂署獨大百官皆由後門入烈皇帝終喪舉哀亦在禮部

圖

由衡州至廣西桂林府旱路衡州南九十里排沙南九十里祁陽縣南一百一十里永州府西南九十里黃沙河西南全州西南八十里再南興安縣再南三十里鹽官再南臨桂府南六十里即桂林府由衡州之廣西桂林府水路衡州府南由松柏司八松河洲歸陽黃陽司冷水灘水以導相口轉而西南由石谿站江口東北至縣金塘全州界牌過冷水灘興安縣大浩江臨桂縣正南即桂林府也

由桂林而南為平樂府又東南為梧州府又東南即廣東界自相口正南經永州府道州江華縣永明縣至廣西界

何光顯金陵諸生何遵之後也遵有專祠曰直光顯平日與馬士英有隙弘光即位光顯知不免即上疏劾奏士英桀示于市以瓦鉢合頭而死

常關平之後世襲定遠侯明季常某奉烈皇帝旨冊封海外某國王及歸復命則弘光帝已即位于南都矣未幾即上疏特參馬士英免為庶人國朝兵至以此得免于此即以南門外常家莊菴中雜髮為僧人獨呼為常太爺云關平可謂有緣矣余在太平途中當訪其名豐法號

弘光帝至南京即位于內宮監蓋大內諸宮殿雖存而頽敗不可居也即位後始建武英殿上所居曰興宣宮太后所居曰慈熙宮其額皆王孟津所書

弘光時提督禁軍太監李國輔秉筆司禮太監韓賢周也

永靈府已為西夷據去久矣而銓部尚注驛人同如無任可到駐北勝州以待臣調

袁九敘撫滇時下外艱歸轎園用白毯或曰昔某公遭艱歸于

橋頂之中為一小龕奉紙位一載而行九敘將用之一友曰公非宗子神所依之主在六完老先生所若公復奉一主是神有二矣此禮惟長房長子得行公奔走可也九敘拜而謝之雲南武定府城西北有師子山形如師子即蒙氏五岳之東面也武定城正員當師項下形家目之曰師子鑿金於山有寺曰正續相傳建文帝駐錫處也彭秋水收糧勸時林武林亦官河曲同海正續彭有詩四章林和焉皆一時絕作也彭一聯云蒙氏千年傳帝釋李陵坑土德王孫林一聯云豈是勾吳拔髮去翻今同秦捨身來尺此一聯妙絕千古矣

潮州總制劉進忠號劉毅兄甲寅之變進忠納款郭氏封平口將軍尚之信伐之為其所敗後漳州府同知林學杭在招降之林以此升潮州知府

貴州章爾佩故相為士英之裔也字靈舉起家孝廉為徽江太守以循良稱平西問白爾有何善政得此子民哉對曰豈有他異不過與民相安耳州縣之吏視民事惟科聽斷安能悉乎人意即有善政得譽亦難太官稱遠于民苟無入害于民易于見與民相安人即循良目之矣平西語人曰此長者之言也其後必昌未幾其子萃冠貴官軍爾佩嘗謂人曰張光時身在南京忽思家而歸以此得免若北兵至時猶在白門必為百姓之所誑醢矣

陝西周原之北鹽夏之南有咸鹽池井中出鹽禁地為池方一二丈築而平之四圍築土為小限池井水灌池中經夜放去鹹水池中鹽皆成白牙有盈尺者味佳美不待煎也有鹽茶廳量其磅

秦州鹽出山溪泥淖中民取煎之雲南琅井在昆陽州白鹽井在姚州黑鹽井在楚雄皆有提舉司井皆在萬山中巖下處溪河之中鹹水衝突而起如濟南之跑泉泉然即其處覓石為井縑之以欄覆之以亭構橋以通求往環溪數千家皆電戶也每擔鹹水稅若干有司出入者略捕以印而稽之又有硝井水煎之皆硝礬礬飲此水以下飯川北鹽水民所開也深數百丈堪與指示其處捐數十金以從事井徑三尺許耳若不得則傾家空百文而及泉猶幸甚也用轆轤井轉取之亦甚難川東鹽井取之較易且有火井以助煎熱貴州所食者皆川東之鹽也

襄陽府至陝西商南縣襄陽府水路九十里半扎店一百四十里小江口灣船處名沙陀營西北由漢江一百二十里至均州

又一百八十里至鄖陽府北行入小江即淞水也六十里至均州官店八十里淞川縣一百二十里荆子關二十里梳梳梳漢西界矣一百里徐家店一百一十里竹林關一百里龍駒寨

淞川縣南至李官橋八十里北至梳梳梳樓一百二十里邊河為縣河西皆楚地從間道至鄖陽府一百二十里至均州一百二十里均州至鄖陽亦一百二十里均州至武當山頂一百二十里淞川縣西南行六十里至火龍觀六十里至均州又一路四十里至福田坪四十里過峽嶺至青塘四十里至均州路稍寬大又一路九十里至李官橋三十里至虎子口六十里至均州方大路也

襄陽府西北九十里太山廟九十里近鄖州在平陸其西百餘里皆山河路崎嶇難行西北乃入內鄉過土嶺稍寬平可行

車之徑路西北行九十里至韋散集九十里至浙川縣不遠由內鄉縣自鄧州西北一百二十里為內鄉縣六十里丹水五十里巡檢司一百二十里門關六十里花園關東北去九十里黃沙九十里離河關九十里盧氏縣九十里永寧縣自花園關西北六十里高南縣徐家店在縣西四十里高南縣北五十里武關山路崎嶇一百二十里龍駒寨西北一百六十里離南縣北九十里高州

茹紫庭曰余於前遊舟之後在鄧州華陽人益姓逃荒自潼關西十里銅峪由老君川至雒南縣東離河由洛南盧氏永寧伊陽洛陽至黑石河入黃河小船載四五千石由府城西上七八十里至伊陽縣水長時洛南山中水排下下渠意漢川龍首渠自欽引洛至商顏下岸善廟方鑿井于井下水即此地而龍駒驄龍渠之誤也但欲為今澄城縣邊隔渭水俟再考

襄陽府至均州所屬小江口二百八十里大江直西往鄧陽府路萬山茶等共二十七灘去小江口不遠南為嶽城北為光化縣船長三丈濶六尺可載百石春水漲可用百五十石船小江口浙川縣南渡河一百六十里內太白官方殷家別堰子白晃灘為險端工界四十四灘自小江口數至蜂兒巖為第七灘係內鄉縣界有界河又九灘為楊家塢係浙川縣界又至南馬蹬有板橋河水自東北注之去浙川三十里 浙川縣至荆子關一百零五里至梳洗樓二十里有月兒巖係商南縣界虎窩等六十二灘自虎窩灘數至湍河口為第十五灘又十九名黃河灘為小黃河平淺多淤沙浙川至荆子關所用扒河船長二丈餘寬三尺每船載米十五石夏秋二十石 荆子關至硤西

商南縣所屬徐家店一百一十五里有王家淺等八十二灘有大連灘廟溝長樂猴兒石背陰灘豬槽灘五龍灘炭溝漢家鼻白石草長八龍龍虎諸灘俱最險徐家店西北數里有香油河水自洛南劉坪溝流入此處每船載米十石春夏可十五石徐家店至商州龍駒寨二百二十里有大澗宿溝等一百七十五灘內大賈峪溝大柳樹溝一連五灘大桑園一連七灘小鷹石五灘大鷹石四灘屹崧嶺五灘共有三十餘灘石大灘險難行自大宿澗數至武關河口共四十四灘有武關河水從洛南亂石流入又過二十灘至背崧嶺大周灘有背崧嶺水從商州八里陂流入又經開峪河四灘有關峪河水從商州喬家陂流入又過四灘至稻田河灘有稻田河水從小澗溝流入又過六灘至桃花灘為商州交界又過九灘至銀花河龍嘴四灘為

商南縣所屬又過四灘為大桑園七灘以上總計百灘又七十五灘龍駒寨此處船上載七石春夏水大可十石徐家店至龍駒寨有師婆灘瓦灘屹崧嶺灘周家灘泥溝王家壑皮脖子大象園孤山蘇溝口鷹石灘骨虎峽相子灘長離王家別張家劉曹口灘雞兒關為最險難行 浙川縣至荆子關有三里橋石門灘老人倉官灘湍河口灘山背背滿灘鄧家曲清風嶺娘娘廟摩民灣貨家坡老虎灘即針田寺亂石灘即石溝百種廟黃河灘黃河灘八龍廟兒兒灘石羊灘吳村灘龍池灘為有名





所知錄五卷

〔清〕錢澄之撰

清是亦軒鈔本

上海圖書館藏

黃梨洲曰桑海之文紀事之書類求或傳聞之誤或愛憎之

口多非事實以余所見非傳信錄所和錄極厭錄庶幾其鄧光

薦之填海錄可考信不誣而和錄者相悖戲飲光先生之所著也

先生在前朝黨綱之禍似花孟博從亡之節似介子非虎口殘喘

奔走南北見南齊書又約飲光夫人相識方則神志能

隆武紀年

上諱粵鉅太祖高皇帝九世孫其先封於南陽國疏麻祖瑞王感於  
 登人欲立其子曰世子義於承奉司上方三歲世之同年二十八尚  
 承請召已世子過委亮守道陳奇珍知府王之柱言于王曰世子亮  
 越不明若其子不澤嗣事必發覺王懼始為王請召召為世孫宗禎  
 五年瑞王亮上襲位年三十一矣上年瑞王被廢上將全修築南陽  
 城知府陳校臺弗授工上以為言詔速修臺下獄已又援潞王例七  
 增兵三千以陳永福為參將領之不許八年冬流寇平犯南陽上欲

是亦非

言所有護衛兵千二百人半為洋藥班軍乞令郡當收衛以公軍見  
 是上不許會先帝欲行宗室換役法程日陳子壯執不可上始考于  
 子壯爭之稱說也則換役法傳言有本廷臣領弗及知也己因贊  
 王度兼升近而陽不期劫於之上好爭宗為大休文而廷請日煩與  
 廷臣多抵牾先帝竟不之喜也九年八月宗師成服上倚義勤王  
 巡撫御火楊範武以開泰寺切實登松門與賊遇亡其內監二人乃  
 及事定下禮部議給事馮可賓鍾極議廢為庶人安撫鳳陽高橋監  
 送同知張有度欲以糧車抵致之上自裁不殊立鳳陽陵廢棄極不  
 遂用祖制改鑄法以同者之上不勝其辱獨義勤妃嘗以朝服自誅  
 至利股以避乃愈有司原孫不許有司之能望義者王鳳陽高橋內

有天子氣惟撫路振飛聞之以販罪宗為名入見上告以史過無  
 種狀振飛跪請加恩罪宗誅史無狀者石應詔於法賊以私錢中  
 國慶南渡立國大赦出高橋種都奏漢王爵不許令後居廣西平樂  
 府之四月上行至杭州南都報陷上勸潞王監國拒北使之格降  
 者上不能聽時鎮江總兵鄭鴻逵自京口至戶部王事極觀生自南  
 都至齊會于北已降遂奉入上閤以閏六月初七日監國鄭鴻逵  
 與手正尊位以黨人心芝龍意有所待者古上苦監國名正宜早出  
 關神召天下作有以復功建邦未廷不教隨于二十七即時公告天  
 地祖宗即皇帝位于福州南部以布政司署為行在建太廟社稷改  
 福州為大典府立妃曾氏為皇后大赦天下以永平七月初一日以

是亦非

後為隆武元年遂上宏先尊稱為聖安皇帝尊封伯鄭鴻逵為  
 定侯南英伯鄭芝龍為平侯封鄭芝豹為潯陽伯鄭彩為水賊  
 伯陸羅觀生禮部右侍郎鄭和來闕大學士叙極賞功也以黃道周  
 入陳河野特用為史知尚書更大學士召起舊輔臣何吾驥蔣德瑄  
 黃景昉朱繼祚林欲椿路振飛常樞能開元等皆相繼入闕是日唐  
 吳桂高宏國鄭三俊陳子壯等俱遣官致請其後又以黃鳴俊林增  
 志李先春陳洪謨等為大學士獨洪謨不至以張肯堂為兵部尚書  
 廷臣李長倩戶部侍郎張繼為黃錦史部尚書李倫禮部尚  
 書王蘭書館學士張殿英亦授兵部右侍郎是日周應龍刑部尚  
 書鄭珪工部尚書劉萬全刑部侍郎周思理通政司一時者碩書列

文宗事

卿武其科通各官或起或否對授或因大臣荐舉破格用之唯翰林吏部專備資格而兵部職方一司皆極高鎮題諸衙門軍前暫重監紀甚至遷能不可勝紀上亦較異之由是清法行而無其列上特重風節嘉文學收箱名士時欲破格用人修本入朝即家首賴道周然存陰鳴呼徐寧遠其德及錄四人鳴呼寧遠次第授官錄後至同德格上欲言臣志科舉求保御試奉旨時方多事漸延破格用人既經輔臣若朱若火部即與一體試用不必更俟御試試入閣言事者錄以口舌得官近于濫矣如鎮江錢邦芑以諸生上書得官上意即日寶授御史兵門楊廷樞進階不出不由荐舉手勅授御史時意表行事或曰上所重者朱林復社也凡東林若宿既與不微名而庶吉士張元琳為其叔父張瑞國請為父然即上意下知矣御製指序極言先朝門戶之禍分列東林秘密其折但于南宮誤云西林耳至於翰林一席資格獨重四川舉人徐永周以詩文見賞特授檢討有言其不由進士起家上笑曰予覽其詩文章其為進士耳受政禮部主事依錄舉人劉自煥為督師何騰蛟慶泰至行在勝力薦其才召對稱旨特授檢討以為矯枉總之詞林中一榜唯自這一入而已故時有重翰林輕宰相之議以上所引大學士太多也

上諭諭嘉德國家之難初新章通本大有以復官十餘人皆老練於嗜好如也特行讀書博通典故為文下筆數千言立就其類召及與學監國考凡行閣諸臣擬上者皆屏不同親而徐翰澤西

文宗事

諸臣到闕皆不能及也初閩華奏報內夜不休其北音有多至數百十者或送中宮代祀而亦清書通文各事皆奏事下屏漢側批上回宮與共決可否時有二聖之稱

上親模測大好彷彿漢先武平時恩厚皆以勸陽故人日亡如路振飛急陽三天遂能召致者皆能立而終以六品京秩飛龍至即日拜相官其子太平為卿凡平生無德不教于淫龍諸臣恩澤尤盛閣諸賢館造十二科取士以授親生領之蓋因親生不由科目起家故令領其職以寵之也而人望不偏所招致者皆善男子稍知自好者不肯與上久亦厭而罷之是龍有子名壽國台生上愛其才器物國廷改名成功命提督禁旅以財出都府體行事八月是親廷

臣張元琳字宜自仙成崇外常字者共一百餘名應設官共若干其兵以元年冬簡練二年春不聞一出所束一出江方略計共二十萬今八閩兩粵餉計之不支一半請于兩稅內每糧一石預借金一兩每府差侍郎科道官皆徵關中驗然凡不驗及想止供人合撫按官以下稍俸助餉鄉紳大戶責令樂輸又令察所縣歷年積欠銀兩未解者悉解起行在楚報人請理俾日可得餉八十萬不耗戶部侍郎李長傳請開事例從之於是所發銀兩時時給別授官雖口差石居從恩蓋訪官府皆正令全允治縣以兩造官稱職官不跪立而新舊或相疑于便宜不能制其為官如然猶若餉不送守關兵僅數百人皆疲弊不堪用廷臣曰請上未聞上屢下詔或親往楚

概以釣結為詞是龍遠自恃有援立功時塞無信上嘗賜大日靈  
芝龍以侯爵班宰相上晉輔道周引祖制武臣無祿文臣有周爭  
之遂有逆周芝龍快不悅諸生有任文龍者上書言道周庸腐非  
宰相才上批初督學御史挾之芝龍又薦其門下士朱作楫吏科給  
事中紫心發戶部主事皆不允以是益懷怨望及行部吏禮于面臺  
二郭皆辭職不士戶部書何楷初奏部天大喪芝龍陽達不士皆  
登七人皆禮者上書上奏楷多風中即令掌部容悅事已而陽  
達極肩殿上楷何心之二郭並免楷和不為吏容並請止欲由金  
允生回籍俸年各給去中近盜賊生可以去故家亦久死芝龍  
今部中揚歌言之也上心知芝龍志不於士閣又此為多不從

吳亦軒

事以制之芝龍不知不為求而容不出閣遂以弭眾月請以鴻遠  
出浙東郭彩出江西各有兵數千統為數萬既出閣稱休餉駐不行  
鴻遠駐仙居湯鎮嚴禁仙居聞不聽四方僑生數人雲有上書言事  
者月餘上果撤出閣切責郭彩一諭閣行百餘里而遂仍稱餉飽  
留如故九月二十四日檄州臨右金都御史金聲被執至南京死之  
於是晉輔道周知郭氏無出閣志自請出閣郭名義師芝龍若不聞  
知聽其自去道周始信無兵無餉徒以忠義激發人心自月之間  
有眾萬餘觀者皆身披掛持矛者皆於請勅以是為功晉與時未  
練士兵不欲應郭部但為定嬰敵令其門人也此書誘之許為內應  
至明堂中經過北兵兵潰散大抵執道周送南京死烏市閣上書

悼張朝諱志

公列南京清背洪永將以同鄉誼使人致意公馬日承曉死久未  
松山之敗先事痛其死賜祭九壇親自哭臨倚極卹馬時尚存  
此無賴小人冒名耳遂被囚禁門生往先者諱對吟咏如常都人  
士多慕其書終日握管楷為七體皆飛燕之以為寶臨終時通平  
見有有監尉定門牌者楷稱延二日曰吾君在焉死于此可也而  
而再拜不盡監尉利者憫其志遂  
是時間賊李自成敗合至九字山為村民鈕銀學死賊其子其賢  
何勝政以聞

吳亦軒

自成敗出清湖者至九字山下鈕用妻親年十餘時上山視形勢  
自成自傳今狀敵何楷之進時有重寶密下山語村氏執持鈕銀  
上山亂擊之賴斃解其衣中有金龍衣者鈕銀于今日乃知為  
李自成也生首級勝校：拔寶奏聞於賊賊為其勇力之  
行能人皆嗟服  
其家無西歸權生兄子李錦居主同自成妻其已降勝校遺衣  
知府同二南進之小至中流去死賊帥於勝校收屍至乃降勝校印  
同進時能銀遠逃賊帥賊帥整其老母令一侍婢共十餘萬上大  
嘉告周進勝校大李士封之其後皆諸能銀弟都御史進桂湖南降  
帥皆授能銀官李錦錫名李忠云其兄弟勉名忠必忠李賜其某  
為忠貞誓已同湖南戰不降者稱：解去李五十二部散入號十



吳不斬

衛同報歌馬其部族新必馬志王進才張光孝表宗斗島才  
張光祥等數十餘營悉據騰蛟虎下受節制都督顧柱九月而展  
制丁楚是以桂林提關先走馬江王事嘉于八月偕福監國以福  
成為大行擬有桂林開中領路不受廣西新任巡撫者式相商立  
什開發即移駐楚為倭思進參行陳邦傳防守嘉達桂平連井  
潘佐式相赴桂林任不應親率兵至梧州執式相其初印先同小  
艇載同桂林而駐楚調停及越千如夜遭諸馬吉刑等與事嘉  
收之進至桂林江既改回黨感仍以前印遞式相極大視事令  
東師而師已抵城下矣式相在城中陰結國戚陳特生建為己用兵  
至建與邦傳平今守城者皆陳兵邦傳繼而入遂破桂林俘其  
楊國威領英等至開然于市廣亭嘉為庶人幽死封丁楚于魯伯  
哥式相兵部右侍郎十月達兵科給事中劉中憲領詔和宋創東于  
六月初一日張國維方達年獎如蒙嘉獎鄭遵謹宋大惠等已進  
晉王於台州監國紹興中葉領詔至晉王下令仍返台州國維曰今  
日之事此為害事士必皆同心協力共復國仇有功之後入關  
者王此時未可定上下也即其疏上言且言監國當人心奉教之日  
但集為考一旦南拜正刻待然有愛教長不及居之萬幸悔莫可追  
臣去臣也豈若朝秦暮楚之客有左右其間哉臣謹啟等曰唐和奏  
晉王上印已不知其他遂不奉詔中落蘇然迫而開降浙分水火失  
上痛國事之懷皆守守令以貪失民之欲敢移史數人以德其餘建



吳不斬

陽和魏施據首以合肅被這部武推官朱使行都道已改傳此至  
倉皇返都即遣其妻曹氏知府吳收傳信之石姓有事門死者曹氏  
有兵也便無以自解乃拘收傳信與其平日賄賂狀狀牌以楊便  
上并連至煥與煥煥新便曹氏勸期以下曹為中教不聽原任兵  
部王期并及彭通應立行在陳見上期并招得通應金都仰宋  
營士路振飛軍機封送由降上曰方今多事用人勿拘事調務振飛  
言迎應新進士降旗而南侯附馬士吳改仰又巡撫浙江秋指開  
以立激愛期并在太湖奉宋官朱成微稱通城王后趙嘉制派鈞查  
劉強有比女為兩山石姓不答乃逃入閩桂等亦有和源也上乃心  
是時熊開元以大器工掌御院中頗重寶格思以口舌得官也上  
既特授錢邦忠御史邦忠疏辨開元因奏改兵部司務曹令張中  
士上重選開元意令邦忠以司務隨征許非時言市禍朕聞夫名為  
司務實何文也初行賴之間有咽喉數馬時士劉棟士時若士郭為  
通羅姓今回書而又名回整頭其首左臂有殘疾者若左臂  
臂也數戰數戰大傷傷亡甚多幸王招士湖廣由敵區廣廣  
遂沒於江西制師師建勝與曹水仰仲列用并以家師恢復臨  
江于李振振等爭論上曰左右何勝故話士曰然而中神中二  
士之言衡山李信臨河和士之言陸見初士之言宜重國事以勝故  
于情是龍不可恃也且言今日天子宜為持不宜為帝湖南有勝故  
新什諸曹士阮入主軍政王式都領馬和事此時賊兵可用中

無天子須以馬上成功若夫于斯焉出聖謀之威儀蓋可去也  
上大喜語是日朕藏金堡如致至寶即授堡兵科給事中臣以守  
利國辭功勳即職候江上義士以上還陳言主補此書長江遠  
大營士親視生赴為善兵中念及應之親社送

金堡校十人唐履進士初任臨清知州京師陷南有旋丁內報興  
鄉人姚亮卓起義山中亮卓原有先捷與江東諸營遠為聲援  
入關奏戰功上大嘉其志卓仁武伯堡兵科給事中臣以收  
解乃功勳即職候江上義士以上還陳言主補此書長江遠  
國安營諸將以堡為北未好細事攻擊之堅固以論國安、遂  
叔堡師又陳浩夫諸岳日堡與亮卓起義建功國知之曾詳也

是不斬

李家渡江合胡乃尔安情曰王也然此舉非違聖國志乃國中  
鄭有言未必欲殺耳第一鄭是堡勳上與國事也謂王不可  
信也國王不芝龍書王云我龍生去、身入關若入關我必追殺  
之不然亦以取信之鄭也潛夫以語堡、曰我必入關做白勒傷  
中道遇殺生死於王命也遂行以次平夏入關做白勒傷  
傷堡兵三鄭不見已引先於楊胡等率兵為黃道因諸王人所不  
容乃棄奔方湖島小人何待與此例並執先、以為行將大捷  
堡也忌恨甚甚是時行在延平輔臣曾機留守福州陷和鄭重  
疏勸王欲保全堡王以平海信在延平同官某等上為代訪  
此允保在內戊午八月王自新行延平王汀賴趙衛州而王

已先有旨諭勝奴遣兵還駕坡命鄭永忠率錢壯五千趨赴行在  
至福州聞汀州變而還

十一月上下詔親征以唐鄧二王監國舊制何岳歸自廣東王曰為  
首輔隨降以專權協同芝龍留守天興料理兵餉以郭鴻逵為御營  
左先鋒之浙江鄭彩為御營右先鋒出江西崇德而郭輝晉日行  
推叔桂鴻逵出城馬賊仆地及上誓師授錢大風起天書有  
言王位前燭燭滅三軍失色以十二月十二日發福州二十一日  
駐紮建寧

二年丙戌正月己酉朔上在建寧不受朝賀以三大罪自責令召  
官皆去家渡位初日大雨雹、大冰并或冰刀劍天書是時而名相見

是不斬

交趾日本國等遣使入貢廣東布政司湯米賀運粵餉十萬由海道  
至陸表賀戶部右侍郎即又文部奏請存留不宣意乃劉繼王亦未嘗  
與力也即有父官賜見是二月馬賊頗兵變今期月路板眾至浦城安  
拉之江楚迎駕於利能而上上意遂決出汀州入贛州與湖南為  
援芝龍欲扶上以自重因請回天與今軍民數萬人逆通等并歸馬  
不得行乃駐蹕延平芝龍初以海寇受他節焉王等與地方有司  
不相疑屬閩士大夫報守之為戰能不無通及擁戴上即位芝龍信  
益軍稍益重今閩兵馬錢糧皆領于芝龍兄弟是芝龍以重名在  
而上以全閩無芝龍也故芝龍不肯從上上問思長有閩也馬士英  
叩關請入上上數言不許有後上親自延有李選方士英私人也



與上有舊盜賊士莫有治兵才與阮大儀皆在宜使過之列上特允  
士英以青衣稅事載罪立功學士遣其日打夏卿曾惟才來聘上如  
夏卿曾南書惟才先拜卿于吉與王謂朕無子皇主為皇太極  
同心戮力共拜孝陵朕有天下終幾于王取浙東而用官職並列朝  
將不分彼此已遣余都御史李清源解餉十萬餉浙東師至江上  
國安兵復餉救清源而關浙黨盡滅或曰馬士英激使之也

兵部尚書張肯堂請出募舟師由海道進至江南南兵師必有  
策應大兵由閩出浙肯尼策應則敵可乘也上從之加肯堂少保  
給初印吏部又選司郎中朱永祐和傅部福州府推官徐季遠  
和兵部御使選肯堂士止於舟山亭八月舟山破肯堂擢水師

是亦新

而自任一門皆死永祐被執不屈歿于賜死係自尸出城血不出  
僅矣曰主生前好客死遂無知耶血即止乎遂沒海由交趾入安  
隆交趾者行時不能不待通運廈門廈門政事連通於為吳  
六亭而歲完稅以死海外士一子扶柩出松江未奏王一死  
寧院大學士盤問元去任錢邦色收校陝西通御史聞元同就資格  
不容邦色入臺中謝御史合既參之聞元已休上乃罷去邦色  
有才氣敦古士之慷慨的矣可校為止而信任廣而有傳自稱宏  
先云自黃河功著進士生故獲有傳也按以上召九卿科道漢  
忠治廷清即王先宏先夫國一君有奉奉而無忠治已有日言和  
善美科下徵謀一上月二十四日吉安陷四月撫州陷初楊大猷

劉同升赴黃後渡臨江上知延麟大學士督師劉同升以守制不受  
官舟平於家延麟既破敵遂乘勝進至樟樹鎮不戒及為所乘大敗  
遂棄臨江還守吉安延麟在吉安而侍有廣譽漢營兵漢營者  
平時命申書科舍人張同敬用牙牌調發入京兵未集而京師陷宏  
先時渡初雲南巡撫御史陳董仲赴南京及是始抵江南京已失  
仍退回吉安同留之守吉安延麟以客禮待之渡將起即還朝一清二  
德延麟奮勇赴功順多新獲會賴州督李永茂以度去任上用萬元  
吉為將召延麟入京以元吉代延麟駐吉元吉與諸將詳休統中約  
東諸將稱不樂而永寧王而招四營之勇左一營既以立功渡撫  
州其諸營二皆願受撫軍都卿仲尊應速訪諸延遂其子尊傳機

是亦新

入山招之皆聽命賜名龍武營計日出賴州下吉安元吉聞之以為  
四營真可恃也遂奏稅漢廣兵專望四營兵至漢廣兵皆解體四營  
兵不即至而戊三月敵添生兵攻吉安守兵不戰而潰二十四日吉  
安陷元吉為舟師元早口曉諭賴州極言漢兵要城士眾不許容駐  
漢兵士從趙賴赴南康以去四月初六日北兵漸近早口元吉退入  
賴十四日北兵至賴隔水而軍永寧王既賴州北兵至圍之時鄭彩  
駐兵廣信永寧王請救于彩其監軍給事中張家玉以三營往援用  
將解已而沒令鄭彩還乘廣信入關撫州沒陷水寧王元之張家玉  
而部退回寧都報至行在大震前鄭彩將戴乘立功而徵各路兵馬  
援賴上志在幸甚未嘗一日忘賴故援賴為家急也

有蔡成者泉州人好大言李遂言其精天文略略累荐為軍帥郭  
彰收四嶺請出關自試一戰而叛遂逃

錄以丙戌正月從江西巡撫劉廣胤出汀行赴安至贛江撫無地  
聞時將寓廬北道署中行事吉安被圍鎗二不能束赴遂父留度  
中悉知度州事初四營既交撫勅書發實皆以李春等為平李春  
其首領也有劉李騎名應如者忌曾傳報立功乃聞于四營曰公  
等一體受撫李春獨恃應官公勅但稱李春可驗也四營怒遂相  
與數春曾傳報聞之遂馳入營為誣明勅稱李春等領各營而  
言也謂傳久之始遣兵出駐黃全高桂開去贛州四十里報探如  
故百姓不敢無戶則以據撫局為不利與前請縣令延招延

是亦斬

招曰我行能為尔等其間諸苦請撫者遂一聞而致曾應遂言室  
由是贛州人皆同之是年李春等由致通官事遂訪曾調往湖  
東賴人始安

是時楊廷麟內各趨行在閩吉安營駐贛州城外日上既言援  
吉何賴事宜心所恃者亦四營也

吉安失守極親生車而奔新成營退保南庚元吉堅守守口所部  
惟注起親兵三百人親生發二千人往援元吉以監紀程亮督之  
元吉極力漸整即守志建以二千八至一夕即陷而去杜師所派  
上新威營先遣起親兵健之元吉遂入贛城北其桑勝水陸並進  
迨至贛州城下城內倉卒無備兵垣楊士蔭元吉鄉族本序生也

奉命往湖南道賴見事急遂入城自任代官百姓以為主

元吉已失吉安將士離心不復用命終日坐城上順馬如羅對客  
不發一語望隔河散營處山嶺指為營營地作井兵民有泣散  
中洞水至城下言散馬戶兵或即日為萬安泰和開新民立斬之  
江撫劉廣胤兩名募閩兵二千人中軍級探領之由寧都趨湖來  
廣胤見賴急撤踪回賴賴不至自往寧都趨之賴人曰江撫通朱  
世其舟拘其家口未數日而廣胤平賊兵至賴人大悔是時四營  
調什湖東至寧都聞之失張矣兵遂仍回寧都楊廷麟親往  
寧都邀之下賴人駐營水而領兵者高廷序也二十三日張琮  
赴源發兵過行至桂林不見散爭而趨利至而伏發為而敗

是亦斬

迨至汀下人事升不能一時救渡多起水死遂大敗廣胤情甚  
于五月初一日平兵過河并幾親其家丁為伴徐忠治一當兵過  
散先奔其家丁亦奔廣胤為馬進庫而獲凌元逃回上吳事也

時楊廷麟所調四營兵至賴并戰并敗遂散廷麟乃入城

五月上合復建文王號王忠臣方孝孺等柯校假官不堅李之秀于  
吉二人不和而逃夫自賴原任兩司台對稱吉即以原官補用漢有  
言兵假官者上始為所欺遂欲亡都督陳謙孫孫尊監同使分入閩  
久駐福州時而瑞云學已封瑞矣侯欲以此邀封于上上始是龍取  
其侯印為脫詭費印上上即召入閩州史錄非巨款于大駐之街

細閩浙之界自以崇正左右是為重輕固以選取侯制以閩安浙非  
將要閩祇恃將開去謀故行侯制之術又應數其在浙奸淫不法諸  
庶民遂下之獄芝龍既赦不允諸武進人出身甚微之商春費宏牙  
招封芝龍而安伯芝龍之故力為中救行賄五千金于邦邑請度  
授元邦邑惟以閩于上違法意教之即令邦邑監刑之龍聞之過事  
今且停刑急入朝見上請以官時龍元上密勅刑部與芝龍又請  
赦營之過期芝龍出而讓已斬吳芝龍伏尸哭極哀帝欽之信以芝  
龍降帝意

芝龍水上至臺致書于清將洪承疇、不答書但答以第一首贈芝  
瑞帝子密札去、一無兩言芝龍亦以未末至或曰芝龍與承疇相

夏亦斬

通心久承疇書以王自後之此并持以過乃是也六月卿試以有政  
司吳納為提調官經修築以行閩南王試取上京聘等一百一十七  
石凡四方流寓中供得入試特賞廩數十石上入親談流寓有  
中取焉于劉悅大楊等三十餘人改為軍士上座吉士例送歸林院  
呂留楊寄李日韓授種科徐事  
是時薊州已圍此月自江梅劉廣龍戰敗被執校兵皆不敢言一月  
十五日薊州將李永茂所遣副將吳之裔將學報國於薊粵兵五千  
人與北兵相遇于李家山九牛之間數戰皆北兵殺援師去至逆  
破城下周屯於水西之薊國昨上遣守南唐特賴城守已久奉詔襲  
擊賜名忠誠府加楊文秀右都御史命大將軍郭維翰出關募兵援朝

如六月有諭師衛維翰上入城同建麟文秀為偏守計浙來報至北兵  
以初一日渡江陷紹興魯王飛舟江上諸將俱行在大震郭鴻遠  
久駐關外未至逆一事有傳北兵至者往救夜行三日而抵浦城遂  
至者言其詳也事聞則鴻遠奔芝龍既快、不淨意又為洪承疇所  
給計計則謂王凡各閣降守兵自二月間俱已撤回及聞浙東之信  
芝龍既降海寇即至且宜速回防禦為且指兵餉若守關、計科教  
即行望龍既回安遠守關將施移都言款餉二撤回安海仙雲欽、  
石王問空無一兵惟所遣守關主事及內主事數員據敵信以上同  
七月上詔元子大赦聖恩淫龍既降意加封爵御又錢邦邑詔言元  
子誕生之辰正浙東刻破之日同盟且鹿見郵利雲蓋漢一夏月似

夏亦斬

為王莽期發憤之秋非軍應齊雲之時也是時不宗太僕爵賞不  
宜太過若錄券今軍徒以偽造龍之有則特赦復靜土何以醇汗為  
之勅非所以重名為勅有功也不報  
七月二十五日上御門羣臣朝奏稱遼上谷內降王一摺度以黃  
帕軍仰祈上諭有旨曰朕本不天下之心為爾請諸日朕在往朕  
布袍跪食後在臣等有何人若之與朕皇上為祖宗下為百姓朕  
寧、惟恐負諸日朕戴之初心今觀諸臣大非初意昨聞上主事搜  
得關王、關逆降書二、餘封今具在此朕不欲知、王、李、徐、不  
街極心以執持王、門、有封宋慈、班、門、諸日宜、有、一、朕、候、不、有、  
者、當、此、收、心、易、雲、平、有、無、者、蓋、宜、云、志、竭、力、安、業、初、終、持、前、上、女、

有堂廟無賴者以表什著格其布袍冠帽使言：等勿感動  
工役士賴其行治政遠近永上領錢所五千之為特至福州而  
壯兵已隔衛州抵閩關遂入無人之境寧浦城仰父鄉為壯科日黃  
大鵬死之報立上拜於八月二十一日起行上與中官將馬猶我  
書十餘社以漢隨行者期日何告訪朱能所等數人而已二十  
至河州停驂息一日有十餘騎以城內我危群兵也門者約之未入  
行宮供市牛雞饌之起而遇之如和士北兵大驚而死漢官一時盡  
散遂不知止所在有云數人入宮先一衣黃衣者射殺之並有御女  
目貌頗佳為代死也刻口世傳武王與后侯被執后立允龍校水死上  
廟於福州永曆元年遂上尊號為思又皇帝

吳不野

某以八月初一日辭行病色甚微極力飲於二十四日回至  
永安貢水鎮司延平破初帝王士和死、馬由王威渡

關上已年計用即敢造後微服行此至彰化則汀州已陷矣  
賜其家慶矣

餘呂常化村中轉入沙縣於兵至福州初亦為書寄信運政  
使

所知錄卷二

上御詳也初封永明王神宗皇帝孫端王第四子也  
端皇帝諱富為神宗第五子以萬曆二十九年封桂王  
天啓七年就國於湖廣衡州府崇禎十六年流賊張獻忠  
陷衡州王率宮眷避世于次子俱被執王與第三子安  
仁王先達廣西上稍後至永州界為賊所獲繫道州將送  
諸賊營會上病賊語上當以何日愈始行上涕應之曰二  
十四及二十三日午時忽傳大兵至上以為賊至也已見  
賊眾登牌則廣西征蠻將軍楊國威也國威從賊王為  
其遣其族姪符且建領兵四千救上板城而登賊大潰

是年

逃入城免見上破械出之扶掖上馬上不能騎賊東且至  
建負之行里許渡河得免湖廣巡按御史劉鼎祚遣人護  
送至粵西從王僑居梧州崇禎十七年王薨次年思文皇  
帝正位福州晉封安仁為桂王從居府屬府降武二年聞  
虔州警復還梧州未一月王薨上常懷位思文皇帝語廷  
臣曰此永明之天下也永明神宗嫡孫正統所繫朕無子  
後當屬諸永明先是瞿式耜新任廣西巡撫將赴桂林值  
靖江人李嘉謀逆自稱監國式耜遂留梧州度人率兵  
至梧款式耜并賜取勅即先因小賊載入桂林兩廣提制  
丁燦燾聞變急調兵與戰於梧州敗之遂命參將陳邦傳

千尉嚴遵詣都司周吉利等乘勝追至桂林度人懼渡  
竊式耜位式耜陰結其大將楊國威中軍自礪與邦傳  
合遂破桂林擒度人獲間封趙楚和鄭魯式耜兵部左  
侍郎以宴日時為廣西巡撫式耜既得代遂留廣府  
會安仁義式耜謁見上奏表非常且多瑞兆心竊異之乃  
其望廣府知府朱治澗謀逆至舉遂舊居也及丙戌九月  
聞汀州之變思文崇厚式耜倡議以上賢明仁孝宜正史  
為神宗嫡孫以賢以親宜正大位遂與宗室客黨及原任  
檢討方以智戶部郎中周亮工游擊慶府知府朱治澗等同  
心擁戴而專贊丁魁楚時駐南雄聞變急至廣慶以奉

是年

有迎駕之語上躊躇不決會閩中首輔何喬遠自閩奔  
貽書慰楚無駕可迎於是大司馬高拱自柳州至斬羽  
旗以守制自梧州至至相與定計合詞迎駕以丙戌十  
月十四日監國頒詔迎駕知人情會然加恩楚大學士  
兼執政尚書高拱大司馬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瞿式耜大學士  
御史部右侍郎永裕請終制其餘陞進有壬十六日親  
臨報至舉朝洵司禮監主壇趨上移祥柳州式耜等力  
爭之不沒以十月二十日趨柳而獨糾生遂於十一月初  
五日擁立唐王於廣州初觀生奉思文命至韶募兵駐南  
雄及汀州陷奔回廣州過三水聞上監國以已不與議遂

不至聲諸公以觀生桑

諸王自聞龍海至廣鎮將林察迎之海上觀生間之於

十月二十九日撫唐王入廣州城臣十一月初二日監國

初五日即位改元紹武此中建國之詔未達彼中監國之

先頒矣先是唐王遣主事陳邦升來聲通好時上已移

駐舟中召對邦升曰天潢之序固應屬王不如早正大位

臣繫人心懸望等然之上校理兵科給事中未及回廟

唐王已正位邦升於是題封等始定議迎上至聲以十一

月十八日即帝位以明年丁亥為永曆元年頒詔中外遣

兵科給事中謝煌往諭廣人煥唐人舊為勅令有能替入廟

吳示事

後陳正統可在父宣示大義勸生不疑烟語不進遂致

即日遣兵向朝前大學士陶珪莊致書式相請力戰觀生

而趨兵東下之時王化澄代丁題封絕制當替兵化澄

既止後兵部右侍郎傅繼祖請代化澄出邊令以原官

等請軍下與廣兵遇于三水廣兵敗乘勝追至海口敵因

東南風作用火器以攻我舟我兵登岸陷海中全軍皆覆

相繼與會事及明朝同死於水十二月初十日方命將再

舉聞北兵以輕數十突入廣城執執武瑞觀生自縊聲執

漸迫三州而上司禮監王坤渡趨上西行避之於二十六

日登舟式相方視師靖口聞云急返趨方挽不得丁題封

等遂危駕西上陞領西道宋治憫為廣東巡撫留守廣

武相部署果疾趨檳上已越檳而西又五日矣題封至檳

州為其標將韓時所惑從楊轉卷漢王化澄携中樞印走

潮州隨駕者戶部尚書吳鼎翰林院簡討方以智文選司

郎中吳貞毓給事中唐威御史程淵中書員外郎吳德標

游士彭掌錦衣衛事周吉翔等十餘人耳

耳時者先期為瑞奉召宏祖自南都隨入闕恩文屏不

周至是宮府革創無習故事者留為司禮秉筆頗弄機

而外廷上遂彙錄以進如周鼎瀚奉戶部郎中內批改

給事中式相曰鼎瀚歷部渾深且有擁立功應陞卿寺

吳示事

今破制而改非體也何以示新政然鼎瀚志在給事卒

渾給事廣東巡按御史王化澄驟陞而廣總制兵部右侍

郎林佳鼎出替兵則進化澄為兵部尚書皆出於坤大學生

器以病去墨勅陞化澄為兵部尚書皆出於坤大學生

李永茂以守制不入直食請專主誦延永茂疏荐十五

人弗報以已意去取其間永茂曰上方以磨汰責茂

臣十五省人才進而去取之是有言不信也敢知經延

事遂解舟去已坤復疏荐數十人科臣李鼎等疏

論內廷不得荐人坤大怒叱逐鼎等其橫如此

御史巡撫孫度除不得不然上以坤習知宮事故特親

臨計教臣居其一門

之元倉卒而幸者再奉臣要留不得時坤之為也

初丁魁楚既與呂大器誓式相請上監國而王坤適自  
閩至魁楚深與結納遂因為首輔召起前大學士陳子  
壯聞魁楚系於遂力辭不赴魁楚沒與呂大器爭管戎  
政不協大器因上有西幸意前請留守東方未幾由梧  
而韶再至梧入柳遂召之不出未及與登極大典矣至  
十二月廿六日王坤升赴獨而面上意在楚時班行多  
楚蜀人亦勸上行上意遂決以丁亥正月元旦歸梧州  
由府江趨桂林魁楚奔上走容瀾舳舻相屬北將劉威  
棟追及之盡獲輜重婦女魁楚素與成棟有仇至是難

果不斬

敵迎降成棟不讓成棟籍其家口數百人凡男子無少  
民悉斬之魁楚在座哀求免其一子成棟笑曰汝豈望  
生尚求入活耶得赦之今猶見其一子孫哉成棟為難成棟  
承應元年丁亥二月上至桂林以吳炳方以智為大學士  
同式相入閣辦事式相請駕輝輝相聯絡湖湘控制兩粵  
二楚用兵易以策應司禮監王坤力主幸楚楚是時聲譽已  
隨北兵在柳二月初十日北將劉威棟請斬屠列蔡以  
藉兵直犯桂林兵薄陽朔上遂決意幸楚二十五日駕發  
桂林司禮監王坤錦衣衛馬吉報庵從命暨式相為桂林  
留守大學士吳炳隨行式相請暫駐全以去桂附近軍機

易召呼應從之二十五日午樂陽守將陳邦傑走柳州北

兵乘隙直上在全州命全州防守副將焦璉率部兵  
盡入桂林為防禦計建初以破靖江有功陞參將駐黃洲  
鎮至是聞命星馳赴援至甘棠渡水漲浮橋斷投渡舟次  
第得渡三月初一日北兵破陽朔初九日到劉仙若下連  
召初十日抵桂林城十一日北兵突至有數十騎衝入文  
昌門直上城樓下瞰留守公署矢注如雨式相方緩帶從  
容忽仰見城上錢騎馳驟訝曰豈敵耶急召璉璉兵悉散  
遣領糧一時不集璉方謀不及披甲扶了矢趨至城下連  
發數矢斃其二騎璉被射中臂後被敵更射又斃數騎

果不斬

時奔逃走追之兵亦漸集乘勝奮殺連斃十餘騎皆敵中  
銳為衝鋒破陣者敵氣奪遂大奔追殺數十里北兵退屯  
陽朔桂林以全是時守備劉承允從武岡川入街順真  
朝廷召王坤美植疏逐之而此周鼎鼎印寺官昂思不為  
禮聞桂林有警即遣勁兵千人赴援兵未至而敵已敗退  
承允以機衛功晉封安國公未幾請封錦衣衛掌衛事因  
吉報東司房郭邦吳西司房劉爵從伯爵以酬危駕之勞  
於是吉報封文安伯承吳進化伯雲從清江伯御史毛壽  
登駁參金吾無矢石功何得援邊鎮例晉爵五等給事揭  
六吉御史吳德操繼論之吉報等疑奏登疏出編修劉湘

容損鼎湖後造為蜚語為輩輩陷之說以激怒承允承允訴諸上上立下廷杖有奇縛寄盛湘客六奇德機於行在午門外承允復力為中救得免督奪職承允與胡桂內外交結益跋扈不可制要上幸武岡武鄉屠戮爭之其區秋壽等教人者以四人主還輝之議也及是聞桂林之復思粵西漸安上將返輝桂林遂以四月日叔駕彩輝武岡改武岡為奉天府政事皆決於承允矣而承允前所遣赴後桂林兵在城與自璉兵主客不和於五月十四日與自璉兵譁鬥擊傷璉大掠城中而去璉式相檄請謀為首者二十餘人誣糾承允駭兵無律狀十五日



吳云新

自璉兵上出城赴黃沙鎮北兵偵知桂林兵交攻沒圖犯柳大集奔與謝柳之眾錦各土賊竄竄而璉聞知復從白石潭回桂部署客空三十五日北兵薄城下營于文島門外時方燭雨城壕敵百計攻之吏士皆無人色璉裹創披甲督兵諸將分門把守副將白貴白玉望堵文昌門留守式相用大砲擊敵數騎勢少却二十六日黎明璉與白貴等米及薦食運開城出戰掩其不備擊殺數十人自辰抵午璉呼曰兵腹枵矣奈何式相急括署中米煮飯餵城下今舖再戰日曠雨未息收兵明日復出戰士氣百倍北兵大敗盡奔中伏而奔副將馬之驥陽江復發大砲

助其勢遂乘勝追擊數十里斬級數十初北兵分兩路一從新縣來不知其前兵已敗馬之驥聞之疾馳渡江未登岸敵爭阻擊之驥運糧大呼連營三人皆奔竄復追殺二十里而還自是北兵喪胆不敢復窺桂林矣璉饒勇敢戰得士心久於桂受留守國士遇故樹林賴以再全桂聞封璉新興他式相既桂御式相力解不允再疏請立璉全州不報上在奉天各戶部侍郎嚴起恒為大學士同吳炳入閣辦事起恒紹興人崇禎十六年誠賊陷湖南官反迫散獨公守桂不去諸門吏早暮鼓吹如常禮人侍臣安去者漸近賊退和獨全上即位加戶部右侍郎督餉湖



吳云新

南至是召入行在為東閣大學士為人清介和惠雖非數亂才然一塵不染頗為藩鎮所畏服河南流賊曹志建十數營相率來歸封志建為侯進河陽總制駐衛州巡撫堵允錫駐長沙聲執頗振  
是時湖南有童北院每戰必身先士卒以勞瘁死童名曠字子野號義山華亭人由陽河陽知州累官至巡撫奉命經理湖北人呼為童北院云  
余有童北院行  
昔年避難遊雲間童公脫身汚陽遂人情洵不淺  
翻然拔飛暫馬革天子親征駐湖南賜公節義收湖北



昔何遜儒令何能騎生馬挽強弓身先士卒身掛戰  
身死人稱章北院

德陳院屢戰隨於八月初六日率兵直取陽湖下午樂報  
將李明忠據湖以收柳聞之宵遁陳邦傳止由賓州柳州  
出復柳州以復柳州全粵相念留守式報復具疏請遂移  
林奉旨擇吉日返祥而北兵已陷長沙由資慶直趨行在  
二十五日突至奉天城外上奉兩宮踉蹌斬關出從間道  
達湖州累百官星散大學士吳炯被執死馬劉永先奉城  
降逃回北鄉師惡其背國不危從泰將謝復崇以兵五百  
人斷後與追騎戰死於王家堡上遂由湖州道出古淵

吳亦斬

提兵懷怯司禮監龐天壽率舟師五千迎駕會天雨漲潦  
乘輿服御沿途散失宮婢內監皆狼籍雨中飢困不能與  
仙顏師行宮威供饌凡御用器物悉備中外隨駕者僅百  
餘人所需無所缺乏上大喜太后請於上面封姓為高邱  
伯以天壽代玉坤掌司監印上次柳州

初北師李成棟盡銳而西直抵平樂桂林執甚先會與  
東劍龍兵起龍故江上盜有象萬餘出沒甘竹灘廣州  
隔建義者多歸之其叔益張然北伯于東寇遂突廣州  
北撫劉毅甲堅鋒不出檄成棟還師禦之兵部方侍郎  
張家玉舉人韓如璣起兵殺劉毅縣令即開門以應

已開成棟且至遂弃城以舟師屯杜灣村遣張元崇陳  
瑞留奉表行在建寧王兵部尚書宣科給事中陳邦秀  
七起兵於高明使其門人馬應房以升師圍順德成棟  
既破余龍遂趨順德應房迎戰敗死移兵破杜灣村韓  
如璣死之家玉引兵入新安成棟圍新安復弃城走博  
羅遂據北龍七月大學士陳子壯起兵九江村與陳邦  
秀共攻廣州初稱義約城內諸降將為內應期以是月  
之七日三鼓內外並起子壯先期五日以舟師薄城謀  
泐北撫倪春甲捕諸內應者悉斬之發巨炮擊舟燬  
兵退北風大作蔡爾乘風追之子壯大敗於白鵝潭成

吳亦斬

林亦自新安至于壯退保九江入并九江入高明與監  
軍道參而炮米知縣朱寶蓮嬰城固守邦秀上退會清  
遠指揮白曹潔反正迎邦秀邦秀率師赴之成棟同四姓  
賊鍾昌等為導至高明發炮破其城殺米寶蓮於南門  
樓子壯而炮皆被執成棟隨圍張家玉於博羅城破復  
走增城急攻之成棟救增城內外夾擊家玉敗火藥盡  
乃與諸將痛飲松溪死得士數千人皆死無降者子壯  
臨刑罵不絕口養甲寸磔三分其骨路散諸各郡城接  
徧召廣州諸紳坐堂上就其受刑以照之妻而炮從死  
而家玉首六至東莞斬覺斯與家玉有仇時在座請寬

視思為可欺者甲曰視此報清正國是義士必家至也  
未數日成林破清遠陳邦率兵巷戰方岳赴水北兵  
鉤出之與總兵曹大猷同檻赴廣州既至大罵而死  
陳子仕猶家于陳邦者事雖無成然義節並著李制  
李成棟使不得西上而桂林武岡間猶得從容駐蹕者  
三人不為無功也

余有吊陳張二公詩

寸磔常山痛未休當時成敗難詳出師不戰身先死

報國無能志已酬事雖遺孤猶畏害公諱孤猶為虎全

列郡望全收嶺南反回吳賊底事忠臣尚有膽

吳三

為賊都門太史雄公功於抗賊大為李賊義士太師以

書生殉國勇冠戎南兵馬合和無濟西幸安駭正有功

里巷仇都防傷死頭顱賊士識孤忠誰言君父難同報

已傳哀封爵男公

九月上在柳州留守式報再疏迎駕極言粵西山川形勝

兵馬人心俱有可恃年幸手險飛挽有資上遣閣臣觀

趙恒調度劉湘客至桂林與式相酌量移驛事宜督師何

騰蛟上至恩南安卸永也率錢騎萬餘自湖南來百姓震

駭復與街隨兵主客不和會宜章伯盧鼎上至自是兵款

稍壯騰蛟遂其率飛鷹等吳永忠分汛防守桂林以安而

柳州報將車馬回與守道龍文明撥募政殺矣及上舟祭

至犯駕上幸象州十一月北師修養甲率兵犯全州潰

式報騰蛟集永忠璫檣于神刺期出師入命盧鼎與滇帥

趙印遜胡一清等分路駐紮北兵至合擊大敗之追殺三

十餘里斬首千級奪馬三百餘匹資和僅以身免諸師連

營而軍直三百餘里北兵退式報沒請駕還貴林十二月

初五日上自象駐桂林及兩宮俱駐南寧府先是七月

司德監劉天章奉勅至桂林督兵下柳州父留桂王坤既被

劉承允因緣馬吉殺沒入自武岡至象乘機皆出告

別手也及至桂林始歸內閣擬多沒改票式報力爭之不

能得是時何騰蛟督諸將列營北福而能應與永忠兵益

不睦砲走平樂永忠更竊安

永應二年戊子正月在上桂林敘元年全州功進封胸蛟

世襲忠烈侯住國太師兵部尚書諸將周金和獎也佐馬

義驤自建晉封新與侯洪帥趙印遜報家仰胡一清與寧

山王永祚蒲繼各與胡印二月二十一日報北兵前驅至

雲川二十七日都永忠與安被襲急奔回乘夜逼上幸柳

州式相請侯替師騰蛟報至不聽嚴起恒請進至天明方

五鼓乘輿已發矣永忠致兵大掠適遇營兵自劉川撤

回城中烟燭彌天兵又相加不辨主客公私塗炭朝士皆

被戮辱式根上被劫入舟三日放回泊樟水港過刑部  
侍郎周達生給事中丁時題請式根下陽報催使速入核  
先遣一吏入城慰烟火收倉儲餘糧草撥令路回發併遠  
近知留守在也於是魚翅自平樂馳入桂芝鎮同金湯鎮  
巡撫張帥胡一清聞變皆至督師騰蛟上提兵自和福至  
北兵須知桂林兵變乘虛入桂直抵北門式根守門騰蛟  
首兵三面水清胡一清領兵出拱極門周金湯鎮也佐  
領楚兵出武勝門集連隨督師出門連連遇敵即奮臂  
大呼諸將軍者連殺賊軍騎橫和直街敵營敵圍之數重  
賊兵左右奮擊敵散復合者數次連部將劉起蛟見連被

是亦斬

圍大呼殺入與連合殺連殺數十人皆其營而出趙興白  
齊以銳師四面急攻之皆殊死戰連楚諸營又從旁夾擊  
敵不敵走連敗連帥胡一清從東來擊奮復大敗之一清  
騎奔紫馬散呼為牛過之輒回避騎牛鬻子為人短小使  
德馬上騰挪如船善用錢標鎗於數十步中取人百發百  
中馬廐斬一敵騎上其馬以馳與連追殺二十里北帥墮  
馬我復逐北渡甘棠過去留守于北門侍督師還並營入  
城三月廿二日事也當永忠之亂監司府縣俱開散百姓  
逃匿山寮間是時諸將列營柳江中需米數百石無所出  
式根多方接括得升一往得斗一注督師計升斗分給

士卒食久之民皆爭出樂輸餉大足督師乃得率諸帥出  
嚴關與留守交相勞苦復交相慶也上以三月初十日至  
南寧虎躍者大學士嚴起恒錦衣衛馬吉報兵部尚書蕭  
瑞給事中吳其需洪士欽許進進升三職七八人耳至是  
式根乃上疏說行在所候上及三宮起居上始知留守無  
恙桂林復全為之泣下詔褒賞歷皆有如五月二十七  
日督師復全州其報捷有曰為皇上以信臣周臣式根  
一人也先是四月初一日皇子生甫十日聞粵東有反正  
信而江右劉晉撫反正疏至金聲桓本南寧蘇左良玉大  
帥說降北固為江西提督副將王體仁於曉賊受撫者兵

是亦斬

敢強桓桓忌之乃與其部將王得仁深相結并結帳下諸  
健兒以計殺體仁得仁領其軍駐建昌幕中曹子悅信  
事人也每勸得仁反正漸相慕客天連周陰與子悅同謀  
有黎士亮者善無偽勸印因南昌鄉紳萬謝以通於二客  
兩帥猶與環未決會御史董某巡撫江西分唐索取得仁  
家女樂得仁隨甚遂臣正月廿七日殺御史舉兵反蘇桓  
稱豫國公許仁稱建武侯皆士亮勸印偽封也遣人賁泰  
行在至是始達唐東從曹李成棟自負有取事大功一旦  
召從泰甲為總贊受其節制意不平三懷異志念家屬在  
江南遣標將范承恩潛往柳江以計迎取侯至粵然後舉

事在荷川已之南撫定諸郡路阻承恩回空致齋極端  
書時奏明觀知上在內崇威成棟兩路進兵一從連州入  
順平取桂林一由高靈襲南寧又糧水師五千駐梧州  
應成棟召兵無餉觀望不進奏明起藩司即行檄辦署布  
政奏彭年充任庫存八萬兩付成棟奏明不知也三月十  
七日黎明成棟密令兵齊集教場詳言無糧欲為變自誦  
經誓請奏甲親出檢辦奏甲出城錢時有滿城外馬步五  
萬餘擁之大噪成棟先取其能背印握之三軍歡呼同時  
剽劫奏甲六自剽劫即時出後臣反正曉諭吏民用永應  
年雖微各屬郡縣秋賦悉於梧州開信十年改派衣冠粵  
東十郡不半月而六定廣東巡撫秋賦忠子州州聞信公  
事所屬剽劫投誠先遣官至南寧報知來省情事舉朝未  
之信也成棟於是進賀表具疏迎駕歷仕唐西巡撫曹自  
燾副巡撫滿天推俱從成棟軍前來朝成棟命部將羅  
成順帶甲士五千迎駕廣州封成棟廣歸侯請將俱與掛  
印表彭年秋賦忠洪天權當自燈張調端等即行擢用  
或云成棟取兩廣收信印數千顆獨取提督印密藏之  
一安妥揣知其意勸舉事成成棟悔凡曰如松江百口何  
成棟和江人時發帑在島妾曰大丈夫不能割愛乎請  
先死君前臣從君志遂自刎成棟哭曰我乃不及一婦

是亦斬

人乃與奏彭年張調鼎輩金路要人以取發帑之在松  
江者將發而金聲報以南昌愛聲報方收贛州賴尚  
進應求叔于粵奏甲令成棟平兵出截撤藩司表彭年  
給餉八萬金彭年故不發以餉匱乏成棟因侯餉不行  
時成大舉霍盜滿山成棟陰結其巨魁為同討奏甲曰  
賴且暮此意粵人寇深如此荷外決不可保且彼聲極  
求復衣冠且乞姑許之以請亂平奏甲猶豫不決脅遠  
日逼城下時聲動天地奏甲出示安民成棟請待順治  
年雖微各屬郡縣秋賦悉於梧州開信十年改派衣冠粵  
永應二年奏甲見之愕然一棄無可如何兩司官因諷  
奏甲召即授成棟成棟乃下令兵民即時解辦而以所  
歲絕荷印一表文上之然余所聞於反正諸公者寔不  
然也  
五月上命所司修葺興陵即昭陵六月上至梧州謁興陵  
上驛梧州番封成棟應國公總兵杜永和江家伯副將楊  
大甫繼安何繼成陳寶豐何方雲雲永伯都尚父新春  
伯張月樓與伯蘭可義武陟伯修泰甲雖係滿人順正不  
挽上封襲平伯成棟迎駕東幸桂林武相力請幸樹令蘭  
前討奏之優給事中蒙正額先後入迎時求勸侍反正功  
高法上以不敢違之勢上遂由梧州入聲成棟迎於百里外

是亦斬

儲銀萬兩召僉賞券八月癸巳朔上至肇慶以肇慶府治  
為行宮成棟梓甲貴肅冠裳入見上出語人曰南面坐者  
真天子也某見之不覺俯首至地笑詔贈陳子壯東閣大  
學士部尚書書以誼文忠張家玉少保英武殿大學士  
吏部尚書增城侯誼文忠張家玉少保英武殿大學士  
書誼忠愍時六部九卿臺省有缺輔臣屢起恒請補同及  
反諸臣准依思六朝原官銓補初召舊輔臣黃自俊等  
時原官入直臣劉彭年為左都御史洪天擇為吏部左侍  
郎耿斌忠為戶部左侍郎曹自炫為兵部左侍郎張調鼎  
王革等俱列卿寺兵科給事中其需疏言反止乃成棟  
攻於文臣何思繼居卿貳齋資太濫有傷國體不報陞見  
後大治宮闕於廣州城吏部侍郎吳貞吉請上幸廣州城  
刑部侍郎劉遷生入朝遷生原充龍州戰賊被執繫南  
鎮道經松羅會成棟遣自鎮送方脩行宮迎乘輿上命遷  
生勞之遂生與成棟有鄉里誼因謂成棟曰天子天下至  
主也爵賞征伐出自天子天子又與天下共之若在此則  
爵賞征伐人疑天子必有私臣今寄政不可不嫌也且江  
廣同時反正六師常不日下金陵上遂反桂林稱云直從  
南詔出江右耳若幸廣城則示天下以苟安之局矣成  
棟曰善遂止其役第加繕肇慶府城為寧輝之地有人獻

是亦野

三月癸亥初金聲桓王得仁反正疏至勅書發勢改豫國公  
為昌國公建武侯為繁昌侯內飭不悅誠者昌昌於文為  
兩日私憂兩飭之不能久也一時海內響應乃不即乘勢  
東下直取江南德江右迂儒謬計以寧庶人起兵不破賴  
州率船後惠因併力攻賴州久之不下而北師湮太屬整  
南島始合賴州運師退保南島南島兵頗盛每出戰勝負  
相當後為奸僧所約擇時日決戰於是開城自守壯兵乃  
意築壘掘深塹圍舍求出一戰不可得矣七月惠國公成  
棟提兵三萬渡廣嶺攻賴州召救南島軍容甚盛賴州守  
將高進庫偽約降其實堅城以綴惠國之師使南昌坐困  
也惠國信之遂退軍為上  
其以九月初旬度嶺至南雄遵舊節節守節張調鼎于南  
雄守座上某言賴州必不降去城三十里每一騎出搜  
殺三石補村民輸入城日以為常志在堅壁清野無降  
意也宜召大兵駐南安聲言攻截惠國後間道趨南昌  
解金王之圍是向上策調鼎以語成棟成棟笑曰書生  
何所知其降書多雪片至寧有疑耶已賴竟不降成棟  
遂還廣州  
其有過嶺過張太雲設皮事詩

是亦野

虔州亦有同感地天下誰金與王受周五月圍不解  
援師顧野南強我聞章貢頗負固堅壁清野清遠  
糧疑兵繼之肘可製掣且出閩道趨南昌

十一月初一日督師何騰蛟率保昌侯曹志建宜章侯盧  
繼新與侯鍾璉新寧侯趙印選克復郴州殺其鎮將余世  
忠巡撫李愬祖永州堅守歷三月前後大小四十六戰殺  
傷逆半所存藏兵不滿千報盡咽喉草初食馬絕食人  
城中嬾女老婦皆食盡城破之凡洒掃官署所刻嬾人陰  
弃不食者出之計十五石初五日監軍御史余鵬起職方  
主事李朝泰領兵復衡慶兩郡趙音同日並奏軍聲大振

果亦野

二十九日督師露布至依復衡州又據忠貞營李赤心控  
報已取益陽直抵湘潭於是瞿式耜密疏請上西幸有云  
天下大勢在楚不在粵東三面阻險易入難出往不敢  
爭都以勸臣成練一片血忱方倚為江右聲援一旦拂其  
望幸之心何以勸忠今衡永恢復遑遑東竄粵西之背愈  
厚贛州負固江湖未解粵東之齒尚寒在成棟宜奉皇上  
去危就安既無內顧可畢力臣國親而楚師得萬衆親臨  
勇增十倍便可乘勝長驅矣持陳邦清恃恩驕橫資緣  
禁近與馬吉相和為表裡初冒封當川伯召迎駕功封恩  
恩侯已進封慶國公又冒功封其妻父第字憲寧端伯中

軍胡執恭武康伯復奉世守廣西之勅行文巡按御史查  
執通省錢糧式報特疏參之兵科給事中吳其富疏論世  
守非制併劾撫勅中書張立光廣西巡撫曾可臻巡按御  
史吳德操各有參疏督師何騰蛟上疏駁正湖南劾鎮  
曹志建督等皆詳然不平事遂寢究其故宣陽吉報與往

果亦野

林留守不悅故加邦傳世守臣擅全者予奪以挽留守之  
事權立先小臣承旨奉行及迫於公論吉報乃稱原納勅  
書止居守非世守也外廷益重邦傳臣改勅之罪然國體  
大繫矣吉報與邦傳執恭皆浙東人崇朝執恭為兵部父  
房舜文弄法馬吉翔陳邦傳皆由此傳官執于弟禮於執  
恭故執恭雖為邦傳中軍而邦傳猶稱之為老師惟其指  
授是然三人者一錢關通內外呼應天南半壁宜壞此三  
輩予之手即指騰蛟何騰蛟行不法一語故邦慶巡撫糾奏

其有詔川難詰

涪州節帥寂卑庸速際同膺大國封坐擁旌龍德跋扈  
椒微兵馬沒從容與朝名爵真疑漫蠻地微求豈勝供  
柳慶撫軍新過官司刑無計問元凶

謀襄平伯修養中奏中有密表北去成棟彼得之上不欲  
顯其罪於初十日命往梧州代祭陵墓李元允帥從兒殺  
之於江中國姓朱成功自海上至遣官陳士京入朝議

封成功延平五十二月戊戌率師再出南安徑解而秦南

雄以下事諸任任之度例以下事臣獨任之又疏言朝廷

功賞不宜濫文武職掌各宜分言官直氣宜獎進內臣衛

後不宜干預內閣機務蓋有所指也馬吉劾之

連國兩相臣出我者以陸武朝封  
國二各都於其以陸武朝封  
此出頭以違禁進給之相和附者力戰得脫

### 端州雜詩

李公雅負中興各再出度關功未成我豈徒投輿國

銳師何故性堅城得書仰至謀難測戰鼓相聞敵豈輕

收整不教防敵飲低頭沈醉屠書生

是亦軒

元戎仗鉞已專征約法南人禁舉兵烏合自難迎大敵

曉時或可借虛聲官封恩濫誅無罪本使官多撤有名

逆頑尚書旌節拜幸徵銅馬脫餘生

成棟出以其子元允留行在掌節衣衛事與聞朝政是時

何東昌反正叙官者滿朝列唯從翰林生擁立唐藩者禁

錮不同然其中一有賢者皆從此廢謂之紹武一案元允

介姓景河南人成棟奏為已子固與奏數千文善武年益

引其同鄉丁時魁崇正發及陝西劉洲谷與同決事會給

事中金堡服闋自湖南赴行在湘客令元允折節與文已

日察朝士不無異同浙有黨人之目

所知錄卷三

永曆三年己丑正月元旦兩免朝上在學慶習師何騰蛟  
疏至秦湖南十里一空前收復諸城一旦盡棄引罪自劾  
義督師初擬屯如營塘報稱於十一月二十一日自常德  
發兵二十二日恢復高陽於十二月初一日分兵三路一  
取湘潭一取湘陰一取衡山此三縣今於本月初二日  
進寧鄉初三日已將抵湘潭於十一月十一日直抵長沙  
失隨聞當衡甯一帶因忠節營闖入皆燒營奔城東入  
湖南為之魚爛故亦有是疏忠節營者隨賊後營李永心  
十三部也思文朝交撫仍忠節營已散入施州衛就張巡

是亦新

撫瑞元帥向司守帥勝敗一守節撫與有為而馬進忠者  
六降忠素仰泥十萬死守封武慶院諸將席下元平秋  
節撫陷思思退保永安十二年八月與北兵戰于麻河大  
勝斬首七十餘級去後常守封鄂國公

其介麻河守守自是軍毛壽登叙其戰甚老援筆書三  
中馬侯右精忠天子助策上功毛生疏述麻河戰  
滿廷生監生英風是日初戰兵不利敵時號萬馬雄  
將軍下令盡許馬侯刀毛侯表爭功毛河岸口敵初時  
指樹盾一壁圍敵馬解鞍兵作飲我全安至誰能  
可憐此壁不開壁門起火轟以雷將軍大呼勇先進

人人元戰壁為推壁門既奪敵營亂黃昏殺及夜生  
錢時斷斷索脫奔全軍逼水容誰亂大風吹日月朦朧  
賊見敵營已空僅鹿枕藉安足計餘者吉美麻河中  
拂渡萬落三軍宿胡嶺凡琵琶唱胡曲將軍奉酒健兒歌  
殘為何處春聲哭將軍破虜檄屢傳蓋以今兵已馬遠  
積弱登明初吐氣只陽鉅鹿誰爭先我聞桂林敵未舉  
城走瞿相從容袖兩手焦侯三箭破三勝城門重閉至  
守又聞西有漁帥胡將軍指揮陷陣敵中聞身經百  
戰銳不挫而人爭雄第一勦諸將餘一府國難同時病  
位何足道馬侯封公兩人俟此異朝廷產不肖

是亦新

是時允錫已加副補街與進忠爭禮有萬允錫陰入秦慶  
徽去二道變門者抵常約密令進忠讓城走其老營未至  
進忠百餘里允錫先至與進忠相牛軟血盟誓發王宮迎  
進忠知其終與五一語盟入城即令赴營盡贖百姓  
無老弱出城則絕火燒城中屋不遺一椽遂空其城而去  
直走武岡守府王進才聞之六奔寶慶走各縣將  
聞風驚潰忠節營所至得空城建六寨之而去東趨長沙  
是時督師駐衡州奏入朝議令讓衡州與進忠屯駐老營  
即促其由衡出茶陵進抵江省諸帥皆由寶慶進取長沙  
詔未至督師已撤馬進忠由益陽抄出長沙下截北援



兵期將盡長沙城下身亡忠貞營數之人併聞其兵已東隨之趙湘潭潭空也曹師操兵六千人聞其忠貞營理為所敗皆不肯隨僅餘三十人召往投其忠貞營素來傲前發開曹師輕身性逆無將官或信其追逐之未至而忠貞營已不支湘潭此時北兵已孤應湖外城三又我軍雖長沙城下之戰勝計且不守矣一日按按數百出城行不遠至湘潭聞知城守無兵僅存一入遂入城守其諸將並其勳降其故將即標降北者已皆即大軍遂不之去既去楊某始至城已為北兵所守已入城其將帥已七入

是亦軒

不得家後出至某橋馬失兵中其賊遂下橋下以死北兵奪其大至馬進退無常之皆退也其賊遂臨武監山由懷集賀蘭關入粵而沿途肆行其賊皆為蹂躪大皆即逐瓦於长沙死之曰城外內兵已為之舉矣益正月事也海師胡一清等亦奔永州遂已收復各郡縣從此後隨報五行在永動之數則各縣祭九壇

其有悲湘潭

長沙兵眾湖南安湘潭城中兵相公之發色難天柱白日落時行宮住時百戰不足於也之進亦重成功

可憐公長五尺頭童齒豁一老翁銅馬百萬孝烈虎印公補乳嬰兒同時危餉誰問命赤手空口驅羣雄湖南北千里撈雲梯露隨天風祇殘長沙不日得忠貞在沸釜中堵奸心夢計轉訣忠貞民來互輕恩之燒寶慶查諸將旌旗挽誰往長沙城城無人登之守將奔守復因我兵潰走任東西相公獨在湘潭任太平卿收救時求湘潭無兵城間相公衣冠敝能識撫去羅拜聲如雷大罵不絕相公死但見城長沙城中皆舉哀功名事業長已矣忠臣義士胡為哉君不忠貞兵過蒼梧野堵賊後旌導馬回

是亦軒

十三日吏科給事中丁時魁等率科道十六人入朝覲見微印於內閣而閣臣朱天麟等初金堡赴行在將有建白過桂林以示留守留守令至聲與劉涓客酌之參疏八款李成傑陳邦傳顧天壽馬吉等皆在所奏各削去其二去李而用陳去龐而用馬封上一時風采赫然補兵科給事中當成棟夫及正時邦傳潛遁降啓心竊鄙之及是時位相將蓋恥與吟等為伍得健疏大喜故元元交益密實不知成棟初在參中也

其有端州詩

給事趙朝諫草雄更生筆削果虛公金吾奉主寧無過

中尉從龍信有功多難本須爭水火一隅底周判西東  
向來本觸元勳品豈謂元勳志與同

是時來彭年掌都察院事劉湘容以詹事兼副都御史丁  
惟世掌史科家正發掌戶科金堡兵科五人者終日聚會  
因是由其主張請不得志者目為五庸元允為部魁云  
制曰云云望參及不為意邦漸隨其止疏言望謂臣無  
能無兵器有封爵請遣望為監紀以視臣十萬錢騎止  
言則昔為賊清知州降賊安官進以今自湖南來為北人  
附錄云云時劉在真者亦起恒與來天歸天歸清邦傳  
然抵凡大笑以金通德喜焉今六故人罵倒耶通德者

最亦野

劉來字也遂京金堡辛苦何來賦所未悉請駁紀看  
即會談其謂辛苦何來情同杜子美辛苦賦中來語耳於  
是時咀等八人闕大詐曰臣論邦傳請監紀即令監紀劉又  
論却水忠若永忠請其首六即與之耶遂相率起殿陛下  
免迎走出上聞大驚諭諸臣照舊供職天歸亦上疏自陳  
即日引退  
臣等中舍人等入奏丁未  
臣黃上後何蕃陽赴行在吾賜自闕逃回成棟破鹿州即  
羅鏡出降與成棟相待臣欲令徐夢東走所次新朝為舉  
人所唾元允表執禮門下故力若出資因在士僚前及至  
司為有輔物議不平要有無言者行人司方亨太僕寺

張張兩如察院歷歷林有輝相繼伏闕檢詠之皆奪職云  
五中此時又作五馬笑公士大  
大德元正不減於金雞之私也

其有瑞州雜詩  
江右安危久不傳諸君高會慶新年未知南粵行軍貴  
只知西蜀公子賢御士幾人能入幕朝廷行事可分權

來來相國休憑藉激切彈文出散貧  
回首神京直北看天滿政郡豈倚安以開政府頻唐唐  
何事言官輒免官國法未言廷即見朝廷多故聖恩寬

即今典制違神祖官思拘文此目難  
已尋賜與司禮監夏國利交通為金堡所參不安其位未

果亦野

幾六引疾去士復為首輔同起恒入直起恒世事持平多  
不愜五人意又與龐天壽馬吉輝皆從龍共事又兩人六  
於起恒無怪時題等疏指為邪黨起恒上不以為意三月  
初七日忠國成傑山門至并開內陽臣正月臨成棟於正  
月丹出發政輔州駐兵信豐並時南昌已破劉玉兩帥俱  
漢賴州勢益壯我兵益孤二月北兵自南昌河流援賴直  
趨信豐諸將爭欲援營歸成棟不可會天久雨成棟坐城  
樓上召諸將議事則去者已大半矣成棟莫能禦眾慷慨  
歎命已既痛飲拓荒城上左右挽之上馬渡河水漲  
馬力弱又已大醉中流人馬俱沒三日後人有見報中抱

路拉水中者始知成棟死也中軍杜永和擊其印先歸餘將皆全軍而還

其有悲信豐詩

信豐城外敵來急將軍勒馬城上立黃昏對酒坐城樓諸將言事不敢入酒酣擊劍不鳴麾下盡無人聲夜半斬關諸將走誰扶將軍上馬行城外水深雨如注將軍馬步不濟渡馬星漸沒將星沉視史相隨誰相顧偏裨左右盡歸來獨少將軍馬回門門燈微紀天子震悼舉朝哀詔君止勿家軍中收得將軍印元帥牙門昨已回

悲南昌詩

是亦軒

信豐城敗寇國亡馬東來勢頗張白旗入輝章門至始聞正月火南昌南昌將軍布武城坐守被敵圍關圍萬戶人盡食坑塹百道難飛敵能城無交際陷將軍上馬猶酣戰金公赴氣如生王侯列首色不變江上莫修無援師來上近雨動收兵營不出客兵已集未行爲去年攻虔私自獎今年守城隨敵計又聞信豐同謀到死無延遲相制古言兩難不能抽何不分兵將將萬東西一爲城生固其供發使我百姓無故成敵說舊歲此城初反正即令城破後誰恨

英雄成敗古來多其奈城中人命何

報至舉朝震驚元胤入見上對之哭極哀封元胤爲南陽伯封車騎將軍印元胤力辭仍以錦衣衛提督禁旅追贈意國公寧夏王諡忠武子於九境同時贈昌國公金榮桓爲豫章王諡忠孝昔師何騰蛟爲中湘王諡文忠杜永相等既回廣州上手勅遣我政府即劉進生往慰勞之以達生爲諸將同鄉素所親信故因是用之總督軍務比至廣州永和已重請諸將共推爲留後居然坐軍府開印行巡警事矣永和雖稱總督諸將定不用命惟贈是求不復有出類之意

潮州雜詩

是亦軒

自表元戎舉國悲軍中留殘子和推人悲關帥積憂始盡應天王政下移諸將比肩輕動錢同官爲目柳程應紛紛劉極知難開從此關門不用師方忠貞營潰入粵西時堵允錫追之不及隨兵千餘人從鎮城開入關駐關防守者係昌侯曹志建也有宗室朱制謂倒在其營謂志建曰此必忠貞營欲入關堵爲前導將謀爲內應耳志建信之又謂堵曰曹公甚疑君奈何堵不爲然逆解甲安夜志建發圍之盡殲其衆堵父子逃出後追時追百餘里有何有生留宿寨上既去曹關之破其寨殺

掠一空塔書火夜行限報達梧州上道關臣處事  
湘客至樞要坤忠貞會忠貞已越樞而南由潯入機矣適  
遇角錫至遂載送行在角錫入遂與吉翔合欲激忠貞登  
東來此東諸侯按察李元允知之次言曰我輩作難子時  
渠不來復廣東今反正後乃未爭廣東乎且皇上在此他  
果何為元錫計阻忠貞於懷集縣當川一帶救救甚慘  
上必部右侍郎趙嗣前住宣諭中途遇害其家人赴法  
司前家封川守塘官照祥捕使林元允部將也元允忠忠  
順忠忠貞入行在故有是變是論莫能決

端州雜詩

吳亦軒

中丞奉意領中樞詔赴忠貞拜命赴秋松兵鋒窮嶺嶠  
何圖更即使喪往行馳驅未遂遂刺志海濱與捐報主  
報縱使官逆多異議無端陰計本應記  
及忠貞營奔移上陳陳邦傳狀女作言必正結好信忠必  
正提兵入桂留守知之踴請以粵西全省報餉分給諸勛  
使無侵侵邦傳計不行允錫貽留守式報書云上有密勅  
東人握君掌上一朝不戒生教入舟朕不復有中土之望  
惟卿與豐先生圖之式報大驚謂此法非上意乃應書回  
年朝廷立諸勛人品邪正始末與允錫別白言之然他東  
敵而以興同室之門也聞發手初取允錫原書併而奉

密勅務窮究其長式相繼列生事端以紫付諸水火為對  
力解釋之元錫初恃吉翔援擬入朝即用輔政及是廟正  
不悅下時雖金道其喪師失地之罪惡楚人怨之實  
深遂不見用

端州雜詩

督師夫勢在營務敗後備防列鎮固亦地處消千里恨  
三江各散一介孤戎機談國休輕試吏利遂朝堂已易  
趙英怪言官封事激中湘遺勳哭天賜  
忠貞部內駐施州羅馬爭衛堵賊謀江上務方成破竹  
穴中門忍起諸侯三千百戰城全奔五路連營兵已收

吳亦軒

湖南湖北皆赤地倉務象郡迎生愁  
諸公六是濟艱才曾村荆南為馬回心恃舊恩兵可用  
疑生諸將志先公撤後江右無時去國周長沙竟不聞  
試憶楚人終更哭招魂千里為誰哀  
是月雲南孫可望遣官楊恩知楚至行在請封恩知陝  
西人崇禎庚午科解元原任舉都道與可望戰被執可望  
親解其縛遂以為巡撫重臣之與雲南人崇禎甲戌進士  
原任職方司主事初張獻忠借歸四川有養子四人皆封  
王長孫可望為平東王次李定國為安南王次劉文秀為  
撫南王次艾奇能為定北王獻忠敗元可望率其眾奔貴

州入雲南宜臨安蒙目土司沙定洲亂黔國公沐天波奔  
永昌可望討平定洲復省城迎天波遂去其僞號稱將軍  
遂捷有雲而可望長稍通文墨位固第一又文奇能為貴  
州鎮帥皮能斫斫元其將馮興植主其營事可望以術籠  
致之遂與兩部漫欲自大而空國文秀素與比肩不聽約  
束故可望已封朝廷謂封爵出自天朝者為真王而向所  
稱稱王假帝也思得借此以駕馭兩雄使受已節制本意  
不過仿平東煮粥而已於是給事中金堡引祖制異姓無  
封王例連上七疏朝廷重違其意有宗室朱謀覲參堡把  
持該國疏七數上長知曰宋君誤矣給事言是也給事引

是亦軒

祖制呂秉使滇知朝廷有人皇上破例封之使滇知為朝  
廷終與不更或思乎貴陽鎮帥皮能違義鎮帥王祥時疏  
言可設名雖謂正事非草心朝廷為其所愚朝廷誠不  
能決

瑞州雜詩

春王利未出關門喜見滇而使叩關請附仁知天命在  
已封名仰聖朝等漢家故事須廷議明主權宜有時思  
史記功臣多賜姓何難破例與稱藩

長知又曰彼不遵欲駕出兩雄上耳今既不予以王爵則  
晉臣上公而爵兩雄臣侯使等級有異彼意可惟矣於是

定議封可望景國公賜名朝宗空國文秀皆封列侯差大  
理寺卿趙煥為冊封使同吳如彝費勳往自三月入華至  
八月始離行在滇之諸封者正使長知副使藝而外有武  
弁二員滿朝禁衛其誠全敬遂內使不見朝也先錫知朝  
議不允滇請陰欲結滇約二弁至七星巖設席飲血與盟  
次日邀朝士飲堡遂面詰之且責曰滇與忠貞皆國仇也  
庶幾滿天公大臣僞偏欲與此輩交結何意先錫去色徐  
曰某幸苦萬狀如君言全無功矣堡應曰營則有耳功則  
何為二弁六在壁間盡聞堡詔先錫大恨數日遂引疾去  
次於梧州趙煥退撫訪聞二弁語不敢行知先錫給有空

是亦軒

頭勅乃就允錫謀矯詔封為平遠王接給印勅往

瑞州雜詩

坊相臨邛未建勅梧州矯詔海雲使宜今是朝廷賜  
封事無難咫尺聞謀起賊臣憑假借使煩屬國重紛紜  
即令朝議何時決聖主敕及親與分

瑞州雜詩陳振坤之中軍制劉泰訓知之與邦傳誅六臣

所給空頭勅矯詔先往忠貞捷有密州檳川勢與滇過非  
清思結強援於滇竟與執朱矯詔封可望秦王先期入滇

或云邦傳執恭督承甫之密指也載恭遂由開道以四  
年正月先至滇可望大喜騰黃布告受賀三日而長知等

臣等迎王初卽至可謂不愛云已封秦王矣畏知曰彼僞封也固命某與臣等報曰彼僞封也行在所封景國公初卽其在可望大怒遂辭使下與知與某奉於獄別遣官到行在請宣四月日上御經筵初留式耕屢踐請經筵者爲事劉湘竊爲訝友至是乃解副都御史與唐書黃奇過同在進講然彭年時題等每有建議必決於湘客後行彭年所持者正紀綱慎名器其實不逆爭體統重資格而已湘客好言典制然其兩司者皆先朝隨視也湘客諸生由薦舉起家交知於留守以編脩御史繼以詹事兼副都御史隨彭年等以資格絕人益不服

吳荊野

端州雜詩

故兵歸野已非初憂國君志未舒名動宮庭宜早避官無清要豈長居也知官熱心原冷莫使交親貽漸疎同是布衣君家過從容無何如仕意何如  
時題題招接內報有氣意習同輩不若其而爲此發惟依附諸公聽其指使獨金堡素負清直遇事敢言然性淡利不近人情半鈔其錢人頗憚之彭年先朝給諫有名譽既降北物望大減及提憲核實依清官濫不少假借怨者尤衆又每自恃有同謀反正功嘗爭論上前還不進上責以若臣之義彭年曰使去年此日意國以五千錢賄彭行

而此日君臣之義要在聞者昨舌由是上心不善五人端州雜詩

竊慮憲府深難板大諫丰裁更領班使嚴連朝求台起初書昨夜又封還朝廷縱小名猶在方鎮徒強主未居底事縣公詞太熱五千錢騎龍顏

彭年初爲給事吳其需持疏奏上不問至是有張士載者溫縣人原任江西瀘溪知縣召節義自命奎行存不浮官謂彭年輩抑之也於是伏闕跪刺年累次司禮監夏國祥使之也國祥爲聖安章慶人粵新用事與國祥同鄉諒探知上意欲故有足致彭年自是氣稍懼久之聞母難李

是亦軒

元允疏請奪情不久遂辭任潘居聲屬城外先是朝士有東西之分自負是東者以反正功氣陵西人而粵西隨舊至者六科共議不願以喚東人而東西人各自爲類久之遂分先後兩疏主持吳高者國祥利天祥吏部侍郎與員給事中張孝起李用樞外則制輔增先錫也而江西之王作澤萬鼎雷德復蜀中之程源粵東之郭之壽皆爲之難主持楚局者下時題崇正祭穀彭年彭年楚人然私粵而不私楚漢西劉洪客棧州全堡既與時題等合桂林留守瞿式耜公每事關白居然一體矣至於禮部尚書吳璠文選司郎中施自微皆其人吏部尚書安清俱淳吳楚關

其不得為局中人者甚多如工部尚書耿飭也兵部侍郎  
南超吏部侍郎洪天擢大理寺卿潘曾輝通政使毛爾禔  
廣東提學道李綱雖與彭年同為其東反正而於楚人氣  
氣不通凡自湖南廣西直駕至出於背師留守門者大半  
歸楚吳人謂楚火情元尤西特留守實則吳人內倚彭爾  
外恃孫傳特其踪跡秘密不似晴燧等搖搖人耳目耳六  
月惠國成林之喪至自嶺北元尤回廣州治喪受吊上賜  
祭九壇事畢詣赴行在時惠國舊部並於茶場大亦各據  
一鎮大亦尤密悍不法至是人觀元尤舉飲凡宅即為稱  
為斬之

建寧軒

書而聞

楊師風聞已就利天陽此日誠朝漢家有法宣明二都  
尉陰國以不廷諸將強舉謀蓋俊異時倉卒詔誰能而  
陽國器功非細即思肅清未寧

自成棟沒廣陽不守聞北兵將有窺粵者粵督杜永和奏  
請寧豐伯趙成棟出鎮贛州討剿南番屬之要賄萬餘金  
始行

廣州雜詩

紅旂映曉角聲喧南海牙高留後事秋至特騎誰出城  
日高人沸一開門有同心厭王官賤除吏書愁幕府頻

莫怪總式難節制將軍原來識君恩

寶豐出鎮許分租祖錢憶慶撫道長馬齋駒疑為史職

輜錢為助嶺軍裝處知節錢輕難制只恐開門弄不防

巡海歸來薛刺史重稅同去邑懷涼

六月留守式報頭題西寶司丞張同復原官翰林學士

無兵部右侍郎提督各路兵馬又題余都御史毛壽款監

國襄國王進才鄂國馬進也兩路軍務皆奉旨給勒印壽

敦公安人前御史毛羽健子雅好讀書有謀略能耐勞苦

楚奇才也同敵為江陵相公曾孫以世蔭錦衣衛千戶先

帝時改中書科舍人思父帝愛其才敏特恩改授翰林院

吳亦軒

編脩葉陞學士在武岡特劉承允仍選任子之職於是留

守北魏趙後仍以知兵重總督之任諸大帥皆目所舉為

等云同敵為人健瘦而氣有胆氣每戰輒躍為諸將先或

賊諸將奔同敵先坐不去諸將後遂再與敵特敵六殺退

率以此全意氣憤慨詩文數千言援筆立就年四十無嗣

妻喪蕭然一榻而已時江漢二營兵門上璫既受知留守

再保桂林遂以桂林為老營滇帥久在督師標下每赴援

入桂與璫兵有主客之分多不和已而移璫駐平甌陽翔

元年冬湖南滇海帥趙選朝一清等奔永州率其兵奔入

平樂又與璫爭平樂璫部將趙興於五月二十九日治兵

相與興兵敗漢兵迫至陽朔追報遂到奕昌殺之留守式  
相引罪自初請師與昌機其連斬趙興以謝漢而移漢去  
營駐桂林漢兵自是益弱而不可用矣七月留守式報糾  
舊抵禦可與久駐平樂趙任不解且既聞母憂日以墨衰  
從事但取錢糧不理兵馬致新撫余心度觀望不進奉旨  
切責先是廣東反正信至可派希賓林繼進職銜自署兩  
廣舊例東撫稱制魚粵西撫稱撫留守初其控署官銜  
進制未旨革職於留守軍前裁選立功內推太常寺卿余  
心度為西撫可添久不離任故亦有是跋八月初一日集  
理部將劉趙政輕兵出全州深入重地敗績按軍法斬

是

之初留守聞北兵漸近按趙印進出全州楊國棟與連  
分兵堵截聞州漢陽坪開建休局陽到不即行其部將  
張明剛劉趙政等爭行以全營疾趨與而敗留守張  
言趙政貪功致敗法而不容但余無勝時悅時傷光緒  
七年一往不復其也之見和足藉者以其于裝戰從之  
九月初五日太監秦宗誠自湖南返過桂林言辰寄經兵  
馬蚊蟻有歸國心式報疏請勒即命宗誠往至則蚊蟻但  
行寄報命而已初九日賊軍毛壽教赴路經柳慶為陳  
邦漸擒下劉海虎奴撫一空式報罪徵地方嚴獲賊首追  
取勅書併鄂國營諸印信誥勅立捉海虎之洪連通稱

法部會科永入刑粵人黃新過部之部以小金爭直永  
和商為永和而笑劉士和三十一年二十一日留守報稱  
王進才劉之良於本月初四日恢復靖州又報南志建復  
和興來陽二縣二十三日報馬進忠於十月二十七日恢  
復武岡胡一清進屯東安直取和州牛馬才張光翠兵逼  
寧陵軍聲復振是月上御文華殿親政

恭紀

傳道文華殿君王政自為親同宰相決無命諫官隨賜  
坐香爐近還宮曉炬進聖朝機務密那許小臣知  
是時史館乏貨詰勅多出中書上欲歸其職于翰林內閣

是

輔臣黃士俊嚴起恒奏請考選桂林留守式報疏存部屬  
臣其等備館職上書特重科名於是禮臣黃奇過等議  
徵唐宗開制科取士有詔廷臣三品以上各舉所知卿貳  
自舉其屬彙送吏部勅家臣安清會同禮部諸臣嚴加  
考核取及格者若而人其已榜來知名未仕者上與馬以  
冬十二月二十四日上臨軒親試經義三道論一通詩一  
首取中八人校翰林院庶吉士官先是輔臣奏請詹翰諸  
臣同入閣奏是日外廷密奏閱奉官頗通開部上聞即時  
勅遣出獨留兩輔臣宿文華殿官中賜外具內小監司飲  
銀關防特嚴折奏日鴻臚傳齊各官侍班上出御文華殿



輔佐特開選奏分上中下三等進呈拆覽上詔科道而舉  
情弊以示至公且曰朕自即位以來終有足恭用此數人  
毋於用後爾等又多言也每拆一名御筆親為填寫拆過  
六奏遵命已輔臣再三奏請更允兩奏合得八人俱改庶  
吉士輔臣諸臣有資休深者引先朝推知考選例請授  
編簡上云此朕特典與考選不同次早上親洒宸翰勅內  
閣吏部諸臣曰朕親試取中劉蔭錢東錚楊在李來與龍  
顏姚子壯潘宏猷楊致知等八員着即授翰林院庶吉士  
特諭

臨軒曲二十首

是亦新

芝龍初沐聖恩波詔選詞臣開制科格外郎官叨典試  
今朝英教恩無多

經年廷議許臨軒今日真成聖主恩臺臺晚隨以閣下

恭隨臚唱入端門

衣衣黃幄殿中間玉几凭臨咫尺板跪近爐香宣履歷

分明親面識龍顏

唱罷丹臚肅猶齊小臣分拜殿東西千官班靜相公出

恭請天恩賜御題

內外關防視鎖闥金吾侍奉渾天威書生還幸尋常見

爭似銀袍共錦衣

內臣黃帕捧書來看案從容信手開遂見閣臣承旨起  
御題擬就聖人裁

麻紙龍文拂紫黃欲登宸翰費端詳猶防次第違經傳

口詔傳宣有巨璫

詳聲起去魯將斜老筆難禁舊有花日暮大官勤賜膳

傳聞輦駕在文華

解瀾正倒夜偏閣中使頻催蠟燭殘帝華欲遂宮滿促

花磚隊宿鸞鷟

當陽洒筆慣驚人錦玉圍觀許有神別燭細書光武論

內家也解點頭頻

是亦新

分衙早勅玉堂仙夜半驚前忽放還獨召閣臣留便殿

崇養直被禁中傳

侍臣收卷上親臨漸愧公座費聖心勝錄諸生沾帑賜

同朝爭羨主恩深

未央宮闕奏呈初內殿班齊賀聖明而勅言官嚴檢舉

當軒班御填名

中興特重玉堂賓同請加恩放八人不差聖朝恩太香

分明玲瓏寵微臣

寂情新進與同升郡吏曹郎播漢德曾荷相公援例請  
聖恩特賜一條水

懷典能無舊例連檣頭端屬首樞掄即居楊後雅起泰

威事宗堪第一八煌：手詔夜深傳八士同時入木天祗是國恩難報日

旁人莫漫羨登仙勅使凌辰徘徊恩口傳大語決春溫枵中怕有馮唐老

為報青年慰至尊新恩如許禁中行為謁先師聞史迎平拜中堂前致謝

共稱天子讓門生上命輔臣即擇日送館教習推禮詹翰大臣有品行者為

館師是時奇過謂之新儒召詹事兼禮部侍郎之部曰

節由推知考選馬知原吉士與故奇過曰郭以原吉士淳

熙散出吏部營轉福建學憲宏光時通順馬士英轉陞詹

事品行如此可以為館師乎相爭久之輔臣士俊人

也請並推陞上親自點定乃已留守踰報湖南情形言北

兵已抵長沙據胡一沛與趙印遜書有云北來者其帥所

稱定而王孔有德也實抵南州水陸並進一而發兵往寶

慶一而大隊來永州等語是時永州為王承祁與明細圍

五閱月矣其將李東斗堅守不下有傳命辰龍鎮帥馬蛟

麟為前鋒以復剏十二月十二日一清兵方薄城下北兵

衝城疾趨殺出永州河外一清不設備遂大敗是夜復被

其芬軒

叔營將晉明全軍俱沒報至司副馳赴全州檄武陵侯  
楊國棟駐全州茶應全州為西門戶危如累卵北兵既  
解水圍不敢深入者有曹志建兵屯龍虎關柳鎮為衝  
之左路馬進忠兵屯柳里為武備之右路兩相倚角也而  
除夕前一日北兵自江西來者已嶺破南雄萬東門戶已  
失與西上勉強支持而已

其芬軒

所知錄卷四

永歷四年庚寅正月元旦上御行殿受朝賀初六日南雄報至南雄報至守特羅威曜奔韶州走上將移輝西章召對羣臣皆言車駕不宜輕動終事金堡御史彭倫爭之尤力上命金堡同武政侍郎劉遠到韶州初論諸將請將初奔城融海為颶風折回始定死守計遠出與劉派上清遠聞韶州雖覺風奔流北兵尚未至也

端州雜詠

側耳羊城信穿烽二使來韶聞落鎮泣風門海航回事變知天意時危有將才長城真可恃駐蹕漫驚猜

莫亦軒

則吉翔自成棟疏嚴衛不得干機務大志又與元允共事外合中離意欲上移舟奔東如履喉又聞神旨上以初八日登舟百官會平就道東人皆奔回惟備臣士後備坐中不去上念其年且九十不能從行勅令回籍俟亂定乃去去則年六請隨駕南陽伯李元允奏曰百官皆去特安空城以待敵耶上自西來今日仍歸西元允留之恐有人謂我有異志一朝不戒坐入舟至今思此語猶背負荊刺但願東一塊土臣父成棟立功於此何忍奔之皇上猶顧念來土臣願留聲聲一帶與江寧伯桂永相和互相堵禦壯聲援此元允之誠也上遂發聲令元允留守

特理各營軍務十三日解維過德慶鎮將安伯馬國領

兵度駕軍容甚肅德慶鎮在西南之極分屬中來件者二月朔上至

梧州駐蹕水棚始聞北來者為南王尚可喜請南王耿

仲明二王久約江西吉安府未發惠潮道李士璉本曰仰

中軍吉安人與潮州鎮將相尚久密遣投誠自陳迎象

初即受北官惠潮兩郡以為北有士璉悉以國情輸敵

背內郡接應北軍導之入關元江右宗侯侯士璉寓惠州

皆責叙之沒其家親即王十三人以獻北兵遂長驅而進

是時增元鍾已沒戶部尚書與貞毓禮部侍郎郭之奇兵

部侍郎鄭澗萬鍾禮部都給事李國楨戶部給事張孝起

李曰燦吏科給事朱士鍾御史朱鏡綱王命來彭倫陳先

紀等十四人分疏奏表贊牛劉湘客下特恩金堡崇正翁

翁為五虎把持朝政日上行和書當死龍舟甫既相率

請對極言其惡奉旨下錦衣獄勒掌衛事劉鴻恩嚴如鞠

問獨劉半以反正功免議問臣嚴起恒請對不得入跪河

漢中鼓不允先是有尚爾嶼者為吉相門下士嘗入禁

劉堡勸進之爾嶼上有跡奉旨望取參云臣何人也爾

何人也以仁信之抱贈恩宗之某志士猶為快然且

言無忌語甚不倫延譽者案以是語播於兩宮是日程源

在舟側揚言曰金堡即昌宗之寵方新仁傑之耗何在兩

莫亦軒

語使該萬死其聲達于中庭寧者上嫡母王皇太后也於是張鳴鳳奉密旨必致僅死故僅受刑獨賜

### 梧州雜詠

請對真何事寒輝此日喧露華承內旨詔獄見君恩賈

國罪應待除奸功莫論冠氣逆咫尺朝局已全翻

詔獄非仁政况逢離亂辰從龍寬典得請叙小臣頻琅

玕悲同類艱難附黨人山陰真相國中救號河濱

僅守下獄時河帥陳邦傳方擁兵入朝上勅邦傳暫駐兵

三水防北兵西安留守式報蹤跡五人罪且云就使其罪

狀一如疏中兩指處分豈無時而汲汲於倉皇移譯之

人且不先不後却當和傳列格之時能無我雖不松德

仲之疑乎久之上知策無死法與昭昭俱滅死請遠成湘

客正餘賄徒追贖而雲南孫可望之伙始至稱於某

日接和封臣奏王於某日接和封臣奏王莫知所從絕

不及原勅而封及諸鳩詔事意在必待奉也於是派使接

雖行在六時有貴酋貴州經督兵部尚書范鏞注國公皮

解交章論胡執恭罪狀留守式批語批恭係正和傳主

使之罪海使使命日知馬吉和請封上封澄江王海使聞

之力陳非泰無以報命足議不依次輔臣趙恒語其回漢

意必欲得和上意決不予李不何歸日何不於泰字上加

一字或與泰或定泰既不失海防要備是州恩澤王辦耳

趙恒以為然方欲奏聞而忠貞營節度使謝正熙平後

臺守素入觀至柳間滇使在柳台至升次以大義責之言

李朝無異姓封王事例若爾主要求王爵我寧不足以王

耶爾自數其破京城逼死先帝滔天大罪蒙上赦宥加以

爵賞爾張氏乘間竊踞一隅罪固滅掌今爵列上公當與

我同心敵國洗去賊名豈非大事勿欺朝廷屠戮兩家兵

馬彼此兩知報弭奏鉞足以相當也隨作書致可堅語

數千言詞嚴義正滇使唯唯而退廷議遂寢

### 解將軍入對歌

將軍趨朝求召見天子傳宣御水殿將軍廷辯聲愈噴

百官拱于顏色變中使促對上龍舟有事而泰香案頭

舟中天子東面坐將軍俯伏汗交流汗流法背搖氣沮

詔謂將軍從容語嫺嫺移迨再三陳但聞誓死報明主

叩頭再拜出若門憶起胸中未盡言天威咫尺說不得

### 江封篇

去夏遣使冊封滇賊臣鴻詔封使遂滇人請命求國號

廷議可否將一年國號擬上未允詔國將軍來朝天

將軍入朝沮封議舊主封者誰敢異坐台漢使詢棲船

詞嚴義正色渾然自陳已罪犯京師汝曹徒援西南偏

聖恩裁我寧有汝與我同心報明主今朝異姓無王爵  
上遣和利誰教許徽弼臺鉞足周旋汝曹勿欺天子房  
漢使叩頭唯退舉朝爭嘆將軍賢將軍此議真不朽  
滇人聞之能信否為詔使臣復命歸勿謂議出廷臣口  
初自誠等以閣臣起極數為時也國所倚賴意其銜恨必  
非此下石不意其中故甚力卒免於死江西平化潘者素  
貪庸與手坤馬相比黃緣入閣二年上在南寧粵東反  
正逆駕東來命臣潘留南寧扈太后兩宮持躬手勅以使  
臣行事臣潘固官官衛義唯瞻是求有以土司納銀數百  
兩竟改宣慰司者初不知宣慰與土司等級之懸殊也諸

吳野軒

君諱然上頗聞之既至行在入直屢被劉參說之上六  
厭其所為因請假注籍遂久之不召至是劉參等合疏請  
起用臣潘思以排去起極計必殺五人而後已臣等既遠  
陞三木水丘大援思不見陸開忠貞營入觀大喜是時  
此時也李希心已死兵權皆歸於臣正守素兩人時帶兵  
五千以五月十三日抵梧州李臣皆迎回十里外牛酒  
兵馬師師國大悅等極言朝事環於五虎為之主者  
閣臣數起恒也但入見請除君側之奸不過數語而法  
公功在社稷矣高領之起恒聞其謀即注籍五人皆臨  
愾待命到櫺之次日請對水殿必用意中變見上言閣

臣數起恒慮公宜專委任金堡等處分過當化潘真等  
皆大失所望時起恒已移升去而勸請手勅追之及平濠  
巡邏越二日復召對於龍舟李元允自肇至同對意寧皇  
太后無恙上東向坐元允奏事畢意伏地請死曰金堡等  
非臣之私人有罪皇上何不處分於端州必俟到此地處  
分是以臣與堡等為黨也向以封疆事急不敢請罪今事  
稍定請正臣罪臣慰勉之曰卿極忠極孝朕豈疑卿元允  
曰皇上既不疑臣何以為處四位之故賜臣勅令臣勅安  
心辦事太后曰卿莫記劉堡是好人卿如此忠義他卻謗  
卿謀反元允曰說臣謀反遂是有否遂是而奏遂是傳臣

吳亦軒

上不答必正曰皇上重處堡等也是但處堡等之人看來  
不如堡等處堡等之濫也不見有勝於堡等之輩後而賈  
臣潘曰臣植堂作澄密意中語不能成語上為之解釋科  
臣張孝題李曰樞與御史廖應第互相糾計太后語上傳  
諭中書科以潘科道本意不許封進上曰科道是言官以  
古之職若本章不封進是絕言路也但今有半國大事許  
非時進其餘是非本章不許極封可耳對罷上忽問廷臣  
曰金堡畢竟是君子是小人再問無有對者遂罷朝出次  
日詢臣劉秉鈞上疏言臣昨侍班次聞皇上再問金堡是  
君子是小人愚望者皆在班列無有對者則良心難時天

理難欺。衡之。不為小人可知。因言。衡受刑。持重左腿已折。後相隨一。任。沒。隨。水。元。公。遠。成。金。衡。以。牙。然。殘。廢。之。身。繼。解。於。荒。絕。域。之。外。去。必。不。到。一。必。死。雖。名。生。之。實。猶。殺。之。伏。乞。量。改。道。遂。以。全。命。命。清。高。改。滿。渭。衡。當。必。正。以。百。金。為。贖。資。不。受。馬。寶。上。自。德。廟。未。就。冠。為。沈。廢。衡。竟。不。死。起。但。仍。留。用。年。漸。上。不。求。退。復。召。朱。天。麟。入。直。是。時。有。元。龍。守。衡。忠。貞。祥。行。到。國。昌。與。衡。有。相。失。滑。入。都。客。元。龍。堵。禦。之。受。約。求。少。去。舉。賴。以。全。而。難。逃。此。罪。惟。存。至。後。元。公。數。其。弄。城。說。解。諸。斷。之。

北兵過三水直下廣州廣州城守甚堅絕兵與文獻以升

師守東南門北兵不敢近狀川奔建德等處出城戰多有陷後時奏捷使者往來不絕行在是以少安於是張孝起都給事中李超原名趙吳江人庚午科舉人為人和暖無欲吳中之錦者也以強進裁為御史改中書吳霖為給事南歸人在中書司詔勅著勞已久輔日計以清直制之為五人而相至是始援令職兵部右侍郎直卿掌兵部尚書印

相於思文朝校利科給事中與黎士元以偽勅印誘金王反正已亡偽授兵部尚書遂以尚書入朝議改為侍郎謝恩時猶自稱原任兵部尚書令授兵科侍郎云

時兩粵諸帥方喪師失地朝廷不能開封請於上一概晉封

審可察既為留守式報勅為因附吳萬之實官陞機武晉封之議實倡之可豫欲以結援於諸勳也於是與陳封宣國公趙伊遊開國公胡一清衛國公曹志建保國公識者謂上无公之憂適以資賊則百戰之特其何以醇功高必正朝因陳伊傳其不附已潛遣標將蔡其秀等六月十九日又正請援於桂林留守檄瀛營總兵劉崇等駐柳慶遂為移援上聞之急勅報德諭以和好九月初八日馬蛟麟襲破恭城灌陽曹志建戰敗先是三月十九日北兵破龍馬關志建戰敗關入恭城陽雜地方將入桂林其漢二營皆洩入留守發餉金五千兩命兵科吳其雷往營衛諭而北兵已旋退机州州志建遂營於恭城灌陽至是再失利十八日馬道忠敗於府思走入武岡山中報至桂林大驚自馳兵駐平樂其大標江一帶官漢營訖守地北兵再得全州漢師退自全州退梧江江門梧江退甘棠渡每退必曰兵來桂林蔡其秀營也初宋阿任子于元燭督兵桂林有女許聘寧遠伯王永進和笑趙即退開之強求焉遂更嫁即選由是王趙有隙即選又與一清爭統統大關一清出守梧州沒事勞苦即選居城內守老營唯酒色

足耽心甚不平三帥各有私情地兵在平樂猝呼不至北  
兵破全州長驅入嚴關莫有堵者十月二十九日一清與  
永祚入城分餉糧一葉遂為空府十一月初五日與安  
塘報至知於初四日嚴關諸塘盡皆留守撤印退出城赴  
于營為城守計懲其老營不行再促之則已盡空而去矣  
一清永祚與王陵佐楊國棟守武伯馬義勝綏寧伯顏經  
各家老營俱已奔竄永祚已還降獨存留守式都免坐府  
中家人盡散統兵廣良飭徐二帥以至選公速出再為漢  
國式報此曰爾去則去耳我去不遑多活哉日自古至今  
誰不死都伯顏死得明白良飭去總督張向微自雲州

吳亦軒

回聞知城虛無人止留守在遂涸水過江直入府曰事迫  
矣奈何留守曰皇上以留守命我與城存亡自丁亥三月  
桂林潮破時已將一死今守死而矣夫復何言子無留守  
之責盡去諸同輩殺之必死則供死耶左人恥獨為君子  
吾師復不許其死乎遂呼酒與同坐飲四顧左右唯一老  
兵不去令召中軍徐高至以勅書叙而志付之諭令呈馳  
赴行苑歸皇上勿為敵人所誘張燈相向坐至天明有  
數騎脇刀挟弓執二人老曰吾兩人坐待一夕死無容  
執遂與俱行至靖江王府後門見孔有德有德於正月初  
十止差官持密文書啓十餘通諸留守又往海諸帥陳說

天能拘縛人事為劫降之在留守如斯言執其口歸托  
如及先有德見二人至導路於地舉手曰誰是張閣部先  
生式報曰某是也城既陷唯求一死耳有德露色慰之曰  
吾在湖南已知有留守在城中吾至此即知有兩公不怕  
死不若吾斷不殺忠臣何必求死令人某如此大意可知  
閣部母自若我掌兵良先生李我報一如在朝可取式  
報曰我先天朝大佐為皇上供職豈為大羊供職既有德  
曰我唐王信於閣部六非戰式報曰必信以來此而自  
為王何王之賊也有德又曰我先聖之教會所迎以攻  
今閣部何太執耶同敵屠屠曰為母辱先聖不遑知

吳亦軒

知報下如取即以為聖賢耶馬語甚多不其速每一語  
留守為一附家有德如此左右時之逼令跪不屈折其兩  
臂一見式報曰是當為司馬張同敵也與我同難應與  
我同死為守辱有德令釋其縛遂求冠入生兩人曰吾  
中國人不惜坐地待死且曰汝何不速殺之殺我兩人  
天下事定矣有德領文召劉將全節喪之出幽於民舍雖  
異室而聲相達有德又遣官王三元勸諭論之令羅  
賊不可令自請為後兩人曰為僧難與之漸也賊令長  
我不為也而剋而因終日賦詩倡和以明厥志十一月十  
四日式報語同敵曰吾兩人待死四日矣尚隱忍偷生

其為獨武耶李隨耶推則知之同故曰易取即單微命左  
兵從間道馳論仙建曰城中滿兵無幾若提動兵疾入孔  
有德之跡可立致也若兵去八十里為難立而復城之十  
七日辰刻有數騎至暨訴請留守出留守曰已知之援軍  
昨詩二首一自題一時同敵肅衣冠南向拜託而手錄贈  
難詩與同敵唱和詩作共有一首置几上從容出遇同  
敵於途同敵曰快哉行也屬兄殺賊諸敵忌之行至城隅  
見一磐石刻曰吾生午愛山山水此石頗佳可以死矣  
刑者從之遂與同敵并遇害同敵既死屍不仆首墜躍而  
前者三傾刻大雷電雪花如掌空中震擊者六三敵人為



是亦軒

之版東而廣州六以是月初三破蓋荷承恩敵西門降也  
杜永和又諸將率其入海南保瓊州上在梧州尚未知東  
南而南也遂以初十日發給曉十一日至海州而賊即降  
賊謀殺駕上知遂於十二日街雨而逃厄內身及從駕諸  
將并在後者悉被殺掠陸知水死者甚眾十六日至南寧  
戶部侍郎陳圭迎駕遂於二十八日駐紮南寧  
余自隆武二年丙戌九月遇變陷於閩者二年歷影山  
中幾死於兵死於賊者十數次戊子正月聞與江西反  
正以四月出廣抵建昌而南寧已破圍遂退至新州縣  
久之廣東居居九月從間道過嶺十月至行在寬澤

小兒法祖相失已三年矣不復有仕宦之志是時撫憲袁  
彭年副憲劉濟各皆素與交好見予至公驚喜方行考選  
核資俸以予恨不及資格自予始屬吏部除騰都主事吟  
冰自娛時事皆托諸為童以見三年冬始蒙臨軒特典改  
授庶吉士予出山陰嚴公門方修教員南都臨上遂移錄  
是時舍卒賊變詔書寄年吾師教公趣召子曰有十數勅  
在此子可令散同館各撰數道澤如奉天詔書使藩鎮諸  
將聞之皆感激泣下者為善予出呼諸子如姚子壯共龍  
顧皆留人懷憂執先穿家去矣即在公臂裏所不諳同門  
李來又不諳皆不可用但者數至無已代為屬筆勉完十



是亦軒

數勅以呈公大喜此後凡有大詔悉令予起草既至樞  
府官差欲知閣下獄予謂教公曰此輩素攻公者不宜極  
力救之若得大臣體公是之說河濟申救攻五虎者乃指  
公為五虎堂且使月於予矣新之奇謀於王化海求為教  
習館師曰以職方一席見處山陰在上前極稱予有制諸  
才汲引推知考選例請改編修管制諸公同昨榜中所推  
知者幾人公對僅錄舉一人留任推有公領之求幾化澄  
治改中書兵部為司馬管判諸予且書中書引典判力多  
之乃公失期用改科員額素與予素同予意公不以為惜  
也五月鄭必正密守臺入吳吳吳缺新一奇題等時即





[illegible]

容頗好禮是月為受命四十餘歲為極寵寵今訪楚移黃州  
伯玉於他迴洞至晏公於移黃信伯玉居而身赴吏局也過一日生  
履送金主昭江王留守云次子元鑄守甘肅自是中信伯寵親  
王王妃封金公適與王昇之而金移卒也御史來由科四持  
者臣等上以十月和十日執守漢王梧州四十五御史等相回大  
守操守以不可守守日駕已亡有金主伯玉執兵孫持望守  
少陵留守云之移黃又文討自以王云廣州以初三日陷守  
我事唯王為帝打武昨日捕賊廣州漢兵為江守云王  
已失桂林於初五日伯玉於是逃匿平話以王有難高子輩  
舍舟入山作竹為書之計詎意廣州傳報王平晚子難報  
得官皆被殺陸陸水死王守年三三沈松塞不可通留洋  
梧州守中自十一月間王守次子王守梧州守四月為二月  
北兵犯王大帥馬被執逃者黃書勝也拒守不敢去王守家  
公為停在此梧州城守公上召王守方桂安守王守之送子自  
昭江然未及年案同平案已破守家人被執同公在梧州守  
今付仙迴洞守王守封隨費二十餘許仙迴而公上召王守  
迴時係伯玉携持備王守乃自難執德果出見伯玉遂至平  
告是故廢族誦一降不屈骨以王守以伯玉皆不著  
骸骸之逃王守守王守著同王守守王守守王守守王守守  
王守守王守守王守守王守守王守守王守守王守守王守守

久之聞桂林破留守既與張司馬同日死在桂林者吳其常以單騎奔柳下德緣被執不受官盡其囊中粟以免劉達生相於孫炯中全獲先期已授牙伴庵為僧釋名性固唯丁時魁已降即日補唐西寧通不數日死于初擬通隱必死已而別山死而通隱得脫而後見其上之南王書請收留守公及張司馬尸詞氣慷慨乃信其非增死而逃於僧者也

通隱上定南王書

山僧梧水之罪人也承之流拉春機無狀歸來獄幾死杖下今夏餉成清溪以道路主秋奈序將收故命王齊四閱月於奈矣車財至桂起八階前而不欲通蓋以罪人自定六以廢人自棄人以世外之



吳其常

人自起也今世有不濟不一古於左右者故督師大學士瞿公松贊士張公皆小僧之友也已為王所殺可謂死而無救國之人勢不而存忠臣義士救之而後成名兩公豈有遠恨賊於王即山僧亦豈有痛乎而公豈然間道報未殞心為之古之成大業者表揚忠節如出天性殺其身而且敬愛其人若房高祖之於先君蓋周世宗也于公仁時是也哉則太祖之下金陵于元御史大夫楊善此亦之矣復立祠以祀之其子犯法當死又曲法以赦之威德美名於今為烈至元世祖祭文天祥伯府郎汪立信之家其亦與中華禮教共植矣倘有耶山僧聞諸論之哀國之忠臣與開國之功自時受命於天同分砥柱乾坤之任天下無功臣則世道不平天下無忠臣則人

心不正事鉅殊軌道實同源兩公一死之重並輕於百戰之功者哉王既已救之則忠臣之忠是功臣之功公見矣與又王見德之特也請其衣冠為兩公給崔公幼子尤宜存節張公無嗣蓋可哀於並當擇什親知歸葬故里則公義之舉王且播於後矣如其不爾王許山僧領先隨錄義葬於公情理亦不相妨豈可視忠義之人如盜賊寇仇哉必滅其家報其股體而後快於心耶夫教兩公於生者士所以自為功也禮兩公於死者天下萬世所共以為王德也惟王國之物外聞人不祥乎以死為生死父情不忍然於我佛究親平等之心王者澤及枯骨之政聖人雖設銅幣士教一舉而王善備矣山僧敢不能履能遣使者以書獻桂侯各代惟王國之



吳其常

留守既死家人盡去門下士夫江楊義育死存其牙首猶未殊但及血在額耳其未死與張司馬同敵同浴於北門通隱遂入上書德通之曰吾輩已收訖矣勿更生枝葉此書遂留藏于外湯村中送吳其常二公詩八首  
桂林處陷沒餘坪此日孤城豈更支坐當但憑天意穩臥忠不信步難免也知漢師官選餉却恨他往速駐師間有七人同日死張巡以外沒為誰  
桂生夜夢巨舟沉獨有吳郎水使尋下幾人能脫網危時早計  
吳成擒可憐供帳盤餐好猶許愛同偶和公司馬奮雄公擊賊却  
從容激烈兩公心

仙翁被記有年機為說扶公遂舊原共信錦衣忠能伴誰知馬革  
足磨磨孤以血奔難到愛子趨庭志已傳傳說共江楊義士泣  
携骸骨出軍園

天陽文物仗公存多士送龍牛在門疎拙無同類存存聖明不用  
七舍恩待承休沐起武庫為新詩寄宜言回憶廬山高宴夜桂  
花明月最傷悲

負郭秋燈夜草堂江頭送色色淒涼中寄浪整初難就張悌情難  
志先留報國正宜留故血定為何若殉免難天注應指亦多子悌  
爾雅安湖興行

下筆真窮侍馬才逢君病後無何悲雄又不事收京擬絕命安傳  
是下下  
毛 七日是飢遠傷和九原有伴近近隨尋前慘前聲聲幾  
似非陽鳴盡時

榕江大帥已公奔監昨要離駐屏門好泰使史曾吮血史命弱恩  
此招免者幾幾士何人弄道稿序中異冊存散信江使遂不地到  
刊夜有相公孫

葉為江頭向碧谷並名龍隱日遊身有為孫葉隨屈動記我新詩  
渾江吟難後高麗門下火葉中長寶故人簪同時屬和張難自佳  
新招不請不禁任

舟遊使而去訪上所在去者皆不返已聞上在南寧諸逆駕相失者  
先渡集李元龍自祥慶未字再入見方機問逆奔赴而誰可容

遣兵入街相傳有張護軍者新設署入儀張甫至即上山陰相公舟  
頭封軍吏奏泰非泰公曰君遠來迎駕功近駕功甚大朝廷自有  
符恩若專來問以此挾封也無張辨聲西甚厲張不送公遂赴水死  
明史有記  
之於千江  
死一夜帝負公尸出諸岸時又以此封其屍明史有記  
之於千江  
按明父桂王是句寧事急遠納休劉臣封孫可望桂王可望不受  
乃封泰王又明父共負張傳馬吉翔龐天壽諸事可望謀種代  
首卻史任假中書方于宣初可望改內閣九卿科道官改印文為  
入體書易其為皇太廟定朝儀擬改國稱曰夕謀篡位又順治十  
二年可望為李定國敗於貴州念皇亡勢去妻于赴長沙乞降于  
給畧洪承時 詔封義王

行在大亂子遂北入關陳邦傳以計殺焦建於武靖州明史有記  
之於千江  
邦傳及子于高入桂林子遂去梧求下中遭被掠幾不免復回梧  
州見方史公始為惠桂桂林事值同鄉彭瑞為督撫道資其行乃到  
葉度廣以歸至開學開會二雲相國相即海上  
自此以後上駕日南音問隔隔傳聞多不究自有送行諸生日記  
予而知者止此矣于自戊子十月劍祥慶為水磨二年二年以  
首市皆本劉湘客之日記已壬辰寅參廟班行武澤諸日或  
持諸華奏或持諸武士大夫之口載他野史為稍確也

明史順治九年可望迎由柳入安隆兩日在舊盛開李定國與可望  
有隙遣使密召定國以兵來迎可望知之殺兵員數等數人順治  
十三年定國至乃奉由柳走雲南封定國晉王順治十四年可望奉  
兵與定國戰大敗可望子降於我

順治十五年 大兵三路入雲南由柳走永昌順治十六年

大兵克雲南由柳走騰越定國敗於潞江由柳走南甸遂入緬

以四舟迎之隨行者六百餘人緬人十餘邊邊草屋居之遣兵防守

順治十七年定國等與緬戰素其未達敗緬兵緬終不肯出由柳

時天三桂討追兵以進報極我

命定西將軍交星阿事師會之三桂使緬緬謝以擒敵由柳順治

是亦

十八年正月三桂遣七官各緬亦師期三月師至孟卯會薩發緬江

兵而緬酋奔往緬自發生致由柳乃兵使人防守其邊官沐天波

為渡河盤查敵之惟存由柳與界屬等二十五人九月三桂及愛星

所自南甸龍川臨迎進新遠人自姚關鎮孟康定十一月會于木邦

遂起緬十二月汝葛晚渡去緬城六十里緬使入請兵百人進蘭

江濱為樁街遂執由柳及其親屬送三桂軍前明年四月由柳死於

雲南

所知錄卷之五

南渡三疑案

甲申年南渡立國十二月有僧大惠駐紮顯興至石城門為過者所執下錦衣衛監詔部道同法司會審提供稱先帝時封齊王又云吳王以崇禎十五年渡江又言見過諸王其語似頗似狂詞連申結芳錢諸語諸人阮大猷楊維垣等合奏孫振霸治之欲借此以興大獄羅織清流遂為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之名如徐石麟徐派陳子校邢桂佳等皆不免東林沒社計一網盡之孫振說詞有云大惠承是神祝故作瘋顛主使實繁有徒陰謀殺害又云豈是黎邱之鬼或為專諸之雄語多挑激上怒不欲深究御史高允恭疏言大

是下

生狀頗顯言同夢泰先帝純無十二年封齊王之事諸王亦豈有十五年過鎮江之事且魏忠賢重守人胸塞北內潞王下位迎接李承中皆係坐正不知有此風影否至如中船芳錢諸語現任官詹卿貳致有異圖且此何等事而議之孔聖居耶批益結參各共就辨馬士真七不欲窮其事遂以宏光元年棄大惠於市是時方有非朱衣手一葉真偽莫辨人有傷她童氏之事命內廷屈為必錦衣衛馮可宗教加鞠問童氏初自河而至諺云為上元妃唐昌伯劉良佐全妻于近誰詢其始末言之聲有使臣佐奉之如后以儀送至都下上不問下鎮撫拷問乃招係周王妃誤聞周王為帝故認耳上初德

聞與上相失太妃及妃各依人自治太妃之南巡撫御史陳潛夫奏

妃故在上不問至是自詣巡撫趙其善河具陳本末劉良佐以聞上大惶既至下請微馮可宗奏其病將命善親之童氏在獄初書入宮日月及相離情事甚悲云以某月日城陷爭出宮妻其饑寒怕裏上頭踰牆而逃今忘我手不可宗為之轉達上并去弗顧親命在尚忠加酷刑民號呼相害并戾凡獄中或云在獄中已有言童氏周府宮人逃亂至府民嫌遇上旅邸相依生一子已六歲狀破京師上南奔各不相顧氏遂委身民間馬士英勒上迎童氏入宮密諭河南撫按迎致皇予以歷氏之望以消奸究之心不聽劉良佐奏童氏實非假冒與倫係係恩賜由金上諭童氏妖婦實朕發朕初為郡王有

是示

何東西兩宮提係係照字王宮人高木識其真偽朕宮闈風化所係豈容妖婦闖入法司即示情即以恩奉廷覽上諭未嘗許其假冒但言肩朕結髮正則為妃童氏無幾上怒其失身遂奔如敵厥耶士英極外詔傳謂像逆旅進生于崇己六歲初上迎致此語太妄洛陽以崇正十四年季已正月隔距令甲申純四年耳安得有六歲之子宜其不足以動上聽也至於大惠疑點始終不明即高御史甄詳之句是駁之內是疑也極稱狀類瘋癲言同夢泰既入獄知當時意指不清不托瘋顛其招詞必有駭聽之語當時不加以夢寐者先帝無十二年封齊王之事信然然張振振大惠奉係神柱主使定繫有違豈能不請典刑而妄言自王收禍以取誅哉耶若云請

王無十五年過錢江之事理自法施瑤瑤中原破陷諸藩王不及奏請而南奔者多矣賊以十四年正月陷洛陽即移兵攻汴河北路阻中川諸宗侯大抵流寓淮泗間且今上既可以渡淮而南諸王獨不可渡淮而南耶至六海上王下位迎接奉奉中有隱生心不知有此風形否諸王近在杭州承奉召即至風形有無其意立辨況諸王若憂其謀詎敢其詞何以付之默然不問但坐以藏厥意謀之以安反及耶市下反及詞連林阮大猷楊惟垣等業欲借以此興大獄張孫振方圖百計煖鍊望紹芳蓋一神蹟可免馬士英何而畏得船令中心上意不何而領情不欲深究其中頭末阮士英惟免竊聽大猷惟怕年固不能知也初稿世子沒德昌郡王以存常立士英極



宋王事

風時有以居氏歲王印奇者取悅則稿王印也詢其人云有負恃者持以寶錢士英固物色之上與士英初不相識果德昌非德昌耶但據王印所在以為世子耶甲中國變後遂推戴王位以避讓王之功大患者或云後人或云齊庭家或有見諸孫州楊信者為等出齊府宗室言王州之亂諸黨流離至白下改名姓乞治者不可勝紀六有仍稱吾宗與序行並者公心少有賢達即去則大患者不其流耶而復指為齊世庶宗周誣為妄稱齊王王以此故耶聞會當時以怕家其頭人不遇是而供語秘要人聞知有言其供稱齊封郡王未嘗言封齊王也若但以群王印闕乞封豈非分而斥之為欲傳致之於死耶御大謂其語似夢囈則必深記忌諱不可以上聞者士

其不肯寤治或止知德昌之害為世子猶未能定信上之果為德昌耶上不欲深究自有自知之明耶耶論者謂當時但使帝氏得過大患其事即明矣帝氏但知德昌即位以故妃詩閣求見而不知今日之德昌非昔日之德昌也大患但知稿王世子應屬德昌而不知今上之業已為德昌也帝氏既下獄加刑自言失身之始何敢復生以望上稿曹躬但求一覲天顏訴述情事歸死版度大幸氏使情愈切而天顏愈遠何不求太后召入永巷而訴之豈不惟上不可見者太后亦有不可見者耶帝氏既不容見則大患之死固其兩矣北來太子一集當時諸鎮督撫時有疏力爭上雖悅諭再三至今人不見信少



是亦事

而首斥其偽者王祥也錄不遺致致集不疑也似為情事以自附通經堂古者耳以方拱乾之言為校勘不之以愚三尺童子拱乾與阮大猷至父止名樹從逆云至待命吳門一旦大猷抱之入都許為清雪遂其官以拱乾之生平小之其不難斷先帝之血乳而奉馬阮之意旨者決矣宋宮出閣去宏光之元年無幾時豈有少年于家中望見拱乾即拘彼禁者為方先生而東宮而貌言動拱乾反不識耶其真偽一見立辨乃不置一語願以詳諸時頭事為問世論記由不記不足深論即少年而言盡是而拱乾喜以為非當時直諫拱乾一人在川寧更置一人還方為之記信耶與王清所勢商之以無過無犯之事坐之以偽使真從中辨也及再審時置禁城園于前指空

殿名曰及中后御苑無一差訛此間有應天推官預審出諸人曰  
即非真上深請大內事者士英初請令大燭臺九德及信來宮商臣  
於城外僻處以先帝件宋定王康中及宮廷制度語之如做宵必不  
能悉令記皆悉矣鞫問計竊楊惟坦乃揚言於朝曰射馬都尉王萬  
佐孫王之明親賴太子同慈宮中事馬士英以其言入奏遂以此選賴  
為王之明前度當時未聞有是語也江南督家繼成疏言王而原是  
當族高陽木開府官堂無父兄存送何事隻身渡江到南楚撫何勝  
故云疏王萬姓孫何人舉發內官王侯多北來之人何無一人確記  
而遂云自供遂以王云明既云係將馬姓本非國戚安得入宮備惡  
大內事謹之明貌似太子內廷諸奄及東宮舊使豈有不知者未言  
及何以雖坦獨知此說王於准坦之口即惟坦隨言時上係揣應  
之詞何以遂援為定案惟士英疏有云聞東宮舊使避重不輕言語  
此人機辯不可方物以此致疑少可提耳然重機辯方拱此兩黨  
知者辨說時何以不得辨其真偽乃取沒無証據者而以為傷人誰  
信之乎北兵至豫王命坐聖安上携以壯去不知存亡即仗與聖安  
同凡終未嘗忘其為傷也吾嘗謂大患本來不可知而決為親藩之  
者王也童氏出身不可知而決為德魯之故仇也少年之東宮不敢  
信而信其決非王之明也三大疑案漫記諸以此俟後論定者

史記

阮大鍼本末小紀

大鍼少有才譽萬曆丙辰通籍授行人考選給事中清流自命同鄉  
左公光斗在臺中望重引為同心其人器量褊淺幾微清矣見於詞  
色急欲發喜於伐情然小丈夫也天啓四年冬將行考察會史掌  
科缺以次應補者方在籍有丁憂信後資無歸大鍼大鍼之做同是  
左公又時已將食院矣急招之入京大鍼至而當事諸公意屬魏公  
大中以祭典重大大鍼淺識語焉不遑與共事也左公意遂中變  
語大鍼曰某公報信已確但撫按疏久未至奈何現有工科缺出且  
宜暫補俟至全斥以改題可乎大鍼善心知其故諉曰可於是其  
疏題補工科都給事中凡再疏而令不下諸公怪之而外議喧傳史  
科缺出已久不濟已乃更以史科疏請補上而令夕以下蓋大鍼於  
此時始走投遂報東林也大鍼到任未數日即請終養歸以缺讓魏  
公大中與楊左諸公同奉祭典歸時親曰我使善歸者左某如何  
歸耳楊左稱機已伏於此矣次年春難作吾過海內大鍼而為也大  
鍼與同志相呼者為餘霍維章楊惟坦數人耳而用以通者倪文  
煥也而煥召起太常寺少卿數日即回上心知說庵不可以侍几有  
言暫往候隨即將其召去故得在時無片字可提但加以陰行營  
專而已其時人間奄勢尚熾其時大鍼座指猶有數子蓋以忠賢  
齒計之耳不意數月後即敗也先帝即位之初某朝皆有餘黨東林  
虛無一人於是楊惟坦乘虛倡議以東林崔魏並提而論蓋兩非之

是亦軒



不謂倪公元瑞於訓林中數然抗疏極論其誤分利邪正引經據  
惟垣為之理屈詞窮而大錢在籍急作二疏遣費入京其一疏特奏  
崔凱一疏為七年合算以嘉宗在位七年四年以後亂政者記之  
而為之羽翼者崔某輩也四年以前亂政者則為王安而羽翼王  
安者史林也論役特示惟垣若局面全翻則上前疏晚補未定則上  
合莫之既時惟垣方與倪公相持澤大錢大害即上之淫賊史  
林諸公切齒大錢信于諸有堂矣崇禎四年春倭告起從光祿寺卿  
龍振勳羅田也為魏公大中言澤與疏稱大錢害教其父用是削  
奪配贖欽定逆案列名其中十七年不能以氣矣大錢雖居凡巡  
方使者出都必有為之先容即魏即武其虛地方利與魏相持語大

是亦新

錢遂以分致于東門旋氣收依然重均蒙派有溫御史應寺者江西  
寧都人出都時誇大錢所知相陳向往之私大錢聞之逢人概述新  
直指諸語直指稅視事當諸客大錢西歸門庭初應府寺樂以僕  
謂出必先過我即留飲也而直指往返再經其門竟不校一刺無以  
對僕御里人乃大恨已御史復論降調大錢即以下石自居嘗不  
也會此寇偏既大錢迎居白門既素好延攬見四方多事益設兵格  
餉游俠希以邊才起用白門派寓諸生多為後社諸君子聞而惡之  
公出留都防亂楊以逐大錢大錢懼乃附門謝客二無造其門者責  
司馬士英固與同諸逆寇富白門同持失志兩人者終日往返互相  
磨牙耳定與相公用延儒為驛手惟友既同籍大錢特迫其家延儒

與約曰倘再出必起君崇禎十四年延儒再召大錢遣僕以金杯  
為壽曰恩壤在彼延台其使前來松蘿者三仍令特歸語使曰飲此  
如與爾主面談矣舊約不忘但今蘇之出資由宋林先與魏約法三  
章第一爾主也陽稱爾主係在中原可為一人二者當同為贊  
極使主以邊才特在戎相核周之必許高以教耳使俾大錢以為  
應諭于馬士英者遂以士英為延儒入即拔士英為鳳陽中中國  
安士英擁戴督撫所以功室由大錢致之也督撫以楊主錢任督  
宋林兩爭者其成意固大錢可以借此資數款沒一欵棄入字備  
大監館督周臺與文好京師陷後督自帶大錢一摺致之乃言不  
林首所以免福王狀語入內皆悉陳于上者又極口稱大錢才

是亦新

福王在中國年分說大錢矣士英特疏薦起以報前德不河不容已  
者而諸公改之已甚激使併力同仇乃大錢竟由中方取用此又出  
士英意外也當時若有和意計者士英深工山之情伴留使之以  
若錢以遂其飛揚驕矜之思十七年賀結之說不可以少釋及乘  
已信而而結事然此點合宜宜言之子用之世國已近矣改之金逸  
則子機愈深想之念久則子發愈盛唐世國信當於時中而政弊之  
者不遺餘力一旦魏魏而主有不遺其持密者或人裁而安慶大  
錢由太平進而浙東校金皇宋大興大典同與同宮文務方華義  
以同至嘉善留之甘治軍大錢即任事李士英時金華容頗嚴  
鈞大稅大出特惠以侍之戰事海紳士都樹士荒進之士稅大出造

人運送至江東入方國安營馬士美與國安同生先在其營大鐵蓋  
設至則機杼指掌國安為之制動士美論多不合士美以向渡之  
機字由大鐵而已居其意國不平由是潛相矛盾有方瑞士者自  
事人與國安聯家為子記至乙以合中官設官江鎮總攝事方  
推官為其妻妻室女持子也在台故有抗兵其除危位非此至連  
我福杭州同知李家為留台者應國瑞士海杭越官以待未不  
大鐵其妻妻之國是潛逃降去其且以江東應官於國瑞士  
在江鎮為其開府其一年不為人不知也故後蘇州降官有阮大  
鐵一稿中之方瑞士乃以新設江馬士美方國安之台州大鐵  
餉至江鎮定降蓋知而銓已為軍前內院矣日初開軍中報鐵既  
大鐵者大鐵言杭州同知高汝妻係臣同鄉台未識認可也乃微狀  
妻到起初快妻以己卯別移考授通判銜宏先時官推官訪遊大鐵  
不知上款引其妻為己猶稱不通則亦微狀妻及及渡江起超不  
肯進大鐵衣然至再乃許之曰我見其物惟曰微其其水微其心  
大鐵若與妻諸神約清志日必以西司相酬快妻乃人見於是日初  
各大鐵至水來領中出一條紙有數行蓋鴻餘手書也自生大鐵  
以前軍內院巡撫急招士美國安士降自防十月勤勤為有難故全  
軍以報國恩初大鐵在全軍與大典開城至西門大典語曰此門新  
築土木堅有事務宜嚴及是大鐵專同大砲攻西門一城遂陷  
賊幾甚修以報討賊之恨一清江同鄉人大典令去杜元張國維

是示

陽日蓋大鐵猶至其宅問粉粉尸乃原有金華所同知耿獻忠被執  
至敗有大鐵遠望見之即呼曰耿父世也耿為為舉縣令故耿父母  
同向內院稱其妻有文才可大用就其妻得留校下自是耿忠朝夕  
不離大鐵也時壯兵已過界至方諸內院及淫淫官兵淫淫食大  
鐵無不悉預列肥鮮邀請大鐵其以腹腹爭許曰此淫何意淫未  
則應曰小一運無耳告之同無不可則度蓋不起矣其中有里內  
院者滿人妻文墨大鐵為以雙偶合作詩絕能神神解得而附書  
奇贊學士在臺大提防好日為諸公同同有春燈過點之為諸  
本同限日度西晉即款款板板而始以備諸公調諸公非人不有  
吳子乃改易陽陽始始稱善時陽日既公其才也也無座者諸  
云帳內談話者使既其月許學為士過思其帳中如是語謝天未  
明人已入坐帳中略而無之語或謂其枕上詩諸公旁觀之餘不堪  
其勢勢勤日公精神其人盡少倦休是之大鐵曰吾平生不知倦欲  
休六十年猶一日也及諸公起身急使使人服飲蓋預勸厨人以  
夜備矣一日而忽臨訪內院憂之語耿忠曰既公面腫忽有病不勝  
驚馬之營營法不宜而脾者可相謂今暫駐一依我輩入關嚴建  
軍後遣人相建慰忠以語大鐵大鐵驚曰我何病我雖年二十能斷  
生馬挽強弓健作一彈子也幸諸諸公我仇人多此必為我林浪社  
公為此言特母有弄走耶誠言漢諸內院內院曰此老七太公心我

是示

和基來林道社與謀有仇因見渠而阻勸其在此少休息耳既而  
將取同通關可耳於是與大鐵令行既抵關下皆將掛帶緩行上履  
大鐵始下馬後步而奇語云當日廢疏夫且時侯到候處乃下大鐵  
左旁乃右持時者曰何停也倘有哉筋力者信於汝生蓋示壯以信  
其無病也言訖曹旁先登不沒望見久之諸人始至五嶺為仙霞最  
高處見大鐵馬拋路口旁諸石坐端處始定時之不應馬上以鞭擊  
其鞭之不動視之死矣諸公乃下馬聚哭極哀急令置薪火焚其  
尸家僮同請令尸踈矣元德諸公不能久行并以十二金令為殮止  
傳下嶺求棺數十里外遇店人三日後乃得門居一廢塚土人往移  
之則墓已潰爛出矣以上詳之取言伯良孝求反心權借司空茂

集卷五

子冬在臨川劉同庵中叙事甚詳素極正待時在子為平化之  
俗為韓絕篇一首大鐵填而無絕如川語今而也

揚州十日記一卷

〔清〕王秀楚撰

清鈔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楊州十日記

江都王秀楚記

乙酉夏四月十四日督鎮史可法從白漢河失守退  
奔揚州開城禦敵至廿四日城破城前禁門之內各有  
兵守子住宅新城東楊世將守焉至卒其妻守宅有二  
卒左右隣舍亦然踐踏無所不至供給日費錢千餘兩  
不能繼不得已失謀為主者觀予吏訟為恭敬則好斷  
治主者喜誠卒獨逸去主者喜音律善琵琶思得名妓  
以娛軍暇是夕邀予飲滿樓觀劇忽督鎮以寸紙至主  
者覽之色變遽登城子眾亦散

廿五日於早督鎮牌諭至內有一人當之不果百姓之

楊州十日記

論莫不感泣又傳巡軍小捷人加額為笑餘有姻氏  
自瓜洲來避興平伯逃兵與之語已有一二為守者予  
別相見而嘆而大兵入城之語已有一二為守者予  
急出詢諸人或曰靖南侯黃得功援兵至鼓觀城守  
城者尚嚴整耳市上人言謂之披襲既而皆繼厚而  
至聞之心急口喘莫知所對忽數十騎自北而南奔騰  
狼狽勢如波湧中擁一人則督鎮也蓋奔來城外兵逼  
急不能出欲奔南關故由此是時始知敵兵入城無疑  
矣突有一騎自南而北撒鞭緩步仰面哀號馬嘶一卒  
攔之曹首不捨至今猶然在目始末傳其詳也騎稍

遠守城丁鈔下軍曹地必并有碎首折肢者巡視  
城墻已一失矣先是督鎮以城狹跑不得展城禦設一  
板前軍後接民居使有餘地得使安置至是工未  
畢敵兵探跡先登者白刃亂下守城兵死互相擁衛前  
路過塞皆奔所置木板匍匐板後得及屋簷斜板不固  
托足即傾人如落葉死者十八九其及屋者是踰屋梁  
皆作鉤戰相擊聲又如雨雹掀掉鏗鏘鉤回西響不絕  
屋中人惶駭而出不知所為而堂室內外深蒙殺聲  
守城兵民緣屋下者惶惶覓隙潛匿主人竟能呵止外  
顧叱屋間人烟屏息于廳後面城端從窓隙中窺見

楊州十日記

城上兵稍南而西步武嚴整淋雨不少忽疑為節制  
之師心稍安忽叩門聲急刺憐人相約共迎王師設茶  
焚香示不敢抗予知事已如此連應曰唯唯於是既換  
服色升廟而待良久不至予復至後忽窺城上則隊伍  
稍疏或行或止俄見有擁婦女雜行其間服飾皆揚俗  
子始大駭遂詰婦曰兵入城倘有不測爾當自裁婦曰  
諾有金若干付汝收藏我輩休想復生人世矣予趨出  
望北來數騎皆按雲徐行遇迎王師者即俯首若有所  
語是時人自為守往來不通難相遠咫尺而聲息莫聞  
近利近始知為逐戶索金也姓意頗不忿稍有得即

實不問或有不應難操刀相向尚不及人  
 人與之遇此及子門一騎獨指予呼後騎者曰為我  
 索此盜衣者後騎方下馬而予已飛過矣後騎遂棄予  
 上馬去予心計曰我相親類鄉人何獨要予予弟至予  
 兄亦至因同謀曰此居左右皆富貴彼亦得富貴視我  
 奈何遂從僻逕北兄弟挾婦女冒雨至仲兄宅在何家  
 改後肘腋皆實貧居也子獨當後以觀動靜俄而伯兄  
 至口中帶血灑矣出此何待子伯仲生死一處亦可不  
 恨子遂奉先人神主倚兄至仲兄宅當是時兩兄一弟  
 一嫂一姪又一婦一子二外甥一內弟同避仲兄家天

漸暑大兵殺人聲已徹門外周東屋暫避而左右數  
 人共擁一盜熟髮皆黑透門外哀痛之聲嘯嘯延  
 至夜靜乃敢板屋下簷臥火炊食城中四週火起近者  
 十餘家遠者不計其數赤光相映如霞電掣樹聲蟲瓦  
 不絕聲又聞擊鼓聲哀風凄切慘不可狀數點相顧  
 驚惶法下不能舉者亦不能設一悲子婦取前金碎之  
 分為四兄弟各藏其一髻履衣帶內皆有婦人黃破袖  
 舊履為分極託運張目連且是夜也有鳥在空中如笙  
 簫聲又如小兒啼哭聲如在人首不遠詢諸人皆聞之  
 十六日頃之火勢稍息天亦漸明復乘高升屋躲避已

有十數人伏天溝內忽東顧一人錫鑪而上一卒持刀  
 隨之追躍如飛望見子眾遂舍所足而奔子、惶迫即  
 下窺兄繼之弟又繼之夫百餘步而止自此遂與婦子  
 相失不復知其生死矣諸難幸逃匿者多結家人以  
 安民符即不諒匿者繞出從之其某至五六人婦女  
 泰半兄謂余曰我落、四人或過悍卒終不能兄不若  
 投彼大群勢眾則易避即不幸生死相聚無恨也時方  
 寸已亂不知敢生良策共曰唯、相與就之領此者三  
 滿卒也搜子兄弟金皆盡獨遺子未搜也某婦人內有  
 時子者視之乃余友朱書兄之二舅也手急止之二安

皆散髮露肉足深入泥中沒腰一委猶抱一卒卒艱而  
 擲之泥中旋即驅走一卒搜刀前道一卒持槍後逐一  
 卒居中或左或右以旁逃避數十人如驅牛羊稍不前  
 即加鞭撻或即殺之諸婦女長索繫頸繫之如貫珠一  
 步一跌過身泥土滿地寄嬰兒或顧馬蹄或攜人足則  
 照塗也泣聲盈野行過一溝一池堆尸時積手足相枕  
 至一宅乃尾尉承宣姬公居也從其後門直入屋宇深  
 遠處、皆有積屍意此間是各死所矣乃逶迤過前戶  
 出街復至一宅為西商喬承望之室即三卒單穴也入  
 門已有一卒拘執美女揀拾簪籠絲線如山見三卒至

大笑即驅子輩數十人至後廳留謝婦還房中取二  
方几三衣匣一巾并婦人製衣婦奉匙命其將鮮  
衣華筵指揮言笑欣然有侶色無過好物而卒已取  
西盡媚態不以為恥卒嘗謂人曰我輩從前所遇婦  
教萬人無一夫節者何幸之中固無耻至此三三婦  
女盡解濕衣自表至裏自頂至踵并全製衣婦人均修  
短量寬窄易以鮮新諸婦因感通不已遂至彈指不  
能掩衣果乃植諸婦女飲酒食肉無所不至不須臾  
恥一卒忽橫刀躍起疾呼而後曰衆子求前數人已  
被縛吾伯兄與烏仲兄曰勢已至此夫復何言持子手

楊州書記

五

前第一德之被執男子五十餘人遂刀一呼即退後  
無一人敢動者予適伯兄出廳見外面人衆心驚  
時命予初念亦甘就縛忽心動若有神助潛身一躍復  
至後廳而五十餘人不知也廳後已房馬房老婦不  
能避穿至後面盡收駝馬不能踰走遂僞就駝馬腹下  
匍匐而出若驚駝馬一舉足即成泥矣又厯宅數層  
皆無走路惟旁有街可通後門而街門已有長銃守  
個予復由後街至前聞前堂殺人聲愈惶恐回顧左側  
有厨中四人蓋亦被執治庖者予求收入後得參同  
字漫之役四人峻拒曰我四人雖而役者也使再點而

增入必殺有請禍必及我予哀求不已乃更大怒執  
子赴外子乃出心益急視前有架上有兒夫矣不  
遠乃援然而上手方及兒而身已倒仆無可奈何急  
趨旁街門而手捧鐵柱想而度終無能動擊石以則响  
連外應恐覺不得已又漫搖鐵柱破血流雖忽動盡力  
一板柱已在搖急擊門度之木柱也滿而而漲其聲  
信子鎮子足甚但力收度之不能出而門極忽於聲輕  
垣頓聲如雷震予急解身飛起亦不知力之何矣也疾  
起後門出即為城脚時兵駝友在門前退不能即予為它  
左隣後門換身而入凡可避處皆有人必不肯容由後

楊州書記

六

至前凡入進皆如是直至大門已臨通街兵丁徒衆終  
終不能入以為危也而棄之予急入得一榻一簾有即  
頂周緣柱登之屈身而匿喘息方定忽聞隔牆各房更  
號聲又聞舉刀砍擊聲復聞仲兄哀懇曰吾有全家在  
地窖中救我取敵一孽後并脫子時神已離舍心若焚  
膏眼枯無法賜結欲斷不復自主也旋有卒挾一婦人  
直入欲宿此榻婦不肯強而後可予發不免為傾之卒  
仍挾婦人而去子以兩手扳梁行條而上上有席蔽中  
里如漆仍有兵至以矛上棚知是空虛料無人在上余  
始得竟日未遇兵至在下被及者又不知幾何人街前

每數騎過必有數十男婦交謔隨其後是日雖大雨無  
日色不知旦暮久之軍勢稍遠左右唯聞人聲其法思  
吾弟兄已傷其車伯兄亦未卜存亡子婦子子不知何  
處欲踪跡之或得一見乃附梁徐下溝及至前街中  
人者相枕籍莫辨為誰尸遍呼無應者達見南首數  
丈炬燈挑而東子急避之猶距走城下積尸得步數跌  
復起每有所驚即仆地如僵尸久之得達小路路人自  
夜互獨相驚駭大街上舉火照耀如白日自酉至亥方  
及兄家大兄已先返吾婦子俱在子與伯兄哭未敢遽  
告仲兄吾弟之被殺也子詢婦何以免婦曰方卒之追

楊州十日記

七

逐也子先奔家人繼之獨遺我抱彭屍投屋下不得  
死吾妹獨傷足亦卧卒將我二人至一室屋中男婦  
十人皆魚貫而縛因囑我子諸婦曰有子之無使逸去  
卒持刀出入一卒入切吾妹云久之不見卒至逆婦詢  
婦出乃即遇洪姬相携至叔處叔幸免洪姬者仲兄內  
親也婦詢子告以故哭泣良久洪姬宿飯相勸哽咽不  
可下外復四面火起倍于昨夕潛出戶遙見何家坂中  
樹木陰森哭聲或發或父呼子或夫覓妻慘不忍聞回  
至洪宅婦欲覓死子竟夜與路不得開東方白矣  
廿七日問婦避所引子委曲至一樞階古瓦簷得久絕

人跡子總亂中置子于樞覆以席席塌廢居其前我  
面附于後揚首則頂露展足則踵見微出氣息拘手足  
為累硯少定而後解逼至刀環向度檢呼亂起奔聲  
乞命者或數十人或有餘人過一卒至南人不諭多寡  
皆垂首俯伏引頸受刃無一敢逃者至于婦子子女百  
口交啼哀鳴動地更無論矣至午後積尸如山投擲車甚  
幸至晚子寄巡巡走出彭兒離則樞上自朝至暮不啼  
不言亦不欲食渴時飲飲取片瓦搗水潤之仍騰去  
呼醒起與俱去洪姬亦至知各被又被叔去各姪在襪  
襪竟失所在嗚呼痛哉甫二日而兄嫂弟姪已亡其四

楊州十日記

八

矢相與覓口中餘米不得遂與伯兄共拔腰刀與兄共  
夜子旋覓死彭兒獨洪姬救免  
廿八日子謂伯兄曰今日不知謹存各兄幸無恙也  
彭兒係其內尚兄垂淚懇勉遂引我他下洪姬謂子婦  
曰我昨隱樞中終日貼然當與子而避之師然不飲  
仍列樞後同匿焉未幾數卒入破榻刺姬去掛首百端  
卒不供出一人子甚感德之少間兵來益多及子避所  
者前後接踵或一刻度後望見樞而去忽有十數卒同  
喝而來其勢甚凶欲見一人至樞前以長竿刺子子  
驚而出乃揚人為彼智導者而則然而悲其姪子向之



云懷彼索金搜之始釋子出詣諸卒曰姑念是諸卒乃散去病發未定忽一紅衣少年操長刀直抵子解擊棒相向賊以金復索子婦一時孕九月矣死伏地不起子紹之曰婦多月非乘屋跌下因之懷萬不能生安能起更紅衣者不信因啟腹視之輩驗以先塗之以粉遂不顧所攜一少婦一幼女一小兒一以母索食其人怒即一擊腦碎而死挾婦與女去子謂此兩人運已熟不能存身當易別去婦欲自盡子亦惶急無生兩人遂出並縊于梁忽項下兩繩一時俱斷併跌于地未及起而兵又盈門直趨堂上未暇過而三郎子婦急趨門外逃奔

揚州青記

九

一草房中悉此間婦女留婦而却子急奔前街妙其神速猶連屋予發其額俯首伏匿復以州覆其上自以為無患矣須臾卒至一躍而上以長矛刺其下子復州間出亡命復獻以金卒搜草中又得數人皆有奸狀而免兵既去數人復入草間予竊其方果數張外圍皆其中靡然而虛可容二三十人予強竄入自謂得計不意敗垣後半樓忽崩穴中仆洞然已為兵覩見乃自穴外以長矛直刺當其前者無不被大創子既亦傷前者盡為卒得後者倒仆而出子復至前街時同眾婦女皆伏卧藉藉以血塗解衣綴其髮頭厥飾面

形如鬼域相認以齊子求恩得入艸底眾婦女擁其上下子聞氣不敢動致悶絕婦以竹筒搜子口呖其末出其端于上氣方達得不死戶外有卒一時手殺二人其事甚怪筆不能載諸女無不戰慄忽發大聲大舉兵入室復大步而去天漸黑諸女起子始出艸中汗如雨復同婦歸洪宅洪先洪姬皆在伯兄亦來云是日被劫去自擔賞以子錢仍令放還途中亂尸山血流成渠又聞有王姓將希居昭陽李宅以錢數萬自給難民其院殺人往勸阻多所全活是夜悲咽之餘昏睡去次日則廿九日矣

揚州青記

十

自廿五日起至此已五日私幸可薄殺又終一應洗城之說城中殘喘冒死絕城逃去者大半城外亡命人利城中所有結伴夜入官溝盤詰披其金銀衣其誰何子等既不能越險以逃而伯兄又為子不忍獨去延至平旦其急遂止原避處知不可予婦以孕故屢之獲全獨以子匿池畔深草中婦與彭兄哀卧其上其有數卒至為利止者再皆少獻賂而去繼一狼卒來飛頭鷹眼其狀甚惡欲刺子婦之懷塞以前語告之不聽逼使起夫婦旋轉地下死不肯起卒舉刀指亂打血戰衣裳表裡潰透場先戒子曰倘遇不幸各要死勿以夫婦故乞

哀後累子故子遠縣草中為不和馬子亦謂婦將死而惡卒仍不捨將婦髮周數匝子膝墮地而去忽此盡打由田間至深巷一寸前多地環曲以出大街教步必擊數下突過衆騎中一人與卒滿輪數句遂俗子婦去始得旬旬而送大哭一者身無完膚矣忽又烈火四起何家改前後多舛房壁則立刻成墟其有寸壤隙地一二漏鮮者為火一逼無不奔竄自出則遇害而無一免亦有閨戶焚死者大約此際無靈可避亦不能避惟出露道旁與尸薛雅叢生死俱未可知和子與婦子並往卧塚後比首達足銘無人形火勢愈熾墓中為木燒着尤如帝灼聲如山崩風勢怒號赤日慘淡為之無光日前如日無救夜又思驅殺千百地獄人而驅逐之驚悸之餘時作昏憤蓋已不知此身之在人世間矣惡聞足聲震响慘呼震心而看滿畔則伯兄被殺與卒相峙之力大撤而得脫卒遂釋去此卒即利而復擒者也半响不至予心振伯兄思走來赤身披髮為卒所逼不得已向予索金救命予僅存一錠出以獻卒而卒怒甚舉刀擊兄之轡轉地上血流滿身彭兄拉卒涕泣求免彭卒以兄衣拭刀血再擊而兄將死矣夜拉子發索金刀背亂擊不止子訴金盡他物可也卒幸子髮至世亡子婦

衣物置兩甕中倒登階下盡發以供其取凡金珠之類無不要而衣嚴擇好者取焉見兒項有銀銷將刀割去夫時顧子曰吾不殺你自有殺人殺你也知洗城之說已確料必死矣置兒子宅金婦急出看兄前後項皆被傷深入寸許胸前更刺子二人扶至其宅問之亦不知痛楚忽指忽與子夫婦復至坡處縣吏憐人俱卧亂草中忽有作人語曰明日洗城必殺一盡當棄汝婦此吾同夫婦亦勸余念伯兄垂危遂急令去又前所恃者猶有餘金余金已盡料不能生一滿氣絕良久而蘇火亦漸滅遙聞砲聲往來兵丁漸少子婦抱兒坐窠巢中洪姬亦來相依有數卒傍四五箇婦人內二老者悲泣兩少者嘻笑自若後有二卒追上前婦自相倚墜內一卒勸解作滿語忽一卒將少婦負至樹下野合餘二婦亦就被污老婦哭泣求免三少婦恬不為恥十數人互為軒渠仍交與連求二年而其中一少婦已不能起矣予知和為其氏之媳其家平日所為應至如此驚駭之下不勝嘆息忽見一人紅衣佩劍滿閑兒貌耳不及三十姿容俊爽隨從一人衣黃背巾貌亦魁梧後有楊州數人跟隨紅衣人熟視子曰視爾非舊時軍中寶言何等予念有以措大而獲免者有以措大而多艱者

不敢吐實飾詞以告復諸婦子問是誰其告以實紅衣人曰明日王爺下令封刀汝等得生矣命隨人付衣幾件人金一錠問汝等幾日不食子答以五日矣命張我來子與婦且信且疑不敢不行至一宅所蓄甚富魚米充盈向一婦人曰你好好待此四人即與子別去時已暮子內弟被卒剖去不知存亡婦傷之特甚少頃飯出魚飯食子宅去洪宅不遠子取魚飯食奇兄兄嘆不能咽為兄拭髮洗血心如刀割是日聞封刀之語家心稍定明日為五月朔日勢雖不甚然未嘗不殺掠而富家大室披括無餘女子有十餘歲起搶掠殆無遺類是日與

楊州府志

上

平伯復入揚城而寸絲粒米盡入虎口矣蕭條破難

初一日傳府道州縣已置官吏執安氏牌遍詢百姓毋得驚懼又諭各寺院僧人焚化積尸而寺院中藏匿婦女亦復不少亦有驚餓死者查簿數共八十餘萬其

落井投河閉門焚縊者不與焉

初三日出示放賑借洪姬至缺口閱領米即督鎮所儲軍糧如卸陵數千石片時薄饑一空往來負戴者俱焦頭爛額臂腰傷折刀痕滿面如燭淚成行捨米之際雖親友不相顧強者去而復來老弱被重傷者終日不

能升粒

初四日天晴烈日蒸熏虎氣逼人前後左右處焚燒如燭如霧照閱數十里是日予燒棉及人首成所以瘴

兄捨垂法領之不能出聲

初五日此僻之人始稱出來相逢各泣下不能出一語子等五人雖獲稍慰終不敢在宅內晨起早食即出處楚畔其教師一如前日蓋往來打糧者日不下數十輩雖不掠奪而各剽掠恐嚇詐人財物每有斃于杖下者一遇婦女仍肆擄劫初不知為清兵為鎮兵為亂民也是日伯兄因傷重刀瘡迸裂而死傷哉痛不可言子初

楊州府志

下

被難時兄弟嫂姪婦子親共八人今僅存三人其內弟外甥又不復諭自四月二十五日起至五月五日止共十日其間皆身所親歷目所親睹故漫記之遠處風聞者不載也役之人幸生太平之世享無事之樂不自脩省一味暴殄名聞此當驚焉耳

時為督鎮裁惟有一死謝百姓或曰督鎮大臣也守官  
常死督鎮不當死也夫不死者將幸免為守江計死易  
守江難為其難者舍其易者賢矣獨計守江守河守廣  
陵一也不能澄清河朔則守白洋白洋不守則守廣陵  
廣陵又不守奔以守江南無論關不能越江不免渡借  
使潰圍得渡猶之白洋廣陵也亦何益哉

揚城隔海滿卒一隊必有內應一二奸宄為之引致初  
但知殺人取財後乃知其為頭官果為富戶初但知  
深入閭閻後乃知破壁殺害凡隱微之處無不至矣  
大約維揚百姓始終死于豪傑崇禎一變即肆鴟鵂般

揚州十記

十六

爭鎮之名冒擁立之績虎踞和溝而關顧之地盡為死  
雖及即督鎮為和事老人專務調停細萬里長城之淮南  
而守狼子野心之叛寇竟為安插舊城遂使故災春燕  
化為別宅秋鴻反客為主十餘年名重天下者乃舉動  
狼狽至此迨乎睢陽計就逆藩披有元將以乳臭所養  
謂宜國之反掌釋其兵力而乃錫封侯伯卷我萬里狼  
之中遂使宿將困之越疆敵國以為口實子請定國先  
期之撤未嘗不切齒于當事者也乃魯縣渡河不能用  
而故縱之借以西北旆之指飲休兵一出如窮寇無降  
沙洲一帶悉遺狼噬大橋以東殺人如麻而終不忌張

至反以國中為樂土揚老擊幼淫兒珠如飛賊之投火  
自四月初八至廿四日入城者何止數萬盡焚之鋒鏑  
之下而城焉是誰為之守者乎乃城陷之後復使吳儼  
虎威南據南直可謂天道無如矣予反建貞鄭子之言  
曰壞西北之天下者孫白谷也壞東南之天下者史道  
隣也知言哉

揚州十記終

卷之六



明季遺聞四卷

〔清〕鄒漪撰

清順治刻本

上海圖書館藏

序

明季之誤。從前京貫中連。顧  
厨外角。槎枒錯出。已非一日。  
卽如豫楚敗局。子所目擊。心  
訝。不知當年方勦。何以遽撫。  
既撫。何以旋勦。何以食甚。懷  
音。方吞灰洗胃。而過憎鳩眼。  
反俾飽颺。何以負隅伏毒。猶  
坐睨玩掌。而厚奉驕子。甘以  
身殉。自予在南。遙切齒此事。

猶計寇與兵馬牛其風耳。及  
洩汴而始驚左右之皆寇。敵  
國之皆兵。腰鞬叩首之材官。  
自供皆闖操營裹脫。而對壘  
所獲。無非咎日堦下卒。督撫  
道帥。固多西人。胸中卽未忍  
逆料。而畏愛兼至者。惟其粉  
梓。視赤子直草菅然。從此入  
蜀。入楚。捷於奔塵。破畿破都。  
爭先面媚。至南中之恃一江。

閨中之情一嶺。譬寵婢重簪。  
捐屏以搜羹汁。悍奴潛踪三窟。  
而竊金珠。藍鬼祀之頻激。叛宿將長脚。槍之私自築秦。  
城又何誅乎。頃者野史紛紛。  
類非典要。惟吾流綺家擅史。  
才博雅宏通。覃精時務。年來  
著述頗富。幾於等身。旣旌詩媛。  
隨輯遺聞。中若雪北。闕之禍非中樞。  
東隅之孽生舊輔。

明夫貴陽一姥。將鼓桃葉之楫。  
以再敗苧蘿。南安半襦。冀偷歸命之榮。  
以徐居奇貨。試朗誦崑山片檄。  
遂東尺箋。已足令脂樵粉泣。何似寓英雄。  
於兒女者。香奩燭淚。猶痛深今古耶。  
故予序流綺著述。種種而尤神醉於遺聞。  
蓋深慨夫馬革羊腸。前轅後艇。豈無郭李詎異。  
姬姜不覺慚翰墨。



前年家弟薛案今袖卷題

嗚呼明季之事天與人難言哉自三代

以迄唐宋繼世有天下者莫不禍亂迭

起以開中興其間惟晉元宋高偏安江

左他若夏少康商武丁周宣王漢世祖

唐肅宗○凡邊亂內難○一皆削除之○光復

○

舊物告成。廟享有祿。年俾民之譽。

垂久遠明範神功宗德載隆前代而朱

皇帝以聖明在御用食宵衣此之太康

之尹位仲丑之廟婦厲王之內嬖哀王

之外感惠帝之昏弱明皇之淫蕩

之晏侯舉無一竝謂耳在平立臻而邊

冠犯闕身殉社稷烈於七君言天  
 都不可信蓋自故輔烏程武陵輩不能  
 以堯舜之道事君務拾中商督責唾餘  
 以煩苦天下十六年間三事九列繩繩  
 繼繼半是持祿養交唯諾成風賄賂競  
 尚始而裁驛繼而加派繼而抽練繼而  
 郡邑以催科爲上考庶司以搜括爲能  
 事繼而簧鼓細人流言流說以搖剋爲  
 希幸兼以高尚威嚴獄訟繁興民不堪  
 命而又錢法鈔法一時並行致海內若  
 集若焚怨讟盈路盜賊蜂起勦不成勦  
 撫不成撫雖有善者末如之何屈指當

日不乏名流如品行高峻卓出倫素  
 吳鄭鹿友閑通博雅磊落千古之錢王  
 敦齋慷慨擔當定心經世之洪盧王史  
 覺斯亨九奇情至性孤行特立之黃壽  
 鐵山道隆乃至直言強諫鐵面秉  
 文姚淇持乃至直言強諫鐵面秉  
 心百折不回輒軻顛隕之劉趙楊章晉  
 前之機熊美傳李魚山如農詹任毛翹  
 鄧魯齊右君灌谿實慈履垣而  
 芝田倩石成曹周葉諸公仲馭渭山而  
 羣小必掣其肘絳其足毛舉驚擊俾任  
 事之念不勝其放過之念跋前疐後而  
 憂患多左方右圓而才智詘不過出璞  
 於朝入璞於室中宵後復常饋而起一

且勢成土崩瓦解。以祖宗梯風沐雨之天下。輕輕斷送於衆小人之手。宜乎有識者憤激而言。謂今日毋論李綱難得。卽求一大小人。若秦檜亦不可得也。迨弘光南渡時事。日非除聲色貨利之餘。無朝政自誥命贈賡。而外無功能。真所謂清歌漏舟之中。痛飲頽屋之下。泄泄杳杳於斯爲其若夫。八閩兩粵餉匱兵單。愈趨愈下。尤不足觀。譬之千金之家。資蕩盡門壁徒存。而又外侮交訐。爲之紀綱者。復從而陰耗之。其主人復不能愛勤節儉。欲以左支右吾。光前猷而復

祖業。此實難已。試問謹秉國成。則貴陽桐城南安。吸脂吮髓。隨前後一轍。此與烏程武陵。又何以異。蓋若輩有小人之心。無小人之才。才能治天下。亦能亂天下。無才止能亂天下。不能治天下。殆明季之謂與。卽有一二正人君子。公忠體國。若姜高劉呂。祁許張吳。熊馬章金。數星之經。齋念臺儼若世珥霞城。非聽蕪山幼洪。兩殷培原。格庵道隱。授綬去則重得罪耳。曾有一人得安意行道者乎。而欲以致治保邦。又曷望焉。皇清入關。伸義勦賊。時朝議冊封晉藩於江南。興滅繼絕。誠爲盛事。會聞金陵

擁立。遂興南下之師。不二年間。摧枯拉朽。東南半壁。全入版圖。求如晉宋。亦不可得。凡此盡人事之不臧。與抑出於天數之有定。與項者。野史紛紜。愛憎失實。如王之明。假冒太子。而以爲真。左崑山。訊掃群奸。而稱爲叛。張弼。馬矢忠北。進而加以不韙之名。李太史。倡議南遷。而昧其先幾之哲。乖訛顛倒。類不一端。茲就先達之緒論。合之邸報之流傳。稍爲詮次。成帙。昔齊公仲氏。懼女醜而無歸。日譽女之美。且計以千金之裝。人曰。女妓而復贈以厚裝。必醜。卒不聘。申屠氏。

云。美懼其女之入於宮也。乃毀爲惡。亦卒不聘。夫美醜之不以毀譽掩如此。余又何必曲舌強爲飾說乎。然則燕都之變人耶。而定天也。金陵閩粵之失天耶。而卽人也。天人之際。余殆不能不三致意云。

順治丁酉夏。梁溪鄒漪流綺父題於

九例

一野史從來不廢是編悉紀明末道事其先帝朝事無闕於明筆者茲不盡載另有崇禎紀事一刻大書而特書之至新朝大政洋洋纔紀別載國史紀畧以自附於聯誦贊說之義

一明運告終實由流寇蹂躪海內幾十餘年自秦晉而蔓延楚豫以及吳蜀燕京茲特詳

攷歲月條貫而詳悉之所幸皇清入關伸

義復仇往致史相公書有云國家定鼎燕

都乃得之於闕賊而非得之於明朝也罔已

爲萬世之定案矣

一江南浙東八閩兩粵俱不書帝書上僅稱

年號以尊王也其當日章奏稱呼仍舊依

前史例也攷崇信錄云年號是紀時事帝號

乃滿君德觀於章奏書冊中紀年年號從不

捧頭可以想矣卽清朝封事亦多稱其年號但斥之耳

一集中叙載人物之賢否言行之臧否要皆攷據邸報振擇見聞不敢虛美隱惡以重穢史之咎

一殉難諸賢在北都者易名卹贈炳耀千秋其在東南抗節諸公亦奉

聖明有詳訪確議之旨蓋聲其罪未始不憫其心殺其身未嘗不高其義也並應直書以

見癡忠

一南渡事多未備止記耳目所及如浙事得之許子決紀事閩事本之家大人紀畧粵事悉之瞿常熟家傳暨華方若新書摠俟後之君子攷要論定云爾

流綺氏又識

明季遺聞

目錄

第一卷

紀李賊倡亂本末始辛未四月迄甲申三月

皇清定鼎燕京之續

第二卷

紀弘光南渡本末始甲申五月迄九月

第三卷

紀弘光南渡本末始甲申十月迄乙酉五月

皇清削平江浙之烈

第四卷

紀隆武永曆竊立本末始乙酉八月迄庚寅

十二月 皇清底定閩廣之盛

明季追聞卷一 北都

江左鄒 游流綺輯

賊李自成初名鴻基，陝西米脂縣人也。祖海，父守忠，世農。頗饒，自成初好勇，與姪李過即一為募于鄉，娶妻有淫行，于外之以負債，放受過于父同知，并殺之。自成入甘肅，為兵以功陞把總，又殺王，遂得賊初崇禎皇帝即位，勵精圖治，恤民艱，憂國用不足，務在節省，於是給事中劉懋上疏請裁選，可處省金幾數十餘萬，上喜，著為令。有濫予者，罪不赦。部科司多以此搜逮去。天下憚焉。奉法顧秦晉士族無田可耕，又其民健，營力貧，無賴者藉水陸舟車奔走自給，至是遂無所得食，未幾秦中疊饑，斗米千錢，民不聊生。草根樹皮，刈而殆盡。上命御史吳性魯銀十萬兩，往賑，然不能救，又失驛站生計，遂相聚為盜。給事中許國榮御史姜思唐等知其故，具言驛站不空罷上，皆不允。眾共切齒于懋，呼其名而詆咒之。國其斥而散，謂之懋，以是自恨，死於山中。其言為並負者，至委棺旅舍，經年不得歸已已。（案）前兵部議政

四方授兵勤王，保定兵首潰，餘亦多中路逃者。因與飢民合勢，嘯聚山澤。秦中鎮將守臣議感賊于險，賊陷之可。鼓盡也。三邊總督楊鶴獨力主招撫，賊出險，遂不可制。鶴以此被逮，下詔獄。上意必欲誅之，以欲別其子嗣，目故貴其姓，然首劉定自鶴云。賊既蔓延秦晉間，又歲壬申，登萊兵變，因調關寧兵馬步二萬討平之。朝議欲東戰，勝精甲渡河，進剿兵部尚書張鳳翼家本山西，慮其罪賊入晉也，阻之。盡放遼兵出關，賊遂得渡河而南，因入豫，入楚，入安。賊首之有名號者在秦則解崇金梁王，滿天星，蝎子堤，老獅，劉一字王，那骨隊，領兵王，華齊王，閻將天，姓過天星，張南營八大王，八爪龍，姓西營八大王，張三隊八大王，不沾泥，泥世王，曹傑，亂世王，八隊閻將，張張飛，九條龍，五條龍，賀雙全，高總管等二十四家。晉豫則稱英王，王鎮虎，朱溫趙令軍，曹傑吳計過天星，郝光，混天星，荆轲子過江王，混世王，大膽王，征西王，福壽王，齊天王，客靈王，閻和尚，老獅，上天，出獵雁，黑心虎，橫山虎，新一字王，西營八大王。

南曹八大王、北曹八大王、混天王、紫金寨、正天王、王領兵王、老那、四隊、六隊、八隊、開皇天、順義王等三十二營、各擁衆數萬、少者萬計、蹂躪直省無虛日、時李白成方依關王、高氏與劉良佐自結一隊、號關將名不大著、矣、西賊在河南、沿山州縣、無處不到、正月、副將黃增戰死、武安二月、中軍曹鳴鵠陷沒、趙寨三月、賊入清化、游擊趙敬忠、登陴擊賊、墮也死、遊擊陶希謙在武安、出與賊覘水、日暮後營、賊乘之、落墜死、總兵左良玉、馳救清化、賊方去、復馳武安、勝之、於三井獲賊首小秦王、總兵曹文詒、自晉來、援勝、勝于毛嶺、五月、賊盡至磁、衆十餘萬、長可五六十里、總兵鄧現與良王會兵彭城、尾至林縣之清池、柳泉、擊敗之、賊其尖騎九天聖等八十一人、其分股犯衛輝者、巡撫玄曜自來城以拒之、六月、秦將湯九州領昌平兵至、當時流賊爲鄧左周、三家兵所追、方從林走、輝九州自湯來林、聞賊之中堅、勝于馬鞍山、斬賊首混天王、賊從林奔依濟鄧、左追擊大敗之、賊奔淇沿河從溫孟至武涉、遁入山、復回林縣、時湯九州駐兵水

治居安林、磁武四邑之要路、八月、有陽邑鎮、杜泉清、家山、九龍山、王凱寨、原康村、湖南七捷、斬獲賊日混天猴等、左有河村、黃山、八特三捷、俘斬新立一字王、殺盡王等、聞有都里馬鞍山二捷、是月、京曹則將似空王、以崇旅六千至彰德、九月、有原康、舊底、清縣、三捷、飛大驅等、兵勢大振、賊棄妻子走北、奔五、三山既而復回京營、是于後、湯左扼于前、京營勝之于亢、候石坡、牛尾、湯兵勝之于首店、沙頭、賊勢窮、道十一月、實雙全、新虎等、因京營乞降、然焚掠如故、湯九州在林縣、連戰三日、勝于兩谷、口、再勝于安陽、夏村、又勝于步生、秦清、涼山、共擒斬四百餘級、左良玉勝之于早生、斬二百級、晉兵曹樂蟻、亦勝之于湯、縣守脩許志忠、北道典等、併力進剿、賊前隊已連夜走、濟源垣曲、遂以二十四日、乘水渡河、二十六日、破池池、又被盧氏、又被伊陽、二縣、賊渡河後、殺掠更慘、初止左師一軍、尾後、雖有盧氏、銀洞溝、刀、雲川、柳泉之捷、而賊眾四掠、獲陽、新安、陝州、富實、閭鄉、盧氏、水、寧、汝州、魯山、葉縣、劉陽、遂平、遂山、信陽、南陽、



汝汝汝汝  
見其其其

陽桐栢浙川新野內鄉等州縣賊無不至十二月十九日賊至鄧城勢逼開歸會日暮雨雪起謝玄起陽九州於床曰事急矣宜乘夜襲之即曉勝之吳越鎮追殺五六十里殺賊盈野斬四百餘級明日又追及于橫山鎮斬六百餘級皆殺賊強壯是月二十日左帥有保安之捷又有趙止之捷又有平上關黑山之捷七年甲戌正月初一日巡按劉今譽督京營在牛路寨之捷出其不意斬級踰千得此三路大捷賊始復退走是河南乃寧蓋賊最畏曹文詒其標將曹變發更號勇時爲之諺曰軍中有一曹流賊聞之心膽碎次左良玉湯九州若京營兵賊其輕之時賊大將在秦勦撫未定諸督撫前後數十輩或被誅去或被擊去或死西市或戰死逃死不可勝計惟秦督洪承疇勦禦有方遂自秦撫進五省總督承疇廉勇精新鈴卒總兵曹文詒南變較左良玉賀人龍等凡破賊於寧塞於西安於延北於西蒙於莊浪斬賊渠帥一魁等招降中斗星等勇退賊奔馳往還數千里母在官舍遇門不入士卒感其義爭爲效死楊嗣昌在

汝汝汝汝  
見其其其

相部忘其才績意其意也合賊在江北安撫者以安山霍山爲窟穴賊馬掠黃麻間又破隨州羅田賴和盧雲相繼告陷鳳陽無城可守雖有總曹楊一鵬駐札兵不過二千餘皆市人不習戰賊至隨彼焚皇陵燒亭設一鵬達新給事中討舉卿四賊糾勦溫璽仁凝音淮撫不必移鎮以致悞殺給事中何楷以一鵬爲歸臣王應熊座師并糾應熊應熊竟以此罷相指揮包文達陽中流矢揮刀陷陣賊迫令卸甲降文達怒罵賊砍其左臂斷頭而去和州知州黎弘慧學正康正諫總督周廷儒訓導趙世選霍山教諭龔元祥訓導姚允恭死之兵部尚書張鶴鳴賊索金幣入其室見皆古玉及陶器遂乃勞其頂途踵原任御史馬如蛟與兄運尹如虹諸生如虹一門戰歿原任副使盧謙諸生韓光祖葉津等俱死惟江浦卞大猷城知縣李維樞登陴防禦進賊屢戰奮偉大呼所向殲易賊渠曹通是時殺戮之慘天地爲異有婦人之夫與父而淫其妻女然後殺之者有驛人之父淫其女以爲戲而後殺之者甚至悍卒婦於前其下具腹中男

不忠不孝  
見其死

男子  
見其死

視之  
天行

女訓而驗之以爲一計不已至再三者其主  
以大婦者其子於內其跳躍唯號以爲驚者  
又甚婦人於地生刺其腹定以米豆爭而爭  
刺之取人之血和米麥爲粥以饒馬驢使之腹壯而  
能冲敵者所勝人子女百于臨行不能多帶盡藏而  
去或發人而開以蓋草薪木堆城下縱火焚之令賊  
氣朝猶薰逼城上守兵立什上震怒勒限六月平賊  
齋房武英便殿減膳撤樂青袍覆事以示行間文武  
其若與同之意明議命盧象昇爲總理象昇初脩兵

開平遺聞

第一

北

天雄寇興地行脚內嚴撤州縣繕城池具李象往遇  
賊數萬象昇弗却中一矢額傷又一矢傷大驚馬下  
象昇提刀賊盡疾賊乘高臨後兵至乃免賊奔竄越  
城下潰發兵攻滑象昇知賊計戒守城士勿動還騎  
出前伏草莽既至卒發大敗之斬殺數千賊相戒以  
此處周王遇即死不可犯象昇以是有能兵多賊懼  
南渡河河以南所至殘癸甲戌勅命象昇兼撫節節  
大治乙亥命象昇撫楚賊又懼流河南總兵祖克於  
淮陽等處三戰三捷斬殺二千軍聲大振象昇遂習

其部作即提督七省今已去戎抄潯州攻門也  
州劉大猷懇請救疾走矣高擊賊大敗象昇言諸  
將曰兵貴神速今賊氣已衰失此不擊長患矣第趨  
兵乘其後又大敗賊遁承襲象昇獨以數百騎入陣  
中賊賊困二日賊不敢犯象昇與諸將約日食盡道  
窮留此死擊不勝亦死吾當力衝之乃率騎往擊幾  
萬人斷食道越三日殺戈請降其及之於泰將盡  
無遺額以淮督朱大典莫爲堵截復逸去會丙子夏  
六月休兵象昇疾走秦關與總督洪承疇議事時秦

月五遺聞

第一

入

中之賊方賊豫中之賊又來凡諸藩鄂州渭南蒲城  
華州等處承略隨地嚴兵阻賊象昇又屢獲奇勝金  
魚勝賊賊且暮可平乃溫體仁足功象昇忽受命兼  
王未幾改宣大總督而以熊文煊代之文煊性迎合  
中朝爲事一意招撫賊勢復烈蓋體仁以象昇爲而  
人不習邊塞改置重地增其阻礙則敵之急則殺  
之此其情念也後象昇果戰死林杏水陽驛亦改督  
餉遼時賊既往來不定豫中九稱要衝關隘以東資  
河以南聚漫以北建威藏千里所在龜成乙亥題

玄嘿罷去代之者陳必謙必謙與象昇協力勦賊  
領諸將左良玉陳永福趙國柱等斬與世王千奴蘇  
關世王丁白沙整齊王于宜陽掃地王于煥豫患少  
息已而赦詔到豫必謙知其計欲令南韓請軍門副  
將王選忠勦賊無功思以款自効車騎入賊營爲賊  
所執必謙竟以此罷賊又破應氏陷陝州攻圍永寧  
破黃庄馬庄等寨及嶠峯等十三村丙子用寇畧侍  
郎王家領巡撫河南時宛南落單一帶巨寇踴躍  
騷龍山負隅爲勢不一年家積旋罷去陞河北道常  
期並直月  
道立代之蓋道立幼在楊鶴衙齋與鶴書詞旨時  
以本兵入關也上又憂賊不弭平命內臣於九德劉  
元斌率禁旅出討八月抵河南九德勤幹諸練兵機  
其把牌中軍黃得功宋紀皆號勇絕倫官兵勦賊于  
黃陽縣之張家灣追至光山千總張國柱被圍遊擊  
苗有才救之而山下雪積坑深方欲收兵賊大隊齊  
呼躍躍爲號四面合圍官兵大敗大畧剿賊人有  
副馬或則易之踏從如飛官兵用步卒尾之重跡而  
至賊已遠去喘息未定飽營又告故將士不勝勞苦

終無成功是年賊勢益熾其在楚者自秦  
恩應山一捷斬級五百面後旋遠麻黃一股西犯  
安一股東越江北被英應圍安慶副將程龍以火藥  
含笑自焚守備陳干玉等俱戰歿十月入舒城秦將  
張一帥之千營家圍獲其頭目拉天勦等副將孫  
應元於之於烏紗山斬五十餘級太監劉斌率京營  
兵應戰竟日追殺七十餘里號哭震天殺賊五百四  
十二級賊遁入山而秦撫孫傳庭破後門王高氏自  
戕入西川十月初四日冲梁樹桓日等關副將孔全  
月並直月  
鎮守通于是破寧羌攻廣元逆宗朱廷一者時爲秦  
軍休守保寧坐視不救遂直犯成都蜀撫王維章聽  
其突入不能扼禦自成符來階嚴開維章遣問伏法  
戊寅巡撫常道立奏賊化鄧州焚毀周王八堡總理  
無文察報賊困英山令九路之兵會剿賊從德黃一  
等諸通楚撫俞應柱連開豫撫常道立屏撫周鼎天  
等四圍大木名劉國能性至孝必撫乃奉其母命也  
晉撫宋賢奏混上萬等賊乘虛寇漢攻施五峇吃峇  
等寨攻圍陝州等處官兵禦之賊後營遠遁二月

官兵三戰三捷。敗賊于鎮平縣生擒草上飛、獨哪虎等。斬扒天虎等四人。賊渡河間、光山等處。結連曹傑及托天王、整世王、混世王、十天王、紫微星、過天星、飛虎、八家大賊。來商城固始界。欲上頤霍等處。爲度晷計。太監盧九德分佈官兵迎擊。大敗賊于山石橋。擒賊抵地虎、黑旋風等。三月。巡道張天經又敗賊于黃龍。亦斬獲無算。招降賊首飛天師等。五月。總兵左先又三敗賊于大寨地方。六月。陳永福又大敗之于饒良鎮。嗣是官兵又敗之于宜陽、述庄、雍家庄。林家莊等處。左良玉又大敗之于高坡。混十萬。本名熊帶傷遁妻子囚執入省。混十萬亦旋降。九月。內臣盧九德扼之于襄。撫臣常道立擊之于鄧。監軍張大經總兵劉澤清、左良玉、張任學擊之于襄。承襲袁汝許。十月。張任學又敗之于高庄。賊南北無路。轉戰敗逃。凡曹傑、馬理、張托天王、過天星等賊。在豫在楚者。無不分頭鼠竄。已卯三月。漕撫中軍劉良佐有光山之捷。安應巡道湯開道有舒城三捷。賊漸西奔。張獻忠曹傑。因入房竹山中。獻忠偷林人。仍爲小賊。賊虎後。

爲賊帥稱八大王。假官兵旗號。南陽屯南關。左良玉適至。疑而名之。賊窘。逸去。良玉追及。兩馬相望。一箭中其眉心。一箭釘其中指。于弓靶戲。倉皇間。良玉舉刀劈其面血流。被甲。孫可望力前格之。得免。迨至麻城。左帥追勦之一。晝夜行七百里。至穀城。戍寅正月。初九夜。破之。出示民曰。本督志在匡亂。已逐開兵遠遁。本督釋甲歸朝。乃擒者老具結。遣可望以碧玉長尺餘者二方。圓徑寸珠二枚。賄文燦請降。文燦許焉。以倉庫張大經監其軍。文燦庸鄙無能。駐節襄陽。干後。圖種種。日用數十人。灌漑時旱。郡邑申文祈雨。文燦批文云。圖蔬苗茂。禾苗何以稱枯。不過奸民爲道。狼地耳。其設施如此。左良玉諫于巡按林銑球。巡撫王瑞府。訟誘執獻。文燦曰。設降不祥。力庇之。乃移其營於城內。獻侍文燦。益無忌。私練士卒。造軍器。殺城諸生。徐以顯一見如故。致以孫吳兵法。又乞職銜。索月餉。且請祀陳盧靈閣五州縣。屯馬步兵六千。已卯春。蜀忠叛形愈著。良玉請討之。文燦故彰露其事。使獻知之。強留良玉飲餞。借延時日。獻從容盡運兵械。

入房山文庫始備自共創聲已張矣是時文宗治  
 十三家賊蜂屯熒聚中州一帶旋撫旋叛巡按徐一  
 花謂可勦之機會與能勦之物力都從撫裡錯過良  
 不誣也殺城令阮之錦漣血書絕命詞死之良玉聞  
 變日經畧統虎負隅使我擾之不去必以逗遛罪我  
 今旗至即冒暑進兵遇伏大敗良玉列其狀文庫死  
 西市命嗣昌代之上寵餞甚至親賦餞歌二首贈行  
 御史張肯堂請著為令有創為撫說者議出輒誤行  
 伍以奸細論議出將紳衿以通賊議議出督撫道  
 帥以誤國論疏入嗣昌弗善也嗣昌首倡聚斂一  
 加勦餉三百萬兩又加練餉七百三十萬餘兩合舊  
 派每年加二千三百萬以致民窮盜起至是力以減  
 賊自任賊初聞嗣昌出頗心怖及嗣昌抵任雖襲文  
 燦招撫故智謀以即事委即撫袁繼成楚事委楚撫  
 宋一鶴一鶴貪懦巧詬以嗣昌父名鶴投揭自署其  
 名曰一鳥楚人爭傳笑之嗣昌對守年餘一籌莫展  
 自撤白虎之險繼賊入川賊勢益張不可收拾嗣昌  
 憂懣楊卓然之說謂賊難圖左易撫凱思舍難

就易撫左良玉將帥怨言川中零賊不足復貢大兵  
 軍中咸知失計良玉探識其奸率其竟去進發十九  
 撤追之不返賊復出無當關者矣且賊由西北陸走  
 襄陽而嗣昌由西南水走夷陵岐路相避猶飾辭觀  
 長不及甚至地方失事匪不上聞而又虛設捷報勤  
 云寇不足慮瀘州知州蘇璣等死於賊嗣昌復吹其  
 頭充報報功群賊愈無所憚庚寅六月左良玉遣降  
 將劉國能圖獻於瑪瑙山獻食盡分兵四出抄掠不  
 得根歸者盡殺之未歸者詣嗣昌降良玉使國能將  
 其妻孥與徐以顯潘獨營等送襄陽徽嚴忠孝恭越  
 嶺進去襄陽知府王承魯素縱酒漁色見嚴忠孝悅  
 之故疎其防嗣昌檄至嚴逃于路取檄遣賊偽為公  
 差夜叩襄陽城門巡道張克儉見符驗延之入時辛  
 巳二月初五日也漏四下賊攻襄王府焚瑞禧門尋  
 擒襄王殺之破獄出以顯獨營等獨驚者應山諸生  
 富而各縣令奪其財使人許其不法蓋憤其越獄投  
 賊獻之文發皆出其手署襄陽事李天覺城破北陷



黃之冠。復與陽合。諸將皆戴關王草。則賀一。老  
獨則馬守。應。胡。則蘭。養。成。爭。世。王。寶。第。治。世。王。  
劉希堯皆為關偏裨。及被襄陽。下荊州。令兵鄖陽。關  
令獨守夷陵。以犯禮。常。幸。趙。德。安。以。雞。黃。麻。十二。月。  
陷。承。天。賊。遣。偽。將。王。克。生。決。頭。陵。求。寶。偽。陽。五。知。州。  
張。聯。奎。多。僞。銀。鍬。戲。策。求。歡。賊。方。舉。事。歟。風。雷。大。作。  
晝。晦。聯。奎。見。金。甲。將。手。持。金。瓜。當。頂。一。擊。卽。皆。迷。跌。  
地。口。鼻。流。血。一。夜。而。死。聯。奎。宜。城。諸。生。其。妻。何。氏。固。  
以。親。都。為。賊。所。執。守。節。不。從。憤。慨。遇。難。者。也。克。生。振。  
去。不。知。所。在。眾。咸。驚。散。關。大。懼。遂。不。敢。動。曹。賊。羅。汝。  
才。聞。之。以。天。命。未。改。潛。謀。歸。順。欲。從。自。成。獻。功。尋。以。  
印。馬。分。背。起。自。成。敬。泰。未。三。月。十。日。自。成。設。酒。縛。掌。  
明日。率。至。曹。營。斬。羅。羅。部。將。楊。承。祖。素。驍。勇。率。眾。盡。  
走。鄖。陽。投。守。臣。徐。起。元。起。元。守。鄖。數。年。處。強。敵。之。關。  
竟。保。殘。喘。無。恙。皆。羅。兵。力。也。獨。在。禮。間。變。關。調。其。兵。  
回。襄。不。從。關。既。廣。收。部。曲。設。為。獎。自。稱。為。義。大。元。帥。  
為。一。品。權。將。軍。二。品。制。將。軍。三。品。果。毅。馬。步。威。武。五。  
品。皆。將。軍。七。品。掌。旗。八。品。部。總。九。品。哨。總。所。授。將。帥。

田見秀。劉宗敏。賀錦。張。錦。黨。守。素。思。宗。宗。可。成。宗。  
友。任。繼。忠。吳。光。義。劉。芳。亮。劉。希。堯。李。通。自。成。等。共。兵。  
二。百。三。十。餘。隊。總。計。馬。步。兵。六。百。餘。騎。每。隊。立。一。標。  
旗。行。營。望。之。而。走。標。皆。用。白。旗。旗。皆。用。黑。左。右。前。後。  
分。用。黑。白。紅。黃。色。而。繼。隨。之。自。壬。午。年。夏。破。荆。初。攻。  
防。禦。使。府。尹。州。牧。縣。尹。至。癸。未。正。月。欽。天。監。博。士。楊。  
永。裕。投。關。更。設。六。政。府。侍。郎。中。從。事。諸。官。屬。侍。郎。  
則。喻。上。猷。蕭。應。坤。楊。承。祚。郭。中。徐。丘。王。家。柱。鄧。若。忠。  
從。事。顧。君。思。郭。附。龍。傅。朝。外。防。禦。則。孟。長。庚。陳。蓋。李。  
之。綱。吳。大。馬。黃。閣。金。有。章。府。尹。則。張。廣。機。姚。胤。錫。牛。  
徐。劉。蘇。鄧。璉。劉。茂。先。又。使。任。光。榮。守。荆。蘭。養。成。守。夷。  
陵。王。文。雄。守。澄。白。旺。守。安。陸。葉。雲。林。守。荆。門。謝。應。龍。  
守。漢。川。馬。世。大。守。景。陵。高。一。功。守。信。陽。周。鳳。梧。守。禹。  
州。兵。鋒。所。至。人。心。惶。惶。皆。棄。城。奔。走。大。江。南。北。人。無。  
固。志。嚴。忠。因。得。乘。機。攻。取。先是。壬。午。六。月。破。黃。安。十。  
二。月。破。黃。梅。癸。未。正。月。破。荊。承。前。王。播。道。臣。張。鳳。  
書。鍾。祥。知。縣。蕭。漢。死。之。三。月。薊。水。鄉。宣。周。之。任。句。城。  
破。城。追。臣。許。文。岐。死。之。已。而。陷。黃。州。黃。陂。鄉。官。歐。陽。

叩首置印於案自縊推官卽曰廣被執大罵不屈死之已而破隨州知州徐世濟埋印署後勒馬巷戰矢貫于頤刀屬於頤眼鼻斷墮馬右手握印箱左手掣佩刀賊斂刀交下陷胸穴股以死子肇衆亦遇害嗣昌在制慙憤死廷臣交章論劾上下其議禮部侍郎蔣德璟謂其奸欺悞國清用嘉靖中仇鸞例斷希戮屍然上竟不罪嗣昌也嗣昌之在蜀也安坐順慶公署題扇自崖大書檄檄上將迨藍州破後連陷數邑嗣昌猶在醉夢命多倫索子縛賊蜀中爭傳笑之上以襄陽破故逮卽撫袁繼咸繼咸立朝負直聲督學山西脩兵淮陽武昌所至以清惠齊吏民歌思之至是合辭叩關繼咸亦出嗣昌手書明已無罪尋察其枉救之方獻與曹操九股之在房竹山中也李自成往依焉獻謀殺自成自成覺而逃去入蜀曹操者本羅汝才與李自成同依高氏高被擒汝才走地已耶自成自川潛渡入豫取洛陽殺福王內官崔升甫十三歲勸福王寧死勿相抱王不去并見害又被承宰殺萬安王事聞上震悼兵科張縉彥奏稱王身

賊中無存  
忠臣義士  
捐國家不  
用之

死社稷守國大義日月爭光葬祭宜厚從之  
正宸奏閩賊從四川來兵部尚書陳新甲急奏賊自秦來不自川來蓋嗣昌方秦扼賊于川言從川來則責在嗣昌也又破葉縣降將劉國能守葉自刎死其妻先死其子方八歲閩賊入城抱置膝上欲殺養之不從自解所帶小刀亦刎死自成既入洛橫九間九勸諸僞詞號召群盜勾引僉民遂爲閩王辛巳自成獨雄一節汝才改稱曹營自成進閩泮梁總兵陳永福從賊上射自成中其左目棄死督臣下被虜率諸將左良玉虎大威等集兵朱仙鎮與自成戰全師皆潰六月閩曹分兵東南南下敗官軍於襄陽復回豫破南陽殺總兵猛如虎與官兵戰於鄆城賊衆折傷遁秦撫汪喬年又敗於襄城喬年死之賊資其甲馬火砲乘勢破歸德復圍泮官軍敗績於水坡賊勢張甚巡撫高名銜延按黃河固守不下壬午五月自成遂決河灌泮城中諸貴官欲爲自脫計亦鑿堤引水泮梁遂陷名銜與河等乘舟潰圍出走餘淹沒死者數十萬衆上念防守勞苦不深罪重罷名銜官而已



名皆驚潰上信之因召對群臣出傳庭疏示  
 侍郎張鳳翔獨言賊素狡多詐示弱不可信且得此  
 所獲皆良將勁兵不如為陛下留此家當上日得之  
 群臣竄上意爭請命傳庭進勦未幾果獲帥乃削傳  
 庭職充為事官扼守潼關加白黃恩陝西總兵官提  
 兵援勦進士程源疏言職大寇必圖大舉合數十萬  
 之衆入而而齊攻之誰應援誰擊廷誰牽制誰批腹  
 者若照應使之疲於奔命救接不暇然後可一鼓成  
 擒乞勅傳庭憑關固守勿事浪戰書奏不省十月初  
 月五道月 傳庭失  
 六日傳庭開關延敵賊伏精銳關前引傳庭出達李  
 關入三秦頃失改西安為長安府十一月考校州縣  
 生員一等與六政府屬二等與州縣三等與佐貳是  
 月攻榆林不利再攻乃剋又攻慶陽亦剋一時死賊  
 者巡撫馮師孔按察使黃綱長安知縣吳從義渭南  
 知縣楊福蒲城知縣朱一統商州巡道黃伊清慶陽  
 守道段復興慶陽知府董範榆林守道都任台門雖  
 經中節知縣朱新達自知城守不支先令妻妾隨一  
 妾向水配合新建此令去妾不可番流甘肅然後新

公孫 達自盡原任總兵尤世威舉家百口付之烈燭身  
 孫亦戰死衛心原任總兵侯世祿侯世極王學書王  
 世欽王世國李昌期原任副將羅文常懷德李登龍  
 張發楊明原任游擊孫貴龍養昆原任守備白慎  
 今家數見任游擊傅德惠憲濟國臣李國奇晏維新  
 陳二典劉芳馨劉廷杰文侯國見任守備尤勉惠漸  
 賀天雷楊以偉李印指羅李文興皆不冒死而鄭緯  
 死難則原任吏部尚書南師仲禮部主事南居業山  
 東巡按御史王道純諸封副都御史朱嘗德宗室  
 人朱誼泉原任太常少卿縣儒原任大同巡撫焦源  
 海以罵賊斷舌死原任宣府巡撫焦源清以不受傷  
 職死原任磁州巡道祝萬齡深衣大帶至關中書院  
 斯道中天閣下哭拜宣聖從容自經死朝議以兵部  
 右侍郎命應桂為總督而命御史霍達監其軍達泰  
 人也原員才畧習知地利上著故用之十一月初二  
 日上召對諭以有真勦然後有真撫有好將自有好  
 兵有好有司自有好百姓在爾定心為之命達作速  
 前去料理達痛哭數陳言西安若在臣不惜死以報

皇上比至則僞官充斥赴任無地脫是時中樞稍知  
兵當賊困於關勿復小喜預請濟師爲獨前可令賊  
奪氣去即不然而堅壁死守勸王兵集城亦烏奔獸  
散乃一籌莫展束手待斃迨甲申春正月大司馬張  
縉彥方奉召至雖持據河膠而賊已由秦越晉直薄  
畿南勢如破竹莫有當關者矣元日大風震屋揚沙  
咫尺不見時蒲州建國監曰大清改元順治而賊  
陷位西安矣稱大順年號永昌念掠河東河津郡由  
清河鋒州一帶初三日上特召左中允李邦彥見  
明帝南昌人爲忠練達以提憲李邦華繼晉呂大器  
特薦召起田開明奉勸上西遷長安一以號召  
挫賊之鋒一以就甘肅寧夏之士馬一以號召陽之  
王氣蓋咸陽爲古帝王共建之都四塞之固天下其  
間以下令於諸侯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此議上  
策比關賊入關念只有南遷一策可以圖存轉危爲  
安至是召對德政殿上問無他急策明帝請昇左右  
密陳趨近御案與御史按古臣自蒙召以察探聽賊  
信明危今日近逼畿甸此誠危急存亡之秋皇上下

可不長慮却顧只存南遷一策可緩目前之急徐  
征剿之功七日此事重大未可易言以手拈天言上  
邊未知如何賜帝曰惟命不於常善則得之不善則  
失之天合徵審全在人事人定勝天天上此舉正令  
天心差之遠近以千里知幾其神况事勢已至此  
極詎可輕忽因循一不速決異日有噬臍之憂當肩  
者差旁觀者清皇上可向斷之聖心外度之時勢不  
可一刻遲延者也若築合道旁三年不成此事后雖  
欲爲有不及爲者矣言之痛切上四顧無人云此事  
我已久欲行因無人贊襄故遲至今汝意與朕合此  
意決矣但外邊諸臣不從奈何爾且審之審之上復  
問中途接濟磨奏沿途接濟固不可少然不如四路  
設兵四路者東山東西河南此旱路也登萊海路通  
州運河此水路也然皇上却應從東小路輕車南行  
抵淮上二十日交王榮順孔子微服此之謂也上曰  
然然此事重大不可輕洩洩則罪坐汝詹奏臣謀之  
臣以洩之乎但祈皇上聖斷皇上但出門一步龍應  
虎躍不旋踵而天下運之掌上若兀坐北京堅守危

城無益也。上曰：朕知道了。隨退。還宮。賜晏於文昭門。日午。上又召對內殿。麻極陳救。卜考選之弊。請著爲令。不立邊功。不許救。卜不立邊功。不許考選。又言兵餉缺乏。民窮財盡。目前只有速發內帑。足濟燃眉。上言帑帑如洗。一毫無措。麻奏祖宗三百年來積蓄。度不至是。上曰：其定無有。命出外賜茶。未幾。夜漏初傳。上又召麻進內。近御案。問所奏事。即欲行之。誰可據濟途。問用何等官員。領兵指餉。駐札何等地方。麻奏濟寧淮安俱緊要地方。不可不設官。須擇重臣領兵。又問是何等官。麻奏須戶兵二部堂上官。上曰：然此時兵俱在關門。大將俱在各邊。調遣甚難。奈何。麻奏近京八府尚可召募。皇上此行。京城尚須人料理。關門兵不可盡撤。各邊大將不可輕調。惟有在內各侯伯及內閣六部文武大臣。皇上不妨召至御前。面試其才能。誰較而遣之。上曰：然。麻復奏內帑不可不發。除皇上服御外。京師是長物。當發出犒賞軍士。萬一行至中途。賞賜不足。臣處甚難。留之。犬肉不過

朽。先時發出一錢。可當二錢之用。急時與人萬錢。不抵一錢之費。上又曰：然戶部也着措置。麻復奏。靠不行外邊。如今三空四盡。戶部決難奏手。乞皇上自爲宗廟社稷計。決而行之。無行臨勘掘井也。上皆頷之。須臾。滿下二鼓。命麻出宮。大學士李建泰自言西人知賊中事。請督兵。其保以脫賊。而上壯之。命爲督師。擇吉二十六日寅時。告太廟。卯時行授鐵禮服。擊聲大作。如摧折然。巳時駕登正陽門樓觀餞。官軍旗幟十餘萬。自午門外排至正陽門外。旌旗金鼓甚盛。文武百官。聞召俱至上。恩諭建泰。專三日先生。去如朕親行。賜坐賜晏。列席十九。文東武西。御膳殿中。御用金盞。皆獻大寶石。是恩朝重器。諸臣則皆金杯也。上復親進建泰三杯。卽以三杯賜之。復出御。握手勅奠。諭親臨正陽門。實以賜內瑞爲掛紅。祭花鼓。樂導。尚方劍而出。建泰甫出。宣武門與扛忽折。是日諸臣又公餞於護國寺。建泰意氣英上。言方入寺時。視其印綬。忽發大如斗。同官相與賀曰：此指日成功。取金印如斗兆也。比聞賊信。河朔建泰。臨遲。其



上親行爲便於召對後卽難以疏大畧謂今日所召  
悉者無如親征一事京營甲兵不下數十萬近畿召  
募可得數十萬但得聖駕一出四方忠臣義士英雄  
豪傑必有聞風響應者昔太祖高皇帝不警嚴於  
警乎成祖文皇帝不警戰於漠北乎世宗肅皇帝不  
警幸承天乎祖宗親歷艱難而風沐雨披荆斬草  
莽皇上欲安坐而享之乎此何時也而爲此迂濶不  
切之論乎黃帝日月中見雪操刀必割言貴時也時  
者難得而易失者也山東諸王府皆有宮殿聖駕不

妨暫駐蹕焉得大兵雲集勤王之師舉至然後徐議  
內征賊聞天子自來神武先已伐謀勢必倒戈相向  
而又運河截斷登萊跨海山東河南兩路並達切近  
鳳陽祖陵在焉皇上又可駐蹕夫親征之舉以籠召  
忠義皇上倡之不必皇上自爲之也南京尚有兵部  
尚書史可法操江誠意伯劉孔昭此皆忠良曉暢軍  
務可寄以大業皇上不妨召而與之謀事無大小悉  
以諮之必能推陷廓清建此中興大業臣又聞屏席  
一帶無兵也守昌平一路無人控扼奸人從旁窺伺

中官奏意經略實非宗善一策伏乞卽日調度諸將  
從皇陵由外統軍華城俱宿重兵命東官居守入則  
監國出則撫軍此皇太子之職皇上吉日啟行留相  
臣魏藻德方岳貢護衛東宮輔導起居料理居守兵  
卒三篇重地皇上自爲督率六飛親駕萬姓雷動兵  
士氣鼓軍中皆呼萬歲真定以東順大以西可無慮  
賊氛之克斥矣不然日逐一日侵柔不斷天下大事  
尚可爲哉疏入上深許之下部速議而兵科給事中  
光時亨首奏爲邪說言不殺明睿不足以安人心慮

復上疏言臣竊皇上親征非虛說也古人已行之矣  
古人用兵有爲弔民伐罪而出者湯武是也有爲復  
仇雪耻而出者光武是也有爲愛整疆土以遏徂旅  
而出者文王是也有爲崇尤逆命而出者黃帝戰于  
涿鹿是也此皆聖帝明王與英雄並驅不忍天下之  
陷危冒白刃犯鋒鏑以身先士卒非好之也有所大  
不得已也皇上試思昔之開天闢地者無如漢高祖  
唐太宗宋太祖有一不從戰爭挫我中磨礱而出者  
乎我朝開天闢地者無如高皇帝有一不從復鋒陷

陣而死者乎若使都陽之戰稍懈或命將出師而不  
望勝或場將見僞漢立奪南昌而東南半壁之大事  
去矣皇上上一言一動無不法祖而謂今日之舉有拂  
於高皇帝之心乎且今日臣之進言爲親征也而諸  
臣妄意以爲南還誠使皇上發策南還此亦救時急  
著易曰利用爲依遷因書經盤庚一篇皆言遷國之  
事唐室再遷再復宋室一遷南渡傳國一百五十年  
若唐宋不遷當時已早繫組北轅又何有於靈武武  
林之恢復又何有於百年百五十年之層疊哉上時  
簡閱票然即召光時亨入面詰曰一據郭範却只泰  
李明賢何也顯是朋黨又曰光時亨四朕南行本應  
處斬始免免遣然而南還之議發矣事介呼吸一失  
莫逆分動太監高起潛等十人監制軍前通津各鎮  
兵部尚書張緒方銳言今日振輶中尚士馬虧折督  
撫各官危担欲卸重責欲分若一時而添內臣十員  
不惟協力不辦有失瞻視抑且事權分掣大懷封疆  
不聽又遣太監王坤同給事中馬嘉植帶加急卒朝  
拜性直浙閩廣齊輶戶仰尚書倪元瑄兵部侍郎金

之俊等合疏諫止亦不聽三月朔己丑昌平兵  
師虎嚴上傳勅成科道分守九門辛卯兵部尚書  
張國維於獄命往浙直督理兵餉加親總德兵部尚  
書天津調兵方其貢戶部尚書濟寧督餉不果行壬  
辰欽天監奏帝星下移詔加修省大學士蔣德理子  
告回籍癸巳發內帑十萬遣太監杜之秩總具官唐  
等守居庸關并福重犯俱許蠲赦又加太康伯張  
國紀嘉定伯周奎侯爵各總萬金太監王永祥馬化  
淳副至三萬五萬兩特賜建坊廕子以示優異又給  
黃綬冊募百官編聯有以衙門分任者有以省直豪  
集者大小不遺一人甲午封唐通定西伯吳三桂平  
西伯黃得功靖南伯左良玉寧南伯楊澤清東平伯  
乙未張爾大同等變撫衛景瑗死之丙申隔寧武總兵  
周遇吉死之遇吉夫婦臨陣盡賊無數賊將降不從  
及力盡全家赴火賊屠其城是日隨至宣府人無固  
志巡撫朱之馮自殺總兵姜勳降丁酉臨陽和已亥  
至居庸堡之秋唐通降變撫何謙道隨後昌平總兵  
李守貞自殺辛丑兵部尚書張經彥職期調勦王

御批  
通鑑輯覽

其壬寅頒罪已詔大畧云朕爲民父不得而卿之  
民爲朕子不得而撻得之坐令秦檜血澁江楚腥穢  
貽社宗祖負我黎黎罪非朕射誰任其責所以使民  
羅鋒鏑陷水火血流成渠骸骨成山者皆朕之過也  
使民輸芻糗粟秸送行濟加賦等無辜之征預支有  
稱貸之者皆又朕之過也使民室如懸磬田盡汗萊  
墾墾屋而無門處冷風而絕命者又朕之過也使民  
日月告凶旱潦荐至師旅頻仍疫癘爲殃上干天地  
之和下叢室家之怨若又朕之過也至於任大臣而  
月本主目  
不法用小臣而不廉言官冒風而議不清武將驕  
而功不舉皆由朕撫綏失道或歲未孚終夜以思  
路無地用是大告天下痛加劾艾要在惜人才以  
元氣守舊制以息煩苛行不忍人之政以救人心  
額外之科以養民力念用兵征餉原非得已各撫按  
官亟飭有司多方勸輸無失應需倘有擅加耗羨  
混私征又濫罰誹刑貧民不睦命者立行革問具有  
流亡未歸除盡悉追賦仍加安撫賑濟毋致失所至  
於文武罪廢才果堪用着吏兵部確核推舉若卿等

左徐之士有能恢復一郡一邑者便與分官世襲即  
陷沒陷從之流有能反正來歸者准與赦罪立功若  
能擒斬閭閻仍予通候之賞起復太監曹化淳守城  
又命收葬親忠賢骸骨時日色連旬無光是夜風沙  
刮天癸卯賊催將軍委爲牌定於十八日入城至幽  
州會同錦鐵都人駁之甲辰日捕賊犯十二凌焚寧  
廟成松栢分兵掠通州徵儲是夜賊自沙河直犯平  
子門竟夜焚掠火光燭天乙巳出無道象恒節  
鄭二陽於獄已身召對上嘆息言朕本非下國之君  
月本主目  
諸臣皆下國之臣捕捕而退賊遣步監杜繼城人  
離讓西北一帶并備軍銀百萬無以應隨發去賊衣  
黃甲四面如黃雲蔽野炮聲轟轟不絕守陣軍皆貴  
近家說各月根臨時情窮人代役陸續給青錢五十文  
離外城一堵置一卒內城五堵置一卒率飢疲不堪  
任老幼內監俱乘城凡數千人丙午早大雨雨止賊  
攻西首不克攻彰義門門忽破德勝平子二門亦隨  
破焚太監曹化淳內應賊云王相老官軍志魚鳥驚  
賊遂薄內城城上砲雖林立不過驚嚇是日上又

對嘆息與閣臣言不如大家在奉先殿完事更待召  
太皇王承恩人整內員爲出亡計又傳殊諭至內閣  
命成國提督內外諸軍夾輔東宮已而微服欲奪門  
出不得望見正陽門城上懸白龍燈三境知大事已  
去卽刻還宮白龍燈者自一至三以未冠信之疑急  
也上乃先發公主次殺妃周后返坤寧宮自  
盡上然後走煤山絕死外人皆傳以爲駕已出也十  
九日丁未黎明內門大開官人狂走錦衣衛方會牌  
禁詔言而城中坑廩俱賊矣京城壁立于併賊欲揚  
財爲雲梯漏下五鼓後我兒軍從東北猛奔以上我  
兒軍者賊中年少童子皆殺掠闔不覺死者也城中  
火起順成齊化東直諸門一時俱閉日午自成擁百  
餘騎直入紫金城爲軍師宋獻策永城人長不滿三  
尺軍中呼爲宋孩兒爲內閣牛金星河南人乙卯孝  
廉爲將軍王者爲劉宗敏李永副則四化龍李步等  
分將各兵百姓捧香伏迎門俱稱順民字賊其志行  
長掠婦女滿汚死者并沙粟屋皆滿賊與爲金賞購  
先帝未幾得太子諸王將宗敏營中內庫尚存銀庫

金銀無數掌書官人杜氏陳氏寶氏爲賊所錄明日  
賊見示安民午刻得先帝內閣鑰於煤山之紅門紅  
門者先帝爲內操持建者也司禮太監王之心跪帝  
膝前引帶扼腕同死所御玄色龍邊白綿綃背心有  
御筆血詔云朕在位十七年薄德庸劣上邀天罪至  
口內地四次逆賊直逼京師諸臣誤朕也朕無福  
見祖宗於地下若髮覆面而死任賊分裂朕尸勿傷  
我百姓一人初燕都之邊警也大內有密室劉誠嘉  
留疑詔鑰其固相議非大變勿成癸未秋 清兵  
聞賊上破視室中惟一撤案之得繪圖三軸第一圖  
繪文武百官數千俱手執朝服披髮亂走上註謂內  
臣答曰或恐官多法亂第二圖繪兵將側戈棄甲窮  
民負傷奔走狀上又問內臣答曰想軍民背叛也上  
勃然變色再展第三圖圖像酷肖聖容身穿白背心  
右足跪左足有微屈披髮中懸於今日分毫不妄賊  
命以雙扉昇帝后於東華門側飲以柳橙後以蓬殿  
莫有敢往哭者賊命百官次早見朝又拘各衙門長  
無報者先後死節最著者刑部侍郎趙孟兆祥死正陽



中書省  
吏部  
兵部  
刑部  
工部  
戶部  
禮部  
兵部  
刑部  
工部  
戶部  
禮部

門下子進士章明閣家自殺大學士范景文充不食  
三日服極瀉泣投井死戶部尚書倪元璐紗縗終衣  
以酒奠漢壽亭侯南面坐自縊死翰林院蕭詩汪偉  
貽書戒子以忠孝力勸先輩趙鼎發大婦爲此大書  
壁上身不可辱志不可降夫妻同殉節義成雙同鑒  
耿氏正位就縊死吏部員外許自賦詩六章有愿侍  
吾皇遙請帝祈哀仍使國威揚丹心未雪生前恨青  
簡空留死後聲之句冠服自縊死左都御史李邦華  
聞變拜闕自題壁曰堂堂丈夫聖賢爲徒忠孝大節  
之死靡他走交丞相祠自縊死左論德劉理順題壁  
有云庚仁取義孔孟所傳文信騰之吾何不效科各  
既古豈肯苟全三忠祠內無愧所賢與妻馬氏妾李  
氏及僕四人俱縊死兵部王事金鑑易麻素加冠履  
離入皇城御河死母章氏妾王氏弟琮同時赴井死  
大理卿姜義舉獨哭偏袒血淋漓沾胸蓋實所著書  
易排衣設祭分祭再拜自縊死遺命惟曰死後書我極  
云死節孤臣姜義舉之教如是而已兵部王事成德  
題妻貞節德馬氏奇相約死難以懷竟從容一義爲實

樞密哭與梓官前叩首觸地死母張氏亦自縊左論  
德周鳳前同二妻自縊死賦絕命詩有云碧血九原  
依舊王白頭復老望忠鬼太常少卿吳麟徵走三元  
祠索酒痛飲絕筆以身居諫垣不能匡國法應後服  
發時用角巾青衫覆以單衾墊以布席棺且連婦  
言又寄弟璠璠書則憂江南有事寄從弟書則期生  
平欲學文山之志寄諸子則教以讀書明理遂投縊  
死右論德馬世奇沐浴衣冠捧所著司經局印北面  
再拜付僕聞赴行在復南面拜母與二妻朱氏李氏  
同盡其未死前答兵部成德書以吾輩舍一死更無  
別法吾不爲其難爲其難者御史王章與尤時亨  
巡城賊獲至城下馬時亨降堂不屈賊砍三刀墮城  
下死或政侍郎王家齊督守安定門門破以不得進  
隨乘輿觸死輩前爲恨先民陷空屋縊死副都御史  
吳那雅太僕寺丞申佳胤則科部給事中吳甘來御  
史陳良謨俱自縊死升來先期托子與友賦詩有云  
君臣義命乾坤曉孤屍干戈風雨秋那雅賦詩有云  
慚無半策匡時難惟有微軀報國恩良謀未成時氏從

之動廣則新樂侯劉文輝一太并合男女十六人  
盡殺其中樂火焚宅極慘躍入就義覺烈惠安伯張  
慶遠盡殺財物於親戚致酒圍飲四面積薪全家共  
焚東官侍衛周鏡母妻一門俱殉附馬都尉肇水四  
子女數人悉繫公王樞前樂火焚宅大書世受國恩  
身不可辱八字然後就義他若中書舍人宋天朝職  
親書角詔天顯將軍護國公劉經歷疏薄即棄  
死毛維法擄掠死順天府學教官五人同縊明倫堂  
上工部郎中李達申主事王鍾彥順天府推官劉有  
嗣光祿署丞于騰駿副兵馬指揮姚成錦衣衛指揮  
李若璽街道房千戶高文采真國公張世澤清平伯  
吳遵周陽武伯薛藩博平侯郭振明永寧伯王長錫  
彭武侯楊某太監王承恩王之俊俱死之而江米巷  
口有僧神者夫婦同器又有童生周姓憤激健臂唾  
血數升一動而絕布衣湯文燮自刎死生員書文履  
居民周氏李小樞關門俱死文燮妻具身口位非文  
丞相之位心存文丞相之心識者哀之在外則蘇州  
諸生許雲關變廟吳於拉不食諸呼先帝以卒妻數

伯李國棟請劍集傳殺成順先帝后勿等太子二王  
三王賊主認乃身他相率以帝琴以王獻日後葬於  
田貴妃墓之斜惟國棟一人往送國棟贈自殺名宦  
身三千五輪初被執即自縊為賊殺醒後服水片死  
力使魏鳴珂詩書廣利卷無用惟有先賢正氣歌又  
詩等勉子之教以忠孝有到唐青山可理吾骨何處  
不食死其餘或用武或迷或刑姓氏未詳兵將克塞衛  
城罪囚是時畿內各營望風歸順惟保定猶苦死拒  
戰至四面環攻力竭不支二十四日方陷一時在事  
諸臣則有前到未任知有何復觀被殺被火燒死  
同知祁宗立即時被縊太監方正化城頭殺死鄉紳  
則光祿少卿張羅芳自縊進士張維岳馬賊被殺武  
進士張羅輔城破巷戰于刃數人而死以及婦女幼  
子張氏一門死者二十餘人御史金繼嗣分守西門

成敗  
 公曰李威殺井妻王氏自縊住振聲為賊文之  
 媳廖氏與其祖母張氏母楊氏嫂常氏俱殺并死都  
 皆極劉忠剛罵不絕口身被殺餘立死不屈舉人張  
 尔聲抗賊被殺高至被洗殺死水中河間知府方文  
 雖亦死明朝劉忠剛任意給與國改天祐等名六部  
 尚書為政府翰林院為文文選司為文諭院御  
 史為直兵給事中為諫議王中為從政布政為從政  
 巡撫為節度使其參為防禦使尚書為尚書司太僕  
 寺為駱馬寺通政使為知政使中書為書寫房府後  
 州為牧縣為令武臣守衛為守衛總督為守衛本  
 原領尚方以雲為級一品至二品至三乃至九品  
 至悉知之常月月銀角二至三度與乘馬大家日存小  
 家日掛洗歸水日錢字不成文又錄九聖不成每降  
 御膳銀月膳頭銀見自末人數丈長者前五四月三  
 六九月官民三歲勸進其文有云見老齊而後武助  
 越為武而無德德張命畏太廟神王遷太祖神王於  
 歷代帝王廟中神二十九日松極受朝賀廣吉士親  
 踐廣廷之派周忠節公大中之子孝子學弟也先

是激遣間使走來救應於善旅葬得一當真南泉洞  
 既聞太子二王俱為賊得知事不可為遂就難其絕  
 命詞有云忠孝千古事於我只家風一死輕鴻毛臨  
 難須從容有血應微軀官早非官中有古且直之并  
 遂常山公因約同志友延頸受霜鋒不能張全李與  
 彼爭雖雖不能本龍種再造故奇功死且有餘非何  
 敢上丹心所痛甘垂白七十餘人來水葬九五武烈  
 與子侄封人生誰自年壽天死所同我比兄與弟我  
 年獨為豐高堂無復悲聲不生門僕辭母報親父生  
 死猶西東賊皆不貼即此詩簡墓本有換時清  
 韻入概松是時吳三桂率兵入關張至軍民勞苦蓋  
 三桂以征遼前鋒將軍宿重兵於寧遠城計其部下  
 原有寧遠兵四萬遼民七八萬皆屬專職而李丁  
 數十人為雄悍賊本畏之先是朝議撤寧遠守關門  
 三桂勸劉永玉永去遂離聚玉用倡之謂是後屯  
 大寧寧遠孤懸二百里外四面阻險防禦極難且危  
 為日則三萬震為宜撤寧遠非守關門挑遼統十西  
 行退寇師京師梓潼關門之數且夕可至上下其議

於市中與劉敬言振之便一時是論  
相左其言三桂之謂之調親寧遠之憂不察劉敬言  
趙三百里臣等不敢任其咎事遂寢近寇患患朝廷  
是之屢下旨撤督臣永吉以三月初旬出關後寧遠  
五十萬累月行數十里十六日入關二十日抵豐潤  
立節陌夾三桂聞變憤甚頗真山海走 清朝乞師  
許之四月初賊會三桂父駿作書招桂貴家四請  
遣唐通儒之別以賊兵一萬守撫三桂伴受其金並  
出不意諸行欲殺賊將負重傷逃歸三桂致書絕交  
云兄以父駿就開義訓即得拜及行日夜願志  
一當以酌聖眷屬邊疆方奉寧遠巨鎮為國門戶  
昭幾說兄方力圖恢復以為李賊猖獗不又師  
滿廷往復道路西失事機故爾暫指時日不意成  
無人望風而靡吾父督理御營非小將魏魏難  
何至一二日內便已大挫使兄懸甲赴關事已後期  
可非可恨倘聞聖王是駕臣民僕辱不勝慨裂猶  
吾父素負忠義大勢難去猶當倚一擊其不俱生  
不期劍刃向下列國郵使兄劉敬言猶使甲復

不  
訓以非  
父既不  
自今日  
也自威  
十餘人  
聲大振  
前及成  
等或曰  
亦書去  
神勇之  
本賊所  
父母嚴  
始有報  
漸之狀  
朝陽門  
武英殿  
為禮部  
不  
訓以非  
父既不  
自今日  
也自威  
十餘人  
聲大振  
前及成  
等或曰  
亦書去  
神勇之  
本賊所  
父母嚴  
始有報  
漸之狀  
朝陽門  
武英殿  
為禮部

欽明日卽欲令京城官民人等哭隨無神王何以爲  
臨無說何以題神王明廟聞言大恚王義之卽命  
議蓋於廟房蓋先帝爲懷宗端皇帝開皇后爲烈皇  
后安奉神王於帝王廟初六至初八三日萬姓家  
如喪考妣尋命造陵象以田皇妃墳弘嚴莊麗明膚  
經營相慶曆先帝於中台周皇后居左田皇妃居右  
不十日發事王國示京城令官民除服剃頭衣冠悉  
遵大清之制自是京城內外盡皆薙髮清朝建  
都於燕云

明季遺聞卷二 清都

江左鄉 清流鄉輯

崇禎十七年三月，賊李自成逼京師。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督兵勤王。四月十二日，聞京師陷，先帝殉社稷。南京府部科道等官會議推戴討賊時惠王桂王。道遠難至，潯王潯王，則世孫各避賊，舟次淮安。潯王入望所屬倫序，稍疎。鳳陽總督馬士英移書可法，及署禮部兵部侍郎呂大器，等請奉潯王爲帝。可法大器持不可。二十七日，右都御史張懷言：「戶部尙書高弘圖，詹事府詹事姜曰廣，吏科給事中李沾，河南道御史郭維經，誠意伯劉孔昭，司禮太監韓贊周等，復集朝內會議，獨大器後至，議不決。孔昭沾贊周力持之，遂以福王告廟。五月初一日，王入京，以內守備府爲行宮。各官朝見，贊周侯湯國祚忤奏戶部，將餉諸過激，大器以非對君禮呵之。御史鄭麗佐奏綱紀法度爲國之本，李沾等言朝班宜肅。麗佐又言宜早頒大統敬天法，祖諸事允之。各官退議，宜先監國。後登極。孔昭請卽正位。麗佐言：「監國名極正，益彰賢德。」

示諭

示諭：使海內知無阻以得位之心，依養喪釋吉祭。大寶布告天下，爲當禮部親國皆然之。乃定以初四日監國。十五日卽位。改元弘光，召可法。弘圖士英入闕，辨事。少用姜曰廣王鐸，俱爲大學士。改懷言吏部尙書上黃學兵部弘圖掌戶部事。可法請督師江上。上英專國，壁大龍吏部左侍郎卽召太常寺少卿維經。應天府丞進賢周司禮監秉筆，餘各加恩。有差起，徐石麟都察院左都御史。張國維兵部尙書。協理廣周堪廣戶部尙書。顧錫嘯禮部尙書。黃道周何楷。張有譽王心一何應瑞高倬解學龍賈世壽爲各部侍郎。劉士禎侯鳴曾鄭琯許譽鄭爲各寺卿。而一人望建言科道章正宸熊開元姜珠莊贊賢袁德馬兆義楊時化唐爾還李棟張垣鄭友玄爲可剛。李日輔李長泰等原官起用。徐汧曹鼎吳偉業俱以少詹兼侍讀學士。名督濟濟布列朝端。于是設立屏藩。惟左想第舍都御史巡撫應安。田仰會都御史巡撫淮楊調總兵官鎮鴻達黃贊鎮守鎮江鄭彩分督水師吳志葵駐防吳淞黃斌卿駐防上江。勅御史邵麗佐等

分有安撫江浙設淮揚徐泗鳳壽滁和四節  
官劉澤清海鹽海駐淮北海郭訥貢十一州縣之  
程理山東一帶總兵官高傑營徐泗駐泗水徐泗省  
臺豐陽十四州縣之總理開歸一帶總兵官劉良  
佐營鳳陽駐臨淮壽甯等九州縣之總理陳九一

照冰之綠理光同一帶每鎮鎮兵三萬人本色米二十萬折色銀四十萬悉聽各鎮自行設取晉得功侯爵封侯典平伯澤清東平伯良佐廣昌伯得功堯忠

明季遺聞

天卷一

2.

嘔吐胸中  
 腹脹滿  
 小便秘  
 可與桂枝  
 湯調而  
 入心耳

明建功河北子南伯左良玉先得封良玉恢復湖廣官晉侯爵降賊也有號勇名稱驍出鴛鴦池賊回殺關原得祁氏以其貌美愛之爲饌護內營崇禎氏迫之來降賊恃其威無帥有恩能得其用愛孫傳庭率令傑與白廣恩爲前鋒二將各不相下遂潰流聞不守傑由山西河北率兵南下大肆劫掠抵揚州揚人誣中登陴城守傑攻之多殺掠淮黃家瑞守遵馬鳴騷集衆議事進士鄭元勳與傑爲言富室高放高兵入城衆譁甚指元勳爲高黨明

六八道

不殺元勳城不可守遂段斬之賊樓傑張攻益力所  
法曲解之久之始後駐兵州去良佐間鎮臨淮士民  
不服互訐得功薄廩又授兵與傑爭淮揚戰不勝以  
太僕少卿萬元吉監江北軍解之元吉臨得功書期  
其戮方王室得功自明無他故聯絡各鎮鼓勇殺賊  
元吉以得功書馳示傑等始罷兵謀傑可法標下爲  
前鋒總兵官吏部尚書張慎言薦用原任大學士吳  
姓吏部尚書鄭三俊詔赦姓罪罷見三俊候另議二  
十三日早朝劉孔昭約諸勳臣呼大小九卿科道於  
司李道周

陳  
參

1

廷大罵愷言欲逐之去謂雲奸除克防江防河舉朝臣子全歸精神宜注于此乃今日講推官明日講陞官不及武臣結黨行私所薦吳珪有忤成憲又言愷言原有二心告庸定策阻難好辨不可不誅愷言立班不辯御史王孫養許孔昭先告裁文標江歸武撥江亦未見作何事業且吏部職司用人除推官陞官外別無職掌喧爭殿上高張國言家戶自有本末何廷駁爭明日孔昭前跪糾劾愷言具疏求去李沾又言孔昭擁戴有功交臣殿事屢登武臣封爵未定所

此林某  
遠之賊某  
也文某之  
後也無一  
非建之可

以有殿上之爭兩解之於是高祖曰秦日廣則  
休言文武官各有職掌即文臣中各部不得奪吏部  
之權今用人乃與言事孔昭一手擬定非其所私即  
謂之姦臣等皆贊其矣慎言薦駐功臣知爲不可臣  
不能知聖擬從出臣手又三使清剛係五朝人望臣  
終以爲不可不用是臣罪不滅慎言竊念朝廷之尊  
尊于李勉天子之貴貴以叔孫臣忝輔藩生視宸陛  
凡若訟處愧死無地請賜罷斥各奉諭留六月命禮  
部監國璽以金代之史可法馬士英各奏吳三桂殺  
賊功封三桂薊國公世襲遺海運中書沈延揚運米  
十萬石銀五萬兩濟其軍召原任都督陳洪範臣見  
遣同兵部主事馬紹倫賞國書使燕應天巡撫左慈  
第以勞愛請北行如洪範太子太傅懋爭兵部侍郎  
經理河北聯絡關東紹倫太僕少卿給路費銀三萬  
兩以往而令食都御史臣臣呂應德應天時山東河  
北殺傷响應德州諸生謝陞與原任差撫黎玉田御  
史盧世漸貢生馬元赫等殺偽防郭使聞係等十八  
人奉宗室朱帥欲擢爾齊王淮陽漕撫路振飛巡按

六行記  
六行記  
一疑係  
一疑係  
一疑係  
一疑係

王爰擒原任河南泰羅偽官呂嗣周王富率士民射  
殺之又擒偽官胡來賀未自成李繼春況之河又擒  
蔡未進士偽官武據肅京宿遷百姓又擒偽將軍李  
禮殺之濟寧都司李光邦殺偽官劉藩尹宗衡張開  
行傳龍等九人因原任免西道副使叛官王世英  
京獻俘開封府推官陳潛夫義勇李遜知劉洪起等  
各殺偽官附原任河南勸農兵部尚書丁啓泰命  
泰將丁啓先俘獻偽官陳奇賈士俊向國俊許承法  
孫澄范傳郭經邦等七人陞見青州府衛藩率諸生  
謝之貢日又二  
詔殺偽官請從內地四川更按御史劉之瀚奏報合  
江仁懷擒殺賊楊騰鳳張見陽等獲獎金都御史巡  
撫山東丘磊克山東總兵官加謝陞少師兼太子太  
師王田兵部尚書世淮工部侍郎時此傳德王起義  
以謝陞爲謝陞也改潛夫江西道御史巡按河南赦  
原以原官爲河南安撫賜遇知洪起總兵官刺之謝  
下部紀錄振飛尋爲馬士英論罷煥初任祥符令三  
守危城才識胆力無不超絕其在淮撫著勞績與振  
飛故舉官民殺偽使碎偽牌賊騎逼河上餽餉不繼



臣民聞義兵集至一二十萬聲勢之壯有若長蛇八  
其倚之士英秦燕欽案阮大鍼以知兵賜冠帶陞見  
舉朝大駭高弘圖請下九卿會議士英曰會議則大  
鍼必不得用弘圖曰臣非即大鍼舊制京堂必會議  
乃于大鍼更允明士英曰臣非受其賄何所不光明  
弘圖曰何必言受賄一付廷議國人皆曰賢然後用  
之耳弘圖出即乞休士英復爲大鍼奏辭言魏忠賢  
之逆非聞賊可比且攻弘圖曰廣諸人護持局而謂  
千所愛而留之天者即曰先皇帝原無成心也千所  
忘而劉之淵者即曰先皇帝定案不可翻也欺罔更  
甚曰廣奏言臣前見文武紛競既漸無術調和近見  
欽案抵牾又懼無能豫寢遂使先帝十七年之定方  
頗付逝波陛下數日前之明詔竟同覆雨梓宮未  
得龍馭之妻涼制墨未乾駭四方之觀聽惜哉維新  
運有此舉臣所惜者朝廷之典章所畏者千秋之滋  
諒而已郭維翰奏言案成先帝之手今寔錄將修若  
將此案抹殺不書則補劾英霍恐有餘憾非陛下所  
以告先帝若書之而與今日起用大鍼對照則顯頭  
正無奈一

臣民聞義兵集至一二十萬聲勢之壯有若長蛇八  
其倚之士英秦燕欽案阮大鍼以知兵賜冠帶陞見  
舉朝大駭高弘圖請下九卿會議士英曰會議則大  
鍼必不得用弘圖曰臣非即大鍼舊制京堂必會議  
乃于大鍼更允明士英曰臣非受其賄何所不光明  
弘圖曰何必言受賄一付廷議國人皆曰賢然後用  
之耳弘圖出即乞休士英復爲大鍼奏辭言魏忠賢  
之逆非聞賊可比且攻弘圖曰廣諸人護持局而謂  
千所愛而留之天者即曰先皇帝原無成心也千所  
忘而劉之淵者即曰先皇帝定案不可翻也欺罔更  
甚曰廣奏言臣前見文武紛競既漸無術調和近見  
欽案抵牾又懼無能豫寢遂使先帝十七年之定方  
頗付逝波陛下數日前之明詔竟同覆雨梓宮未  
得龍馭之妻涼制墨未乾駭四方之觀聽惜哉維新  
運有此舉臣所惜者朝廷之典章所畏者千秋之滋  
諒而已郭維翰奏言案成先帝之手今寔錄將修若  
將此案抹殺不書則補劾英霍恐有餘憾非陛下所  
以告先帝若書之而與今日起用大鍼對照則顯頭  
正無奈一

今古未免少怨并非輔臣所以愛陛下也惟願陛下  
愛祖宗之法因愛先帝并愛先帝之絲綸呂大器奏  
言先帝血食未寒爰書禦若日星而士英悍然不顧  
請用大鍼不惟視東部如芻狗抑且視陛下爲弁髦  
給事中羅萬象奏言輔臣薦用大鍼或以愧世之無  
知兵者然而大鍼定未知兵恐然子愛春燈謎未見  
枕上之陰符而袖中之黃石也伏望許其陛見以成  
輔臣吐握之意禁其復用以杜邪人覬覦之端御史  
詹兆恒疏言欽案諸人久圖翻局幸先帝神明內斷  
確不可移陛下踵御龍江痛心先帝興變真諸臣抱  
頭號哭百姓聞之莫不洒血掣腮愿思一報近聞張  
齊之閭士紳皆白衣冠籲先帝而呼天靡義僞官各  
守險隘此誠先帝德澤在人國情非常有以激發其  
忠義耳今梓宮夜雨一杯未乾太子諸王六尺安在  
國仇未復而忽召見大鍼還以冠帶豈不上傷在天  
之靈下短忠義之氣懷遠侯嘗延齡太僕少卿萬元  
占御史陳良弼王孫蕃左光先兵部郎中尹民瓊等  
皆連斷料不曉大鍼召對稱古復具陳聯絡控撫進

領軍李道  
銀義不受  
辱即書憤  
言謂與其  
虧體以辱  
親不如殺  
身以明志  
殺而死者  
也陞何應  
痛工部尚  
書徐石

戶部處驛四著又陳長江兩合三署十四處其用  
爲江防兵部侍郎吏部尚書張慎言工部尚書汪註  
乞休去贈愼言子舉人履旋爲御史屬旋以聞賊撈  
銀義不受辱即書憤言謂與其虧體以辱親不如殺  
身以明志殺而死者也陞何應痛工部尚書徐石  
以明志殺而死者也陞何應痛工部尚書徐石  
吏部尚書召劉宗周爲御史院左都御史宗周屢  
疏請事不署衙稱草莽孤臣首言大賊退還開係  
江左興亡又言討賊之法一日提形勝江左非偏安  
之業請進而圖江北今淮鳳等處各立重鎮尤當重

明之遺聞

卷二

九

遺事法不  
可行奈何  
可從此議

在鳳陽而駐以陛下親征之師東扼徐淮北控豫州  
西顧荆襄而南去金陵亦不遠以此漸恢漸進秦晉  
燕齊當必響應兼開一面之網聽其殺賊自效賊勢  
益孤賊黨自盡矣一日重藩屏地方之見賊而逃也  
總由督撫非才即如淮揚數百里之間有兩節鎮而  
不能禦亂卒之南下至淮北一塊土拱手而授之賊  
左可恨者路振飛坐守淮城久以家眷浮舟于遠地  
是倡逃之策也于是鎮臣劉澤清高傑遂相率有家  
屬寄江南之說太而效之又何誅焉拔軍法臨陣就

一昨皮不  
合整立

逃者斬臣謂一撫二鎮皆可斬也一日復爵賞今天  
下兵事不競極矣將悍兵驕已非一日今請陛下親  
往所至亟問士卒甘苦而身與其之乃得漸資磨飽  
徐張燧伐一面分別各帥之封賞就應就溫輕則量  
收重則弁奪軍功以核軍法益伸左之右之無不用  
命夫以左帥恢復而封高劉敗逃也而亦封又誰  
爲不封者武臣既溫文臣隨之外延既溫中肅從之  
臣恐天下聞而辭體也一日嚴督官燕京既破有受  
僞官而逃者有在封守而逃者有在使令而逃者于

明季遺聞

卷二

十

遺事法不  
可行奈何  
可從此議

法皆在不赦急宜分別定罪而至于僞命南下群  
于順逆之間者寔煩有徒尤當顯示誅絕行此數者  
討賊復仇法畢具是若夫邦本之計貪官當逐酷吏  
當誅循良卓異當拔格淮異則有安撫之役在而臣  
更有不忍言者當此國破君亡之際普天臣子皆當  
致死幸而不死反膺陞級能無益增天譴除濫典不  
宜輒行外此後一切大小餘除仍請暫緩行在少存  
臣子負罪引慝之誠又願言賊兵入秦踰晉直逼京  
師大江以南固晏然無恙也而二三督撫曾不聞遣

一人一騎北進以世聲援賊遂得長驅犯關生視若  
父危亡而不之救則封疆諸臣之坐誅者一鉅而大  
行之內則碎矣數天痛憤奮戈而起決一戰以贖前  
愆又當不俟朝食而方且仰聲息于南中爭言固圍  
之策却兵借于關外首圖定策之功督撫諸臣仍復  
安坐北方不復一步則封疆諸臣之坐誅者二然猶  
或曰李無京承追新朝既立自應立遣北伐之師不  
然而亟驅一介使賞幣九關迨北進或檄燕中父老  
成起塞上襄王共激供恥哭九廟之靈奉安梓宮兼  
明奉遺冊

卷二

訪諸皇子的耕耨效包胥之義雖逆賊未始無良心  
而諸臣計不出此也又不然而亟起關師師之龍以  
海師直搗燕都八九邊督鎮卷甲即拔出其不意事  
或可幾而諸臣求不出此也紛紛制作盡屬機面天  
假之雲作今吳鎮諸臣一奏燕京之捷將置我南中  
而目于何地則東朝謀國不足之坐誅者三而更有  
難解者先帝升遐頒行喪詔何等大典而遲滯日久  
昨今日徐未至臣卿在浙如此遠省可知時移事換  
糾謬錯則即成服無成色是先帝終無服于天下

也與今日典禮諸臣之坐誅者四至罪廢諸臣畢從  
昭雪自應援先帝遺詔而及之乃一概竟用新恩即  
先帝諱瑞鑑案前後詔書蒙混勢必虎之類盡從  
平及而後已君父一也三年無改之謂何嗟乎已矣  
先帝十七年之憂勤念念可以對皇天而後后士一  
臣身殉社稷耀古今未有之慘而食報于臣工乃如  
此之薄仰惟陛下再發哀痛之詔立典問罪之師請  
自中外諸臣之不職者始澤清餘等公貶糾宗周稱  
草莽孤臣有不臣之心請加重懲又糾宗周勸上親

卷二

征以勸提帝梓奪諸將封以激發軍心不仁不智  
罪名教貴得功又踞辦實不與聞馬士英陰尼之不  
得士以先帝詔臣平日以該論取重蓋刺之也史可  
所以更臣論是非強臣論功罪兩解之起錢謙益陳  
子龍轉黃道周各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補華允  
昌大員外夏允彝吏部主事允登盡以家產籍于  
官以助兵餉討賊授黃文煥楊廷麟翰林院編修文  
煥以道周建言被杖率累革問廷麟因忤嗣昌降詞  
軍前贊畫者也御史李樸既言今日諸臣能刻刻自

認先帝之罪。方能紀勳。自陛下之立。而  
極立之。事皇上。不以。則諸臣何敢以定策。  
名。而臣至。則將於義未安。鎮將事先帝。未聞效  
桑榆之。臣下未聞汗馬之。按其罪。亦在裁罪  
之。則。豈有。是當。輔。抑以。無難  
誠。而。之。何。輕。下。勅諭諸大臣  
立志。以。中。外。力。圖。贖。罪。勿。但。功。必。大。慰。先。帝  
殉國之。處。唐。陛下。延。世。之。費。一。概。勸。爵。俱。應。潛  
免。以。而。臣。至。經。綸。有。體。勿。因。大。僚。而。過。繁。拜。下。軍

奏二

主

要勿因泰變而稍。繁。纓。可。惜。勿。因。近。背。而。稍。寬。太  
僕少卿。馬元吉。疏言。主。術。無。過。寬。嚴。近。在。兼。濟。官。常  
無。過。任。議。裁。費。相。資。先。皇。帝。功。勳。海。宇。德。達。耆。用。事  
卿。削。元。氣。委。任。臣。工。力。行。寬。大。諸。臣。祖。之。爭。意。見。之  
玄。黃。累。網。謬。之。桑。土。入。郊。則。束。手。無。策。先。帝。震。怒  
一時。宵。士。遂。來。開。抵。隙。中。以。用。嚴。之。說。凡。告。密。乘。扶  
加。派。抽。鍊。新。法。徭。行。使。在。朝。皆。不。暇。投。過。在。野。者。無  
復。聊。生。然。後。號。稱。振。作。乃。中。外。不。寧。國。家。多。故。十。餘  
年。來。小。人。用。嚴。之。效。彭。彭。如。是。先。帝。悔。之。于。是。更。崇

寬大。悉。反。前。規。大。下。以。為。太。平。可。致。諸。臣。復。思。說。賄  
賂。恣。欺。蒙。每。趨。愈。下。再。櫻。聖。怒。誅。戮。方。興。宗。社。繼。沒  
蓋。諸。臣。之。孽。每。乘。于。先。帝。之。寬。而。先。帝。之。嚴。亦。每。激  
于。諸。臣。之。玩。則。以。寬。嚴。之。用。偶。偏。也。昨。歲。孫。傳。庚。推  
兵。關。中。業。者。俱。以。為。不。宜。輕。出。出。則。必。敗。然。已。有。退  
提。議。之。者。矣。賊。既。渡。河。臣。即。謂。急。撤。關。寧。吳。三。桂。俾  
隨。路。迎。擊。可。以。勝。敵。先。帝。召。對。亦。曾。及。此。然。已。有。變  
隨。議。之。者。矣。及。賊。勢。熾。灼。廷。臣。勸。南。遷。勸。出。儲。監。國  
南。都。語。不。擇。言。亦。宜。應。爾。然。已。有。邪。妄。議。之。者。矣

奏二

主

明。奉。遺。問。臣。等。由。事。後。而。觀。成。過。恨。違。者。之。誤。國。設。事。幸。不。敗。其  
服。議。者。之。守。經。天。下。事。無。全。善。亦。無。全。利。大。率。類。是  
常。局。者。心。林。無。全。利。之。害。謀。敵。違。舉。獨。行。勞。勩。者。偏  
見。無。全。善。之。利。必。欲。強。人。從。我。私。意。徒。滋。莫。有。未。謀  
國。事。因。之。大。壞。莫。救。則。以。任。議。之。途。大。暗。也。又。臆。言  
朕。今。被。創。入。秦。挑。精。選。銳。垂。漚。東。南。轉。盼。秋。深。出。南  
漢。側。徑。抵。襄。承。出。豫。宋。則。直。窺。江。北。兩。處。兵。民。積。怨  
遷。怨。千。斯。時。民。必。爭。迎。賊。以。報。兵。兵。更。退。旋。民。而。進  
畏。賊。恐。將。士。之。在。上。游。者。却。而。趨。下。在。北。岸。者。急。而

遺事八編  
卷八

渡南金陵重地武備單弱何以當此臣竊窺  
 皆積薪厝火安寢其上於功者思為史冊之  
 才者不顧公論之注射吾戰徒紛是備不講一旦有  
 急不識置陛下於何地得毋令三桂窮笑江左諸人  
 功非功而才非才乎使尉馬嘉植疏陳立國本事一  
 改葬梓宮一迎養國母一訪求東宮二王一祭告排  
 山陵竊未言今日在君父力自貶損導養原非樂受  
 在臣子痛加悔艾富貴豈所相期孝改葬陋可勿剪  
 也有以勞人費財導者勿聽經武以外可概節也有  
 以處優要術選者勿聽則部侍郎賀世壽疏言刑賞  
 宜慎如吳三桂奮勇血戰李郭同功拜爵方無愧色  
 若大口頭報國豈其遂是干城河上櫓兵得不以之  
 敵愾思數已盈勲名不立冒濫莫甚疏上俱獲聞而  
 已釋高嶺罪宗七十五索凡三百四十一名為庶人  
 遣太監王華某督催開湖金花銀兩學基原名坤即  
 崇禎朝時惡雅揚者大學士高弘圖等諫止之上先  
 帝尊號曰思宗烈皇帝周皇后曰孝節皇后析城伯  
 趙之龍言思井美字季馬為數宗烈皇帝尊建文君

卷二

卷二

卷二

卷二

孫惠宗議皇帝景帝為代宗景皇帝復懿文太子為  
 興宗孝懷皇帝尊皇考福恭王為恭皇帝尊改為孝  
 皇帝立諸廟多禮部尚書顧錫時議削溫體仁文忠  
 謚尋復之予大學士文震孟謚文肅劉一璟謚文燾  
 賀逢聖謚文忠禮部侍郎羅喻義謚文介詹事姚希  
 孟謚文毅兵部尚書呂維祺謚忠節山西巡撫蔡懋  
 德謚忠義隨州知州王壽謚忠愍德謚忠肅之潮  
 廣巡按御史黃澍同承天守備太監何志孔入朝求  
 召對既入對面糾馬士英斯貪不法淚與語下志孔  
 復前位澍言其無上諸事士英稱疾出直而以金幣  
 餽福邸藉開田成張毓中等西閣向弘光曰主上非  
 馬公不得立茲逐馬公天下皆議主上背恩矣且馬  
 公在閣諸事不煩主上可以優閒自在馬公去誰復  
 有念主上者弘光嘿然即賜諭留劉復連上十疏  
 自古未有如弘光在朝而將帥能成功於外者必陛下  
 內秉精明外振輿論國人皆曰可殺則殺之則同一  
 時之才情情辦誤信小人使當科院盛禍甚顯至文  
 云正人君子乞陛下斷事數人以樹儀表使輩蔽之

聖爲小計  
聖水居石  
村之頭  
五馬橋  
聖功名地

下食汚結舌邪侯開氣無所容其樹黨虎奸之私而後討國門以外之賊無難又云自魏境竊神醫以來實釀今禍附逆之人俱爲通之人昔有賊心乞陛下懸諸日月以除惡類以光屢論趙汝楚乃去先是六月初二日清湖傳報至濟寧一固山額真石爲傳奉事奉攝政王令旨各調兵馬前往山東等處所過地方官民出郭迎接逆者以抗師治罪一平西王吳爲安撫殘餘事稱攝政王簡選虎背數十萬前下牌仰山東等處速速投誠等情至是七月初二日周王遣目  
又有部文索取府籍時山東嚴欽鹿世澤李建泰謝陞馮餘皆爲清朝內院大學士濟王走死而畿輔重地兵民不輯鎮將于永綏駐鎮江會與浙兵圍發浙督守傳奉大開中矢死之過其焚民居數十里退兵有云四鎮以殺欺封伯吾輩何憚不爲事聞命赴史可法軍前校治撫平伯高傑統言目今大勢守江北以保江南人人言之然從曹平渡則黃河無險自損歸入則鳳洲可虞倘或日有長江天塹在耳若何而據上游若何而防海道豈止瓜儀清承爲江南

門戶已乎伏乞和盤打弄定斷速行中興大業庶有可觀作發想兵李朝雲赴泗州又發秦將薛應雄許占魁郭茂榮李王赴徐州防守寧南復左良玉報稱副將蘇薦遊擊朱國強斬賊四百餘級獲偽官江一洪獻俘京師又獻賊遺僞將馬科至四川招安保寧一帶原任兵部主事郭獻珂起兵戰於桃園賊兵潰退表僞將宋朝臣斬之遣御史陳善募兵雲南廣西巡撫方震鸞松江知府陳亨給事中李維禪與兄金都御史李光泰先後各措餉募兵一衝而建陽知縣將芬指率資遣火器募勇士朱千簡劉鏡等三請勤王其詞有曰幸而邀天之幸迅掃狂氛指日奏凱社稷之福否則惟有降服決腹一腹而萬世不刊以明國家三百年養士之報以無負職三十年讀書之志識者壯之命總兵官王之綱迎太后於河南郭家寨常守義家以食都御史劉之海總撫四川免鎮撫撫貴州時賊在川陷涪州再陷鎮州順流下重慶破成都取壯男子去耳鼻及兩臂驅至各州縣言其至而不下者視此但殺王府官紳以得秋毫無犯由

是所至如彼。文先及舊糧陳士。官王行儉俱死。瑞王獨上。關門避害。總兵趙光遠。賊士英猶而降。數獎之。考選游有倫。朱鏡銓。趙進美。沈宸奎。沈應昌。吳基枝。吳紹。吳道。林冲霄。劉天斗。左光明。蔣陽玉。湯來賓。李曰池。胡時亨。爲科道部屬官。起補張本。盡節儀制司主事。熊汝霖。戶科給事中。章正宸。吏科給事中。正宸。雍正。朔月以來。聞大吏錫鑒矣。不聞祿任。貳臣私歸矣。不聞公議。老成引憂矣。不聞疎。諸生。卷堂矣。不聞。如。此。而。日。是。興。氣。

象臣雖愚知其未也臣以進版爲第一義。遂取不寬。則守禦必不堅。此者河北山左。忠義殉難。各諸營。多殺偽官。爲朝是効死力。不及今。電。星。馳。得。義。申。討。是。慰。天。下。之。氣。而。生。失。事。機。也。宜。亟。撥。江。北。四。鎮。分。委。河。淮。聯。絡。諸。路。齊。心。協力。互。爲。聲。援。使。兩。京。血。脈。通。而。後。集。并。四。總。五。法。據。武。關。以。夾。院。右。是。賊。不。難。旦。夕。殄。也。陛下又何不編素親率六師於淮上。但。陛下親征。必日矢石。變。行。陣。故。第。第。所。震。入。切。同。仇。虎。豹。戮。勢。萬。倍。也。今。都。門。部。院。寺。司。各。署。不。

稱行在。而工作儀文。陛下赫然欲爲中興令。王。臣。勅。諸。大。臣。速。開。附。車。使。其。舊。額。其。新。增。水。幾。何。陸。幾。何。速。簡。附。駕。樸。幾。何。本。幾。何。折。主。幾。費。客。幾。費。選。兩。將。帥。某。堪。登。露。某。堪。分。開。審。兩。形。勢。某。地。建。鎮。某。地。設。堡。某。處。埋伏。某。處。出。奇。修。爾。戈。不。結。爾。城。龜。進。寸。則。才。進。尺。則。尺。扼。險。處。要。人。夢。已。得。天。下。大。矣。不。慮。無。人。臣。才。見。張。韓。劉。岳。之。杰。不。應。運。而。出。也。中。有。傳。聖。史。部。侍。郎。張。有。舉。爲。戶。部。尚。書。有。春。清。望。者。士。與。備。以。開。傳。摩。侍。門。也。其。家。封。還。力。爭。不。聽。親。國。公。

徐弘基。東平伯劉清。廣昌伯劉良佐。著。聖。累。任。吏。部。侍。郎。張。提。御。史。張。孫。振。劉。光。斗。工。部。主。事。都。之。應。正。宸。又。疏。爭。不。聽。封。太。后。弟。鄭。存。義。爲。大。興。伯。福。府。千。戶。皆。應。俊。爲。義。德。伯。補。青。浦。知。縣。陳。曉。爲。中。書。舍。人。于。王。第。弟。鋪。子。無。黨。世。錦。衣。指。揮。使。以。兵。部。侍。郎。薛。昂。龍。鎮。守。山。北。陞。原。任。戶。部。主。事。葉。廷。秀。爲。都。察。院。堂。上。官。監。生。徐。仲。占。生。員。諸。火。明。爲。翰林院侍。應。俊。者。本。革。工。值。引。光。出。云。應。俊。員。之。服。中。數。十。里。照。於。雉。堞。鋪。燭。無。黨。各。異。衛。有。功。者。也。廷。秀。仲。占。

手開者皆先帝時中投道周下獄然或者也猶陳于  
龍其科給事中于龍龍請廢忠盜謂當黃道周龍忌  
權侯構陷王濬先帝震怒禍將不測群工百官相戒  
結舌獨徐仲吉以孤坐拒棄走萬里外上書比闕子  
杖下獄獄吏希迎拷掠茶醢至死不屈以明道周之  
冤此雖王謂其賊以公本固杜仲殺身以救李雲亦  
不為是幸先帝聖明得以俱免忠臣劉宗周甘以廷  
諍去國孝肅祝淵毅然請留先帝已難議焉迨後奸  
臣挑激復徵松陽車雖與仲吉得禍輕重有殊然為國  
惜賢舍生取義其揆一也當仲吉赴戍之時祝淵被  
逮之日臣皆得與執對仲吉凝眸深遠絕不以立名  
自喜祝淵謙抑溫恭惟以出位引咎聞有投贈錙銖  
不納若置之空謀之頃必有以上補衮職下閉奸邪  
又疏請慎名器謂陛下開閣南還從官幾何衛士奄  
尹寥寥無幾今大位既登來者何求不過具流何所  
底止必將人誇莫負之功家切從龍之念傷體害政  
非國之福人勸功諂者惟在爵賞一為臨後將無  
極豐沛故人又舉小吏自昔為嫌朱紫盈門貂蟬滿

卷二

七

詞嚴義正  
大臣特  
除

座尤幸國典立政之始惟願陛下慎擇之則  
服勞有功但當賞之金帛不應授以爵位以監常為  
不稱之譏犯大易負乘之戒又疏請用賢勿二得人  
以公一在惡臣之宜召也惡臣七成清直海內盡知  
今入國門寄居蕭寺不得一望天顏在陛下以方論  
大臣和衷其諫惡臣惡臣奏對之際復生異同然  
臣以陛下憂畏君子之機從此而生惡君子有攜手  
同歸之志貴道問之流皆踴躍而不前矣陛下雖與  
其治天下誠一為計臣之特用也計臣清端儼練有  
餘所服但古制爵人於朝與眾共之聖教斜封環嫁  
可鑒萬一異日有奸邪乘間左右先容登司不及諸  
宰輔不及知而竟以內降出之臣等不爭則條門口  
開臣等爭之則已有前例立閣之始臣愿陛下慎擇  
之也疏入俱不聽大學士姜曰瞻疏言祖宗會推之  
典立法萬性無弊拜封惠教覆轍具在臣觀先帝之  
善政雖多而以堅特逆案為臨美先帝之宮殿亦開  
出而以順出中旨為亂解用閣臣內傳矣用部臣勛  
臣內傳矣遷大將言官亦內傳矣他無足數論其尤





之案益密而派玉賜肉飛金陸班行削色氣復神也  
 而錄隨領已竟驚骨削矣是豈明盛之休風大失  
 君臣之分誼此近似之弊也伏乞陛下嚴行禁革焉  
 二黃阮大鍼授意建安上府鎮國中尉候考吏部朱  
 三顧廉誣姜日廣據跡賴有通謀詞連史可法張恆  
 言日大等語科袁彭年據祖制爭之云中尉有表  
 請先令長史司其成說士泰詳可不然後給與考  
 若候考吏部則與外吏等惠從通政司封達今何徑  
 何寶直達御前微刺顯政捕風捉影陛下宜加審嚴  
 月奉旨旨 卷二 主  
 臣禮垣也事涉宗第皆得執奏吏科議改察言統綱  
 合血噴人不顧援舌如此不駁朝廷設立言官何用  
 通政使劉士廉亦言日廣勁骨義性字正不阿居邪  
 力朝臣有公論統綱何人易波噴血難耳玄鈴飛章  
 致於不出職司此其奸險之尤豈可容於聖世皆不  
 聽其言李法政呂人器懷二心劉澤清亦請誅大器  
 拊其誣殺總兵哈時華起用王重宇處及此雷殛前  
 大器討奏馬士英等官費賄敗怯亂紀諸罪目言天  
 井鼎三俊輩皆無一事之失而清直則公與望依婦

馬士英阮大鍼等亦有一技之能而貪鄙險惡保清  
 其候大器予告去尋削職刑部提問日廣蔡廉齊調  
 其職失事太監孫呈奏內批予原官又奏據御史邢  
 彪作請詔徵廷杖緝事三大弊許崇華奏改票同官  
 王等言崇華志在報國若苟且因循害民懷國脫可  
 謂此言不可疑也口廣稱臣所守者朝廷之法度  
 一官之職崇華死不敢未嘗不聽其言又說言國家新  
 造人心易激當以安靜為主嚴懲應行禁止不聽弘  
 圖票板正院等爭中旨傳陞有舉事發改票再板再  
 月奉旨旨 卷二 主  
 發改又揭爭統綱糾日廣事應究治亦再三發改票  
 及陳廉厥衛爭用大鍼請召可法入直數事弘光召  
 入觸發責弘圖把持弘圖言臣死不敢奉詔不聽復  
 其疏崇華予告去例轉科道陞朗為參事曹耳曹為  
 副使內提督用徐不麒言謝耳曹變通內臣俾留非  
 法朗耳曹疏攻姜日廣徐石麟劉宗周糾黨欺君托  
 持朝政無人臣體日廣石麟宗周各予告去御史盧  
 有倫奏今日國事淆亂不知禮義廉恥為何物明知  
 君子進退不苟故以含沙之口激之速去甚至帶人

記一官房  
則無不  
盡其善

所不忍道者貴於君父之前升道殺有科始則借爲  
此黨相戒結舌真所謂前有鏡而不見後有鑑而不  
知也戶科吳廷璣言曰廣宗周歷事五朝貞心亮節  
久而彌劬應亟賜留不聽吏糾撫及奏奉朝端之上  
玄黃交戰卽一二人之用全卽始以助臣繼以方鑑  
固兩慨覺之術全然不識惟百餘筆鐸足珍以匪惟  
而遂借臣矣彼又以疎藩而至宰輔矣誰又喧傳復  
厭衛而人心皇皇矣輔臣口應忠誠正距海內共飲  
乃么麼小臣爲誰鑒除聽誰王使且聞上意不由通  
明參遺判

明參遺判

卷一

三

罪在不萌而維埃有損先帝隆重此臣而死殺敵後  
十無一二驟降賊恩有昔相踵則今何以使實罰必  
當而惠威易行先帝委任功臣而官舍選錄一任後  
顯京營統卒徒爲寇藉則今何以使父書有用容氣  
是身先帝前任內官而小忠小信原無足用開門進  
敵且嗾傳聞則今何以使無辜而思有餘地先  
帝不次擢用文臣而進才惟機爲擇不超還宰執  
器拜賊廷則今何以使用者必貞而賢者必用疏入  
內批重處降祿彪僅爲倉部御史巡撫蘇松戶科倪  
明參遺判

明參遺判

卷一

三

潮爲尾閘以三江入海爲鼠辰蓋自吳淞海門江  
微細獨有婁江一派而婁江之末七十里曰劉家  
乃婁江入海之道東南諸水全恃此以歸壑不  
溢泛濫者則帶水靈長之利也勝國時劉河卒  
輟而船走集於此近日漲沙淤塞於是東流之水  
而向西涓涓不入淮漚無資燕之歲歲苦甍平疇  
人牛立窮雖復芟掘如林何從乞靈海若而救此  
涸轍之民乎然此猶就早曠言耳萬一大浸稽天  
郡洪流傾河倒峽寒澤不能受微漫橫勢必以七  
郡之田廬爲壑而城郭人民益不可問東南數百萬  
財賦盡委逝波其如國計何蘇蘇巡按周元泰亦  
言劉家河急宜開濬工部王事彙編以華又配請秦吳  
巡撫言改惡察議先是馬士英疏言明謙逆言從逆諸  
臣強半者是正人君子之流禮科王象彭年駁之言從  
逆姓名待捕不一在輟輔義憤填膺或不覺言之偶  
藏然臣竊人乘間陽爲正人口定陰爲逆黨解嘲甚  
且借今日討逆之微詞爲異日翻逆之轉語不至清  
國是而傾善類不已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夫從來

華類所歸問雖匪德往往有之市上京盛名豈無姓死  
之張儉元祐銅籍亦有巧免之元章三士作朋官業  
分席七賢寄山王可豈因鄭官一姓之惡遂嬰  
銅台全部之音惟是溫公一信蔡信而紹述之嗣旋  
起唐室一葉逢吉而興復之業不終孔子曰君子而  
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歷觀往事斯言  
諫千古定案也今日何獨疑之八月命錦衣都督  
可宗遣後緝事禮科袁彭年疏言高皇帝時不開有  
廢相傳文皇帝十八年始立東廠命內官主之此不  
見正史惟大學士萬安行之亦不開簿以緝事考  
後一盛於成化然西廠汪直竊年獲罷東廠尙無  
罪輒斥當時不得稱親治矣再盛於正德丘聚谷大  
朋等相繼用事皆倚逆瑾禍虐十六年之禍天下  
雖然三盛於天祿逆視之禍幾危社稷近事之明鑑  
也自此而外列聖無間夫卿厥渝之典廢而世運之  
治亂因之頃先帝朝亦嘗任嚴衛訪緝矣乃當世決  
無不營而得之官中外自有不脛而走之朋黨造網  
之方即從密網之地而布作書之事又資優好之人

以行始獲報能交際金人傳所言之皆後乃駐劄其  
 千成極重其返之勢非以與援之望急秘而專傳  
 送之關愈曲而費乎究竟刁風所煽官長不能行法  
 千吏徒隸可以迫脇其尊上不可不革辦入諸浙  
 工按察司照磨唱人妃來自河南弘光諭戶工部限  
 三日內搜括萬金以給員賜太監諸朝進請給工料  
 銀兩約數十萬工部尚書何應瑞侍郎高偉苦無金  
 無窮悉折崇餼工料李進亦跪請節省不聽又詔選  
 內員選宮女間巷孌然糾道李維樞陳子龍朱國昌  
 月三章聞  
 名雖諫亦不聽加翼戴然史可法少保馬士英太子  
 太師高弘圖姜曰廣王鐸太子太保徐弘基劉孔昭  
 朱國弼楊祥昌太監韓贊周應九德各陞賞世廕又  
 加南陽思可法少傅士英少保弘圖曰廣鐸太子太  
 傅特陞李永都察院左都御史晉國驛保國公張文  
 光太常少卿以定策功多已授授朱統額為行人以  
 自陳述曰廣故故從從來師兵科鳴鉞開屯大羅山  
 中允南胤文家兵利給事中監與平伯軍以原未從  
 遼南來適商總督王承吉繼畧山東河北兵部尚書

張縉彥代丁啓序總督河東  
 賜兵機山左感其德義即  
 原統經濟在河南徧歷澤山  
 窮各宣布朝廷德意巡  
 問流民給田開墾倡義興師  
 奮不顧家母和安流  
 歸以死其無成君子惜之  
 以浮海來歸順天巡撫  
 楊鶴為兵部侍郎兼金都御史  
 總督川湖雲貴廣西  
 巡撫江巡撫黃鳴俊降浙江  
 巡按任天成以詞訟除  
 復復叛處分未定故也并議  
 前任巡按左光先罪今  
 在朝浙臣具奏情形光先  
 在浙風葉清卓以兇手第

月三章聞  
 故與阮大鐵有世讐又首  
 朝右無敢為直言者藉松  
 變突發于東陽義烏浦江  
 首無堅城光先事變出境  
 聞變通還撫軍懸關一切  
 調兵備防皆其責且拮据  
 變起不一月元兇投首兩  
 求夫夫兵揭竿至於破城  
 其罪豈不當先當日  
 兵威所迫賊已窮蹙而從  
 乞命與陳橋無異非誘降  
 也故誅劓不力於虎賁  
 後來固難方張又不加作  
 何樂助矣豈可反以激  
 又罪之乎于是大鐵并切齒

何樂助矣豈可反以激  
 又罪之乎于是大鐵并切齒

陞任陞解學龍刑部尚書改兵部主事交頤爲御史  
遷按山東便宜聯絡河南等處起丁黜楚巡撫承襲  
陞王深巡撫邠來越其除巡撫河南各食都御史其  
傑卿利罷開以士英妹夫故起之故爵號觀望改推  
本獎不吉赴任無地皆不台以保固例晉東平伯劉  
澤清改爵又晉武意伯劉孔昭侯爵孔昭不受又封  
福建總兵官鄭芝龍前受伯賜驍衣國賜爲用欽案  
楊維垣爲通政使起蔡奕琛吏部右侍郎內批補張  
陸吏部左侍郎奉進尚書補張孫振爲御史掌河南

明倫彙編

卷二

三

道年孫振論劾慈松巡撫初彪佳貪婪且定策有異  
議詞連吳姓鄭三俊劉宗周等彪佳罷去以易應昌  
爲都察院副都御史郭維縉爲食都御史起爲劉亮  
太常寺卿成勇補建道御史文安之隱事府詹事劉  
周升翰林院侍講趙士春翰林院編修賈亮安之清  
世素善勇以諫言獲罪直聲振天下同升士春忠孝  
世傳皆以幼楊嗣昌奏情與黃道明言去國者也  
賈賈世壽戶部督倉尚書起王志道戶部侍郎中紹  
芳督伯侍郎志道佐寇以監視內臣起劉恭官廷許

明倫彙編

卷二

三

華職紹芳弟官清慎四溫體仁欲領文震孟許春熙  
文致遣成至是靈之以禮部尚書顧錫爵施海行命  
侍郎晉紹寧署部事加大學士王應熊太子太保兵  
部尚書總督川湖雲貴賜鑒劍開藩趙義陸張鳳翔  
兵部尚書張嗣都御史巡撫松撫盧若騰會都御史  
巡撫張陽若騰以海道著績擢不赴鳳翔因使賊官  
爲至京者九月北京刑部難諸臣議大學士范景  
文爲文貞戶部尚書倪元璐爲文正左都御史李邦  
華爲忠文副都御史施邦曜爲忠介或政侍郎王家  
張益忠端刑部侍郎孟兆祥爲忠貞大理寺卿凌義  
張益忠清太常寺卿吳鼎爲忠節庶子周厚邦益  
文節論德爲世奇益文忠中允劉理順益文正簡討  
汪偉益文烈太僕寺寺丞申佳胤益節簡給事中吳  
世來益忠節御史陳良謨益恭愍陳德德益恭節王  
章益忠烈吏部員外許直益忠節兵部主事成德益  
忠毅全益益忠節親政進士去章明益節忠立啊勝  
名益忠贈理順妻萬氏妾李氏德母張氏淑人益母  
章氏妾王氏偉妻耿氏恭人世奇妾朱氏李氏良謨

妾時氏爲人建坊於表又予勳戚惠安伯張

忠武襄城伯李國禎諡貞武新樂侯劉文炳諡忠壯

左都督劉文耀諡忠果駙馬都尉華永固諡貞略太

修三承恩王之心諡忠慈李鳳翔諡恭壯鳳翔以

駙馬被殺者大同巡撫翁景熒諡忠毅宣府巡撫朱之

錫諡忠壯總兵官吳襄諡忠壯特贈遼國公用遇吉

諡忠武工部主事王鍾彥經歷施海申書舍人宋天

顯各于祭葬贈刑部郎中李逢中太僕寺少卿諸生

許琰翰林院五經博士布衣易文環申書舍人又先

別本遺冊

卷二

忠

於補子開國諸臣諡郢國公馮國用諡武翼濟國公

于德典諡武襄德慶侯廖永忠諡武勇定遠侯王弼

諡武威長興侯耿炳文諡忠愍趙國公傅友德諡武

靖宋國公馮勝諡武壯永義侯桑世傑諡忠烈河門

王俞廷玉諡武烈東勝侯汪興祖諡武忠侯茅

武諡武烈濟陽侯丁普諡武節高陽侯侯偉成諡

忠壯東丘郡侯花雲諡忠毅用陽縣男孫炎諡忠略

常寧縣子王傑諡壯忠高陽郡侯計斌諡忠節蕭雲

伯胡深諡忠節御史中丞章諡忠莊敏音府長史佳

章良諡協祿詹事府評議敏安祭酒劉揚諡恭介東

莞伯何直諡恭清平通訓導莊君其諡忠忠慈姑蘇郡

公蘭安學士禔同俱諡文獻又前于正德朝死諸

臣諡御史蔣欽諡忠烈其部員外郎家諡忠定工部

下事何適諡忠節周部下事劉俊諡孝毅大理評事

休公諡忠忠各有人子諡忠忠介子紹賢諡忠忠俞

廷諡忠忠李翰臣諡忠忠忠義忠忠忠忠忠忠忠忠

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

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

天徽朝死增諡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

月季忠月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

御瑞御史周宗建袁化中李應昇俱諡忠忠忠忠忠忠

諡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

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

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

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

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

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

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

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

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

察德王良俱謫員外編修王良太常少卿  
文節刑部尚書暴昭左司員外差遣揭傒  
蒙大方御史高翔教授時忠賢燕府伴讀會達辰俱  
謫忠愍公部事中黃鉞謫忠愍御史角鳳詔參軍時事  
有覺俱謫忠愍授在拾遺揭傒德非御史遷見俱謫授直  
知府姚孝者知縣顏伯埈俱謫忠愍大理寺水鄉理兵  
部侍郎譚見俱謫忠愍知御史陳性善謫忠愍節義府  
長史葛誠俱謫果忠愍刑部侍郎子昭謫介忠愍各府  
長史劉瑄謫剛節御史史英謫授節魏國公徐輝庭

謚忠貞於舊侯公通謂其忠壯捍難能俱謚褒烈衛卒  
儲顯謚貞義都指揮謝忠壯得俱謚勇懿馬宜謚貞  
壯朱鑑謚壯烈皆兄給事中李清端也又先後補子  
右都御史亢子木鑑恭靖工部尚書沈儼分謚義儼  
副都御史張瑞謚肅忠禮部尚書董其昌謚文敏大  
學士何如謚謚文端孫承宗謚文忠太常少卿鹿善  
淵謚忠貞禮科沈胤培謚諱立中官舉經筵定朝儀  
謂今永恭無脫簪之敬崆峒問道之謨頻笑成謔  
借於從龍而幾遠堂高之美不著是非或混淆於市

虛而除之。長之問可虞。陛下誠思此身爲國。托之身。先帝之大仇。一日未復。卽九廟之神靈。一日怨憤。而正朝廷以正百官。正萬民。先自官闈始。則選立百官爲第一義。繼選業奉明旨。尤新汲及奉行。或不記官。詢經史。或召諸臣。考政令。而特令臺諫之臣。陳得失。官中商榷。以故賢員治道。經及本朝。賢則以知前代興亡之地。而示政治之由。至於朝儀多闕。大典未光。如朝門不應奏樂。而奏樂各衙門應奏事而不奏事。凡若此類。並宜申飭戶科吳廷疏請所各立聞。



與雍官彭歌祥妾杜氏通情事敗互訐聞於士英印  
於疏批重處杜贈刻詩有云爲情貴客芳心醉欲訪  
仙郎帆影遙時共傳之中旨援福建副使郭之奇爲  
詹事府詹事內批補梁應奇爲給事中王慶

鄰輸爲御史召蘭隆獻賊錦衣都督劉倫至京仍補  
原官初立良玉恢復斬黃僑送馬士英赤金三千兩  
女樂十二人士英笑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遂誅先  
帝復讞至是用之以陳璘謝德溥爲禮部右侍郎兼  
詹事府詹事余應吏部文選司主事晉何騰蛟兵部

卷二

五元

侍郎兼詹事府詹事余應吏部文選司主事晉何騰蛟兵部  
捷功加淮撫田仰兵部尚書世磨錦衣指揮使仰屢  
疏請簡弘光以東南餉額不滿五百萬江北已給三  
百六十萬豈能以有限之財供無已之求命仰與劉  
澤清通融措辦時澤清大興土木造宅淮安怪其壯  
麗四時之室俱備僭擬皇居休卒莊上無意往北仰  
與此事但知請簡不知簡之所用仰故馬士英私人  
也士英請免府州縣道生應試上戶納銀六兩中戶  
四兩下戶二兩得赴院試又部行納貢例廩生納銀

三百兩增六百兩附七百兩又立開納助工例武英  
庫中書約銀九百萬文華中書一千五百兩內閣中  
書二千兩待詔三千兩拔貢一千兩推如銜一千兩  
書院地有都督滿街走監紀多如羊職方賤似狗賤  
起千牛塵拔貢一呈首掃盡江南錢填塞馬家口奉  
化布衣方與則掘陳司計度謝克終者送刑部問罪  
六有布衣何光顯疏請誅馬士英劉孔昭詔戮於市  
其本廷道爲諒寬云



樂山河位有諸侯王上庶不負朝廷之命與  
正統之初也。至於南朝諸君子責人責明。南公  
兩俱列傳分上自平西士之異例。在韓執事。宋國維  
之晚近士大夫。好高樹名。不觀國家之急。每有大事  
輒相策。宋人責人責明。宋人責明。宋人責明。宋人責明。  
上第諸名流。七持平。則必能具宗始終。當急隨俗浮  
流。合從違。是早審定。其有在。即明。東。可。西。南。國。安  
危在此。舉。頗諸君子。同以。誠。爲。心。無。貪。辭。息。之  
禁。致。令。數。國。有。無。窮。之。禍。爲。亂。臣。賊。子。所。笑。予。尚。有  
明。不。遺。則。四。卷。三。

厚望焉。記有之。惟善人能受。善言。故敢布腹心。佇聞  
名教。江天在望。冀敢爲。勞。言。不。盡。言。可。法。答。書。云。南  
中。自。接。好。音。隨。遣。使。訊。吳。大。計。中。未。敢。遽。通。左。右。非  
委。路。而。於。尊。奉。也。且。以。大。夫。無。私。交。春。秋。之。義。今。倖  
之。際。林。瓊。璞。之。章。真。不。啻。從。天。而。降。也。誠。讀。再。三。  
感。我。意。并。以。蓮。成。商。裕。天。討。爲。貴。國。受。法。且。感。且  
說。解。左。右。不。容。謂。南。國。臣。民。偷。安。正。左。頓。忘。君。父。之  
恩。爲。殿。下。一。言。陳。之。其。大。自。皇。帝。敬。天。法。祖。勤。政。  
愛。民。真。光。帝。之。王。也。以。康。書。報。國。有。三。月。十九。日。之。

事法待非南極。故接無及。酒次江上。內官安。此  
天崩川。海。竭。變。乎。人。統。無。君。雖。建。法。其。亦。謂。以。君  
泄。泄。者。成。莫。足。慰。先。帝。於。地。下。哉。爾。時。南。中。臣。民。哀  
慟。如。喪。考。妣。無。不。磨。脂。助。商。恩。惠。泉。南。之。甲。士。勇。西  
流。而。三。名。臣。南。國。破。若。宗。室。爲。重。相。與。迎。立。今  
上。以。禁。中。外。人。心。今。一。非。他。神。宗。之。孫。先。宗。猶。于。大  
行。皇。帝。見。也。名。止。言。順。天。與。人。結。五。月。朔。日。駕。臨。南  
都。西。梓。夾。道。歡。呼。帝。聞。鼓。甲。聲。臣。等。進。今。上。還。然。不  
自。勝。謙。之。嘆。再。三。使。免。臨。國。道。臣。民。伏。闕。展。壽。始。於。十  
月。至。道。順。四。卷。三。

五日。進。位。南。都。從。前。鳳。集。河。清。瑞。應。非。一。卽。告。廟。之  
日。紫。氣。如。蓋。祝。文。升。霄。萬。日。共。瞻。欣。傳。盛。事。大。江。澤  
出。排。梓。數。萬。助。修。宮。殿。是。崇。非。天。意。哉。越。數。日。遂。命  
法。視。師。江。北。刻。日。西。征。忽。傳。我。大。將。軍。吳。三。桂。僭。兵  
貴。國。破。走。進。威。殿。下。入。都。爲。我。先。帝。后。祭。喪。成。禮。掃  
清。宮。殿。撫。輯。群。黎。且。免。雞。髮。之。令。亦。不。忘。本。此。舉  
動。也。振。古。錚。錚。今。凡。爲。大。明。臣。子。無。不。長。跽。地。而。頂。禮。  
如。願。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已。哉。謹。於。八。月。薄  
具。簞。蔬。遣。使。齎。師。命。諭。諸。將。連。兵。西。討。是以。王。師。焉。

晉書卷之九 晉明帝引春秋大義來用諸書  
推而言之此又爲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以不  
忍死其君者之說耳若夫天下其主身殉社稷青官  
皇子慘變非常而桐牽不卽位之說坐時大一統之  
義中原鼎沸舍卒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哉召忠義  
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特書秦穆漢祚六戎中興  
不廢山陽昭烈踐祚懷愍王國晉元嗣基微欽崇庶  
宋高徽統是皆於國仇未報之日亟正位號綱目未  
嘗不爲自立卒以正統與之至於玄宗幸蜀太子卽  
則云身前 卷三 五  
何靈武議者舉之亦未嘗不許以行權幸其先復舊  
物也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自治冠帶之屬絕無  
存仁仁恩還被貴國夙膺封號載在盟府殿下豈不  
聞乎今痛心本朝之難而驟除亂逆可謂大義復者  
春秋昔契丹和宋多輸以金縉回紇助唐原不利土  
地況貴國爲念世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  
若夫手足庸難并同泰起規此幅員爲德不幸是以  
義始而以利終貽賊人言晉國豈其然乎先帝珍  
念懷抱不忍盡喪誠恐後世以爲後至今上天變晚

明刻刻以復仇爲念廟堂之士和衷體國介冑之士  
爭先枕戈忠義民兵願爲國死竊以爲國賊之滅當  
不施於斯時矣語有云樹德務滋除惡務盡今賊未  
伏天誅捲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  
之仇抑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惟堅同仇之誼全  
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其吳逆成之頭以洩  
數天之恨則貴國義聞千秋本朝固惟力是視從此  
兩國世通盟好傳之不窮不亦千載一時哉若夫牛  
耳之盟封本朝復臣久已載道不日振燕奉盤蓋以  
從事矣法比望陵廟無澤可揮身偃大戮罪應萬死  
所以不卽從先帝者寔爲社稷之故也傳曰竭股肱  
之力加之以忠貞法處今日鞠躬致命充盡臣節所  
以報也陛下伏賜垂鑒可法又上疏言三月以來陵  
廟荒蕪山河鼎沸臣僞負督師而河上之防百未料  
理復使之不反於開陳討賊之約不達於北廷一  
似君父之仇置之懷外者夫我即卑官菲食嘗胆卧  
薪聚才智之精神而枕戈待旦合方井之物力而破  
釜沉舟尚恐無效於事以臣觀廟堂之作用百執事

苦口藥石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二

4

可漢置今宜速行討賊之詔服責臣與四鎮悉簡精銳直抵秦關懸上賞以待有功假便宜而責成效經綸之布殖功溍濟庶海內忠臣義士聞而感奮也國家遭此大變陛下嗣承大統原與前代不同諸臣但有罪之當誅誅是辜功之足錄今恩外加恩紛紛未已武臣厲玉直等尋常名器謫應於斯爲極以后似宜慎重以待真正戰功庶行間猛將勁兵有所激厲也至兵行討賊最苦無糧似宜將內庫水批票行催餉遞濟軍需其餘不急工役可已經費一切裁罷朝夕

此葉北大配補

明之遺廟

卷二

人

游戲品。修典章官。建慈禱殿。土木繁費。宜樂當賜。皆不以節。國用屢乏。搜括殆盡。佃綠湖。放洋船。水衡。製鹽。蘇洲升課。甚至沽酒之家。每觔定稅錢一文。蓋馬士英。濁亂國。內則田成。兩宮。外則揚阮。諸。素。有與。平。東。平。遙。嶺。內。權。忻。城。撫。寧。侵。荒。吏。事。邊。警。日。偃。而。王。不。知。小。人。素。皆。射。利。議。者。已。知。不。堪。旦。夕。矣。可。法。統。兵。抵。白。洋。河。十一。月。十二。日。清。兵。入。宿。遷。可。法。救。之。隨。拔。營。去。十三。日。高。傑。抵。徐。州。先。是。河。南。巡。按。陳。潛。夫。探。得。清。朝。於。十。月。二十五。日。發。兵。一。

此葉北圖配補

往山西。一往徐州。一往河南。蒙王將從孟縣過河。侯與劉澤清書云。清朝發一王于領兵。二十萬。塞七八千。齊兵濟寧。近日河南。撫鎮接踵告罄。一夕數至。開封上下北岸。俱是兵衆。則渡其意。惟恐彼一越渡。則天塹失恃。長江遂北。盡爲戰場。時事到此。令人應接不暇。惟有殫心竭力。直前無二千萬難之中。求其可濟。以報國恩。而巴澤清以聞。澤清又言。清朝撫河楊方興也。兵宿遷。鑄造錢條。爲業夜用。大學士王鐸。願請亂師江北。以復國仇。不爲士英。亂稱。清兵雖屯河北。然賊勢尚張。不無後慮。豈遂我繼開渡乎。况強弱何堪。亦壁三萬。澤水八千。一蹶而江左以定。况國家全盛。兵力萬倍於前。廓清底定。屢諸臣刻厲之也。條遣。清肅王書云。逆國犯關。危及君父。崩憤於心。太仇未復。山川俱家羞色。豈獨臣子義不共天。關東大兵。能復我神州。葬我先帝。雪我深怨。救我黎民。前有朝使謹贊金幣。稍抒微儀。獨念區區一分未足答高厚。萬一茲逆聞。跳梁而晉。未及授首。九條臣子。及一時豪傑忠義之士。無不西望泣血。飲食其

此葉北大配補

肉而寢其皮。晝夜卧薪嘗胆。惟以殺聞逆。報國仇爲汲汲。貴國原有莫大之恩。銘佩不暇。豈敢苟萌異念。自干負義之愆。僕僕以非刀奉旨堵河。不揣綿力。豈欲會合。酌取分道入秦。殲國賊之首。吳莫先帝。則陸之血忠已盡。能事已畢。便當投髮入山。不與世間事。一意。額復我大仇者。茲咫尺光耀。可勝祈仰。一腔積憤。無由面質。若僕本念十言萬語。總欲會師勤聞。始終成貴國。仙降之名。且逆國凶悍。貴國所甚惡也。本朝抵死欲殺大仇。亦貴國念其忠義所必許也。本朝列聖相承。原無失德。正朔承統。天章有在。三百年蒙養士民。淪肌浹髓。忠君報國。未盡泯滅。亦前貴國之垂鑒也。清朝報書云。肅王致書高。大將軍。果能畫暗投明。擇主而事。決意躬來。過河而會。將軍功名。不在尋常中矣。若弟欲令兵勦闖。其事不與予言。或差官北來。予令人引奏。先是。清朝副將唐起龍。其父唐虞時。致書條勸其早斷逆行。有大者王。小者侯。不失如帶。如殲。唐世旁土之語。條皆不聽。身先士卒。沿河築壘。竭力備禦。時有徐州連賊程維孔。斷水編

此葉北大配補

夜引兵渡河，偽投傑降。傑誘斬之，取其衆。加傑太子太傅，可法大傅。內外文武爵賞有差。清兵至夏鎮，剿由濟寧南下，又從淮陽渡河，攻海州。國邵州史可法、陳澤清等各告急。不應。十二月十八日，都督陳洪、範南遷。先是洪範與左懋第等至德州。清朝樞臣方大猷示以攝政王令，有來使不必敬詔。止許百人赴京朝見。十月初一日至張家灣。懋第欲先謁陵後，後遂見攝政王不許。乃遣琴先帝於十二日入京。僧河隴寺。越一日內院剛林來登堂上。責懋第等江南不應更立天子。懋第不屬。洪範降。懋第請發各諸陵，改葬先帝。皆不許。乃陳太宰於寺堂哭祭之。二十七日放歸。十一月初四日至滄州，復遣兵並執懋第等北去。改葬太醫院。放洪範至是歸稱。清兵萬分緊惡。旦夕南下。馬士英等之曰有四鎮在何處焉。時賊窺笑禹州、襄城等處。各鎮擁兵不進。惟興平伯高傑提兵二萬與張繼珍直抵關維之間。縉芬聯絡寨勇，諒屬進取。乃分寧陵以東至歸德，屬王之綱。寧陵以西至蕭陽，屬許定國。許符以西至渾水，屬劉洪起。河洛

此葉北大配補

屬李際遇。提兵王之綱、蕭陽、都司戴世傑、郭從、陳清、夫發、太康、僞知縣安中、外等。副將劉敏、郭從寬等。殺賊六百餘級。擒郭從僞知縣王、安、許州僞都督王法、唐、提兵劉洪起、獲汝寧府僞官祝永苞。上奏僞知縣爲世遇斬三百七十級。又於葉縣斬賊二千二百七十六級。擒賊二百三十一名。總在許定國、陳州僞官惠在公等。以洪起、陳義、周多、仍加二級。丁旅解太子太保。丁魁楚兵部尚書。仍經督兩廣軍務。洪範又時加恩使北勝臣。兵科戴英效止之。言洪範眞使

刑部異問。不至。贈故舉人。歸子。纂。張。世。顯。顯。官。  
 翰林院待詔。山東。進。按。劉。史。宋。學。未。大。理。學。卿。學。大。  
 成。貢。死。節。顯。典。為。揚。開。馬。所。抑。至。是。給。之。丁。文。學。士。  
 孔。貞。運。溫。文。忠。前。遠。懇。督。吳。西。御。諸。忠。毅。簡。計。開。守。  
 恒。諡。文。節。貞。運。以。國。變。捐。軀。不。食。死。守。恒。開。後。苦。死。  
 難。者。又。子。修。熙。沈。樞。學。溫。文。節。論。德。集。並。溫。文。端。祭。  
 酒。陳。仁。錫。溫。文。莊。禮。部。待。郎。張。邦。紀。溫。文。榮。仁。錫。初。  
 以。并。瑋。倒。奪。尋。得。賜。張。典。較。給。才。機。經。進。士。生。平。究。  
 心。錢。穀。並。也。河。清。律。所。諸。書。著。述。幾。千。卷。皆。千。秋。金。  
 則。卷。三。主。

顯等二十八人。保國公朱國福等。合疏糾刑官六失。  
 御史張孫振又言刑官賣法侮文。並學能。以高岸。  
 為刑部尚書。吏科張希賢與。這抄本。折城伯道之能。  
 若用人才。此兩陳。兩。則。道。有。據。且。存。崔。呈。秀。為。本。  
 兵。不。可。復。用。折。城。許。道。乎。之。道。背。疏。言。祖。制。惟。科。臣。  
 車。片。駁。之。權。未。聞。勸。得。而。泰。駁。正。之。司。勸。臣。黨。邪。求。  
 勝。將。部。升。其。可。不。設。不。幾。皆。開。言。而。後。制。乎。是。時。  
 張。孫。振。銓。部。務。皆。阮。大。猷。一。手。擬。定。而。選。即。以。會。題。  
 者。之。吏。道。廢。弛。已。甚。是。辦。事。而。中。抄。毀。亂。佩。不。得。權。  
 則。卷。三。主。





所從前將爲其終先請其始順者應聽無庸

每人恩賜治初仕職者官多借題行詞每持

紀禮速之謀愈巧卸扣之行偏工起廢而薰藉並建

懸缺則幕夜是求以至若隨日殷倣事日勤今後求

才務竟而用人務要寧重難於始進毋追恨於備陳

一日諸逸才將隨之累豈必盡出武途如唐之節度

文武兼用而內外互遷蓋儲之者素耳請飭中外遵

華之形非貽餘之累勿講脾舉之選非軍旅之才勿

登投勇騎射日日講求其激同仇以振積習一日仰

賜李道簡

國法治此諸臣已有定案但恐此輩華金圓翻既以

宜其不死者昭皇仁之浩蕩尤當以絕其觀用者明

臣子之大防一日明旨具禮宗設立六垣與六部指

表裏是故封疆之外復有抄奉補闕拾遺務期彈處

倘察坦僅取充位則自簡止費空懸則抄發本章一

省吏事豈先王設官意哉望陛下聖進諸言見諸施

行毋致批者徒勤而定教罔者所解非淺既入不有

都督李際遇降清高懷冒雪防河疏請重兵駐紮

從東西兼顧聯絡河南撫其許定國以冀中原定

任駐劄遣定國銀千兩銀百疋初十日饒抵駐劄期

日定國享餘夜牛伏兵迎殺之親兵遇害者過半餘

家清還定國奔清加監軍銜弘文兵部侍郎總督

傑妻那氏率子元爵請師弘光命那部將士仍

聽那氏統轄吏可法請以傑部將李本身爲提督弘

光以典平有子朕豈以兵馬信地速授他人不允黃

得功復來與傑爭揚州弘光諭大臣當先聞事而後

私低得功若向揚州發高營兵將票信東顧設渡

河罪將誰任命可法鎮撫之得功回汎加李本身太

子太保左都督提督本鎮赴歸復中權總兵楊永祖

赴夏邑副將劉應虎赴虞城苗順甫赴揚山後勁提

兵李翔雲赴雙溝治悅提兵胡茂貞左協總兵郭成

赴泗州駐防劉良佐見傑死欲併其眾疏稱清兵不

宜授本身提督澤清得功又合奏傑無寸功加恩太

重臣等不能相安而寧南侯左良玉有忠德將同堅

卵之難九江總督袁繼咸亦有與平有可令勞之

貶贈侯太子太保請其子襲爵而歷一子錦衣衛左

戶從優議子祭葬調湖廣總兵官方國安駐防江

蘇

授降將狄應奎副總其官。應奎殺賊雖多，終歸降。望印來歸者也。南贛巡撫李永泰奏報冠冕汀州。令福建巡撫張有堂會勘。是時汀州賊閭王猪婆等盤據簾子洞，劫掠橫行。肯堂凱征之，卒化知縣于華玉，不得於鄉紳應撫賊自効。既往，幾不免。遂許以官。與數百人偕來肯堂，給制命華玉。之勤王至浙東，各散去。華玉亦削髮為僧。是吏部侍郎蔡奕琛為東閣大學士，通政使楊維垣疏請重定欽案吏部尚書張捷又奏請表章三案諸臣。於是劉廷元、呂純如、王德

卷三

一九

完黃克繼、王永光、楊所修、章光岳、徐大化、范濟世、各予謚。應奎孫徐揚先、劉廷宣、許鼎臣、岳慶聲、徐卿伯、美麟各贈官。子祭葬。王紹微、徐北思、喬應甲、陸登原、各復原官。而唐世濟、水佳胤、楊光升、吳孔嘉、郭如闇、周呂晉、葉洪勳、徐復揚、陳以瑞等先後起用。維垣又請重陳三朝要典。言張差、鳳翔、陸生為刺客者，王之來也，不可灼紅丸，謂之行鵠者，孫惟行也。李選侍移宮，以背簾之為，楊港也。劉鴻訓、文震孟、只收照，皆異已，不願誣謗君父。此要典必須重頒也。袁洪勳

又高追論焚要典諸臣罪，左良玉力言要典。治亂之機，勿聽和言，致譴大獄。弘光以此朕家事，不必疑猜。袁繼咸亦言要典不必重陳。弘光云：皇祖親皇考，無妄之誣，豈可不雪？李開吉史非有宿憾，諸臣當體朕意。吳孔嘉又奏三朝要典須傳列當日奉議，以存其是。允之。陞維垣都察院副都御史，監上陸濟源。又借題三案，疏糾光祿少卿許崇卿、舉鄉一代正人，疏言當日諸臣以綱蔽光，願為正今日諸臣以綱蔽陛下。為正俱從倫。序起見，光宗母子無間。先帝身殉社稷，何嫌何疑？而小人無端播弄，假手游源，先帝久任禮

卷三

仁養冠醮禍，使得生榮死哀。竊誦文忠陛下追湖口，猶快落源滿口，頌其平章之功。世矣非華之敵，於寬好欺上也。陸院大城兵部尚書賜麟，服中書舍人林紹，疏稱正月初六日，雷聲自北至西，占在捕魚口之野，有兵日在庚寅，王口角妖言，趙江南。上衛馬士英在戌日，上具大用，上英著授官。王趨步，本義焚妖僧大悲僧，你府席亦不為定。王下法司會審，市遣人監本國情開休，雲霧山給

事出無因  
以說其  
如出矣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五

事中吳道疏言雲山即名封禁山舊名雲山通徽池南連八閘東抵獨頭西界信州海宋以來通徽池南連八閘東抵獨頭西界信州海宋以來爲盜藪其間深谷窮山虎狼復跡險阻極目無徑可攀且地接廬陵龍脈爲神京右臂歷朝禁止嚴牧封禁所由名也英宗初年遣官採木於是地方訛覩互相煽惑而狐假之等河之衆奪小民招引匪類大肆劫掠兼多內外官屬供饋之費數邑坐困民不聊生近山良民遂易獵散太盜鄧茂七等聚衆數萬藉以爲窟攻城畿令合四省兵力討之十四年乃找定奉

明孝道問 卷三 三

吉照舊封禁往禍蓋可鑒也臣竊以界通四省境地相賊內阻峻嶺外多絕谷綿延重疊華路崎嶇屬禁所既久開鑿維艱不便一林莽高深重嶂疊峯毒蛇猛獸生百繁滋一旦討伐奔突狂噬傷人必多不便二運添險與通絕垣區水不通舟陸難移運糴使輸番前開時令神諭不便三乘傳驛驛有司困於供億誰善三以且吏胥假公行私何所不至而力田小民驅水逐木霜歲歲月土田有荒蕪之困力役多死亡之憂不便四與開鑿天下願望以平安危今以

謹請明  
無正人

有害之事而特遣重臣搖動人心頗危明帝時之史冊貽議後世不便五違迥傳聞必且時也曠於管輿穴居奇召召約束無力是使益復生而殺修再見不便六况臣訊之父老會云此山地連陵寢日正統初間伐致傷地脈連釀土木之弊漫山川雲氣不便七舉此數端有害無利伏惟陛下採擇國輔亦應中微保不誣馳視如適言報罷國輔係大司禮養子替周閣寺中正人也傷心時事杜門休沐國輔時在官中每有匡救人以張永月之馬士英視

明孝道問 卷三 三

爲眼中釘四屬所私以開採事誑國輔且疏請往其足士英意下在開採也國輔提督勇衛營操練禁放及奉命往而士英竟奪營參授其子馬錫以乳貝兒結兵柄時事可知適顯出士英意切恨之子吏部侍郎顧起元諱文莊都督劉源清諱武節起范鳳翼光祿寺少卿陳洪諱太僕寺少卿考選沐有本沈應昌張利民籍接視錢源徐方來莊則敬爲給事中上錫袁紹劉夏繼虞郝錦王大拔畢士臣張兆蘭士英

貞一爲御史陞瞿式耜會都御史巡撫廣西

通鑑紀事本末

聖德入京

賜李道昌

卷三

三

都御史吳拯胡廣馬乾食都御史史鑑四川廣昌伯  
 劉良佐等令祠春起朱大典為兵部侍郎大典又任  
 總督嚴家起兵屢著戰功御史鄭瑜劾其侵賍口萬  
 弘光以大典創立軍府所養士馬豈容稱腹詔勿開  
 戎政兵部尚書張國維予告歸御史張孫振劾在告  
 歸部尚書顧錫時陰邪有玷秩宗以其請削溫體仁  
 議而文震孟也命錫時致仕去士林監水賀儒修  
 奏請侍郎管紹寧貪穢寔跡詔勿開外轉給事中  
 馬嘉植御史沈宸全吏部令嚴為司道等官以重士  
 賜李道昌  
 英不令故也禁宗室入京師時自二月以來日月色  
 甚赤欽天監古候以問朱國弼覓論原任清撫路振  
 飛稱鳳陽有天子氣懷遠謀弘光詰聚飛意屬何人  
 原任杭州府推官黃端伯先以無故削髮本先帝意  
 賜開至是入京稱姜曰廣通謀有狀援引鬼神士英  
 今與考選以試卷多西域語得禮部主事禮部侍郎  
 郎管紹寧上先帝太子誥曰朕慰皇太子永王曰  
 永悼王定上曰定哀王永熾鴻臚寺少卿高夢箕客  
 奉先帝太子在浙三月初一日命太監李繼周容捧

太子

太子

賜李道昌

卷三

三

札召至高僧寺令內員迎入宮內員跪迎不跪者命  
 教寓錦衣衛都督署可宗家傳文武官議認各冠帶  
 從侍吉服朝服侍朝笏見其人南向坐大學士王鐸  
 在講官方拱乾問曰此何人對曰方先生而講  
 官止示趨上不識也正宗拱乾問講官先生後對曰  
 居之矣又問書像字何亦曰忘之矣給事中戴英問  
 帝聖體對吳昌時於東宮立何地對曰誰吳昌時  
 英乃直詰之曰汝是詐冒以定告當救汝仰跪請免  
 命長以鐵筆供稱高陽人王之則係附馬王哥佐家  
 家破南奔遇高慶箕家入穆虎教以詐冒東宮王鐸  
 等面奏狀弘光流涕曰朕未有子東宮若其即東宮  
 矣則月正宗英各具奏王之則偽假太子非雅年所  
 能斷尤有人欺欺為奇貨巨勸法司根究中允李荏  
 廉亦奏東宮的係假冒御史陳以瑞又奏愚民親聽  
 易惑近添籍籍皆以諸臣有意假先帝之血繼弘光  
 諭將王之朝好生養養勿驟加刑候正告天下愚夫  
 愚婦皆已昭白然後申法有內員上密疏弘光令持  
 示士吳上英言  
 其言雖似疑處寔多詭為

東官李廣虎口不即到官說則却走紹興可疑一也  
東官原質疑重此人機機百世可疑二也公至現春  
周全家而云已死可疑三也臣愚以太子必已死且  
行嚴審如其假冒付法司與臣民共見而棄之如  
其東官則祇取入深官留養別院不可分封於外以  
啟奸人之心越三日集文武百官舉監生員耆老於  
午門外鞠之夢食鴛鴦虎背其服如之則言下之明刑  
部獄傳論穆虎若非奸人豈敢挾王之明日詔東官  
正月二月所成何局往闕往楚欲幹何事王使附逆  
則李選目 卷二 三

冊於殿宜迎童氏婦內審諭河南縣按迎役皇子以  
慰臣民之望以消奸究之心童氏在獄細書入官月  
日相離情事甚悉求馮可宗呈覽弘光棄去弗視可  
宗密審尋命相尚忠嚴刑酷拷氏號呼詛罵尋處死  
獄中木幾左良玉具疏請保全東官以安臣民之心  
謂東官之來吳三桂寔有符驗史可法明知之而不  
敢言此豈大臣之道滿朝諸臣但知逢君不惜大體  
前者李賊逆亂尚錫王封不忍遽加刑官何至一家  
反視為仇明知窮究並無別情必欲轉轉誅求遂使  
則李選目 卷二 三

之學音其兩案未暢與高懸求則全兩朝發合得  
天下後世口實工部侍郎何楷言鎮疏東官甚明湖  
楚何騰蛟言太子到南何人泰聞何人物色版召至  
京馬士英何以獨知其爲既是王房侄孫何人舉蔡  
內官公侯多北來之人何無一人確證而泛云自供  
高慶第前後二說何以不發持傳此事聞天下萬世  
是非不可不辨江督袁繼斌太子居移氣養必非  
外間兒童所能假裝王岳原係富族高陽未聞辟官  
豈無父兄群從何事隻身流轉到南既走紹興於朝

則全遺則

三

廷有何關係遣人踪跡召來耳目從何因起望陛下  
勿信偏詞使一人竟向隅之歎則守節辜手之肅  
弘光以王之明月供甚即命法司將審明節畧各論  
之吏部尚書張捷題相卹成國公朱純臣照張繼例  
贈王純臣同奉先勸進爲賊所誅者也疏珠國遣使  
入旨請築封命給事中陳燕翼行人韓元勳各給一  
品服色前去原任中允李嗣唐泛海南時弘光以忠  
節深嘉之十九日與張繼太子門外百官素服皇祭先  
帝獨阮大鍼後主哭呼先帝而來曰故先帝殉社稷

此從傳何  
人其非  
王房侄  
孫何人  
舉蔡

王岳原  
係富族  
高陽未  
聞辟官

老東林諸臣也不盡與吳共諸臣不足以謝先帝  
陳名夏徐汧等俱此走矣馬士英急止之曰徐九一  
現有人在大鎮日與楊維垣謀必欲盡殺東林復社  
諸人大欲將與尋以上游牛後所擬或夜半書士英  
堂中云此院無門四馬橫行天下元兇有耳一瓦直  
抵中原求其人不待倉場尚書賀世壽會都御史郭  
維源告病去進解江右正人許小信爲南昌私黨大  
致密遣兵於江中劫之以應天府永都之縣爲都察  
院會都御史陸何騰蛟兵部侍郎無會都御史總督

則全遺則

三

三

川湖雲貴廣西軍務楊勳同部管事時獨撫湖南士  
英應其人情不調竟令回部驚托孤言人情極調且  
臣與良王所鼓相當英雄本色丈夫肝腸青天白日  
伏乞以後申飭臣工收斂精神用之勳無釋此不必  
然之疑省此不必然之事若知之不明處之不當聽  
細人之言薄勞苦功高之士議者灰心人人解帶  
非所以維朝廷而蔽忠勇也戶科吳道亦言勳與良  
王慷慨同仇共矢夾輔肅清數日酌定營制經理也  
田崇有聯絡不久撤回大業弗克臣恐湖南自此无

解而其事不可為矣夫大敵在前而驕易大帥  
忌定意而後用致審於任事之初無用而後擇輕重  
於受命之後聽入不省劉良佐奏報許定國引清  
兵入保封李本身劉洪起馳斬定國先鋒劉道行  
清兵入考據加洪起太子太保清兵爭破歸離延  
拔御史凌以死之任潤生自縊驅遣清朝書有六  
原堅與劉良佐輕而下否則楊子江與凌御史何錢塘  
江上吳相國也事聞總兵兵部侍郎劉生衡史清  
兵進通江北直下徐賴總兵李成棟解通四月初一

則本書開

卷三

元

日命盡去各衙門印文南京二字因禮部管部章印  
被竊馬士英諸改鑄另給也初四日率南侯左良玉  
舉兵東下馳疏王云竊見逆賊馬士英由自苗蓮往  
本見兩臣身在行間無日不聞其罪狀無人不恨其  
奸邪先帝皇太子至京道路傳傳陛下屢發珍珍士  
英以其為假必欲置之死而後快其謀臣前兩疏望  
陛下從容審處猶冀士英後氣稍存亦當引腸解過  
以存先帝一絲不意奸謀日甚一日臣自此義不與  
有賊共天日矣臣已提師在途將士既目指髮人人

則本書開

卷三

三

汚役犯不數月而黃錄僕少黃共劫與張道藩皆詔  
獄論罪者也借起廢復原官如楊文聰劉永王登  
黃陽趙書辦等或行同犬彘或罪等叛逆皆用之於  
常路以此之類直以十計發作難書罪不容於死者  
二也閣臣司票擬政事歸六部至於其柄尤不得兼  
舉一英已為首領猶復掌樞是弁起太祖法度且又  
引其腹心阮大猷為添設尚書以兩其勢狀之謀兩  
于集說各器市兵以為呼應司馬阮復生於今日罪  
不容於死者三也陛下選立中官典禮攸關士英居



爲奇貨先擇其尤者以克下陳罪通於天而又私曰  
歌女寄養阮大鍼家希圖進選計亂中官陰謀阻  
罪不容於死者四也陛下卽位之初恭儉神明士英  
百計誣惑進優童嬖女損傷盛德每對人言惡則歸  
君罪不容於死者五也國家遭此大難須寬仁慈愛  
以收人心士英自引用阮大鍼以來離間殺人如雷  
竊在周鑑等殷鑒罔內株連蔓引尤其甚者借題三  
案深墜陷阱將生平不快意之人一網打盡今天下  
士民重足解體罪不容於死者六也九重秘室豈臣

題參差間

卷三

三

子所敢言士英遍布私人凡陛下下一言一動無不窺  
視又暴死士窟伏皇城遙名禁軍以觀陛下動靜曰  
廢立由我罪不容於死者七也幸士碎心痛號者先  
帝列難皇子猶存前此定王之事海內至今傳疑未  
已況今皇太子授受分明臣前疏已悉士英乃與阮  
大鍼一手拿定不畏天道神明不畏二祖列宗不畏  
天下公議不畏萬古綱常忍以先帝已立七年之嗣  
君爲四海軍歌於所歸者付之幽囚天昏地慘靡  
人共憤凡有血氣皆欲寸磔士英大鍼等以謝先帝

此非臣之私言諸將士之言也非獨臣探將士之言  
天下忠臣義士愚夫愚婦之公言也伏乞陛下立將  
士英等肆諸市朝傳首四方用答公憤臣等東兵計  
刻以待不禁大聲疾呼激切以聞又傳檄云蓋聞大  
義之重頓於星日無禮之遂蒙於鸚鵡天地有至公  
臣民不可罔也奸臣馬士英根原赤身極顯監而昔  
月九死之罪業已僞妄作奴屠髮馬僧重荷三代之  
恩從爾狐窟白門狠本泗上會當國家多難之日倭  
言旋載勳進之功以今上臂數之端爲私家携購之

題參差間

卷三

三

物勢弄威福揚徽勳助持兵力以勝人致天子聞日  
拱手張僞古以善俗俾兵民重足寒心不爲報仇而  
立君乃事事與先帝爲仇不爲擒賊聖德初因民怨  
而釋王乃事事拂兆民之煩阿由與龐氏生幻褒蔽  
天妖秦障日賣官必先娼妓試看七十七名囚三水收  
親居然節鐵臣軍魚色國嚴計親托言六宮僭選二  
八糾紛變爲幸間黷上疎於常軌徵之使肆行請  
本會指妙造之言日下江河無依安之枕言馬索便  
爾殺人比斗有朝是之早爾英各寔應圖識除諸會

賈之之餘無朝或自私怨德而才無勇壯  
爲何其應也而乃水山發敵驅水興波辭小充斥於  
朝端賢良京選於厓谷同已者性狎豺虎行列猶狼  
在阨大錄其其等數十巨寇皆引之爲羽翼以張殺  
人媚人之赤微豈已者德並蘇黃才絕房杜如劉宗  
周姜曰廣高弘圖等數十大賢皆誅之爲朋黨以快  
詆如蛇如之衆心道路有目皆指其方如豺都督蕭  
衍之誅神廟難欺最痛立君由我殺人何妨之句喝  
呼江漢長流滿湖盡竹落此之罪豈有極與若通章  
明本遺稿 卷三

如臣職如斯乃盡是尸體其秋馬計罪肆防  
討賊之章憶裴茂國邪之語謂朝中奸黨盡去則諸  
賊不討自平倘左右兇惡未除則河北雖平無用三  
軍之士戮力同仇申明仁義之聲聞首嚴禁戮之隱  
禍不敢妄殺一人以傷天心不敢荒忽一日以忘至  
室義旗所指正明爲人臣子不忘君父之心天意中  
興豈有間世英鑑矢翼皇明之選並告先帝揚此心  
肝肅斬賊臣之首以復九京還收阮奴之黨以報四  
望倘惑於邪說誑誤流言或受奸臣之指揮或樹義  
旗之仇敵本藩一腔熱血轉爲輪囷離奇勢必百萬  
雄兵化作吸髓妖孽玉石俱焚之禍近在目前水火  
無情之時追維心痛報布苦衷愿言其事嗚呼朝無  
直臣誰斥李林甫之奸邪國有同心尚懷鄭度臣之  
素志我願宗朝三百年養士之德豈其決裂於僉壬  
大明朝十五國忠義之心正宜暴白於冤鬼連張燹  
虎之機勿作遺恨之較然董卓之廢帝三旬籍元  
載之樹椒盈八百國人盡懷中外甘心謹敬又沿途  
遍張告示用本藩奉太子睿旨率師討賊士英等大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禮京師。彭士英。謂理。彭。不入直。江督袁。建。王。徽。太子。以。過。止。之。彭。光。切。責。昨。左。兵。由。九。江。安。慶。王。建。德。順。流。而下。謂。黃。得。功。劉。良。佐。離。汛。遣。劉。孔。昭。阮。大。鰲。方。以。安。朱。大。與。同。禦。之。臣。夫。典。兵。部。尚。書。因。安。世。宗。帝。將。軍。即。劉。澤。清。亦。托。勤。士。率。兵。大。掠。南。行。揚。州。徐。都。勢。同。隔。海。使。河。法。連。疏。告。警。弘。光。曰。上。游。急。則。是。上。游。此。兵。急。則。是。此。兵。自。是。長。策。可。法。曰。上。游。不。過。欲。防。若。側。之。奸。厚。不。敢。與。君。父。為。難。若。此。兵。一。至。宗。社。可。虞。不。知。韓。臣。何。意。據。敵。至。此。乃。殺。書。士。英。

劉。洪。起。又。奏。清。兵。直。下。無。人。敢。過。恐。為。南。京。之。憂。王。永。吉。又。奏。徐。領。孤。危。勢。不。能。存。必。保。徐。州。方。保。江。北。可。法。又。請。面。朝。處。分。東。宮。以。息。舞。鶴。弘。光。諭。西。營。力。急。卿。等。心。料。理。待。奏。觀。復。見。可。法。嘆。曰。奉。號。二。字。談。何。容。易。誠。如。上。言。而。君。不。知。在。何。日。矣。又。連。上。二。疏。一。劫。各。鎮。難。兵。康。恤。一。劫。李。成。棟。謹。啟。南。會。士。英。亦。不。應。弘。光。帝。以。選。派。女。為。君。父。是。應。大。府。選。三。名。不。中。可。禮。監。又。選。六。名。亦。不。中。得。違。內。監。田。壯。國。往。

彭。士。英。到。彭。氏。王。氏。李。氏。三。人。著。於。十。五。日。進。元。壇。殿。令。丁。丁。都。各。委。官。一。員。採。辦。中。宮。珠。冠。二。萬。兩。常。冠。一。萬。兩。殺。從。逆。光。時。亨。周。鍾。武。崇。又。殺。原。任。武。德。道。金。事。雷。縉。祿。禮。部。主。事。周。鍾。德。與。鍾。從。兄。弟。武。德。道。金。事。雷。縉。祿。禮。部。主。事。周。鍾。德。與。鍾。從。兄。弟。武。德。道。金。事。雷。縉。祿。禮。部。主。事。周。鍾。德。與。鍾。從。兄。弟。

弘。光。帝。到。彭。氏。王。氏。李。氏。三。人。著。於。十。五。日。進。元。壇。殿。令。丁。丁。都。各。委。官。一。員。採。辦。中。宮。珠。冠。二。萬。兩。常。冠。一。萬。兩。殺。從。逆。光。時。亨。周。鍾。武。崇。又。殺。原。任。武。德。道。金。事。雷。縉。祿。禮。部。主。事。周。鍾。德。與。鍾。從。兄。弟。武。德。道。金。事。雷。縉。祿。禮。部。主。事。周。鍾。德。與。鍾。從。兄。弟。

弘。光。帝。到。彭。氏。王。氏。李。氏。三。人。著。於。十。五。日。進。元。壇。殿。令。丁。丁。都。各。委。官。一。員。採。辦。中。宮。珠。冠。二。萬。兩。常。冠。一。萬。兩。殺。從。逆。光。時。亨。周。鍾。武。崇。又。殺。原。任。武。德。道。金。事。雷。縉。祿。禮。部。主。事。周。鍾。德。與。鍾。從。兄。弟。武。德。道。金。事。雷。縉。祿。禮。部。主。事。周。鍾。德。與。鍾。從。兄。弟。

力有取此  
一應一  
在持四  
上而不

東傳正人  
二後領  
台主之  
以此爲實  
矣於年

不可勝臣已調得功良佐等護江吳寧可君臣死  
於清不可死於左良王手膽目大呼有異議者皆  
斬弘光望然諸臣咸爲咋舌禮部尚書錢謙益言  
洪範還該收他弘光論國家何常不收人只是收來  
不待具用希哲是日買假道華淮揚矣給事中吳道  
凱宗方回安平文毅文毅本無寸功驟列大帥乃  
設宴兵部推辭是日東流大屬非洪國安受國學  
恩乃劉陝西關南陵城外聚兵攻擊赤子何等遭殺  
望皮益之深總其財叛逆何異陛下宜加禁禁嚴寒矣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三  
三十一

孫等西言文毅人在南康周安現在勳道吳道詞言  
亂政爲通臣出脫是何肺腑明日奕琮具疏特糾逮  
逆下獄先是左先先按浙會鞠奕琮一案逆時爲僞  
州司理與紹興司理陳子龍共處是獄及奕琮入相  
與阮大鍼同心排擠先先以致被逮并及於逆寔情  
題員快風傲而同事并擢俱置不問御史張孫振又  
有疏糾逆爲東林滴瀝復社罪魁冠蓋正兩觀之談  
二十四日清兵及揚州史可法禦之薄有斬獲及  
獲急血太清救不報可法開門出城清兵破城入

於揚州可法死之原任兵部尚書張伯鯨被執不  
身被數劍自刎死妻楊氏媳郝氏從之明日弘光召  
群臣問遷都計錢謙益言不可馬士英請調黔兵入  
衛驅走青陽工科吳希哲等力諫乃止召營兵一千  
二百名入城命任錫鳴山房良王舉兵不數日病死  
子夢庚東下至采石爲黃得功方國安所敗尋聞  
清兵自壽引漢捷開封得功窮圍公并晉大滅大典  
太子人保總兵張杰等各加級有差五月以巡清御  
史客建監軍余華揚文嬰分設蘇松寧鎮巡撫各會  
門不盡月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三  
三十二

據御史初五日百官進賀弘光以渡戰不視朝馬士  
英傳令各門下關辰開中開封鄭鴻達堵伯世榮  
賜蟒衣金幣清兵既破揚州沿江開渡惟鄭鴻達  
一旅守於京口初八日夜清兵縱火張燈向鎮江  
而別山老楊河渡初九日盡張兩岸鄭兵揚帆東進  
初十日閉京師各城門晝晦大風猛雨午後猶集衆  
圍入內黃戲弘光與諸內臣雜生離飲二鼓出奔五  
鼓士英奉太后召黔兵護歸走浙黎明內門不閉宮  
女棟走於是各官奔竄十一日順城伯趙之說閉各

城門以待 清兵居民驚城內外警兵各有  
午刻有監生趙鼎率市人百家出王之昭於獄  
宮中登殿鳴鐘百官莫有至者吏部尚書張捷副都  
御史楊維垣自經死妾朱氏孔氏從之王之昭精示  
皇城暮云先皇帝丕承大業惟茲臣庶同其甘苦朝  
天子結髮推奇禍凡有血氣裂毗痛心泣予小子分  
任朝臣思以君父大仇不共戴天皇祖累葉汗血匪  
易及茲臣避國雪國恥幸文武先生迎立福王予惟  
先帝之兵奔投南都定欲哭陳大義不意巨奸孽孽

卷二

三

壬辰作格予雖幽獄無日不痛絕也福王聞兵進遣  
先為民望其如高皇帝之陵寢何泣予小子父老人  
民圖抱出獄擁人皇官予身負重冤豈稱尊南面之  
日乎詳此布告在京師舊文武先生士庶人等念此  
痛懷勿惜會議予當恭聽共抒皇猷勿以前日有不  
滿予之嫌情爾經綸之教也十二日飲天監學堂官  
陳子階自經是日弘光駐太平府二十里外黃得功  
阮大城朱大典方國安等來見欲八太平太平民不  
納十三日往蕪湖總兵官黃斌卿遣谷中領翁之祺

冊十四日將往浙時 清豫王已薄郡城趙之  
王之昭出降豫王加之龍興國公賜金銀鞍馬貂裘  
寶帽設牛酒軍中晏之十六日豫王入京召官朝見  
百姓家設香案裝設豫王出示曉諭大眾云福王  
稱尊號沉湎酒色信任貪士民今日非文臣弄權只  
知作惡禍胎武臣嬰刃惟思假威竊冠上下離心遠  
近仇恨時刻孔昭往清劉澤清入寇劉良佐降奉豫  
王倫引兵追弘光至蕪湖於十五日及之且召黃得  
功得功不從良佐伏弩射中得功喉得功創甚拔劍

卷二

四

月刻良佐挾弘光去之環其水死弘光見豫王於內  
守備府王責其舊位稱尊弘光酒好色及謀害太子等  
事弘光嗔然墮囚於江寧縣刑部尚書高倬戶部  
中劉成治署中自經十八日國子監生吳可箕錫嘯  
山關廟中經死二十三日中書舍人龔廷祥投秦淮  
河中死其死不知日者中書舍人陳繼及子舉人陳  
伯俞戶部主事吳佳胤及不知名者投秦淮河中  
小輪百間橋下乞兒也小輪以色幸卒以身殉  
題詩橋上有云三百年來食土朝如何文武盡皆



良佐王廷佐劉綬等五人從死忽沙恩四起掠而  
掠其雲際屋瓦省飛一時罷而豫王既定江浙尋歸  
北京懷弘先王之朋去不知所在

明季遺聞卷四 福建河廣

江左鄉 清流縣

乙酉五月 清兵渡江 南都弗守 總兵官鄭鴻達 鄭彩 撤師回閩 令唐王從河南來奉之俱南 至福州 建福建巡撫張肯堂 憲按御史吳春枝 禮部尚書黃道周 南安伯鄭芝龍等 共會議立唐王爲監國 王太祖後也 封南陽初以父殲 失愛於祖 兩叔謀奪嫡 未得請名 及祖端王薨 守道陳奇瑜 知府王之柱 爲之請嗣 後以統兵勤王 檄離南陽 錮高墙 會赦出 性率直 喜詩書 手草傳檄 洒酒數千言 鴻達請正位 不然 無以壓衆心 而杜後起 芝龍意別有在 因諱以爲不可 諸大臣多言 監國各正 出關尺寸 建號未遲 而李長倩有惡 出關緩正位 示監國無當天下心 一疏不報 擁入者 壘壘蔽功 不數日 即定議 即帝位于福州 時閏六月十五日也 是日郊天 大風震起 拔木揚沙 及駕回宮 尚寶司卿坐馬 忽驚躍起 玉璽墜地 損其一 用人族其之 改福州爲天興府 以布政司爲大內 大赦元降武 封鄭芝龍爲平侯 鄭鴻達爲定侯

明季遺聞

明季遺聞

卷四

二

鄭芝豹爲澄濟伯 鄭彩爲永勝伯 歲六部九卿以張肯堂爲吏部尚書 李長倩爲戶部尚書 曹學佺爲禮部尚書 吳春枝爲兵部尚書 周應期爲刑部尚書 鄭道爲工部尚書 馬恩理爲通政使 鄭廣英爲錦衣衛指揮 以天建延興四府爲上遊 汀漳泉四府爲下游 各設撫按 按察院 府 府 道 道 轉內鄉 一命以土威與家錫 於是教求者 碩起 蔣餘慶 黃景昉 黃道周 陳生 何楷 陳洪謐 林欲相 朱繼祚 黃鳴俊 皆爲大學士 改庶吉士爲庶萃士 命龍生主之以招選賢才 又起魯樸 何吾驂 郭維翰 葉廷桂 以次至 皆入閣辦事 其遠不能至者 如王應熊 楊廷麟等 僅列其各閣臣至二十餘人 然俱閑無事 不令與旨 皆隆武親爲之 德瑄 督助 欲督 皆 離 行人以死請乃至 德瑄性見首以清也 陳軍 告然竟棄舍不成 時內外文武濟濟然 兵餉戰守機宜 粵藩芝龍爲政 芝龍泉州人 泉州城城南三十里 安平鎮 芝龍府故在焉 芝龍初習海 知海情 凡海盜皆故盟 或出門下 自就撫 後海盜不得鄭氏令 旗不能往來 每一廟 例入三千金 歲入



千萬計。其能以此富敵國。自築城於安平。海濱至五  
陣內。可泊船徑達海。其守城兵自給餉。不取於官。旗  
幟鮮明。戈甲堅利。凡賊遁入海者。據付芝龍。服之如  
脅。被八閩以鄭氏爲長城。芝龍有弟芝九。勇冠軍青  
征。劉香已沒於海。次鴻逵。次芝豹。一門聲勢。頗赫東  
南。芝龍開府於福州。半見九鄉。入不捐。出不送。集延  
臣議。戰守兵。定二十萬。自仙霞關而外。守者一百  
七十處。每處守兵多寡不等。計十萬。其十萬今冬辦  
練。明春出關。一棧出浙東。一棧出江西。統二十萬之  
明。道開。卷四

真令八國兩浙兩粵之餉計之尚不給。而粵西有靖  
江王者。八月稱監國。降武諸王。不服。舉兵將東廣西  
巡撫。置式。和機書。懸制丁。賜楚爲備。又據恩。泰將  
部。外傳。陽格。再檄。軍調兵止。狼勿。靖遠。杜平。道  
井。自倪式。和入式。和。不允。未幾。靖提兵至。悟。命式。和  
易。朝服。朝式。和。不從。且以兵脅之。卒。不可。奪。靖兵。率  
爲丁兵。戰敗。逃。往。時。官國。公。焦。理。爲。粵。西。總。撫。揚。國  
威。最。式。和。授。計。於。巡。而。邦。傳。亦。應。撤。純。兵。至。并。受  
令。此。爲。靖。江。王。之。吏。付。松。平。中。顧。文。等。城。至。

福州王與國威夾俱斬於市。以擒靖功。月魁楚。晉  
式。招。兵。部。侍郎。兼。副。都。御史。是時。浙東。亦。奉。魯  
藩。監。國。先是。清。兵。入。浙。潞。藩。以。城。降。貝。勒。散。布。官  
吏。主。浙。東。且。令。游。爰。山。監。軍。任。蘇。松。巡。撫。都。總。往。赴  
池。水。元。原。任。左。都。御史。劉。宗。周。不。食。死。有。絕。命。詞。云。  
留。此。旬。日。死。少。有。天。濟。意。決。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  
權。機。與。誰。容。何。難。亦。何。易。又。小。婿。秦。嗣。勳。詩。云。信。國  
不可。爲。偷。生。豈。能。久。止。水。與。發。山。只。爭。死。先。後。若。云  
袁。夏。甫。時。地。皆。非。偶。得。正。而。斃。矣。廣。幾。全。所。受。門。人

明。參。道。開。卷四  
會。稽。諸。生。王。毓。著。聞。變。卽。遣。書。宗。周。有。云。顧。先生。早  
自。決。排。爲。王。炎。午。所。引。投。柳。橋。河。死。儒。士。潘。集。奔。東  
渡。橋。橋。石。自。沉。死。儒。士。周。十。年。赴。東。海。死。原。任。大。學  
士。高。弘。圖。流。寓。紹。興。城。外。逢。王。野。寺。不。食。死。時。馬。士  
吳。亦。率。所。部。來。弘。光。母。刻。至。紹。紹。人。士。猶。未。知。弘。光  
所。存。原。任。九。江。食。事。王。思。任。上。疏。請。斬。士。英。言。職。聞  
之。氣。必。發。於。思。憤。之。心。悲。憤。之。心。又。發。於。廉。耻。之。念  
事。至。今。日。人。人。無。耻。在。在。不。憤。矣。所以。然。者。南。都。定  
位。以來。從。不。曾。真。定。是。講。求。報。雪。也。士。上。寬。仁。有

餘而明斷不足必惑奸相馬士英愛立之功將大計盡行交付而士英亦竊去阿肆無忌憚竊一之微而有以中之上嗜飲則進膳上悅色則使妖嬈上喜音則賞優飽上好玩則奉古輩以爲君逸臣勞而以錫賜終于一屏推與史可法又心忌其成功而決不照應之每一出朝招集亡賴官商賈搜盡金珠而四方狐狗輩領出其門下者得一望見費至百金得一登簞費至千金以至支還驛方乘機打劫寒無遺督見兌即題其餘竊頭修腳服錦橫行者不在

則廷遣備

於四

五

語下矣所以然者士英獨掌朝綱手握樞柄知利而不知害知存而不知亡朝廷篤信之以至於此也茲事急矣政本關臣可以走乎兵部尚書可以逃乎不職不守而身擁重兵口稱護太后之駕則聖駕獨不當護耶一味敗壞庸口說說英雄所以解體豪傑所以灰心也及今猶可呼號泣告之隆太后宜速上照臨出政斷酒絕色屏薪堂而立輔士英之頭傳示各省以爲謀國欺君之戒仍下哀痛罪已之詔以昭悔悟則四方之人心士氣猶可復振而戰鼓可厲范

亦可固也又上書士英言閣下支來風聲士英然職素欽慕即當國破家傾之際愛立今上以定時村以爲古之郭汾陽今之干少保也然而一立之後閣下氣驕腹滿跋本自由兵權獨擅矣不謂戰事之事而只知貪鬻之器酒色逢君門內日黨以致人心解體上氣不揚叛兵至則束手無策強敵來而先期以去我令東與撫選祖獲而閣下諸國至此即辱長一尺步何以自解也以職上計莫若明水一孟自効以謝天下則忠節節義之士尚爾相亮無他若但求

野奉違聞

卷四

本

全首領亦當立解樞權授之才能清正大臣以召英雅豪傑可號揚厲猶可存身與如或逆過潮上登倒樹震仍效賞似道之故轍千古笑齒已經冷絕再不然如值品渡江吾是乃經仇雪耻之圖非藉指結月之臣也議商先赴督署么素取白馬以拒閣下上干洪怒氣不順卒閣下以國法處之則當東生以既殺騎其決度之則當引領以作祖產原任山西食事鄭之尹子鄭遵謙殺省撫使於江上與張國維力逢年狗皇朝宋之音陳鴻輝熊淑霖孫嘉樹等迎立魯

順季遠聞

卷四

王於台朱大典亦遣孫珏上表勸進，魯王降，則諸將  
 國維首就泰馬士英，慢國十大罪，士英懼不敢入，當  
 時逢年，國維之普，大典俱為大學士，封方國安，則  
 公張鵬翼，永豐伯，鄭遵謙，義興伯，王之仁，武寧伯，西  
 安守，嚴州，鵬翼守，衢州，國維督，歸江上，賜上方劍，行  
 事，于世鳳為平，將軍，補御史，陳清夫，原官，加太僕  
 寺少卿，命監各藩鎮兵馬，七月，復富陽，八月，復千禧，  
 時兵馬雲集，入治一軍，不相統一，邵曲驕然，國維疏  
 請於王，謂勉期會戰，則彼出此入，我有休養之遠，而  
 順季遠聞

攻堅，持虛人無應接之暇，此為善勝，必速諸帥之心，  
 化為一心，然後使人人之功，罪根為一人之功，罪十  
 月，靖兵至，國安嚴陣當之，國維率王國威，趙天祥，  
 接應，追戰於草橋門，為入大風雨，火砲弓矢不得發，  
 遂救兵，清兵營木賊於沿江，會聞中額詔至，請求  
 富貴，爭欲應之，監國下令，逐台士民，皆惶，國維星  
 夜上疏，略謂：武謂國當大變，凡為高皇帝子孫臣  
 底，所當同心併力，成功之后，入關者王，監國退居，  
 歸，諸昭然若以自負，改定分在今日，原未假，易

順季遠聞  
何清之

順季遠聞

卷四

八

且監國當人心奔散之日，鳩集為勞，一旦南，非正朔  
 輒長不及，猝然有變，唇亡齒寒，海莫可追，臣老臣也  
 豈敢朝秦暮楚之客哉，疏出，議始定，而浙間成水火  
 夾間餉不足，芝龍遣給事中，梁應奇入粵，督餉，應奇  
 往，泰遲慢者數十人，命提問，亦莫應，潮州知府楊球  
 遂止，越界不敢入，芝龍又令繼按以下，皆捐俸助餉  
 官助之外，有紳助紳助之外，有大力助，又借徵次年  
 錢粮，又索招府縣庫積年有銀未解者，厘毫皆解，又  
 大擢官，舊部可領銀二百兩，後減至百兩，武制像數

十兩，或數兩，於是媚僂斯，盡列冠裳，然無俸無衙  
 空名而已，其燕省情軒蓋，倖僕役，拜謁官府，鞭撻里  
 隣，晉江令金允治，燕西遊，皆稱職官，則立而誦五  
 威於庭，不可制，受官者，延頸，清兵，誦曰：清行如  
 清，易遷其來也，然猶苦尚不足，所招開門宴，不過疲  
 燕數百人耳，貽廷臣，請出關者，章蒲為車，臨武亦欲  
 官，行關而足，能以飲餉為辭，十月，會曾后至，連入  
 官，乃暨止，武孤身而來，鴻達以所掠美人十二  
 媵，及后至，云大興，武作，皆官殺，厄匪之器，悉用貴

金剛鐵造府造龍袍后服下體皆鐵龍形后身  
敏頗知書有賢能聲每名對奏事於屏後聽之其決  
進止降武頗嚴憚之而備武本有從芝龍乃令子孫  
物國姓改各成功每降武意所向成敗決先得以告  
芝龍而芝龍是近臣無敢異同者宰相牛山門下何楷與  
芝龍爭朝班不合乞歸中途盜截其耳詔追賊不得  
且料給事中劉中藻亦以忤邵氏去或密以提權告  
除降武撤黃芝龍芝龍怒作謝事又即國留曰此  
非朕意乃某人言也於是左右無一同心皆鄉人矣  
明季遺聞 卷四 九

元帥出浙東鄭彩為副元帥出江西諸武散兵  
事築壘如井而送之既出關既解懷劍雖不行耳跡  
內催二將微如而而切責鄭彩畏縮不前自有因法  
在不得已踰關行四五百里而還仍就官備施置如  
故於是黃道周以師相請募兵江西江西多其子弟  
則與數死軍前芝龍不與錢降武給空劄百函為  
行資而已道周只獨據名門卜得古人居吉安與楊  
廷樞萬元吉為呼應出兵徽州為清兵所擒械送  
江寧道周絕粒不食積十四日不死內院洪承疇疏  
明季遺聞 卷四 十

明憲遺聞

卷四

二

海道直抵君山環取金陵以迎陛下計陛下陸行則同會於金陵隆武大義並維芝龍造觀之德笑許會  
有陳水師諸臣宜留其家眷以防逃歸者事不果隆  
武乃決意親征二月駐建寧是撫河為賊江右楊廷  
麟皆有疏迎隆武隆武意欲往江右猶豫未定而芝  
龍固請回者省中人救萬呼擁阻絕天下望因駐蹕  
劍津而任兵部尚書吳春枝留字晉大學士辭不受  
留駐浦城六月吳炳有江右驍騎入關命以布政提  
調練關而以編修劉以修為主考官取中舉人葉瓚

等百餘名猶難雅太平象也皇子誕生群臣賀表存  
目為明正史為武隆武既官大故單恩鄭氏所  
養與得一代諸將助者微補者且不暇給當之之時  
兵威漸盛軍事繁及兵事者未聞如芝龍不待  
命而知其敗壞矣清例招撫江南者為內院大  
學士洪承疇招撫者是為御史黃熙龍皆晉江人  
也芝龍同里芝龍寄遣使徵行通款而隆武獨與晉  
江為仇都督陳諫奉魯使與晉人林奎至關及關趙  
龍主取入芝龍以書招之乃八陞見敵國稱皇叔父

明憲遺聞

卷四

二

而不爾陛下隆武大怒下廷議皆下獄芝龍既下  
言陳謙者武進人乙酉春肅弘先部封芝龍為南安  
伯比故諱參乃誤書安南謙謂芝龍曰安南則林西  
廣南安僅一邑耳諸留粵而易部更首伯為侯芝龍  
大喜即賜而別及半途而回芝龍素德之有鎮  
江表事已者召與中官相為監察御史賈由芝龍門  
下而與隆武親量蒙信任容赦隆武陳謙為魯心腹  
與鄒至交不意除恐有內患或以告芝龍芝龍謂刑  
所必經其門臨期救之未晚至夜半內傳片紙別移  
謙斬之芝龍聞伏尸哭極哀以千金百布葬謙為子  
以祭有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之語而疏稱  
海寇理至今三關傳服芝龍取之海無海則無家  
其遺孤不可拜表仰行中使手勅云先生稍遲朕與  
先生同行及之河則飛帆過延平矣芝龍既去守關  
將旅福盡撤兵還安平聲言缺餉恭徵聞錢塘信也  
錢塘自丙戌正月壬子月各營皆門破心碎王之仁  
既歸國一事起日人人有直取黃龍之志乃一敗  
後遂欲以錢塘為滿清天下事何急言臣今日計惟

有前死一尺。應以所隸沉船一戰。今日欲死。曾戰。死他日。卽死。恐不能戰也。三月初一日。清兵驍艦開壘入江。張國維命之仁統水師。從江心築戰。是日東南風大起。之仁揚帆奮擊。之國維督諸軍渡江。會隆武使陸清源。營師至江。衛師馬士英。嘆調安斬之。日出。撤文數。隆武過。國維曰。禍在此矣。四月。杭州固守堅不可克。魯王議。抽兵屬國維。西征。以禮部尚書余望業。兵部尚書事。督師江上。清朝貝勒王。克兵其岸。以江潤可試馬。用大砲擊南營。碎方兵中厨鍋。灶國安曰。此天奪吾食也。更念隆武會以手執相。招入閩。必大用。卽不支。便道可退入滇黔。五月廿七日。舟遂振營走至紹。陳兵胡監國南行。廿八日。江上諸師。聞報俱潰。鄭遠謙。携資入海。廿九日。雅王之仁一軍尚在。將由江入海。國維與之仁議。抽兵五千分守各營。之仁泣曰。壞天下事者。非他人。方荆國也。清兵數十萬屯北岸。倏然而渡。孤軍何以迎敵。之仁有船可入海。公兵無船。速當自爲計。國維乃振旅追扈。監國禮部尚書余煌。大震殊。示盡做九門放兵民出。

走畢。正衣冠赴水死。六月初一日。清兵渡江。國維行次至黃石。岩方馬阮兵斷所過橋。橋下刻大字二行。云。方馬至此止。兵往前行。國安士英。決計獻監國爲投降計。乃遣人守監國。守者忽病。監國得脫。登海船。傳命國維。遇防四邑。遂過東陽。益兵再舉。時六月十八日也。二十五日。清兵破義烏。衆勸國維入山。國維曰。誤天下事者。文山。疊山也。一死而已。二十日。清兵至七里寺。國維具衣冠。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作絕命詩三章。自述曰。數難百戰。戴吾君拒。辭唐氣厲雲。時去仍爲朱氏。見精靈當傍孝陵。坎念。母曰。一腹縲塵。不掛骨。惟哀豈母暮途窮。仁人錫類能無意。存歟。卽恩結草同。訓子曰。風調詩書。暫鼓鉦。而今絕口。莫談兵。蒼蒼若肯施存恤。乘未全身答所生。從容具衣冠。赴閭。池死。典國公王之仁。載其妻妾。并兩子。婦幼女。諸孫盡沉於蛟門。下。梓所封勒卽北。面再升。投之水。獨至松江。與冠登陸。百姓駭。愕聚觀之。仁從容入見。內院洪承疇。自稱仁係前朝大帥。不肯身泛波濤。愿來投見。死於明處。承疇僕。僕以禮。

命雖長不從。八月二十四日就戮西市。兵部侍郎陳西輝哭入雲臺山中作絕命詞八首云。生爲大明之人。死作大明之鬼。笑猶白雲深處。蕭然一無所累。子房始終爲韓。本叔生死爲魯。赤松千古成名。黃蘗寸心獨苦。父母恩無可報。妻兒面不能視。落日驚夫湖上。應憐故國孤臣。臣年五十有七。同類萬事已畢。徒慙赤手學天。惟見白虹貫日。去夏六月廿七。虛度一

卷四

五

著遺文于卷。尚存副在名山。正學後書亦由。所南心史難刪。惡業降生文人。此去不留隻字。惟將子孝臣忠。貽與世間同志。又作自祭文。理骨記一。從客笑語。局戶自經死。禮部侍郎王思任。不食死。太僕少卿陳潛夫。偕妻王氏妾孟氏。夫妻姊妹。懸臂共沉河。先兵部主事葉汝梅。與妻王氏同溺死。兵部主事高傑。絕食死。子諸生高朝赴水死。通政使吳從魯。不雉髮。死。原氏山西會寧鄭之。沉水死。諸生方炯山。餘諸生朱瑞赴水死。蕭山諸生楊雪門自縊死。醫生

脫骨年。正襟危坐。鐵缸內令人掩鼻。朗聲誦佛咒。清兵至金華。大學士朱大典固守。攻月餘不下。用紅衣大炮。彼之大砲。闕門縱火焚死。其子師鄭。鄭武進人。亦死。總兵張鵬翼守衢州。標下副將秦應科等。內應城破。鵬翼及樂安王。楚王。晉平王。皆被殺。督學御史王宗亮被執。不願遇害。馬士英阮大鍼等。猶擁殘兵。駐請入關。降武以其罪大。不許。士英遁至台州。山寺爲僧。隨爲清將搜獲。阮大鍼迎降。具勸。隨令內院辦事。方逢年方國安及刑部尚書魏壯等俱刺髮

卷四

六

畏順。是時舊無田兵。及方兵。鄭兵。阮三家兵。戎難或合。遂進而前。所至劫掠。戎掠婦女坐山頭。呼盧呼自。沿河嶺界者。四五日後。關門無一守兵。亦無一敵兵。寂如也。又數日。清將數十從家過嶺。然清兵入。因武州楚或由汀或由福寧俱走山谷。同道。則不意不必。便震也。清兵先奔者。裴格爲食。至楚寧。科臣黃大純。其臣鄭爲。閉城。發米。庫銀以餉。嘩而去。鄰獨全。八月十七日。清兵至浦。有楚請出降。爲。不可再請行。爲。紅。又不可不爲。清兵至。擁見。見

勸衆迎脫。爲首不屈。貝勒嘉其節。不忍殺。且勸朝。爲虹曰。負國不忠。辱先不孝。忠孝俱虧。我生何用。寧求速死。髮不可斷也。明日復召見。責輸餉。爲虹謂清白吏何處得金。曰。奸爭欲代輸。贖以不死。爲虹以民窮財盡。持不可。噴血大罵。貝勒下令斬之。爲虹大喊奮躍。奪刀自刺。胃不死。遂見殺。大鵬同日殉難。爲虹義僕陳龍。與標下中軍遊擊原。浦城千戶張萬明。及千都司張祖。都督洪祖烈從死。百姓爲之祠焉。臨武自芝龍去後。乃定計。辛酉八月二十一日。祇行。

卷四

之

斬賊者十車以從。二十四日抵順昌。聞清兵已及劍津。且踵至。倉皇騎而奔。從行者止何吾驛。郭維經。朱德。黃鵬。後數人已而何與郭亦散去。清兵至順昌。搜龍托得馬士英。阮大鍼。方國安。父子。方遂年連名。請駕出。開爲內應。疏在已降後。大猷方遶山自投崖死。仍戮尸。士英等四人。駢斬延平城下。家眷百餘口悉給賜兵丁。清兵過延平而東。獨陳謙之子。陳敬驥。追爲其父報仇。及至橫州。時防武將入。請同營一日。景龍恩去。是以及於難。并斬魯后。及得駕。

官朱繼祚。黃鳴俊。械至福州。貝勒斬路武。及后。於繼祚。勒致仕。旋爲亂兵所殺。鳴俊許授五品官。以老疾辭。見。禮部尚書曹學佺。通政使馬思理。俱籍死。別遣令成棟。歸。山。聚定。與泉汀。邵。漳。等。九月初八日入泉州。德化知縣陳元吉。迎降。大學士。蔣德璟。絕食死之。十五日。至汀州。十月十九日入漳州。漳州道。蔣從龍。知府金應。以城降。皆仍舊職任事。不二日。鄉兵起。殺從龍。屠。初。清兵未至泉州。鄭芝豹。先至。開城門。大索餉。皆計鄉紳家財。勒取。不應。即梟首。至。縛親家母於庭。抵幕得數萬。又其火手五百。皆盡。城中官室。以餉未足。遲至明日。候報。回。由兵將至。乃奔安平。芝龍保安平。軍容短。賊。不絕震天地。以前遣洪黃之信未通。猶未敢迎。歸又自恃先撤關兵。無一矢相加大功。而兩廣素屬部下。若招兩廣以自效。聞廣總督可得。猶而面王也。貝勒令泉紳郭必昌。與芝龍。厚者招之。芝龍曰。我非不忠於清。恐以立王爲罪耳。會副山兵。還安平。芝龍曰。既招我。何相逼也。貝勒聞。乃切責副山。令

卷四

文



離安平三十里勿駐軍而遣內院二人持書至安平  
書畧曰吾所以重將軍者以將軍能立唐藩也人臣  
事王苟有可爲必竭其力盡不勝天則投明而軍  
乘時寔不世之功此豪傑事也若將軍不輔立吾何  
用將軍哉且兩粵未平今鑄閩粵總督印以相待吾  
所以欲將軍來見者欲商地方人才故也芝麓得書  
大悅其子弟皆勸芝麓入海魚不可脫於漏不願降  
而芝麓田園逼閩贛秉政以來增置庄倉五百餘所  
露馬戀棧遂進降表謁泉州大張標榜誇投誠之說  
猶持貝勒書稱搖得官者就議價十一月十五日  
福州朝見貝勒握手歡折箭爲誓遂令酒痛飲飲  
三日夜半忽被管起逐挾之而比表使者五百人皆  
別管不得見亦不許通家信芝麓對面作家書數封  
皆囑無忘 帝朝大恩語而謂貝勒曰北上面君乃  
龍本應但子弟多不肖今操兵海上倘有不測奈何  
貝勒曰此與爾無與亦非吾所應也芝麓既行影  
射遠達鄭成功皆率所部入海張肯堂沈蒼龍等亦  
往角山依魯王芝麓獨奉母居安平芝麓至京陸見

本朝請秋鄭彩鄭成功復又殺掠漳泉諸縣皆破  
汀邵並亂據建寧閩師爲州戊子夏 清兵再入閩  
破建寧府之直抵漳泉鄭兵皆遁入海至今沿海諸  
郡猶未得寧先是福州既失西廣總督丁凱楚與廣  
西提督羅式程會議監國而閩學兵部尚書呂大器  
自閩至原任兵部尚書李永茂以守制并至式程首  
言監國永明王賢且爲神宗嫡孫應立永明王諸曲  
鄭桂王之子初封衡陽以寇亂徙寓梧州桂王已薨  
永明猶在袁經中也於十月十四日監國收元永曆  
以肇慶府署爲行宮推羅鑑署有差贈楚大器俱爲  
大學士式程以吏部右侍郎兼閩學掌銓事魁楚兼  
武政大器兼中樞永茂請終制而福建舊相蘇觀生  
何吾驥俱遁回廣東與布政使顧元鏡於十一月擁  
立隆武帝唐王朱聿鍵監國年號紹武以都司署爲行  
宮會韓州敗書主司禮太監王坤趣永曆移梧避之  
式程謂今日之立爲祖宗雪仇正宜舍大勇以就  
遠近東人復不靖苟自備外重門戶內發諸藩國何

書達式報請力能蘇而越兵東永曆進兵科倫事  
 耀往諭之舉粵東人舊為秦公自能登時曉諭序  
 因先後國家仇讐利害觀生等殺耀於市日集兵向  
 肇慶石司馬林佳勳督兵靖東郊東藩詳降備佳勳  
 沒於水東人益獄式報疏言草莽之初惟崇聖德修  
 紀綱慎政數展人心布威武起用人望招徠賢俊為  
 首務王坤者國北閩自南都失而入閩陞武選出茲  
 用司禮秉筆有戶部郎中周傳翰內批改給事中  
 式邦力言不可不聽以專奏使王化澄陞粵督專代  
 督本道  
 佳勳晉少司馬掌中樞大器先以病去矣向光陸化  
 澄為大司馬式邦疏言化澄誠賢有廷論糾封墨敕  
 何可為何請補部疏尚得體益汲汲為閣預應也督  
 永茂大學士茂等制會諸事知經延不入直茂疏荐  
 十五人為十五省卿望疏上王坤啟視殊不悅未幾  
 十四人皆除之山西道御史劉湖客一斥永茂拂鬱  
 曰朝廷方以經筵責茂茂以十五省人進非私也斥  
 湖客者斥茂也即日解舟去式邦疏言大臣論劾新  
 湖客事河漕帆去取其間無以服御史何以安大臣

王坤復疏薦海內碩卿數十人式邦又言司禮卿人  
 不可薦人更不可吏部都給事中劉商等疏論卿內  
 臣不得薦人永曆怒叱還等式邦力持之得復用  
 御史童琳奏都御史周光夏遺資序題為用私亂臺  
 規非法命廷杖琳式邦力救得免陞翰林院檢討方  
 以智為中允改御史劉湘客為編修充經筵講官坤  
 不悅湘客且疑劉南疏出以智手以智放舟去尋十  
 二月十五日清朝總兵李成棟兵奔廣州會南鋒  
 數十人以紅布裹頭扮作廣軍直至城下奪門而入  
 副都桂永石為糾成奔周王益王遠王等盡事之華  
 觀生伏誅顯元鏡行吾賜皆殺誠百姓難髮婦顯時  
 有石馬徐鄭四姓懸船海上花山楊光林亦難眾數  
 萬水陸交江民不聊生咸似相棧動撫於二十三日  
 發兵往南韶而親下學慶二十五日聞報式邦請視  
 師督戰士駐峽口王坤復請永曆西避之式邦爭之  
 不聽遂駕小艇上西峽丁亥正月朔至梧州時丁魁  
 楚感於奸弁燕勝從極西走學溪不化徑走賓州陳  
 行者止式邦一人是月十六日拔克定肇慶道登

副將楊文甫張月領兵克取高雷廉三郡卽於二十九日一鼓而入梧州廣西巡撫曹錕出降格屬俱通令納印及南雄韶州二府報捷別遣副將關可義等前赴瓊州二月水督抵桂林式報高雷廉勒守禦諸告楚屬各鎮粵西居山川上游桂誠可都疏請通里之可達桂林者王錫家文安之爲相周堪屢都都賈劉適生爲六縣時給事中丁時魁疏論新政煥燿石期各字禮科給事中金堡素有清直聲終制勅召經何騰蛟音聞學督師而丁魁楚在粵漢屯兵千餘

清朝廷之不暇乃水陸設伏大戰藤江丁兵敗魁楚中箭死之縣江平樂相繼投順高雷廉三府俱叛捷

四月 清兵渡海克定瓊州方督報之奏至也王坤又題水督往楚式都上疏言勝敗存亡山川要害甚激切畧曰爲不幸楚楚師得以展布自有出楚之期茲半年之內三四擒遣民心兵心孤疑倚促如飛瓦翻手散而覆手合又曰在粵而望在去粵而粵危我進一步則人亦進一步我退一步則人亦退一步又曰楚不可遽往粵不可輕棄今日勿遽往則往

也曷今日若輕棄則更入也難又曰海內屬望止此

一限以全盛視西粵則一隅似小而視粵西則中腹一隅一隅甚大若棄而不守愚者亦知其拱手送矣鑒疏涕泣不可挽無已請身督桂乃命式報留守桂林各路悉乘節制式報仍疏請暫駐全州以扼楚粵之中當平樂之不守也 清兵直薄桂林三月十一日衝入文昌門城中大恐時焦璉自全而歸從數人整夜提刀與 清兵接戰稍却之 清兵屯陽朔通野俱難變式報與璉冠城孤守疏請全撤安國公獨承

亂兵承亂初亂武備入護督待正字法逐司職王坤爲弄權而此屬萬漸爲奉寺鼻息故雅重式報發兵數千援桂未幾承亂請金吾郭承吳馬吉翔嚴雲從封伯御史毛壽登駁奏金吾無矢石功何得援邊鎮例晉五等古鼎等擬奏出湘客指萬漸遂遣黃鴻爲董卓淮汎之議敵承亂怒偏承屏立命廷杖而傳許登湘客及御史吳德操給事中萬六吉於午門外會高良申救得免壽登等俱落職承亂益憤切刻承屏奉武崗式報疏留全陽曰聞郊祀禮成事勿後

張不知  
何以問

光天

知孩駕將回桂林耶。抑玄武崗辰沉耶。今日原以何  
復兩粵為心。則不徒西。未。朕不可移。動。師。東。粵。未  
快。亦。且。當。駐。全。也。故。承。龍。等。喉。杖。洞。容。等。以。湘。王。還  
蹕。桂林之議也。承龍諸部至。桂。挾。槍。不。出。兵。式。都。搜  
活。車。藏。而。外。捐。裝。島。金。夫。人。邵。亦。都。督。珥。數。百。兵。卒  
不肯。出。與。他。兵。王。答。不。和。津。變。擊。開。掠。市。而。去。為。五  
月。十四。日。永。曆。竟。駐。武。崗。五。月。廿。五。日。肅。兵。偵。兵  
變。偵。兩。城。變。環。攻。桂。城。吏。士。皆。無。人。色。陳。負。劍。奮。臂  
呼。督。師。撫。按。羅。羽。腹。石。分。門。嬰。守。用。西。洋。銃。擊。中。馬  
駟。尋。出。城。戰。肅。勇。擊。殺。自。辰。抵。午。不。及。餐。式。都。括。署  
中。米。蒸。飯。分。哺。之。士。卒。俱。樂。用。命。明日復出戰。肅  
兵。旋。去。式。都。先。令。路。將。馬。之。驥。伏。於。隔。江。犄。角。接。應  
因。固。倍。慎。是。三。月。之。內。危。於。一。髮。亂。於。兵。式。都。一。手  
指揮。連。乃。得。底。定。理。兵。將。桂。得。桂。人。心。式。都。國。士。遇  
之。故。獨。得。魂。死。力。以。保。桂。功。晉。式。都。無。太。子。太。師。臨  
桂。世。祖。式。都。辭。不。往。跪。上。不。允。復。諸。告。自。劾。言。自。二  
月。十五。以。迄。五。月。二十九。此。百。六。日。中。遇。變。者。三。皆  
極。危。險。變。故。背。前。辦。一。死。字。亦。遂。不。生。恐。怖。不。起

小史  
八日  
有信  
亦無如

二  
是

愁煩。惟是臣之病。不獨在。身。面。在。心。不徒在。形。面。在  
神。身。與。形。之。病。可。察。也。心。與。神。之。病。不。可。醫。也。又。猶  
再。請。退。避。全。陽。卒。不。聽。乃。督。理。輒。下。平。邪。傳。由。賓  
柳。亦。及。降。并。復。格。至。八。月。具。疏。上。言。粵。西。全。定。請。還  
桂林。昭。告。輿。陵。時。巡。道。嚴。起。恒。以。儀。表。魁。梧。拜。大。學  
士。督。師。何。騰。蛟。駢。衡。州。堵。亂。錫。駐。長。沙。詎。清。朝。三  
王。平。定。長。沙。而。衡。州。相。繼。盡。失。搜。兵。黃。朝。選。楊。國。廉  
等。被。執。尸。崇。陽。流。八。月。二十四。日。武。崗。復。敗。永。曆。又  
播。越。入。粵。次。潯。州。式。都。屢。疏。極。言。不。可。他。移。一。步。肅  
將。李。道。爵。奏。討  
黔。地。荒。勢。屬。忠。義。心。然。三。百。年。之。土。地。僅。存。粵。西。一  
錢。且。山。川。形。勝。兵。馬。饑。損。俱。有。可。恃。時。督。師。何。騰。蛟  
新。輔。嚴。起。恒。及。劉。湘。客。歲。至。桂。南。安。侯。柳。永。忠。率。兵  
擊。至。宜。章。伯。慮。傳。亦。至。自。楚。式。都。復。疏。極。言。潯。州。稍  
確。據。處。地。瘠。民。貧。不。可。久。駐。慶。遠。環。陸。黔。陽。南。寧。地  
偏。交。難。不。可。遠。幸。時。騰。蛟。與。永。忠。粵。璫。等。俱。分。防。任  
汎。會。土。司。單。黎。春。子。叻。呵。與。道。臣。陸。文。明。請。兵。永。曆  
喪。次。象。州。式。都。與。騰。蛟。起。恒。劉。湘。客。等。等。盡。調。和。王。客  
朱。永。忠。璫。等。於。神。刻。期。出。師。官。軍。得。與。真。真。將。兵。趙

印選遂各分路駐全。全州戰勝。諸陣連營而軍。清  
 兵因大楚十一月永曆自象州抵桂。式邦與起相並  
 相司。禮慶天壽七月請催兵下。格久任粵。舊司禮王  
 坤被承。劉遂者復入自武。至佛至。崇。皆金吾  
 吉。翔手也。式邦。永曆。大。明。賞。司。嚴。好。惡。親  
 正。入。問。正。言。威。德。無。行。以。服。遠。近。時。謂。名。名。騰。政。再  
 督。師。出。全。兵。益。不。難。硬。下。平。樂。永。忠。壁。與。安。未。幾。永  
 忠。營。被。襲。疾。至。關。放。散。兵。左。右。禁。近。刻。期。欲。永。曆。還  
 式。邦。持。不。可。言。督。師。營。報。未。至。營。夜。驚。無。大。恐。二。百  
 里。外。風。塵。而。達。使。王。露。處。耶。播。選。無。卒。日。國。勢。愈。窮  
 兵。氣。愈。難。振。民。心。皇。皇。復。何。依。潮。迴。波。逆。難。長。年。三  
 老。能。遠。視。其。隔。枝。哉。左。右。禁。近。周。幃。不。能。止。式。邦。又  
 請。曰。無。已。候。督。師。歸。果。悉。甲。士。正。山。立。觀。兵。督。戰。處  
 尺。威。嚴。勸。激。將。士。背。城。借。一。勝。敗。未。知。若。以。走。為。策  
 桂。城。危。梯。益。危。若。今。日。可。到。桂。明。日。亦。可。到。南。太。及  
 費。數。百。言。淚。下。沾。衣。嚴。起。恒。曰。遲。至。厥。期。五。鼓。甫。夜  
 半。而。永。曆。已。行。矣。是。戊。子。二。月。二。十。二。日。也。時。潰。兵  
 摩。掉。踰。關。公。署。職。官。無。一。得。免。式。邦。被。逼。登。舟。黎明

刑部侍郎達生給事中丁時魁萬六吉及湖客俱至  
 蓋湖客奉命安撫亂下及勸餉紓而達生時魁以名  
 將入也遇式邦於樟木港式邦集逆王等人民屋立  
 草檄分路四發暫駐陽朔催建兵上投楚軍周金湯  
 譚兆佐亦入桂人檄翰林譚討蔡之俊大理寺評事  
 朱盛讚先入桂宣式邦今檄按察司僉事邵之驥督  
 建兵定人心式邦於初一日復入桂署督師騰發自  
 水寧至鎮鎮樹一青旗兵至環自平樂統兵至清  
 兵挺桂城空虛直抵桂北門三月二十二日騰發  
 兵三面擊之清兵渡井崇去督師列營修江永曆  
 詔旌式邦賜銀幣又賜精忠貫日金圖書一枚式邦  
 念主宵衣兩帝寶辦不可久駐日為永曆清道前日  
 所憂在內者今更在外皆勳鎮將士直取全州仇巡  
 撫魯可藩下樞會東人有友婦信今可藩結兵以存  
 會可藩街自署內廣備例東撫無稱制無象西撫稱  
 撫式邦曰方今武人多自署撫軍帥一面帝制輒自  
 命貽遠人笑予代疏請街為不可周轉論以關部撫  
 式邦亦疏正之當武闕之阻言下軍帥勸以附承順

入直式掛司票擬獨不苛王沂公曰進賢退不皆皆  
有體論係大臣應聽自謝免不謝免而復擅假辨乃  
不可乎邦傳稱粵西世守膝四張代出直駿之今日  
功晉五等尚未裂七海宇剝削止粵西一隅爲駢蹕  
之地楚滇數萬之師日需食輒曰世守豈老成憂國  
所隱料忒邦身雖在外在廷大紀綱極言力請竊曰  
臣與陛下患難相隨休戚與共原自不同於諸臣一  
切大政自得與聞廟議可否象指所聞本職而求未  
治馬地終古耳永曆駐南寧四月初一日世子生冊

卷四

三

爲太子赦天下詔曰萬喜式邦念無諱官選建不御  
石室塵封何由聞得失手書八箴於扇進之督師騰  
鼓復全陽是五月二十七日亭也督師報功疏不肯  
自爲功有曰爲陛下以信臣用臣者式邦一人也六  
月卑東李成棟有反向明朝報至先是成棟下廣救  
繳印信凡五十餘顆於中獨取總督印信之有愛妾  
某松江妓也揣知其意因朝夕德惠成棟撫凡曰憐  
此妾閭眷屬也妾曰我獨敢富貴乎先死尊前以成  
君子之志遂自刎頸成棟抱尸大哭明日卽衣冠

提督印具疏迎駕又江右金鑾恒康南昌歲表疏於  
佛經部面中遣使貢奏亦言兩粵項傳全士式邦疏  
請往桂又請未厝勿遽東又言事惟宜專疏令五一  
茲軍功爵賞文武畧置決於成棟若歸之朝廷則中  
提閣外不能專制聽之朝廷徒虛拱且楚黔雄師百  
萬騰威翅首威靈如雲雲雲爲既東軍中將帥謂朝  
廷樂慕復之士成棟亦有邀駕之嫌號今既達則人  
心渙散請一見東諸侯俾其瞻至尊音容而爲慰勞  
拊膺然後青其盡意於東刻期出職咸夾於外不中

卷四

三

授也又疏令簡討蔡之俊入迎再疏令給事中象正  
發迎永曆竟由梧入肇先後詣疏俱不報式邦聞蹙  
敘敘下再疏謂前日卑東未復宜任桂以視獎今日  
江廣反正則宜任桂以圖出楚事機所在臺釐千里  
吏部侍郎吳貞毓疏請小曆往廣城式邦乃促遂生  
入阻永曆適成棟自崇遠師修行官且迂駕永曆命  
遂生詣廣勞師遂生謂成棟曰今駕駐此爵賞征伐  
人極有私不可不嫌厚棟然之遂罷修行官止迂駕  
成棟具疏言式邦擁戴元臣粵西扼禦定毋容久於

外應亟召還給屏。水厝專命遣官三四召式裕曰：「日在南寧，桂林危，桂林危則天下去矣，其機在外不在內也。今江廣悉定，何公督師下星沙朝日，且輜子不敢忍危而即安，且疏乞罷，再上不久。」已丑正月，清兵破湘潭，何騰蛟被執，初騰蛟檄各處兵馬齊集湘潭而命馬進忠等由益陽沙市入沙下邀截上下舟船焚掠湘陽，斷絕水道。一隻虎率大隊復至長沙，絡繹攻圍，值清朝援兵合至，戰勝於湘潭，騰蛟被擒斬之。二月，清兵破信豐，李成棟歿於陣，南昌賊書復再問，先是蔡桓據南昌，清兵晝夜攻擊破之，王得仁伏誅，聲桓赴水死，於是先後贈騰蛟中湘王，成棟年復王聲桓。王水厝設壇掛帛，皆拔淚親祭，專命式裕留守督師，無江楚各省兵馬，水州兵再還式裕，派請兵科給事中吳其盛監各營軍再出，當水厝駐紮慶疏奏，請以歲月稍暇則賦優格用心盡力修內治以自固，嚴外備以自強，且積弊之後易致中興也。一才一藝之士靡不長羅幕府，勇義人才凋零殆盡，凡踰足而至者非壯志抱義之人，亦亂世

取功名之士，入之歲月，待神不用之於王，則明之於那安可，顯為他人用，故人咸以桂林為覆下四月，雲南張獻忠養子孫可望遣龔舜之弟龔勳獻府金二十兩，馬四匹，移書求封親王，名號給事中，金壁回辭以爲祖制無有而廣西南寧府與雲南廣南府錯置，可望來書有不允封號，即提兵出戰等語。陳邦傳恐畏先封秦王，尋封爲刑部主，可望不受後封時楚制堵胤錫以楚敗達摩，廣漢營自承全還桂，與焦兵猶生防，忠貞營自蜀轉戰出楚至梧，休息甲士。清朝廷遣使貽書招式裕，式裕不從，永州再報失利，與侯一青兵還榕江，式裕復發糧械趨出兵屯於全良力窮竭，誅割無術，構梓萬狀，永厝聞爲廢食，召廷臣議於慈寧宮，發東餉一萬兩，是時清兵圍困曾慶于平和尋出降殺之而詔安等處一時俱降，清朝廷遣使賜石福城，清兵至應過去，劉中棠在福安勢窮自縊，福建盡失，惟延津汀三角界連江右而延平所屬皆處萬山中，清兵既回遂立德化王朱慈輝據將軍寨先陷大田，繼破龍溪，攻順昌，將樂至

十月

清兵討平之王叔德

庚寅正月南雄報不守寶豐伯羅成雅要語想

層案恐或舟而上我政達生泰自清行清達給事

金爭特奏請留爭之不得適式相疏至日粵東水

於山雖良騎不能野令自成極順始有寧字則

繁盛廿倍於粵西衣甲報餉內可自強外可備敵材

官兵士南北相權制勝致王可擇秀而求難得而最

失真此云覺且細去學數百里強粵東城堅固守

亦可待勤王兵四至何乃朝開整而夕登舟疏再上

而永曆移德慶抵梧州矣蓋自成橫首疏文式各處

事惟言官正氣宜獎自清不得干撻務失權者意故

意欲永曆移舟泰東如履時詞諫諸臣正綱紀慎名

器多失人意而御史程源華以擢官不得何權者指

政其所必去獎恐永曆聽下給事中丁時鳳金華

止發及侍郎劉湘客詔欽式報聞部上疏申救

與之切宜除元氣勿濫刑再疏爭之曰詔獄是

良廟朝親忠賢弄權鉅鍊楊左事何可前行之

勅而四人罪狀非永曆意勘出忌者之手式報科

謂法者天下之至公也不可以語語飲章橫加考

開天下之疑且四人得罪各有本未臣作政府

言恐失遠近人望其何辭於後世凡七疏進經呂文

入見梧州陳說粵西民貧食盡軍曲折時昌文子身

由海上來也聞試授昌文翰林院

州衛國一青兵撤守松江將動師咸進公來者侯與

伯桂林牙門相望誠今紛出十一月初五日辰報

清兵六人入嚴開印選一青永祥俱以分餉入桂

江空壁武農侯楊國棟寄武伯馬養麟方馳出小路

軍榕江兵未戰而四潰發使趙印選印選已出城

中大亂沿道馳掠式報令嚴不得城外潰兵雲飛

散一青永祥從城外去式報衣冠危坐署中適想

張同敵自紫川回過江東不入寓過式報署曰事

矣公將奈何式報曰封疆之臣知有封疆封疆既失

身將安往同敵曰公言是矣君恩師義敵當共之

笑與式報飲家人泣問身出危城誰召諸勳再回

復式報揮去不從厥期被執是清朝定南王見右

式報以死自誓不侵一言式報同敵於別



式相賦詩。日與同僚。廣和至閏十一月十七日斬之。  
其絕命詩有云。從容待死與城二。千古忠臣自王張。  
三百年來恩澤久。頭絲猶帶滿天香。死之日。冬雷電。  
大發。遠近皆爲稱異。時給事中金堡已削髮爲僧。上  
書定南王。譴葬式。葬同僚。而吳江有楊我爲具衣冠。  
棺殮。并同僚瘞於北門之園。永曆上南寧。入土。廣嚴  
起恒。王化澄。馬吉翔。龐天壽。皆隨去。後未詳云。

明季遺聞卷四終

明季遺聞

卷四

三五



此葉北大配補

作吏要言一卷

〔清〕葉鎮撰

清道光許喬年刻本

上海圖書館藏

行爲要商量。念要下。身分要高。性格要下。逢人  
接已要高。在人譽已要下。度量要大。心思要細。

凡事見得是而於例有礙須自己有所擔當幕友

多拘於法不肯爲然識見既定亦可曲行吾意  
凡遇事有可原可保人身家性命者皆是

每事當前雖見得是還須細心討論不可因  
執幕友或不暇致詳或不肯虛衷然爲民父  
母豈容膜視乎如自己不肯耐心體察虛衷  
講求幕友更不無潦草從事其中本有可施  
之恩澤而不能施有可保之身家性命而不  
能保矣例者法之正曲行吾意者用法之權  
正欲委曲不倍乎例以濟人而集事非高下  
其手違例以沽名也

作吏要言

三

縣有四境宜爲一圖置之座側其道里遠近  
甲名目山川設澤廟宇集場及煙戶之多寡風  
俗之淳澆一一詳載庶朝夕寓目儼若身歷其  
地而精神周貫措理裕如如此所謂能知縣  
者也

欲繪輿圖另有法則倘不能如式隨意點綴  
四至方位不確山川形勢村莊疎密道里遠  
近均不明晰雖布景設色望之不過一幅貼  
壁山水於政治何益故繪圖須知界畫之法  
以里見方始得大料寬長確實形勢每方酌

擬幾里先立地盤然後將山川村莊各案方  
位遠近計里填寫州縣用一番心思查考的  
確繪此一圖於四境內情形大半了然圖成  
懸之座側隨時寓目遇事考證及至四公下  
鄉所到之處再加考驗久而更確數月半  
閒身任地方便可精神周貫於四境遇有審  
事拘人或查荒賑或興水利均易措置善政  
善教皆由此出此條實聚令之最爲切要者  
倘不盡心於此雖久任如同浮寓諸事茫然  
有驗知州知縣命名之義矣

作吏要言

四

正人心厚風俗是爲政先務能使民氣恆而訟  
端息不於此處著力雖日勤民事官生困於  
書終非正本澄源之治

官肯勤於審事民間一事到官卽爲判斷是  
是非非不致顛倒錯亂勸懲分明一切誣詞  
狡計均無所施訟者自然漸少久之人心自  
正風俗自厚所謂訟獄平允卽訟獄中之教  
化正不必於簡書外別求息訟之方也  
留心教化者隨事隨人皆可勸導如審理事件  
就案內人依傍本案推廣言之凡孝弟忠信禮

義廉恥之行俱堪觸發他如下鄉查辦公事於稠人聚觀之地亦復如是勸導計一歲中經吾面諭者不下數千人而此數千人輾轉傳播不下數十萬人相與鼓舞風動足激事臨民無處非教化正不專恃期望講約爲移風易俗之只在此也

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事見之文告未必動蕙若下鄉查辦公事稠人聚觀之地隨時隨事就人明白勸戒比之文告自然動聽再於堂審事畢之後先就本案之始末是非講論

### 作吏要言

五

一番再就本案之人告誡獎勵一番更爲切實更易感動再於本案之外將該處之風俗利弊推廣告誡一番案內諸人歸家無不傳述築道案內之人或未盡明白感動傳聞人取其中必有明白感動者公堂一時之言可徧傳於四境校平日期望講約愈加確明凡作牧令者熟復此條於臨民蒞事時處處作推行教化之計也

文告之繁誰爲耐看祇應據事實言簡明懇至一切掛示套頭都用不著則愚民易看易曉易

記易於警世感悟故與其詞多而隔痛癢不片語少而入心脾

官司文告原不可少要在設身處地人情入理人人易觀自然人人喜看傳述既多自有感化最忌者地方官以此告示塗飾耳目自作身分或希圖上司往來觀聽或自己已有抱歉之事以此塞人口實或幕友買弄筆頭盈篇累幅全無爲民真意此等掛壁空文徧虛皆是誰人肯看誰人耐看即看去亦徒滋訾議耳詞多而隔痛癢不若語少而入心脾

### 作吏要言

六

最爲切中官衙凡出示不可不知

謙士是第一要政或每月或每季分別生童親試之正其文體示之以所應讀之書與讀書體驗之法並講明忠孝廉節之義士風未有不駭駭日變者士風變則民風亦易變矣

端士習厚民風莫先正其家養而家養之要端在小學一書經傳義蘊廣大一時難通小學易解且切於日用凡蒙館中令擇能明小學者爲之師初讀書時卽兼授此俾熟讀而講明之人家子弟無論士農工商幼時莫不送入學舍三

五年間其工夫儘可及此乘其天性未漓以此先入之言浸灌於中庶乎存基勿壞日後爲士則易成好秀才爲農則易成好百姓習俗安得不厚況此亦不難立法考察姑以中縣論約計城鄉蒙館不過二百上下查明立冊印官無暇徧應教官亦可分任其責如此庶爲師者先要講明此書理解爲父兄者知此書之必當讀亦要先擇蒙師久之將不待官長考核而成爲風教矣

責成蒙師首授小學上農工商皆宜讀小學

七

作吏要言

之人於風教人材實有神益其考察之法莫如將一州一縣之內毋論成童蒙館查造冊下鄉經過不妨到館先與館師講究訓讀之方示以學徒應讀之書下次經過復至館查問獎勵不獨知能師學問教法學徒內有資性可以上進者亦可切色或賞以書籍加意培植在州縣官止須用些心思不惜迂道之勞久之四鄉之學皆官學知能學徒皆官學之徒師生更加奮勉比之特設義學苦無經費招人肄業不能奮者不啻事半功倍

其館師仍聽各館自相延請不必官爲指定或優者加以獎勵不安偶一易之總不必分委教官又滋一番去取營求伺候揆授也惟閱省字者不同中華不但語言絕類外番卽讀書亦係土語字音迥別前經設立官學既而廢之良可惜也官閱省者尤當藉館師能識官音者則獎之以土語教書者則禁之亦不無小補

作吏要言

旌別淑慝最關勸懲雖小村堡其中必有善良亦不無土棍訪確卽將善惡人姓名擇其尤者榜示二三分別彰顯其橫之輩庶知所懲錄不敢肆行

善惡人姓名總要確實不可因好惡仇日將不惡者列入而最惡者轉不列入不足示懲轉滋物議矣所稱惡人須有實據犯案或在官無犯案而平日實爲一方所受害而共棄者方可列榜本人無可置辯人人自更畏服榜示之外凡巡歷下鄉經過其地或傳到一訊告誡一番或訊之於地土民傳諭警成使其聞而知懼漸知斂戢不敢爲惡其自知她

悔改行爲善者則去其名而不彰而可犯者從軍究懲則一方肅然矣至於人則須不時存問獎勵不可差傳滋擾總之州縣有此一冊置之座右不時查閱公出巡之輿中遇審事比校亦可向該處到官之人訪問則曉內其村之惡人某善人某常在地方官心目之間卽如日日行勸懲之法不待刑賞而終無不勸惡無不懼矣

安民先去罷民士農工商各有職業若遊手好閒不事生理衣食將安所出心思又易爲非小

### 作吏要言

九

則自誤終身大則爲害鄉邑宜於編查保甲之外出示切禁或訪治一二人彈壓不淺

境內某村有某人。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並無手藝生理而衣食豐足此等人卽當留意。日與何等往來親密所行何事亦當留意。倘遇附近有不法之事更於此輩蹤跡之或訪查一二人究竟亦彈壓未然之一策

新脩禮書未終頒發凡古四之儀民間雖於習俗率多不能合禮親民者略依古公家禮酌定

有不倉然樂從者維持禮教非士大夫之責而誰之責

有不合家禮者須就彼地風俗隨宜酌定先勸紳士行之使之易於遵從果有悖禮傷化之惡俗則宜漸次禁止

愚賢遇跡年久沈沒於荒煙蔓草者亟爲修葺考核復其故址而表章之揚諸哲卽以勵後人舉節一事貧族或慮上下衙門胥吏需費竟有近疑不卽呈報者須出不曉並留心訪實飭速舉報或略爲經理不至浸潛德之幽光且使

### 作吏要言

十

人知節義之足重

旌表節婦孝子義士所以維倫化也死後猶旌生者更難聽其淹沒

國家令典中外通行然非州縣官平日視此爲不可緩之事有不容已之心隨處勤加採訪遇事迅速舉行恐鄉愚不知報官而又需案阻難則淹沒者不少

人皆知恤孤老而不知孤幼更屬堪憐荒亭廢廟虎豹蛇蝎莫知趨避爲上者宜四處訪查勸親屬領回撫養如無親屬或收養公所候稍長

可以當生遣之去庶盡父母斯民之道

恤老憐幼二者並重仁政所先身為收令隨處可行不必差查凡經過一見卽生憐憫之心爲之設法安置不拘地不拘時所全不少奈地方官率視此爲無關痛癢竟熟視之若無睹有忝父母斯民之道矣

溺女不但傷風害理凡姦拐賣休買休及窮民終身不得一婦盡根於此女少男多流惡種種能爲立法禁革所關世道人心不小須竭誠痛切告誡每經一處卽停輿聚父老子弟環聽之

### 作吏要言

十一

其欲歌泣情狀自有躍躍不能已又設廣生簿首列示語給保正徧查挨查遇生友者登記月日姓名月初繳核貧不能贖者捐給錢米小衣令其暫時存養以俟人之抱養爲女爲媳公便按簿抽查犯者以法繩之並保鄰三年間積習自革卽地方寥闊耳目難周宜建育嬰堂收養要之民名具天良惟在上者以誠動之況事關天性尤易感格而又立法以隨其後不悖者亦希矣

溺女之慘人共見聞如此隨處告戒設法稽

發竊以天良責成鄉保量予懲警地方官果能如此認真可望惡習漸除

掩骼埋胔仁政所必及近日停棺淺厝所在皆有咸謂於風水之說當亟破其疑若果無力營葬亦令立期限責成者約查察押埋至於無主者令該保結報官爲埋葬義塚於教孝之內亦屬錫類之仁

有主有力之棺勒限葬埋有主無力者官量捐費押令掩埋無主之棺或有寄放閒房寺廟或有於厝廬野隄岸官爲遷於義塚錄記

### 作吏要言

十二

以待殷取在城郭者年底巡查一次分別掩埋在鄉者責成地保報官或委佐雜前往查明押埋有紳士施棺代埋者官爲獎勵地方官平時巡歷所到仍隨處查問遇人勸戒則暴露者亦自少矣專責鄉保結報仍恐虛應故事或稽端滋擾

濟貧無定例惟在隨時區畫各保中舉一二公止之人待以優禮承任首事令勸殷戶量捐錢米存貯公所遇極貧無所依靠者隨時周卹立冊登記前列樂捐姓名後載給與人數歲終繳



聚分別獎勵內有樂善好施者詳請旌獎或亦  
補助之一術

捐濟貧民官爲立冊登記前列樂捐姓名後  
載資給人數以俾分別加獎請後亦鼓勵樂  
輸之一節倘稍可之家力不能捐情願出借  
官爲酌定加息並查明安分應借之戶酌定  
應借應還數目事後不還官爲追償有免息  
者亦予獎勵如不能備借先儘同姓親族此  
又於濟貧之中寓瞻族任恤之道矣  
奉文借穀例口及農民然至荒歲救濟如救火

作吏要言

三

病又當知通變凡辦荒賑時除農民賑貸外凡  
雜色人等極貧者亦須酌量賑給念此鋤而竭  
形毋使坐以待斃更宜官爲倡捐善導紳士之  
戶其襄善舉豈不善歟伊川先生曰爲政刑於  
法不待有爲者舉世皆是若如此則猶有可遷  
就不善於法而可以有爲者也

荒年給賑

國家自有常經常遵定例惟官紳樂輸止就現  
在乏食者周濟之原不問何項之人也但須  
官爲倡捐並勸有力之家就近周濟亦非法

之所禁惟不可倚官勢相與近於派擾耳如  
有米穀饒裕之家地方值米少價昂之時宜  
勸其悉照時價就近出糶或慮人眾滋事官  
爲主持彈壓毋許強買強借致長刁風泊道  
搶掠之端則貧富相安保富正所以濟貧也  
種樹民利之大者於道旁尤宜冬可取材以供  
民用夏可遮日以便行人且置之鬱然尤與繁  
昌氣象

作吏要言

南

酒權本關生計然亦須使物類各有餘地以遊  
其生如戕流而漁及羅蝦蟇蟻龜及弋獵鴟  
雁之類非必舍此別無可營生者俱宜勸禁  
嚴禁私宰不特重農且足弭盜凡地方竊案多  
半偷牛要必先有銷售之處始肆竊無忌彼平  
民守法買牛必根究來歷惟啗店貪其賤價樂  
於暗銷更有窩賊者不可不力拔其根也  
湯鍋私宰即係盜牛之窩家不待查訪而知  
此輩不勾通衙門吏役地方鄉保決不容其  
私宰欲清盜牛之窩底禁私宰之湯鍋先究

勾通之吏役鄉保此輩所恃者無非暗通消息蠱惑本官耳。凡私宰事務每見將吏役密諭以爲自占地步不知甘受蠱惑良可慨也。作州縣勤坐大堂最爲便民若坐內堂則稟訴者不能入未免有堂上千里之歎。日行事件及時辦理退食何等快然若限早堂者移午堂限午堂者移晚堂則一人偷安外間守候數十人甚苦況其中保無有病及婦女嬰幼難以支持者乎。臣叔簡曰屋官只二箇快性其謂坐堂宜快審事宜耐惟耐正所以成其快也。

作吏要言

吉

不坐大堂而坐內堂無非案情不能透亮。斷不能明敏犯證抵對不能剖決異眾指摘耳。不坐早堂午堂而坐晚堂止圖自偷半日之安不知聽審之兩造證佐暗中受許多苦累衙門書役教供賣法乘機舞弊害不可言。內有婦女更不忍言官衙耐半日之煩勞兩造受無窮之方便不可不知。自理案件毫無可疑者當堂定讞極好即照案情判斷輕重曲直下最真亦最快若待退堂

設有他事阻滯遲延數日案情即易變想至假手媒友究竟恐多隔膜且繁地上件艱難勢難卒辦及此未免外間揣摩之巧守候之煩經差操縱指索諸弊甚至刁徒覬覦翻案異辯不休皆未卽定讞之故也。

堂上定讞是非曲直當下分割兩造咸知招房書吏不敢添減一切事後端聲乘機指撻書役操縱指索諸弊自絕刁徒亦無覬覦翻改廣告不休之事最爲理訟善策祇恐州縣官才情敏鈍筆性緊慢不急促書寫詞不達意倘有滲漏繼後增添反有形迹莫如審明當堂發落勝負已定曉集兩造明白曉諭倘各處語音迥別尤當使兩造實在明白而後止退堂後即將讞語斟酌的當次日貼於照牆則兩造更恍然知與當堂曉諭無異可以放心歸家諸弊亦無從生矣如係招案緊要口供關係罪名出入必須當堂親手鞫問不但易於記憶而情真罪確方可定罪無枉

作吏要言

六

劇邑案牘紛繁勢難卒辦惟少推勘帶亦易清理更於放告收詞時偶施詰問其虛僞者當卽

存責亦可以靖民開訟心

劉審乃止訟之要法。取詞惟否。惟當於上詞之虛實。不可因事繁而尤存少雅之成見。果能當堂放告。按名收詞。倘施詰問。凡情事虛偽。及雇人代告。包告者。自所畏懼。不敢復入。其刁偽顯然者。原可當下斥責。或卽釋逐。但呈內情節原委。一時不能卽明。不妨俟退堂後。查明方批。切不可因當下不能卽批。而不肯當堂收詞。亦不可因當堂收詞。而件件卽批。萬一倉卒錯謬。不無枉屈。

作吏要言

七

民情好訟。事每牽累。無辜往往一人經案。舉家失業。准理時。除緊要犯證外。一槩刪免。則一動筆而全人身家者不少。

刁民告狀。每將素有嫌隙者。牽入混念。或將稍有身家之旁人列入計圖。拖累向有被告證佐。不得過幾人。是爲頂缸奸刁之一策。內衙於簽票時。切宜留心檢酌。止將緊要犯證入票。不可照原呈鈔錄。致多拘累無辜。凡命案須於赴驗時。多耐時。好悉心詳勘。真確罪人得而餘皆可釋。省日後多少心力。若當場

草草使株連者。涉城苦累。而卽證教串供詞。變幻多端。真情難得。正所謂性前反武性者。屍場相驗。原應有一番詰問。如尙無因手正

可就此察究。因由如已有口供。其大略真情便可將訊明。無干者。卽可省釋。免其到城候訊。此中保全不少。恐州縣官既鮮才能。又不耐煩。屍場草草急促。帶衙案內有名者。藥令證候。拘審從此旁人拖累。犯證各有向背。設計串供。覆審真情難得。不獨兩造拖累。卽問官亦自苦難於定案也。至於自盡命案。已

作吏要言

太

得致死情由。某某應行審審。當不可定尤必多多拘審。有能於屍。卽可定案。先行發落。回署敘許。不須另拘。審者更見賢能以耐性成其快性。隨歷有和之言也。總辦爲政之本。但形諸言。則爲市恩。爲邀譽。其先生其玩。抑施諸好惡。爲風注爲養奸。其終流於酷烈。愚解愛民存諸心。不可形諸口。見於事後。不可露於事前。宜使民受其惠而不知。可使民有所恃而不恐。

凡杖責人於有關世教者坐大堂罰衆杖之每遇不幸不第者遣出頭門重杖以別於他犯且令行路之人各皆聞見知所炯戒

有關家庭骨肉倫紀風化之犯須坐大堂或帶至通衢人稠寺廟審明對衆發落枷示者

枷面書明事由姓名於堂講

聖諭時令其跪讀宣講亦警衆之一策

佑民最當養其廉恥事至爲之剖其曲直論以理法則彼此之氣易平若不論事犯之輕重平素之良頑遽毆子杖有終身低頭含羞無能復

作吏要言

十九

振者有不復顧惜恣其所爲者有仇恨愈深尋釁生端子孫數代不能解釋者故刑非甚不得已未可輕動

凡官司用刑總宜將所以應責之故明白曉諭令其知罪然後施刑倘有真知愧悔者不妨從輕並可寬免雖未加刑責其辱已甚於刑此中所全不少最忌者忿怒之下不由聲說遽加刑責本犯忍痛之後不知因何受責則與枉責何異每每結案之後仍不甘心上控打斷者雖係刁翻之詞亦因審官未曾分

剖所致也

掌嘴乃法外之刑較笞杖稍輕正唯視之輕人多不甚經意動輒二三十下之不知臂腿尚無人見顏面難以遮羞且傷牙破臉毒更甚於鞭杖惟慎刑者知之

掌嘴刑書不載而官每易於施用甚至多而無數不顧受者之齒落面破慘毒難受也總緣粗心浮氣之官先有成心不肯耐煩細鞠犯無輪服之詞故作此逼勒取供之計常有本案無罪而白遭掌嘴者居官能不用此更

作吏要言

二十

好。幾罵無益於事且最銜怨甘受之杖痛在身不甘受之罵痛在心故折獄但當正言剖斷何必惡聲汚口損威失體非堂堂在上者所宜出官坐堂上看得堂下小民皆聽我指揮怕我責處一不如意隨口謾罵愚民原不知顧體稍有志識者雖甚理屈甘受責處焉肯受辱況理未必屈乎世俗以堂上之官惡聲汚口似亦無妨不知正唯堂上之官更不可惡聲汚口不俛傷成失體亦且轉增民怨所宜警

省

監獄最當留意。不時查察。則屋宇之暴露。囚犯之飢寒疾病。幽隱可通。使獄卒畏懼。不敢輕重。刑具恣意苛索。若專委獄官。殊不放心。至捐給口糧衣席等物。宜厚。宜周。刑具固照定例尺寸。兩其間有當檢點者。如磨洗光潤。及放置乾淨處。不使積潮。瘴毒氣。亦仁人君子之用心。

囚獄之地。天日難見。因循。幽隱難達。種種。法令具在。尤在州縣官。不時親到。監中逐一檢點。查驗衣糧刑具。一切自能如法。

作吏要言

三十一

陵虐苛索等弊。自易禁絕。監獄距內衙數武。芝地。州縣官數日一行。亦不爲勞。至於重囚在獄。惟在修理牆門。堅固鎖鑰。實成獄官禁卒。時刻提防。焉能插翅奮飛。乘人不覺。切不可因此另加長木。聯繫掘地作窖之非刑。層層修數也。

功令雖六月十月停解。然或氣候有不可齊。或人犯必須解者。衝途尤絡繹不絕。暑天宜黎明放行。免受日午炎蒸之苦。其夏無雨具。冬無絮衣者。隨時。亦備囚者所必及。

遣犯亦宜體恤。於法無縱。於犯有恩。在官所費不多。所全不少。祇須地方官辦此一點。肯心耳。

事上貴誠敬。言貌亦不可苟。然至辨論公事。如自己見到十分正當。委辦力陳。未可將順若曲。意依阿。迨及事或不效。公正上官必且見薄。事上務在誠敬。總須將事理之是非虛實。再四審慎。得其確切。上可虛心。固當直陳。即或別有成見。亦宜確達。至於因此生厭。致怒。不妨暫順。隨後仍印前說。上司自然見允。不至

作吏要言

三十二

因此爲難。久後更當見重矣。居官動謂迫於上官。不得不從者。畢竟自己無真見。而有私心也。隱惡揚善。盛德事也。上官前尤當體察。一言一動。或有關係於人。故上司愈重。吾言。凡有涉於人者。愈宜慎。惟有益於地方者。則宜盡言。

在上司前論人。與論事。微有不同。論人則善。善官長惡。惡宜知隱惡揚善。取長節短。難以固執。至於論事。則是非利害盡言。無隱難容。

含糊遲鈍總惟不昧本心求合公道方盡事上不欺之誼

同寅相見無非面諛甚覺無謂若知得彼處有某事未行或彼身有某事久缺者必須微言規勸倘彼因此而有作為能填補卽如我躬行一般更因此而得顯名被榮擢卽如我身受一般如此庶可言友誼

同官相見祇見諛諛不見規戒退後持論祇聞指摘不聞救正此官場之惡習也論往來交際之儀平人朋友不如官場之厚論勸善

作吏要言

規過之語官場朋友不如平人之厚有愧友道多矣

嚴以取書從此不場之法然紀綱貴肅不在猛也如謂此輩不逞惜有心作踐未免矯枉過正其要惟笑言備重賞嚴明則人無不用命

官不能不用書役祇不宜假以事權耳至於

言詞賞罰更須加意檢點鄭重出之若視若輩爲其所役使或有心作踐或輕意嫚罵不能服其心使彼含怨自亦損德有遠慮者不爲也

爲官不接見紳士是爲偏見地方利弊生民休戚非咨訪紳士不能周知若禁不接見勢惟書役之言是聽矣況邑有興建非公正紳士不能籌辦如脩治城垣學宮及各祠新建育嬰堂修治街道俱賴紳士倡勸始終經理胥吏既無出中飽費省工堅已亦不勞而治且免浮言繁以不見紳士爲遠嫌猶未免於內之不足也

境內紳士不妨暫公接見賢者藉以咨訪不賢者不必與之深言有乘面謁而請求者正可面爲拒絕向後不復相見人人知其可以

作吏要言

正合不可以私于鮮不愧而且服者若一藥不見終年惟有書役之言入耳臨聽生奸勢所必至但謹以拒絕遠嫌徒見其內之不足

凡公出拜車中皆須經目留心見人言貌服色乖異卽命前敘正之見亭橋道路坍塌卽令保正會衆修葺之見遺骸暴骨及被水衝露棺柩查俟無主者卽命隸卒遷埋之庶不虛此出門之日

州縣官終日在衙所見惟有書役所閱無非案牘惟因公出門則舟車所至正可以體察

作史要言

民情採訪風俗一切得於親見其情更真兼採衆論其理更備凡移風易俗興利除害之事觸於目即動於心見之近斯行之力耳款客富有古意在誠敬不在侈靡況以倫率先豈宜逐時競尚至議會紳士其品式即當爲一邑觀法如蔡文勤之五墓約未始不可訓俗也官衙物力不盡饒裕一切議會酌定品式不尙奢侈以此省費以此訓俗同官及親友無不相諒者何苦不以身先作則也居官服御如承祭見賓事社臨民自當雅潔以

三

昭誠敬以肅體統若燕私之地正宜檢樸不失儒素之風寢具更不宜侈麗則在公既不敢服垢敝以矯情在私亦不至習濃華以迷性事上臨民見賓承祭其衣冠原應講求方能合式取其雅潔不在華麗以合體適時爲宜不以貴重難得爲美私居樂宜樸素於心爲安至於寢席非觀瞻之地致飾無謂一涉侈靡不特暴殄且易起淫僻之心不矯情不迷性即論諸惡衣服而致美敝冕之訓非吝也亦非迂也

作史要言

三

爲官好演戲劇最是誤事要知民望於我者甚衆衙內多一日宴樂外間即多一日愁苦況費晝夜費廉俸費庖廚物命費僕役張羅鋪設且盡人赴熱鬧場中火燭堪虞奴婢奸好益易起更人已兩損也

官衙清戲所損實多一禁禁絕最善或因敬神還願偶一爲之下書而止不及於夜倚藉此爲誦會之娛連日微逐諸事皆廢夜張燈燭燭署內外上下流連昏沈易生百般不可測度之事至於戲劇中不乏善惡報應有關

忠孝節義者令觀者興感猛省猶有勸懲遺意其餘如調情苟合風流嫖褻妖魔鬼怪堂前曲盡形容纒繞聚觀以爲真有其人實有其事則所關於家法者更大又不止於耗財誤事人已兩失矣

政事閒暇或靜坐以養天機爲應事接物根本或讀書以廣識見或寫字彈琴投壺習射以適性情或暫出遊覽以寓採聽俱無不可彼奔基且恐喪志若呼盧罵甲之類萬不可染設使其時民適以犯賄告將何處分勢必杖責則其身

先自痛楚矣。且疏無以禁約子弟家人之效。一入於賭必敗。營私諸弊則更有利害存焉。不但道理上過不得也。

官衙大小事件皆屬民瘼。官幕晝夜治理內。外加謹防閑。猶慮粗忽貽誤。一有賭博之事。官幕共賭於上。家僕共賭於下。男賭於外。女賭於內。聲聞外堂。晝夜效尤。焉能禁止。滿衙皆賭。晝夜皆賭。神皆忘情。勢將民事置之高閣。臨期章錯。設皆賭博之爲害。不但出堂難以懲治。賭犯已也。

作吏要言

三

子弟最忌消公子氣。若鮮衣美食。漸以長其驕奢之習。此取敗之道也。要與居家一樣。布衣蔬食。教以堅其志。專意讀書。不得令預官事。孫徵君云。士大夫教子弟。是第一要緊事。誠不可忽也。

官家子弟原有安於布素。習於淡薄。能耐艱苦者。一入官衙。移氣移體。耳濡目染。漸生驕傲。競尚華侈。方學享福。不知惜福。所謂公子氣也。人家子弟。方幸有居官之父兄。易於教成。乃子弟往往因父兄居官而壞。是可慨也。

爲父兄者。不可不知爲子弟者。不可不戒。壯宦家僕多有衣紗。報者與莊人無異。非所以別名分。且易長驕傲之氣。宜立限制。只許布素。更不得倚勢。使人治家有約束。亦居官之一事。官衙服役之家人。豐衣美食。車馬肥馬。顧盼有雄方。以此爲主人裝體面。殊不知這便是主人做官的幌子。其家人可知。主人之居官。更可知矣。名分階級。又其次也。

國子監典簿。前平陰縣知縣許喬林。石華校刊。

作吏要言

六



管見十二則附

一州一縣之內四鄉風俗有美有惡美者不知其善而勸勉之惡者不知其非而懲戒之即有知其非者以爲風俗如斯卒難更改置之無論願膺民社者到任後留心採訪何者爲美何者爲惡得其實的確臚列示民使士民皆知勸戒每見紳士婉切言之紳士奉有官諭自先踴躍遵行善者推廣力行惡者漸次汰除愚民有所效法漸次移易但不宜遽繩以法更不可差查滋擾問需索嚇詐之端

任事要言

元

大邑訟事繁多有暫押候審者有聲明追贖繳價取具憑領方可省釋者本不在收禁之列又無人取保不得不交差管押各差役家皆有押犯小屋不見天日名曰押房又曰人房與私監無異家屬非得錢不許相見送飯每日飯食茶水成索貴價計日科算無錢者早夜陵虐更不可言迨至事釋得歸不償飯錢不許回家如係匪竊無費則有許其行竊以作飯錢者包賊索贓皆由於此地方官宜於大門內外出入切近之地設立差房派役輪守許人送飯早晚鎖門

有私鎖陵虐者許木犯喊控官仍將每日押犯登記一冊不時查點隨時省釋庶私監之弊可除而小民不致受無端之浩累矣

書役辦事勤勞在官自有激勵之法或資以銀錢酒食或優以獎勵或以叨抵過均無不可乃竟有書役勒索以勒索承行差役則賞以勾攝符票是顯授以需索行賄之柄矣甚至原被到獄或差役下鄉輒稱此案此費有本錢不飽其欲不止不特民受詐害之苦官且亦蒙不白之污殊不思書役束身公門惟利是嗜離耳提

任事要言

元

而命旦夕防閑尚不免暗中播弄肆其貪噬之心況可顯然授以柄而張其靡乎語云氣死不可告狀書役之畏人可知爲民父母宜於此垂留意焉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州縣政務殷繁或與舉事件或聽斷詞訟少有錯誤當立時改正即對眾認過何妨倘有心掩飾刻意彌縫上官看破必告其欺同百姓看破則目以昏庸且因循久之致生節外之枝而貽百姓以無窮之累民即甘於隱忍自問其能少安乎認過見得百姓情過

作吏要言

### III. Results

作史要言

1441

打者或減或恕隨事斟酌總須有一番矜恤乃見慎刑之義

柳犯應發何處當堂標定柳面將所犯大字寫貼示衆已發之後仍須查該處有無房間不可露處受潮致病尤查有無累及居民之事每隔幾日將柳犯帶來查驗其所犯情事可釋者釋之如有病容仍予保治總不可縱縱差役之手既防病斃亦防賄賂柳則不責於釋柳日賣處時常柳犯宜遵定例如係逞凶強徒惡賊闖棍又當分別方足懲儆

作要言

三言

古人左圖右史乃爲實學居官亦然縣境山川村落道路遠近已載圖內至於村莊之大小烟戶之多少圖所不能載非冊不明宜將境內幾鄉幾里每里所轄某村烟戶若干內有紳士書役保甲之姓氏棍徒案匪之名號逐一造入以鄉統里以里統村並註明離城水陸幾里有市集馬頭及駐文武汛官官舍社穀一一註明其應徵錢糧不能逐戶逐村止於某里下註明總數凡圖難繪者列之於冊冊未明者考之於圖遇有水旱災荒賑糶緩運米穀可以按冊而

指按圖而定本文查舉要犯姦究亦有方斯不至通縣票差四出驚擾矣平時費此心思考訂明白製造簡明一冊臨時易於措置事半功倍似不可視為尋常案冊聽書吏查造自己全不經心耳

地方節烈孝義之事年例已合者自應請旌未合年例者州縣官須有一番維持保護之道平日留心採訪某村有節孝義士某人巡歷經過不妨親加存問並傳集本村本家之人當面體諭念其情之可憫獎其事之難能相勸親族

作要言

三言

留心扶持照看不可圖產欺陵年例未符官先給一扁額以待旌表貧窮者酌給米布以示優恤許其合例即爲請旌鄉民見官重節義人自知節義之當重本人益堅其志地方有通孀欺孤寡產之事告官立即查究不少寬貸亦不可延累過期搶嫁之徒有所畏懼所全節義不少  
育嬰堂乃慈幼善政欲禁溺女此爲要策細思人之溺女原有二種貧窮小戶苦於目前撫養之難不貧之戶慮其日後嫁處之累遂致忍心

溺死收入堂內所雇乳媼非其親生痛癢不關  
常致疾疫不能生全且乳媼受雇入堂自己子  
女不能兼顧若許隨帶親子必不均平局到且  
許多乳媼住宿官堂往來出入稽查稍疎嫌疑  
易起莫如查其實係貧乏小戶生女者按月酌  
給衣米聽其自便撫養病亡者停給母女天性  
痛癢相關自多生全在本端方善此女月領衣  
糧自必更加愛惜或一年或兩年即可給人爲  
養女養媳第一州一縣之內幅員遼闊似難周  
徧惟有選擇好善鄉耆廣爲勸諭以佐不逮其  
作吏書

義

書

給養多真總以經費而定仍造姓名細冊止須  
好善首事者數人不時登門查驗面給衣糧有  
假冒者累官將本夫責處至於不貧之戶原非  
力不能養止須責成鄉保有養而溺者量罰銀  
米給養別女將建堂蓋房屈免乳媼看堂工食  
一切雜費均可節省儘充給養之費凡耳目所  
及果能實力行之人見其收養實在更樂捐助  
即可推廣多養收養有成聽伊父母給人爲養  
女養媳有等來歷不明暗地送堂之子女則另  
選附近貧婦之良慈者交其領養給以衣糧不

時查驗以防隱虐長成者給以獎賞各省有好  
善紳士如此舉行者官師其意而推廣行之所  
以濟育嬰堂之未及而溺女不禁而自止也  
地方緩急接濟不外儲備米穀在官則有常平  
倉在民則有社倉同爲接濟民食之策而辦理  
事宜兩者雖似相左乃能互濟常平或購或借  
官主之社倉有惜無難社長主之常平宜貯於  
城社穀分貯於鄉常平出借無息借還必在官  
倉社穀有息聽民就近借還州縣官先將某某  
幾村應借某社之數就近酌定不准別村提越  
作吏書

美

書

每年出借社穀官給印簿社長登填花戶借  
穀具領投於社長載明酌保姓名秋後不還者  
落保人代還社長擇保人殷實者方借無力而  
濫保者不借一槩不經胥吏之手官社接簿稽  
查不比常平官穀出入經官有守候造冊之煩  
也有捐輸社穀就近交於社倉社長報官官將  
某人捐穀若干條示社倉以彰義舉若竟將社  
倉穀視同常平倉穀一切官爲主持掣社長之  
肘民不能隨時借還則於社倉本義相悖若地  
方官竟不留心一任社長主持出納其開以完

作欠私相那用或地方裕根把持舊欠摸領改  
作新借以致社會空虛有名無實流弊不可勝  
言全在慎選社長得人必訪各鄉之好善富戶  
主持之方可得有其志斯於社會之良法美意  
備矣州縣官宜明此義並須查明定例分別辦  
理乃可荒歉有備民開實受接濟之益  
州縣官職在親民境地實廣人民散處官住衙  
內除審事比較外不能與民相見焉能與民相  
親且有審事則憎子結本案比較則惟按欠責  
比何曾有一語教訓鄉民屢奉

不吏之言

卷三

上諭訓飭州縣巡歷鄉村所以盡親民之職守行  
親民之實政也凡踏勘田山相驗人命所到之  
處不妨停驂稍坐招集士民耆老諮詢慰問僻  
地不常經過者不妨迂道一行到任數月半載  
之後必須處處皆到處處之民皆得與官長相  
見聽話乃不負巡歷之行克盡親民之職常見  
有在任數年而足跡未歷四境者名曰親民實  
同遙制如此那有善政善教至於縣官下鄉經  
過之處士民環相觀看婦女兒童羣來識認官  
在輿中還直送躬自問若輩如此心中畏我乎

要我乎抑衛怨於我乎指屬於我乎或心中有  
何利當與何弊當除望我爲之經理乎我果能  
爲之經理一二於民不虛此望乎於我不具此  
行乎不然與迎會出遊之神佛泥塑木雕到處  
受人香燈拜跪耳日全無聞見者何異乎至於  
沿途所帶書役家人必須輕減所需夫馬住宿  
上下飲食一一等定嚴禁鄉保藉端指派書役  
暗地需索於鄉保毫無擾累俾鄉民羣聚樂觀  
毋使愁苦相對當使鄉民望其復來毋使憂其  
再至方不愧親民之父母願州縣官巡歷公出  
作民教士

時切爲警省也

卷三

國子監與簿前中陰縣知縣許喬林石華校刊

上元王鼎淳榮

邊略五卷

〔明〕高拱撰

清康熙二十七年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邊略序

史稱趙充國破羌還所善治星賜說曰將軍即見上宜歸  
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亦未失也充  
國曰吾年老矣豈嫌伐一時事歟明主哉兵事之利害  
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生一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  
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子每讀至此輒感卷歎息以  
爲老臣爲國之心乃如此固非竇淺之夫務爲形迹者所  
能識也昔子還政府僅二年餘值邊微多故子乃竭力助  
勦爲國圖計賴天佑聖明西敵稽顙稽臣東敵投戈授首  
貴藝藝服鎮寇宸甯計幸屢效而子已歸且老矣竊伏白  
念諸所條畫利害關國事甚大乃不以此時一明其意將  
何以示後世者遂追憶略述其概嗟乎予豈伐一時事哉  
亦姑存往迹備後經略者考焉有裨一二亦老臣爲國之

邊序

心也而何嫌自言哉書凡五卷

萬曆癸酉十月中立山人高拱自序

防邊紀事

邊略一

隆慶庚午二月壬奉命還內閣兼理銓務時敵患孔棘湯報日至予乃悉心經畫昕夕弗遑念宣大尤緊要鎖鑰非王鑑川不可特奏調之又議處本兵添設贊佐又取督撫數人於內備用又各備兵糧之官明戰守之職事體稍定奄忽秋至敵方大舉亦既露形予乃議分布備用諸大臣背城列陣有人隨兵督餉有人防衛山陝有人護守通糧有人俾各鎮督撫諸臣專禦敵勦殺不得牽於內顧又傳勉諸將領作其勇敢冀共收敵懷之功薄冬敵竟弗至初不識謂何豈得趙全因問故則云敵人知是處有備匪同往昔乃弗入也當是時予經畫頗多乃弗能悉記今惟疏書數紙在焉因錄藏弔中夫強敵方稽首稱藩塞無烽火警邊之說安所用之然姑存故事或有取於他時云爾

疏

邊一

議處本兵及邊方督撫兵備之臣以神安據大計疏臣惟兵部尚書即古大司馬之職所以統六師平邦國安危所係任至重也況二三十年來邊關多事調度為難則其任尤重所宜多需其才用之不竭然後可以濟事而乃遇有員缺皇皇求索不得其人豈果世之乏才歟良由養之不豫是以不能卒得於臨時也臣觀兵部侍郎正如別部額設二員蓋邊關無事之時則然也近年既稱邊關多事而官則如舊或間添一員協理戎政然又時用憲臣侍郎亦非定員則所謂定員者止二人而已而二人者皆協理部事不得隨時出入或欲巡閱邊事未免假借於他官或遇邊方總督員缺未免移於他處假借他官則非其本職不便行事那移他處則補於東又缺於西且彼此候

邊一

代道途遙運動經緯時不得履任門庭緊急之事無人為察臣不意國家如此大事而乃苟且以處至此也臣愚誠中夜以思謂宜於兵部添設侍郎二員同額設侍郎協理部事平日則練習本兵政務或欲巡閱邊務即以一人往既便行事又不煩於假借或遇邊方總督員缺即以一人往既可朝發夕至又不費於那移迨其出入中外閱歷既深凡本兵政務與夫邊關險隘賊情緩急將領賢否士馬強弱皆已曉暢諳熟方略素定遇有尙書員缺即以其充深者補之如此而猶稱乏用必不然也然兵乃專門之學非人人皆可能者若用非其才固不能濟若養之不素雖有其才猶無濟也臣愚謂儲養本兵大臣即當自兵部司屬始蓋兵部司屬皆與閱軍旅之事而乃不擇其人泛然以用又往往遷為他官不得其人既未必不可用而又遷為

他官則人無固志視為傳舍不肯專心於所職如此者非惟無以備他日之用而目下承行亦有不當者矣今宜特高其選而以有智謀才力者充之使其專官於此練習事務不復他遷而又議其陞格如邊方兵備缺即以兵部司屬補邊方巡撫缺即以邊方兵備補邊方總督缺即以邊方巡撫補而總督與在部侍郎時出時入以候尙書之缺譬之通政鴻臚然待大於下魚貫而進其他官中有特出之才能知兵事者又間取一二以補不足如此而猶稱乏用必不然也然臣又思之養才雖足以備用然勸德不明何以盡人力體悉不周何以盡人心臣見邊方之臣涉歷沙漠是何等苦寒出入鋒鏑是何等艱險百寶萃於前是何等擔當顯罰繩於後是何等危懼其為情苦視腹裏之官奚啻十倍而乃與之同論俸資同議陞擢甚者且或後



焉此功臣所以灰心烈士爲之太息者也誠宜特示優厚有功則加以不測之恩有缺則進以不次之擢使其功名常在入先他官不得與之同論俸資脫或推干譖事則律以法脫或任職不稱則左其官使其功名常在入後尚不得與他官同論俸資夫稱職者常先則人必欣於進取不稱職者常後則人必懼於蹇蹇如是而猶不盡力必不然也至於人力有限窮則不支臣又見邊關總督之臣用之不効者既蒙顯罰而用之効者乃不蒙顧惜事一入手更無援助更無代替使其頻年累歲常受苦辛非推不得息肩抑且不遑喘息直至肝腦塗地而後已斯其情不尤苦乎若使儲養有素用不乏人自可行通融休假之法如其在邊日久著有成績則特取回部以休假之休假之後不妨再出使其精神得息而不疲智慧長裕而不竭以勤王

邊一

事爲濟必多且臣子馳驅之苦既在上者所深體而君父體念之意亦在下者所周知君臣之義即同父子之恩如是而人不盡心必不然也臣受皇上眷任誓圖報稱見得邊事廢弛必須得人乃可振起而用人不得其道乃如此若及今不爲之所恐因循愈久愈難收拾可終任其廢弛而已乎故願爲我皇上早爲設處以濟目前之急預爲儲養以備他日之用安撫之計或莫先於此也伏望聖明裁斷敕下該部施行不勝幸甚等因隆慶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具題二十七日奉聖旨兵事至重人才難得必博求預蓄乃可濟用覽卿奏處畫周悉具見爲國忠猷都依議行議處本兵司屬以裨邊務疏

先該臣拱具奏儲養本兵大臣自司屬始已蒙聖明准允容臣等仔細體訪於本兵司屬中分別其可留者留可處

者處其別衙門官皆可調爲本兵司屬者調區計停當陸續題請外臣等又思得方今邊徼用兵之處惟是薊遼宣大延綏甯夏甘肅而南則閩廣是數處者風土不一事體各異每遇有事本兵處分止憑奏報之詞別無據證以故常不得其的確臣愚謂宜於是數處之人擇其有才干知兵事者每處多則二人少則一人使爲本兵司屬彼生於其地身家之慮既無不周至如山川之險易將領之賢否與夫奏報之虛實功罪之真偽皆其所知便可一問而得是以爲參伍之資處分或無不當且是數處者既有其人然亦不過司屬三分之一餘員尙多天下之人皆在固非偏用邊人伏望聖明裁定敕下臣等施行仍乞著爲令甲永遠遵守俾是數處之人在兵部者後先繼續不至間斷其於邊務所裨必多等因隆慶四年三月十八日題二十

邊一

日奉聖旨這兵部司屬依擬選用著著爲令

敵情緊急議處當事大臣疏

據薊遼總督侍郎譚綸聲稱敵情緊急聲言欲犯古北口黃花鎮等處地方臣等竊思調度兵馬乃兵部之任其事至大且繁今兵部止有尙書郭乾一人在任侍郎王遴提兵列營在外翁六立谷中虛觀學會俱尚未到任恐剋剋之際一人難以獨理臣等看得本部右侍郎靳學顏才略恢弘可屬大計合無暫令協理兵部事務待事簡之日回部管事其黃花鎮切近陵寢雖有發土京營并昌平總兵人馬守禦防護尙屬單弱節報敵勢甚大臨期或不免再行調取各枝兵馬既不一歸一各該督撫等官隨賊戰剿又恐難於照顧須得一才望大臣專一經理爲便臣等看得順天府府尹栗永祿忠勇謀猷可當兵革之任合無加以

憲職令其前去提督各項防護陵寢兵馬再照大臣受命必面恩面辭方敢到任出城行事今事既緊急恐誤時刻或遇免朝之日合無令其廷謝即行不必面恩面辭庶不耽延誤事等因隆慶四年八月二十二日題二十四日奉聖旨是新學顏著暫協理兵部事栗永祿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防護陵寢兵馬爲敕與他著上緊去

推補兵部右侍郎並分布事宜疏

吏科鈔出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掌管吏部事高拱奏爲議處本兵及邊方督撫兵備之臣以神安攘大計事內議兵部添設侍郎二員同額設侍郎協理部事平日則練習本兵政務或欲巡閱邊務即以一人往往既便行事又不煩於假借或遇邊方總督員缺即以一人往往既可朝發夕至又不費於那移迨其出入中外閱歷

疏一

五

既深凡本兵政務與夫邊關險隘敵情緩急將領賢否士馬強弱皆已曉暢諳熟方略素定遇有尙書員缺即以其尤深者補之等因奉聖旨兵事至重人才難得必博求預著乃可濟用覽卿奏處盡周悉具見爲國忠猷都依議行欽此照得兵部協理部事侍郎員缺先該吏部題奉欽依照例會官推補臣等會同各部都察院通政使司三品以上堂上官及大理寺署印官推舉得大理寺卿張鼎巡撫河南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栗永祿俱堪任協理部事侍郎伏乞聖明於內簡一員陞以部銜候命下之日令其到任協理部事遵照奏內事理一體欽遵行事道下員缺照例會官推補及照原議添設侍郎與額設者一同協理部事非有分別乃既設之後兵部遂月立協理部事之名以新設者爲額外之員自分彼此互起猜嫌殊非

體國之公何有協恭之義合無行令各官今後除左侍郎一員外其右侍郎三員惟以到任先後爲序不得仍前爭講禮儀致乖體統至於職掌尤宜預先分定乃得早爲之謀不致臨時倉皇苟應故事如遇總督員缺或應巡閱邊務照前題准事例卽於四部中揀一人往其平居無事皆令其在部協理每遇防秋或有緊急則以左侍郎在部其右侍郎三員以一防護陵寢以一提督九門以一守護通州漕糧次序有定無相攬奪臨時各照職掌而行不必再行題請煩瀆先事既有預備而臨事自可從容等因隆慶五年五月十一日題十三日奉聖旨是張鼎陞兵部右侍郎

議處邊方有司以固疆圉疏

疏一

六

臣惟薊遼山陝沿邊有司雖是牧民之官實有疆場之責敵騎蹂躪既難支持百姓凋殘又難綏撫卽以有才力者爲之猶懼不堪卽優厚而作興之猶恐不振乃官其地者非難流則遷謫非遷謫則多才力不堪之人謂以劣處之也彼其用之腹裏尙然罔效又何有於邊方待之既薄志意廢沮又何望於展布是以善政無聞而郡邑之狼狽爲甚皆是用人不當所致蓋徒以地苦其人而不顧人之苦其地也蓋徒以邊方爲遠地而曾不思遠地安然後內地得以安也及今若不亟處恐日復一日狼狽愈極而不可收拾所關非細臣惟國家用人不當爲官擇地只當爲地擇官今邊方既係要緊之地又皆狼狽則尤宜以賢者處之合無今後各邊有司必擇年力精強才氣超邁者除補或查治有成績兼通武事者調用而又議其賞罰有能保惠困窮俾皆樂業者以三年爲率比內地之官加等陞

還有能裨惠饒敏特著奇績者以軍功論不次擢用如其才略恢弘可當大任卽由此爲兵備爲巡撫爲總督無不可者惟以治效爲準不必論其出身資格若乃用之不效無益地方者降三級別用若乃觀望推委以致誤事者輕則罷黜重則軍法治罪夫旣開功名之路以欲之於前則不肯不盡其心又有嚴法以繩之於後則不敢不盡其力庶乎修職者多而邊方有賴也然臣又思功名之路旣開則又本是腹裏而借邊方省分之名以圖倖進者亦不可不預爲一定之說臣等查得薊遼則昌平順義密雲懷柔薊州玉田豐潤遵化平谷遷安撫寧昌黎樂亭延慶永寧保安自在安樂等州縣山西則河曲臨縣忻州崞縣代州五臺繁峙定襄永寧岢嵐縣與縣靜樂保德大同懷仁渾源應州山陰朔州馬邑蔚州廣靈廣昌靈丘等州縣

邊一

七

陝西則固原靜寧隆德安定會寧蘭州環縣安定定保安清渭綏德米脂葭州吳堡神木府谷等州縣此六十一處乃是邊方前項事宜惟當行之於此其他雖是薊遼山陝所屬不得概以邊稱徒資俸路其各府佐貳在邊任事者賞罰亦同前議則事體有定不復可有假借者矣臣因見得沿邊郡邑敝壞必當爲慮日夜念此至熟故敢特效其愚伏望聖明裁斷施行邊方幸甚等因隆慶四年六月初四日題初六日奉聖旨邊方有司防守攸賴委官加意巡所議都准行

議處邊方久缺正官疏

照得山西等處大同等府渾源州等衙門缺知州等官共一十五員俱臨邊有事地方今見秋防在邇正官難以外缺相應作速議處臣等照例推舉得山西等處遼州榆社

等縣知縣康朴等共一十五員節年考語開稱才力俱優堪以陞調後開衙門候命下之日本部給憑嚴勒限期以容兵部馬上差人轉行該撫按衙門催令星夜前去新任管事不許便道回家亦不許枉道謁見上司違者聽各該撫按參奏處治緣係議處邊方有司以固疆圉事理未敢擅便開坐謹題請旨計開擬陞山西大同府渾源州知州一員康朴榆社縣知縣擬陞山西大同府應州知州一員吳守節聊城縣知縣擬陞陝西延安府綏德州知州一員王學孟平陸縣知縣擬調順天府昌平州密雲知縣一員張思正博野縣知縣擬調山西太原府代州五臺縣知縣一員王勛商三縣知縣擬調山西太原府忻州定襄縣知縣一員曲宦陽穀縣知縣擬調山西太原府代州繁峙縣知縣一員任朝臣肅寧縣知縣擬調山西大同府應州山

邊一

八

陰縣知縣一員張宗信靈壽縣知縣擬調山西大同府朔州馬邑縣知縣一員宗鎰甯陵縣知縣擬調山西大同府蔚州廣靈縣知縣一員韓希龍長山縣知縣擬調山西平遙縣知縣一員崔元吉金鄉縣知縣擬調陝西延安府膚施縣知縣一員趙可化東光縣知縣擬調陝西延安府塞縣知縣一員宿金通許縣知縣擬調陝西延安府延州縣知縣一員毛儲元石泉縣知縣擬調陝西延安府葭州吳堡縣知縣一員李木恩縣知縣隆慶四年七月十二日題十四日奉聖旨是

書

與宣大王總督

今歲邊報不一東西各異惟公的有定見如燭照然且屯兵兩界不動既免多費錢糧又得休養兵力於東於西皆

可爲重誠爲得策近稱西有動作當不出公韓略之外仁侯長驅奏功當亡也古云方叔元老克壯厥猷其在於今非公而誰此時月已漸高東敵尙無的報又值多雨不知究竟何如惟有嚴備不懈是則在我者耳尤劇不悉統容別布

與蘄遠譚總督

久勞保障既著壯猷今遇盤桓尤微利器願播張皇之武以收全勝之勳則誠萬里之長城不止北門之鎖鑰矣戮力王室敢謂同心弘濟時艱特資殊略寸衷伫望尺素布懷不悉

與護守通州劉總督

邊關多事正丈夫報國之秋宸命孔嚴乃臣子勤王之日特茲勸駕願早發程仰慰九重之懷俯作三軍之氣捷彼

邊一

醜■靖我疆場英雄偉烈豈不照耀今古哉

與廷綏何巡撫

昨過保定聞君官聲甚茂故有此推以爲鑽鑄非君不可蓋爲國家門戶計也然聞君稍過嚴急恐將士聞而懼懼則和調豫附之效寡矣願君披襟度以睦將領略文法以撫士卒得其歡心乃可致其死力特效忠告願君之垂聽也又西石甚知君並用附白便好同心協力共成國事也不悉

答趙總兵

時題方懷懼故有此答  
將軍久在邊境勞苦而功高僕甚知之宜安心爲國效力聖明在上必不負於將軍人同布意不悉

又

君乃多謀敢戰之將故愚每加扶護蓋所以爲國也今邊

報孔急正君出力報國之時惟勉樹奇勳垂名青史豈不爲丈夫哉報人回草此布意不悉

示閭參將

來人稟報具悉聞君整樹人馬已備奮有圖志甚喜敵亦人耳我若敢戰彼豈能必得志哉勉之勉之樹有奇勳國恩固非輕也

邊略卷一

邊一

伏西紀事

邊略二

隆慶庚午秋九月十九日北敵把漢那吉來降惟時宣大總督臣爲王鑑川大同撫臣爲方金湖齊遣官伴具揭帖飛報于日今有西敵俺答親孫把漢那吉率妻奴八人來降稱是伊祖奪其新婦以此抱憤而逃投向中國譯審是約議當如何處者且即言易趙全事子問老答動靜若何待孫意若何日俺答愛其孫甚而其妻之愛之也更甚俺答畏其妻昨那吉之來以俺答故其妻以柴木鑿之日郎中國要汝頭吾當與之吾只要吾孫也予喜日可得策矣乃復之書曰強敵款塞蓋數百年所無者乃我皇上盛德所臻而公明威所格亦可見也然此乃中國利權處之須要得策若遂與之則示弱損威不成中國挑松寨之事可鑒必不可也若遂殺之則絕彼繫念而徒重其恨石天爵

邊二

之事可鑒必不可也若明言易趙全等亦未爲可何也敵人來附吾自當撫育之不能撫育仍執還之而徒易一二叛人是失中國之體而與外國爲市道交豈不見笑於天下後世故日亦未可也愚意只宜將把漢那吉厚其服食供用使過所望而飲豔吾中國之富貴而吾又開誠信以深結其心其奶公者既能嚙那吉使來則其人亦必可用而劫俺答之孫以來也則必不敢復歸以可用之人而懷不敢復歸之心則我可計之以他日之利而令其佐吾今日之計苟可以圖俺答者令其密陳計策果遂所圖則便可與之以官使之佐佑那吉爲吾中國屬壘世受賞賚而皆得以名號強於沙漠之間如此則彼必心悅爲吾用而那吉之心亦安至如俺答者聞吾之厚其孫也則其心亦必德我果擁兵來索則吾只歸兵以待而從容以論之日

那吉來降吾知爲汝孫也乃厚待之如此汝不感德尙敢言欺汝若早有汝孫之見慕義來降則所待又豈止於汝孫乎而今擁兵以來能無愧耶只如此言更不發惡聲則彼當自計窮而吾乃可執此以爲撓制之具况黃台吉素恨俺答之愛少子而今少子之子南來則亦必歸咎俺答偏愛之無著而俺答之來索也彼亦必不肯竭力爲助從此父子東西亦當有釁而吾得以喘息爲備若果俺答可圖或忿沮而死則吾便可如前約而行將此子並奶公封之以官使歸領其眾仍計以有人敢讎汝者吾當助汝圖之使世受國恩爲吾藩籬彼黃台吉素恨此子又尊行也必不肯相下此子受中國名號亦必不肯相下彼此既不相下必互相吞噬日見多事而吾中國乃因得以日修戰備而享數十年之安此則在今日決策之何如也若俺答

邊二

愛其孫必欲得之則其勢必求歸順吾姑未許而只隱言日彼久作歹於中國若非有的確證據安得信其歸順而又令人旁諭爲之計日若將趙全等縛以獻則歸順可成那吉可得不然者且無計也俺答當必悟若果縛之以獻吾則受之而與之言日觀汝此舉可爲誠信今以後汝是中國之臣汝之部落皆我中國赤子既是一家汝孫可聽其歸不爲彼此也如此則是嘉其歸順以大義與之方成體面斷不可以今日之留爲質當以他日之與爲易換而夫吾中國之尊也縱彼不縛以獻則趙全等必不自安撫貳當自此始吾乃再用計圖之但今且不可說破只加意厚待那吉厚待奶公而俺答置之不理待其自求吾姑徐徐應之乃爲得耳僕意今日之事似只宜如此且看動靜何如當再有處也是時張鳳磐爲吏部侍郎尊啓者鑑川

甥也子乃語鳳磐曰此事關係重大須處得機宜乃不可不  
者且難收拾今若果如來人言俺答愛孫甚欲得之則吾  
方可厚待寵異之持爲撫制之具僕所言未的而寵異  
答所愛怒其逃殺之不怕也則常別作計較於是而寵異  
之反爲所笑至於易趙全等本自善計果得全便可因計  
散板升之眾但今卽以爲言恐事未必諧則吾先失著必  
須真得敵情乃可如此爲也此書中意未盡者幸轉語尊  
舅氏鳳磐曰諾蓋嗣是每計事不及書者必托諸鳳磐多  
不能悉記云乃鑑川得敵情的遂以其事聞並陳處置之  
策謂宜假那吉以冠服示優厚以繫老酋之心詔下兵部  
議時眾論洶洶本兵聞懾懾不敢出語又有少司馬者  
從旁尼之恐之以禍俾勿從議遂不定子乃力主總督議  
在必行不得已遂以題覆得旨這廣現募義來降宜加優

邊二

三

恤把漢那吉且與倣指揮使阿力哥正千戶還各照品賞  
大紅紵絲衣一襲該鎮官加意殺養候旨另用其制敵機  
宜著王崇古等照依原奏用心處置務要停當是時俺  
答聽趙全等唆誘業擁兵駐邊爲索孫計並調伊長男黃  
台吉兵至達近惶惶說言四起宣大按臣遂奏劾督撫總  
副等官人心益懼子爲題覆曰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姚  
繼可題稱隆慶四年十月初一日敵乘二萬餘騎自平威  
地方入境殺掠人畜巡撫大同方逢時登城見敵勢逼近  
鎮城乃慌忙無計謀出下策隨差旗牌龔喜通事土忽智  
而入敵營見黃台吉說稱我太祖叫這邊差一人去城上  
答話黃酋差賊帖木舍來見逢時引至城樓頂上密行譯  
審償賞送回又授謀者指以侵犯宣府地方黃果然起營  
侵犯洪州一帶其各該鎮巡將領等官有臨敵而僥倖苟

免者有畏敵而觀望不進者事跡昭然倘應研究乞將平  
敵參將劉廷王候敵退事定之日究問大同總兵官馬芳  
行令戴罪殺賊巡撫方逢時亟行罷斥總督王崇古免究  
仍行戒諭逐敵出境以靖地方等因奉聖旨吏兵二部知  
道欽此欽遵除馬芳劉廷王等該兵部議覆王崇古免究  
俱無庸再議外爲照方逢時年力精強才識敏練邊方允  
賴輿論共推今指其致款曲於敵營非有證據之實嫁禍  
患於宣鎮亦無知見之人況敵眾執叛乞降之時正撫臣  
臨機設策之日敵情既不可盡洩秘計亦難以自明但當  
要其後效何如耳果於事無成自難道其罪如於國有益  
口難掩其功今事未就而預責之何以能得其情若謀未  
諧而輟易之又孰爲善其後合候命下行令方逢時照舊  
安心供職務要協贊總督奮勵將士期收五利共圖萬全

邊二

四

固不可偏泥已見有跡未然之防亦不可臧沮人言然  
垂成之績通待事完奏請取自上裁庶人心不搖邊事有  
濟得旨方逢時著照舊供職子乃復召職方郎中譚之曰  
西敵所爲擁眾近邊者以孫故卽據按臣言在十月朔伊  
孫尚未處分彼固未知也今命已下總督方在處分彼若  
聞之當自退且今冬寒水凍草枯安能久住得邊只行令  
督撫嚴加提備安心處分便了一二日間當得消息正不  
可輒自周章先爲提阻致乖事機本兵如指撥行之於是  
督撫總副等官皆安得悉心計事督撫先既得優處那吉  
之旨乃即遣通丁鮑崇德直入敵營宣諭仍書宣諭詞語  
一通給付之崇德見俺答備述朝廷不殺伊孫之仁給賜  
冠服之恩而責問伊台黃台吉人犯之罪及告以趙全等  
叛逆犯法搆亂伊父子祖孫之情並許以執叛納款可得

伊孫之理開示順逆曉譬禍福僉答尙疑不信崇德乃出所賞宣諭詞誦示之僉答乃大喜而屏去左右語崇德曰我本意要進貢來都是臣富超全到邊哄我該坐天下教我攻掠城堡連年用兵兩下屠殺不得安生今天使我孫投順南朝乃不殺又加官又賞衣服恩厚若此我今始知中國有道德我前日所爲若果肯與我孫我願款款超全等贖罪我今年老若天朝封我一王子掌管北邊各部長誰敢不服再與我些絹布等物爲生我永不敢犯邊掠殺年年進貢將來我的位兒就是把漢那吉的他受天朝恩厚不敢不服隨遣華使二人同崇德回報督撫審覈得實乃備上其事得旨旨敕既輸誠哀懇且願款款來獻具見崇順伊孫准遣還仍賞綵緞四表裏布一百疋其乞封進貢一節著總督鎮巡官詳議停當具奏蓋十一月十三日

邊二

五

也子乃語資奏曰那吉是三品官可用緋袍金帶福蓋朱旗鼓吹送之去且傳語僉答道我說來那吉是我天朝官人不比尋常著僉答好生看待不許作踐他當是時僉答已將趙全李自馨猛谷王趙龍劉四馬西川呂西川呂小老八人擒獲十九日送入邊矣皆無得遣還旨乃以二十一日遣那吉還僉答既得孫而又見榮耀乃如此也相持感泣南嚮脫胡帽扇角稽首無已蓋庚拜天則脫帽敬之至也而求封貢乃益切鑑川以書報予且議所以封貢者暨趙全等行刑所予呼其使至問諭之曰趙全等叛逆多年勾引虜賊入犯殺掠人民攻陷城堡罪惡滔天先帝應高爵重賞購求不得今既得之必當款俘於朝明正其罪乃理之正且今天下假事甚多而說言更其多皆在邊行刑則今日殺了趙全明日就是假的將日彼趙全何可得

者乃假他人作趙全欺朝廷耳當是時而欲以真趙全示人可得乎即恐途有疏虞已防衛加嚴便了彼在敵尚可縛來乃今防其逸乎遂作書貽鑑川曰僕抱病神思憊懣然於處降一節未嘗不伏枕而慮也僕初意欲以西貢遣還一時而舉似於國體尤爲光大既見大羅云云又反覆思之人心不同恐贖日遲久內生他變翻爲不美則尊見良是故特擬從今果聞趙全等皆獲則上一節已完可喜也而公爲國之赤忠謀事之苦心可想見已然須有下節則上節方爲完美不然明旨既曰請封進貢詳議來說是已許之矣如不克終則明旨無著甚不可矣敵自三十年前遣使求貢則求封之心已久但彼時當事者無人慮之不善致有二十餘年之患今其初心固在又有事機而又得公在上威信既孚處置又善當必可成使國家享無窮

邊二

六

之利而邊民免無窮之害非公之功而誰也留降懸賞甚重已久奉欽依而按者以納降爲罪誠不知此金湖能與公同心佐成此事厥功茂矣方當論上賞豈可因人言遂求去乎必無此理當自有處也古云候誰在矣張仲孝友僕雖不敢望張仲而爲國之心敢謂與張仲同豈肯聞於浮言使大將不能成功哉惟公安心暢意始終此事不必更懷憂虞也阿力哥似當留之蓋彼乃吾千戶若遣之還恐僉答甘心此人則不惟有傷事體而歸降之人不能庇佑卒使不保亦非天理人心矣若僉答既得封貢成一家矣於此時而遣之往來明言不許害他庶乎其可也又況留此一人則亦可以時問敵情而知彼中之動靜與夫所以制馭之策亦自吾之利也試再思其何如趙全等還當解京獻俘請於皇上告郊廟而後正法乃可以號令天下

僕病愈續二日以事關緊切勉強放筆奉事惟公裁鑒焉於是督撫乃以趙全等并先獲張彥文九人者檻送京以十二月二十二日至方送法司時予邀同官至射所面審之七人者皆無言惟趙全李自馨有言而李自馨者故生員也乃數言不能明者全一言即明之果驍點異常予問全曰我要奏皇上寬汝死令汝殺效能令曰能予曰汝爲俺答腹心年久安保無他全曰小的在西用事多年也曾替他掠地攻城使他大得志又每以衣服飲食器用珍奇之物常常供奉我李順他可謂至矣乃今爲他一箇孩子將我等綁縛而來不如蒿草無恩至此我恨不得食其肉尙可與見面乎予曰汝能用多少人馬全曰兵貴精而不貴多將在謀而不在勇兵多累贅不如用少輕健耳予曰汝且去遂送刑部獄中予因思曰敵得吾人即用之知吾

邊二

虛實而入犯每得利吾得敵人乃即殺之反爲彼滅口非計今誠宜奏於上姑緩全等死案以美食好衣而明告之曰上欲用汝報效然無便用之理必是汝等盡說敵情各獻破敵計待汝言果效乃始用之也於是但有敵情即以問之則吾可以得敵中虛實而即以制之有不愈於夜不收偵探無實者乎因又思曰中朝議尚洶洶封貢事尙未行今刑章未正爲此出奇事恐又惹紛亂有防後著不如已之而沽口幸在乃不得已焉敵情亦可惜也於是選伶利曉事衛經歷九人使入獄中人守一週隔別不得相通日飲之酒而謂之曰高爺要上本饒汝死令汝立功汝須吐實敵謀言果有驗乃可用之不然汝負大罪可使用耶因問以敵之所長者何所短者何其所幸中國者何所畏中國者何具將領幾人是何姓名年紀各若干所領人馬

各若干某強某弱某與某同心某與某有隙其所計欲如何中國如何可以制伏以及讖息動靜皆問之曰各書一紙來於是九人者如台行之因甚悅各盡其說每日暮九人者各送揭帖至得敵情甚悉至今封存焉暨法司以獄成奏上遣官奏告郊廟臨朝受俘而陳諸市梟其首傳示九邊乃加恩內外大小有功諸臣陞賚有差於是鑑川上疏言封貢事詔下兵部議時眾論洶洶愈甚言官各上議鑑川且被排擊人爲之危予力左右護持之兵部覆仍令該鎮再議鑑川肩任愈力不爲沮與該鎮諸臣仍執前議上兵部又覆令五府九卿科道會議議上各有異辭卒依違靡定得旨這事情重大所議未見停當還再詳議來說予計此至廢寢食因念曰敵人候命久不得或生變而人情乃如此則究竟謂何乃令中書官檢出內閣所藏成祖

邊二

封忠順忠義等王故事其間敕諭之詳詳資錫之隆厚繼悉皆備乃召職方郎中至關令持去以示本兵暨各當議事之臣人乃始知祖宗朝亦有此事而予乃力排眾議公言之曰今所爲紛紛者動以宋氏講和爲辭不知宋弱敵強宋求於敵故爲講和今敵納貢稱臣南嚮稽顙而吾直受之是臣伏之也何謂和又動以先帝禁馬市爲辭不知先帝所禁者官與之市而仇鸞爲奸者也然遼東不互市乎今正如遼東例與民互市耳何謂馬市之禁又動以敵必渝盟爲辭敵往果隊內犯直至近郊殘毒爲甚豈皆封貢致之哉縱使渝盟不過如往歲之人犯而已矣而又能加乎然亦常有二五年安則是數年之後繼如往年耳而今且得靈息乘暇修吾職守之備備既修則伸縮在我任其叛服吾皆有以制之即叛固無妨也獨奈何舍此不



計而徒爲紛紛乎較數十年犯我無狀甚矣然竟無加之何今稱臣納貢叩頭呼萬歲亦可以伸吾君父之威獨奈何不敢勝消而畏懼之至此乎且議也者可否參者也使事本是而皆以爲非是何智者之多也今議事之臣紛紛然者豈皆審究利害爲國謀哉徒見事體重大故發言相左恐後有不諧者則以爲其道不曾說來以是推發而已而豈其本心然乎且吾豈不懼禍哉乃獨如國事何蓋反覆萬言中朝悉聞之於是兵部見事不容已乃如總督議覆上得旨這事情你每既議處停當都依擬行於是禮部以封爵請得旨俺答封順義王寫敕與他還賞大紅五綵綵絲蟒袍衣一襲綵緞八表裏蓋三月二十八日也而旋又加見都力哈黃台吉官都督同知仍各賞大紅綵絲獅子服一襲綵緞四表裏與之較餘指揮千百戶六十三員

卷二

九

時貢市議尙紛紛而老把都死其婦頗有異志鑑川書來計事子答之曰來論四事區畫周悉僕熟思之可從而無他議者一可從而無議者二雖從者一夫與之以印使其相傳爲重此可從而無他議者也用廢鍋不用潑鍋用以充賞而不用以開市庶有限制而彼不可多得鐵其爲諸親乞賞所宜給之然須議爲定數每歲爲常以後不得再行添乞庶絕他日之紛亂此可從而無議者也至於敵使之入本無關係利害而又可以慰僉答之心矣不可者但敵無終不渝盟之理而但有形迹即據以苛責乃我中國藉神之故態也今只在外處分他日渝盟無可說者若令之人則或有渝盟之時必以爲釁由此起而追究始事者之失策此可不豫爲之計耶故直厚賞以遂其黷利之心而不必令人乃爲穩妥此非以處敵人乃所以處中國之人

也處中國之人者乃所以爲公他日處也而可不審慮之哉若夫老把都之婦既有異心則任其屬去彼既不貢吾亦不市彼如作歹吾嚴兵以待有戰而已切不宜委曲遷就招致其來蓋天下之事人有求於已則重已已有求於人則輕爲一敵所輕則諸敵皆輕之而攜持要索之事起款顧反不得永矣況諸部皆正伏順而此一老婦又何能爲吾只加厚諸部而於吉能之喪恩禮皆備此老婦者置之不理亦不以一言相通故示寬之之狀彼必自無意思搖尾乞憐吾乃始數其罪而容之則伸縮之機在我自可以制取諸部不然便任其去亦無害也大抵公意欲得此完全恐有破綻僕則以爲必有破綻而後可保其完全彼若全順吾全禮之彼若全背吾全不聽彼若有順有背吾則有禮有不禮做成此等規模氣象使彼常有恐失榮利之

卷二

十

懼而吾則加厚撫賞又有以悅其心如有不馴便少加頓挫以示不甚要緊之意斯爲羈縻之理就中若過爲委曲遷就求全則其機在彼勢難久而使人退有後言他日反作奸人之話柄破綻甚焉僕每有此意而未得一告乃今略陳其概如此惟公其裁之又昨見大疏內語侵前按不惟前者難爲心而繼者亦難爲顏面恐激出事端不美也僕惟各加撫慰已皆無他說矣然不可不告公知之於是貢使入京議止而老婦後亦馴伏又俺答乞番經并討番僧講說鑑川書來計事子答之曰前教三事有何不可行者而部科皆難之即如鐵鍋往敵入犯搶去者何限顧能斬之耶而今便云不可是必使搶去而後可也前已明諭此意今尙不見處分茲承教領悉番經已有定說與之矣番僧必須得人而厚遣之令其講說勸化必當順天

道尊中國戎殺爲善卽往西天做我佛如來豈不快哉蓋順善此舉乃其寄弔之機惟公成就之也僧須用二人若止一恐任其所言別無見證中有弊端耳聞市一節聞前此吾民欺哄敵人得利甚多彼亦必知之當漸起爭心非可繼之道也今須明禁俾少利焉足矣不得如前所爲如此卽順義聞之亦當感悅謂我以一家待之也時撫賞議未定黃台又欲帶二婦人入居山後伊親屬葬處鑑川書來計事予答之曰敵人性本貪婪惟利是顧誘之以利卽死命亦可制則撫賞定宜從厚正不必惜此小費已每與司計並各科道言之其理既明當無苛責者也各院出納之吝公還當曉諭之財固不可浪費然當濟事處却從周當則留之又何所用況其出亦不多乎禁民不得取馬利太多前已言之諒自有處二事則當則敵可羈而參矣

邊二

十一

至於黃台以二婦帶入居此必不可彼豺狼也畢竟難作一家人况逼近山陵事亦當慮若止顧目前之款順而不爲他日之遠圖則今日之完全反成他日之覺豫顧公之深思之也大抵各部既順則黃台乃孤雛耳卽有跳梁亦何能爲不趁此時且從且違且恩且威以惴其心而定下規模乃惟其言是從則他日事體已定處之豈不難哉故思以爲此宜厚賞而遣之還不必拘之可也惟公裁之時宜鎮撫臣吳環洲新開府來議邊事予答之曰處敵一節僕朝夕在念正如公意得來諭爲之躍然大振此事必有利而無害而時人見之者鮮發言及庭有如鼎沸陳說利害恐動上下使非僕力爲主持幾何其不壞也且又動以宋人講和爲比嗟乎天下之事以己求人其機在入以求已其機在己宋人不得已而求和於敵其機在敵

故曰講和今敵求貢於我則其機在我直許之而已貢之而已譬之犬然當其搖尾乞憐直養之而已何以謂和哉又先帝禁馬市者謂如庚戌後官與之市者也今所云開市不過如遼東故事與民互市耳又何以謂馬市哉事理有在機會可惜鑑川毅然請決可謂雄傑然得公此說益爲有助而公爲國之忠謀國之智皆可具見豈不亦雄傑也哉又書來計事予答之曰承示防敵事宜委曲詳悉具見留心之密鑄市一節部議與以銅鑄既利其用而不可以爲兵似亦通得撫賞窮彝且有定數以後不得加損爲當卽章則直給與之可也惟是敵使之入還須議處停當該部卽覆本矣老把都之婦既有異心任其颺去彼如不貢吾亦不市以示絕之之意却只加厚諸部而於吉能之喪恩禮周備直待彼自求我乃始答之斯爲得策若恐其

邊二

十二

不來遂加委曲則不惟老婦所輕而諸部皆輕我矣況諸部皆順而此婦獨何能爲僕已將此意告知鑑川不知近日事體果何如也又車彝有遁去者按臣以爲言環洲書來計事予答之曰車彝原不甚係輕重去者亦不多人而輒爲張大若此蓋不惟武弁好妄報而監察者亦好甚言然又不惟監察者好甚言而本兵亦好支吾了事天下事何由濟也僕已與本兵言只著督撫議處既獲得旨矣敵之貪得如犬之逐臭只委之以利無不可餌而制之者正不必拘拘於毫末之間也此意亦每與司農及言官道之此後當亦不爲若計前又曾與鑑川書言聞市時須禁吾軍民不得欺彼而多得其利如此則不惟彼獲利多而又見吾以一家人待之其感又當倍也大抵見小利惜小費必不能濟大事今只照公意爲之俟當力主於內必不至

爲人所撓也又以十二事來計子答之日來諭敵情十二端其中可從者六不可從者六以愚計之其所謂可從者有一難行有一還當審處蓋貢使入京端不可開此難行者也撫賞窮彝宜稍從優厚如遂開報人數議明賞格則彼初尚知恩以後遂爲定例持券以索亦只視為故事誠不如且爲活法有無多寡視彼恭順何如隨時處之則或俾或縮機常在我恩且不測甚可以運我鼓舞之權似爲得也然惟在公則可若他日無善處之人不能斟酌非寡吾惠必失敵心事有乖張弊且百出則又不如議爲賞格之可常此當審處者也其四則公之議皆是矣其所謂不可從者有一亦通得蓋錫釜彼所必用嚴禁爲難若如前議量與廣鑄究竟無甚利害不惟以遂敵人之望而亦以止中朝之紛此亦通得者也其五則公之議皆是矣惟所

邊二

三

行也時套人吉能亦款懇乞封貢三邊總督上其事謂宜封貢而不宜互市意有異同得旨某受三邊重任套人應否互市當有定議却乃支吾推諉堂大臣謀國之思且不究還作速從實議來不許含糊誤事授官通貢依擬予乃貽總督者書曰貢市一節尊意謂止行於宣大而不行於三邊僕則以爲三邊宣大似難異同不然則宣大之市方開而三邊之搶如故豈無俺答之人擇吉能而搶於三邊者乎亦豈無吉能之人擇俺答而市於宣大者乎是宣大有市之名而固未嘗不搶也三邊有搶之實而亦未嘗不市也故茲事也同則兩利異則兩損願公之熟計之也於是兵部議上吉能封貢事得旨這各營官職都依擬吉能還賞大紅紵絲衣一襲綵緞四表裏寫款與他蓋吉能官都督同知而其餘指揮僉事者八千戶者三百戶者六繼

而三邊總督議互市疏至如宣大例上乃允之而邊事協一矣於是俺答率諸部長上表謝恩貢上馬三十銀鞍一上嘉納祭告郊廟而賞俺答大紅白纓紵絲衣一襲綵緞八表裏吉能等賞如宣大例於是俺答又擒叛逆達全餘黨趙宗山等四人張哲等十八人來獻得旨俺答執逆來降誠順可嘉賞銀三十兩綵緞四表裏至是三鎮市竣繼乃上疏敘內外文武有功官而以內閣爲功首兵部覆稱內閣高某竭忠體國用夏變彝功當首敘宜厚加陞賞世廢上發閣擬票予乃具揭辭免上從下御札必欲加恩子乃具疏辭曰該兵部題稱三鎮貢市完擬加恩有功人員首敘臣等贊業微勞擬厚加陞賞世廢伏蒙發下擬票臣等隨具揭辭免節奉御札邊境輯寧等贊業大計加陞應擬旨來欽此臣等聞命不勝感戴不勝惶懼夫藥

邊二

十四

部奉貢稱藩誠古今希曠之事然乃皇上盛德孚格神武布昭所致臣等何力敢貪天功且臣等夙抱苦心向未敢明其意方茲事之始也羣議紛亂日異而月不同幾方令而忽奪其成計未就而先幸其敗當是時欲擬却那吉之降則縱桃松寨之辱國可徵也而恐又傳笑於四方欲擬拒俺答之貢則斬石天爵之貽患可徵也而恐又結禍於俄日臣等用是殫精悉慮仰贊宸謀成此大計但以盡此一念爲國之心即禍福所不敢計又何敢以倖功也幸賴皇天鑒臨聖主明斷於上俾邊臣之謀得以有終即今封貢互市皆已竣事三陟晏然實無一矢之警境土免於蹂踐生民免於戾劉客兵不調裕藏不發即邊費之省不下百餘萬即胡利之入不下數十萬縱使彝部明歲載輸盟而我中國今歲之利亦已多矣有尊而無辱有益而無損

昭然矣蓋至是而事理始見臣等爲國之心始得少償  
八既得償爲國之心則臣等志願已畢不啻萬萬足矣而  
何望乎即臣等夙夜圖畫不無少效微勞然備員輔弼  
以職分當然所以仰報皇上之隆恩者曾無萬分之一而  
遂因以冒叨隆盛實所未敢此臣等懇摺血誠鬼神昭察  
非敢有矯飾也伏望皇上俯垂昭鑒特允辭免則不惟恩  
分獲安而臣等初元亦可以白原非有所爲也疏奏上見  
于意懇有旨卿等所奏准辭還各賜銀五十兩半牛衣一  
襲於是予伏自念曰吾所爲力贊成封貢者意固有在也  
今封貢已成乃不一明吾意則封貢其謂何遂上疏曰具  
官某等謹奏爲敵畧內附邊患稍寧乞及時大修邊政以  
永圖治安事臣等竊惟來者不拒帝王駁葬之方忘戰則  
危聖人保邦之訓臣等北敵俺答率眾款塞稽顙稱臣奉

邊二

主

貢闕下數月之間三陟晏然曾無一塵之擾邊氓釋耒而  
荷鋤闕城燧烽而安枕此自古希觀之事而今有之實我  
皇上聖德誕被神武布昭所致中外臣民所以歡欣忭舞  
戴頌於罔極者也然初議之時發言盈庭而臣等獨仰奉  
宸斷贊成大計者其說有三夫敵人之性譬之禽獸適其  
欲則搖尾乞憐違其願則狂顧反噬爲中國計惟當順所  
刊而因以制之固非可以禮樂馴服法度繩約者也昔嘉  
靖十九年北敵遣使求貢不過貪求賁資與互市之利耳  
而邊吏倉卒不知所策廟堂當事之臣懼於主計直却其  
請斬使絕之以致點敵怨憤自此權取大舉入犯或在宣  
大或在山西或在蔚昌甚或直抵京畿三十餘年迄無寧  
日遂使邊境之民肝腦塗地父子夫妻不能相保膏腴之  
地棄而不耕屯田荒蕪鹽法阻壞不止邊臣重苦莫支而

帑儲竭於供億士馬罷於調遣中原亦且敵矣此則往歲  
失計之明驗也今天祐國家使其裔孫來降賴朝廷處置  
得宜彼遂戴恩慕義請貢稱藩是天以安攘之機授我也  
我於是遂因而受之則不惟名義爲美而可以息境土之  
蹂躪可以免生靈之荼毒可以省內帑之供億可以停士  
馬之調遣而中外皆得以安此其一焉國家時常全盛自  
可以鎮馭四夷況復輸誠叩首稱臣請貢較之往歲呼器  
要索者萬倍不同彼既屈服於我我若拒而不受則不惟  
阻其嚮順之意又且見短示弱將謂我畏之而不敢臣非  
所以廣明主威德於四海也故直受而封錫之則可以示  
輿圖之無外可以見榮曠之咸賓可以全天朝之尊可以  
伸中華之氣即使九彝八蠻聞之亦可以堅其畏威歸化  
之心此又其一焉然斯二者猶非要領之圖本意之所在

邊二

六

也夫敵自庚子猖獗以來先帝常切北顧之憂屢下詔諭  
修邊邊務然勞力費財卒無成效者非徒當事之臣苟且  
支吾而然也敵時內侵應接不暇雖有修爲隨經發擄方  
尺寸之末成忽尋丈之已壞是故不能有所積累以就一  
事徒勞費而無功也今敵既效順受吾封爵則邊境必且  
無事正欲趁此閒暇之時積我錢糧修我險隘練我兵馬  
整我器械開我屯田理我鹽法出中國什一之富以收胡  
馬之利招中國攜貳之人以散勾引之黨更有沈幾密畫  
不可明言者皆得次第行之雖點敵叛服無常必無終不  
渝盟之理然一年不犯則有一年之成功兩年無警則有  
兩年之實效但得三五年寧靜必然安頓可定布置可周  
兵食可充根本可固而常勝之機在我當是時也彼若尋  
盟我仍示羈縻之義彼若背約我遂興問罪之師伸積進

退自自餘地敵狂故態必難再逞而中國可享無窮之安此則要領之圖本意之所在也由前二說乃目前之計既皆驗於行事由後一說乃久遠之計方取必於將來是在本兵及邊方督撫將領諸臣加意而已若能仰承廟謨實心修舉使邊事日勝一日是爲長治之基若不思社稷之深計不識朝廷制馭之微權苟見一時盜息遂爾怠玩偷安無復備戒之慮沿習故套擄弄虛文止圖苟免一身固顧貽患來者則不惟良時一過不可再得而從此邊備寢弛久愈難振卒然有變將何以應則是利未得而已損其害敵未制而反制於敵所謂病加於小愈乃大亂之道也而臣等一念謀國之忠他日翻成誤國之罪矣此在今日不敢不以明言者也伏望敕下兵部嚴飭各該督撫將領諸臣務要趁此閒暇之時將邊事大破常格著實整頓有

邊二

七

常改竅易職者明白具奏議處毋得因循自誤仍乞敕下一道戒諭邊臣責其成效此後再乞每年特差才望大臣或風力科道官二員分投閱視要見錢糧比上年積下若干險隘比上年修增若干兵馬比上年添補若干器械比上年整造若干其他屯出鹽法以及諸事俱比上年拓廣若干明白開報若果著有成績當與輪斬同功若果仍襲故常當與失機同罪而必不可赦何也往歲疆場多壘欲爲而不得則其無功猶可知也今既無事可以爲矣而仍復玩愒致誤大計則實有欺君愆事之罪又何以恕哉如是則邊方之實政日興中國之元氣日壯廟堂得坐勝之策而宗社有永安之祿臣等區區謀國之忠亦可以有終矣邊方幸甚天下幸甚奏上上嘉納得旨邊境既寧邊政正宜及時修舉覽卿等奏具見爲國深遠忠誠著兵

部看議來行於是兵部覆言如議時又有黃台吉索史大官事督撫以報予各答之書曰黃敵索史大官來見一節僕反一思之必當有處古云威不立則惠不行今觀黃敵初選選不受封賞拘悍可知而今又索史大官乃故爲無賴之狀以挑我耳若遂從之是示弱於黃也史者屬莽久爲吾用而吾不能護庇是示弱於史也示弱於黃則今日之封市不足爲罕示弱於史則昔日之撫養不足爲恩目前之事雖必可了而方來之漸或有多端所宜深思者也況俺答既已心服且都吉能既已帖伏黃敵一校其勢已孤安能獨逞即逞也吾以全力應之又何所畏不趁此時虛簡定帖將來日久諸部或有起他心者而此部乘之則不可圖矣且今亦不必與之惡做只以理論之陰折其驕悍之氣彼如不悛吾亦不理彼如無狀吾即明言與絕彼

邊二

大

敢來犯吾合史大官之惡與之決戰孤雛摧之何難必待其計窮求憐吾乃施以不測之恩又使之過望而深喜如此則操縱之機在我而彼莫可以窺庶諸部之款順可要諸久而史大官者亦氣舒心感歡爲吾用而無復有他計也夫大抵欲堅敵人他日之心在乎今日處置之善而處置之善莫如乘新惠之後以示威威立而惠乃不棄况眾既歸而一人者亦自難叛正不必徇之之日也願公之熟計之也督撫如計行之黃敵亦遂馴伏時古能欲搶西番甘肅撫臣奏恐道出本境邊外爲患敕令宣大總督禁束經川以爲言予乃語本兵曰禁敵搶西番理既難通而套人亦委諸宣大總督更難通令窺勿覆而乃以書答經川曰黃敵頗驕悍且孤校難叛似宜借史大官事稍抑之待其調帖乃已庶諸部之款順可要諸久試更思其如何吉能

於西番事已令本兵立案不覆矣蓋不欲其犯我又不欲其搶番豈人情哉若然是仍令犯我而後已也但明言許其言又非國體故直不覆付之無何有而已矣又蓋夏撫臣奏欲給敵官俸錢川爲言子答之書曰承示敵情詳悉爲感爲慰趁此閑暇亟修內備旣充則伸縮在我敵不足計矣惟公之留神也敵本非吾族類封貢通市乃是舊際之計而初則人甚難之及見事成則又議令支俸豈不畫蛇添足可笑也已合廢不復矣蓋至是而諸策皆盡邊事底寧貢市以時中外靖謐人情忻無復他說矣是舉也非鑑川弘才赤膽孰能爲非子愚直朴忠孰肯主追憶始事時舉朝爲敵議論百出震撼擊擣旁觀者危之而予也止知有國不知有身止知事機可惜不知利害可慮徒以子然之軀獨立危言力排眾議成敗禍福誠莫

邊一

九

觀其所歸也賴先皇明聖垂鑒不疑斷出宸衷迄遂成事國勢尊安邊鄙不警歲可省內帑百萬之金邊民百萬之命財貨無耗之搶掠民狎其野穡人成功已三年矣卽未知他日何如然亦既得策庶哉可少盡臣子報主之心而予又得俛首領返仁齋讀書談道以畢餘年豈非幸哉噫豈非幸哉

邊略卷二

安邊紀事

邊略三

國家九邊皆鄰敵在宣大山西則有俺答諸部在陝西三邊則有吉能諸部在薊遼則有上蠻諸部東馳西驚擾我疆場迄無寧歲幸未俺答率老把都兒黃白吉賢吉能等稽類稱臣納貢於是七鎮咸寧獨土蠻強猶首建州諸彝與之聲勢相倚時為邊患惟遼東畿輔左臂巡撫之任責兼軍務尤在得人會撫臣者去子思代者議欲用副使張學顏或曰未聞時譽子曰此人卓犖偶儻時眼不能識置諸營錯利器當見會侍郎魏確菴至于因閑日遼東撫臣去誰可代者確菴思良久曰有張學顏者可予曰得之矣公知人甚遂擬上詔允之於是張乃履任才既不羣器又不次遂慨然有吞敵之志先是子因西敵臣伏題請整飭邊備下敕各邊督撫諸臣乘時修戰守之具訓練兵馬

邊三

務精壯哨探敵情務得的確調遣應援務中機宜俾禦敵之策萬全無遺云云張遵行惟謹經畫周詳號令明肅而總兵官李成梁又驍勇多謀喻忠為國者張乃與同心協力日為計至冬十一月建彝汪住等聚精兵六千餘將人犯偵至成梁即整兵馬設方略列陣以待次日敵人勢甚盛成梁迎敵身先士卒力戰敵見我兵多又精銳非常時比也戰不數合遂披靡我氣愈振無不一當百會兵四合使前後受敵首尾不相顧大敗當陣斬首數多殘傷餘敵棄馬騰山穿林奔去成梁乃乘勝長驅直抵其巢穴各寨復齊力拒戰我軍各用銃礮四面攻圍奪壘殺傷更多遂還師計斬首敵五百八十有八斬渠首把兒太衛公提二人獲遼馬六百餘匹明甲二百一十三副兵器無算陣亡軍士八名射死官馬二十二匹國制斬敵首至百一十者

為大功宣捷稱賀益當五倍而餘於是總督臣劉應節撫臣張學顏以捷聞並敘各有功官役詔下兵部議兵部奏曰北敵汪住等敢於深冬冰凍之時糾眾入犯勢甚猖獗總兵官李成梁督率官兵效死血戰始而夾剿前鋒終而直搗巢穴斬首近六百之多計功踰五捷之外且斬有渠首二人奪有明甲二百餘副鋒馬六百餘匹其餘彝器甚多官軍損傷甚少不惟近而土蠻見之寒心亦且遠而俺答聞之喪膽茲惟大捷允謂無前皆賴我皇上天威震疊神武昭嘉納輔臣之議特頒敕諭督責邊臣盡心防禦以故一時文武諸臣仰承廟算委身奮志立有奇功誠宜行令禮部並行欽天監擇日鴻臚寺具儀於早朝時將差來人員引至御前宣捷稱賀以揚我皇上中興之大烈詔允行之兵部乃又奏曰據總兵官李成梁稱總督侍郎劉

邊三

應節履行戒嚴之令巡撫都御史張學顏大申薄伐之威又該總督撫鎮官俱稱大學士高某某具題練兵馬整器械等諸事又請頒敕諭責令臣等將一應戰守事宜著實整理定廟謨於密勿之中收膚功於邊陲之上各一節為照自遼東以至甘肅九邊皆與敵鄰我太祖驅逐於前我成祖犁庭於後雖天威震疊如霆如雷然二百年間不免侵軼之擾甚至攻陷邊城踐踏畿甸樞管之司時無停頓封疆之吏日事奔馳固未有若今隆慶五年之全盛者在西敵則納款稱臣絕無煙塵之警錢糧節省者不啻生靈保全者無算千羽之舞真再見於虞廷在東敵則斬首六百幾於巢穴之空敵其王二人奪其甲馬千數捷伐之威殊有光於周雅仰惟皇上聖德神功出自天授上增三祖之光下垂萬世之憲臣等淺昧何所踰揚但一時諸臣

效有助勞理當甄錄在內則如大學士高某池上夢龍機務運諸掌上禁中頗效微情如在目中定貢市於西陲善謀善斷授方略於東服至再三竟成假武之休茂著平戢之績向雖連章辭免出自中誠今當懲賞式頒實關彝典軍功難掩公論久虛仍當併論以示恩在外則如總督侍郎劉應節威揚閩外猷壯師中著豐功於三韓決勝算於千里法當首論巡撫都御史張學顏銳志籌邊實心任事功收三捷雖總兵效命之忠謀出萬全咸巡撫發縱之力法當同論至於總兵官李成梁名騰九塞勇冠三軍血戰全勝之略數十年來罕有其傳功本殊常思當破格其餘文武各官既該督撫官敘論前來臣等逐一參詳俱屬允當合候命下將高某某特加陞賞仍與世廕劉應節張學顏同加陞賞李成梁厚加陞賞仍超廕其子以示

邊三

三

優異其餘各官均宜加恩以旌有功奏上發閣擬票子乃分別功次擬劉應節陞俸一級賞銀四十兩紵絲二表裏李成梁陞署都督同知廕一子正千戶世襲張學顏陞右副都御史照舊巡撫還各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餘各加恩有差而閣臣恩獨不擬票具揭辭免上既允諸所擬而手札諭令擬敘加內閣恩子乃具疏辭曰先因西敵貢市事完該兵部論敘有功人員首及臣等擬加陞廕臣等未敢擬票具揭辭免伏奉御批邊境輯寧等贊襄大計宜加陞廕擬旨來欽此臣等復具疏辭免乃家俞允茲因遑左大捷又該兵部論敘有功人員又首及臣等擬加陞廕臣等又未敢擬票具揭辭免復奉御批卿等運籌制敵功當首論宜加陞廕擬敘來行欽此豈何濫論恩眷隆厚臣等不勝感戴但臣備位台司謬蒙皇上心膺之託竭忠

效力理所宜然委的不敢言功伏望皇上特賜停擬察臣等照舊供職以圖報稱斯於愚分獲安所有敕旨仍未敢擬臣等無任戰慄之至得旨卿等宜承朕眷還擬敘來欽此子又具疏辭免上又不允而下手敕吏兵部竟加恩焉子又具疏曰先因遑左大捷該兵部題敘有功官員首及臣等謂西敵率眾歸降東敵大加挫敗成出有臣等籌畫未厚加陞賞世廕等因伏蒙發下擬票臣等即具揭辭免未蒙俞允即又具揭辭免又未蒙俞允茲於正月朔日准吏兵部咨欽奉敕諭輔臣高拱張居正運籌制敵茂著忠勳茲特加恩拱加柱國進兼中極殿大學士給與應得誥命居正加少師兼太子太師餘官俱如舊還各廕一子錦衣衛正千戶世襲如數奉行欽此臣等聞命震惶罔知攸措謹據衷懷憤憤哀嚴竊惟人臣各有所職盡其職而有

邊三

四

所建立則為功如調度兵糧發縱指示以保固邊疆督撫之職也躬環甲冑率士卒戰則為戰守則為守將帥之職也若乃經略得宜強敵款款戰陣克捷邊境肅清則其功焉何者其所職在此也至如臣等之職果安在哉國朝設置閣臣初止備問代言而已後乃隆以尊階委以平章重務是輔弼之臣也輔弼之臣上佐萬幾無專職而其職無所不兼必使陰陽調和紀綱振飭百官奉職萬姓樂生禮教流行風俗淳美兵強財足四彝咸賓然後其職乃盡盡其職乃可言功今水旱時聞漕渠未利紀綱之廢地者未盡修復官寮之縱肆者未盡汰清黎庶尚爾流離風俗尚爾凋瘵帑藏告匱行伍不充諸如此者皆是臣等贊襄罔效廢職之罪實多即西敵歸降東敵挫衄不無露晷微勞然揆之職分纔萬分之一會不足以補罪而敢言功乎臣



等受皇上心膂之寄且疆荷溫綸迄加恩渥實感徹心骨  
安敢矯激沽名有孤聖眷顧其理本如此而臣等表率百  
寮其自處之理本當如此故敢不避煩瀆懇切陳情伏望  
聖慈俯鑒愚悃收回成命俾臣等仍舊得罪供職勉圖報  
稱則不惟事理得當而冒叨之咎臣等亦可以免斯爲幸  
大矣冒干天威不勝戰慄祈請之至得旨卿等功在社稷  
宜承恩眷勿再固辭予乃始拜命先是張書來報捷且稱  
任尙淺辭免加恩甚力予答之曰出塞大捷數十年所未  
有者非公壯猷何以致此上覽奏喜動天顏且示恩於西  
而又立威於東國勢乃益強矣便當奏請宣捷策勵昭示  
中外公安得辭也時成梁屢有勦殺予見其忠勇奮勵恐  
恃強輕敵乃貽張書曰李帥威聲大著誠爲可喜然從此  
須當自慎儻恃勝輕事則有不宜公幸代僕一告之亦愛

邊三

五

助之意也時土蠻乘我用兵後謀入犯亦既露形張書來  
計事予答之曰大捷策勳已有成命今土蠻謀犯既云露  
形則防備宜周仍期一捷斯國威益振蓋土蠻自謂強於  
東敵故敢乘吾戰勝解嚴而窺伺之以爲吾氣且驕吾力  
且疲而因遂可以得志也今須整棚人馬愈加奮勵彼出  
吾不意而吾亦出彼不意大加挫衄則西北諸部皆落膽  
矣李亦有揭至予答之曰將軍逐敵長驅有此大捷可謂  
奇偉丈夫聖主褒功恩禮隆厚豈人之所易得哉今土蠻  
謀犯亦既露形須再得一大捷則國威益振是在將軍奮  
力耳然須慎重計出萬全乃可會剿鎮總兵官戚繼光亦  
有揭至予答之曰今歲剿鎮事體較之往時關係尤爲重  
大何也西敵新附而東敵尙然內窺若遂得志則有以陰  
鼓而敵驕心雖得貢市不足爲罕也必須大加一挫則不

惟北敵寒心而西敵亦皆知畏貢市乃可永焉況西敵不  
動則東敵無援吾無西憂則得以專力於東以防秋之全  
力專用於失援於敵若在不得一勝則天下之事更無可  
爲豈惟將軍之辱而愚亦無面目立於廟堂矣乃土蠻竟  
不入

邊略卷三

邊三

六

靖南紀事

邊略四

隆慶庚午子還內閣兼理銓務先是貴州土官安國亨安智各起兵誓殺撫臣以叛逆聞勅兵征剿弗獲且將成亂子深念之時撫臣者去子欲得人以代而太僕少卿阮文忠公沈毅可屬以事乃推爲都御史巡撫貴州制曰可於是文中來謁事于語之曰所爲用君貴州者爲處安國亨事也君必勉之阮曰安國亨事謂何子曰吾聞安國亨本爲羣姦撥置宜往播虐遂讐殺安智以致信母疏窮兒安智懷恨報復相讐殺無已其交惡互讐皆口誣辭不足憑乃安智不能勝國亨撫臺欲爲智伸意圖善然却爲智所欺而擁兵居者又爲智所紿而謀勦干戈則多矣國亨不服拘提乃見撫臺右智而疑畏不敢出也而撫臺遂奏以叛逆然乎哉夫叛逆者謂敢犯朝廷而去而爲亂者也

邊四

今彝族自相殘殺果是敢犯朝廷背去爲亂乎竊拘提不出亦只違拘而已而違拘何以爲叛逆乎乃遂輕兵掩殺彼彝民安肯束手就戮故各有殘傷然亦未聞有國亨領兵拒戰之迹固可訪而知也而今必以叛逆論之亦甚矣人臣務爲欺蔽者地方有事匿不以聞乃生事倖功者又以小爲大以虛爲實始則甚言之以爲邀功張本終則激成之以實已之前說是豈爲國之忠乎君行矣宜廉得其實而虛心平氣處之若果如愚所聞則當去其叛逆之名而只窮究其讐殺與夫違拘之罪則彼當必出身聽理一出身聽理而無叛逆之情自可見於是只以其本罪罪之當無不服斯方爲國法之正天理之公也今之仕者每好於前官事務有增加以見風采此乃小丈夫事非有道所爲君其圖之矣阮至貴訪得其實果如子言乃書報于並

邊四

實乃禍在不測且圖苟全地方官更復不原其情遂至激而成變乃又卽以爲叛逆之證可恨也今觀安國亨上本訴冤乞哀懇切叛逆者若耶而地方官仍復不爲處分仍以叛逆論之遂使朝廷欲開釋而無其由安國亨欲投順而無其路亦已過矣且安智安國亨之所讐也況非我族類而乃居於省中謂何安智在首則諫言日甚而安國亨之疑畏日深安國亨之疑畏日深則安智之禍愈不可解是挑之使鬬而增吾多事也故愚謂安國亨之罪固非輕而叛逆則不然安智當別有安插而舍居則不可惟在處置之得宜耳以朝廷之力卽族滅安氏何難者顧事非其實而徒勤兵於遠非所以馭夷人而安中國也顧執事熱思之也時彼中號令未明安國亨疑畏益甚拘提益不肯出聲言恐軍門以勸問誘我出殺我又恐安智兵來掩

二

殺乃日擁兵自衛於是阮乃上疏請兵糧爲征勦計而書來計事手續之日唯阮子誤矣安國亭所爲不出者疑畏深也今明旨既下事在必行是真以叛逆處之矣處以叛逆彼將叛逆自爲也將不逼而使即償乎且彼葬人且而勢師費財卽族滅之何爲況未必然乎未必然則惡可已其說長矣足不惟致彼以假爲真而我亦終當以假爲真也時在閭思之環牀而走同官者曰公何環牀走子曰思貴州本耳欲從之則非計欲無從則失威日然則當如何子曰今撫兵疏請兵糧征勦而安國亭亦有奏辭辯諶乞哀甚懇固各有說也吾意欲並行之而差一風力給事中往勘果無叛逆實則只治其本罪果有叛逆實則發兵屠戮未晚彼安國亭聞勘官且至必以爲吾身在勘重門當不敢殺我我不聽理乃可以自明彼若出聽理則不叛逆

邊四

自見而乃治其本罪當亦甘心亂或可戢也胥曰善于召獻方郎中至授之意遂題覆得請而以吏科給事中賈三近往勘予復面援方略而又作書貽阮曰安氏之亂前已爲公再明其說而公乃具疏請兵糧爲征討僕雖不敢以爲然夫安國亭本無叛逆之實當自有處而公乃云云以聞於上欲從之則雖兵輕殺於義何居欲不從則示弱損放於體不可思之再三乃議差科官體勘爲此活法以待將來好處彼若服罪是實非敢負固則聞科官至必幸其有歸順之路而服罪愈懇吾乃只以其本罪處之若負固是實而所謂服罪者只以虛言欺我則即發兵發糧屠戮之未晚也已卽授意兵部令照此題覆矣然愚熟觀其動靜似是服罪爲真非敢負固者願吾所以處之何如耳科官至必見本情必見下落當必一處而定有驗於愚言

若以吾中國百姓之財中國百姓之力而勦一自相讐殺何哉犯我之士舜誠不敢以爲然也科臣賈君聰明敏達可濟大事僕亦而授方略其聽勦命事場應東首肯處安氏事者賈欲用之故特爲題請惟公驥策之也乃安國亭聞朝廷勘其事科官且來果喜曰吾生矣夫吾豈叛逆者故然所以不出聽理者恐軍門誘我出殺我也今既有旨勦則吾係聽勦人軍門必不敢殺我吾乃可出聽理明吾非叛逆也蓋逢人卽告之語達京師先是阮開以五事一資令國亭獻出撥置人犯一照葬俗令賠償安信等人命一令分地安插疏窮母子一削奪賈恩職銜與男權營一從重罰以懲其惡令該道官曉諭而國亭母子狐疑疑兵不出如故至是乃始將漢葬犯人王實吳瓊阿弟等獻出而母子自出聽審供稱其餘人犯俱死逃及奏事未回非

邊四

有占候又稱願認於六犯名下賠償銀六千兩又稱敵殺官兵是時國亭在蘭州與奢效忠講理不知安總兵統兵殺死葬目以桑楊生阿烏等皆伊父兄弟男子姓率眾衝敗官兵奔過浮橋渾死願罰銀三萬五千兩又稱願將內列安插於阿傀繳金二處疏窮安插於臥這內列省令退開將安國亭貢貢頭目以後再不敢攜兵襲殺又稱願革管事令男安民權理公務於是國亭卽輸銀四萬一千兩送官聽處乃疎窮安智猶堅執聲言必欲殺安國亭于母將地方改土設流乃已阮乃處其用事撥置之入智始伏逐差衛官三員押發智與葬目漢恩等五百餘名並軍器輜重俱負負出城赴卧這繳金等處安插蓋科官未至而事已定矣乃科官至中途而還於是阮乃上其事曰安國亭一介小醜叨承世官竊雄類於豺狼詭譎同於狐鼠

橫行暴虐不守土章大肆兇殘賊害骨肉縱兵鄰境值多不結之辜召禍門起皆是自作之孽龍變倖而私通婦女信羣小而載弄干戈安智避難潛逃尤極窮迫之慘官兵追剿罪致多拒敵之傷迹其持逆多端誠於法紀難貸該臣等承明旨參以部咨行之多官助乎輿論反覆兩人願未事果出於有因尋祖屬諸曖昧殺叔起於護疑拜將封官既無事證可指斬關掠地又無形迹可稽拒敵損兵供自畏死激成而首惡已獻納銀罰治皆照葬俗價贖而羣犯就擒繼恩國貞釋自拘囚而無恙知未怙終安智疏窮挿之原圖而有跡可因解忿即今遵此五章尙可寬其一死乃若安智野悍無知昏庸特甚初懷雪弟之冤而播弄官兵繼奉安插之後而屠掠葬日跡亦彰於肆惡罪不下於國亨但念其流離湯析之中不失爲骨肉報憤之志

邊四

五

今奉委官解散彼亦息忿回巢情既可原罪當薄罰若王喬吳瓊阿弟王寶吳彩吳鶴鵠劉禮等或投奔扇亂或拒敵朋姦自其撥置之禍一死不足盡其辜揆其情犯之殊首從亦宜別其等今護照造謀首禍者據法加以上刑結葬生事者引例分其贖還要皆反覆惡章推原情理於刑期無刑之中寓治以不治之意無非體聖世不怒不殺之武而曲全之以並生並育之仁也且釋一門之隙而可以免數省兵糧調度之勞省一人之死而因以免眾姓玉石俱焚之烈不惟築驚估勢者爲之遠巡而旁觀倖利者悉以斂戢生靈寧謐邊圉莫安是皆仰仗皇上帝德誅數天威遠播執政面授方略本兵區畫機宜過者復何聖明俯從部議時差吏科給事中賈三近衛命會勒先聲所至逆黨破膽是以畏威懷德向化輸忱不煩兵革自爾帖服者

也从乞赦下該部再加查議上請將阿弟行巡按御史處決具示王喬吳瓊固監會審請決王世臣等編發煙臺地面充軍安國亨祿氏惡卒務卒白橋等姑置不死省令國亨還開待立有奇功另處其糧馬公務責成伊男安民同祿氏代管仍委官二員一佐大方一佐臥這以遏二家隙端事宜之日撤回自今處分安插之後即或國亨敢再懷隙殘害安智及或安智挾讐稱兵報復俱聽臣等遵照明旨行會總兵官勦調四省大兵夾剿改士設流以爲榮驚部長之戒乃按臣亦奏同阮指又稱安智既與國亨相性難以屬管准與母疏窮回原管地方安插令伊子安國貞管催一應錢糧公務云云詔下兵部議議上得旨安國亨兇惡干紀本當動兵勦戮既投見伏罪遵奉約束并祿氏等都且饒他一死安國亨著革了任開仕令伊子安民代

邊四

六

管宜慰事安智也著伊子安國貞代充頭目如再違法搗亂定行剿治不俟其餘依擬欽此兵部又奏敘功日巡撫都御史阮文中開五事以責成致二兄之體服多言指授雖出諸黃閣之臣百爾經營實竭其赤心之義并其餘官舍人等通宜分別賞賚得旨重賞文中餘各賞有差乃後月餘安智疏窮奏又至復辯前事乞改士設流浮言且藉藉起于計貴州至京遠甚今前官下幾月餘安智能便得往還此必安智用事之人潛住京師隨便爲謀者非必來自智也遂令通政司拘投本之人執送法司究問果有智用事二人係罷閑官亦有罪亡命投智者持金久住京師謀事今本賈代爲者智尚未知也乃開發充軍去浮言遂息先是巨寇查念據險擁眾萬餘人潛號稱王設官拜將宮室服用擬諸乘輿時發兵搶掠安順一帶地方民彝患苦

垂三十餘年有司皆不以問阮欲發其事勦除之書來計  
事于復之曰此稱亂既久朝廷弗得知君乃欲發其事而  
勦除之可謂忠矣調度既周方略既定便當舉事吾其佐  
君成之既遂發兵征勦至是擒者念斬之平其餘黨掃其  
巢穴土地悉歸州徧版圖深山窮谷無復通逃淵藪而彝  
首旁觀亦皆震懼阮奏上其事以爲聖武布昭天威遠震  
密勿樞垣指授所致兵部覆上詔陞資阮及各有功官有  
差而阮則敢敘先後事歸功于予乃復之書曰安氏之亂  
既已底定可免百萬生靈之命而今復建奇勦勦除數十  
年僭王之叛逆蕩平鬼窟廓靖妖氛俾王化宣流萬里之  
外罔弗暢洽實社稷之功也因當勒銘銅柱追踪伏波以  
示後世願不俾歟僕言有偶中蓋所謂心誠求之不中不  
達者顧何力之有焉自是境土謐寧生民安業兵無征戍

邊四

七

之苦官免奔命之勞上下恬熙與中華埒矣予乃爲紀其  
事

邊略卷四

綏廣紀事

邊略五

廣東久遭寇亂散甚于爲計處吏治頗殫心力又推股石打爲總督經略其地遂以底窳凡于所籌畫不能悉記于疏書一二尙存特錄藏之備故實云

疏

議處遠方有司以安地方并議加恩賢能府官以彰

激勵疏

臣惟廣東舊稱富饒之地乃頻年以來盜賊充斥師旅繁興民物凋殘狼狽已甚以求其故皆是有司不良所致而有司之不良其說有四用人者以廣東爲瘴海之鄉劣視其地有司有甲科者十之一二而雜行者十之八九銓除者十之四五而遷謫者十之五六彼其才既不堪而又自知其前路之短多甘心於自棄此其一也嶺南絕徼僻在

邊五

一隅聲聞既不通於四方動靜尤難達於朝著有司苟可欺其撫按卽無復有誰何之者此其一也廣乃財貝所出之地而又通番者眾奇貨爲多本有可漁之利易以蠹人此其一也貪風既成其勢轉盛間有一二自立者撫按既薦之矣而所效者亦不過聊取一二苟然塞責固不可以勝効也彼其見撫按亦莫我何則益以爲得計而無所忌憚居者既長惡不悛來者亦淪胥以徇是以貪風牢不可破此其一也以甘其自棄之人處僻遠之地盡可漁之利而共圖於無可忌憚之風此所以善政無聞民之憔悴日甚而皆驅之於盜賊也若不亟處弊將安極查得往歲奉旨多取進士議者爲當於此等去處用之乃竟不肯選去殊爲可憾今後廣東州縣正官必以進士舉人相兼選除雜流遷謫姑不必用果有治績撫按從實奏薦行

邊五

罪之實爲在上者所明照而君生察覈之意爲在遠者所周知則誰敢不畏不敢不修職萬里之外如在目前治理之機可運掌上聖人所以能使中國爲一人用此道也伏望聖明特賜施行不勝幸甚等因隆慶四年六月初十日題十二日奉聖旨近來遠方有司不得其人以致民不聊生盜賊滋蔓這所議甚得弭盜安民之要都推行

議處廣東舉劾以勵地方官員疏

臣等照得撫按官屬舉大濫日益而嚴增者往時之通弊也本部題奉欽依嚴禁不許濫舉者近日之明例也乃在廣東則有不可以例拘者謹爲之明其說廣東財貨所出舊稱豐裕固樂土也祇緣近年以來法度廢弛官其地者貪虐特甚習以成風而撫按亦不可以勝究於是民不聊生盜賊四起乃貪虐既不加懲而處置又不得當於是良

民皆化爲盜賊之病者然始錄客火爲逼血脈聚而爲瘡其路既不通而又逼之不已則者日積而血脈日微實有難於救藥者臣竊爲國憂先會具疏請處彼處有司荷蒙俞允臣乃總計其州縣共八十處其掌印官每三處則用進士一舉人二皆揀其年力精壯才氣通敏者以充而監生以下不與焉其自京往者臣又每每集於堂階諸切戒勉諭以擇選任使之意教以彈盜安民之理而散以功名上進之路蓋欲爲皇上莫此一方易亂以爲治也然臣又思得自司之勸懲係於黜陟而朝廷之黜陟憑諸舉劾今廣東有司既皆科目選擇之人使撫按舉薦同於他省則官其地者必曰吾輩科目人多而撫按舉薦同於他省則雖盡心效職稱上等者或且不得於他省中等伍而又何望於進取乎於是墮其志以玩愒者將有之矣是又不

邊五

三

可以無慮也臣誠欲於廣東舉劾另立科條令其撫按官將各有司時時體訪務在的確果有殃民不職應拿問者即便拿問應參奏者即便參奏不必待復命之時其他只不許徇私市恩若果有彈盜安民茂著循良之績者復命之時不拘多寡盡數舉薦本部另行體訪的確亦不拘多寡盡數行取起歷如此則賢才雖眾然各有上進之途自不至於相礙而體悉既周必多有奮勵之志當不肯以自第患乎善政可興而數年之間可有安平之望也至於他省用人亦當如此但科目人少不能周備則其撫按官自當守澄舉之禁不得援廣東以爲例恭候命下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彼處撫按衙門遵照施行等因隆慶六年二月初三日題初五日奉聖旨是

議革廣東巡撫疏

看得吏科都給事中光懋等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蘇士潤各題稱要將近設廣東巡撫裁革廣西巡撫暫分調度仍將總督閩廣巡撫改爲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廣東巡撫事惠潮兩府仍宜復屬南贛兼管各一節除新設廣西巡撫待後事寧另行議擬其廣東巡撫既經科道條議前來相應議處合候命下將廣東巡撫裁革原任巡撫趙汝達行令速赴浙江到任管事原任浙江巡撫喬中虛不必候代其見任總督兩廣軍務糧餉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遷改爲提督兩廣軍務兼理糧餉兼巡撫廣東不必拘定駐劄但遇有盜地方便宜勦滅候事寧之日仍駐梧州移咨該部換給敕書關防原降給者俱行奏繳其惠潮二府軍務政務先因彼此推避故議專屬廣東以便責成已奉欽依訖今未經彼中詳議難以懸斷姑仍

邊五

四

照舊管轄以免前弊如此則兩廣之事體歸一而遠徼之地方有賴矣隆慶四年五月十一日題十三日奉聖旨是廣東巡撫依擬裁革著李遷兼管換敕與他該巡按廣東監察御史楊標題要選用兵備議立資格知府功罪宜同兵備等因奉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爲照近來推用邊海各兵備官本部不拘見任起廢京職外官俱皆遴選務在得人以稱任使其職務克舉應俸一考撫按薦其賢者查例超擢如副使范大儒等擬按劾其否者即行罷斥如僉事黎元等其無撫按奏者本部止循資敘用一向遵行無容再議是則處兵備者然耳至若知府與兵備職任雖殊均有地方之責實則同功一體者也如功罪賞罰漠不相關則上下之間視如秦越何以彈盜安民

共成化理哉今據巡按御史楊標條議前來相應議擬合  
候命下移咨都察院轉行各該撫按衙門今後各地方兵  
備官員歷俸年深賢能稱職者即奏薦到部以憑查例超  
陞如歷俸僅一二年者仍不得一概奏薦以市私恩否者  
即行參論以憑罷斥使人咸知賞不倖嚴罰不倖免自當  
知所勸懲盡心職務其知府有功德與兵備併薦失事亦  
與併參庶避事者絕巧免之私而戮力者獲同賞之勸等  
因隆慶四年三月初九日題十一日奉聖旨是

議留副使王化立功贖罪疏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都察院咨該巡按廣東監  
察御史趙煒題稱勘得原任廣東按察司副使王化先年  
督勦和平龍川地方行委千戶等官朱如奉等把截要路  
乘機索受銀兩事有指實已玷官箴擬以贖罪情法俱當

邊五

五

但王化屢立戰功斬獲數多況今賊復猖獗苦無將才累  
據長樂平遠人民告稱得化復任當能滅賊則化之勇敢  
當先臨機應變委尚優於諸將合無將王化權復一府佐  
職銜或充為事官令其領兵前去惠潮地方殺賊限以二  
年果立有奇功准與贖罪一體敘用若或不效仍坐罪革  
職等因奉聖旨都察院知道欽此欽遵鈔出到院看得本  
官所奏要將王化立功贖罪但今地方多事彼中士民皆  
留過出一時權宜相應會議合咨吏部查照施行等因咨  
部送司案呈到部看王化由舉人歷官副使屢著軍功乃  
獲超擢獨以性氣粗率雖蒙華禁繫多三未與歸結今  
該巡按御史查其奏懇情詞及地方人情具奏前來又經  
都察院議欲權復一職令其戴罪殺賊臣等謹議得惠潮  
多事地方需才為亟今王化往歲軍功既多可紀近日雖

私又屬可疑況地方有復用之望而按臣有特請之章相  
應量復一職但府佐官輕難以填壑一方及查惠潮見缺  
兵備一員以宜仍用於此合候命下將王化量起廣東按  
察司僉事就駐劄惠潮地方管理兵備事務令其仰體朝  
廷使過之仁俯竭人臣盡忠之義益堅初志勉勵舊愆復  
三年內果能勦賊安民立有奇功另行敘用如或固循舊  
實罔所報效無按從重參究等因隆慶五年六月二十九  
日具題七月初一日奉聖旨是

議處知府侯必登疏

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巡按廣東監察御  
史趙煒題臣據廣東潮州府知府侯必登於隆慶五年十  
一月十三日呈稱願告致仕除具本恭奏及將印信關本  
府同知楊汝聰收掌仍截日住俸不支等因到臣臣不知

邊五

六

奏內何事但據其近日與本府推官來經濟相許者度之  
不過以乞休為名暗引黨以為援不附已者一概波及之  
以售其必報之恨耳臣謹述其事之始末為我皇上陳之  
則其險詐欺罔之情自可見矣訪得先任已故能巡撫大  
征魯一本駐劄潮州因府卑賤打標兵發死批行來推官  
先問將府卑責治詎候必登遂以此怪恨來經濟後能巡  
撫擒獲曾一本會官審驗必登當堂倡言曰是假是真下  
人承望風旨次日之飛帖遂遍城市能巡撫以此抱忿成  
疾欲移出城避之司道固勸遏止此二臣相嫌之始原任  
監軍道副使江一麟之所親見者也臣又訪聞侯必登私  
議來經濟收匿矯稅隨密行該道陞任僉事楊芷查訪提  
稱查得該府原解底簿係無印草本似難憑信及面加色  
審各犯所供情節似有威制主使之情且思來推官以甲



科並仕未必不自愛以至於此已經駁回再問來報本道待奉一方固不敢姑息以廢法亦焉敢媚人以殺人等因臣見其含糊不明又行分守參議許天琦查議橋稅蓋因以覈求經濟之事也即據回稱查該府填報循還考之隆慶二年分白同知抽銀四千八百餘兩三年分來推官抽銀八千五百餘兩四年分春夏二季陳同知抽銀四千三百餘兩備呈到臣隨批稅以夾推官抽數為額臣以為此事明矣至一月內來經濟得報行取就據該府揭稱臣稅一事係隆慶三年內告發彼因有礙未敢成招至四年內赴省聞來推官反証職徇大使潘銓之私情不結前事所以蒙巡撫獎語並無一操字字樣等因十一月內又揭稱蒙分巡兵備道牌奉本院牌提潘銓一千人卷遵將犯入李班等解赴本道審究外向因來推官在外未經彼此

邊五

七

開釋昨回一應禮節並無敢少緣未道及前事乃於藉內略言其端意其語而他處本官不就近辯明致煩提問等因又據來經濟揭稱產慶三年內蒙委督廣濟橋務因本年四月白同知病故本官親筆批揭取鹽稅銀助喪不報循還齊亦將陳和商稅銀八兩助訖親筆批單付稅課司存案矣亦不報循還現今一單係濟稅銀事情圖罔諱寫私簿侵銀二百兩以上切思查摘姦弊必叩記日收底簿查對其中有報有不報則有侵有不侵明矣乃今獨寫一匿私稅簿豈非有意為之哉且以太守之尊挾虎狼之威拘商照簿認稅孰敢有不認者乎顯係挾勢罔陷指阻行取等因并將侯必登親筆批收鹽餉不報循還二揭到臣又據分巡潮州道僉事金桂揚稱准布政司照會查知府侯必登是否患病應否准放休致任內經手錢糧有

無明白見報不勝驚異本道自十一月二十五日同侯知府習儀二十六日拜賀長至令節午時相別出巡步履俱為無恙何忽以病告而呈文又在未道未行之前何本道不聞知耶至本日未時方接得本府公文一角內稱患病乞休又書十一月十三日呈詳字樣本道與該府共住一城至於告休交代本道略不與聞及行查後始知該府呈詳本道又逆書月日何本官之不誠心直道詭譎一至此也推原其故乃本官因與來推官互相齟齬其始也惟欲誤來推官之行取使不得與選不意來推官盡發其平日奸險貪污之迹於人自以為眾論所不容迺捏病告歸然其傾陷之術不但行於僚友即八月內該府呈詳通判華涇患病告休本道此候兩院詳行該府不知何故聽其徑歸今乃申日金僉事批允回籍本道經歷二十餘年甯

邊五

八

獨於此尚有所昧耶本道駐劄潮州五越月矣凡批案不知幾十百行並無一起回報屢提吏比一吏不解罪徒則彌滿固圍而怨聲徹於道路本道每一放告在監家屬抱訴者輒百十餘起不得已行楊同知清查本官又持之不發至今並無一字回報朝廷設官分職以為民本官僻傲成性陰險成謀終日之所營營者非揭帖則私書而無干之許日擾於庭使能用此以及民事何至於積案盈庭罪徒滿獄哉苟如是亦何以稱朝廷之恩激天下之良二千石哉當本道初到任之時有識者人人為危之蓋以本道之編心直躬不能御狙詐陰譎之秘必有以中之者今數月之間盡見其為人始信人言不妄等因到臣再三覆查卷案參詳前後情節密訪之輿論之公面稽之當時親見之臣在侯必登則為先任熊巡撫之提問皐隸而移恨於

同僚在來經濟則自以持法不阿竟不受屈於宦官此二臣相嫌之源人人所共見共聞者也其後任能巡撫獎勵侯必登不及操守二字蓋因伊差人跪送長夫銀五十兩心甚鄙之彼時曾對司道明言其過見任副使李渭所耳聞目見者也今乃謾罪於來經濟則侯必登之誣也若橋稅一節侯必登私餽人六十七兩零來經濟私餽人八兩零皆有親筆填日無可說矣其私簿稅銀二百餘兩若係經濟入己之贓則罪當罷斥抑或有團陷之情亦當與之辨洗侯必登因見提平人卷不遽如其願遂詐病奏擢則險詐乖方之極大傷於國體者也除來經濟聽布按二司會問明白另行具奏外為照潮州府知府侯必登負小有才梓梓自好愚斗筭之量事事乖張初至檳白哨之賊功可嘉矣而能巡撫之擒獲官一本則倡游言以亂真心

邊五

九

何險也杜屬官之饒守似潔矣而於熊巡撫之陞任則送長夫以求榮行何汙也時可鑑名則百方求刺李重門之收還私書與臣之收貼匿名揭帖可查也計在箝口卽峻刑繩人大使潘銓之濫罰百金與指彈劉與倫之死於杖下者可據也發糧應徵不徵惟事違道干譽詞訟應問不問豈憐環衛衛寬收吏役公堂以濫充私費徇者不為縱伊父賀壽與鄉民宴酬官開盡瑣數月前金箱瑪瑙帶數十餘條揚言饒人將焉用之十月內夜出私費藏四十餘折令弟回家伊誰欺也徐紹祖十歲之幼兒恨其父而拶斫手指殘忍殊甚來經濟役使之門皂為索垢而盡刑繫監狂或異常過暴皇上使過之仁不思感恩圖報迺逞一己奸剛之氣輒欲睡毗害人無故稱病敢於欺誣朝廷擅自奏瀆明係紊亂法紀似此不忠之臣應在下議之例所

當亟行罷斥者也伏乞敕下吏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將侯必登速賜罷黜庶朝綱振肅而改節之臣無所容其姦矣惟復別奉聖裁等因題奉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鈔出送司案查本官於隆慶六年二月內奏為患病不能供職仰負天恩乞賜罷斥以免貽累地方事奏臣原籍雲南廣南衛貴應天府上元縣人由進士除授江西南昌府推官陞授南京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歷歷本部武庫司署郎中隆慶二年內陞任前職隆慶四年六月內伏蒙聖恩特允吏部題請加陞從三品服色俟級仍舊管事隆慶五年正月內又蒙欽賜宴賞稽念臣以一介孤寒冒領鉅郡方憂莫追尸素之罪詎意盡叨希曠之恩此微陋之極榮古今之難遇者也臣懼孤高厚夙夜恐惶誓在捐糜少圖報稱凡可強盜懲貪以安瘡痍殘喘之民者罔敢不

邊五

十

遵承吏部所修悉弊源勉思澹洗一二以奉揚德意雖斂怨招毀亦不敢辭豈知福踰涯分病遂侵尋本年八月以來感患癰疽繼生瘡瘍醫治失方毒流左足動履艱難目今巨寇反側之時而臣卧病在床療官廢事上負聖明之特恩下失黎庶之過望此臣所以痛心疾首而卧不甯席者也若夫昧死陳乞則誤地方之事必多而臣之罪愈重臣之憂愈甚而病愈深僅存瘦骨不待殲戮而銷卽欲金肝腦以仰報亦將無所從矣懇乞聖慈軫念艱危之地難容羸病之夫敕下吏部速將臣罷斥回籍別選賢能來守茲土則一方生命仰再造於美天而萬里微軀獲免墮於瘴海矣臣無任激切祈懇隨越俟命之至等因奏奉聖旨吏部知道欽此又查得隆慶四年六月內該本部題為議處遠方有司以安地方并議加恩賢能府官以彰激勵事

訪得潮州府知府侯必登公廉有爲威惠並著能使地方  
僻盜百姓得以耕稼爲生議將本官先加從三品服色俸  
級令其照舊管事待政成之日另議超陞等因題奉聖旨  
近來遠方有司不得其人以致民不聊生盜賊滋蔓這所  
議甚得弭盜安民之要都准行欽此又查得隆慶五年正  
月內本部議覆南京科道官王頊王嘉賓等題爲申飭朝  
覲考察重典以勵庶官以隆聖化事該本部會同都察院  
詳議得知府侯必登等賢能卓異已經題奉欽依照例獎  
賞外隆慶六年二月內本部題爲缺官事照得廣東按察  
司缺餘事一員合當推補查有原奉欽依加從三品服色  
俸級廣東潮州府知府侯必登年資頗深例應陞任但地  
方多事正賴本官幹理若遷之他處委屬不便相應就近  
陞補議將本官陞補廣東布政使司右參政仍兼命事職

邊五

十二

銜管理地方前項事務等因奉聖旨是欽此已經起馬移  
咨轉行去後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巡按廣東監  
察御史趙煒題參潮州府知府侯必登挾嫌相搆妄行奏  
擾乞要罷斥一節爲照得廣東地方偏地皆盜民不聊生  
責起於有司之貪殘而成於衆蔽因循之日久本部於先  
年訪得潮州府知府侯必登能撫綏窮困制伏豪強弭盜  
安民地方利賴特爲奏請加三品服依以示激勵後巡按  
廣東御史楊標至京臣即問彼處有司賢否標曰知府侯  
必登有守有爲任勞任怨民賴以安但不肯屈事上司所  
以問之百姓人人愛戴問之上司人人不喜至朝覲時又  
加查訪發同本部遂有卓異之薦然侯必登資俸已深潮  
州士夫在京者恐其陞去每向臣等保留曰潮州不可一  
日無侯必登也又有潮州舉人監生及在官納解人等數

十人遮道告曰侯知府年久該陞若遂陞去百姓無主必  
皆隨之而去此人情如此臣等思得官久不陞何以示勸  
會潮州兵備員缺遂將侯必登擬陞參政帶憲職管潮州  
兵備事蓋所以慰士民之心爲地方計也今該巡按御史  
趙煒論劾前來其中論詞多出守巡等官揭帖夫言既登  
耳監察之官固不容默然詳其論詞並其中揭帖語意乃  
是侯必登素不能奉順上司巡按及守巡等官既皆銜之  
會又與行取推官來經濟相訐而推官乃巡按所信用行  
取之官乃兩司所趨附於是守巡等官遂明有左侯右來  
之意侯必登忿其不勝遂具本差人赴京乞休守巡官既  
知侯必登恨已聞其有奏以爲必有相攻訐之辭遂具揭  
巡按激而爲此又恐遲則侯必登之說行而已反出其後  
故如此其意也而不知侯必登本中止乞乞休並未沿及

邊五

十三

他人而使知其不相沿及又豈有此論哉今觀該詞首云  
府官挾嫌相搆妄行奏擾大壞聖朝綱紀又云侯必登告  
致任臣不知奏內何事但據其近日與來經濟相訐者度  
之不遇以乞休爲名暗引黨已爲援不附已者一概波及  
以售其必報之恨耳其金柱揭云本道偏心直躬不能御  
狙詐陰施之秘必有以中之者此其情自可見不然兩司  
知府官自行具本乞休者亦多矣何以皆無劾者而今獨  
劾一侯必登謂之大壞朝綱乎且據劾詞內稱侯必登與  
來經濟相訐在上年七月則是事已久矣又稱來經濟事  
待布政二司會問明白另行具奏則是今尚未明也若止  
惡其相訐何不卽劾於始訐之時若是劾其所訐之事又  
何不少待於問明之後而顧急舉於侯必登上本之日乎  
況彼此相訐事尚未明則是非固未定也劾則俱劾止則

俱止又何匪來經濟不刻而止刻侯必登乎此其理亦自可知然事既如此侯必登實有難於處者欲擬其去則不惟失百姓之心而將來任事之臣何以自效欲擬其留則上司既不相容留之何以自展欲擬行勘則無事可勘欲擬罷斥則即據劾詞既未明指所據何法又未明指所貪何職不得而議罷也但訪得侯必登心既好勝氣又過剛離惠及於民而不能善事上官雖威行於盜而不能善處森榮恃長縱傲以短招尤雖非重愆亦有滿咎合無將往必登仍以新陞職銜量調別省令其痛自省改其來經營事須要明白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廣東巡撫都御史月委隔別衙門官從公勘問不得徇徇偏徇誘見的確具奏發落仍令省諭各布按守巡等官見今廣東盜賊縱橫正破格整飭之日兵糧缺乏正協力幹濟之時毋得仍守成

邊五

三

心尚猶故套崇姑息而推振作獎軟熟而却剛方當知任事為忠不可徒諉罪於人當以救民為急不可徒取便於己如有違者參奏重治斯於事理兩得其平而撥亂反治之功或可望於一二也等因隆慶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具題二十四日奉聖旨是

改參政陳奎兼潮州兵備疏

文選清吏司案呈照得廣東按察司缺餉事一員專管東莞以東自惠州海豐直抵潮州閩境一帶地方帶管整飭嶺東道兵備兼管分巡南路一帶所轄潮州府屬饒平大埔海陽潮陽揭陽惠來澄海普甯及惠州府屬海豐各縣事務監督柘林碣石一寨平時則操練兵船稽察森警僅督錢糧遇有警報會同各該參將督率各寨兵船出海剿捕以靖地方合當推補案呈到部看得廣東地方多盜而

潮惠尤甚先任潮州府知府侯必登能強盜安民是以本部即派駐潮州等處兵備令其彈壓地方今既被論調去地方失望非得有才力肯任事者不可以繼其後照得新陞山東布政使司右參政陳奎原任廣東副使才力有餘致於任事且廣東民情事理皆所暗熟堪以彈壓潮州等處地方合無將本官改廣東布政使司參政兼以僉事職銜管前項地方事務候命下之日本部給憑令其作速赴任仍咨該部照例請敕以便遵行等因隆慶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具題二十七日奉聖旨是

書

答廣東趙巡按

聞憲節已到地方良慰廣中狼狽已甚惟有處分有司是第一義乃今入選者已無科甲之人只待會試後可為之

邊五

四

又須秋冬間始可到任便是關嚴縱周匝遠方之難及固如此令人無可奈何然有君在地方須當極力振飭務洗從前苟且之政以拯此疲民庶有更生之望凡有當行事宜不惜見教即當為君行之草草不悉幸照

答兩廣殷總督

先承書教詳切如得晤對已多感慰繼又辱示倭奴猖獗土寇相勾為亂憂懷可想也然有公在鎮誠何足慮顧此非一朝之積所謂因循姑息廢弛痼痺正是向來久貽之病若非一大振刷終亦若斯而已公素負大志宏略今當盤錯正利器可施之日凡可改絃易轍滅寇安民者不妨見教便當為公行之古云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僕固不敢望於張仲然力為主持於內俾豪傑得以成功於外同心戮力共翊王室則寸衷固自許焉而曷敢有一毫之不盡

故方弘靜者當留在地方劉穩已用之廣東矣來書乃索此人可見心之同也其諸藩臬守令等有當在地方者或不宜者或他處之人有可用於廣者幸一一示之即爲措處官皆得人自可辦也又僕昔曾具題議處廣中司司今又爲議處薦舉以激勵之原稿特錄上幸刻成冊二司守令各給一冊使彼知廟堂相待之意如此當必有勸也又稿三通亦守令所宜知者附之後可矣允甚放筆布復不倫幸亮

又

前使回曾具啟布意諒達左右廣東地方狼狽皆因法度廢弛人心玩愒所致非大破格整頓必不能易亂以爲治幸公在鎮僕當力助必爲主上收拾此方復如先年之善而後已諸所當行者不妨見教即當爲行之也知府侯必

邊五

五

登前所以寵異之者以其能守已任恐弭盜安民故特獎以勳人心今且被論則任事之臣反爲舊套者所笑而地方之事具孰爲振作乎初意欲直置之又恐自茲難於展布故稍爲處分而又爲之明其意蓋恐廣中有司遂以必登爲戒而不可以驅使也然其實必登被論之由不過如僕疏中所云而已一覽當自知也幸以此意徧示諸地方官使知廟堂之上所以念廣東者如此所以顧地方顧百姓者如此有志之士固不可因侯而自灰無志之人亦不得快侯而自幸也

又

兩承手教疊疊數百言地方事舉在目中知措置得宜處之有備廣不足憂矣惟公任便行之其地方官寮不知果能副用否如有不堪便當更換務期肅此一方而後酌食

公不妨頻見教也人回奏書急草草布復不悉幸亮

又

承示處置廣中事宜妥到周至平定在目中矣大抵天下之事在乎爲之出於實而處之中其機則未有不濟者然非公孰能兼之方布政所言非特廣東蓋處處皆然也因非有實心故彼有實言耳今處處有兵處處有糧威力既盛神縮在我以勳以撫皆可成功竊誠不足慮也番彝市舶一節尊論極是彼井蛙之見何足計哉某人者使當調去即以某人補之此外有司官有不堪用者亦須見教僕當與公戮力協心必爲主上冀此一方苟可以爲公助者纖毫不敢自惜也人行急草草不倫幸亮

又

廣東事理前已略言其意想達左右茲城池既復勦倭報

邊五

六

捷良可喜也然倭尙可平而地方之賊難於卒滅地方之賊不可滅固倭之所以來也而地方之所以多賊者實通起於有司之貪殘而養成於有司之蒙蔽及其勢成計無所出乃爲招撫之說以苟且於目前於是我以撫款彼而彼亦以撫疑我東且受撫而西且殺人非有撫之實也而徒以冠裳金幣羊酒宴犒設金鼓以寵與之有司將領固有稱賊首爲翁相對宴飲歡笑爲賓主而又投之以待教生帖者百姓之苦如彼而賊之榮利乃如此斯不亦爲賊勸乎奈之何民之不爲賊也而廣之徧地皆賊實由於今幸有公在彼必須痛剿一場使諸山洞海洋之賊皆就殄滅然後撫恤瘡痍休養生息乃稱平定不然而猶狗故事翌日復一日廣非國家有矣昨已令本兵覆題發銀兩招浙兵以副公之用其伸縮操縱任公便宜爲之他人更不得

以阻撓公其爲皇上整頓此方復如當年之舊是不世之功也陳奎劉璣已皆用之廣東矣蘇愚待有副使缺補之其他尚有當更置者不妨見教卽爲處也至於征剿之事尤須將領得人乃可奏功廣東自大將偏裨而下果孰可用當留孰不可用當去何人可代孰宜於彼不宜於此孰宜於此不宜於彼所當更調可卽奏上當擬行之有將有兵有糧則賊平有日矣然僕所以急急於此者尤有深意大廣東之敵極矣整頓而使之如舊亦甚難矣非公在彼孰能經略非僕在此孰肯主張故整頓此方必當在此時也過此以往但少一人事必無濟廣東終無甯日矣公有雄負成此不難時不再來可不念哉尤中放筆無倫不能盡意惟照亮千萬

又

邊五

七

倭賊已平足徵雄略仰服仰服以賊治賊不勞不費而成功尤爲上計僕昨所以力言招撫之非者爲往日之舊套言也若使彼之歸款非僞而吾之處置得宜則盜亦可唐李愬之平淮蔡卽用淮蔡之人可鑒也但威足以破其膽而恩足以結其心使果爲吾用而立功胡不可者不然則直有剿除而已此在公斟酌爲之僕非有成心也來疏云云已令本兵照覆不爲異同至所謂立章程定法制尤爲確論惟公所行也尤中草草不悉幸亮

又

渠魁既得地方既平一省宴然皆公之力而計其所費又甚省約非有經濟弘猷而又出諸爲國之忠亦何以能此公負社稷之臣非時流能伍也憶昔識荆卽仰公爲大用之辭以令觀之誠爲不爽矣僕素無他長惟有一念爲國

之心死不敢易姓百如公敢不爲國愛護公其暢意行之惟以濟國事爲主餘更無他慮也

又

本書問多感大疏言地方事甚明讀之敬服數十年造亂之鄉一朝靖謐誠爲可喜然善後之計更須深圖種種停安乃可望於久安有公在鎮必獲良策凡所當行者不妨見示當爲行之人回草草布復不悉惟照亮

又

公有報國之忠心有勦亂之雄略指揮一定叛穴遂平此數十年不能得者乃不勞而致功在社稷誰能右之其善後事宜惟公處分更無掣肘顧益展弘敵國其永久是所望焉人回草草不悉

答廣東楊巡按

邊五

六

辱書問知憲節已抵地方爲感爲慰所論三云憂深意切必須力爲處分務解倒懸爲當不然恐遂至於不可爲也僕於廣中事日夜在念凡有可言者不妨見教卽當爲行之人回草草布復尤甚不能悉意惟心亮幸幸

與南京姚觀察

貴省狼狽已甚僕誠欲爲主上冀此一方舊日夜在念慮不遺餘力不知能竟遂此心否外書稿三通奉覽此其近者前此尙多不能悉具也人行迫草草布復不悉幸亮

答兩廣殷總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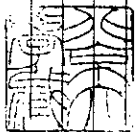
公雄才淵略亮節真心實僕二十年來所敬仰者備表多艱遂勞節鉞曾未期月立致轉輾俾數十年猖獗之徒悉歸王化數千里作逆之處盡服朝廷公之功在社稷何其偉也僕向在政府雖不無少效費襄然愛莫能助願何力

之有焉而公乃歸功於僕則何敢當人回草此布謝餘情  
如海莫克具陳臨楮不勝悵悵統惟心照不宣

邊略卷五

卷五

九



輿地圖考六卷

〔明〕程道生撰

明天啓刻本

上海圖書館藏



也嘗之賢人君子亦因之  
抑之中性之美也新而之  
也古世位也亦之而受之  
生友源程子好讀書

趙序七收程子好讀書  
也清極清極矣乃友之  
善佛不群之氣因以出  
外中者名新也

東帳王黨崇程子好  
翁然善起固是名權之  
公王心而獨暢然亦取法  
以爲新也

程子王黨崇程子好  
諸子清極清極矣乃友之  
度寧揚其氣者此如新  
榮大者是也

故於之生民外無不

如云

能弟宋王孫素公甫



宋王四

史考卷一目錄

輿地圖總叙

大明一統圖

古九州考

北直圖叙

北直總圖

北直郡縣圖

北直圖考

南直總圖叙

南直總圖

南直郡縣圖

南直圖考

浙江總圖

浙江郡縣圖

浙江圖考

江西總圖叙

江西總圖

江西郡縣圖

江西圖考

江西總圖叙

江西總圖

江西郡縣圖

江西圖考

江西總圖叙

江西總圖

江西郡縣圖

福建總圖

福建郡縣圖

福建圖叙

福建圖考

秦之二

湖廣總圖叙

湖廣總圖

湖廣郡縣圖

湖廣圖考

河南總圖叙

河南總圖

河南郡縣圖

河南圖考

山東總圖叙

山東總圖

山東郡縣圖

山東圖考

山西總圖叙

山西總圖

山西郡縣圖

山西圖叙

山  
石  
記

陝西圖說

陝西總圖

陝西郡縣圖

陝西圖考

卷之三

四川圖叙

四川總圖

四川郡縣圖

四川圖考

東山先生

廣東總商會

廣東韶關

廣東圖叙

廣東圖考

廣西總圖

廣西郡縣圖

廣西圖叙

廣西圖考

雲南圖叙

雲南總圖

1. 1. 1. 1. 1.

雲南圖考

貴州總圖

貴州郡縣圖

貴州圖說

貴州圖考

卷之四

九邊叙

九邊總圖

九邊總論

喜地用方

九是却癰形勝圖

遼東考

建夷考

荊州考

宣府考

大同考

翰林考

寧夏考

固原考

甘肅考

守邊論

卷之五

海防叙

海防總圖

倭奴考

海防疏

海防總論

廣福浙兵紅當會哨論

浙五福兵紅當會哨論

浙江四泰大總分哨論

東山論

舟山論

福洋五寨會哨論

北五事宜

山東事宜

山東預備論

遼東軍餉論

直隸事宜

江南諸郡

蘇州水陸守禦論

江北諸郡

江北設險方略論

浙江事宜

福建事宜

福寧州論

廣福八通著當禁論

福洋要害論

廣東事宜

瓊管論

廣東要害論

卷之六

東山論

江防考

江防叙

江防即縣形勝總圖

南湖嘴守備信地

安慶守備信地

荻港把總信地

蕪長把總信地

儀真守備信地

瓜洲衛總指揮信地

三江口把總信地

開山	應天府屬信地	太平府屬軍衛信地	和州信地	池州府屬信地	廬州府屬信地	揚州府屬信地	鎮江府屬軍衛	安慶府屬軍衛	蘇松常鎮兵備通分有防汛信地	淮揚海防兵備通分有防汛信地	常鎮泰將分有防汛信地	揚州泰將分有防汛信地	避兵把總分有防汛信地	儀真守備分有防汛信地	鎮江府巡捕通判分有防汛信地
----	--------	----------	------	--------	--------	--------	--------	--------	---------------	---------------	------------	------------	------------	------------	---------------

男之寶校

34

漢四極八荒靡不來庭而疆理之制則以京畿畿州直隸六部又下分爲十三布政司曰山西曰山東曰河南曰陝西曰浙江曰江  
歷曰湖廣曰四川曰福建曰廣東曰廣西曰雲南曰貴州以統諸  
府州縣而都司衛所則錯置于其間以爲防戍之備府一百四  
十九馬州一百二十八爲縣一千一百五十五邊陲之地都司衛所  
及宣慰招討宣撫安撫等司與夫四夷受官封執節祀祭皆以  
具載于志焉顧昔周官冢司掌三木之政而國故今變爲  
國分置于兩畿各有政司之官又爲天下總綱于皆披圖而觀  
天下疆域之大了然在目而我  
皇明一統之盛冠乎古今者垂之萬世有足徵云

美一

1



果

是

11

1

\_\_\_\_\_

This image shows a vertical strip of a document page, heavily degraded and noisy. The strip is dark and textured, likely due to the scanning process or the condition of the original document. It appears to be a narrow section of a larger page, with no legible text or identifiable figures visible.



禹貢曰：冀州，既載。唐、虞、夏至于宋，既脩太原，至于岳陽。太原，雲山，平懷底，積玉，千樹，章厭土，惟白，墾垣，衛既，提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石，碣石，入于河，晉以冀州，南北，灤水，分衛水，為解州，燕以，北，為幽州，並置，牧司，牧，職，方，曰：河內，曰：冀州，山曰：霍，曰：楊，曰：澤，曰：汾，曰：其利，松，桓，人，五，男，二，女，五，宜，牛，羊，穀，宜，桑，柘，麻，龜，曰：幽州，其山曰：鑿，無，頭，穀，曰：獲，養，川曰：河，澤，浸，曰：舊，時，其利，魚，鹽，人，一，男，二，女，五，宜，四，捷，穀，宜，三，種，正，北，曰：并，州，山曰：恒，山，穀，曰：白，徐，祁，川，曰：膚，池，滙，黃，浸，曰：陳，易，其利，布，帛，人，二，男，三，女，五，宜，玉，擾，穀，宜，五，種，其地，陰，易，布，王，所，都，則，舊，安，陽，則，冀，陰，龍，則，冀，玄，故，曰：冀州。

原指

冀州，充都，所在，張，戎，尤，摩，山，東，也，人，性，緩，高，儒，伏，氣，任，俠，而，靜，鄙，高，齊，國，都，洋，巧，成，俗，山，節，土，瘠，其人，易，侮，而，河，東，魏，晉，以，降，文，學，盛，興，間，井，之，開，習，于，道，法，并，州，建，牧，檢，尚，武，藝，左，右，山，河，古，稱，重，鎮，宰，任，之，者，必，文，武，無，實，焉。

楊州

禹貢，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空，濠，蕩，之，土，為，厭，土，塗，泥，易，長，卉，服，治，于，江，海，遠，于，淮，泗，費，置，十







底之間為蠻夷之國。所謂巴賈彭濮之人也。

風俗

巴蜀之人少。怨苦而輕易。漢初從武王勝殷。東遷之後。楚子  
張大。而後屬之。豈于戰國又為秦有。皆其財力。國以豐。漢景帝  
時。文翁為蜀郡守。建立學校。自是蜀士學者比齊魯。為士。肥沃無  
山。歲山重。被四塞。陰周王改。微缺。蛇處。先越故一方之穿。此觀賢  
勿居。

南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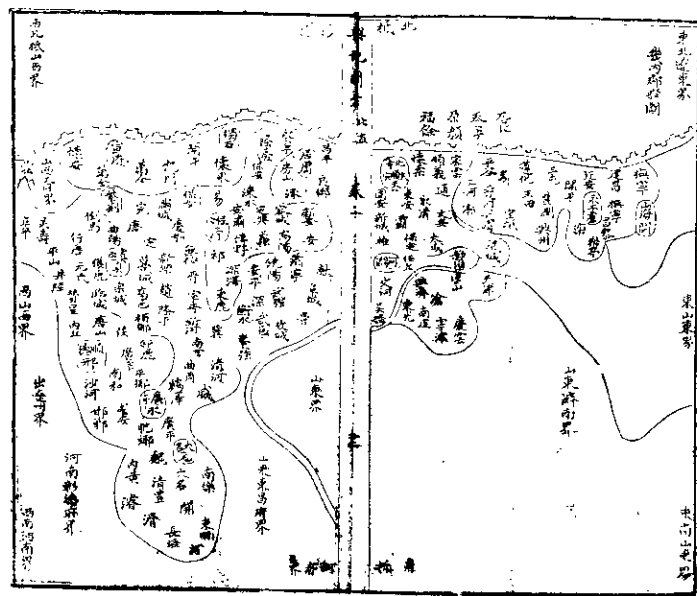
自嶺南。當唐虞三代。為蠻夷之國。是百越之地。亦謂之南越。古  
謂之雕題。非禹貢九州之域。人非國化。職方之限。晉書所書。並會  
夏廣之地。為禹貢揚州之域。

風俗

五嶺之南。人獠夷雜。不知教義。以富為雄。珠崖瓊海。尤難賓。賤  
以漢室常棄之。大抵南方。通阻人。強吏懦。豪富無併。從屬貧賤。  
倖掠不忌。古今是。國其性。輕悍易。逆。即愛自前代。及于。中  
國。朝多委。有德重臣。撫寧其地也。

北直隸。古冀州地。

京師。即金元舊都也。燕山帶海。有金湯之固。真定。以北。在平水。  
關口。不下百十。而居庸。紫荆。山海。喜峰。古北。黃花。鎮。險。尤著。  
故。薊州。保。定。重。兵。九。馬。山。漢。諸。州。故。我。大。宰。都。司。地。也。自  
國家。崇。以。其。勝。則。居。庸。之。外。所。恃。以。為。藩。籬。者。宣。府。耳。廣。平。以。南。  
四方。水。陸。非。會。于。臨。清。轉。漕。  
京。師。之。接。而。進。谷。天津。又。海。運。通。樞。也。河。間。真。定。保。定。之。間。牙。  
兵。營。防。其。人。性。獠。難。馴。且。安。薊。州。武。清。而。東。野。獺。人。稱。為。虎。人。  
代。區。頗。甚。腹。心。之。患。遼。山。一。帶。則。熊。採。耕。牧。之。利。居。多。為。人。每  
守。其。中。有。司。病。之。蓋。賊。聚。民。困。戶。口。流。亡。鉅。萬。同。風。而。順。天。  
之。山。政。河。間。之。水。潦。患。尤。烈。焉。



天府 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尾箕分野。高陽氏謂之幽陵。陶唐  
 曰曲。都虞為幽州。夏殷省幽入冀。周復置幽州。武王封先隳于  
 蔚。封召公奭于燕。即此泰為上谷。漢置二郡。地漢初為燕國。又  
 分置涿郡。元鳳初改為廣陽郡。魏為燕國。晉改范陽。周後魏于  
 蔚立燕郡。又于郡置幽州。北齊于幽州置東北道。唐武德初置  
 燕及范陽二郡。無立經管于幽州。隋省州入涿郡。唐武德初置  
 為幽州總管府。開元間改為范陽郡。遼置為南京。幽州都府。後  
 幽都為新府。宋徽宗中改為燕山府。入金。稱燕京。元世宗改  
 新府府為大興府。元初為燕京路。元大興府後改為大興府。

本朝洪武初改為北平府。永樂初改為順天府。領州五。縣五十。  
 二。東至東平府。濟州界三百九十里。南至河間府。任縣界三  
 百五十里。西至山西大同府。蔚州界三百五十里。北至遼寧  
 界一百六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三千四百十五里。

昌平州在府北九十里。通州在府東四十五里。涿州在府東  
 西南一百四十里。霸州在府南二百一十里。蔚州在府東  
 二百里。永興縣附郭。宛平縣附郭。順義縣在府東北六十  
 十里。良鄉縣在府東南七十里。密雲縣在府東北一百二  
 十里。懷柔縣在府東北一百里。固安縣在府西一百二十  
 十里。永清縣在府南一百五十里。東安縣在府南一百五

十里 香河縣在府東南一百二十里。三河縣在州城東七  
 十五里。寶坻縣在州城東南一百二十里。房山縣在州城  
 西北四十里。屬霸州。文安縣在州城南七十里。大城縣在  
 州城南一百三十里。保定縣在州城南四十里。玉田縣在  
 州城東八十里。屬薊州。豐潤縣在州城東南一百九十里。  
 遵化縣在州城東百二十里。平谷縣在州城西北八十里。

在府府衛  
 中軍都督府 左軍都督府 右軍都督府 前軍都督府  
 提軍都督府 錦衣衛 旗手衛 府軍衛 府軍衛  
 府軍右衛 府軍前衛 府軍後衛 府軍左衛 府軍右衛  
 明林前衛 金吾左衛 金吾右衛 金吾前衛 金吾後衛  
 虎賁左衛 燕山左衛 燕山右衛 燕山前衛 燕山後衛  
 濟陽衛 濟州衛 武驤左衛 武驤右衛 武驤左衛  
 騰驤右衛 彰德衛 永清左衛 永清右衛 武功左衛  
 武功右衛 武功中衛 長陵衛 獻陵衛 景陵衛  
 在外衛所  
 通州衛在通州治 興化中屯衛在良鄉縣治東 密雲中衛  
 在密雲縣治東 密雲後衛在密雲縣東一百二十里 通州  
 左衛在通州東 通州右衛在通州治東南 神武中衛在通

州治南 定遠衛在通州治西 興州後屯衛在三河縣治西  
 武清衛在武清縣治東 涿鹿衛在涿州治西北 涿鹿左衛  
 在涿州治西 涿鹿中衛在左衛西 蔚州衛在蔚州治東北  
 鎮朔衛在蔚州衛西 遵化衛在縣治南 東陽右衛在遵化  
 衛西 中義中衛在遵化縣治東南 興州前屯衛在豐潤縣  
 治西 興州左屯衛在玉田縣東南一百四十里 營州前屯  
 衛 營州後屯衛 營州右屯衛 營州中屯衛 寬河守衛  
 千戶所在遵化縣治南 梁城守禦千戶所在寶坻縣東南  
 百四十里  
 開口 居庸關在府北一百二十里 天津關在良鄉縣北 西至  
 大龍門尺十五里 關口其大者曰天津關 黃崖關在蔚州北  
 四十里 自關以來凡十口至馬蘭關 馬蘭關在遵化北自  
 是而東凡三十一口至大舊峰口 其間差大者曰沙院口 曰  
 羅文峪口 曰松棚峪口 曰龍井口 關曰瑞家口 曰固安塞  
 白楊口在宛平縣西凡二十二關口至天津關 古北口在雲  
 雲縣東北一百四十里 自是而東凡二十四關口至城屬山塞  
 大舊峰口在遵化縣北凡七十四口至永平府青山口 城屬山  
 塞在密雲縣東北又東至黃崖關 凡五口 其差大者曰黃松  
 峪關 曰將軍石關  
 宣府 馬寶翼州之域 天文尾箕滿驛 分野 戴國屬 卷為

上谷 鉅鹿 郡地 漢為涿郡及信都中山國地 晉屬范陽高陽  
 中山安平河間國 唐屬真定滑瀋等州 五代晉割屬契丹 于興  
 置秦州 後移州治滿城 而舊州為清苑縣宋即縣置保軍 後  
 隸為保州 政和初 魏清苑郡保軍節度 金天會中改順天軍  
 屬河間路 後改屬中都路 元初為保州 尋改為順天路 至元中  
 又改保定縣  
 本朝初改信定府 屬北平布政司 今立隸京師 領州三 縣十  
 東至河間府 靜海縣界三百里 西至山而大 固南廣州縣界三  
 百里 南至真定府 安平縣界一百二十里 北至順天府 涿州界  
 二百里 自府治之京師三百五十里 至南京三千二百里  
 邠州在府城南一百二十里 安州在府城東七十里 易州  
 在府城西北一百二十里 清苑縣附郭 滿城縣在府城東  
 北四十里 安肅縣在府城北六十里 定興縣在府城東一  
 百二十里 新城縣在府城東北一百五十里 唐縣在府城  
 西一百一十里 淶野縣在府城南九十里 慶都縣在府城  
 西南九十里 容城縣在府城東北九十里 完縣在府城西  
 七十里 蠡縣在府城南九十里 雄縣在府城東北一百二  
 十里 深澤縣屬祁州南二十里 東鹿縣在州城南一百二  
 十里 高陽縣屬安州南四十里 涿水縣屬易州東四十  
 里 新安縣屬涿州東未詳

大寧郡司在府治西 保定左衛 保定右衛 保定中衛  
保定前衛在都司治西 保定後衛在都司治東 茂山衛在  
易州治南

紫荆關在易州西四十里 鴻山關在唐縣西北七十里

關馬關在唐縣西北 八寶關在 西北五十里 高陽關

在高陽縣 瓦橋關在雄縣

河間府 禹貢冀州之域 天文尾箕分野 春秋晉東陽地 戰國為

燕趙齊三國之疆 秦為鉅鹿上谷二郡 漢置河間郡 米漢併

入信都 後魏千樂成縣立瀛州 大業初改為河間郡 五代晉入

遼 周復取之 宋隆為河間府 滿海軍節度元為河間縣

本朝改河間府屬北平布政司 今直隸京師領州二縣十六東

三山東濟南府海豐縣界三百里南至泰山府德州界二百九

十里西至保定府蠡縣界六十里北至保定府雄縣界一百五

十里自府治至京師四百一十里至南京二千九百四十里

雲州在府城南二百里 滄州在府城東一百五十里 河間

縣附郭 故縣在府治南六十里 阜城縣在府治西南一百

四十里 肅寧縣在府城西五十里 任丘縣在府治北九十

里 交河縣在府治南八十里 青縣在府治東一百五十里

興海縣在府治東一百八十里 靜海縣在府治東一百八十里

軍津縣在府治東一百八十里 天津縣在府治東一百八十里

光祿縣在州城東北七十里 故城縣在州南九十里 南皮  
縣屬滄州州南七十里 鹽山縣在州東九十里 慶雲縣在  
州南一百六十里

河間府在府治南 孫陽中屯衛在府治東南 大同中屯

衛在府治西 天津衛 天津左衛 天津右衛俱在滄海縣

真定府 禹貢冀州之域 天文尾箕分野 周為并州地 春秋屬齊

齊固戰國屬魏 秦為鉅鹿郡 漢初置恒山郡 後魏置改曰常

山 武帝置真定國 常山屬焉 魏漢為郡 晉因之 治真定 隋廢郡

存州 唐開元間改恒山郡置大都督府 元和中改鎮州 復陞成

德軍節度 五代梁改武順軍 宋為真定府 成德軍節度 金屬河

北西路 元改真定路

八朝改為真定府 直隸京師領州五縣二十七 東至河間府

縣界三百一十里西至山西平定州界一百八十里南至蠡縣

府內丘縣界二百一十里北至保定府慶都縣界一百七十里

自府治至京師六百三十里至南京三千一百里

定州在府城東北一百二十里 冀州在府城東南二百八十

里 晉州在府城東九十里 趙州在府城南一百一十里

深州在府城東二百五十里 真定縣附郭 井陘縣在府城

西南一百五十里 獲鹿縣在府城西南五十里 元氏縣在

府城西南九十里 雲壽縣在府城西北六十里 藁城縣在

甯城東南六十里 甯城縣在甯城東南六十里 與極縣在甯  
 城東八十里 平山縣在甯城西北九十里 阜平縣在甯城西  
 北二百五十里 新樂縣在甯城西南五十里 蔚縣在甯城西  
 縣在甯城西南六十里 行唐縣在甯城西南九十里 南宮縣在  
 甯城西南六十里 屬冀州 新河縣在甯城西南六十里 秦皇縣  
 在甯城東北三十里 武邑縣在甯城東北九十里 安平縣在  
 甯城東北九十里 屬晉州 饒陽縣在甯城東北一百三十里  
 武強縣在甯城東北一百六十里 栢鄉縣在甯城西南七十里 屬  
 趙州 隆平縣在甯城東南一百里 馬邑縣在甯城西南五十  
 十里 臨城縣在甯城西南九十里 贊皇縣在甯城西南九十  
 里 寧晉縣在甯城東南四十里 衡水縣在甯城東南五十里 屬  
 深州 真定縣在甯治 神武右衛在真定衛西 定州衛在定州  
 衛 倒馬關在定州西自是而東凡三關 至保定之國家驛  
 是而西凡五關 至金龍洞 土門關在獲鹿縣西十里 唐寬  
 一名井陘關 龍泉關在曲陽縣西自是而東凡二十一關  
 至金龍口 自是而西南凡十五關 至白羊口 白羊口在  
 寧晉縣西自是而西南凡二關 至惡石口 惡石口在真定  
 縣西自是而西南凡十五關 至故關 故關在井陘縣西界

山山西平定州 德勝 禹貢冀州之域 天文帝分野 周為邢國 地後為晉國  
 屬趙 秦置信都縣 屬鉅鹿郡 項羽改冀國 漢屬鉅鹿郡 山二縣  
 及魏廢平二國 晉為石勒所據 石虎改置冀國 郡隋置邢州 唐  
 置魏管 唐天寶初改為鉅鹿郡 五代梁為保義軍 節度唐為安  
 國軍 宋置信都府 改邢州 仍置安國軍 元初置元帥府 屬  
 改安撫司 後改信德府 又改為順德府 本朝初為順德府 屬北平布政司 今直隸京師 領縣九 東至廣  
 平府 府界一百五十里 而西至山西遼州和順縣界 一百五十  
 里 南至冀州府永年縣界 五十里 北至真定府栢鄉縣界 一百  
 里 自府治至京師 一千一百七十里 南和縣在府城  
 邢臺縣 邢 沙河縣在府城東南三十五里 南和縣在府城  
 東四十里 平鄉縣在府城東南一百里 廣宗縣在府城東  
 一百二十里 鉅鹿縣在府城東北一百二十里 唐山縣在  
 府城東北九十里 內丘縣在府城北五十里 任縣在府城  
 東北四十里 順德府 順德府在府治東  
 廣平府 禹貢冀州之域 天文帝分野 春秋屬晉 戰國屬趙 秦為  
 邢郡 郡地漢初置廣平國 武帝改平千國 東漢省入鉅鹿郡 晉  
 魏因之 後周改置信都府 隋改為安國軍 唐初為信都府 山東道大



行臺尋置置洛州大總管府宋屬河北路金屬河北西路也初  
置邢洛路總管府又改洛邢路至元中改廣平路  
本朝為廣平府屬北平布政司今直隸京師領縣九東至山東  
東昌府臨清縣界一百二十里西至河南彰德府磁州武安縣  
界八十里南至河南彰德府臨漳縣界八十里北至順德府南  
和縣界六十里自府治至京師一千五百里至南京一千六百  
五里

永年縣附郭 曲陽縣在府城東北四十五里 肥鄉縣附郭  
城南四十里 雞澤縣在府城西北七十里 廣平縣在府城東  
南七十里 邯鄲縣在府城河南五十五里 成安縣在府城  
南六十里 威縣在府城東北一百三十五里 清河縣附郭  
城東北二百里

大名府 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奎壁分野本商都周制屬  
庚子此春秋為晉地戰國為魏衛二國之境秦屬東郡漢屬魏  
郡北魏城東漢金魏郡為東西部置郡尉魏置陽平郡晉置  
陽武城唐屬魏州治黃衛親初置都督府龍朔初改莫  
州天寶初改為魏州屬河北道魏博節度治此元初復為魏  
州魏州天寶軍宋初因之廣用初陞為北京大名府治元城金  
為大名府路又改安武軍元為大名路  
本朝改為大名府屬北平布政司永樂初立練京師領州一縣

永年縣附郭 曲陽縣在府城東北四十五里 肥鄉縣附郭  
城南四十里 雞澤縣在府城西北七十里 廣平縣在府城東  
南七十里 邯鄲縣在府城河南五十五里 成安縣在府城  
南六十里 威縣在府城東北一百三十五里 清河縣附郭  
城東北二百里

大名府 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奎壁分野本商都周制屬  
庚子此春秋為晉地戰國為魏衛二國之境秦屬東郡漢屬魏  
郡北魏城東漢金魏郡為東西部置郡尉魏置陽平郡晉置  
陽武城唐屬魏州治黃衛親初置都督府龍朔初改莫  
州天寶初改為魏州屬河北道魏博節度治此元初復為魏  
州魏州天寶軍宋初因之廣用初陞為北京大名府治元城金  
為大名府路又改安武軍元為大名路  
本朝改為大名府屬北平布政司永樂初立練京師領州一縣

永年縣附郭 曲陽縣在府城東北四十五里 肥鄉縣附郭  
城南四十里 雞澤縣在府城西北七十里 廣平縣在府城東  
南七十里 邯鄲縣在府城河南五十五里 成安縣在府城  
南六十里 威縣在府城東北一百三十五里 清河縣附郭  
城東北二百里

大名府 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奎壁分野本商都周制屬  
庚子此春秋為晉地戰國為魏衛二國之境秦屬東郡漢屬魏  
郡北魏城東漢金魏郡為東西部置郡尉魏置陽平郡晉置  
陽武城唐屬魏州治黃衛親初置都督府龍朔初改莫  
州天寶初改為魏州屬河北道魏博節度治此元初復為魏  
州魏州天寶軍宋初因之廣用初陞為北京大名府治元城金  
為大名府路又改安武軍元為大名路  
本朝改為大名府屬北平布政司永樂初立練京師領州一縣

漢州在府城南四十里 盧龍縣附郭 遼安縣在府城西  
 四十里 撫寧縣 昌黎縣在府城東南八十里 樂亭縣在  
 州東九十里屬海州  
 得 永平衛在府治 東城左衛在府治 盧龍衛在永平衛南  
 開平中屯衛在漢州西 興州右屯衛在遼安縣城 撫寧衛  
 在撫寧縣北三十里 山海衛在撫寧縣南  
 榆井 在撫寧縣東二十里 刘家口 在遼安縣北東至桃  
 林口 關凡四 桃林口 關在盧龍縣北至界嶺口 關凡四  
 界嶺口 關在昌黎縣東至義院口 凡四 其間差大者為箭  
 桿嶺 山海關在撫寧縣東其北為山其南為海相連不數里  
 永平衛在府治 東城左衛在府治 盧龍衛在永平衛南  
 開平中屯衛在漢州西 興州右屯衛在遼安縣城 撫寧衛  
 在撫寧縣北三十里 山海衛在撫寧縣南  
 榆井 在撫寧縣東二十里 刘家口 在遼安縣北東至桃  
 林口 關凡四 桃林口 關在盧龍縣北至界嶺口 關凡四  
 界嶺口 關在昌黎縣東至義院口 凡四 其間差大者為箭  
 桿嶺 山海關在撫寧縣東其北為山其南為海相連不數里  
 永平衛在府治 東城左衛在府治 盧龍衛在永平衛南  
 開平中屯衛在漢州西 興州右屯衛在遼安縣城 撫寧衛  
 在撫寧縣北三十里 山海衛在撫寧縣南  
 榆井 在撫寧縣東二十里 刘家口 在遼安縣北東至桃  
 林口 關凡四 桃林口 關在盧龍縣北至界嶺口 關凡四  
 界嶺口 關在昌黎縣東至義院口 凡四 其間差大者為箭  
 桿嶺 山海關在撫寧縣東其北為山其南為海相連不數里

京師編戶一十四萬 府一府至四海沿一百三十里南至分  
 山道屯界二十里西至保安州沙城界一百里北至雲州八  
 五里至州治至京師一百八十里至南京三千六百二十里  
 永寧縣在州城東三十里  
 保安州 為貢冀州之域 天文尾箕分野 虞為幽州北境 春秋戰  
 國俱屬燕秦為上谷郡地漢置涿鹿縣唐改永興縣里新州五  
 代唐置同線使 魏山後八軍遷改永聖州武定軍金聖德興府  
 元改永聖州屬宣德府後以地震改保安州領永興一縣  
 本朝初州縣俱廢永興中復置保安州直隸京師舊治南山下  
 景泰二年城雷家站移州及衛治于此編戶七里東至隆慶州  
 界土木驛四十里南至山西蔚州界美峪一百里西至蔚州界  
 深井一百四十里北至宣府界泥河七十里自明始置宣新五  
 百里至南京三千七百二十五里  
 衛 保安衛在州治西北 美峪中禦千戶所在衛治西  
 高全都指揮使司 為貢冀州之域 天文尾箕分野 戰國屬燕秦  
 上谷郡地漢為千餘縣地屬幽州晉末為馮跋所據唐置武州  
 仍置歸唐末改魏州五代唐改為武州晉以路遠之改歸化州  
 後改魏州金改宣德府屬大同府後改宣化府元初為宣寧州  
 再改為山東路總管府元改宣德府屬上都路至元中以此  
 改順寧府領宣德宣平順聖三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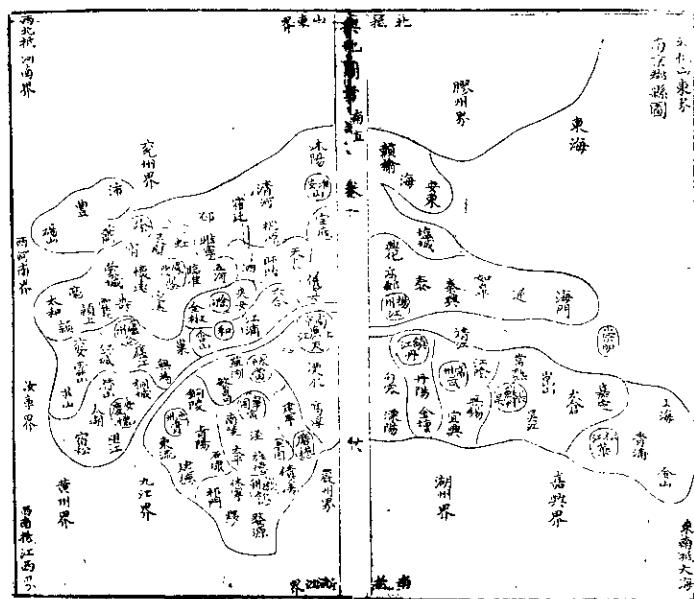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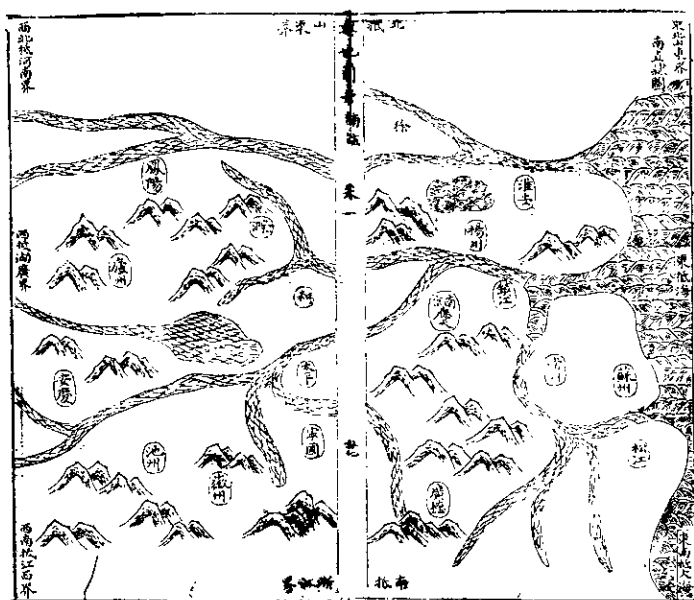
本朝洪武四年。盡徙其民于開。府縣廢。二十六年。置萬全。都指揮使司。領衛十五。守禦千戶所三。堡五。其蔚州隆慶左。永安。保安。四衛。廣昌。美峪。二千戶。所散建于各州縣。

宣府左衛。宣府右衛。宣府前衛。俱附郭。萬全左衛。在宣府城西六十里。萬全右衛。在宣府城西八十里。保安衛。在宣府城西一百二十里。保安右衛。在懷安衛城內東北。懷安衛。在宣府城東南一百五十里。隆慶右衛。在懷來衛城內東北。開平衛。在宣府城東北三百里。龍門衛。在宣府城東北一百二十里。興和守禦千戶所。附郭。龍門守禦千戶所。在宣府城東北二百四十里。長安衛。在宣府城東北一百四十里。

中。鴉堡。在宣府城東北一百七十里。赤城堡。在宣府城東北二百里。雲州堡。在宣府城東北二百一十里。舊。在宣府城東北二百六十里。

南直隸國考。南直隸古揚州。地。南京即六朝舊都也。我祖宗創業。實基于此。然江限南北。古今特為天險。江北則徐。湖。三州。地。跨中原。底。連數省。並稱雄鎮。故淮安特建兵府。守以文武重職。雖。到。轉。運。亦。示。控。扼。之。勢。為。江。南。則。安。慶。當。長。江。安。流。西。控。金。陵。為。江。東。門。戶。沿。海。兵。威。未。以。備。倭。而。崇。明。嘗。熟。之。民。開。作。清。江。一。帶。出。是。皮。海。律。行。剽。劫。者。不。可。勝。計。故。令。江。防。海。備。其。一。也。若。廣。州。則。民。習。游。惰。地。不。盡。利。鳳。陽。夏。堡。本。同。以。高。牆。留。守。之。冗。費。故。皆。易。以。兵。饒。蘇。松。回。賊。不。的。供。德。日。固。豐。沛。之。所。獨。河。汴。淤。塞。船。兵。難。回。賊。亦。伺。隙。

蓋。水。志。莫。甚。于。斯。者。也。徽州。多。山。少。田。民。逐。末。利。風。靡。州。在山。麓。江。游。軍。民。統。理。不。一。寇。盜。因。以。寧。遠。鎮。江。則。當。京。口。之。衝。對。山。開。水。海。潮。出。陸。土。田。歲。易。為。民。勞。苦。矣。



南京

古金陵之地。自周太王時。已有王氣。秦始皇謂東南有天子氣。諸葛亮謂龍蟠虎踞。吳帝三都即此地也。吳晉宋齊梁陳及南唐。雖常于此建都。然無功德以當之。僅係一隅。不能混一天下。至我

太祖高皇帝。功德隆盛。奄有四海。乃定鼎于此。為京師。始足以當形勢之勝。永無中于北平。聲建北京。正統中。以北京為前師。遷以此為南京。實根本重地云。

應天府。為實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屬吳。戰國屬越。秦屬楚。漢置金陵邑。因其地有三氣。理金以鎮之。故名。秦始

皇以金陵有三臺。故曰秣陵。屬都鄉。漢改都鄉為丹陽。屬丹陽郡。時揚州刺史治此。吳自京口徙都于此。改為建業。晉廢建業。分秣陵北為建業。改其為都。建興初。改為建康。東晉遷都此。置丹陽郡。宋齊梁陳同之。隋廢都。更于石頭城置揚州。唐武德中。置揚州。王德初置江陵郡。乾元初改為昇州。五代吳楊氏時。都於府。改為金陵府。入改江寧府。南唐都之。宋為昇州。仁宗時。為江寧府。建康軍節度。高宗改為建康府。建行都。置行宮。宣寧元。為建康府。立江南道。行御史臺。宋府初。又為建康府。本朝改應天府。領縣七。東至鎮江府。北至蘇州府。一百三十里。西至和州界。八十里。南至太平府當塗縣界。八十五里。北至揚州。

府僑真縣界一百五十里。府南至京師三千四百四十五里。上元縣。明都。江寧縣。明都。句容縣。在府東九十里。溧水縣。在府南。縣在府西四十里。六合縣。在府西北一百三十里。高淳縣。新設。

在京府衙

中軍都督府。在長安門南。左軍都督府。在中府南。右軍都督府。在右府南。前軍都督府。在右府南。後軍都督府。在右府南。

府南。錦衣衛。旗手衛。府軍衛。府軍左衛。府軍右衛。府軍後衛。羽林左衛。羽林右衛。羽林前衛。羽林後衛。

府軍衛。府軍左衛。府軍右衛。府軍後衛。羽林左衛。羽林右衛。羽林前衛。羽林後衛。

府軍衛。府軍左衛。府軍右衛。府軍後衛。羽林左衛。羽林右衛。羽林前衛。羽林後衛。

府軍衛。府軍左衛。府軍右衛。府軍後衛。羽林左衛。羽林右衛。羽林前衛。羽林後衛。

府軍衛。府軍左衛。府軍右衛。府軍後衛。羽林左衛。羽林右衛。羽林前衛。羽林後衛。

府軍衛。府軍左衛。府軍右衛。府軍後衛。羽林左衛。羽林右衛。羽林前衛。羽林後衛。

府軍衛。府軍左衛。府軍右衛。府軍後衛。羽林左衛。羽林右衛。羽林前衛。羽林後衛。

府軍衛。府軍左衛。府軍右衛。府軍後衛。羽林左衛。羽林右衛。羽林前衛。羽林後衛。

府軍衛。府軍左衛。府軍右衛。府軍後衛。羽林左衛。羽林右衛。羽林前衛。羽林後衛。

府軍衛。府軍左衛。府軍右衛。府軍後衛。羽林左衛。羽林右衛。羽林前衛。羽林後衛。

府軍衛。府軍左衛。府軍右衛。府軍後衛。羽林左衛。羽林右衛。羽林前衛。羽林後衛。

府軍衛。府軍左衛。府軍右衛。府軍後衛。羽林左衛。羽林右衛。羽林前衛。羽林後衛。

府軍衛。府軍左衛。府軍右衛。府軍後衛。羽林左衛。羽林右衛。羽林前衛。羽林後衛。

府軍衛。府軍左衛。府軍右衛。府軍後衛。羽林左衛。羽林右衛。羽林前衛。羽林後衛。

府軍衛。府軍左衛。府軍右衛。府軍後衛。羽林左衛。羽林右衛。羽林前衛。羽林後衛。

府軍衛。府軍左衛。府軍右衛。府軍後衛。羽林左衛。羽林右衛。羽林前衛。羽林後衛。

府軍衛。府軍左衛。府軍右衛。府軍後衛。羽林左衛。羽林右衛。羽林前衛。羽林後衛。

府軍衛。府軍左衛。府軍右衛。府軍後衛。羽林左衛。羽林右衛。羽林前衛。羽林後衛。

府軍衛。府軍左衛。府軍右衛。府軍後衛。羽林左衛。羽林右衛。羽林前衛。羽林後衛。

定遠縣在府東北一百一十里  
五門縣在府東北一百一十里  
如縣在府東北二百五十里  
霍丘縣在州城西一百二十里  
蒙城縣在州城北一百八十里  
盱眙縣在州城南七十里  
天長縣在州城東南一百五十七里  
重慶縣在州城東一百二十里  
頤上縣在州城東一百二十里  
太和縣在州城西

北八十里

英武衛在定遠縣北四十五里  
飛熊衛在定遠縣東北  
十里  
壽州衛州城內  
泗州衛州城內  
宿州衛衛州城內  
穎州衛州城內  
武平衛毫州城內  
頤上令禦手戶所  
穎上縣城  
銅城鎮在天長縣西北四十五里  
連珠寨在壽州城

北五里

壽州在府西一百八十里  
泗州在府東二百一十里  
宿州在府西北二百三十三里  
頤州在府西四百四十里  
亳州在府西北二百三十三里  
頤州在府西四百四十里  
懷遠縣在府西北二百三十三里  
懷遠縣在府西七

定遠縣在府南九十里  
五門縣在府東北一百一十里  
如縣在府東北二百五十里  
霍丘縣在州城西一百二十里  
蒙城縣在州城北一百八十里  
盱眙縣在州城南七十里  
天長縣在州城東南一百五十七里  
重慶縣在州城東一百二十里  
頤上縣在州城東一百二十里  
太和縣在州城西  
北八十里  
英武衛在定遠縣北四十五里  
飛熊衛在定遠縣東北  
十里  
壽州衛州城內  
泗州衛州城內  
宿州衛衛州城內  
穎州衛州城內  
武平衛毫州城內  
頤上令禦手戶所  
穎上縣城  
銅城鎮在天長縣西北四十五里  
連珠寨在壽州城







里北至山東青州府界四百五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五百  
 里至京師三千一百一十里  
 海州在府城北三百七十里 邳州在府城西西北四百五十里  
 山陽縣附郭 堰城縣在府城東南二百三十里 清河縣在  
 府城西五十里 桃源縣在府城西北一百六十里 沐陽縣  
 在府城北一百七十里 翰林縣在州城北一百一十里屬  
 州 宿遷縣在州城南一百二十里屬邳州 睢寧縣在州  
 南六十里 安東縣在州城東北九十里  
 淮安衛在府治 大河衛在府治東北 邳州衛在州  
 衛 守禦海州千戶所在州治 守禦東海千戶所在東海

守禦海州千戶所在縣志  
 廣州府 禹貢揚州之域 天文斗牛分野 周以前屬虞子國春秋  
 屬舒戰國屬楚秦為九江郡地漢為廬江郡東漢為合肥縣  
 仍隸九江郡二國屬魏晉為淮南廬江二郡地宋齊屬南汝陰  
 縣梁置南豫州治合肥後改合州北齊因之無置北陳郡隋廢  
 合州為廬州後改廬江郡唐為廬州屬淮南道建吳初為本路安撫  
 和度南唐改保信軍宋因之屬淮南西路建吳初為本路安撫  
 司治所元置淮西總管萬戶府尋改廬州路總管府屬河南行  
 省 本朝改廬州府直隸在鎮江鎮州二縣去東至和州金山縣  
 界一百九十里西至河南汝寧府固始縣界三百五十里南至

安慶府桐城縣界一百八十里北至鳳陽府定遠縣界一百  
 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五百一十里至京師三千六百七十七里  
 縣為州在府城東南二百八十里 六安州在府城西一百八  
 十里 合肥縣附郭 舒城縣在府城西南一百二十里  
 廬江縣在府城南一百八十里 巢城在府城北九十里屬  
 為 英山縣在州城西南四百里屬六安 霍山縣  
 衛 廣州街在府治東 六安衛在州治東  
 關 冷水關在廬江縣西三十里 北峽關在舒城縣南  
 里 東關在巢縣南四十里 西關在巢縣東南三十里  
 九井鎮 桃城鎮俱在舒城縣北二十五里 清水鎮在故梁

縣北六十里 石炭山 龍眠山 寨俱在舒城縣  
 安慶府 禹貢揚州之域 天文斗牛分野 春秋為皖國亦為舒  
 國地戰國屬楚秦為九江郡漢屬廬江郡三國初屬魏後為吳  
 為重鎮東晉始以廬江分置晉熙郡齊因之梁置豫州後廢  
 晉州北齊改江州陳為晉州隋改熙州唐改同安郡至德初改  
 為東安州尋改舒州屬淮南道天寶初改同安郡至德初改  
 唐郡乾元初改為舒州五代初屬楊吳後屬南唐宋初為舒州  
 政和間置德慶軍紹興中改安慶軍慶元初置為安慶府先改  
 為安慶路屬河南行省  
 本朝初改寧江府後復為安慶府直隸京師領縣六東至廬州

府無為州界三百七十里 西至湖廣黃州府黃梅縣界二百一十里南至北州府東流縣界五里北至廬州府舒城縣界二百一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七百四十五里至京師四千一百八十五里

懷寧縣附郭 桐城縣在府城東北一百五十里 潛山縣在府城西北一百四十里 太湖縣在府城西二百三十里 望江縣在府城西南一百一十里

衛 安慶衛 海門第一關在小孤山

太平府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屬吳。後屬越。戰國屬楚。秦屬鄣郡。漢為丹陽郡。地晉屬丹陽宣城二郡。成帝時僑立淮南郡。及當塗縣。治于湖。後又僑立陳州治蕪湖。劉宋以來。或治姑熟。或徙于湖。又併淮南入宣城郡。亦治于湖。隋省蕪湖。置宣城縣附郭。唐以當塗置南陵州。尋廢州。以縣屬宣城。五代時。南唐于當塗立新和州。後改雄遠軍。宋改為太平軍。後陞為太平州。元改為太平路。屬江浙行省。

本朝改太平府。直隸京師。領縣三。東至應天府溧水縣界一百一十里。西至和州界三十里。南至寧國府宣城縣界七十里。北至應天府江寧縣界五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一百五十里。至京

府三十五里。九十里

當塗縣附郭 縣湖縣在府城西南六十五里 繁昌縣在府城西一百五十里

建陽縣 寧國府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屬吳。戰國屬越。後入楚。秦為鄣郡。地漢置丹陽郡。治宛。陳東漢永和間。析置宣城縣。三國屬吳。晉改為宣城郡。治宛。陳宋析置淮南郡。尋又置南陵州。治宣城。陳改宣州。隋改為宣城郡。唐置宣州。後陞寧國軍節度。宋仍為宣州。屬江南東路。乾道初。陞寧國府。元改為寧國路。屬江浙行省。

永明改為寧國府。直隸京師。領縣六。東至廣德州建平縣界六十里。西至池州府青陽縣界一百六十里。南至徽州府績溪界二百二十里。北至太平府當塗縣界一百五十里。自府治至南京四百二十里。至京師四千一百五十里。

宣城縣附郭 寧國縣在府城東南一百五十里 涇縣在府城南一百五十里 太平縣在府城西南二百四十里 旌德縣在府城南二百一十五里 南陵縣在府城西一百五十里

衛 宣州衛 池州府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屬吳。後屬越。後屬楚。秦屬鄣郡。漢為丹陽郡。三國吳石城侯也。晉屬宣城及豫

章縣屬南陵縣屬北江州隋初屬宣州後改州為宣陵  
 唐置池州治秋浦以地有貴池故名南唐置應化軍宋溪為池  
 州治貴池縣元為池州路屬江浙行省  
 本朝為池州府直隸京師領縣六東至寧國府而陵縣界一百  
 四十里西至江西北至九府彭澤縣界一百四十里南至徽州府  
 祁門縣界一百九十里北至安慶府桐城縣界三十里自府  
 至南京六百五里至宣師四千五百里  
 貴池縣附郭 青陽縣在府城東八十里 銅陵縣在府城東  
 北一百二十里 石埭縣在府城東南一百六十里 建德縣  
 在府城西南一百八十里 東流縣在府城西一百八十里  
 縣他司者滿五 卷一  
 徽州府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秦初屬吳後屬越戰國屬  
 楚秦為郡郡地漢為丹陽郡比三國吳分置新都郡晉改新安  
 郡治始新縣劉宋以郡屬東揚州漢文置新寧郡隋置歙州  
 治歙大業初改為新安郡遷治休寧縣中又遷治歙唐置歙  
 州元寶初改新安郡乾元初復為歙州屬浙西節度宋置徽  
 州元為徽州屬江浙行省  
 本朝初改興安府後改徽州府直隸京師領縣六東至浙江杭  
 州府富化縣界一百二十里西至江西北至寧國府  
 七十里南至浙江衢州府龍泉縣界一百八十里北至寧國府  
 太平縣界一百七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七百二十里至宣師四

千里  
 歙縣附郭 休寧縣在府城北六十五里 婺源縣在府城西  
 南二百里 祁門縣在府城西一百八十里 黟縣在府城西  
 一百五十里 績溪縣在府城東北六十里  
 新安縣在府治東南  
 廣德州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秦初屬吳地名剡後屬  
 越戰國屬楚秦為郡郡地漢為丹陽郡故鄣縣地鴻嘉初為廣  
 德縣東漢分置廣德縣仍屬丹陽郡三國屬吳晉屬宣武郡宋  
 齊因之梁分置石封縣後增置大梁縣尋改為陳留郡隋改  
 為縣屬湖州以廣德縣省入揚帝改為宣城郡唐初以餘安置  
 縣屬湖州  
 本朝初改置宣州至德初改鎮安為廣德縣南唐改為廣德  
 府屬昇州宋太平興國中置廣德軍隸江南東路元置廣  
 德府隸江浙行省  
 本朝改廣德州直隸京師以廣德縣省入歸戶百二十里  
 領縣一東至浙江湖州府長興縣界三十里西至寧國府宣城  
 縣界一百里南至湖州府安吉州界六十里北至應天府溧陽  
 縣界七十里自州治至南京五百里至宣師三千七百五十  
 里 建平縣在州城西九十里  
 關 廣德州在州南六十里  
 和州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秦初屬越戰國時為楚地秦置

治所三國屬吳為重鎮晉屬淮陰郡東晉分置應陽郡劉宋無  
 置南豫州治應陽梁末屬東魏北齊置和州應陽為江二縣後  
 隋改齊江曰烏江隋置郡後置和州治應陽縣大業初改應陽  
 郡唐為和州宋隸淮南府元置和州後隸廬州領應陽  
 金山烏江三縣  
 平初和州應陽烏江二縣入和州洪武二年改為應陽縣仍隸  
 廬州後為和州直隸京師編戶四十一里領縣一東至應天府  
 江浦縣界六十里西至廬州府界一百一十里南至廬州  
 府界為州界九十里北至滁州界一百一十里自州治至南京  
 一百二十里至京師三千二百八十里  
 金山縣在州城西五十里  
 清陽右衛在州治東  
 東關在縣西南七十里石湖關在州境  
 滁州為貢揚州之域天文分野春秋為吳楚之文戰國屬楚  
 秦為九江郡地漢初屬淮南國元狩初漢屬九江郡三國為魏  
 地晉屬淮南郡東晉于此置淮南郡宋置新昌郡梁置南越  
 州北齊徙南越州于新昌郡又改北越州為臨滁郡隋改南越  
 州為滁州因滁水而名唐改永陽郡五代楊吳南唐有其地後  
 入于周宋屬淮南東唐元初為滁州路後徙為州隸揚州路

初以精流全振宋安三縣併入隸鳳陽府洪武十四年  
 復置全椒宋安為屬縣直隸京師編戶一十二里領縣二東至  
 應天府六合縣界七十里西至鳳陽府定遠縣界七十里南至  
 和州界七十里北至泗州府昭陽縣界一百三十里自州治至南  
 京一百二十里至京師三千二百八十里  
 全椒縣在州城南五十里宋安縣在州城北三十五里  
 衛  
 清流關在州西南二十里  
 滁州為貢揚州之域天文分野春秋為吳楚之文戰國屬楚  
 秦為九江郡地漢初屬淮南國元狩初漢屬九江郡三國為魏  
 地晉屬淮南郡東晉于此置淮南郡宋置新昌郡梁置南越  
 州北齊徙南越州于新昌郡又改北越州為臨滁郡隋改南越  
 州為滁州因滁水而名唐改永陽郡五代楊吳南唐有其地後  
 入于周宋屬淮南東唐元初為滁州路後徙為州隸揚州路  
 滁州在州治東  
 滁州左衛在州治西



與地圖考  
浙江古揚州地崇山巨浸所在深阻然其間與江淮相來往  
惟以微爲郭廩左信鄰右開闢大海東指倭寇之衝  
固四通八達之區也安古長興以山水趨聚寨在江陰  
兩上無蕪之司亦許警與顧龍龍洛嘉湖寧紹四郡則震  
東海之所經也湖衛路重三道三農之害而後徒之患以  
州之民多依山鑛動至數千特之則鐵錢徒能慶元松  
一帶歲被侵暴溫台並海而南信宿建于福寧估客良便之然  
不能不防地寇也若倭夷來入則風帆直指寧波安至保  
東點非巨湖先帝而備其左安海乎

五石政司  
江古揚州地漢會稽郡無統二浙隸揚州都刺史唐貞觀中  
隸江南道開元中增置江南東道採訪處置使而兩浙諸州並  
隸焉宋初以兩浙爲一路後分浙東西爲兩路而浙西安撫  
治臨安浙東安撫使治紹興並以守臣兼領元置江海等處  
中書省及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于杭州元置浙海右肅政  
廉訪司于寧波元置浙東道宣慰司于慶元  
本朝置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杭州嘉興湖州嚴州金華  
衢州處州紹興寧波台州溫州十一府置浙江都指揮使司領  
杭州前杭州右紹興寧波處州溫州台州溫州海鹽松門臨山

全鄉海門之海居在觀海十六衛湖州嚴州金華衢州海鹽  
所置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分浙東浙西二道無察諸府得所  
而三司皆治于杭州府  
杭州府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分野秦魏吳越戰國屬楚秦  
爲會稽郡地東漢屬吳郡三國吳分置東安郡治富春尋屬吳  
興及吳郡陳置錢唐郡隋廢郡置杭州治餘杭未幾移治錢  
唐大業初改州爲餘杭縣唐初爲杭州天寶初改餘杭郡治  
復爲杭州宋初爲錢唐縣宋初改爲杭州初移鎮海節度治于杭州  
都督府五代爲吳越國宋爲杭州高宗南渡遷都于杭州臨  
安府元置兩浙都督府尋改杭州路

輿地圖書  
本朝定爲杭州府領縣九東至嶺山海口六十里西至嚴州府  
桐廬縣界一百三十五里南至紹興府蕭山縣界四十五里北  
至湖州府德清縣界四十五里自府治至南京九百里直東  
四千二百里  
錢塘縣時郭 仁和縣附郭 富陽縣在府城西九十里  
海寧縣在府城東一百二十里 杭縣在府城西北七十里  
臨安縣在府城西北一百里 於潛縣在府城西一百七十里  
新城縣在府城西北一百四十里 昌化縣在府西二百一十里  
海寧縣東 杭州右衛俱在都司前 海寧守禦千戶所  
海寧縣東

嘉興府 為青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時名之曰水。水又名鴟。率初為吳越分境。後入越。晉太公時。越吳于鴟亭。即此城。國屬楚。秦為會稽郡。地漢因之。東漢屬吳郡。三國吳于此置嘉禾縣。後改嘉興。隋以其地屬蘇州。唐復嘉興。屬杭州。五代錢氏。秦置秀州。治嘉興縣。宋屬浙西路。沈和開為嘉禾郡。慶元初。陞為嘉興府。元置嘉興路。

嘉興府 嘉興縣 在府城東五十五里。本朝後為嘉興府。領縣七。東至直隸松江府華亭縣界五十五里。西至杭州府仁和縣界一百里。南至海八十三里。北至蘇州府吳江縣界一十七里。自府治至南京七百三十八里。至京師四千一百里。

嘉興府 嘉興縣 在府城東五十六里。海鹽縣 在府東南八十里。平湖縣 在府東五十四里。崇德縣 在府城西南九十里。桐鄉縣 在府城西南六十里。海鹽縣 在海鹽縣治西。守禦嘉興千戶所在府治北。守禦海鹽千戶所在海鹽縣南三十六里。守禦乍浦千戶所在海鹽縣東北三十六里。

湖州府 為青揚州之域。天文斗牛分野。古為防風氏國。春秋屬吳越。戰國屬楚。為越城。秦置烏程縣。吳子。稽郢郡之。漢初屬荆國。三國分置吳興郡。唐置湖州。即此。為唐周之宋改安吉州。屬浙西路。元置湖州府。

本朝後為湖州府。領州一縣六。東至蘇州府吳江縣界六十里。西至直隸廣德州界一百三十里。南至杭州府仁和縣界一百二十里。北至蘇州府吳縣界八十八里。自府治至南京七百二十里。至京師四千三百里。

安吉州 在府城西北一百二十里。烏程縣 在府城西北一百二十里。長興縣 在府城西北七十里。孝豐縣 在府城西北一百二十里。在府城南九十里。武康縣 在府城南一百七十里。

湖州府 為青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春秋屬吳越。城國入楚。秦為會稽郡。二郡。漢屬會稽。晉陽二郡。孫吳置新郡。郡。晉為嘉州府。為青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春秋屬吳越。城國入楚。秦為會稽郡。二郡。漢屬會稽。晉陽二郡。孫吳置新郡。郡。晉為嘉州府。

新安縣 在府城西北一百六十里。桐廬縣 在府城東一百里。遂安縣 在府城西一百八十里。壽昌縣 在府城西南九十里。分水縣 在府城東北一百五十里。

徽州府 守禦千戶所在府東南。

金華府 為黃楊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春秋為越西界。秦屬會稽郡。漢為烏傷縣。地二周置東陽郡。治長山縣。置金華郡。唐置婺州。治其寧縣。唐因之。宋為保寧軍。鎮所東海。元置婺州。本朝改金華府。縣八里至天台縣界二百九十八里。西至龍泉縣界九十里。南至縉雲縣界一百八十六里。北至東陽縣界一百一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一千二百三十里。至京師四千五百八十八里。

金華縣附郭 蘭谿縣在府城西五十里。東陽縣在府城東一百三十里。義烏縣在府東一百一十里。永康縣在府東南一百一十里。武義縣在府西南八十五里。浦江縣在府城南一百二十里。湯溪縣在府治東。

衢州府 為黃楊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春秋為越西界。秦屬會稽郡。漢為烏傷縣。地二周置東陽郡。治長山縣。置金華郡。唐置婺州。治其寧縣。唐因之。宋為保寧軍。鎮所東海。元置婺州。本朝改金華府。縣八里至天台縣界二百九十八里。西至龍泉縣界九十里。南至縉雲縣界一百八十六里。北至東陽縣界一百一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一千二百三十里。至京師四千五百八十八里。

衢州府 為黃楊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春秋為越西界。秦屬會稽郡。漢為烏傷縣。地二周置東陽郡。治長山縣。置金華郡。唐置婺州。治其寧縣。唐因之。宋為保寧軍。鎮所東海。元置婺州。本朝改金華府。縣八里至天台縣界二百九十八里。西至龍泉縣界九十里。南至縉雲縣界一百八十六里。北至東陽縣界一百一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一千二百三十里。至京師四千五百八十八里。

衢州府 為黃楊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春秋為越西界。秦屬會稽郡。漢為烏傷縣。地二周置東陽郡。治長山縣。置金華郡。唐置婺州。治其寧縣。唐因之。宋為保寧軍。鎮所東海。元置婺州。本朝改金華府。縣八里至天台縣界二百九十八里。西至龍泉縣界九十里。南至縉雲縣界一百八十六里。北至東陽縣界一百一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一千二百三十里。至京師四千五百八十八里。

江山縣在府西南七十五里。開化縣在府西北二百里。

衢州府 為黃楊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春秋為越西界。秦屬會稽郡。漢為烏傷縣。地二周置東陽郡。治長山縣。置金華郡。唐置婺州。治其寧縣。唐因之。宋為保寧軍。鎮所東海。元置婺州。本朝改金華府。縣八里至天台縣界二百九十八里。西至龍泉縣界九十里。南至縉雲縣界一百八十六里。北至東陽縣界一百一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一千二百三十里。至京師四千五百八十八里。

衢州府 為黃楊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春秋為越西界。秦屬會稽郡。漢為烏傷縣。地二周置東陽郡。治長山縣。置金華郡。唐置婺州。治其寧縣。唐因之。宋為保寧軍。鎮所東海。元置婺州。本朝改金華府。縣八里至天台縣界二百九十八里。西至龍泉縣界九十里。南至縉雲縣界一百八十六里。北至東陽縣界一百一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一千二百三十里。至京師四千五百八十八里。

衢州府 為黃楊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春秋為越西界。秦屬會稽郡。漢為烏傷縣。地二周置東陽郡。治長山縣。置金華郡。唐置婺州。治其寧縣。唐因之。宋為保寧軍。鎮所東海。元置婺州。本朝改金華府。縣八里至天台縣界二百九十八里。西至龍泉縣界九十里。南至縉雲縣界一百八十六里。北至東陽縣界一百一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一千二百三十里。至京師四千五百八十八里。

衢州府 為黃楊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春秋為越西界。秦屬會稽郡。漢為烏傷縣。地二周置東陽郡。治長山縣。置金華郡。唐置婺州。治其寧縣。唐因之。宋為保寧軍。鎮所東海。元置婺州。本朝改金華府。縣八里至天台縣界二百九十八里。西至龍泉縣界九十里。南至縉雲縣界一百八十六里。北至東陽縣界一百一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一千二百三十里。至京師四千五百八十八里。



本府仍為縣所領縣八東至慈谿縣界二百里西至甯陽縣界一百三十二里南至東陽縣界二百五十里北至海山三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一千二百三十三里安師四千六百五十八里山陰縣附郭會稽縣附郭蕭山縣在府城西北九十三里諸暨縣在府城一百二十里餘姚縣在府城東一百八十里上虞縣在府城一百二十里嵊縣在府城東南一百八十里新昌縣在府城東南二百二十里  
衛紹興衛在府城東臨山衛在餘姚縣西北三江守禦千戶所在山陰縣東臨海守禦千戶所在會稽縣東北三江守禦千戶所在餘姚縣東北

本府仍為縣所領縣八東至慈谿縣界二百里西至甯陽縣界一百三十二里南至東陽縣界二百五十里北至海山三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一千二百三十三里安師四千六百五十八里山陰縣附郭會稽縣附郭蕭山縣在府城西北九十三里諸暨縣在府城一百二十里餘姚縣在府城東一百八十里上虞縣在府城一百二十里嵊縣在府城東南一百八十里新昌縣在府城東南二百二十里  
衛紹興衛在府城東臨山衛在餘姚縣西北三江守禦千戶所在山陰縣東臨海守禦千戶所在會稽縣東北三江守禦千戶所在餘姚縣東北

一百五十里昌國衛在府城南三百五十里後千戶所在定海縣東南九十里中千戶所中左千戶所俱定海縣東北大嵩守禦千戶所在定海縣東南二百三十里霽衛守禦千戶所在定海縣東南一百二十里石浦守禦千戶所石浦守禦千戶所俱在府城南三百七十里龍山守禦千戶所在府城北七十里爵溪守禦千戶所在府南二百七十里錢倉守禦千戶所在府城南二百六十里  
台州府南甯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春秋戰國為越秦屬司中縣漢屬東甌國後置南浦縣東漢置黃安縣梁置赤城縣唐置海州唐改台州因天台山為名後改臨海縣宋為台州屬浙

東路元為台州路本朝改台州府領縣六東至海岸一百八十里西至嵊縣界二百一十九里南至樂清縣界一百五十九里北至新昌縣界一百四十五里自府治至南京一千八百三十三里至京師五千七百七十八里  
臨海縣附郭黃巖縣在府城東南六十里天台縣在府城北九十里仙居縣在府城西九十里寧海縣在府城東北一百八十里太平縣  
衛台州衛在府城西海門衛在府城東九十里松門衛在府城東南一百八十里前千戶所在海門衛北七里新河千戶所在海門衛南五十里松渚千戶所在海門衛東北五

十里 徙歸千戶所在海門街東北一百一十里 鹽垣千戶  
 所在松門街南六十里 楚門千戶所在松門街南一百一十里  
 溫州府 為貢楊州之域 天文牛女分野 春秋戰國為越 秦屬閩  
 中縣 漢為東甌 國孫吳置臨海郡 晉置永嘉郡 治永嘉東  
 嘉州 唐置溫州 以其地極遠少寇故名 五代吳越建清海軍 宋  
 為應道軍 阜隆瑞安府 元為溫州路  
 本朝改溫州府 領縣五 東至海門九十里 西至青田縣界九十  
 里 南至福建福寧縣界四百九十里 北至黃岩縣界三百三十  
 里 自府治至南京一千八百九十里 至京師一千六百九十里  
 永嘉縣附郭 瑞安縣在府城南六十里 平陽縣在府城東  
 北六十里 平陽縣在府城西南一百五十里 泰順縣在府  
 城西南三百七十里  
 衛 溫州衛在府治東 金鄉衛在平陽南七十里 盤石衛在  
 樂清縣西六十里 平陽守禦千戶所在平陽縣治西 瑞安  
 守禦千戶所在瑞安縣治東南 海安守禦千戶所在瑞安縣  
 東 蒲門守禦千戶所在平陽縣南 壯士守禦千戶所在平  
 陽縣東北 沙園守禦千戶所在瑞安縣東南 蒲岐守禦千  
 戶所在樂清縣南 寧村守禦千戶所在永嘉縣東

江西輿地圖敘  
 江西古揚州地。當吳楚閩粵之交。險阻既分。形勢自殊。安  
 重。常觀四方。客保境和。民則九江。獨據上流。宰制沿江。郡  
 密。近南康。潁江。巨湖。遊舟四出。不可無備。南。安。贛。廣。東。府。屬。當  
 則汀。漳。汀。州。漳州。原。屬。建。所。屬。雄。超。南。無。詔。州。俱。屬。東。府。屬。當  
 山。帝。馬。連。川。路。境。林。谷。茂。密。盜。賊。之。興。斯。為。洞。藪。故。提。撫。重  
 職。提。師。以。臨。之。袁。州。地。通。長。沙。通。民。客。戶。頗。難。說。察。而。南。昌。非  
 呂。饒。州。  
 宗。室。固。在。民。族。供。億。視。臨。吉。瑞。信。無。諸。為。珍。有。加。焉。故。元。江。西  
 之。民。際。際。俗。苦。有。憂。勤。之。思。弘。治。以。來。賊。殺。漸。繁。土。著。之。民。少  
 壯。者。多。不。務。稿。事。出。當。四。方。至。康。妻。子。不。顧。而。擅。俗。日。棄。之。  
 間。出。矣。



江西北路州地漢領以揚州都刺史唐隸江南道開元中分為  
 江南西道置採訪使治洪州後改採訪為觀察治所為宋  
 置江南西路安撫使以隆興中置鎮又置江西提點刑獄司  
 治贛州元于隆興路置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及江西湖東提  
 政廉訪司本朝置江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南昌贛州廣  
 信南康九江建昌撫州瑞州袁州吉州臨江贛州南安十三府  
 置江西都指揮使司領南昌前南昌左袁州贛州四衛吉安  
 福撫州鉛山建昌廣信饒州會昌南安永新信豐十一守禦千  
 戶所置江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分南昌湖東湖西九江領北五

遼東察諸府衛兩司並治于南昌云

南昌府 南昌府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戰國時為黃帝之安  
 大分九江郡漢治東漢章郡屬揚州王莽改曰九江隋廢郡為  
 洪州南唐還都于此改為南昌府宋徽宗為洪州宣和于此置  
 安撫使後與初置隆興府元置龍興路本朝初改洪都府  
 後為南昌府領州一縣七東至饒州府餘干縣界二百四十里  
 西至湖廣岳州府下江縣界四百九十里南至撫州府樂安縣  
 界二百四十里北至南康府星子縣界一百八十里自府治至  
 南京一千五百二十里至京師四千五百七十五里  
 寧州 在府城西三百六十里 南昌縣 新建縣 州郭

步城縣 在府城南一百六十里 建德縣 在府城東一百  
 二十里 奉新縣 在府城西一百二十里 靖安縣 在府  
 城西北一百六十里 武寧縣 在府城北三百二十里  
 衛二 南昌府衛所治東 南昌左衛府治南

饒州府 南昌府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屬楚東楚後屬吳  
 國漢屬楚置鄱陽縣屬九江郡漢為鄱陽餘干鄱陽縣地屬  
 豫章郡隋改置饒州以其物產豐饒故名五代南唐置永平軍  
 宋仍為饒州隸江南東路元徙為饒州路屬江浙行省  
 本朝初改鄱陽府後改饒州府隸江西布政司領縣七東至浙  
 江徽州府開化縣界三百七十里西至南康府都昌縣界一百  
 六十里南至撫州府臨川縣界二百里北至直隸池州府建德  
 縣界一百七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一千五百八十里至京師  
 千二十五里

鄱陽縣 州郭 餘干縣 在府城南一百二十里 樂平縣 在府  
 城東一百二十里 浮梁縣 在府城東一百八十里 德興縣  
 在府城東一百四十里 安仁縣 在府城南五百十里  
 年縣

衛一 饒州守禦千戶所在府城西

廣信府 南昌府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戰國時為黃帝之安  
 泰屬九江會稽二郡漢為豫章郡之餘汗縣及會稽郡之大

縣地音宋及隋屬鄆陽東陽二郡唐析置之玉山常山統之  
 陽及撫建三州地置信州隸江南道宋以信州隸江南東路  
 元改置信州隸浙江行省本朝改為廣信府隸江西布政  
 司領縣七東至浙江衢州府常山縣界一百二十五里西至饒  
 州府安仁縣界二百里南至福建建寧府崇安縣界一百六  
 里北至饒州府樂平縣界七百里自府治至南京一千八  
 百里有五里至京師三千五百里  
 上饒縣治在府城東一百里武陽縣在府城西  
 一百二十里貴溪縣在府城西一百九十里鉛山縣在府  
 城南八十里東安縣在府城東南四十五里與安縣界  
 南一百三十里安義縣

九江府 為貴州楊二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為吳楚地  
 為九江郡地漢初屬淮南國後分屬豫章郡文帝時又分屬廬  
 江郡東漢末南境入吳屬彭澤郡北境入魏屬廬江郡後秦入  
 吳屬武昌郡晉永興初置海陽郡屬江州五代時楊吳置泰化  
 軍節度宋降為軍事隸江南東路建炎初改隸江軍江西安  
 撫司治此元置江州路本朝改九江府領縣五東至直隸池  
 州府東流縣界三百里西至湖廣武昌府興國州界二百里南  
 至南康府星子縣界五十里北至湖廣黃州府黃梅縣界九十  
 里自府治至南京一千二百六十里至京師四千六百五十  
 里  
 德化縣在府城東一百五十里瑞昌縣在府  
 城南一百三十里  
 建昌縣在府城東南一百二十里  
 南一百三十里安義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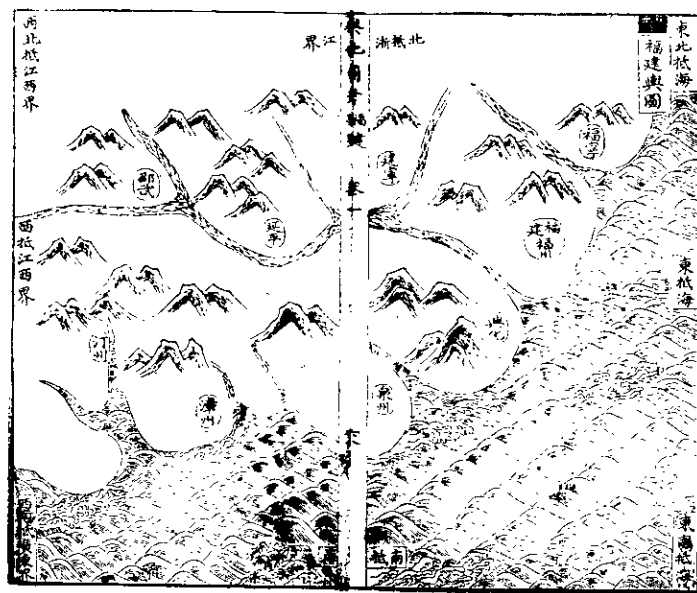
南城縣 新設 新城縣在府城東南九十里 西營縣在府城  
南十有二十里 廣昌縣在府城南二百四十里 廣濟縣  
新設  
衛二 建昌守禦千戶所在府治南  
撫州府 屬黃陽州之域 天文斗分野 春秋為吳境 後屬越 戰國  
屬楚 秦屬九江郡 漢為豫章郡 地三國吳以豫章東郡置臨江  
郡 探揚州 晉隸江州 蘇昭川郡徙治南城 梁後治臨川府 隋置  
置撫州 五代時楊吳置昭武軍節度 宋仍為撫州 隸江南西路  
元置撫州路  
奉朝改為撫州府 領縣六 東至饒州府安仁縣界一百二十里  
西至吉安府永豐縣界三百二十五里 南至建昌府南城縣界  
九十里 北至南昌府進賢縣界九十里 自府治至南京二千四  
十里 至京師五千四百八十五里  
臨川縣 附郭 崇仁縣在府城西一百二十里 金谿縣在府  
城東南一百一十里 宜黃縣在府城西南一百一十里 樂  
安縣在府城西南二百四十里 東鄉縣  
衛一 守禦撫州千戶所在府城東  
臨江府 屬黃陽州之域 天文斗分野 春秋屬吳 後屬越 戰國屬  
楚 秦屬九江郡 漢初屬淮南郡 後為豫章郡 三國吳為豫章  
安成已立三郡地 隋屬洪吉三州 唐因之 宋淳化間以清江

縣 吳臨江軍 新江西南路 元改置臨江路  
本縣改臨江府 領縣四 東至南昌府豐城縣界八十里 西至  
州府分寧縣界七十里 南至吉安府吉水縣界一百六十里 北  
至瑞州府高安縣界三十里 自府治至南京一千七百九十里  
至京師五千二百三十五里  
清江縣 附郭 新設縣在府南七十里 新設縣在府西一百  
二十里 映江縣  
吉安府 屬黃陽州二州之域 天文斗分野 春秋屬吳 戰國屬楚  
秦屬九江郡 漢沙二郡 漢屬豫章郡 及長沙郡 東漢分豫章置廬  
陵郡 三國吳分置安成郡 治平鄉縣 晉廬陵郡 屬揚州 安成郡  
屬荊州 元康初徙屬江州 隋廢二郡 以廬陵縣置吉州 大業初  
復為廬陵郡 唐改吉州 天寶初徙廬陵縣 乾元初徙屬吉州 屬  
江南西道 宋屬江南西路 元為吉州路 後改吉安路  
本朝改為吉安府 領縣六 東至撫州府樂安縣界二百里 西至  
來州府宜春縣界一百八十里 南至贛州府贛縣界二百八十里  
五里 北至臨江府新淦縣界一百四十里 自府治至南京二千  
一百一十里 至京師五千五百五十里  
廬陵縣 附郭 泰和縣在府城南八十里 吉水縣在府城北  
四十里 永豐縣在府城東一百三十里 安福縣在府城西  
一百二十里 龍泉縣在府城西南二百七十里 萬安縣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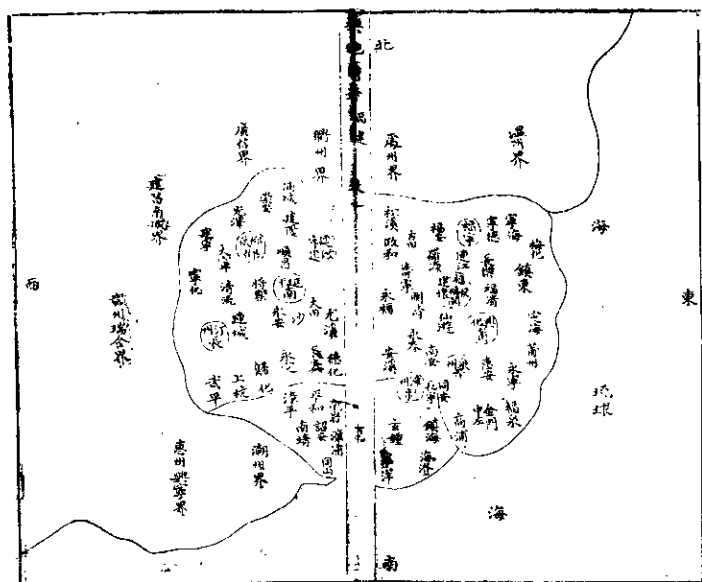
府城南一百二十里 永新縣在府城西二百里 永寧縣在府城西二百八十里

本朝改為荊州府領縣四東至臨江府新喻縣界一百五十里西至治廣長沙府醴陵縣界二百四十里南至吉安府安福縣

府城在府城東北三百六十里 瑞全縣在府城東北三百八十里  
 龍南縣在府城西南一百一十里 石城縣在府城東北四百六十里  
 長寧縣新設 安南縣新設  
 衛三 鎮州衛在府治東 會昌守禦千戶所在會昌縣治東  
 信豐守禦千戶所在信豐縣治西  
 南安府 屬贛州之域 天文分野 春秋屬吳 戰國屬楚 秦屬  
 九江郡 漢為豫章郡 南唐置二縣 地皆為南康縣地 隋屬虔州  
 唐因之 宋置南安軍治大庾縣 劉虔州之南康上猶二縣來屬  
 隸江南西路 元改置南安縣  
 本朝改為南安府 領縣四 東至贛州府 縣界二百一十里 西至  
 至廣安 韶州府仁化縣界一百八十里 南至廣東 南雄府 南  
 雄府 五十里 北至吉安府 龍泉縣界二百八十里 有縣屬五 南  
 京三千二百一十里 至京師六千六百六十五里  
 大庾縣 南康縣在府治東北一百六十五里 至縣城  
 府城東北二十里 崇義縣  
 衛一 南安守禦千戶所在府治  
 關二 梅關在大庾嶺為商旅名以分江嶺之險 橫河關在  
 府城西南二十里







福建興地圖考敘

福建古閩越地漢以楊州部刺史領之東漢于此置建寧郡  
 郡尉唐初隸江南道後隸江南東道採訪使大曆中置  
 福建觀察使治福州宋置福建路安撫使以福州守臣兼領元  
 置福建等處行中書省于泉州尋徙福州置福建道憲使司  
 都元帥府及福建副海運司政廉訪司于福州元化建寧延平  
 本朝置福建等處承宣布陳使司領福州泉州三府化建寧延平  
 汀州邵武漳州八府置福建都指揮使司領福州左福州右福  
 州中福州鎮東泉州永寧興化平海漳州鎮海十一衛又置福  
 建行都指揮使司領建寧左建寧右延平汀州邵武五衛及將

福建古閩越地漢以楊州部刺史領之東漢于此置建寧郡  
 郡尉唐初隸江南道後隸江南東道採訪使大曆中置  
 福建觀察使治福州宋置福建路安撫使以福州守臣兼領元  
 置福建等處行中書省于泉州尋徙福州置福建道憲使司  
 都元帥府及福建副海運司政廉訪司于福州元化建寧延平  
 本朝置福建等處承宣布陳使司領福州泉州三府化建寧延平  
 汀州邵武漳州八府置福建都指揮使司領福州左福州右福  
 州中福州鎮東泉州永寧興化平海漳州鎮海十一衛又置福  
 建行都指揮使司領建寧左建寧右延平汀州邵武五衛及將

福建古閩越地漢以楊州部刺史領之東漢于此置建寧郡  
 郡尉唐初隸江南道後隸江南東道採訪使大曆中置  
 福建觀察使治福州宋置福建路安撫使以福州守臣兼領元  
 置福建等處行中書省于泉州尋徙福州置福建道憲使司  
 都元帥府及福建副海運司政廉訪司于福州元化建寧延平  
 本朝置福建等處承宣布陳使司領福州泉州三府化建寧延平  
 汀州邵武漳州八府置福建都指揮使司領福州左福州右福  
 州中福州鎮東泉州永寧興化平海漳州鎮海十一衛又置福  
 建行都指揮使司領建寧左建寧右延平汀州邵武五衛及將



至江馬信府上敘。縣界三百二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二千三百一十里。至京師五千七百五十五里。  
 建安縣附郡。歐寧縣附郡。建陽縣在府北一百二十里。崇安縣在府北二百四十里。浦城縣在府城東三百三十里。政和縣在府城東二百四十里。松溪縣在府城東一百六十里。邵寧縣在府城東二百五十里。  
 福建行都司在府城中。建寧在府在行都司東。建寧右衛在行都司西。  
 分水關在分水嶺。介江閩之間。乃入閩第一山。梨船在浦城縣北。安樂里。路通衢州江山縣。  
 高資楊州之墟。天文牛女分野。所為閩越地。秦屬閩中。東治縣地。屬會稽郡。唐為建福汀三州地。後置延平府。元為南劍路。後改延平路。本朝改延平府。縣七。東至建寧府。建安縣界五十里。而至汀州府清溪縣界三百二十五里。南至福州府古田縣界一百二十里。北至邵武縣界一百六十里。自府治至京師二千四百七十里。京師五千二百九十三里。南平縣附郡。將樂縣在府西一百二十里。沙縣在府西一百二十里。尤溪縣在府南一百五十里。順昌縣在府城西一百二十里。永安縣在府城西南二百里。大田縣。

延平衛在府治東。將樂守禦千戶所在將樂縣治南。守禦永安千戶所在永安縣治東北。  
 汀州府。高資楊州之墟。天文牛女分野。周為七閩地。漢東冶縣。地晉置新羅縣。屬晉安郡。唐開元末。始開析撫二州。山海置汀州。同安汀溪為名。宋建隆建路。元改汀州縣。  
 本朝改為汀州府。領縣八。東至將樂縣界三百三十里。西至江西贛州府瑞金縣界八十里。南至廣東潮州府程鄉縣界三百一十里。北至贛州府石城縣界一百四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二千八百八十六里。至京師五千二百二十六里。  
 長汀縣附郡。寧仁縣在府城東北一百八十里。上杭縣在府城南一百九十里。武平縣在府城西南二百一十里。清流縣在府城東北二百一十里。連城縣在府城東南一百七十里。歸化縣。永定縣。  
 汀州衛在府治東。守禦武平千戶所在武平縣西。武安寨在上杭縣。  
 興化府。高資楊州之墟。天文牛女分野。秦屬閩中。郡地。漢為東治縣。後為東都郡。地。唐屬會稽郡。孫吳屬建安郡。梁屬南安郡。隋置莆田縣。隸泉州。宋置興化軍。以莆田仙遊二縣屬。後改為興安州。元改為興化路。本朝改為興化府。領縣二。東至海岸九十里。西至泉州府永春縣界一百二十五里。南至

臨岸四十里北至福州府永福縣界八十里自戶治至南京三  
 千一百四十里至京師六千四百里  
 莆田縣附郭 仙遊縣在府城西七十里  
 興化衛在府城中 平海衛在府城東九十里 中興衛在  
 千戶所在莆田縣東新安里  
 邵武府 屬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周為七閩地秦屬閩中  
 郡漢為東冶縣也東漢為東侯官縣也孫吳置昭武縣屬建安  
 郡晉改邵武縣唐屬建州宋置邵武軍元改邵武路  
 本朝改為邵武府領縣四東至延平府順昌縣界一百二十里  
 西至江西建昌府新城縣界一百四十里南至汀州府寧化縣  
 界三百四十里北至江西廣信府鉛山縣界三百里自府治至  
 南京二千四百五十里至京師四千八百三十里  
 邵武縣附郭 光澤縣在府城西北八十里 泰寧縣在府城西  
 南一百四十里 建寧縣在府城南一百二十里  
 衛 邵武衛在府治東南  
 漳州府 屬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周為七閩地秦屬閩中  
 郡漢為東冶縣也東漢為 邵郡府地並分晉屬晉安  
 郡唐屬南安郡隋屬閩州唐析福州西南境置漳州以高有漳  
 水為名治漳浦縣天寶初改漳浦為新元初復為漳州後徙治  
 龍溪五代置從政改為南州宋復為漳州元為漳州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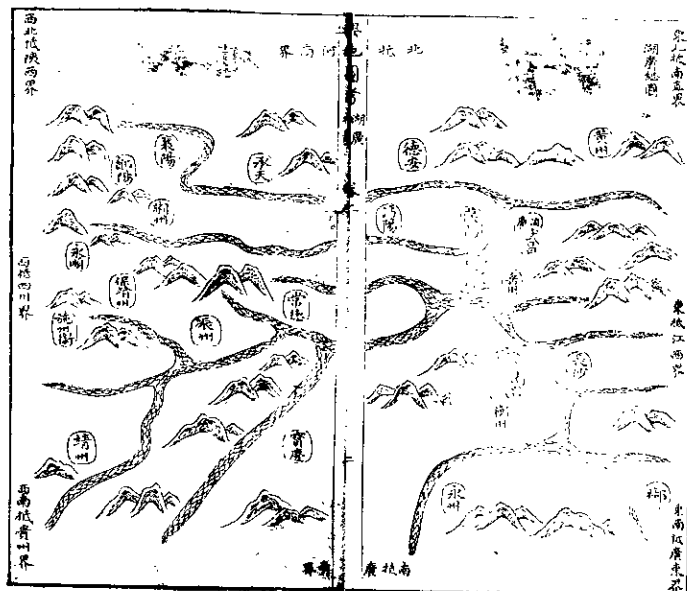
彰改屬漳州府領縣十處至漳州府同安縣界八十里西至  
 汀州府長汀縣界二百三十里南至廣東潮州府揭陽縣界三  
 百五十里北至延平府尤溪縣界三百里自府治至南京三千  
 五百三十五里至京師七千五百二十五里  
 龍溪縣附郭 漳浦縣在府南一百里 龍岩縣在府西四百  
 里 南靖縣在府西四十里 詔安縣 長寧縣在府東二十  
 七里 漳平縣 平和縣 海澄縣 寧洋縣併新設里未  
 漳州府在府治西 鎮海衛在漳浦縣東海濱 守禦六營  
 千戶所在漳浦縣東 守禦銅山千戶所在漳浦縣南 守禦  
 玄鍾千戶所在漳浦縣南海濱  
 浦城關在龍溪縣西南二十一都  
 屬 屬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周為七閩地秦屬閩中  
 郡漢為東冶縣也東漢為東都郡府地晉為長溪唐屬成帥軍  
 宋同之 本朝為福寧州領縣二東至浙江溫州府平陽縣界  
 三百二十里西至建寧府政和縣界四百二十里南至海濱三  
 百六十里北至溫州府泰順縣界三百里自州治至南京二千  
 二百里至京師五千七百二十里  
 福安縣在州東北二百二十里 寧德縣在州北二百二十里  
 福寧衛在州治東 左右中前後千戶所 大金守禦千戶  
 所在州治南

輿地備考卷二

海島經道生可生輯

習之震聞

故湖廣  
湖廣古利州地。東都抗其頭。斷黃引其時。陵制其腰。廣  
中。脈南。亦見。以。雄。視。諸。州。與。各。部。之。保。商。陝。柳。桂。之。珍。關。  
粵。辰。泥。之。擇。就。雲。貴。大。江。中。貫。五。溪。外。錯。荆。楚。既。塞。斯。其。備。焉。  
蓋。二。儀。效。雲。山。川。秋。秀。故。王。氣。獨。存。子。  
潛。郎。姓。標。江。帶。湖。所。至。民。保。水。患。寧。迄。亦。慶。泰。之。過。此。則。永。州。  
實。慶。之。間。據。備。苗。夷。而。已。則。  
宗。藩。基。石。藏。賊。實。繁。楚。俗。難。馴。子。是。四。方。之。民。矣。  
也。則。身。如。漢。東。二。  
業。者。多。赴。焉。效。其。民。事。故。惜。子。成。家。而。難。為。路。洞。諸。實。車。以。漢。  
法。焉。慶。委。易。別。據。惟。永。順。保。靖。世。所。富。強。每。爭。奪。護。罪。輒。假。戰。  
力。自。贖。好。能。編。排。橋。樑。源。通。  
制。議。不。則。機。加。徵。發。使。遠。方。之。民。空。困。且。夫。而。玩。敵。以。貽。異。日。  
之。憂。謂。定。令。毋。叛。叛。斯。則。善。矣。





武昌政司  
 漢置荊州刺史。領南郡江夏長沙武陵桂陽  
 零陵等郡。而不常所。宋漢初。初治樊。後治  
 中。領山南道。開元間。置十五道。採訪置使。而山南東  
 道。治襄陽。採訪使。兼分入。登中。淮南。及江南西道。後改採  
 訪。為觀察。其治。仍舊。北。秦。開。始。置。鄂。岳。觀察。使。于。鄂。州。宋。置。荆  
 南。北。二。道。及。京。西。南。路。安。撫。司。以。唐。州。江。陵。襄。陽。守。臣。鎮。領  
 又。于。襄。陽。衛。州。置。各。置。提。撫。觀察。司。元。置。湖。廣。年。廢。行。中。書  
 省。及。江。南。湖。北。道。置。政。廳。訪。司。于。武。昌。又。置。荆。湖。北。道。宣。慰。司  
 及。山。南。江。北。道。置。政。廳。訪。司。于。江。陵。置。湖。南。道。宣。慰。司。及。廣。北  
 道。南。道。置。政。廳。訪。司。于。漢。口。  
 本。湖。廣。道。置。政。廳。訪。司。于。漢。口。  
 有。廣。辰。州。長。沙。衛。州。襄。陽。州。用。漢。陽。德。安。一。十三。府。安。撫。都。鎮。  
 沔。陽。四。州。置。湖。廣。都。指。揮。使。司。領。武。昌。武。陽。在。靖。州。沔。陽。長。沙。  
 常德。永。州。永。安。衛。州。岳。州。長。州。平。遠。清。江。九。鎮。鎮。遠。偏。橋。字。遠。  
 沅。州。五。關。荆。州。在。荆。州。右。安。撫。襄。陽。襄。陽。黃。州。新。州。銅。鼓。  
 施。州。寶。慶。茶。陵。五。十一。衛。枝。江。德。安。夷。陵。長。寧。漢。口。五。千。戶。所。  
 置。湖。廣。都。指。揮。使。司。分。武。昌。湖。南。湖。北。荆。南。四。道。監。察。諸  
 府。州。衛。所。而。三。司。並。建。治。于。武。昌。府。也。  
 武。昌。府。為。貢。荆。州。之。域。天。文。災。祥。分。野。自。周。英。王。時。地。屬。豫。六

應縣針其子紅馬郭王始名郭秦秋謂之夏漢置江夏郡治  
 沙羨孫吳更置武昌縣治武昌縣隋置鄂州唐置武昌軍節  
 度宋以鄂州為制湖北路元改武昌路  
 本朝改武昌府領州一縣九東至江西九江府瑞昌縣界五百  
 二十里西至漢陽府漢陽縣界五里南至岳州府臨湘縣界四  
 百里北至荊州府黃岡縣界七十二里自府治至南京一千七  
 百一十五里至京師五千一百七十里  
 典國川在府城東南三百八十里江夏縣附郭武昌縣在  
 府城東北一百八十里嘉魚縣在府城東南二百八十里  
 蒲圻縣在府城東南三百里咸寧縣在府城東南四百二十里  
 崇陽縣在府城西南二十五里通城縣在府城西南五百里  
 大冶縣在府城西北一百五十里為興國州通山縣在府城  
 西一百八十里  
 衛武昌衛在府城南武昌左衛在府西南武昌鎮衛在南  
 關離鳴閣在武昌縣華容鎮在武昌縣西五十里咸山寨  
 在咸寧縣西五里  
 漢陽府元有荊州之域天文翼參分野春秋郢國地戰國屬楚  
 秦屬南郡漢為江夏郡安陸縣北三國為後入吳皆為重鎮  
 晉立沔陽縣為江夏郡治後因置安陸郡唐為沔州宋為漢陽  
 軍元改為漢陽府本朝同之領縣二東至武昌府界隔江也

黑南至沔陽州界二百六十里西至德安府雲夢縣界二百里  
 北至黃州府黃岡縣界一百二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一千七百  
 八十里至京師五千四百八十五里  
 漢陽縣附郭漢川縣在府城北一百六十里  
 衛武昌衛千戶所在鳳樓山右千戶所俱在府治南  
 襄陽府元有荊豫二州之域天文翼參分野同為穀部郭張  
 郢之地春秋屬楚秦為南郡地漢末劉表為荊州刺史後治襄  
 陽縣魏置襄陽郡治宜城東晉于襄陽置荊州隋置山南道  
 行臺并經管府唐置襄州山南東道治此又為府五代梁唐置  
 忠義軍宋為襄陽府元為襄陽路本朝改為襄陽府領州一  
 縣六東至德安府隨州界二百一十里西至陝西漢中府平  
 縣界一千里南至荊州府荊門州界一百八十里北至河南  
 陽府新野縣界九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三千七百里至京師六  
 千八百六十七里  
 均州在府城西北三百九十里襄陽縣附郭宜城縣在府  
 城東南一百二十里南漳縣在府城西南一百二十里  
 米陽縣在府城東北一百四十里穀城縣在府城西北一百八  
 十里光化縣在府城西北一百八十里  
 襄陽衛在府西南襄陽鎮衛均州守禦千戶所在北  
 關鳳林岡在岷山平姑廟南





縣北三十里 沙武口在黃岡縣西北一百二十里即沙口  
 國風鎮在府治北五十里 陽邏鎮在府西一百二十里  
 赤壁鎮在府城南清源門外  
 虎頭關 黃土關 木陵關 白沙關 大城關俱在麻城  
 縣北 岐嶺關在岐嶺下 寶門關在羅田縣東北 平河  
 關在羅田縣西北  
 荊州府 為荊州之域 天文翼終分野 春秋為楚都 秦拔郢  
 置南郡 漢置荊州刺史 南郡縣屬 漢都于此 唐改江陵府 統南  
 郡宋改荊南府 尋復改江陵府 元改江陵路 再改中興路  
 本朝改荊州府 領州二縣十一東至沔陽州界二百里西至西  
 川安州府 至山縣界六百六十里南至岳州府 澧州界一百九  
 十里北至襄陽府 宛城縣界二百四十五里 自府治至南京  
 千七百一十五里 至京師六千一百三十里  
 夷陵州在府城西三百四十里 歸州在府城西五百二十里  
 里 江陵縣附郭 公安縣在府城東七十里 石首縣在  
 府城東南一百八十里 監利縣在府城東二百一十里  
 松滋縣在府城西一百二十里 枝江縣在府城西一百八  
 十里 長陽縣在州城南九十里屬夷陵州 宜都縣在州城  
 東南九十里 遠安縣在州城東北二百里 巴東縣在州城  
 西九十里 歸州 興山縣屬歸州

荊州府在府治西 荊州在府在府城東 黃岡在府南  
 城南 夷陵中樂千戶所在夷陵州城內 枝江中樂千戶所  
 在枝江縣治 長寧中樂千戶所在歸州 潯陽  
 關 虎牙關在荊門州西 南漳關在夷陵州 黃岡關在  
 在夷陵州西 白虎關在夷陵州東北六十里 古峽關在  
 陽縣南七十里 梅子關在長陽縣西臨江南北  
 安州府 為荊州之域 天文翼終分野 同以前為三藩 春秋  
 為麇國 國地戰國屬楚 秦為長沙郡地 漢國之 劉宋立巴陵  
 郡屬湘州 隋改岳州 治巴陵縣 唐屬江南西道 宋置岳陽軍  
 度使 元置岳州路 本朝初為岳州府 再改岳州府 後復為府  
 州一縣七 東至武昌府通城縣界三百里 南至長沙府瀏陽縣  
 界二百九十里 西至辰州府沅陵縣界八百二十五里 北至荊  
 州府監利縣界三十里 自府治至南京二千二百二十五里 至  
 京師五千六百七十里  
 澧州在府城西五百七十里 巴陵縣附郭 臨澧縣在府城  
 東北九十五里 華容縣在府城西一百八十里 平江縣在  
 府城南二百四十里 石門縣在州城西九十里屬澧州 慈  
 利縣在州西一百六十里 安鄉縣在州東南一百二十五里  
 岳陽 岳陽府在府城東 永定街在岳陽縣西一百八十里  
 九龍街在慈利縣西九十里 澧州守禦千戶所 守禦大寨



鄧漢為長沙郡。吳分長沙為湘東。衡陽二郡。梁分湘廣二州。  
 置衡州。陳增置東衡州。以衡州為西衡州。唐改衡陽縣宋被割。  
 湖南縣。元置衡州。路又置湖南宣慰司。本朝改衡州府。領州  
 一縣。八東至茶陵縣界一百五十里。西至寶慶府邵陽縣界一  
 百二十里。南至廣慶州府。邊州界四百八十里。北至長沙府  
 湘陰縣界一百三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三千二百一十五里。  
 京師六千六百六十里。  
 衡陽州在府城東南三百里。衡陽縣附郭。衡山縣在府城  
 東北。耒陽縣在府城東南一百三十五里。常寧縣在府城  
 西南一百二十里。安仁縣在府城東二百里。衡縣在府城  
 東南一百九十里。臨武縣在府城東南一百五十里。屬縣  
 衡山縣在州城西南二百里。  
 衡州衛在府城西南一百里。鎮守常寧中千戶所在常寧縣。屬  
 守禦桂陽千戶所在州治東。守禦寧漢千戶所在衡山縣。西  
 二十里。  
 衡州府。為貢州之域。天文翼轸分野。商周時為蠻梁所居。  
 春秋戰國時屬楚。秦置縣中。漢改武陵郡。三國時屬蜀。後入  
 梁置武州。唐改沅州。隋改衡州。治武。唐為武正軍。宋改為  
 州。每改當德軍。唐又為常德府。元為常德路。  
 本朝改為常德府。領縣四。東至岳州府華容縣界三百六十五

里。西至辰州府沅陵縣界一百二十里。南至長沙府零陵縣  
 界一百二十里。北至澧州界九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二千七百  
 六十三里。至京師六千二百一十里。  
 武陵縣附郭。桃源縣在府城西南八十里。龍陽縣在府城東  
 南二百三十里。沅江縣在府城東北二百三十里。  
 衡州府。為貢州之域。天文翼轸分野。本古蠻夷地。春秋屬  
 秦。蜀中。郡漢為長沙武陵二郡。地陳分置沅陵郡。治沅陵。  
 隋置辰州。唐置都督府。唐改潭陽縣宋屬荆湖北路。元辰州  
 本朝改為辰州府。領州一縣。六東至常德府桃源縣界一百  
 十里。南至寶慶府新化縣界三百二十里。西至貴州鎮遠府界  
 六百五十里。北至永順宣慰司界九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三千  
 五百里。至京師七千一百一十里。  
 沅州在府城西南二百七十里。沅陵縣附郭。辰溪縣在府城  
 西六十里。辰溪縣在府城西南一百二十里。散溪縣在府  
 南一百七十里。慈陽縣在州城東南八十里。屬沅州。麻陽  
 縣在州城北一百三十里。  
 辰州衛在府治東。平溪衛在沅州西南一百六十里。沅  
 州衛在沅州治。鎮遠軍民千戶所在辰溪西二百三十里。  
 辰州衛在州西一百里。北口寨在縣縣境。洪江寨在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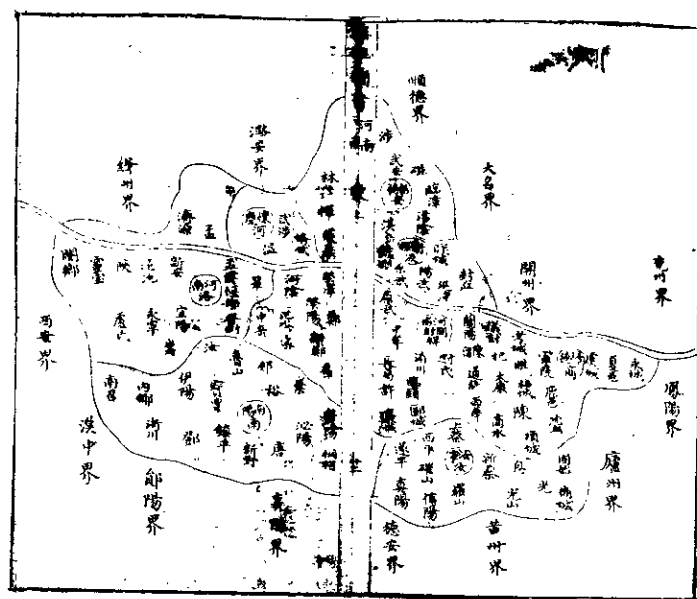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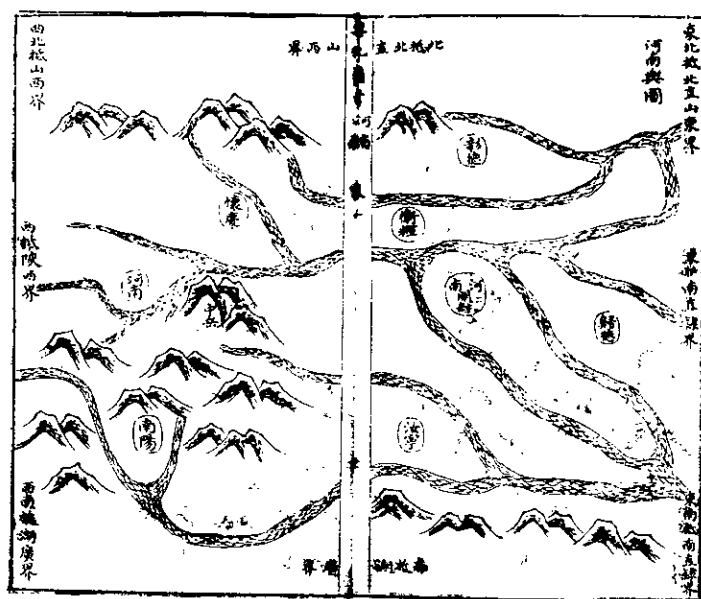


自縣在州城東北一百里 通遠縣在州城南一百里  
 桂寧縣在州城東一百一十里 天柱縣在州城西北一百里  
 靖州衛在州治東 屯鎮浚溪千戶所在州城西北二百五  
 十里 豐山堡在會同縣境 黃石寨在綏寧縣境 枕溪寨  
 在通遠縣南五十里 通遠西 大田壩寨在境內 有阜樂寨溪  
 等堡  
 柳州 南賓制州之域 天文翼野分野 奉教屬楚 奉屬長沙 柳  
 州 利徒我常都 柳即 漢置桂陽郡 三國吳蜀分柳州 以湘水為  
 界 桂陽以東屬 柳 唐開之 桂江南西道 五代晉改欽  
 州 東臨湖南 北置柳州 柳 據湖南道宣縣司  
 本朝設柳州 以附郭柳陽縣省入直隸湖南布政司 編戶十二  
 里 領縣五 東至江西吉安府龍泉縣界三百九十里 西至歸  
 州府桂陽州界四十里 南至廣西韶州府乳源縣界一百九十  
 里 北至衡州府永陽縣界一百二十里 自州治至南甯三千七  
 百五十里 至京師七千三百里  
 永興縣在州城西北八十五里 宜章縣在州城南九十里  
 興寧縣在州城東北一百里 桂陽縣在州城東南二百四十  
 里 桂東縣在州城東二百八十里  
 衛 守禦柳州千戶所在州治西 守禦廣安千戶所在桂陽縣  
 東一十里

柳州衛軍民指揮使司 為貴州二州之轄 天文翼分野 奉  
 為巴國之界 戰國為楚 巫郡 漢屬南郡 後周置亭州 及清江  
 郡 隋改施州 宋屬四川夔州路 本朝初置施州 屬夔州府 及  
 施州衛 尋省州入衛 改置施州 衛軍民指揮使司 屬湖廣都司  
 編戶三里 領軍民千戶所一 宣撫司三 安撫司八 長官司八  
 蠻夷長官司五 而安夷宣撫司亦在境內 馬東至荊州府巴東  
 縣五百里 西至四川西陽宣撫司九百里 南至安定峒六百八  
 十里 北至石柱宣撫司七百五十里 自衛治至南京三千四百  
 五十五里 至京師四千一百五十里  
 大田軍民千戶所在衛城西北五十里 施南宣撫司在衛城  
 東一百里 東鄉五路安撫司 一把把領民官司 上堂峒  
 長官司 下堂峒峒長官司 鎮遠蠻夷長官司 隆泰蠻夷  
 長官司 忠路安撫司 初南長官司 忠華安撫司 金明  
 安撫司 西坪蠻夷長官司 散毛宣撫司在衛西三百二十  
 里 龍潭安撫司 大旺安撫司 東流蠻夷官司 臘屋峒  
 蠻夷官司 忠建安撫司在衛城東二百五十里 忠明安撫  
 司 高羅安撫司 木州長官司 鎮南長官司在衛城南二  
 百五十里 磨崖長官司 容美宣撫司在衛城東南二百一  
 十里 板山瑪瑙長官司 五峯石蠻夷官司 石梁下峒長  
 官司 水靈源通塔平六官司

五峰關在衛城東門外 東門關在衛城東南東門山上  
 石乳關在衛城石乳山上 深溪關在大四所西陽路口  
 土地關在木母忠峒路口 滕水關與虎城野煞野牛四關俱  
 在忠宜撫司境  
 永順軍民宣慰使司 禹貢荊州之域 天文翼轸分野 古雲襄地  
 本朝陞為永順等處軍民宣慰使司 隸湖廣都司領州三長官  
 司以東至岳州府應利縣界三百九十里西至保靖州宣慰司  
 三百二十里南至辰州府沅陵縣三百一十里北至永定衛二  
 百九十里自司治至南京三千八百里至京師七千三百里  
 南渭州 施保州 上溪州 順德洞長官司 泰著黃洞長  
 官司 臘泥洞長官司 施溶溪長官司 白盧洞長官司  
 田家洞長官司  
 保靖州軍民宣慰使司 禹貢荊州之域 天文翼轸分野 隋為辰  
 州地唐為溪州地宋為保靖州 本朝初為保靖州安撫司後  
 陞保靖州軍民宣慰使司領長官司二而竟向沅陵江杜望濟  
 石江三司則直隸湖廣布政司東至鎮溪千戶所界百八十  
 里西至施州大田軍民千戶所界三百里南至四川酉陽宣撫  
 司界一百八十里北至永順宣慰司界四十里自司治至南京  
 三千八百里至京師七千三百里  
 五峯北官司 草子坪長官司

河南與國界 河南古豫州地開闢中夏四方襟連蓋彰德則控河北濟洛以  
 蔽山南陽汝寧直走葉黃之郊而開封則其都會也而開封  
 以汴衛河可以濟山東沿汴河可以漕運故官形勝於開成  
 焉然分建  
 宋設班超無繁以今計之歲賦歲五百萬民亦繁矣且歸非陳  
 州一地地處數省地居非一其人常藉以奇難動則潰邊四  
 州之患實與之同若考之郡之地山水環互民物茂實則強  
 實為優錫山號野依馬騰關陽弓利弩出乎其間則河海為著  
 強土地未闢教余未馴雖謀康宣化加意將補則盜盜利奪  
 禍歲不免矣



河南布政司

河南古豫州地。漢置豫州刺史。容華潁川河南等郡。而不常所治。東漢置司隸校尉治洛陽。而別置豫州于濮陽。唐于此置河南道。開元中置都畿河南河北三道採訪處置使。而都畿道治東都河南道治陳留河北道治魏郡。宋都于此。置京東東西二路安撫使以開封河南寧江無錫元于此置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河南江北道肅政廉訪司。領開封彰德衛輝懷慶河南本朝置河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開封彰德衛輝懷慶河南南陽汝寧七府置河南都指揮使司。領宣武南陽信陽彰德弘農陳州懷慶河南潁川離陽十衛并額上衛樂平戶兩置河南

等處提刑按察司分河南河北二道。無容諸府州衛院三司並治于開封云。

開封府。禹貢兗豫二州之域。天文角亢分野。春秋為鄭衛陳地。戰國魏都于此。號大梁。秦為三川郡。地漢為陳留郡。唐為汴州。五代梁都于此。號東京。置開封府。全以此為汴治。又為南京。元改南京路。又改汴梁路。本朝仍改開封府。領州四縣三十。宋至直隸咸陽州界五百一十五里。西至河南府界三百六十里。南至汝寧府上蔡縣界四百里。北至衛輝府汲縣界一百七十里。自府治至京師一千五百八十里。至衛寧一千一百一十五里。

陳州府城東南三百五十里。許州在府城西南二百二十里。禹州在府城西南三百二十里。鄭州在府西一百四十里。祥符縣附郭。陳留縣在府城東五十里。杞縣在府城東一百里。通許縣在府城東南九十里。太康縣在府城東南一百一十里。尉氏縣在府城東南九十里。滑川縣在府城西南一百五十里。尉氏縣在府城西南一百六十里。扶溝縣在府南一百五十里。中牟縣在府城西北一百二十里。陽武縣在府城西北九十里。原武縣在府城西北一百二十里。封丘縣在府城西北七十里。延津縣在府城西北九十里。滑陽縣在府城東北九十里。儀封縣在府東北一百一十五里。商水縣在府城西北九十里。屬陳州。而蔡縣在州城西北九十里。沈丘縣在州城東南九十里。臨潁縣在州城西南六十里。屬許州。葉城在州城西南九十里。鄆城縣在州城南二十里。長葛縣在州城西北五十里。新鄭縣在州東北九十里。屬禹州。家縣在州城西北一百十里。蔡陽縣在州城西北七十里。屬鄭州。蔡陽縣在州城西北五十里。河陰縣在州城西北五十里。記北縣在州城西北一百一十里。

宜武衛在都司府。陳州衛在州治。睢陽衛在睢州治東。左哨關在汜水縣西二里。即虎牢關。屬兗豫二州之域。天文角亢分野。本古商丘。湯所居。



邑地周封微子于此為宋國宋為陽地漢為明陽陽為宋  
 國唐為宋州五代唐改歸德宋隆南宮應天府治  
 本朝降歸德州以睢陽縣省入編戶一十三里領縣五兵馬為  
 府領州一縣八在開封府城東三百五十里  
 睢州 南丘縣附郭 寧陵縣 鹿邑縣 夏邑縣 虞城縣  
 永城縣 考城縣 柘城縣  
 直隸歸德衛在府治  
 彰德府 為首冀州之域天文宣望分野有河東甲居相即此春  
 秋為晉東陽地戰國為魏之鄴地漢置魏郡魏曹操受封  
 于此後魏為鄴都後趙石虎前燕慕容皝並都之東魏靜帝徙  
 都焉改曰鄴北齊武帝又都焉改曰洛都唐為相州五代  
 晉改彰德軍元改彰德府本朝改彰德府領州一縣八東至  
 北至大名府內黃縣界七十里南至大名府海縣界七十里西  
 至山西潞州安陽縣界一百七十里北至北直廣平府邯鄲縣  
 界一百二十里自府治至京師一千二百里至南京千七百里  
 磁州在府城北七十里安陽縣附郭湯陰縣在府城南西  
 十五里臨漳縣在府城東北一百一十里林縣在府城西  
 一百二十里武安縣在府城西北一百二十里屬磁州涉縣  
 在府城西北三百里  
 中千戶所在縣治 中衛縣 中千戶所在縣治

中千戶所在州治  
 衛輝府 為首冀州之域天文宣望分野本殷封所都朝歌之地  
 武王克殷分其北為邢南為鄴東為衛後封康叔于衛戰國屬  
 魏秦屬河東郡漢為汲縣唐為衛州元改衛輝路治汲縣  
 本朝改衛輝府領縣六東至北直大名府滑縣界五十里南至  
 開封府延津縣界四十里西至山西澤州陵川縣界二十里  
 里北至彰德府湯陰縣界七十里自府治至京師一千四百里  
 至南京一千五百里  
 汲縣附郭 昨城縣在府城東三十五里 新鄉縣在府城西  
 五十里 獲嘉縣在府城西北一百里 淇縣在府北五十里  
 衛輝縣在府城西四十里  
 中千戶所在府城東二十五里 臨清關在新鄉縣北  
 張廣府 為首冀州東懷之地天文宣望分野商為畿內地周初  
 為三監及邢都衛地漢為魏郡春秋為衛初置懷州後野  
 王城宋屬河北西元為懷慶府本朝改為懷慶府領縣六  
 東至衛輝府獲嘉縣界二百四十里西至山西平陽府澤州垣  
 曲縣界二百五十里南至河南廣平府界七十里北至山西澤  
 州界六十里自府治至京師及南京俱一千八百里  
 河內縣附郭 濟源縣在府城西七十里 修武縣在府城東

一百二十里 武陟縣在府城東一百里 孟縣在府城南  
 十里 溫縣在府城南五十里  
 懷慶府在府治  
 大尉閣在府城北 碗子城閣在府城北太行山畔 穀閣  
 飲閣俱在源縣西 河陽閣在孟縣西南 黃河閣在孟  
 縣南黃河北岸  
 河南府 禹貢豫州之域 天文柳分野 武王克商 定鼎于郊 鄆成  
 王營洛為王城下都 至平王自錫京東遷 乃居王城 襄王三川  
 都 漢置河南郡 東漢都于此 置河南尹 魏置司隸 晉亦都此 置  
 河南尹 司州如故 後魏考文自代槐都之 亦置河南尹 隋煬帝  
 徙都于此 改豫州為河南 唐初為洛州 置都督府 又為東  
 都 又改東京 宋為西京 元為河南路 本朝改為河南府 領州  
 一縣十三 東至開封府汴水縣界一百六十里 南至南陽府南  
 陽縣界二百六十里 西至陝西西安府華陰縣界四百九十里  
 北至懷慶府清源縣界七十里 自府治至西京俱一千八百里  
 陝州在府城西三百里 洛陽附郭 偃師縣在府城東北七  
 十里 許縣在府城東北三十里 孟津縣在府城東北七十  
 里 宜陽縣在府城西南七十里 登封縣在府城東北一百四  
 十里 永寧縣在府城西南一百二十里 新安縣在府城西北七十  
 里 駐在府城西一百六十里 嵩縣在府城南一百六

十里 靈寶縣在府城西六十里 屬陝州 閿鄉縣在府城西  
 一百三十里 盧氏縣在府城西南三百四十里  
 新 河南衛在府治 弘農衛在陝州 洛陽中護衛在府治  
 嵩縣守禦千戶所在嵩縣  
 關 經轅閣在登封縣西北 石羊關在登封縣東南 鸛鳴關  
 在永寧縣西 函谷關在靈寶縣東一十里 函谷新關在  
 新安縣東二里 白楊關在嵩縣東 大陽關在陝州城西  
 雁翎關在陝州城東南 硤石關在陝州城東 潼關在閿鄉  
 縣西六十里 大谷關在閿鄉縣西泰山谷 白華關在盧氏  
 縣西 桃林寨在靈寶縣西 車門關在洛陽舊城  
 南陽府 禹貢豫州之域 天文張分野 本夏禹之國 在周為中伯  
 鄆侯之封 春秋得于楚 戰國屬韓 秦取韓地 自漢江以北置南  
 陽郡 治宛 漢國秦制 領于州刺史 先武起兵 秦陵更始立子  
 消水 皆在此地 晉為南陽國 隋初置鄧州 治穰 屬于南陽縣 置  
 宛州 元陞為南陽府 本朝用之 領州二縣十一 東至汝寧府  
 遂平縣界二百八十里 南至湖廣襄陽府襄陽縣界一百八十  
 里 西至鄧陽府鄧陽縣界二百里 北至河南府登封縣界四百  
 三十里 自府治至京師二千一百四十五里 至南京一千七百  
 里 鄧州在府城南一百二十里 裕州在府城東北一百二十  
 里 南陽縣附郭 鎮平縣在府城西七十里 唐縣在府城

東南一百二十里 泌陽縣在府城東二百二十里 白銀縣在州西北一百二十里屬鄧州 新野縣在州東南七十里屬鄧州 淅川縣 舞陽縣在州東北一百四十里屬淅州 葉縣在州北一百二十里屬淅州 桐柏縣 南召縣 南陽衛在府治 南陽中護衛在府治 守禦鄧州衛千戶所 在州治 守禦唐縣千戶所 在縣治 關 魯王廟在府城北 仙翁閣在淅州東北 石夾口關在唐縣東北 桑阿關在泌陽縣北 昆陽關在葉縣 西夾口關在內鄉縣西北 花園關在內鄉縣西北 荆子口關在內鄉縣西南 堂子口關在內鄉縣西南 馬尾鎮在內鄉縣北

汝寧府 南有豫州之域 天文有亢氏分野 春秋沈蔡二國地 秦為潁川 郡漢置汝南郡劉宋立司州魏其城曰懸鼓隋為汝南郡治汝陽縣唐初置蔡州後徙汝南郡又改蔡州宋為淮康軍節度使金改鎮南軍元為蔡州後廢汝寧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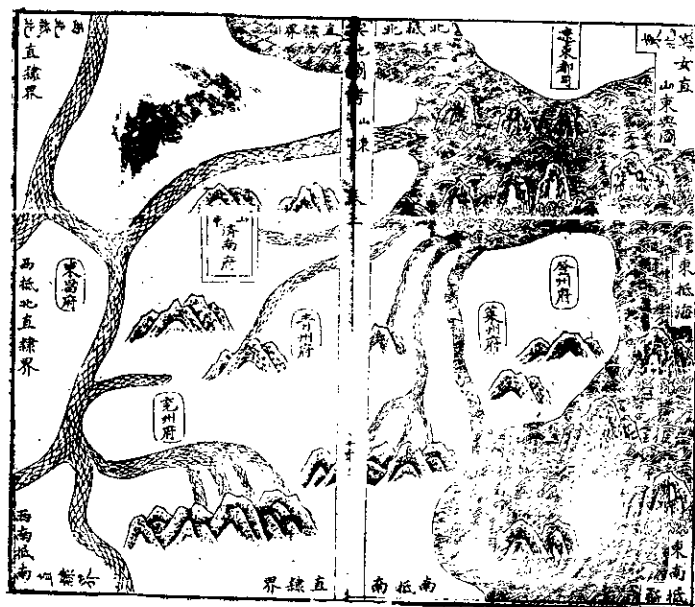
本朝因之領州三縣十六里五南直隸陽州界二百三十里西至南陽府界一百四十里南至湖廣黃州府界一百一十里自府治東至京師二千三百里至南京二千一百五十里信陽州在府城西南二百七十里 光州在府城東三百里 光州在府城西北三百七十里 汝陽縣在府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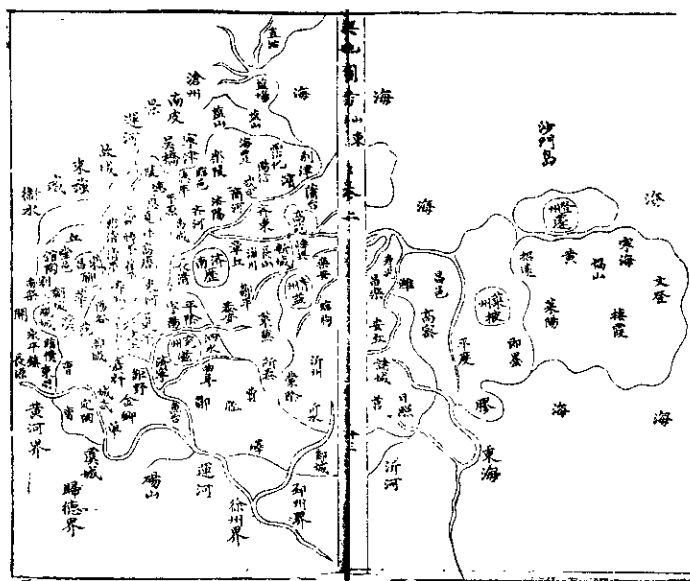
北四十五里 確山縣在府城西北一百一十里 新蔡縣在府城西北一百一十里 西平縣在府城西北一百一十里 遂平縣在府城西北一百一十里 西陽縣 羅山縣在州城西南一百四十里屬信陽州 光山縣在州城西北四十五里屬光州 固始縣在州城一百四十里 息縣在州西北九十里 商城縣 岳山縣在州西南一百三十里屬汝州 鄧縣在州東九十里屬汝州 實豐縣屬汝州 伊陽縣屬汝州

衛 信陽衛在縣治 直隸汝寧千戶所 在府治 雲龍關在信陽縣東南九十里 平當關在信陽縣西北 帳道關在信陽縣西南 武勝關在信陽縣南 長雲關在信陽縣北 大埠關在信陽縣東 九重關在羅山縣南一百二十里 破關在羅山縣南一百二十里 大張關在羅山縣南一百四十里 五關在光山縣西南 木陵關在光山縣南一百三十二里 定城關在汝陽縣南四十里 五水關在固始縣南一百二十里

永樂圖考敘

山東全省兗州○外引江○淮○內包○海○西○臨○中○原○而○川○陸○  
則○分○會○于○德○州○自○海○道○既○廢○以○其○西○境○為○饒○通○街○而○雲○西○  
北○天○津○瀋○陽○河○恩○築○塞○桃○林○之○勞○舟○車○奔○挽○之○校○所○在○不○  
免○而○兗○州○水○陸○為○產○則○民○之○疾○苦○莫○甚○焉○矧○  
京○儲○池○餉○之○外○  
王○祿○是○供○六○郡○糧○輸○于○斯○為○急○而○青○濟○之○間○號○多○饑○饉○尤○  
難○私○義○交○病○之○若○遼○陽○有○為○區○域○地○本○膏○腴○舊○所○郡○縣○民○用○  
委○土○設○衛○以○來○生○計○稍○稀○運○使○諸○戌○之○人○多○歸○焉○雖○漸○規○恢○  
復○可○也○然○本○病○運○故○道○然○餘○除○關○籍○之○往○來○則○平○度○州○東○  
也○別○青○山○東○  
亦有南北新河○蓋當治開○以建安○則避開洋之險○宜有可備○





宋布政使司  
 山東古青州兗二州地漢置青州郡刺史領北海濟南齊郡  
 萊五郡高密膠東濰川城陽四郡又置兗州郡刺史領東萊山  
 濟陰平原清河臨海千乘七郡東平一國後漢刺史如故兗  
 昌邑青州臨淄唐置河南河北二道採訪處置使而河南治汴  
 河北治魏以青兗諸郡分隸焉宋置京東路京東西路河北  
 東路三安撫司並以守臣兼領元以山東直隸省置山東  
 西道宣慰司治益都又置山東西道肅政廉訪司治濟南  
 本朝置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濟南兗州東昌青州登州  
 萊州六府置山東都指揮使司領濟南青州左登州大黃縣寧

東昌府海雲山成山平山盤山靖海安東威海萊州臨清平六  
 縣東平肥城膠州諸城滕縣五縣又置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  
 分濟南兗州海右三道憲察諸府州衛所布按二司俱治濟南  
 都司初治青州後亦遷治濟南云  
 濟南府尚貢青州之境天文兗分野春秋戰國益為齊地漢初  
 屬薛國後分置濟南南陽唐初為魏州天寶初改臨淄縣屬改濟  
 南郡宋熙寧德寧又改為濟南府元改為濟南府  
 本朝後為濟南府領州四縣二十六東至青州府臨淄縣界二  
 百五十里西至東昌府臨平院界一百四十里南至兗州府寧  
 陽縣界三百里北至北直河間府景州吳橋縣界三百一十七

望州府治至京師九百里至南京一千八百五十里  
 貴州在府城南一百八十里 德州在府城西北二百八十里  
 武定州在府城東北七十里 濱州在府城東北三百五十里  
 膠州附郭 寧海縣在府城東北一百一十里 鄒平  
 縣在府城東北一百八十里 淄川縣在府城東北二百三十里  
 長山縣在府城東北二百二十里 新城縣在府城東北三百二十里  
 齊河縣在府城西北五十里 齊東縣在府城東北一百八十里  
 滕陽縣在府城東北九十里 禹城縣在府城西北一百一十里  
 臨邑縣在府城東北一百五十里 長清縣在府城西南七十里  
 肥城縣在府城西南一百六十里 青城縣在府城東北二百二十里  
 陵縣在府城西北二百四十里 新泰縣在府城東北一百八十里  
 屬泰安州 萊蕪縣在府城東北一百二十里 棲平縣在府城東北一百六十里  
 屬德州 平原縣在府城東北一百二十里 陽信縣在府城西北四十里  
 屬武定州 海豐縣在府城東北六十里 樂陵縣在府城西北九十里  
 濱州 雷化縣在府城西北六十里 蒲臺縣在府城東北三十里  
 在府治南 直隸德州在府治南 直隸德州在府治南 直隸德州在府治南  
 在府治南 直隸德州在府治南 直隸德州在府治南 直隸德州在府治南

兗州府 禹貢徐兗二州之域 天文奎婁分野 春秋時為魯國 戰  
 國為楚 秦為薛 漢為魯 魏為泰山 晉為魯 宋為魯 齊為魯 魯  
 又改泰山 宋元為兗州 魏齊寧 本朝初因之 後改為兗州  
 府 領州四縣 二十四里 東至南直隸 府界四百九十里  
 南至南直隸 府界一百五十里 西至東昌府 府界三百  
 三十里 北至濟南府 府界一百一十里 自府治至京師  
 九百里 至南京一千八百五十里  
 曹州在府城西北三百里 濟寧州在府城西北六十里 東平州  
 在府城西北一百五十里 沂州在府城東北三百六十里 寧陽縣在府城  
 西北一百五十里 曲阜縣在府城東北六十里 泗水縣在府城東北九十里  
 滕縣在府城東北一百四十里 嶧縣在府城東北二百六十里  
 金鄉縣在府城西南一百八十里 魚臺縣在府城西南一百七十里  
 單縣在府城西南二百九十里 城武縣在府城西南二百九十里  
 曹縣在府城西南一百二十里 屬曹州 定陶縣在府城西南五十里  
 嘉祥縣在府城西南五十里 屬曹州 鄒縣在府城西北一百六十里  
 兗州 兗州在府城西北一百六十里 兗州在府城西北一百六十里  
 兗州在府城西北一百六十里 兗州在府城西北一百六十里

七十里 平陰縣在州北一百二十里 陽穀縣在州西北一百四十里 壽明縣在州西一百二十里 鄒城縣在州城東南一百二十里 屬沂州 費縣在州城西南九十里 巨野縣在州城在沂州治 濟寧衛在濟寧州治 兗州提衛在府治東 滕縣守禦千戶所在滕縣城西 東平守禦千戶所在州治東南 兗州在魯城北 兗州府 為貢兗州之域 天文屬分野 春秋時為齊有鄆 鄆縣地 戰國為魏 齊趙三國之境 秦漢為東郡地 魏晉豫平原郡 劉宋置魏郡 隋置博州 唐置博平郡 宋屬河北東路 元初隸東平府 魯縣在博州 後改為東昌府 本朝改為東昌府 領博平縣 縣界一百五十里 南至兗州府屬濮陽縣界二十五里 北至德縣界二十五里 東至海 南府長清縣界二百里 西至北平廣平府廣平縣界一百五十里 南至兗州府屬濮陽縣界二十五里 北至德縣界二十五里 東至海 南府利津縣界一百九十里 自府治至京師九百四十里 至南京一千五百四十五里 臨清州在府城西北二百二十里 高唐州在府城東北一百二十里 濮州在府城河南二百里 鄒城縣附郭 堂邑縣在府城西北四十里 博平縣在府城東北四十五里 丘縣在府城西北二百里 屬臨清 莘縣在府城西南九十里 清平縣在府城西北九十里 兗縣在府城西南一百三十里 館陶縣在

府城西北一百三十里 恩縣在州北七十里 屬高唐 夏津縣在州西五十里 武城縣在州西北二百二十里 范縣在州東北六十里 屬濮州 觀城縣在州西北七十五里 朝城縣在州北九十里 濮平縣在州城東北七十里 平山衛府治東 東昌衛在府治西 臨清衛在臨清州 衛州衛禦千戶所在州治 青州衛 為貢青州之域 天文屬分野 同體正東曰青州 蓋以土居少陽 其色青 故以名 明武王封太公望于此 為齊國 秦置齊郡 漢分置北海郡 屬青州 東漢為齊北海樂安三國地 魏晉州治臨淄 魏為益都 唐初為青州 漢改北海郡又置平康軍 唐置益都 鎮海軍 金為益都府 元為益都路 明置益都府 領州一縣十五 東至萊州府 海縣界一百五十里 北至海 南府利津縣界一百九十里 自府治至京師一千九百五十里 至南京一千五百里 莒州在府城南三百里 益都縣附郭 臨淄縣在府城西北三十里 博興縣在府城西北一百二十里 高苑縣在府城西北一百五十里 樂安縣在府城東北九十里 壽光縣在府城東北七十里 昌樂縣在府城東北七十里 臨朐縣在府城東南四十五里 安丘縣在府城東北二百里 諸城縣在府城東北

百里 崇德縣在府城西南三百五十里 沂水縣在州城西  
北七十里屬莒州 日照縣在州城東一百五十里  
衛 青州左衛在府治東 諸城守禦千戶所在諸城東  
紫金山在紫陰縣東南五十里 務陵關在太岷山  
關 紫金山在紫陰縣東南五十里 務陵關在太岷山  
登州府 府首青州之域 天文志分野古為斟尋國 唐虞時為  
夷地 春秋時為齊子國 戰國屬齊 漢屬東郡 唐屬青州治  
平又置登州治大登宋屬京西路元初屬益都路  
後屬般陽路 本朝初屬萊州府洪武九年置為登州府領  
一縣七東至海七百五十里南至萊州府即屬縣界四百五十里西至萊  
州府被縣界一百五十里北至海三百五十里自府治至京師一千七  
百五十里

寧海州在府城東二百二十里 蓬萊縣附郭 黃縣在府城  
西六十里 福山縣在府城東一百四十里 棲霞縣在府  
城東南一百五十里 招遠縣在府城西南一百五十里  
萊陽縣在府城西南二百五十里 文登縣在州東南一百二十里  
衛 登州衛在府城 大嵩衛在萊陽縣東南一百三十里  
寧海衛在寧海州治 靖海衛在文登縣南一百二十里  
威山衛在文登縣東一百二十里 威海衛在文登縣北九十  
里 寧津守禦千戶所在大登縣東北二十里 福山備禦中  
前千戶所在福山縣治 奇山守禦千戶所在福山東北二十

里 新門海口在府城北  
萊州府 府首青州之域 天文志分野古為夷地 春秋為萊子國  
齊侯遷萊子于郕在國之東 故曰東萊 秦屬萊郡 漢始析置東  
萊郡治掖縣東漢徙治黃縣 晉改東萊國 唐初為萊州 後改東  
萊郡宋屬京東西路元屬益都路後屬般陽路  
本朝洪武九年置為萊州府領州二縣五東至登州府萊陽縣  
界一百八十里 西至青州府昌樂縣界二百六十里 南至青  
州府諸城縣界三百五十里 北至海沂九十里 自府治至京師  
一千四百里至南京一千五百里  
平度州在州城南一百里 膠州在府城南二百二十里  
萊州府 府首青州之域 天文志分野古為夷地 春秋為萊子國  
齊侯遷萊子于郕在國之東 故曰東萊 秦屬萊郡 漢始析置東  
萊郡治掖縣東漢徙治黃縣 晉改東萊國 唐初為萊州 後改東  
萊郡宋屬京東西路元屬益都路後屬般陽路  
本朝洪武九年置為萊州府領州二縣五東至登州府萊陽縣  
界一百八十里 西至青州府昌樂縣界二百六十里 南至青  
州府諸城縣界三百五十里 北至海沂九十里 自府治至京師  
一千四百里至南京一千五百里  
平度州在州城南一百里 膠州在府城南二百二十里

雲山縣在府城東九十里 登州府  
在即墨縣東四十里 膠州守禦千戶所在膠州城內 浮山  
守禦千戶所在即墨縣南九十里 棲霞守禦千戶所在即墨  
縣東北九十里  
遼東都指揮使司 屬黃冀青二州之域 界分冀東北為幽州即  
今廣寧以西之地 青東北為營州即今廣寧以東之地 天文志  
尾分野 戰國屬燕 秦以幽州為遼東郡 漢初因



武帝征朝鮮也。并割遼東屬邑。置樂浪玄菟。在莽陰山。以州漢末為公孫度所據。三國魏置東夷校尉。居襄平。而分遼東置樂浪五郡。置平州。晉改遼東郡為國。仍隸平州。身為慕容廆所據。隋初又為高句麗所據。唐紅高麗復其地。置遼寧二州。又置都督府。又置安東都護。以統之。身為渤海大氏所據。五代時地入契丹。阿保机僑遼東。故城改居名曰東平郡。身陞南京。又改東京。元為東京路。身為遼陽路。本朝洪武四年置遼寧衛。八年改為遼東都指揮使司。十年身屬州縣。置衛。永樂七年設寬安縣。自在二州。今領衛二十五州。二東至明。綠紅五百六十里。而至山海關一千一十五里。南至旅順海口七百三十里。北至開原三百四十里。自都司至京師一千七百里。遼南當五千四百里。

遼中衛附郭 定遼左衛附郭 定遼右衛附郭  
定遼前衛附郭 定遼後衛附郭 東寧衛附郭 海州衛在  
海州城南一百二十里 蓋州衛在都司城南二百四十里  
獲州衛在都司城南四百二十里 金州衛在都司城南六百  
里 廣寧衛在都司城南四百二十里 廣寧中衛 廣寧左  
衛 廣寧右衛 三衛俱在廣寧衛城內 長州衛在都司城西  
北五百四十里 廣寧左衛在長州衛城內 廣寧中衛  
在都司城西六百里 廣寧右衛在故錦州城內

廣寧右衛在都司城西五百四十里 廣寧前衛在都司城西九百六十里 寧遠衛在都司城西七百七十里 瀋陽衛在都司城北一百二十里 鐵嶺衛在都司城西北一百四十里 三萬衛在都司城北三百二十里 遼陽衛在開原城內 安樂州 自在州 關陞詳載九邊圖內 今不詳載



使山西與國考

山西古冀州地○北○朝○漢○東○漢○河○山○蓋○有○槽○把○中○州○之○勢○焉○析○戎○以○北○層○數○內○依○故○大○同○特○設○征○鎮○與○延○安○府○五○馬○營○援○雁○門○偏○頭○寧○武○並○置○開○成○離○峰○火○之○警○不○殊○而○秦○越○為○急○且○保○德○河○曲○之○間○與○唐○僅○隔○一○河○稍○可○撤○倘○則○門○庭○皆○動○敵○兵○溢○蔚○州○之○鎮○純○臨○晉○之○危○卒○路○城○之○通○民○並○以○凶○谷○阻○漢○時○抄○襲○要○亦○不○足○危○結○也○然○造○餉○既○廣○宋○室○除○荷○一○切○供○輸○自○歲○賦○之○外○皆○仰○給○河○東○之○以○謀○三○晉○之○民○亦○非○其○而○危○卒○方○且○叫○號○待○哺○神○臣○號○令○為○之○不○行○此○則○積○弱○難○禁○非○漸○圖○之○不○可○也○

山西布政使司

山西古冀州地○分冀州而境河東等縣屬焉○遷并州都○史○宋○舉○太○原○上○黨○中○厓○門○等○縣○而○不○常○所○屬○東○漢○并○州○屬○縣○陽○唐○貞○觀○初○置○河○東○道○開○元○中○置○河○東○使○安○撫○置○使○治○蒲○州○使○改○採訪○為○觀察○其○治○仍○舊○宋○置○河○東○使○安○撫○置○使○治○太○原○守○臣○兼○領○元○以○冀○寧○諸○路○直○隸○省○都○置○河○東○道○西○道○宣○慰○使○司○于○大○同○置○河○東○山○西○道○肅○政○使○訪○司○于○冀○寧○本○朝○置○山○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太○原○平○陽○大○同○三○府○澤○潞○汾○沁○遼○五○州○黑○山○西○都○指○揮○使○司○領○太○原○左○太○原○右○太○原○前○後○武○平○陽○沁○州○鎮○西○七○衛○保○德○州○寧○化○沁○州○汾○州○四○府○又○置○

行都指指揮使司

行都指指揮使司○從○大○同○總○大○同○左○大○同○右○大○同○天○城○陽○和○鎮○屬○五○州○高○山○雲○明○朔○州○威○遠○安○東○中○也○十三○衛○山○陰○馬○邑○二○州○所○屬○三○司○五○路○太○原○而○行○都○司○則○分○治○大○同○以○控○制○邊○境○云○太○原○府○為○晉○冀○州○之○城○天○文○參○井○分○野○奔○初○以○冀○州○地○廣○分○置○并○州○後○復○省○入○冀○州○成○王○封○弟○叔○虞○于○此○為○唐○國○秦○秋○時○為○秦○國○戰○國○屬○趙○秦○置○太○原○郡○治○晉○陽○漢○置○并○州○唐○置○大○都○督○府○唐○為○太○原○府○屬○河○東○道○天○寶○初○加○號○北○京○宋○以○榆○次○縣○置○并○州○後○徙○治○陽○曲○縣○唐○開○元○即○今○治○嘉○祐○中○徙○為○大○原○府○無○河○東○軍○府○度○元○改○太○原○路○晉○改○冀○寧○路○

本朝為太原府

本朝為太原府○領○州○六○縣○二○十二○東○至○北○直○隸○所○并○臨○縣○界○三百七十五里○南至○沁○州○武○鄉○縣○界○二○百○一○十○里○西○至○陝○西○地○安○府○吳○堡○縣○界○五○百○五○里○北○至○大○同○府○馬○邑○縣○界○三○百○五○十五○里○自○府○治○至○京○師○一○千○二○百○里○至○南○京○二○千○四○百○里○平○定○州○在○府○城○東○二○百○八○十○里○忻○州○在○府○城○北○一○百○六○十○里○代○州○在○府○城○東○北○三○百○五○十○里○奇○州○在○府○西○二○百○八○十○里○保○德○州○在○府○城○西○北○五○里○石○州○在○府○城○南○四○百○一○十○里○陽○曲○縣○附○郭○太○原○縣○在○府○城○西○南○四○十五○里○榆○次○縣○在○府○城○南○六○十○里○太○谷○縣○在○府○城○東○南○一○百○二○十○里○祁○縣○在○府○城○南○一○百○五○十○里○徐○溝○縣○在○府○城○南○八○十○里○清○源○縣○在○

七、西南八十里 交城縣在府城西南一百二十里 大水  
 在府城西南一百六十里 壽陽縣在府城東一百六十里  
 臨縣在府城西南五百里 孟縣在府城東北二百四十里  
 靜樂縣在府城西北二百二十里 河曲縣在府城西北一百  
 八十里 樂平縣在州東南六十里屬平定州 定襄縣在州  
 東五十里屬忻州 五臺縣在州西一百四十里屬代州  
 繁峙縣在州東七十五里 崞縣在州南六十里 崞縣在州  
 東南一百四十里屬奇嵐 興縣在州西一百五十里 寧鄉  
 縣在州西南五十里屬石州  
 太原左衛在府治西南 太原右衛在府治東南 太原前  
 衛在府治西南 振武衛在代州城東南 鎮西衛在平定州  
 城西 寧化守禦千戶所在靜樂縣北一百八十里 保德州  
 守禦千戶所在州治東南 直隸平定州守禦千戶所奉州城  
 東 雁門守禦千戶所在州北三十五里  
 天門關在府城西北四十里 石嶺關在府城東北一百二  
 十里 馬陵關在馬嶺 隆州谷北關在祁縣東南九十里  
 伏馬關在孟縣東北七十里 榆葉關在榆縣東一百一十里  
 偏頭關在河曲縣北一百一十里 簫溝關在平定州東北八  
 十里 井陘關在平定州東九十里 雁門關在代州北三十  
 里 郎嶺關在繁峙縣東一百里 平刑關在繁峙縣東一百

四十里 金河關在繁峙縣東北一百二十里 兩嶺關在靜  
 樂縣南六十里又縣東北八十里 有沙婆嶺隘 天棚堡隘在奇  
 嵐州北五里又州西北八十里 有平坑堡隘東又有洪谷堡隘  
 平陽府 屬貢冀州之域 天文資參分野 先都平陽即此 以其地  
 在平水之陽故名 春秋屬晉 戰國屬魏 漢屬趙 秦漢屬為河東  
 郡 地三國魏始置平陽郡 晉初省魏置東雍州 隋改平河  
 郡 唐改臨汾郡 唐改晉州 宋改為平陽府 元初為平陽路 專政  
 為晉寧路 本朝改平陽府 領州六縣 二十里 東至澤州 北水  
 縣界一百五十里 南至黃河 界一百六十里 西至黃河 界  
 三百一十里 北至汾州 界三百二十里 自府治至京師  
 一千一百里 至南京一千四百里  
 蒲州在府城西南四百五十里 解州在府城西南三百四十  
 里 絳州在府城西南一百五十里 霍州在府城北一百四十  
 里 吉州在府城西二百七十里 隰州在府城西北一百四十  
 里 臨汾縣附郭 襄陵縣在府城西南三十里 洪桐  
 縣在府城東北五十里 浮山縣在府城東九十里 趙城縣在  
 府城北九十里 大平縣在府城西南九十里 安陽縣在府  
 城北一百一十里 曲沃縣在府城南一百二十里 翼城縣  
 在府城南一百二十里 沁河縣在府城西一百八十里  
 蒲縣在府城西一百四十里 臨猗縣在府城東南九十里 屬



州治西山中黎千戶所在晚臨西南  
 所縣治東北隅 廣昌守禦千戶所在縣治東北隅  
 順門關在馬邑縣東北七十里高連代州 臨門關在蔚州  
 而南十里今名石門 倒馬關在廣昌縣南七十里通保寧  
 唐縣西十里有安嶺 亂嶺關在涇源州東四十里開山  
 口在府城東北四十里自此而西有小石大石二口又折而南  
 有黑峪尖嶺二口 泥窪口在涇源州南一十里又有李峪大  
 小凌雲二口 北臺口在應州東南四十里過東有黃沙嶺此  
 康峪三口過西有平槽子石小石三口 茹越口在應州南四  
 十里而接胡峪口其間有時峪箭桿峪明棍峪狼峪神堂峪水  
 峪馬塔等十三口 寧武軍口在朔州南一百二十里編嶺  
 口在懷仁縣西南五十里過北有大峪小峪芳子阿毛四口  
 觀溝峪口在山陰縣西南四十里過東有沙家五赤石盤子  
 四峪過西有東寺西寺白樹石門寬峪水峪七口 林關口在  
 廣靈縣西南四十里東有立峪口西有唐山口火池嶺小峪  
 口虎峪口興成口行軍嶺口大白白柏二峪口陽和嶺  
 後二口俱在陽和縣境 白陽口在榆林縣南水磨等口俱在  
 天城衛 水南寨與順城牛欄等寨俱在廣靈縣 對郎寨與  
 靖遠堡孟良等寨俱在廣昌縣  
 州 禹貢冀州之域 天文參分 秦魏時屬晉 魏國時屬魏

初改涇州府前子城縣改置南朔州府為西河府治原城唐  
 初改涇州府改涇州屬河東道金置汾陽軍節度元復為汾州  
 本朝以西河縣省入五隸山西布政司配戶九十五鎮縣三  
 東至太原府府界一百四十里西至太原府石州界六十里  
 南至平陽府雲石縣界一百里北至太原府汶水縣界五十里  
 自州治至京師一千三百八十里至南京二千四百二十里  
 汾陽縣 孝義縣在州城南三十五里 平遙縣在州城東八  
 十里 介休縣在州城東七十里  
 州 汾州守禦千戶所在州治  
 關 金鎮關在州城西三十五里 子城關在介休縣南六里  
 昔時關在平遙縣南五十里 溫泉鎮在孝義縣西九十里  
 迎州 禹貢冀州之域 天文參井分野春秋屬晉戰國屬魏  
 趙襄為上黨郡地漢為潞縣地屬上黨郡晉屬平陽郡後魏置  
 遼陽縣隋改置遼山縣屬遼州唐初為遼州治遼山縣移治  
 遼山改為冀州又改儀州宋元豐中復置遼州治遼山縣元屬  
 平陽縣 本朝以遼山縣併入五隸山西布政司編戶二十七  
 里鎮縣二東至河南彰德府魏州安安縣界一百四十里南至  
 沁州武鄉縣界四十里西至太原府太谷縣界一百九十里北  
 至平定州界一百三十里自州治至京師一千二百里

三南京二千四百二十里  
 榆社縣在州城西一百里 和順縣在州城北五十里  
 黃澤關在州城東南太行山 馬陵關在榆社縣西北  
 榆關在和順縣東太行山頂  
 沁州 禹貢冀州之域 天文參井分野 春秋屬晉 後屬魏 又屬趙  
 秦漢時上黨郡 魏置義寧郡 隋置沁州 治沁源縣 尋遷義寧  
 郡 唐初為沁州 屬河東路 天寶初改陽城 郡宋于銅鞮縣置  
 威勝軍 金廢改沁州 元隸平陽路 本朝洪武初以附郭銅鞮  
 縣省入直隸山西布政司 編戶六十六里 領縣二東至澤州界  
 二百一十里 西至平陽府霍州界二百五十里 南至澤州界三  
 百五十里 北至太原府大峪縣界三百三十里 自州治至霍  
 州界一百七十里 至南京二千四百里  
 沁源縣在州城北二百里 武鄉縣在州城東北六十里  
 沁州守禦千戶所在州治西  
 關 唐開在沁源縣 昴車關在武鄉縣北  
 禹貢冀州之域 天文參井分野 商時為黎國 書曰西伯  
 戡黎 即此 後為赤狄潞子 周晉滅潞子 黎 後立黎國 戰國初  
 為韓之別都 後屬趙 秦置上黨郡 治長子 奇使治潞 後周  
 始置澤州 領上黨襄垣二郡 隋改為上黨郡 并置上黨縣 唐修  
 為澤州 天寶初改上黨郡 乾元初復為澤州 後置昭義軍節度

澤州 禹貢冀州之域 天文參井分野 春秋屬晉 戰國屬韓 後屬  
 趙 秦為上黨郡 高都縣地 漢為上黨河東二郡 後魏置建興  
 郡 治高都 城 魏置建州 北齊又置長平高都二郡 後周併為高  
 平郡 隋改建州為澤州 治丹州 大業初廢州 置長平郡 唐初  
 改置建州 又于高平縣置益州 尋廢建州 統益州 治晉城 縣 天  
 寶初改置澤州 治端氏 縣 貞觀初廢益州 而以澤州治晉城 天寶初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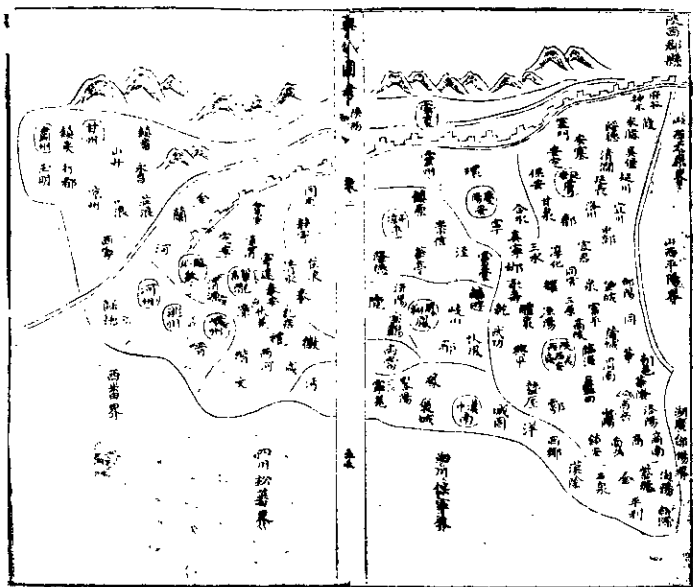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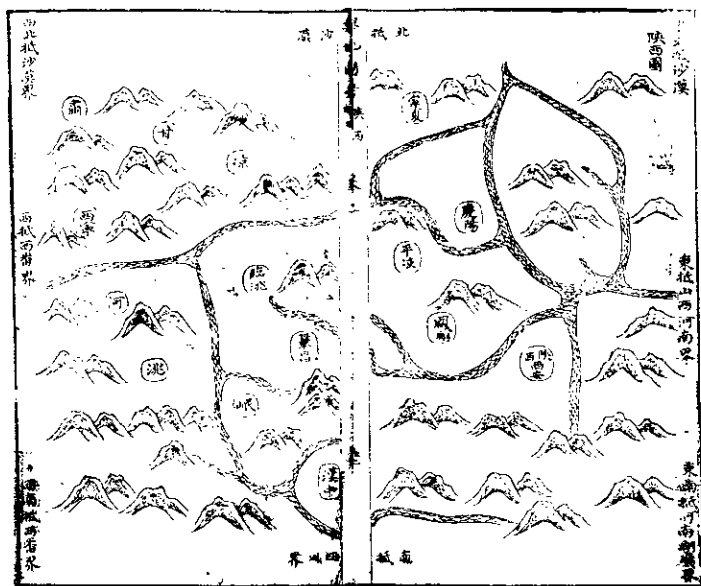
澤州 禹貢冀州之域 天文參井分野 春秋屬晉 戰國屬韓 後屬  
 趙 秦為上黨郡 高都縣地 漢為上黨河東二郡 後魏置建興  
 郡 治高都 城 魏置建州 北齊又置長平高都二郡 後周併為高  
 平郡 隋改建州為澤州 治丹州 大業初廢州 置長平郡 唐初  
 改置建州 又于高平縣置益州 尋廢建州 統益州 治晉城 縣 天  
 寶初改置澤州 治端氏 縣 貞觀初廢益州 而以澤州治晉城 天寶初改

澤州 禹貢冀州之域 天文參井分野 春秋屬晉 戰國屬韓 後屬  
 趙 秦為上黨郡 高都縣地 漢為上黨河東二郡 後魏置建興  
 郡 治高都 城 魏置建州 北齊又置長平高都二郡 後周併為高  
 平郡 隋改建州為澤州 治丹州 大業初廢州 置長平郡 唐初  
 改置建州 又于高平縣置益州 尋廢建州 統益州 治晉城 縣 天  
 寶初改置澤州 治端氏 縣 貞觀初廢益州 而以澤州治晉城 天寶初改

為高平郡。乾元初。授為澤州。會昌初。屬河陽府。宋屬河東。遼金  
 屬平陽府。元屬平陽路。  
 本朝以晉城縣併入。直隸山西布政司。編戶一百六十七里。領  
 縣四。東至河南衛輝府輝縣界。西一百一十里。西至平陽府翼城  
 縣界。二百九十里。南至河南懷慶府河內縣界。一百四十里。北  
 至潞州長子縣界。一百九十里。自州治至京師。一千八百里。  
 南京亦一千八百里。  
 高平縣在州城北八十三里。陽城縣在州城西一百里。  
 陵川縣在州東一百四十五里。沁水縣在州西一百里。  
 衛寧山在州治東北。  
 天井關在十里。

西與固考。陝西古雍州。北山。河。四塞形勝。甲于天下。然平涼固原。一。當  
 牧畜。外。是。屏蔽。胡騎。所。已。役。入。華。周。之。虞。若。延。慶。則。在。此。蕭  
 條。兵。亦。精。勤。軍。夏。則。跨。有。賀。蘭。山。黃。河。之。險。虜。難。馳。驟。次。為。偏  
 差。易。蓋。  
 本朝開拓以來。受降故城。久棄不守。自移鎮榆林。河套益為虜  
 有。烽火。遂。達。于。內。郡。矣。今。在。以。西。左。番。右。邊。而。肅。州。九。新。故。土。  
 亦。有。帳。幕。使。以。為。河。西。發。洩。地。而。塞。則。他。入。西。番。實。於。四。川  
 同。若。且。亦。不。刺。以。威。尊。實。居。西。番。人。漸。以。南。徙。  
 則。家。既。失。茶。馬。之。利。而。通。竄。生。齒。日。繁。則。西。境。腹。心。之。禍。也。若  
 也。則。者。缺。焉。卷二。  
 漢中之襟喉。已。蜀。連。閉。之。保障。全。陝。並。稱。重。地。而。險。在。我。矣。  
 然。所。在。聲。力。以。供。給。未。  
 宗。室。而。平。涼。尤。甚。閭閻。愁。苦。又。何。加。焉。







縣在州城北一百二十里屬同州 白水縣在州城西一百二十里屬同州 華陰縣在州城東七十里屬華州 渭南縣在州城西五十里屬華州 蒲城縣在州城北一百二十里屬華州 三原縣在州城南九十里屬耀州 同官縣在州城北七十五里屬耀州 富平縣在州城東南七十五里屬耀州 醴泉縣在州城東七十五里屬乾州 武功縣在州城西南六十里屬乾州 永壽縣在州城北九十里屬乾州 淳化縣在州城東二百里屬邠州 三水縣屬邠州 長武縣屬新設 西吳左衛 西吳右衛 西吳後衛 西吳右護衛俱府治 直隸驍關衛在潼關城

潼關在華陰縣東四十里 子午關在子午谷中漢平帝時置關 藍田關在藍田縣東南九十八里 武關在商縣東一百八十里 驛谷關在整屋縣西南一百二十里 穆陵關在永壽縣南四十里 蒲津關在朝邑縣東黃河所關下 魏翔府 禹貢雍州之域 天文井鬼分野 周為岐周地 春秋戰國為秦地 始皇并天下 以屬內史漢初為中地郡 晉置內史 景帝分屬右內史 武帝更曰右扶風與京兆左馮翊為三輔 魏為扶風郡 晉為秦州 隋初為岐州 唐初因之 天寶初改扶風郡至德初改鳳翔府 號西京實應開羅宮名 屬關內道五代時屬關西道宋仍為府 屬秦鳳路 為鳳翔路

本朝為鳳翔府 領州一縣 七東至西安府武功縣界一百五十里 西至華陽府清水縣界五百一十里 南至漢中府鳳縣界二百里 北至平涼府靈臺縣界二百二十里 有府治至京師三千二百里 至南京四千八百里 隴州在府城東九十里 鳳翔縣附郭 岐山縣在府城東五十里 寶雞縣在府城西南九十里 扶風縣在府城東一百一十里 郿都縣在府城東南一百四十里 麟遊縣在府城東北一百二十里 汧陽縣在府城東九十里屬隴州 鳳翔守禦千戶所在府治東 隴關在隴州西北七十里 二里關在寶雞縣西南四十里 於也關在隴州西

大散關在寶雞縣南五十里 金哥關在寶雞縣東南一百二十里 斜谷關在郿都縣西南三十里 石鼻寨在寶雞縣東四十里 金屯堡在隴州西北四十里 中府 禹貢梁州二州之域 天文井鬼分野 春秋戰國皆屬秦與楚 秦置漢中郡 漢高祖初為漢王都 高祖即此 武帝分隸益州郡 東漢末為張魯所據 改漢中曰漢寧 曹操為漢中郡 晉入蜀漢後又屬魏 置梁州 宋魏梁及後魏皆以梁州治漢中 魏周改漢中郡初為梁州 開元中改梁州 天寶初入改漢中郡 德宗中為興元府 唐末蜀王武孟氏總有其地 宋平蜀 仍為興元府 元為興元路 本朝洪武三年改漢中府 領州二

一、至湖廣襄陽府上津縣界一千四十里西至四川保寧府慶元縣界三百七十里南毛保寧府已縣界一百四十里北至鳳翔府寶雞縣界二百四十里自府治至京師三千五百三十里至南京三千五百四十里  
 寧夏州 興安州即古之全州在府城東南六百四十里  
 南鄭縣附郭 褒城縣在府城西北四十五里 城固縣在府城東七十里 洋縣在府城東南一百二十里 西鄉縣在府城東南二百二十里 鳳縣在府城西北三百八十里 沔陽縣在府城西北一百一十里 略陽縣在府城西北一百一十里  
 平利縣在州南九十里屬全州 石泉縣在州西八十五里  
 均陽縣在州東一百二十里 白河縣 漢陰縣在州西五十里 紫陽縣  
 漢中衛在府治 寧夏衛在沔縣北一百九十里 守禦司  
 照石千戶所在縣治 全州守禦千戶所在州治  
 關 青石關在府城南九十里 雞頭關在褒城縣北八里關口  
 漢陽關在褒城縣西北二十里 虎頭關在褒城縣北二百里  
 陽平關在褒城縣西一百八十里 馬嶺關在鳳縣西三十里  
 仙人關在鳳縣境 方山關在漢陰縣西三十二里 土門  
 隘白奇野平蓋關武林山寨至此其峻險  
 平涼府 禹貢雍州之域 天文井鬼分野 春秋為鄠郛故地 秦屬

北地郡漢置安定郡治高平營後治臨涇後魏于蒲原縣並  
 武州屬太平郡隋為安定郡治安定縣又新置平涼郡治平涼  
 唐初屬原州元和中以原州平涼縣置行渭州後唐于吐蕃家  
 為涇原路經略安撫使治兩政和中置平涼軍元為平涼府  
 本朝因之領州三縣七東至西安府邠州界二百二十里南至  
 鳳翔府郿州界二百四十里西至鞏昌府會寧縣界四百一十  
 里北至慶陽府環縣界二百九十里自府治至京師三千四百  
 里至南京三千二百八十里  
 固原州 涇州在府城東一百五十里 靜寧州在府城西二  
 百三十里 平涼縣附郭 崇信縣在府城東南八十里  
 華亭縣在府城南一百二十里 鎮原縣在府城北一百三十  
 里 靈臺縣在州城南九十里屬涇州 莊浪縣在州城東南  
 九十里屬靜寧州 德勝縣在州城東九十里  
 平涼衛在府治東 安東中護衛在府治  
 通渭關在府治東五里 木峽關在鎮原縣西南境內  
 蘭關在鎮原縣西北一百四十里 瓦亭關在華亭縣西北一  
 百八十里 天聖寨在開城縣東北一百里 長成寨在涇州  
 東七十里 定川寨在鎮原縣西北二十五里 靜邊寨在  
 靜寧州西七十里 海勝寨在靜寧州南一百五十里 治平  
 寨在靜寧州南八十里 新城鎮在鎮原縣西五十里

華陽府 為賓蘇州之故天文井兎分野泰秋處之所居秦屬  
 西縣東漢分立南安郡三國紀魏西水治秦武南安郡治縣通  
 晉仍舊隋置瀘州唐置瀘州天寶初改陝西郡寶應後陷于  
 吐蕃宋皇祐中以渭州地置古街縣熙寧中改通遠軍熙寧中  
 改華州全始為華陽府元改華陽縣  
 本朝後為華陽府領州三縣十四東至鳳翔府隴州界五百五  
 十里西至臨洮府渭源縣界七十五里南至漢中府洋縣界一  
 千三百里北至平涼府開城縣界六百里自府治至京師三千  
 六百二十里至南實二千六百三十里  
 秦州在府城東三百里 隴州在府城南八百里 徽州在府  
 城東四百八十里 隴西縣附郭 安定縣在府城北二百  
 十里 會寧縣在府城北二百二十里 通渭縣在府城東北  
 六十里 漳縣在府城南七十里 寧遠縣在府城東北十里  
 伏羌縣在府城東一百八十里 西和縣在府城東南四百里  
 成縣在府城東六百里 秦安縣在府城西九十里屬秦州  
 清水縣在州東一百五十里 禮縣 文縣屬隴州 西甯縣  
 在州東八十里屬徽州  
 華陽衛在府治 秦州衛在州治 隴州守禦千戶所在州治  
 州西南二百二十里 隴州守禦千戶所在州治  
 同 州在秦州南九十二里又南一十里有現子關 大震關

在渭水縣東三十里 熟羊寨在府城北四十里 通安寨在  
 合寧縣境 相閣寨在西和縣內 定西寨在秦州西北領六  
 堡 三陽寨在秦州北領十四堡 三金堡在府城北二十五  
 里 鐵城堡在西和縣東十八里西有鼓藏堡 白環堡在成  
 縣北二百二十里南一十里有止店堡 皂郭堡在秦州西南  
 三十里  
 臨洮府 為賓蘇州之故天文井兎分野泰秋處之所居秦屬  
 秦置瀘西郡漢因之晉析置狄道郡劉宋置武始郡後魏置臨  
 狄郡隋復置武始郡屬蘭州後改金城郡唐天寶初置臨洮  
 軍臨洮軍宋改鎮洮軍尋改熙州治狄道縣元為臨洮府  
 秦也則才缺 秦也  
 秦新因之領州三縣三東至華陽府隴西縣界六百五十五里  
 西至河州界八十里南至洮州界二百五十里北至莊浪  
 界二百七十里自府治至京師四千六十里至蘭州三百  
 四十里  
 蘭州在府城北二百一十里 狄道縣附郭 渭源縣  
 在府城東一百二十里 金縣在府城東一百八十里屬蘭州  
 衛 臨洮衛在府治東 蘭州衛在蘭州治東 甘肅中護衛在  
 蘭縣治東北  
 同 南關在府城南 北關在府城北 三金關在府西三十里  
 打虎峪關在府城北五十五里 結河關在府城北六十里

下觀開在府城南一百里 八角開在府城南一百一十里  
 十八盤開在府城南一百二十里 分水關在渭源縣西一  
 十里 摩雲關在府城北一百四十里 金城關在蘭縣北  
 二里 黃河西北 京玉關在蘭縣境 阿子鎮開在蘭縣南四  
 十五里 鳳林關在蘭縣河側 來蘭堡在蘭縣西南九十五  
 里 贊歌堡在蘭縣西一百八十里 東關堡在蘭縣東十  
 慶陽府 為貢雍州之域 天文井鬼分野 周之先不靈所居 魏北  
 面春秋時為義渠戎國 秦以其地屬北地郡 漢因之 東漢王莽  
 據蘭干戎後魏置朔州 隋置慶州 後改為弘化郡 唐初改為慶  
 州 天寶初改去化郡 至德初改朔州 唐武宗定軍 軍初為慶  
 州 治平以後 興寧州定為環慶路 改和州 陝陽軍節度 宣寧  
 初又陝陽府 為安國軍 唐改定安軍 又改慶原 元為慶  
 陽府 本朝同之 領州一縣 四東至延安府 鄜州界二百五十  
 里 南至西安府 鄜州界五百里 西至平涼府 鎮原界一百三  
 十里 北至古鹽州 七百里 自府治至京師 三千七百里 至南京  
 三千六百里  
 寧州在府城南一百五十里 安化縣附郡 合水縣在府城  
 東七十里 環縣在府城北二百里 真寧縣在府城東一百  
 里 屬寧州

慶陽府 在府城西 北 平 縣 子 所 在 縣 界 東 縣  
 和馬峰在府城西九十里 靖平關在環縣境 靖山寨  
 在府境東接米家寨 西接寧義寨 南接通渠堡 北接  
 崇遠寨 在府城西一百四十里 綏遠寨在安化縣境東接  
 定遠寨 北接神堂寨 懷遠寨在府境 鳳川寨在合水縣界  
 北五十里 平戎寨在合水縣界北一百八十里 安化縣界  
 環縣東七十里 又有安化大校分設寧義寨 寧義寨在  
 歸德水 射奇通歸德水 寧義寨在府境 為原堡在  
 府城東二百五十里 又有通寧寨 寧川威寧 穆成 金利 勝老 定戎  
 等堡  
 六安府 為貢雍州之域 天文井鬼分野 秦秋時白翟所居 秦屬  
 上郡 漢初屬翟國 唐屬上郡 晉屬子戎 後魏以焉純 萬統 未幾  
 王玄明 郡之改東夏州 後改為延州 取延水為名 隋改延安  
 唐初復為延州 天寶初改延安郡 乾元初改為延州 宋初為延  
 州 為郡 延州 延祐中陝西延安府 元改延安路  
 本朝復改延安府 領州三縣 十六東至山西 黃河界四百五十  
 里 西至慶陽府 合水界二百里 南至西安府 同州界四百一  
 十五里 北至沙漠界五百里 自府治至京師 二千二百里 至南  
 京 四千八百四十里  
 鄜州在府城南一百八十里 綏德州在府城東北三百六十

府城北四十里 安寧縣在府城西南九十里 安定縣在府城西北一百九十里 保安縣在府城西北一百八十里 宜川縣在府城東南二百八十里 延川縣在府城東北二百八十里 延安縣在府城東北一百五十里 洛川縣在府城東北六十里 鄜州 中部縣在州城南一百四十里 宜君縣在州城西北一百一十里 青澗縣在州城南一百二十里 屬葭州 米脂縣在州城北八十里 吳堡縣在州城南八十里 屬葭州 神木縣在州城東北三百里 府谷縣在州城東北五百里 延安衛在府城北 綏德衛在綏德州治北 塞門守禦百戶所在安寧縣北一百五十里 安定守禦百戶所在安定縣 靖安守禦百戶所在保安縣治 葭州間在米脂縣西北一百七十里 永寧關在延川縣境 在安定縣城內縣西北又有白洛城龍川二處 李渡寨在延川東門外 孤山寨在綏德州北又有伯顏奴山打雲寨兒河榆林在五寨在北 柯林寨在綏德州東北 有柳樹商家東村神木府谷五寨在北 土門寨在綏德州可又有響水麻河大光鵬陂羅寺四寨在北 五堡寨在保安縣北 順寧寨在保安縣北四十里 德靖寨在保安縣西八十里 義合寨

在葭州西二十五里 大和寨在葭州西五十里 懷寧寨在青澗縣北七十里 綏平寨在青澗縣西一百里 宜安寨在保安縣北 靖邊營在保安縣南 黑水堡在安定縣北一百里 開光堡在綏德州北三十里 園林堡在伊安縣北四十里 寧夏衛 禹貢雍州之域 天文井鬼分野 春秋時羌戎所居 秦為上郡 地漢置朔方郡 晉魏林連夏建都于此 後魏始置夏州 西魏置弘化郡 後周改懷遠郡 隋為朔方郡 唐置夏州 咸為朔方郡 唐末拓跋思恭據夏州 遂世據其地 宋天禧間 其孫德明

懷遠縣為興州 後唐置懷遠府 又改中興府 元置寧夏路 本朝初改寧夏府 後改寧夏衛 懷遠西都司 後又增置寧夏府 及寧夏左右 寧夏右屯 凡四衛 東至省崑崙 二百里 而至賀蘭山 一百里 南至廣陽府界 二百六十里 北至西原山 二百九十里 有衛治至京師三千六百四十里 至南京三千八百四十里 寧夏中護衛 靈州千戶所在衛南九十里 靈武營在衛城北一百里 里山營在衛城北二百四十里 引水營在衛城東南一百二十里 興武營在衛城東南三百二十里 花馬池營在衛城東南三百五十里 河西寨在黃河兩岸 河東寨在黃河東岸 靖紀堡在衛城東二十五里 自是而東南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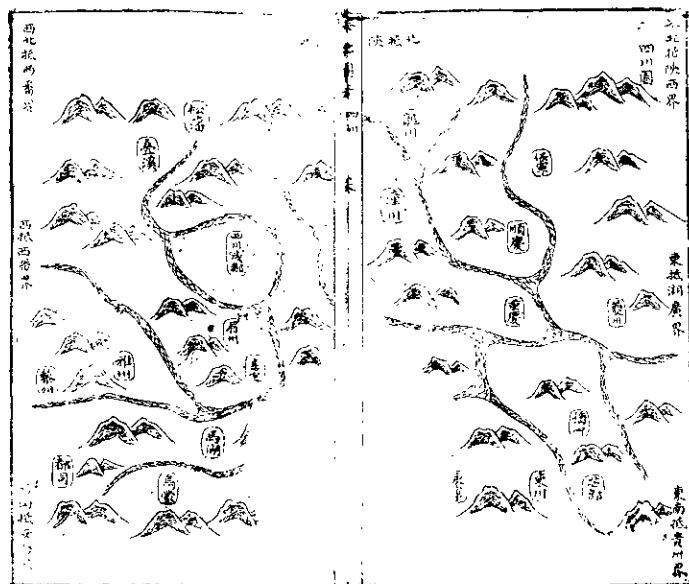
以下原缺

海島狂道生可生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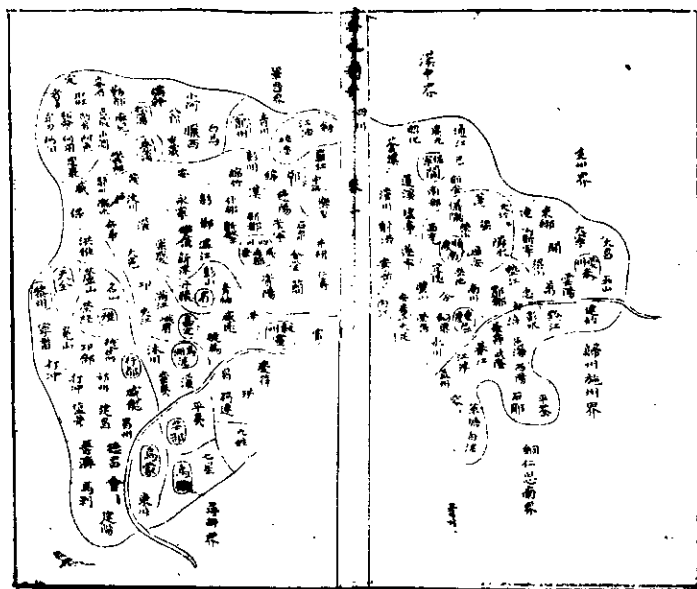
四川古梁州也。劍閣表雲梯之固。瞿塘鎖巴峽之流。界以蜀漢。險以寶耶山水。樑東自相藩。蘇故森。雖劍據則盜兵不。改西。地饒而險。匪備也。然義究。乃作懸車東馬。勢不相及。有難猝之者矣。況上列。

親藩重兵。外成諸所。供饋咸取給焉。且。不。明。味于龍州。千里轉運。難。禁。所。遮。斯。則。已。不。也。烏。撤。芒。部。諸。吏。經。大。牙。形。格。仰。我。事。思。數。動。相。雲。結。數。計。

蜀三千。奴。漢。有。展。出。之。重。要。在。因。俗。機。操。揚。其。初。堂。而。已。乃。終。明。門。記。督。視。諸。番。指。州。之。富。藏。四。省。皆。與。俗。相。為。底。哀。者。呂。古。孫。併。處。而。撤。自。為。與。區。民。莫。安。業。非。也。







四川布政司

四川古稱巴蜀。漢置益州。部刺史。宋廢。蜀已唐漢號為野蠻。唐置劍南。不常所治。東漢益州刺史治犍為。唐貞觀中。于益置劍南。通開元。中置劍南。并山東南。而道採訪。置益。而劍南治蜀。蜀。為西川。後分西川為東西兩路。又分益梓利夔四路。安撫司。俱以守臣兼領。又置提點刑獄司。于嘉定重慶。潼州三府。元置四川。等處行中書省。置蜀西川道。廣訪司。俱治成都。本朝置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成都。嘉定。重慶。潼州。重慶。叙州。馬湖。七府。潼川。嘉定。瀘州。雅州。五州。東川。烏蒙。烏撒。四軍民府。龍州。永寧。二宣撫司。播州。宣慰使司。黎州。安撫司。平定。

長官司。置四川。都指揮使司。領成都。中興。成都。右成都。前成都。後利州。寧州。茂州。瀘州。叙南。重慶。十衛。松潘。軍民。衛。天全。六番。招討司。疊溪。保寧。雜州。青川。黔江。威州。大度。河。廣。六。所。又置四川。行都指揮使司。領建昌。前。後。井。會。川。寧。番。越。萬。六。衛。置四川。等處。按察司。分川。西。川。東。川。南。川。北。四。道。各。察。諸。府。州。衛。所。并。宣。撫。宣。慰。安。撫。司。長。官。諸。司。三。司。並。治。成都。而。行。都。司。則。分。治。建。昌。以。控。制。邊。境。云。

成都府。為貢。渠。州。之。城。天文。井。鬼。分。野。入。參。一。度。古。蜀。國。春。置。蜀。郡。漢。分。置。廣。漢。郡。武帝。置。益。州。津。蜀。郡。王。莽。改。益。州。曰。庸。都。蜀。郡。曰。渠。江。蜀。漢。都。此。千。道。川。置。從。蜀。郡。置。守。督。武。帝。改。蜀。



巴州在府東三百五十里 劍州在府北三百二十里 開中  
縣附郭 蒼溪縣在府城北四十里 南部縣在府城南七十  
里 廣元縣在府城北三百五十里 昭化縣在府北四百里  
通江縣在府城東北三十五里 梓潼縣在府南二百五十里  
初州 南江縣舊名江油在府西南三百里  
利州衛在廣元縣治 保寧守禦千戶所在府治南  
南江關在府南 鮮山關在府北 瀘水關在玉山山下  
梁山關在雲山 和溪關在府東南二十里 劍門關在廣元  
北 活水關在府南 澤安關在澤安山 望雲關在廣元  
縣北四十五里 七盤關在廣元縣北一百六十里 百丈關  
在廣元縣東一百六十里 朱倉關在巴縣北五百里  
渡口關在昭化縣南  
順慶府 為賓梁州之域。天大參井分野。周為雍州之地。秦魏  
國時為巴子國地。秦屬巴郡。漢為充國。於漢尋縣地。仍屬巴郡。  
漢末劉璋分益江以上為巴郡。治長漢。尋屬巴郡。劉宋析  
置安縣。郡唐初屬陳州。尋析置梁州。治南充州。宋初以州隸梓  
州。唐置順慶府。元置東川府。又改為順慶路。  
本朝改順慶府。領州二縣。八東至夔州府界。六百里。二十  
里。西至潼川州界。一百四十里。南至重慶府定遠縣界。  
一百三十里。北至保寧州南部縣界。一百一十里。自府治至南

五百六十里。至安縣。一千八百二十五里。  
通江在府城東北一百四十里 廣安州在府東二百一十里  
南江縣附郭 西充縣在府西七十五里 梁山縣在州東六  
十里 廣達州 儀隴縣在州北一百八十里 渠縣在州北一  
百二十里 廣安州 大竹縣在州北一百六十里 安化縣  
在州西六十里 瀘水縣  
廣安守禦千戶所在州東  
叙州府 為賓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古為梁國。漢魏  
此東漢徙魏為治。武陽南家遷為魏為郡。治梁置我州。又  
同郡于南廣縣。唐為我州。移治南溪。貞觀初。移治樂道。  
初改州為南溪縣。乾元初。復為我州。宋初。州治安寧。漢和朝改  
為。取西戎即叙之義。元陞敘州。隸敘南。善慶宣撫司。治  
有朝洪武初。改為叙州府。領縣九。東至梁州。江安縣界。四  
十里。西至馬湖府。平夷長官司。六十里。南至益都軍民府。四  
百七十里。北至嘉定州。營縣界。二百五十里。自府治至南京六  
千三百五十里。至京師九千三百五十里。  
宜賓縣附郭 慶符縣在府城南一百二十里 富順縣在府  
東北一百八十里 南溪縣在府東一百二十里 長寧縣在府  
東南二百七十里 高縣在府西南一百五十里 筠連縣  
在府西南二百五十里 珙縣在府南三百三十里 隆昌縣

不府東南三百四十里 典文縣新設

衙 缺南衙在府治東

關 探索關在府城南三百里 漢陽關在府南二百里 關

開在府西南五百里

重慶府 為貢梁州之域 天文并見分野 周時為巴子國 秦置巴

郡 漢巴郡治江州縣漢末劉璋以巴郡治安漢又分置永寧郡

治江州 晉改永安為巴郡 梁子巴郡置魏州 隋改渝州 治巴

縣 唐後為郡 唐初為渝州 天寶初改南平郡 五代時 司王建孟

知祥總有其地 宋改恭州 後改重慶府 元置重慶路

本朝改為府 領州三縣十七 東至夔州府 萬縣界六百四十五

里 西至成都府內江縣界三百八十里 南至播州宣慰司界五

百四十里 北至順慶府岳池縣界一百三十里 自府治至南京

五百里 至京師八千七百七十里

合州 府城北一百五十里 忠州在府城東一十里 涪州

在府東四百五十里 巴縣附郭 江津縣在府城南一百八

十里 長壽縣在府東三百三十里 大足縣在府城西三百

八十里 永川縣在府城西二百一十里 榮昌縣在府城西

三百一十里 綦江縣在府城南二百一十里 南川縣在府城東

三百二十里 黔江縣在府城東一千二百一十里 銅梁縣在州

南九十里 屬合州 忠遠縣在州北一百五十里 梁山縣新

設 鄭州縣在州西二百一十里 屬忠州 墊江縣在州西北二十

八里 武隆縣在州南一百七十里 屬涪州 彭水縣在州南

一百四十里 安居縣新設

衙 重慶府在府治西 石碛宣撫司 酉陽宣撫司 石耶洞

長官司 邑梅洞長官司 黔江守禦千戶所 在黔江縣治

忠州守禦千戶所 在忠州治

關 佛國關在府城西一百一十里 銅鑼關在府東二十里

石勝關在黔江縣東五十里 米雅關在大足縣東二十五里

北龍關在大足縣北三十里

夔州府 為貢梁二州之域 天文翼終分野 同初為魚復國 宋

初為庸國地 戰國楚置荊關 秦屬巴郡 東漢分置永寧 蜀屬

初為巴郡 蜀漢改置國陵郡 梁改巴郡 治永安 晉治魚復 劉

宋三巴校尉 梁置信州 隋治白帝城 唐初為信州 唐改夔州

治奉節縣 天寶初改為雲安郡 龍元初復為夔州 屬山南東道

宋仍為夔州 元為夔州 本朝洪武四年 改夔州府 九年改

夔州 十四年 復為府 領縣十三 東至湖廣荊州府 已東縣界二

百一十里 西至重慶府 忠州界七百四十里 南至湖廣施州

衛界二百六十里 北至陝西漢中府 平利縣界八百一十里 自府治

至南京三千五百三十里 至京師六千九百八十里

達州在府城西九百里 奉節縣附郭 巫山縣在府城東

有三十里 大邑縣在府東二百里 大寧縣在府東北二  
 百里 雲陽縣在府西一百七十里 萬縣在府西四百五十  
 里 開縣在府西四百七十里 新寧縣在府西六百四十里  
 梁山縣在府西六百里 建始縣在府城南五百里 東鄉縣  
 太平縣保新設  
 寶應衛在府東北  
 寶應關在府東八里 思門關在府城東北三十里 百宰  
 關 鐵山關在達縣西三十里 深溪關在達縣東北一千三  
 百里 野相關在建始縣南一百三十里  
 萬寶梁州之東境 天文鬼分野古契侯國境 夷獠所居  
 南夷好置郡縣為捷為難 蜀二郡地唐為焉 屬別驛  
 川地地名焉 屬戎州都督府 宋時置主屯湖內元  
 宣撫司 本朝洪武四年改為焉 湖府領兵官司四縣一東至  
 叙州府宣撫界四十五里 而至建昌府界一百一十里 東至  
 里南至焉 府界長官司界一百一十里 北至宜賓縣界一  
 百二十里 自府治至南京六千一百六十里 至京師九千三百  
 三十里  
 延漢長官司附郭 平夷長官司在城東南四十五里 蠻溪  
 長官司在府城西一百八十里 沐川長官司在府城西五百

十 里 屏山縣新設  
 屏山州 萬寶梁州之域 天文井鬼分野 春秋戰國為焉 地秦為  
 蜀郡 漢置廣漢郡 屬縣置漢分置梓潼郡 晉又分置新寧  
 郡 宋初仍為廣漢郡 縣于都縣置新州 隋改梓潼縣 唐改梓潼  
 縣 唐改梓潼縣 又為東川節度府 宋改梓潼縣 又為梓潼軍  
 府 後為東川節度 後仍為安寧軍 宋改為梓潼府 元為梓潼  
 本朝初為潼川府 洪武九年改為州 併鄰縣入焉 直隸四川布  
 政司屬戶五里 領縣六 東至順慶府西至鄰縣界二百六十五里  
 西至成都府漢川界一百八十里 南至重慶府大足縣界四百  
 七十里 北至成都府蒲江縣界九十里 府治至南京七千二百  
 五十五里 至京師一萬六千五百里  
 梓潼縣在州南六十里 極南縣在州東一百里 中江縣在  
 州西一百二十里 遂寧縣在州南二百四十里 遂寧縣在  
 州東三百二十里 遂寧縣在州南三百八十里 樂至縣在  
 州西 萬寶梁州之域 天文井鬼分野 秦為蜀郡 漢為武陽南  
 安二縣 地屬焉 屬縣及晉宋因之 分置齊通縣 梁立  
 齊通縣 屬焉 州治通義縣 隋改焉 山郡 治龍縣 唐為加  
 州 尋置焉 州治通義縣 天寶初改通義縣 乾元初復為焉 州  
 宋改通義縣 曰眉山 以州屬成都府 元屬嘉定府  
 本朝洪武初改為縣 十三年後 州直隸四川布政司 屬戶二

十一里領縣三至成都府仁壽縣界八十五里西至雅州名山縣界一百八十里南至嘉定州夾江縣界一百二十里北至成都府新津縣界八十里自州治至南京六千九百七十里至京師一萬四百一十里

彭山縣在州北四十里丹棱縣在州西八十里青神縣在州城南八十里

嘉定州 高資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秦為蜀郡地漢為蜀郡為二郡地晉初國之後為夷獠所侵據于此置青州隋改為蜀州後唐改為青州唐改嘉州及置平羌郡隋改眉州郡治龍游縣唐初移改嘉州又別置眉州而嘉州如故天寶初改龍游縣

嘉州 宋慶元初陞嘉定府開禧初又置嘉定軍見嘉州志 李朝洪武四年復改為府九年改為州以龍游縣併入直隸四川布政司編戶十一里領州一縣八東交成都府內江縣界二百六十里西至雅州界二百里南至叙州府宜賓縣界二百二十里北至眉州青神縣界五十里自州治至南京六千七百七十里至京師九千八百四十五里

邛州在州西四百二十里峨眉縣在州西八十里夾江縣在州西北八十里犍為縣在州南一百里榮縣在州東二百里威遠縣在州東二百里大邑縣在州北四百八十里

在州西五百二十里

二石閣在州南

嘉定州 高資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秦為蜀郡地漢為蜀郡為二郡地晉初國之後為夷獠所侵據于此置青州隋改為蜀州後唐改為青州唐改嘉州及置平羌郡隋改眉州郡治龍游縣唐初移改嘉州又別置眉州而嘉州如故天寶初改龍游縣

嘉定州 宋慶元初陞嘉定府開禧初又置嘉定軍見嘉州志 李朝洪武四年復改為府九年改為州以龍游縣併入直隸四川布政司編戶十一里領州一縣八東交成都府內江縣界二百六十里西至雅州界二百里南至叙州府宜賓縣界二百二十里北至眉州青神縣界五十里自州治至南京六千七百七十里至京師九千八百四十五里

邛州在州西四百二十里峨眉縣在州西八十里夾江縣在州西北八十里犍為縣在州南一百里榮縣在州東二百里威遠縣在州東二百里大邑縣在州北四百八十里

在州西五百二十里

嘉定州 宋慶元初陞嘉定府開禧初又置嘉定軍見嘉州志 李朝洪武四年復改為府九年改為州以龍游縣併入直隸四川布政司編戶十一里領州一縣八東交成都府內江縣界二百六十里西至雅州界二百里南至叙州府宜賓縣界二百二十里北至眉州青神縣界五十里自州治至南京六千七百七十里至京師九千八百四十五里

邛州在州西四百二十里峨眉縣在州西八十里夾江縣在州西北八十里犍為縣在州南一百里榮縣在州東二百里威遠縣在州東二百里大邑縣在州北四百八十里

在州西五百二十里

四川布政司編戶四里鎮縣三東至加史州夾江縣界八十里  
西至六荷招討司界五十里南至加史州義眉縣界一百八十  
里北至加史州蒲江縣界一百一十里自州治至南京七千七  
百里有京師一萬一千二百里  
名山縣在州東北四十里 榮經縣在川西南一百二十里  
蘆山縣在州西北一百里  
衛 雅川守禦千戶所在州南  
關 金雞關在州北金雞山上 金沙關在州東北二十里  
天陰關在榮經縣東北四十里 紫峽關在榮經西北三十里  
大關在榮經縣西八十里 飛仙關在蘆山縣南五十里  
縣 榮經縣在州北六十里 雄龜寨在榮經縣西北 關門寨  
臨關在蘆山縣北六十里 雄龜寨在榮經縣西北 關門寨  
東川軍民府 萬貢保州之域天文參分野地名東川甸烏夷仲  
牟向之裔焉彈澤之改曰那札那夷屬南詔蒙世隆置東川郡  
後烏夷仲移盛自號開明部元初置萬戶府至元中改為開  
明部軍民府後改為東川府 魏烏夷蒙等處宣慰司  
本朝洪武初改為東川府 魏雲南布政司十六年改為東川軍  
民府 魏四川布政司東至烏撒軍民府界一百二十里西至會  
川府界三百里南至雲南甸軍民府界二百二十里北至烏  
蒙軍民府界一百二十里自府治至南京六千六百三十四里  
至京師九千七百九十七里

烏蒙軍民府 萬貢保州之域天文并鬼分野古為實地甸漢為  
牂牁郡唐時烏蠻仲牟向之裔曰阿統者始遷于實地甸至  
十一世孫烏蒙始強號烏蒙部宋時封阿均為烏蒙王元初歸  
附至元開置烏蒙路魏烏夷蒙等處宣慰司  
本朝改為烏蒙府洪武十六年陞烏蒙軍民府 魏四川布政司  
東至烏撒軍民府界二十五里西至建昌府界四百九十里南  
至東川軍民府界一百三十里北至叙州府界六百三十里自  
府治至南京六千六百三十五里至京師九千八百二十里  
縣 魏佐關在府北二十五里  
烏撒軍民府 萬貢保州之域天文并鬼分野地名巴凡  
魏復名巴甸甸自昔烏夷居之唐時其裔孫烏夷者居此至何  
一葉始得巴甸甸其東而又有若部河為部他酋所據宋時  
烏夷之後析然者始并其地號烏夷元之元中始內附置烏  
撒路招討司 魏陞軍民總管府又陞軍民宣慰司後陞烏夷  
撒等處宣慰司 本朝改為烏撒府初魏雲南布政司洪武十  
六年改為烏撒軍民府 魏四川布政司東至貴州宣慰司界二百  
五十里西至烏蒙軍民府界一百九十里南至雲南雷州界  
九十五里北至安南軍民府界一百一十里自府治至南京六  
千三百一十里至京師九千四百八十里領衛一所一  
衛 烏撒衛在府城南 守禦七里鎮千戶所在府城東南

開 石龍關在府城東南 七里關在府城東南一百七十里

老鴉關在府城東三百里 善欲關在府城東三百里

芒部軍民府 萬寶保州之域 天文井兒分野 古為銀流大雄句

昔烏營之衝 阿訖與其子若布居此地 其後險固 因祖名號若

布部宋置西南諸部都大巡檢使 元至元中置若布路 探烏撒

烏家宣慰司 本朝改爲芒部府 隸雲南布政司 洪武十六年

陞爲芒部軍民府 隸四川布政司 東至烏撒軍民府界三十里

西至烏家軍民府界二百四十里 南至烏撒軍民府界二十五

里 北至叙州府界二百二十里 自府治至南京六千七百

里 至京師九千二百三十里

開 阿拉開在府城 二十五里

揚州宣慰使司 萬寶保州之域 天文井兒分野 秦烏撒路車前

二縣 漢屬縣 唐貞觀中分縣 鄧州北界置鄧州 領秦水

赤水街城北四十五里 阿落家千戶所在赤水街南四十里

前千戶所在赤水街南一百里 白撒千戶所在赤水街東七

里

開 魚潭關在司城東二里 雪山關在司城東南一百二十里

赤水河關在司城東一百五十里

龍州宣慰司 萬寶保州之域 天文井兒分野 司秦時爲武庫地

漢爲於平道 屬廣漢郡 北都都尉治此 永平後置陰平郡 蜀漢



以除平屬益州府。楊傑字允禮所據魏得其地置江油  
 郡治江油縣。西魏無置龍川。隋為平武。唐改龍門。唐為龍  
 門。唐改平武。又改應寧郡。宋改政州。唐為龍門。唐為龍  
 本朝洪武七年改龍川。二十三年改龍川。唐為龍門。唐為龍  
 州。宣德七年改龍川。宣德七年改龍川。唐為龍門。唐為龍  
 川。宣德七年改龍川。宣德七年改龍川。唐為龍門。唐為龍  
 至大水坪。西番界三百里。南至成都府安縣界四百里。北至白  
 馬路長官司界三百一十里。自自治至南京八千八百里。至京  
 師一萬二千二百四十里。  
 青川字寨千戶所在司東一百二十里。  
 關 西字寨在司治西北。北維關在青川字寨千戶所  
 天全六步招討使司。萬貢渠州之南。元文井思分野。古蠻  
 之地。西魏為陽。地屬梁山。郡隋初屬雅州。唐為羅蒙州。  
 雅州。初為府。宋改雅州。元置。明初改雅州。唐為羅蒙州。  
 司屬三番等處宣慰司。後改六番招討司。又分置天全招討司。  
 本朝併天全六番招討使司。隸四川都司。東至雅州界五十里。  
 西至長河。宣慰司界一百四十里。南至雅州界經縣界六十  
 里。北至韓胡宣慰司界一百五十里。自自治至南京七千八百  
 四十里。至京師一萬一千二百四十里。  
 關 崇門關在司治西。崇石關在司治西七十里。

黎州安撫司。萬貢渠州之西。魏文井思分野。唐為羅蒙州。  
 地漢定西南夷。犍都為沈黎郡。唐置西部都尉。一治旄牛主  
 外夷。一治青衣主。漢氏並羅蜀郡。東漢西部都尉。犍都屬  
 宋齊並為沈黎郡。後周無置黎州。及沈黎郡。隋以犍都屬  
 唐置南蠻州。唐初無置黎州。及沈黎郡。隋以犍都屬  
 黎州。治漢源縣。宋屬成都路。元屬土蕃等處宣慰司。  
 本朝省漢源縣。改為黎州長官司。唐置黎州安撫司。東至坤天  
 山八十里。西至雅道長官司界一百三十里。南至越嶲衛界九  
 十里。北至雲南縣界二十里。自自治至南京七千九百九十里。  
 至京師一萬一千四百四十里。  
 關 大渡河守寨千戶所在司城西北。  
 黑崖關在司城西二十里。清溪關在大渡河外。  
 平茶洞長官司。萬貢渠二州之界。天文軫分野。戰國屬  
 中地。秦屬縣。唐屬武陵郡。三國吳為黔陽縣。地後周屬  
 州。隋屬巴東郡。唐武德初屬思州。天寶初屬寧遠郡。五代陷于  
 番宋置平茶洞。元初改漢江。延子平茶等處長官司。隸思州軍  
 民安撫司。本朝洪武八年改為平茶洞長官司。隸南陽宣  
 司十七年改直隸四川布政司。東至石耶長官司界一十里。南  
 至貴州鎮仁府烏里長官司界二十里。南至銅仁府界一百里。  
 北至南陽宣撫司界五十里。自自治至南京五千七百六十里。

至京師八千八百六十七里

松潘等處軍民指揮使司 萬安保州之境 天文背參分野 古氏  
是也 西漢始置護羌校尉 屬河關郡 晉屬汶山郡 宋雍州之統  
周置龍圖郡及扶州 治嘉城縣 隋以其地屬汶山郡 唐二縣唐  
初于嘉城置松州 後置都督府 元置龍州 明初後廢焉 松州  
廣德初陷于吐蕃 至元時始內附 奉朝供武十一年置松州  
衛 二十年改松州衛 廣氏民皆操使司 領千戶所一 在衛司十  
七 安撫司內東至龍州界一百九十里 西至吐蕃草地界四百  
八十里 南至嘉城守禦千戶所界二百里 北至岷州北州界  
八百六十里 自北治至南京八千二百五十五里 至京師一萬一千

四百七十里

古氏 嘉城長官司 順德鎮長官司 白馬驢鎮長官司  
阿古洞鎮長官司 山洞鎮長官司 北定鎮長官司  
西鎮長官司 者多鎮長官司 牟力結鎮長官司  
沙拉鎮長官司 祈命鎮長官司 勒都鎮長官司  
包藏鎮長官司 阿昔鎮長官司 思義兒鎮長官司  
阿明鎮長官司 瑪路鎮長官司 八郎安撫司  
麻兒西安撫司 阿同安撫司 若兒若安撫司  
小河守禦千戶所 在司城東一百九十里  
錢氏關 在司城西二十五里 西家關 在司城南三十里

公化關 在司南四十里 新塘關 在司城南七十里 歸化關

在司城南一百一十里 北定關 在司城南一百一十里 歸化關  
在司南一百五十里 堡山關 在司城東一十里 雲龍關 在  
司東三十里 風洞關 在司東五十里 黑松林關 在司城東  
七十里 三合關 在司城東九十里 小關子 在司城東一百  
二十里 鎮寧堡 在司城南五十五里  
嘉城守禦軍民千戶所 萬安保州之境 天文背參分野 古氏  
地 漢為繁陰縣 地屬蜀郡 晉屬汶山郡 後周置翼州 隋初以  
越屬會州 唐屬汶山郡 唐武德初始置翼州 武宗初改稱翼  
龍 元初復為翼州 領衛山 翼水 義和三縣 五代時宋元皆屬焉

嘉城守禦軍民千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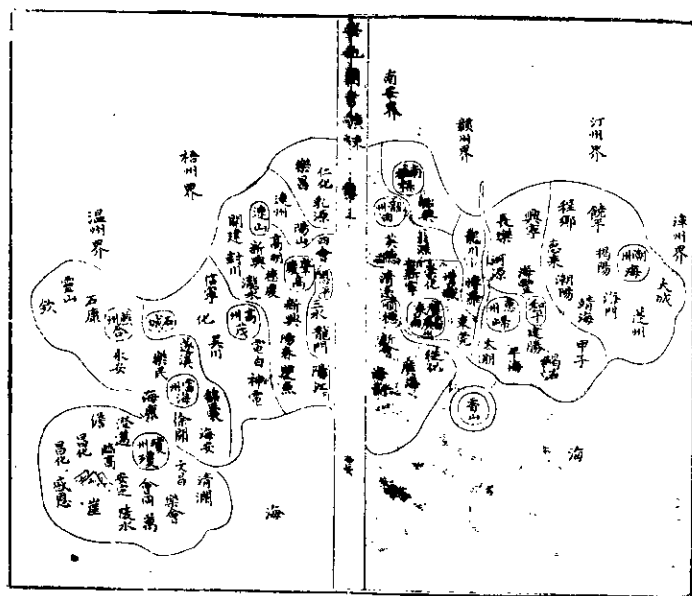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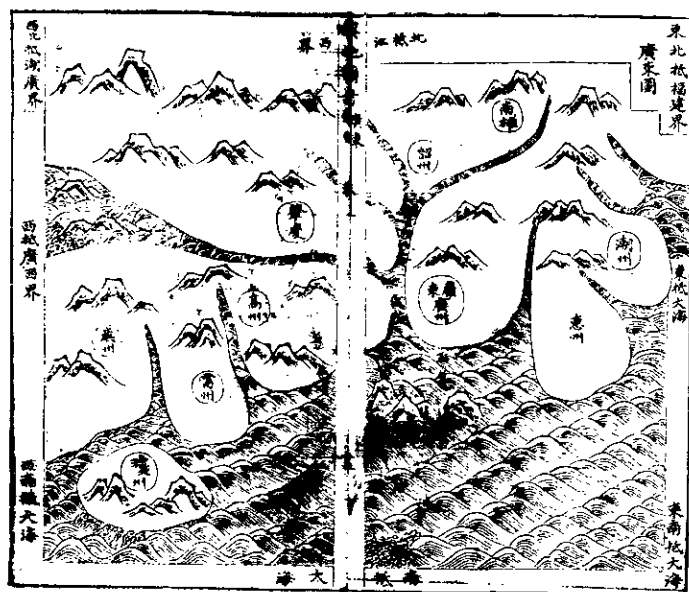
人所不置州縣 本朝洪武十一年 平定西蕃 置古翼州 翼  
縣 嘉城守禦軍民千戶所 設武備 二十五 改嘉城守禦軍民千戶所  
隸四川都指揮使司 領長官司二 東至犛牛山界 西至生  
番六十里 南至茂州界 北至松潘界 六十里 自所  
治至南京七千八百二十里 至京師一萬一千二百七十里  
嘉城長官司 在所城北一里 營都長官司 在所城南十五里  
關 南橋關 在所城南五里 小關 在所城東五里 奎溪橋關  
在所城南五里 中橋關 在所城南十五里 撤底關 在所城  
南三十里 永鎮橋關 在所城北四十里 鎮平關 在所城北

四川行都指揮使司 兵符詳州之據天戈井思分縣永西南夷  
 印都同地漢武帝起萬里侯伯都事縣晉統郡治會無錫宋  
 同之齊謂之獲郎後周置嚴州隋改西寧州後漢萬州治越萬  
 縣唐初置中都督府又改越萬郡至德初徙于吐蕃太和中國  
 洛臺登縣懿宗時為蠻酋所屠改此城曰建昌府而以白二  
 蠻寶之元置建昌路又主羅新靈縣司以統之諱四川行省  
 本朝置建昌衛設四川都司置建昌府諱四川布政司後廢府  
 為軍民指揮使司尋置行都司領衛六東至烏蒙府界五百里  
 西至常郎堡生吐蕃界五十里南至雲南武定府七百八十里  
 北至寧番衛界一百四十里自司治至南寧八千五百里至雲  
 南

師一萬一千五百里

建昌衛軍民指揮使司附都 建昌衛衛指揮使司附都  
 寧番衛軍民指揮使司在都司城北一百九十里 越萬衛軍  
 民指揮使司在都司城北二百八十里 撫井衛軍民指揮使  
 司在都司城西三百里 會川衛軍民指揮使司在都司城東  
 南五百里 寧樂衛州二千戶所俱在建昌衛北六十里  
 寧樂打冲河中前千戶所建昌衛南一百四十里 寧樂  
 德昌千戶所建昌衛南一百四十里 打冲河寧樂中左千  
 戶所在撫井衛北一百六十里 寧樂崑山橋千戶所在寧番  
 衛東一百二十里 寧樂德昌千戶所在會川衛西八十里

四川長官司在越萬衛南二百里 威越長官司在越萬衛東  
 南四百一十里 普濟長官司在越萬衛西南二百四十里  
 馬刺長官司在撫井衛南五百里 印都長官司在越萬衛東  
 關 雙橋關在撫井衛城東八十里 古得關在撫井衛西二百  
 八十里 永昌關在會川衛城西三十里 迷郎關在會川衛  
 南六十里 大龍關在會川衛西六十里 甸沙關在會川衛  
 北一百六十里 松平關在會川衛南一百八十里 沙哈關  
 羅羅關俱在寧番衛東一百七十里 北山關在寧番衛北二  
 十里 烏前關在寧番衛南五十里 九盤關在寧番衛東一  
 百八十里 刺伯關在越萬衛西北二十五里 小柏公嶺關  
 在越萬衛南三十里 青龍關在越萬衛東  
 在越萬衛北一百一十里 越萬關在越萬衛東  
 在越萬衛南一百一十里 越萬關在越萬衛東



廣東輿地考

廣東古百粵地。蓋王侯之外。為諸山。嶺。可以割。開。越。由。高。溪。可以。控。核。而。形。勝。亦。高。廣。海。一。帶。島。夷。之。國。數。十。離。時。之。山。沒。要。其。志。在。貿易。非。盜。虞。如。然。諸。部。之。民。情。山。海。之。利。四。林。不。動。惟。務。割。控。有。力。則。私。通。船。無。事。則。振。身。為。盜。格。鼓。之。勢。彌。滿。山。谷。凡。以。民。困。于。求。通。山。之。禁。久。弛。教。治。不。傳。而。大。紅。收。舉。之。過。也。且。容。各。格。紅。黃。綠。赤。在。焉。軍。旅。之。興。殆。無。寧。處。兵。種。供。饋。咸。以。特。之。地。產。珠。池。番。物。斯。基。本。民。用。所。稅。而。內。使。數。乘。餘。民。及。病。之。故。外。資。富。饒。之。名。而。內。實。困。者。廣。東。是。也。

輿地考

卷十

廣東輿地考

廣東古百粵地。漢置交州。郡刺史。案。舉。南海。等。郡。而不。常。所。治。史。後。宋。交。州。道。治。焉。唐。貞。觀。中。置。嶺。南。道。開。元。中。置。嶺。南。道。採訪。處。置。使。治。南。海。後。分。為。嶺。南。東。道。仍。舊。治。宋。置。廣。南。東。路。經。略。安。撫。司。以。廣。州。守。臣。兼。領。又。置。提。巡。刑。獄。司。治。韶。州。元。置。廣。東。道。宣。慰。司。及。廣。政。廣。訪。司。于。廣。州。又。置。海。北。海。南。道。宣。慰。司。及。廣。政。廣。訪。司。于。雷。州。江。西。行。中。書。省。本。朝。改。置。廣。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廣。州。韶。州。南。雄。惠。州。潮。州。肇。慶。高。州。雷。州。瓊。州。十。府。置。廣。東。都。指。揮。使。司。領。廣。州。右。廣。州。前。廣。州。後。海。南。廣。海。清。遠。惠。州。碣。石。肇。慶。雷。州。

海南神電潮州廣州十五衛增城新會新會陽江德慶韶州南

雄七守禦千戶所置廣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分嶺南嶺北嶺西

海南海北五道無容諸府州衛所三司並治廣州府

廣州府 高貴楊州之南境天文牛女分野春秋為南越地唐于

此置南海郡後趙怡據其地漢武帝時封平之楚粵王封于

交州刺史東漢末遷交州治焉三國吳又遷交州治龍編而

于此置廣州梁陳並置都督府隋置經管府唐改南海郡置

置廣州經管府置大都督府唐末置清海軍節度宋為廣州府

海軍大鎮初置馬帥府元置廣州路本朝改廣州府領一

縣十五東至惠州府博羅縣界二百二十里西至肇慶府

界二百二十里南至海州三百四十里北至韶州府界

界三百五十里自廣德至南京四千三百九十里並置縣八

百三十五里

連州在府城西北五百六十里 南海縣附郭 番禺縣附郭

崇化縣 順德縣在府城西八十里 東莞縣在府城東南二

百六十里 增城縣在府城東一百九十里 香山縣在府城

南一百五十里 新會縣在府城南二百三十里 清遠縣

在府城北二百五十里 新安縣 龍門縣 陽山縣在州東

北二下三府州 新會縣 陽山縣在州西二百九十里

二水縣

廣州左衛在府城內近北 廣州右衛在左衛西 廣州府  
衛在左衛南 廣州後衛在右衛南 南海衛在東莞縣治南  
廣海衛在新會縣南一百五十里 清遠衛在清遠縣治南  
增城守禦千戶所在增城縣治南 新會守禦千戶所在新會  
縣治東 東莞守禦千戶所在東莞縣治南 大鵬守禦千戶  
所在東莞縣東南四百里 香山守禦千戶所在香山縣治東  
連州守禦千戶所在連州府西  
連州關在陽山縣 陽山關在陽山縣北當騎山嶺路  
逆龍寨在博城縣北一百里 白沙寨在番禺縣界內  
韶州府 為首揚州之域 天文牛女分野 秦漢為百粵地 戰國屬  
楚 秦為南海郡 漢初屬南粵 武帝平南粵 置曲江陽二縣  
漢江陽郡 統于韶州 東漢至始興郡 三國吳分置始興郡治  
曲江縣 劉宋改廣興郡 隋以其地屬廣州 唐置韶州 治曲江 昇  
改東衡州 貞觀初改為韶州 屬韶州 天寶初改為始興郡 五  
代時屬南漢 宋仍置韶州 屬廣州 東元改置韶州 宋  
本朝洪武初改為韶州府 領縣六 東至東莞府界 與縣界一百  
五十里 西至廣州府陽山縣界 四百五十里 南至廣州府清遠  
縣界 三百七十里 北至廣州府桂陽縣界 二百二十里 自府  
治至南京三千五百九十里 至京師七千三百五十五里  
由仁化縣附郭 樂昌縣在府城西北八十里 仁化縣在府城

東北八十里 乳源縣在府城西一百里 翁源縣在府城東  
南九十里 英德縣在府城西南二百二十里  
韶州守禦千戶所在府治東南  
南雄府 為首揚州之域 天文牛女分野 戰國地屬楚 秦屬南海  
郡 漢屬建陽郡 三國吳置始興郡 治曲江 此地屬粵 宋屬廣  
興郡 隋屬廣州 唐初屬韶州 南漢置泮州 宋為南雄州 隸廣南  
西路 元改置南雄府 本朝洪武初改為府 府領縣二 東至江  
西 韶州府信豐縣界 二百四十里 西至韶州府曲江縣界 一百  
四十里 南至韶州府龍南縣界 三百里 北至江西南安府大庾  
縣界 八十里 自府治至南京三千三百里 至京師六千七百四  
十里 創置 秦 漢 魏 晉 宋 齊 梁 陳 隋 唐 宋 元 明 清 各代  
沿革 詳見 卷一百一十五  
仁化縣 在府城西一百一十里  
韶州府 為首揚州之南 天文牛女分野 秦為南海郡 地漢初屬  
南越 國漢後屬南海郡 宋屬南海郡 東官二郡 宋置仁化縣 隋置  
韶州 治歸善縣 大業初改龍川縣 唐武德初復置韶州 屬嶺南  
道 天寶初改海豐縣 宋天禧中改海豐縣屬廣州 東至東莞府  
界 與縣界一百五十里 西至海豐縣界 二百五十里 南至海  
豐縣界 一百一十里 北至江西韶州府龍南縣界 六百三十里 自府  
治至南京四千九百里 至京師八千三百四十五里

海豐縣在府城西北三十里 海豐縣在府城  
 東三百里 河源縣在府城西北一百五十里 龍川縣在府城  
 東北四百里 長樂縣在府城東北四百八十里 興寧縣在  
 府城東北五百五十里 和平縣 永安縣 長寧縣俱新設  
 惠州衛在府治西南 碣石衛在海豐縣東南一百六十里  
 河源守禦千戶所在河源縣治東 龍川守禦千戶所在龍川  
 縣治西 長樂守禦千戶所在長樂縣治東 平海守禦千戶  
 所在府城南二百里 海豐守禦千戶所在海豐縣治東  
 甲子門守禦千戶所在海豐縣東南八十里已上四所濱海  
 紫千戶所在海豐縣南八十里已上四所濱海

潮州府 高貢楊州之域 天大率分分野古為閩越地 宋屬南  
 郡漢初屬南越武帝平南越後屬南海郡晉咸和中屬東寧郡  
 義熙末又分立義安郡梁無異東陽州後改瀛州隋置潮州  
 海陽縣唐武德中復為潮州天寶初改潮陽縣乾元初復為潮  
 州五代時屬南漢宋開寶中平其地仍為潮州 隸廣東東  
 至元中改置潮州 本朝洪武二年改為潮州府 領縣十  
 至海岸一百五十里西至惠州海豐縣界二百五十里南至海  
 岸一百五十里北至揭建汀州府上杭縣界三百一十五里自  
 府治至南京六千五百八十里至京師九千七百四十七里  
 潮陽縣在府城南一百三十里 揭陽縣在府

城西七十五里 程鄉縣在府城西北三百里 饒平縣在府  
 東二百八十里 大埔縣在府東一百一十里 惠來縣在府  
 南一百一十里 澄海縣在府治 平遠縣 普寧縣俱新設  
 肇慶府 高貢楊州之南境 天文牛女分野 秦秋時為百粵地 秦  
 為南海郡地 漢武帝平南粵為蒼梧合浦二郡地 三國吳及晉  
 屬蒼梧郡 劉宋已廢 建郡治四會縣 梁置高要郡 治高要縣 唐  
 屬端州 唐改信安郡 唐復置端州 又于四會縣置高要州 屬  
 南道 貞觀中改為貞州 宋置興慶軍 唐置重和初改為肇慶  
 先至元中改置肇慶路 隸廣西 尋復隸廣東  
 本朝洪武元年改為肇慶府 領州二縣十二東至廣州府南境

縣界九十里 西至廣西梧州府蒼梧縣界四百里南至高要縣  
 界自縣界六百里北至廣州府清遠縣界一百七十五里自府  
 治至南京四千二百六十里至京師七千四百二十里  
 德慶州在府城西北一百三十里 羅定州新設 高要縣附屬  
 四會縣在府城西北一百三十里 新興縣在府城南一百四十  
 里 陽春縣在府城南二百四十里 陽江縣在府城南三百  
 四十里 高明縣在州南一百五十里 封川縣在州西一百  
 二十里 開建縣在州西北三百一十里 東安縣新設  
 西寧縣新設 廣寧縣在府西北八十五里 黑平縣在府南  
 二百七十里

望慶衛在府治東 德安守禦千戶所在州治東 寧德縣  
 會千戶所在縣治西 新興守禦千戶所在縣治西 寧德縣  
 赤千戶所在縣治東 陽江守禦千戶所在縣治東 寧德縣  
 朗千戶所在陽江縣東南五十里 寧德縣  
 縣西一百二十里  
 高州府 古越地 天文牛女分野 秦為南海郡 地 漢為合浦郡 之  
 高州縣 三國吳置高涼郡 後又置高涼郡 隋置高涼郡 治高涼  
 縣 唐武德中復置高州 天寶初改高涼郡 乾元初復為高州 治  
 電白縣 五代時為南漢所據 宋景德中併入賓州 尋置高州 元  
 改置高州 治電白縣 本朝洪武初 陳高州府 治電白縣 名 縣 領

州一縣 五東至望慶府陽江縣界一百九十里 西至廣州府石  
 塘縣界二百四十里 南至海岸二百五十里 北至廣西梧州府  
 岑溪縣界一百五十里 自府治至南京五千四百八十里 至京  
 師八千六百四十七里  
 化州在府城南九十里 茂名縣附郭 電白縣在府城東  
 北四十五里 信宜縣在府城北八十五里 吳川縣在州城  
 南七十里 屬化州 石城縣在州城西一百一十里  
 神電衛在電白縣東南一百八十里 高州守禦千戶所在  
 府城內北 信宜守禦千戶所在信宜縣治東北 寧川守禦  
 千戶所在吳川縣東南 守鎮石城千戶所在石城縣治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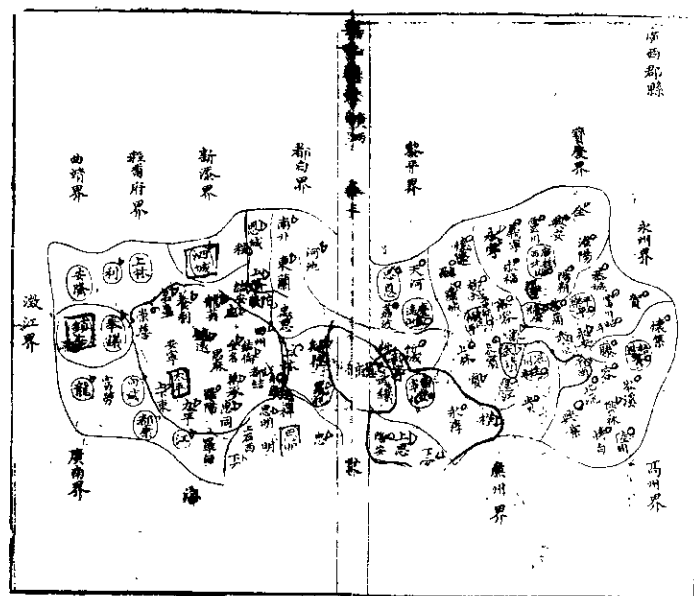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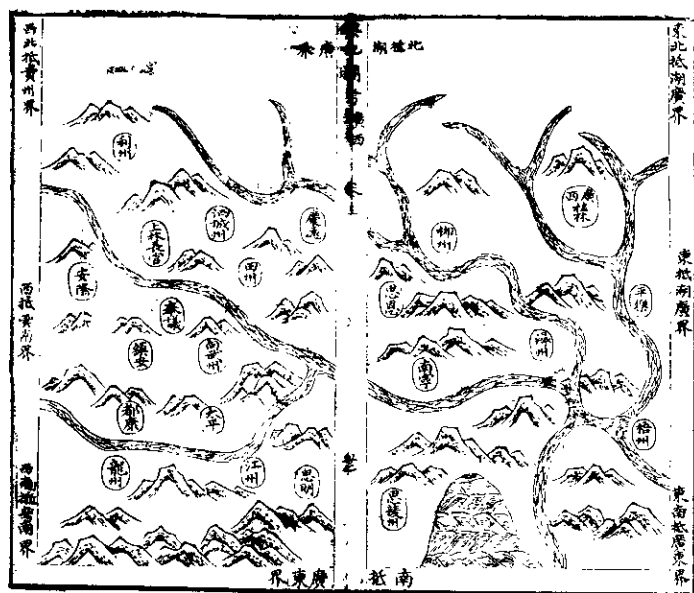
北額寨在電白縣治 那黎寨在茂名縣 銅洲寨在吳川  
 縣南四鄉  
 廣州府 古南粵地 天文翼轸分野 秦為象郡 地 漢武平南郡 置  
 合浦郡 三國吳改珠官郡 劉宋于郡置越州 隋改潯州 尋改合  
 州 又復為合浦郡 治合浦縣 唐貞觀中改為潯州 因郡有大  
 洞故名 宋徙州治長沙 改置太平軍 尋改為潯州 元置潯州路  
 本朝改為潯州府 又改為潯州府 洪武十四年復為府  
 領州一縣 二東至化州石城縣界一百三十里 西至廣西上思  
 州界三百三十里 南至海岸八十里 北至廣西南寧府橫州界  
 二百六十里 自府治至南京五千六百二十里 至京師九千六

五里  
 欽州在府城西一百四十里 合浦縣附郭 靈山縣在府城  
 二百一十里  
 潯州衛在府治東 永安守禦千戶所在合浦縣東六十里  
 欽州守禦千戶所在州城內 守鎮靈山千戶所在靈山縣東  
 關 如昔寨在欽州西一百六十里 交趾界上寨據大山之頭 每  
 安險阻 鹿井寨在合浦縣  
 雷州府 古粵地 天文牛女分野 秦為百粵 漢三郡 此屬吳郡 漢  
 為徐聞縣 屬合浦郡 隋改為合州 治海康縣 唐武德間復置南  
 合州 貞觀初改為東合州 尋改為雷州 因郡有雷 雷水故名 天



寶初改爲海康縣。至德初復爲雷州。五代時屬南漢。宋隸廣南  
 西路。元置雷州路。本朝改爲雷州府。領縣三。東至海岸一十  
 里。西至海岸二百里。南至海岸二百里。北至高州府石城縣界  
 三百二十里。南府治至南寧五千五百九十九里。至京師九千  
 四十里。  
 海康縣附郭。遼溪縣在府城北一百八十里。徐聞縣在府  
 城南一百五里。  
 雷州衛在府城東。海康守禦千戶所在海康縣西一百七  
 十里。樂民守禦千戶所在遼溪縣西南一百九十里。海安  
 守禦千戶所在徐聞縣西二十里。錦囊守禦千戶所在徐聞  
 縣北。前考與中。卷三。  
 縣東一百里。  
 瓊州府。古尊地。天文牛女分野。漢武帝南寧。置珠崖儋耳二郡。  
 昭帝罷儋耳。併入珠崖。昭帝劉罷珠崖。東漢置珠崖縣。隸  
 合浦郡。三國吳置珠崖郡。治徐聞縣。晉省入合浦。梁置崖州。及  
 珠崖郡。治義倫縣。隋置珠崖郡。又置儋耳臨振二郡。唐置崖州  
 及儋振等州。後又增置瓊州。治陵山縣。天寶初改瓊山縣。乾元  
 初復爲瓊州。五代時屬南漢。宋初爲瓊州。大觀初以黎母山置  
 鎮州。及靖海軍節度。政和初以其地及軍歸瓊州。屬廣南西路。  
 宣和中改瓊管。在撫都峯。元改置瓊州路。屬海北海南道。宣統  
 司。尋改乾寧軍民安撫司。

本朝初爲瓊州。尋陞爲府。領州三。縣十。東至海岸四百九十里。  
 西至海岸四百一十里。南至海岸一千一百三十里。北至海岸  
 一十里。自府治至南寧六千四百四十五里。至京師九千四百七  
 十里。  
 瓊州在府城西南三百七十里。萬州在府城東南四百七十  
 里。崖州在府城南一千四百一十里。陵山縣附郭。澄邁  
 縣在府城西六十里。臨高縣在府城西一百八十里。定安  
 縣在府城南八十里。文昌縣在府城東一百六十里。會同  
 縣在府城東南二百九十里。曾會縣在府城東南三百九十五  
 里。昌化縣在府城南二百九十里。崖州。陵水縣在州城  
 南六十里。屬萬州。定恩縣在府城西北三百二十里。屬崖州。  
 海南衛在府城西。鎮州守禦千戶所在州城西。萬州守  
 禦千戶所在州治西。崖州守禦千戶所在州治西。清瀾守  
 禦千戶所在文昌縣東南三十里。昌化守禦千戶所在昌化  
 縣治北一十里。南山守禦千戶所在陵水縣治西南。



廣西布政司  
 廣西古百粵地漢領于刺史二州刺史唐以其地隸嶺南道後  
 分爲嶺南道廣德初置桂管都防禦觀察使宋屬廣南西  
 路置經略安撫司以轄江守臣無領又置提點刑獄司治象州  
 元置廣西沿江道置總司及嶺南廣西道肅政叅訪司于靜江  
 俱隸湖廣行省車丘末攝于靜江置廣西等處行中書省  
 本朝置廣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桂州柳州慶遠平樂梧州  
 潯州南寧太平思恩四州思明鎮安十二府江州泗城奉議思  
 陵利州龍州向武都康八州置廣西都指揮使司領桂林右桂

廣西布政司  
 廣西古百粵地漢領于刺史二州刺史唐以其地隸嶺南道後  
 分爲嶺南道廣德初置桂管都防禦觀察使宋屬廣南西  
 路置經略安撫司以轄江守臣無領又置提點刑獄司治象州  
 元置廣西沿江道置總司及嶺南廣西道肅政叅訪司于靜江  
 俱隸湖廣行省車丘末攝于靜江置廣西等處行中書省  
 本朝置廣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桂州柳州慶遠平樂梧州  
 潯州南寧太平思恩四州思明鎮安十二府江州泗城奉議思  
 陵利州龍州向武都康八州置廣西都指揮使司領桂林右桂

本朝改桂林府領州二縣七東至湖廣永州府道州界六百里  
 西至海州府南平縣界三百五十里南至柳州府馬平縣界二  
 百六十里北至湖廣廣德府武岡州界三百八十里自府治至  
 南寧四千二百九十五里至京師七千四百六十二里  
 全州永寧州即古之理定古田二縣臨桂縣附郭興安  
 縣在府城北一百三十里靈川縣在府城西北五十二里  
 陽朔縣在府城南一百四十里永福縣在府城西南一百里  
 義寧縣在府城西北八十里灌陽縣在府城南九十里屬全

本朝改桂林府領州二縣七東至湖廣永州府道州界六百里  
 西至海州府南平縣界三百五十里南至柳州府馬平縣界二  
 百六十里北至湖廣廣德府武岡州界三百八十里自府治至  
 南寧四千二百九十五里至京師七千四百六十二里  
 全州永寧州即古之理定古田二縣臨桂縣附郭興安  
 縣在府城北一百三十里靈川縣在府城西北五十二里  
 陽朔縣在府城南一百四十里永福縣在府城西南一百里  
 義寧縣在府城西北八十里灌陽縣在府城南九十里屬全

縣屬在興安縣西南一十七里 昭蒙關在陰陽縣東六十

江蘇省城內城隍廟

府治宛平縣唐置昭州元平樂縣尋改昭州府屬南道五代時  
 屬南宗宋屬昭州屬廣南西路元改平樂府本朝因之領州  
 一縣七縣至廣東廣州府連山縣界五百里南至梧州府蒼梧  
 縣界四百二十里西至桂林府陽朔縣界六十里北至桂林府  
 灌陽縣界三百四十里自府治至南京四千四百六十里至京  
 師七千六百四十二里

有縣守禦千戶所在寶縣南

附註 萬宜荊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周爲百粵地屬桂縣  
 中從交州治此隋爲蒼梧縣屬封州唐屬韶州昇以縣置梧州  
 五代爲南漢宋平嶺南仍爲梧州元改置梧州路  
 本朝爲梧州府領州一縣九東至廣東肇慶府封川縣界三十  
 里西至潯州府南平縣界二百四十五里南至廣東高州府信  
 宜縣界一百八十里北至平樂府賀縣界二百七十里自府治  
 至南寧五千九十五里至京師八千二百六十二里  
 府治在府城西北三百三十里 管轄附郭 龜鎮縣府

[illegible]

天門關在北流縣西一十里  
古百粵地天文巽終分野秦為桂林郡也漢屬鬱林蒼  
於二師縣分鬱林于此蒼桂平郡隋屬鬱林縣唐屬蒼州尋置  
州治桂平縣後徙海江縣元置海州縣本朝洪武元年以

一、梧州永淳縣劉爲南寧府今領州一縣二、東定梧州府藤縣  
 有一百六十五里。西至南寧府宣化縣界五百一十八里。南至  
 梧州府容縣界一百八十里。北至柳州府武宣縣界一百八十  
 里。自府治至南京五千五百五十里。自府治至嘉寧節八千五百  
 四十五里。  
 武靖州 桂平縣附郭 平南縣在府城東一百三十里  
 貴縣在府城西一百四十里  
 梧州街在府治西 來溪街在貴縣西北 寧樂貴縣中前  
 千戶所在縣治西 甸世軍民千戶所在貴縣北門外

官府 官府揚州之東連天竺縣轄分路周爲有身地  
 南粵爲桂林郡地漢爲鬱林郡之領方鎮地晉分置晉興縣  
 初置南寧州唐改邕州屬廣西院後改開寧州又置建武軍節  
 度宋初爲邕州隸廣南西路元爲邕州路唐改爲南寧路  
 本朝改南寧州領州三縣四東安柳州府賓州界一百二十里  
 西至太平府羅陽縣界六十里南至廣東廣州府欽州界一百  
 三十里北至歸慶州直隸界七十里自府治至南京六千四百  
 一十里至京師九千二百七十里  
 上思州 新寧州 欽州在府城東二十里 宣化縣附  
 郭 武緣縣在府城北八十里 隆安縣 永淳縣在州西一  
 百三十里屬橫州  
 武寧衛在府治東 銅象衛在橫州治東 武緣守禦千戶  
 所在此縣縣治西  
 開 崑崙關在崑崙山 永平寨在府十里 合江鎮在府城西  
 五十里 橫山寨在府境  
 太平府 古南寧地漢屬交趾郡魏屬江晉改夷獠居之唐屬  
 羅州州隸邕州都督府其後或置或廢宋平嶺南于左右二江  
 溪洞立五寨其一曰太平與古邕連隆永平橫山四寨各領州  
 縣洞屬邕州建武軍節度元初仍爲五寨後置太平路于麗江  
 以控制左右巔洞州縣 本朝改爲太平府初治隆永寨後

縣 一守禦太平府後千戶所在府治東  
 州府 古百粵地漢屬交趾郡唐隸邕州都督府宋改置邕州  
 屬邕州橫山寨元改置田州改軍民總管府本朝改田州府  
 省來安州入焉領州四縣一東是南寧府界五百三十里西至  
 泗城縣界一百十里南至奉議州界一里北至慶遠府東蘭  
 州界二百五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七千五百二十里至京師一  
 萬一千三百三十里  
 上隆州在府城北八十里 恩城州在府城北二百五十里  
 潯德州在府城東北三百里 果化州在府城東南四百二十

里 上林縣在府城東南三百八十里  
 恩明府 古百粵地漢屬交趾郡唐置恩明州隸邕州都督府  
 一東至廣東南寧州界三百里西至交趾界一百三十里南至恩  
 陵州界八十里北至江州界四十里自府治至南京六千三百  
 六十里至京師九千五百二十七里  
 恩州在府城東 橫州在府城南 西平州在府城西 西南  
 恩明州在府城西北 上石西州在府城西 下石西州在府  
 城西 恩祥縣在府城西北  
 恩寧府 古百粵地漢屬交趾郡唐置恩寧州隸邕州都督  
 府宋隸邕州通遠鎮元屬田州路 本朝初因之 永樂三年改  
 隸廣西布政司正統五年改為恩寧府尋改恩寧軍民府編戶  
 二十里至柳州府上林縣界二百五十里西至田州府界北  
 州界一百六十里南至南寧府武緣縣界一百二十里北至慶  
 遠府河池縣界一百七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七千五百里至京  
 師一萬一千三百里  
 鎮安府 古百粵地漢屬交趾郡宋于候安洞建右江鎮安宣撫  
 司元改鎮安府 本朝洪武二年以舊府僻遠移建縣州改  
 鎮安府編戶二里東至向武州界八十里西至交趾廣源州界  
 三百五十里南至都康州界六十里北至恭城州界四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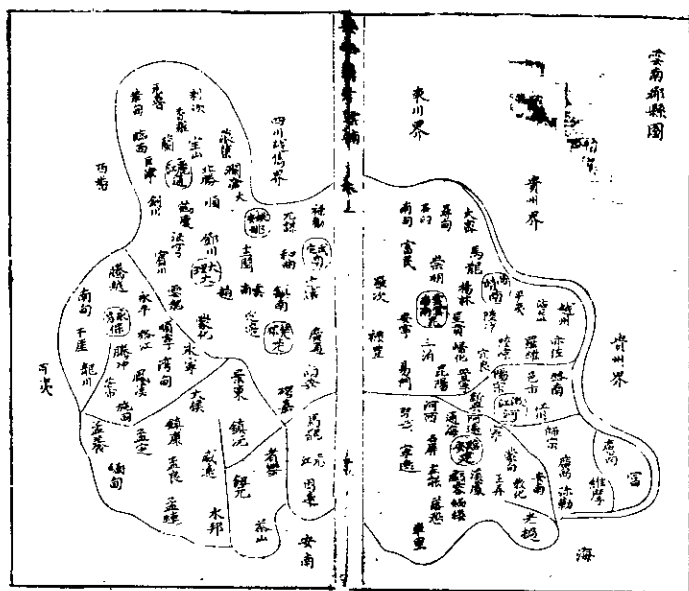
府治至南京七千六百五十里至京師一萬一千五百里  
 泗城州 古百粵地漢屬交趾郡宋德泗城州隸邕州都督府  
 隸田州路 本朝泗城州移治潯州隸廣西布政司編戶二里  
 領縣一東至東蘭州界三百里西至上林長安司界一百二十  
 里南至田州府界一百八十里北至永寧州界一千里自州治  
 至南京七千六百里至京師一萬一千四十五里  
 程縣在州城東北  
 開 廣博關在州境  
 利州 古百粵地漢屬交趾郡魏置利州宋建利州屬邕州橫山  
 寨元因之 本朝改隸廣西布政司編戶一里東至泗城州界  
 八十里西至安隆衛司界一百五十里南至田州府界二百  
 五十里北至永寧州界九百里自州治至南京七千六百里至  
 京師一萬一千四十五里  
 秦 鎮州 古百粵地漢屬交趾郡宋置秦鎮州初為靜江軍節度  
 使後屬廣西經略安撫司元屬廣西兩江道宣慰司  
 本朝洪武五年省入來安府七年復置二十八年改置秦鎮衛  
 嘉祿衛後置州在隸廣西布政司通遠鎮田州府界一十里西至  
 田州府界一十五里南至欽安府界一百二十里北至田州府  
 界一里自州治至南京七千五百一十里至京師一萬九百三  
 十五里

荆州 古百粵地漢屬交趾郡宋置向武州魏橫山塞元魏  
 州路 本朝洪武初改置向武軍民千戶所三十三年羅所後  
 置州直隸廣西布政司領縣一東至田州府上林縣界五十里  
 西至修安府界一百二十里南至太平府鎮遠州界七十里北  
 至田州府界一百二十里自州治至南京七千五百里至京師  
 一萬九百四十五里  
 富寧縣在州城北三十里  
 都康州 古百粵地漢屬交趾郡宋置都康州魏橫山塞元屬西  
 州路 本朝初因之尋為夷獠所據三十二年復置直隸廣西  
 布政司東至龍英州界二十里西至鎮安府界二十里南至龍  
 英州界五里北至向武州界五里自州治至南京七千五百五  
 十里至京師一萬九百九十五里  
 龍州 古百粵地漢屬交趾郡宋置龍州魏太平寨元屬萬平府  
 本朝洪武初復為州魏太平府九年改直隸廣西布政司編戶  
 五里東至太平府界二百里西至上下陳州界四十里南至恩  
 明府界一百四十里北至安平州界一百八十里自州治至南  
 京七千一百一十五里至京師一萬五百六十里  
 江州 古百粵地漢屬交趾郡魏江陽宋置江州魏古霸寨元屬  
 思明府 本朝洪武初因之二十年改直隸廣西布政司編戶  
 三里領縣一東至恩州界一百二十里西至龍州界九十里南

至恩明府界一百里北至太平府界一十五里自州治至南京  
 七千里至京師一萬四百四十五里  
 羅西縣在州城東北  
 恩陵州 古百粵地漢屬交趾郡宋置恩陵州屬永平寨元屬恩  
 明府 本朝洪武初省入思明府二十一年後建直隸廣西布  
 政司編戶二里東至恩州界四十里西至思明府界七十  
 里南至交趾界三百六十里北至思明府界一百二十里自州  
 治至南京六千四百八十里至京師九千九百二十七里  
 上林長官司 古百粵地漢屬交趾郡宋元魏上林洞屬河池州  
 本朝永樂七年建上林長官司直隸廣西布政司東至河池州  
 界一百里西至安隆官司界二百五十里南至雲南廣南府  
 富州界一百五十里北至河池州界一百五十里自州治至南  
 京七千四百里至京師一萬八千四百五十五里  
 安隆長官司 古百粵地漢屬交趾郡元為河池州地  
 本朝永樂元年建安隆長官司直隸廣西布政司東至河池州  
 界四十里西至雲南廣南府界六百里南至上林長官司界二  
 百里北至貴州宣慰使司界八百里自司治至南京八千一百  
 二十里至京師一萬一千五百六十五里







雲南布政司  
雲南古昆明之南境。為徽外夷地。漢置益州郡。領于益州郡刺吏。自唐至宋。為蒙氏氏民所據。元置雲南諸路行中書省。及蕭政應訪司于中慶。又置曲靖等路宣慰司。尋而曲靖臨安等處宣慰司于臨安。大理金齒等處宣慰司都元帥府于今處。  
本湖政置雲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雲南大理臨安楚惟辦江廣西廣南鎮沅蒙化景東永寧順寧一十二府。曲靖地安鶴慶武定尋甸卷江元江七軍民府。北勝一州。者緬甸馬龍他郎甸二長官司。崇慶孟定孟良乃府。並養軍民指揮使司。車里木邦老撾緬甸八百大甸。並宣慰使司。千崖南甸龍三宣撫司。鎮

建寧軍雲南都督司。最置寧州宋家並為建寧郡。附屬  
 府初後置後為南詔蒙氏所據。改為善闡府。歷郡越勝三武  
 大理段氏以高王并領善闡牧。世有其地。元初置善闡府。  
 府界改置中慶路。本朝改雲南府。領州三縣十。東至澂江府  
 恩安縣界一百八十里。南至澂江府河陽縣界一百二十里。西  
 至恩安府廣通縣界五百五十里。北至尋甸軍民府界二百一  
 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七千二百里。至京師一萬六百里。  
 嵩明州在府城東北一百二十里。晉寧州在府  
 里。安寧州在府城西南八十里。昆陽州在府  
 十里。昆明縣附郭。富民縣在府城西北九十里。宜良縣  
 在府城東南一百五十里。楊林縣在州東南四十里。歸化  
 縣在州北二十里。呈貢縣在州北六十里。羅次縣在州北  
 九十里。穀豐縣在州西一百八十里。三治縣在州西北七  
 十里。易門縣在州西一百五十里。  
 街 雲南左衛在府治東。雲南右衛在府治南。雲南中衛在  
 府治東南。雲南前衛在府治西南。雲南後衛在府治東南。  
 廣南衛在府治東南。宜良守禦千戶所在宜良縣西。  
 安寧守禦千戶所在安寧州治西南。易門守禦千戶所在易  
 門南三十里。嵩明治。楊林守禦千戶所在楊林縣東五十  
 里。十八寨守禦千戶所。

金馬關在金馬山下。臨難關在臨難山北麓。  
 大理府 為賓梁州之界。天文井鬼分野。漢武帝開西南夷。此為  
 益州郡。舊唐屬黔州。宋孫吳陳仍置雲南永昌郡。屬黔州。唐  
 南詔。唐諸郡皆屬賓州。宋孫吳陳仍置雲南永昌郡。屬黔州。唐  
 麟德初。于昆明之橋樑川置姚州都督府。治雲南。唐  
 未。蒙舍詔皮羅閣併蒙詔。越祈詔。浪穹詔。浪詔。詔五  
 詔合為一。號南詔。治太和城。至開羅風。號大蒙國。又至牟牟  
 再徙羊苴咩城。即今府城。號大體國。其後蒙詔。越祈政。楊  
 千貞。五胡篡奪。至五代晉。改號平濤之更。號大理國。元改附  
 立上下二萬戶府。至明開改置大理路。本朝洪武十五年改  
 路為府。領州四縣三。六官司一。東至姚州界二百四十  
 里。西至永昌府永平縣界一百八十里。南至蒙府界二百一  
 十里。北至鶴慶府界一百二十里。自府治至京師一萬一千四  
 百五十里。至南京八千里。  
 趙州在府城南二十里。鄧州在府城北七十里。雲龍州  
 在府城西南六十里。賓川州在府城西南。雲南縣在州  
 內一百里。浪官縣在州西十五里。十二關長官司在府城  
 東三百里。  
 街 大理衛在府治南。洱海衛在雲南縣治西。  
 龍首關在點蒼山北。龍尾關在點蒼山南。



徽州府 為黃梁州之界。天文井先分野。古西南夷。後周楚為漢

國地。漢元封初置俞元縣。屬益州郡。蜀漢屬建寧郡。張屬南寧

州。隋置昆州。此地屬焉。唐為南寧昆二州。地天寶末漢于雲。號

羅伽。初唐些雲居之後。為號雲所奪。南詔蒙氏于此置河陽

郡。宋時大理段氏析雲為三部。曰雅宗。曰休制。曰步雄。共步雄

部。後居羅伽。句者號羅伽部。元置羅伽萬戶府。存改置改江

雲南行都。本朝改徽州。領州二縣。四東至廣。州界二百里。南至

界二十五里。北至雲南府宜良縣界五十五里。自府。至南寧

七千三百里。至京師一萬七百四十五里。

新興州在府西一百二十里。路南在府東一百三十里。

河陽縣在府南。江川縣在府東南九十里。陽宗縣在府北四

十里。邑市縣在州北八十里。

街。紫化樓在府治東。

某東府。古拓南地。唐南詔蒙氏為銀生府之地。為滿德羅

所居。後金齒白蠻侵奪其地。宋時大理段氏莫能發。元討平之。

尋置開南州。據威楚縣。本朝改為景東府。領編戶八里。東至

楚雄府楚雄縣界三百二十里。西至大德州界三百六十里。南

至威遠州界四百里。北至楚雄府定遠縣界二百里。自府治至

南京一千一百八十里。至京師一萬一千六百五十里。

開 景東府在府北

景東府在府南一百里。安定關在府北一百五十里。

景東府。宋時名特磨道。機智高之商居之。元至元間。立廣南西

道宣撫司。領路城等五州。後宋安路。其路成上林羅佐五州。

州。領安寧及富二州。本朝洪武中置廣南府。親領編戶。西

州。一東至廣西泗城州界一百二十里。西至廣西府界。西

界一百五十里。南至古熟野界六十里。北至泗城州界二百

四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七千九百九十里。至京師一萬一千四

百三十里。

富州在府東二百里。

廣西府。為黃梁州之界。天文井先分野。古漢國東南境。漢為益州

郡。唐屬南寧州。宋時大理段氏莫能發。元討平之。

尋置開南州。據威楚縣。本朝改為景東府。領編戶八里。東至

楚雄府楚雄縣界三百二十里。西至大德州界三百六十里。南

至威遠州界四百里。北至楚雄府定遠縣界二百里。自府治至

南京一千一百八十里。至京師一萬一千六百五十里。

江寧州在府城北八十里 領州在府城西九十里

鎮江府 古西南極邊地 漢唐雖置 府時仍沿舊名 宋初改爲鎮江府 其後金黃白夷侵奪 其地宋時大理氏莫能復元初

內附屬威遠州 後置蓋縣 屬元江路 本朝洪武米改置鎮

江州 永樂初陞爲府 親領編戶五里 領長官司一處 至者樂白

長官司界二百里 西至景東府界三十里 南至威遠州界三十

里 北至建雄府南安州界三百里 自府治至南京八千六百里

至京師一萬二千四百五十里

江寧長官司在府城東北二百五十里

水寧府 昔名羅羅 地接土酋 又名茶藍 唐時屬南詔蒙氏 後

爲唐些蠻所據 宋時屬大理段氏 元時內附 尋置茶藍管民官

後改置永寧州 屬北勝府 本朝洪武中爲州 屬威遠府 二十

九年改屬瀾滄衛 永樂四年 雖爲府 親領編戶四里 領長官司

四處 至四川什邡司境界一十五里 西至麗江軍民府界一

百四十里 南至瀾滄衛界一百五十里 北至西番

界三百三十里 自府治至南京八千六百六十里 至京師一萬

二千一百里 判次和長官司在府東北二百四十里 革甸長官司在府西

長官司在府北三百八十里

臨寧府 本建寧之地 名慶寧 宋以前不通中國 雖蒙氏改民亦

不能馴 元泰定間始內附 天曆初置鎮寧府 并置慶寧縣

本朝洪武十五年仍置府 後省縣入府 編戶二里 東至發德府

界一百八十里 西至清江州界二百八十里 南至孟定府界四

百七十里 北至金齒永平縣界四百二十里 自府治至南京八

千一百八十里 至京師一萬一千六百二十里

曲靖軍民府 萬貢梁州之界 天文井尾分野 漢爲益州 郡味縣

地 野漢改置建寧郡 治味後分置興古郡 治律高 昔二郡俱屬

寧州 梁時有蠻獠者據其地 後分東西二蠻 而曲靖爲西蠻

置鎮寧府 治味後分置興古郡 治律高 昔二郡俱屬

寧州 梁時有蠻獠者據其地 後分東西二蠻 而曲靖爲西蠻

置鎮寧府 治味後分置興古郡 治律高 昔二郡俱屬

寧州 梁時有蠻獠者據其地 後分東西二蠻 而曲靖爲西蠻

置鎮寧府 治味後分置興古郡 治律高 昔二郡俱屬

寧州 梁時有蠻獠者據其地 後分東西二蠻 而曲靖爲西蠻

二百七十里 南寧縣附郭 亦佐縣在府城東二百五十里  
 趙州街在府城西 平夷街在雷州南一百二十里  
 五里 馬龍字禦千戶所在州路北 烏撒街後千戶所在雷  
 州西北 該貴州烏撒街  
 關 白水關在府城東八十里 保順關在平夷街城北二里  
 宣威關在平夷街城北一十五里 木客關在陸涼州西二  
 里 石嘴關在陸涼州北二十里 天生關在陸涼州南九  
 里 分水嶺關在馬龍州西南二十里 二又口關在馬龍州  
 東二十五里  
 姚安軍民府 本漢國地 漢為弄棟縣 屬益州 魏改弄棟縣  
 蜀漢屬雲南郡 唐置姚州府 以其代多姓姚故名 天寶間南詔  
 蒙氏改為弄棟府 宋時段氏改姚州 元立姚州 所屬姚安  
 州屬大理路 後陞姚安路 本朝改路為府 後又改姚安軍  
 府 領州一縣 一東至武定軍民府 元謀縣界三百二十里 西至  
 大理府雲南縣界一百八十里 南至楚雄府鎮南州界一百三  
 十里 北至北勝州界四百五十里 自府治至南京七千七百六  
 十五里 至京師一萬一千二百一十里  
 姚州附郭 大地縣在府城北三十里  
 守禦姚安千戶所在府城北 姚安中屯千戶所在縣城東

武定軍民府 為貴州之界 天文井鬼分野 古漢國 漢屬益  
 州 蜀漢屬建寧郡 隋為昆州 唐屬戎州 都督府 後為蒙氏  
 所據 宋時大理段氏使烏蠻阿剌治此 其後南詔法瓦漫威得  
 納夷歷共龍等 以其遠種羅摩為部名 元初內附 置羅摩  
 州 後得仁德于矣二部 更置羅摩路 後改武定路  
 本朝改武定軍民府 領州二縣 五東至雲南府富民  
 州界一百五十里 西至楚雄府定遠縣界三百里 南至雲南府  
 羅次縣界六十里 北至龍江軍民府通安州界二百五十里 自  
 府治至南京七千三百九十里 至京師一萬八百二十里  
 和由州在府城西南三十里 標勳州在府城東北五十里  
 南甸縣附郭 元謀縣在州西北一百七十里 石嘴縣在州  
 西東二里  
 守禦軍民府 古漢國地 晉置刺蠻居此 魏仲劉溫源 後為  
 名斯丁者奢之共後遂號斯丁部 後諸詔又為仁地 詔云

氏為軍師氏改仁德縣元初內附置仁德縣戶府後改仁德  
府領馬英等二縣本朝改馬軍民府尋者二縣入馬龍  
領馬英等七縣東至馬龍軍民府界九十里南至馬龍軍  
民府馬龍州界六十里西至武定軍民府界一百五十里北至  
四川東川軍民府界一百一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七千八十里  
至常山馬英等二縣  
大軍對在府城內太保關守禦千戶所在府東南七十里  
江軍民府為貴州之界天文井元分野漢為越馬益州二  
郡地屬牂牁永昌陽屬益州唐同之太和以後改于黎為越  
析詔提屬南詔于此置麗水節度宋時為麻些蠻酋聚結所

大理英祿有元初討平之置茶罕章宣慰司尋改麗江軍  
民總管府設府置宣慰司本朝改麗江府尋改軍民府領  
州四縣一東至馬龍陰街縣界一百八十里西至西番浪  
江二百里南至馬龍軍民府界七十里北至永寧府界  
司界界百五十里自府治至南京八千三百里至京師一萬一  
千七百六十里  
通安州府城在山州府城東二百四十里蘭州在府西  
三百六十里在甘肅州在府西北三百里臨西縣在府西北  
四百六十里  
石門縣在府西三百六十里

江軍民府台西南安祿邊之虎唐時南詔蒙氏以馬英等  
度徒自壁蘇張周段等十姓戍之又開威遠等處置威遠  
和從後據其地宋時據智高之靈寬居于此後為度使徒  
暨諸部所有元時內附置元江馬龍戶府後于威遠更置元江  
領馬英等馬龍等屬廣西元江等處宣慰司本朝改元  
江府永樂初改元江軍民府領長官司一東至北安府石屏州  
界一百一十里西至恩安縣界三百里南至馬龍安祿  
它南長官司界二百一十里北至馬龍他南長官司界二百  
一十五里  
自府治至南京七千八百四十里至京師一萬一千一百七  
十五里

蒙氏府一東至大理府趙州界三十八里西至順寧府界一百  
十里南至騰越府界七十里北至大理府太和縣界  
一百一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七千九百七十里至京師一萬一千  
一百一十里  
蒙氏府在府城東左右中前後五所中左千戶所  
中右千戶所中前千戶所  
永昌軍民府東至蒙氏府界三百六十里西至騰越府界二百  
三十里南至南州界二百七十里北至大理府雲龍州界一  
百二十里自府治至南京八千三百六十五里至京師一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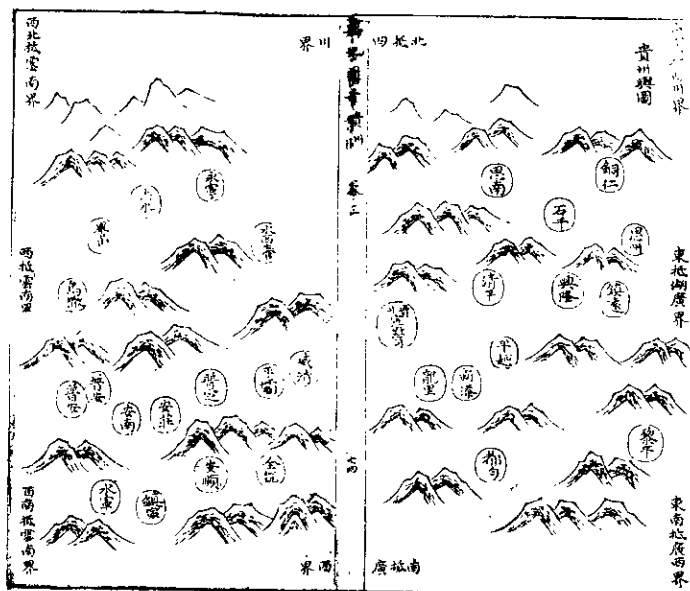
州界四百三十里有司治至南京七千八百里至京師一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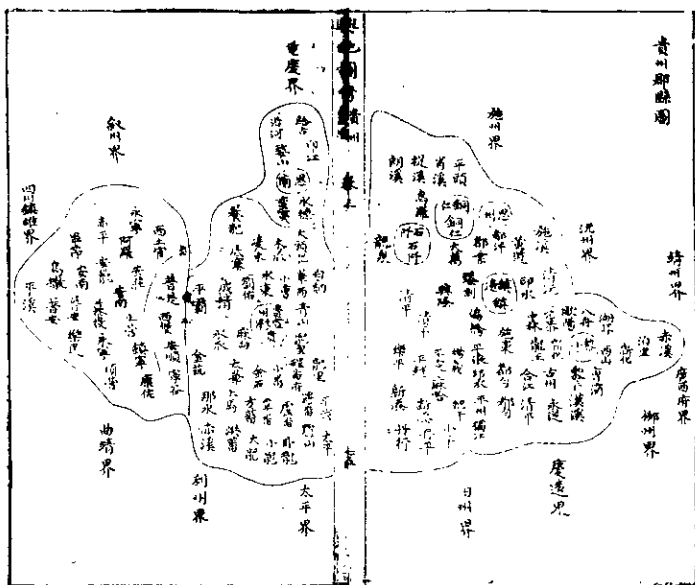
百二十里北至大理府雲南州界一百二十里自司治至南京





潯州編戶五里東至大猷州界南至鎮康州界西至金甌  
 甸長官司界北至順寧府界自州治東北至布政司二十程轉  
 達于京師  
 鎮康州 蠻名石叢。本黑焚所居元時內附置鎮康路軍民總管  
 府領三甸。本朝初為鎮康府尋改為州編戶六里東至金甌  
 甸南至孟定府界西至金甌路江安撫司界北至大猷州界自  
 州治東北至布政司二十三程轉達于京師  
 大猷州 蠻名孟姑白夷所居元時內附屬麓川路。本朝洪武  
 二十四年置大猷長官司後改為州編戶四里東至金甌路  
 南至鎮康州界西至潯州界北至順寧府界自州治東北至  
 布政司二十三程轉達于京師  
 鉅元長官司 蠻名也元自古不通中國。本朝宣德七年撫  
 附置鉅元長官司東至元江軍民府界南至車里金甌使司界  
 西至威遠州界北至臨安思陀甸長官司界自司治北至布政  
 司一十六程轉達于京師  
 定市長官司 其地舊曰怒謀曰大姑賊曰小姑賊即唐史所謂  
 茫施蠻也元時內附置茫施路軍民總管府領二甸。本朝洪  
 武十五年置茫施府正統九年改置芒市長官司東至鎮康州  
 界西南俱至隴川宣撫司界北至金甌路江安撫司界自司治  
 東北至布政司二十三程轉達于京師





貴州府圖考

貴州古西南夷羅施鬼國地也里蠻夷五國漢燒山管峒地麻寨利夷性狡詐始有基馬故酒城其後何腐戶則宇在永寧芒部盤據廣土驍伏北麓則憂崇節思南石泉銅仁歙縣界鎮草而播與之開鶴張殺突胎患深沈地難東川烏蒙諸部師妹輝緣舞典川潮河其穴害而軍民歲計又大平仰於二省兵荒交值時有弗繼之憂且水西番安就里諸苗富甲他夷地連肘腋遠毒首禍患一初故如氣稅之資不志格開而事疆奪職乃其兵端焉然夷苗自相剪伐資因格以時撫定不足煩國家力也

貴州布政司

貴州本西南夷羅施鬼國地元于此置八番順元等處軍民憲使司都元帥府

本朝洪武初以其地分隸湖廣四川雲南三省改司永樂中二年始置貴州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貴州宣慰使司及恩州南鎮志石屏銅仁黎平六府普安永寧鎮寧安順四州并金甌安撫司置貴州都指揮使司領貴州貴州前番定新添平越龍里都勻畢節普安威清安南安莊清平平塘獨山懷遠水永寧興隆一十八衛普市黃平二守禦千戶所置貴州等處提刑按察司分貴寧新鎮二道無容諸司府州衛所三司並諸司貴州宣

司馬

陽府 為賓制渠二州之南境。天文參井分野。本西南夷地。宋開寶間置大興谷縣總管府。嘉定間移府于今司治。元改置順元寺路軍民安撫司。屬八番領元等處軍民宣慰司。初隸四川行省。後改隸湖廣行省。本朝洪武初。改置貴州宣慰使司。隸四川布政司。永樂十一年。改隸貴州布政司。舊領長官司。湖廣宣慰四年。又以貴州衛所轄長官司十三。隸馬今領長官司。石古三。隸一。東至龍里衛界五十里。南至。北至。二百五十里。至京師七千六百七十里。自府治至南京四百

貴州宣慰使司在府治西  
水東長官司在府城北三里 中曹堡夷長官司在宣慰司城  
北十五里 青山長官司在宣慰司城東北四十里 銅佐長  
官司在宣慰司城北五十里 龍里長官司在宣慰司城東五  
十里 白納長官司在宣慰司城東北七十里 威寨長官司  
在宣慰司城北一百里 華西堡夷長官司在宣慰司城東北  
一百五十里 養龍坑長官司在宣慰司城北二百五十里  
上馬橋長官司在宣慰司城南七十里 小程番長官司在宣慰  
司城南七十里 盧番長官司在宣慰司城南八十五里  
程番長官司在宣慰司城南八十五里 拿番長官司在宣慰

司城南九十五里 方番長官司在宣慰司城南九十五里  
洪番長官司在宣慰司城南九十五里 外龍番長官司在宣慰司  
城南一百里 金石番長官司在宣慰司城南一百里  
小龍番長官司在宣慰司城南一百三十里 大龍番長官司在宣  
慰司城南一百一十里 羅番長官司在宣慰司城南一百一  
十五里 盧山長官司在宣慰司城南一百五十里  
貴州衛在府城西 貴州衛在府城北  
思州府 建為黔中地 秦屬黔中郡 漢以後屬武陵郡 唐為思州  
地 後改州為軍 夷都元為思州軍民安撫司地 本朝洪武初  
分置思州宣慰司 永樂中改為思州府 領長官司四 東至湖廣

貴州宣慰使司在府治西  
威州府 北州界九十里 西至鎮遠府界一百里 南至黎平府界  
北至銅仁府界一百二十里 自府治至南京四千二百里 至  
京師七千七百二十里  
都坪城夷漢蠻夷長官司附都 都素夷長官司在府城西  
六十里 施溪長官司在府城南一百四十里 黃連漢長官  
司在府城南一百二十里  
平溪關在府城東北三十里 黃土川在府城南二十五里  
點島關在府城東北六十里  
思南府 為賓制渠二州之南境。天文參井分野。本西南夷地。宋開寶間置大興谷縣總管府。嘉定間移府于今司治。元改置順元寺路軍民安撫司。屬八番領元等處軍民宣慰司。初隸四川行省。後改隸湖廣行省。本朝洪武初。改置貴州宣慰使司。隸四川布政司。永樂十一年。改隸貴州布政司。舊領長官司。湖廣宣慰四年。又以貴州衛所轄長官司十三。隸馬今領長官司。石古三。隸一。東至龍里衛界五十里。南至。北至。二百五十里。至京師七千六百七十里。自府治至南京四百

已未府署置州治縣州縣奉改爲州後改爲縣府署置州治縣州縣奉改爲州後改爲縣府署置州治縣州縣奉改爲州後改爲縣  
 廣州後改爲州元興思州軍民安撫司降改爲司隸州廣行  
 府本朝洪武初改思州爲宣慰使司隸州廣布政司正德十  
 年改爲府隸貴州布政司領長官司五縣一東至銅仁府界三  
 百九十里西至四川播州宣慰使司界四百里南界石阡府界  
 一百四十里北至四川涪州彭水縣界六百五十里自府治至  
 南京四千四百五里至京師七千三百九十五里  
 水德長官司在府治北 步美長官司在府治南 思印江長  
 官司在府城東三十里 沿河姑溪長官司在府城北二百一  
 十里 朗溪賀美長官司在府城東四十五里 整川縣在府  
 城北二百四十里  
 關 永勝關在南治東 武勝關 水關俱在南治內 太平關  
 在南治北  
 鎮遠府 爲貴州州南境爲爲盤龍大田溪洞元初置鎮遠沿邊  
 溪洞招討使後改鎮遠府屬思州軍民宣撫司 本朝洪武五  
 年改爲鎮遠州隸湖廣布政司永樂十一年置鎮遠府隸貴州  
 布政司正統中省鎮遠州領長官司二縣二東至思州府界一  
 百二十里西至興隆衛界一百二十里南至播州容山長官司  
 界六十里北至石阡府界一百八十里自府治至南京四千四  
 百里至京師七千九百三十里

宣撫司官在府治西六十里 印水十五洞蠻夷長官司在  
 府城東八十里 鎮遠縣則都 施秉縣在府西南四十五里  
 鎮遠衛在府治東 清浪衛在府東九十里 偏橋衛在府  
 西六十里三衛俱隸湖廣都司 緣到洞橫坡等處長官司隸  
 鎮遠衛  
 關 東關在府治東 北津關在府治北 油榨關在府西二十  
 里 伏溪關在府東三十里 竟逢關在府西五十里 梅溪  
 關在府東六十里 鷓鴣關在府東七十五里 欄橋關在府  
 西七十五里 紫洞關在府西北八十里  
 石阡府 爲貴州州南境元置石阡等處長官司隸思州軍民宣  
 撫司 本朝永樂十一年改石阡府隸貴州布政司領長官司  
 四東至銅仁府提溪長官司界一百八十里南至鎮遠府鎮遠  
 縣界一百七十里西至四川播州餘慶長官司界一百六十五里  
 北至思南府水德江長官司界一百二十里自府治至南京四  
 千五百里至京師七千七百六十里  
 石阡長官司附都 苗民長官司在府西北八十里 葛彰葛  
 南長官司在府西一百里 龍泉坪長官司在府西一百二十里  
 銅仁府 爲貴州州南境天文星分野古爲溪蠻地元置銅仁大  
 小江等處軍民長官司隸都雲安撫司後改隸思州  
 軍民安撫司 本朝洪武初改銅仁長官爲永樂十二年增置

分七十里南至黃道溪長官司界七十里西至恩南府恩印江  
 長官司界二百里北至四川邑市長官司界二百六十里自府  
 治至南京四千二百七十里至京師七千八百里  
 銅仁長官司附郭 有溪長官司在府西一百里 提溪長官  
 司在府西一百四十里 大萬山長官司在府西二百里  
 烏羅長官司在府城西二百里 平頭若可長官司在府北一  
 百三十里  
 平府 為貴州州麓 天受翼軫之餘 其地在夜郎之旁 漢屬  
 牂牁郡五代時恩州四代據其地宋屬湖北路孫洞各授土人  
 為蠻夷官掌之元吳澤順等處軍民長官司隸恩州宣撫司  
 平朝洪武中仍置蠻夷長官司又增立五開衛以鎮之屬恩州  
 宣慰司永樂十年改置黎平新化二府屬貴州布政司宣德末  
 以新化府省入黎平領長官司十三縣一東至湖廣靖川界二  
 百四十里西至鎮遠府印水長官司界三百六十里南至廣西  
 柳州府羅成縣界五百里北至湖廣辰州府沅州界四百里自  
 府治至南京二千七百五十里至京師六千二百里  
 潭溪蠻夷長官司在府西南十里 八甲蠻夷長官司在府北  
 一百二十里 洪舟洞蠻夷長官司在府城東一百五十里  
 曹洞洞蠻夷長官司在府城南三十里 古州蠻夷長官司在

府城六十里 苗山陽洞蠻夷長官司在府城東南一百里  
 銅耳蠻夷長官司在府城北一百三十里 亮寨蠻夷長官司  
 在府城北一百里 歐陽蠻夷長官司在府城北九十里  
 新化蠻夷長官司在府城西六十里 中林驗洞蠻夷長官  
 司在府城西北一百里 赤溪洞蠻夷長官司在府城西北  
 二百里 龍里蠻夷長官司在府城西北九十里 永稅縣在  
 府城南六十里  
 五開衛在府治東北 銅鼓衛在湖耳長官司西二衛俱隸  
 湖廣都指揮使司 黎平守禦千戶所在府城西南二十里  
 中朝守禦千戶所在洪州洞蠻夷長官司西南 新化亮寨守禦  
 千戶在新化長官司東 隆里守禦千戶所在龍里長官司  
 北屯千戶所在新化長官司西南三十里並所隸鎮五  
 諸葛亮寨在亮寨長官司西  
 井安州 為貴州州界天文井里分野 古夜郎地秦為黔中地漢  
 牂牁郡 蜀漢為牂牁郡地屬牂牁郡唐武德中置西平州貞觀  
 中改為盤州 魏戎州都督府宋氏時為南詔東鄰東蠻烏蠻居  
 之號于夫部其後蠻酋阿宋號諸部尋復于夫部元時內附  
 置于夫萬戶府尋改置普安縣隸雲南行省 本朝洪武初改  
 普安軍民府隸雲南布政司後改普安軍民指揮使司隸雲南



都司年改隸貴州都司永樂元年改善安撫司屬晉安衛  
三年改為州隸貴州布政司東至楚定衛界一百九十里西至  
管南平夷衛界一百一十里南至雲南廣南衛界四百五十里  
北至貴州宣慰使司界五百五十里自州治至南京五千三百  
里至京師八千四百里  
普安衛在州治南 縣民守禦千戶所在州城西南九十里  
平夷守禦千戶所在州城西一百里 孟廣守禦千戶所在州  
城東南一百六十里 普安守禦千戶所在州城東南三百二  
十里以上四衛皆屬安撫司  
開 芭蕉關在州城東八十五里 分水嶺關在州城西一百一  
里 地屬普安衛  
永寧州 古為普寧地也永寧州屬雲南善定衛後改屬湖  
廣行省 本朝洪武十四年屬晉安衛民府後廢屬四川晉  
寧衛守備指揮使司正統三年改屬貴州布政司親領六寨後  
領長官司二東至鎮寧州界二十五里西至慕捷長官界四  
十里南至廣西泗城州界一百六十里北至安順州寧谷長官  
司界三十里自州治至南京四千八百三十里至京師八千二  
百五十里  
慕捷長官司在州西一百七十里 頂營長官司在州南一一  
五十里

普安 古為普寧地元始置鎮寧州屬雲南善定衛  
本朝洪武十四年屬晉安衛民府後廢屬四川晉寧衛  
指揮使司正統三年改屬貴州布政司親領六寨及長官司二  
東至廣安長官司界三十里南至永寧州界三十里西至永寧  
州界五十里北至寧谷長官司界二十五里自州治至南京四  
千八百六十里至京師八千二百二十里  
十二營長官司在州北三十里 廣安長官司在州東四十里  
安順州 古為麓服地元置晉安州屬雲南善定衛 本朝洪武  
十六年改安順州屬普安府十八年改屬四川晉寧衛民指  
揮使司正統三年改屬貴州布政司親領十四寨及領長官司  
縣地屬普安衛  
東至金龍安撫司界七十里西至普安縣長官司界三十里  
南至金龍安撫司界五十里北至鎮寧州十二營長官司  
界七十里自州治至南京四千九百一十里至京師八千二百  
九十里  
寧谷長官司在州西南二十里領二十九寨 西堡長官司  
在州西南二十里  
金龍安撫司 古為麓服地元始置金龍府屬順元衛路  
本朝洪武十年改為金龍安撫司屬四川貴州衛軍指揮使  
司正統四年改屬貴州布政司領十寨及長官司三東至貴州衛界一  
百里西至安順州界五十里南至普安縣大龍長官司界北至

平煥衛界俱五十里。自司治至南京四千八百六十里。至京師  
八千二百四十里。  
木衣長官司在步機司東一百里。麻將長官司在安撫司東  
一百一十里。大華長官司在安撫司東一百二十里。  
定衛軍民指揮使司。古羅甸國後為羅思德可喇苗蠻成  
居號普里部。元初內附。置萬戶。改普定府。領安順永寧鎮寧習  
安四州。屬雲南行省。尋改府為路。屬曲靖等路宣慰司。後屬湖  
廣行省。本朝洪武十四年。置普定府。屬四川布政司。尋置  
普定衛。十八年。府廢。二十五年。改置普定衛軍民指揮使司。仍  
屬四川。正統三年。改屬貴州都司。東至平煥衛界六十里。西至  
安撫衛界四十里。南至金甌安撫司界二百二十里。北至貴  
州宣慰司界二百七十里。自衛治至南京四千六百四十里。至  
京師八千二十里。  
新添衛軍民指揮使司。古麓腹地。宋嘉泰初。土官宋永清克服  
麥新等處。以其子朱勝守之。乃改麥新為新添。元置新添葛蜜  
安撫司。屬湖廣行省。後改屬雲南行省。本朝洪武四年。置新  
添長官司。十三年。增置新添千戶所。屬四川貴州衛。二十三年。  
改所為衛。二十九年。改為新添衛軍民指揮使司。永樂中。改屬  
貴州都司。領長官司五。東至平煥衛界八十里。西至龍里衛界  
六十里。南至龍里衛太平代界九十里。北至杉木箐界五十里。

自衛治至南京四千七百三十里。至京師八千六百六十里。  
新添長官司。時都。小平代長官司。在衛城西南五十里。  
把平寨長官司。在衛城南六十里。丹平長官司。在衛城西南  
一百里。丹行長官司。在衛城西南一百五十里。  
蘭谷忙關。在衛城東一百五十里。覽城關。在衛城西南十五里。  
平煥衛軍民指揮使司。古蠻夷地。名黎峨里寨。居代叛服不常。  
本朝洪武十四年。始置平煥衛軍民指揮使司。領長官司五。屬  
四川布政司。後改屬貴州都司。三十年。分清平定二長官司。  
屬清平衛。今領長官司一。東至清平衛界六十里。西至  
南至新添衛界六十里。西至四川播州軍務安撫司界一百二  
十里。北至貴州安撫司界一百二十里。自衛治至南京四千六  
百七十里。至京師八千二百里。  
楊義長官司。在衛城東三十里。  
關武勝關。在衛城南二里。通津關。在衛城西南二十里。  
羊陽關。在衛城東南二十里。  
龍里衛軍民指揮使司。古西南邊徼。歷代以來。蠻苗各據其地。  
元始置平煥等處長官司。屬新添葛蜜安撫司。本朝洪武四  
年。于此置龍里縣。十九年。改縣置龍里衛。屬貴州衛。二十年。置龍里  
衛軍民指揮使司。屬貴州都司。領長官司二。東至新添衛界三  
十里。西至貴州衛界二十五里。南至大平成長官司界六十里。

北至貴州宣慰司界二十里自衛治至南京師八百里  
至京師八千三百八十五里  
平伐長官司在衛城東南六十里 大平伐長官司在衛城南  
八十里  
關 長衛關在衛城西一十七里 龍驤關在衛城東二十里  
都勻府 古西南夷元置都雲安撫司屬雲南行省  
本朝洪武十六年仍置都雲安撫司二十三年改置都勻衛軍  
民指揮使司領都勻等七屯官司屬四川布政司永隆十七年  
始治七長官司改屬貴州布政司而本衛屬貴州都司無領長  
官司今令設為都勻府領州二縣一東至四川播州宣慰司界  
二百二十里西至龍里衛平伐長官司界一百二十里南至廣  
西慶遠府南丹州界三百一十里北至平越衛麻哈長官司界  
百里有府治至南京四千七百一十五里至京師八千二百  
四十五里  
獨山州在府城南一百五十里 麻哈州 清平縣在清平衛  
城 都勻長官司在府城南七里 邦水長官司在府城西二  
十里 平浪長官司在府城西五十里 平洲六洞長官司在  
府城西南一百里 合江州陳索湖土長官司在府城東二百  
里原獨山州 豐寧長官司在府城南二百二十里屬獨山州  
平定長官司屬麻哈州 崇平長官司屬麻哈州

都勻衛在府治  
平定關在府城北二十五里 威鎮關在府城西四十里  
平定關 本鎮設西南夷地元為順元等路宣慰司地 本初初  
為貴州宣慰司地洪武十五年于烏撒軍民府地置烏撒衛十  
六年從此改置軍民衛隸貴州都司東至赤水衛界六十里西  
至烏撒衛界一百里南至水西衛界二百二十里北至四  
川松潘軍民府界八十里 自衛治至南京六千三百九十里至  
京師九千五百六十里  
關 善欲關在衛城南五里 木橋關在木橋山二關 安鶴關  
在衛城南三十里 七星關在衛城西九十里  
安撫衛 本貴州宣慰司地 本朝洪武二十一年置威清府屬  
州衛二十三條改置威清府衛輝使司隸貴州都司東至貴  
州宣慰司界十里西至平陽衛界三十五里南至金筑安撫司  
界八十里北至水西鴨池河界九十里 自衛治至南京四千九  
百四十里至京師八千三百六十里  
安撫衛 本元永寧鎮寧二州地屬善安路 本朝洪武二十三  
年置安撫衛使司隸貴州都司領千戶所一東至永寧州  
界一百九十里西至安順州而堡長官司界一百二十里南至  
安南衛界一百四十里北至貴州宣慰司界三百里 自衛治至  
南京四千九百二十里至京師八千三百里

開香嶺守禦千戶所。在衛城南五十里。  
清平衛。古西南地。歷代未列郡邑。本朝始開其地。置清平堡。

孫改置清平衛指揮使司。隸貴州都司。領長官司一。東至四川。  
播州宣安長官司界六十里。南至平越衛界六十里。西至平越。

衛楊義長官司界五十里。北至龍角寨界三十里。自衛臨至南。

京四千七百里。至京師八千二百里。

清平縣在衛城南一里。屬都勻府。平定長官司在衛城南六

十五里。屬都勻府。

關。錫場關在衛城南一十里。羅冲關在衛城北。羅冲山。

平壩衛。古西南夷地。

東至威清衛界四十五里。南至金龍安撫司界四十里。西至普

定衛界三十里。北至蒙楚地界三十里。自衛治至南。東四千六

百七十里。至京師八千五百里。

關。烏鳴關在衛城南二里。

普市守禦千戶所。古蠻夷之境。唐元和中置蘭州。元為永寧縣

地。本朝洪武四年。屬四川永寧安撫司。二十二年。以地當滇

貴之要衝。置普市守禦千戶所。隸貴州都司。東至四川永寧宣

撫司界一百里。西至永寧宣撫司九姓長官司界一百四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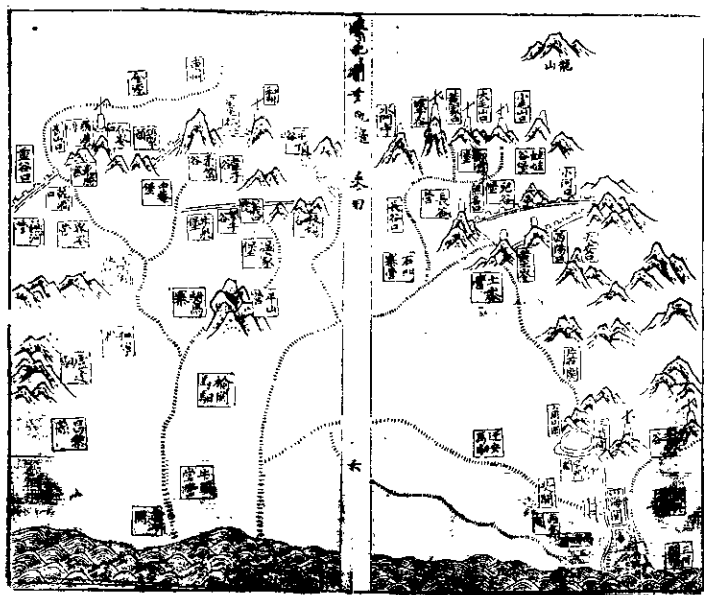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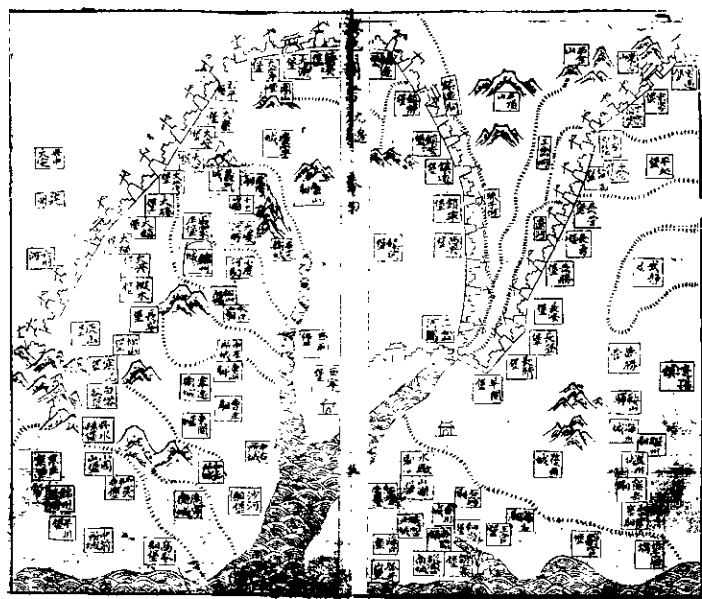
南至赤水衛摩尼千戶所界。北至永寧衛界。俱五十里。自所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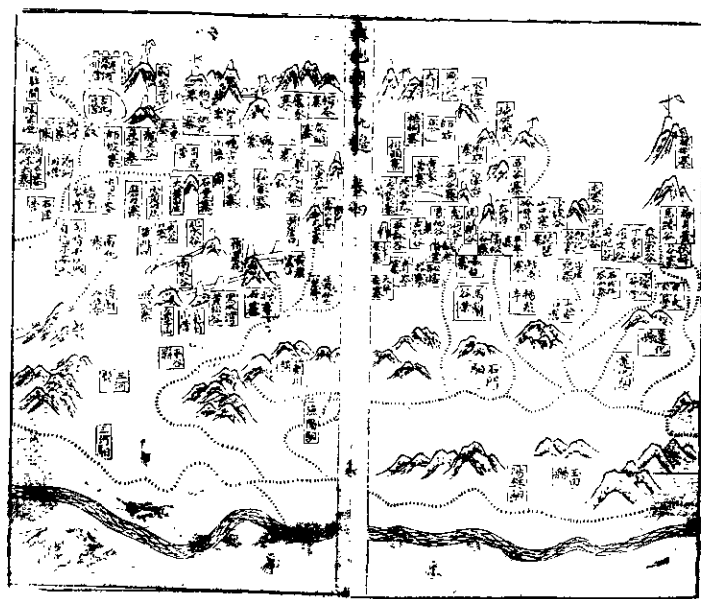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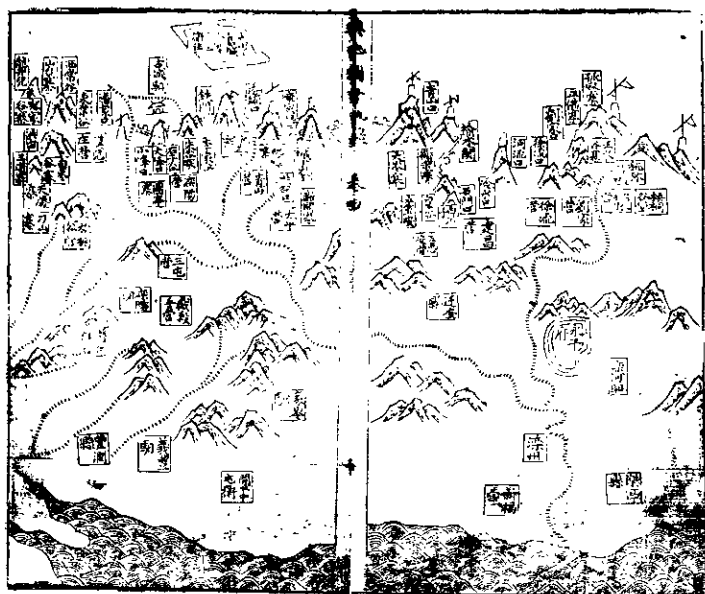
至南京四千八百八十里。至京師八千二百五十里。

國家建都燕京三面臨海防遠大計○初以遼東大寧宮  
府大同甘肅寧夏為六鎮○後益以蔚州○榆林○固原○為九處○每邊各  
設重兵○統以大將○則以偏裨○監以憲臣○鎮以開府○聯以總督○無事  
則重地防守○有事則將勇為援○地險形勝○力可備○偏且周○矣○無何○當  
事失策○屬制斷○斷大寧宮○而蔚州○通三○望河○塞而遼東○懷河○套○喜  
石陝○右○路○西○河○棄○石○州○府○至今○日○者○似○昔○開○塞○而○鐵○嶺○破○潘○陽  
鴻○遠○焉○失○又有○快○手○以○送○廣○寧○者○惜哉○全○無○缺○之○天下○虧○損○此  
一○隅○也○用○是○然○則○九○邊○則○于○後○庶○有○志○傳○籌○者○披○圖○而○得○其○概○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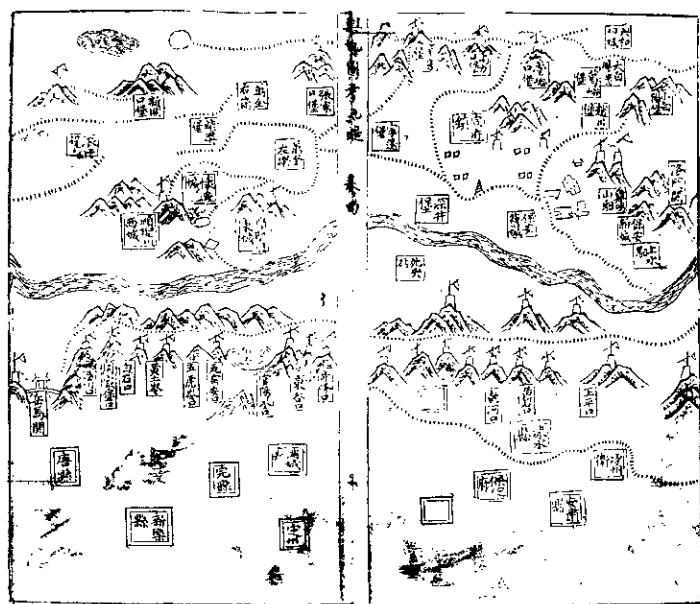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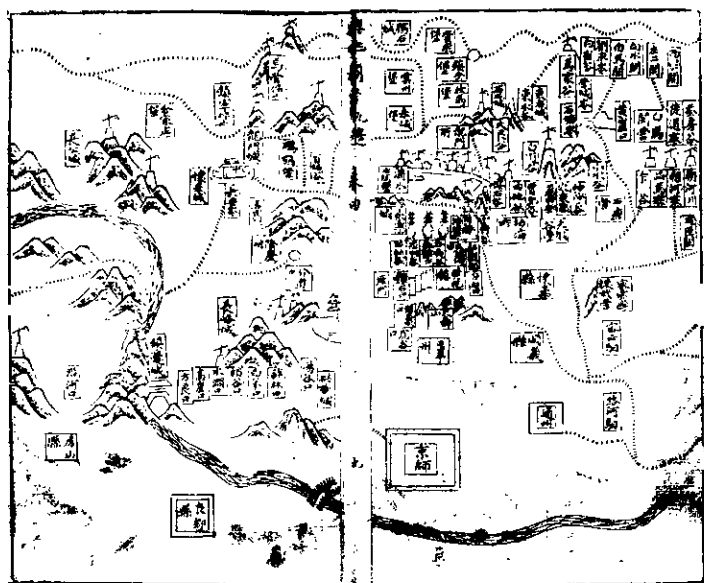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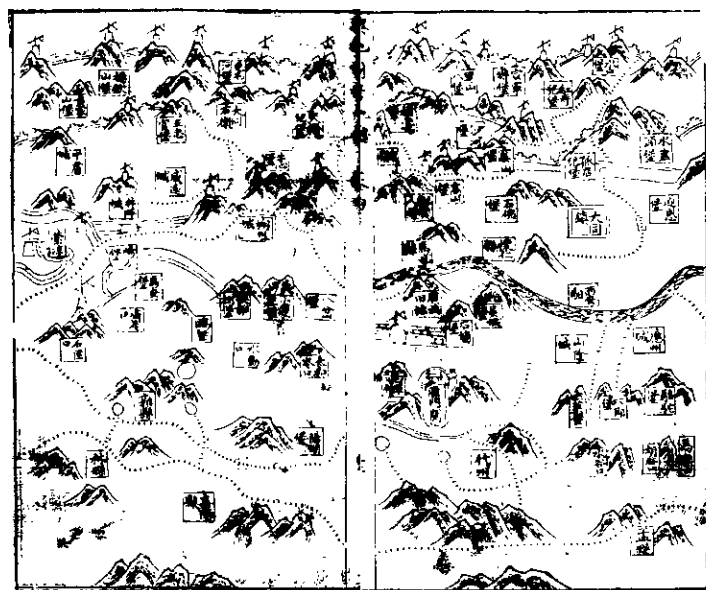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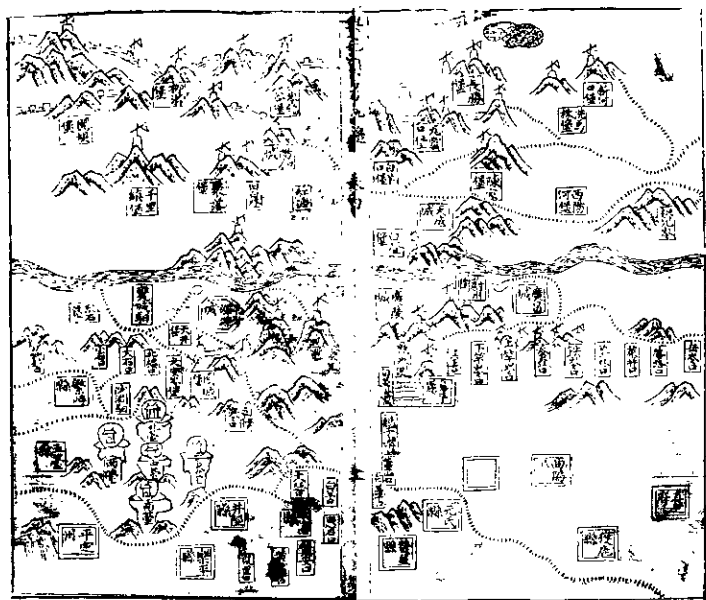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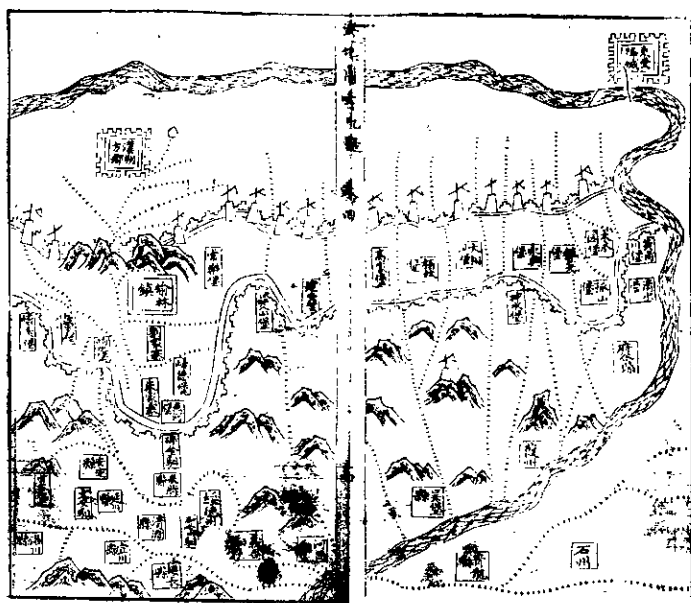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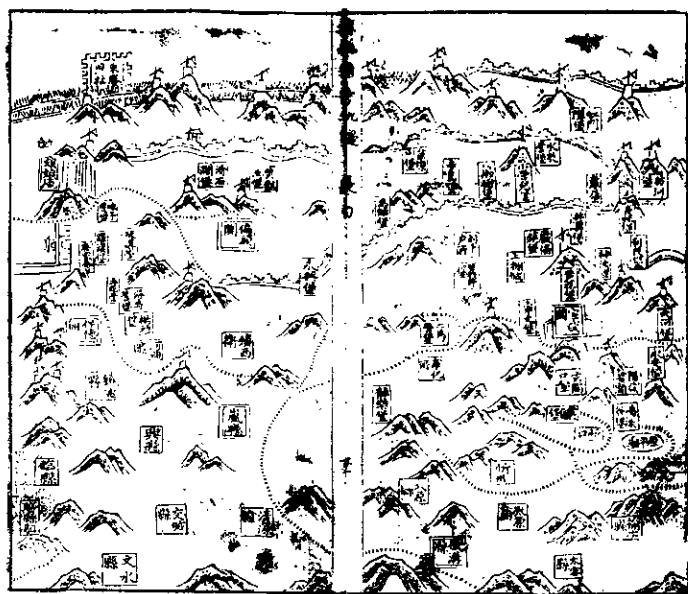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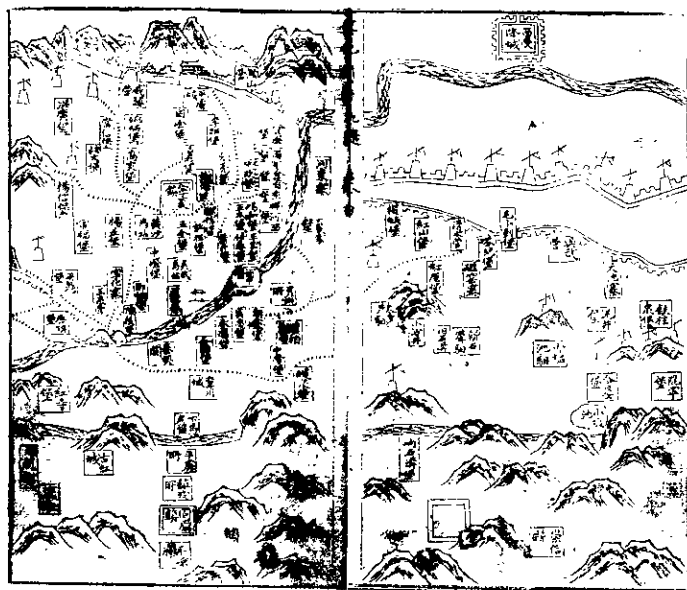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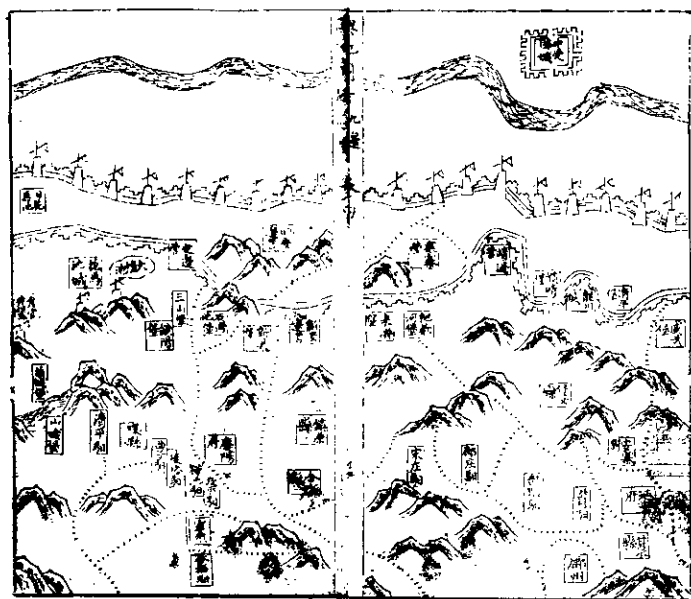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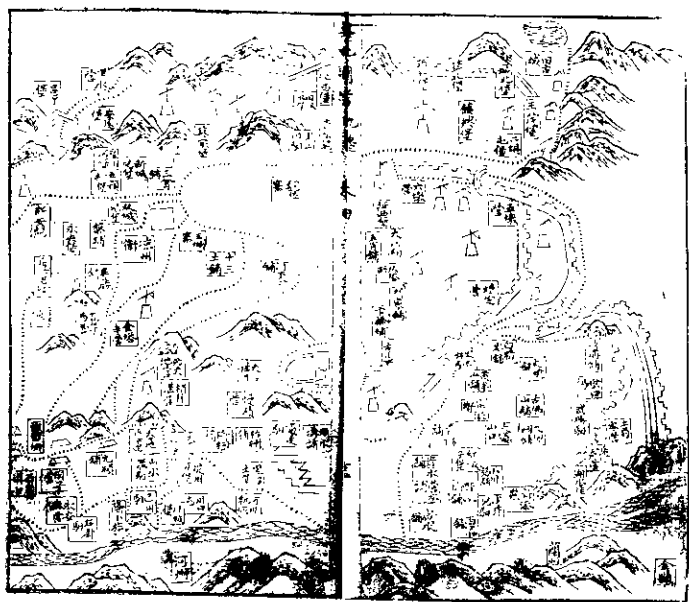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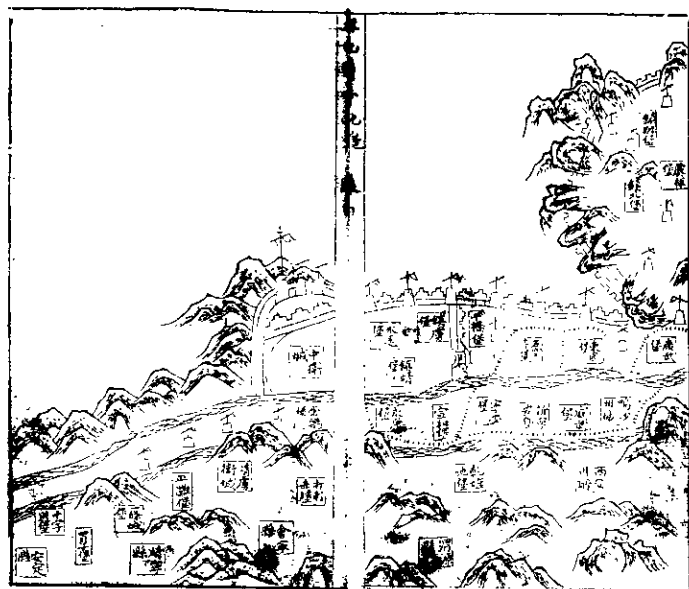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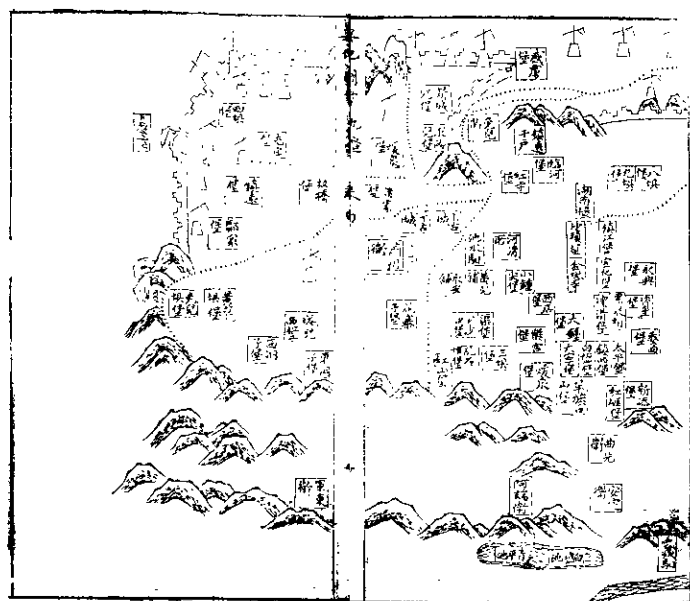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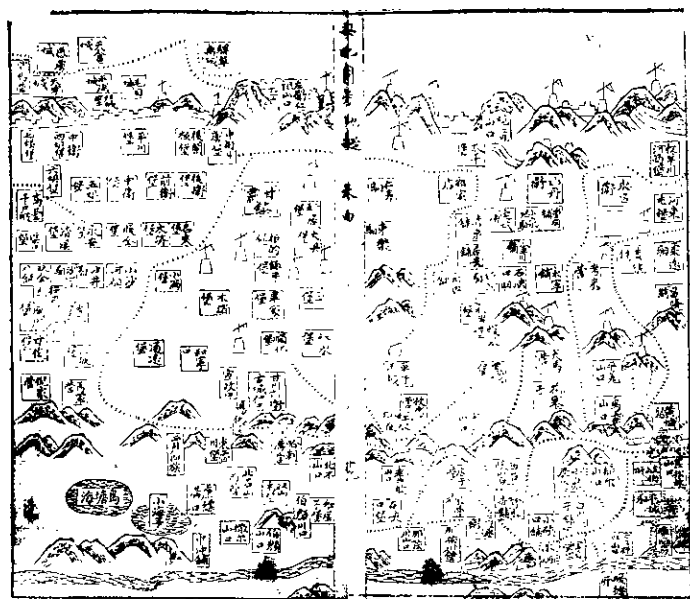












遼東

遼東。禹貢青冀二州之域。舜分冀東北為幽州。聖俞。遼寧以西之地。青東北為營州。即今廣寧以東之地。東至鴨綠江。西至山海關。南至旅順。海口。北至開元城。三面瀕夷。一面阻海。特山海關一線之路。可以內通。亦形勝之區也。歷代以來。地皆即據我朝。蓋改置衛。而獨于遼陽關。設安撫。自在二州。以處內附夷人。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憐女。直等衛。西北則朵顏。揭。餘。泰。寧。三衛。分地世官。五市。庭。貢。事。往。焉。也。多。成。茂。藏。是以諸。協。無。遠。北。之。意。願。東。北。諸。夷。居。於。食。不。專。財。獵。擊。備。差。緩。而。西。北。則。俗。仍。造。北。諸。餘。賊。多。若。大。衆。入。寇。則。亦。難。矣。故。遼。東。夷。情。與。諸。夷。地。則。青。冀。隨。奉。向。

備。其。要。在。遼。寧。安。撫。處。設。得。宜。先。由。嚴。防。守。不。墮。俾。恩。威。並。施。以。制。其。心。斯。謂。上。而。存。條。論。功。則。第。二。義。也。周。元。廣。寧。並。振。樓。屹。金。於。海。蓋。傾。作。法。野。海。上。自。創。江。之。捷。倭。寇。絕。迹。遼。中。曾。一。見。之。未。及。所。而。逝。若。今。則。晏。然。久。矣。三。岔。河。南。北。並。數。百里。遼。陽。舊。城。在。焉。木。葉。句。雲。之。間。即。遼。之。北。京。中。京。地。也。平。木。葉。茂。更。饒。魚。鮮。自。兩。家。委。以。與。虜。過。遠。進。據。膽。心。於。關。東。西。守。與。勞。費。道。里。迂。遠。遼。人。每。憤。焉。成。化。以。來。論。者。無。欲。我。取。而。屢。作。虛。報。竟。不。可。行。無。亦。有。議。者。為。蔽。蒙。遠。方。之。慮。乎。他。如。某。馬。市。之。與。賄。奸。餘。放。之。抑。勒。塞。請。開。之。貢。賄。禁。驛。傳。之。廢。修。守。邊。軍。之。片。餘。數。百。姓。之。強。皆。專。制。一。方。者。不。辭。不。任。其。責。

夫

按遼東自東海所起。西至蔚鎮。沿邊一千餘里。外係虜酋王安。學部。落。住。牧。自。嘉。靖。間。虜。入。大。得。利。去。遂。割。掠。無。時。遼。人。不。得。耕。牧。近。因。朝。鮮。驟。破。海。氣。騰。起。且。建。齊。接。壤。大。肆。倡。獮。尤。可。慮。也。

遼陽城 義州城 開原城 廣寧城 寧遠城

海州城 石鎮城 中固城 蒲河城 金州城

奉天

建武考

按今女山即金餘事也。金以前據陳載之備無元遺食。以其地

置軍民爲戶。而分爲三種。曰建武。曰西。曰野人。而建武定居中。雖其地

寂寥。其地有長白山。雖在千里。而猶有澤國。八十里

南。以爲鴨綠江。北。其地同。以其人知耕種。皆居於食。而

永樂元年。野人酋長來歸。建武海西。應德。附。先。後。置。建

武。等。衛。所。城。站。地。面。共。二。百。六。十。二。置。都。司。一。曰。奴。兒。干。以。統

之。官。其。前。自。都。督。至。鎮。撫。有。蓋。惟。野。人。以。絕。遠。貢。無。常。期。是。建

武。海。西。定。每。歲。以。十。月。輸。放。入。貢。仍。設。爲。重。關。厚。城。當。是。時。建

武。海。西。定。每。歲。以。十。月。輸。放。入。貢。仍。設。爲。重。關。厚。城。當。是。時。建

武。海。西。定。每。歲。以。十。月。輸。放。入。貢。仍。設。爲。重。關。厚。城。當。是。時。建

武。海。西。定。每。歲。以。十。月。輸。放。入。貢。仍。設。爲。重。關。厚。城。當。是。時。建

武。海。西。定。每。歲。以。十。月。輸。放。入。貢。仍。設。爲。重。關。厚。城。當。是。時。建

武。海。西。定。每。歲。以。十。月。輸。放。入。貢。仍。設。爲。重。關。厚。城。當。是。時。建

武。海。西。定。每。歲。以。十。月。輸。放。入。貢。仍。設。爲。重。關。厚。城。當。是。時。建

武。海。西。定。每。歲。以。十。月。輸。放。入。貢。仍。設。爲。重。關。厚。城。當。是。時。建

武。海。西。定。每。歲。以。十。月。輸。放。入。貢。仍。設。爲。重。關。厚。城。當。是。時。建

武。海。西。定。每。歲。以。十。月。輸。放。入。貢。仍。設。爲。重。關。厚。城。當。是。時。建

武。海。西。定。每。歲。以。十。月。輸。放。入。貢。仍。設。爲。重。關。厚。城。當。是。時。建

武。海。西。定。每。歲。以。十。月。輸。放。入。貢。仍。設。爲。重。關。厚。城。當。是。時。建

武。海。西。定。每。歲。以。十。月。輸。放。入。貢。仍。設。爲。重。關。厚。城。當。是。時。建

武。海。西。定。每。歲。以。十。月。輸。放。入。貢。仍。設。爲。重。關。厚。城。當。是。時。建

交民無異。景泰中。延。撫。畢。綱。遣。使。招。諭。稍。降。所。據。廣。寧。鎮。城。七

姓。之。能。諸。將。多。克。子。孫。夫。其。賜。勅。不。得。官。以。合。人。心。費。貽。大

減。更。失。望。董。山。姓。毛。博。海。兩。諸。夷。遠。處。無。虛。月。成。化。二。年。遣。郎

督。武。志。任。諭。檄。董。山。獨。廣。寧。尋。謀。之。命。郎。御史。李。秉。請。虜。將

軍。趙。輔。督。師。三。道。入。揭。其。巢。新。肯。虜。過。常。撫。順。清。河。縣。陽

諸。堡。遠。備。日。嚴。庚。寅。創。包。款。而

朝廷。亦。欲。與。之。休。息。今。董。山。凡。察。後。復。得。得。襲。諸。從。叛。者。視。先。世

遊。歷。一。官。諸。夷。從。貢。願。時。以。報。董。山。警。爲。辭。作。來。惠。若。塞。工

會。大。靖。江。直。方。停。功。用。事。巡。撫。陳。錢。揣。其。意。疏。言。建。武。海。西。建

海。西。名。雖。屏。蔽。突。懷。款。宜。大。發。兵。創。以。意。寧。保。來。款

也。劉。孝。仇。盜。吳。口。引。以。日

帥。衛。立。行。擊。斃。之。頗。有。新。獲。論。功。永。博。校。封。賞。肅。居。而。萬。歲。構

德。入。楚。操。倭。于。往。時。開。原。廣。寧。之。間。張。然。煩。動。失。居。大。之。其

前。完。者。克。貢。馬。入。謝。許。之。諸。衛。後。奉。貢。諸。襲。如。故。少。入。寇。近。正

嘉。卿。塞。工。得。息。嘉。靖。二。十。一。年。建。武。夷。事。繼。亦。於。步。入。寇。巡。撫

孫。繼。舉。之。失。亡。多。亡。何。撫。臣。于。欽。坐。賊。實。物。夷。人。洋。更。非。殺。擄

者。更。由。此。快。忿。數。入。塞。殺。掠。如。成。化。時。遂。來。而。幾。閉。已。復。稍。戰

萬。曆。二。十。八。年。今。建。武。奴。兒。哈。赤。襲。殺。猛。哥。孛。罕。其。勢。始。悍。猛

骨。字。孛。罕。與。那。林。字。爾。俱。海。西。都。察。與。奴。兒。二。家。俱。封。龍。虎。將

軍。猛。奴。忠。順。唐。武。入。犯。報。預。報。洋。爲。備。諸。夷。皆。心。畏。惡。之。奴。兒

尤。甚。會。猛。哥。與。那。林。相。擊。殺。猛。力。不。支。孛。于。遠。遼。求。救。不。許。爾



時乘障杆一面不許還來樓奴酋奴酋意無異蓋雖為奴執  
 之時遂以還使請奴酋外恐其難實心利其妻無部族過  
 焉以女許猛酋而陰縱其妻與通休以私外母名殺之仍以女  
 許妻猛酋長子送其子歸我內地以苟塞前請說還吏亦因循  
 不與報奴酋自是有輕中國之心又先是奴酋父他失以內附  
 邊吏貪功執殺于延撫鎮以計非還道不報聞過奴酋故恨之  
 也日與弟建兒各率兵往馬設險撫撫數年前料斬一萬今  
 且至三萬自三十四年前後以約索車糧為名遂不復貢時撫  
 衆要挾邊陲開通地震慘甚可憐何撫鎮相傾無以蓋兵  
 請而不知改月北勢已成于蒙親猛酋之日矣按奴酋故部在  
 東也則舊九龍 義四 四四  
 清河邊外有官營寨立開原之東而鎮守那林二酋部建在鎮  
 北此二酋外立開原東北與建州三衛接壤故前所以不許通  
 北者以二酋為之障也今那爾福力拒官僅五千餘騎魯不遠  
 志不伐又營建吏索饋捷喜地時上下嚴壁如惡馬馬院  
 江河不用舟楫夫北虜至係饑寒過江河則股栗南夷習水遊  
 矣賴大海為限故建吏則不患其水陸之長無河海之限由此  
 言之奴酋不除中國之禍蓋未艾也  
 按奴酋之寨在官營塔子二而臨河一面阻山其城據磚石  
 包砌重圍奴居內城隨住夷人三百餘家蘇魏蒙必腹各城住

夷約近萬餘家皆是以挑撥將非裔其通靈靈靈靈靈約有  
 數十萬之家其地界南聯朝鮮義州橫江為界離江有一千餘  
 里江外有十四道溝係忽喇戶故地今為奴州人有王元堂王  
 寧古鐵等皆為奴所併而薛長育永前大酋首斯首義滿  
 孤山賊陽一堵備清河散羊塔馬根單撫順三酋兒自家衛撫  
 安其河松山靜安成建鎮北關北有混同江馬龍江白石江  
 內先有皮扒伯林里等夷皆被奴酋襲殺擄掠即八千餘眾  
 悉入奴地另設置建夷千餘家此種此地又有海西夷南關舊  
 址大黑山地方亦併入奴前近屯兵二千餘家在此住牧初前  
 一兄一弟皆以建夷擄掠部族中兄弟始登懷而議則建臺某  
 東也則舊九龍 義四 四四  
 定而下一人爾都尼尼第三部酋孫致第二心保營壯第一  
 西落成龍源招承飲會入于定室納婦之注續健其戶僅客二  
 穴通飲會使便溺弟有二名擇以勇健前恨其法奴弟令召  
 入寨釐斬之長子數謀屠殺弟五勿召中國奴亦因之其完  
 逆乃天性也然奴雖叛賊大都有數皆吟承恩入寨義父官司  
 馬史故輩之呼諸子大司馬前司馬馬官其相親明日置  
 酒呼之酌而延夜已去矣奴酋負亦類呼蓋未嘗一日忘父仇  
 也九達廣俱不毛唯建前產珠及家與親聚下希松子眾鴨綠  
 江而居珠江出也其地瘠肥又東北走數千里為立廣中國徒  
 知其稱員三千不知東北數千里我欲渡河留勝東多茂松

朝集其王張子楚襲則驪王孫山澤無歸  
 之財故前日富荷歲資寶蘇開寧市自蔡丹後  
 傳虜懷寧為機極極臺經兵事未敢言言示  
 官蕭子玉偽稱都督衛命同故子玉感其優  
 不郊迎子玉大恡滿唐曰天使僞賜而大都督  
 皇朝也將歸問罪故前開之恒然屈辱索健  
 子玉大喜相與盡歡徐致詰不貢市之命前從  
 案猶天朝五款也五款有不登之年皇朝將誰  
 年未花疎蜂死是以不供恭枝花端陳熟炸  
 初此項事耳何煩聖恩厚賜子玉正鬱而水  
 子玉肩笑以汝乃遼陽兵給蕭子玉也安得  
 竟我非不解殺汝奏之  
 天朝以辱耳為我致意撫臺後無再作事  
 王獲俱西奔撫臺開之開門累日中國每事  
 故其輕侮之心哉  
 已未款前人咸云故前苦飯一日粥粥二  
 由未可信前人亦以荷之食為喜迨劉德我  
 用故前故詐請事類此  
 奴前破清河先一日其子稱并致德我飲  
 即張樞戎云屢勸家君止此而壯心不已假

何策禦之極我時已疎盛稱中國威德蓋揚  
 別明曰驅驅象車數十乘入成紹象窮而軍  
 延入諸縣故清河之破視撫順尤遠以後破  
 先源在中國謂奴首盡以香我善吹降則祭  
 按遼左之人生二子則以一子私授于奴前  
 歲而歸新滿十五六金奴前掠錢奴所用之  
 胃銀三兩今盡力買錢命所過給以飲食買  
 次城破之日奴前驅之而歸不必以不辰如

荊州  
荊京師左補也我

太祖既遷胡元廼即古會州之地設大軍都司營州等衛而封寧  
王與遼東宣東西並列以為外邊又命親國公徐達起古北  
口至山海關增修關隘以為內邊

神謀也遠矣  
太宗文皇帝靖難後元良哈部落內附廼改封寧王于江西使大  
軍都司于保定散置營州等衛于順天之境而以大寧全地與  
之授官置衛令其每年朝貢二次每次衛各百人往來互市水  
為藩籬即朵顏泰寧福餘三衛是也遼東宣府自是隔涉聲援  
無也

絕矣正統以前萬心畏服地方寧謐俱令都指揮或都督于番  
堡口各置營處鎮守餘放別無多官士夫之憂頗聞三衛為也  
先密迺乃名都御史即來寧經略之此後周而添設太監收將  
等官而更情亦更計不同然而高米故弱官為冠也弘治中守臣  
楊文秋環用燒荒接殺無意遼東遂起正統以來都察院舊案  
頗獨盛陽順陰違累肆侵噬范當則會求添資把兒孫深入虎  
窟動解結則遠北恐孤中後母陳乾紀釋棋以重兵前後隔  
漫他可知矣致三任更情難與往日例論焉概所賦不待智者  
而知其花錢撫綏  
隆○竊○竊○後○門○今○本○兵○逃○亡○止○餘○二○百○河○間○等○衛○之○戍○空○名○無○實○

此其平弱極矣謀者謂更當增戍而關外聲靈無藉焉此亦  
一策也古北口潮河川俱稱要害而潮河川錢元通善改道尤  
為虜衛作橋則浮沙難立為壑則激水易決都御史洪鍾雖曾  
設有關城勢孤難守今須塞川大建石壘數十令其得深究轉  
不碍水路庶幾可以久守嘉靖口三衛入貢之路極賞賄賂久  
累軍丁近取諸馬場子粒似漢建昌營自裁革內臣之浸以其  
兵多于燕河營乃復添設遊擊甚為純緣夫遊擊之名謂居中  
京便四面馳擊也今偏在東隅其間之何胡未去燕河營泰將  
止五十里而去太平寨將止六十里不為營員且擊將手愚  
嘗謂鎮在令當其軍事權經兵須與掛印同巡撫駐劄其遊

擊也則書中

擊駐三屯營居燕河馬蘭家雲三寨將則仍舊而以太平寨併  
入建昌第一寨將則照子體統正而緩急有濟矣且設關于外  
所以防字五營于內所以應援今開營授調既分為二則關獨  
當其害甚位難為親望耳假令營之授調即司所宜之關責有  
攸歸其後將誰誰大本鎮鎮兵原少隘口甚多除分戍之外消  
耗之餘而在平關言之塞心是故存留京糧之七益募土著之  
兵設險修關嚴烽遠譟選將練兵足食明法曲突徙薪之計不  
可一日不講也  
當學者從從周初長久之計唯在區三衛舊制似守外邊  
若事勢難為仍守內邊必從邊人長計據險據險據險據險

天險以嚴防守或廣厚內近龍井關雖無險谷關止近  
 於禁所計六十里其地一石四十頃乃在腰裏外極險山一  
 帶下五十里初建高塔窺見內地虛實一橋山一歌舊為我  
 軍所踞之而山外散江經其自餘之險皆移集外口不無我  
 據其險有地可耕且以守六百里之人變移之守百五十里  
 不省其便哉  
 內建諸山險處亦多但山外樂投易上山空水道處所每年雖  
 修要二坎有碎石乾砌遇水則衝落過即平都御史戴金欲持  
 山口外可樂援之處整崖整巖山頂以內嚴令禁長林木仍補砌  
 山口水道使連亘如城亦如陝西各邊之制更添整堡以備防  
 禦也  
 守此亦至計  
 河朔六邊聖朝自開元應典中大寧抱紅螺驛獨石以建諸室  
 府之重也永樂初有劉江之役元氣餘順遂以興中大家興  
 之望大家部司子保志于是紅螺白雲之北周而失險退寄錦  
 義寧前寨峰三屯寨雲甸羊以遠居屬自延宣府左臂受衝虛  
 龍能保倭愈之患而悅也  
 陝西亦時常嚴修候矣夫不復建中大寧則寧前一數地耳自漸  
 河西喜峰口以窺廣龍則寧平縣然矣自黃花羊麓關北則  
 洛度震焉矣當是鎮者其面念哉

按薊州自遼東遼界起西至宣府一千餘里外無老把無音把  
 都等郡落住牧嘉靖中虜入古北口征遼京城前始稱重鎮今  
 日邊標唯薊遼為急今計規模之略大軍出喜峰直搗錦州金  
 寧而失以開平中屯興州右屯及松亭永寧之所遼海出偏師  
 以縱福餘而紐以義州廣寧之衆步騎出于牛山舟師進于小  
 陵此一守之畫也唯喜峰口桑顏三衛水入之門尤緊要  
 橫衝 古北口 石門寨 居庸關 山海關 喜峰口  
 八達嶺 橫衝城 石塘嶺 渤海所 鎮邊城 黃花鎮 白草口  
 次衝 寧安城 建昌營 三屯營 昌平州 華華城  
 薊州城 懷柔縣  
 次衝 通州城 涿州城 三河縣

西府考  
宣府古薊州之域。秦漢為上谷郡。石晉以後。海陵建武。後漢者。燕  
四百餘年。或曰。其地為宣府。蓋全郡司其地。東據黑  
太祖盡徙其民于開內。魏其地為宣府。蓋全郡司其地。東據黑  
水。東北據獨石。南據紫荆關。東南據居庸關。而據松兒嶺。西南  
盡順聖川。北據西高山。西北據野狼嶺。  
周初常忠武王破虜于漠北。即元之上都。設開平衛守之。置八  
驛。東則涼亭。北則河套。西則黃崖。西驛接大寧。古北口。西則松州。威  
虜。明安。限寧。四驛接獨石。  
大寧文皇帝三舉虜寇。皆自開平興和萬全出入。晉曰。誠此虜虜。

宣府考  
宣府有不可不為之謀。蓋若曰。補長城。置鐵關。此宣府之  
志。交界之險。以固而鎮。此宣府之志。以固而鎮。此宣府之志。以固而鎮。  
乃近年參將都。戰出境。燒荒。遺虜二十騎。而潰。開山王。經。前。後。  
簡。此。可。謂。也。若。謂。水。崖。郭。舉。之。叛。及。諸。在。告。探。乃。此。則。  
漸。不。可。況。伊。邇。大。同。平。月。習。舉。不。慮。我。是。故。有。無。此。將。  
而。後。有。節。制。之。兵。而。後。有。強。固。之。周。等。宣。府。者。此。則。  
其。大。計。矣。至于。邊。儲。一。節。則。負。外。揚。守。無。可。論。蓋。符。權。宜。之。術。  
附。見。于。後。以。備。一。時。泰。考。云。守。謙。曰。嘗。聞。弘。治。中。宣。府。各。城。粟。  
變。之。積。多。至。有。六。七。年。者。少。亦。不。下。三。四。年。倉。則。止。數。月。耳。倉。  
廩。僅。存。瓦。礫。場。地。均。為。茂。草。或。勢。家。佃。以。為。業。然。則。飽。歌。騰。騰。  
之。象。安。浮。而。後。見。幾。遠。鎮。故。懷。乃。至。此。極。類。  
則。威。靈。使。傳。無。事。設。遣。也。先。火。師。之。交。將。何。以。待。之。司。圖。計。者。不。  
可。不。深。長。思。也。宣。府。至。  
宣。府。保。三。百。餘。里。有。必。不。得。已。之。事。則。它。運。之。策。可。行。也。此。蓋。  
先。朝。所。已。試。者。亦。一。時。極。湖。湖。之。方。云。又。按。邊。軍。月。餉。法。曰。折。  
色。者。六。月。本。也。者。六。月。在。遠。者。折。銀。七。錢。在。近。者。折。銀。六。錢。又。  
曰。本。折。間。定。此。諸。邊。之。通。例。也。然。春。夏。之。月。本。糧。木。登。價。騰。  
踊。邊。臣。苦。于。蓄。積。之。未。多。也。則。固。與。之。折。銀。秋。冬。之。月。粟。價。稍。  
平。其。價。則。始。與。之。本。色。當。其。騰。踊。也。銀。一。錢。或。止。易。六。六。

七折或四五折是一月折銀獨不及半月之數如之何其不況而疲且至死也欲資其死綏之節不亦難哉記者謂宜于歲例之外每歲發銀十餘萬兩遇大熟之歲則于歲例撥買之外增粟六七萬兩中熟亦羅三四萬兩俱別儲之每春夏粟價騰踊若歲例之粟而高是支持者勿物唯騰踊之不可支持者借支二三月秋熟之後即于歲例內招買者補償仍別儲之如此則士得寔惠而所省亦且錢幣而有為大需急徵發旁午發急亦有所濟矣以歲例之急務而司國計者所當謀求云

按宜府自黃花鎮起西至大同平遠堡一千二百餘里外係黃台吉等部據守自永平四海沿邊西抵西陽河為大同界

東陽河而西城平山為山西界若營堡而西歷偏頭堡德州為宣河界皆山西界又轉南而東歷雁門抵平朔關而西而東為保塞又東北為順天界歷高碑白羊城居庸峻山營同時謂內險故宜補長城重浮圖峪內倚諸關外增軍垣北之今湯斯戰克而守固矣

極衝 獨石城 萬全右衛 龍門所 新河口 洗馬林 黃家 次 宣府城 永寧城 龍門城 萬全左衛 長安城 順聖川西城 懷柔城 延慶州 蔚州 城 廣昌城

大同考 大同古雲中地東至枳兒嶺西至平廣城川廣事野為山設險故多大梁之冠初投大同內分計代五分東西中三路而平虜城遠中則右衛水口等處時稱要害蓋虜南犯則應諸城並龍之路也東則天城陽和為入順聖諸處之衝而平廣西連老營堡與偏頭關近當總出秦便修其險故大同稱難守焉先年邊政嚴明警備差緩自多故以來大達已失二邊之內華為王庭俄軍驕情警報不明至有與虜通貨入而後報者他可知矣以地利言則議者曰五原決不可不設高山聚落之成是宜當增以人事官則正朔紀則崇令今日第一義也

大同考 大同古雲中地東至枳兒嶺西至平廣城川廣事野為山設險故多大梁之冠初投大同內分計代五分東西中三路而平虜城遠中則右衛水口等處時稱要害蓋虜南犯則應諸城並龍之路也東則天城陽和為入順聖諸處之衝而平廣西連老營堡與偏頭關近當總出秦便修其險故大同稱難守焉先年邊政嚴明警備差緩自多故以來大達已失二邊之內華為王庭俄軍驕情警報不明至有與虜通貨入而後報者他可知矣以地利言則議者曰五原決不可不設高山聚落之成是宜當增以人事官則正朔紀則崇令今日第一義也

大同考 大同古雲中地東至枳兒嶺西至平廣城川廣事野為山設險故多大梁之冠初投大同內分計代五分東西中三路而平虜城遠中則右衛水口等處時稱要害蓋虜南犯則應諸城並龍之路也東則天城陽和為入順聖諸處之衝而平廣西連老營堡與偏頭關近當總出秦便修其險故大同稱難守焉先年邊政嚴明警備差緩自多故以來大達已失二邊之內華為王庭俄軍驕情警報不明至有與虜通貨入而後報者他可知矣以地利言則議者曰五原決不可不設高山聚落之成是宜當增以人事官則正朔紀則崇令今日第一義也

者是當以河南山脈藏運多不足為慮  
足食之計非例外發給專官糧食若夫為  
在各城拾此在軍之言當事者不可不知耳

三關考圖

偏頭寨武雁門自西遼東三關並列而盡黃河東源東抵大同  
華太系北境要客之地與真定相為唇齒非惟山西重鎮而黃  
埔之地安府係屬既遠官度念多安寧真保河間等府子孫世  
受恩惠臣服効力同無它志但同木源性質而在勢終與合款  
三關雖域所係匪輕與空大並稱重鎮  
昔河東北舊有東勝城與大同大造典和開平相連通為一壘

外資河

往平東勝開平龍宇三關未為要害正統以來東勝開平俱失  
三關獨當其衝時無駐牧之處防宇尚易弘治十四年以備  
駐紮中地勢平緩偏頭關遙近黃河據家坪帳下灘羊園子地  
方皆套膚渡口往來踰我歲無虛日保障為難今三關要害難  
司偏頭尤急十八隘口雖同朝陽口陽方口石峽口尤急河所  
渡口雖同朝陽口尤急故今之急惟在偏頭三關之險  
擇將帥尤非易特自魏以雙溪入之門戶康山西定而歲捕之  
地無聲矣今防守之兵半是民壯馬又小弱非委機重所兌者  
扶傷救死之不暇而費以敵愾之氣難哉或謂已邑之遠大同

機山西之兵防禦者蓋幾七千今在鎮城無新然門之險  
而坐糜糧餉分毫無益若改成立三關給以太僕寺之屬民壯數  
千盡為除弊此不唯邊防有賴而所省亦且不啻矣夫魏尚李  
廣守雲中尚給士卒軍吏無所不至廣遠存懷就水草積  
止人自便是以能用其眾以制乃敵今之邊防有能受將士  
若此者乎若平日恩德既無以結其心臨時節制又無以宣其  
威不啻有變遂因而為姑息之政姑息必殺之則阻威之不  
而思之不威不成驗悍之習難親尚幸廣寧能取之或由今之  
近取今之兵稍磨大積薪因以爲安吾不知大同所練也  
按大同自宣鎮西陽和堡起至山西平頂六百四十餘里外

東

係明義王郭把漢那吉拉力克等部居住於大同東南為蔚州  
東為渾源州正南為應州西南為朔州朔州西南一百四十里  
為偏頭關大同以西偏頭關以北皆廣地極廣雁門位於代州  
所以防其入經制宣大往來朔州所以便其道  
在與和天城一路宜分守瓦窰永加白平鵝鵠之險在左右二  
衛一路宜分守黑山華皮溝平心見尼河之險在平虜老營一  
路宜分守黑山平頂城之險  
平虜城威遠城右衛城大同城天威城  
雲石城鎮小堡  
陽和城朔州城鎮虜城鎮遠城

廣陵城 應州城 懷新縣 得源縣  
 梅山西 鎮自大同了角山起 而至延縣鎮逾一百餘里 外像城  
 義王寺都落佳款  
 周初屯戍要寨 虜住牧高遠 外騎大同為藩 內寺三間為屏蔽  
 素少邊患 嘉靖中 虜寇太原 始設兵鎮守 治偏關間 專移治  
 寧武 隆慶初 虜陷石州 屠掠尤慘 防禦莫急 近者款貢寧雁老  
 之閒 稍得休息  
 懷新 老營堡 北橋口 偏頭關 河曲縣 寧武關  
 雁門關 奇嵐州 保德州  
 次衛 山西鎮 石州 代州 平朔關

今林氏之役 德心臺米脂魚河等處 于外與秦晉界入  
 於此 兵之不及而後 虜將從深馬成化九年 鄧師史  
 系子作 建德鎮榆林堡 饒院 崇仁 內地遂安 楊家峽 資甫  
 川 以至定遠 營長五九千二百餘里 連城為壘 控我河套之口  
 山嶺 山溪谷 是曰夾道 地利亦勝矣 故時虜少過 河軍士  
 於此 秦內蓋四堡 探圍獵之利 地方豐庶 耕種為自 虜據套  
 以來 邊禁漸廢 我軍不敢擅入 諸利皆失 而鎮城四望 黃沙不  
 落五穀 不通貨賈 于是一切 芻糧始仰給腹裏矣 弘治中有改  
 文貴 秦改而延慶三府本鎮之稅 為地荒折色者二萬餘石 正  
 德中 作邵陽濟 又改三所 本為折色 自是軍用漸乏  
 米珠草積之 饑有昂家新軍 而糧大增 尚在額內支給 又邊  
 邑凋敝 災傷所免 及拖欠者 獲百有餘萬 馬得不窮困 至于今  
 日之極也 嘉靖七年 鎮城饑饉 災言之痛心 嗚呼 此鎮將士  
 廉忠 安法 死無怨言 殷勤甚戰 虜所素憚 乃今年 楊將士  
 一飽 傷哉 傷哉 脫有殘虐 寬知廉實 以重兵屢境 及客兵既集  
 日費益廣 更以一軍駐魚河之地 即糧道阻絕 不兩三月而  
 兵安困矣 今之司計者 不憂糧薪之火 猶侍權虜之腹 豈知  
 鎮迫于它門 糧道險遠 急即束手 臨時雖千金 無可食  
 況今糧法已壞 廉稅之計 失在官 顧買一粟 猶子 嘉靖



華價至二錢有餘他可知矣愚故以爲榆林者無在每粒也  
非所慮也人以此爲本色不從則榆林未可知也蓋于蒙軍之粮  
及災傷所免戶部處補自是當然何今邊臣乞求之不巳乎夫  
事有改作而遺善者不可能一論也今三邊留粮至難處矣愚  
謂黃河自決州而上至接德近境春初時亦可并行若計沿河  
郡縣改徵本色水陸接運而上則榆林其少蘇子再子延寧甘  
肅道中之地另設倉場各以戶部官一員主之每鎮每年于糧  
銀十餘萬今其糧價儲蓄專備軍食之用出入稽考一歸戶部  
邊臣無得那移借貸倘軍食一年不至則有一年之積如是數  
年或可少裕也視今日各邊有事而遣徵兵請糧及

東也

卷四

內計至則糧價正歸備爲練用所資又當萬一與金地最費二千  
里按至數百里亦漢武朔方地也唐獨內屬韓公築三城于河  
外史稱其地大抵河爲守尚不能用乃深過虜子河外其置峰  
燧千八百所一頃萬人而史云戍此皆不可建者近有提督  
之議謂當備舊義又謂當保守東勝則榆林東勝可以無虞當  
時度力應不知計所出矣而西陲稱要而安遠空遠接花  
馬池更爲衝制需糧設險事有不害已者若沿邊用梓之邑  
當相繼當梓督今族以吳等全其撫按保戍費可以保全  
夫榆林地處而防嚴將士故勇戰不費肯膚呼爲駭駭人馬  
見則畏之四方征調而向有功更多榆林有節制他鎮爲威

馬勇鎮城遠近示不舉軍來待哺于腹矣生理雖微邊  
備人事不備則六邊之虞其首在後乎愚故云榆林者患在防  
糧也非所計也  
河套東西長一千八百里南北中長一千餘里左右咸半榆林  
外察爾圖分郡秦取匈奴河南地即此成化七年肅始入套  
擒掠即此不敵駭放弘治十五年肅首大薛大舉入套始駐牧  
正德以後腹結不阿兒克斯尙官吸三部入套應超不部下爲  
營者十舊屬大帥而不例後分設各部哨所真一部不阿兒  
克斯部下爲營者七舊亦爲而不例今則大酋古亦領之爲營  
者四滿官頃部下爲營者八舊屬火薛今則大酋喀答阿不預

東也

卷四

領之爲營者六三部兵約共七萬俱駭攻套內時寇經寧甘周  
宣大等處  
河套外皆中原之地唐從驍分營張仁愿之請奪取漠南地  
築三受降城中城內置朔方東城南置榆林西城南置靈武皆  
輝津要置堡千八百所由是突厥不敢渡山南故城鎮兵數  
萬人後安祿山反邊兵皆銳者皆徵發入援留軍單弱數年之  
間虜寇食于內自威朔以西朔州以北皆爲左衽矣元末爲  
五保之守  
固初至也最畏勝等賊先兵戍守正統間失東勝賊更守黃河  
套中平賊之地全民屯種以看邊後復易守河之役爲巡河

易巡河之役為有據然打火燒荒而將警然故禁嚴時耕  
牧而各自為守後從浙廢至咸化七年唐連奪秦榆塞猶  
不敢驅牧八年榆林陷築東西中三路唐然安定歸河東遼  
遼遼奔河守備加以清光田英然併督家散而小戶不耕耕至  
弘治十三年唐前大藥水入秦駐牧以後不能河套遼  
失諸者謂強河秦也唐易而守河秦難地廣人稀故也  
安河套固迴三面阻河土地肥饒可耕初近陝西榆林堡東至  
山西榆林堡西至宁夏復據定襄趙元吳哥據以立國唐築  
三受降城于其北每相去三百里遼為將者之勢以守之元之  
東勝州又在受降城東

周初分設夏勝衛即受降城北址修據河北以衛秦中藏軍營  
勝城一望望則平沙漠見數百里而遠唐世發不能隱與城  
距勝城而去我遼人詳屯耕秦中成軍之守秦勝者亦得勝  
于秦至秋陝河水整合唐或伺間而入然防東勝外秦勝  
就引去有宜德正統勝沒失控制以東勝地苦寒轉餉遠又勝  
被唐寇連捷東勝于延綏于是唐始頻度河犯遼都督王順乃  
築榆林城創路遼一守皆堡收至二十四所別營備糧以  
通寇路景泰初唐犯延慶猶不深入天順初有阿羅出者結  
仇加思前為寇掠我遼人為營築固知秦所莊入唐秦中  
已石仇加思前數阿羅出併其眾推滿魯為河所為滿魯加

志蘭為大帥已滿魯繼後仇加思前繼後仇加思前繼後仇加思前  
出時入未敢守據也至咸化初有李羅忽者據黑龍安居秦  
中時車家高紀榆林西紀軍寇掠懷慶至于固原定時唐在秦  
內而我軍之守延綏寧夏者顧在其外紀探伯北人攻榆南渡  
背受敵于延自狼山至花馬池十五百里自花馬池至馬橋五  
百里與寧夏兩難遂寧夏外險矣之守南河矣時議者欲大  
修師校套唐驅之出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中待  
郎者感難心謀不行巡撫余子俊請徙延綏治所于榆林築  
城連墩均堡據絕河套之口通其使棟  
延從之賴以稍寧公至德嘉之唐矣後有火諸者故以正子  
也周李元子也東西

郭燕弘治中寄居高子小玉子遂將小玉相繼殺高太師亦不  
刺殺殺小玉子而大尉遂居秦中親殺其後小玉子長子阿  
不倫居阿西而自無公不倫死而阿著其子阿著其子  
長曰古囊次曰俺答所築難多知都落畏之于是率眾逐火諸  
而古囊遂駐牧套中俺答駐牧開原相為警備嘉靖中二唐  
寇強後古囊病死于延不獲牧套中時總督侍郎曾統以議殺  
套故謀自復劫套之議未有成焉  
按榆林自崇州西至寧夏鎮近一千五百餘里外係古囊等  
部落往牧且無險可據左右大同寧夏勢非時及難親巡在  
城五十六迤右塔城九十二而寧夏西縣魏蘭專恃源河

一唐原系河榆林得無空同耶  
 柳樹 之邊營 柳木堡 清平堡 張山堡 榆林城  
 清水營 波羅堡 魚河堡  
 新要營 懷遠堡  
 套賊渡河而東 焦家作娘 海羊園子 其要在偏頭關 東勝城  
 在偏頭關西北地 倚傍居芥 山東勝與上受降城相存 東勝  
 不守偏頭關固以處

卷九

史記

寧夏考  
 寧夏亦朔方河西之地即古夏州也南北地勢險要  
 魏魏皆都于此唐宋明皆奉繼道趙元昊創結居夏其世據  
 朔方之險為中國患甚矣今三邊既為中國所有而寧夏居中  
 適當襟帶之地  
 同初唐寧夏府洪武五年廢之徙其民于陝西九年復設寧夏等  
 五衛于上郡東南非黃河西北抵賀蘭山蓋四塞之地內有漢  
 唐二渠引水灌田足稱富庶亦陝之樂土也所隸賀蘭山後唐  
 賊出沒無時而花馬池塩川東西三百里地勢平遠與武營宜  
 州一帶又套虜侵犯腹震之路唐居套中朝夕窺伺終歲無寧  
 刻矣  
 咸以以前虜患多在河而自唐據套以來西河東三百里則更  
 為缺衝是故寬平則犯花馬池據環慶則由花馬池之東入  
 靈州等處則清水營一若是其徑矣築壘置守始自巡撫徐達  
 據此千古卓然之見而後制楊一清王瓚唐龍皆常增築更益  
 敵臺足禦萬發矣顧兵家勢分難當大舉之寇豈人據地利有  
 未盡耶今之論者以同原為堂與崇石為至花兒岔為第三門  
 花馬池一帶為三門謂有重險矣不知城已入大門則堂與石  
 門風面賊忽之所及內地村聚之民急欲收保而無重險奈何  
 以以前虜位套不常間有連歲不入者蓋其害也

東地考九

自易之書說百世二利也

洪武以來肅出入河秦往來甘肅亦自賀蘭山後取道... 杭雄收後遂以山前通衢趙曉周高文樂之皆收此不也... 愚不知寧夏所終也或曰舊墩陳道水山外有營即簡易于... 通地今皆廢矣或又曰赤木嶺峽等口舊唐燕在周塞防守有... 人今亦未然是以莫之禦膚也夫敗軍法背九陣也嘗開成化... 中敗軍法重無苟免者焉以遠近知畏地方少事弘治中太平... 滋陽稍已解弛至正德則一故事耳今寧夏又換展矣舊將... 要然無事求之各邊矣不其昔以不可為遠民痛哭誠地... 北僅百里東西止二百餘里亦不足為險也

今唐澤脫羅渡數萬立齊經年住秦安為巢穴... 內地唐實此可與佳日論歲乃花馬池一帶適其利步之險進... 騎出沒無日無之宜乎延寧固靖終歲不得少息也試審審之... 若擇花馬池便利之地大建城堡添設寨巡防之計東... 重兵于清水武興等營今三百里之閒旌旗相望刀斗相聞其... 鐵柱永等處水車大路盡建墩堡此不唯得扼先制之計東... 援榆林西援寧夏亦當山陰營也此營於水車易居花馬池東... 高一帶雖使徒眾來犯守者有水非易計十五年則草莽難... 略三處于德統子第諸費甚鉅城堡一修六險各據守賊無

東地考十

東四

洪武以來肅出入河秦往來甘肅亦自賀蘭山後取道... 杭雄收後遂以山前通衢趙曉周高文樂之皆收此不也... 愚不知寧夏所終也或曰舊墩陳道水山外有營即簡易于... 通地今皆廢矣或又曰赤木嶺峽等口舊唐燕在周塞防守有... 人今亦未然是以莫之禦膚也夫敗軍法背九陣也嘗開成化... 中敗軍法重無苟免者焉以遠近知畏地方少事弘治中太平... 滋陽稍已解弛至正德則一故事耳今寧夏又換展矣舊將... 要然無事求之各邊矣不其昔以不可為遠民痛哭誠地... 北僅百里東西止二百餘里亦不足為險也

蓋八十餘一何易也自秦新塢一處官軍駐紮外邊... 處內田地荒蕪利便耕種莊莊修後外邊黃河衝州要隘兵民... 一道以裁秦唐兵兵前安今肅患愈三而民利益繁... 至是乎若山南作堡以遏西來之寇得之矣中計為在西隅... 雖地狹易守嶺山後之營窺情庸者無有之字計故云云自... 賀蘭山至西至鎮藩內皆漢武舊地全棄之矣果如所論而城... 守之則嘉靖靖周中衛俱無枕矣... 寧夏西倚賀蘭山天險為同山口一十二處寬狹不等共長... 一十五里舊營口各有開牆三道今棄地廢不修以致大虞時... 入搶掠番為失計



甘肅  
甘肅即漢之河西四郡武帝所開以新匈奴舊舊蓋肅州即  
漢金城郡通渭而西歷紅城子至涼鎮為古浪六百餘里至涼  
州即漢武威郡涼州之西歷永昌山丹四百餘里至甘肅州即漢  
張掖郡甘肅州即建康縣三山在焉匈奴牧地也漢時失之曹家  
曰亡其郡建康我六畜不著亡我時使成婦女無安甘肅州之  
焉歷高臺鎮東四百餘里至肅州即漢酒泉郡肅州西七十里  
嘉峪關為沙瓜赤斤苦峪以上哈家峯處即漢燉煌郡與前  
四驛地方俱隸甘肅洪武五年宋國公馬勝下河西乃以嘉峪  
關為限遂棄燉煌為自莊浪板而南三百餘里為西寧肅古曰  
肅也制書江表 卷四  
注中自涼州城而北二百餘里為鎮番衛古曰姑臧此河西地  
形之大略也夫以一州之路祇幾二千里而極南極西  
或北連胡虜經制長策自古已難況茲開闢之餘非豪傑任事  
之臣其孰能為之且哈家甘肅諸鎮諸衛領袖  
國初於志順王成化以來偏于上者者恢復之議至屋  
果敗之餘七略盡喪之垂危之人身不自持雖令復國豈能  
用乎此一難也恢復之計晚論不從必煩聲討度喝從惡難以  
震動試言今有深入不毛而能竭全無損者乎此二難也狂  
建哈家以兵能制諸夷為藩籬也今不能棄之何莫是故哈

客者昔年要區今為後他或東之會殊難應應無樂天之  
哈家轉徙之衆已長子孫身事異國通我以難是彼無樂天之  
義共有同舟之急此何為乎當從二也  
累朝以哈家之故勞費萬民議論無已是以夷人視之為奇寶以  
為中國不可一日無哈家也今日索全華明日求建貴今日還  
金印明日還城池聲之以來哈兒舞弄在手假令今不從言  
哈家恢復事彼當何為乎以為存遼有哈家也則主待中國素  
之而後取之以為不能則哈家猶舊也況開闢絕奇可以制諸  
夷之命乎當從三也赤斤蒙古安定由先等衛亦皆中國藩蔽  
赤斤等衛破于上存安定等衛破于海賊何不聞為彼恢復而  
與也制書江表 卷四  
切之于哈家乎當從四也費平六者之師則哈家可獲不可獲  
宜從不宜從固九之必當破製說而建長策矣至于亦不利  
於此北連胡虜經制長策自古已難況茲開闢之餘非豪傑任事  
因其收弱而奪之頗為失計何也甘肅之患北虜條去條來南  
番安守之莫平唯土魯番自而犯甘肅已來果律條毒斷不可  
長居牧海上之虜置之哈家近境結以恩德而討土番北制瓦  
剌此千載一時也倘有成擒即令職西域之費何不可議者  
祇思別起此而人思建地注于沒云矣心臣測而不知窮虜  
易用親今日自報而海散虛河何如耶期以虛廉得實用借  
虜地為千城附失利害不較可知又今河西肅古散矣武中里



必孔棘矣。議者欲取大率以厚肩背。使河套遠陽以輯新。肩  
 背既安。而走之漠北。詎非壯國。然兵法將戰。先有在焉。行軍  
 務求給養。而虜獲馬。據其何能戰。而時致敵。自有在焉。計重  
 資。而少養。論及諸名公。建白不獲贅外。以惠邊塞之兵。當雷  
 雨。而人當澤也。土著當保。而心兵當罷也。工役當省。而心  
 營當撤也。足糧。而省糗也。屯。而探虜情。當厚。而探。而無。或神  
 與繁。焉中國。良馬利兵。不足扼單于死命。獨市費一事。以賈生  
 五斛之法。而制其要領。所任者。威至。而德。以中。行。君。宋

以富制窮兵  
國家設的宾馆擇大士子弟為譯字生習熟夷語俾主撫賞比  
爭戰首級乃賞文及送難相則與賫不收等平通而讓知人無  
知誘之需起桃之空籠如各路換調平級銀項莫可誰何若將  
不收失兒之屬通夷漢者擇發譯而使之得者斤不與半提調  
而今各路泰將駐邊關以賞事威則彈壓虜必懷心所謂賞  
事而擇此也此以邊分賞事概謂是求其未足一而求也者  
故更設以儲於行而給銀賞而求其未調校衛此措置非必  
將夷欺誘後其賞無施之弊不足擊犢屠狗之弊者此元費  
以募土土彼吐交蓋可謂統土著以深安兵者此也秦長城

天下雖今前此修築迄無定期更欲漁軍士疲郡豪子望  
城之法五十步須上夫丁女四十人地狹難行機不穩  
而民舍大傾延行路可千里而兵不滿十萬欲縱絕恃見  
虜衆大衆折衝通行誰能扼塞不如者此完費以設地陽易  
要險凡諸坎卦兼用堅城而存虎將東手費比綽今于水口  
置險又作洩泄使地缺之法以與虎而亦一策也又蘇洵論  
有五奇狀三道如箭鎮之策前正道也古北口奇道也苦花  
解伏道也胡虜入犯必有路外則塞水草內則狀設奇  
夫千里之地勢難尺寸而字今扼其要而之所謂省工役以儲  
地險者此也夫夫田之指三令五申而卒不開前田十千之盛

者優而無制軍士苦之而不勤行也子桓縱收歲不及督督租  
食城南以訟募其田蕪而租食雖解月備口食又非重租道遠猶  
擊飯粒已出出幼穉數持吏為奸何所不至故一命也軍衆家  
痛楚益甚月糧而以子桓子軍解板而一彼印私之用事悉聽  
有司街官不得差擾軍有餘力田有餘利數年後爭相整頓故  
粟必豐然進微和難之法精結備意遠達永無虞矣所謂樂也  
田以息德鈞若此也猶或子設立同以深次曰實是重子問軍  
其棄子問今軍之入無此氣其時勿海旬節早知預備援有為  
急而我將時為問者夜不眠之屬也直抵唐營與督戰逆者乃  
明哨伏聽通報若曰晴哨明哨齊身當寇制命于虜反賊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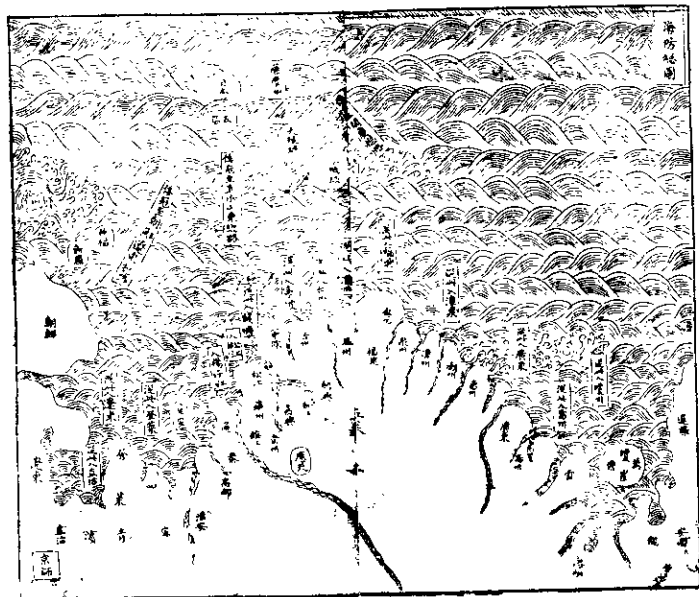
輿地圖書卷五

海防圖後

男之邁

海防圖後  
 輿地志略曰倭奴國在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邑而南皆阻  
 東北隔隔以大山廣袤四面各數千里東北山外戶已人可  
 文則國約七千餘里西備一支北望耽羅渡到樂浪及帶方  
 島約一萬二千里周王以王為姓歷世不易其地有五畿七道  
 以列統郡附庸之國百餘小者百里大者不踰五百里戶少者  
 千多皆不踰二萬及遼東遼西諸州其首道自浙州衛紐  
 其韓傳驛足京師

輿地圖書卷五



倭奴考

倭人自漢通中國。朝貢始于元。成化建武中元二年。使人曰。稱大夫。光武賜以印綬。安帝永初元年。倭國王師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願請見桓雲。問倭國大異。延年無主。女子半鬻。時年長不嫁。事見神境。能以紙成樂。于其立為王。倭王少。有見者。惟有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言。詔景初二年。倭王主。大。夫。難。升。米。等。輸。廣。陵。郡。永。寧。許。京。師。朝。見。天。子。魏。乃。以。公。口。紫。綬。封。為。親。樓。王。難。升。米。等。並。拜。中。郎。校。尉。假。銀。印。青。綬。勞。賜。優。渥。自。晉。及。隋。實。使。不。絕。唐。太。宗。貞。觀。五。年。遣。使。入。朝。帝。給。其。遠。詔。有。司。無。洵。藏。貢。遣。新。州。刺。史。葛。仁。表。往。諭。與。王。事。禮。不。平。不。肯。宣。詔。而。還。遂。斷。新。羅。永。徽。初。其。王。孝。德。即。倭。有。年。觀。政。元。句。難。通。中。國。復。稍。習。夏。音。隱。優。名。更。號。日。本。以。國。造。有。新。水。而。名。之。也。或。云。日。本。乃。小。國。為。倭。所。併。故。冒。其。號。宋。雍。熙。元。年。遣。僧。希。然。與。其。徒。五。人。浮。海。而。至。失。食。然。入。貢。後。倭。國。奉。表。謝。似。其。來。時。口。聖。德。日。而。西。行。十。萬。里。之。遠。海。難。言。額。此。風。而。來。則。數。千。里。之。山。岳。易。越。何。其。遠。也。似。其。歸。則。一。一。解。台。州。之。境。孟。秋。建。武。末。周。之。郭。又。何。其。近。也。而。結。之。愛。遠。則。泰。初。則。舊。邑。船。乘。然。特。保。倭。乘。迎。然。則。其。國。境。雖。去。所。東。甚。近。而。其。國。都。則。又。必。半。年。而。後。達。與。其。所。託。之。詞。與。自。是。而。後。正。其。來。者。皆。僧。也。元。造。趙。良。嗣。佳。嗣。既。發。水。犀。數。十。艘。

倭人自漢通中國。朝貢始于元。成化建武中元二年。使人曰。稱大夫。光武賜以印綬。安帝永初元年。倭國王師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願請見桓雲。問倭國大異。延年無主。女子半鬻。時年長不嫁。事見神境。能以紙成樂。于其立為王。倭王少。有見者。惟有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言。詔景初二年。倭王主。大。夫。難。升。米。等。輸。廣。陵。郡。永。寧。許。京。師。朝。見。天。子。魏。乃。以。公。口。紫。綬。封。為。親。樓。王。難。升。米。等。並。拜。中。郎。校。尉。假。銀。印。青。綬。勞。賜。優。渥。自。晉。及。隋。實。使。不。絕。唐。太。宗。貞。觀。五。年。遣。使。入。朝。帝。給。其。遠。詔。有。司。無。洵。藏。貢。遣。新。州。刺。史。葛。仁。表。往。諭。與。王。事。禮。不。平。不。肯。宣。詔。而。還。遂。斷。新。羅。永。徽。初。其。王。孝。德。即。倭。有。年。觀。政。元。句。難。通。中。國。復。稍。習。夏。音。隱。優。名。更。號。日。本。以。國。造。有。新。水。而。名。之。也。或。云。日。本。乃。小。國。為。倭。所。併。故。冒。其。號。宋。雍。熙。元。年。遣。僧。希。然。與。其。徒。五。人。浮。海。而。至。失。食。然。入。貢。後。倭。國。奉。表。謝。似。其。來。時。口。聖。德。日。而。西。行。十。萬。里。之。遠。海。難。言。額。此。風。而。來。則。數。千。里。之。山。岳。易。越。何。其。遠。也。似。其。歸。則。一。一。解。台。州。之。境。孟。秋。建。武。末。周。之。郭。又。何。其。近。也。而。結。之。愛。遠。則。泰。初。則。舊。邑。船。乘。然。特。保。倭。乘。迎。然。則。其。國。境。雖。去。所。東。甚。近。而。其。國。都。則。又。必。半。年。而。後。達。與。其。所。託。之。詞。與。自。是。而。後。正。其。來。者。皆。僧。也。元。造。趙。良。嗣。佳。嗣。既。發。水。犀。數。十。艘。其。後。唐。武。宗。元。會。中。趙。武。王。命。僧。九。人。隨。移。稱。臣。入。貢。是。年。五。月。沙。鉢。龜。犯。我。永。嘉。等。處。始。于。閩。海。設。衛。備。倭。官。五。年。遣。使。其。用。貢。船。為。寇。務。文。中。書。省。以。林。贊。駁。謫。日。本。三。年。復。遣。使。其。奉。使。回。林。贊。乃。借。其。兼。甲。百。餘。名。同。僧。如。瑤。詐。貢。巨。燭。內。大。樂。兵。器。凡。至。而。唯。庸。受。說。逃。斬。并。贊。故。趙。州。以。贈。通。好。臣。紀。其。貢。獻。終。洪。武。之。世。閩。廣。榮。業。俱。遭。寇。掠。時。都。督。劉。江。守。遼。東。十。七。年。倭。入。王。家。島。傳。火。舉。江。寧。兵。直。入。聖。海。布。伏。請。山。下。斷。其。歸。路。賊。奔。入。櫻。桃。園。而。攻。之。斬。首。七。百。四。十。二。顆。獻。俘。一。百。五。十。七。名。封。慶。寧。伯。永。樂。二。年。貢。并。擒。他。寇。賊。二。十。人。就。命。來。使。治。以。其。國。之。法。于。鄭。界。鄉。蕭。章。瑛。瑛。寬。小。一。人。就。命。一。人。上。疏。盡。行。募。殺。給。與。勳。命。官。道。安。為。十。年。一。貢。如。過。期。以。紀。慶。治。正。統。中。倭。奴。入。對。大。肆。焚。劫。宣。治。間。寇。貢。相。繼。正。德。六。年。鄭。氏。宋。素。卿。叛。所。夷。人。交。通。番。官。開。之。民。爭。起。之。嘉。靖。元。年。三。月。使。僧。瑞。佐。宋。素。卿。等。凡。三。百。餘。人。紅。百。枝。四。月。使。僧。瑞。佐。宋。素。卿。等。凡。三。百。餘。人。船。一。隻。及。驛。驛。物。人。讓。道。等。遂。于。城。中。擄。甲。攻。瑞。故。事。夷。使。以。先。徒。為。序。中。官。賴。恩。受。素。卿。財。先。素。卿。宗。設。忿。故。相。攻。事。手。奪。海。

上  
 今  
 賜  
 放  
 還  
 國  
 自  
 後  
 未  
 聞  
 大  
 卒  
 檢  
 其  
 後  
 通  
 番  
 之  
 人  
 中  
 國  
 關  
 軍  
 陳  
 恩  
 賜  
 橫  
 海  
 撤  
 賊  
 許  
 二  
 源  
 順  
 城  
 而  
 視  
 海  
 上  
 許  
 務  
 承  
 承  
 統  
 時  
 敗  
 乃  
 與  
 去  
 不  
 知  
 所  
 終  
 其  
 墓  
 下  
 司  
 禮  
 倫  
 注  
 直  
 轄  
 五  
 峰  
 多  
 地  
 俗  
 人  
 操  
 服  
 之  
 移  
 駐  
 則  
 港  
 以  
 毛  
 海  
 峰  
 為  
 子  
 分  
 領  
 崇  
 毛  
 海  
 半  
 郭  
 及  
 蹟  
 尊  
 卑  
 衆  
 和  
 射  
 射  
 王  
 為  
 海  
 商  
 有  
 使  
 以  
 毛  
 海  
 峰  
 為  
 質  
 五  
 一  
 且  
 而  
 今  
 之  
 用  
 以  
 為  
 關  
 遠  
 處  
 制  
 而  
 洋  
 新  
 同  
 人  
 俱  
 不  
 然  
 為  
 賊  
 惟  
 能  
 仇  
 相  
 而  
 五  
 以  
 其  
 勇  
 假  
 為  
 前  
 雖  
 經  
 所  
 分  
 皆  
 皆  
 賊  
 子  
 夏  
 五  
 峰  
 與  
 毛  
 海  
 峰  
 孫  
 碧  
 溪  
 徐  
 元  
 亮  
 等  
 寇  
 黃  
 崇  
 孫  
 金  
 帛  
 賜  
 物  
 數  
 十  
 萬  
 餘  
 獨  
 不  
 犯  
 通  
 番  
 之  
 家  
 新  
 巡  
 杜  
 史  
 曜  
 後  
 泰  
 設  
 巡  
 視  
 中  
 衣  
 王  
 竹  
 馬  
 祭  
 五  
 甲  
 寶  
 十  
 餘  
 年  
 間  
 述  
 犯  
 關  
 漸  
 殆  
 無  
 虛  
 日  
 有  
 姓  
 流  
 離  
 四  
 方  
 騷  
 動  
 巡  
 撫  
 胡  
 宗  
 憲  
 以  
 計  
 上  
 制  
 將  
 海  
 防  
 策  
 五  
 治  
 之  
 始  
 稍  
 休  
 息  
 萬  
 曆  
 壬  
 辰  
 倭  
 之  
 樣  
 臣  
 平  
 秀  
 吉  
 使  
 其  
 將  
 平  
 行  
 與  
 應  
 呂  
 柱  
 沿  
 海  
 經  
 略  
 戰  
 守  
 守  
 宜  
 王  
 事  
 劉  
 黃  
 棠  
 黃  
 寶  
 馬  
 時  
 未  
 費  
 力  
 言  
 我  
 不  
 如  
 守  
 與  
 衆  
 議  
 不  
 合  
 其  
 上  
 審  
 略  
 曰  
 日  
 者  
 朝  
 鮮  
 使  
 至  
 須  
 焚  
 請  
 師  
 中  
 色  
 齊  
 委  
 楚  
 社  
 而  
 泰  
 為  
 之  
 賊  
 無  
 水  
 地  
 師  
 屬  
 國  
 子  
 熊  
 統  
 捷  
 為  
 其  
 國  
 計  
 馮  
 亭  
 城  
 禍  
 于  
 趙  
 不  
 可  
 不  
 應  
 也  
 其  
 計  
 前  
 連  
 之  
 師  
 衛  
 京  
 都  
 之  
 背  
 江  
 浙  
 之  
 衆  
 防  
 財  
 賦  
 之  
 臣  
 若  
 魯  
 國  
 魯  
 堂  
 其  
 尤  
 先  
 令  
 悉  
 議  
 以  
 行  
 其  
 不  
 可  
 一  
 也  
 北  
 軍  
 未  
 嘗  
 與  
 倭  
 角  
 故  
 戰  
 虜  
 而  
 易  
 倭  
 然  
 朝  
 鮮  
 地  
 多  
 水  
 潦  
 騎  
 不  
 得  
 勝  
 未  
 必  
 勝  
 倭  
 其  
 不  
 可  
 二  
 也  
 倭  
 已  
 若  
 戰  
 戰  
 遲  
 之  
 必  
 走  
 然  
 不  
 能  
 久  
 為  
 成  
 許  
 之  
 仗  
 其  
 不  
 可  
 三  
 也  
 於  
 此  
 之  
 計

策  
 五  
 則  
 非  
 數  
 萬  
 軍  
 所  
 能  
 破  
 若  
 朝  
 鮮  
 猶  
 能  
 自  
 立  
 則  
 彼  
 子  
 契  
 丹  
 紅  
 寇  
 豈  
 自  
 而  
 自  
 後  
 之  
 今  
 日  
 亦  
 當  
 自  
 力  
 其  
 不  
 可  
 五  
 也  
 我  
 軍  
 驕  
 敵  
 日  
 久  
 遠  
 在  
 異  
 域  
 豈  
 易  
 禁  
 制  
 萬  
 一  
 不  
 戰  
 則  
 是  
 倭  
 患  
 之  
 後  
 更  
 上  
 一  
 患  
 其  
 不  
 可  
 六  
 也  
 古  
 者  
 天  
 子  
 巡  
 諸  
 侯  
 之  
 難  
 不  
 過  
 七  
 戎  
 子  
 來  
 以  
 先  
 行  
 而  
 今  
 乃  
 欲  
 竭  
 中  
 國  
 以  
 衛  
 夷  
 狄  
 其  
 不  
 可  
 七  
 也  
 神  
 武  
 之  
 略  
 二  
 關  
 關  
 將  
 乎  
 思  
 受  
 敵  
 割  
 割  
 子  
 弟  
 競  
 欲  
 請  
 纒  
 無  
 故  
 生  
 天  
 下  
 敵  
 奇  
 之  
 其  
 不  
 可  
 八  
 也  
 今  
 若  
 急  
 軍  
 羅  
 戰  
 似  
 于  
 沿  
 海  
 天  
 津  
 直  
 沽  
 之  
 地  
 集  
 營  
 豈  
 有  
 望  
 海  
 運  
 亦  
 可  
 漸  
 通  
 而  
 倭  
 至  
 自  
 有  
 備  
 矣  
 又  
 古  
 東  
 海  
 面  
 雖  
 闊  
 而  
 樸  
 入  
 犯  
 之  
 則  
 有  
 損  
 損  
 至  
 萊  
 州  
 約  
 五  
 六  
 百  
 里  
 青  
 山  
 成  
 而  
 金  
 浙  
 軍  
 今  
 疎  
 略  
 至  
 萊  
 州  
 海  
 中  
 大  
 島  
 甚  
 衆  
 皆  
 金  
 人  
 嘗  
 設  
 二  
 十  
 州  
 縣  
 若  
 慕  
 東  
 南  
 水  
 則  
 兵  
 為  
 藉  
 所  
 而  
 即  
 以  
 其  
 整  
 四  
 子  
 難  
 為  
 行  
 兼  
 善  
 巡  
 警  
 倭  
 入  
 即  
 賊  
 則  
 兵  
 雖  
 增  
 而  
 不  
 擾  
 餉  
 不  
 道  
 而  
 自  
 克  
 外  
 不  
 失  
 捍  
 禦  
 之  
 宜  
 內  
 可  
 撫  
 賊  
 我  
 之  
 入  
 何  
 藉  
 于  
 朝  
 鮮  
 何  
 懼  
 乎  
 日  
 本  
 安  
 書  
 上  
 會  
 事  
 如  
 松  
 提  
 督  
 命  
 下  
 朝  
 議  
 已  
 決  
 而  
 用  
 兵  
 不  
 解  
 倭  
 以  
 創  
 去  
 而  
 中  
 國  
 亦  
 應  
 所  
 勞  
 費  
 矣  
 樓  
 樓  
 陸  
 不  
 能  
 與  
 北  
 兵  
 角  
 者  
 騎  
 不  
 若  
 也  
 水  
 不  
 能  
 與  
 南  
 兵  
 角  
 者  
 舟  
 不  
 若  
 也  
 故  
 南  
 當  
 拒  
 之  
 于  
 海  
 北  
 當  
 珍  
 之  
 于  
 陸  
 扼  
 之  
 海  
 則  
 沿  
 海  
 島  
 嶼  
 宜  
 廣  
 設  
 衛  
 所  
 而  
 今  
 反  
 某  
 人  
 辨  
 種  
 說  
 者  
 徒  
 藉  
 口

國初爲款不知國初爲民內向之意未堅柱上柱倭以掠中國故湯和使之今二百餘年漸林厚德驅之猶不肯向倭可同論乎北方利用陸宜廣開水田查介商爲良築堡戍守倭至即以官羽林騎蹙之蔑不勝矣又倭國初東海浦邪輝等團無而廣漳州等郡戶口之徙也海爲生者爲計太祖命南雄侯招海上廢戶島人每爲水軍勿使爲東海沿邊惡也自後正統年間海寇陳寬聚衆爲亂勅提督海東道王勝招撫爲軍自今倭患雖息而海洋不靖之徒猶時有聚當嚴捕當以絕其變通而捕之大急又恐其生走胡走粵之急宜復其也刻字海防

萬皇招徠水軍舊制隨身貨物客其則載但收其船爲哨用其從其哨軍舉行出除操練舊制客似充實地方復寧甯之霄可以寧石當事者思無患之

都御史翁大五海防說今日海防之要唯有三策出○海○會○哨○毋○使○入○海○者○得○上○策○德○海○阻○守○毋○使○登○岸○者○得○中○策○出○兵○列○陣○毋○使○近○城○者○得○下○策○不○得○已○而○至○守○城○則○無○策○矣○臣○周○行○海○防○會○布○信○地○見○吳○淞○乃○水○陸○之○要○衝○蘇○松○之○咽喉○也○提○兵○南○向○可○以○援○金○山○之○急○揚○州○北○哨○可○以○扼○長○江○之○險○以○別○總○兵○統○兵○鎮○之○自○吳○淞○而○北○爲○劉○家○河○爲○七○丫○港○又○東○爲○索○明○廳○七○丫○而○西○爲○白○茆○港○爲○福○山○又○折○而○西○北○爲○楊○舍○爲○江○門○爲○靖○江○又○西○爲○天○河○爲○國○山○此○皆○無○師○可○居○利○于○水○戰○臣○嘗○設○有○兵○船○非○統○以○把○總○即○統○以○指○揮○而○又○以○用○山○頭○於○把○總○統○營○前○沙○會○哨○于○江○北○吳○淞○游○兵○把○總○駐○

劉竹箭沙會哨于洋山常鎮泰將統水陸兵膠江海之文兼守于楊舍所以備水戰亦既家矣但吳淞而南雖有港汊每多砂礫賊可登岸兵難泊舟非選練步兵備塘汛守以出中策不可也今自吳淞而南爲川沙堡以把總練兵一枝守之川沙而南爲南匯所以把總練兵一枝守之南匯而西爲青村所把總練兵一枝守之青村而西爲柘林堡以都司練兵一枝守之此皆不遠六十里聲援易及首尾相應宛然常山蛇勢也柘林而西爲金山衛西援乍浦東援松壩類卒皆賊巢穴添設遊擊將軍一百統領馬步遊兵往來巡邏則北可以護松江而西可以援乍浦矣

海防總論

按日本國四路皆海。乘風入寇。有不可測。總其大。東南風程。則由薩摩或五島。至大小琉球。而視風之來。北甚則犯廣東。甚則犯福建。正東風程。則必由五島。居天堂官。而視風之便。東北甚。則至島沙門。分經。或通。非山海關門。而犯福州。或由舟山之南。而犯定海。犯象山。奉犯。犯昌。犯台州。犯東風。甚則至李西。登壁下。陳錢分。或由外山之南。而犯臨。犯錢塘。或由洋山之北。而犯青南。犯太倉。或由南沙。而犯大江。犯爪。儀常鎮。或在天津。而風。東南。則犯。淮揚。登。若。王。島。開。洋。而。南。風。方。猛。則。趨。濟。陽。天。津。以。倭。奴。入。寇。之。略。也。倭。入。寇。恒。在。清。明。後。

前。此。以。成。候。不。常。過。五。月。風。自。南。來。倭。不。利。重。傷。後。風。亦。有。東。北。前。此。以。成。候。不。常。過。五。月。風。自。南。來。倭。不。利。重。傷。後。風。亦。有。東。大。汛。九。十。月。風。自。西。北。來。倭。後。不。利。故。防。汛。者。以。三。四。五。月。為。最。要。海。防。之。大。鎮。有。廣。東。福。建。浙。江。南。直。隸。陽。登。萊。遼。陽。元。是。以。防。勤。如。廣。東。備。禦。則。有。東。中。西。三。路。東。路。守。惠。潮。之。安。海。三。路。之。上。游。則。如。林。為。最。其。東。莞。大。鵬。成。最。世。倚。散。味。門。塞。丁。洋。奸。狡。不。敢。接。敵。西。路。有。廣。海。仔。寧。海。兩。所。成。兵。嚴。哨。待。敵。則。屋。門。塞。門。等。無。敵。亦。不。敢。停。運。三。路。有。備。庶。來。自。可。高。枕。

福定守禦。其水寨則有五。曰。洛陽。曰。南。曰。日。曰。烽火。曰。門。曰。銅。山。曰。小。堤。我。守。洛。陽。守。夏。門。則。泉。州。無。門。戶。之。慮。我。守。南。山。下。北。可以。通。南。交。湖。中。之。街。南。可以。阻。渭。州。之。衝。我。守。要。道。也。景。泰。以。來。移。其。寨。于。南。曰。古。丁。地。方。南。曰。奔。而。不。守。今。若。據。守。南。曰。定。便。計。也。烽火。門。水。寨。永。樂。間。既。盡。去。唯。守。松。山。寨。而。沙。堤。羅。江。古。鎮。羅。浮。等。除。旅。懸。海。外。今。官。非。羅。浮。沙。堤。南。北。中。三。水。寨。我。以。銅。山。古。鎮。巡。哨。之。兵。分。守。南。寨。雲。蓋。寺。馬。溪。金。石。等。處。則。倭。船。之。自。浙。興。關。慣。從。勾。引。操。券。者。可。免。以。開。校。上。游。之。勢。也。小。提。水。寨。北。近。界。于。烽火。南。接。漢。于。南。曰。連。江。為。福。壽。之。門。而。小。堤。又。近。江。之。蕩。湖。也。今。開。安。北。苑。山。諸。巡。司。分。駐。其。為。南。北。中。三。哨。巡。戰。待。戰。福。壽。之。無。事。可。矣。

浙江守禦。則有六。經。金。龍。鎮。守。府。袁。元。王。守。海。所。舊。寨。五。十。有。二。守。海。外。者。有。大。嶺。頭。山。海。島。玉。石。臺。南。龍。山。南。鹿。鳳。凰。山。凡。五。嶺。南。鹿。鳳。凰。山。蘇。州。大。坐。臨。渡。海。以。對。大。洋。別。無。山。島。可。倚。初。以。承。倭。此。據。治。定。莫。穴。也。松。海。經。其。守。海。洪。者。七。守。陸。路。者。八。者。之。間。唯。健。壯。城。三。而。阻。山。有。峻。嶺。東。面。山。前。昨。海。石。非。兵。船。預。伏。哨。寇。船。卒。至。何。以。禦。之。故。健。壯。戰。艦。之。設。不。可。一。時。而。不。戒。者。也。昌。國。鎮。其。海。防。備。者。六。海。中。健。壯。者。十。五。

定海總其沿海設備自定海衛至大黃港凡九海目設備自舟  
山環峰巡司至沈家門寨凡十二處海總守海所者七守海港  
者八海寧縣海岬設備者十海澱設備者三自東關外龍王塘  
至西海口西海口南通大洋北近平湖徐浙西之明倫平湖之  
門戶也倘浙江者使六總之兵應縣策應不虞頃刻則德之  
敢落帆海上矣則定海之外海中有金塘玉環諸山二可屯西  
歲均可收米十餘萬石然此歲至今未有舉行當事者或素有  
定見募民耕之亦可種海上屯田若田成而後米據之是  
蘇家兵而費其糧兵不下米然當事者計之可也  
南直海防唯松江蘇州二兵州所餘水陸之要樹蘇松之喉吃  
也此兵南向可以援金山之急楊帆北哨可以扼長江之險今  
自吳淞而南為川沙崇明之川沙而南為南匯所則守之  
南匯而西為青村所則守之青村而西為柘林堡則練兵一校  
守之此皆不遠六十里警援易及背尾相應然常山蛇勢守  
南直者此其大要也  
江北海防與浙海防殊不同水戰少而陸戰多也淮揚市在要害  
空莫如狼山狼山當江海之吭而膠角樞港皆揚之東南界胸  
山據淮海之首登岸即山背則之東北境中包泰興之周家  
橋樞城之有險則山陽之有險則河清與皆沿海之要害其  
害之尤者曰新河以出入便通江揚州也曰北海以其通海

神港有雄徒聚艘也曰廟灣以其為巨鎮可通大海口也往者  
議欲添設把總三一位新港一位北海一位廟灣又設陸路  
擊一位海安鎮東以控扼狼山通泰西以捍衛揚州此江北海  
防大略也  
山東登萊二節三面受敵故設登州文登即臺三營北海之險  
以登州營控之東海之險以文登營控之南里淮安片帆可達  
淮揚安設營劫而犯淮即犯策之漸故南海諸險皆控于即墨  
然登萊海洋大興海福異其危險清少不勝勝則安東以北  
營山赤山山外為軍門則公生界八角沙所三山皆為乃城之所  
必防我之所當防者若白蓮賊子口極難鳴與金嘴石倉廟  
安海虎嶼乃賊之所必攻我之所當防者也今若嚴出洋之令  
為金嘴之斯倭牛則難係聚則則海防亦可方有備矣  
威海衛海防親則為稍緩遠則負山海北勝沙灘北有遼海  
三萬里防線之絕于開元者是以遼海之衛南枕濟河有金  
葉海蓋旅順懸懸海濱者是以防倭之劇遼陽沿海守備既空  
為五路分守應援似為清策今沿海衛所亦得如遼陽分守之  
制今旅順而西以金州防之三岔河南以蓋州防之三公河  
而東以三屯防之當事者遇秋汛則防邊為重防海次之春汛  
則防海為重防邊次之則遼海保無顧矣然後由開廣以至  
江南直由江北以至山東遼陽嚴接濟之徒雖守要害之

東史刻序



宋史



浙江兵船會哨論

浙東地形與福建連壤浙西地形與蘇松連壤利害安危各有補車相依之勢故初制查浙江巡撫督浙直福分哨各官互為整頓而不許自分彼此畫地有限責任相聯此

廟塢之所以為善而海防之所以為固也愚者海中山沙南嶼舟山北至崇明或浙或贛暗沙連伏易于開洩賊舟大者不無東西亂渡如遇東北風也必由下八陳錢馬靖等山以犯浙江而

流突于蘇松如遇正東風也必由茶山西行以犯淮揚而流突于常鎮如遇正北風也必由狼珠以犯福建而流突于溫甌上

達寓遠懸望難及須提兵官撥游兵把總領哨千百等船柱來會哨其在浙江也南則沈家門兵船哨至福建之烽火門而

與小徑兵船會北則為慈兵船哨至蘇州洋之洋山而與蘇浙沙兵船會其在蘇松也南則竹箬沙兵船哨至洋山而與

浙江之馬塞兵船會北則營前沙兵船哨至茶山而與江北之兵船相會諸哨條條連如長蛇解力分併察如扛鼎南北牽

掣彼此不容差巽匪寇船于一時將將靖寇患于無窮矣

浙江四水六總分哨論

浙海衛山其界有三黃牛山馬塞山塗子山金塘大榭蘭秀列山雙嶼雙嶼六條此山海嶺等山界之上也海山洋山馬

頭山雙嶼三姑山徐公黃連大小衛大佛頭等山界之中也龍巖朱芝盤等山來陳陳壁下等山界之下也此後

龍必由之道也海防每值春汛賊船衝海初哨以三月二哨以四月三哨以五月小陽汛亦慎防之其南哨也至鎮下門南麂

玉環馬沙門等山交于直海而止其北哨也至洋山馬嶼灘嶼衛山等處交于直海而止陳錢為浙直分轄之處則交相會哨

遠援窮搜後于沈家門列兵船一枝以一指揮領之馬塞遠列中界也則沈家門馬塞兵船北截連長塗三姑而與浙西兵船

相為犄角南截過等陀龍祥鹿山而與溫台兵船相犄角賊若流突上界也總兵官自無隙擊發舟師北截之乎七正與

龍海洋而應將自臨山洋督兵應援南截之于金塘竹頭洋而石浦梅山港兵船為之應援是故今日之設隘自內達外有

會哨于陳錢分哨于馬嶼洋山骨陀大嶼為第一重出沈家門馬塞之師為第二重起兵督發兵船為第三重倘有寇也所患

月師以來學未賊者一見而要去者不遇其功  
 於賊者謂宜以擊來賊之費使于進去賊之費  
 于去賊之費風月正副總兵不拘警報有無而  
 詳察督各營力用命以遏海寇于方來則何違  
 四泰者杭嘉湖一掌紹一全嚴一溫處一也六  
 國臨觀海金甌海寧各一也  
 而浙形勝大半負海島夷之來家為切近日本  
 論列郡之海口則溫州之飛雲橫陽諸台州之  
 波之定海太決湖頭渡紹興之三江沙門杭州  
 之乍浦澈浦皆倭寇窺犯之地列郡之門戶也  
 與有安論海洋之要害則金甌之鳳凰山而虎  
 隊大佛頭昌國之北山定海之舟山遠而陳錢  
 龍之魁港海寧之洋山許山皆倭寇必經之地  
 寧波則門戶自固矣夫浙東地形翔出海國為  
 浙西雖涉東海而牽率財帛之所聚也尤為賊  
 崇其害以軒輊耶

舟山論  
 信國公湯和經略海上區畫國家獨于舟山以  
 其未也自五島開洋斷胃風湧固眩精神者數  
 而始少憩然孤懸外海懸野蕭條必更歷數湖  
 之類而後得覓我兵虛實以為進上若空海之  
 諸山之北其地則故縣治也其中為里者四為  
 鼓之飲魚塩之利可以食數萬眾不特取于外  
 之所必由寇至浙洋未有不合此為可巢者往  
 雖驅除可以鑑矣  
 大祖神明先見置島國于其上也與成守談  
 於縣後之內地改隸象山止設二所兵力單薄  
 塞以舟山地大四面環海賊舟無處不可登泊  
 為風潮之順至舟山海大而峭壁不可登泊  
 為空海乃寧紹之門戶舟山又空海之外藩也  
 而後可  
 唐順之曰江南控扼在崇明浙江控扼在舟  
 大海中以障蔽浙直門戶諸哨船皆自此外  
 山客會哨嚴密過船即打賊何從入信國廢  
 之恐是千慮之一失未可謂昔人遠是而今人  
 非也

新洋五家會館論

烽火門水寨設于揚州地方以所轄官井沙徑羅浮南北中三哨其後官井洋添設水寨則又以羅浮古井分為二哨是在烽火官井當會寨者有五

小埧水寨。設于福州府連江縣地方。以所轄閩安鎮。施安鎮。山

南日水寨鼓于興化府莆田縣地方以所轄中心簡禧崇咸等  
所司為三哨而文海港哨則近添設于平海之後是在南日當  
會哨者有四

洛嶼水寨設于泉州府同安縣地方上自圍頭以至南日下自

東坡先生集

七

并尾以扶鉤山大約當會首者有三

鄰山水寨設于漳州府漳浦縣地方北自盤山以接洛嶼南自

由南而北○則鋼山之○語與濟水會之南日南日會之小臣○

小垭會之烽火而北來者無不備矣  
由北而南則烽火會之小垭小垭會之南日南日會之洛陽

洪興會之銅山而南來者無不備矣峭道聯絡勢如常山會捕

令併陣如魚雁防禦之法無踰乎此

1

北直事宜

按

京畿山河襟雄東大海向米甯遠倭寇亦未嘗有覬覦之說故兵防宜考倭寇紀不錄焉以大勢論之山東蓋遠突出海外幾旬居中越數島而為朝鮮環著倭奴在其本國誠不能飛渡而

東坡志林 卷五

卷

也。無已則召閭之工匠于天津永平。隨處造船。無不問者。合獨

木料發先從襄河取運合用兵夫預先于沿海召集各船民  
飛先發各處打造一面騎野練兵備之于陸一面鳩工造船聚

之于海木料具工匠齊數十百艘可計日而就夫則為問罪之

師小則為備禦之計。此今日所當亟為之圖也。然又有說焉。真

不下二萬之衆。一年之費。當以下二十餘萬。十年則費二百萬。

也。倘使如常據朝鮮則若何無已。將矣。義若爲一勞永逸之計。與十萬之師水陸並進。豈掃席捲仲。

天朝之威存心繼絕○因我藩籙較之年○設倘便宜百倍○或謂其

兼失耕逸左無功古今明戒子何言之易耶是宋家諸廖都  
于長安去高麗寂遠因怨與師誠為時武我  
朝定為北平與高麗共一水此門庭也當與周旋張漢之  
單于唐之突厥宋之金元例論高麗遠在此且開白  
封府庫士民財物無所取百姓無所發其志欲何為耶語  
曰境蛇盤手壯士斷腕蛇已擊跡之可斷乎此在  
廟堂自有定畫無容犯憂為也  
臣聞之命都督用兵有兩利有大征事小敵脆則選銳  
龍敵不意似賜之擊為平射擊而擊之也故曰賜勦也兵如  
事鉅敵堅則徵兵積糧營之正分道並進以數月為期故曰  
也

擊而三說耳倘或大兵今天津而屯遼左則彼必揚帆西自  
燕薊進揚登萊一帶無不受敵者萬一內地奸民因而煽附之  
其為患又不止一聞白矣故料敵宜當也自古機外謀未有不  
用舟師以取勝漢伐朝鮮用樓船將軍而郡縣其地唐雖渡  
遼而不用舟師以戰故能無成功蓋陸兵所由入之道彼尚得  
護備以待我舟師一至則隨地可登其勢無所遁故舟師宜  
集也倭奴向之所畏者一刀耳聞之開白無論其有弓矢且慣  
用槊刀捷力者倭刀而加其柄也徒其所以稱雄于數島者  
恃以長擊短之勢則我所以制禦之者又當出其長技之外故  
兵械火器宜精也今日水陸之兵計不下十餘萬矣法曰興師  
十萬日費千金師行糧食皆當預為之計且朝鮮被倭蹂躪之  
久矣其難固授于敵可知也千里饋糧則士有怨色故糧宜足  
也夫有漢高之才然後可將十萬又安得若而人者而將之蓋  
必將者知兵符之能否審形勢之要當何宜于水何宜于陸  
何者由北而南何者由東而西其謀慮思慮盡其長現畫既定  
然後赴期進庶可收萬全之功故選將宜廣也朝鮮自  
萬里以來臣民非一日矣今一旦越在華華宋社稷災其中  
豈無忠臣義士如申苞之徒赴四單之後募者誠國而鼓聲  
之鼓既習于地種便于土俗必能助我運向助我傳助我周  
可用也夫唯此者倘然後可以定成服遠可以恤小國如兵

未見則寧故要得之策勿誦放趙之虎實為王前之特重也苟  
李信之輕舉可也或曰開白以封承長蛇之心伐之亦入犯不  
伐亦入犯伐之則變遠而禍小不伐則變近而禍大奈何曰欲  
盡開白之衆而賊之使片帆不返此備假于時月若欲禦之使  
不入犯其策甚易然則計將安出曰其計與寧夏水攻之策略  
同但攻水之策行人常行之故皆知其便此策有倖虞以來未  
有行者雖淮陰之戰無法中顧諸君不察耳謹啟其端解有事  
高麗者當自計之

山東事  
山東海衛則有登萊三郡凸出于海如八柱告東南北三  
面受敵故設登州文登即墨三營各當一面之要登州營以控  
北山文登營以控東海即墨營南望淮安東海所城左右相輔  
如咽喉開鎮北海險要故登萊三衛青州左衛俱隸登州為其  
策應地方諸所則有奇山福山中前工徐前諸所諸寨則有黃  
河口劉家紅解宋崖徐馬倭兒河馬埠諸寨諸巡司則有楊家  
山萬山孫家鎮馬倭鎮東良海口照湖海倉魚兒鋪高家港諸  
司三營各立把總二員以統轄之其在海外則島嶼環抱自東  
北煙州半洋西抵長山蓬萊田橫沙門薊嶼三山尖嶽森列錯  
落盤踞以為登州北門之說遼海而北則遼陽矣此天造地設  
之險也然諸島雖近登州而居島中以取無虞之利者為遼陽  
之編氓非山東之戍卒也呼收挑糧可畏而不可恃故北海衛  
既有所治而設險者後建備倭城于新河海口以為屏障且  
有本營之建馬倭海兵防特重其費非若他省他建水寨于  
嶼良有以也夫島嶼既不設險則海口所係匪輕自營城以東  
若抹石石落灣子劉家江平楊庄洋諸處自營城以西務西王  
庄西山雲家孫家海洋山後八角城後之宋營島嶼處處皆可通  
番餉金穴嚴外戶以綏堂觀其本營急守之責乎

登萊乃泰山餘脉突入海中支脈也其東之盡處也成山以  
 東若早門離九峰赤山由建頭諸島橫橫砂磧綿綿潮勢至此  
 衝擊澎湃者謂諸船未敢行也然其勢之險固非他處可比  
 國初倭寇成山據白峰寨羅山寨延大為害島嶼皆居民  
 重罹其殃倭來無端其為有幾哉故天於登萊東北有文登營之  
 設所以控東海之險也登海威海成山皆海田樹皆隸焉其策  
 應地方路所則有寧峰海陽金山百八里崑崙山諸所諸寨則有  
 清萊赤山等寨諸司則有平汪溫泉鎮赤山寨諸司遠而北  
 則應援平登州近而南則應援平即寧三營為建相為犄角形  
 勝調度雄且家矣有千城之寄者其思

固初成山之要而倭寇之虞也

而思  
 山東之險要即莫如去諸營尤為要昔登萊海警告家  
 淮安晏秋登劫自非遠遊片帆可至紀准者犯萊之漸也故即  
 置一兩較之二營尤為要以大嵩紫山重山安東一帶南海  
 之險皆本營控禦之責其東應地方應防則有雄崖膠州大山  
 浮山夏河石洞諸所諸司則有乳山行村特提島達往南龍  
 灣古鎮信陽尖等處其海口若撫家灣大佐陳家灣諸兒村  
 諸天井灣胡武岡腰柳林全家灣青島徐家莊諸處俱為衝要  
 提防尤難

山東預備論  
 倭患之作崩騰以北海遼乎淮揚靡不受害○山東獨不亡者  
 豈其無當于此哉亦以山東之民使于難焉而不便于奔潰無  
 過番下海之人為之向導接濟焉○然近年青齊之兵多為所  
 振安知其中無漢海道而自引者乎○舊觀山東諸郡民皆悍  
 樂于戰國係之難於不足以其氣勇悍之步戰等是以  
 當其方軌則騎第一至此是有其元也○兩廣者皆乘勝出  
 中三面受敵難于既傷  
 同朝專設倭倭都指揮一員巡海則使一員分駐二郡街所  
 設倭周備承平日久不無廢弛○申明振勵庶幾其善患于難

倭船至所而進樂之亦未嘗無若五水寨置巡船制冠于海洋  
 山沙東之上也嘗聞宋以前日本入貢自新羅以趙山渡金若  
 入寇必由此路倭登萊之海竟無精沙不可勝測○非諸城之  
 則每且不保何以迎敵而進擊乎故東以此著勞○泰山行  
 營羊門劉公是界八角沙門三山諸島乃賊之所必泊而我  
 所當制焉者也若白蓮頭扼于子楊鳴澳夫入漢金寶石倉  
 廟遠離龍磯乃賊之所必避而我之所當進焉者也必嚴出洋  
 之金島會哨之點交輝信鈴習熟有意則將來廟堂或備海運  
 以倘不虞之憂亦大有賴焉○獨樂運云乎哉

遼東軍餉論

遼東古管并地也其背為沙漠○花當言列近諸部蓋在焉其面

為瀋瀋其餘氣為朝鮮○國朝設瀋陽遼陽王萬鎮四衛○觀乎開元○以還北狄之機○金瓯

海蓋旅順諸軍○防海濱○以馬東之○人峰候星○列營寨○有

東北藩籬可謂固矣○洪武間倭寇嘗以玩南方之心而北遼東

遼東之人以禦北狄之法而禦倭寇○新成無道海島蕩然○劉江

金縷島之捷○是二百餘年遼東如故獨萬曆二十年倭破朝

陽總帥遼左天津而謀更遼○今數年尚屯○駐紮釜山○西生瀟

未○

東也○

朝鮮下明初勅諭○或防俄○而慮者以地方千有餘里○衛防軍旅○凡

也萬九千八百七十五員○各除新募應援兵不計○要○止藉○

海關一○條○餉○我○

南北都燕○而遼清江南○又自○

京師遼千○遼陽飛○不○遼平○既○暇○待○備○甚○至○山○荒○士○卒○糧○食○

萬一難○守○安○巡○○發○補○候○寇○之○日○無○以○虞○騎○乘○間○何○以○禦○之○此○

其患不在兵之不強而在食之不食○是則兵強兵強則中○

矣○遼者登萊運米遼遼甚便○惜其作○止○愚○謂○

國初軍屯商中之制至為精當○而大槩松○司○圖○計○者○當○覆○念○而○

燕○之○不○當○專○資○之○募○帥○而○已○也○

國初倭寇龍山○毒○惡○極○即○本○營○而○轄○之○地○也○故○鑒○不○速○封○守○者○

其○可○以○弗○慎○乎○

論山東今日之患有二其一日○班兵懷遠之患○失其○其○一○曰○

登萊島民原係遼陽所轄○不受法制○地方癘毒○宜早治而○平○

之○不○然○清○法○之○虞○不○能○免○也○

論山東開係大要○尤○在○海○運○考○元○時○海○運○故○道○南○自○福○建○梅○花○

所起○北○自○太○倉○劉○家○河○起○迄○于○直○隸○滬○上○且○于○松○里○永○樂○以○來○

會通河成海運遼東者皆由清河○所以遼東之險也○無○海○

險○甚○于○成○山○以○東○白○達○頭○等○處○危○無○亂○職○滿○流○狀○亦○可○勝○

紀○非○熟○識○冰○道○則○不○敢○行○宗○伯○唐○書○云○海○運○一○失○人○不○得○生○河○

運○不○失○尚○事○不○先○以○生○易○先○輕○重○然○是○海○運○之○難○為○山○東○

之○海○險○也○然○清○河○自○王○家○關○以○北○至○于○德○州○千○有○餘○里○

國○家○所○轄○今○其○通○其○塞○所○係○阻○絕○以○黃○河○漸○徙○而○南○或○衝○而○流○

易○為○清○河○及○今○承○平○橋○後○海○運○以○備○不○虞○豈○非○一○大○計○

國○家○之○大○計○我○嘉○靖○初○年○

廟○堂○常○議○及○此○或○建○議○欲○于○膠○州○膠○山○添○土○以○達○海○倉○以○晚○洋○險○

山東無巡○其○煩○難○而○止○惜○小○害○大○可○挽○也○夫○食○通○運○也○膠○來○

新河也○公○萊○海○險○也○皆○山○東○所○轄○之○處○也○今○之○輸○山○東○海○運○者○

但知倘倭而不知倘運○故○及○之○

按日本地勢正對寧紹朝鮮地勢○家○適○登○萊○所○轄○登○萊○遼○丹○以○

伐高麗相也。嘉隆間倭自本國東入。把所毒者上自  
 浙直下及閩廣耳。山東未嘗犯寇。被兵也。今倭據朝鮮。則今之  
 山東中皆之閩浙也。倭守備之設。留上張之軍。誠急務矣。然旬  
 者為患在數千里之外。尚為疥癩之疾。今則為患在數百里之  
 內。定為腹心之憂。同罪與師。以除則床之禍。在今日。誠未易緩  
 也。雖高麗自  
 國初以來。為不侵不叛之國。至于今不蓋者。特中國為之緩急耳。  
 若危不能持。靡不能與。則東南海外  
 朝貢者三十六國。持何節觀望哉。我將侯有相侵伐者。來  
 不能放。則極公取之。此山東往事也。故及焉。

直隸東鎮臣海北。長淮中貫大江。江南則為蘇松常鎮。江北則為淮揚諸郡。共勢不能以相援也。故各有巡撫。設在  
 蘇松四府。有防海防江二者之責。在淮揚二府。有防海防江防  
 淮三者之責。  
 江南諸郡  
 松江府有金山衛。至南匯所。官軍各分信地。各有定額。如金山  
 衛以兩千。崇禎時。江門二營舊制。各設官軍四十名。又貼守兵  
 共一百名。金山衛以東。守衛金山。營胡家港。蘆廟港。堡舊制  
 各設官軍四十名。又貼守軍共三百五十二名。已上正守軍人  
 係人山衛。崇禎時。守軍係大金鎮海二衛。共一千戶。明隆慶  
 歲二月上。秋十月。擊賊。青村以東。各洪港。舊制。係青村。官軍把  
 守南匯。以此各洪港。舊制。係南匯。官軍把守。今更修復海壩。續  
 取舊分派。但大金鎮海。嘉興。同有倭患。貼守官軍。似難調撥。想  
 應于金山。青村。通中。如柘林。地方。南匯。吳淞。適中。如七八團地  
 方。添設陸路。以充各鎮。精兵一千。暫借民居。則營隨路有  
 警。相。應。以松江。海塘。設衛之大略也。若沿海。港。金山。以  
 東。有翁家港。蔡厓港。柘林港。等處。南匯。以北。有四五六七八  
 九團。洪。口。川。沙。虎。清水。寶。寧。宜。設。船。防。守。按。舊。制。金山。衛。野  
 走。路。各有定額。今以前後時。每百戶。出。出。紅。嘴。船。四。隻。共。計



以十度青南二所每百戶處出海有緇田數十度供  
各衛所派撥巡軍在海上巡邏正統間因海寇零強或以船為寨  
費題准以江船易為石嘴船之制遂廢矣今鎮江船一隻一馬  
之資不足以備一船之用官軍常苦又難船稍令各馬二  
連船一隻再于衛所查有地租公賣銀兩與松江府庫軍前錄  
內相籌辦款每船量給銀十兩食山衛總兵官督造其各船  
應用器械大抵合于原議太倉置造軍艦如松蔭建明就熟各  
衛所知水軍人操習水戰布列港口各分信地如倭船窺至而  
敵家其停泊者服以上利則有無難逃此意矣此松江海陸攻  
荷之大略也夫沿海設衛固為上策第一外守不固則其浦一  
帶又為松陰險要守浦乃所以守門戶備有愈于守城也余為  
松江口即為黃浦口子既經設衛而兵於松江亦設兵一統以  
防溪入矣至于上海之商余渡沈在德開浦開港開行華亭設  
葉許青溪散浪等處亦登呼檢船渡浦甚易除松江所前設  
打更雙塔船廠各船發上海華亭召募水兵分布沿浦各寨  
巡邏把截又岸上二縣各募鄉兵緩守城池有警調至浦邊協  
守似前項兵官無專職則事難有成而沿浦二百里之遠本  
府巡捕官一人管轄官併令各清軍同知一員帶管華亭鄉兵  
水兵自豐運以至閘行皆其信地再設巡捕同知一員駐劄上  
海專管該鄉兵水兵自閘行以至嘉定界首時其信地無事

率兵操演有事統兵防守此松江內地設衛之大略也然倭船  
之來乘風渡海勢難聯結每至海外大山必停泊候齊然後渡  
入無洋山為本府所屬為定海其松江二結兵之船會哨之  
處以地遠均故也本府所造之船數本不多僅可以支紀港  
之用此但可假官而不可假官與鎮江揚州各營各數十隻  
少者民船二三百隻每至風汛時月分泊港口各信地更省  
出洋洋山往來巡擊晝夜不絕外則為定海吳淞江會哨船  
之刑翼內則為海寇把守矣船之操衛若有海賊齊力奮擊破  
船縱敵而少我船縱合而乘風乘之氣勢則勝員之分數  
自別詳海防史上策矣且查海濱廣闊原有操捕無暇顧  
並不通海通商且人船慣習不畏風濤各行示諭有船之輩  
所報名姓與無船身牌面無事聽其在海生理遇警既同兵船  
剿此則官兵無遠船募兵之費而民實有清魚捕盜之業  
蘇州府  
蘇州府海一帶險隘最多舉其大者則常熟有福山白帶  
太倉有劉家河七丁諸處定有吳淞江營巡警賊之通衢而  
東吳之門戶此府所管一府之險要尤洲則仰湖浩吳江則  
驚潮相屬吳淞則太湖交通舟楫之往來而腹裏之關隘此則  
所管一縣之險要兵次則楊山以西有三大浦斜橋以東有許

諸合澤劉家江以北有新塘港港灣吳淞江以南有崑山港  
 東有老劉港內之所謂險要而少次焉者現海濱役百里一舉  
 平以非有山嵐險阻為之扼要時可以須臾登岸要密無邊矣  
 力有餘而防禦之計當先其大者以海邊唯崑山為要以腰  
 擊勝險為最故劉家河吳淞江楊山港舟師防守不可單將白  
 脚口七了港黃家港供當預設戰艦與各港相為犄角人如  
 賊自東南而來必由崑山吳淞江宜發船一艘角于崑山沙以  
 堵截之賊自東北而來必由三沙劉家河宜發船一艘角于管  
 前沙以堵截之他如遊兵船隻往來策應而三文浦新橋老鶴  
 嘴等處亦得以聯絡而并制則蘇之外防或可無虞矣至于風

百名屯駐黃家港各鎮已於選定分餉相繼調度戡外洋  
 則水兵擊心賊若登岸則陸兵擊之彼此夾攻遠近互應各該  
 川路受為保護如此則賊亦提畏而不敢犯矣至于腰擊如崑  
 山縣分撥兵夫三百名屯駐清洋江三百名屯駐千墩吳淞  
 分撥兵夫五百名屯駐勝各戰艦勢以助軍威各該領兵官  
 應其調遣不許退避萬一賊勢重未易為功則各收之兵又  
 寧聽府州縣掌印官調回守城庶事休專一可以資成兵勢  
 總不致微懸矣  
 都御史唐順之云海賊入江內江兩所各陸之陸處前  
 沙南北相對海面向約一百四五十里為第二重門戶國家橋  
 梁國山相對周家橋北所各順江洲與江南分界處而約  
 七里順江洲至新洲夾江面向約七八里新洲夾江面向約  
 江面向約四十五里為三重門戶工處領水兵官預整備  
 晝夜嚴守三門動會哨以防春汛門戶既固堂與自無若三門  
 稍有疎虞至不得已而守金焦兩岬所轄下策與無異矣

蘇州水陸守禦論

蘇州為畿輔望鎮。瀕于大海。有吳淞江。口以南通。浦以東。海。數百里。一望平野。舟賊往往。往而不歸。禦之于海。故係關。二府。一州。九縣之地。無不劍。其禍。松江之有海。海。無港。者。則自上海之川。沙。南。匯。華。亭。之青村。柘林。瓦。賊。所據。以為巢窟。者。各設。陸。兵。把。總。以。屯。守。之。而。金。山。界。于。柘。林。乍。浦。之。間。尤。為。五。浙。要。衝。特。設。總。兵。以。為。陸。兵。之。統。領。又。于。其。中。添。建。游。兵。把。總。一。員。專。駐。金。山。往。來。巡。哨。所以。北。衛。松。江。而。南。援。乍。浦。也。至。于。蘇。州。之。陷。海。而。多。港。口。者。則。自。嘉。定。之。吳。淞。所。太。倉。之。劉。家。河。常。熟。之。楊。山。港。先。賊。舟。可。入。者。各。設。水。陸。把。總。以。堵。截。之。而。崇。明。孤。懸。海。中。尤。為。賊。所。必。經。之。處。特。設。參。將。以。為。水。兵。之。領。袖。又。于。其。中。添。建。游。兵。把。總。二。員。分。駐。竹。箔。營。前。二。沙。往。來。巡。哨。所以。巡。視。海。洋。而。警。報。港。口。也。內。外。夾。持。水。陸。無。備。上。之。可。以。禦。賊。于。外。洋。下。之。可。以。巡。塘。而。拒。守。亦。能。精。且。密。矣。但。清。泰。寇。兵。不。知。關。土。者。之。兵。可。調。引。而。有。常。守。是。賊。船。不。如。顧。氏。開。明。運。私。船。及。整。父。而。省。費。是。在。常。事。者。酌。行。之。而。已。

江北諸郡

海寇之來。每自南而北。度南麓山。則自廣入。開。吳。淞。江。塞。山。出。入。關。東。長。越。海。門。則。又。浙。之。而。不。餘。寶。山。至。吳。淞。沙。等。處。則。又。自。浙。入。江。南。至。蘇。州。沙。上。以。南。不。暇。風。浪。故。以。海。道。之。要。害。出。于。江。北。者。官。之。像。山。當。保。衛。之。吃。而。廖。庸。極。勝。皆。揚。之。東。南。界。也。胸。山。據。淮。海。之。首。海。州。營。游。山。皆。隴。之。東。北。境。也。中。包。泰。興。之。周。家。橋。淮。海。之。射。陽。湖。山。陽。之。雲。梯。關。廟。灣。等。處。皆。沿。海。要。之。區。寇。盜。可。以。傳。輸。山。陸。之。處。乃。據。守。所。當。先。者。也。然。廟。灣。劉。賊。之。路。原。有。兩。條。一。條。經。寶。應。花。船。頭。挑。水。路。自。清。海。嶺。口。進。攻。則。兵。勢。既。便。而。龍。船。亦。易。一。路。從。陳。安。至。馬。遷。陸。路。近。攻。則。兵。勢。既。迂。而。龍。船。亦。難。

據。倭。寇。之。患。起。于。吳。淞。而。沿。夏。淮。揚。蓋。揚。州。富。甲。天。下。人。所。素。附。三。十。五。年。之。夏。賊。以。二。百。餘。人。突。至。揚。州。城。下。城。中。據。閉。自。守。任。其。游。逸。無。如。之。何。大。掠。而。去。自。是。豎。立。款。艸。而。揚。州。為。賊。所。必。窺。之。地。矣。以。江。北。之。大。勢。言。之。東。起。廖。庸。背。大。河。口。以。及。呂。四。廬。家。等。場。子。楊。柳。鐵。衛。門。葉。阿。通。州。興。如。阜。泰。州。稍。折。而。北。則。為。揚。州。矣。通。州。而。西。則。北。則。天。長。滁。州。中。都。滁。海。而。西。北。則。為。徐。步。營。又。北。則。為。揚。州。又。東。北。則。為。新。韓。港。轉。而。西。北。則。為。沙。墟。城。廟。灣。劉。莊。姚。家。莊。再。而。北。則。為。海。州。縣。榆。桑。而。至。大。海。口。矣。劉。莊。東。北。則。為。安。東。安。東。之。北。則。為。海。州。縣。榆。桑。



擊於江南地多溝洫騎不滑長驅步不滑用衆往爲其所隨  
 江北則地多平原人便弓馬誠以鐵騎張弩風馳電驅未有不  
 如騷練之決細網者劉顯雖揚之捷是也若在東南非節制之  
 兵真火器長技未易以較雖雄矣故大江以南陸兵雖不可少  
 而禦之于海爲要大江以北舟師雖不可廢而禦之于陸亦易  
 不惟地利野宜誠以南人使船如馬北人乘馬如船正當以長  
 擊短而不以短擊長也

東也則言海防矣

定

江北設險方略論  
 淮揚二郡介乎江淮之間東濱大海賊舟出沒三而匿防爲難  
 則初倚禦之制雖安提衛二內備所五外屬所必揚州設防之內  
 屬所十外屬所三復建兵府雖職司轉運究示控江之勢蓋  
 南北之咽喉非他郡比也愚考其地形起自東南莫甯嘴以抵  
 姚家蕩綿延三四百里隆安聖等三十六場俱在腹內不爲要  
 塞要害之地乃通州也從山也楊樹港裏河鎮北餘東徐西等  
 場也裝角嘴呂四場也臨海新開港也廟灣劉庄金沙場也其  
 尤要者有三曰新楊場出入至近通揚州也曰北海所提以臨  
 新開港且有旗艘聚泊也曰廟灣其爲巨鎮而通大海口也當  
 東也則言海防矣  
 昔者須提把總三人一駐新楊一駐北海一駐廟灣更用陸路  
 游擊一員駐劉海安則東可以控鎮山通州海門之入而西可  
 以捍衛揚州矣

浙江事宜

今經大觀曰自澤岸山以北以西之海水淺砂碇大石溪闊則故棧且無避風安樂於船至後如遇夜必須當洋下棧不能於每故患流駛去或夜平發風則尤危然多賴天幸要非安計然則空如何曰錢塘江為甯湖浦內船兵一枝不可無餘則總兵於精卒一枝以待而散窺哨援應馬廐敵舍卒或曰賊舟何能至此曰賊用單桅小舟徑抵山邊間施發初故必用陸兵追捕方不走脫若以兵船必高大方能勝賊如與賊舟等則勝負未可必也今言禦賊于海也易要非屢論海本遼闊舟行全藉天風與潮人力能發風順而重則不開潮候逆順皆可也則官編精卷五

行若風輕而則逆甚難夏秋之間西北風起不日必極大操舟為見此風候須急啟安樂其船在海每日遇晚俱要酌量旋陷安樂以防夜半發風至逆賊亦要預計今晚收泊何處著一意見前連逆夜風起海無反矣

沿海之中上等安樂可避四面風者凡二十三處曰馬頭曰兩頭洞曰長塗曰高丁港曰沈家門曰舟山前港曰海江曰龍港曰史海港曰黃岐港曰梅港曰湖頭港曰石浦港曰橫頭港曰海門港曰松門港曰倉山港曰玉環山港嶼等處曰楚門港曰黃華港曰江口水寨曰大嶼曰女兒嶼中等安樂可避而面風者凡一十八處曰馬水港曰北白港曰浦門曰觀門曰

自奔港曰石牛港曰馬沙門曰桃花門曰海門門曰九山曰磨山曰寬島其餘下等安樂只可避一面颶風如三狐山嶼山之類不可勝數必不得已寄泊一宵若得久颶風及則退不能走矣又彈峙山雖小許山之類皆開土兵寨一面之風亦難避可不慎乎

蔡汝蘭曰台州處海濱誠四塞之國南有桃盤合竹北有黃洲桐嶺兩有開山衛壁壁層層重開島道真可禦之險而五南去盤石楚門僅有五十里東南去松門僅有里東去海門僅七十里設或倭奴乘舟登陸皆可卒至城下自海門而入則二

潮東旋定一時難禦之憂也三面阻山一面瀕海操艦于海星之外故援援所難卒至者惟此耳要者威泰梓駐紮海而倭奴也聚桑洲運輸經月不至孤危之勢可畏也今寧平台州專立督餉方面積聚糧餉訓練兵士以為重鎮而直西控溫處金衢北衛寧紹權非運制而威可近防也

鄭若曾曰周初定海之外秀嶺開金塘五山等利內納航較外連後美處為遼患舊國公經略海上起處民盡入內地不容得聚乃清野之策也趙侍郎近奉令民間糧以給軍租若與此利金塘一山即可堅固敵萬敵歲入米幾萬石玉環諸山計之每歲可得米幾十萬石大為海防之助但真惠二故當道

晏議辱止。其一是倭人藉以為糧。結果于此其費及多。其一是  
 大家爭佃秋糧難徵。且無益于小民。以愚計之。須大置為屯。田  
 召民耕種輸賦軍門。耕者搭棚墾而居。不學姜姜。不得買賣。逐  
 歲更始。如人家放租之法。則官民兩利而爭奪之志先矣。官差  
 石工伐山造堡。望洋有警。小民避入。賊知堡中無子。財帛自  
 無結果之念矣。  
 按金塘王環諸山。有言其可屯者。有言其不可屯者。按安取棄  
 幾大都海外絕島。但當計其要害。不當計其小利。如地有所必  
 爭。則雖無所利。猶當守之。況有屯田之利乎。如地在所可棄。則  
 雖見有居民。猶當徙之。況無居民。何也。濱海孤懸。島夷易犯。  
 若無兵守之。是委民以與寇也。若有兵守之。是利十而費百也。  
 以觀浙之舟小。開之海遼。身之南溟。皆極膏腴。然其守之者。良  
 以周內地之藩籬耳。若論屯田。所入之利。足以供兵費之十  
 二三。或以此可例論矣。  
 按浙江平倭亂之後。不二十年。又有壬午兵民之變。雖緣撫御  
 乖方。亦以其地胃戰。開所用皆土著之兵。若開中土客籍。用軍  
 兵並駕。雖有一二脫巾。終不能為大患。亦得大牙相制之法也。  
 然其成在于時。始不知大休。有必知方之訓。而越中兵柄多  
 歸有司。將帥無統乎時。威令既不下。近有急要。要與其割制。此  
 皆獲賊時。亦更駕著也。

福建事宜  
 八閩之地。西北阻山。東南濱海。倭奴為患。自古已繁。故在洪武  
 十九年。則以江夏侯周德興。正統九年。則以侍郎熊宗魯。泰二  
 年。則以尚書薛希謙。皆建隆海上。自福寧南。下以連江。泉。晉。三  
 十一。置所。凡十四。置巡司。凡十有五。控之于陸。又置水寨。防之  
 于海。初。雖烽火。浩。與。南。日。三。寨。年。增。而。為。五。時。則。賊。難。如  
 雲。旗。相。望。且。哨。守。皆。斷。所。之。軍。有。司。無。供。億。之。費。外。戚。內。面  
 有。自。來。矣。法。久。人。玩。武。備。漸。弛。倭。患。突。登。舊。制。盡。失。如。以。內。地  
 奸。民。勾。引。樓。船。南。澳。走。馬。溪。舊。活。與。南。日。等。要。害。俱。為。當。船。所  
 據。于是。廣。募。民。艦。旋。設。舟。師。五。寨。之外。又。分。守。十。有。六。鎮。力。分  
 勢。塞。所。在。英。瓦。至。嘉。靖。四。十。二。年。軍。門。譚。綸。題。設。軍。寨。嚴。於。把  
 紮。以。舊。設。峰。火。南。日。浩。與。三。寨。為。正。兵。增。設。小。徑。銅。山。海。寨。為  
 奇。兵。而。又。為。分。信。地。明。斥。候。嚴。食。有。賊。寨。則。自。為。賊。寨。則  
 合力。併。攻。以。抗。扼。外。洋。海。防。燭。然。一。新。而。南。澳。屬。閩。廣。之。交。涉  
 寇。往。二。備。署。萬。曆。三。年。督。撫。劉。光。琦。會。同。兩。廣。軍。門。題。設。南  
 澳。副。總。兵。官。鍾。祥。共。把。總。盜。賊。之。淵。藪。既。據。而。廣。浙。漸。清。兵。其  
 設。沽。銅。海。鹽。二。游。總。則。自。隆。慶。年。也。夫。計。全。閩。海。防。不。過。二。千  
 里。之。程。耳。五。寨。三。游。總。將。勇。械。不。為。疎。然。向。者。五。寨。兵。船。各  
 四十。隻。兵。二。千。二。百。餘。名。今。第。次。裁。減。船。數。雖。存。大。改。為。小。兵  
 僅。存。兵。三。分。之。二。又。大半。貼。軍。兵。人。無。同。志。官。難。約束。望。其

未見破決。縱線脫于海外。不亦難哉。倘欲擊大夥。安能非獲。軍門兵制之舊。不可也。

福建五臺三路。跨次海外。舟師精落。扼險據隘。比之他省防禦。似加緊焉。論要害。則烽火之臺。山小。徑之東。湯海樓。東南日。

烏。位。洛。銅。彭。湖。金。鐘。彭。山。皆。樓。寇。必。經。之。地。但。其。地。有。可。守。而。不可守者。有可守而不可守者。其險要而難守。則莫如。

彭湖。蓋其山周。環。數。百。里。口。不可。方。舟。內。漢。可。容。千。艘。往。時。居民。恃。險。為。不。可。乃。然。而。其。地。今。不。可。以。民。軍。之。間。矣。然。則。

合。兵。以。守。之。可。乎。曰。不。可。也。分。兵。守。于。法。為。難。給。于。法。為。難。且。紀。島。孤。懸。泥。落。前。項。輸。不。及。而。援。後。時。是。要。軍。強。于。敵。也。

然則南。海。何。為。而。守。也。曰。不。同。也。南。海。雖。在。大。海。之。中。然。內。地。位。隔。一。水。而。海。軍。往。來。必。經。粵。海。關。糧。食。仰。給。海。運。若。南。海。

失。守。是。而。明。粵。之。肩。臂。而。塞。津。梁。之。明。報。也。彭。湖。去。內。地。也。遠。風。順。尚。有。日。半。之。程。唯。海。舟。出。沒。耳。泛。海。之。舟。不。必。經。也。彭。

湖。管。之。石。田。舊。之。可。也。然。使。倭。寇。結。館。而。未。則。彭。湖。其。巢。穴。矣。又。於。何。如。曰。塘。內。地。之。防。嚴。接。濟。之。禁。而。後。相。机。設。策。以。撲。滅。

之。耳。

傳。來。負。隅。之。民。有。高。夷。為。首。自。

新。過。禁。運。致。自。餓。成。禍。府。至。所。初。年。巡。撫。嚴。密。請。開。海。禁。準。其。餉。道。洋。稅。足。食。之。計。定。為。所。費。之。數。蓋。市。禁。則。

商。轉。而。為。寇。而。通。則。寇。轉。而。為。商。而。國。禁。也。唯。私。販。日。本。一。番。百。法。難。防。不。如。因。其。勢。而。利。導。之。比。其。禁。而。重。其。稅。又。嚴。其。罰。

之。禁。然。日。本。欲。求。實。利。不。可。許。何。也。通。洋。自。我。而。往。有。市。自。彼。而。來。自。彼。而。來。財。必。有。不。測。之。定。自。我。而。往。則。據。稅。在。我。而。

彼。其。資。中。國。之。利。二。者。固。大。不。侔。也。若。海。禁。愈。嚴。則。獲。利。愈。厚。而。奸。民。愈。趨。之。矣。蓋。乎。利。乃。能。之。國。也。

按。八。關。多。山。少。田。又。無。水。港。民。本。艱。食。自。非。肩。挑。步。擔。輸。山。度。嶺。則。雖。手。石。之。儲。亦。不。可。得。福。與。泉。源。四。鄰。所。資。于。海。口。船。運。

米。可。以。仰。給。在。南。則。資。于。廣。而。惠。潮。之。米。為。多。在。北。則。資。于。浙。

而。溫。之。米。為。多。往。向。是。道。運。船。販。米。至。福。行。利。重。三。倍。每。五。糧。幾。十。被。福。民。便。之。廣。浙。之。人。亦。大。利。焉。兵。興。山。鎮。嚴。密。

負。既。難。而。募。餉。之。費。又。眾。大。戶。所。積。莫。肯。輕。輸。海。運。又。屬。禁。焉。民。食。兵。餉。如。之。何。而。不。資。也。故。經。略。楊。廷。之。策。莫。先。于。震。旅。糧。

運。糧。若。缺。則。五。虞。之。兵。難。設。擊。之。水。寇。之。人。外。能。可。觀。而。五。內。腐。裂。四。肢。癢。癢。未。有。不。喪。亡。者。今。日。足。食。之。計。有。二。共。一。須。中。

明。

祖。宗。之。意。上。嚴。雙。桅。船。隻。私。通。貨。貨。以。致。違。禁。所。謂。寸。枝。不。許。下。

海。者。乃。下。大。洋。入。倭。境。也。非。絕。民。於。捕。于。內。海。販。糴。于。海。省。也。嚴。其。保。甲。令。民。沿。海。運。糴。則。廣。浙。有。無。相。通。而。福。民。不。患。于。無。



食我其二官有披編銀兩輸解督府春夏務為兵糧時價下昂  
有餘無米於甚苦之不如令有司以銀秋羅購米則米數多矣  
而隨兵所至就以為餉宜與兵不兩利乎兵餉既偏民食亦  
豈唯優夷不能為福建惠將使福民之有引接濟與係為黨者  
永不散矣  
或有問公之倭視昔何如曰昔之倭之部落也其來無幾今  
稱閩白者倭之首長也其聚雖計始甚也今之民情視昔何如  
曰昔之民情病在秋歟今之民情病在征歟夫倭情不同不  
厚為之備耳至于民情不同則其故雖言已自甚清末奸民誘  
倭入犯時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規倭如兇神虎豹不可暫述一  
舉也則書擬防 長上

倭持刃數十百人奔奔無解無敢誰何及久而習見則知其技  
止此耳乃一二名持短杖而擲于間有餘黨伏實霸餓于山谷  
間乘夫墮于時得譚而擒之今猶耳濡目染知倭之英低為毒  
也然天下貧者多而富者少若人少而不善人多故貧者視富  
家之豪華則曰倭來若等我耳人或為勢家所拂鬱則曰倭來  
若無幾歟矣至游手無賴之徒則曰倭來吾且因之以為利而  
其不可言無論也此豈可聞于敵哉然則如之何曰以閩中論  
之但當禦倭于海則夜無從生若一八內地其禍蔓延矣以天  
下論之唯當禦倭于朝鮮使倭不渡若一犯中國則未易枕  
樂矣乃若撫取人心則有主者

楊雲川論  
八閩之地二面當海者二興泉是也一而當海者二福漳是也  
其間要衝皆江之深處福寧興化之中心平海龍溪之海門漳  
河之島尾南靖之九龍溪溪皆長也然莫有如福寧川之尤險  
者蓋大地情勢自西北而東南至于福建盡之矣而福寧尤在  
福建之東南據出海中然其左為既海居東而其右為福興  
海居南而福寧獨當東南北三面之海倭船入龍必先犯此水  
寨之設職此之故也舊寨在州東北五六十里三沙海而水寨  
初所置相用福州中左二衛福寧衛大令千戶所軍守之泰興  
羅洋官井洋亦屬焉正統間集家仍議成海難治徒今松山之  
下必獲舊而後可 長上

廣福人通商常論

接稅極衆而來動以千萬計非能自足也。由內地奸人接濟之也。濟以米水然後散久延濟以貨物然後散貿易所以向導然使散入海洋之有接濟猶北陸之有奸細也奸細陰而後北廣可驅接濟之徒使矣。可請所以稽察之者其在沿海審司之官乎稽察之說有二其一曰稽其船式蓋國朝時禁于板不許下海法固嚴矣然濱海之民以海為生採捕魚蝦有不得禁者則易以混焉要之雙桅尖底始可通者各官司于採捕之船定以平底單桅別以記號違者毀之然則問題則船有定式而接濟無所施矣其二曰稽其裝載蓋有船雖小亦分載出海今之以通番者各官司嚴加盤詰如果採捕之船則計其合帶米水之外有無違禁器物乎其四時魚蝦之外有無販賣貨物乎有之即照例問則載有定限而接濟無所容矣此項海道嚴行設法如果聲言成其官若他責成其有某處定以其號其澳來以其甲如此而謂通番之不可禁各木之信也

鎮撫鄭以忠曰杜操游在于嚴保甲重賞格而責之海防官夫接濟之端水可以測具不夕發也聚貨畏懼動經旬月同井之人非不知也所不來者是違坐之不嚴而賞格之未重也必于五六月南風盛發之候海防官多置耳目于沿海與船之地者

實件既重鹽實格但獲通接濟之船盡船貨物盡其同行之人官府一無所問其接濟者俱照近例重處保甲知而不舉延坐夫洲法有組織用于無事之時則宜寬用于有事之日則宜嚴要在使人難犯也

防洋要略

三四月東南風汛。船多自粵起。開而入于海。南澳實蓋走馬  
之。乃當船始發之處。價徒交接之所也。附海有銅山。玄鎮。等  
之。若先分兵屯此。則有以遏其衝。而不時泊矣。其勢必拋于  
外。海與外海。與乃五澳地方。番人之巢窟也。附海有海安。連  
等。哨守之。若先會兵守此。仍撥小哨守把。要緊港口。則必不  
敢以泊此矣。其勢必趨于料羅。烏沙。新羅。烏沙。乃番船等候接  
齊之所也。附此有官澳。金門。等哨守之。若先會兵守此。則又  
不敢以泊此矣。其勢必趨于閩頭。坡上。乃有船停留  
風之門戶也。附海有蘆厝。桶。會哨守之。若先會兵守此。則

又不放以泊此矣。其勢必趨于福興。若趨于福興。替其所經之  
地在南日。則有官井。流江。九澳。等處。此船之所必泊也。若先  
會兵守此。則不敢泊矣。來不待俾泊去。不待接。備船中水。米  
有限。人力易疲。物亦不攻。而自曉者。况喪。與。而。死。方。攻。之。豈  
有下勝者哉。

防洋要略

東。略。惠。潮。他。指。福建。議。者。謂。潮。為。嶺。東。之。巨。鎮。拓。林。南。製。旗。係  
要。區。扼。吃。掛。片。之。防。不。可。一。日。緩。而。濟。海。之。門。連。川。大。成。諸。所  
又。時。時。安。海。海。所。賴。以。近。保。三。江。連。衛。東。屬。者。也。惠。州。海。豐。東  
南。濱。海。其。枕。膝。平。海。碇。石。甲。子。門。皆。海。息。生。變。尤。宜。加。之。意。焉  
倘。拓。林。南。澳。失。守。是。無。商。也。平。海。碇。石。失。守。是。無。惠。也。每。師。防  
禦。有。信。地。之。責。者。可。少。懈。乎。  
按。南。澳。當。閩。廣。交。界。在。大。海。之。中。有。山。田。數。千。畝。乃  
商。家。起。發。居。民。道。崇。之。地。也。嘉。隆。間。倭。泊。于。此。五。市。廣。捕。急。則。奔  
關。捕。急。則。奔。廣。而。海。寇。許。刺。先。吳。平。之。統。相。繼。襲。穴。于。此。誠

近。賊。淵。藪。也。為。曆。三。年。設。創。總。兵。以。彈。壓。之。外。以。奪。海。寇。之。巢  
內。以。絕。接。濟。之。路。左。以。仲。開。之。聲。持。方。以。同。粵。之。門。戶。而。屯。田  
海。利。其。小。者。也。數。年。來。漳。潮。無。亡。失。宜。鎮。之。實。策。誠。淨。矣。其。次  
則。惠。潮。二。府。亦。當。嚴。要。衝。向。被。倭。寇。殘。擾。為。吾。今。惠。潮。各。有。蔡  
我。拓。林。碇。石。各。有。衛。總。亦。上。海。之。藩。蔽。也。議。者。謂。惠。潮。水。道。延  
袤。千。里。若。海。門。靖。海。中。子。所。之。間。宜。添。設。水。兵。一。營。將。繫。海上  
與。南。澳。各。寨。相。為。犄。角。而。東。臨。遠。可。安。枕。然。古。之。于。無。事。之。日  
則。近。矣。

中。路。廣。南。濱。海。諸。郡。若。為。高。雷。嶺。左。為。惠。潮。而。廣。州。中。處。故。于  
此。置。兵。北。貢。亦。重。矣。環。郡。大。洋。風。濤。千。里。引。盜。賊。淵。藪。帆。樯。上

下品金銀錢糧土產可家發乎當致之三四月東南風起  
 或入海多有阻礙廣德林為東路第一關隘使先會兵守此則  
 可以阻其衝而不致洩其勢必趨于中路之邑內鵝柯佛堂門  
 冷水直之萬山虎頭門等處為簡頭為基或須以齊湖為據為  
 巢穴乃其所必由者附海有東莞大鵬或守之兵使泰置佐未  
 預為巡哨遇警輒敵則必不敢留泊其勢必歷快門望門大小  
 橫慈山雲丁洋仙女嶼九竈山九星洋等處而西而東白鵝為  
 其乃對崎等處接聯之所則海有香山所戍守之兵使添置往  
 來預為巡哨遇警輒敵則亦不敢留泊其勢必歷崖門寨門海  
 萬斛山烟州等處而西而東烟嶼為基乃番船停泊避風之所  
 附海有廣海衛新寧海朗所戍守之兵使添置往來預為巡哨  
 遇警輒敵則又不敢留泊矣夫外寇不敢倖內奸不敢濟則  
 濱海居民可保寧靜而會城自無虞矣  
 按廣東省會標江一帶海其東出海則由虎頭門而虎頭門之東  
 則為南頭省會之門戶也其西出海則為崖門崖門之西則為  
 廣海衛而香山鎮在省會西南夷人住居于此稱家遊焉其日  
 者倭寇常據廣海衛矣海寇等前集由五虎門揚帆而來故  
 棹而去其故標何無備故也今既設南頭泰橋廣海守備檣或  
 于外港頂門把總防守于內又結鎮標下添設中權二部水軍  
 以備策應由今視昔萬一有不測之虞直達東粵誠議者

以籌餉源終為難心之疾或欲設於巢虛或謀移之浪云云  
 或議設官以治之或議以鹽園為要而使之南澳要非掃平之  
 論也夫東省之有番餉者人身之有痰火苟元氣完固則利完  
 足則火與痰亦為血脈運動之資若神虛耗榮衛不同而臣  
 以去病為務未有不日消而月削也故文德武備固治者不  
 容缺一  
 西路商賈無識者曰防守之責視中器可稍緩也是對日本倭  
 島言耳不知二郡逼近占城暹羅潮州諸番島嶼森列游心注  
 盼防守少疎則奕生肘腋深憂難圖矣可弗審乎故廣州東連  
 肇慶南接潯陽神電所轄一帶海濱若蓬頭港汾州山西家灣  
 廣州府為本府之南輪舟往來常北之匪人以船保障之  
 差也雷州突出海中三面受敵其遠溪港川圍洲樂民等四十  
 餘隘固為今衛三道門戶而海濱廣黑石清遠并徐開歸樂  
 諸隘所以今防海禦以標艇及側倖不敢擅化焉者何既歸樂  
 莊廣州則尤為全廣東輕海北扼塞向有使署故兵符特制于  
 望山連堡增屯于衛北海龍岡標外夷之憂說三嶺防務焉  
 南雄郡如瓊為廣之外戶五梧腹心益為黎標郡邑封疆無不  
 潮海備係之制若白沙環館頭文昌海安海屬對峙番島觀  
 風定來防禦甚艱近駐軍將于崖畔責有攸寄而守禦疊成  
 舊城歲久寢弛凡此皆西路今日所當注意經畫焉者誠預

防保幕而時續重課來旋非兵民於兵者之責乎  
按西路要隘之詳矣今之設備視昔又如家焉自嘉靖十九  
年征黎而有瓊崖之詳矣今之設備視昔又如家焉自嘉靖十九  
而臨粵設營廣泰將其白鶴白沙二鎮則設于嘉靖四十五年  
北津把總則設于萬曆八年至萬曆十七年珠岐馬尾而始有  
潮州游擊之設蓋西路東防倭西控諸番外禦交黎內攝珠  
寇也塞舟師棋置星列可謂備矣讀者謂當白一帶向故係寇  
殘如劫掠之穴境倘稍垂延于此取故道而來則陽雲泰將  
之獲似當議也又謂天下形勢皆內中國而外四夷獨瓊崖州  
郡在外黎使屠中五持腹心永為左被不無首足倒懸之嘆嘆  
乎此特設兵彈壓撫取綏來或觀禦而動因縣治之用夏夷  
則可耳若陷平無款然舍綱而卓藤之亦甚非仁人君子之用  
心也  
一廣支濱海諸邑當禁船隻各增城更築則添客十字潭番島  
則三清波羅海南海則仰船頭等塔噴德則黃頭香山新羅  
則白水分水紅等處皆設戰調設也每歲集免稅肆行檢探珠  
禁則則駕大船以巡珠禁嚴則駕小艇以行劫交通捕快檢  
濟番船查察甚為今之計莫若通行各縣令沿海居民各于  
其鄉編立船甲長則不拘人數惟視船之多寡依十家牌法仍  
序應當如船二十隻總統于船甲長內以十隻分統于甲則仍

于船尾外大需其縣船某甲下某十字翻刻墨曉為記其中  
長則各置簿一冊備載船中船數并某樣船隻某項生理一  
直書每歲呈具于縣以憑查考如遇劫賊則被掠者能據其船  
運投首于甲長則鳴鐘追兇俾速近有知無字號者即係為非  
許人保清等送舊時沿海居民明知賊盜猖獗及攻而不救  
今後坐視者罪以通同則船有統紀而行劫之徒忌畏必操舟  
之時可以按簿呼查給價差用而不致責放之弊乎  
按則商民以販海為業寸板不許下海其禁難矣余聞之于  
以之將則商賈之利通禁之于出汛之時則接濟之奸絕且  
小官兵凡過海上果無便可揚帆進擊而賊船不得假商船  
以入內地此海防上策也然必開廣通行使商民明知報汛四  
閱月以清明前為始冬汛二閱月以霜降前為始唯此以派海  
禁不得放過餘時聽其往來則航海者知其趨避而防汛通商  
兩不相病矣噫常情難與慮始惟在決斷行之耳

瓊管論

天下郡邑濱海者有之。未有若瓊之四面環海者。其東西廣九百里。南北一千一百四十里。長山峻嶺。生峻熱。錯居其中。而五指腹心。盡為黎。操群酋之中。安尤。隆。那。色。封。疆。反。而。而。環。對。占。城。暹。羅。諸。番。而。南。外。峙。東。北。入。與。開。浙。諸。洋。相。通。荷。荷。或。撤。備。則。門。庭。背。而。敵。與。廣。東。處。南。海。之。邊。而。瓊。又。當。其。南。實。而。微。之。要。害。也。

國。朝。設。府。統。州。縣。十。三。復。設。南。海。衛。統。內。千。戶。五。外。守。禦。千。戶。所。六。各。海。口。咸。置。烽。檣。瞭。戍。指。揮。都。軍。統。轄。之。名。曰。倘。倭。巡。捕。巡。司。散。布。分。列。海。濱。望。城。而。如。有。倘。然。黎。防。之。制。瓊。海。臨。樂。文。

散。他。舊。置。營。成。事。久。寢。弛。元。有。烟。警。不。可。不。戒。也。近。聞。黎。兵。之。亂。舉。兵。討。平。珠。崖。駐。紮。探。將。事。難。大。定。而。險。殊。在。黎。北。焉。有。護。者。欲。于。羅。活。前。據。以。重。兵。是。以。歲。月。置。官。兵。鎮。之。其。隄。水。要。區。之。障。于。崖。者。則。界。以。十。字。路。斯。其。往。來。實。伏。更。予。黎。民。綿。如。感。恩。者。繕。城。郭。甲。兵。以。衛。之。噫。必。如。是。而。後。為。久。矣。之。計。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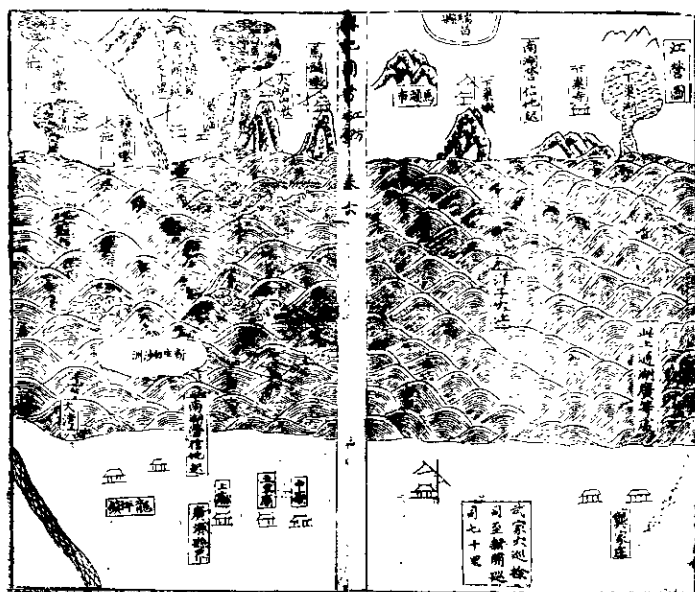
廣東軍營論

廣東列郡者十分為三路。西路番禺。近古城。潮。刺。諸。營。中。路。東。莞。等。縣。七。賊。倭。寇。不。時。出。沒。東。路。惠。潮。嘉。應。連。興。漳。陽。通。番。之。所。必。經。其。受。海。患。均。也。故。舊。制。每。歲。春。汛。各。路。皆。設。營。機。秋。盡。乃。撤。而。內。水。寨。至。今。日。則。不。然。倭。奴。衛。與。真。甚。子。中。邊。亦。莫。便。于。東。路。其。次。則。南。關。等。處。又。其。次。乃。及。高。雷。廉。三。路。勢。有。緩。急。事。有。難。易。分。兵。設。備。亦。當。因。之。故。舊。例。戰。船。中。東。二。不。過。二。十。艘。今。則。各。宜。增。益。而。拓。林。為。尤。甚。蓋。拓。林。去。水。寨。一。日。之。程。警。報。未。易。猝。達。寇。若。乘。虛。而。入。拓。林。危。矣。無。拓。林。是。無。水。寨。也。官。兵。每。秋。製。班。必。以。拓。林。為。雙。控。賊。咽。喉。附。近。大。城。所。

軍。互。為。聲。援。無。虞。馬。耳。書。聞。南。洋。漸。近。于。東。路。屢。以。真。倭。為。懼。船。子。弟。兵。皆。在。中。路。前。擒。亞。八。其。時。宜。養。者。也。給。以。養。其。力。有。警。則。預。給。工。食。撤。牛。驢。酒。以。養。其。氣。恩。威。相。濟。則。以。養。其。心。不。戰。而。勝。矣。難。亦。未。也。海。港。口。賊。何。處。不。可。衝。入。斷。賊。之。路。要。也。奸。民。與。賊。交。通。觀。之。酒。米。餉。之。不。可。概。之。利。魁。斷。賊。內。交。策。之。要。也。海。防。者。不。可。以。不。知。

幸勳書是存之以明沿革之圖其添設兵餉章奏本末與夫政令  
 條格具載焉庶幾乎漢之欲權時救急者不煩更張按籍可曉茲  
 江防考所由作也先同安洪公朝選著在江一覽江防信地江防  
 要覽三種余詳合而成書：咸吳時來曰大哉  
 聖謨何需述也建武江營設舟師水操軍：是虛哉國猶解弛致  
 劇震歟苟就中策調莫非兵也又安所急寡耶余以此全國而召外  
 兵以損軍定非勝算也昔李勣解一細餐間而精銳十倍是故  
 用兵者不必易民而戢若此心不必充法而行余知之未之能  
 也嗣余經略者其尚與周咨余所未逮

卷之六 江防



其地尚考卷六

海昌縣道生可生耕

男

之靈 之邁 按江

江防考

我

國家之勇智都為萬世根本重地。北局淮揚。宿發寔道。燕京也。

命脉繫焉。小有隔闕。為患匪淺。故上下江防。非徒為衛。將之警。

誠微慮。所以昭。鴻遠。已。沿江要害。宿兵控扼。連延數千里。

國家之安。何。即有出段之盜。勢何由。乃今所。者。

若。不。在。於。被。之。虞。而。唯。門。戶。之。此。慮。三。江。關。山。而。東。漸。入。于。海。福。

也。則。考。江。防。卷六

我。對。時。實。為。外。戶。島。夷。猖。獗。千。表。南。萬。一。東。風。鼓。浪。倭。患。千。里。

前。我。遠。征。者。甲。寅。之。後。半。壁。為。墟。可。謂。防。禦。有。策。乎。乃。按。圖。而。

其。是。故。循。閱。于。同。志。遂。釋。江。防。考。以。便。檢。閱。焉。

其地尚考

新江營設水操軍以萬計。而都御史督之。蓋自永樂遷都後。迄今。

未之有改矣。先是。有專制。所轄幾滿都。上。自。江。亦。抵。蘇。松。

通。泰。元。他。方。緩。急。寇。盜。恒。徒。據。之。蓋。以。南。京。係。國。家。根。本。重。地。

江。淮。東。南。財。賦。所。出。誠。非。輕。也。乃。專。提。巡。江。都。御史。後。漢。以。督。操。

臣。蘇。鎮。也。事。載。

勅。書。可。考。云。嘉。靖。壬。子。蘇。鎮。臣。聞。倭。夷。犯。海。上。元。蘇。松。淮。揚。皆。為。

寇。穴。橫。江。左。南。北。奔。命。為。虞。勢。難。同。偏。于。是。朝。議。加。兩。撫。臣。督。操。

軍。務。與。操。江。臣。責。他。而。守。關。山。以。一。屬。江。南。撫。臣。三。江。會。口。以。下。

屬。江。北。撫。臣。操。江。臣。責。他。而。守。關。山。以。一。屬。江。南。撫。臣。三。江。會。口。以。下。

屬。江。北。撫。臣。操。江。臣。責。他。而。守。關。山。以。一。屬。江。南。撫。臣。三。江。會。口。以。下。

屬。江。北。撫。臣。操。江。臣。責。他。而。守。關。山。以。一。屬。江。南。撫。臣。三。江。會。口。以。下。

屬。江。北。撫。臣。操。江。臣。責。他。而。守。關。山。以。一。屬。江。南。撫。臣。三。江。會。口。以。下。

屬。江。北。撫。臣。操。江。臣。責。他。而。守。關。山。以。一。屬。江。南。撫。臣。三。江。會。口。以。下。

屬。江。北。撫。臣。操。江。臣。責。他。而。守。關。山。以。一。屬。江。南。撫。臣。三。江。會。口。以。下。

屬。江。北。撫。臣。操。江。臣。責。他。而。守。關。山。以。一。屬。江。南。撫。臣。三。江。會。口。以。下。

屬。江。北。撫。臣。操。江。臣。責。他。而。守。關。山。以。一。屬。江。南。撫。臣。三。江。會。口。以。下。

屬。江。北。撫。臣。操。江。臣。責。他。而。守。關。山。以。一。屬。江。南。撫。臣。三。江。會。口。以。下。

屬。江。北。撫。臣。操。江。臣。責。他。而。守。關。山。以。一。屬。江。南。撫。臣。三。江。會。口。以。下。

屬。江。北。撫。臣。操。江。臣。責。他。而。守。關。山。以。一。屬。江。南。撫。臣。三。江。會。口。以。下。

屬。江。北。撫。臣。操。江。臣。責。他。而。守。關。山。以。一。屬。江。南。撫。臣。三。江。會。口。以。下。

屬。江。北。撫。臣。操。江。臣。責。他。而。守。關。山。以。一。屬。江。南。撫。臣。三。江。會。口。以。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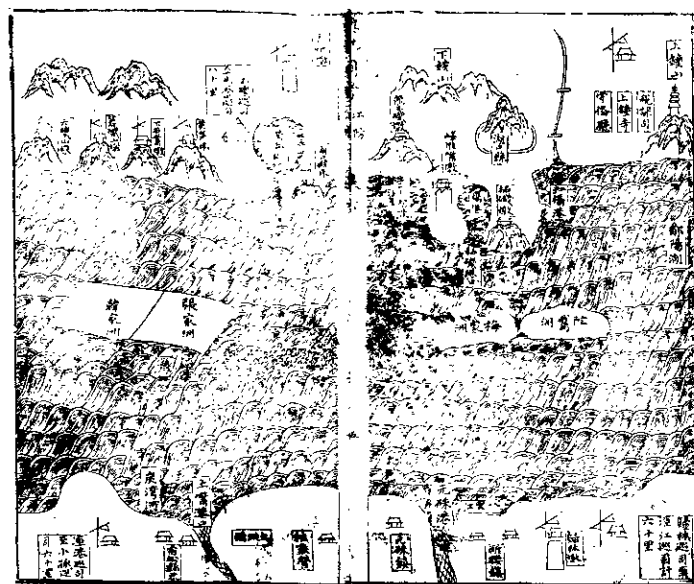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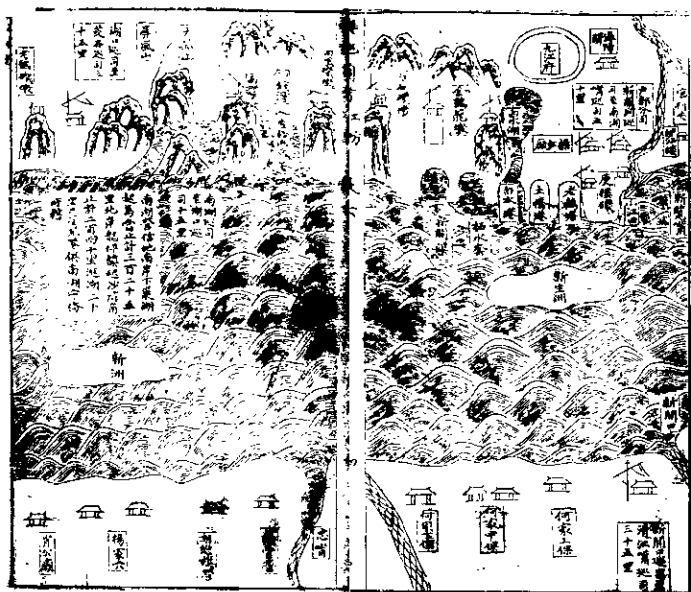
屬。江。北。撫。臣。操。江。臣。責。他。而。守。關。山。以。一。屬。江。南。撫。臣。三。江。會。口。以。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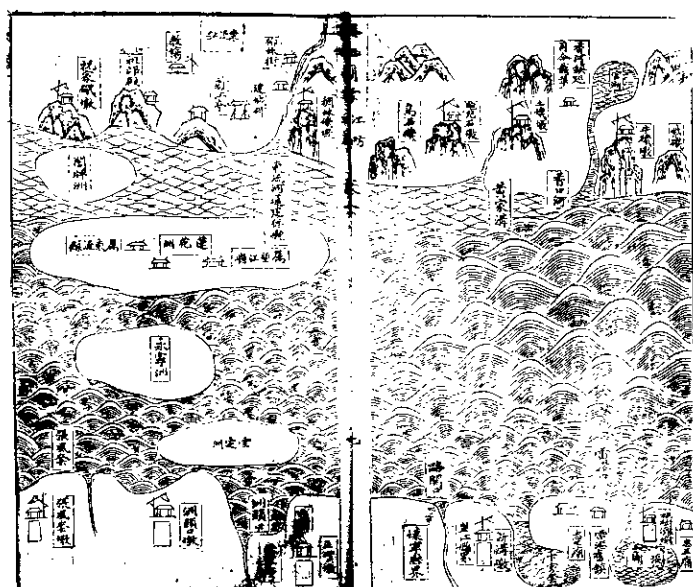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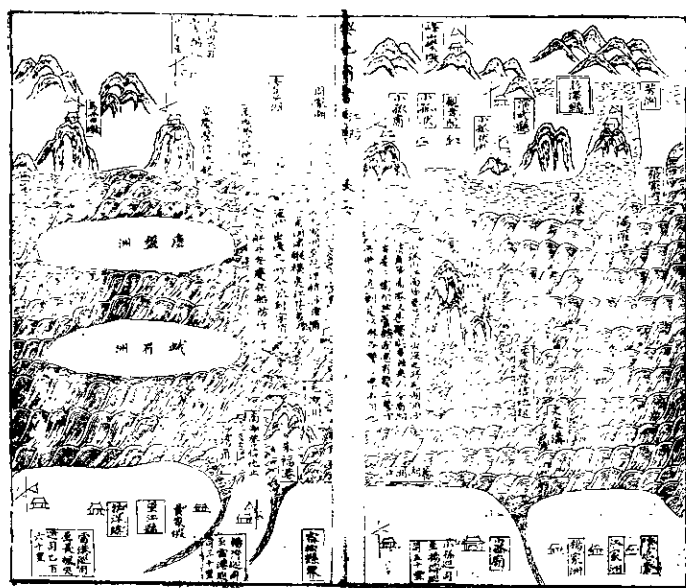
屬。江。北。撫。臣。操。江。臣。責。他。而。守。關。山。以。一。屬。江。南。撫。臣。三。江。會。口。以。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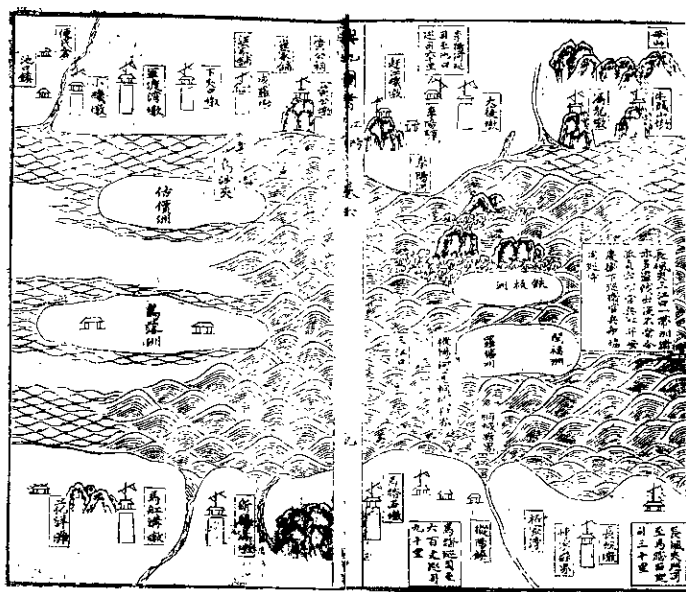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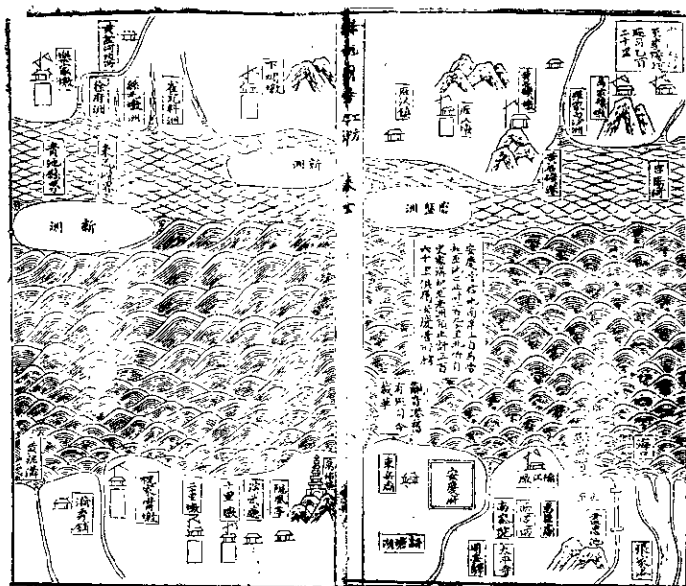
屬。江。北。撫。臣。操。江。臣。責。他。而。守。關。山。以。一。屬。江。南。撫。臣。三。江。會。口。以。下。

屬。江。北。撫。臣。操。江。臣。責。他。而。守。關。山。以。一。屬。江。南。撫。臣。三。江。會。口。以。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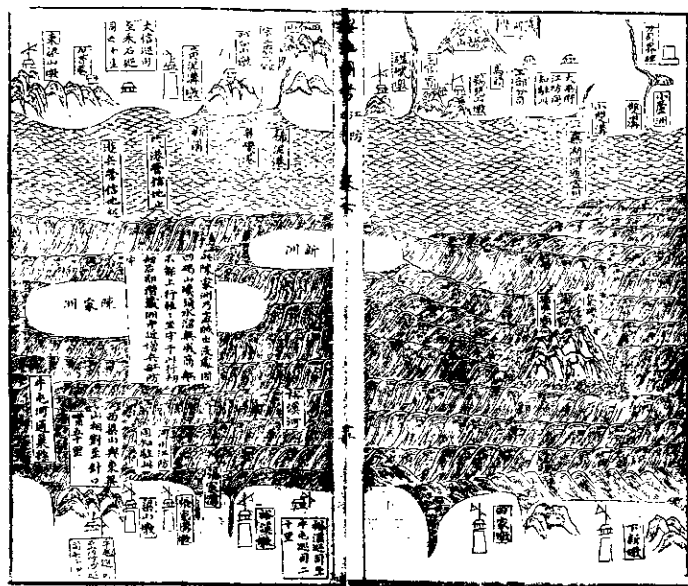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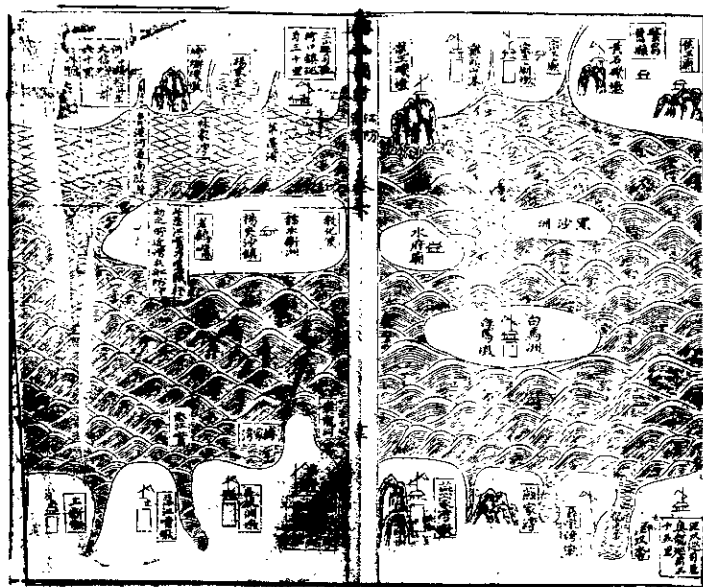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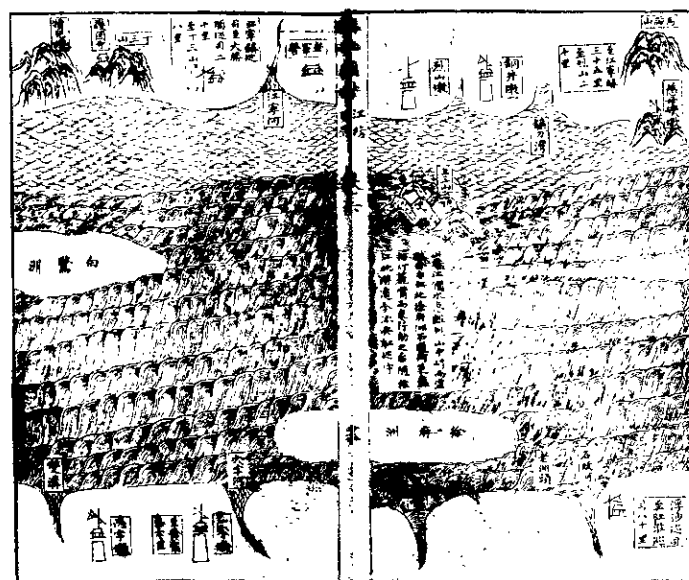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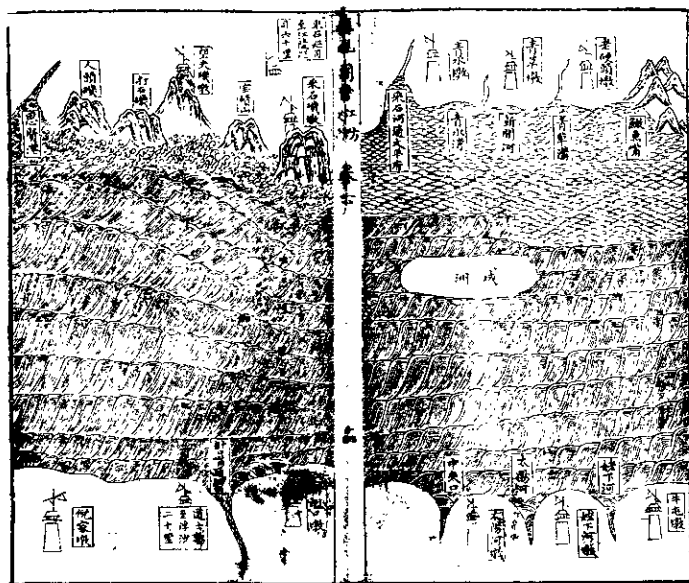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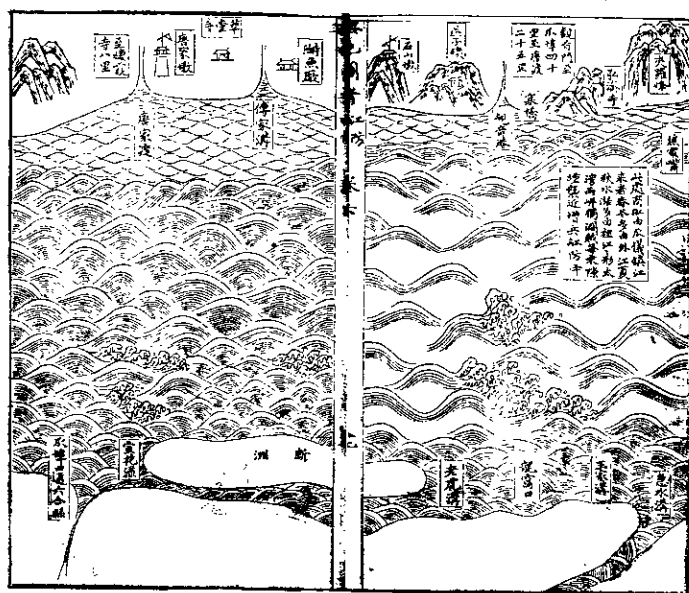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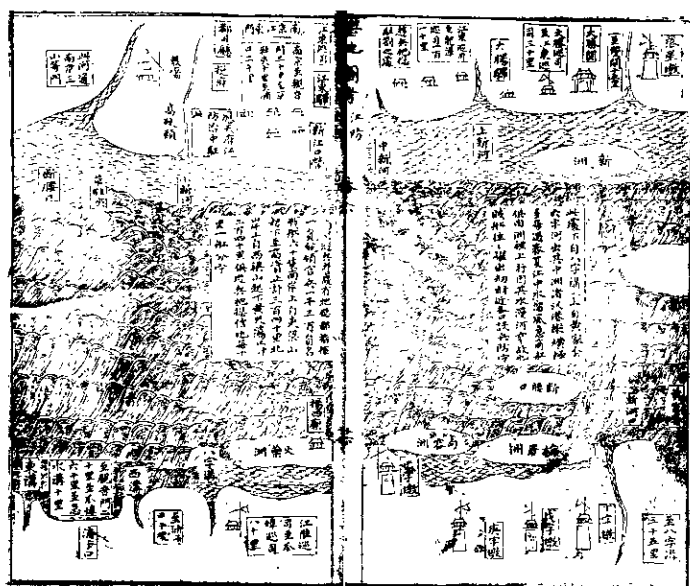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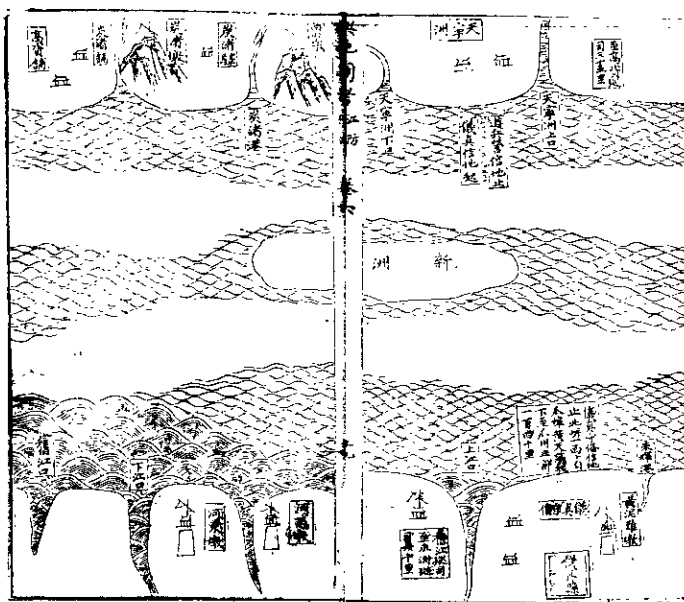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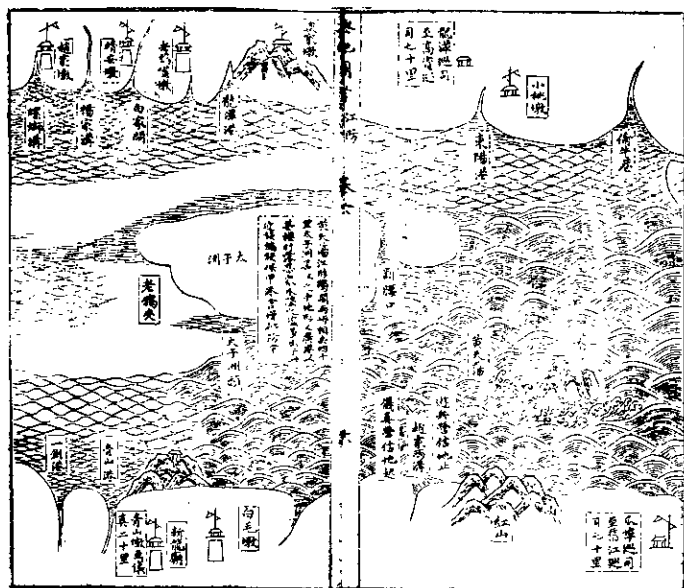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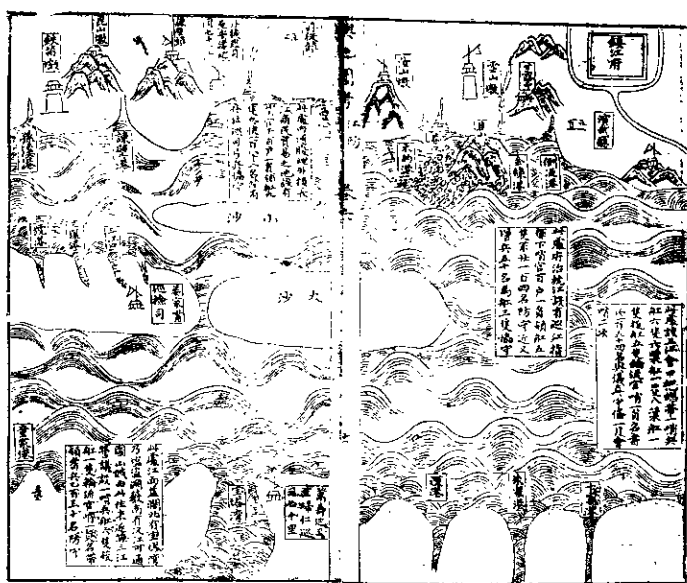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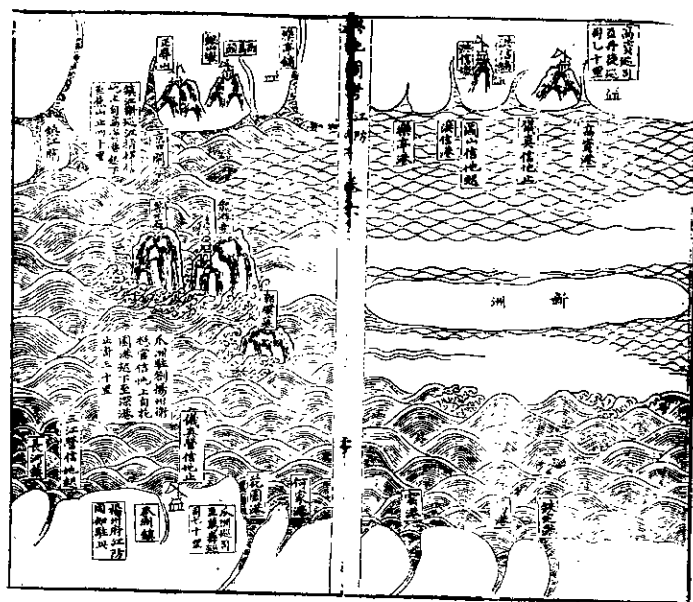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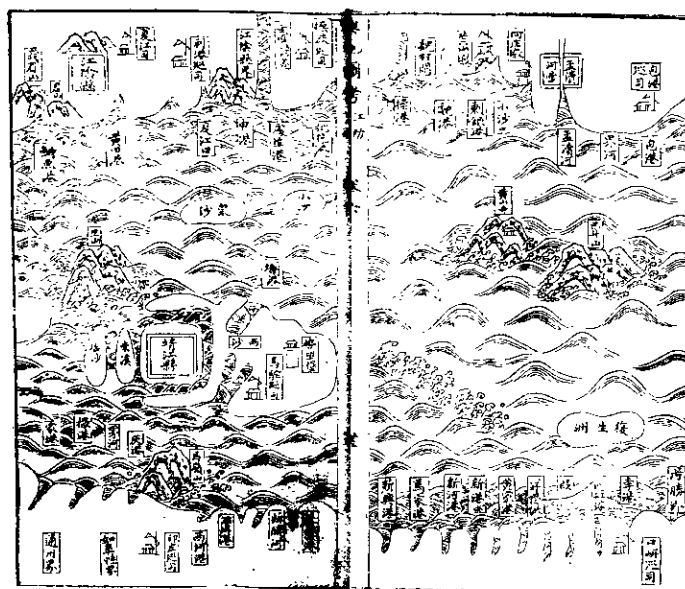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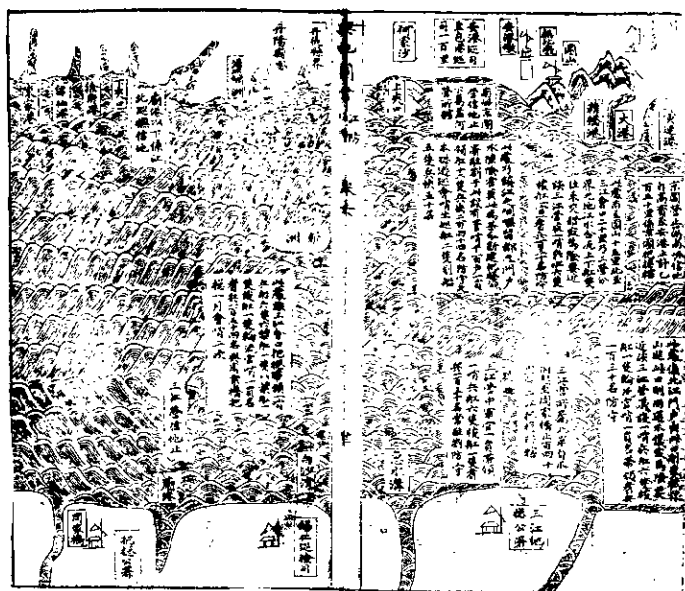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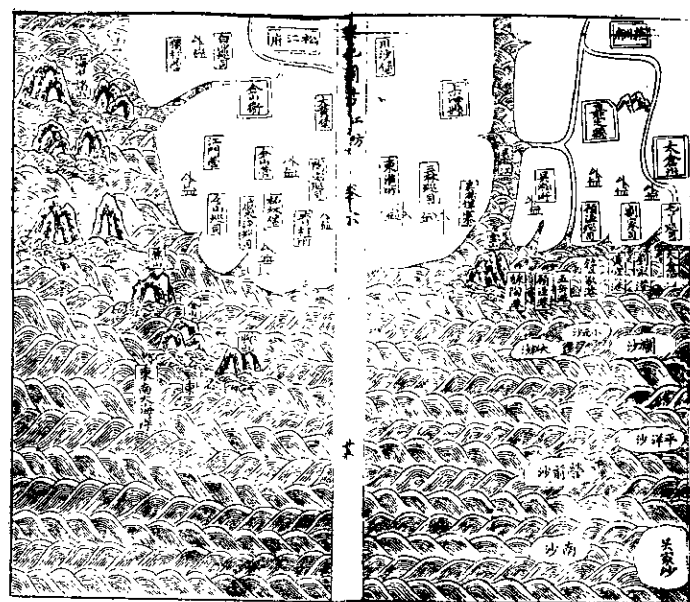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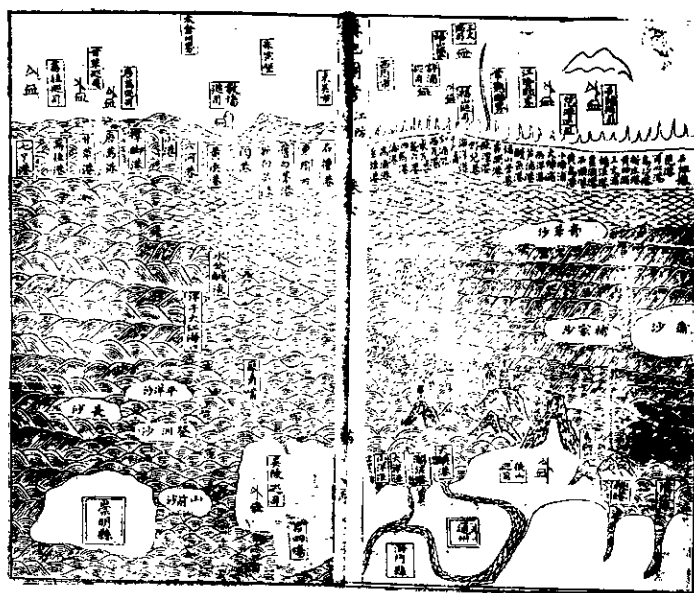












江防信地

南湖嘴守備信地

南岸上自城子鎮起下至馬當止計二百九十五里北岸上自

湖廣龍坪起下至沙灣角止計二百四十里大小黃鷹等戰哨

船共四十八隻斷離巡捕巡江官兵共五百三十餘員名

上哨是德化縣城子鎮止下與安慶守備官兵會哨

安慶守備信地

南岸上自馬當起下至池口止計二百九十里北岸上自史家

溝起下至老洲頭止計三百六十里樓巡梭等船四十一隻官

兵五百餘員名分四哨上與南湖嘴守備官兵會哨下與蕪湖

把總官兵會哨

蕪湖把總信地

南岸上自池口起下至東梁止計三百五十里北岸上自港

洲頭起下至西梁止計三百里樓巡梁梭等戰船三十六隻

官兵五百二十八員名分四哨上與安慶守備官兵會哨下與

進兵管把總官兵會哨

進兵把總信地

南岸上自東梁止起下至高資止計三百四十里北岸上自西

梁山起下至黃天蕩止計二百四十里樓巡沙橫礮梭等戰船

九十四隻官兵一千二百餘員名分十哨上與蕪湖

省把總官兵會哨下與儀真守備關山把總官兵會哨

儀真守備信地

北岸上自黃天蕩起下至瓜洲止計一百四十里樓巡草檣梭

等戰船三十七隻官兵四百五十五員名上與進兵管把總官

兵會哨下與三江口把總官兵會哨

瓜洲衛總指揮信地

北岸上自花園港起下至覆港止計三十里樓巡草檣梭等戰

船三十六隻官兵五百八十餘員名上與儀真守備官兵會哨下

與三江口管官兵會哨

三江口把總信地

北岸上自瓜洲起下至廟港止計一百四十里樓巡草檣梭等

戰船四十四隻官兵七百五十五員名上與儀真守備官兵會哨

下與周家橋把總官兵會哨

關山把總信地

南岸上自高資港起下至包港止計二百五十里樓巡沙檣礮

等戰船四十一隻官兵七百四十餘員名上與進兵管把

總官兵會哨下與五河把總官兵會哨

以上八營官兵共計一千五百餘員大小戰船三百七十餘隻

官兵五千三百三十餘員名

應天府屬信地

元縣巡捕官主掌下江化鎮巡檢一員兵三十二名該司  
路尾陸路無餘使舊規俱係新江口營官兵出江巡哨與本  
縣無干族鎮雖不濱江從南豐縣界之地工抵官城高橋門二  
十里下至向零縣土橋舖三十里今議將該司兵三十二名  
分作三班向一輪船居則為期先之兵出則為巡哨之兵每哨  
上至高橋門而止下至土橋與向零縣義民會哨仍聽巡捕官  
調度

江寧縣巡捕官主掌下江寧馬驛巡捕驛丞一員兵三十名  
哨船一隻信地止至古山四十里下至黃溝口二十里今議將  
該司兵分作三班一班居守一班水哨一班陸哨水哨上至  
古山四十里與和尚港時伏官軍會哨下至黃溝口二十里與  
大勝關哨兵會哨外陸哨之信地則上至當塗縣界舊關舖三  
十里為止下至合家坎十里為止仍聽巡捕官調度  
向零縣巡捕驛丞下龍潭巡檢一員協守義民二名弓  
兵四十名協官民壯二十名哨船二隻信地上自羅家套橫黃  
天溝至瓜埠巡檢司二十里下至老鶴嘴至青山三江口二十  
里斜津把守義民一名民壯二十名巡船原無打造每會哨民  
壯撥顧民船信地上至儀真舊江口三十五里下至高寶鎮巡  
檢司四十里該縣開辦龍潭鎮巡檢司地方係該司協同義民  
在彼把守上有羅家套橫黃天溝至瓜埠巡檢司下至老鶴嘴

至儀真斜把截地方青山三江口計程俱三十餘里兵輪撥往  
來會哨斜津地方係義民把守至儀真舊江口三十五里下至  
高寶鎮巡檢司四十里彼處原無巡船只有民壯四十名每遇  
會哨在民船出江協捕京師去向零九十里向零抵龍潭抵  
斜津俱七十里長江一帶洲渚阻隔唯斜津龍潭二處皆雙白  
此出入故黃天溝為賊洞數而龍潭斜津則津要地也故三處  
兵防視諸處尤當加意今查龍潭巡司弓兵民壯共六十名又  
有義民與巡檢協守又有巡船水哨其官兵不必添多其船隻  
不必添造矣但恐義民巡檢互相推卸或致誤事今議上半年  
係巡檢居守義民官軍民兵哨江下半年係義民官軍居守巡檢

率弓兵哨江巡檢義民更迭出入屯兵互為犄角但有慢事罪  
坐時則不放推卸矣及至斜津地方有民壯四十名亦令義  
民官輪作二班一班七刻一班巡哨亦可足用但稱巡有無船  
臨事旋顧似乎不可切保民船運糧之類恐不利便又雇船方  
行恐後不及事合先行令該縣查將無碍官船連船二隻給與  
巡哨該縣巡捕驛丞仍令時常往來調度其時則信地則而兵  
紀滿矣  
溧陽縣巡捕驛丞下興埠巡檢司巡檢一員弓兵二十四名  
該司設居陸路原無巡船信地西至溧水縣分界山十五里東  
至六十里本縣額編守城民壯二百名該縣設巡官伍員

民壯四十名分駐巡捕營於地十旬備巡捕官劉茂江  
 溪陽地方離大江近去全懷宜與俱不百里金懷去鎮江不  
 遠宜與去蘇州不遠江賊海寇俱宜預防先年添編民壯添設  
 義民蓋為此也但恐前項把守義民壯或有虛名應殺及別  
 項後占者須令巡捕縣丞時常查察庶實實用  
 漢水縣巡捕縣丞下民壯四十名該縣設居陸路原無巡捕信  
 地王姑鄉約四十里至陳陽縣上興埠巡捕司六十里至孔鎮  
 舖六十里至上店舖三十里該縣止有額編民壯防護城池看  
 守倉庫外仍有路糧民壯分委義民壯率至姑塘舖四十里至  
 漢陽縣屬上興埠巡捕司六十里至孔鎮六十里至上店舖三  
 十里各巡運地方得捕盜賊似亦廣宜分仍行巡捕縣丞常  
 查察毋致疎虞  
 高郵縣巡捕縣丞下廣運鎮巡捕司巡檢一員弓兵二十名哨  
 船隻無設巡信也自縣陸路至孔鎮舖六十里自縣陸路至廣  
 運鎮六十里自廣運鎮河上至水陽五十里至宜州界至建  
 平縣之界舖六十里該縣地方不通江洋止有廣運鎮東甯河  
 道由陳陽宜興常州無錫通海蘇州經行往來客商船隻本鎮  
 原設巡檢司巡檢一員弓兵三十名住彼盤詰防守其縣境陸  
 路本縣分委義民壯巡緝分役巡緝外但東甯河亦係要  
 路恐本司官兵候事今議添委義民一員并添撥民壯十名前

去本縣同防守往來上下巡緝仍聽巡捕縣丞督家調度  
 縣境陸路巡捕縣丞照舊督率民壯巡捕  
 江浦縣巡捕官典史下本縣信地除江面係屬江浦巡捕司  
 管理其縣治及陸路村莊係該縣巡捕官管理原無設江防之  
 哨船父官兵無從分暨及查縣治江面見係府屬江浦巡司管  
 理該司額有巡哨船隻每日晝夜在江巡緝該縣原無城池居  
 民零落江淮巡司離任巡緝無係府屬與縣無干但其巡緝  
 大江盜賊出沒不可無先事之處今議該縣地方江面一帶係  
 江浦巡捕司信地合縣陸路村分係該縣巡捕官信地其縣治  
 地方巡檢巡捕官協同防守互相調度  
 六合縣巡捕官典史下瓜埠巡捕司巡檢一員弓兵四十五人  
 協守若人一名民壯三十五名巡船一隻信地江面上至唐家  
 渡二十里下至西溝二十里本縣設居江北東南通江陸路至  
 瓜埠巡捕司二十五里額設巡檢一員弓兵四十五名并本縣  
 添設把守老人一名督率民壯三十五名各駕巡船在于所轄  
 江洋信地上至唐家渡二十里與南京觀音港新江口時狀官  
 軍接哨下至西溝二十里與句容縣龍津巡檢司官軍接哨其  
 巡捕典史督率民壯三十五名在于本縣看守倉庫獄囚及縣  
 境四門陸路巡緝捕盜賊偵司可轄江面俱係險要信地設  
 有官兵民壯八十名巡捕老人協同防守似亦有備兵不必添

兵但恐其於老人及兵械互相推搡今議將兵壯八十名撥歸三班三十名一班為列屯之兵又五十名分為二班每班二十五名暫巡船一隻上半月巡檢居守老人營率兵船出江接哨下半月老人居守巡檢督率兵船出江接哨更迭出入互為犄角俱聽典史調度其縣境陸路典史與營督兵巡捕捕緝江梁巡檢司巡檢下哨兵三十名哨船一隻信地上至响水溝十五里下至草鞋夾十里該管江面信地北岸一帶以汪江為界俱屬江淮巡檢司管轄南岸一帶本司該管巡檢督率兵船駕使巡船出江巡邏上至响水溝十五里與大鵬關另兵并上新河暗伏官軍交哨下至草鞋夾十里與下江暗伏官軍交哨

中江左右河口原設新江口營巡哨官軍船隻驅防守該司既居近江兩營信地窄狹又有暗伏官軍交相巡哨頗為蕭索相應行令巡檢照舊督兵駕船上下往來巡邏

江淮巡檢司巡檢下哨兵四十名哨船二隻信地正至和豐野屬浮沙口巡檢司下至大合縣所屬灰埠巡檢司缺司至浮沙口及瓜埠俱百里而遙其間穴子河王家套八字溝甚險惡該將兵兵分作二班每班二十名哨船二隻每隻船十名犄角而出俾力勤捕則江盜可清而往來稱便矣

林陵鎮巡檢司巡檢下哨兵三十二名哨兵設居陸路屬無船隻信地上至河定橋四十里下至馬跑橋三十里該司原係新

屬所轄信地俱係險隘不近江洋官兵三十二名在司巡緝俾  
本司地方亦係要隘各該官兵雖在巡緝原無定規今謹將見  
在官兵三十二名輪為二班一班存司盤詰防守一班出巡巡  
哨更相出入

太平府屬寧衝信地  
本府巡捕經歷總巡邏哨官下民壯二十名哨船三隻上至  
四合山大信總檢司下至牛溝磯采石總檢司計四十里與縣  
哨官接哨

甯州縣巡捕縣丞哨官下民壯二十八名巡船一隻哨船二隻  
上自四合山縣汛落下至和尚港浮灣計八十五里與該縣  
守把委官接哨

大信巡檢司巡檢下官兵二十四名哨船四隻上自縣汛落  
下至青草灘計四十里與府哨委官采石石巡司官兵接哨  
采石巡檢司巡檢下官兵三十四名哨船四隻上至青草灘下  
至人頭磯計二十五里與哨官二隻接應會哨  
守把和尚港委官下民壯三十六名哨船二隻上自人頭磯下  
至鐵刀灣二十里上與采石巡司下與對江浮沙巡司各接應  
會哨

蕪湖縣巡捕官縣丞下民壯五十一名巡船四隻哨船二隻上自  
河口巡司下至四合山縣汛計四十里與當塗縣大信巡司





州府屬信地

本府上哨船一隻。民壯二十名。又資池縣哨船一隻。民壯十五名。自池口起巡至懷寧縣一百二十里。每季撥前哨一或奇船何巡檢督之下哨船一隻。民壯二十名。又資池縣哨船一隻。民壯十五名。自池口起巡至銅陵縣一百二十里。每季撥資池縣巡捕官或池口巡檢督之。

東旌縣典史下民壯二十名。哨船二隻。部哨上至香口。縣檢司四十里。與里江縣會哨。下至雁奴九十里。與懷寧縣會哨。又銅陵縣主簿下民壯二十名。哨船二隻。部哨上至橫渡二十里。與大通縣司兵船接哨。下至新溝十五里。與老鶴嘴把總接哨。與

香口巡檢司巡檢下弓兵十九名。哨船二隻。上巡至馬水。二十里。與馬當巡司兵船接哨。下巡至桐林。三十里。與吉陽巡司兵船接哨。

吉陽巡檢司巡檢下弓兵十九名。哨船二隻。上巡至桐林。三十里。與香口巡司兵船接哨。下巡至馬水。三十里。與李陽巡司兵船接哨。

李陽巡檢司巡檢下弓兵二十名。哨船二隻。上巡至馬水。三十里。與吉陽巡司兵船接哨。下巡至馬沙。三十里。與池口巡司兵船接哨。

州府屬信地

池口巡檢司巡檢下弓兵二十名。哨船二隻。上巡至馬沙。四十里。與李陽巡司兵船接哨。下巡至五峰。六十里。與大通巡司兵船接哨。

大通巡檢司巡檢下弓兵二十名。哨船二隻。上巡至五峰。六十里。與池口巡司兵船接哨。下巡至橫渡。二十里。與銅陵縣兵船接哨。

橫渡老鶴嘴設義民一名。下民壯二十名。哨船二隻。部哨上至新溝。一十里。與銅陵縣官兵接哨。下至瀝泥。與錢家灣官兵接哨。

錢家灣設義民一名。下民壯二十名。哨船二隻。部哨上至瀝泥。下至五峰。六十里。與李陽巡司兵船接哨。

五峰與老鶴嘴官兵接哨。下至五峰。六十里。與李陽巡司兵船接哨。

李陽巡司設義民一名。下民壯二十名。哨船二隻。部哨上至五峰。六十里。與錢家灣官兵接哨。下至桐脂。六十里。與李陽巡司兵船接哨。

桐脂巡檢司巡檢下弓兵十九名。哨船二隻。上巡至桐脂。六十里。與李陽巡司兵船接哨。下巡至馬水。三十里。與吉陽巡司兵船接哨。

吉陽巡檢司巡檢下弓兵十九名。哨船二隻。上巡至桐脂。六十里。與李陽巡司兵船接哨。下巡至馬水。三十里。與吉陽巡司兵船接哨。

以上官兵船隻。仍與安慶守備。就近港把總。各部下。看視守兵。相無巡緝。

廣州府屬信地

無為州旗管江西。上自洲城。六百里。巡司起。下至和州。沿溪。

河巡司止共廿江面二百三十里  
 自六百丈起至寶澤灣止八十里有楊山磯石天河三江  
 險要俱土橋司巡檢帶領官兵哨船二隻分爲兩班巡邏上與  
 六百丈下與泥汊各巡司官兵會哨  
 自寶澤灣起至薛家灣止七十里泥汊司巡檢帶領官兵哨船  
 二隻分爲兩班巡邏上與土橋司巡檢帶領官兵會哨  
 自薛家灣起至松溪巡司止七十里與龍各巡司官兵會哨  
 哨船二隻分爲兩班巡邏上與泥汊下與松溪各巡司官兵會  
 哨  
 黃落河司巡檢帶領民壯四十八名哨船四隻分爲兩班在于  
 以上巡司官兵仍各與義港及安慶守備部下各著兵軍勇船  
 隻相並巡緝  
 揚州府屬信地  
 上自儀真縣東溝起至青山白茅墩止江面四十五里把戴義  
 官一員領民壯四十名屯守上與瓜埠巡司下與青山巡江官  
 南與龍潭巡司會哨  
 自青山起至羅漢州止江面八十里中間青山爲黃天蕩竄要  
 害已該儀真守備部下官兵分布防守  
 爲江口又爲儀真縣咽喉重地該儀真衛巡江指揮統領百戶

官鎮撫一員軍舍二百名巡船十四隻分爲四班各月一  
 輪船巡邏上與東溝把戴義官下與寶澤江口巡司各會哨  
 自下江口起至寶澤江口四十里該舊江口巡檢領兵五  
 十二名巡船三隻上與下江口官兵下與寶澤義官各會哨  
 自寶澤起至何家港止該儀真縣義官一員領巡兵三十名屯  
 守上與寶澤江口巡司下與何家港各官兵會哨  
 自寶澤州起至寶澤江口止江面八里該花園港把戴百戶一員  
 領軍舍四十名民壯三十名號勇爲銳于十名巡船一隻上與  
 儀真衛縣巡司下與瓜埠巡江千戶各接哨  
 自寶澤江口起至寶澤八港江面十里該千戶一員領軍舍四十名  
 巡船一隻上與把戴百戶下與巡江千戶各接哨  
 口蔣八港至寶澤港止江面十里該巡江百戶一員領軍舍四十  
 名巡船一隻該港通鎮城通接至河海口等處爲東南險要  
 之最今派民壯二十五名與本官統領上與瓜洲鎮千戶下與  
 萬壽巡司各官兵接哨俱爲屯列瓜洲鎮巡檢領兵五十二  
 名巡船二隻以爲應援餘有兵勇壯夫脚兵存留防守瓜洲城  
 池其操江民壯一百二十名巡船六隻召募民船亦分爲三  
 班駐劄本鎮大南門外江口聽取洲江防官不時調遣上下哨  
 自深溝起至寧心港止江面六十里該萬壽巡檢領兵五十

名上與巡江有戶下與歸仁巡司及三江會口各營官兵哨  
接哨  
三江會口上至瓜洲鎮下至廟港止共計江面二百五十里乃  
瓜儀家險要之地已設把總官部下官兵分防守  
自寧江港起至慈水港止江面三十里該歸仁巡檢領弓兵五  
十名上與歸仁巡司下與瓜洲鎮司各會哨  
自慈水港起至李家港止江面三十里該口所巡司領弓兵三  
十名上與歸仁巡司下與瓜洲鎮司各會哨  
以上各文武官兵與水陸巡檢各營地務要同心戮力相兼哨  
緝

鎮江府屬軍衛信地

鎮江衛江操指揮部下千戶一員百戶二員巡取西雙營年巡  
江軍餘防守金山東哨至丹徒港二十里而哨至高資巡檢頭  
五十里北哨至瓜洲一十里各五里會哨百戶一員統領江操  
軍餘在子金山西馬頭陸路把截俱執操指揮不時出江查巡  
哨  
本府委千戶一員統領隊兵二千五百名自東馬頭下至丹徒鎮  
十五里與巡檢會哨上至西馬頭上至瓜洲會哨千戶一員  
統領隊兵二千五百名自西馬頭上至瓜洲會哨司四十里與巡  
檢會哨下至東馬頭十里與千戶會哨

丹徒鎮巡檢司巡檢在船統領弓兵十五名上至焦山十五里  
與府委千戶會哨下至張儀橋十五里與姜家嘴巡司會哨  
高資下巡檢司巡檢在船統領弓兵十五名上至針溝口三十  
里與把截義民會哨下至西馬頭四十里與鎮江衛巡江官軍  
并府縣保江把截壯快會哨  
安港巡檢司巡檢在船統領弓兵十五名上至姜家嘴巡司二  
十里下至包港巡司三十里接哨  
姜家嘴巡檢司巡檢在船統領弓兵十五名上至張儀橋十五  
里與丹徒巡司接哨下至鎮江州一德港與安港巡司接哨  
以上兩衛巡司官兵仍各與國山把總部下者捕兵船相兼巡  
緝

安慶府屬信地

書得本府信地上下二水哨原額哨船四隻民壯八十八名分  
為三班上巡至小孤巡司止計二百三十里下巡至池州府池  
口巡司止計一百二十里俱該本府巡捕同知總統巡緝  
據案縣巡捕縣丞帶民壯二十名駕哨船二隻上巡至當港巡  
司地名洲頭口與該司官兵接哨  
親音港巡檢帶弓兵四十八名駕哨船二隻亦上巡至當港巡  
司洲頭口與該司官兵接哨下巡至長板夾地名姜家嘴與該  
司官兵接哨

長溪巡檢 駕哨船二隻 帶弓兵四十四名 上巡至龍音港 巡司地名黃泥溝 與該司官兵接哨 下巡至馬蹄石楊家灣止 與該司官兵接哨

桐城縣巡捕 每月輪撥精壯二十名 取隨哨官 駕哨船一隻 督領馬蹄石巡檢 駕哨船二隻 帶弓兵四十三名 自楊家灣起 上巡至長溪巡司 接界下巡至馬蹄石港 巡司接界 江南六十里 該司與長溪巡司 觀音港合為一哨 跟隨本府巡哨官兵 上巡至懷寧縣 下至貴池縣 計印掛牌

源子巡檢 帶弓兵四十六名 駕哨船二隻 自馬蹄石港起 下巡至老洲灣 江南六十里 與六百丈巡司及池口大通二巡司合為一哨 隨桐城縣哨官 并對江貴池縣巡捕官 上巡至貴池縣 下巡至銅陵縣 計印掛牌

老洲鎮守把哨官 民壯二十名 望江縣巡捕主簿 民壯二十名 駕哨船二隻 上巡至楊灣司地名朱楊溝 太湖縣巡捕主簿 民壯二十名 駕哨船二隻 上巡至當塗司新口鎮 相接懷寧縣 并對江東流縣接哨

楊灣司巡檢 帶弓兵三十三名 駕哨船二隻 上巡至朱楊溝 太湖縣相接 小孤巡司會哨 下至蕪家港 相接當塗司會哨

雷港巡檢 帶弓兵二十五名 駕哨船二隻 上巡至蕪家港 相接楊灣司會哨 下巡至新口鎮 相接觀音港會哨

宿松縣巡捕 每月輪撥民壯三十名 取隨除陽官 駕哨船一隻 于小孤江洋住守 上巡至湖口縣 下巡至望江縣 一百二十里 往來接哨

小孤巡司 帶弓兵五十五名 分為二班 駕哨船一隻 自本司江南起 上巡至望江司楊家洲二十里 下至毛湖洲一十五里 往來會哨

望江巡檢 帶弓兵二十一 名 駕哨船一隻 自本司起 上巡至九江土嘴四十里 接哨 下至小孤六十里 接哨

歸林巡司 帶弓兵二十八名 分為二班 駕哨船一隻 每月一換 自本司起 上巡至湖口縣三十里 下巡至望江巡司六十里 接哨

安慶衛 上江巡指揮一員 帶軍兵五十名 駕沙葉船二隻 勾懷寧縣巡司 起上巡至小孤巡司止 計二百三十名

千戶一員 軍兵三十名 駕哨船二隻 百戶一員 軍兵五十名 駕哨船二隻 俱自觀音港巡司起 上巡至小孤巡司止 計二百三十名

下江巡指揮一員 軍兵五十名 駕有葉船二隻 自觀音港巡司起 下巡至大通巡司止 計二百三十名

司起下巡至大通巡司止 計二百三十名

駕葉船一隻 百戶一員 軍兵三十名 駕葉船一隻 俱自觀音港巡司起 下巡至大通巡司止 計二百三十名

松常鎮兵備道分布防汛信地

一國山元麓江邊係險要地北與周家橋相對乃鎮江之咽喉  
留都之門戶也把總劉下兵能分爲三枝前哨可戶一負統領  
楊鐵梁船七隻捕兵九十二名爲正兵泊哨安港口仍以五安  
山門與五河兵船互爲策應中哨千戶一枝統領楊鐵梁船七  
隻捕兵九十二名爲策應兵泊國山洪口仍哨至安港與江北  
周家橋兵船互爲策應凌哨千戶一枝統領沙江八隻捕兵九  
十九名仍哨上至瓜儀下至江陰楊舍等處往來巡哨有警與  
江北三江會口及遊兵把總下兵船互爲策應把總官專在國  
山駁劉不許擅離信地

東江圖考

卷六

一鎮江府東西二馬頭濱大江通近城郭乃要地也皆擇一  
自領有江操艇隻分爲二枝一枝泊守集山以備東洋一枝泊  
守金山以護西津仍各分青出哨北至瓜儀南鎮真以備江通需  
至國山安港以防海賊仍聽把總官調度  
一鎮江府原有土兵四百名舟統縣民壯一百九十九名月陽  
縣八十名金壇縣一百名快手四十九名軍令八十二名丹徒  
等巡司弓兵四十名把兵五十六名共一千六十六名六標精悍一  
負督同哨官千戶統領操練春汛之月分爲四枝一枝千戶  
一負領住大港一枝千戶一負領住西津馬頭無事往來巡哨遇  
東津馬頭一枝百戶一負領住西津馬頭無事往來巡哨遇

聽候恭總調度勤殺

一三江會口係江都縣地方西到瓜洲鎮一百二十里東到白  
家橋四十里與江南國山相對中有哨江湖南鎮寧水泥溝  
急最為險要此處係守水儀可保無虞留都無後顧慮近該  
本院題設把總官一負統領水兵六百名哨官二負哨長一名  
大小戰艇二十隻常時防守其遊兵把總官統領兵船位劃一  
號港地方上接國山十里下接三江會口十里泊守中流以便  
兩地協助防守江北有警互相飛報併力截剿仍要與江南及  
周家橋水儀各兵船彼此策應

東江圖考

卷六

一沙洲港係江都縣地方在府城東南八十里西至瓜洲鎮二  
十里東至三江會口一百里與江心焦山寺相對上年原設  
兵平時今瓜洲鎮與三江會口兵船巡邏江洋一有警合兵應  
勤  
一瓜洲鎮係江都縣地方南濱大江東到沙河港二十里西到  
花園港七里北到府城四十五里與江心金山寺相對建有統  
城居民稠密商賈輻輳江南統運由此過關設有總巡指揮一  
負部下揚州衛巡江官一負軍令一百名巡船一隻操江民壯  
六十名巡艇二隻守城號勇二百五十名脚斛行兵四百四名  
把兵五十五名巡檢司官兵五十三名巡艇一隻捕兵十六



七八九團以至竹筒沙金山溪入內被廣設有總兵坐鎮  
 把總及中軍都司兵紅槍防守且劉河與吳淞海而不遠兵  
 船瞬息可至該處見有兵紅槍分爲五哨一哨泊守新寬一哨泊  
 守黃一哨出洋遠探二哨泊港內更番調遣哨守嚴密可  
 保無虞若由蛇山外洋而來必由三井高家沙入而不犯三沙  
 不犯江陰或由山前營前沙出懸州沙過而則至白茅過北則  
 犯狼山或諸家沙或西犯福山以至楊舍登州沙定係福山白  
 茅常鎮門戶其三井高家沙已據崇明把總兵船二哨泊守探  
 三沙洪拋泊二哨以備堵截一哨輪巡外洋遠哨三井沙亦係  
 江北要路狼山標旗幟把總兵紅一校任泊崇明把  
 總兵紅五初應據福山兵紅一校泊守營前沙與江北看守山  
 前沙兵船相為犄角白茅兵紅泊守登州沙以爲營前應援以  
 固入犯要路楊舍遠近狼藉乃由海江門之危險森嚴將  
 本都兵紅一校泊守諸家沙營前三沙洪東可同三井山  
 前營前等沙入犯南可同吳淞劉河入犯亦便應援一校泊守  
 三文浦一校泊守徐濱港以備楊舍與諸家沙兵紅輪番哨守  
 但自諸家沙而至楊舍以及江陰蘇州一帶江面窄狹險沙頗  
 多如難行使若不遠出外洋哨報遠擊一遇入江縱使諸賊勢  
 難萬全未免登岸入內之虞今江陰靖江五河團山兵紅雖紅  
 依守信地俱應各據遠哨不唯應聲得以應援阻遏抑且臨事

便於傳報設倘失  
 一楊舍港至江陰縣北枕長江而黃田港切近縣城尤為要害  
 今設練兵指揮二營操官兵三營統領陸兵一營統領水師城內  
 武生一營統領兵船一營統領水師水陸可以輕重與靖江兵紅相  
 為犄角本處接連夏隆著水廣常兵紅應援  
 一靖江縣懸江先駕要客各縣船艇懸旗山查關港三處兵  
 紅可以控扼與江陰兵紅相犄角至河楊界該地兵紅互相  
 應援  
 一賊由大江南來至河遠隔險要今設指揮一營兵紅五哨  
 上兵六百名搭船控扼關山兵紅互相應援  
 一團山洪係干要地乃鎮江之咽喉留都之門戶今設有把  
 總兵紅可以控扼與周家橋三紅會同兵船相犄角應援  
 日并依儀兵紅互相應援  
 揚州縣分布防汛信地  
 一青山嘴係儀真地方至降東應泰兩縣六十里西到興海二  
 十里原設儀真衛縣官兵巡邏在彼防守後本院添設重兵各  
 營有警與儀真下江口為江口兵紅互相應援  
 一儀真城查得東到瓜洲四十里東北到揚州府城七十里西  
 到六合縣城陸路六十五里南到大江商賈集清運所開誠  
 為要地原設守備都指揮一員駐紮在彼統領儀真衛城巡

民壯鄉兵防守。若取洲揚州等處。倘有警。應即力  
民壯鄉兵防守。若取洲揚州等處。倘有警。應即力

一丁江口在儀真縣南。東到舊江口十里。西到青山嘴三十里。  
與新洲相連。何家港。江面險要。設儀真衛。係江軍一  
百二十名。巡船二十七隻。在彼防守。聽守備官調度。上與青山  
承傳下與花園港。取洲南與鎮江各兵船往來會哨。巡邏有警  
彼此應援。

一舊江口在儀真縣東。西到下江口十里。東到何家港二十里。  
與新洲相對。設有巡檢司。官兵巡船駐守。止可哨探。但去下江  
口不遠。不必設兵有警。會下江口官兵策應。

一何家港在儀真縣東二十里。東到花園港十五里。西到舊江  
口十里。若儀真自鎮江來。必由此處分。而入鎮江。東奔承  
洲北。傍揚子橋等處。而合下江口。東合江洲。各兵船策應。

一都天廟即新城。在儀真縣稍東偏北十五里。一路入縣。一路  
通何家港。一路東到揚子橋。誠為通衢。先年原議。滿兵五百名。  
委官防守。番得本處亦係腹裡。且離鎮江不遠。合照舊將清兵  
先調。

一花園港。係江都縣地方。在江洲偏西七里。西到何家港十五  
里。南與民壯鄉兵。頗多。亦為緊要。設揚州衛把總軍舍二十名。  
巡船一隻。在彼防守。上年議將承洲鎮江軍舍內撥四十名。

共六十名。委官百戶一員。管領。若遇有警。西令儀真。東令承洲  
兵船。彼此策應。

共六十名。委官百戶一員。管領。若遇有警。西令儀真。東令承洲  
兵船。彼此策應。

一承洲鎮。係江都縣地方。南濱大江。建有城垣。東到沙河。二  
十里。西到花園港。七里。北到揚子橋。三十里。到府城四十五里。  
與江心金山寺相對。居民商賈輻輳之地。江南運糧。由此過橋。  
最為險要。今添設揚州府同知一員。駐紮。統領原有民壯。號勇  
機兵等項。八百餘名。并揚州衛巡江軍舍。巡檢司。弓兵。及巡哨  
捕兵。一十六名。在彼防禦。有警。調兵策應。

一沙河。係江都縣地方。在府城東南一十八里。與江心焦山  
斜對。東到江口一百里。上年原未設兵。有警。行令承洲三  
江口兵船應援。

一新港。即三江口。係江都縣地方。西到承洲鎮。一百二十里。東  
到周家橋。四十里。與江南團山相對。中有順江洲。江面稍狹。水  
流急。此處嚴密守。水儀可保。乃為第一險要。近據本院題。設把  
總一員。統領水兵六百名。沙船二十隻。把守。若遇有警。與周家  
橋官兵互相應援。

一楊州府城。分佈防汛。係地  
直隸水路。南畔團山。北畔三江會口。乃江防第一重門。戶。江面  
頗狹。甚為要害。今皆設有兵船。南北夾守。謹扼諸通。深為得策。

直隸水路。南畔團山。北畔三江會口。乃江防第一重門。戶。江面  
頗狹。甚為要害。今皆設有兵船。南北夾守。謹扼諸通。深為得策。

直隸水路。南畔團山。北畔三江會口。乃江防第一重門。戶。江面  
頗狹。甚為要害。今皆設有兵船。南北夾守。謹扼諸通。深為得策。



如國山有警則把總官兵屯守此處而三江會口把總應為應  
兵三江口有警則把總官兵屯守奉慶而國山把總應為應  
遊兵把總督領兵往第一字港上樓門山下樓三江會  
口十里海守中流以便而處協助而鎮江兵到則第二重  
門戶應令中軍官一員督領部下健勇兵紅雙繫南  
所各屯宿重兵與東洲江防官兵相應防守又次而儀真相  
對天寧洲為第三重門戶應令中軍官一員督領部下健勇兵  
勇守兵紅雙繫南天寧洲稍而各屯宿重兵與儀真守協兵  
相應防守如南岸有警則令瓜洲與三江會口各兵紅協助北  
所有警則鎮江江標指揮與國山各兵紅協助若警跡重大

則令遊兵把總分南北上下往來應援萬一倭寇侵犯及江  
盜結聚即與國山三江會口把總儀真守協各會合同心協力  
堵遏

儀真守備分布防汛信地

自瓜洲與鎮江相對中流金山高險乃儀真江界門戶可以設  
兵瞭望江中亦有新洲夾江南即高資巡司直抵河口北自花  
園港附近何家港舊江口巡司亦為要寨此處兵控扼合  
令哨官百戶一員率領沙船二隻沙兵四十名宵提哨巡以作  
前鋒並撥梭船速出外洋接續哨報船就其瓜洲鎮江而路兵  
紅互為犄角夾攻之勢花園港舊江口高資巡司兵紅以保奇

口中之應至于儀真江口內通城郭開壩溝渠外沿青山南對河  
口中新洲皆亦係險要塔設正兵應敵合令哨總指揮一員  
統部巡紅一隻沙船四隻梭船二隻者兵一百四名居中駐守  
防守尤嚴如青山東海守把兵律巡司三區南與龍潭黃天溝  
江面斜峙則有重洲疊嶺難安腹裏尤係險洋逼近觀音門誠  
為南畿肘腋之所合令哨官百戶一員率領沙船二隻者兵四  
十名上下巡巡以為後援南北巡司守把兵紅夾攻策應仍照  
上年規例行令遊兵把總兵紅協巡防守一倭官不分晝夜上  
下江而往來巡邏賊向往往截殺

鎮江府巡捕通判分布防汛信地

本府所轄沿江一帶地方上至高資鎮下至孟河堡本府東西  
二碼頭南通吳越北地大江誠為要地見有鎮江衛江標指揮  
一員千戶一員百戶二員統鎮江標巡紅五隻軍餘一百三十  
三名分作二枝一枝泊守焦山以護東津一枝泊守金山以護  
西津仍各分番出哨上至瓜洲下至國山安港寺處有警則  
沿江官兵堵截又番得國山洪口為鎮江之咽喉留都之門  
戶誠要害之所無以江洋空闊波浪滔天盜賊出沒之鄉形勢  
甚險尤當戒嚴即今南有國山把總兵紅一校北有三江會口  
把總兵紅一校互相對峙防守國山總福鎮沙巡等紅共二十  
二隻兵夫三百名原分三哨各哨百戶一校當為正兵統領



諸臣會議及一物整理安頓事宜應奏請者奏請施行  
 特務令江洋無阻無盜情形及皆少部知會臣等意見  
 以奉走承順為恭上司多知悉見莊恭為提紀縣承上辦  
 城局崇崇但節制于南北管轄既眾一應籌畫其腹  
 警其文具假公科卒伍不齊待事日繁以情查二番酌安  
 練應宜用號令宜明號舞宜切新戈才銳精于禦侮者  
 練以奉公庶于江防海防為有益無害官兵不為疑誤且  
 世錫錫遠慮少少拜茲失  
 雖陰王鳴鶴四長江萬里上通川湖下盡海隅環遼南鎮華  
 使寢故置額設兵東西錯峙聲援易達勢若珠璣規畫著  
 無虞  
 奏為江防事宜  
 議矣今自 舊都以下江防最急者古之重鎮江京口與瓜  
 祖對峙一省清遠明瞭較之他處尤為重地近因盜賊生  
 事者議于永生洲設兵防守又以江上洲田供給新集沙  
 為清策即元國注中允不足過矣但意欲三江國山為永  
 生洲不三四十里宜按兵五相擇應盜何得運緣兵亦多  
 家屬宜少來動何家先費故會哨與不令會同也今永生  
 果能合二岸之力厚養固謀不使輕泄出必連藏家果有  
 眾多豈肯不覺死之人安着池紀有請北有該處有計  
 見守把西洲無慮于江防亦無所補益也

秦楚之際遊記二卷

〔明〕薛熙撰

清康熙三十三年刻本

上海圖書館藏

秦

楚

之

際

陵

記

薛子孝穆刻其秦楚之際遊記屬予爲之序夫孝穆舊所爲文有依歸一集固已傳于人口矣卽其新著又數什伯篇諸體皆備不亟以行世獨以遊記爲諸梓也何居豈孝穆方遊於天下在遊言遊歟孝穆之遊不止於秦楚而秦楚之際則有可感者歟司馬子長有秦楚之際月表際交也子長之際以時孝穆之際以地因其地而思其時歟或取斷章之義歟子嘗慨子長足跡幾徧天下而未有遊記獨其河渠一書縱橫條達言山川大勢特詳

秦楚之際遊記

遊記之一編歟孝穆之文以子長發其端以震川會其成震川者子長之適子孫也孝穆以依歸名集蓋以震川爲歸不敢直遡子長者其猶不自滿假之意歟今天下知學震川者良有其人汪鈍翁尤其傑出者也鈍翁與孝穆生同吳趨之里居同夫椒之山旦夕爲文相與講論蓋已有年子閱孝穆之文謂其佳者不讓震川往往凌而上之孝笑曰鈍翁固嘗云爾則知非予一已之諛言也然而知之者或寡矣子聞鈍翁謂其文質而不俚奮而有致此震川之所同也若夫波瀾之濶才力

之勁而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能一一不失其節者孝穆又似勝之噫鈍翁之言然則知亦自以爲不及矣夫孝穆以震川爲歸而輒能與之伯仲已屬厚幸而子與鈍翁皆謂其有過焉此實子長之幸而非徒震川之幸也歟孝穆來廣州與予一見如舊識相得歡甚獨鈍翁往矣其文之音聲笑貌於孝穆乎見之不惟鈍翁卽震川文之音聲笑貌亦皆於孝穆乎見之不惟二公之音聲笑貌也孝穆之文蓋真得子長之神理者故子謂是記可接河渠一書非諛言也孝穆自秦楚之際來粵亦楚之境遂以名編子觀孝穆蓋天下之有心人也感時悲憤之意每于言外見之噫子亦何幸而晚歲得交于孝穆而盡讀其文且以見其師友之淵源如此哉

番禺 屈大均 翁山 謨



序

物必鍾天地靈氣而後能奇能奇則必欲世之知  
之山川之有石崖幽谿草木之有名花異質人之  
有文其知於世一也山川草木以人之文而傳人  
之文得山川草木之奇而發其相求亦一也然而  
山川草木之奇者其所處必幽不能自致於人之  
前人之志得氣盈者必深居簡出亦無由得山川  
草木之奇而書之秦州夔峽之間永陽象郡之外  
自書契以來數千年而始一值杜子美柳子厚以  
奔軼絕塵之資當寂寞無聊之日搜剔刮磨揭其

陳恭尹之稗遊記

之

精華發爲極工之文與古今共見是豈偶然哉然  
而六合之內其奇如秦夔永柳者不知凡幾則其  
翹翹然望子美子厚之來者亦不知其幾而二子  
之才不世出也有一子之才又未必其不志得氣  
盈也則其望也未有極也吾讀薛子孝穆游記而  
竊歎焉薛子自吳之楚而極於五嶺之南所  
至之地則必紀之以文其筆幽折古澹而無微不  
闢無奧不探蓋有二子之才者也讀之者千里之  
外若與之攜手而登聯轡而入也故人莫不願薛  
子之恣於游而得以快吾耳目也名勝之古者得

薛子文而一新谿谷之隱者得薛子文而始願故  
山川有靈莫不樂薛子之長於寂寞無聊以發其  
中藏之未盡也夫以薛子之才而長於寂寞無聊  
以恣於游則豈吾之所望哉而薛子方日工於文  
而未已此吾所以歎也

羅浮 陳恭尹 元孝 譔



陳恭尹之稗遊記

序

去月子自惠至廣州時積雨稍霽過屈君翁山所  
居而陳君元孝偕一客在座曰吳門薛君耆穆也  
予往在京師固嘗讀其文慕其才相揖而坐經  
談甚適因約爲城西精舍之遊明日薛君偕翁山  
元孝先至頃之梁君藥亭陶君子師一時皆會于  
石公澱心亭上亭四面皆水通潮汝薛君出其秦  
楚遊記一編相示予與諸君倚欄誦得風行水  
上之樂竟忘日之將夕也薛君論文講求法度攷  
索音聲持衡頗峻其自爲文祖龍門而禰震川依

薛君之際遊記

歸之集行世已久而茲編則其一鱗片羽而已是  
日爲望前一日午潮平于亭砌石公詫未曾有諸  
君飲散別去又旬日而三江潦水衝奔所坐亭上  
水深四五尺而惠地山狹源遠水驟至數丈郡縣  
城垣民間廬舍市廛傾頽倒壓不可計予倉卒歸  
郡行視各屬邑安輯賑施至今猶未乾也薛君刻  
記索序於予勞人草草安復與于文章之事哉然  
心悅薛君爲人與文不可辭因歎夫雨潦之不時  
饑穰之莫定而友朋文酒之樂爲不易多得也遂  
並書之康熙甲戌閏夏寶坻王煥序



秦楚之際遊記目錄

秦楚之際遊記

涇陽魏 芬晚公

福清翁弘學蔭伯

門人 山陰呂元孫繩一 編

黃岡馮 宣次陸

卷一

恭謁文武二陵記

遊碑林記

定官石記

遊臨潼溫泉記

秦楚之際遊記

觀醉翁亭歐陽公手植梅記

恭謁孝陵記

遊二泉亭記

遊西湖日記

鄧蔚山看梅花記

北山採茶記

卷二

遊赤壁記

遊寒溪西山記

遊窠尊記

登黃鶴樓記

遊洪山寺記

登滕王閣記

度梅嶺記

寓三閭書院記

謁黎忠愍公祠堂記

秦楚之際遊記

此書版已久矣文翰老矣不知何杜翁山序評宗  
經抽蠟藏書存本之同亞賈之選前  
民國三年一月  
康熙甲戌立秋日  
版堂主人識  
藏本防  
碑銘先生所撰書序傳記餞贊  
于蘇州依歸集表墓誌銘哀祭  
歲月滋深途修阻白出遊以來  
無復遺篇本坊因請撰遊記一  
種亦推先生意聊以識雪鴻之  
跡或可消燕解之授云爾  
版堂主人識  
康熙甲戌立秋日  
版堂主人識  
藏本防

秦楚之際遊記卷一

常熟 薛 熙 著

番禺 屈 大均 評

恭謁文武二陵記

熙至涇之明年春，卽欲訪畢郢故地。謁文王墓，因涇與咸陽連界，皆當時豐鎬畿輔之地。知畢郢不甚相距，初不知武王墓之所在也。旣而有人自西安至者，則云咸陽界上有文武二陵，距涇纔四十里。熙愈益向往，至清明日，已命輿馬出郊，因同行者欲觀輓轡，女士皆不去，熙亦不能獨往。又明年

秦楚之際遊記

十

二月，熙獨乘肩輿，已渡涇河，上高陂，因輿人不識路，詢之田夫野老，莫知所謂。文武二陵者，又不果往。是歲十二月，熙將歸吳，於是預戒行李，至會城，必取途于畢郢，一展拜陵下。吾願足矣。涇河故有兩渡，爲隸人引至東渡，予不知也。旣過河，欲至陵，已回遠，又不果往。正月四日，熙預訪脫吏之識途者，候于門，質明命僮奴多裹饌糧，與同行者三人上馬行數里，風漸起，河勢奔騰，會涇河有浮梁，馬可以牽而涉，遂俱渡河。初上來，道風捲黃沙，塞口吻，聳肩而上，猶懼欲倒，人皆相顧無色。旣上陂，小

憩古廟中，三人皆不欲往，知熙數欲往而不果，又不能出口，熙不爲動。因謂三君，卽不去，熙必獨往。三君不得已，亦唯唯上馬行六七里，風漸已，漸晴，一望平原，中有鑄石爲虎爲馬爲麒麟諸獸形，甚夥，且鉅麗，不見塚墓碑碣。大約漢唐以來陵寢也，又行十里餘，問文王陵，漸有知者，又六七里，見林木茂密處，乃周公墓。至則下馬環視，饗堂欹仄，垣墻圯倒，有周元公之墓，五字碑，距塚纔二丈，後有碑曰周魯公之墓，蓋伯禽塚也，皆拜之。復上馬折而稍前，里許，見有巍然綽楔曰文武二陵，樊其周圍，四望無高山巨川，入門見昭穆二塚，相距五六丈餘，爲成王康王塚，中爲甬道，修百步，有古柏數什，伯株夾道旁，其上爲露臺，再上爲饗殿，三楹，制甚秋隘，中有周文王之神位，刻明太祖以下祭文。宋元以前無有也，或云元時林木斬盡，童然一塚，約廣三丈，修如之。今樹皆明初時種，塚前有碑，視周公墓上石差寬廣，題曰周文王之墓，熙謹拜之。從塚旁至後，又饗堂與塚其制皆如前，碑曰周武王之墓，與文王塚前後相直，不差尺寸。熙拜如前，旣出而徘徊于文王塚之旁，以謂此一塊土，武

王周公當日必親履之而經營締造且視多封必相與號泣辟踊于斯熙是以五不果往而必一往以償所願爲僕肅思慕者久之又再拜而出出又拜于成康塚前遙望西北一里外爲太公丁公墓與周公魯公墓遙相並日已下春不復往總之陵墓之制皆與今之葬家所謂父母頭上安一穴爲甚凶者正相反嗚呼當時之葬師誰耶此必周公輔成王時爲之也卜世三十卜年八百皆發祥于茲二穴果凶乎哉先是子主人錢侯珏原屬熙往舊識姬生家索食飲至是僅僕云尚遠二三里傍

蘇楚之葬禮記

上

陵左右又絕無人家雖渴甚第上馬行至周公墓後已非前路見有茅屋數家一老父一老嫗立于牆外有鄰翁稚子四三人離立左右熙謂同行王君曰此時亟需客飲盍與前途老嫗丐杯茗以濟渴乏王君曰途次那得有此熙曰弟言之亦何傷王君叩馬與老嫗言熙見嫗口喃喃而入熙恐其嘗已心甚悸王君回顧熙曰姑下馬熙問老父曰嫗何言老父曰嫗請公等入坐取茗來矣熙大喜步入草舍中頗潔清熙與王君方坐下嫗即持茗漿來且曰姑飲之已命兒婦煮新茗矣熙一啜而

盡頃之進棗栗餅餌十數盂更易新茗邀熙與王君坐上座又問須同行者見多騎何以止二公在熙告以一人先歸一人在後欲供具餉子輩嫗曰亟訪之來其鄰人之子則曰我當去有頃汪君亦至相對飲茗自出奴子懷中果餌噉之欲謝去嫗則出曰道遠不具食何以行且僕夫亦率甚公等幸少畱熙不聽嫗則掩門以背倚門間且曰老婦已治具矣若不容熙輩竟去者熙輩復坐老父不肯坐強之再然後別坐于壁間老嫗即捧盤盂出則豚魚雞皆具命老父斟酒熙輩且食且問曰

蘇楚之葬禮記

上

嫗何人老父曰我家丘嫂也孀居若干年一子入城賣腰環佩刀容臭諸小物未歸有二孫指座旁立而嬉者其一也子老人別居于對街皆以力耕爲業問其姓曰朱指其室中之襖軸曰視此則又姓祝蓋朱與祝西北之音相近而訛也僮僕各于酒食等殺井井老父問熙輩何來熙告以涇陽錢侯署舍來老父又問錢侯何官時咸陽令范姓熙曰涇之錢侯卽咸陽之范侯也父曰若是則公等皆官人耶熙謝之出嫗又曰日將暮兒子且歸請留宿明日行何如熙又謝嫗固畱熙與王君各以

錢五百酬之。嫗有拂然意。黑印<sup>有</sup>。出<sup>有</sup>。退門扉後。不答。拜熙出。老父亦不拱揖。上<sup>有</sup>。城漏已二鼓矣。呼門而入。明晨援筆而歎曰。千里旅食之人。邂逅相過。輒予酒食。又極誠敬。即嫗固天下之賢婦人。即新婦之咄嗟立辦。竊<sup>有</sup>。驚問手足不停。自午盡酉。不聞聲息。是愈益<sup>有</sup>。子雖外出。要惟母命是從者。豈豐鎬之間。猶有王周公之遺教歟。王君名大壯。吳縣人。汪君名錢。唐人。其先歸者。唐某。長興人是。歲康熙二十也。常熟薛熙記。

秦楚之源遊記

屈翁山曰。世間文士無幾人。而知愛敬文士者尤無人。宜乎孝穆以老婦之雞黍相留。修爲盛事也。老婦蓋目擊孝穆謁陵之誠敬。不覺有動于中。遂致款洽。且不相爲禮。愈見其誠敬之至此。非哀王孫而進之食者。可比。直與荷蓀丈人同。此高風自有此文。則畢原老婦因之並傳。孰謂愛敬文士者果無益哉。

惠元龍曰。文能字真。自然入神。所謂文生于情。然而出之者。則人唯孝穆心知其故矣。

遊碑林記

碑林在西安府學宮後。碑之最鉅者。唐玄宗御書八分書。孝經注。共四幀。合一碑。四面皆文。共爲一額。蓋以亭亭北向。勢高。碑屹峙。無他。碣雜置于旁。想見天章宸翰。端拱臨御之象也。亭左右爲兩廡。廡各十二間。刻十三經文字於其中。每廡下鑿碑石三行。前一行向外。附碑陰。又一行與後附壁一行相向。回顧瞻視。其間者如循孔壁而步。越恍聞鐘磬笙竽之音也。亭北爲堂。三楹。中通往來。左右各豎碑三行。俱南向。左一行爲顏氏家廟碑。顏

秦楚之源遊記

真卿書。次爲聖教序碑。王羲之書。次爲皇甫君碑。歐陽恂書。後一行爲夫子廟堂碑。虞世南書。次爲多寶塔碑。顏真卿書。次爲道因法師碑。歐陽通書。又後一行爲雲麾將軍碑。李邕書。次爲周嗣興千字文。僧智永書。次爲半坐位帖。顏真卿書。右一行爲玄秘塔碑。柳公權書。次爲聖教序碑。褚遂良書。次爲半截碑。王羲之書。次爲古柏行碑。顏真卿書。後一行爲三藏碑。徐浩書。次爲聖母碑。僧懷素書。次爲肚疼帖。僧彥修書。次爲千字文。張旭書。又後一行爲碑史。維則書。次爲碑。李陽冰

書次爲復唯記碑□□書其他不知名或知名而僻在室東西隅幽暗處者不及計焉一以碑之長短大小爲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儒墨之異同眞草篆分之差別亦畧見諸公之風流蘊籍于茲數石矣堂後又軒五楹壁與簷下俱甃淳化閣帖州居部伍井然不紊由亭而廡由堂而軒無他物雜陳惟見石碣裁我墨光煒煒號曰碑林亦真鉅觀矣哉予不能書幼卽與工書者游家藏諸碑畧具今得摩挲諸石間凡所謂平直均密鋒力轉尖補損巧稱之意親見其鏤刻之深摹揚之工良非偶

秦楚之縣遊記

七

然者遂徧拜于其下觀者笑之予曰昔魏莊渠先生嘗言粵東一人少不識字一日自感激取四子書終日拜之忽能識字以此知書之有神人惟曰與之俱其性靈必有能自開發者則予於諸碑亦不無望云

題碑林記後

按宋元祐中京兆黎持石經碑記云九經一百六十卷唐鄭覃等勒石至天祐中築新城爲韓建所棄尹玉羽爲長安守剽剝慕容肇入城置之尚書舊省至汲郡呂公大忠爲陝西轉運副使始克盡

刻于學宮至於諸碑之在家廟者在墓道者在浮屠老子之宮者今皆會集如林而緣起不載大約玉羽大忠之力居多姑識於此俟再攷焉熙又記屈翁山曰予嘗至碑洞其位置亦約畧可記今讀孝穆此篇如太史公敘鴻門宴坐次并井令讀者如親履其地斷非凡近之所能幾及至于每段有一小結可以咏歎此卽孝穆之所蘄文也信然

秦楚之縣遊記

八

馮補之曰孝穆徧拜于諸碑之下以種能予之因子每讀孝穆文心悅而好之以爲今之韓歐陽氏而入不知耳孝穆每一文成予必爲之焚香滌硯凝神定慮書于卷冊或屏幃或碑碣以流傳於四方不待其屬也予謂孝穆曰子自欲種文字因子入識田中非君可以強之從事者也因並識于此

門人倪亦雲曰竊從先生楚游而未嘗至秦讀先生此記不禁神往繼自今設得一至碑林當將俯伏頓顙其下而不能興矣

定官石記

陝西布政司堂後一石高可六七尺圖廣倍之其色黃其質礪暑與虎丘之生公石相似而差鉅覆以亭圍以欄石周遭皆釘以鐵釘釘有鉅細棉比星攢有全入者有露頂者有半入半露者有露二三分者相傳唐時人舉進士來長安皆戲釘此石以卜其中第與否中者入石不中者雖極盡人力終不入也又卜其官位之崇卑爵祿之厚薄崇者用釘鉅卑者用釘細厚者入石深薄者入石淺無不驗者謂之定官石宋元以後迄茲無聞焉噫異

秦楚之際遊記

七

哉昔晉元帝以石之巧拙令人第其中選不中選然後定其品級加以組綬有大夫郎吏之稱世既非笑之豈以石之無知而能定人之中第與祿位之崇卑厚薄者果何謂哉李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以一人之手而有時入有時不入者則又何哉則定官石之說似誕雖然觀此亦可以知凡得喪之數固皆定於冥冥而無容僥倖焉者彼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亦可以憬然悟也夫

屈翁山曰引用二事與題全不相合而却稱

遊臨潼溫泉記

出長安東門外行一二里田塍縱橫瓜圃菜畦參差上下間有茅屋人家亦利雅如畫欲問卻平遺蹟不可得而知矣又十數里至壩橋橋長十丈餘闊丈二尺左右有扶闌可坐可眺下有五洞不甚高洞底龜拆四望平曠循橋洞中間差窪下如溝大約桃花水發時則仍汪洋可觀耳橋東西行距橋半里許夾道多種柳樹數百株皆去頂而於樹本復起細絲如帚狀者所謂萬古行人離別地也予爲黯然久之又行二十里望見驪山凡秦地之

秦楚之際遊記

十

山皆童又皆帶土唯此山帶石故特秀且有茂樹陰森可觀又四十里至臨潼已薄暮投逆旅店中坐方定以名刺抵大令所請溫泉亭是鑰役至卽登泉上泉去城不一里有三池池上皆有亭可蔽風日其最上者有扁鑰泉尤清溫予臨觀焉有珠沫自上湧盈則溢入中下二池以出可資灌溉時方小除夕以手掬之微有硫黃氣清則可以盥髮暖而不至灼膚美矣哉獨惜其汚于太真也子向讀水經注言域內溫泉數十所今可記憶者有沾濡露結炎勢上升與火井同唯以草內之不然

者有淵深如鏡聞人聲則揚湯奮發其熱可以燂雞者有浩氣雲浮以腥物投之俄頃即如其中又有細赤魚游泳不爲灼者有源流沸湧久夏湯覺有硫黃氣浴之能瘥百病者有清深肅潔遊侶唯得冷飲無敢澡盥者有二潭相並地勢不殊而炎涼異致炎者可以療疾涼者雖隆暑若冰谷者有圓水廣二百許步左暖右冷冷者清且綠暖者濁且白一池之中玄素既殊涼暖亦異者鄒元之注詳矣而臨潼之泉獨不與豈泉當屬之世猶未顯乃顯于太真耶當開元天寶間祿山既反人皆

秦楚之際遊記

上

歸咎太真至以禍水目之則泉之不幸也有邀子同浴者子固辭亦不飲盜泉之意歟康熙庚申歲常熟薛熙記

屈翁山曰泉不污于太真乃汚于安祿山也是乃所謂盜泉也不則是泉也豈非昭君之香溪麗華之胭脂井耶泉之不幸今爲孝穆拈出遂成千古話柄子將爲文以弔之

何雍南曰作文非具卓識者不能有定論孝穆一舉筆而臨潼泉爲之削色矣子曾有是作爲之爽然

臧受澄曰前半敘路徑如畫後半引典故亦如畫步步引人入勝

許錫谷曰此文不引水經注一段則單薄矣所以作文要知體裁

蔣雨亭曰秦中山水以驪山溫泉爲佳孝穆欲一筆抹殺當必有洗而出之者緣華清宮諸作太專美於前宜其有此一厄

王蒲衣曰壩橋柳色依依在目

錢耐園曰用意折而運筆秀是文章家之最上乘也

秦楚之際遊記

上

觀歐陽公手植梅記

予過滁州日亭午矣飯罷問逆旅主人醉翁亭遺址何在主人曰距此十里餘會驛驛已至城東門外僕夫不肯迂道往予更賃驢入城再出西南門過平阜約三里所先登豐樂亭亭記蘇子瞻書刻在亭中由亭稍折而東南有五龍祠爲歐陽公寒龍處祠側有亭曰時若小憩其中復西行二里餘有澗自琅琊山紆廻而下水涸無聲聲澗左右上有醴泉字二右有碑曰六一泉泉深廣倍尺巨石覆之手可掬而飲二泉在兩山下兩山皆濯濯

秦楚之際遊記

十一

亦無復蔚然深秀之致矣醉翁亭在醴泉上亭屢易制甚湫隘不稱記亦長公書屹立廡下亭右有堂三楹當庭老梅一樹圍以石闌相傳爲歐陽公手植有圖刻置于堂中間壁左右皆名人題咏其本可合抱多朽裂處若決撒者有循二鐵爲之旁出古幹三四株亦大數圍有新條大于臂者曲折遒勁不甚修廣覆止半庭正值花時花比常特鉅疎疎可數然亦數百朵不止是日方盛開尚有葢一二分未放者皆鮮肥而有神予因四拜其下而歎曰古之異人其精神意思以及手澤之所在雖

草木之微亦必有神物呵護之傳之永久以著其靈異如浮圖老子神怪之說無論矣至田氏之荆王氏之槐一以垂兄弟析居之戒一以徵子孫奕世之祥要皆足以扶植人倫醜黷宇宙然近或數十年遠或百年其名傳而其物已化爲薪湯爲冷灰殘烟有不可得而知者惟子貢手植之楷亘千古而常存雖至今猶有華滋以著其靈異非獨傳其名已也歐陽公之梅殆可以繼之所謂詩書仁義之澤更自無窮者歟數百年來亭祠遺蹟數爲人修築獨手澤之所存無有表而出之者予幸

秦楚之際遊記

十一

當花時來拜揖之後暮至也河驛剪燭書之時康熙辛酉二月四日夜漏下三鼓矣

屈翁山曰引用孔林故實不引孔子手植之楷而引端木氏之楷便有斟酌公蓋聖人之徒也比擬極切

毛會侯曰每遊一處自有一番議論文筆變化至此定當讓君獨步矣

馮寶伯曰四五百之古梅是好文章歐陽公手植又是好文章孝穆不獨工于爲文又工于命題總是文心之靈自然不可及



恭謁孝陵記

癸亥十一月朔晨出通濟門行二里許至鍾山南麓望見碑碣穹然殿宇巍然者爲明太祖高皇帝孝陵從朝陽門入登御路過石橋路修廣而紆折有翁仲夾道立長至丈四五尺有冠笏戎裝者有被甲執斧鉞者凡若干人又麒麟獬豸虎豹獅象馬橐駝之獸各四有蹲者立者皆東西向凡甲冑戈矛鞍轡錦繡之飾雕鏤深細皆完好如新入櫺星門又過橋橋北有高門五已塞其四從左二門通出入庭中御碑皆聖子神孫所撰各有皇帝自

秦楚之標遊記

主

署名中官見熙至下階迎熙叩拜於下然後入殿殿凡十一楹榜曰孝陵中有御座奉高皇帝高皇后木主熙再拜徘徊四望久之中官復引至寶城城四圍松楸無一樹存者城下有門門有鎖鑰中官司之其前爲隧道梓宮葬其中崇三四丈環周十倍之熙又拜不覺淚下如注衣袂皆濕中官見熙悚然有感容因畱坐小室中啜茗漿進果餌熙謝不敢當既而問熙願瞻仰御容否熙曰甚願復引至殿中中官先叩頭啓御帷出香楠匣一中藏高皇帝半身像相傳爲劉中丞某畫熙叩頭展視

秦楚之標遊記

主

隆準而豐下鼻長五七寸額以下微凹長亦如之廣半之目修而末聳耳下垂顙甚高皆綴痘癍如豆大額上有黑子七左四右三類北斗狀髯疎朗而戟張冠翼善冠服袞袍富胸以下皆隱望之儼似神龍見其首者熙再拜中官卷而藏之熙告中官曰熙幼聞高皇帝像有二其一以威示外國者疑卽此其真者固儼然儒生也中官亦啞然熙出因歎高皇帝得天下之正人皆能道之獨其爲古今來文明之代儒者之宗則人尚未必知之夫中國之所以尊於九夷八蠻者獨以其有文耳欽天勤民明物察倫文也子丑寅之建統貢助徵之賦稅文也皆已森然可觀至于詔告冊祝露布符檄表箋序記銘箴贊頌誌傳歌吟之屬是爲作帛之文唐虞三代之時其文爲帝典王謨則稷契益皋夢伊尹周公之文尚矣漢唐宋之世雖文章號稱明備然漢至一再傳而始有賈誼董仲舒輩出至司馬遷而後極盛唐至一再傳而始有王楊盧駱輩出至韓柳氏而後極盛宋之初以文名者不槩見至百四十年之後有歐蘇曾王氏出而後稱極盛若夫蕭曹房杜趙普范質輩固未嘗有文也

獨高皇帝龍興之初卽有宋濂爲開國文臣之首。加以劉基之宏謨偉抱。陶安之謀畧文章。汪廣洋之文莊雅尊嚴。蘇伯衡之文簡質典重。張羽之文縝密宛轉。朱右之文深博淵渾。詹同文氣之細。經王禕才思之雄壯。梁寅耽於五經。高啓遠於羣史。其他如陳章陶凱。胡錦樂韶鳳。吳伯宗。楊基。王偁。李叔允。趙瑩。王彝。朱廉。徐一夔。孫作。徐尊生。瞿莊。鄒孟達。孫賁。張以寧。宋訥。唐肅。貝瓊。曾魯。高遜志。張簡。錢宰。劉三吾。殷奎。盧熊。秦約。朱應辰。張壽史。遷。林鴻輩。不下數十家。或廟廊元老。或韋布儒生。

子寧王叔英。解縉。楊士奇。張洪。吳訥。徐有貞。李東陽。王守仁。唐順之。歸有光輩。祿賈董諸公殆又過之。何況王楊盧駱耶。嗚呼。盛哉。熙讀大易之言。文必曰。文明如乾之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卽宋濂諸公之所處是也。又同人之文明以健。中正而應也。大有之其德剛健而文明也。賁之文明以止。人文也。至於離則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則知明之必又文之。必明乃至於化成天下矣。古者之有天下。皆取諸所封之國以爲號。卽故元之稱。亦本於拓跋氏元魏之號。而附會之者也。獨高皇帝以明爲有天下之號。安知其不取諸文明之義歟。卽或未必取此。當亦運會使然。天心旣以諸文章鉅公助之。卽有以黜啓之而號之者。歟。宋濂蘇伯衡諸公爲一代大儒。而禮樂征伐之所自出者。爲高皇帝。豈非其宗主歟。熙生也晚。亦嘗學文。而博觀乎有明一代之文。知其真可以號稱文明之治者。故因謁陵而極論之。區區以雄武傳者不足道也。雖然。世之貴遠而忽近。愛古而薄今者。以熙之推尊明文。可以匹敵漢唐宋之文。有過而無不及。必將以爲言之過。

夸而不知其非夸也。此中實有神理。姑拜手稽首書之以俟千百年後之知文者。

屈翁山曰：元季蘊藏之久，所以諸大儒蔚然而興，易有之曰：碩果不食，君子得與是也。劉文成自名其集曰：郁離與孝穆文明之義先後脗合。此文真可謂能發天地之秘矣。兄閱孝穆所選明文，即龍門昌黎廬陵諸公復起，亦無復多議。孝穆能拈出，予能附和之，蓋不待百年後而已有知之者乎。

陳元孝曰：弔古具有卓識，自有定論，非細新出

奇之謂也。

錢礎曰：前半淡淡寫來，忽因展像而發，如許

議論是文，其猶龍乎。

張秋紹曰：此文出而明文遂有定衡，孝穆有功

于宋蘇諸公不淺。

陳宗文曰：孝穆嘗推宋景濂、蘇伯衡、方希直、楊

東里、王陽明、唐荆川、歸震川爲七大家，以配唐

宋之七家，最爲確論矣。然予意佳者尚多，當更

推後七家以徵一代之盛。

王安節曰：此是名世之作，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 遊二泉亭記

惠山距虞山百里而近，爲南北孔道。予每有行役，過其下，則急于計程而不免去之速。及來則又欲其疾歸，未得一泊舟以觀所謂第二泉者。癸亥冬，自金陵歸，阻東于橫林者六日，予性躁不能待，東之解遂從陸步行。遇張先生秋紹于塗，秋紹惠山人也，問予里居與姓，予告之，則遽應聲曰：君得非某乎？蓋道予字也。予曰：然則又遽揖，蓋予已在秋紹心許中也。留至其家，明日邀予遊二泉亭，即煮泉亭上，淪以山家之茗，味稍爲所奪。又明日，秋紹

自攜佳茗及烹啜之具，以往汲泉嘗之，其味固大

殊。或又曰：泉自夜半子時後汲之，味更不同。于是

秋紹與予復攜臥具，臥于亭側，及時烹啜茗之色

與香固殊，而泉之澄鮮可愛，即秋紹亦以爲往昔

所未嘗也。秋紹慨然曰：山家之泉，本質固良，漸漬

之未善耳。昨日之泉，既不失其本性，又能加以問

學之功矣。夜半之泉，則又所謂平日清明之氣，固

無不善。況質之良者耶？宜其甘美之至也。彼于數

千里之外，貯以甕，通以驛，積以歲月而後得至者，

去泉愈遠，其味漸失，則猶之賈富貧賤者之汨下

利欲而謂本性如是豈理也哉子曰泉之理固可通于學然不惟是也予向以舟船利便或往或來不夙則暮未得一至泉上今以阻滯之故得登是亭親汲而嘗且再三嘗之予之得於泉者多矣則人生以挫折困窮而得究心于學者亦猶是夫秋紹久主東林講席高忠憲公之私淑門人也虞山薛熙記

屈翁山曰借品泉以講學便不腐惠研谿曰後段推開一步却收盡全篇最爲奇絕

秦楚之勝遊記

主

顧書宣曰此是半園先生語錄也

袁安吉曰所謂頭頭是道

錢文海曰文境亦似一泓秋水

門人錢禹銘曰吾師嘗云四子書卽孔子會子子思子孟子之語錄商書顧頤爾周書噩噩爾伊尹周公之語錄也後世以講談爲語錄者便覺少文此作又語錄之變體乎

鄧蔚山看梅花記

梅花有環山至六七十里我長中遊觀之最勝境也它時一望瀾漫如輕雲之冠嶺間有斷續如殘雪垂簷其光激射能使人目眩其氣芬勃能使人心醉或巖之側或澗之阿或池邊或籬下或田塍或墓道一折再折多者數百樹少者亦數十樹其老幹則屈曲槎枿其疎枝則蓓蕾攢簇未有間一二百步無花者總其山之名曰鄧蔚山曰玄墓又曰光福實則三山不足以槩之也有自上臨觀花在四周極遠近濃淡之致者曰馬駕山曰茶山

秦楚之勝遊記

主

曰竺山曰鐵山曰堰嶺曰柴莊曰米堆有隔岸遙看花在高岡極橫斜隱見之態春日西灣曰長旂曰潭東潭西曰錢家坎曰熨斗柄有夾道深入花在兩旁極紆幽遠之徑者曰竺塢曰珍珠塢曰五雲洞曰石壁曰鶴井曰銅井曰銅坑曰市墟有屋簷傑構可推窗憑檻以手攀花之頂者曰董氏之朝元閣曰張氏之明發樓曰徐氏之衆香閣曰顧氏之七十二峰閣有梵院仙宮列石牀石几可坐而休於花下者曰萬峰寺曰老法堂曰萃菴菴曰海雲菴曰茗香菴曰雲牛居曰青芝山房有青

蕙芬馥點綴於花之旁者曰茶曰桑曰杜曰蘭曰  
王蘭曰水仙曰楊梅曰壽藤曰此松曰蟠柏有來  
以節看花之力者曰輿曰騎曰舟有攜以暢看花  
之情者曰琴曰棋曰筆硯曰管絃曰壺觴曰肴核  
有結以作看花之侶者曰名衲曰高真曰靜姬有  
時以適看花之興者曰曉晴曰夕陽曰月下曰雪  
霽有由左而與花左旋由右而與花右轉由高則  
與花並見於遠由下則與花並見於近無適而不  
在者曰太湖子是遊自庚子至甲辰凡五日庚子  
坐竹輿自虎山橋至西灣之頤墅宿辛丑主人導

秦楚之際遊記

卷

予輩遊諸勝境攜酒肴至臨湖之堤鋪紅氍毹坐  
花下微風漸起看湖中浪勢衝激遠望莫釐縹緲  
諸峰在殘霞落照中呼魚船買魚就船烹而嘗之  
壬寅主人步至潭東諸勝以補疇昔之所未至者  
遂放舟沿湖而歸杯盤雜陳歌咏繼作行六七里  
盡觀峰巒向背殿閣參差園亭高下以及屋廡場  
圃間其花層見疊出極其爛熳癸卯主人與予輩  
晨訪萬峰寺之大僧吼公卽飯于寺歸則夜集于  
分雲亭亭卽頤墅之廳事也是夕爲望前三日亭  
前有池月浸其中池三面種百年老梅數顆其枝

餘盤曲於上如犬牙相制然掛明燈數十盞於枝  
巔池面水波鱗鱗起月與燈與梅花交映洵又可  
觀也甲辰舟從胥口歸同遊者爲吳縣金氏玉式  
崑山方氏玉昭吳江丁氏大年同里馮氏補之王  
氏露清趙氏安臣主人爲繆殿撰念齋先生子則  
常熟薛熙孝穆時康熙丙寅歲之二月也

屈翁山曰予嘗一至山中但覺羅天茵地左右  
應接不暇而已閱此文始知高下參差紆曲景  
象之不同文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

顧有常曰可作鄧蔚山志讀

秦楚之際遊記

卷

張日容曰通篇皆敘實事却有如許波瀾讀之  
可悟作小題法

吳赤霞曰對此可以臥遊時覺清芬之襲人  
周許雷曰整雅

張文貽曰今人每閱記之佳者必曰此學畫記  
耳殊不知此中經營之慘澹試請學之便知甘  
苦也

丁龍媒曰每段以花字貫下此是金針法

秦楚之際遊記卷二

常熟 薛 熙 著

番禺 屈 大均 評

遊赤壁記

予生於佳山水之鄉，幼即聞赤壁爲塊然土阜，自二賦流傳其名，遂與泰華等雖兒童下走能言之。外此諸山皆不及，皆云子瞻之誕文人浮夸之所致也。迨予至黃之明日，即登其巔，有堂有亭，有樓有閣，皆類較而規制亦平直，固無解於塊然之說矣。已而由放龜亭歷級而下，過白龜潛面壁而望

秦楚之際遊記

一

石壁數仞，橫亘數倍之蒼然而竦屹然，而始悟子瞻當年固嘗遊於赤壁之下，初不虞後人之築室於其上也。夫以名賢遺蹟，江流變爲平陸，則就其泛舟處當絕壁之下，鑿以小池，池之橫亘視壁廣丈餘，上擣舫齋五楹，間四啓牕扉，池環至舫後修廣如前，舫宛在中，流迴植芙蓉菱芡之屬，架小橋以通往來，而赤壁峙於前，可供眺望。池外約廣五畝，酌其參差高下，廣狹則爲堂爲亭，爲樓爲閣，爲長廊爲曲室，以其隙爲菜圃，其東一面因山爲界，而西北之曠，則甃石墻以迴環之，行則累假

秦楚之際遊記

二

山以增飾之，童則種竹樹以點綴之，水至則築長堤以扞禦之，鑄東坡先生畫像於中堂，度僧以守之，其材瓦則盡撤其上之屋室，與層累之方石爲之，而獨存山質，仍構孤亭於上方，以望遠，亦種茂林修竹以掩映之，爲園居之槩，豈不亦稱佳山水，雖與泰華並傳可也。則夫所謂文人之夸者豈盡然歟？或又曰：今觀赤壁之上，尋丈地耳，子瞻之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則何以稱焉？予曰：黃州治城舊在東南一里許，元末稍徙今治，州志可考，則知赤壁以上無城郭，今治以內尚多巉巖固

向日之蒙茸，而卽虎豹虬龍之所從窟穴處，豈盡子瞻之誕歟？子因解之以爲赤壁別開生面，且還子瞻之舊觀，以待有力者之爲之於戲，今之得爲而不爲，卽爲之而未必盡其勝者，天下豈徒赤壁也哉？康熙歲次癸酉重九日吳郡薛熙撰

屈翁山曰：只是泛舟遊于赤壁之下一語，爲孝穆硯破，遂有此文，最爲確論。孝穆弔古論今，每具隻眼，最是眼前語，而人所道不出者也。

錢慎庵曰：孝穆此篇，所謂弄翰戲語也。然其說固可行，且費亦不爲鉅惜，予位卑力薄，不足以

倡之姑識數語。以待世有坡公其人者。爲江山重開生面耳。

門人徐龍友曰。蘇子之赤壁。非曹瞞之赤壁。昔人辨之夥矣。又似陳言。故先生無一語及之。文人興到之語。亦正不必辨也。

門人金子萬曰。吾師嘗云。載華嶽登泰山。見於四子書。故兒童能言之。赤壁賦亦村校之所必讀。又爲磁工書。且畫於盆碗間。以供把玩。所以其名愈遠。至於嵩少恒衡諸山。容有人不及知之者。或謂工文無關於世。豈定論哉。此篇又有

秦楚之際遊記

二

關於蘇公之遺蹟。甚鉅。則知文人所過。當亦山

靈之深幸歟。

### 遊寒溪西山記

歲壬申九月辛未。子與門人倪生亦雲。從黃岡武昌。謁前相國大治余公於寓第。公留予宿北門外之雙樹巷。距寒溪西山不二里。而近明日壬申晨起炊飯。飯已。與生隨一童子。步自西門。絕無柳樹。由山路崎嶇。過澗橋。至寒溪寺。茂樹迴環。曲徑幽邃。時楓林瑟瑟。欲然深。幸來之適相遭也。寺僧迎至法堂前。見一樹高丈許。其種類芭蕉而葉圓。大於蓋。子問何樹。僧曰。夏末有花。狀似蓮。曰觀音蓮。寺多便房。曲室。有似我吳下風景。相傳爲佛

秦楚之際遊記

四

印禪師道場。惜殿宇歲深。丹漆土墜。皆漫漶不鮮。徐引至右小軒坐。進茗。梁庭中有老梅二。古桂三。皆枝幹槎牙。百年物也。徘徊久之。出問西山所從取道。僧引至寺門右。觀菩薩泉。泉已塞。獨有碑在。過石橋。橋亦名虎溪。僧云。蘇子瞻與佛印師往來於斯。蓋仿廬山之意。名之由橋而望西山。竹樹相去無五十弓。謂可戾契登。遂不問徑。與僧別。信步而上。四顧無路。又多棘針。欲鉤人衣。生與童子力爲子。擐衣去刺而已。衣復爲其所鉤。已脫。復鉤。兩手創甚。至足無所措。漸行至陡絕處。手足疲不能

進生前挽童子後進山腰從荒篠中覓路見  
牆缺處即躍入則寺門之旁徑也高岡上修竹萬  
竿清目可愛少憩竹下即入殿爲吳大帝避暑處  
梁柱雖皆香楠然不甚宏敞恐非舊制殿後即松  
風閣舊爲黃山谷書額今易俗書矣閣之下有井  
蓋以小軒子坐軒中大僧汲泉烹茗飲子色白而  
日出由禪堂見左岡上蒼松翠栢中楓樹一株殊  
聳拔葉盡赤如珊瑚鑄成綴樹上甚可觀由山門  
折而南再上高岡爲九曲亭子瞻舊所建生未至  
亭先趨山半歷級而數其徑至亭凡九折故名每

一折修丈有五尺此爲入寺之正路亭名今改懷  
坡舊傳多古樹亦已童然其前甚曠長江數百步  
隱隱可望舟帆如鳬鴨往來水面江北諸小口俱  
在几席間乃爲不解事者圍以石墻使不能自  
樹緯櫟以爲門其制頗陋可慨也又一童子自遠  
攜鉅釘匏壺至子與生鋪紅氍毹坐墻外石上望  
寒溪楓樹紅黃參差間以竹柏向江以南景已生  
飲不勝杯勺子強之醉相與藏鈎爲戲一杯不盡  
顏面變赭與之步歸以爲如在江中行矣人明  
日癸酉黃岡大令錢君遣隸人邀子至樊口觀劇

子復由西山乞寺僧導子從深松中過五六嶺頭  
然後下平曠過小橋再上高岡穿竹徑一叢楓樹  
又似佳境詢之土人云小廬山亦佛印師曾駐錫  
處登其巔寺方改建未就僧乞子爲緣疏子諾之  
其下即岡邑貯漕處是日漕艘將發祭神演劇見  
數男子肥而黑者冠服巾幘皆垢敝百結者又竟  
日無以易亦強顏作士女官樣狀跳叫場上觀者  
如堵散後子笑謂諸伶曰公等巾服幾時破起者  
何至於斯耶錢君烹魚頭十許斤者餉子甚可饒  
口所謂武昌魚也遂駕小舟順流至菴舟中見沿

江大小石巖巖可駭欲往登之以舟便利不  
果又明日日戌大治公召賜酒食即晤武昌大令  
侯君子席間子因述東坡菩薩泉詩云君言西山  
頂自古名泉上爲千牛乳下有萬石鈐不異惠  
山味但無陸子賢云云則泉在西山上明矣何以  
寒山之側有菩薩泉石刻西山則無之公曰附會  
之說大都如此今觀西山頂有井而寒溪無泉是  
當以西山頂爲正况蘇子在黃州無佛印元公往  
來酬答之作今小廬山與寒溪皆云是其道場甚  
至工人画赤壁圖必有佛印同遊今二賦堂側有



佛印塔皆不足信于世。虎溪三笑圖謂陶靖節與慧遠陸修靜三人也。嘗攷遠公卒於晉義熙之丙辰歲年八十三。修靜卒於宋元徽之丙辰歲年七十二。相距六十載。則修靜當遠公亡時纔十餘歲。過溪笑時又未必卽公示寂之歲。則修靜方幼甚。豈靖節遠公遽與之爲侶耶。其說甚誕。今寒溪又借虎溪以名橋。不愈誕耶。公與侯君皆大噱子。又言黃岡之地多竹。今遍山漫野無一竹枝。惟予署齋窓前細竹十數莖。是爲黃岡竹。耶至寒溪西山則在皆竹矣。陶公種柳武昌西門外見

蘇提之標遊記

七

于史傳今過其下無一株存者。而黃之臨臯亭以上柳至萬樹雖非垂柳然至於枝顛則于于下垂有態其種頗勝于江南。豈卽武昌柳耶。一江之隔而地土之宜有時移耶。侯君曰古蹟之不足憑又如此。因竟醉辭大治公出。明日乙亥侯君邀予登庾公樓眺望西山紫綠萬狀復酌酒以別侯君名薄字二水清豐人以壬戌進士任錢君名顓琛字猷侯吳縣人以己未進士任皆有廉能聲。大治公由壬辰進士歷官至武英殿大學士兼戶部尚書學者稱佺庵先生者也。

屈翁山曰瑣碎攸來自成片段是謂不拘於法而句句字字皆法文至此已臻化境。蔣玉淵曰紀遊以詩不如以文文能曲折如意令讀者如閱圖畫。

顧書先曰敘四五日事如同同一日蓋文筆旣靈動而又縝密令人讀之一往情深如身履其地而同遊者。

王露清曰讀者殊覺其伸紙疾書而不知握管者蓋幾經錘鍊而出之所以無斧鑿痕也孝穆每謂作詩亦宜然。

蘇提之標遊記

八

趙安臣曰簡潔而整練。

遊筮尊記

將筮尊開江中颶風作屋瓦皆飛晨起舟不可渡天氣亦乍寒予着羊裘戴氈笠命僮生持竹杖童子攜蠟屐犯寒而至菴坡下望見怒濤洶湧徐行至江濱時水斬過石斬出有高者下者偃者側者若亭者若臺者若牀者若几者若懸鼎者若覆釜者若虎踞者若牛眠者若樸未鑿者若鐵未鎔者其狀莫窮予扶筇竹從泥淖中蹣跚行兩足數欲陷則主往往能挈予予時摩撫石之頂或從倚石之傍皆有水痕或尋丈或數尺即前舟中所

蘇軾之遊筮尊記

九

見巖齧可駭者也亦有尚沒于水中僅露其頂者距岸二三尺周遭皆已浪衝激生一躍而上予止之無及已而浪從石頂迴環下生則匍伏其上浪勢穹然能使衣帽無纖毫濡塗以爲笑樂又遇石之高而凸出於沿堤如釣磯者浪不能過僅及其半然險不可履生則蟻緣蛇行至於其巔坐觀排蕩之勢令人瑟瑟欲抖子又厲聲止之生不聽反以手招予予見其步武自如不禁神往欲效之數武輒止亦有時竟至其巔見石隙中多有題名稍上者一石

二年四月十三日共二十一字其下者一石鐫沈

達元豐三年十月六日游錫孫俶稚子修從十八字其文皆完又一石鐫蘇軾李望吳亮趙安王齊愈元豐三年二月廿二日游一日共字二十六減者三其在水痕下者或露半字或一二字水方衝激不能辨其可辨者生口喃喃默誦又以指畫於袖以識其字畫大都諸題識紀年皆元豐無或前後者皆子瞻作偈人效之歟甚矣此老之好事也又有巖上大石鐫八分書瓜尊二字圍可丈餘字畫遒勁濶二寸有五分寸深可三四黍而

蘇軾之遊筮尊記

十

甚平旁有楷字五七行如雞卵大距地遠亦不可辨識因憶武昌令鄧聖求於嘉祐中遊寒溪西山嘗作元次山窰尊銘刻之巖石亦于瞻云今土人以窰尊名其地窰作瓜疑古字通用或穴字磨滅歟有漁人在絕壁下舉網網底有筐盛魚魚盈筐網重不能舉一老漁與童子駕小舟緣岸行距岸不盈丈船首尾掀簸高至五六尺觀者心悸舟至絕壁僅百餘步逾時始達傾筐得魚子與生亦攀藤捫葛緣壁行下臨急湍竟造其旁甚矣生之銳而未見其止也子之憊而不知自止也呼童子買

鮮鮑曰：鰯十許斤，以歸，遂沽酒烹魚，共酌。子醉後，援筆欲作記，生口誦諸題名告子曰：「諸公自子瞻外，其名能自宋垂至今者，因鑄之，水底之石也。」

幸夫子筆之，于文其傳愈遠。亦君子表微之意乎？子曰：「然。生倍誦忽遺二字，不能憶明，晨又往讀，乃充書之。」

生姓倪氏，名霽，字亦云。吳縣人，善書，亦工五言小律詩。子則東吳半園主人薛熙，隸而從者，姓祿，其名歲，大壬申十月九日也。

屈翁山曰：「無一語不從柳州小記中出，却無一字蹈襲之，所以爲高。」

錢慎菴曰：「子舟過亂石岡下，屢矣而不得登覽，今讀孝穆記如游一過，甚矣佳文之能移人也，復何間然！」

蘇楚之標遊記

上

侯大年曰：「題名字皆合古，皆似子瞻。一流人物而惜其無聞，今得孝穆記名，遂俱傳正其題名之初意歟？」

顧有典曰：「生之銳于之德，二語說到理上，文遂闊大而又不腐。」

張漢瞻曰：「下筆矜貴之極，令人不能增減一字，斯爲至文。」

遊黃鶴樓記

與薛子登斯樓者，蓋先後三子焉。會稽呂子季宇曰：「樓之制，未愜也。夫樓，重屋也。屋之制宜方，其爲重可以二，可以三焉。其爲楹，可以三，可以五焉。楚之耆老壯少，暇而出遊者，必之焉。士大夫與四方貴人名流之過楚者，必之焉。可以宴焉，可以休焉。今則啓以八窓，其制圓，圓則隘，有類夫釋氏之浮圖而未成者，不可以宴而休焉。」薛子曰：「然。毘陵蔣子玉淵曰：『神之祀，禾當也。』世傳仙人子安乘黃鶴過此，或云費文禕，又云荀叔偉，皆不離乎黃鶴者。」

蘇楚之標遊記

上

樓之所由建也。又傳仙人於郡前吹笛，因不見，隨笛聲至樓上，惟見石鏡題詩，未書呂字而去。則知先有樓而後有笛聲也。使其說皆可信，則純陽與三公宜並祀。今樓上下俱祀純陽，而三公不及與黃鶴之義不相屬也。薛子曰：「然。吳趨錢子慎菴曰：『崔顥之詩，未工也。』顥之詩，非所謂律詩之祖乎？然起四句，仍歌行體也。芳草萋萋，用成語也。對必以成語而晴川歷歷，則何出乎鸚鵡洲用故實也。對必以故實而漢陽樹則誰種乎？况鸚鵡與漢陽對亦未工，不爲拈出，不覺誤後學乎？薛子曰：『然。或曰：』」

秦楚之際遊記

上

樓之制可以改神之祀可以合若夫崔顥之詩李白已推尊之而錢子故貶之子又附和之恐人必羣相非笑之矣子曰李白欲自成其詩耳李之詩固自工初不計崔詩之工不工也況其時詩未有律實草昧初開之時亦茅茨不剪之意崔詩非不工也不能工也故李白以爲工也律詩至中晚唐而益工也後之學者貴乎自得古人已成之說不可泥也昔有子問于曾子曰問喪于夫子乎曾子曰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會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則夫子有爲

穆不依傍古人門戶處

宋谷懷曰黃鶴赤壁吾楚之勝也子穆皆欲改作其說良是蓋文人胸中別有丘壑亦道出其

所當然者耳子輩宜謹識之  
張超然曰子詩有云青蓮未必輸崔浩北海何曾薦禰衡亦卽慎菴之意歟

秦楚之際遊記

羅魯峰曰昔翁山嘗謂大別山禹廟中不應言稷並坐今孝穆又云黃鶴樓中不應專祀純陽皆吾楚之缺也唯知禮之君子能正之  
張方客曰議論俱創闢皆因其有可乘之際而後能單刀直入也  
蘇園叟曰登臨弔古必具卓識然後能俯視一切讀史亦然  
何天植曰一拳捶倒一脚踢翻卽此之謂樂  
單漢符曰絕不言景而景仍在其中  
郭天若曰結處論知言乃學者最吃緊處明于此者便不爲人瞞過矣

三

月五日

蘇轍之縣遊記

屈翁山曰此作詩文心法實有至理寓其中焉  
孝穆一拈出能者從之

蔣南崖曰遊記又變一體文人之巧妙固無所  
不可者

門人錢箱崖曰吾師平日雄于論詩論文無不  
折服今在楚獨遇勒海君者一言不能入由其  
胸中無此種子也惜三詩不可得而見見其贈  
先生作真堪噴飯聞此君亦具鬚眉者何至于  
斯耶

遊滕王閣記

吾吳有客遊滕王閣歸者三四輩謂其景特尋常  
耳予今年始一登之歎曰斯而謂之尋常則天下  
之景亦安往而非尋常者乎蓋天下之山川人物  
皆非尋常亦皆尋常有小異則佳佳與尋常特一  
間無所謂異也異則不佳矣故猶是山猶是水而  
無斯閣雖尋常過之可也一綴以閣則佳矣舍是  
則窮山深澗中或更有佳者然人之得至者已寡  
唯斯閣在人境而有山水登臨之樂不可不謂之  
佳也即虎丘西湖亦然豈吳中果少此而必以之

蘇轍之縣遊記

爲佳哉子因成一詩有尋常南浦西山意點綴流  
丹聳翠佳之句以斯閣比于佳人之淡掃蛾眉眉  
亦尋常之所有淡則自佳彼具眼過高者不知佳  
即在尋常中也時有客與予同遊者楚人也以貴  
得小官自謂幼有能詩聲朗誦壁間子安序以爲  
佳遂立成三律詩極鋪張閣中景語甚鄙下子戲  
謂其能補子安未盡意夫子安之言景盡矣後人  
愈言景而景愈不出如惡日中影者趨愈疾而影  
愈隨唯避之者能絕之亦能匹敵之彼視子詩甚  
尋常子因設一彼之想以讀昌黎記亦覺其尋常

度梅嶺記

予昔陸行自中州西至涇渭之間北至曹滕魯衛之境皆坐騾輦凡飲食服臥諸器具皆載于輦下不能備也迨自吳之楚江行可達予性甚疎而意欲適素不慣于舟人之食飲必令童子自炊凡鍤釜餅盪盆盂鑪鉢杯箸之屬錫者銅者鐵者磁者瓦石者犀象者無不備又不喜食豚肩凡鴟鴞之腊者蔬笋之炙者鹽醃之精者餅餌之乾者又不能飲酒凡芥茗產于廟後者松茗摘于雨前者亦無不備又當春夏之交寒溫異宜凡衣被衫褲之

秦楚之際遊記

單者袂者布者執者絺者朱纓之帽有涼者煖者履有鮮者敝者至于法書名畫日所觀覽者鳴琴佩劍日所撫弄者加以凍石之章水晶之池吳興之旗端溪之硯無不備者甚適也舊有箱四已盛他服具之不常御者有版二已弃他書籍之不時閱者其常御而時閱者加以食者飲者有直千錢者百錢者亦有至數千錢者尚累累也今自楚至梅嶺又當從陸遂散貯于筐篋無蓋雜置于囊囊無繩予意役夫必隨予行命童子謹視之而已及臨發始知汝夫與輿例皆先行甚有先後

至累日者凡貨輿行李物既歸逆旅舍逆旅主人例書方寸小紙鈐以記給役夫踰嶺後又有主人一一數以償至是主人問予鎖鑰予曰無之索子籍記予曰無之主人曰盍登乎予曰諸物多至數什伯平時不爲計今同行者又迫促予不辭也耐亦不能悉也役夫十數人皆環視予予但謂之曰汝等善視之皆謹對曰諾既去主人謂予過疎予亦不得自謂之不疎也予意諸役夫欲有所取既無鎖閉在我弗能禁又無注記主人弗可攷姑聽之予在途中見他役夫之隨行而趨者逐隊而來

秦楚之際遊記

者又以千百計左者由左右者由右如魚貫者如雁行者步伍不失如有紀律者因歎西北之騾駝者驢輦者不若是之整齊也然其物皆捆載者謂識者絕無散貯而雜置如予者是夕宿于途明日至旅舍諸器具有先至者亦有後一日至者役夫皆散訖主人命予視諸累累者乃纖微畢備無一失者噫異哉豈以予之愿朴不疑人欺而彼不忍欺之歟豈其習俗之良雖遇可欺如予者而不之欺歟是不可以不記相俾嶺以多種梅花故名今無之又曰梅福隱此名又稱大庚嶺以漢初有將

軍康姓者戎此也。又曰：庚嶺在西南五里外，以路峻阻，唐張文獻公鑿今路，嶺上下可三四里，亦高峻。至其巔爲關隘，重門峭壁，蓋人功而有藉于天造地設者。上有張丞相祠及六祖放鉢石，尚有亭，皆載圖志。北距豫之南安二十五里，梵石爲街，坦甚。南距粵之南雄八十里，路未幾多泥水云。康熙甲戌五月二十一日記。

屈翁山曰：孝穆此篇欲度嶺者，嚴鎖鑰，謹法記，以見天幸之不可屢邀也。乃其立言之旨。

呂季子曰：東坡有云：嬉笑怒罵之詞皆可書而錄之。此文是也。孝穆具此筆力，真通身有仙骨者，宜多讀。

王東發曰：此是半園先生度嶺記，他人不可動移，所以爲絕作。

許南交曰：仍從圖記中變化出來，敘諸器物尤典雅。

嚴寶成曰：將適合求無固，如此纍纍毋乃固歟。

單甸揚曰：亦是名士風流。

以下原缺

先妻丁孺人述

（此君）

先妻丁孺人，名淑，其兄弟名皆從水旁，而孺人於倫次爲叔故名也。然其德實足以當之高祖諱奉吏部驗封司郎中，論斷二十一史學者，稱丁常熟先生者也。祖諱紹祖，父諱天祚，皆不仕。母吳氏，武昌同寅之女孫。君子居人也，孺人生而母夫人保愛之，特甚。糾組字書，不煩於教。年十七歸於子，子家頗饒裕，先夫人早卒，庶母喜御下，作苦雖困，廩充盈，必令人日食糠覈，夜半猶督婢媵羣聚，繼作孺人皆曲意承之。不數年，先府君以徭役破家。

丁孺人述

授子與仲弟田，各若干畝，令自饗。踰二年，子方教授於外，諸幼弟衆多，先府君費用乏絕，惟前所田尚腴，產孺人力從史子還府君，鬻之曰：君之可自食也。府君過子，兄弟食十日，而更孺人煎湯，潔匕筋，滌盆碗，雖煮一菜，淪一湯，必能適口。外舅歲或一再至，必請府君與共食。吾鄉之品饌，競尚新異，子赴讌會，歸或述某饌云何，凡豚魚雞之屬，向之嚮者，膾之向之乾者，濡之向之膾者，濡者亦反之，一一以告孺人。又參已意於鹽醢之外，加以錫飴，投以果實，手調以進，不費財不殄物，而一返。

於吐隸之所食邸間之所治者明日之饌則又易之又明日則更易之以饌雖美若常進則不覺其異也卽一饌而屢易其饌膳乾濡之法而自然異也府君與外舅甘之而甚喜也每一饌進孺人必視子退有喜色而後安也於是賓朋至止者信宿於子詩歌倡和酒肴雜進雖隆冬深夜猶共具皆稱子有賢助焉旣而府君與外舅相繼卽世孺人每調一味嘗自潛然出涕歲時祭享必豐潔畢令兒女子侍子食已則同于婢僕之食曰我實甘之耳子強之同食終不食或至譙讓則筋一再舉

丁孺人述

二

而已平時饌或有餘雖至微物必再三進不輕自食也子爲孺人製鮮衣易簪珥非遇祭祀掃塗域不輕以御遇空無則入質庫時不能贖往往至於沒者雖其服用切急不可闕者十常八九質于外不以告子有時無以質則共啜粥粥或不繼則屢而令子與子女得飽食孺人恒忍饑紡織又必言笑如常時若不憂米薪者生平不輕貸人一錢一日突烟不舉子往外丐貸數百錢遇舊書者買之以少錢買米歸孺人亦不以爲意子有敝袍孺人剪裁成片縫合紉綴或單或袂或裝以綿或自

衣或以不己女子皆楚楚完潔每視子衣將敝則載諸子曰我又有衣可以更也子女凡十一乳男子六女子五千貧不能置乳媼兒多病者孺人終夜抱持以行迴轉一室足不容已稍已則兒哭不已然亦無怨言唯仲兒戌申生者方再某月隨孺人每晨汲於井旁視母持甕行兒必先於母行蹣跚而前孺人絕憐愛之一日適聞舅呼盥沐水甚急孺人趨而疾兒亦趨遂傾跌兩足蹶蹶不能興孺人又不暇扶掖之但含淚而呼曰兒來兒來蓋傷其無人保抱以至於斯兒殤後每言至必涕泣

丁孺人述

三

生兒皆早慧眉目皆秀朗能喜悅人然至三四歲輒殤男子最長者騰蛟尤穎異六歲殤女子最長者嫁謝生起鳳刑部郎表之裔孫二十六歲卒又一女名楣贅錢氏婿相靈先生陸燦孫鄉進士輩熊子五歲皆殤最幼女曰十一孺人舉時度已不能復姪矣保愛尤至冀留此以少延一綫亦四歲殤每一子殤孺人號哭瀕於歿每三年一瀕於歿如是者三十年而已亦歿年四十九嗚呼痛哉歲連喪子卽勸子置造曰我當以女弟畜之教以補紉蠶蠶自稍說也子以貧故奔走衣食於外



卒卒未能子出外子諸父昆弟鬻舊宅子居長  
傳留得直孺人辭不受曰吾夫子可不需此金嗣  
後家亦稍給遂移居郡城四方士大夫過吳者必  
造子門弟子來受業者亦益進孺人日沽酒肴供  
賓名愈益勞苦所居有隙地有池數畝種魚千許  
頭池上樹梧桐楊柳桃杏數百株梅半之薤韭芋  
各一區豆又倍之孺人日率婢僕往鋤地卒遇雷  
雨孺人以單縠蒙頭自攜稚子過版橋橋滑幾墮  
水衣皆濡塗子隔岸望而笑之大似媿婦從田間  
歸私心自喜以爲庶幾可遂偕隱之志矣間歲必

丁孺人志

迎子庶母朝夕聚首爲歡庶母晚而和悅孺人嚴  
事之益謹終其身卽庶母亦不聞有咄諍聲加於  
孺人也處妯娌間與鄰姬往來無幾微下和之色  
聞弟姪天時時涕零晚歲撫一女如已女卽姻家  
錢進士女也晨昏呼應實有賴焉待婢僕一以恩  
婢子方七歲常任性疾走又反唇作怒容以視主  
夫人亦不能稍披其頰嗚呼孺人之德慈孝儉勤  
旣如此所遭喪亡又凶短折如彼皆世所不經見  
者是果何道哉孺人生于乙酉歲二月二十八日  
卒于癸酉歲十月二十七日子方客授於楚孺人

雖病尚以書來止子歸冀需歲月則館穀稍豐也  
臨卒之月自覺委頓始以書促子歸書至而孺人  
已前歿兩月矣每書來必櫛園蔬蔬酒漿貯甕  
中寄子以爲常嗚呼孰知其竟至於此哉孺人卒  
時門生倪需妻徐氏實視殮含焉歲辛未七月望  
後一日子別孺人出門行數百步尚聞號哭聲  
甚傷之越二日子至許墅有事復歸孺人驚喜以  
爲生必重逢矣明晨別而泣不下目送子出門目  
睽俱赤嗚呼痛哉今猶在子目中也去三年不歸  
而孺人竟舍予以卒其於生人之遺際爲何如哉

丁孺人志

子拭淚述其生平而不敢體效簡嚴者所  
立言君子有所採擇而賜以片言刻之墓上則先  
妻幸甚卽不佞亦感且不朽矣謹述  
康熙甲戌立秋日杖期服薛 熙孝穆校淚撰



薛孺人丁氏墓誌銘

吳趨之里閭闔之旁有皐橋焉故隱士梁鴻之所  
僑居而其妻則稱爲德曜者也去皐橋之南不二  
里許稍折而東曰淥水園者吾友薛君孝穆自虞  
山來居之有池廣三四畝旁多隙地種以胎鳳之  
梧啼雞之竹與夫蠟櫻海棠官柳桃梅之屬不啻  
數千百株庭有瓜圃豆棚之美池有芙蓉菱芡之  
芳孝穆之配丁孺人日於其中提甕出汲舉臼相  
隨機杼綵車雜然並作暇則率婢僕荷鋤種植以  
佐饔飧計客至出其藏酒剪勑烹葵俾孝穆與四

丁孺人墓誌銘

方士友論文信宿皆稱有良內助焉蓋孝穆之潛  
閉著書可謂賢如伯鸞矣而孺人之操作順承實  
視益光無或多讓豈其所居之里世有高士逸妻  
以傳吳中之故事哉孝穆之友有仕于楚者以書  
招之去孺人猶日治果蔬酒漿不遠數千里寄之  
忽一日以微疾卒年四十九孝穆聞而哭之哀以  
其狀乞于銘予按狀孺人初歸時能從史孝穆還  
所授之田於其舅讓所鬻之居於其叔惟欲自食  
其力而突烟不舉忍飢無悔此固婦德之傑然者  
歟孺人諱淑姓丁氏世家常熟之尚湖里高祖吏

部郎奉諭斷二十一史學者宗之父天祚母吳氏  
生于乙酉歲二月某日卒于癸酉歲十月某日生  
男子六女子五皆殤孺人卒時撫一女尚幼門生  
倪霽妻徐爲具殮舍嗚呼此孝穆之所以尤哀也  
孝穆歸將以其年月日厝孺人柩于其鄉石城里  
先塋之次予爲之銘曰

文人無命其婦亦然舉十一子而不育焉今歸地  
下幼稚盈前牽裾遶膝嬉戲喧填夙而有知當亦  
愛憐辛勤卅載寤且益堅夫子能文孺人又賢自  
古皆从婦德獨傳歸于其丘片石是錫旣安且固

丁孺人墓誌銘

千百斯年

番禺 屈 大 翁山 誤





西山志十二卷

〔清〕歐陽桂撰

清乾隆三十一年梅谷山

房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乾隆三十一年新鑄

新建歐陽桂郁庭撰註

# 西山志

梅谷山房藏板

西山志序

唐虞之世世紀五服流沙滄海大漢服諸夷四  
言之也成周職方氏掌地圖辨邦國之井疆與貢  
賦之多寡禹貢所載無異唐虞周禮所陳言多夸  
大以名異而實同也漢唐免服歸心不殊郡縣移  
王崑崙一陟如履戶庭至於山海之書爲案頭之  
備覽寰宇之記聚域內之奇觀非以足未能至者  
書可傳之身未及見者目可覽之數是以一統省  
郡以至一邑莫不有志志之所傳即史之所採也

西山志

序

西山志視他志直一隅耳然西山不特爲洪都巨  
障而且爲宇內名山生其地者理學名儒忠臣義  
士流芳俎豆振藻藝林即時出仙釋多有利生民  
生其鄉而不能名其事寧非學人憾事乎歐陽郁  
庭尊表兄乃吾舅父元升公季子也雖當句髮之  
年猶受青燈之苦然括之暇滿篋丹黃西山志特  
吉光片羽耳作志爲作史之才吾於史館俟之矣  
乾隆丙戌歲季秋月

愚表弟鶴嶠熊爲霖拜題

熊霖

百歲

重修西山志序

厭原爲洪都巨障隸江以西因名曰西山由高安  
起虬嶺迤東突起亘天延袤三百里新建一邑咸  
在焉天文當斗星十二度地輿屬揚州周曰吳越  
國入楚秦漢唐宋或置郡或置軍或爲道爲省宋  
太平興國間析南昌之西名新建而西山全轄凡  
國家賦稅之所供風俗之所陳古蹟之所留遺人文  
之所誕育皆於是在焉至秦晉以來仙釋迭興無  
裨實用者固多有利民生者亦不少也今

西山志

序

聖天子御極海宇昇平一統省郡邑志次第修舉而西  
山志有待焉歐陽郁庭兄當少同學時即工詩古  
文辭嘗以西山舊志其事有無稽文有未備每以  
重修自許今稽古之心彌篤而重修事酬夫人不  
能名其地之本末者多矣是志之成洵所稱留心  
典故博物君子也予方館峽江署不能共襄厥功  
知必爲前志之所不逮後修郡邑者將有所採焉  
乾隆丙戌歲季秋月

同窓年姁眷弟李觀頌首題

李觀頌

百歲

西山志序

名山之勝蹟大皆一覽而無餘至經文人學士之留題則綵筆臨摹無非妙景所謂山靈有幸地以人傳人亦以文傳也然刻木篆碑每多銷蝕古人往矣淋漓墨蹟方望有人焉表而揚之而今人克勝文獻之任者果伊誰耶余友歐陽郁庭先生留心經史肆力于詩古文詞與余同舉博士弟子員稱莫逆以兄禮事之者幾四十年矣圭角渾融毫無緣飾既以古道自律而又不以古道律人作文亦矩矱先民寫意以取神取味而止生平絕無聲色之好一卷自娛遇物感懷寄之吟咏入棘闌已十餘次得而復失者三人皆欽其德重其才而深惜其不遇而襟期宏放曾不以諸生中自爲屈抑也近來多汗漫之遊足跡所臨週環百里不特山青水綠盡入品題即先達之佳什名篇都經繕錄搜羅既久遂滿錦囊在不知者指爲惑于堪輿初未識其物色先賢發揚潛德而傳其遺文于不朽也間出其所嘗訂定西山志示余余曰兄之此舉其以愛惜人才耶抑或敬恭桑梓耶其欲以幽谷播其芳馨耶抑或欲以熱腸暖其冷

西山志序

序

韻耶因念西山爲余邑名勝遊賞者多絕巖奇峰供人描寫而俗人覽其好景忘其好詩買櫝還珠真堪捫腹得此批評傳布始不爲糊壁之資蓋視陳徵君江城名蹟記有過之無不及也而慟哭古人留贈後人亦於是編見之矣雖然本邑著作如林傳者蓋寡兄有書有筆可以伸地下之眉毋徒驚乎小而失其大也且精力未衰龍頭所屬有在

西山志

序

乾隆戊戌年季冬月

同學愚弟譚鑑拜題



自序

歐陽桂

西山據洪都之勝餘脉自筠陽虬嶺先輩云巖岫四出千峰北來是也予世居於此此山之名勝或得之登臨或覽之志乘遂有不能已於言者往昌黎文公送廖道士謂衡山磅礴而鬱積其山水所生神氣所感必有魁奇忠信才德之士生乎其間西山殆與衡山爭勝矣故理學名臣流芬千古元燈鉅筆直列大家風騷稱一代詩翁忠義留千秋正氣不洵足先生桑梓哉名賢托足吟咏於斯者韓歐蘇曾考亭誠齋平園道園其最著

西山志

序

五

者亦足以壯山川之色也吾鄉能文之士著作如林而西山之志獨闕而舊志多荒謬不稽亦闕畧未備焉足信今傳後昔黃鉅欲求西山舊志以脩石室之藏謂非如世俗所傳鄙俚不堪者而精粹者究無有焉吾鄉先輩喻君卜期博物君子也聞著有西山志恨未剞劂行世予遂不揣固陋因舊志改其荒謬補其闕畧俟喻志出再加增訂以脩一邑之大觀以見鍾靈之不偶云爾

西山勝峯

西山在縣西章江之外二十里即獻原山山水經注作散原山豫章記作獻原山按樂史太平寰宇記西山本名南昌山自太平興國六年析南昌水西十四鄉置新建縣山因屬焉其發嶺自高安之虬嶺逶迤行爲梧桐嶺復少行入田度峽爲靈峰高峯特起遂爲西山高二千丈輪廣三百里上接筠陽下連匡嶽東限章水西帶馮川奉新也瑞水界其南修水界其北修水建昌也覆歷數縣之地不與他山接蓋會省之右障也宋贊皇李上文著豫章西山記一卷板本已燬餘詳邑志

西山志

卷一 勝峯

六



西山來脈分支

西山脈自奉新華林來起虬嶺轉梧桐嶺復少行入田  
度峽高嶺特起遂爲西山東爲鯉嶺南出雷公嶺北出  
天寶洞嶺分穿王嶺西一支由金墳廠走丁家塘分車  
塘至新塘村而盡中爲蕭史峰即蕭壇也東行上安峰  
逆爲生米鎮走厚田丹陵盡象牙岡中由歐陽星裡路  
出下遷至溪洪橋而止一爲香城爲洪崖蟠龍山翠巖  
一由靈宮壇北行朱家山梅嶺折霞溪嶺轉雙嶺分舊  
仙峰青嵐盡石頭口北爲梅嶺龍泉嶺盡東槽交橋溪  
西山志 卷一 本册

止雞籠山北走大小十八垓起下安峰失分蘆坑樂化

合浦岡燈窩坡魯港止北走辛里源喬嶺至桃花嶺止

自香城過仙里爲黃鶴山雲蓋山左上天嶺老鶴嘴渡  
江至吳城右小溪嶺北坑青溪止樵舍與西山同分脈

者爲昭山

舟室錄 堂錄識

凡例

一舊志既無序文某山某水之下即載其賢之詩今本  
題之詩亦載於本題之下但有長篇書記序文不載於  
此另載于藝文卷內

一古今名詩有題可附者則附于本題之下若泛咏西  
山景者無題可附刪之則其景不尤其詩可採亦附錄  
于泛咏西山卷內

一古人及今人咏西山詩雖有題可附先未及載第載  
于補錄之內觀者閱之弗訝其失序也

西山志

卷一 凡例

八

一舊志所載雖多名山佳水但不無遺漏予於寺觀有  
仙子高僧舊志未載者補之有山水可愛及名賢托足  
吟咏未載者補之有先賢丘墓舊未載者補之此發微  
闡幽之至意也

一舊志不列目錄於前便覽者不知古蹟前後今列目  
錄使覽者依次第以爲編開闢卷即可瞭然也

一丘墓之載甚重其人吾邑名賢不能枚舉丘墓不在  
茲山之內者不敢濫載即在茲山之內未見邑乘所載  
故老所傳予亦無從稽考不敢妄載景仰先輩爲予素

心異地名賢墓在西山之內者或展卷流連過墓吟咏  
亦載入志中使古今人幾幾乎一相遇也况誼關桑梓

乎然則取此遺篋實不得已非有所私也

一潘清逸身雖諸生爲宋室名儒萬二愚名列四俊爲  
勝朝名士二先生丘墓未知在茲山與否若在茲山之  
內有人相告則採其事實載于丘墓之下亦崇封先賢  
之盛舉也

一古蹟寺觀在昭山之內不偶西山者亦附載之以昭

山同西山分脉也且昭山在吾邑之內者爲地無多且

西山志

卷一九例

九

同爲吾邑之山附之允協亦見予不忽桑梓之地也

西山志目錄

卷一

紫霄峰

吳仙觀

靈官峰

雙峰嶺

雙龍峰

蟠龍峰

罕王峰

卷二

雲封寺

香城寺

翠微寺

碧雲菴

棲碧寺

香水菴

雲堂院

紫陽觀

棲真觀

卷三

西山志

目錄

霞山觀

冲虛觀

玉隆宮

應聖宮

南極宮

天寶洞

秦人洞

洪井洞

翔鸞洞

吳源

徐源

潘源

潭源

銅源

李源

東源

潢源

卷四

彩鸞岡

仙跡巖

梅仙壇

王仙壇

連珠壇

羅漢壇

葛仙壇

吳王廟

石頭廟

三徐祠

謝忠愛祠

順濟廟 石宮觀

卷五 附諸名山

石室書院

拾遺書院

陳陶書院

丹陵書院

東山書院

五溪書院

三洲書院

涪溪書院

羅溪書院

石井書院

虎溪書院

竹梧書院

秀溪書院

洪煙書院

鹿溪書院

柳唐書院

洵月書院

尚友書院

上安峰

鄒家山

鷄籠山

京家山

烏石山

昌邑王城

鶴嶺

桃花嶺

凌雲觀

丹陵觀

西山志

目錄

愁真觀

龍泉寺

石幢菴

喬嶺

釣磯山

昭山

白仙嶺

下安峰

古神童渡

張睢陽廟

望湖亭

吳城

吳城山

陽靈觀

雲溪院

西止禪林

上天峰

楊岐寺

顯教寺

東林寺

五峰寺

雲中菴

九會寺

白法院

亮公洞

望城寺

萬松寺

朝陽菴

瑞雲菴

潔雲菴

集雲菴

直指菴

龍岡寺

卷六

金仙寺

仙姑壇

淨明院

紫陽觀

圓通寺

明覺寺

大寧寺

善果寺

經堂

萬壽寺

禪悟院

白衣菴

光教院

金盤院

毘盧寺

感古廟

章江寺

雲蓋寺

崇勝院

石頭驛

金嶺

風雨池廟

道遠洞

古朝陽院

眺蛟臺

會仙壇

瀑布泉

許旌陽母墓

罕王墓

附馬墓

齊安王墓

燕王墓

西山志

目錄

三

徐鼎臣墓

京莊定墓

卷七

增諸名墓

南平王鍾傳墓

唐進士歐陽持公墓

寧獻王朱權墓

華惠王朱鑒斌墓

謝文莊墓

舒文節墓

魏恭簡良弼墓

兵部尚書李遠墓

相國張文端公墓

鄧文潔公墓

少保陳清衷墓

尚書吳桂芳墓

劉少保墓

王孫朱懋儀墓

徽君歐陽憲萬公墓

徽君徐巨源公墓

八大山人墓

游邑侯墓

曹恭簡墓

宋侍郎楊姓墓

明侍郎丁以忠墓

卷八

藝文志

西山歌 歐陽持

西山行程記 余靖

遊西山記 周必大

重修香城寺疏 張位

西山志

目錄

四

西山靈跡記 徐世漸

趙真菴記 曹華

夢山罕王廟碑記 姚勉

勅封南極宮記 胡儼

卷九

秦人洞記 徐世漸

跋張唐公墓跡 潘典嗣

香城寺記 廖序 康宏賓

石幢菴記 陳宏緒

小澗記 徐世漸

蕭史峰記 徐世漸

鄔家山記 徐世漸

遊洪煙記 徐世漸

蟠龍寺記 徐世漸

栖碧寺記 徐世漸

葛仙壇記 葛元興

罕王額刻

葛仙壇得勝

龍泉寺清龍

琴室李其昌

卷十

貽孔宗翰書蘇軾

羅漢壇記李三佐

泓嶺谷記何一泗

香城寺記歐陽桂

碧雲寺記歐陽桂

栖碧寺記歐陽桂

葛仙壇記歐陽桂

重書碧雲寺記歐陽桂

卷十一

望湖亭詩集序陳宏修

雷王嶺記邵庚洪

西山志目錄

香水菴記歐陽桂

雲峰寺記歐陽桂

遊西山古跡歐陽桂

西山歌歐陽桂

霞山觀記歐陽桂

顯教寺記歐陽桂

金仙寺記歐陽桂

集雲菴記歐陽桂

東林寺記歐陽桂

直指菴記歐陽桂

雲中寺記歐陽桂

蟠龍寺記杜詩

分界殿記歐陽桂

雲封寺記魏應開

卷十二

風雨池序李觀

遊西山詩

登城樓望西山張九齡

亂後入西山曹松

遊西山蘭若羊士諤

懷鍾陵舊遊杜牧

過鍾陵李紳

送張綰遊西山羅隱

西山劉克莊

送德邁之豫章徐鉉

西山道中彭汝礪

望西山朱子

送陶翁之豫章徐師泰

遊西山周必大

烏晶道中陳耶

過烏山鋪伯顏子中

望湖亭夜泊謝虛白

雲棲院張位

西山志目錄

遙望西山三四吟二首歐陽桂

遊赤嶺咏丹桂二首歐陽桂

遊鹿岡歐陽桂

遊赤嶺歐陽桂

遊赤嶺偶成歐陽桂

遊大士菴歐陽桂

遊大士菴歐陽露

東莊訪友歐陽桂

前題蕭翰

漱芳草堂朱容重

漱芳草堂郭度弘

漱芳草堂釋牛石慧

墓山符鍾

長河春漲陳安

戰潭秋霽陳安

胡庄梅雪陳安

南浦茶烟陳安

高灘漁唱陳安

大路樵歌

寅義暮鼓

望湖亭

李八百洞符

補錄

鐵崖軒觀

遊施仙巖

鳥老峰

翠螺峰

如是峰

靈觀峰

東林峰

五峰感懷

雲蓋寺

過香城寺

梅真觀

望湖亭晚眺

望湖亭

江洲蔡文峰二首

鵝溪訪劉巨平

望西山

過猶歌草堂

過朱退翁山中

入濟源

章江寺

米潭夜讀

暮投喻均

久駐喻均

豫章行

聖相寺記像

望西山

望西山

紫清宮懷古

顯教寺賞桂

定靜軒懷友

分界殿古風

新建

同邑

符海觀景源 李支興起園 卷訂

紫霄峯

其峯爲西山第一峯上有蕭仙石堂宋理宗淳祐中建  
志載仙即蕭史也東有鳳臺觀觀中烟霞縹緲神明昭  
顯東南有一崖名日照崖東方黎見則日光先見 按  
西山志 卷一

仙秦扶風人丰神超邁穆公以女弄玉妻之有道術善  
吹簫作鳳鳴吹則鳳凰羣集於其所故名鳳臺仙府仙  
慨秦無道一日夫妻乘鸞去昇下臨山頭仙風飄著時  
江南蝗旱相仍大爲民害仙即降雨滅虫萬民感澤至  
今遠近求壇前之水以療蝗虫甚驗即枯樹槁苗立甦  
凡名利嗣孕疾疫禱求即應 明邑中解元魏良政師  
伊氏詩曰蕭仙區宇壓層崖絕頂登臨亦壯哉霄漢四  
垂天闕近江山一覽地圖開瑞臺鳳去蕭聲斷石室雲  
生雨勢來俯視南州烟霧裏此身今日到蓬萊 邑中

我君宏任遠氏詩曰蕭仙絕頂與天通駕道羊腸鑿不  
空上有嵯峨之虎穴下有峭削之龍宮仙人已乘鸞鶴  
去仙臺日日摩青雲請君扳藤撫衣上畫裏南州一望  
中 李三捷詩曰第一峯頭蕭史家盤與欲度踟躕斜  
蒼崖夜月迴丹鳳青嶂朝烟散彩霞雨引苔痕侵碧漢  
雲封石罅覆靈紗蕭聲不作鳴鳴調吹發春山玉樹曉  
予有詩咏之曰徑上厭原第一峰幽壘日久碧苔封月  
中夜靜雲飛鳳崖下春深雨化龍鹿豕與遊忘俗累笑  
蒼鴉畫憶仙蹤最高處望江山小天平常聞起暮鐘  
西山志 卷一

予矩顯景周氏詩曰誰信天衢有路通崖光冉冉貫青  
旁松壠不見秦時鳳石室猶存宋代風古院鶯啼紅杏  
裏仙家犬吠白雲中靈蹤千載猶成幻只有先民咏不  
窮

吳仙觀

其峯在天寶洞上仙即吳猛字世雲新吳人一云濮陽  
人性至孝夏月則不驅蚊恐去已而噬親也仕爲豫  
章西安令固家爲遇至人丁義復師南海太守鮑僧得  
秘法雲符初以道術授許旌陽因同謁丹陽樞母命吳

轉師旌陽同斬大蛇於海昏與真若協力斬蛟永和間  
即新吳浮雲山修煉後居於太平鄉之山所居有仙壇  
今號吳仙觀築封神烈真人與旌陽功業比隆後見金  
光一道自地貫天掘地得一巨鐘重不可計真君作樂  
懸於極巔和則聲响百里後經唐亂觀宇焚燬金鐘獨  
寇竊發破之離架則飛墜下潭至今名其地曰金鐘湖  
惟石架存焉後樊子於湖中偶見數次隨覓無有其蹤  
邑志載金鐘乃唐武后賜萬振天師者按萬天師乃  
在棲真觀武后賜鐘不應在此恐邑志之誤耳後人  
西山志 卷一

詩曰重到吳源歎慕仙凡踪跡兩茫然金鐘已墜靈  
猶在石架巍巍空自懸

### 靈官峯 附洪崖井

釋典來南城人初住龍沙後結茅於西山靈官壇著大  
通禪師語錄一時歸向者甚衆建安王孫朱謀穰尚書  
徐作孝廉葉洪萬曰佳及法海禪師皆入室弟子出色  
志其峯上有五百靈官塑世傳乃伍子胥將佐也分  
也城西防楚營開伍子胥兄皆益峯高望而哭谷下山  
自剎血流崖谷固名紅崖草木染血成狀大爲民害唐

開元中晉州異人張靈潭升於其所降伏五精改紅爲  
洪自號洪崖先生其峯陟絕飛湍奔注有洪崖井井古  
詩云右拍洪崖肩西京賦云洪崖立而指麾異也其井  
即洪崖先生移壘之處有石印存焉先生常乘驢往洪  
州賣藥有仙市坊舟人曰此先生登吾舟東渡度者十  
數次並未見其西還可怪可怪令其子覲之市罷隨入  
彭真井但見朱門素壁一大宮殿主者名東華先生到  
即開門握手而入偶坐奕棋談道良久席陳異味酒終  
揖別乘驢從水道而西路經章江谷底忽聞呶呶啞啞  
西山志 卷一

舟子曰此吾舟之櫓聲也先生回顧問曰汝願從吾遊  
乎舟子不答而笑先生言汝可閉目而行果即到家其  
父問曰汝從先生遊已十日矣何歸之遲先備述其由  
先生因入覲之不復過此有詩云大歲無田種今  
年乏酒斲任從花鳥笑伴醉卧樓臺入市非求利過  
朝非爲名有時陪俗物相伴且管營下調無人采高  
心又被嗔不知時俗意教我若爲人以上三首峭壁  
石上或云即洪崖先生所作宋謝莊遊西山題曰幽  
願平生積楚好歲月彌愴繫神區外整褐囊鄉隣林遠



炎天隔山深，白日虧遊陰。勝觀飛清起，鳳池隱腰松。  
霞被容與間，烟移將遂丘。中性結駕終，在斯周之恒。  
題洪崖橋詩曰：仙蹤異代不曾消，井泉通舊石橋試。  
問開元碑在否？謝莊詩句故遂追。明狀元曾榮咏洪  
井洞詩曰：聞道軒轅一老仙，燒丹聚井不知年。長因  
洗髮浮香氣，偶爲開爐泛瑞烟。靈液盡凝封寶鼎，神光  
夜發照寒泉。誰知點嗽通仙術，凡骨飄飄比蛻蟬。  
南昌祭酒胡儼詩曰：聞有古仙客，紫髯九尺軀。浴丹洪  
崖井，脫屣白玉臺。蒼蘚春陰合，寒泉夜月孤。不知千載  
西山志 卷一  
後還飲雪精無。明邑中大學士洪陽張位詩曰：逢泉  
皆可坐，擊石自成吟。處處藤蘿好，重重紫翠深。人稀鶻  
嶂谷，院靜鶴盤林。何福生居此，桃源莫更尋。警守符  
樓詩曰：舊聞徐公記，勅爲應聖宮。嚴留丹井在，寺有石  
橋通。驢賜千年久，花開兩岸紅。庭前今夜月，曾照古仙  
翁。洪崖篇徵君徐世溥曰：起東莊，昔之東莊，卽而屬  
於江北，包石頭津南，迄吾里，皆爲洪崖鄉山之七源。三  
洞皆在焉。盤石簾泉，傳記真緬洪崖三皇時人也。雖終  
回廣成，猶邇乎後輩曰：若稽古莫有先之者矣。然則洪

荒甫判至人，猶宅吾里。具茨空同，靡得望云生長。其間  
者，勉乎哉！山以人名，茲實伊始。今紫清所祠，乃晉州張  
氾，隋唐之間，得道於此。因以洪崖爲號，非三皇時之洪  
崖也。按洪州洪都亦因洪崖得名。  
洪州洞側有瀑布泉，狀如玉簾，歐陽公品爲天下第八。  
泉洞居水中，人罕能見。震濤管至，禱祀求觀，募桔槔，涸  
之後，底見有五井，各方廣四尺許，井形方，露水湧出，頃  
刻如初。洪井豫章記云：歷原山西北，余年村五六里有  
洪井。志云：洪崖先生之井，李長卿雜志曰：洪崖石壁峭  
西山志 卷一  
絕夾持左右，有泉自香城源經烏晶源，飛流直下，若飛  
虹，垂空尺練，拖玉觸石，成聲。又若迅霆奔掣，長風怒  
遊人非附耳，疾呼不相聞也。盛暑時，寒色侵肌，心胆俱  
慄，噴沫滅珠，又若玉屑霏霏，撲面孔而襲裾也。下注深  
潭，澄泓淵靜，今所稱洪井是也。由洪井下達於淵，淵中  
元石礫，磷似鯉，似鰕，似螺，似蚌，約半里許，遂  
爲蛟，會衆流而至章江焉。元趙道一云：洪井在伏龍山  
北，巖石崖陡峻，春夏飛湍奔注，聲洪如雷，餘流爲小溪  
注，爲陂有壇，臨井上，相傳爲洪崖先生煉丹處，有赤蛇

浮水面則雨如注升此一里許於石得春白色渥如丹  
各圓深二尺餘土人每歲端午日未明或聞搗藥聲  
夫往往遇其餘浮井南爲驚岡四周布水即驚陂也唐  
張洪崖張龜傳謂洪井與會省彭真觀丹井相通邑中  
徵君徐巨源有記載藝文卷內 洪井洞玉簾泉予經  
顯景周有詩曰久被歐公賞品爲第八泉雪花拖玉白  
珠點 濺簾圓清氣含烟濕晴光浴日鮮順流浮素練吟  
咏倍流連 徐巨源咏古洪崖詩曰洪崖古先生別久  
昨夢之川嶽初莫闢即飛入山時蒼壁素端開嵒然觀  
西山志 卷一

兩儀養真欣所得詎明身外思是時如昧旦寰寓皆嬰  
兒向後立矜異炫釣乃日滋許由重天下却之以見奇  
巢甫貴得名洗耳弄淪漪彭錢戀食色導引延其尸吾  
觀諸聞人與俗政無差如何謂我仙或又以隱推元黃  
方正位何事遽標支齡壽各萬計奚啻營攝提寂寥日  
安素名貌隨所施再拜謝發覆今始奉音辭潺湲激礁  
嶢先生日在斯嘗聞溜穿石飛瀑况離披純氣貫其中  
所以不磷齟巢礎尚弗識安論軒與羲瓊哉全真者終  
古誰能知

雙峯嶺 今從縣志改訛

一名雷公嶺古名獅子峯舊說吳罕相爭之事雷聲驚  
散宋羅栢固深辯其非擬爲雷煥於西山取土拭劍適  
有吳罕之爭雷公因爲之和其說近是

雙龍峯 舊志掘濠以絕王氣之說龍謬不稽今  
畫改正

其峯自上安峯起祖跌斷復起兩峯並聳勢若雙龍雌  
雄交度靈秀攸鍾我祖裕遺公隱居西山後世卜基於  
此山之下撰耕秀讀世年遺風

西山志

卷一

蟠龍峯

其峯乃一峯獨高四面險要先世兵亂洪崖鄉民數百  
來自相團結聚於嶺上創一廳區曰義聚傍置營房三  
層外儲糧列柵爲坊外立烟火墩上置通關鼓賊來則  
舉火鳴鼓爲號賊退則宴家生業上下相安防禦甚備  
實一方之保障也 舊有詩云千仞峯頭舊有城洪民  
團結備倭兵凭高固爲形勝募勇儲糧立義名山谷  
旌旗時見影墩烽火夜無驚臨崖欲問當年事畫爲  
東風一炬焚 又補蟠龍寺事 在禹港三里許唐時

僧齊已書堂也舊有光化年間勒牒牒尾有崔嗣陸辰裴樞王溥書字邑人徐巨源有記載藝文卷內按此乃齊已書堂結寨備兵乃唐以後之事舊志何舍前而錄後乎補之庶高僧之名蹟不致湮沒不傳也又明上人蟠龍寺僧與徐鉉遊最久鉉有送明上人歸蟠龍寺詩從徐集採入又幾演禪師蜀人居蟠龍寺著蟠龍集蘇長公稱不容口至柳齊已以揚之從西山記採入

西山志 卷一 夢山罕王峯 舊志載王乃晉宗室司馬千今依

姚雪坡記中王乃先主曾孫劉復也三子諸將佐姓名皆不異餘事實悉從舊志

其峯上有罕王祠王乃先主曾孫劉復爵封王號領左副江南諸軍事長子乎應次子慶蕙皆有才勇惟三子昭利銅頭鐵面金甲錦袍帶三山冠持七星劍猿臂善射驍勇絕倫晉太康元年諸葛下江南王軍輕舟先赴上流諸郡一夕乘風襲豫章城破之殺吳首將孫紹餘黨黃皓徐淵率眾走西山據藩源爲巢穴結連山賊甘定高鑒等擁眾萬餘皓稱同主淵領先鋒甘定高鑒皆

爲副將分屯城西東嶺下營獅子崖吳源天寶末虞英燒蕩空民苦其害王屢招降不下太康元年九月朔三督諸軍進討賊置泥沙深窵於要路埋伏奇兵分勢於茂林王師進賊拒之望風而走王軍追過茂林左右伏兵盡出矢石如雨王師劉李二將軍皆中傷歿於深窵王爲飛石中額負痛收軍時三太子督後軍聞前軍失利獨奮長刀匹馬當先飛度深窵賊將甘定周俊亦勇健勁敵提劍雙騎迎敵三太子手起刀落斬二將於馬下取首級懸於茂林賊敗盡棄東嶺保下營獅子崖王

得東嶺金鼓也一路駐兵次日王師鼓銳而進賊又棄一營走吳源合兵共守是夜王前鋒發斃於營太子痛哭諸將惶惶老將王威曰賊將未擒不宜痛哭雖然連勝二陣其鋒尚堅今又據吳源崖高道險負固不服若知主君消息必生他變宜先破敵然後治喪長子乎應即奮然出帳召諸將商議破敵之計令王威都總管諸營事務健將何崇與第二將軍同受關計各避本部精兵一千連夜分兩路取吳源盡屠山賊草木不留且戒之曰吳源山高東西壁峭南北路平可以進兵賊勢窮

必西走若與華林諸處會合其勢愈大先令副將傳令各各備具是夜三更陳蔡二將各領一軍先去埋伏三更時何棠率一軍出下營由詭嶺緣崖履險襲賊北門三將軍領兵一千出金鼓屯取天寶崖穿林越澗襲賊南門期至山頭兩軍齊集時黃皓見兵源眾多糧少支餉不孚黃夜分兵下山取掠時常令人探報數次不見回營頃刻何棠兵至探者以爲取糧兵回報入中軍大開營門一聲喊起何兵直進賊寨無數黃皓急出北軍沿山鼠竄三將軍兵至一掩屍血滿山皓被亂鎗刺死西山志 卷一 五

徐淵見南北路絕率眾投崖西走淵出半崖陳蔡二將並出斬首千餘今有新頭坑乃斬淵之所墜崖撲跌中傷死者填滿溝壑高鑿取根回至山頭關山吶喊知其有失即棄輜車衆飛奔上山救護血戰至天明力盡被三將軍擒縛自是山寨悉平山之西數十里被其害者皆酌酒相賀共祝太平因號太平鄉王破賊有功民共德之建祠東嶺俗呼爲澤塘廟永存香火朝廷以殞身殉國惠澤及民追贈忠烈廣順王廟號三位太子名封列侯王威加總管何棠加先鋒副李二將贈將軍其餘

將佐俱封賞有差今昭利侯即予歐陽所祀香火每年九月初二各鄉祭祀如禮清源尤盛 姚雪坡記載藝文卷內 予於此有詩曰掃雲尋藥笈生苞松下板枝碑鶴巢春色惱人花正夢山僧何事費推敲 又 聖賢大道未師承本論拳拳所服膺只愛夜深風景別好花親月月窺僧 又 風景依依若有情野芳爭發值春晴繡經夜讀花皆映熟聽山前虎豹聲 又 此松老幹可編年細檢霜枝煮石泉竹擁柴門花擁樹讀書不費買山錢 予與門人蕭翰同起愈諸兒遊夢山詩西山志 卷一 五

曰當年異兆羨姚公寺院沉沉曲徑通茅屋人居紅樹裏柴門僧住白雲中金鐘不改前朝宇石室猶存晉代風啼鳥喚醒今古夢題詩幾見碧紗籠 男愈益之亦有詩曰年年祈夢夢相通此日遊時夢正同村落烟霞圖畫裏禪房松竹翠微中盤林老鶴隨僧立圍寺幽花映袂紅異日重來鐘磬地應將佳兆繼姚公

西山志卷之二

新建歐陽桂郁庭氏撰註

及門

杜 鑽聲填校  
毛 亮漢龍校

雲封寺

今改雲華

其寺在紫蓋峯後依峻嶒前臨懸崖四隅草莽密路徑崎嶇虎蛇交度樵牧鮮通唐開元中有慧僧號五龍禪師雲遊天下至其地結一茅菴畫則端坐夜則誦經

西山志

卷二

山神獻供天將降燈猛獸毒蛇降伏左右不爲民害附近男女改惡從善皈依法門者踰千人即除地集財建大蘭若功成師即設大乘教典廣度衆生於是香烟裊裊不散結成華蓋覆定峯頭九典經終師坐華蓋下升空往西而去故名雲封周益公遊西山記有翠巖無殷雲峯悅皆悟道之句記載藝文卷內予有記亦載藝文卷內補雲峯事實在香城右明正德間寺僧澄秀頗燭末來事後釋文在居此工詩善唱石稿釋姓程乃青山程隱君兄升子也程氏爲予族世戚隱君者

有幼學行世有子而使之不偶淪落爲僧惜哉予與帥萬尚訪繼宗上人詩曰探竒直到五龍山智果星施綠樹間幾片香雲歸法席四時花雨落禪關天開梵宇千年景僧借遊人半日閒童子拈扉常畫掩恐教踏破碧苔斑予訪省堂上人詩曰板橋徑上五龍山鳥道崎嶇杖履艱風送梅香清客夢天教雲影伴僧閒寺中留得唐時月塵外難敲靜夜關今古年華流不盡崖前惟聽水潺潺又補雲封事實元至大已酉僧澄宏修

香城寺

西山志

卷二

香城寺在洪井上三十里晉臺顯橋於山忽生香木大堪爲柱遂以名寺殿前誦經以木屑燒之香聞數里旁有香城書院後有講經臺萬曆末僧法海重建舊志謂晉隆安中有僧號白雲者因盜賊入山掠民僧乃燃香救民持六戊法結成雲霧故名香城吾鄉李長卿陳士業兩先生皆辨其非今盡改之虞士陳陶詩干地巖宮禮竺皇旃檀樓閣半天香祇園樹老梵聲小雪嶺花深燈影長宵漢落泉供月界蓮臺靈鳥侍雲房何年七七真人降金錫珠璣滿上方張文瑞位詩嶺

合疑無路雲開別有天松巖飛曙雪石澗注鳴泉境僻人稀到心空得上禪蕭壇霞縹緲隱隱鳳凰傳 香城

寺呈亨景南禪師

元符尚仁詩曰天開圖畫列青

巒林隔朝曦露未乾碧水一泓靈現井白雲千尺祖師壇秋來葉淨猿聲切雨後峯陰鶴夢寒稍待上方花似錦與君携手倚闌干 陳允衡字伯璣寄徐巨源寓香城詩云千戈滿地竟何如閒却英雄望後車著述飄零名自重關關俯仰計非疎經年幾宿香城寺盡日推敲沙井廬若問客懷與生計惟餘吟榻送居諸 又 龍

西山志

卷二

二

龍

後知心見面難忍餘雙鯉感千端天留徐孺辭三聘世擬陳羣屈一官家散久廿投廬隱樓榭猶計署川觀榆溪樹色今何似乞取他年畫裏看 尚書楊廷麟字伯祥香城雷坐詩曰十年江上半漁臣爲雨流連暫卜鄰已向洪崖封禹穴空勞洞口問秦人水城久信窮魚隱風影何關竹葉身樓栗無言成底事莫將龍虎嘆沉淪 又 山外人家竹滿陵尋常聞石鳥何知關河極目黃塵後風雨傷心江漢時火冷中田春寂寂霧迷枯井草離離誰移處士當年宅乞取樵林第一枝 又 芒

屬竹筍識蒼苔珍重支公面壁來龍幹荒茫蓬草怒梅花隱約待君開生依微嶺山無夢老歷風霜雁有才可

信愚泉終似我不須寒雨自徘徊 又 豈爲安關謝

急流綿宵笑語此淹留干戈未已難聽雨心事何堪獨倚樓蝴蝶夢中青草閣鳳凰聲外白萍洲憂時自昔多狂隱猶對幽蘭誦哀愁 狀元孝則劉同升寄李侍御居香城詩曰桂天涼露蒼西山中有一人碧水灣軒冕久輕名世外徵書猶到辟蘿間向平勅斷家無我仲蔚園荒客未還廿載肉事曾不累幾回夢見愧塵顏 訪

西山志

卷二

四

香城李侍御夜話 失名 詩曰聞道雲城裏先生久掛冠心姿知愛國疏直志無官一衲忘朝野千峯見歲寒不因瞻佛嶺何以共盤桓 石莊陳宏緒同朱羲上文修雪中懷慧上人詩曰奇絕香城徑環瑤片片吹江心猶是昔鼓角祇堪悲何計能援溺吾生似奕棋尚思閒適日累約度筇枝 又 但益饑民苦何人賞玩徐有花真澆淚無地可爲漁降虎虎禪力搏獅憶故廬披緇良有願應許飽殘梅 又 壽慧公六夷詩曰峯遠畫出牟尼像六十年來閱萬端教物不知湯火陰隨緣

偏向浪濤安了無一法忘拈案刺有千花帶笑看聞說  
樵林秋色好天人齊禮舊蒲團 巨源徐世溥秋日懷  
香城諸師詩曰又逢秋熱客愁增爲羨高空萬念永三  
十九峯霜月滿閉門便是六朝僧 助仙李邦鼎楚歸  
道過西山謁慧大師曰倦遊歸里復登山樵牧相逢識  
舊顏散步無邱貧骨傲投林有主野心閒路從木末穿  
雲上橋度潺湲出水灣十五年來門外客未知肯許入  
禪關 翠巖古雪詰宿香城寺曰古殿鐘寒眼更清蕭  
蕭萬籟盡傳聲松根火煖平分座栢子香凝列作城案

西山志

卷二

五

有瓶梅春正好忘無山月夜偏明不知竹裏連雲榻跌  
坐於今夢幾經 顯聖百愚斯答慧習師詩曰自慙疎  
拙懶拋磚此日生涯且釋田十載風烟蓬萊興半生雲  
水草鞋憐閣臨江渚騷人賦月滿香城順老律堪憶當  
年揮手處雪花撩亂放梅天 天鼓諱行震吟香城寺  
詩曰秀削青蒼擁梵宮到來泉落是浮虹一池古月裨  
心寂萬竹寒雲妙定空寶地清涼開法窟香臺花雨舊  
宗風烟霞石老前朝寺金鼓聲騰大空中 栖霞空卷  
諱大成同際居士宿香城詩曰亂山如走勢皇皇高築

金城覺樹香天外人歸風色渺雲中鳥語澗聲長青蓮  
有石堪敷坐翠竹無塵可借房甘露一杯誰共酌少鳥  
明月上東方 晁陵芝田楊大鶴侍孟卷峯天子及秋  
屏伯氏喜晤歇公詩曰詎許尋秋破碧苔溪聲千道望  
中迎靈參有徑何年闢巖桂無心昨夜開彭澤開官因  
屢過三游孰襄陽者舊得同來夫子逢師便向花間坐  
盡日香雲護講堂 聖問誥紹律咏羅漢壇詩曰危崖  
矗地倚雲巖巖巖風清月一弦五百靈山堂上客携來  
花雨洒諸天 右丞李三佐咏戒珠峯詩曰遙數羣峯

西山志

卷二

六

累累同拈花微笑並珠紅携來明月家家有撒手懸崖  
戒是空 宏寧咏半天亭詩曰亭高極目海烟孤坐俯  
諸峯列畫圖回首上方天路近更從何處覓蓬壺 釋  
真淨文留贈香城淳長詩曰簾捲西山色裨心共月華  
香城深處守靈觀上人家絕頂壇猶在盈頭乳已賒如  
今淳道者經韻白蓮花 同及門帥萬尚遊香城即景  
兼贈別菴上人詩曰高僧臺顯隱其巔古蹟蒼茫不記  
年硯石遠承千載露樵林猶帶六朝烟溪通活水留香  
雪寺外有亭上高峯接半天 寺外有亭上高峯接半天

旃檀額郁倍流連 萬尚詩曰香水禪林自昔傳一菴  
高結白雲邊巖松猶是千年物澗水常飛太古泉僧僧  
烟霞爲勝景客因花月結良緣前人吟咏留光怪一帛  
芳型一個然 與萬尚再遊香城贈別菴諸上人詩曰  
上方常護數函經留得層巒作畫屏掃榻終宵窺月白  
開門四面見山青代招名士稱人傑世有高僧識地靈  
最愛玉梅燒半吐莫教花片落中庭 又 梅花如雪  
洗塵顏深幸看山福不慙兩帽再來香水寺芒鞋重踏  
戒珠壇庭留遊夢中宵話天許高僧盡日閑遲我十年

西山志 卷二

歸卧此杖節依舊扣禪關 清逸潘興嗣跋題張唐公  
香城記後 洪陽張位募修香城寺疏 石莊陳宏緒  
香城志畧序 予同師萬尚遊香城寺記 以上諸篇  
俱載藝文卷內贈別菴上人設教翠巖詩曰深山何處  
惹塵埃正值高僧說法來方丈菩提看果熟空門智慧  
有花開寒梅帶雪清師席靈鶴聽經繞講臺故老相逢  
談往事庭前護橘凜神雷 予重遊香城懷古兼呈古  
月上人詩曰掃雲依石坐靜聽水潺潺望結隋朝地室  
靈觀尊者自新寺留晉代山 晉隆安盛顯從來明月在  
東林泉鳴於此

自古老僧開撰述還棲此禪房借掩關 吼菴上人喜  
予雪中重遊詩曰恨覺三秋意未周前菴當日叙綢繆  
真然天許文光照設謂宿將寶帶留人與寒梅爭艷冷  
詩同白雪較清幽先生尚不慚陶謝愧我誠非慧遠流  
予和吼菴上人詩曰美矣香城闕未周諸僧今更意綢  
繆駒何庸繫情仍遠轄不須投客自留山竹有風多雅  
韻梅花點雪更清幽徘徊未便題句佛印原稱第一  
流 碩堂上人雪中贈予詩曰蒼光已到橋西路柳色  
含青有幾枝寺放幽梅清雅夢天教瑞雪艷君詩何須

西山志 卷二

披篋人方韻 王恭雪中披篋而行之 不必騎驢句更奇  
在 鄭紫雲中行曰詩思雅奏一時難屬和祇將佳句再吟  
之 香城寺僧寶隱別菴和魏鳳岡詠聯山居原韻  
不嫌枯寂過招提超出儒林第一枝雪滿山城朝作賦  
月明香閣夜吟詩文光燦映毫光遠春色嬌添墨色奇  
見說良工心獨苦他年奪錦更若誰 寶當別菴和詩  
曰囊琴匣劍到招提翰墨林標第一枝白壁見來吟好  
句紅紗留得罩新詩天光朗照文光遠雲路衝開鵬路  
奇今與君餐半個十年宰相更爲誰 又 儒門好



把佛門挑幸遇高人護法枝玉帶能留燕子韻白蓮不  
負遠公詩文章獨繼天機巧山水還增筆興奇養就靈  
根須着意他年補袞更有誰如御乳菴和詩曰山花  
圍繞古招提翠竹蕭蕭一萬枝喚入春風同見性招來  
明月對刑詩恨無牙板堪調句賴有岑樓可探奇擲筆  
還來松下問白蓮社裏我爲誰九會寺仙菴靈谷和  
詩曰淡中多趣靜中提四面清風竹萬枝怪我有山難  
作主笑君無景不題詩月明夢裏家家夢石點頭時色  
色竒假得蘇公聞此偈還應舉問子爲誰李曰卓志

西山志

卷二

九

昂氏贈別菴上人詩曰香屑拈檀自昔聞漫林芳菲絕  
續紛芒鞋踏破前峯雪藜杖衝開一洞雲對月吟詩僧  
是主看花即景客平分陽春怪得難賡和山水之靈悉  
助君懷祖文朴仍歸香城釋古松曾聞說法演  
三車慧月禪燈共一家嗣在古堂繡貝葉祖居別院老  
烟霞晨昏寺內聽鐘鼓靜悟門前接雨花咫尺相違動  
定省不教幽寂度年華

翠巖寺

其寺在洪崖鄉洪井上名廣化院晉雷煥取西山土拭

劍卽此地初名常綠寺趙宋齊安王遙光建王作避暑  
宮今寺西有齊王廟并墓寺後一室扁曰迎笑堂階前  
有九節筇雷護橋常人取之雷卽震聲有螭盤石禪師  
去蛇卽去常人不得坐前有鶴巢松半山有鐘鼓二石  
擊之有金草之聲唐武德中改爲洪井寺又改翠巖  
寺南唐爲院更今名一云梁景初劉準建明嘉靖中廢  
爲民居

國初順治七年香城僧慧習可學鳩諸山衲子共捐衣  
鉢贖回少宰熊文舉徵君陳宏緒力贊之請古雪通話  
西山志

卷二

十

上人主之刻翠巖志畧按益公周必大記寺舊有道  
好亭半月軒聽松堂澄源塔諸勝補翠巖寺事實  
保寧職道者元祐間住翠巖時無盡居士張商英漕江  
西絕江訪之幾迎於途公遽問曰如何是翠巖境對曰  
門近洪崖千尺井石橋分水遶松杉公曰尋常只聞師  
道者之名何能如是抵對乎職笑曰適然耳公笑而長  
哦曰老僧迎客下烟嵐試問如何是翠巖門近洪崖千  
尺井石橋分水遶松杉遂題於妙高臺有石刻存焉  
予祖拾遺持公有詩曰迎笑堂前九節筇閒來無事得

從容時聞雷護千年槐夜讀風傳萬松茅屋人家芳  
草外竹房僧住翠微中一簾烟雨歸來晚通聽雲間起  
暮鐘沈叢詩曰瀑水流花出因知有梵宮聲聲醒鶴  
夢雲氣醉樵童佛座仙顏禮禪家句不空我來圖畫裏  
添寫一路翁商丘漫堂宋公幹開府西江咏詩四首  
詩曰涉江遵野岸策馬望層巒物候芳春好招尋法界  
寬衣涵桃色嫩心洗澗聲寒多謝田家子殷勤夾道看  
又地自蕭梁開千年幾廢興斷續隨洞失傑閣入  
雲登樹簇喧黃鳥簷虛掛紫藤晨昏孤磬裏羨殺白頭  
西山志 卷二 上

僧又別院黃茅屋凄清洗鉢泉淙綠剝木走蟬並  
素琴傳玉版初地絕跡借夢眠蹤跡離色影下步屨惜  
苔錢又越嶺更披榛歷荒古甃堦危橋客坐嘯纖  
月快迎人燒藥懷高燭文節了勝因退尋還有句端不  
負嘉辰淮海許公志遠方伯江西和詩留贈壁宗上  
人詩曰沙城西畔秋色淨層巒峽入牛鳴近林間  
界寬鐘聲白曰靜雲影一川寒爲訪洪崖蹟披蘿捫石  
看又金地蕭梁舊禪林古雪與名山千載秘高閣  
幾人登覓徑穿黃葉看雲林老藤天童遺音拈出建

溪僧又落日懸崖寂靜淙走石泉僧來死心法洞  
自古仙傳梵唱穿雲出禪牀借客眠塵緣渾掃却欲辨  
買山錢又訪道逍遙澗山荒草樹埋香尋伏虎蹟  
爲覓採花人開府留殘碣題詩契勝因他年旌節地曳  
履動星辰予於此有詩曰古菴高結竹林邊終日生  
涯一鉢蓮水濺疑看數澗雪路深輕滿溪烟鳥啣花  
片歸庭上風送鐘聲出寺前迎笑堂前開府句雲霞堆  
裏咏遺篇園林邠邠詩曰雲烟踏破到禪堂洗鉢  
流泉走澗香記自名公傳趙宋寺從遺老話蕭梁千年  
西山志 卷二 三

雷橘風何古九節筇枝景已荒此日天開新法象飛花  
片片落僧房警予符樓詩曰禪林鐘磬韻高出白雲  
中寺有名賢碣橋通應聖宮泉飛千古雪烟鎖六朝松  
景好詩難肯沉吟一醉翁

碧雲菴

碧雲菴即昔日之陳陶書院也陶携妻子入山嘗夜觀  
天象以望唐室復興不知何時改寺及闍通志載碧雲  
石上有宋翰林侍講元剛詩二首則此寺在宋已有之  
矣明李歐陽徵君斌元憲萬公彌明室國亡隱居於此

亦嘗觀天象以望偏安與陳公不謀而合也

國初有僧健堂者與僧空谷今僧雲開與徒孫坦然  
大創禪堂使前賢之聲款若聞法地之神風不墜也

留元剛宿香城過碧雲菴二首詩曰未行陶令里登自  
慣吳與米市呼千許香城訪晉雲神遊青黛岳詩到碧  
雲菴不啻街寒去來風破曉嵐又融結知何日權

輿屬此年過泓藏玉甃築至貯金仙飛瀑四時雨街崖  
一縷烟後來鳴屐者輸我著鞭先家徵君憲萬公受

史道隣兩聘以輔宏光公知天意不回隱居於此作詩  
西山志 卷二

弔之詩曰碧雲深處景蒼茫昔是高人退隱堂古寺已  
更新日月上方不見舊文章僧房猶灑山河淚法窟曾

爲星象城欲問前因遺老盡臨風想像總難忘 慧碧  
雲憶陳陶公家憲萬公先後隱居於此因合弔之一

室神交世代分九原相對弗忘君布衣正氣存精舍徵  
士忠魂到碧雲明月乾坤雙淚眼清風天壤兩孤墳僧

房不盡英雄恨今日誰留弔古文 又 山堂千載兩  
高人先後偕棲寂宴賓觀衆同樁爭氣數禾微一地重

君臣衣冠已絕神相接杖履難親德有鄰隱處二賢甚

合靜名區真不嘆沉淪 憶處士陳公舊宅詩曰相携

妻子避林泉自擊貼危實可憐只合陶公爲莫逆不令  
梅尉作神仙多情還訪先生裔尚友誰將絕學傳明季

徵君居一宅心思風節正同然 次兒澄過陳公書院  
詩曰子房諸葛任其躬高卧名山世界空欲訪遺踪何

處是令人吟咏碧雲中 次兒澄合弔陳陶公家憲萬  
公詩曰處士徵君四海聞二公生死不忘君回天無力

憂難解千載忠魂聚碧雲 遊羅漢峯詩曰 釋坦然  
奇峯高出望齊拔一任崎嶇謁聖顏忽爾登臨蕭漢

表飄然直到斗牛間紅塵不至連雲屋白鶴時來禱雨  
山西面烟霞供嘯傲同人往返共偷閒 山居 釋坦

然 忘憂居此地世事等浮泡柳罩黃鸝夢松留白鶴  
巢門開雙怪石蒼結數莖葉愛殺前溪客詩來馬上敲

又 滄桑隨世變此地絕風波寺古環松竹門開對  
薜蘿次蕭於石上採薇在山阿若問吾生計烟霞趣味

多 碧雲菴八景 予友郭聖宮諸人已味之予亦以  
前題漫成八首 觀音崖 普陀院不在海之南月作神

燈石作龍靈顯何須尋弱水蓮花現在碧雲菴 歸雲

洞 四時幽靜只山間出岫雲歸古洞閒朝被天風吹  
散去暮隨林鳥自飛還 度人橋 溪聲終古不曾消  
柳色氍毹映石橋只恐夜深風景寂誰於月下學吹簫  
鉢孟山 孟鉢天成繡石花山中留得伴烟霞不夸  
當日伊蒲饒帶露清香供釋家 元公碑 通志載  
翰林侍講元剛詩石上留字非姓劉之劉也 詞林遺  
愛匪尋常詩落山房草木香石上分明成古篆後人珍  
護若甘棠 習公塔 巍然一塌老烟霞暮月朝雲可  
作家一片靈光真冷淡年年清供有松花 劍石峯

西山志

卷二

五

石作青萍百魅除森然山怪遠藏諸窟湏夜靜依星斗  
自有光芒照太虛 瀑布泉 素練飄來勝白紗輕飛  
玉屑照袈裟散珠濺沫俱難肖還擬晴空滾雪花

棲碧寺

在太平鄉喻坊壠僧命之上人建徒孫德本上人重修  
山靜花幽泉清竹茂文人詩士樂遊其地邑人徐巨源  
有記載藝文卷內予亦有記載藝文卷內 同帥萬尚  
即景兼贈德本上人詩曰幽巖一室幾經春徑曲峯高  
絕點塵太史名篇芬草木曹太史經有徵君佳句動星

原有記文章不許林泉廢上智還教境地新天欲濟  
時心少遠歸田長作看山人 萬尚詩曰白雲深處禮  
高真竹淡泉香倍有神童子或忘前度客高僧還記舊  
遊人詩無烟火心思靜子挾風霜氣骨新安得一簪能  
少展禪房閒咏了前因 鳳庭劉芬讀書栖碧寺與安  
淡人陳履安賦兼贈德本上人詩曰青山萬疊矗如城  
綠樹當門照眼清下界烟塵空塵尾夕陽嵐翠聚鐘聲  
螢燃夜火千峯暗竹引涼風六月生何處虎溪橋畔路  
肯留一榻待淵明 太史鶴嶠熊爲霖贈隱几上人詩

西山志

卷二

六

曰格律誰云等蕤戒恰宜清課寫烟霞焚香細讀華嚴  
後圓智光中筆墨花 千重遊栖碧贈德本基上人詩  
曰購壁穿雲曲復彎登臨輕破碧苔斑未能聞望如羊  
傳敢謂流傳似峴山才子有文光寶地謂敬君 徐詩僧  
無夢到禪關謂寺僧堪嗟伯玉誰知己惆悵青泉白露  
間 栖碧德本上人送別劉大川文學詩曰千嶂愁雲  
正寂寥那堪分手在溪橋斯時一別青山外相隔關河  
萬里遙 又雨霽野眺詩曰雨歇江天曉殘雲傍壑流  
兩峯新畫列幾樹濕烟浮山色漫空嶺春光滿一樓多

情誰共賞嘉客暫相留 栖碧實輝隱凡夏日山齋設  
題曰蒼涼何必結跏趺視翠樓景象殊風裏松聲清  
若此雨餘山色淡如無簾前花鳥催詩句山下烟村入  
畫圖獨倚闌干看月上陶然身覺在水壺 又 閒坐  
乘涼啟竹軒看書猶愛好風翻烟霞翰墨香無斷山水  
文章價莫論破屋近依松作蓋綠蘿斜接石爲門偶然  
一望空明外目送浮雲過遠村 又 過香城寺詩曰  
松篁夾徑綠蘿牽石吐青蓮古道邊淨域宏開華藏界  
落梅輕點雪花天烟浮樹杪山陰合風過幽林磬韻傳  
西山志 卷二 七  
偶與支公清話久不知春色到尊前 栖碧釋雲山藏  
山居詩曰驚秋草木漸疎黃下得峯頭一草堂隔斷烟  
村雞犬寂更無人問桂花香 又 秋風吹雨到山前  
洗徧芭蕉瀉綠天石澗聲聲流不斷山家興味淡如烟  
又 和鄧聖宮先生見懷原韻詩曰一別芳儀又數  
年屋梁日落夢常華文光不照山無色寶札頻來句欲  
仙問我適當鴻雁候思君正值桂花天何時寂寞禪關  
下得共先生語白蓮 徐徵君巨源記 予遊山記俱  
載藝文卷內

香水菴  
其山在忠信鄉去予族五里許在予祖拾遺書院之北  
修竹千竿青松滿谷所謂路遠炎天隔山深白日虧於  
此可以移贈矣 予有詩曰山居路僻正幽涼同咏花  
間笑語香老樹開花芬客席蒼松流影入僧房泉流曲  
澗晴飛雪竹發繁枝露似霜領畧烟霞塵世外閒中遊  
賞未相忘 與少滄蕭翰重遊香水菴詩曰梅子熟今  
梅子黃紅塵迥不到禪堂客房風細三更冷僧寺山深  
六月涼龍到巖前詳聽法鶴從簾內靜聞香莫言此際  
西山志 卷二 六  
無真趣驚燕忘機宿上方 少滄詩曰烟樹深沉草徑  
長梵王宮殿露蒼蒼元猿擲果來僧榻老鶴聽經倚竹  
牀怪石如人當面立飛泉似雪映心涼同遊恍入天台  
路此日穿雲到寺堂 予有記載藝文卷內  
雲堂院  
在城西梅嶺唐僧貫休居此有山居詩二十四首嘗畫  
羅漢已畢十五身忽從禪定起自寫本身以足之今第  
十六身是也  
紫陽觀

其觀在紫蓋峯東南鄭真人修煉之所真人乃唐初有道之士法術靈著嘗爲人祈禱考校鬼神一日白沙村有文翁家富無子止一女將及笄被妖所迷發殊符治之妖即絕滅

棲真觀

其觀在天寶洞下乃天師萬振煉丹之所武后勅賜觀宇詔以銅鑄其像仍賜護山田一千畝全免差糧其後一樵夫迷路入洞見二翁奕棋童子捧茶二盃至翁持一杯與樵者啜樵子者低問童子二老何人童子曰此西山志

卷二

九

吾師萬振天師彼施真君也汝來久矣樵者隨出至家已過二旬後樵者奕高無敵世號棋師後人詩曰失路迷程奈若何一身跳入白雲窩道童不指歸几路看到棋終亦爛柯天師字長生南昌人隱見齊梁間人莫知其年隋文帝賜號大師從邑志採入

西山志卷三

新建歐陽桂郁庭 撰註

外姪劉安淑善之  
婿李元果景山 校字

霞山觀

其觀乃爾天師修煉之所天師曾爲晉室揚州司空兼  
官歸隱於此嘗有霞光燭天故號霞山蕭許二仙見其  
霞光同爲訪之時鄉民痘災師於本山穿井取泉以救

西山志

卷三

患者鄉民感德取材構殿永祀香火每年八月十五遠  
近持香朝謁師坐化解丹井現存取水治痘即驗予  
讀書霞山觀設成十首寂靜閒居夏日長芳菲滿徑  
入簾香莫辭旨酒十分醉還愛清風一味涼陋室遺書  
存寶氣名山舊錄發幽光萬花叢裏松千箇可以廬陵  
有美堂又白雲窩裏笛音輕細柳濃時獨嘯驚  
學淮南歌桂樹還同貞白聽松聲月光流戶文心靜花  
片飛觴酒味清若使再來于太守買鄰把臂話生平  
又經堂幽靜號山房瑤草芝蘭發異香松繞紫門

西山志

卷三

餘道飛花飛茅屋是仙鄉鍊鍾選記前朝字翠栢猶存  
太古粧達後可爲招隱地淮南雞犬似荒唐又寂  
靜深居曲徑間黃鶯粉蝶共飛還杜鵑開處紅千樹溪  
水流來綠一灣茅屋時看朱鳥集柴門常見白雲閒  
林今日無徐庶珍重丹黃暫掩關又畫靜風微枕  
簾清深林遠稱葛衣輕四時留韻尊前落百種花明  
裏行千載霞光存道氣三更松韻發天聲東山不出仍  
高卧抱膝長吟別有情又謾道丹霞映上陽仙家  
况味異尋常花開老樹風霜古井有清泉歲月長作  
清都多寶氣著書道院有精光夜深幽靜沉思蟾影  
紛紛照草堂又名山丹井古時泉廟貌猶思晉代  
年千歲龜牀隨道侶一雙燕子伴神仙十歲龜牀一雙  
燕子伴神仙  
故詩情入妙花間月畫景難言雨後天騷客有心重過  
訪雲謁霞醴愛新篇又不是林泉景便幽仙家妙  
境畫難收清香常滿芝蘭室沉靜時分烟雨樓酒熟每  
思朋共賞花開還許客重遊名山達後藏書富話不驚  
人正未休又四時山影覆重簷爽氣迎人欲捲簾  
墨色花香堪與並書聲鈴韻每相兼松高不碍雲烟濕

竹少能容風月清酒美正思佳客共當臆紅日照牙籤  
又夏日猶無暑氣侵松陰竹影畫沉沉崖泉似雷  
清詩韻山月如霜冷笛音幽閣不妨飛雨過藤牀時見  
落花深巖窟豈有烟霞疾搔首空爲梁父吟遊霞山  
感舊詩曰偶來勝地憶前因未覺烟光事事新回首十  
年渾是夢攸懷千古倍驚神時松下吟詩客昔日花  
前作賦人天許匡時心已了柴門深掩隔紅塵又  
深山幽靜絕埃塵此日重來懷舊因墨跡尚留閑裏句  
萍踪莫定夢中身一庭風月思前事滿院鶯花待故人

西山志

卷三

三

回首不堪重記省白雲深處倍逡巡又蕭許同心  
訪蘭翁魏執廟貌至今崇空庭尚載秦時月兼祀蕭史弄玉公主  
老樹猶存勝代風道氣不留丹井冷仙踪依舊彩霞紅  
師生相聚難回首瓊室重新意正同又昔年曾下  
讀書帷舊事淒涼不可追日月如流人共嘆江山若夢  
客同悲壯心不忿馮唐老鳳志還羞仲父卑此際重來  
多激烈莫因潦倒笑吾衰又與少滄遊霞山詩曰托  
跡名山不記年重遊勝概尚依然一林綠樹幽堪挹滿  
園黃花淡可憐同羨雲霞皆絕俗謾云雞犬盡成仙何

時得遊丹黃廟築室林中了舊緣予家孟誠齋詩曰  
霞山幽僻絕塵緣芝草虬松老洞天一徑黃花存道  
滿林綠樹帶蒼烟舊爐不却宋朝宇古井還留晉代年  
隱隱鳳簫雲外落猶疑此日拜神仙又雞犬淮南  
憶舊宮雲霞縹緲若相同仙家日月紅塵外道院烟光  
白露中柏樹參天存古氣桂香滿袖挹清風文章能並  
河山壽無忽詞人染翰工求孟謙新號誠齋爲邑名  
諸生誨諸子門人多有所就生平博極羣書手所抄錄  
幾盈一篋年逾八十猶不釋卷僅以諸生老也惜哉

西山志

卷三

四

冲虛觀

其觀乃真人鄭思遠修潔之所得葛元真人之傳葛與  
張許然並稱元其是也元傳於鄭鄭傳於葛仙洪鄭曾  
爲南昌太守因敝民間命棄遂棄官隱於西山上昇後  
名冲虛觀則鄭仙亦以儒而仙者何可棄也况前有名  
師後有高弟真君之爲仙益可知矣而舊志遺之鄭仙  
有知寧不笑人之荒陋無知耶

玉隆萬壽宮

其觀在西山南二十里道書第四十福地舊名遊帷觀



旌陽真君拔宅上昇之所晉太康元年真君爲旌陽令  
表忠孝除煩苛開諭善道辨明冤枉點石化金濟民困  
苦於是民感再生既而棄官東歸往師丹陽譙母授以  
寶書符券神劔斬邪飛昇之法誅海昏巨蛇以除民害  
浙江湖老蛟以息水患冶金作柱以鎮昏墊寄龍於潭  
以救旱年豐功茂德世與天齊宋徽宗有福國裕民之  
功勅賜九州都仙神功妙濟真君徽號欽造殿宇悉依  
朝制覆以琉璃飾以金碧加賜玉隆萬壽宮金扁旁起  
三十六宮以居道侶賜護山田萬畝以作香花真君留  
真山志 卷三  
謫曰鐵舡過海吾遭難春谷驚啼此地休元末有二道  
士鄭春谷李鉄舟應其識至元順帝壬辰三月紅巾賊  
焚燬殿宇此真君先見未來之兆耳志載真君以五色  
帷施黃堂諸母祠及仙去錦帷飛還其故宅因立觀南  
唐徐鉉書額宋大中祥符三年更名今本宮有遺遙閣  
高曆十二年重修十七年民人剝地得金龍玉簡各一  
子藏在省鉄柱觀本宮門首有公手植柏識云枝葉婆  
地吾道復興 洪炎咏道遙閣詩曰傑閣龍樓隱翠微  
中秋午夜望清輝桂枝委地三千尺栢影垂攢四十圍

簾戟或疑風雨下雲霞猶想錦帆飛只今井臼依然存  
不見當年丁令威 明王孫朱多嘯詩曰西山迢遞一  
仙宮誰信人間有路通忽覩樓臺蒼靄水似聞雞犬白  
雲屯石幢苔滅三天宇磻道霜彫百尺楓靈跡祇餘丹  
井存清吟秋望意無窮 宋無爲楊傑詩曰竹標溪澗  
鱗氏瘳劔擊蛟螭救水災四十日升金闕去半千年後  
玉函開丹藏井底人難得柏陰壇心手自栽一段彩雲  
天外落仙翁疑是錦帷來 家都轉益運使餘山聚公  
詩曰迢遞一閣舊幽宮金碧輝煌組豆隆治水豐功安  
西山志 卷三  
六  
宇宮齊民大德配蒼寧靈輿曾掛遊仙廬丹灶還留搗  
藥風古栢參天遺手澤令人惆悵憶仙翁 家層山瑛  
公詩曰錦帷古蹟已千年玉簡金龍自昔傳只道純儒  
爲末吏誰知邑宰是神仙蛟螭滅迹平天地忠孝居心  
合聖賢欲問芳踪何處是幽壇松栢尚風烟  
應聖宮 今改紫清宮  
其宮即洪崖真人道院真人乃晉州張氍唐開元中帝  
召見不受封賜一白驢號雪精勅賜殿宇扁名應聖宮  
南唐主重修尚書僕射徐鉉留有記焉 後人詩曰懸

崖不見雪精逸古殿重門畫亦閑石室雲深入寂靜野  
花零落滿瑤壇 警予符標詩曰舊聞徐公記勅爲應  
聖宮嚴留丹井在寺有石橋通驢賜千年久花開兩岸  
紅庭前今夜月曾照古仙翁 按張真號洪崖子先隱  
射姑山中後居此唐元宗賜號洪崖真人 從邑志補  
入

### 南極長生宮

其宮在蕭半山下黃源梁明太祖第十六子寧獻王權  
及孫惠王盤斌二墓宣德七年奏請賜葬今江西閩藩  
西山志 卷三

宗室皆其後裔 胡儼記另載藝文卷內 其墓附諸  
名墓之後

### 天寶洞

其洞道書所載第十二洞天洞前有水自崖平下珊瑚  
一片如珠簾狀故有玉簾天寶之名宋嘗遣使披金龍  
王閣於此徐鉉稽神錄云進旅梅氏入山採藥須臾雲  
霧四塞雷雨滿天暫寄身於石崖之下良久見石崖深  
邃中有一小路信步直入見一山境迥非人間金書補  
曰天寶之關重門直掩古鼎香消聖栢蘆松蒼蒼翠翠

琪花瑤草白紅紅五色霞光照耀金樓玉殿九霄雲  
外飛翔素鶴朱鸞俄而一道士羽衣星冠丰神非俗由  
便東出遊過松陰見梅氏有饑色延入西軒具食菜果  
罷童子以瓦磁盆盛一嬰兒大子五體皆全備皆熟然  
未冷請梅氏食之梅拒之再三道士一食無遺因而嘆  
曰子善人也奈無仙緣千歲人參萬年枸杞今不得食  
是爾分也及還回顧洞中烟霞縹緲如一夢然 與邑  
志合補畧 天寶極元洞天在縣治西六十里隸遊仙  
鄉杜光庭洞天福地記云十二洞天屬洪州西山周迴  
西山志 卷三  
三百里天寶極元之天真入唐公成之按光庭之言天  
寶即西山蓋總江以西之千巖百嶽脣統焉俗僅以遊  
仙鄉之王簾天寶當之失洞天之實矣世傳生米潭爲  
天寶南門石鼻爲天寶北門其東抵吳城鄱湖之許其  
西抵錦江松湖之濱環西昌之山皆天寶也 宋龜山  
楊時詩曰極元真人養真處石間隔斷紅塵路玉簾今  
古不曾收只有白雲曉歸去 況志凌詩曰風雨也邊  
古木寒千年枸杞當晨餐巖前石壁誰扁鎖歲歲春風  
長惠蘭 予於此有詩曰入山梅氏遇神仙失路經過

古洞天夜靜魚龍眠閣下更闌星斗燦巖龍好花曾入  
徐公記徐註有記妙景都歸帝子篇明王有詩今日我來惆悵  
夕霞松瑤草總茫然予姪去解飲詩曰五色霞光古  
洞天靈松聖栢幾經年珠簾不捲飛晴雪瑤草長春帶  
翠烟清水一溪留釣客名花滿園勝神仙深山隔斷紅  
塵路憑弔遺踪倍怆然南昌釣臺張翥詩曰昔有羈  
旅人採藥此山山中有仙境不與塵世同忽忽見天  
寶飄飄遇仙翁一去不復入雲飛山已空我來無所聞  
但見王藤巖石門在何處千載不復通仙遊不可徠使  
西山志 卷三 九

我心忡忡

### 秦人洞

其洞在銅源西壁可容十餘人舊時有人秉燭入洞稍  
行豁然開明有泉橫不可度遠望秦麻荒苑若有居室  
出南昌晉永興中鄉人有齊姓者入洞避難世孫臨捫  
壁前進漸行微覺寬曠俟然天地明朗有村莊居者竹  
籬茅屋十有餘家綠樹白雲一川風景齊姓將入門柴  
扉犬吠童子奔報有客在外時一老人出華髮蕭蕭童  
顏碧眼揖而言曰客自何來今涉敝境齊姓者曰僕家

山南五里地名西嶺狼狽一身避兵至此其妻壘趨而  
迎呼之曰西源之客故鄉人也延入草堂茶罷齊姓者  
曰僕避難人輕涉仙府敢問尊翁孺人姓名貴村盛名  
緣自何年卜居於此老人曰若問予由恐駭子聽予乃  
陳姓南莊宦族荆妻羅氏西源故家適與客言故鄉是  
也弟恨生不逢辰遭遇戰國世受楚官不能報主是歲  
戊寅國被王剪所滅地屬於秦秦秦王剛戾殘暴拘制  
天下富民盡徙咸陽予乃名隸行中頗有家貲盡棄之  
舉族入山歲久年深時移物換故舊聞今不知秦國  
西山志 卷三 十

何如願客言之以慰老懷齊姓者曰始皇在位三十七  
年子胡亥立三年為趙高所弑子嬰即位四十五日未  
幾又為項羽族誅繼而炎劉肇起高祖登基國號西漢  
世傳十二至平帝共二百一十一年王莽篡位十八年  
光武中興徙都洛陽改號東漢再傳十二至獻帝共一  
百九十六年曹操篡位吳蜀鼎分號為三國共四百六  
十餘年今則天命屬晉司馬氏紀年永興元年歲在甲  
子蓋嗣君之十有五年也二人聞之不勝悲嘆曰吾夫  
婦入山時只知有秦何知有漢又何知今日更有晉哉

原指記之花甲九週五百三十餘年徒然株守山中蛙  
居井底壯心凋落大志莫酬深恨深恨齊姓者居留其  
家月餘一日求歸老人備酒餞別送出洞口揮袂而別  
轉側出洞但見山川如故人物非前思憶老人乃避秦  
之士故後名其洞曰秦人洞後詢羅氏物色則有大羅  
小羅之名索其居址惟瓦櫟榛蕪靡有孑遺邑人宋  
清逸潘興嗣詩曰秦人當日避烽烟自種桑麻老洞天  
綠竹橫溪難犬靜不知洞外晉山川又王仲序有霞  
映碧桃山徑遠日臨瑤草石田春之句予於此有詩  
西山志卷三

土

洪井洞

山只如故

洪井洞乃洪崖先生煉丹之所在紫清宮東水由香城源  
發飛激之妙李長卿先生雜志記形容殆盡

翔鸞洞

西山志

卷三

土

其洞隸忠信鄉紫陽崖下志載後唐明宗李嗣源第三  
女西陵公主即駙馬歐陽蓋妻秦夫樞歸葬於洞之南  
洞之側先有拾遺書院拾遺乃歐陽持蓋之父也書院  
駙馬墓載西山志邑郡志亦載大明一統志傳云石  
洞厥豁可容十數人時宋季兵亂鄉中一婦逃難入山  
行將里許樹木連天雲深路隘扳藤緣葛行不可進前  
起重巒再度曲洞偶見一洞半啓景物非凡滿樹桃花  
一溪流水洞有二人並坐於石壁之上左一少年烏紗  
紫袍前戲二鸞羽翅五色文彩炳然右一美人宮粧艷  
麗顏色秀美吹紫簫一聲音調絕倫一少年見婦人及  
門似有不容之意美人曰避難之人身無所依且山深  
崖邃虎毒狼凶若拒而不內是見弱而不援也呼之而  
入美人袖中出一物與其婦非桃非李味甘且美食之  
不餒言罷各乘鸞翔空而去婦人候兵息歸家家人驚  
曰汝去入山今五稔矣於是備述前由始知遇仙復後

求前所仍是洞門迷掩仙跡茫然 按邑志云少年美人即蕭史弄玉也以洞在蕭峯下左側故也

### 興源

其源上有興源峯下有興潭水自峯頭流於潭潭深與象牙潭通去五里許有禪師院旌陽記云老龍寄在禪塢院留與江西枝峯年共潭在山之南崖石巖下小兒匍匐可入其抵井口遇大旱投符於井大雨立應因焦牧常戲潭中水响雨即如注連旬積月民業拋荒故雷剪石掩之今潭之側有雷剪石井口不可復索至今禱雨者用鼓吹鑼鉦驚龍神或取潭中之水大雨立應

### 徐源

其源自蕭峰西北端流出於山口由港口與吳源之水會於河安義太平鄉等處民受其利通舟運物旱則防堰謹注

### 潘源

其水自天寶發源至清比之他水獨重一倍南流至玉隆宮入瑞河與鈞水會於河其間西山險要晉太康時山賊黃皓徐淵据爲巢穴累招降不服元年遣罕王督

兵誅平斬草不留故潘頭去其草頭改名潘源

### 潭源

其源自蕭峯下翔鸞洞所發南流至象牙潭忠信善政等鄉謹注文詳

### 銅源

其源自安峰東一枝由旌陽墓遶東莊而下發自香城南注一枝由秦人洞循港西而去由招賢沙井入章江志載唐光化中銅溢時鐘傳鎮豫章採以鑄佛磬鐘故名銅源洪崖賴以救旱

### 西山

卷三

### 李源

其源自羅漢壇一枝流北與西水之河會於建昌地名合水今安義縣其處四面高山深巖頑石出人克惡刁陰山賊據險爲巢

### 東源

其源自八頭嶺西南流逶翠巖世傳五百靈官自刎血流成川腥血不可食開元中洪崖先生洗藥止腥時聞藥香後鄉人取此水造酒味佳一枝流落馬崖疏注焉溪一枝連雙嶺龍潭東流並入於河世傳王真人結菴

於此種桃花滿山施水濟人疾疫懇求者摘桃葉併水服之即愈故此以下俱名桃花鄉

潢源 增 不在七源之內

其源乃蕭峰潭源西一歧遶退齡院北與金鯉堰水會於花橋流象牙潭以達於章江 宋南昌袁陟詩曰知心與世疎久欲栖山樊買山蕭峰下結茅蒼松間竹聲翠拂拂禾穗風翻翻仰觀峰頂雲西來映衡門復酌澗下泉稍滌心中煩我嘗習貂蟬煥煥乘軒內省一有愧豈知賤者尊耕鑿順天理其樂不可言想見上皇質

由山志

卷三

七

無復異類喧寄謝昇平時歸興在潢源

西山志卷四

新建歐陽桂郁庭 撰註

又門帥 銓萬萬

弟 祥國瑞 校字

彩鸞岡

其岡在吳仙觀側鸞郎吳仙真君女也顏色絕世善歌詞曉音律與東源丁義之女秀英嫁丹學道好種碧桃丹桂四時開花八月中秋有吳君朝天令鸞在山岡

西山志

卷四

西山志

卷四

西山志

卷四

而謂曰今夕汝來龍人至河於前岡結綵迎之時有文蕭乃唐太和末人鍾陵宦族之子年方二十美如冠玉善吟咏素慕西山勝景偏遊名山命二童囊琴載酒隨步從容凡遇流水高山層崖怪石輒操一曲以暢其懷酌酒數盃以遺其興酷嗜前途竟忘歸路已而夕陽在山明月在天百鳥飛鳴歸宿於喬林之下三人心懼旁皇於石徑之間忽然桂香撲鼻促步前行見綵樓高結花燭交輝繡簾下侍立兩姬請文生早起綵樓與鸞佳偶補彩鸞岡畧新邑志云初蕭過鸞忽有仙童持

天判至曰彩鸞以私欲洩天機謫為民妻一紀乃同歸

鍾陵後蕭貧不自給鸞為孫憫唐韻目得一部鸞可五

緡金盡復寫如是者十載稍為人知乃潛往新邑越王

山各跨一虎而去為韻軒在會省紫極宮後人詩曰

若能相伴涉峰巒天遠文蕭過彩鸞自有綉繡和甲帳

瑤臺不怕雪霜寒明於酒南昌胡儼詩曰相隨一徑入

烟蘿隱隱雲中尚踏歌松暝漸看山色近桂寒偏恨月

明多一時座上屏帷徹半夜巖前風雨過自是神仙形

迹泯千年元契奈渠何 出南昌府志 予姪去櫛敏

西山志

卷四

西山志

卷四

西山志

卷四

詩曰陸地真姬整翠鈿種來桃桂四時妍朱鸞聞法朝還伏素鶴聽經夜不眠天上祇應成夙偶人間何幸睹神仙文蕭有貌稱才子花燭相看甲帳前 上有會仙亭故址

仙跡巖

其巖在翔鸞洞石巖下上有一巨石橫蓋左右雙石下有一平石內有一驢蹄迹現存今名過脚石昔異人李八百又名真得仙常來人間自稱八百里白鹿先生謂陳搏曰此人李八百動則八百里故宅在筠州治邑夜

宿西山石巖下 楊誠齋詩曰李真居重故依然夜宿  
西山古洞源一日身遊八百里三番花落九千年鉢池  
丹井俱蒼鮮絳節霓裳已碧天借問飛昇那用步步行  
猶是地行仙 楊傑詩曰功鍊三千滿手持白玉圭出  
塵舉天步踏石上雲梯物外踪常在人間路自迷只因  
從此去曾過越王溪

### 梅仙壇

其仙梅福字子真九江人知天文術數漢末爲南昌尉  
王莽篡位天下分崩主將令梅福駐兵西山要路以防  
白口志 卷四  
建昌往來之寇梅於嶺頭築一壇每夜仰觀天象見二  
十八宿旋繞紫微垣下臨織女之宮因而嘆曰此漢家  
徵數將有中興不出二紀當有聖明出於河洛吾今暫  
離塵跡翹首山林復見漢官威儀去髮姓名爲吳市門  
卒後隱於西山人見其處霞光粲爛故名霞溪即駐兵  
之所因而得仙故號嶺曰梅嶺有梅仙壇側有梅仙觀  
觀名楊靈觀 宋南昌志寧詩曰上書歸來事可嘆  
嶺頭誰爲祭星壇先生不食炎劉祿自拾海英當曉餐  
明王仲序詩曰長松分綠遶寒扉仙子何年別翠微

深殿曉雲琪樹時古壇春雨碧桃飛丹池水淺蓮初發  
曲徑林樾燕復迴周鼎故人從此別鄉心迢遞日依依  
予於此亦有詩曰上書不過事堪憂靈人猶也  
卽碧霞朝食原來爲柏葉晚餐誰識是梅花堪容孺子  
爲同氣惟許陳公合一家二老尚無仙骨氣巖前風雨  
化龍蛇

### 王仙壇

其仙姓王名迥宋熙寧中常時自見鏡中星剋羽服飄  
飄然狀有仙風道氣爲洪州左司理通神慧江民有訟  
西山志 卷四  
一言即決其服其神號曰王仙台司異之薦舉及召卽  
辭職偕妻子隱於西山召者詣麓求索之急迫遂跨鶴  
歷諸山之上召者不可得西山上下皆有壇焉 按壇  
又名鶴嶺世以姓同子晉而跨鶴又同因以洛中鶴嶺  
名之 劉純題有詩曰髮如墨漆右袂軍脫却青衫作  
隱淪世上更無羈絆事壺中却有自由身鼎烹玉瓦山  
前藥花有金鰲背上春莫怪少年能決烈藍田夫婦絕  
蓬真

### 連珠潭



壘在吳峰山上有連碑四聖四仙廟宇今立雷王殿三聖殿於上

### 羅漢壘

壘在西山洪崖壘高處上有石羅漢在焉山有羅漢碑乃西山上度之最佳者符勒仁登嶺避亂詩壘世那堪久亂離携家春森陟崔嵬雲連海岱千山雨風撼靈松萬壑雷布穀鳴時農事緩社鷄青處客心寧干戈滿地蒼生苦誰是當年衛霍才

### 葛仙壘增

西山志

卷四

五

在縣西三十里隸桃花鄉葛稚川洪修真處晉咸和碑為散騎常侍不就求為句漏令後居西山上葛仙壘煉丹井下有葛仙源北有龜石昂首北向卷尾舒足上可識生十餘人洪常採鉛彭澤煉丹於此山民有得怪石者或曰鉛精或曰棋子今高峰猶有石坪存邑侯楊覽山先生於康熙庚辰請住持道人趙嵩仙傳宗烟霞俱有道術按南昌劉室張壘謂葛仙於羅浮山得道西山葛仙恐非抱樸子也予閱明初葛元興記謂葛仙修真西山游武夷華脫化羅浮無非功成願遂也又聞

西山志

卷四

六

冲虛觀志謂葛仙曾學道鄭思遠公鄭曾為南昌太守因敕命築道修道西山受師葛元遺命乃傳稚川先生郭上昇後名冲虛觀葛仙來歷彰彰又葛以仙人列於諸子而西山舊志遺之何也胡汝為詩曰白雲紅樹鎖山扉古木蟠空鶴飛丹室草烟翁子去經牀香渺道人歸溪聲視昔無興廢城郭於今有是非杖策幾回成感慨雨風吹桂冷侵衣王直詩曰白室空壇隱翠微仙家自與世人違數年天上乘龍去何日山中化鶴歸雨後風雷截洞扉夜闌星斗落巖扉金芝瑤草春常在誰學長生斯息機巨源徐世溥葛仙壘訪見明尊宿詩曰幽居幾歲仰偷安特為孤峰上葛壇一卧烟瘴忘入徑長看雲石對兜關崖經野燒松隣古洞挾餘水竹影寒最愛相逢無佛語成蹊共在不言端予亦有詩曰翠栢靈松露未乾石龜留與後人看仙風五夜生芝草道氣千秋長蔥闌夜靜月來丹室冷更深花落卧牀寒子名抱樸通儒術遊客高眠夢正關邑侯楊覽山先生記明葛元興記予遊葛仙壘記俱載藝文卷內

吳王廟

白靈峰雷王嶺突起一峰嶺小而秀上有吳王廟豫章志云吳王孫策祀也策至豫章歛兵不殺民德之祀於此考祀典有功德於民有宜祀之策歛兵不殺於祀爲宜舊志載祠爲吳王導諸錢西山而立恐非是也今依舊志改正之

石頭廟

西山志載何公事僅十餘句予以公忠肅大臣詳採晉文補之

廟祀何公無忌公東海鄒人也州辟從事轉大學博士

西山志

卷四

七

鎮北將軍劉牢之即其舅也時鎮京口每有大事嘗與衆議之會稽世子元領子彥章封東海王以無忌爲國中尉加廣武將軍及桓元害彥章於市無忌入市慟哭而出時人義之隨牢之南征桓元牢之將卒於元也無忌屢諫辭奇甚切牢之不從及元篡位乃還京口初劉裕嘗爲劉牢之營軍與無忌素相親結至是因察共國元時劉裕亦有異復之志與劉裕無忌共相推結共舉義兵襲京口桓元黨曰劉裕爲台之衆勢必無成元恐曰劉裕勇也三軍劉裕家無糧曰糧備一節百萬何無

忌劉牢之之功也似其舅何謂無成其見牢如北桓元

敗走南追桓元又與劉道規大敗桓元將何遜之進據

昌陽遠使奉送宗廟主祀及武康公主琅琊王妃還京

口又與毅道規破走元於崢嶸州無忌進據巴陵復與

道規攻桓謙於馬頭攻桓新於龍口皆破之既而爲桓

振所敗退還尋陽與毅道規復進討振平之桓謙請割

荊江二州奉還天子公不許進軍破江陵桓謙敗走乃

侍衛安帝還京師以興復之功封安成郡開國公盧循

遣別帥徐道復舟艦皆重樓長史鄧潛之諫曰開賊舟

西山志

卷四

八

艦高大宜蓄力俟其疲石然後擊之若棄萬全之策而

決成敗於一戰如其失利悔無及矣公不聽遂以舟師

拒之既及賊今數百強弩登西岸小山以邀射之而薄

於山側俄而西風暴急公所乘小艦被飄東岸賊乘風

以巨艦逼之衆遂奔敗公辭色無撓遂握節死之朝廷

聞愛後詔恤之贈侍中司空本官如故祖忠肅子龜嗣

葬師之葬參贊大勳皆以算畧攻取爲効而此歟敗於

輕脫朝禁痛之又讀晉史公母劉氏征虜將軍建之

女也少有志節弟牢之爲桓元所害劉氏嘗思報復及

公與劉裕謀母容其舉措有異善而不言會公夜於屏風裏制檄文母潛以器覆燈徐登梯於屏風上窺之既知撫而泣之曰我不如東海呂母明矣既孤其誠常恐壽促汝能如此吾仇耻雪矣因問其同謀知主事在裕蓋喜乃說桓元必敗義師必成之理以勸勉之後果如其言後公敗於盧循後人立廟祀於生米鎮所邑人清逸潘興嗣詩曰漂漂何忠肅正是牢之甥三劉同舉義所向無不成桓桓壯志驚之胆摧驚下祝盧循草豈足爲吾勸真前奮不顧往必整其兵肯風鞭肆暴賊勢得橫行樓船過小渡倉卒難支傾麾兵尚督戰辭氣亦崢嶸竟極武節一死鴻毛輕岸西小山側祠宇何伶仃烟雲爲悽慘尚未定儀形我來閱遺跡想像公英靈生榮與沒耻寂寞俱千齡成敗各有數倚伏無常經南昌釣臺張壑詩曰西風度幽壑一葦凌茫茫履山下石澗足山下泉望見安成祠向畫生寒烟安成起東海勤王討桓元奉命守江州更苦兵力綿盧循寇豫章揮戈當其先手持撫武節赴死良自堅身死不復道千載誰與憐上有千年松下有百尺淵秋風及春草寂寞

空山前祠前憑弔客感慨復流連予亦有詩贊之曰勤王義舉照青編曠世奇勲豈偶然誓掃羣妖心貫日迎還帝后力迴天餘氛未靖身填壑小寇先鞭血化泉諒有神兵賦逆賊忠魂猶保晉山川李曰卓志昂氏同姓勿刻遶何公廟詩曰勤王義舉報君恩今志能教社稷存百戰同心還帝后一身萬死挽乾坤河山終積英雄恨溝壑難消節烈魂月夜祠前猶列陣妖氛不敢薄中原陳綬符章氏弔何公詩曰國破何能獨力支三劉義舉志雖移瓶壺貫斗風雷震誓不同天血淚垂西山志卷四十曠世功成慨社稷捐生處在列旌旗千秋廟食光青史再咏諸賢弔古詩

### 三徐祠

在翠巖寺側祀徐延休爲南唐衛尉卿子鼎臣鉉爲南唐尚書左僕射次子範金鑑爲中書舍人鼎臣兄弟爲南唐名儒博極羣書著許氏說文韻譜與父延休合祀於此名三徐祠今古祠雖廢遺址猶存過其祠者多蹕弔不能去云符簡齋夫子過祠詩曰東海三徐廟貌荒茵蘿滿地總淒涼南唐一氣抒經濟千載誰人奠酒

漿岡上無祠鼻廢址庭前有樹愛甘棠至今猶帶名賢  
地宋室滄桑更可傷 吾師諱浦爲郡名諸生不從  
久之

### 謝忠愛祠

在十二都紀延平府推官謝得仁名仁以字行由吏員  
宣德時爲汀州經歷擢本府推官嘗平反充軍者十二  
家各竊懷金玉爲報德仁悉訶斥之鄧茂七反奮力禦  
勦民間避寇及亡匿山中者官軍捕以爲功得仁全活  
甚衆未幾卒於營成化初汀人以祠祀請下禮部議從  
西山志 卷四 土

### 順濟廟

在吳城山有龍穴濶一丈深不可測宋大中祥符六年  
於穴西立廟封順濟侯御製成蛟文刻於石熙寧中加  
封順濟王遣太常休希逸致祭有異蛇引首出入使還  
蛇蟠舳舨送至彭慈累加號曰靈順昭應安濟王繼于  
瞻嘗過此得石篆作順濟廟石記

### 石宮觀

在忠信鄉十七都一名氣極宮世傳旌旌陽往來龍額

欲馬於此

國朝雍正癸卯張政演公紹募緣重建邑侯程先鄂有  
碑記今徒孫夏樸樟九達李祺榆應萬興與徒曾孫朱芳  
珙廷受大恢前業恪守宗風流水繞其前蒼松齡其後  
村居路近雖犬相聞道院風清竹梅相映玉宇價招吟  
賦之客瑤房曾有讀書之人雖云芳草不除又見紅塵  
隔絕洵一方之勝概中土之奇觀也

弟李崧萬遊觀即景詩曰紅塵幸不撲紫荊松絕

瑤宮若作城月到長空如水境笛吹深夜似天聲勝傳

西山志

卷四

三

竹葉辭還雅詩咏梅花句自清飲馬仙風今邀吳令人

惆悵不勝情 予遊觀即景燕贈族弟孔育 瑤房

何事最憐才青眼相逢步綠苔飲酒留賓花下醉探梅

愛客雪中來寒消松谷驚先覺春到溪橋柳漸開醺酣

不辭今日咏紅牙檀板其頻催 劉安淑善之氏即景

詩曰道院幽清似上清遊人若箇最留情護松常引蝶

采鶯種柳還招去漫鶯月到花間偏有色露零樹杪寂

無聲燈前浮白歡何極吟吟水寒宵寐不成

西山志卷五

新建歐陽桂郁庭氏撰註

及門李步瀛遜雪

鄒遵萊國林校字

石室書院

書堂乃唐元和進士施育吾所建公號希聖分水人或曰嚴陵人登李建榜進士因世亂隱於天寶洞下倚石作書堂嘗著有山居百韻西山集五卷羣仙會真記一

西山志

卷五

卷與陳陶歐陽持世號西山三逸後人咏詩曰半間

書屋近雲林竊得清閒抵萬金靜撫瑤琴彈一曲高山

流水共知音楊傑詩曰玉京高謝黃金榜石室來乘

白鹿車山後暗通天寶洞眼前便是地仙家時聞清夜

雪中犬回視紅塵井底蛙五百年前未到此仙源上

鎖烟霞予與諸生帥萬上輩遊施仙巖詩曰石室孤

危洵壯哉幽清欲絕若違萊歸山猶灑文章淚去國曾

懷社稷哀好景不磨層嶺秀仙風未散百花開當年事

蹟今何在古樹疑公手自栽次兒澄過施公石室詩

曰施公山畔結茅廬竹映前溪花映居石室身棲愛世

濁神仙曾讀聖賢書

拾遺書院書院乃唐天福進士歐陽持公所建公字化基官太學

博士因宋金忠有異志固棄官隱於西山翔鸞洞側淮

南楊行密奏除左拾遺永幾現行家心亦不在唐復歸

隱翔鸞洞側書院作長歌一首以告亂子孫遂家

於此門上扁曰拾遺書院後人曰破功名不值

錢挂冠歸去老林泉山中自右三分樂一枕無塵任我

西山志

卷五

眠南昌釣臺張望詩曰洪州有嘉客結屋傍山谿山

谿絕車馬深遠不可梯何爲避世謀慮此觸藩羝使君

往山中世用不復期山中無所有但不聞鼓鼙薄田足

簞食帶雨耕春犁種蔬聊自供不愧東門畦當年謝軒

冕此日稱夷齊只今鷺洞旁芳草空淒淒古來賢達士

亂世愛山棲英靈今何在浩氣貫虹霓予過書院廢

址詩曰遺趾靈芝發異香陳公月夜哭山傍我來不見

先人業流水桃花識故鄉予又有詩曰避亂一身清

書堂結幽谷花竹繞其旁霜雪覆其屋陳施兩先生人

去追芳躅平生愛薊梅暖之花下宿身潔如寒梅人淡  
如佳菊深山薇腴肥故宮禾黍黍微微死人饑示泰令  
人哭忠名芬齒牙錄名污簡牘張公比夷齊盟手焚香  
讀載之家乘中依我傳家錄一言華袞榮千秋俎豆祝  
寄言我宗人斯言宜三復 裔孫孔書海過書院遺址  
詩曰滿腔忠憤發長歌獨力難支感慨多避世不著新  
世界躬耕終憶舊山河深巖常泣孤臣血廢廟甍生兩  
穗禾梁室乾坤誠瞬息芳名青史不曾磨 裔孫思永  
澄過書院遺址詩曰書院幽深絕俗塵芳踪設許世人

西山志

卷五

三

存忠心貫斗山靈泣正氣彌天日色陰奸受篆名常不  
滅眼看桑社顛消沉年年明月清風下鶴血猿聲惹恨  
深

陳陶書院

其院在香城寺側乃唐處士陳陶所建陶字伯嵩劍浦  
人公性沉敏博學善讀詩文歷象無不精通有文武才  
常以子房諸葛自任昇元中李昇元乃南唐也携妻子至洪  
州讀書種藥將詣建康不果乃卜築於此自號三教布  
衣會齊丘鎮洪州陶東志不仕遂隱焉有詩文集十卷

行世鎮南昌尚書嚴字蓮花妓諂之妓顏色絕世才  
調無倫在公側月餘公毫不爲動妓臨去誦詩曰蓮花  
爲號玉爲腮珍重尚書還妾來處士不生巫峽夢虛勞  
雲雨下陽臺公答詩曰近來詩思清如水老去風情薄  
似雲已向歸天乞門戶琴心終古薄文君其清潔之操  
往往如此 按陳公書院即今之碧雲寺也予太叔祖  
徵君憲萬城元公受史道隱隱以輔宏先公知天意  
有在僅就幕史公不肯就 亡亦隱居於此何一  
堂之內千載之間乃有公之隱也 後人詩曰傳

西山志

卷五

四

說十年居版築孔明三顧出茅廬中原不是無麟鳳却  
爲皇家網過跡 徐幽臣鉉過陳公故宅詩曰荒涼舊  
宅鎖寒烟獨訪遺踪思渺然絕俗高風前史載凌雲佳  
句後人傳清泉白石應須惜細草幽花尚可憐漢溪行  
人何處沒青山依舊夕陽邊 曹能始學餘詩曰處士  
家何在白雲爲四隣今朝山下客猶是故鄉人 予亦  
有詩曰痛哭中原失子房西山還自想南陽文章炳發  
乾坤色風節昭回日月光

丹陵書院

在象牙潭之山即丹陵觀舊爲晉鍾離嘉修道處邑人魏恭簡良弼諱學於此士子雲集譚飛熊先生亦嘗授徒於此予友凌野歎其居甚近嘗與其兄廣心先生誦讀吟咏其中使魏諱二公道學之風於今不墜也 劉安淑善之詩曰兄弟一時俱立雪姚江聲價震文壇良政師伊良器師顏世尊聞風志同人共題陰試陽明公與文莊歌陽德道進學清風滿座寒正色立朝稱鐵面鐵面京中叶爲丹心報國凜冰肝千秋青史留生氣歲德前長蕙蘭

西山志

卷五

五

東山書院

在二十二都一圖白鹿洞院長鄒一元建虞集有詩一元嘗與朱晦菴陸象山講學於鷺湖書院

五溪書院

在忠孝鄉丁甕天鎮建 甕天嘗與朱子陸子相講論則其學可知矣

三洲書院

在二十四都一圖宋邑人夏文政建側有青粹齋大學士傅冠額曰東山別墅夏九疇有三洲書院賦

浯溪書院

在二十五都一圖邑人譚煥建

羅溪書院

在青岡明鄉文潔公創自題

石井書院

在一都浯湖大學士姜曰廣建著有石井文集語錄輔軒紀事皇華集諸書

虎溪精舍

在忠孝鄉塘塘宋程必東必簡建易先世飛麟書院爲

西山志

卷五

六

虎溪書院

元虞集有記

竹梧書院

在桃花鄉袁萬頃所構生徒雲集爲一代儒宗與同里胡桐源萬湛菴徐竹堂友善時稱四傑

秀溪書院

在北鄉宋鄉閩及建 孔武仲有記

洪崖書院

在洪崖鄉邑人蟠峰李逸建

鹿溪書院

在伍逼邑人楓谷喻均定

柳塘書院

在妙雲寺後土名大師殿一元從弟鄒一唯建

淘月書院

在洪崖鄉禹港明名諸生平叔李奇建奇與黎元寬爲時華徐世溥陳宏緒鄒履中諸人最爲莫逆著有文集行世

尚友書院

在西山雙峰山下徵君歐陽憲爲斌元建知天下將亂

西山志

卷五

師海上耶律蘇又師陝西道人許雲房文學交萬時華黎元寬程元極鄒履中經濟交彭士望王綱名士如林時益方嘉渭皆師事之史公可法兩聘以輔宏光公知天意不回歸隱西山碧雲城陷史公殉之憂憤而卒後祀忠義祠

附諸名山

以舊志不載者附載於後

上安峰

在紫霄峰東鄔家山西爲忠信洪崖善政諸鄉發脉產其地者世有偉人予高叔祖大理寺存赤保公曾築書

院於山下予過其地感而賦之詩曰靈花怪草認難真

一帶春光分外新鶯語喚人遊裏夢樵歌奏我畫中身

滿林風月思前事半塢雲烟絕點塵今日登臨何處問

閒尋茅屋訪遺民又亂雲深處竹陰清春意續紛

自在晴松影忽添詩裏畫樵歌真箇景中情山花無主

閑還笑野鳥忘機抑不驚弔古何須多往恨苔封依舊

色盈盈又遊山常慣整奚囊林下雲深濕客牀對

酒不妨松月冷烹茶新汲澗泉香三春雷動魚龍化五

夜吳闌虎豹藏今日登臨思往事流連風景未相忘

西山志

卷五

又四明狂客帶詩囊一見花開一舉觴好景忽疑身

是夢蒙吟真認醉爲鄉驚看深澗魚龍窟親見幽林鹿

豕塢料得山靈知待客故將春色益清涼

鄔家山

在西山上安峰東去秦人洞不遠地僻民淳花香竹翠

徵君徐巨源記載藝文卷內

雞籠山

在縣西北十里西山並峙枕江上盤旋崢嶸秀狀若雞籠石罅生雜樹根固蔽風明一統志載係江西第一山南



昌令汪元麟有詩

京家山

在桃花鄉舊橋之東宋丞相京鏞故宅侍郎熊大舉得之即今下界壘也會城亦有京家山詳勝蹟內

烏石山

在縣北六十里附近居者徐姓聚族萬餘人孺子先生

昌邑王城

在城北六十里漢封昌邑王賀爲海昏侯今名遊塘城

焉山志

卷五

九

即此地也或云城頭乃舊城也採豫章記在西山

北邑人伍斯珣詩曰泣辭樓殿到南天何處山光不可憐移此山名作昌邑水流嘅口似哀絃

鶴嶺

在西山距城六十里一作鶴嶺向東茶味香美久稱西

山鶴嶺茶

桃花嶺

隸西山桃花鄉乃明相國張公位讀書之所其山花木紛然迥非凡境公致仕嘗自咏云身住杏花村心寄桃

花嶺則知肄業之地爲人之不能忘者也臨川湯若

士題桃花嶺詩曰桃花如雪洗紅顏石室晴雷毀遠山

爲報沙城舊仙侶千年幾見一人間予亦有詩曰平

生久慕桃花嶺今日扁舟過此間湯鄧文章同淨几蕭

曹相業起名山荒烟寂寂殘書沒石址沉沉野鳥閒佩

服先生多想望聲前依舊長苔斑

凌雲觀

在忠信鄉十八都後唐明宗第三女西陵公主奉夫駙

馬歐陽蓋之喪歸葬於父拾遺書院之南拾遺公乃予

西山志

卷五

十

族西山始祖也公主建凌雲樓於墓側後予祖徙居雙

峰山下乃改凌雲觀觀復廢今鄉民居其地者猶曰觀

山今書院居址與墓道皆在其山葺堂治墓之功一一

未堪予過之地蓋不勝悲歌慷慨云

丹陵觀

在象牙潭先爲晉鍾離嘉字公陽修道所有石井藥曰

尚存舊名鍾王府後爲邑人魏良弼講學處鍾陵嘉

爲許仙妹子也

慈真觀

在二十一都清波山許旌陽謁誕母往來甜意處尋  
寧康二年中舉土人祀之宋徽宗重修歲久傾圮

國朝康熙十五年里人喻全昱倡率鄉黨募貲重建宋  
南豐曾鞏記載藝文卷內

### 龍泉寺

距城二十五里東槽鄉晉咸寧間勅建寶福寺梁武帝  
勅改今名知縣游龍遊寺記載藝文卷內

### 石幢巷

在鮑公坑一錫峰下有三笑洞惺惺崖諸勝洪浪禪師

西山志

卷五

二

淵自桐城來重爲開復陳士業先生記載藝文卷內

### 喬嶺

在桃花鄉與桃花嶺相連

### 釣磯山

縣西十里四週皆水世傳洪崖先生釣處即石頭鎮也  
南昌釣臺張翥詩曰迢迢江上山冷冷澗中水昔有釣  
遊人在此江之汜朝遊荒渚前夜宿空山裏借問釣者  
誰云是洪崖子如今安在哉殘樓暮烟紫我家南山陞  
到此只十里風物雖已陳投竿却張弛嘆彼忘筌人侵

漁舟無已中有尺素書何由托雙鯉

### 昭山

縣西八十里亦自虬嶺發脉道遙山乃其南之支派

### 白仙嶺

由昭山復起此嶺宋白真人玉蟾祀地真人住玉隆宮  
後喜此山因憇焉今真蹟頌四幅尚存

### 下安峰

孤峭入雲宛若削成其蚊然不至一名安峰尖

### 安峰紀游詩

裴衍

西山志

卷五

三

羣山倒挿青芙蓉嵯峨突起稱安峰瘦筇抗節路徑仄  
輕裾蕩漾天之中飛雲驚海鶴落日吹山風霧蓋黃塵  
棲孤城遠近潯蒼山河平舉手濯雲漢日月脚底生瑤  
琴一奏陽春曲萬壑冷冷碎寒玉紫霄聲斷下青鸞碧  
落烟消舉黃鶴神仙渺茫世難續藥苗滿地抽新綠閭  
闔撲地億萬家村半是逃亡屋懷山襄陵河患酷遭  
負猶催聞野哭青苗富錢輸舊租眼前瘡好剜心肉旌  
陽原是西山客袖裏丹砂能點石願將大地作黃金饑  
者得食勞者息我逢此年初求髮重來兩鬢半垂雪山

青不改昔時容依舊巖化傍明月光景能幾何壯志今  
蹉跎蒲觴泛醺醺亢亢發浩歌度與清風去窮崖陰谷  
田陽和大舒無極眼世事皆浮過何時再上華峰頂下  
視此峰翠兀如卷阿

古神童渡

在赤岸山東南唐王勃賦滕王閣曾過於此

張睢陽廟

廟在吳城望湖亭西南唐時建明太祖與陳友諒戰於

鄱湖前一日與劉伯溫登亭口占祝睢陽曰神威赫赫

西山志

卷五

十三

震千峰我亦英雄未建功願借陰兵三十萬來朝助我  
一帆風次日大風助戰遂勝太祖御極勅封忠烈靈祠  
今呼爲今公廟

國朝雍正間布政李蘭奏請封安瀾神春秋致祭又趙  
家園有睢陽廟宋朱元晦書額陶尚隆詩曰睢陽  
百戰氣常新忠室孤忠第一人總爲江淮堅保障敢授  
鋒獨正君臣山河萬古英雄淚天地千秋節烈身遺像  
森森臨蠡水應將恨血洒鯨鱗孝廉裴曰德詩曰食  
盡援孤臣力殫空留廟宛枕江干奇謀屢出摧孤尹幽

恨常懷誠賀蘭萬頃彭湖供品食千秋明月照忠肝徒  
來詞客瞻遺像靈爽與英風永丕刊予亦有詩弔之曰  
固守孤城勢莫加許公相對倍咨嗟黍離唐主今無國  
廟食先生舊有家朱子標題光日月  
聖君封號爛雲霞千年不死存生氣江畔沉吟日未斜

望湖亭

蘇東坡詩曰黑雲堆墨半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舡捲地  
風來忽吹散望湖亭下水連天又未成小隱聊中

隱可得常閒勝暫閒我本無家更安往故鄉無此好湖

西山志

卷五

古

山又文靖公集詩曰水國微茫宿雨收望湖亭下

暫離舟昔人已去空陳迹今我重來憶舊遊數點白鷗  
彭蠡暮一聲菰笛楚天秋陵遷谷變供如此依舊高亭

枕碧流又朱國漢詩曰金鏡四首夕陽過客裏年光

感逝川千里書來湖口縣片帆人上秣陵舡長風捲浪

花如雪極浦連天草似烟何處笙歌江水應今公祠下

響神絃又周體觀詩曰江天秋色似滄溟江岸何年

剩草亭浦外孤帆飛渺渺波間白鷺去冥冥楚雲暗接

宮湖閣吳岫遙連蘆嶺倚欄自多懷古意好風吹客

墓揚舡

吳城 孫鍾種瓜處鍾即權之祖也

侯廣成先生舟次吳城元夕小序并詩

飯君 歐陽城元

壬午春正同年兄王綱拜送侯夫子於吳城之許  
即子瞻獲石磐處也是日元夕同雲布野寒雪滿  
遊燈火依微江聲四起適宰夫得黃侯夫子異之  
并召年兄王綱同來品嘗之賜以卮酒且命仲君  
雲俱季君智汪兩年家得見焉因嘆當日游楊雪

西山志

卷五

一五

中先生熟寐門人寂侍了無他語竟爲千古美談  
獨侯夫子與予坐以臯皮授以高篇教誨永夕維  
時有梅在瓶有石當徑有泉沸鼎有酒盈樽而兩  
年家金相玉質皆天下才即夫子賦章一經一緯  
迭相倡和均昔賢所未有者也因念雪月風花之  
景何時無之何地無之顧人自相負耳則以今日  
江舟雪坐較昔人山中雪侍其所得韻味淺深且  
何如也每一言別黯然魂消不辭頻步爰誌離緒  
和侯夫子原韻

王壺灑汁沁瓊英拜送吾師百感生道德肝腸真雪淨  
世人志願總水輕吳江極目渾無際彭蠡隨舟莫計程  
登秦陽春難屬和相思異日即天聲

奉酬雲俱智涵兩道兄和章

瓶梅映雪漾冰魂喜見青標玉共溫每憶古人難且暮  
何緣今日得朝昏贈無離佩心如結道屬三君目已存  
海內不須憂未靖伏龍離鳳在師門

吳城山 縣東北在江濱上有望湖亭及令公廟  
雙忠祠順濟龍王廟一云吳許二仙所蛟處

西山志

卷五

宋丞相文天祥

龍行人鬼外神在地天間彭蠡石磐出洞庭商舶還秋  
風黃鶴潮春雨白鷗閒雲際青如粟河流接海山

陽靈觀

在桃花鄉舊名梅仙親相傳梅子真常隱此

雲溪院

在城西梅嶺宋南昌袁陟嘗與魯肇王安石遊此陟後  
卜居其旁

西止禪林

萬名福嚴院在雙嶺崇聖院東二里原亮公講經處有虎跑泉浴天池躍星池久廢國朝順治二年僧隆錦重興

上天峯

上天峯乃明末諸生楊益介隱處益介字友石明甲申三月之變椎心頓足痛不欲生作採薇之歌歌畢放聲而哭於峯下構水雪堂列聖賢圖像作人杜引集同志之士行禮講學陳祭其中鄉居授徒蔡景定徐茂達程登遂徐煌師之終身不少違與曹文衡足不度章江者西山志

卷五

殆三十年哭弟益俞詩人多誦之友徐霖死日三哭其柩章義民死刻其詩哭而告於墓其所與友宋之盛魏權彭士望朱議寧及同邑徐世壽歐陽斌元何一四程元極徐思淵皆能守其志而不朽者思淵字修仲同居上天峯下其相得更密焉

楊岐寺

即昔日之惠嚴院也後爲朱府之業悟心禪師買之復爲僧寺改爲楊岐寺

國朝乾隆間有僧南耕主秀峰歸仍憩於此

奉和宋大中丞春日遊翠巖元韻四首 釋子燈

深林多妙境黃鳥語層巒花放春光滿萬飛宇宙寬嚴巖樓閣迴雲巖石泉寒翠嶺千重秀又參繞徑看

又一望千峰上聽流有古泉林中天籟發寺外鳥

聲傳綠水緣溪落青雲傍石眠誰知明月下獨步巖

錢又地是精梁舊寺巖寺創於曾開幾廢興只因

文字力獨記某賢登古寺留明月奇松挂老藤鼓鐘鳴

法窟如許住山僧又憶昔洪崖井今看路亦溷登

臨多顯達記載獨名入日月輝華藏賢豪結勝因夜來

西山志 卷五

高閣望恍若接星辰 智鏡上人因予登山未過感而

賦之 疊疊危岑曲徑深何緣雅興竟登臨昔於流

水村中會今到飛雲寺裏尋上苑奇花留妙句滿庭明

月伴清吟得聞集志原佳事自愧難將鉢混金 又

長年寂處暫風塵詎意山深也有隣已看綠簾留

醉客還將白雪映詩人難忘梵宇三更月不負梅花滿

院春歸寺未聞題鳳去暮春黯黯恨芳辰 冬夜寺

中即景 釋南耕 金猊香爇夜將闌霜氣侵窗破

初寒未識秀峰諸契友憶人還向月下看 夜宿

香城寺 釋南耕 香城山麓水洋洋杖笠飄然過草

堂松下露零沾野袖崖前竹秀出危墻薦虛星斗雲宵

近風送梅花貝葉香月映紗牕堪共坐深宵剪燭話求

腸 山居次大雷和尚韻 釋南耕 散步蒼苔徑行

過古澗遙拾珠爲石墨摘葉代雲箋山色侵寒袂潭光

映碧天幾曲盤石上談天月臨川 重晤西印同參師

釋雪堂 記取廬陽家首時匆匆五載悵相離天涯

海宇都遊徧錫杖銅瓶任倚持世道艱辛君合轍頭顱

霜雪我應知重逢不料西峯下把臂談心喜更奇 山

西山志 卷五 一

溪早發 釋雪堂 曉發山溪路春來芳草凄雲飛山

遠近風拂樹高低江北餘殘雨村南放早梅黃鶯啼不

住隔在板橋西 過望城寺 釋雪堂 平林古寺近

城爲浩蕩門庭亂草交虛閣先生雲點淡孤松秀挺鶴

飛還三春白湧橋遶水四季青留野外山相對不談塵

世事禪房容我暫偷閒 予遊楊岐寺即景兼呈指月

上人 滄桑人世變梵宇古風存帶月僧歸寺穿雲客

到門幽深宜有寺孤寂不成村欵洽難爲別方知風好

款 予遊寺即景兼呈晚堂上人 地存前代寺僧護

兩函經松挺後彫節山留不了青有情參佛像無句慰

山靈上院尋思久沉吟月一庭 予遊寺即景兼呈指

鏡上人 幸有清風洗宿埃愁懷鬱鬱一時開盡留寺

外千峰月詩在庭前一樹梅許我穿雲扶杖過讓誰踏

雪看花來匆匆未訂遊山約那得聯吟舊講臺

顯教寺

在洪崖二十九都前湖臨前後湖繞後寺之後院有修

竹萬竿名花滿園寶珠之吐如紅珠絳桃之開如麗錦

深秋丹桂盛開則香聞寺外奇絕異植不可悉數予與

諸生講業其內前開梵韻後聽書聲亦極一時之快事

也 絳桃盛開同熊盛川胡公安賞之詩曰梵宮相隔

天台路何限山巔與水涯不似擲桃成墨色 石曼卿詩

之花皆 惟於臨紫峽紅紗觀中遠讓三春火 吳下全翰

一洞霞然坐祇林忘俗慮恍疑身在武陵家 同鄒帝

居熊又直咏寶珠茶臼在舟由來疏寶珠雨餘茶發飽

而都蘇公愛殺紅如火楊子難忘色是朱木筆同開嬌

且勝 綵綉有木 絳桃相映貌非踰 綵綉有木 綵綉有木

景休辜負馬帳春風啓大儒 同我青喬松二上人賞

白法院

白法院未有院院東北有一石開山巒鐵壁如觀與師兄古雪通詰於石洞中打坐後結一小菴古雪乃主翠巖鉄壁與徒湛水大建佛殿今繼其志者則有智文繼登聖境也不半里乃有村居雖紅塵不到亦離犬相聞玩景者未嘗不低徊留之也 側有亮公洞 石帽峰

題亮公洞詩

釋智文

馬祖來來住此山終年跌

坐掩禪闌林中明月常光皎嶺上飛雲自往還已有烟霞居世外絕無踪跡到人間不留紺字於身後何處臨

西山志

卷五

三五

風想佛顏

亮公洞

在白法左側十餘武大石下一洞亮在此打坐石上有亮公洞三字亮本蜀人好講經初詣洪州開元寺參馬祖盡得其妙遂往西山終身不出

望城寺

在洪崖鄉沙井鋪西東望江城北觀西嶺山不甚高地幽而靜雖寺隔村居半里亦夜深難犬相聞山間鳥語鶯聲戶外松濤竹韻似少破禪家岑寂微添名衲詩情

者也

豐城孫開詩

試問藏名地無如此處幽梁間

棲野鶴樹杪出行舟朗月千峰照寒泉有道流寄言方

外者莫獨戀丹丘 又 空門學法禮文殊山色龍從

石磴紆半嶺松風凝碧落一江水月浸平蕪花宮清梵

微微度玉宇寒烟片片孤鶩飛雁南招隱賦可能珍重

勝尼珠 贈西貝上人

熊爲霖

多羅樹老拂

西風貝葉垂垂韻入空嶺嘆祇園大歡喜楞嚴鐘磬在

花宮

贈西貝上人

石賀

陳獻琪 寺門修竹倚松

杉西貝高僧過等九禪定尼珠同皎潔詩超詭笋出酸

西山志

卷五

五

鹹蒲團草屨依筇杖齋鉢茶鎗傍石巖幾度來遊多屬

和鈍根自愧著頭街

過望城訪西貝上人

西山洪

鍾 准備來來一指禪散花時節又經年忽忽最堪車

輪轉不放西窓一夜眠 望城即景兼贈西貝上人

存齋 歐陽桂 夏日携邛過寺堂林深徑僻自生涼山

河繞戶涵清氣花木當窓噴鼻香白雷詩堪芬寶閣紅

塵夢不到禪房忽忽聽板浮名誤那識山居意味長

又 樹密林深絕點塵門無著氣夏如春旃檀海內空

虛相日月燈中自在身 望城寺詩 豈有放言談世事

歲月苔痕踏破槐塵頭

五峯寺

明崇正年間僧直本建後悟本併徒茂松繼之山水之佳與東林爭妍競秀故遊人墨士往往吟憇於此焉  
五峯即景 釋悟本 幽居寂靜伴雲烟四面山光淡  
可憐詩料欲從何處得嬌鶯蹴柳杏花天 五峯即景  
兼贈悟本上人 悟道深山不記年桃花嬌嫩曉晴天  
詩中有畫非摩詰吟咏難工倍悵然

雲中菴

西山志 卷五

地名塔山在香城右側層巒聳翠上出重霄真所謂雲中也其僧三惺康熙年間自高安化成寺來結茅於此徒紹禮克承先緒故名入學士多願與之交徒孫靜機亦好吟咏與栖碧隱凡相爲倡和予愛其白雲滿塢香泉萬斛低徊者久之 贈紹禮上人六十華誕 釋香城別菴 梅蘂含香慶誕辰天開花甲柳迎春斯時產質非凡態本非重來布袋人 紹禮上人誕辰與彌勒同降也 贈紹禮上人 太史鶴嶠熊爲霖 石龕燈火古雲中一衲袈裟伴老松筍路逕穿芒屨穩天開松

窺坐天風 予即景贈紹禮上人曰琅玕萬箇老僧家  
朝伴青松暮綠霞更有山光真韻絕梅花和雪點袈裟  
懷栖碧隱凡 寺僧靜機 春光有意暢愁懷好整  
芒鞋踏雪來莫負柴門風味勝梅花半吐待君開

九會寺

釋匡林與徒中和由香城建九會寺今徒孫靜山遠山與曾孫靈谷相聚一堂猶憶倦倦以香城爲念相隔雖有四世歷年乃僅三十桑梓敬恭自有之矣今過其寺見雲烟出沒竹樹清陰又忘其九會而若香城矣 西來  
西山志 卷五

峯 釋匡林成修 面壁歸看熊耳峯西來底意在其

中層巒湧翠真堪羨花雨繽紛落半空 綉谷峯 釋

匡林 疊翠峰巒繞梵宮紆迴幽鎖碧雲中看來山色

渾如畫石上苔紋策杖工 和魏鳳閣過寺原韻 釋

靜山 禪門長日未曾開下榻今朝待客來莫怪空林

惟抹月須知幽徑已生苔千秋蓮脉承東魯萬丈文光

燭上臺事業文章應不朽肯隨草木與俱灰 九日別

友 釋遠山詩曰 金蘭臭味最相知九日何堪賦別

離記得虛懸紅燭燕一原明月後聯詩



面老去春來任化工 又 白髮僧居靈臺寺青鞋客  
踏谷中天簪花滿髻人皆笑今日相逢地上仙 又  
山色撩人亦可餐笛簫聲裏足盤桓平生最有梅花癖  
爲愛瓊姿耐歲寒

潔雲卷

明季有僧敷遠結庵於此今嗣孫雪崆樂花木之郁郁  
芬芬賞泉石之奇奇怪怪雲烟作伴無間四時山水爲  
隣遂成千古山中無甲子生以忘年座上有楞嚴樂而  
忘死不染塵氛者常數載不出幽巖者常數年山花俱  
幽山志 卷五

无

帶禪風山木俱涵清氣現彼人間居然天上也 長兄  
志公勉贈雪崆上人 渺渺峰巒鳥道斜雲烟長護上  
人家冥言山寺多清氣常挹曙光與露華 又 夏來  
猶覺竹菴涼滿院花開細細香好景下山志未得遊山  
還欲宿僧房

集雲卷

在桃花鄉土名洞子上有僧元圭明崇正年間開基於  
此山川圍繞花木長春柯居之難犬不聞室內之雲烟  
常靜誠不刊之古刹世守之禪林也 奉送元圭禪師

還集雲卷

法友道輪彭份

南昌人 昨同南浦舟今

送西山道經歲出山遲遂山何太早爲嗟行路難自愛

還山好宿霧薄簷茅也雲護窓草石留度巖不松濤環

砌掃鳥鵲作妍禽半粟當田稻世情峰九疑 李詩輕

對面九北間仍太皞不吝買山錢足展幽人抱無需地

宜貧長開天娛老高懷願振躋多愁空潦倒 送元圭

師 弟來實 一雙足不惜踏破西山麓誅茅結小宇

揮鋤種粟救治亂兩無聞養道妙於獨烟峯前影影松

石後簇簇風靜雲亦歸花放知春復鳴泉雜禽响羣賴

幽山志

卷五

辛

助秋肅危坐入境空機願電光速如如超物表時具全

牛目薄劣欲携耶共君卜幽築 杜鎮聲填遊寺即景

兼贈雪華上人 白雲堆裏聽松聲四面高峰列作城

真氣入簾山有古銅光到戶月多情花香檀屑無窮韻

潭水禪心一樣清幾度賦詩茅屋下莫教齊己獨知名

直指卷

在桃花鄉土名張公窩明崇正七年僧覺心全徒體用  
置買山地捐貲構造孫恒慈亦大恢先緒今嗣孫道常  
徒歎然曉然共處一堂世守禪風於不替也 杜鍾仲

淮留長揖待詩人。紺園多少搗華容。振蕩揚葩滿座新。

和予雲峰寺即景原韻 釋西貝 靈鷲飛來第一

山有雙峰高懸寶幢翠微間 寺東有寶幢峰 洞流素水通

茶灶烟接藤蘿護竹閣結社知誰曉月苦倚樓輸我聽

雲開 聽名 員嶠石上留其蹟吾老春風辭字班

萬松庵

在香城之南高峰大師開山於此徒德輝與徒際波頌

破共守禪燈大新梵宇入花常綠天籟常聞非山中人

誰能領此幽趣也 予同熊朝宗遊寺贈德輝上人詩

西山志 卷五

曰萬斛香泉俗慮刪入林深處老僧閒晨昏鐘磬雲中

起天上幽人自閑關 又 深山寂靜老僧家路轉峰

回石磴斜高瞻天開雲外寺幽清桃散園中霞常招策

杖同遊客共登空門一院花香聞不知人世事淡烟殊

月老韶華 又 漫空瑞雪不知寒謝却紅塵夢亦安

生計惟栽花滿園山僧留得四時看 却候李駕臨翠

巖偶成 釋豫齋寶輝 天際層雲捲碧陰慈龍佳氣

帶叢林坐來巨石同僧話拈取楞嚴見佛心積翠岩從

峰頂落瑤篇應向日高岑松風欲訪前朝蹟簷前枝枝

待澤深

朝陽卷

在桃花鄉康熙年間釋空融建後釋五先同徒具彰姪

孫永泰世守宗風儀鳳鄉有古朝陽院此其分派也

予同喬松師即景兼贈五先上人詩曰磬壁僧不憚

勞蕭蕭白髮洵年高 僧五先 後來此會成佳話主是

遠公客是陶 又即景贈具彰永泰二上人詩曰琅玕

萬箇石亭亭留與禪家作畫屏僧在百花深處住誰將

此景入丹青 咏朝陽桂花詩曰紫林 紫林有開眺覺

西山志 卷五

秋涼金粟清幽玉露灑花蘼小山飄勝氣鵲巢深處巢

天香 桂樹有香 郁同海嶺人間絕韻似瀛洲世外芳

有異香之桂 瑞色自來名鼎甲超然佳種豈尋常

瑞雲庵

在桃花鄉新建境之東北其山幽然而曲峭然而深上

開高曠之天下浩坦平之地明萬歷間釋無碍建今嗣

孫亮崖全徒霜峰重興鐵鐘鼓常聞塵露不欠禪林也

予同弟祥國瑞遊寺即景兼贈亮崖瑞雲二上人詩

曰花蘼含香片片紅稗方高結瑞雲中人間久不窺僧

西山志卷六

新建歐陽 桂郁庭撰註

同邑劉安法則之

杜 鐸仲宣 校字

金仙寺

金仙寺爲雲谷禪師道場介鳥溪赤塘二驛之間雖近  
道猶去村居稍遠亦幽閒精舍寂靜禪林也 予有記  
載藝文卷內 予遊寺即景兼贈漚川上人詩曰尋芳

西山志 卷六

直入老僧家綠樹陰濃集曉鴉上苑山光傳柳色西園  
春信到梅花平林不用登峰展近寺何勞拾翠車最愛  
禪房風景絕梅檀馥郁滿袈裟 山居詠懷 釋漚川  
講堂拂几禮雲華童子香泉自煮茶說道傳經鏡上痕  
敢云說法演三車禪心冷淡中庭月詩思清新後苑花  
貝葉常繙忘甲子白雲萬裏老烟霞

仙姑壇

一在伍諫鄉三十七都傳有仙姑白日飛昇於此至今  
石上石跡存焉一在三十八都 從邑志採入 一在

縣西七十里隸遊仙鄉十五都暨頭里祀九天元女其

先不毛不宇依木而神萬歷三十八年鄉民簡秀虎立

壇祀焉禱雨則靈蛇出現而雨隨之以降巨源徐世溥

曰天旱禱於其山往往得蛇盛以盒同仙姑迴歸旌幃

笙鼓導之立壇廢祀得雨則謝以金銀條脫云然能畫

疆分需不瀝未迎者之由此非蛇所能爲也殆亦魚

服之意歟 娜姑一曰羅姑武公之女 予友李諫六

有序載藝文卷內

淨明院

西山志 卷六

在靖忠鄉之磨岡即大通禪師之托足也後居靈峰今

其嗣健牧仍世守禪風重教宗旨雖云村居不遠滿林

綠樹迴隔紅塵與靈峰風景雖殊遙相掩映也 山居

即景 寺僧健牧 山居無事禮曇華聯念靈峰共一

家我本鈍根無智慧云悟道笑拈花

紫陽觀

許仙謁師誥母過其地居民立廟祀之

圓通寺

在忠信鄉留田大塘山

宣遊寺即景兼贈道崇上人 上方幽靜宿緣生四面  
青山不世情竹作牆垣霜氣重花園隔若露華清雲歸  
僧寺非常溪月到禪家分外明我是紅塵名利客暫從  
松下聽清聲 又 尋春正值艷陽天日麗風輕景色  
妍幾樹梨花盈岸雪一橋楊柳萬條烟放云靜悟非聞  
道最喜聞言不入禪弱冠樂交方外友但逢知己便忘  
年 周達川遊寺即景 暨與正是踏芳時溪下風飄  
柳萬枝月好那堪人未至花開不怪客來遲橋邊冒雪  
尋思久驢背吟詩得句奇聞道後園梅已放欲將春信

西山志 卷五

三

報相知

龍岡寺

舊名松濤菴在予族之左側菴祀天地二聖及平王三  
聖乃予族世祀之香火也前有霞山觀雲烟相映鐘鼓  
相聞高僧卓錫之場儒生誦讀之地洵喬木之禪宮亦  
一方之勝概也寺左有予家徵君憲萬公墓千秋杜宇  
百代松楸又足動人憑弔之思云 正月十四夜同周  
常琳久茂菴中賞月 碧空如洗迥無塵絲管頻吹富  
貴辰火樹已消前夕雪佳橋還散萬家春金鰲繞地花

多艷實短景天月有神歌舞終宵渾不夜玉樓沉醉太  
平人 菴中即景 寺外喬松大數圍月明常有鶴來  
歸碧桃綠柳參差茂紫燕黃鶯上下飛夜雨無心催景  
色春風留意惜芳菲昔年常有窮經士最厭塵金晝掩  
扉 傳烟朱赤及予澄露兩兒肄業寺中感而賦之  
冥心帖括探真詮夜雪春風慕昔賢身受奇貧俱不怨  
只憑苦志合蒼天

西山志

卷五

垂



明覺寺

在三十二都唐天佑開道寬禪師建

大寧寺

在辛源里南唐王巡幸洪州請覺寂師大敕宗旨

善果寺

在三十三都梁名新里院宋廢元延祐五年有玉溪如贊重興唐宋故物今猶有存者

經堂

在吳城

西山志

卷六

三

萬壽寺

在吳城後河

禪悟院

在西山縣嶺之東院側有深巖構雨即應相傳許仙識云老龍寄在禪場內留與江西救旱災又云馬祖於此坐禪得悟近有牧童持火入巖見其底有禪悟二字長尺餘

白衣菴

在三十四都里人夏惟家建松竹叢翠沙城環繞稱北

鄉勝概

光教院

在三十六都光化禪師創興雲蓋以此爲煉魔場

金盤院

在伍諫鄉麒麟山唐建掘井得光化遺偈云金盤

金錫及瑜伽龍齋禪堂共一家悉是南平施事業山園田地悉如沙

毘盧寺

在忠孝鄉二十一都金淨山

西山志

卷六

四

感古廟

在忠孝鄉祀吳太史慈

章江寺

在章江西岸沙井渡口舊章江禪院宋邑人潘慎修爲記晦堂禪師嘗住此萬歷中重建大學士張位有記并詩詩曰十里神阜控上游五陵佳氣鬱憑浮鳳凰洲畔王孫草鷗鷺沙邊帝子樓風散嵐光喬嶺出雨添潮勢大江流名航利賴爭來佳巖得聞人眺望收

雲蓋寺

在縣西北四十餘里唐天復間鎮南軍節度使南平王鍾傳即此山爲光化大師懷溢建泰額龍壽禪院內有總翠亭宋進士教由庚右復田記大學士張位有詩詩曰深山古寺佛燈明松竹森森鐘磬聲野衲只知功果寺千秋猶自說南平

### 崇勝院

在縣西北晉刺史胡尚捨宅爲寺請天竺僧曇顯居水經註稱曇顯建精舍山南即此劉宋謝靈運繙經於此有繙經臺久廢

西山志 卷六

五

國朝康熙年間重建 元釋圓至撰碑 其中有云宋時名僧若德若過若方若化俱駁望鴻德進充世稱禪將闡人若張丞相商英徐參政府向侍郎子諱將漕使之奇揚恭使傑傑尚書師孟諸興嗣洪災爭來肯諷決留迹故在蓋雙嶺雖以山水勝觀致天下賢傑亦以客賢傑而勝蓋聞名與實更相致者也 明季洪浪禪師以桐城名宋子與黎元寬情卷友善初建石幢中建西方晚居崇勝傳卷序之詳矣 明符尚仁詩曰欲問前朝事茫然徧野紫鼓鐘聲寂寂松栢晚蒼蒼山陰寒烟

外碑眠古道傍徘徊一瞻眺歷世轉堪傷 補真淨文禪師題臺顯法影堂詩曰雨花臺下真身在便是當年顯法師南岳早傳恩大道北齊曾控陸修詞沙門既悟神通妙道士休夸呪術奇舉一無人能舉二至今佛日聖明時 從高僧傳採入

### 石頭驛

在縣西北岸十里自豫章絕江而出有山屹然並江而出曰投書渚世以殷羨洪喬投書之渚晉史記及世說稱洪喬爲豫章太守去都日得書百餘函次石頭驛悉

西山志

卷六

六

投之江中石頭驛於他書無所見以圖志攷之陳永定中於此置西昌縣唐武德中嘗以豫章之西境爲南昌縣俾縣令治其地蓋今之石頭驛是也 又名沉書浦又名石頭口 韓文公次石頭口寄江西王中丞詩曰先高田馬首一望豫章城人由戀德立馬亦別羣鳴寒日夕初照江風遠漸平默然都不語應識此時情 唐戴叔倫除夕宿石頭驛詩曰旅館誰相問寒燈獨可親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寥落悲前事支離哭此身愁顏與衰鬢明日又逢春 南昌鈞臺張壘詩曰洪喬東

孤尚乃爲子謁益投書石頭津令彼自沉浮我來訪遠  
踪西風駕扁舟不見投書人但見江水流瞬息十載間  
歲月空悠悠寄言當路者迷津誠足憂

### 金嶺

在縣治三十里一名金丘下栖霞修煉之所 鶴嶠太  
史熊爲霖詩曰紫霧紅霞竹徑深金丘靜僻夜沉沉凝  
眸似覺關河隔祇愛山家觸景吟

### 風雨池廟

廟在吳源山下其神名九天元女風雨池羅姑大仙又

### 西山志

#### 卷六

七

名娜姑唐開元中張九齡禱雨有應時爲洪州都督立  
碑作詩以記之貞元中按察司李廉禱雨復應兵部權  
得輿爲之記宋淳熙壬寅大旱帥漕遣屬吏禱之即有  
物如蚯蚓狀登於壇徘徊不去未幾甘雨如注鄉民感  
德奏聞朝廷加新殿宇元末廟廢至今遠近祈求即有  
神蛇臨壇施雨極驗

### 道遠洞

在洪崖黃冠張道遠諱膳陽修真處洞簷掛兩巨蛇山  
人間之曰此行雨龍也蓋其時天旱張爲禱雨有應時

與虎御故名洞爲老虎洞初夜卧傾崖下霜雪覆面盡  
若春醪之溢久乃結小石屋於古松間幅巾羽扇靜坐  
其中言人休咎皆驗問以金丹不答順治辛丑一日尸

解去徐巨源曰道遠北人也自乙亥到影不出山結茅

壘石種樹刈草皆手自經營不干求於人也 徐巨源

有詩曰名在南華第一篇誰將甲子問閻仙自披茅屋

餐靈藥不出幽巖已廿年 張道遠法剛劉子昇與徒

輩至北道院而徒孫陳隆陞無工吟咏故幽人名士往

往樂至其地云 臨川周鼎虎洞即景兼呈鍊師劉子

### 西山志

#### 卷六

八

昇詩曰尋到仙巖虎洞前清茶豁眼萬重巔捫心已適  
修位願對景將希了道緣談恤茶甌成宿憩遊收雲脚  
讀遺篇富與接問龍沙事祖印低徊碧落天 陳隆陞  
遊碧雲寺詩曰閒遊乍入碧雲端俯視塵寰眼界寬羅  
漢有壇烟漠漠陳公無院露溥溥仙花不問三春秀靈  
境無分六月寒深谷紅塵飛不到揮毫浣白任盤桓

### 古朝陽院

在鳳儀鄉里人程元極吟咏之區 元極字隆之爲名  
孝廉與里中歐陽憲萬徐巨源鄧左之諸名士最爲莫



遊

眺蛟臺

在善政鄉相傳晉仙施大王眺蛟於此今爲至德觀布政陳安至德後鍾詩曰石巖水底鬱蒼蒼山上樓臺聳翠輿鐘韻曉敲連岳月鯨魚怒吼海門潮驚迴鶴夢趨仙馭促起龍眠曉洞簫百八聲餘天色曙一輪晴旭展層霄安宇靜簡正統丙辰進士歷官湖廣左布政使落官所至以廉寬著聲嘗入覲一物不遺京貴旅邸荒涼僕隸皆有菜色陳方伯喬孫東渠孔美氏印景有西山志

卷六

詩曰眺蛟至德後人欽渺渺仙踪不可尋孤島樓臺天地淵中流數宇水涵深鐘聲似覺雲間響笛韻如聞世外音莫向夜間聽絕唱魚龍繞室聽高吟

會仙壇

在東城揚其修真之所

瀑布泉

洪井洞有瀑布泉狀如玉簾卽所謂玉簾泉也大學士張位詩曰曲瀾開丹井懸崖噴雪濤一羣清鶴舞千尺玉龍翔豈信宣常寂翻疑靜轉驚尋源不可得空望

白雲高

許旌陽母墓

墓在西山南嶺乃旌陽樊母之處旌陽先時母喪求吉地於列郡一日遊西山掛簫史循山而東忽一老人幅巾袒裼時首麗肩持藜杖於道側謂旌陽曰吾乃本山之神受天命爲尊姓老大人守此地五百年矣今待主人至此是以奉獻其君岳崖一望山源秀發脉絡分明真神仙之地老人以杖指之曰匡廬爲案富有萬貫彭蠡爲塘寶顯萬邦旌陽掘地得一石匣記曰地在眼前

西山志

卷六

留與神仙許仙樊後拔宅昇天樊後果驗後人詩曰地理人心兩造緣懸崖高處老龍眠斬蛟已敵時師眼留待神仙五百年

罕王墓

舊志載王乃晉宗室今改正之

其墓在西山潭源王乃劉先主曾孫劉獲破藩源賊沒於軍中加封王號勅賜建墳亭仍賜劉李二將軍葬地於東西二山各有祠祀同受香火元大德間鄉民劉姓與各姓爭山質之於官斷令吉祥寺僧主之原有碑記今廢其跡

駙馬墓 家乘載此乃宋丞相京鏗公所撰墓誌

其墓在翔鸞湖側南渠駙馬歐陽蓋也駙馬五代時其  
先建城人即萬吉州刺史琮公八世孫祖讓鍾傳表為  
鎮南節度副使父持登天福壬戌第觀揚行容朱全忠  
有不軌之謀隱居西山公母馮氏早長公在襁褓舅氏  
育之及長隨舅父入於京得為太學生唐明宗在藩府  
時見其才而愛之妻以第三女及即位加封駙馬女封  
西陵公主每與長堦石數塘入侍議論多有不合明宗  
嘆曰石郎多智未必其忠歐陽子多才未必其壽一日  
西山志

卷六

疾甚謂公主曰富貴安樂兩事何如公主曰富貴易為  
耳安樂值錢多公曰宜舍富貴早求安樂正此時也主  
聞之良久駭然曰若何一旦出此言乎曰敬塘吾素知  
其為人適探吾疾直臨卧房汝未及避彼即昂然直入  
顏色甚倨不臣之形已彰彰矣吾想朝廷旦夕無主汝  
母子未免為奸人所害是吾慮也主曰無慮生則同食  
死則同穴君若不起妾豈獨生時公一子甫三歲戲於  
前公指之曰此子將如之何主曰付之造化公怒曰汝  
令我無後矣主相顧淚下曰願示吾母子以可生之路

公曰吾故鄉江南多陷僻獨豫章一郡吾祖節鎮無  
虞令李昇代領軍事其八常懷吾祖之德汝若南還可  
保無虞江吾家世居筠陽市屢終不宜往惟吾先君棄  
官歸隱西山側有拾遺書院在豫章西五十里翔鸞湖  
側其間紅塵不到流水高山昔秦穆公女弄玉公主隱  
歸於山之巔仙跡尚存法宜往慕之嘗題詩曰孤燕好  
飛南園路落花休戀上林枝言未已而卒公年以其言  
入告明宗許之舉柩南還葬於書堂之側北凌雲樓於  
墓所作更衣亭於嶺口以便諸僚友祭奠更衣亭今呼  
西山志

卷六

為着衣亭留守李公親臨祭奠見主居幽僻少隣因徙  
居民數十家於亭下以為護衛是時後唐長興二年故  
以年號名其村 後人詩曰桃花流水翔鸞洞荒草斜  
陽駙馬陵一片殘碑猶在立今人感慨不勝情 予有  
過墓詩曰西陵舊塚積風烟花發碑前過客憐絕世風  
流今已矣最繁華後最安然 南昌釣臺張璪詩曰獨  
有翔鸞洞羣仙列層嶂林木起寒烟景物自清曠公主  
傍書堂藥夫便祭亭空谷卧斜陽荒巖顛秋嶂感此發  
浩歌鬱鬱忽自慚白眼前平川青山縱長望 予又有

詩曰秦穆有公主夫婦馬神仙後唐有公主相去已千年奉夫葬故鄉洞院壤相連仙姬居遼岳帝女哭林泉酒香非可娛花開總可憐山前有吸鶴山後有啼鶯駙馬陵前樹棠梨鎖晚烟敬塘今何有公塚尚依然宋朝京相國誌墓倍輝輝榮辱分身後繁華只目前先靈休感慨後裔幸嗣聯廢院唐時月今猶照墓田 喬孫露宗貫詩曰封伯西陵是貴臣首丘遺命語諄諄朱父耻生前栗恨石君全死後身孤竹同懷雙義士西山一氣兩完人 深林微慶年年綠奉祭先靈當藻頌

西山志

卷六

主

齊安王墓

墓在翠巖寺西乃宋宗室士畏也初判太宗正卿事慷慨大節常以憂國爲心時秦檜力主和議仇害岳飛王因泣曰中原未靖禍及忠良是欲二聖不復中原也請以百口保飛乃與中丞何鑄大理卿薛仁輔李若璞何頌猷詣闕力辯飛寬而奸臣憾王不附已意黜王齊安郡王知雅奸禍害不免乃變姓名遁於西山至洪崖翠巖改名遙光取其時照千里之意捐貲建寺買田供僧世爲本山功德至今存齊王廟於落馬嶺上禱求有

應

燕王墓

墓在西山石頭口之西土乃李景昇之弟景達也封於燕沒謚文成有石龜碑記歲久卧地南昌袁陟過墓有詩表之曰西漢尚聞歌十粟南朝何必嘆材漿誰知西殿能貽禍必竟東昏亦自亡

徐鼎臣墓

墓在西山鸞岡鉉字鼎臣其先會稽人父延休曾拜爲射衛卿先葬其地其弟徐錯同仕南唐再拜中書舍人

西山志

卷六

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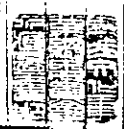
再入翰林累遷尚書左僕射隨後主歸宋官至散騎常侍淳化二年調靖雅軍節度行兵司馬卒於邠州奉新胡克順舉樞歸葬鸞岡感潭中黃門蘇軾長其墓不治致書太守孔宗翰修葺墳墓崇其樵牧紹聖中張商英改其兆於鸞岡之陽並有記焉西山鸞岡乃洪崖先生之洞府東海徐公奕其父延休三十三年而鉉又葬焉元祐六年暇日訪求遺跡有一史指曰此山徐公之墓公無子姓墓爲民所廢我常見其齒髮遺棄在外不勝悵愴因以徐所撰應聖言記庚申歲奉松楸改兆岡南

又以李相國所撰墓誌併淳化癸巳附葬本末移文孫  
侯陳賜後岡券民復安肖以岡入官令翠巖傳主之建  
祠崇祀公父子三像名三徐祠後人有詩曰乾坤電  
掃正西歸回首江南泣子規見說驚岡歸馬革尚憐杯  
土及耕犁胡醒齋夫子過墓詩曰松楸寂寂傍幽林  
舊塚淒涼草色侵許氏說文留豆公兄弟著有詩第  
由致書南昌太守胡氏說文開諸弟  
兄韻學有棠陰列碑不元前賢字表墓難忘龔哲心  
宗歸令亟修其墓吾師諱士鐸爲邑名明經博極羣書著有大易晰  
沉吾師諱士鐸爲邑名明經博極羣書著有大易晰  
西山志 卷六

京莊定墓

墓在桃花鄉之假港莊定姓京名鏜字仲遠新建人宋  
紹興中舉進士高宗以鏜有公輔器使金國撫上皇喪  
不肯更衣受宴及還上曰京鏜乃今之毛遂也與劉德  
秀胡絃力主僞學之禁寧宗慶元爲自題舍館詩曰出  
湖龍去已無踪三遣行人意則同凶禮強更爲吉禮災  
風終不變華風假令耳過無消息只願身甘鼎復中程  
行拘留期必得不能築館望江東 侍郎楊萬里誌其

墓曰孔子云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公得孔子  
論禮之意是以見禮大而夷狄小又得孔子論士之意  
是以見君命重而身爲輕孰能以死而動之乎且銘之  
曰玉立之節章水之竭正氣無歇



西山志卷七

新建

及門

李良達克上

附諸名墓 以舊志未載者今補載之

南平王鍾傳墓

墓距小石頭十里遶前有八角井

唐進士左拾遺歐陽持公墓

西山志卷七

公乃予西山始祖也墓在西山忠信鄉事實載在拾遺

書院內

寧獻王朱權墓

寧獻王乃明高皇帝第十六子初封寧夏永樂踐祚改封南昌始能言自稱大明奇士好學博古諸書無所不讀晚節益恭冲舉自號羅仙建生墳潢源山上數往遊焉所著通鑑得論一卷漢唐秘史二卷文謨八卷詩譜一卷神隱肘後神樞各二卷壽域神方四卷治人心二卷太古遺音二卷異域志一卷遐齡洞天志二卷運化

元樞琴院膠蒙各一卷乾坤生意神奇秘傳譜各三卷采芝吟四卷又作家訓六篇寧國儀軌七十四章其他

纂注數十種經子九流至歷醫卜黃治諸具謚寧獻王陳士業先生稱古今藩王著述之富無如王者予與

少滄登露諸兒遊其地詩曰重過遐齡老洞天嵯峨臺

上昔飛仙衣冠杳渺幾何代殿址荒涼二百年

華表已經新日月滄桑空泣鶴山川自來興廢俱如此

回首當年已惘然又一路入遐齡廢院前靈山猶積

舊時烟百年風月歸藩府一代文章貯洞天雨暗潢源

西山志

卷一

龍已逝苔封華表鶴初旋仙踪王氣消沉盡今日登臨

倍悵然又與次壻李景山及露兒同遊詩曰天潢龍

種洵豪英迹跡渾無世上情著作精奇才子屈仙靈香

渺道人行青山不啻興亡事流水如聞鳴咽聲只有當

年明月在夜深猶照墓門清又帝子神山倫理重

能將富貴一毛輕神明絕少河山夢寐難忘標榜情

墓下荒臺花似錦月中華表鶴無聲惟留著作多奇秘

王室繅綱舊有名又懷古詩曰天潢冠蓋萬南州富

貴鴻毛慕靜修舊日笙歌今孰見故人詩酒肯同耽龍

墟尚發三春蔓蔓草還疑百代愁只有文章堪不朽世間萬事盡浮瀛

寧惠王朱盤斌墓

王乃寧獻王子墓在遐齡峰下去獻王墓僅數百武

謝文莊墓

在遊仙鄉公字大韶少受學於泰和尹直直見其文驚曰此大魁天下才也天順庚辰廷試第一成化間因謫星見應詔陳五事詳明剴切官至工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文莊著有古源集力餘稿東藩倡和詩崇祀鄉賢

西山志

卷七

舒文節墓

在桃花鄉公名芬字園裳號梓溪進賢人正德廷試第一上敦微行切諫不報又與同列崔桐合疏杖之幾斃未幾復偕同官楊慎伏左順門哭爭議禮廷杖奪俸如初為理學名臣生平慕羅一峰之為人沒祀羅一峰祠予有詩弔之曰篤志潛修命大儒文章冠世出忠軀致身幾度遭廷杖有諫無非是廟謨清節直嗣韓魏譽先生不愧一峰徒聞風百世皆興起何論碩大與懦夫

兵部尚書李遠墓

在洪崖鄉田西去徵君徐巨源墓僅數十步公字子安號蟠峰嘉靖辛丑進士知濟南府時擒巨寇李邦瑞等為湖廣左布政時以贊平苗功大計考治行為天下第一總督兩廣時平倭有功復拔龍鳳鴨洞諸巢俘巨寇帝銀豹於京復平黃巢巨寇蘇繼相斬首千餘官至刑部尚書歸里時年七十太夫人時健飯世爭榮之謚恭介著有鶯谷山房集 事載明史

魏恭簡良弼墓

在西庄公字師說號水洲偕弟良政師伊良器師顏從

西山志

卷七

四

王陽明學世號三魏以進士授松陽令百姓親如父母為給事時以直聲震天下會南京御史馬副以劾吏部尚書王瓊被逮良弼請釋之杖於廷下獄又以彗星見勅大學士張孚敬專橫致疾踰月復勅吏部汪鏞上方何鏞杖良弼八十明年元日副都御史王應鵬坐事下詔獄良弼諫之上怒再下詔獄獄卒訝曰公又來耶為無涕當是時世廟威福莫測公諫輒杖已輒還職京師目為鉄黃門後削籍歸日講學於升陵書院隆慶初詔起廢籍以年老即家拜太常少卿致仕卒天啟初追

謚恭簡 事載明史 著有水洲集

相國張文端公墓

在城隍橋天啓間建官於蔡公字明成號洪陽隆慶進士編修爲吏部侍郎時鄭貴妃有寵東宮未立科臣請儲教宜預皆予杖位入相力言擇吉建儲又嘗以甘肅破賊有功生平默護善類培植正氣有大臣風慕廟立進卹調護國本諸臣復位原官賜諡文端贈子太樸尚寶寺丞予祭墓祀鄉賢 事載明史 按王思任作文端公傳官南司業時亦南紀畧大學條議問奇集警心

西山志 卷七

類編明心寶鑑官掌院刻翰林題名記登瀛考又著道德南華陰符三經解義外錄真山中扁舟諸吟寤語應說諸篇廬墓陳產諸行天啓中贈太保北京創新建會館以便士子應禮部試者相國之學有本末如此 又按位所著有大學講義一卷經筵講義二卷史職議一卷詞林典故一卷翰苑須知一卷閒雲館集叢桂山房彙稿

鄧文潔公墓

在大岡山勅葬公字汝德號定宇隆慶辛未會試第一

殿試第三萬歷初座主張居正柄國政公時有匡諫居正弗善也移疾歸補原官旋引退詔起中允至中途復以念母還再起至吏部侍郎力請建儲公登第二十餘年在官僅滿一考居母喪憂不勝衣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潔 事載明史 按公與兄以誥弟以誥同里鄉元忠同師洪溪表貞吉先生兄弟朋友同以理學文章相砥礪肄業時師即以大儒期之明朝以王唐瞿薛爲四大家後以薛非會元乃更曰瞿鄧朱太復評公文有云國朝三百年會元當以先生爲第一而將母色養十稔

西山志

卷七

六

少保陳清襄墓

在石賀山左建官營蔡公諱道亨字孟起萬歷進士居官所至不私一錢天啓二年徐鵬儒作亂公守濟寧扼諸要害以衛漕舟事平拜南京兵部尚書會楊漣等劾擊魏忠賢被遣責公力救楊漣痛擊魏忠賢亦禍幾不測遂連疏求去歸踰年卒公至尚書不以家累惟一荅頭執爨而已崇正初贈太子少保謚清襄子宏緒晉州知州自有傳 事載明史

尚書具桂芬墓

在精忠寺後勅葬嘉靖進士巡撫兩廣時平韋盜李亞元程卿葉丹模有功又平潮州舊倭有功又平福建流入廣寇有功又益開草灣及老黃河故道以廣入海之路又修築高郵東西二堤以蓄湖水他如築堤設閘無一不備官至工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者有大學說師服褒言及兩廣奏議十六卷 事載明史 卒祀本邑忠義祠

劉少保墓

西山志

卷二

七

在雙港陽山洪 按少保緹南昌人娶同邑張懿女誥封夫人以崇正元年合葬於新建上保之原龔志其墓云少保字子綏別號省吾都督顯之子也其先為南昌萬田龔氏自都督始徙巴蜀隸籍黃門劉姓故宗劉而祖龔云 徵君張茂先時華以詩弔之曰戎馬東西最上勳聞邊重拜將軍名留赤社中朝共骨染紅塵異代聞花滿征衣三月暮鵬啼戰血兩江分英風廟貌猶烜赫時傍爐烟結陣雲 予亦有詩弔之曰生成大勇蓋三軍聲勢雷霆四海聞萬死同甘惟有杜大原自

誓不忘君英風常在吹陰雨正氣難消化暮雲地下若逢神廟主諒多血淚向尤勳 舒忠諫詩曰石馬陰嘶雷華飛靈風陣陣捲斜碑傷心馬革無歸日萬里招魂渠礫衣

王孫朱夢儀墓

墓在桃花鄉龍潭公諱謀埭字明父一字夢儀號海嶽寧獻王之後封鎮國中尉萬曆辛卯給諫葉初春以學行薦於朝下墜書憂勞生而天資穎異目所流覽終身不忘大之九經傳註諸史異同次之星緯農圃醫卜與

西山志

卷七

八

夫王道太乙河洛軌策諸學皆窮極微妙其精神之用如長江大河無所不濫也以先儒談易尚理置象不能獲又周孔子立言之首作易象八卷以晦翁詩註於此興微辭妙旨多鬱而不彰乃原本小序酌諸家得失作詩故十卷廣緯侯之治亂三五典墳也作遠方記入志以糾正圖讖之麗謬庶乎斯之遺壤舍頌儒文也亦志文奇字輯解以是追先聖之制作以破後漢世詞話之沉疴他若書禮春秋晉論大戴莫不各有箋疏以輯賢諸儒之固所闡發諸經與義康成以來所未有也又著



金誨百二十卷異林十有六卷駢雅二卷六書一卷說文舉要若干卷水經箋註二十卷豫章耆舊傳三卷潯陽記一卷唐卓然與郭璞郭熙洪邁諸人並垂其他著述不能枚舉焦太史宏智曰帶儀著述精微宏博一依六經莫可簡遺湖廣李宗伯維正山東那太僕侗福建曹恭藩學佷屈指江右人物輒首及之仁和黃貞父汝亨滋博自負爲進賢令舉極疑難事數十條以質公欲抑公以自異時公疲疾抗不爲禮舉汝亨所問事則云某事出於某書某員辨析如流明日汝亨恭執弟子禮

西山志 卷七

人兩賢之東鄉父千子爲明季一時人望不輕許可稱本朝博學前有楊氏升菴後有王孫鬱儀則其學可知矣江右及海內諸名士聞其名而結長松社者一百四十餘人如張文瑞喻楓谷劉相國丁右武李雲將朱宗明湯臨川張魯叟吳明倫屠緯真馮開之黃貞父曹能始輩其最著者子統銓崇正丁丑進士當國變時望闕號哭不願有生後逃匿西山不願仕進詩澹遠高古鶴徵於兵不傳孫謙法乃世居恩齡祖居樸耕秀讀世守遺風 予同公裔孫添堂選墓詩曰天潢貴胄自起羣芳

草凄凄刺鴛墳生許升菴稱博物範容千子號多聞注疏姓氏藏金匱寄述神靈託墓雲今日王孫門下客

父用先公 公族孫也 乃杜鵑聲裏止思君

徵君歐陽雲萬公墓

在予旗龍岡祠外左側公諱斌元字憲萬號麓峰南昌彭士望稱其讀書十行俱下終身不忘爲諸生受知蔡懋德侯峒曾兩學使以國士禮之同邑姜公曰廣清江楊公廷麟尤相推重楊公稱憲萬奇才傳學崇慕流亞與樂平王綱南昌彭士望蔡元寬爲兄弟交勉德業

西山志 卷八

規切過失講求經濟又未議霧改名林時益方茹渭寄師事公公知天下將亂故所師所交者皆海內經濟之士以儲異日大用嘗爲南京兵部呂大器草疏劾馬士英二十四大罪又嘗佐督師史可法幕府可法特薦推官贊畫士英知呂疏出公手叩之不用歸隱西山聞史公以身殉國憂憤而卒 又按喻君卜期指作公傳言其學西洋士學銃天文日月食測量數諸法又師海上耶律學兵法邊防又師陝西道人許雲房同露坐雲房仰觀乾象嘆曰河鼓星出縮失度北方當失大將天下

殆矣更以易學校公遂云未幾言皆驗卒年四十四今  
祀本邑忠義祠 友人彭躬慈諱士望哭公詩十四首  
以集隘未能悉載姑錄其數首云 詩曰天地無窮淚  
年來滴欲枯詎堪忍到子何必獨存吾氣薄難容大時  
危茲見孤精誠應不隔萬古未殊途 又 園書忘寢  
食力學似橫渠已究天人極旁通技數餘范韓姑舍是  
呂葛可方諸歷試稱無問阿私敢謾譽 又 四則猶  
懷璞沉光射斗牛明王十不遇上相客求草諫寒奸  
胆籌兵伐敵謀角巾頻代詔時代宗光魯莫換羊裘

西山志

卷七

墓誌

士

又 從不料君沒魂癡神亦傷音容呼欲出寢處思如  
狂哭野頻年是疑天後死將生平何可盡宇宙絕荒涼  
又 古人惟死友素所見交情我亦能如是曾無益  
所生母妻兼弱女丘隴豈遺文自是吾儕事終當告厥  
成 又 道喪魂人續朋亡藉義扶善交惟有敬可及  
匪其愚豫讓忠無後程嬰義立孤彼豪能不負庶以靖  
吾徒 又 林子哀師志林鐘當哭聲文兩盡之霜鐘  
宜曉盈海為今情移歲月吾將老山河孰與支西風號  
萬嶺都是哭君詩 予方有弔公墓詩曰六人學業不

尋常亂後碑曉古道傍青史可憐遺姓字黃丘空見照  
殘陽金陵革命魂應痛明主無家魏自傷今日我來何  
限憶斷烟荒草一傍徨 又 杜宇聲聲噴血悲道傍  
高塚自疊疊春花秋月魂三個冷雨寒烟酒一危山鬼  
帶形依古樹吟人下馬天殘碑今時還有子惆悵千載  
蓬蒿誠是誰 又 甲子園編獻福王半丘荒草照殘  
陽孤狸夜宿孤墳上狡兔時來古道傍魂到清風悲社  
稷鬼從明月哭文章遺書不惜黃金買留待名山作秘  
藏 又 留心濟世學起群性命交情四海聞山月未

西山志

卷七

墓誌

能留故主松濤猶似哭徵君經綸一代埋黃壤草樹千  
秋積白雲知己哀辭難卒讀誰將金石勒遺文 予又  
過忠義祠懷公詩曰久儲學業貫天人氣數難回陸竟  
淪宇宙淒涼悲黍稷河山破裂識君臣忠魂一廟悲宗  
社祠中時明孝正氣千秋泣鬼神今日尚疑公不死英  
風凜凜動星辰 孫珪函錫弔徵君詩曰端的乾坤大  
丈夫可憐生弗際唐虞忠敬至死陳公院千載名山德  
不孤 又 至死不忘社稷捐軀偏應舊家山無知  
天道還相厄公沒後今日追思涕淚潛 又 苦志尋師

四海濱弗甘秦國竟無人潛心養就經綸器數難回  
命不辰

徵君徐巨源公墓

在田西去李尚書墓數十武公諱世溥字巨源侍郎良  
彥公第三子具夙慧入小學即通解諸義言論鑒鑒有  
奇致司空絕愛憐之艾果卿南英推爲文壇飛將錢宗  
伯謙益姚學士希孟皆司空南閣所得士見世溥制義  
深嘆司空有子是時萬時華黎元寬陳允衡熊人霖李  
奇劉斯陞諸君子樹幟中原共相推重世溥文名噪兩  
西山志 卷之七  
初三吳閭崇正末應徵北上慷慨論時事忤相國溫體  
仁逆拂衣歸申中後絕意進取晚乃遊迹山中宗人思  
得訊以詩答有問我別來無恙否與君同是再生餘之  
句讀者哀其志焉  
國朝陳梁陽東政欲修徵辟故事巡按吳贊元親式其  
閭又作手書遣推官持禮幣往山中致之不納盜乘夜  
入室索其禮幣盜不信未受炙之至死所著有偷溪詩  
似及榆墩集兄之子某妻弟熊伯甘人霖友人陳伯璣  
乞齋先後刻若干卷巡撫朱牧堂瑩復序而刻之 按

公又著莫書三解琴苑大易析疑兩科新編禮因半談  
等書從祀鄉賢 予弟其墓詩曰故人零落石莊存焉  
萬同君哭既園焉有各榆墩悲舊宅無人絮酒弔孤  
村清風杜宇啼山曲明月寒猿泣墓門廢士常懷亡國  
恨幽魂終不負君恩 又 公子整年動廟廊京師聞  
公先子名諱公與鳳毛照日匪尋常名聞海內傾千子  
詩播寰中駕石莊亡國幾人悲秦穗二國後公與歐陽  
不忠魂半夜哭洽奈九原有淚酬開府裏集常生梓里  
光 又 卓犖羣推命世才一朝死盜洵冤哉古文只  
西山志 卷之七  
合推千子宿學惟應讓牧齋明月三更孤鶴喚清風半  
夜野猿哀文章不朽君無恨每待薔薇浣手開 漢  
龍毛亮帛徐徵君巨源墓詩 石碑剝落歲年深鵲泣  
猿啼竟至今隄畔花開朝靄露塚前樹影畫沉沉招人  
已往乾坤老墓草猶新廟貌陰文字不同兵火劫夕陽  
讀罷費長吟 漢龍館於田西其墓乃在館北故低徊  
者久之

八大山人墓

在縣西北三十里地名中莊本明宗室諸生名中桂甲

中國變遷雖髮爲僧名奔又名雪个有仙才善書畫不  
事濃墨畫之最佳者松蓮石三種能態脫作米家小楷  
行書深得董思白意世皆以爲狂及逢知已十日五日  
盡其能絕無狂態既復不爲僧巡按宋準甚禮重之無  
子一女適南坪汪氏時釋時儒猶有微箕之仁也夫

游邑侯墓

聞之福寧人爲揭重熙賞拔士 新建知縣游龍墓在  
桃花鄉下界壇之太平岡後知縣邱蘭標豐碑表墓監  
生熊新輝佐之事詳名宦傳

西山志

卷二

十五

曹參議墓

曹參議諱家申號安峰墓在桑固山以甲戌進士知閩  
之龍溪縣治邑有聲子繩柱官福建布政孫曹經秀先  
官翰林今秀先又以國子祭酒爲江蘇學政餘子孫登  
科第者甚衆至今猶正盛焉 高安朱太傅軼志名

宋侍郎楊魁墓

在太平鄉雙峰芙蓉山

明侍郎丁以忠墓

在青峰嶺以忠字崇義嘉靖戊戌進士官至山東巡撫

原校謹符四發或請兵之不聽惟大賑諸鄉落盜多解  
散後徐捕誅其罪黠者以南京兵部侍郎致政歸公痛  
念父母早世每伏臘忌且哭泣若孺子事伯兄惟謹斗  
粟寸帛不以自私所著有世美堂稿卒祀鄉賢丁運孫  
此召官工部主事此呂官參政

西山志

卷七

七

新建歐陽桂郁庭氏撰註

及門周維汧定川

塔陳 綬符章 編次

藝文志

唐進士左拾遺歐陽持公撰西山歌

公字化基由吉安居高安登唐天復壬戌第授太學博士昭宗遷洛公知朱全忠有異志避居西山

西山志

卷八

楊行密奏除左拾遺未幾現行密心亦不在唐復歸隱西山翔鸞洞側遂家焉憤世亂作此歌出

南昌瑞州二府志

西山西山何獨秀除此人間更稀有巍巍氣象鎮坤輿  
霧靄嵐光滿宇宙右旋左左旋右曲淵濤濤鶴寒瀉英  
參秀削畫圖開巖有丹青描不就謾遊遊堪時閱一任  
閑中詠風月幽巖入夏始開花深谷經春猶帶雪向東  
面登梅嶺隔江遙望洪州景龍沙湧湧章雄圖章水瀉  
滔壯形勝抵西崖瞻筠市南接馮川奉北修水建并道

西山志

卷八

峰前雲影淡彩鸞同上月輪圓胡真觀雲台峰遠客古  
有舊仙翁一帶溪山無限翠雲霞過映水天江石門脫  
離漢壘崖峻山高六月寒遙憶僧伽何處去空留遺像  
在潭間翠殺寺應聖宮隔岸相聞曉暮鐘迎笑堂前常  
護橋真君橋上鵲巢松別鹿同到雙嶺烟霞隔斷招提  
境王子壇前醉碧桃洪崖井畔烹仙茗過龍泉茶肆室  
靜聽孤巖泉滴朝聞童子誦真言夜共山僧談古蹟  
仙坊巖翔鸞洞麻姑堪容十數眾青山綠水無限景白  
玉黃金何足重我今脫却是非場樂向林泉結書屋子

坊方遠亦必遊明跡去潯陽曲到此間萬事足清風  
高節無崇特任他拜祠與封侯且將一版巖前築勸世  
人修正流惡事惡因休去造名山勝景不易逢中國中  
天難得到

西山志

卷八

西山行記

余靖

西山在新建縣西四十里巖岫四出千峯比來嵐氣余  
空運三百里按郡圖初濟江十里有盤石名石頭津亦  
曰投書渚又井江北行有銅山即吳王濞鑄錢之所鑿  
字記謂南昌山也山有夜光遠望如火以爲銅之精自  
石頭西去二十餘里得梅嶺乃梅福學仙之處嶺峻折  
羊腸而上十里有壘曰梅仙壘壘側有觀曰梅仙觀今  
曰陽臺觀自嶺紆行南行六七里得葛仙峰在山之東  
北山下有村村下有川今呼爲葛仙源羊腸而下十里  
西山志 卷八 四  
又平行十里剎蘿而上五里得洪崖倚山坑壑有洪崖  
煉丹井自井南筑溪五里有鸞岡自岡而折五里得一  
峰最高曰鶴嶺有壇在鶴嶺之北又有二崖曰大瀟小  
瀟蓋蕭史遨遊之所嶺側有蕭仙壘又蛇行十里得八  
寶洞洞南平行三十里得旌陽許母宅又自梅嶺而  
北上下行五里得安母壘又北行四十里得吳源之水  
高下十壘每壘可溉田千餘頃其極源至山之極得風  
雨池風雨池者能出雲氣作雷雨西山之勢高與廬阜  
等而不與之接餘山多狀附吳或謂陰山多浮屠陽山

多神仙

西山志

卷八

二

遊西山記

周必大

十一月丙寅日南至抵珠章登柱頰亭望西山甲戌登  
天寧之列岫亭得西山之面又登天之寺之殿屏閣皆  
子固云見西山正且畫者惟此閣耳丁丑絕江爲西山  
之遊行二十五里至真觀院登觀觀樓月照漢水本  
又十里而至陽明寺至其傍三谷皆衍射御延休騎  
省銓內史錯也元祐八年張商英作祠堂記今有畫像  
稍前即翠巖也棟宇宏壯南唐保大間有澄源禪師无  
殷住此山李主甚敬之既死祭以文時本朝廷隆元年  
西山志 卷八 六  
也韓熙載爲之銘其後死心居此而雲峰悅亦悟道故  
西江號爲勝地飯罷同長老了賢步觀洪崖井深不可  
測舊橋跨其上今廢院去崖數十步有應聖宮今曰紫  
清宮徐鉉爲記有唐肅宗像歸宿翠巖方丈觀李主賜  
无殷詔書皆用澄心堂紙即晝日後即押字印文如絲  
髮予題云李氏世敬桑門其賜書徧江左諸刹至於不  
失舊物如翠巖者鮮矣戊寅乘小車循溪依嶺行一二  
里望所謂紫白者在石洞滿流中如石盥次度牛欄嶺  
谷園嶺回望生米岡乃玉香城寺榜曰咸通香戒蘭若

八年鎮雨師度便嚴景書昔東晉學頭肇居此山嘗與  
陸靜修唯論見北齊高僧傳今長老如晦妙喜弟子也  
方丈則云單樹兩株葉皆下垂入羅漢衆嘗以正月生  
飯常供仁公山初過煙林其間一株最大者圍丈五號  
將軍相傳僅千年矣大至觀石長一丈四尺闊六七  
尺次至靈觀尊者坐禪坐次至望遠共爲香城絕頂靈  
觀尊者清剛呈初遊少爲也凡此煙行遠求成尊賈宿  
仇而終復至寺中讀願經及諸詩刻還年歲日哺美  
登道好亭在寺後前長老了因取寒山頌中微風吹幽

西山志

卷八

七

松靜聽聲逾好爲名方丈之石有半月軒將頤叔有詩  
又聽松堂澄源塔在寺右大竹成林圍尺五六傍有齊  
王廟即李王弟撫州牧景達也嘗捨田入寺故廟祀之  
法堂左階花磚猶入南唐舊物再過洪崖俯視深潭草  
木蒙蔽崖峻絕不容側窺水聲湍急去澗十餘步披草  
而入見破中石數十丈激浪數節傾射而左崖懸瀑數  
道相去三丈許不減棲賢三峽又其石多盤石可坐若  
非再至幾成徒行主僧善權異中舊題詩云水發香城  
源度澗隨曲折奔流兩崖腹洶湧雙石闕怒翻銀漢浪

冷下太古雪跳波落丹水勢盡聲自歇散漫歸平川與  
世濯煩熱飛梁瞰靈磨洞視疎毛髮逆峰巒層陰老木  
森羽節洪崖古仙子株秀搖殘月丹成已脫蟬井臼是  
遺烈我亦辭道山浮杯受清絕扳松一舒笑靈風披林  
樾尚想騎雪精重來欲芳潔亦佳也已已邪佛且遊叢  
寶禪院去翠巖十里而近道中石澗湍流淙激可愛真  
宗嘗御製詩四篇賜智新有明珠爲戒曾無玷奉石瓦  
根永不饑之句其餘剞劂皆在歸飯翠巖同賢老母過  
洪崖艾草徑坐崖石以烹烹茶縱觀飛瀑而行賢老送

西山志

卷八

八

別三徐祠下至江頭僅三十里前蓋候而迂也



重修香城寺記

洪陽張位

西山最勝香城擅奇於萬山蟠結之中開一片坦平之地平厭原而增秀丁天頁以搖蕩傾倚爲同呈奇獻秀不啻登嶂拱伏迴環面對蕭壘彩鳳祥雲時五色皆連梅嶺青鸞瑞氣擁三花衆山衆水盡朝宗一石一巖皆內向佛香飄谷雲華照隙巖光染空真氣溫翠地有琪花瑞草之異人行爲於竹之閒水穿石竇而淵底鳴雷月映巖虛而峯頭積雪石堂石室洞中存高士之居大蕭小蕭崖上得仙人之館花果味愈波發樹枝蒼越西山志 卷八

旃檀香飯厭餐無俟積厨之送澄泉注釜何須運水之勞碧雲之菴左隣吳仙之觀右峙更稱妙境尚有雲峯爲道紆迴探奇而行不覺遠羊腸屈曲覽勝而入悉忘疲誠普天之下更無多而大江以西所稀有也是以靈觀尊者開宗羅漢之壇宋順禪師丕開雲雲之教法流雲集智果星施潛延之針芥相投蘇黃門鉗鐫相向一時芳跡千古美傳遠夫化遠金輪世移桑海道無陰替地有廢興遂令鹿苑就荒雁堂莫整忍令金碧輝煌之處鞠爲霜樵烟草之場茲遇禪師某夙世靈根禪門法

器叢林禪歷寶地斯忻遂與禪師虔發善心普興聖蹟以半生苦行啓六衆信心已得美材千章尚缺爲山一寶然善果須有緣而克就勝事必待人而後興況龍沙勝會在今茲尚望當現立之斯立成不獨成望乎濟潤應境是早蒙山林則欣欣而悅身遊駒隙同雲採歛若咸聲應而趨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光陰有限轉念猶遲何不急來清曠名山共了生死大事片言能悟萬劫可超甘露洒心金翅劈海世間何事堪以比倫耶惟願四方名公大士上智高賢隨喜餘資同心盛舉俾法堂西山志 卷八

創構而慧日重輝精舍宏開而宗風再振黃金布地共三十六萬德佛於雲山白日傳燃集千二百五十人於淨土善當有種福不唐捐

西山靈跡記

徵君徐世溥

由洪崖而進而爲紫清諸峰遠迤西北折許母塚在焉  
茲致碑礪陰不可升不召而附至者皆解騎特前板葛  
搭藤垂視歸步而躬就臥猶數退踞若從高仰噴衾袂  
然若疾丸注波矣其上乃交柯錯蔭百卉翳翳之所  
謂俯虛草標彭蠡皆不可見土人嘗有竊焚者秋齊追  
檄而上尋年始至半山霹靂交作樹木皆鳴送者駭眩  
而懼已在山下自是雖過者必式云山中諸所傳他奇  
怪不備志其跡之存者皆在東莊即今之以北爲創爲

西山志

卷八

十一

曰爲鐘爲棺爲拜藉爲几爲胡牀爲豕豕首加劒其  
上耳戲其韻有益承之細流荷注若判血然曰中水冬  
夏不竭土人病目至稽首沐之輒瘳或坏去之旋竭旋  
盈曰中虛下實水環其外無實下通或挹注之亦不更  
竭其磴動否在人歎息宿誠以往輪旋如飛嬉戲引之  
千鈞不翅臂絕無益矣予銘其陽曰淵水如脂可以沃  
腴上士較轉下愚不移時同遊者皆笑比至棺石棺窆  
前半半藏山內拜石外橫復識之曰匪草匪玉無幾孰  
毅拜石長在衣冠其消千年寒食誰奠王喬復前求石

凡在杜廟南隔水數十丈石滑而磽古無人跡予與長  
兄揭而從之山中劉猗好事者亦能從焉予至即先據  
胡床隱石凡是時日既溽午青峰延光草木眩靄無名  
之香西山而至淵水冷冷鳴流凡下伸膝濯足不煩更  
起隱然欲飲欣然恬暢便覺而客焉猗遂導至程氏山  
莊程氏者故東莊人居於此室中老幼數口青山當簾  
修竹四映窗中雅植崇翠緯以藥蔬其人好道頗授仙  
錄聞予至即下園菓數品有棗有柿有橘從以新  
酒時菊載黃雜英照山開此往當復得石乎携酒懷菓

西山志

卷八

十二

緣澗委蛇徑得石巖巖下石笋如柱下石方徑數天上  
稍短若簷飛滿界其上澗澗漱其傍細流環其下如鍾  
如磬如簧如琴金石絲竹之聲紛然還至耳不給聽安  
神寒骨傾盪不醉皆水激石而爲之也既辭程氏爰陟  
前岑道旁石上實觀驢跡劃若在泥所謂雪精之迹也  
少進有數巨人跡在盤石上望之慕長比往踐之隨長  
短各稱其足跡人相傳謂昔仙遺此以鎮雪精者予笑  
謂神人奈何與怪畢足今乘而策之亦將安歸予古云  
不知足而爲履若斯者乃可耳日既西傾環岡赤黃顏

陽遺色望高山頂華渺渺焉若綠烟夏天猶遙言歸數  
里已夕山農畝田白烟瀾如水月相混咫尺之間茫然  
飄氣目不辨色喜山中人能導無天台誤也歸屋張燈  
殘魄已上其時惟月向晦山中無漏以月計之蓋三鼓  
矣

誌真卷記

曾華

洪州西山多許旌陽故跡誌真觀其一也初旌陽遠師  
語母語訪飛茅所在為母立祠道清波見山水秀麗遂  
謫焉晉寧康二年秋旌陽冲舉清波父老即所誌之地  
而祠之誌真之名昉乎此道士喻端仁言石曼卿曾記  
本末靖原兵難碑殿於火支傾補罅老屋僅存欲有所  
為側於力匱惟每年八月三日旌陽一謁語母猶花鼓  
吹迎輦留駐舊風不替特久事經端仁實懼敢請述以  
給來者予謂神遊八極身立太虛之表動作止息旌陽  
西山志 卷八 古

其何心由晉迄今已千年猶祖其遺風而不忍變可以  
觀德矣按職方素道觀舊亦名誌真此觀獨闕不載  
豈以其名同偶失訂耶故書以補職方之缺

廬山罕王嶺碑記

富坡姚勉

罕王者劉先王曾孫劉獲也當晉懷愍時寇恣作亂肆掠中原義師失援王獨仗天戈揚威烈率其將何塘李發佐晉中興寇兵焦毀無遺元帝勅頒以旌其功封廣惠廣順二王配封協惠協順夫人母羅氏有孝節勸王扶晉封協慶夫人若廣惠惠澤英毅王雖鏗乃協慶夫人之弟與王共祀於今月陵也後五寇雲擾同經隱居西山之翠巖梁景明初僧李月鑑居於翠巖夢天賜罕王及母羅氏爲民拯災醒覺惟二蟒蛇同榻鑑驚蛇忽不見臨軒出眈紅雲蔽空乃知罕王母子之神也事聞都督江州王公茂與劉公準建祠以祀其神即翠巖廣化院王生三子均受侯爵乎應慶善昭利乃三子侯封之號也時里民祠於西山鳳臺之峰奉勸額曰靈顯禱者輒應勉因試漕司不利夜宿王祠夢一元加引犬肉達且不能決乃辨於承覺寺解道道曰引犬肉是狀字一元是一元字子必爲狀元也後勉試南宮果符其事協慶族孫知懷集將天百請記以神其事并記占筮說狀復繁之以辭曰遠枕西山之麓曰道近觀潭源

廬山志

卷八

五

廬山志

卷八

云

之昔惟寂惟寥王之世出川覆孤橋炎災赫赫輔佐晉朝四顧雲峯正是從龍高者如屏尖者如峰如環如肩如掌如弓遠勝玉隆之仙宮而馬則施藍馬斯碧雲馬則耀錦馬斯紅舞者黃蜂翔者蒼龍排八陣之圖隼萬丈之虹層雲疊嶂之來不可得而名者莫知所已從高者臨崖平者空谷溪澗源流石竇飛瀑瑩如玻璃淨如冰玉如珎斯環如鈴斯燭深者龍蟄而蛟蟄淺者鷗遊而鷺浴一溪南流云茲爲卜儼桃花之仙源即武夷之九曲乾開坤闢而掩靈陰變陽化而潛伏念地勢之所西有蕭仙之阜北有羅山之連南有大江之走上有星河之蕩蕩下有龍靈之杳杳內則有殿閣巍巍樓榭環擁如山之連如浪之湧瓦甍驚而魚鱗鋪碧瓊瑤而雪花重輪輪囷岩岩巖巖層層空聲漢而松栢老濟物齊天而惠順洪執戟拯難兮而民疾除發矢長肅兮而天地空靈壇夜即雲夢奇哉復構其祠又歌曰有美人兮山之隅跨青龍兮上元都袞衣明兮紫羅裙戴冕旒兮假維禱朝祭星兮效步虛風雲警會兮千塵世文武馳

張今日居月諸神班超時今誰可等斯樓閣崢嶸今園  
峰魏魏祭者羅拜今春秋歷歲雪直上今王母宴於瑤  
池靈臺風冷今碧桃花柳天清月寒今洞簫清越三通  
畫角今句馬頻嘶殘星落月今黃鶴南飛秋高萬里今  
時搖旌旗精忠凜凜今欲截河箕正氣漫漫今明耀春  
輝橫欄曲檻今靈顯飛微夜登靈祠今心與神期兆我  
功名今重修丹墀恩我王惠今百千萬世

勅封南極長生宮碑記

若思 胡儼

南極長生宮在豫章西山之仙源峰巒奇聳蜿蜒盤礴  
冲氣之所鍾靈秀之正脉也西山乃道家三十六洞天  
之十二洞天而仙源之水出自蕭峰濤涵六十餘里湊  
潯河而會大江山川環合天造地設非尋常山水之可  
擬倫然造物者隱秘久矣必有大福德然後當之寧王  
殿下建壽宮於茲豈偶然也哉蓋神之所相龜策之協  
從也其壽宮之前創造琳宮一所以祀南極於是清命  
於朝奉勅賜額曰南極長生宮親親之眷遇隆矣王乃  
西山志 卷八 十六  
命儼爲碑以記之儼既奉王命悚息不遑乃秉翰而書  
之漢誌云西宮瑤池其東有大星曰狼狼下四星曰弧  
直弧北地有大星曰南極常以秋分之旦見於兩見則  
治平主壽昌此南極之主壽徵者尚矣是宮之建前殿  
曰南極後殿曰長生左曰泰元之殿冲霄之樓右曰璇  
機之殿凌漢之樓長生後是爲壽星閣閣之前置石山  
以記修真之士六十年之期遂於遐齡峰頂建飛昇臺  
以供中舉者宮之前曰遐齡洞天中門曰壽域宮之門  
曰勅賜南極長生宮宮門之外有醉亭以爲羣真樂道

燕享之所閣之正角隱室焉以居雲遊修真之士又集  
袖丘於宮之側蕭仙坪之下而宮之制地位高明規制  
宏敞美哉輪奐起出塵氛近拱以層巒遙挹千飛翠金  
瑛瑤草遠瀕蕊芬白鶴珍禽翺翔上下靈光發舒隱見  
莫測誠所謂仙真之窟宅靈秀之攸鍾也其創造也經  
始於正統戊午之孟秋古成於正統甲子之季秋凡是  
邦得於瞻仰者咸謂猶刀壺蓬嶠飛落青天烟雲縹緲  
不可得而親也惟有贊嘆而已儼乃再拜復推本而爲  
之言曰昔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伏黃鉞東白旄掃羣

南山志

卷八

十一

兇於艱危之際救生民於塗炭之中誕膺天命以撫方  
夏恩覃萬類功德大矣是以垂裕子孫者永之無極而  
王乃高皇帝第十六子也聰明雍肅本於天性敬慎威  
儀出於世表端居靜念默契神明嘗告儼曰初永樂壬  
辰仲夏之月精神感通若有天真告曰南極九十宮之  
位即爾位也可以爾仙坪曰議嶺者即建南極宮求  
有道之士佳之其宮若服世之人白髮扶杖者少矣亦  
可爲爾終焉之計凡宮一所以作也於感神哉儼每親  
真謁陶隱居此縣訪述君與羣真接對授受之事意

新修真之士始見得時者固如此隱居之錄必不虛也  
今王萬曰世表其神明之友蓋未易淺近窺焉既書其  
永示後世乃爲之銘曰大江之西山川盤礴斗牛之  
地昭於萬古雖王更封武德亦難爲屏屏永世無窮  
正克敬恭倚天百祿時者展視茂膺百寶雖王瑞居  
通神明天真告祥是曰孟秋靈微維何微在壽宮瑤草  
茂休鯨嶺蕭峰冲和之會靈秀攸鍾左環青龍右踞白  
虎元武迴旋朱雀列舞金精融液實虛上元惟德是君  
事豈偶然王不自再請命大建南極長生勅賜之名維

西山志

卷八

十二

王拜賜受命於天王曰意應作善降祥壽考斯延以保  
子孫無替厥服萬斯年

西山志卷九

新建歐陽桂郁庭氏撰註

瑋熊國海朝宗 編次

男 志公勉

秦人洞記

徵君徐世溥

行山數日參陌踰草草不參錯相望每當佳境藉草流連初至洪崖復橋故道尋秦人洞以其所陟爲其所降犯茅窮石而往在西山之阿洞口容兩人稍進可容十

西山志

卷九

餘人沙石明淨水聲在上從洞中聽之若篋簧自天來矣前有石門限由限進三十餘步石門閉不可開窺之則綠草淒然多蜻蜓往來飛翔境甚幽窈舉火始可得徑昔嘗有入者見石几胡牀之屬云中有佳疇清池室不甚廣地清水次風物閒美蛟龍虎豹所不能居獨宜隱者然門今閉不能開問其父老云世治則石閉世亂則自開以待隱者予幸得遊茲洞復不爲隱人乃與同遊五六人列坐其中飲酒而去

跋於  
唐公國士也

清遠  
潘興嗣

唐公國士也立刺敢言名動縉紳視萬鍾之祿不易其操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方此時僕前髮方少已無仕宦意第以琴書爲樂相視莫逆至於忘年可謂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不愧於古人矣每一至此視公筆蹟於壞壁間字浸漫滅惘然於懷真覺上人好事次錄其言勒於石

香城寺志畧序

陳宏緒

西山爲豫章名勝道書稱第十二洞天嘉祐中贊皇李  
上文曾作記一卷今其古久已不傳其故幽絕處有香  
城寺若無名蹟豈能爲奇蹟於南昌獨數奇城一寺  
其爲學士大夫所欣慕如此自晉唐以來學士營與  
陸靜修相商權事見元齊高僧傳其後順禪嗣法黃  
龍掛錫於此舉古德攝昇因緣以示蘇文定文定遂待  
列於燈錄其後妙喜弟子如晦與周益公必大班荆歎  
語觀鎮南節使嚴景所書寺榜嘆其瘦硬有法皆此寺  
西山志卷九

中之佳話也歷二千年世代綿邈法象遷移遂使晨鐘  
暮鼓之盛鞠爲冷烟寒露之區豪有力者感青鳥言將  
營免表以終老鄧文潔少宰張文端相國起而爭之先  
清裏邪許相助乃得休有郭誰龜陰遲之二十餘年先  
清裏力任恢復題疏重建迎龍沙湛如海禪師入主匡  
徒衆究不數載而殿閣嵯峨金碧輝映未知較曩顯當  
日何如然已不致湮沒順老之祖席矣湛公法嗣慧習  
學禪師以難足章真悟無生第一妙諦揮毫頌古錯落  
丈室戊巳會城之變四衆風雨踉蹌禪師解衣推食所

活至千餘人乎與徐巨源嘗欲備紀其事而未果今年  
夏友人屠仲傑自香城携一帙見示則禪師高足源公  
所輯之志畧也此亦予與巨源有志於瞻昔者讀竟爲  
之涕淚盈眶世寺得禪師逸稱劔戟叢中極樂園土  
異日者龍象雲集相與重拈播鼻公案則茲又將爲東  
園法窟豈止以紀絕後奇於海內哉固爲之序以復



石幢卷記

陳宏緒士業

大石輪囷削芳翔舞瀟漫而來衆之欲出者尋道不得  
怒而聞轟震林谷如是者六七日遂忽然聲恬氣歛遂  
爲香城寺距寺里許曰龜公坑烟雲草樹淡然自得咸  
有人外之態隱匿數千年不使屋廬桐城洪浪濶公翠  
其友吼石初公霞生王公避地至此陟巘玩覽窮朽結  
數椽其間名之曰石幢菴言其勢重童然如幢也或曰  
取精進幢之義以示來學也古雪禪師過其處留六詠  
有奇怪石頭能自立法性高建白雲中之句予友諾聖  
西山志卷九

問極稱之於是石幢之石一旦著於洪州予嘗慨山川  
與文人若不相值其湮沒者不可勝道然幸而與高禪  
遇則不須文字而亦傳如百丈道吾洞僞仰諸山是  
已然則急於欲得高僧亦如急於欲得文人不幸而兩  
者俱不相值則寧隱匿數千年之久而無憾今石幢有  
洪浪和尚此地遂與百丈道吾爭勝吁何其幸也予不  
能文耶以答薄漫之響而已

小澗記

徐世溥巨源

自桐源出不數里有聲出於竹中如是數百步心甚異  
之既則延矚岑徑亦有流泉清迥修微委石成文明細  
磴磴若曾在沙遠顧來徑則叢篠明密夾生澗旁葉交  
岸含波綠沙隱故聲流竹際矣其前則螺石淪澗積石  
成坡平流有聲山泉逶迤注聲鳴前乃漸就山道勢  
高落迭行疾響聞分注四壑澗水載瀉哇哇相逐深可  
娛聽焉

蕭史峰記

徐世溥 巨源

初至洪崖樂之不能去曾暮宿於銅源其明日朝發秦人洞皆下馬行道步不盈寸濠不需軌兩旁臨萬仞之巖道多怪石清怒奇危如牛入地如羣馬入河如嘻駒仰臥如走獸避豺如大矢冠如欲登天如欲墜淵咸懷目悚神板枝望徑匍匐拔草擇道以往不知所徑之高側晚阪田相去數十里六至蕭嶺為西山最絕俯視在下茫若烟海田隰谿谷山阜平林深隴川澮江河城郭都邑廬舍皆在青烟中西北至於廬阜北至於彭蠡近西山志 卷九

都豐城南為武寧豫章之治若可頃刻飛集天亦稍近雲在其下冉冉若綿頰而臨之上有石室中可坐三人昔人構之以期神仙羅羅其巖輝荔滿壁亦且千年因坐石室中飲酒良久日暮乃返前後行山數日費酒十餘壺芋栗數升皆取之山中昔之大觀者州有九遊其八今遊西山源有七經其五洞有三遊其二亦一快矣

鄆家山記

徐世溥 巨源

出秦人洞將往蕭嶺曲迤委蛇左右草花夾路不知其名採之不忍自賞不給逸乃坐石上攬賞久之望前路烟樹相與微茫若可披尋乃取道往行田徑愈曲愈幽從小徑入地為十餘畦有芋畝有承清池映沙魚不涸苦四面高山環合山多修竹巖多草花巖下有蟪蛄結網小竹間風吹花落皆繫網上不則飛墜池中魚往就食之不可得遙適然而返若有所驚者茅屋十餘居人皆陶悶不可識從之沽酒以樂栗山疏因上山坐竹下西山志 卷九

飲之竹葉滿天仰不見日俯見日影風來竹動日影搖碎方圓不足欣慨良久問其山不知名問其氏鄆姓云

進洪崖記

徐世傳 巨濟

曲江三十里抵洪崖兩崖數十尋皆金色時有白繡紛  
若疊甍相望四五丈勢常欲合無土有草剥落成文直  
上萬五六里西山之水飛鳴而下時從石壁橫瀾飄忽  
若疾風吹雨莫不斜飛前有巨石當之若墜水稍遲之  
上瀑奔流至此則復衝激上山左右噴薄洗石壁逆流  
而下矣左右有鐘磬兩石巨若輪橫無所倚若水東奔  
激之則潏然爲鐘磬若倚瀉西激則鏗然若磬磬至春  
夏水漲不復見但聞水中鐘磬聲也石壁上有鏤文巖  
西山志 卷九

久苔填不見蓋神仙跡云昔洪崖仙人嘗居此故因以  
名地洪崖之書是豈洪崖跡耶下石爲渚時漂時流過  
石翔鳴過沙明綺九十七曲入於江

蟠龍寺記

徐世傳 巨濟

西山蟠龍峰之阿有寺焉即山爲名因志也顧莫詳創  
者矣且僧治故垣得磁印與篆碣碣文曰大唐見性大  
師之凡七字然則自唐而有矣近代之興則納言魏公  
司吏部時實維經始感山祇光怪建塔表瑞諸薦紳耆  
鉅莫不踴躍助施焉高峰背轟兩岫夾持左幹迤出迴  
抱過者初不知其中有人天也樹木蔭蔚若鬚鬣石蒼  
蒼比次若鱗象其形而命之故曰蟠龍之寺緣山得徑  
從小池石折乍聞鐘磬如從地出又若自木杪流聲者  
西山志 卷九

僧且耕且唄誦田及山園粗自給故無外營而易近道  
父老言前代寺田若干頃今此魏公所施於往籍特數  
百中之一耳納言猶賓客有年世代況更僧僕侶稀菜  
鄰睥睨其間橫斧遠及殷閭秋穫意將遷世尊之迹而  
奄有之其視唐碑魏塔幾如也雖然郡志炳乎在焉余  
先世南唐時族居石門迴寺田踰岡石行兩隘峭壁對  
峙若石門者是已上音此余年余年者石門也構亂自  
江干還集游陟往返屢題寺寮飲蔭越感無良之苻泉  
食恐先達施澤將湮義當爲記以翼志來貽來者盤亦

作蟠昔司寇李恭介公蟠峰副使穆公龍峯並取此爲  
號山巔有寨亦同名父老云前代相聚守望仍寺名寨  
是知寨起猶在寺後然則山或因寺得名亦未可知也  
又聞耆老云齊已所創也齊已在中唐與皎然靈一先  
後齊詩名見性豈即其謚與抑別自一人與然寺之在  
唐已有則確矣

栖碧寺記

徐世溥

迤邐西入布袋嶺谷口兩崖石褐色如層雲僅容舒肘  
層巖賦級盡列至懸溜所沐與行者板摩積致然爾巖  
花叢映嶺之南已躋霄路皎然曳絙於積翠之巔若  
躡虹霓而上矣晴臨萬山起伏蒼蒼若溟漲荷林濯木  
至此齊觀風合則冥濛萬望洋不知涯涘殆香海也轉  
自中峰過兩石壁而南山間有畦槿籬松巷簾纖烟靄  
忽於古巢旁聞鳴磬焉是爲命之師所棲舊名喻坊壠  
土人以山間有田者爲壠也柴門西向地多古雲風亦  
西山志 卷九 十一

此

易起石間一縷俄頃兩合旋復吹霽故一日之間陰晴  
十九四時之氣移晷而備焉 其曰喻坊者傳是喻昌  
期舊里侍御匡山李先生與徵君巨源徐先生皆嘗居  
此

葛仙壇記

葛元興明初

先生諱洪字稚川句容人也雅好神仙道術從真人鄭思遠遊又師事南海太守鮑元得傳其業欲覓靜境修煉神丹至洪都望西山爽氣尋得此峰狀若飛鳳飄飄絕塵心乎愛矣爰築一壇結茅入靜舊無源泉挿劍而得壇旁有藤蜿蜒抱於古樸著書名抱樸子盤桓斯壇者有年內外神丹次第成功復游廬京華脫化羅浮無非功成顯迹也予與先生姓同志同景仰高風雲遊至此即於舊壇結茅而棲稿附於孟子私淑之意爰將源西山志

卷九

三

流表而出之非敢曰前葛後葛其揆一也

罕王嶺

劉超

豫章城西六十里許有罕王廟赫然稱靈其所由來遂吳按劍南節推華林胡曾侯所述新吳吳漢二帝廟云蜀先主領荊州牧吳有豫章因同往來而廟祀之至王之父以國併於晉遂居奉祀而王因爲豫章西山入懷愍時寇氛肆虐義師失援王之父子兄弟率其將何塘等一乃心揚乃戈矛以滅厥敵佐晉中興有功於朝廷也甚大而有惠於吾民也甚厚元帝頒勅祀之封王廣惠廣順封子孚應慶善昭利三侯里衆追思其靖難之功歷春秋無少長祀之以水旱禱者應以疾禱者應以祈嗣進取禱者應若卜著罔不是乎是王之英靈丕著於建武間者至今炳炳烺烺所謂以勞定國有功於民則祀之者非耶前此有宋狀元雪坡姚公攸之甚悉世久廟湮吾鄉之父老率子弟出其貲而建以石室新厥神像金碧輝煌煥然改觀雖王之神光照於宇宙固不係於祠而人之德王者非此則無以報之矣嗚呼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其致一也人有放於禮者見長者或欺一見神之尊嚴即心恐色動潛消其所爲之不善

西山志

卷九

十四

無敢獲戾於神是畏人以貌而畏神以心豈非以神有不可測者在耶即其不可測者而能使人去不善以趨於善則神道者乃所以濟人道之不及者歟

古山志

卷之七

七

葛仙壇

覺山楊周憲

大江以西神宅窟宅也自張虛靖倡道於上清千年不替嗣是仙都觀裏宴會麻姑盧阜峰上社聯陸子其人與地亦俱以傳乃其盛者莫如洪州之旌陽自其斬蛟奠土拔宅西山其徒如郭景純吳彩鸞輩跨虎道術爭高至八百應期尚留識後世仙風誠盛矣往昌黎氏送廖道士謂衡山磅礴而鬱積其山水所生神氣所感必有魁奇忠信才德之士生於其間廖師神尊而氣肅多技而善游殆其人耶予亦謂西山綿亘數百里吞吐雲霧其清淑之氣不孕爲丹砂石乳必鍾而爲高人亦不肯生長斯土即鸞鶴駕天半飛來借以爲瑁精服華之地乃八公金鼎往往雞犬皆升而西山因附神仙以不朽葛仙壇其最著者也壇爲葛真人稚川煉丹處去城約三十里壇前有觀規制魏教不能攷所自第予讀史知李三郎好道崇祀混元而觀宇遂徧天下今觀之甍堅棟古殆亦非天寶以後物矣趾循山之麓未嘗登峰造極然而子安之珠簾暮捲車騎之雲氣朝看致殆兼之觀舊有田足供青紺之食戊巳之變類仍

二三羽流各爲獸散觀爲僧寂誠筆所踞垂三十餘年  
黃冠去而緇衣來事有甚於鵲巢鳩居者乎甚訝之天  
白馬青牛宗無二諦然道德五千言終不得纂而妙相  
三十種也會僧以爭山訟予親勘之僧理屈爰下檄逐  
僧且捐私橐贖田若干畝歸之本觀禮請羽流之有高  
行者居之於是仙壇面目復見本來吳嗟乎神仙之說  
多倘恍莫測即內修外煉道成上升而海外三山終無  
補於人世故黃老之書爲吾儒所不道雖然予以飽餐  
一官當羽檄交馳之日知凋瘵瘠瘵之赤子不可更事

西山志

卷九

志

督責也務逸而休之雖六尺之堂翺騰蟾蜍惟載之以  
清淨寧一行所無事蓋心遠亭中竹几藤牀雖盛夏猶  
冰雪焉夫治得如平陽蓋公足矣毋謂黃老之無濟於  
吏治也往陶宏景讀稚川方書謂不當擬青天觀白日  
便飄然有遠舉意乎行吳鰲角驅人魚魚鹿鹿然世界  
瓢中粟烟霞物外身數爲請之茲幸仙壇之畔十畝山  
田青芝可種異時得解組相從橋邊携手索酒橫眉未  
必不添西山一段佳話也山中人其姑待予哉

龍泉寺

長溪游

龍字起

豫章城西去城二里餘里有龍泉寺焉密樹修篁千竇  
漾日寺包叢綠中非清磬一聲不知此中有金碧地也  
撥開雲幕得小徑又見大楓數十與羣樹雜處蒼翠浮  
動皆作王大將軍眉間泓然欲滴又類夏甫清而易  
樞也復多松雙伏蜿蜒不肯作凌人想而滿音澎湃與  
寺鐘響怨天賴海潮是一是二頃覺爾我都忘樞而進  
寺塔列桂二較老楓更古予訝之僧曰是晉代物也余  
笑曰武陵桃花且不知秦漢何論晉魏月窟天香自與  
西山志 卷九 一八

霓裳仙妹同伴千古而上人顧屑以六朝脂粉耶僧拂  
石床解衣畢坐晴光弄影風從花來片片朱英隨磁甌  
中異香繚繞真若李三郎步廣寒時矣因微吟曰不須  
把酒臨風祝酣卧花前入醉鄉老我百年常在此好看  
三萬六十場僧笑曰公欺予哉三年纔一度何論百年  
予憮然久之竊怪進賢負我一生能着幾兩誠令步兵  
笑人也起行花下仰視枝頭小鳥窺客如舊識依依襟  
裾間予固解組者鳥尚欲作桑間馴雅爲中年令表異  
乎抑亦海鷗相狎許予爲忘機人耶舍之升堂禮佛容

折腰不能罄僧固述古德騎龍逸事出草廬先生龍泉  
八景詩實之索予和予未身其地不敢作虛擬同僧數  
步行沿澗石浪齒齒波不受履以一杖左右之未里許  
聖泉出焉深不及尺多繞一勺不滌不涸若有天源牛  
背牧童掬而飲者趾相錯也予戲曰飲聖泉則作聖童  
憚然曰飲貪泉則貪乎隨扣角長歌悠然入深雲去矣  
更沿澗而上約一里得木魚石石生小竇嵌空水而擊  
之鏗乎有聲左旋登絕頂則石鼓與獅子石負鳩爭列  
岸然壁立若欲俯視一切者顧澗之東則廣川橋騎龍  
西山志 卷九 元

潭出沒崖烟壑霧中可望不可即余瞠目雲漢恨不折  
竹作舟爲寰海飛渡也時日且暮酸風捲地白雲在天  
撫此了身輕如一葉淒然亦復泫然記昌黎登華山槌  
胸痛哭手書與家人訣大昌黎豈畏死者特滿腔傀儡  
借華山爲痛地耳予一官難肋棄若敝屣自此長林豐  
草亦可杖履老烟霞矣乃戎馬封疆故園三徑了不可  
得而異地棲遲時驚風鶴對此茫然百感交集正不知  
涕之何從也嗚呼天假餘閒浮生半日過此以往未之  
或知則斯遊良非偶然乎是日宿僧榻移日記成實已

知八月日也同遊慧生隱化二上人併其徒顯徹例得  
並書

西山志

卷九

元



琴室

李其昌西蜀人

翠巖秀挹峯峰靜涵萬境上人隱几袖雲空雪相賞泉石高意時於茂林修竹間徹聲燦發倘然有手揮目送之樂予素不善操但如陶靖節得絃外趣今隱几矯然援俗能繼晉陵逸響寒山云微風吹幽松靜聽聲逾好殆爲近是因嘆成連君自足令人移情者爰即以琴名其室按隱几上人原栖碧寺德本上人之高足也後主翠巖復歸栖碧故亭公記中曰翠巖也李公曾爲峽江令壬申江西鄉試分房手卷乃蒙刀薦以滿額置之西山志卷九

附記於此以誌知己之感

西山志卷十

新建歐陽桂郁庭氏撰註

澄思永  
男 露宗貫編次

愈益之

貽孔宗翰修徐鼎臣墓書

蘇轍

轍竊見故散騎常侍鉉漬在公所治郊新建縣西山驚岡原徐公歿於淳化辛卯迄今四十九年公無子故人康新胡克順葬之胡氏言爲大家克順墓公高義春秋

西山志

卷十

時終並未嘗歷克順死胡氏哀公之墳塋荒弗不治蓋有年矣聞自近世民間利其林木至訟而爭之公所葬地本其先塋公家既無子孫契券亡失民遂藉沒其地伐其松栢以治屋宇行道知之往往爲之掩泣竊惟南唐舊臣如公之比蓋無一二方陳覺馮廷魯惠弄其主擅興甲兵喪師感國時無一人敢非之者公獨與韓熙載力陳其奸卒致其罪及王師南討李氏危在朝夕公受命兵間不爲身計義動中國至今稱之蓋公之大節落落如此雖使千載之後猶當推求其迹以勸後人今

沒未百年垂而不錄仁人君子豈其然哉伏惟明公家本先聖先中丞忠義慷慨氣節凜然公亦大方直繼前烈如徐公輩人譬之草不臭味不遠倘蒙矜念使孤墳遺魄不致侵暴祭祀稍存樵採不犯不惟南方士人拭目傾心將天下義士知有所勸宗翰得書遂修墓所禁其樵牧復復爲民間淫夷紹聖中張帥商英改其兆於驚岡之陽自爲記洪州西山之驚岡洪崖先生洞府之所在東海徐公葬其父尉衛卿延休三十三年公亦薨焉元祐六年春予假使指南來暇日訪求遺跡有

西山志

卷十

叟指曰此岡是也徐公無子孫其墓爲耕民營掘久矣我猶見其遺齒髮也予惻然久之因以徐公所撰應聖記庚申歲奉松楸改兆於驚岡之陽又以李相國助所換徐公墓志以淳化癸巳柑塋本末移新建知縣陳惕追淳化以來岡葬治之無券可考於是民復妄冒以岡歸官命萃巖寺僧主之建祠堂以宅其魂繪公父子之像與弟內史舍人錯而三焉

羅漢壇

在香港寺二里許明萬歷末無來大通神師建舊傳晉  
臺顯結壇構雨於此號雨師羅漢又名靈觀壇邑人李  
三佐有記

靈觀壇爲西山之第二峰藏前仙壇寶土其名蓋昉於  
隋新羅靈觀尊者尊者負大願力具廣神通能立致雲  
雨起稿枯至今祈者罔不應唐大順間復有嗣黃麟達  
公者嘗卓錫其地乃未幾而開法福州烏石山則二靈  
觀者將如厭原之有兩洪崖其並存之耶曰問黃麟者  
西山志

卷十

三

已徙烏石安知烏石不復留靈觀之名新羅尊者稱應  
如響又安得而禱之也聞之有功德於民者載在祀典  
歷古今而不廢則靈觀之名其專有所屬矣明萬曆間  
大通應相國張公少宰鄧公司空徐公暨都人士之請  
求主是山越五年示寂於茲迄今罕堵在焉長嗣真公  
字不立者乃益丹獲靈聖爰爲大地雖勝得人而君之  
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闊而廣寺不待記而已傳矣嗣立  
師者復有急慈輯其勝爭編爲志畧不使修竹清湍無  
沒空山君子謂尊者克掌厥始通師克承厥中諸嗣克

全厥終豈非茲山之盛與謹書所自以慰山靈

引山志

卷十

四

歲壬辰予以避遊匡廬既偏歷名勝三月朔自匡廬歸南昌過天峰之象虎坑訪故人隱者時章子先予至十日見予從散簞中躍出大呼起舞入冰雪草堂楊子披帷而出徐子啓門而入二子者見予至皆喜如章子或爲作歌以嘉其游堂之背有所謂泓嶺谷留十日余與三子者游焉始經稍畦望兩山對峙泉繞瀧鳴草間交絡稍畦盡循泉以入百步許徑漸幽漸折石漸出漸奇若以娛夫遊者返顧其外無所見若開若扇石若爲之

西山志

卷十

五

門然游目乎山之巔兩峰壁立若覆雲似別有天焉覆乎其上的然游之境不在頂在趾名曰泓嶺者泓以泉名其勝蓋在谷云谷兩崖多石石巖巖然如笋茁地如人執珪泉潺湲然懸者爲瀑注者爲湫皆潛行側出星置碁列坐卧漱濯無適不可雖匡廬秀甲天下山當爲名士此則隱然高士矣已而窮源而深入不知其深而忽以高也過石崖數疊三子者分坐而憩其上獨章子不坐此石扶携而下百步許見章子袍冠修髯獨立其間如有所思相過而歸出谷里許返憩草堂而明月隨之

至矣楊子謂茲遊也不可無記余謂是不可無記以見余曰人者之遊之情獨使天下無事國家如故微獨余與章子楊子者皆散處城中或仕或不仕不得遊於此徐子者雖在此山當守其故廬或仕或不仕亦未必舉足至焉今也徐子以退耕樂道爲此山主楊子以同志因之結廬講學爲此山客章子以流寓葛峰至余以避遊匡山歸楊子又與徐子爲此山主而余與章子者爲此山客此則余與諸子者雖皆不幸不得如昔者之遊而猶有斯遊焉昔謝翱當宋元之際隱居金華與方鳳

西山志

卷一

六

徐思齊數子爲侶所經佳山水必著有遊錄余雖不能如古人之文乃其情則余與諸子者皆同焉時同遊有詩而余爲述其概如此章子者仲達徐子者三雨楊子者友石余則何子行之也

同及門師萬尚遊香城寺

右齋歐陽桂

予遊香城由東莊而上憩程志亭家見沿溪飛瀑水確  
自春陟岡復下少焉萬竹林中忽開寶地則曰香城別  
院也僧梵別峰大師曾主翠巖爲講相識久以風塵之  
士訂方外之交矣旋上香城晤別菴高師吼菴獅師乃  
別峰師之師弟也三大師既稱智果又號詩僧門下如  
古松古月輩亦以夙具靈根並工翰墨雖茲蘭若何其  
掃除人世塵氛占斷人間清福也予與萬上同別菴師  
徧觀寺外諸景登寶壇之簫韻時聽半空碧雲之鐘聲

西山志

卷十

七

時侵絕頂箭連梅嶺月則同明面對鸞岡花皆絕妙吳  
仙之觀花雨紛來雲峰之山烟嵐萬狀皆足爲茲山之  
旁觀也然茲山又不借奇於他山者寺創於晉室高僧  
曇顯禱山以生香水遊名香城今春有香梅香芸香通  
禪室夏有香蘭香草香入僧房秋之桂菊皆噴奇香爭  
妍競秀而桂樹數株又皆大合圍八月盛開則香間里  
許又不啻講席皆薰蘭麝香袈裟盡染旃檀氣也既擬  
爲香林又疑爲香海以云香城今亦與昔合灶外常通  
活水寺內常有名花昔人山居詩有云流水直通茶灶

下梅花開向臥牀前今於斯見之矣內一壁羅飯牛滿

塗山水一丘一壑極動靜之機一草一花有風流之態  
滿壁皆雲烟之吞吐盈眸見樹木之參差實今日之輞  
川亦西山之佳話也周益公所誌千年樞樹今猶曰樞  
林也上有羅漢壇爲靈觀古蹟下有舊石硯爲曇老遺  
風半天亭疑通天路青蓮石院坐蓮花溪名曰雪雪已  
無玷落溪中池名洗月月已無塵洗池內不更幽清欲  
絕哉其他美景難以具述予最不能忘者莫如千佛繞  
毗盧乃銀杏樹也樹大數圍云是六朝舊物四圍有孫

西山志

卷十

八

枝千顆緊抱樹身時夜放神光扳其一枝人輒有病此  
奇觀也寺中之僧曇老後順禪師見重於蘇文定如晦  
釋契令於周益公與慧習師遊者又名士如林也寺中  
之文如潘清逸周益公退哉尚矣後如張相國楊機部  
劉狀元陳伯璣陳徐二徵君句有神工如聞天語許多  
鬼斧如聽天聲光彩射人如披積玉精華奪目如入瑤  
林自知難步後塵實以難忘前哲非之高僧難負好景  
難逢敬以俚言聊誌於壁

遊碧雲寺

存齊 歐陽桂

予與萬尚同別慈師由晉城東越嶺而至碧雲即昔日之陳陶書院也西山書院有三一口石室書院即唐進士施公肩吾隱處也一口拾遺書院即唐進士于坦持公隱處也一口陳陶書院陶字伯嵩劄浦人與施歐二公皆爲唐室名儒先後隱於西山人號西山三逸施歐書院居址可譜然弟有寄獨陳公書院未知所在及詳閱已乘乃知書院即今碧雲擊節者久之且爲家憲萬徵君隱處一堂千載兩高人於斯僅見矣且徵君與陳西山志

卷十

九

公心事星象與隱居之地無一不同得毋徵君爲處士後身耶予於此益不能忘矣今日之花園禪室師弟相依即處士之松繞柴門家人相聚也今日之遊山忘返花點袈裟即處士之望闕長號心傷麥秀也今日之花木滿山不辭芒屨即徵君之干戈滿地痛哭山河也今日之雲烟常在風景不孤即徵君之星象空占苦衷莫新也山川猶是悲愉不同俯仰今古感慨係之又不知書院何年改寺此寺興於何僧欲問其事則名山之藏多蝕於風雨故老之說不本於詩書有心者徒想像山

高與水清也又別菴師言國初此寺有萬僧健堂爲憲萬徵君所重今僅百年耳老僧併其名而亦忘之何況千載之遙也噫幸處士徵君之名長留此寺則此寺終不渝於荒榛蔓草之間冷雪嚴霜之下使碧雲之名同西山不朽也是寺之重有賴於大人也雲間與徒孫坦然二上人亦誌之不忘可乎

西山志

卷十

十

遊栖碧寺

歐陽桂

予與萬上由香城而西折不數里見一山逶然而深幻  
然而曲日影搖林山光蕩漾青霞欲浮蒼翠欲滴漫山  
香菊撲鼻薰衣如八九曲武夷步步引人入勝忽然衆  
衆青烟飛出林杪予訝其白雲窩裏乃有村居及至山  
門則磬韻犬聲悠然並至則知綠樹林中另開蘭若也  
予與僧曠論移時玩賞良久則竹園山寺花照僧房居  
然世外矣回首香城寺而山雲之出沒山翠之浮沉令  
人想雲老之遺風面望蕭峰夜深月下聽之覺鳳鶴驚  
西山志 卷十 上

循隱隱雲中若遠若近似有似無予視同遊曰吾輩今  
日之遊天上人間是一是二衆皆大笑僧徐出徐徵君  
遊山記曹太史滴翠樓記寶氣精光足爲名山生色也  
且寺創於命之上人身居梵院兼有儒風栖碧之名遂  
滿西山矣夫山之有寺也不過名士高僧則常隱匿於  
猿聲鶴唳之中牧唱樵歌之下巖花嶺樹芳草蒼烟皆  
寂寞有可憐之色山靈有知其不抱恨無已哉西山之  
有栖碧也前此第若明若晦而已今名士高僧兩過之  
則此寺之名遂滿西山也予兩人各吟詩以記之予因

添倒半生浮沉白日晷以苦能開戶之勞少具遊山之  
福寄寺高僧多未識面也今此未舒窮雨之才遽想山  
林之樂則念我生攻苦畢世君親非惟有所不能抑亦  
有所不敢也予素從儒豈忍入釋第異日功名少遂允  
有著述藏之名山傳之其人而已山中入其亦許我乎  
時在甲申重陽後三日也同遊紫山中德本併其師姪  
雲山二上人皆好客者故並書之以誌一時之過也

葛仙壇

歐陽桂 補庚

神仙之術爲儒者所不道以冲舉雖奇終無益於斯世也然仙莫盛於西山儒而仙者亦莫盛於西山而葛仙其一也前此梅仙諫奸權之僭亂旌陽爲忠孝之神仙吳黃諸真協力殛蛟救生民之塗炭爲天地之功臣後此進士施公痛唐室之將危甘黃老以終老是皆有憂世憂民之心而非忘世之士也葛仙諱洪字稚川號抱朴子丹陽句容人其學宗乎儒其書列於子晉咸和間辟爲散騎常侍不就求爲句漏令後隱西山師冲虛觀西山志

卷十

三

鄭思遠先生予與熊生湧川循崖而上見下有仙源上出於壑下澗於田冷冷有聲悠悠動聽致足樂也山有丹井彭澤採鉛雲生一據西山採藥雲滿一盤九轉丹成未知雞犬皆仙否也上有仙壇仙風習習猶襲襟裾仙氣溶溶猶生瑤草北有龜石可以盤坐南有棋石可以鋪茵千秋仙蹟猶在人間也遊覽之際見滿場修篁滿山香菊山光搖動霞彩紛披萬衆皆清一座不染予輩此時幾欲遺世矣觀中有楊覺山先生記及前賢詩句於其上如元剛夜光瑤林玉彩令人惆悵於黃鶴樓

中少爲下山而見渺渺蒼烟飛出嶺表回首道人如雲間住如天上居何處塵埃能侵仙洞也乃知予輩今日遊仙人之舊館不殊踏月窟之天香第無李三郎仙妹之歌舞霓裳之艷麗後世習爲美談論其仙地之清涼仙門之幽雅應不讓於廣寒也

西山志

卷十

下



重書碧雲寺記

歐陽棐

西山之有寺多矣而何獨不忘乎碧雲也即碧雲之爲寺久矣而何重不忘乎碧雲也豈碧雲之山景冠於厥原乃使人言之不已復長言之歟不然何獨惓惓於予懷而不能去也抑知有不然者山川古氣不若玉隆畫彩精光不若天寶雷護之橘翠巖秀絕人區玉簫之泉洪井景居仙界而且禪風不散香城花草皆香道氣常存應聖鶴猿相應皆足與碧雲爭妍競秀也然則予之重不忘乎碧雲者實以碧雲有以使人不忘也何也陳西山志

卷十

五

陶書院志載西山未詳居處散見他說乃知書院即今碧雲使前賢翬歆若聞後人憑弔有寄已足令人不忘也世近千年復有予家徵君斌元憲萬公痛明室國亡隱居於此予有合弔詩云僧房不盡英雄恨今日誰留弔古文又足令人不忘也今春楊特人又同鄒經選抵館經選乃名家子文潔公從曾孫也云文潔厭江陵當國著書碧雲是公又居陳之後而歐之先矣何子爾山房乃聚名賢之藪也其使人不忘又當何如耶然後知山川花草不足爲勝地標奇也宮室雲烟不足爲名山

殆重也惟高賢托處草木亦被餘芬名士留題精舍固之不朽則今日之惆悵於碧雲低徊於碧雲者夫豈偶然也哉

西山志卷十一

新建歐陽桂郁庭氏撰註

姪孫文在中

孫珪禹錫

編次

琦偉人

望湖亭詩集序

從君陳宏緒

予邑吳城山有順濟龍王廟萬石刻宋御製戒蛟文  
建中靖國改元蘇子瞻舟此地作石碧于江干藏之廟  
中往來吳城者瞻禮神像而觀玩異物至必低徊不去  
西山志 卷十一

廟後爲彭蠡之渚建望湖亭以快覽眺蓋予邑之勝境  
也予每過則勝詠其下徜徉竟日昨秋理棹金陵復再  
過之有經堂寺僧持一帙索序則茲亭之篇什悉在自  
蘇子瞻以下得百數十人噫盛矣夫篇什生於感慨感  
慨係於登臨嘗試與諸君步茲亭而望之其南則宸濠  
賊血之渚而烈燄彌空之岸也其又南則海昏侯昌邑  
之故城也其西南則王伯安出奇制勝擒逆藩而奏凱  
樂之墟而其北則晉周續之劉道民與夫釋慧遠棲真  
遁迹之峯營也遠者相去千載近者亦復百年其人既

已同逝波之淼茫飄風之倏忽矣今諸君之求也廢  
悲涼寒濤悲咽此曩昔之王宮故殿也殘陽寂歷  
悠揚此曩昔之戰場敵壘也雲烟蒼莽瀑布橫斜此曩  
昔名衲所低徊諸賢所寫宅也愚如賀逆如豫功業如  
伯安高風如續之遺民慧遠湛然而同歸於盡又安  
能忘於懷把已於吟嘆也哉然而志士觸之動經營之  
想達人觀之起離脫之思則彼治安慧達諸君固與鄴  
湖俱不磨於斯土而劉賀宸濠輩徒以其姓氏貽笑後  
世俯蕩蕩之流水而竟不爲之流傳也詩可以興過茲  
西山志 卷十一

亭者誠誦遺編而因以自警焉庶不負茲登臨已乎

雷王嶺記

太史劉度珙

余邑西山履歷數縣與廣嶽等其發脈之自虬嶺也少行爲梧桐嶺靈峰聳起約高三里許開嶽原之首出也千巖萬壑皆爲支屬蓋西山之大宗昭昭也晉四女仙李鄧葛從謔母度化於此食仙桃乘鹿冲舉里人傳其事修爲瑛談建聯珠壇祀之由來舊矣明初有羽流者自田南之雷王嶺來煉修於此因併祀其雷王遠近有祀椒輿應殿祀四女仙近有僧遂源奉羅雲教祀世尊於後殿層巒翠靄隱鐘聲谷應山鳴迥非凡韻余西山志

卷十一

三

遊時輒低徊留之而不能去因還源僧請爰志其顛末於茲以驗後之遊者因思神光赫奕紫氣迴者千百年亦由地靈之淑清秀異磅礴而蘊積有以相之也星欄天空瑩霄漢之際呼通帝座遐眺曷有窮耶勝境堪垂不朽矣

香水菴記

歐陽桂

香水菴爲香城之別院也在西山之忠信鄉去予家僅七八里山非鳥道人無策杖之勞路匪羊腸客鮮板藤之苦然山雖不高地幽而靜樹木交蔭日色難侵六月坐之可以忘暑幽雅之風原不讓於諸寺而各誌俱不載者亦以此寺之締造未久文人之吟咏未留也今予新增於西山志內亦以此山之景實有難忘者且山居之景各有所宜紅宜桃綠宜竹香宜桂茂宜松淡宜菊幽宜梅其著宜風其潤宜雨其艷宜雪其活宜泉其奏笙簫之響也又宜禽其照寶地之庭也又宜月且不獨此也芳草滿山天借新晴之色白雲滿嶺人行翠靄之林清露蒼烟丹青難畫山花野卉香氣難收山中之景無一不有亦無一不佳此中之清福老僧之領取者其常驗客之平分者其暫也予嚮與少滄兩遊於此兩吟詩以記之而風景之美有非聲律所能盡者是不可無以志之也異日功名心畢山寺一燈留宿夜咏僧房一榻借客高吟愛一日之新辭重他年之舊識則下里之閒吟未必非名山之一助也

西山志

卷十一

四

雲峰寺

歐陽棪 柳風

地以人傳自昔然矣昔羊公叔子與鄒湛登峴山致嘆  
峴山常在而登峴山者皆不傳然予謂峴山雖常在  
不遇羊公之遊與嘆則道入湮沒千古峴山亦湮沒千  
古不然宇內之山山水之秀美雲樹之蒼茫者亦復何  
限而流傳者有幾是峴山得遇羊公誠峴山之大幸也  
雲峰寺創於唐開元五龍禪師其寺於西山亦若見若  
隱而已後周益公西山記內贊翠巖元殷雲峰悅皆悟  
道是雲峰與悅得益公而傳矣今乾隆間地山曹公修  
西山志 卷十一 五

邑志謂正德間僧澄秀燭火來事後文在著鳴石詩稿  
是雲峰與二僧得曹公而傳矣予今與萬尚再遊香城  
再憩栖碧緣崖躡壁而至雲峰見四山皆樹亦四山皆  
雲以名雲峰或以此歟見山滿名花嶺多修竹地有茵  
蘿樹生苔蘚蒼翠陸離莫可名狀更可異者山多怪石  
峙者如壁立者如人仰者如牛陟山俯者如馬欲濶橫  
而平者如牀直而長者如几峻而空者如小屋內可容  
人落於溪者鑿鑿磷磷大則如平阪細則如轉瓦不可  
悉數稍行忽焉衆流澗底疑鳴雷風撼松頭疑飛雨搖

悅之間辭思不定又見閣中有梅含蕊未放予因吟曰  
幽谷冰姿冷豔人太早來瓊花如有待留何雪中開他  
日花開安得一枝相寄也予於此益有感矣夫周曹二  
公猶未至山稍留一言即爲此山增重予二人訪三乘  
上人親至雲峰亦猶羊鄒二公親至峴山也後世亦有  
見弔及之者乎辭僧下山僧不忍別予亦低徊留之不  
能去也

西山志

卷十一

六

遊西山古跡

歐陽棧

戊寅十月朔少滄欲遊翠巖予與長兒志三兒露孫允  
珪同之行見翠巖山靜而幽雲消而淡利木引泉直通  
茶灶地闢蕭梁興於李主无毀了賢益公記之古雷壁  
宗漫堂咏之洞中花草世外烟霞令人有遺世之想行  
半里許至紫清宮乃洪崖先生舊跡草木生新烟霞入  
古宋謝莊張利國何其詩無烟火句有仙風也又至洪  
井洞即所謂玉簾泉歐公品爲第八泉水從西山順流  
疾下注湍洞中衝激上射響若疾風聲若急雨散若散  
西山志 卷十一 七  
珠白若飛雪光若瑩玉影若踈簾冷若跳冰晴若瀑布  
名以玉簾莫重其狀予嘗至此秋冬水涸水中兩石左  
鐘右磬東西水激鐘磬互鳴春夏水溢杳不見石鐘磬  
之響猶在水中洵奇觀也夜宿得警予姻翁家越一日  
遊蕭峰行至半山高峰在面峰若可即諸人倦極莫不  
稱快稍行則峰回路轉高峰轉遙及至山上有石室甚  
小而幽斯時霞光散綺雲氣下垂菊香滿山鳴聲在樹  
俯視其下城郭如村江河如帶視天若近視地若遠  
有天地非人間矣循崖而下至赤嶺蟠珠卷卷前數椽

丹桂樹大數圍開時風動則香聞半里又至大士菴茶  
稱洪州白露此其是也又至香水菴則竹蔭其前松圍  
其後花發其巔泉流其下目不給賞循達言歸月已上  
矣又次日至東莊程天相家深山松竹隔斷紅塵溪有  
巨石卓立水從上飛下形若飛瀑聲若鳴雷從夜聽之  
既疑風聲又疑雨聲又疑風雨驟至之聲次日又同王  
佩玉歸家數日之間徧歷諸山勝景亦一快事也

西山志

卷十一

八

做始科拾遺公作西山歌有序 歐陽桂

嘗觀士君子不得志於時也往往退老深山讀書廢寺時訪異人時親隱士衆所爲水戰石停松虬雲亂一切名花修竹翠翠蒼蒼走獸鳴禽奇奇怪怪一一發之歌詠以誌不忘凡紙上之可詠可觀皆胸中之欲歌欲泣俟後世學者讀之又往往發爲歌咏流連痛哭以想見其爲人作者有知當亦呼之欲出矣我西山始祖乃有合焉公乃吉州刺史琮公七世孫文忠公諡同宗者十有九族予西

西山志

卷十一

九

山其一也閻唐史見公事昭宗也孤忠自憤當事請兵討晉陽公哭諫之不聽由是戰敗趙城時事不可爲矣又憤朱全忠有異志遂退隱西山創一拾遺書院與施肩吾陳陶人號西山三逸又有歐陳合集所著有西山歌怨而不怒先儒論之詳矣予也一介陋書生耳苦讀半生猶未登庸於廟廊留心千載欲藏著作於名山特窮愁乃能著少年富貴則慮其不精發憤始能工高位驟膺又恐其不暇予雖窮而不憤是以著而不工也今之續貂

致誚難忘霜露之恩管見貽譏實切弓裘之慕也 歌曰

孫章城右厭原山神仙賢哲庶其間松栢千年存古氣桃花萬樹逞紅顏寒泉澗百花潭春雨新晴草木酣道童採藥深山去帶得雲歸舉一籃山景峰回仍路轉年光盡復春還石室月明道士歸柴門花發老僧開共登臨皆豪傑草橋一夜飛塵去六井涓涓暗滴泉黃鳥如千尋何足闌霞山觀樹森然六井涓涓暗滴泉黃鳥如呼雲外客紅塵不撲眼中仙懸又陵紫霄峰玉簫吹得

西山志

卷十一

十

雨花浪彩鳳仙人何處去洞門今有白雲封逍遙閣王隆宮靈松古柏帶仙風楊柳垂絲前院外桃花如火後庭中翠巖寺景慈耳地笑室前九節筇句髮老僧花下睡青衣童子寺前逢上梅嶺事堪傳誰知官裏有神仙掛冠絕少紅塵事常浮綠樹烟樓真觀景偏餘散棋歸去想仙家山路草香都是藥柴門樹老尚開花天寶洞景堪傳名列道書八洞天自從遊旅山歸後柴門花消睡神仙靈官壇高萬丈崎嶇不令人難上採藥輕挑醉容籃看花還策遊人杖秦人洞景堪誇山居聚族

想仙家古洞書多無歷日欲知節序但有花萬仙觀景  
堪憐古樹蒼蒼不記年花飛入灶皆成藥經讀真詮  
是元石門院離漢壇年年明月照禪關石室不禁苔蘚  
滿山泉輕噴雪花寒蟾龍寺景蒼涼高僧齊已築經堂  
古今不盡名入句吟咏山間草木香應聖宮門半閉名  
山留有徐公記神仙曾跨雪精還道人今擁梅花騷翔  
驚洞美少年佳人王貌更堪憐避兵女子山歸後鳥啼  
花落想神仙彩鸞岡堪作記中秋明月風流異才人載  
酒伴童遊仙女帶花留客醉無限景罕王峰花開燦爛  
西山志 卷十一 十一

竹陰濃前朝帝子今何在新初僧藏萬歷鐘施仙巖遺  
古蹟竹松園繞真人宅誰知才子作神仙瑤草金芝皆  
可惜香城寺蹟堪傳前朝老樹可編年蕭嶺巖中花映  
月陳公院內柳花烟有斯景更無倫野草閒花認不真  
溪山留客爲知己花月憑僧作主人山隱隱石亭亭最  
難摘寫入丹青竹寺蒼猿時獻果柴門靈鳥夜聽經山  
中室絕塵埃遊山屐齒破蒼苔美酒空留知己醉柴門  
今爲故人開筆歌墨舞想先公粗學塗鴉愧祖風心性  
文章聊寫意不羨鄒枚賦頌工

霞山觀 存齋 歐陽桂

予以遭時不偶讀書霞山夫霞山乃晉蘭天師棄楊州  
司空學道於此蕭許二仙訪而異之並祀蕭許二仙兼  
祀白馬公主非無故也公主即穆公女弄玉白馬即助  
真君斬蛟毛將軍也前有玉隆宮蒼烟不改白露常新  
令人弔忠孝之神仙後有紫霄峰千年石室滿地蘭蘿  
令人想秦樓之蕭鳳石有彩鸞岡以人間才子配天上  
仙姬甲帳樓前仙風邈矣會仙亭上仙址淒然左有紫  
清宮石橋猶想仙踪丹井常留仙韻文人未遇誰吟謝  
西山志 卷十一 十一

老之詩名士難逢誰讀徐公之記緬懷諸處名山悉是  
神仙窟宅而霞山雖古今屬平族之山仙風拂拂仙景  
依依蓋不勝低徊留之也并有晉代之衆庭納秦時之  
月鐘記勝前之字偶焚宋室之香古柏猶存霞山如昨  
未知蘭老亦仙駕常臨否也惜乎右軍之吟咏不至東  
山之殷齒不及不爲名山生色焉予以讀書於此與佳  
持朱在位相得最深其徒如徐聖齋鄭作虛萬節陞亦  
相居最久見古樹交陰仙宮不廢黃花滿徑時多載酒  
之賓白雪浸空間有騎驢之叟莫不飄然欲仙冷然欲

絕也昔張文端詠桃花嶺詩云身住杏花村心寄桃花嶺則知肄業之地爲人生所最鍾情者也異日功成名立著述此山藏書滿屋以號山房即龍門所謂藏之名山傳之其人者也予因樂得而誌之以示不忘也

顯教寺記

存齋歐陽修

此寺舊名廣壽院不知興於何代亦不知廢於何年後爲朱宗侯書室以梵院爲書院以經聲爲書聲是滄桑之變匪僅見於人間而且歸於僧寺矣卒之佛性不磨山靈常存宗侯之業卒歸於僧

國朝康熙年間復爲心潤大師得之乃顯教之基祖也能自潤溪胡姓蜿蜒而來半壑平開雙湖環繞四圍修竹翠合村舍蒼烟滿院名花寓出祇林錦繡夕陽一片公子來兮芳草連天王孫往矣自古寺對西山之月至

西山志

卷十一

五

今門飛南浦之雲山無玉箭鳥報更也寺缺金壺花應節也風來花裏細細幽香月出樹頭娟娟冷韻桃花滿岸已看燕子飛飛柳色平堤還羨鳬鷖泛泛一望無際樂何如之閒來野眺收笛吹出梅花漁歌唱來楊柳又添出僧家一幅畫圖騷客滿腔詩思也深春之際前溪水漲問津何處茫茫天際歸舟觀漲移時渺渺雲邊去雁萬頃波光搖几席一天潮影照窓櫺更可喜者路近村莊雖曰雞犬相聞實則塵囂不入半夜月窺吟榻之衲四時花媚讀書之人非有夙具奇緣烏能領此清福



也諸生冥心孤詣隨意留題異日吟詩重遊於此念主情之難負思故土之難忘能無低徊不已也哉

金仙寺記

存齋歐陽棧

善政鄉之有金仙寺也創於明萬歷年間路當兩廣均陽之交地挹厭原山水之秀誠往來官宰之所俾驛翰墨文人之所托足也至後園傷麥秀寺嘆滄桑法果雲飛緇衣雨散庭堂欲圯鹿苑荒蕪誦經講法之場將爲蔓草荒烟之地幸有雲公禪師發源碧雲之寺振錫盤珠之菴不忍法地即湮滅使禪宮再振梵王之鍾鼓時聽人閭實地之笛簫如聞世外也門外高松个个時見搖青寺前修竹枝枝常垂滴翠三春桃李不言而自芳西山志卷十一

四山杜鵑有春而皆醉萋萋芳草王孫不歸點點梅花騷人未至華引陽春烟景吳剛大塊文章也寺內之景春夏雨驟天井之水不溢自消人皆訝之曰此沙窩也今以小屋蓋之寺曰金仙而沙窩之名猶噴噴人口有田也今與及門熊盛川抵寺見其種來綠樹隔斷紅塵寺內之花風和日麗如堆滿谷之霞雨霽虹消疑設盈川之錦春先正殿忙殺詩僧春景方妍招來騷客月淡星疎之下作賦方酣酒闌燈灺之餘吟詩不了碧紗一幅留畢新詩白雪連篇難忘舊句雖品綠評黃之地

實談經選佛之場也僧心晷接之暇爰掃塵氛以清俗  
慮冥心入定鶴亦參禪諸蘊皆空猿皆悟道更可羨者  
袈裟一衲隨破隨縫明月半天自來自往非箇中人烏  
足語此也今與老僧天旭曠論者久之而其徒雁川姪  
其圖皆以風具靈根兼下染翰而於予師弟之至款洽  
終朝請以一言以誌其類未因不辭固陋樂爲之記以  
示後來焉時在乾隆丙戌清明前一日也

西山志

卷十一

七

集雲卷記

歐陽江都

西山桃花鄉有集雲菴經曲而幽山高而邃石泉度鎮  
冷然而清竹影搖窓幽然而韻應須遠謝樹木參差雲  
之出岫時而或飛時而或集菴名集雲其以此歟明崇  
正間有僧元圭闢基於此一遷秋月淡映禪心一片冰  
輪澄清慧性誦經之暇遙起琴聲對客之餘不忘詩興  
南昌方伯彭君份忘貴下之志亦如少陵之於  
齊已常公之於靈徹出之於雲二人也三代孫明意  
以澹然無欲之身抱孫其志之學享年九十有七邑  
西山志 卷十一 六  
侯李建溪夫子送有靈經云長春今嗣孫雪華併  
其徒淡月孫悟真皆好客者以故門多訪道之車室滿  
遊山之履今與及門師葛尚長男志同遊其地見滿山  
香桂迎客之旌滿壑香泉留客之駐花木盡涵元氣山  
茶俱帶清香綠楊萬古蒼烟絕無俗韻翠竹滿林明月  
不許人忙何必桃源洞中別有天地非人間也若非  
穴而思歸亦幾樂而忘返矣

東林寺記

齊齋 歐陽棧

予與坦然師帥萬尚及長兒志由洪并洞而抵東林山  
之或高或下徑之或險或夷雲之或去或還路之或回  
或轉巖花娛客林鳥親人山泉浸客詩脾山翠侵人眉  
半輞川名勝以此擬之是耶非耶三人惟笑而不對而  
已至寺則寺僧景西振鐺而至伺曉松上人叩其寺之  
所創則曰勝朝萬歷年間詢其僧之自來曰靈峰大通  
分派不昧光公實爲開山也予聞之喟然嘆曰明神廟  
至今未二百年耳勝國陰森歷歷示泰則人間之興廢  
西山志 卷十一 十九

世事之升沉村落之盛衰人情之變幻又未嘗不嘆天  
地等遞廬光陰如過客也東林一寺肅然不改斯其會  
殿靈光也出門四望東南翠巖山嵐冉冉西南虎洞山  
色依依西北則香城相接碧雲巖大師之遺事其猶  
有過而問焉者乎陳歐二公之遺風其猶有起而弔之  
者乎皆可於東林舉目遇之矣夫自古之寺必藉高僧  
文士以傳今此寺屢有高僧愧予文不足以闡之也特  
復之君子過而覽焉亦將謂斯言爲不謬矣曉松周曰  
諸上人亦笑而藏之可乎

直指卷記

歐陽棧 鄒鹿

直指卷在桃花鄉土名張公窩即一指禪之謂也明宗  
正間僧覺心置買山地捐資造寺於萬山環繞之中開  
一片宏敞之地四時萊竹倚倚四面青松箇箇門前花  
發爲來一片天機戶外潭清照出常空慧性袈裟新著  
滿帶山雲芒屨初穿輕沾草露山中別院堪爲舊燕之  
樓巖下深潭直作魚龍之窟今老僧住持孫道榮徒數  
然曉然亦爲華藏詩僧人號空門禪將下筆雲烟滿紙  
檀毫錦繡成堆隨意閒吟不放山中風月留心靜味潭  
西山志 卷十一 二十

志寺外塵氛非智慧高僧焉能有此也寺中舊有恒慈  
上人另置有下洪崖院山川拱秀直婉老蒼乾隆七年  
南昌太史萬公承蒼賜恒慈壽匾曰月映青松見重當  
事如此今日者禪風不改梵宇重新使直指禪林先緒  
延於無窮宗風綿於不替則若輩之山僧將與西山並  
永也予不禁忻喜而記之

重修望城寺記

西園 何採先

豫章城西有望城寺無碑藉可考不知創自何時康熙初年有不著自雲峰來駐錫於此代有名僧後得雪岸重整大雄寶殿觀音閣西園偏植松竹雜植名花東望會省則雄襟參差風帆上下西望厥原則雲烟出沒山翠浮沉成一幽遠名利馬其徒西貝特開半山堂與法徒羅機清遠慈燈華日吟咏其中而太史熊公鶴鳴進士陳公名圖及諸韻執互相唱酬居然一己公茅屋而遠公蓮社也予愧不爲許詢而都講支公之座歲甲西山志

卷十一

三

申至丙戌予門人夏子盛功館鄒氏祠宇與西貝唱和暨壇因出僧寄梅詩五首索和於予又出于懷友一章索和西貝予雖未觀西貝而盛功介紹詩句往來則謂爲西貝舊交可也茲於乾隆乙酉同其師雪岸偕其師弟岫雲再新佛殿問記於予予又詎得以不文辭耶竊以寺得湖山之勝境隣城郭之偉觀而又梵宇重閣重以西貝慈燈雅好吟咏其將來名人學士相與挾視來遊分爇刻燭者知往來不絕矣西貝慈燈師吾笑爾枕簟入林茶瓜留客者將日不暇給也是爲記

西山古分界殿記

存齋 歐陽柱 鍾應

乾隆丙戌春予徧遊西山歷層巒疊嶂探異登奇得山水大聚之處曰霞溪霞溪形勝幽秀環山如城郭其間古蹟仙踪可供憑弔者不一而足有大溪當中流蜿蜒而東注爲吳源大港湖溪而上過冲虛觀舊址遙聞疎鐘清磬之聲飄出林外再進有古分界殿在焉詢之比丘云祀吳源老祖即三國時敝屣王侯成真於十八嶺中爲吳大帝先世諱鍾者也予與同人周視其處見廟貌莊嚴林木蒼秀殿之南北高峰屹二遠接半天西分西山志

卷十一

三

安邑之界故殿額曰分界東則人烟輻輳即所謂霞溪也殿之勢不能一鼓而詳山拱護殿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人物之微遊西山百二洞天茲始其一矣予於是有所慨焉夫神之在三國枕藉富貴何求不遂而獨來寂歷空山修其德性鮮不以迂且癖者而孰知千載後歆功誦德建殿於此祀祀報享至今四境之人莫不記之恐後夫富貴而名廢滅者何可勝道而神之享祀若此然後知富貴非常恃之具而功德留無窮之譽也不以富而以異其斯之謂與

雲中寺記

存齋歐陽桂

西山之古寺甚多，翠巖香城，雲峯其尤著也。若雲中一寺，乃淨祥禪師之舊院。康熙年間，有僧名三惺者，自高安化成寺來，見其山面對蕭峰，奇雲不斷，以名雲中。其以此也。左有香城，雲巖順禪師往矣。清風遺跡，猶想像於晨昏鐘磬中。右有雲峰，五龍文悅二師遊哉。水綠山青，徒憑乎於向晚。雲烟內，師乃雲中結宇，見山中之花謝花開，乃知甲子親門外之雲來雲去，以識朝昏。其徒紹禮克承師志，玉振禪風，緒經之餘，不忘力作貝葉之西山志 卷十一 一

下猶咏詩，寫命其徒靜機到處從師，頗通文理。以山僧而作詩，僧與樗枳，肥凡相去匪遠。賦詩贈答，偈和之名，飛胥往來之名士如雲。紹禮大師喜可知已。今新誨願酬人琴俱往，予與志雲二兒同至其山，紹禮上念其師，下念其弟，眷戀不忘，敬獻欲泣。囑予作文以記之。予以其承先敬後深，有足嘉至其山川之秀，花木之奇，又雲中之餘事，不足以侈陳也。

雲封寺記

梅山魏鳳閣

西山寺以古而名者七，翠巖香城，雲封居其三。而雲封香城尤近寺，各富田宅，長子孫其達於禪宗，負奇慧而隱於詩酒者，亦代不絕人。以此皆能名當時而傳後世。初雲封以菴名在雲封尖，其後居紫蓋峰，此名雲峰寺。其間興廢年代蓋不可考。其高僧若晉五龍宋文悅元孤峯諸所遺跡亦皆不復存，而其可知者獨明中葉僧徒盛集闍黎以居，凡為堂者四，曰聽堂，曰雙修，曰華嚴，曰靜慧。而聽雲僧丈在尤以詩名。友在苑僧徒散處寺虛無人，於是三乘慨然自沙溪來居，乘聽雲後也。性澹泊，能力耕自食，既老乃出其所有，以大其居，凡佛殿丈室，客堂以及食寮，田房咸備，蓋亦營繕之壯者。雲封代緒寮遠，由晉迄明興廢不知凡幾，而其人其跡皆已漫滅無聞。況其款若空能外棄世俗，今乘乃獨聚數十年精力而為之，何歟？吾聞浮屠氏托鉢而食稅，私而衣儒者之徒，至嘗其民為游惰，若乘所為其不致厲民以自養也。而矧能因其像敬若是，使乘為儒者，吾知其才其氣必有數本崇禮於文辭之外者矣。予嘗寓香城，見山

中僧徒皆力田自食好賓客猶喜能文士此不獨來爲  
然而乘則尤僧之能有爲者乘初手榜雲峰寺額其門  
外歲唐辰字雲先生來游復易今名乘嘗語予寺未有  
志願居士一言聞且走猶以常授其徒以必得于記爲  
會時余皆以事左不及答今其徒理紹理煌孫燦室惺  
堂朗策乃復以乘意爲言於是紀其始末以歸其徒若  
其澗谷之幽深高阜茂林風景雲物之美或有他作非  
三乘志也故不復書

西山志

卷廿一

二六

西山志卷十二

新建歐陽桂郁庭氏撰註

孫琅響清

璠若記 分編

團山風雨池序

李觀講六

西山伍諫鄉舊有風雨池明成化四年戊子仙鄉大旱鄉民從伍諫鄉請於此禱雨有應松上顯出毛蛇名曰响松鄉民蘭秀虎於萬歷三十八年庚戌倡首捐貲

西山志 卷十二

一

立碑建廟以祀娜姑仙娘則此山之有廟也敢忘蘭君之力乎及明萬歷遺黨碑即以一瓢一笠自堯峰來大新法席其徒與生復建仙姑大殿及太和嶺隱爲庵以爲養靜之所開帝殿之創建則自汝性三官殿之創建則自道成佛像之莊嚴則自慧遠今嗣侶雲同徒也空重創佛殿別置雲霄寺以爲僻靜棹林予遊斯土樂其風土之勝念其興創之艱固僧慧遠之請敬以數言以并其首使茲山後嗣不敢忘其所自云爾

遊西山詩 泛咏西山無題可附及山地未載入

志者其名詩亦附於此

登城樓望西山

張九齡或曰

城樓枕南浦曉日顧西山宛宛鸞鶴處高高烟霧間丹井今猶在洪崖久不還金編莫我授羽駕亦難扳梯際千峰出雲中一鳥開綴綺窮水國游思徧人寰忽復塵埃去歸來且開闢

亂後入洪州西山

曹松

寂寂陰谿水漱苔塵中將得苦辛來東風道士如相問

西山志

卷十二

二

縣尉而今不姓梅

遊西山蘭若

牟士諤

路傍垂柳古今情春草春泉咽又生借問山僧好風景

看花携酒幾人行

懷鍾陵舊遊

杜牧

一詔征南最少年虞卿雙屐截肪鮮歌謠千里春長暖經管高臺月正圓玉帳軍容難離俊彥絳帷環佩立神仙陸公餘德機雲在如我酬恩合執鞭

過鍾陵

李紳

龍沙江尾把鍾陵水郭津橋晚景澄清對楚江千里月  
廊連漁浦鼎家燈暫拋雙旆辭榮寵遽落丹青起愛憎  
惆悵舊遊同草露却思恩顧一霜眉

送張館遊西山

羅隱

南憶龍沙兩岸行當時天下尚清平醉眠野寺花初落  
吟倚江樓月欲明老去亦知難再到亂來爭肯不牽情  
西山十二真人在此去煩君語姓名

西山

劉克莊

絕頂遙知有隱君餐芝種木鹿爲羣多應午灶茶烟起  
西山志 卷十二 三

山下看來是白雲

送德邁道人之豫章

徐鉉

禪靈橋畔落殘花橋上離情對日斜顧我乘軒懸組綬  
羨君飛錫指烟霞樓中西嶺真君宅門外南州處士家  
莫道空談便無事碧雲詩思更無涯

西山道中

彭汝礪

行盡鍾陵西北山籃輿忽意取峰巒明朝未必無風雨  
更撥浮雲仔細看

望西山

朱子

風月平生意江湖自在身年華供轉徙眼界得清新試  
問西山雨何如湘水春悠然一長嘯絕妙更無倫

送陶翁之豫章

徐師泰

秋雨初晴露香爛紅魚白憶江鄉十年客枕難尋月  
千里歸帆應背霜入室親朋羅酒饌上堂兒女挽衣裳  
送人莫說京華事漢暑今無白髮郎

同兄弟甥姪遊西山次子戴韻

周必大

地欲成真率天風起嵒壑蒼苔平野過人對老僧閑已  
是尋春至仍容戴月還如炯如有此能不數追攀

西山志 卷十二

四

烏鼎道中

陳昂

地至幽沉處林清雲亦清閒懷煙樹掛馴鹿難人行山  
登千層翠泉分百道聲欲除雙鬢雪多殊太陽精

過烏山鋪

伯顏子中

溪流霜後淺野燒曉來明古路無人跡空山有驛名衾  
寒知夜永折響覺風生苦被浮名誤栖栖復此行

望湖亭夜泊

胡虛白

鴈外清波雁外山望湖亭下繫歸舡夜深起望占風信  
人在珠宮月在天



雲棲院

洪陽張位

雲棲棹院白雲浮晉代留傳號寶林世上只知趨閭好  
山中誰識愛開心濛濛烟霧迷蒼洞面面松杉結翠陰  
不似桃源猶有路飛花流出破人尋

賦得遙望西山三四峯

歐陽桂

厭原江上望嵐氣積重本樹色青螺疊山光紫黛深  
寺藏曲徑仙踪隱層林處藤蘿密峯峯霄漢侵遙瞻  
勞久眺遠眺發高吟榮茂無春夏浮沉自古今依稀  
欲合彷彿嶂成陰益國當年記風微不可尋

西山志

卷十二

五

又

散原稱勝地疊嶂木相尋岫色參差樹山光三四峯  
華居絕頂風景占重林瀾澗魚龍化峯連木石深蒼蒼  
諸嶺接隱隱一雲侵遠眺層巒出遙瞻積翠陰有風朝  
霜霜無雨畫沉沉前輩留題久長吟自不禁

同姻翁符警予及門帥萬上及露兒遊鹿岡進日

大雪即景謾成

歐陽桂

奇葩六出任飄搖密灑林梢凍未消瑞靄謾空飛柳絮  
濃光布野踏瓊瑤憑君協管添烟水畫我騎驢過板橋

此日清芬何太滿傾尊應不嘆無聊

予與諸生遊赤嶺咏丹桂二首

歐陽桂

盈盈桂葉噴天香掩映名山况味凉可愛嫩紅仙子種  
遠過嬌白標花郎玉犀灼灼留人醉金粟溶溶照眼芳  
寄語廣寒休浪伐十分珍重望吳剛

又

驚嶺寒芳欲吐芽風霜獨秀笑春華深秋香噴噴紅雨  
曉日英涼映彩霞醉面是當仙友品丹葩何愧狀元花  
月間萬斛真奇句靄靄清標尚未遐

西山志

卷十二

六

同少滄遊赤嶺偶成

歐陽桂

赤嶺山光映碧苔髻珠菴外景繽紛老僧同客看丹桂  
童子留賓煮白雲此地烟霞原有主斯時風月已平分  
夕陽相送行旌返回首鍾聲隔壠聞

同少滄遊志澄靈愈諸兒遊鄧坑太士菴

歐陽桂

遠涉崔巍大士壇參天松栢倚雲端滿林芳樹號風冷  
萬斛香泉浸月寒清夢久稱茶一團不識栽花凝眸還  
愛竹千年名山曾是同遊地今日相思意渺漫

同題

歐陽霽

古磴苔封路曲盤花園竹繞講庭寒松濤似聽潮音林  
山瀑疑從弱水看數義不烟清客夢磷磷石笋駭奇觀  
重遊又覺江帆遠蔚半雲霞接上壘

東莊訪友宿程天相家

歐陽桂

遠涉深林石徑斜山重水複有人家清靜夜半疑風雨  
霜色枝頭若散花何幸村中饒竹樹枕從世外看烟霞  
無詩無畫酬佳客同向簷庭只護香

同題用韻

蕭翰少治

西山志

卷十二

七

百步田坡石徑斜楓林紅葉映人家錯疑雲起烟盈岸  
認作風生水一涯鶴放還須留野客時清何必種桃花  
淮南招隱潭閣事芳草夕陽歸路迢

漱芳草堂贈唐兄胡高錫

朱容重子莊

避地殊荒僻窓連十畝陰囊慳愁婦病柑熟免兒吟蟲  
語分寒暑花名無古今牧童歸笛晚池畔有餘音

想胡高錫漱芳草堂

鄒度姑

舊葉滄江上寒流帶石斜雲隨登嶽殿柳拂釣魚槎  
里三秋菊東陵五色瓜空山有猿鶴寄語訊京華

漱芳草堂贈胡高錫

釋牛石慧

山齋雨過杏花香畫靜空幽竹樹涼曉起日長無箇事  
捲簾一任燕飛忙

墓山

符鍾

住山人去白雲歸留得青山起復思草樹望迷行處跡  
石苔磨洗舊詩題讀松恐誤歸來鶴愛菊猶編去後離  
更有清風思木了年年春雨長莓枝

按公字伯靜號虛亭潛心理學師甘泉湛若水友  
東白張元正著有虛亭語錄行世官道州知州有

西山志

卷十二

八

治績卒從祀鄉賢

朱鎮八景

至德朱鎮已錄龍蛟臺  
內今再錄七景於後

長河春漲

朱鎮陳安

滄江雨過瀉鵝滿溢岸雲連勢渺漫紅桃花千里煖  
晴飛雪浪一天寒宜足體近源流遠孟氏觀瀾眼界寬  
我亦眺蛟臺上望無遠風景足盤桓

戰潭秋外

陳安

英雄已逝哥將衰此地秋臨霽景開日色晶瑩山外映  
風聲飄忽樹間來霜雕楓葉紅旗曳灘聲飛淙盡數催

忽憶當年傷往事，沉沙淅戟轉堪哀。

胡庄梅雪

陳安

江南春信到溪梅，昨夜南枝帶雪開。十里寒光連島嶼，  
一林晴玉映樓臺。醉看淡粉風前舞，生覺幽香暗裏來。  
詩思滿懷情不寐，寒驢騎過小橋隈。

南浦茶烟

陳安

茶過清明好，摘鮮焙芳爐。內起清烟千章林，木拖輕綠  
萬里雲嵐接碧天。處處歌謠同擊壤，家家仰給勝畬田。  
就中生計天滋植，不比江湖浪泛舡。

西山志 卷十二

九

高灘漁唱

陳安

灘頭楊柳聲，扁舟罷釣漁。歌樂唱酬隔岸一聲江，雨歇  
扣絃三弄浦雲收。青山綠水潭南景，明月清風渭北秋。  
罷辱不謫名利遠，却將白眼睨王侯。

大路樵歌

陳安

迢迢古迳接烟蘿，有客樵山發浩歌。一曲遙傳空谷外，  
幾聲鐵過白雲阿。行吟不覺翻新調，緩唱還聞發太和。  
多少世間名利客，愁懷怎比暢懷多。

演義暮鼓

陳安

魏魏瓦剎瞰江濤，暮鼓聲傳遠近聞。坎坎殘音催落日，  
填填餘響遏行雲。林間鳥宿風初定，門外僧歸夕已曛。  
無限好懷吟不就，宦情難思總紛紛。

望湖亭

胡大成

地盡三江外，亭窺九派中。水光深落日，山色遠依空。極  
浦浮征棹，長天度別鴻。劍如衝斗近，星可泛槎通。景物  
隨年換，登臨自古同。朗吟湖上作，漂泊憶蘇公。

題李八百洞

在奉新縣南三十里浮雲宮西相

傳李真人隱此，自稱八百歲。高安亦有李公洞。

西山志 卷十二

符載

西山翔鸞側亦有之

太極之言混沌圻，此山亦是神仙宅。後世何人來飛升，  
紫陽真人李八百。

補錄

鐵崖軒觀漲

漢亭符海觀

滿夷佈景映碑閣四面玲瓏賞未閒似雪光搖銀漢白  
因風浪激鐵崖斑斑中有魚龍出沒青天外楊柳高低  
夕照間只有漁翁歌正好滿紅箋空月明還

同友遊施仙嶺

李元果景山

石門臨水更環山洞裏真人歲月閒跡謝紅塵耽隱地  
名標紫府列仙班雲烟作伴飛仍聚鹿豕爲羣去復還  
得附良朋同覽勝片時領畧夕陽閒

西山志

卷十二

十一

補五峰萬竹居稿

洪崖海目道人常源吟

茅菴盤結五峰回環養萬竹成籬砌亂石成徑閒  
僧三五盤礴其間饒尋野以當餐倦枕雲而足睡  
可忘歲月故名五峰萬竹居遂作五峰詩

烏老峰

以尊當北口風雨定朝昏巖陰無人跡分泉下石門

翠螺峰

起伏橫如螺茅菴枕石賒翠微通有路麋鹿亦忘家

如是峰

靈觀峰

探徑還其上予心卓立然行藏而有別不是此峰禪

東林峰

旭日林間真歷雲破石香相招不過澗分得一枝涼

五峰感懷

釋悟本

寶刹雲端出五峰景象敷春來花有信時至鳥相呼小  
園滋紅藥名園隱碧梧尋思兵甲事十載夢俱徂

雲蓋寺

彭汝礪

西山志

卷十二

十二

舊日蜿蜒穴今時簷簷林寒泉三井古高閣五峰深翠

竹娟娟秀長松漠漠陰鳳凰池好在誰得老師心

暮過香城寺

徐煥

隣僧遙引路嶺度百盤蒼高處見溟海空中聞妙香暮  
雲孤剎冷秋草古壇荒十里披榛入下山無夕陽

梅真觀

曹翠

昔聞抗疏動皇州萬里空懷社稷憂漢苑漸看芳草沒  
吳門還爲白雲留石壇烟曉三山迥琪樹風生一鶴秋

獨酌忠魂陳挂爵故宮寥落楚江頭

主是遺民客是陶

守虔城隔力竭繫赴江城舟抵章江望西山感賦

露源 劉天駒

江水平如鏡青山不改顏自知南八好軍魂岳家難力竭睢陽潰時達壯繆殘生忠義氣護向首丘間

過八大山人舊歌草堂 葉丹

一室竊歌處蕭蕭滿席塵蓬蒿藏戶暗詩孟入禪真遠世逃名老殘山剩水身東陵舊業在零落種瓜人

過朱退翁師山中 陳上晉 元水

西山志 卷十二 古

本以歡相狎翻然一愴神青山病居士白髮老宗臣家國風烟異乾坤涕淚頻茅屯亂雲裏疑立雪中身

入齊源 徐世溥 巨源

岐頭會樵徑人家面徑旁橋迴俄入谷天豁別爲鄉野碓充隣舍秋苗間芋秧向木愁恍惚但見石蒼蒼

章江寺 洪蘭 張位

十里神臯控上游五陵佳氣鬱慈憐鳳凰洲畔王孫草鷗鷺沙邊帝子樓風散風九喬嶺出雨添潮勢大江流名航利舶爭來往贏得閒人眺望收

米潭夜讀即景

陳觀閣 瑞萬

寺罷鐘聲夜向闌銀缸獨對怯衣單清風忽覺林間出丹桂疑從月窟看酒味濃時三竿緩露華深處一燈寒苦聽誰念窮經苦直待雲程振羽翰

暮投 旌陽由久駐而南停車延眺至則暮矣連投宿村中故曰暮投

楓谷 喻均

此地只茅屋神仙何處眠日夕登山望山山生紫烟

久駐 旌陽愛風氣盤礴駐馬久之遂名久駐

西山志 卷十二 古

楓谷 喻均

爲愛溪山好能勞久駐車衫雲長不散猶自護吾廬

豫章行 陸機 士衡

泛舟清川渚遙望高山陰川陸殊途軌懿範將遠尋三荆嘆同株四鳥悲異林樂會良自古作別豈獨今寄世將幾何日晷無停陰前路既已多後途隨年侵促促薄暮景覺豐鮮克禁昌爲復以茲曾是懷苦心速物嬰物沒近情能不深行矣保嘉福景絕繼以音

生米潭 大紳 解縉

玉隆西上園生米顛水東流過小澗烏柏白沙紅石島  
遊惟觀表學吹簫

生米潭

周體觀

野岸蒼江暮色關獨眠江舸觸風滿湖隨白浪連靜下  
水落青楓入夜寒殘月遠從林際出秋山疑向夢中看  
類然欲放扁舟去止少漁蓑伴釣竿

予過聖相寺宿及門李步瀛避雪館中既別寄懷  
詩曰向來獲接一宵歡去後別懷還獨難白髮呻

吟朝不服青燈乾惕夜將闌昔西北面文章席今仰西

西山志

卷十二

十一

山著作壇欲附青雲傳汗間功名耻未報長安

秋日望西山有感

歐陽愈

烏鵲羣飛去白雲獨自還翹看情不盡只有厭原山

望西山偶懷

歐陽文

登臨聊極目日照原山野丹榮仍悴飛禽去復還桂

香飄月窟聲韻出雲間渺渺峰千疊茫茫水一灣茅堂

高士卧丹觀道人閒往事空陳迹層巒不改顏先民無

杖履文字落塵寰寄語庸庸者休云弗可攀

紫清宮訪毛嶺章道兄懷古一首杜 鑄

法娃原是上仙家幽靜山房滿樹花白玉為床留寶錄

紫雲作蓋護靈砂

室常吞日月華更憶修直多異事口中吹出有飛霞

同胡顯忠賞顯教寺桂花

李良達

瀛洲佳種發芬芳顯教人總異常月照小山安冷淡  
風吹靜夜的清涼漿脂能益千年壽金粟曾飄萬斛香  
何事更闌潭不寐愛聞麝氣滿禪房

予夜讀周茂定詩軒中甚懷朱弟克純

西山志

卷十二

十一

晦明風雨竟忘年一室丹鉛慕聖賢貼括無權難自己

英雄有淚祇潛然叔牙以音能知我問道

只對天深感窮途青眼在暮雲春樹獨拳拳

分界殿古風一首

李安瀛

梅嶺之西三五里映帶廻環大山水桑麻處處鵝人村

條路西行神廟起神廟曉我壓路低南山北山接雲齊

額名分界由來久西去架梁東霞溪形勝四週龍虎跨

青列松筠綠禾稼遠水潯潯聞鐘四時籬落花開謝

西山佳境無處無分界區區域一隅最是紅塵飛不到

神仙愛此坐踟躕我昔讀書于其地躡屐穿雲攀幽翠  
山上尋山轉高步步留連登霸巔於今回首二十春  
廟貌依然金碧新愈前長讀神仙記令我神遊十八嶺